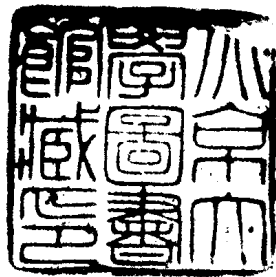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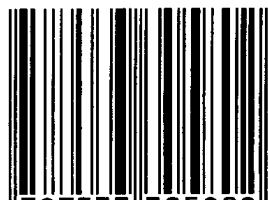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八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八八册目次

經部・禮類

儀禮易讀十七卷

〔清〕馬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年山陰縣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儀禮易讀十七卷》提要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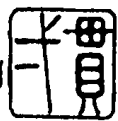
三禮之中昔人獨稱儀禮為難讀
然唐宋有明經學究專科故宋初
官極儀禮疏經注但標起止而疏
文列其下盖學者童而習之不必
屑屑然登載本文自今言之毋論

注語即經文亦罕有能藝其誦數
者矣山陰馬生德淳治是經者逾
四十年自注疏而下宋元以來諸
儒之說靡弗殫究而又恐學者以
是經之難讀而不之習也著儀禮
易讀一書於經文則添注以釋其

義於諸說則兼采以集其長自有此書而初學之習是經者皆可漸識古聖人曲為之防而事為之制之故噫生於是經豈獨不告其難抑又能為其易者以啟人從入之途可謂用心之勤者已元陳雲莊之序禮記集說也曰章句通則藴奧自見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視訓故之辭由元及今其書雖或不足以饜學者之意而所論固確乎不易也夫天下莫不好易而畏難其習々而難也雖以聖人之制作三

代之儀文不能強後世不悅學者之心其說之坦明易知雖如雲莊集說之自謂僅便於初學而頒學官者且三百數十年不改生之為此非故為其易也蓋將以引學者之心而聖人之經籍以明也嗚呼自三十九篇之亡如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諸禮皆僅得之孔鄭所引而此十七篇者尚完備如他書學者誠能即是書而深思所以制為此禮設為此儀之意則聖人承天之道治人之情者於是乎在

顧生成此書久矣力不能以問世今得山陰令萬君任剞劂費之半而廣文李君更薈萃以藏其事可謂有功經學者故並識之

乾隆乙亥仲冬月寧化雷鋐書

雷鋐之印 貫一

五經之為經古今一也惟禮則唐以後配易書詩春秋為五與漢之稱為經而列在學官者迥然不同漢于禮太博士三家二戴慶氏皆高堂生后倉所傳所傳也經皆儀禮即藝文志所叙古經十七篇是也漢末康成鄭氏注儀禮兼注周官禮記魏晉而後遂有三禮之名然言經猶推儀禮自唐定五經正義於是禮記大顯而儀禮殆微同時賈公彥雖本鄭注作疏與周官並行學者視十七篇已束曹左氏春穀之睎高亦即豪傑如昌黎公猶謂苦其難讀宋儒窮經頗同二漢而專釋儀禮者甚稀今

所傳劉敞小傳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朱子黃榦通解楊復圖解不過數家即有名登總錄若周燔李如圭張淳江都魏了翁等其書並尚有片紙隻字存耶元傳吳澄序錄考汪及敖繼公集說並今尚在而學者于儀禮久已棄擲不觀固有由皆談經未嘗畧置齒牙者經術之衰蓋至十七篇而無以復加矣余初在翰林嘗欲與杭堇浦太史網羅撥佚舊聞稍為編輯後見吳東壁任句解心甚愛之但未見其全書也今年居藏山有老儒馬君德淳以所著儀禮易讀見示馬君若真可以當力學之士哉其

書亦句解體使學者展卷即明不苦難讀即可以尋端究委總其瑣碎煩幽縣于蒐討前賢辨論會其旨趣而剖判異同此書尚行是古禮經振衰之一助也嗚嘑倍學荒經蔑古久矣游談無根並即呼禮記為曲臺記由臺記即后倉所述以傳二戴慶氏者書早撥亡而其所傳之經則十七篇今猶判恰十三經刻于國學炳如也因馬君請序為慨然三嘆者久之時

乾隆甲戌仲夏天台齊召南撰

儀禮為禮本經鄭賈註疏翻覆穿穴引伸其義然駁
雜複沓之病或亦時有故韓昌黎嘗苦其難讀得朱
子折衷之義始大明而讀者寔鮮以句讀之古非淺
學易窺也山陰馬生德淳取古經十七篇句解字醳
之篇不過數百言節不過數句句不過數字其解至
約而經義浹洽流通靡不條貫馬生之業不其精乎
往余宰汶上時於曆文紀君處得濟陽張君爾岐儀
禮句讀喜其考覈之精今馬生所著較張為約昔朱

子悼禮之廢為集傳注以垂來世張君馬生更患讀
者之難而句解字醳之其惓惓於是經何如也馬生
以是家塾課其弟子題之曰易讀夫馬生患讀者之
難手定是書為禮經嚆矢其期於世寧有既乎廣文
李君好古力學士也以其書來余亟賞之捐資之半
慫慂授梓會稽令南昌彭君家學淵源嗜古尤篤聞
余之刻是書也復捐貲成之凡五閱月而竣點勘之
功則李君為多云時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仲冬長

至前三日知山陰縣事阿寧萬以敦謹

自有制科以來英才俊彥博古通經傳解註釋於前人所未發者宣洩無遺矣惟儀禮向少專刻注疏又過於繁重人每厭棄之故經生家知其名而未覩其書者居多余曩在都門北平黃宮詹以濂陽張爾岐儀禮句讀授余珍若至寶曰歎韓文公所為難讀者竟易讀也今馬君德淳年八十餘矣好學不倦老而彌堅著儀禮易讀蓋自四十餘年朝夕研究聚諸家之異同而體會其精蘊釋字句校音義俾讀者展卷瞭然厥功偉矣應與句讀一書並傳於世　山陰令萬君捐俸開雕　學博李君校定手裁兩君崇闡經學表揚潛脩之士功皆不朽從此家有其書人習其學固教民者之責而學校以興余樂覩其成並為後學諸生勸也　旹乾隆乙亥年仲冬月南昌安廬彭元瑋書於會稽署之凝清堂

跋

馬君德淳山陰老諸生也魯秉鐸是庠初至時馬君來謁年已八十矣退然執弟子禮甚恭魯媿不敢當叩其所學則娓娓譚經不倦蓋自補弟子員即潛心經義若易詩書春秋皆費攻苦而於禮尤究心焉著有所解儀禮一書魯取而讀之批郤導窾融貫經文舉委曲煩重之旨而出之以簡潔明爽俾學者隨讀隨解而不苦其難此其用心為何如耶會　少宗伯天台息軒齊先生主講蕺山魯以是編請正深為許可且為言于　學使者甯化翠庭雷公獎賞至再謂非徒訓詁家言蓋足令讀之者不惟通其句讀而由此可以會古人之精意於字句之間其功固不在註疏下魯乃亟謀所以梓之者而未能也乙亥春山陰令阿寧萬君由天台量移是邑公餘稍暇輒留心經史諸書得馬君儀禮稾本

欣然曰此不朽之業也因言於某令汶上時廣文紀君曾遺以儀禮句讀心甚愛之是編更足羽翊注疏以裨後學亟捐俸五十金付之剞劂而會稽令南昌彭君雅重經學嘗慨儀禮之少專刻復捐俸以助二君胥于此有夙契焉其所以汲汲於是者第以表章經義而豈有所私於馬君哉夫通經學古儒者之事也崇實學以勵多士亦司鐸者責也

國家經學昌明遠軼前世窮經之士皆得各出所學以自鳴專家而馬君乃獨抱遺經苦心孤詣孳孳數十年不求聞世是可聽其泯沒耶爰偕同僚龍村張君暨我諸庠友互相參校凡五閱月而告竣馬君家貧無子內行淳篤有古人之風魯於是書之成而竊幸其可以不朽矣時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仲冬山陰學司諭吳興李志魯嵐峰氏跋

儀禮易讀凡例

一漢書藝文志禮家首列禮古經五十六篇經十七篇下注后氏戴氏即今之儀禮也古經中十七篇與今本同餘三十九篇已佚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蒼最明其業乃別為說禮九篇號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其從兄子聖沛人慶普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慶學已無傳今存者大小戴記而已然亦多醇駁不倫惟此經精粹完整的係先王造士之典後人尤當講求而不可廢棄者也或謂禮記中曲禮即曲臺記恐未然乃後人竟以曲臺記爲儀禮則更非是

是經自漢及六朝專門名家者甚衆一厄於唐之孔氏再厄於宋之王氏雖以朱子竭力表章而不克大明於世者則以周家郁郁之文當極其精密今所存者不過千百之十一如冠禮之拜母而遺父昏禮之先婦而畀祖必更有篇章以詳其儀節而今皆不可考也即經中所其射祭諸禮固有此篇所無而見於彼篇者從此可以類推

一漢代叔孫曹氏之禮已久不傳即六朝諸儒之書存亦無幾後世儀注一宗惟以唐之開元宋之政和爲蹤不民間所行如陳氏禮書陸氏禮象之類不可勝計而文公家禮尤爲世所重要皆以是經爲衍海也雖古今異宜經中儀節固有難施於今者然孟子生於周代亦曰之制且有潤澤之言士生數千年後能一一仿摹古迹第因委窮源固儒者明經之要務也

一是經所載雖不過儀文之末試細究其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而聖人制禮之精意恍然如繪於心目且其敘事之古勁雜而不越繁而不厭直而有曲體卽以文論何嘗不超絕今古何後人以非決科所重因而束之高閣并且妄肆雌黃幸此書出於漢初不至如周禮竟疑為劉歆之所假托也

一後世陋儒疑是經為周末人作固屬屏妄之見若竟以為周公之手筆似又不然其大綱非聖人不能定若其細微曲折處諒由史臣潤色以成之而道揆法守皆於是乎在或嫌其中多重複但欲備其制不得不多其文亦典冊之體裁宜爾也朱子論周官云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是他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吾於此經亦云

一是經詞句詰曲疏解浩繁見之者無不望洋而返故此編僅斂為二百餘葉中依賈氏疏細分段落然須精貫首尾聯貫自成機杼朱子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雖難讀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此誠先得我心之言

一後漢鄭氏康成考究名物度數雖傳小戴之學而更參酌古今文擇善而從大有功於是經賈氏之疏多參取黃熊諸人之說亦確因注之精而暢演之卽後備有所更定不過稍補其罅隙而提綱挈領終不能出其範圍也故是編一以注疏為主卽有取於他書者亦聊為補漏訂訛之一助衍（注中所取元敖氏集說明郝氏集解及張氏句讀為多然郝氏全書除是編所引用外紕繆頗多間有參以臆見者謹以宋字別之或有為前人所見及者實未經目非敢有意蹈襲也）

一禮書行世者惟朱子通解吳氏考注為最第朱子嘗有與呂伯恭商訂禮書之言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傳附經後以類相從其條款最為確當後編通解雖不仍其舊例而吳草廬三禮叙錄則因之而稍加更易何世所行考注仍多割裂之弊有違叙錄之言故人疑為其孫當或其學之所竄改者幸朱子所商訂之篇次猶有遺文可考有志於禮者所當奉為準則

一漢志載經十七篇又載記百三十一篇經與記本各自為書今經後有記不知何人所附又高堂生僅傳士禮十七篇今經中士禮惟有冠昏相見喪祭七篇而已外皆諸侯卿大夫之禮附古文經中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雖不能備班固以為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故有疑今之儀禮為非高堂生所傳乃漢儒參取古文之經而成者然經中燕射諸篇鄭注中又有今文為某之文夫今文固高堂生所傳者也則不獨士禮矣凡此皆不可曉闕疑可也且漢書亦無儀禮之名諒亦馬鄭諸儒因經中有禮有儀而總目之耳

一是經注解諸家多引周禮戴記二書互相考證第恐禮家言非出一人之手世遠傳疑安能盡合若牽強比附反多窒礙故此編惟就本文細加解釋至與二禮之或同或異無暇詳究也

一前世經傳皆各自為書至馬鄭諸儒以傳附經已失古意若近日高頭講章及傍訓添注諸書頗嫌割裂然實便于學者之誦習是編亦以經文難讀故惟於

一字句間稍加數字以順適其文有難解者另注數語於上方欲人開卷瞭然不得已仍蹈斯弊求入重而自任輕讀者諒諸

一騆研究是經者四十餘年至辛酉仲冬已脫藁誠慮見聞孤陋未敢自信復就正于 錢塘桑弢甫先生乃得廣搜諸家之說其門人 孫典盛甫三先生所注冠昏二禮剖析尤精騆更得所折衷焉一字之師終身北面不敢忘所自也

一騆于是編手錄數册茅欲藏之家塾何敢輕以問世甲戌春本學 李冕峯師深加嘆賞爲代呈于 督學竇化晉公暨 少宗伯天台齊公皆蒙許可而山陰邑侯蔣君亟捐俸付梓 會稽邑侯彭君復捐俸以助暨我同學諸友互相校讎以共勸其成則是役也騆僭效一得之愚而 大人先生之獎許及諸友之鑽成是則騆之厚幸也夫

馬騆謹識

朝廟總圖

左以諸侯五廟圖爲式天子七廟大夫三廟上士二廟官師一廟從此增減可以例推

太祖
門
右穆
左昭
寢
朝
門
中
大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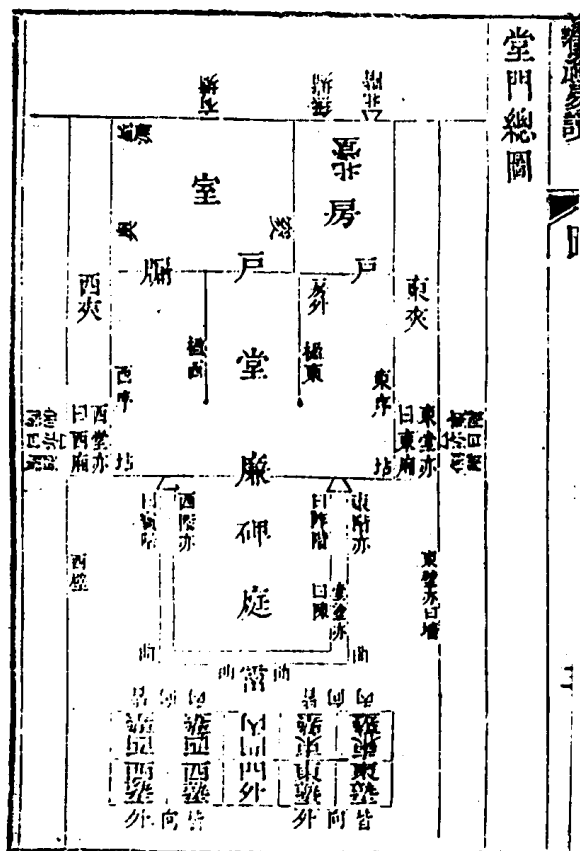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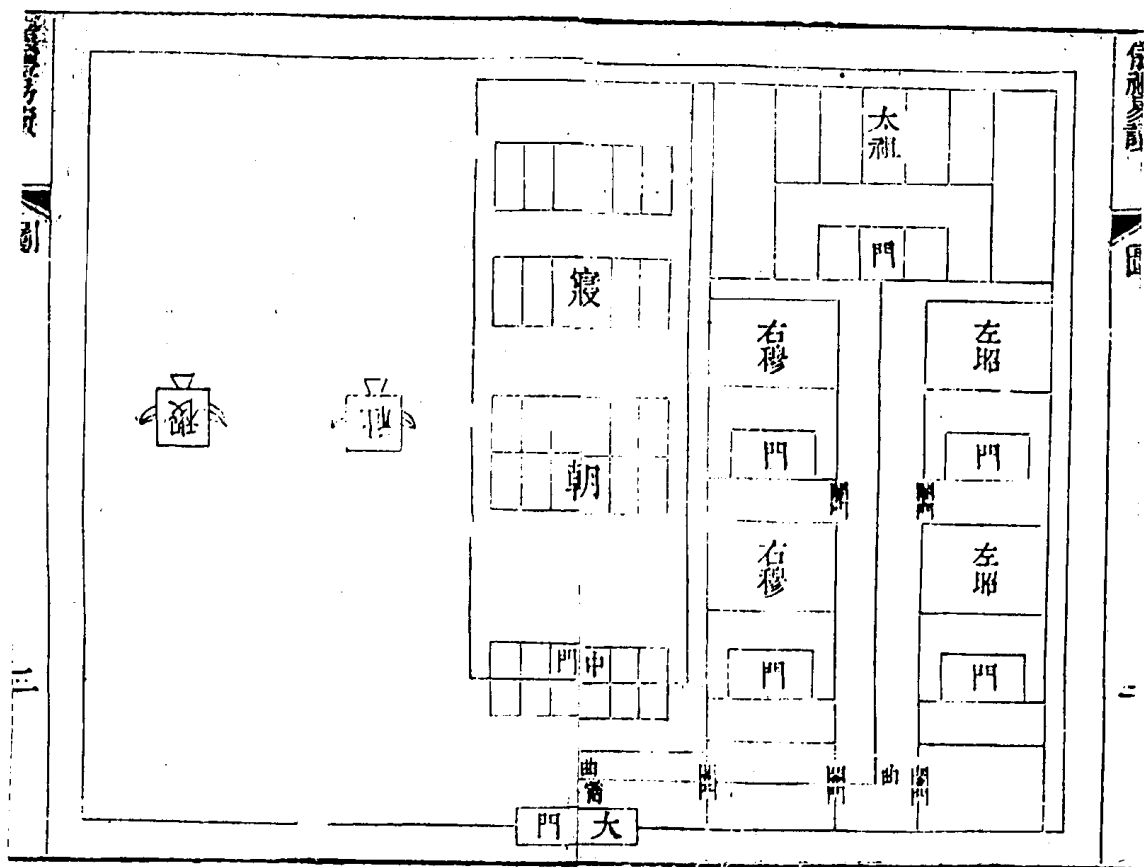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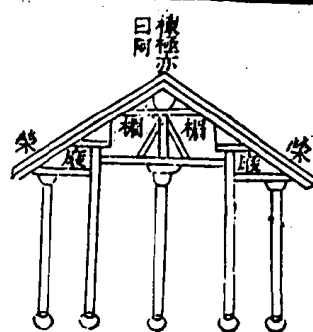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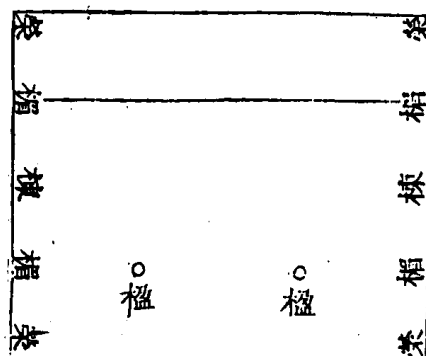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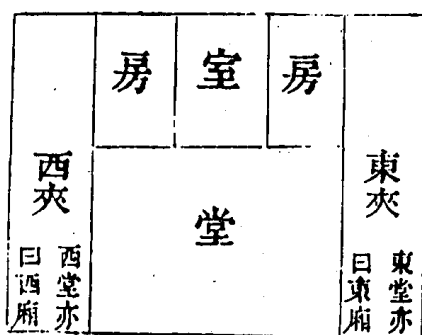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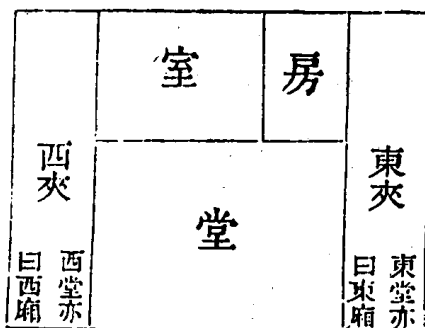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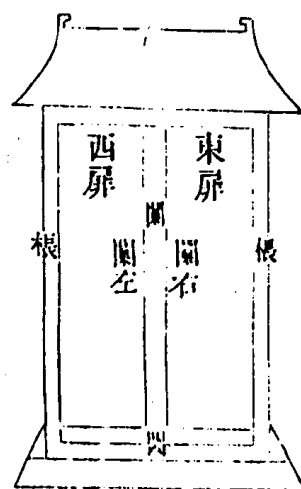
堂門總圖
室
房
戶
堂
西夾
東夾
碑
庭

堂室側圖

堂室正圖

天子諸侯堂室圖

大夫士堂室圖

門圖

右圖七皆依儀禮釋宮畧具其概詳見朱子全集及楊氏儀禮圖

盛云不親迎禮之失也親迎禮之失者古未嘗以孤子廢

親皆歿見也

五禮之使者皆母諸父兄命之（使子之）若親皆沒（則）己躬命之（親）支子則稱其宗（子命使者若宗子之同母）弟則稱其兄（上序孤子昏）以命之。以之事○若不親迎（以父母沒則俟婦入三月廟見婦未廟見）則婦入三月之後然後婿往見（外以外姑于婦家大門外告擯者）曰某（婿名）以得為外昏姻請覿主人（使擯）對曰某（婦父名）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謂其女）未得濯溉于祭祀是以未敢（往）見今吾子辱（屈臨己）請吾子之就宮（還也）某（婦父名）將走見（子婿）對曰某（婿名）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擯者）對曰某（婦父名）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是于）主人

注以門為內門盛以為大門　注以婿入門為右盛以為亦左　贄用雉

辟者非門扇也

及與也

出門左西面婿（執贄）入門東面奠贄（婿有子道不敢親授也）再拜出擯者以贄出請（婿）受（之更以賓禮相見）婿禮辭許受贄復入（由門左升堂）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更以請見主婦告擯者乃入）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婿出主人（送子門外請）醴（婿）及（婿）揖讓入（設醴門升堂）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脯醢）酬無幣（賓客）婿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以上序婿見女氏之事）

儀禮易讀卷之二終

儀禮易讀卷之三

山陰馬駉德淳撰　同學　[illegible]長庚濟芳　任廷珂騰玉　參校

士相見禮第三

（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于五禮屬賓禮　通解合下二篇為鄉禮）

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腒脩為乾雉夏用之左頭奉者命首向以見賢奉贄凡奉贄前見嫌而見嫌敬之辭也以命者傳述主人之意也

有文也

未為往之意

士相見之禮（所用）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至于所見者之大門外）曰某（士名）也願見（因無紹介之人無由得與主人通達告擯者之辭）無由達某子（所因緣之姓名）以（主人之）命命某（來）見（擯傳主人之命）對曰某子（即賓所因緣之人）命某（主人名）往見今吾子有（自）辱（來見）請吾子之（還）就家也某（主人名）將走（往）見賓對曰某（士名）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擯又傳）主人（之命）對曰某不敢為儀（威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又）對曰某不敢為儀（假外貌）固以請（終賜見擯乃傳主人之命）對曰某（亦）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出）聞吾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擯傳主人之命）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贄）賓對曰某也不依于贄不敢見固以請（擯乃傳主人之命）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主人乃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就右）賓奉贄入門（就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于庭即）出主人請

稱舉也　辭贄為其大崇也

將命者擯相也不敢斥賓之辭

不答則終辭其贄不得而受贄推君子臣非

還其贄辭正君也

家臣稱私　賤行也

賓見燕之事賓反見宜有數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于送主人

復往見之以其贄還贄之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于將命者將命為贄今為主人主人使擯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還贄前為賓今為主人令為賓對者擯曰某也非敢求見主人請還贄于將命者擯傳主人之命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

某不敢以聞于主人固以請于將命者擯傳主人之命主人對曰

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辭受之也與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以上序士相見之禮○若士見于大夫之將即于見終辭其贄以

不親答也於其入也不出迎一拜其辱正禮也賓退送之再拜

若嘗為臣者士常為臣于大夫者則禮辭其贄曰某名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不將

賓入奠贄再拜敢親授也主人答壹拜尊卑異不答而臨以贄人有臣道也

賓出主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大夫也使某擯者名

還贄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大夫也命某名擯者某名非敢為儀也敢以請之受贄

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

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賓對曰

鴈取其知時有行列也維謂聯其足

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四足維之結于面者先以繩繫前兩足復以繩繫後兩足乃以繩維于左右從腹下向背上交過于胸前結之　麛音迷孤所執之贄也

容猶從也蹙恭慤貌

辯猶正也

疑度之也

張云凡言謂凡與尊者言皆然妥安也傳言猶出言也注謂指為君言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注太泥疏以妥為君安坐亦不然

辭辯也

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其贄而去○以上序嘗為臣者請見之事

○下大夫相見以鴈為贄飾之以布裁縫衣其身維之以索

如執雉左頭奉之上大夫相見以羔亦為贄飾之以布四足

維之結于面左其頭如麛執之左執前足右執後足之法執之異其贄

如士相見之禮○以上序大夫相見之事○凡臣始見于君執

贄至下君之下則容彌蹙庶人在官者見于君不為容張拱之

進退走雖疾而已士大夫見君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壹拜以

若他邦之人因見于他邦之君則使擯者還其

贄曰寡君使某名擯者還贄他邦人對曰君不有其外

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其贄凡臣非因朝燕或見于君

必辯君之南面已正北面向之若不得或東西面則正之方面之

不疑君所處而得邪向之君在堂臣升見無一定方階辯君

所在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以上序臣見君之禮○凡言若非對

也必待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禮之與卿大夫大人言

言事君之忠與老者言言使弟子之道與幼者言言孝弟

于父兄與鄉閭衆人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

言忠信進言之法○以上記○凡與大人言始視其面可傳言未

也中視其抱俟其思之卒視面察其納已否也毋數變改

案云毋當從今文作絲衆人與尊者言其始必有嚴憚之心惟久則忘其敬至變動其容貌故經戒之謂自始至終皆若是其毋改也上文卒字對始中而言此句終字與毋改爲一義謂始終而言不嫌複出也若謂衆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則有句一凡字足以該之此句反嫌于贅設矣

且衍矣

葷謂辛物食之可醒倦

將進也

己之容嫌惰衆皆若是以視若子於父則主於孝可遊目視廣恃不在心也以觀其安毋上于面近于父之傲毋下于帶父之憂若不然亦言立則視足其以伺其行坐則視膝以伺其起○以上序視尊者之法○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氣乏而欠體倦而伸或問日之早晏或以食具告或自改其居處則侍者請退可也若夜侍坐于君子問夜漏刻膳葷辛之物則侍者請退可也○以上記請退之節○若君賜之食則君祭侍者先飯徧嘗膳之然後飲而俟君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侍者不嘗膳食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

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人以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此上禮也若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之○以上序侍君賜食之禮○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以上序長者來見之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

辭與而不辭降不敢當其大禮也

下亦降也　比音避

異爵者謂卿大夫

案云非以君命使節疑有闕文案大夫無境外之交曰非以君命使者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使鄰國如春秋吾使使歸寡君之命歸于齊之類曰寡君之老何以玉藻之文正之當作大夫以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常猶皮弁將及食皆是　武跡也
案注以則唯舒三字爲句敖氏從之
武字爲句　通解顧氏後也　宅者謂
致仕者去位而居宅也
刺猶剗除之也　孟子謂市井草莽
之臣與此庶人自稱與此不同

者則唯舒○也武迹舉前曳踵○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致仕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以上博陳相見及稱謂之事

絕祭　離肺長不絕中央少許故須絕以祭捝拭也挩手者爲絕祭染汙也若刌肺則先已斷絕故祭後不挩手　降席西不由上者以主人在東又于席西拜便也　卒盡也不在席盡爵而于西階上盡爵者明此席爲賓設非專爲飲酒也

酢報也

酒，興，（于）席末坐啐酒，降席（于席之西），坐奠爵（南面），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以上序主人獻賓之事。

賓（將酢主人）降洗。主人（亦從）降（立阼階東西面）。賓坐奠爵，興，辭。主人（之降）。主人對。賓坐取爵，（興）適洗南，北面（將洗）。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一揖一讓如初（獻時）。（賓）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降盥）。（禮）賓實爵（于）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阼階）。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薦俎及酒）如賓之（受獻禮亦啐）。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以酒已物）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東序端擬後取此爵以獻介也）。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以上序賓酢主人之事。

序端東序頭也

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也

酬勸酒也酬之爲言周也忠信爲周酬必先自飲乃以飲賓示忠信之道也

○主人（將酬賓）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以主人將自飲也）。立當西序，東面。（主人）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俟主人自飲）。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祭，遂飲

疏以賓辭爲辭主人親酌已張氏云主人方酌時不辭既拜辭酌也仍是辭其親執　酬酒不舉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也

賓雖不敢居堂上以主人將與介爲禮

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後）降洗。賓降。主人辭如獻（時禮雖于升時）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于）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俟賓）。賓進（卒拜）坐奠觶于薦西（欲賓舉此爵也）。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不舉）。復位。○以上序主人酬賓之事。○主人（將與介爲禮乃自揖賓而）降。賓（亦）降，（避）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以介揖讓升，拜（至）如（迎）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獻賓禮。升，（介）不拜洗（也）。（禮殺）介西階上（疑）立。主人實

送爵不于阼階者降尊以就卑也下答拜介

授主人爵者以酒賓主共之賓可自酌酢主介下于賓不敢自酌也

爵，（于）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于）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乃）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下賓也）。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于）介右答拜。○以上序主人獻介之事。○介降洗。主人復阼階（從介降）（介辭主人從己降主人辭介爲己洗）如初（賓辭主人之禮）。卒洗。主人（亦將爲）盥（介酢己也）。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

侑將也

作使也相即前一相迎賓門外者至此復使爲司正也

安留也言賓欲去留之

相贊也　前介不得自實觶而司正得自實觶者介不敢同于賓而司正不妨同于主以得專詔也　共拱也

案俎西之觶即前一人舉觶奠于薦西之觶也疑俎西俎字當作薦字

旅序也　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顧氏云古者男子無稱姓者當從鄉射注稱氏爲得

上序樂○禮樂之正既成主人賓將留乃降席自南方側降不從賓介之事○作相爲司正以監禮防有懈惰也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許其司正答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西階上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許其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主賓皆拱復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當楹至中庭階之間右還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自正慎其位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其觶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以察衆○以上序司正之事○賓北面坐取一人舉觶時奠于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初起旅酬也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更以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也賓揖主人酬說復席主人以所受于賓之觶往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主人西南面授介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司正升于西階相旅西北面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于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司正退立于序端

席端之席宜依石經作序

謂之遵者方以禮樂教民欲其遵法之也

[illegible]

東面其發上發下也將受酬者又使受介酬者自介右尊介使不失其位衆受酬者受自左乃授受之常禮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衆賓之在堂下者皆以次升受觶于西階上無不辯也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西階南位○以上序旅酬之事○主人使二人使吏舉觶于賓介二人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于席末答拜二人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于席末答拜二人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于席末二人皆進奠觶于賓之賓所將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二人一人之介則于介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二人退于西階上皆拜送降賓介各奠觶于其所○以上序二人舉觶之事○前此皆立行禮至此將坐燕司正乃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不敢以禮殺當貴者之辭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至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待西階前傳賓命之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若有遵者則諸公大夫也北面助主人樂賓者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

衆寡亦謂之衆也寡少也
寡臣也為頌獻傳命者　以猶與也
少進差在前也

外再拜衆賓答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
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
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
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再拜○以上序主人迎賓從己之事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當西序東面　主人阼階
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
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
爵于篚興對賓反之從降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
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
拜乃降將更盥也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
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
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
于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
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
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尚左手嚌
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
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
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

答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當東序西面賓西階前東面
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
于篚下興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
于篚興對主人反之從降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
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
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
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
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
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
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
答再拜○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
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
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
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
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
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
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
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

坐奠觶于薦東反位。○以上序主人與賓獻酢酬之事。○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于賓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以上序主人獻衆賓及一人舉觶之事。○鄉之大夫若有爲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西階上之位主人于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薦脯醢

案鄉飲酒于篇末始言遵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正所謂如介禮者也郝云主人待遵者皆下于賓不以貴猶賢也然遵者至不至故鄉飲酒序遵于旅酬後樂後以不至者而言也射禮序于未作樂之前以至者而言也

大夫升席由東方設折俎祭如賓之受獻禮唯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雖將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也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復位西階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擬旅酬用之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西階之下賓南。○以上序主人與遵獻酢之事。○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其可處謂瑟首在前變于君之大射禮也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當磬之東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大夫不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若大師爲歌工或無則是之長者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

若大夫衆則俟辯獻衆大夫訖大夫之長者乃酢

大夫不以賓位正禮故立于賓下

張云案鄉飲酒不射所工位亦與此同射云辟射位恐非鄉射或是欲其當楹席耳。而別也 案特瑟之法後首則特此近首之越前首則持其近尾之越瑟頌首寬尾狹近首之越內無弦緒而手得以深入近尾之越內有弦緒而手不得深入故大射與鄉飲酒後首則皆云挎手入深也此與燕禮前首則皆云執手入淺也 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于樂也

有腨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以上序樂賓之事。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閒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

袒擅上衣也凡袒吉凶皆免左唯罪人免右 決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指以鉤弦者 遂射韝也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者也亦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 方持弦矢曰挾挾之爲言夾也矢于第二三指閒也若側持弓矢則曰執 乘矢四矢也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未旅旅則禮終以將射故未旅。以上序立司正之事。司正既立主人又命由吏爲司射使選賓黨弟子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使俟于堂下之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謙也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已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賓黨

射器乃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之類 案大射納射器下即記工人士與梓人畫物之事此略不言亦當在納射器後審之 括矢受弦處也北括則鏃向南

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

某者字也 張云御進也侍也進而侍射于子尊辭也 某子者氏也

旌者獲者也以其事名之中曰旌獲者所執

弟子納射所將用之器乃納射器皆在堂下之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堂上之西序矢在弓之下北括衆弓倚于堂下之西矢在其上之堂廉亦北括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亦矢在其下北括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乃比于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謂下射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謂上射主人又命司正兼爲司馬司馬子西階前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子之司馬又命賓黨弟子獲者倚旌于侯中當負侯也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賓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當辟射也弟子相工

笴音幹矢幹也長三尺

拾音劫更也遞取弓矢見威儀也

弣音撫弓把中也

搢插也插于帶右挾者決朝手挾之射用四矢搢三于帶閒挾一以扣弦而射此惟卿大夫則然若其卑則使人執矢不親挾也 中以象獸形爲之盛算者也中當西序北此時尚未設云所設中之西南者將來設中之處也 此司射誘射無所與讓獲而先之以教衆者教人之道也 楹當作榭榭無室物近北故鉤楹北面東序之室有室物

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至堂前去三笴約九尺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以上序射前諸射之事。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即弟子之納射器者左執弓右執之弦而授以弓遂授以矢三耦皆執弓搢三矢而挾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不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由是東行向物須過西楹若無室則鉤楹內之若序堂有室則

大射之前四數分之 矢不備
□□也 上言備者許諾則弟子亦許諾此直言弟子應曰諾則獲者亦應諾可知

與首□

監本告于大夫上脫以耦二字今從石經補入 大夫為下射而告辭同上射故大夫也

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以上序三耦射訖取矢之事。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御于子適阼階上告于主人子自與賓主人與賓為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射為耦以賓主人既耦也若大夫自為耦則嫌自尊別矣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於子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三人之長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

射其命衆耦如三耦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西面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衆賓多南面列不盡有東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辯。以上序次番射比衆耦之事。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東面北上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東行當楅北面揖北行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左手在弓下取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并矢於弣之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

三當作二

位東面揖楅西東面下射進坐橫弓覆左手在弓上取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于右下射左還少南東行乃西面並行與之相左相揖反司馬西南之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下耦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搢三而挾五个以誘射之矢授有司即弟子納射器者于西方而后反司馬西南之位東面衆賓未以初未射者拾取矢皆袒決遂受弓矢于有司執弓搢三而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

鹿算之器曰中立于所設之東俟不過東也北面俟不過南也視之示以設中 實於射器之法如下所云也 鹿中謂射于榭也設于庭當兕中

算尾向東則南末末向南也

共上射 與中也

改實者換從來者用之

之耦為上。以上序三耦拾取矢及衆耦皆就射位之事。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賓許司射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退北面受算東面復東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之西南末與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算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

袒先主人襲先賓尊賓也

說矢束者以已爲下耦將拾取矢也主反揖取乘矢尊大夫不欲與之拾也大夫亦揖取乘矢者必欲與之同其儀也

下樂字音洛

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一矢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

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各由其塗而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若大夫則降袒決遂執弓于堂西就其耦于射位與之拾取矢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之束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以上序將爲下番射作之拾取矢之事。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遂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已許樂正北面諾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與鼓節相應者不釋算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以鼓奏騶虞五節間若一間其長短之數者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衆賓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

初各如初但釋獲者不復釋八算于中以射事將終也

兼一个側持弦矢也方持弦矢曰挾而猶挾也并矢于弦側其鏃與弣也

授有司者射事畢也

反位也

諸所不者彌殺也

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其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卿三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之既用矢還有司揖皆升就席三耦及弟子仍留堂下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于堂西而俟獲者與釋獲者亦退其薦俎。以上序第三番用樂射之事。○司馬反爲司正以監旅酬退復于觶南而立樂正命弟子贊工遷即初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于西階東北面之位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立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于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

長上辯

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字不若子共受酬者雖異于酬之者然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

二人主人之贊者鄉云禮文多互舉末射以前舉觶者一人以無大夫言也有大夫則亦二人可知故鄉云大夫若有遵者射以後舉觶云二人以有大夫言也無大夫則亦一人可知故鄉云若無大夫則唯賓

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三賓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之衆賓在堂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以上序旅酬之事○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

奠觶而不授者以已卑不敢親授也

辭辭其坐奠觶也　不言取而言受觶者親受之也

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但使二人之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爲于賓與大夫爲無算爵始之事○以上序舉觶○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

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賓之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授主人之侍者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大夫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以上序請坐徹俎之事○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行無算爵使觶者二人升立于西階上媵觶賓與大夫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前所奠之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受大夫之觶以之衆賓之長受再賓主人之觶以之次賓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而錯其或多者送飲于坐而已皆不拜辯堂上辯之卒受者興以旅在堂下者于西階上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衆賓亦錯爲其末若皆衆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大夫則先酬衆賓而已執觶者酌在上辯降復于東階前西面北上之位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亦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復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以勸其更相酬勸無算樂賓與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上序升坐行無

合鄉樂無次數

賓僎以送賓出之事。○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主人之）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賓之門外賓亦不見）乃退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之）迎于門外不拜入升（堂）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眾賓既獻眾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無司正（使擯者而已昨日之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以上次日拜賜及勞司正之事）

記（射者）大夫與則（以在官之）公士為賓使能（以其敬于事）不宿戒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尊綌冪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東面）北上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盛之）（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于左將舉者于右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賓黨堂下）立者東面北

西序之席乃堂下眾賓之席即經所云笙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者也疏以為堂上之賓席恐非是　膱音職猶脡也

齒謂其獻之次也與樂正同于眾賓在小樂正之右

上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以上記射前後飲酒之事）○三耦者使（賓黨之）弟子司射（于未射前）前（請）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于西階前）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與張侯者同時並行事也）凡（燕射之）侯天子（畫熊于）熊侯（以熊皮飾侯之側白采其地為質）白質諸侯（畫麋于）麋侯（以赤采其地為質）赤質大夫布侯（不采其地）畫以虎豹士布侯（亦不采其地）畫以鹿豕（皆正面畫其頭）凡畫者（必先以丹采其地為質）丹質射自楹間（射時所立處曰物）物（從畫）長如笴（約三尺）其間容（兩物之間）弓（約六尺）相去（距隨長武）（尺二寸）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司馬）命負侯者由其位（但遂命之已）凡適堂西（者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者獲）旌各以其（所執）物（射時所建之）（大夫五仞士三仞）無物則（若不命之士則）以白羽與朱羽（相）糅（而繫于杠之首為翻旌）其杠長三仞（約二丈一尺）以鴻脰韜其上（約丈六尺）長二尋凡挾矢于（左右手食指將指）二指之間橫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惟有事升堂乃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取人以漸）上射于右（物）楅長如笴（約三尺）博三寸厚寸有半（兩頭為）龍首其中（央為）蛇（身）相交（卅）韋當（為）當楅（用）髤（為飾設之者）橫

案侯制有三大射之侯用皮其三等虎熊豹諸侯二等熊豹卿大夫用麋所謂棲皮曰鵠是也賓射之侯用布畫以為正王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玄在外諸侯二朱白蒼大夫士二朱綠所謂畫布曰正是也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此記所言是也鄉射當與賓射同張采侯二正而記燕射之侯者以燕射亦用此鄉射之禮但張侯為異耳　疏云質亦名的白赤丹者質之所涂之色各因其所宜以為飾耳相別也凡畫者丹質謂畫虎豹鹿豕之侯皆同以丹為質也視與相

張云樹謂楹內堂由楹外皆以楹中央為東西之節注謂射于序恐未是　疏云射者先以左足履物之東端乃以右足履其西端而合之故東端曰距西端曰隨距至也隨從也取其左足至則右足從之也　旌總名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　糅雜也　杠旌竿也　鴻脰鴻項也張云鴻脰之制疑亦旌竿為之其圓長若鴻項然也

復謂如射獲之後所謂第二番射也當以此字為句下同謂第三番也　位以右為尊故上射為尊而上射立右物者皆橫陳在西楹之前背之示曰當　髤音休赤漆也

笄上字

儀音儀殺次也

〇鄭注禮射不主皮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為儁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與論語朱注不同　勝乃到切　致云衍字也

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于中庭其南北當洗射者有矢揚中人之過則撻之衆賓有不與射者不降取誘射之矢者必既拾取乘已之矢反位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其升降卒射卽席而后反位卒事鹿中髹前足跪以受負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大夫降立于堂西南面以俟射尊之不使久列于射位也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下大夫也既發則然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不釋俟事皆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不復升射主人不勝亦飲于西階上

旅謂旅酬時也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

凡鄉侯道五十弓用布十六丈以起數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　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

箭竹也　握本所持處也長四寸長尺有握者尺有四寸也　素謂刊之也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東方謂之右个以鵠堂為面也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與獲者皆別有祭肺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堂下衆賓射者無筭古者于旅也語凡旅不洗敬殺不洗者不祭不盛既旅士不入尊後正不干其賓大夫後出主之禮主人送之于門外再拜之禮也鄉侯上个尺横五尋用布四丈中用布一丈方十尺用布五丈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之數十尺倍中以為躬上下用布各二丈倍躬以為左右舌上用布四丈下舌半上舌用布三丈釋獲所執箭籌八十以十耦為正貴餘數也長尺有握握素以為楚之

容對也

國中射謂燕射也　皮樹獸名鄭云中者刻木似獸形闕中似驪皮樹中似馬即所謂驪馬也　于郊謂大射也　閭亦獸名

材長如笴刊其本一尺。以上記射之儀節。君射則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立東面答君而俟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也君尊小臣以巾執矢以授不君擯矢不君在不挾矢若君勝之賓飲君如燕賓媵公之禮則夾爵將飲君先自飲君俟卒君于國中射則以皮樹為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于郊射則以閭為中以旌獲于竟與鄰國之君射則虎中以龍旜獲大夫兕中大國小國大夫命數不同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臣不可習武事于君側也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袒纁襦厭于君也。以上記君射之事

山陰馬駉德淳輯　同學 蕭士銓鼎升 宋瀛又若 參校

燕禮第六（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于五禮屬嘉禮　通解 今下三篇 爲邦國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凡與燕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具其所饌之酒牲于路寢之東）樂人縣。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所饌之膳）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豐承尊）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射人告具。（以上序戒羣臣及陳饌之事）○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以上序君臣各就位及命賓命執冪羞者之事）○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

案燕禮有四：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縣音玄　設洗篚篚字衍文

霤音溜　肆音四

案鄉飲射二篚一在堂上一在堂下，此二篚皆在堂下，臣行禮堂下取爵便也

大音泰

士旅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圜音圓

周禮射人掌公孤卿大夫之位

鄉音向下同

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　士大夫出入公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師長也小臣之長也

爾移也揖而近之也

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而又命賓者，燕為叙歡心，賓主敬也，不以公卿而以大夫者大夫爲賓不嫌于君也

羞進也，謂進庶羞與酒者，名物曰膳，膳之爲言善也

不言命羞膳者省文也

公就席，以賓將與主人爲禮，不參之也。使宰夫爲主人者，臣不敢與君抗禮也

用觚不用爵，辟正主也

賓辭洗，升尊也

膳君尊也，酌君尊者尊賓也

篚下篚南也

不爲屬臣者臣也

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以上序賓升筵主人獻賓之事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于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既南面授爵乃于主人之左北面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不拜酒不告旨注人之辭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

公下取象觚東面象觚者觚有象骨飾假能飾者也

立卒爵不拜也立卒爵而坐奠爵拜者君禮也

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既更爵而仍酌君尊者以辭出于君也　主人受酢而自酢者不敢煩公也

主人不崇酒以酒物也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以既受獻不敢安盛也射人以君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內東面。以上序賓酢主人之事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夫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以上序主人獻公之事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媵送也或讀爲揚揚舉也鄭云媵與庶近猶副也正獻之外別之媵爵　放方盜酒也　終賓立于序內以來未有升筵之事此直降筵耳　賓辭者謝其代君行酒不立飲降于正主酬也

不立于序內位彌尊一云避賓位也

作使也不使上大夫卿者爲其償也

主人奠爵于篚。以上序主人受公酢之事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以上序主人酬賓之事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選大夫之卒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而可使者媵爵者于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

二大夫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西階上北面相待乃以次而降故曰交先者在右

序進往來皆由楹北交于東楹之北以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西向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于尊北又楹北奠反者相交先者于西西楹後者于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

上序進盥北面向洗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西楹之北降自西階于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君命小臣請致者或一人或二人若君命皆致則二人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公所不敢必若舉也北上降于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以上序媵爵于公之事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就西階上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

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發觶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
我者君自我也司正述君意我欲留賓賓留爲我安坐也下君同無不醉亦然
膳宰降阼階以容親徹若君親徹然

奠于篚。以上序樂賓。公又舉奠觶（若所發于爲之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旅。（以上序爲大夫舉旅之事。）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笙之長者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笙長）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合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適）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東縣北之）位（北面。以上序賓笙閒合之事）。以上序樂。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因命）射人遂爲司正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于）東楹之東受命（公命于）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自）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不公其位也）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卿

禮貌敬多則不說無安坐相親之心也 燕遲也庶衆也曰庶羞則不止二豆謂脯牀狗胾醢也 燕乃祭薦不敢于正成禮也 既欲賓安又欲賓醉盡燕主于盡愛敬其情親如此
諸一人與二人乃其長也其餘在于衆位依齒
終旅食後乃射者是燕射主于飲酒也大射正射人之長也
縣燕俗多以縣樽皆用觶也
至此又言舉者明公舉禮不他也

大夫皆降（于西）階下東面北上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于堂下 于堂上席側）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如）祭薦司正升受（君）命皆命（以君之）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降席）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司正退立西序端所立司正遂行所監之事）。以上。主人洗（觶）升獻士于西階上士之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之長）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衆士亦升受爵不拜他）不拜坐祭立飲乃（洗）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北面）東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樂）乃薦士（大獻）祝史小臣師亦就其（東方之）位而薦之（次獻庶人在主官爲旅食者）主人就旅食之尊（後北面酌南面）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亦就其位薦之于位後位）。以上序獻士之事。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此述燕末行射之事）。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命）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以上序賓媵觚于公之事）。公坐取賓所媵之觶興唯公所賜（欲賜者）受（酬）者如初受酬之禮

奠觶所字疑當作散字

坐行之猶坐相勸酒也　執爵者士也主既升酌授之乎以公卿大夫皆坐不可無趨走供事之人也　酬及于堂下之士欲令恩均也與以酬之者以王立堂下無坐位與公卿之異當上者異也

旅序也士以序自酌相酬無執爵者

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而與膳宰樂正聯事者

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　內小臣奄人也獻于阼階上別于諸臣也

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受者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士有執爵者主酌授之唯受于公者拜餘則不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司正之命卒受者以爵興于西階上酬之堂下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士以旅次相酬自酌無執爵者士舉旅之事。以上序公爲士舉旅之事。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皆有薦。以上序獻庶子以下之事。于是

席下席之西也

乃猶而也

行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之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雖公命所賜者得公命郎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俟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于君前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于其所勸者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意殷勤必欲盡酒也亦在內

[illegible]

無算者升歌間合無數也

執之曰燭在地曰燎于地廣設之則曰大燭亦曰庭燎一云樹于門外曰大燭于門內曰庭燎　閽昏昏　爲作也

客四方之使者也

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方旅酌以卿大夫降而中止及其反坐乃終旅于西階上如初無算樂。以上序酒行樂無數之事。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樂賓以所執之脯賜鍾人于門內霤奏陔以節已行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賓禮訖是臣也。以上序燕終之事。公與客燕將使卿大夫就館戒之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卿大夫名也以辭客之上介出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

張云臣本字于上脫其姓猶也四字鄭云古稀門外皆有樂者在東西在西者于門外處其禮也　寳稱張與者此　苟且也假也欲不敢數答君親獻

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使者曰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上介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使者曰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上介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使者使者客于是出見致君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客曰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從使者拜君之賜命。以上序燕異國臣使人戒之之事

記凡燕私臣皆服朝服燕于路寢于門外東方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于是

盛饌欲以臣禮爲非敬君子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若敬客然國主國所宜敬也敖云若猶也賓也賓于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爲賓敖張云坐近君側而謂于禮儀疑于尊之賓則敬之故立以爲名 者即折俎也

縣爰樂器名 闕奇缺樂比也

升歌鹿鳴三句解參用集說詳見下大射儀 新宮小雅逸篇也 三成三終也 鄉樂即周南召南六篇 勺頌詩篇名

奏進也

席。賓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以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降尊以就 已同 與之 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乃膳宰 羞卿者小膳宰也。若 卿大夫有王事之勞當 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三終，而下管新宮三終。 以奏 亦 笙入三成。 間 不遂合鄉樂。若舞則勺。 用 歌 以爲節 惟公與賓有俎。凡獻降于公，則曰臣敢奏爵以聽命。 不敢必君受也 凡臣下拜爲公所辭

凡升階之法有四其一連步謂聚足連步也其二栗階下皆連步至上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其三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也其四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也鄭云栗階之栗蹙歷通凡歷階者一足躡一級故曰不過二等注公命 內羞謂豆之實酏食糝食之類者所以佐勞 不以樂志謂射之遲速從心不依樂公必比于樂節之意

燕如燕之法賓自飲侯若率侍又自飲也

者皆栗階， 升以 凡栗階不過二等。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于公 旅侍臣。凡 卿大夫 以下之 薦與羞者，皆 小膳宰也 有內羞。君與臣射，則君爲下射，袒朱襦。 侯 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 君尊 不播矢也 不以樂志。 避不敏也 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侯御 發也 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 已 矢則答君而俟。君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君與四方之賓燕，賓 勝爵 公 于 曰臣 已 受 之 君 賜矣，臣請贊執爵者。 以 告公 恩惠 相者 公命 對曰：吾子無自辱焉。 更 有房中之樂。 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也

儀禮易讀卷之六 終

監本大射下脫儀字今依朱子楊氏所本補入 楊云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大射皆爲擇士與祭而行此禮惟士無臣故祭不得射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篇中有與燕禮文同者不更釋 有與鄉射禮文同者亦不釋

贊佐也謂士之佐執事不射者

量人官名侯皆以布爲之而以皮飾鵠旁亦以皮飾之大射三侯皆有皮鄉射設采侯不棲皮 大侯即熊侯也參讀爲糝糝雜也豹鵠而麋飾下爲豻豻胡犬也

儀禮易讀卷之七

山陰馬駉德溶輯 同邑 金廷焱炎先 俞廷璣德閑 參校

大射儀第七 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于祭不數中者不得與于祭 五禮屬嘉禮

大射之儀。 凡僅當射之期宰告于君 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 總 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 分 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 所職之事射前一日 宿視滌。 謂滌器及清除射宮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 遠近之去堂 與所設乏以貍步。 步六尺 大侯 遠之 九十， 步 參 次之 七十，

而豻飾豻侯之質與糝飾三分其侯而鵠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糝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干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小半寸 巾車亦官名

笙鎛生也東爲生物之方故在東謂之笙

鎛大鐘也 建鼓樹鼓也 鼙小鼓也 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以應鼙應之

頌成功也西方物成故在西謂之頌

朔始也以其先擊故謂之朔

簜竹也謂笙簫之屬 鼗如鼓而小有柄搖之以奏樂 注紘編磬繩也鄭云紘設笙之有紘繫倚于簜故以其紘西委也

干 侯 五十。 步 設乏各去其侯西十 步 北十。 步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 步 北十。 步 凡乏用革。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 謂所伐 應鼙在其東，南鼓。 之面也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 亦 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 亦東 鼓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 以上序射前戒百官及張侯設樂之事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

簳小竹也

獻讀為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

服不之尊北尙未陳

之西兩方壺公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有玄酒尊酒在北尊士旅食于西鐏之南北面兩圜壺又尊僕隸人等于大侯之乏之東北兩壺獻酒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西面設膳篚在其北南陳西面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皆有加席卿席于賓東東上小卿于賓西亦東上大夫繼而西東上若人多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

故云官僎卽燕禮所謂膳宰具饌也

大[illegible]蓋本誤作夫

隔處公卿下大夫共四字皆衍

大射正射人之長燕禮以射人請賓此以大射正擯故自請賓以下凡言擯者與燕禮異

阼階西北面東上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以上序預設尊洗具饌之事○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于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之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以上序羣臣直位之事○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

賓門外北面與燕禮東面異

者避者致遜不敢當盛禮也燕禮無之肆夏入奏以西方之縣燕禮不奏肆夏記有之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正與此同

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以上序命賓及執事者之事○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卽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

薦脯醢設折俎不使膳宰者不主于飲食變于燕

附北也樂止者尊賓之禮盛于上也卽燕禮記所云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也

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之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以上序主人迎賓及獻賓之事○賓以虛爵降主

受爵而奏肆夏以東方之樂無禮于交故賓北與後記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同
○薦脯醢庶子設折俎授肺者使庶子與此同
燕禮記云公祭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亦與此同
○主人媵觚于賓者……敢向于君也

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
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
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
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
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
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
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
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
東面。○以上序賓酢主人之事。○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

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
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
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
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以上序主人獻公之事。○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
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
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以上序主人受公酢之事。○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
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

公答拜者或云答一拜也後彷此

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
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
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
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以上序主人酬賓之事。○小
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
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
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
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
觶興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

必奠觶者不敢與君親授受蓋觶若然也

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
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
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
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
媵爵者皆退反位門右北面。○以上序將為賓舉旅使二人媵爵之事。○公坐
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
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
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拜執觶
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

燕禮云唯公所酬此言賜射禮明[illegible]

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爵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以上序再媵爵及為孤卿舉旅之事）。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人各）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以上序主人獻大夫之事）。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

工六人者射禮大用樂衆也　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徒空手也

後者徒相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大師在前以位之尊卑言也上工瑟者在前以位之先後

此與燕禮既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但同不見笙入合樂者此主于射略于樂也歌鹿鳴三終注以為歌鹿鳴三章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故云三終而歌鹿鳴之三篇篇各一終卻春秋傳工歌鹿鳴之三證也鄉飲酒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其義同工歌三終則管可見矣乃管新宮三終疑新宮并其下二篇也新宮篇亡二篇之名未聞

納工工六人（大師一人少師一人上工四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瑟）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從大師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相者）授（以）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工之西）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西）鼓（之）北羣工陪于（其後）

管謂吹簫以播詩之樂也從管相將則吹管者亦吹笙乃皆上不見笙入之文闕也　從磬在西坫是鼓東西皆有坫也
一云司射射人大射正司正擯者其實一人也

後。二人在大師後。二人在少師後皆東面小樂正亦降立于其縣南北面　乃管新宮三終。立于東縣之中　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大樂正還北面立于其南。以上序作樂及獻工之事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為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

次以帷幄席為之在洗東南
為我謂司馬也
鄉射弟子納射器與此異
工人士梓人皆司容之屬
午十字也　射正司射之長

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以上序將射立司正察儀安賓之事　○司射射人　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為政請射遂告于君　遷三耦　曰大夫與大夫為耦若大夫不足則士御于大夫為耦　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　釋獲之籌　盛籌之器　眾弓矢不挾總眾弓矢三耦及卿大夫以下之楅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十字之從三尺橫一尺二寸以為射者所立之位所謂物也　射

埽乃猶出之非去之也
埽中猶米設
鄉射三耦在堂西此在次東者射器在東大射統于君也鄉射器在西統于賓也故鄉射即謂之賓射可也大射則燕禮即謂之燕射可也

正祖而視之卒畫　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之物　亦自北階下太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　賓與　侯士與大夫者亦射參侯　士射干　侯　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　雖　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　之　射者　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之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比　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以上序誓射者及比三耦之事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

鄉射卒射西面揖與此異　鄉云揆之
射與弓矢皆插入于東次乃司射適堂
西改取一个挾之正謂前所挾之外別
有矢與不然則適次之說也　負侯者
即獲者也因旌服不以下士人從四
人服不氏及徒一人負大侯相代自餘
徒三人負糝侯干侯不相代

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一矢又射參一矢終射大侯再發　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以上序司射誘射之事。○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正適

上射于左並由下射階上少右向西時乃降上射于地待之故階下並行上射在左也

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而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
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者皆許諾以
宮聲趨直西及乏南乃折而北又諾以商聲至乏聲止授
獲者以旌代己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司馬正出
而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
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
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
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
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

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
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
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
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
耦卒射反搢扑反位。以上序三耦第一番射之事○司馬正袒決
遂執弓右挾之出于次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
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
許諾聲應宮商至乏乃止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小侯
臣取矢以薦楅設之司馬正出于下物之南還其後而降自西階北面于所設楅

耦射取于設楅取矢與此異畢所以教助執事者以木爲之長三尺此以弓指教設楅之處象畢之用故曰以弓爲畢凡以畢指教者皆立于所設器之側 乘四四數之也 監本乘之下脫卒字今依通解補入

之命設楅小臣師南面坐設楅于中庭司馬正東面立于所設
楅之西南以弓爲畢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
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
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
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分上下射
興反位。以上序設楅取矢之事○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
階東面請射于公且欲諸公卿大夫辯階也公許遂適西階上命
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其耦告于堂上大夫則俟其降
即位而后以其耦告之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

適次者大夫降自西階由次所過向堂東西而立因過次云適次非入次也

監本比耦之比誤作北

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向堂前而東
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
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
與某子射卒遂比之士眾耦眾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
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士之爲之士
上言立位也命大夫之耦士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
某御于子士雖爲上射命辭猶尊大夫也命眾耦如命三耦之辭諸
公卿皆未降。以上序第二番請君射并命耦之事○遂命三耦入次各
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次西

楅猶閭𨭆等之也張云楅疑當作福丞子注捆猶叩㧓也叩㧓有取齊之義楅則門楣耳

以猶與也

張云揖退之別爲一道乎

先猶前也

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放云離旭也中而離于維綱者其失傷過也梱亦當作捆猶敹也叩也捆復謂矢叩觸侯而還復也或曰梱謂矢觸侯之左右如梱之在門兩旁也

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郤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弓之附)興順(其矢之)羽且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反(東)面揖下射進(亦)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右還)反(西)面揖既拾取矢梱(射)之兼挾乘矢皆內還(上射左還下射右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少北乃東面)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以上序命拾取矢之事)○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立于所設中之南)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其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或著而過之)維(與)綱(或矢中他物因)揚(而)觸(侯或矢至)梱復(侯不許而)公則釋獲(君)眾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釋)獲(眾則中非其侯不獲釋)也

敖云賓降取弓矢以升者明其將侍君射此言降而不言升似有闕也

敖云授當作受受弓者受之于有司也與決拾與

笥箱篋也

極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謂食指將指無名指

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與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以上序第二番三耦射之事)○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前至堂東)繼三耦以南(在大夫之北)公將射則司馬師(更)命負侯(者)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師反位(司馬正之南)隸僕人(更)埽侯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之上又一小射正授(大射正以)弓拂弓(去其塵)皆以俟于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之北北(退)一笴東面立(以向君)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君之後由君之)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于物小射正坐奠笥于物之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與)朱極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

翻矢之而

設者蔽弓之曲也捝者柔宛之觀其安矩也

射法上射先射乃次下射公與下射而先發不留尊也

鄉大夫射正退反司正之位九字當在三射畢之後

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

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恐塵及君也）而授矢于公稍屬（不搢矢也）

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矢之所行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

下曰留（不至也）上曰揚（過去也）左右曰方（出旁也）公既發大

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

退反位大射正受弓（以授有司于東堂）小射正以笥受決拾

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

襲公還而后卿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公

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

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

次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

說決拾襲反位眾皆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者

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

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以上序第二番三耦射後次君卿大夫射之事）

○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

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

賓及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

異東大夫矢併諸之也　正司馬正也

逆前也又言東轉所之亦視也

東面坐下坐字衍文也據鄉射禮文可見

北面于公從君也與鄉射異

撫之逆（又）東之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

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以上序射訖取矢委于楅之事）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

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

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

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

前適左東面坐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

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

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

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

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

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以上序數獲之事）

○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

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

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矢搢扑東面

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

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

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眾射者皆升飲射爵于

司宮士司宮之屬也

張云司射下袒上脫一執字

飲不勝之黨無不飲…但大射所以擇士助祭者得數中…不勝之黨

公初射亦得助祭若不數中雖在廢猶
亦不得助祭以其飲射據一身而言助
祭取一身之義義不同也

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

于西階上不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
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
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
勝者先降而少右復並行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
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
豐上退俟于序端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及諸
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之士亦不升僕人師
洗升實觶以授賓及諸公卿大夫皆受觶于席以降
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

若飲降自飲者正欲射記文所謂若飲
君如燕則夾爵是也非獨以恥公亦以
君為日子之義

不祭亦象觶

敖云此耦之賓大夫有與士為耦者諸
公卿與士為耦者此諸公卿三字衍
文

侍侯者以獲者之屬之功特由于侯也
不于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

則侍射者也如賓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命
小臣正辭之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
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
觶降復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
首公答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于西階西東面
立擯者以君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
亦七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
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以上序第二番射說行射爵之事 ○司宮尊

則不獻大侯之獲者 服不官名掌大
侯獲者 獻服不散爵名容五升者

張本司馬下脫一節字今據通解補入

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東坊設
洗于尊西北篚在其南東肆實一散于篚司馬正
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于侯之西北三步北面拜
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之有司薦脯醢庶
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皆北面于俎南
面左執爵右祭薦與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
中亦如之卒祭適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受獻之位
薦俎獲者于薦右東面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
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皆于大侯之位獻之卒司馬師受

敖云釋弓亦并釋矢也鄉射有矢字
又云折俎上但脫設字皆皆為與俎也
不言所設之人蓋亦有司與庶子與

虛爵奠于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
少南隸僕人等皆自服不面南服不復負侯而俟。以上序設獻服不之事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
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
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
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
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
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以上序獻釋獲者之事 ○司
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

敖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一句似衍大射之禮司射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鄉射異以前後經文徵之可見又言此于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上無作取矢之事亦不宜言如初其爲衍也明矣

皆進當福進三耦揖之次也

敖云揖進之進當作退鄉射云揖退是也

又云大夫既反位諸公卿乃與之序升公卿之下不言大夫者文脫耳此上下文皆卿大夫升就席不應此時獨否也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次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福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士大夫之耦者揖進坐兼取乘矢不敢與大夫拾也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之士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于是諸公卿皆升就席眾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以上序三耦與公卿大夫取矢之事。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君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眂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與許諾

敖云稍屬謂發矢于公稍屬也見燕禮及上文公與賓射節然此當承如初儀之中似不必獨見之且說何不全蒙衍文也。按稍屬之義併以爲稍屬不樂連下句爲一解恐與敖二處解相反揣之甚是

鄭云奏燕禮取飲故旅大夫在未立司正前獻士亦在射前大射重射故遷至射畢而后旅大夫獻士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當移設此節公又舉觶之上

司馬正升自西階多一馬字

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俟詔也公欲樂作而后就物不云先也稍屬不以樂志其他皆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綱小臣師退福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以上序第三番以樂射之事。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以上序射訖爲大夫眾旅之事。司馬正升自西階

燕禮兩無俎故無諸公卿取俎之文

燕膳徹公俎從庶羞與此異

燕乃祭庶羞不致同公卿下無成獻也

序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已之）從者于門外大夫（雖無俎亦從公卿而）降復（門東北面）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藏之）賓（及）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始）祭薦司正升受命（公之）皆命（鄉其位而）以公命（之）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降）席對曰諾敢不醉（對皆）皆反位坐。○以上序徹俎升坐安燕之事。○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之長

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也乃薦司正以下與燕禮異

祝史位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位東堂下南面

燕禮小臣正無正字下同

觚當爲觶下同燕禮皆作觶

升拜受觶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士（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之爵而（西面）獻之旅食（北面）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以上序獻士及祝史等之事。○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

賓未反位上既賓字今依通解補入

案若命曰復射一節因燕而射也與燕禮所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同唯命射唯欲以下爲與燕禮異燕禮在賓媵爵于公之前今降于此者遞所射也卿大夫皆降不言賓者注以爲賓禮以漸而殺從羣臣故從不言鄭云卿大夫皆降射與不射皆降拜君命也公不辭以賓不與也賓不與以賓爲君耦不敢拜唯欲之命也

拜公答拜賓反（席）位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以上序賓舉旅行酬之事。○（士旅酬後當獻庶子等如下節所陳）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侯射畢乃獻）司射命射唯（人所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發中三侯皆獲（釋獲不獲者亦罰飲）。○以上序因燕復射之事。○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復）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以上序射終獻庶子及左右正內小臣之事。○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

數士受賜之下當有爵字

又云卒爵之閒當有受字觀燕禮可見

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　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示以尊賓事也

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禮尚相變也　郝云凡執玉玉有繅而亦手執之曰裼以衣掩其手而併繅執之曰襲故曲禮及聘記曰執玉有藉曰裼無藉曰襲皆言玉非言衣也此說與注異

執皮者左首今執皮右首者變于生也

有言如春秋告糴乞師之類

禮賓禮字與醴通賓主相授一獻曰醴

徹几改筵者以己之禮更端也

西塾擯于塾復相公拜公當楣再拜賓三退巡以負序立而公側襲于序立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聘事畢公側授宰玉使藏之裼降立于中庭以俟享以上序正行聘禮之事擯者出請事之有無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若用虎豹之皮則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攝之使毛在內更兩手內攝之以入設于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釋外足以張皮公再拜受幣公之士受皮者自後右客于客之左受皮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賓出當之坐攝之象受于賓也公側授宰幣以執公之幣皮如入亦如初入首行在前右首而東皮之在左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公立于中庭以下之禮若有言有所告請與問之言則唯以束帛如享禮以上序享禮之事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私覿擯者入告出辭以客有大禮未有以待也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許宰夫徹几改筵東上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拂几之塵奉兩端以進凡几自東箱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鄉賓就擯者告以公命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

不降階拜者以主人禮未成也

尚與上通　擸疑當作𢸍撫大指也尚擸仰柶端向上也古文擸作揩因為誤　啐醴醴字監本誤作酒今依通解改正

公亦再拜者以事畢成禮也

訝受者迎而受之　從者士介也

凡取幣于庭皆北面

以客禮見故可從介　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答之也

送賓以几辟遷位北面設几于左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以授公公側受醴將以飲賓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乘馬降筵就西階上北面以柶兼諸觶兩手尚擸坐啐醴公用束帛禮賓賓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贊以賓辭賓降辭幣不敢當公禮也公降一等辭降賓之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復降階拜受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不敢當卿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餘三馬主人從者出上介受賓幣禮賓之事以上序從者訝受馬賓行覿禮私奉束錦總乘馬八轡以奉二人贊居馬間各左右手以扣四馬入門右觀自事闔北面奠幣再拜稽首蓋以臣禮見也擯者辭禮辭其臣賓出以為事擯者坐取幣出公之有司二人牽馬以從擯者出門西面于東塾南將還之也擯者請受幣馬更以賓禮辭聽命賓受其幣擯者受馬牽馬者四人右手執之入先設于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皆以客禮入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

牽馬者四人其最西出者不必自馬前經所云者乃指其次而東者之三人也

公士受馬者自馬前還牽者之後適其右受之賓之

之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幣

辭賓之猶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

起也。賓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

爲敬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就公降立。○以上序賓私覿之事

○擯者出請。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

請覿。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之皆

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亦以臣禮見擯者亦辭其臣

禮介逆出。亦聚也擯者執上介之幣。公之士四人北面東上坐執束

賓稱之覿者以士賤不敢以臣禮通乎主君也

介之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門亦西面于東塾南請介上受次執

者委皮中于門南面士執幣者進立擯南西面北上。擯者請

上介之受客禮更行介禮辭聽命。皆時問進訝受其幣。上介復

奉幣執皮者先入門左。執皮者奠皮。公再拜。于中逆介

振幣自皮西進而東行當君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

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之藏

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

見。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之士介幣以出禮請受賓

介爲止固辭擯者以賓辭入告公乃還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

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至此即於序賓勤也

門外西面以相拜。士介皆辟位。北東面公之士三人東上坐取

幣立。俟擯者執上幣來也擯者執門外來進上幣與宰宰夫受三士

人所取之幣于中庭以東之藏執幣者一序從而授之。○以上序介行

私覿之事○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衆介逆道賓出擯者入告。公出

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何如賓對。公再拜。亦辟之其無恙賓

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以道路之勤賓再拜稽首。公答拜。

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

顧。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賓即館。少休

息○以上序事○主國卿大夫勞賓。賓以已公事未畢使上介辭之畢送賓之事

[illegible]

膚豕肉也豕無腸胃牛羊有腸胃無膚豚亦無膚以其皮薄故也膷牛臛也臐羊臛也膮豕臛也

[illegible]

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之。勞上介。亦如之。○以上序初卿大夫勞

賓介之事○主君使卿韋弁服歸饔餼五牢。其上介

出請事入告賓朝服禮辭許。有司入陳。賓所館之廟陳饔飪一

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三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

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

膷臐膮蓋陪牛羊豕。庶羞腥二牢。鼎二七。皆牢無鮮魚鮮

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堂上八豆。

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在北

屈。相對八簋繼之。黍以西陳在北其南稷。錯。相對六鉶繼

南陳設是其位二以並之位也云屑者言後條且之法也陳西而不北者辭西面當南北縮也南北上陳北面辭由折而下所謂屑也
六豆非位在西東陳而又東者本南陳鋪西當鋪又西陳鋪黍上賓有陳者云非位在西南陳鋪又南者不東陳鋪非當位又北陳醯與非位相對
本兩夾室在堂東西相向故其陳設皆自北而南酒近簋以將便而縮陳于夾西南墉下非北墉下也　縮義見前故在東醯醢陰也故在西

之牢以西羊豕豕南牛牛以東羊豕兩簋繼之粱在北稻在南八壺稻酒粱酒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室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在西其東以醓醢屈相對六簋繼之黍在西其東以稷錯相對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于北墉下統于豆饌于東方夾室亦如之西北上亦于東墉下南陳韭菹在東壺東上西陳亦在北墉下統于豆醯醢百甕夾碑在鼎之中十以為列醯在東餼二牢陳于門內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并羊右牛豕之系東

中庭庭中南北之中也
大夫之稍米禾皆視死牢
緻音色縷反數名也　秅音妬亦數名也又音茶
皆並行以從賓致君命尊也　先升一等亦尊也

之寢右人居其左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當醯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每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每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輈賓皮弁迎大夫卿也大夫使者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以為君使不敢當也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執其所以將命入三揖皆並行至于階讓升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以束帛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又拜餼亦如之大夫辭賓升成拜受幣于堂中之西北面

賓在館為主人與大夫敵故先升也
致幣與對宜皆有辭不見文不具也
稽首敬君之命也
賓介皆與館故各有所歸

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以出迎大夫之從者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皆北面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不降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乃北面授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出廟門從者訝受之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皮弁拜于朝大夫之門外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以上序君使卿歸饔餼于賓之事君使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其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

聘使國三人皆問之若下大夫唯于向曾使己國者問之

之筥及甕之數如上賓餼一牢在門內西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所實物之與所陳之位如上賓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亦韋弁以受如賓受之禮儐之以兩馬束錦以上序歸饔餼于上介之事使宰夫歸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當門亦十為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宰夫朝服牽牛東面以致之士介朝服拜迎西面北面再拜稽首受于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前東面授從者無儐既受拜送之矣明日上介士介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于朝○以上序歸餼于士介之事○賓皮弁朝服問卿卿受于祖王父廟以下大夫為擯擯者出請事入告大夫卿朝

不敢與辟君也
面亦見也

服。出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先入，省事既而俟于宁。擯者從大夫入而復出請命。庭實設四皮麋鹿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並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之，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其君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于堂中之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儐。以上序賓致君幣問主國卿之事。擯者出請事。賓私面，大夫如私覿之若幣。賓奉幣，庭實四馬從之。入門右。大夫下自階辭迎之辭。賓以右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

辟卑也眾相見之辭以相接也
特面士介不從而入也上賓則眾介從之

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賓亦振幣進，北面授，遂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以上序賓私面于卿之事。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上介奉幣，皮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上介出。擯者反幣于上介。庭實設。上介奉幣入，大夫迎之，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一等。介升。大夫再拜，亦于楹閒南面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降出。以上序上介私面于卿之事。擯者出請事。眾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亦為士介辭。大夫答再

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之。大夫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群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擯者退，大夫拜辱。拜送也。以上序士介私面于卿之事。主國下大夫嘗使至者，若君幣亦以幣問之。使上介朝服，以三介從問之。彼國下大夫。下大夫之受如卿受幣之禮。其面，下大夫亦如賓面于卿之禮。以上序上介齎君幣問下大夫及面之之事。卿大夫有故不得見，則主國之君使卿，己之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之禮，唯不拜。不當主人禮也。以上序主國卿大夫不得親受聘

此亦君所使也夫人使者以致辭稱寡小君也
醙白酒也凡酒稻為上黍次之粱又次之皆有清白以白從清故先醙上言醙則黍粱皆有醙下言清則稻黍亦有清于清白中言黍明醙即是稻清即是粱著互相備也

君幣之事。問卿日之夕，夫人使下大夫服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各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六，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以乘馬束錦。又歸禮于上介四豆、四籩、四壺，無稻酒，受之如賓禮，儐之以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于朝。上介從之。以上序夫人歸禮于賓與上介之事。主國大夫餼賓以大牢，米八筐。牢豢各一，牲陳二以並南陳，無稍陳于門外，米陳于後東。賓迎，再拜。大夫之賓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歸上介亦如之。歸眾介皆少牢，米六筐。

從聘至于不執其幣也

出于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

拜君勞之再拜君有獻者于賓則以之獻于君曰某君之賜也未必可當君用君其以爲賜下之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一拜勞士介四人亦如之總勞一拜君使卒還賜使者以所陳之幣使者得命辭不再拜稽首之受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受之君乃退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乃退揖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以上序使者反命之事。釋幣于門大門主于闈西閾外東面乃至于禰廟筵几于室先薦脯醢後觴酒陳主人酌之進奠爲一獻從席于作祝別取爵酌以酢主人亦薦脯醢以成三獻室老亞獻士三獻酢避拜獻輒別取爵酌

不筵几筵云致命不于廟就尸柩于殯宮又不神之故云此亦受于廟不筵几者變于君親受之禮也　不賄以下因喪殺禮也

君不受不以凶接吉也

長衣素純布衣也練冠白布冠也素褎弱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

自酢于西階一人更舉爵上禮既成主人奠之未舉別取酒獻家臣從行之從者以勞之乃舉奠行酬下乃出上介至其家之門亦如之與廟以上序賓上介還禮門及禰之事。聘遭君喪主國君之喪已入其竟則遂也若人未告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饔餼饔餼之則反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親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凡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大夫攝。以上序出聘遭鄰國喪之事。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出使以既接于主國君也赴者未至主國君則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接見人也

稍米家也

受饗餼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圭復命于殯宮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朝夕位不哭以待告命諸臣亦皆如朝夕哭位辯復命如君聘歸使者自陳幣以至上介以公賜告在復辭君之子與羣臣皆哭者使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臣位哭踊。以上序出聘遭已君喪之事。若有已父母之私喪則哭于館不敢以私喪聞于主國也衰而居行聘享即敢以凶服于君之吉使皮弁吉服不不饗食歸使衆介先已行衰而從之徐行乃朝服既反命請反命君納之出公門釋服哭而歸。以上序出聘遭已私喪之事。賓已入竟而死則遂也主人爲之具喪事之用而殯介攝其命聘享之君弔介爲主人彼國之主人所歸禮幣必可以當喪具之用介受主國賓之已禮無所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以必朝柩造止于大門外介卒復命訖出門君大奉賓柩送至之家君弔卒殯乃訖去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主人爲之棺士介從者自用時服斂之主國君使人不親往弔焉若賓死于請俟閒之後未將命則既斂于棺以柩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以柩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柩俟送其卒殯乃歸。以上序出聘遭賓介死之事。侯伯使大夫交于鄰國之小聘曰問不享有私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酒以齊禮私賓賓面庭中受之

此記雜亂無次節記可下 事謂盟會之屬 卒已也謂聘事畢也 名即字也

不升堂不郊勞其饗饗之食禮如為之上大聘介者從三介以。上序侯伯行小聘之事

記 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 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之 束帛加書以將命 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 主人內史也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 加報書 明日君館之 客即覲至館送之。以上序出聘有故加書之事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 使者既受君命之後于夕 日朝皆賓介同北面東上之位以別于常時東方西面北上之位也 出國門而行祖禮 祖祭之 釋于軷神 是時有卿

祖始也釋奠于軷為行始也軷道祭也 在國內釋幣于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 出國門釋奠于軷者謂山行道路之神

儀禮易讀　卷之八　六　悅六齋藏板

等即就也一而為一就

張云繅以藉玉繫以繫玉于繅即所飾繫者其質上玄下纁而又加以五采之組禮家所謂以采色畫韋衣于木版之上既表各如其玉之大小前後垂之為繅者也 無常以大夫使受命不受辭也

敢言不敢也

大夫乃飲餞酒于其側者聘始之事。以上序使送者。上公所以朝天子之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左右皆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用三采每采二等凡六等朱白蒼相間而為六等 使臣問諸侯之朱綠繅長八寸皆以上玄下纁為繅繫長尺五采飾以絢之組 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陳又齎以付皮馬 凡辭無常務雖孫而說辭多則史似祝之策少則不達 其辭苟足以達為則義之至也 凡不受之辭曰非禮也敢對亦曰非禮也敢 卿館于大夫之廟大夫館于士之廟士館于工商 管人館者之掌客 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宰夫

又復也復以私覿見也

唯獨也言獨以四者為貨也故云四器者聘享及夫人之聘享其用四玉器也公侯伯之所貨者圭璋璧琮子男之所貨者璧琮琥璜言惟得用其所貨者以聘不可用其不當用者也此說似勝注

次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使者臣聘又各降二等 鄭注賓入門皇升堂讓逆也將授志趨 君將以圭授之志謙 謂疾趨而前如爭先授也承下

設飧不以束帛致命 君不親亦不拜必然亦沐浴而食之 卿使大夫訝之大夫使士訝之士亦皆有訝 訝即館訝將公使已迎命遂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待之 又見之各以其當用摯 賓既將享聘公事訖復報見訝亦各以其當用之摯 凡圭璋璧琮四器者國唯其所寶以聘可也 之主國宗人授使者以次于門外之次以帷皆有常處少退于君之次 廣狹之步數各有其等 臣之次西 上介執圭如 執重以授賓 賓入門皇然自莊盛 升堂讓謙與手手將授志趨以審行步 授玉如爭承接物恐失墜也 下如君衡 然送俟君迴逡遁而后退下階發氣舍息怡焉再三舉足以自安定 又疾趨及門正焉容色復故 又記云 乃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及享發氣焉盈容 眾介北面蹌焉 容貌舒揚私覿愉愉焉和敬 出如舒鴈 自然而有行列 又記云凡執玉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凡庭實皆相隨而入以陳左為先或皮或馬相間可也 賓之幣唯馬出則以從廄其餘皆東藏之內府 多貨則傷于德 幣謂玉帛美則沒禮 謂主國禮賓之賄當在聘 少而賄之多于賄以報之 凡執玉無藉者則襲以受之 禮不拜至 醴尊于東廂瓦大一有豐 薦脯五膱祭之半膱橫之 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 主人禮之賓

如送謂手承圭下使君取上防或失墜 侯出入君于如送往者到彼而后反也 君既受圭于東楹之間還反面東授宰 于宰給後賓退下階 鄭亦與注異

儀禮易讀　卷之八　九　悅六齋藏板

所代也君子不以所無為禮故可以相代也

在視也祭也下當作為鄭云賄在聘于賄在猶也謂于賄賓則專何賄賄是聘于賄而已也

禮謂聘禮畢公禮賓非聘時 瓦大瓦尊也大音泰豐承尊之器也 膱脯如版然者亦謂之梃皆取直貌

四行字

相對也

凡此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　朋

猶進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于君也

饔餼謂飪一牢也雖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古者君行賜木主大夫亦以幣

賓覿其左馬賓奉以出餘三馬則主人從者遂以出賓之士亦從者訝受之賓既覿賓若有私獻更私獻奉獻將以命擯者入告出禮辭其獻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由賓前而自賓後在賓北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賓受賓固辭公答再拜以受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辭擯者授宰夫于中庭東藏之既乃介覿若兄弟之國則問及夫人若君有故不見則使者使卿上大夫受聘享自階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不禮賓辟正主也幣之所及謂主國卿及下大夫皆使者則皆勞賓不釋服而述往賓于所賜饔唯羹飪

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饔餼必筮尸祭然後食之敬神以求福也士無飪不祭

假器于大夫以己之祭器不從行又不敢仍用主君之器為祭器若用褻器以祭更大不敬也　肦音班

乘禽謂乘行之禽如雁鶩之屬非物四曰乘之謂其歸之以雙為數賓五雙上介三雙士介二雙中猶間也

則筮一尸若昭若穆祭之大夫擬官以僕為祝祝曰或稱孝孫某或稱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或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于主國之大夫不敢用褻器也祭訖肦胙肉辯及廋人巾車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既致饔至旬而稍稟食宰夫始歸乘禽賓與上介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士介一日則二雙凡獻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于面前上介受以入告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禽羞俶獻比放此其致之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則訝帥之自下門入以遊觀非正也

賓一本訛擯

各以其爵朝服此句宜在凡致禮下士無饔係也謂但歸無饔者亦無擯大夫不敢辭以君初于賓請有事于大夫之時已為之辭矣又句宜在明日問大夫下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皆用其饗之所加之籩豆賓于饔餼以致之士介無饔者亦無饗禮凡餼賓與上大夫其所歸之黍粱稷其八筐賓筐五斛既將公事賓必請歸凡賓臨行拜聘于朝不拜唯稍訝聽之饗食在廟君親燕則為燕乃私樂之上賓在寢以上介為賓賓坐于阼階西近主位為苟敬宰夫為主人代公獻賓再聘我國無他國之行則必重其賄與反幣報聘將擯者賓君拜曰子以君命在存也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賓拜夫人聘享之辭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寡君拜

饗云又拜送三字當在延及二三老拜下

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　鄭云無罪饗之過則餼之不謂大夫以謝罪過則待之以餼之不必別合愧厲之意疑其有誤

稯音總

命之又拜送賓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辱拜送此句宜承上君館之之下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贊拜問大夫之辭賓將去于所館之堂楹間釋四皮束帛以謝主人賓不致主人亦不拜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為禮若有過則主君不親饗唯餼之以愧厲之饗賓于廟之時還以其上介為介從賓行敵禮也有大國之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唯致之以其不與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一車之米秉有五籔總計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一車之禾三秅

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張氏于南字句故云當于西字句南字衍文也順出以次而出也或以南順二字易為句亦可　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

東北西面南上介門西北面西上承擯者西少進東上以上序迎賓之事○公當楣北鄉至再拜方拜一賓即降也公一拜成再拜賓于西階下之東北面答拜擯者辭其下拜賓猶拜也公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自謂已成拜也君猶命之成拜賓遂主君之意復于階上北面再拜稽首以上序拜至之事○士舉鼎去鼏于門外以次序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于俎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大夫之長者盥于洗之東南西面

序猶更也　前洗南也

葵菹蠃醢之類進之則本在前本謂近上者若從載則其進末進下饋于食生人也　論語其進義來之反饌者為之雍人之事

北面坐遷而東遷所謂東遷所者謂以西為上君設當席中故取遷之稍君設處也故云東遷遷于其所也所者指之正位也公設之位于几位為少西必

北上幼者以次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洗前卒盥序進南面匕鼎左人載者鼎東亦序自西面于其前大夫匕則載之魚腊皆任載之雜腊體七個進奏本前在魚七縮于俎寢其右右首以腹進腸胃七同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既匕以匕奠于鼎逆事鼎逆退復位○士七載者更待設俎以上序鼎入七載之事○公降盥將設賓降從公辭之其從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自東房授公醯醢之和醬公設之以其為饌本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于所設之東公立于序內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

少西者爲欲當遷之故也遷之者不敢當君設之處也二說皆以而東遷所爲句然云當于東字句遷所二字為句所者公設之處也遷所者當遷徙之法但易其故處以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若有太東則失其正位也　醯肉汁也　有骨爲臡無骨爲醢　醬次也

鐙瓦豆也木曰豆

鉶菜和羹之器

西上韭菹以東醯醢東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西鹿臡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為特直豕與腸胃之東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鐙之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大羹以蓋降出蓋于門外乃更入門反于東夾北之位公羹以大設之于醬西賓辭亦坐東面遷之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飲

脅猶戴也　郤仰當之也

擩音人庶反猶染也故云上豆韭菹醯醢也祭于上豆之間少北

不離不連也留中央少許相連留之離肺祭必用手絕斷其連處此離肺則刌而切斷之　當以授賓故云見其不刌也張云當今也當是總合授者從之祭

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一郤于其簋之西○以上序設正饌之事○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賓降公答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于上豆之間祭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亦興受坐祭之于豆間三牲之肺離而刌之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亦興受坐祭于豆間以巾捝手扱上鉶之菜以柶辯擩之于上鉶之間祭祭飲酒于上豆之閒魚腊醬湆不祭○以上序賓祭正饌之事

按云郊迎爲王者同姓大國之君入覲于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與周禮所謂秋見曰覲之意異說異注

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

儀禮易讀卷之十

山陰馬駉德洋輯　同學　暨甫大尉緒　張化川孝基　參校

覲禮第十

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也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三時禮亡惟此存爾于五禮屬賓禮　通解爲王朝禮

諸侯覲于天子至于郊。近郊去王城五十里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使者行人大夫服　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壇東面　侯氏升西面　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東階上南面　侯氏還璧。使者受之。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以上序侯氏至郊天子勞之之事。○侯氏乃止使者。使上介出止　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拜各于其階　使者降以左驂出。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　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以至于朝　○以上序侯氏儐使者之事。○天子賜侯氏以舍。天子以侯氏將至道路賜以舍使者未受其館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以上序賜舍之事。○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以上

按云從之者蓋以入國也說異注

所從賜舍者司空小行人爲承擯

致館無禮儐使之者尊王使也受館于外館從于內

初猶故也猶其故事也

禰之爲言陪也天子以大寢爲上其餘也[illegible]介謂之禰自禰廟而下是也禰爲行主則宗王與而云禰觀之也　旂旗也旒旗正幅爲縿故以弧張之衣也參侯注云如今絳帛縿風也有續弧交以示威

負斧依之　諸侯薦司帛之屬　天子見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宗伯爲上擯　非他者親之之辭

升者見尊於升而不拜

序戒期。○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以上序受次之事。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　○偏駕不入王門。○將覲侯氏裨冕。釋幣于禰。禰之行主告將覲也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于西階之東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以藉之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玉几　天子袞冕負斧依。南面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以上擯者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

謁告也

延進也從後詔禮也

四當爲三　所有分爲三享皆以貢幣致之

[illegible]以素的一馬爲上書其國[illegible]後人讀其何產也必十匹者用成數也鄭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謂十馬以一馬居前爲上首九馬並列于後所謂庭實之旅也不必如舊注云

稽首。擯者謁。以天子欲親受之如親禮侯氏乃坐取圭。遂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以上序侯氏行覲禮之事。○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以上序行三享之事。○侯氏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

方猶汝也

疏云西下似脱襲字

賜服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特非義也　門上外字疑衍古文迎于門外是也　嚴猶善也

右北面立。告聽。王以所用為賜之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其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襲。遂入門左。北面立。傳擯者王命勞之。侯氏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乃升成拜。降出。○以上序侯氏請事之事。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于西方中庭北輈。西上。路下四馬。亞之。次車而東。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承王命。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其在王命。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王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大史辭其

儐宜在拜送之前

饗謂食燕也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同外之宮四時各于其方

深謂高也從上曰深　堂方二丈四尺壇下級九丈六尺上下三等每等高四尺各丈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尺合九丈六尺也

降。侯氏乃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以上序賜車服之事。

○王稱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天子饗侯氏。人有禮。王或不親則以禮幣致之。侯氏受之。乃歸其國。○以上序稱謂及饗禮之事。

○諸侯覲于天子。為宮于國外。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為壇三重。上有堂。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

尚古文作上

三揖者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疏云四傳擯者即其擯辭侯之升拜也一揖三等凡四揖異法

馬八尺以上曰龍　大旂大常也疏云旂當作旂

燔柴謂置牲幣于積柴之上而燔之　升謂懸也

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前期為其君見王之位也。及期。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諸侯入壝門左右立。王降階南鄉三揖之。四傳擯。擯公也侯也伯也子男也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以上序會同于壇見諸侯之事。○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以會同之禮見諸侯。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以上序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之事。○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王所乘金路象路之類諸侯亦得乘之故曰偏駕

○以上序王巡狩就祭及諸侯盟神之事。

記。几俟于東箱。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也。奠圭于繅上。

儀禮易讀卷之十　終

衰期正五升冠八升　此疏亦[illegible]而禫杖具有案雜記云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也

之三年如母者貴父之命也

母為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以己之尊降也

祖禰之正體也○以上齊衰三年之服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一年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布之升數同其受後受服之升數也緦麻小功冠布之升數同其衰衰之升數也

帶與緣布之升數各視其冠布之升數

父在為母

違通也猶云發之也

絕族者與己族絕也　施旁及也[illegible]母之親而及外祖父母故曰旁[illegible]無服下傳曰乃言其所以[illegible]也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以父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

子猶心喪三年故父必三年之後然後娶達子之心之志也

妻

傳曰為妻何以期也以妻至親也適子則父在不杖以父為之主也庶子則杖

出妻之子為母

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

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母已出則為絕族子係本親以故雖出[illegible]

父出子仍為之服期也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

從為之傳云何為之也王氏瀾云從乎繼母而嫁者則為之服不從則不服于從乎為何此說似長　報者彼此相服無降殺之差也

不杖期正五升冠八升義六升冠九升

世父母即伯父母也言世者欲見繼世之嫡

昆兄也

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父卒繼母嫁己服齊衰三年而后嫁者從為之服報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其母子之恩也○以上齊衰杖期之服

○齊衰不杖以麻為屨期一年者

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以其與父尊者為一體也

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以己係旁尊也不足以

旁取也

降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

加尊焉故報之也何以見為一體以父子一體也夫妻一

體也昆弟亦一體也故父子猶首足也夫妻猶胖

合也昆弟猶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可分然而有

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為子

故必一家之中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

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

以亦期也以有名服之也為姑在室亦如之

大夫之適子為妻

傳曰何以期也以適皆通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後將女子子嫁者以出降

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

昆弟 為姊妹在室亦如之

為衆子 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大夫之妾所生之庶子為適 妾所生之昆弟

傳曰何以期也 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 雖長孫亦為庶孫 適孫婦有適婦在亦如之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本生

張云特當作持重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于大宗者 所後 降其小宗也 所生 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則更及其始祖

大宗泰大祖謂始封之君即諸侯之始祖也

之所自出 尊者其尊統上 卑者其尊統下

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 而近 別親疏序昭穆以

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以自亦小宗也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

傳曰為父何以期也 庶服斬 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 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 所 有 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 所歸之 是乃繼禰之 故服期也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 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 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 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

稚謂年未滿五十 幼謂年十五以下 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

三月下石經有也字

爲舅君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不爲服）

爲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以夫爲君服斬故）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嫁應降服大功）何以期也？不忍降之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故從君服期也）。妻則小君也。（祖有廢疾不立父宜嗣位而早卒爲先君之孫存之）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皆從服期此謂今君受國于曾祖者也）

妾爲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婦爲舅姑。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從夫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男女皆是）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女君與君一體惟爲長子三年其餘從夫而降諸侯夫人爲衆子無

蓋爲君父而有父若祖之喪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而受國于祖者及祖有廢疾不立父宜立而早卒受國于曾祖者也受國于祖者父卒在而爲其祖服斬受國于曾祖者祖存而爲其曾祖服斬以天子諸侯之受國斬無期也

服大夫妻爲衆子小功）妾不得體君，（故）爲其子得遂（其服）。

女子子爲祖父母。（在室出嫁同）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之）無主者（此十二人皆命降至大功以其）爲大夫命婦者，（故不降）唯子不報。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illegible]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從夫爵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大夫降其旁親）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故）得爲其父母遂也。

○以上齊衰不杖期之服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服是服三月，輕，無受，月而除更無服）

凡命夫六世父一叔父二子三昆四弟五昆弟之子六也凡命婦六世母一叔母二姑三姊四妹五女子子六也

鄭注破傳云然則女君有以餘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齊衰裳六升冠九升十三月而除

> [illegible]諸侯皆三月後藏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

寄公爲所寓。（寓之國君）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寓者寓于他國者）何以爲所寓（寓之國君）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旣葬而除之）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凡同宗之丈夫婦人爲大宗之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始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爲舊君，君之母妻。（致仕之臣爲舊君及舊君之母妻）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民爲小君無服致仕者猶服）

庶人爲國君。（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大夫去已在外與）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古者不外娶大夫雖絶而妻仍歸宗猶是本國之民長子去則無服）

繼父不同居者。（父卒同居今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同）

> 舊云大夫爲宗子舊君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此十七字當爲一簡以此言之服已見上文此重出者上爲衆人言此則謂爲大夫者亦如之也後人以傳散箸經文之下而經文反爲所隔致有注疏紛紛之失當正之

> 一云繼當作持

傳曰：（曾祖宜服小功五月）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

大夫爲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舊君。（大夫待放者爲舊君）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以大夫）大夫雖去君，猶歸其宗廟，（詔使宗族祭祀）故爲之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大夫之曾祖父母爲）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與）

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以上（序齊衰三月之服）

> 大功降衰七升冠十升正八升冠亦十一升義九升冠十一升
> [illegible]不爲殤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大功之布爲衰裳）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

縟猶數也

縿音紂蔡也

爲無上石經有皆字

敖云以日易月惟用于凡有斬齊之親者自大功以下之親則否 案以日易月謂當服幾月者易以幾日

傳曰何以大功也以其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敖子云此章于夏傳文通言爲殤之義不專爲子女子子而言也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以一條繩爲之其中殤七月不纓絰○以上序大功九

自大功以上絰有纓小功以下絰無纓

案大功有降有正有義此與後各以其冠爲受受十升者降小功之布受以十一升者正小功之布也下傳只說義服而言 即就也

月七月之服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庶孫

適婦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姪丈夫婦人報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叒云適文女子子以下十六字亦當作一節以首已見爲姑姊妹適人者之服此又云報諸上只言丈夫婦人適人者或有降服故云報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

道猶行也行下孟切

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
道者妻皆婦道也所以尊夫之世叔父母有服也若謂弟之妻為
婦者是嫂亦可謂之為母乎則亂昭穆之序名之大不正者也
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庶子昆弟昆弟之子之為士
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以所服者之尊不同于己故降也若尊同
則仍得服其親之本服以朔
公之庶昆弟子父卒後大夫之庶子子父在時為己母妻庶昆

婦人子即女子子也鄭云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即隨母改嫁之子也但叔兄弟俱死而猶叔母猶為之服說可備參

弟至父卒後仍伸本服
傳曰何以大功也以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
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為大功也若夫適則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為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為之服亦如之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案此傳何以大功也以下三句宜在經文為君之庶子下嫁者以下四句宜在經文姑姊妹下以成人有出道故降旁親下嘗以下二句衍文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
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
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
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
子之嫁于大夫者
君為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之本服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而立廟祭之公

北諸侯之子而適子以下者也

自由也

子之子稱公孫公孫更不得祖諸侯而立廟祭之此自
公子之卑而別于先君之尊者也公子之後自以此公子為祖所謂別子也始
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子孫世世祖是封
之人也不祖之先世為公子者此自君之始封尊而別子別
之身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仍為之服始
封君之子不臣諸父為之服而臣昆弟不為之服始封君
之孫盡臣諸父昆弟不為之服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
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子當從父而降故也

〇以上大功九月之服

疏云裁四升半與十一升又[illegible]
者謂之總衰[illegible]

○以總布爲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小功服）

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

（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卿大夫）

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待父天子之恩輕故報而服天子之也。○以上序總衰之服）

小功降衰十升正十一升義十二升又各有其義 詳事

○以小功布爲衰裳，澡麻爲帶絰，五月者（小精粗之功布，以治之）

無受者（月）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凡人爲之長殤及）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庶人從父昆弟之服而殤者，降中從上；庶人小功之服而殤者，降中以上，從下。）

從下。

此從上從下本謂丈夫服殤者之法，若婦人爲夫族服殤者又在後經 傳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其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不服矣）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以上序殤小功五月之服）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小功以下言吉屨）

無受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即祖之兄弟與其妻，即祖之兄弟之子與其妻）

從祖昆弟（即祖之兄弟之孫也）

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之女）

孫女適人者

疏云從父姊妹孫適人者八字亦當爲一節，敖云三者適人其服同是也。從父姊妹在家已見大功章從父昆弟條下，此以適人降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降也，不言姑者，舉親以槪疏也）

爲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外親之服不過緦，此祖之尊加之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母之姊妹也，與母一體，從子己母而有此名，故曰從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

兄弟之妻以己身年長者爲姒年幼者爲娣，敖云經文先言娣則娣長姒幼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明夫與舊注不同未知孰是

一本適士士字作人字

適人者謂所適者士也

君母父之適妻也　從母君母之姊妹也

傳曰娣姒婦者弟與長之謂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而有小功之服焉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之為士者及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

庶婦

妾子為君母之父母從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君子者大夫及公子也云君子子者父在也父沒則不服其加服仍為服總而已殺云父在且得伸此服則父沒可知殺說似長

君子子之適妻之子為庶母之慈己者子師與保母同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以上庶小功五月之服

總麻降正義總麻皆十五升總古與緦通

以總如總之麻布為衰裳而以澡治莩垢之麻為絰帶經三月者○

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以治其縷無事以治其布曰總

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也以其親盡恐相疏故以總言之

族曾祖父母曾祖之兄弟與其妻也

族祖父母同高祖之伯叔祖父母也

族父母同高祖之伯叔父母也

中殤之中當作下

族昆弟同高祖之昆弟也

庶孫之婦

庶孫之中殤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叔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傳曰何以總也舊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猶服總也凡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

士為庶母

傳曰何以總也亦以母名服之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張云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而服其貴臣貴妾似嫌彊通此殆承上士為庶母之文言士禮耳其私屬亦可謂之貴臣之有子而長者也故亦云此亦士

公卿大夫為其貴臣室老邑宰貴妾姪娣也

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

稱之也大夫以上無稱士有私臣見特牲記　敖云此乳母亦當士爲之妾也士之妾自養其子若有故或使賤者代食之故謂之乳母其妾子亦然以上二說俱長子書注　案上二說雖以勝注但士雖有私臣無封土終不可言士爲私臣之君也經中又不見有私臣爲士服之文闕疑可也

大夫之子爲乳母而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者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父之姑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甥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監本經下有也字今依唐石經及通解本去之

壻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妻而服之也

姑之子外兄弟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舅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母而服之也

舅之子內兄弟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亦從母而服之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夫之諸祖父母報謂從祖祖父母及外祖父母

君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君母而服之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凡婦人爲夫族當服齊衰之服而以殤降者中從上當大功之服而以殤降者中從下爲本族之殤服則其降之等仍與丈夫同○以上序緦麻三月之服

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以練布爲冠以總麻爲絰帶以小功麻布爲衣以縓色繒爲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以縓爲冠以葛爲絰帶既葬除之公子厭于父權制此服不奪其恩也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子亦不敢不

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闕狹與也適闊則不倒

之上際更有拖裳衽長二尺有五寸袂屬幅二尺二寸袂中之兩廂下際者曰衽
之衣長二尺有二寸袖口曰袪尺二寸。以上記衰裳制度及用布尺寸之數
。斬衰布三升與三升有半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受冠七升
齊衰布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受冠八升
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大功衰八升冠十升若衰九升冠十一升者皆受以小功十升若十一升。以上記衰冠升數多少及所受之服

適音的 幠音呼覆也
復者招魂復魄也 簪連也 何上聲
厞長聲也
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
帷堂以鬼神尚幽暗也
君所使之人士也

儀禮易讀卷之十二

山陰馬駉德溶輯　安吉李濂紫江參校　安吉姚協公林公參校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于既殯之禮于五禮屬凶禮

士喪禮。凡諸侯之士。死于適室正寢也。幠用斂衾大斂所用之衾。有司
之復者一人以生時所服爵弁之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
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復者三乃降衣于前受者一人受于庭用篋升
自阼階以衣尸。覆之若得復反之者。復者降自後西榮楔死者齒
用角柶。爲將含也。綴足用燕几。爲將復也。奠脯醢醴或酒升
自阼階奠于尸東。以帷帷堂。○以上序始死招復及帷堂之事○乃赴
告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有賓至則拜之。○以上序告君拜賓之事。○主人入坐于牀東。
衆主人在其後。庶昆弟之。立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謂妻妾子姓也
亦適妻在前。親者在室。大功以上之。衆婦人在戶外北面。小功以下之
衆兄弟在堂下北面。○以上序主人以下哭位之事。○君使
人弔。使者至使人將命乃徹帷。主人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
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
庭弔者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成

挋音振拭也
蚤讀爲爪斷爪揃鬚剃手足中曰蚤揃
鬊鬢曰揃非斷鬚也束髮曰鬠
商祝祝之習商禮者　牀凡三含一牀
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
覆面恐含時米遺落于面也

可也。小臣外御者之受管人所煮潘沐之水入將沐浴戶主人皆避出戶外北面。乃沐櫛乾又挋之用巾浴用巾挋之用浴衣沐浴餘之潘瀝并巾櫛棄于坎斷蚤揃鬊如他日平生時鬠用組以束髮乃笄設明衣裳。以上序沐浴之事。主人入即位。商祝取衣與襲而布之于牀先祭服襲衣次之衣相布衿弁皮弁之牀次含牀之東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戶西鄉宰洗柶建于米敦中執以從入亦西鄉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南戶北面徹枕設巾以覆面戶西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戶而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主人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尸口右三實一貝之戶口左及中亦如之皆三實米一貝若口不滿又實以米唯盈取而止主人襲反戶東西面位。商祝先結掩之首兩脚下既設于頤項瑱塞耳設幎目然後還結掩之兩脚于項乃屨以綦結于跗以餘組連之而屨絇使兩足不相離乃襲于尸牀上而衣三之衣凡稱明衣不在算設韎韐縉帶搢笏之右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結之設冒本尸櫜之幠之仍用始死時之斂衾覆面之巾其飯唅扱米之柶及櫛餘之鬊所斷之爪于足蚤俱埋于坎是反之乃築之將襲辟其尸東之奠主。以上序含襲之事。爲重以依神用水三長

跗足上也一云足下
算數也明衣稱而無異不成稱故不在數　麗施也擘大擘指本也紐云設決朝向陳物次施兩大指以決麗於擘而以麗連也左決連于右擘右決連于左擘使手交如生自飯含時即持其擘使不旁垂至遲設握乃連之　鬊音舜亂髮也　埋音□

夏祝祝之習夏禮者　幦音覓□之名
鬻餘飯者煮粥以飯尸之餘米爲鬻也
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　軨音零
竹筴也一云葦也竹用葦席以席覆重
之前後也北面謂席在重南面北而掩
之其兩端皆在北也以東爲右西爲左
故曰左衽帶用軨者以竹中東其席如
人之衽然後重飾也　賀加也
綪屈也前列自西而東次列自東而西
以下皆然謂之綪
緪同縆　絞者收束也　散衣謂褖
衣以下袍繭之屬
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

尺刊治鑿之爲三孔以懸鬲爲懸鬲之用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之一在南。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之鬲冪用疏布久之繫用軨懸于重前之皆冪重之冪用葦席北面東端向下西端向上爲左衽帶用軨賀束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以上序設重之事。日越厥明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綪所以收斂衣服之絞以布爲之橫者三幅縮者一幅廣終幅析其末可結爲三令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之散衣又次之祭服與散衣凡十有九稱陳之庶襚次衣繼之不必盡用饌于東堂下南齊坫者脯醢醴酒冪奠用大功布實于箪在饌之東爲設奠人設盆盥于饌東有巾。以苴麻爲斬衰之絰大如鬲下本在左要絰小五分去一分之一散麻帶之垂者長三尺以牡麻以下之爲齊衰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東坫之南直絰爲上婦人當服齊衰以下之帶亦以牡麻爲之結其本陳在房之中牀第尸及夷衾覆尸之衾饌于西坫之南爲將舉尸者設西方之盥如東方之用盆巾于西堂下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在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之去蹄兩胉一脊肺設扃鼏鼏以覆西其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以七柶東柄。以上序陳小斂衣物之事。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俟舉尸也

鬲同搗
鬄音剔解也　去蹄去其甲爲不潔清也　胉音博脅也

敖云要猶候也節當屬之節也

鄭云棺中之賜襚也不拜不敢遑哀賓親之尊拜後乃拜也

此外位丈夫亦異文不具

辟門開門也

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于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而西東上乃斂卒斂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立于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中庭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從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亦復中庭位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既奠者婦升階設與奠由重南而東時之

主人從之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送辟位君乘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于之後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以上序君視斂之事○既殯之明日乃食三日成服杖往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以不親朝夕哭不辟子卯及哀至則哭不代哭也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異外兄弟之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在門東者北面西上在門西者北面東上在西方者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將徹大斂奠婦

少進前于列也敖云門東又有私臣之位門西又有公有司之位故諸公與他國異爵者皆少進以別之特牲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此位亦當如之

朔月月朔日也

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先西面拜乃南面拜又東面拜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位于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北面即位如門外位卿大夫位在主人之南諸公位門之內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位門之西亦少進皆即位某衰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門外位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皆特拜請其位徹大斂之宿奠者盥于門外執燭者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者立于其東取豆籩俎者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以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執醴執酒者北面西上立面

俟豆西面先錯者執豆立于豆北南面既錯籩俎執籩俎者立于執豆者之西東上酒既錯執酒者位北面西上醴錯于酒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新饌所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于室如初設豆先次籩以無俎不巾可無巾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者執燭滅燭而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之南而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門外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以上序成服後朝夕哭及徹奠之事○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大斂奠之儀

東方之饌亦如之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之位主人拜賓如朔夕哭卒徹朔夕之奠宿奠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先入亦如之以次入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俎南黍稷東當籩位敦啟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之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朔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有薦五穀及時果之新物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以執之序出如入其設于外徹之序西南如于室

殷奠也

○以上序月朔奠及薦新之事○筮宅冢人營之葬居之穴有司之宅命將爲子之處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則掘而識之所掘而起之爲葬將北首故壤在足處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命筮者之人在主人之右命筮者宜由右出也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筮者命之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字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寫卦執卦以示命筮者與主人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三人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主

壙穴中央也

兆即域也　免絰欲求吉不敢純凶也

基始也　後艱謂有非常若崩壞也

不述命不申言之士禮也　中封中央壤也

從猶吉也

人經哭不踊若不從則更筮而擇地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以上序筮宅之事○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徧其良楛哭畢則往施之窆中婦人哭于堂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明器尚未治之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拜工左還椁材明器之○以上序視事○乃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以爲楚木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有司掌族人親疏之服玄端宗人掌之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南面

井椁者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于殯門外也某氏云井椁之義謂往來井井是井有之義構成也然謂匠人既刊治椁材至此則匠斵治成之也

明器之形法定爲某飾治畢爲成

楚荆也焞存謂荆所以鑽灼龜者

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

涖臨也下涖卜即此族長也　一南上

一北上相變不相統也

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東上爲卜者布席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者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以代主人命卜人從執燋上又執燋于席上乃復燋在北又取龜執之以授宗人宗人受卜人龜示涖卜者以龜腹高所當灼處示之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涖卜命之者命之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宗人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俟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三人

張云來日下某某字　考降也降下也言其魂上下也或曰考成也謂成其下棺之事也某云考父也降謂魂降於上也亦云考稽也言稽于魂降于土安否也　郝云近悔即前之悔也如葬而遇雨及他有不虞之類宅爲久遠之計故慮有後艱日乃目前之事故恐貽近悔

命龜另有辭　作猶灼也

賻音附補也助也　賻乃施于生者之物故主人出迎

擯音儐進也謂對面授受不委地也

贈送也謂送玩好之物于死者以猶亦也

就猶善也

所知謂通問相知之朋友乃降于兄弟者

方版也

策簡也

胖音判用左胖反吉祭也吉猶右　髀不升周人貴肩賤髀

髀音毗髀析羊百葉也　蜱皮佳反蜯也

糗以豆糗粉餌也案疏又云糗謂之餌以餌粉餈此經云糗則有餌粉食也

告出告須賓曰孤某須矣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入致命如初公使者之儀主人拜于柩東之東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若欲致其可以奠于祭祀之物則賓出擯者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賓若賻以貨財主人則擯者又入告主人出迎于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于地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主人之後之位若賻物無器錢則捂受之賓出擯者又請賓告事畢主人拜送入若有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亦于棺左服如初若有就器則坐奠于所陳

明器凡將禮必請賓告事畢而后拜送兄弟之有服者賵奠施於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奠賻之人名及其物於方若九若七若五行書遣送所當藏之物于策乃代哭如初既小斂時宵爲燎于門內之右〇以上序賓親賵奠之事〇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大斂時其實羊左胖其爲一段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捨之不絕中央少許豕亦如之豚解分前肩後肫脊脅爲四段無腸胃以其食穢也魚腊鮮獸皆如初大斂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陳明器滅燎二人執燭

物呼粉稻米黍米所爲合蒸曰餌作餅曰餈糗與粉皆大豆米而擣之糗熬之則爲糗糗此于餌餈之上使不粘著也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也

抗舉也

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也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

俠輅北面輅西者將徹祖奠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于柩西北婦人踊徹者由柩車北東之其奠鼎入陳于重東北西面北上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南上魚在羊東腊在豕東不綪特鮮獸在北醴酒在籩西當脯北北上統于豆奠者出主人要之出入踊而踊〇以上序葬日陳大遣奠之事〇甸人抗重出自門中道于道左門東北壁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乘車在前道車槀車序從徹奠者入主人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脛骨也臑骨位三个臂也臑也幣也羊豕各一苞不以魚腊遂

行明器鄭讀其苞先苞以下器序從如其陳之先後車從次器之次徹者取苞所餘出以分禮主人踊如初于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〇以上序馬等以次出之事〇主人之史北面請讀賵以告死者從之柩東當前束西面柩向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史在執燭在史右南面史立讀書釋算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算執之以逆出公使賵與比來成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入壙之物卒命哭滅燭出〇以上序讀遣之事〇商祝執大功布拂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以御引柩者及執披者使知之以備

出宮踊者以大門外有賓客次舍之處
乃就主人拜送之所故主人至此感而
哭也

丈八尺曰制法其一端二端為一匹束
十制計五匹也

拾更也謂主先賓後婦人居閒更迭而
踊也三踊踊三踊為一次三次每人各九
踊　此拜送之賓乃相聞之賓也凡弔
賓有五退皆拜送相趨也出宮而退謂
相聞姓名來會葬者也相揖也哀次而
退謂曾會于他者也相問也既封而退
謂曾相惡邋者也相見也反哭而退謂
曾答拜相見者也若朋友則虞祔而退

襲。主人袒。柩車乃行。踊無算。從行者如出宮踊。襲。至于
邦門。城北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自止柩車。主人去杖。不哭。由
車前。輅之左聽命。賓出。前輅。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
柩車之前。實幣于蓋。棺中之帷。降。主人拜送。復車後之位。杖。
乃行。○以上序柩行車在道之事。柩至于壙。陳器于道之東西北
上。統于壙。茵先入。以藉棺于是脫載除柩飾更屬引。于棺束之末以下棺。主人
袒。眾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亦北上。俟羨道為位。皆不哭。乃
窆。下棺也。主人哭踊無算。襲。贈用制幣玄纁束。主人拜
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女賓。各反位。即羨道
東位。男賓在眾主人之南。女賓在眾主婦之南。拾踊三。襲。賓出則拜送。藏
器於旁。加見。器即用器也。見即帷荒也。藏苞筲于旁。以茵。以見外。加抗木。即卻之。
面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徧。主人拜鄉人。
謝其勤勞。實土之勤勞。即位踊襲如初。即羨道東之位。○以上序至下棺之事
○乃反哭。于祖。入。門。升自西階。東面。眾主人堂下東
面北上。婦人入。門。丈夫踊。升自阼階。辟主人也。主婦入于
室。踊出即位。堂上西面之位。及丈夫拾踊三。眾賓弔者之長。升
自西階北面。曰如之何。主人拜于位。稽顙。賓降出。主人送
于廟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啟殯位。婦人于堂東西面。主

說云繫音?後至禫皆朝夕哭與未葬
同但不奠耳大斂以來朝夕有奠葬後
乃止　初虞再虞三虞卒哭祔皆祭名
三虞者葬後祭名卒哭祔為吉祭

然本外內誤作內外今依通解改正

屬音燭

纊音曠新綿也

校几脛也

腢音偶角頭也

某名也長子則曰長子某若母與妻則
婦人不以名行皆曰母曰妻而已

差擇之也　禮同祖

人于堂下。直東序西面。拾踊三。小功以下之兄弟出。異門大功亦可以歸。主人
拜送。眾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眾主人。乃就次。倚廬
之次。葬後猶朝夕哭。但不奠。葬之日以虞易奠。至練。三虞之後。行卒
哭之祭。卒哭之明日以其班祔。以其昭穆之班而祭之。○以上序主人反哭以至之事○
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齊。正情性也
養者皆齊。憂也。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
衣。新朝服。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各一。男女改服。朝服。庶人深衣。屬
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
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五祀之門與行。乃卒。主人啼。兄弟哭。長以下之
弟哭。病卒之間廢床。至是設牀笫。當牖。南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
尸。于其上。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以復者之服亦爵弁服之
楔。貌如軛。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
持之。即床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赴
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戶
在室。雖有君命。眾主人不出。不二主也。襚者委衣于牀。不
坐。以牀高。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謂未小斂之前。夏祝淅米。
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笫也。去席。其母之喪則

山陰馬駉德淳輯　同學 陳思虞稚川 任廷颺臨五 參校

士虞禮第十四

（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即于是日日中祭于殯宮以安之。）（士喪禮下五禮屬凶禮）

士虞禮。特豕饋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匕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以上序陳器等事）○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

匜在西東上也。爨字堂下之敦位也。

席字疑衍。匜音移。

錯音措。流，匜之吐水口也。

羞，進也。燔俎非正俎，三鼎為正，從獻為羞。

苴猶藉也，所以藉祭也。刌，切也。苴以茅為之，凡祭皆然。

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宗人在北）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主人即位于堂，眾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門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以上序將祭即位及衣服。○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贊薦菹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者在左。（凡事宗人詔之）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卒，杝者逆退

祝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

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設一鉶于豆南。佐食出，立于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啟會。佐食許諾，啟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左之）位。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以上序設饌陰厭之事。○祝迎尸，一人衰絰奉

鉤袒，摳衣以為敬也。

祭為神祭也。

上祝如字，下祝音咒。

胸其俱反脅中曰胸腸及乾肉之屑也

捝暴挩乾肉之祭也

几從席從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也席設于尊之西北尸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主人出卽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卽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胸在南尸左執爵右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于佐食佐食反之于俎尸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燔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儀踊如初佐食取乾俎之實實于篚尸謖從者

張云拾踊三下疑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

敖云卒辭曰之卒謂已薦也當于卒字句

辭內不稱餞明主爲告祔也

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大門哭者止賓出主人送于大門外拜稽顙主婦亦拜送女賓于闈門內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當變麻受之以葛大功以下之兄弟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絰不說帶○以上記卒哭祭未徹餞尸之事若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以送神不異也丈夫婦人亦從出几席拾踊三○以上記卒哭祭無尸可餞之事○記又有云士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以明日之旦而祔則薦卽卒哭之祭卒哭之辭曰哀子某來日某日之干支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祖字尚饗女子則曰皇祖妣某氏婦則曰孫婦于皇

此饗辭乃三虞卒哭勸尸之辭若祔及練祥吉祭之辭亦用此但哀改爲孝耳

主深也

尊猶厚也饋謂人多折骨以爲之故云折俎今以豚解從于俎南

祔尸旣謂卽用虞祭之尸未服易服也從虞至祔相繼而用一尸故曰嗣尸至練祥則無尸故云嗣尸主人子行之次子爲尸者也以次相繼用之故曰嗣尸

虞爲喪祭故稱哀卒哭以後爲吉祭故稱孝　尸祭膳也不言牲號略也

普薦謂黍也有二簋故云普

言常事者期而祭禮之常也　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則大祥之祭仍從喪事先用遠日自下旬始　中猶閒也

以某妃配見下少牢饋食禮

祖姑某氏其他來日某隮祔尚饗之辭則一也饗尸之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卒哭明日以其昭穆之班祔祔後仍反主于寢沐浴櫛搔翦用專膚爲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取諸脰膉其他如特牲饋食之事從虞至祔雖用嗣尸祔祭之祝辭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告死者也以隮祔爾孫某甫告皇祖也欲其祔合故兩告之尚饗期而有小祥之祭祝辭曰薦此常事又期而有大祥之祭祝辭曰薦此祥事中一月而禫有祭是月也當四時之祭則吉祭猶未配以某妃配也哀未忘也○以

上記喪期及祝辭之事

凡士賤不者對大夫以上爲之　冢宰諏聚謀也
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大宗祭則族人皆侍

某子祖字如伯子仲子之類

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使知祭日當來或作速

儀禮易讀卷之十五

山陰馬駉德游輯　同學金尙清友鶴 沈元楷汸書 參校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謂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牲豕也以豕有豕故曰特牲祭祀自熟始曰饋食亦以孝子事親雖死若生故用生人食道前之經所以不言祭祀而言饋食也天子諸侯饋熟以前仍有灌也朝踐饋獻之事於五禮屬吉禮　通篇合下二篇爲祭禮

士用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 士賤其日之 及筮日主人冠端玄 與皆 即位于廟門外西面之 子姓主人及兄弟之有服者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者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塾所用之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畫地識爻卒筮寫卦卦者以方寫授筮者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以上筮日之事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尸父字名尚饗○以上筮尸之事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

主人不東面者來不爲賓客以尊尸也

尸西面者不敢南面當尊也

士前祭二日選屬吏爲賓特宿一人以衛之　屬吏必來助祭故曰吾子將涖之

順從也　獸兎臘也　牲不用棜以其生也

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　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

少牢不視濯又視牲在祭日

充猶肥也　雍正官名

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順尸也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擯辭如初擯主人之辭如初宰命筮之辭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祝宗人擯西面受命東面向尸致命尸許諾宗人受于祝而告主人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拜送○以上宿尸之事○宿賓賓者主人之屬吏爲之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以上宿賓之事○厥明日之夕陳鼎于門外當門北面北上有鼏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以周人何右也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之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旅拜衆賓皆答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門外位爲視濯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爲視牲也宗人視牲告充雍正北面以

作勤也　侑異也

張云方監本誤作舫今依通解改正

爾雅特也無偶曰側　此豕設一俎

塞當作　西堂下堂之西下也近西壁

南齊于坫

敖云執事謂凡執祭事者也主人及祝以下皆是

門內之右門東也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

作豕侑其牲殺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請祭期與之期

主人曰殷舉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遂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于外門外。以上序拜賓視濯視牲請期之事。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

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亨于門

外東方西面北上煮豕魚腊以鑊各一爨羹飪實鼎陳于門

外如初祝聯尊于室中戶東玄酒在西實豆籩鉶陳于房

中如初饎亦實之既而反之故也執事之俎陳于階間因其位之東西二

列北上宗婦盛黍稷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

西堂如初設尸所盥之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

說帨佩巾長六尺笄所以安髮宵讀為宵侑作也宵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

婦在門外北上東為右人舉入時在鼎後　畢狀如又所以助主人載者　右人謂主人及賓長也左人

內之右西面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纚笄宵衣立

于房中南面主人及賓兄弟群執事即位于門外如

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祝盥

佐食北面立于中庭宗人之西。以上序陳設位次之事。主人及祝

升祝先入南面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盥于房中薦

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者盥出

當助主人及賓舉鼎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

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者舉魚腊鼎除鼏宗人執畢先

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皆西面俟

肵俎所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為言敬也言主人所以敬尸之俎

張云亦于下疑脫一尸字

獲者從獻鼎入肵俎及匕錯俎載加匕右人乃朼左人載之佐食升肵

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卒載亦加匕鼎為主人升入

復位尸祝以俎入設執者于豆東魚次之腊特于俎北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

南陳祝洗酌奠所奠之其酒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啟會佐食

啟會卻于敦南出立于西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

左為主人釋辭于神卒祝主人再拜稽首。以上序陰厭之事。祝迎

尸于廟門外主人不迎尸別嫌也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

左北面其侍盥者執其器就之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

嚌嘗也

挼讀不羿挼隋者染于醢也　肺祭刌肺也

延進也近之便尸之食也

肺氣之主也脊體之正也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

乃食食也食舉謂舉肺脊也從俎舉向口因名舉為舉　飯謂食黍也一口為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諸侯十三天子十五

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

執奠祝饗勸強之也主人拜如初祝命尸挼祭祭神食尸左執

觶右取菹挼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

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祭鉶嘗

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

上設大羹湆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

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

禮一成也祝侑勸之使又食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

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之脅魚一亦如之尸實舉

更爵者男子不承婦人爵明夫婦之別也
三獻名賓也名賓曰三獻以事命之作起也止爵即尸前所受于賓而未飲者

坐卒爵執爵也拜主婦答拜受爵因酌自以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取下篚之爵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牲俎肝燔從獻皆如獻主人之儀主人更取房中之爵酌以自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於是三獻之作賓所止之爵尸卒爵酢賓長受酢賓長酢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婦從自尸以下卒皆如初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之儀更爵受酢于主人卒復位。以上序賓三獻之事。主人降洗觶于阼階西面拜賓衆賓如初時長及旅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爵右祭豆籩爵與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以自酢爵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脯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在西階下東面公有司以賓之薦俎從設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各設于其位辯主人一一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以上序主人獻賓及衆賓之事。○為酬賓及兄弟尊兩壺皆酒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

凡骨解牲體皆曰折升于俎故名折俎
主人自酢者賓不敢酢主人主人遂其意

敖云篚北爵東也此奠觶于庭將舉者也而或在薦左或在薦右難各從其便不取奠者于左將舉者于右之義
監本兄弟之儀衆弟子依通解次補入內兄弟姑姊妹及族人之婦也
三獻而禮成多之為加也

洗觶酌于西方之尊于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洗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以上序酬賓之事。○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獻賓之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內兄弟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更爵自酢亦南面答拜內兄弟之長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以上序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之事。○長兄弟洗觚為加爵獻尸

衆賓長謂在庭衆賓中之長非三獻之賓也 尸既止爵者以庭中賓及兄弟雖得一獻未得旅酬其已得三獻者又別受加爵故停之使庭行旅酬欲神惠之均于在庭也 案嗣子舉奠洗自飲酌尸尸卒而奠之此旅酬之始故下文兄弟即繼之嗣子酬尸而言舉奠弟子舉觶而言舉觶皆敬尊之辭以別于酬衆也
監本祭酒上脫尸字依通解補入 啐之者答其欲酢己也
奠之者復神之奠觶也

尸酢長兄弟獻祝如初獻之儀賓三獻之儀不及佐食洗致于主人主婦受主人酢亦如初所獻所無致者皆無從衆賓長為加爵獻尸如初爵止。○以上序長兄弟衆賓長加爵之事。○使其嗣子主人後之舉時祝所前陰厭奠于鉶南之觶升自西階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者舉奠進受之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者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答拜其備答拜焉舉奠者洗酌入尸拜受舉奠者答拜尸祭酒啐酒復奠之舉奠者出降自西階復位。以上序嗣子舉奠之事。○兄弟之弟子洗觶酌于東方之尊于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

獻次衆賓，後私臣，在門東北面西上。其獻次兄弟，後升受，降飲。獻在後者賤也，亦皆與旅。○以上記祭祀儀物之事

禰有命前者不更釋

筮卽蓍也

儀禮易讀卷之十六

山陰馬駉德淳輯　同學 朱家棐直 童鉅璞嚴 參校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于廟之禮。凡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豢之，故不曰牲而曰牢。羊豕曰少牢，若牛羊豕具爲大牢。惟一牲不得名牢。於五禮屬吉禮

少牢饋食之禮。卿大夫用 日用丁己。或己。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 筮旬有一日。以先月下旬之丁己筮來月上旬之丁己 筮于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家臣主筮事之史 史亦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欲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時之祭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擊，動其筮神 遂述命曰：述主人之命 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乃釋韇，立筮。卦者在左坐 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板史受以 東面旅占之。旅衆 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于常其祭祀之 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若上旬丁己不吉則至來月上旬又筮中旬丁己不吉至中旬又筮下旬丁己又不吉則止不

丁未必皆亥直舉一日以言之耳　伯某行也某其字也凡祭卿大夫有謚者稱謚曰某子士無謚則以字配行曰伯某甫此大夫禮合稱謚而曰伯某者容其祖或爲士循特牲士禮而稱某甫故其祖或大夫也經中或稱某甫或稱伯某蓋兼備耳　某妃者如云某妃某妃之類喪小記云妹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其親大夫祭有昭穆故以某妃別之某氏在此卒下句例耳　假借也　大筮　應言告也應亦作因曰常　大夫亦曰甚且以筮爲便　求之使其其物且諫也

滌者亦謂祭器埽除宗廟也

三筮不吉則止不祭之說先儒常非之闕疑可也

宿戒尸在祭前二日

不拜者尸尊

祭以卜筮不過三也。○以上序筮日之事。于祭前一日宿諸官 前宿一日。宿戒凡可為尸者。明日之朝。筮尸如筮日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尚饗。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使祝為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則遂改筮尸。○以上序筮尸宿尸之事。○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與祭者皆至。定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次早晏在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以上序為期之事。○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宗人西面北上。祝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掌割亨者之雍人概鼎七俎于雍爨。雍爨在門之東南北上。統于主人也。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稟米之廩人概甑甗七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祭器之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概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以上序視殺視濯之事。○羹定。雍人陳

視牲視殺同日

擯贊相擯之也。凡擯者皆陳之而后告潔

此七乃七肉者

觚爵去聲　甑音去聲。無底甑也　此七乃七黍稷者

放猶依也

魚腊從羊。膚從豕。統于牲

肩臂臑肱骨也。膊胳股骨也。脊從前為正。脅旁中為正

倫擇也。膚脅肉。擇之取美者

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

鼎五。羊豕魚腊膚。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為一鼎。腊一純而為一鼎。腊用麋。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宮尊兩甒于房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為尸將盥。○以上序實鼎饌器之事。○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啟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之贊者

棜音於。禁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棜

枓音主。剩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

設云更衣朝服者。嫌祭服或異于前也

勺以挹酒者

二尊兩甒也。蓋冪蓋尊之冪也

雍府雍正之府也

相承先反助也　南于洗西謂陳于洗西稍近南
羊無豕俎而豕有膚以其加故爲下
賓鼎曰升脀俎曰載今升載並言者以升出于鼎而載于俎也
安下也不割其下于載便也　午割使之可絕勿沒慮其分散也
放云特牲記云舌縮俎此云横之異于俎爲縮于載者爲横

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其鼎東枋俎皆設于鼎西西肆所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賓朼次賓後之主人亦親臨焉佐食上利升牢羊豕之心與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所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所横之此切割之制未入鼎時先制之是以當出爨之時皆如初爲之于爨也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其上利升羊于俎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

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
注疏云俎有上下猶牲體有前後故肩臂臑在上端膊骼在下端脊脅在中
據此則經文脊脅肺下脫在中二字肩在上三字疑衍文　惟其二字疑倒
下骨之末也進下者以骨之末向神設于食生也
腴魚腹也不首進腴亦發于食生也
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剃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

横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之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俎之兩端脊脅肺在中肩在上端下利升豕于俎其載如羊無腸胃體之次如羊其載于俎皆進下羊亦然司士三人升魚腊膚于俎魚用鮒十有五而一俎縮載右首進腴腊一純而一俎亦進下肩在上膚九而一俎亦横載革順相次令其皮順○以上序鼎載俎之事○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而主人從戶內西面將納祭也主婦被錫衣首服而侈袂其薦自東房

謂所羞次也　侈大之也　贊者亦同主婦之服以其助祭亦如賓之皆朝服也
敦有首者刻龜爲飾也

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之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之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以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

亟平聲
主人不迎尸伸尸尊
正誤云振之三下疑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古經有之

入于房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各黍稷二以重累之設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羊剛鬣豕嘉薦菹醢普淖黍稷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以上序陰厭之事○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之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則後尸尸盥既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奉巾者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巾祝延尸

尸答拜遂坐而卒食其間不啐酒不嘗鉶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也不告旨為初亦不饗嫌與君同也士賤不嫌與君同故特牲祝尸有饗

正誤云同受二字疑倒　所乘者禦以

尸明其為尸物也

張云授尸下疑有尸受祭肺四字

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

尸升筵祝與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祝主人皆

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祝反南面尸取韭菹辯

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

取羊豕牢各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

稷以授尸尸同受祭于豆祭所祭之處上佐食舉尸牢肺

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主人羞

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

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

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

幹脅上肺脊

或言飯或言食者食大名小數曰飯一口謂之一飯

侑勸也　實飽也

房中以從上佐食受之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

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食舉三飯

食黍上佐食舉尸牢幹正脊也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之

加于肵俎上佐食羞羊豕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

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黍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

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食上佐食舉尸腊

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又食上佐食舉

尸牢骼如初舉幹又食不更舉者卿大夫不過五舉須侑尸也尸告飽祝

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祝反尸北

肵猶炙也取炙餘之義

祝代尸酌已是尊尸主人受爵俠拜彌尊尸矣

南面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

加于肵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贊主人辭主人

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

○以上序尸入正祭之事。○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

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

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尸左執爵右兼取羊豕肝擩于

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

答拜祝酌授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

西面奠爵又拜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

以綏祭者以此黍稷及切肺授主人為綏祭也綏許規反與挼音同

特牲尸親嘏

工官也承猶傳也來欲其進而受黍也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

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授主人主人左執爵

右手受尸綏祭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祝與

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

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使出嘏辭卒命祝祝受

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

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

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

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

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主人執爵

校敘曰倚明疑作乃有衆役也　役皆之者承之至也特牲不言復當者文不具也

敖云兩豆謂韭菹醓醢也若祝籩以尸之上籩則其豆亦當以尸之上豆也下篇云主婦獻祝宰夫薦棗糗此宜如之

主人獻祝不言拜送無祭肺遺下尸

敖云肝牢當作牢肝

不升賓俗大夫祝賤也

奉尚拜拜字疑衍　佐食更不得成禮于室中且有脊而無薦亦遠下尸

折者擇取牢正體之餘骨折分用之

以與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後〕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宰夫薦兩豆葵菹蝸醢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脩不嚌〕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牲〕俎卒爵興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于〕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上〕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俎設于兩階之閒其俎折一膚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脅亦設于階閒西上亦折一膚。〔以上序主人初獻之事〕。

贊者即宗婦之次主婦者也　敖云房戶戶字當作東

拜而後獻者當俠拜也

不俠拜下尸也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之〕贊者于房戶〔外〕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于〕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出〕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以〕綏祭〔授主婦〕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主婦以爵出〔有司〕贊者受易爵于篚〔授婦贊者于房戶外婦贊者〕〔入〕以授主婦于房中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祝〕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于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上佐食〕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實于內篚〕。〔以上主婦亞獻之事〕。

尸西尸字當作戶字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于〕戶〔之〕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以上序賓三獻之事〕。

特牲二人餕也之小者此大夫四人餕之大者　上佐食升尸席南一賓長在其北與下佐食對下佐食升對席近北一賓長在其南與上佐食對上佐食與下佐食不正對也

資猶減也兩下是餕者二賓長在二佐食之左于位爲下故云兩下分減敦黍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事尸之禮訖于廟門外〕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尸俎〔不出門爲將儐尸也〕降設于堂下阼階南。〔以上序祭尸出之事〕。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上佐食盥升〔尸席〕下佐食〔西面近北〕對之賓長二人備〔四人之數亦盥升〕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又〕資〔猶〕黍于羊俎〔之〕兩端〔以便〕兩下是餕司士

酒羊俎兩端以便二宥反于此取食也
郝云乘注以司士辨舉爲非誤因特牲饋食篇也少牢直羊合羊取家非禮本意與注　三拜旅之示徧也　禮經于特牲以別有飯也賓獻備不及佐食以佐食得正餕也賓長不得正餕以賓將爲侑也

乃辯舉府授養者養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養者在西
養者奠舉于俎皆席上答拜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拜訖
皆反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養上佐食也又進一鉶于次養下佐食也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二養長也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贊者洗三爵酌人授主
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及二長賓長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以大夫養者賤也主人西面三旅拜養者養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總答一拜也衆養者次養以下三人與出降實爵于篚反賓位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

主人自酢者以上養當尸位尊故不酌也
放云上養親嘏且不用黍別于尸也胡如胡壽之福家叔言不用黍與注

自酢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養答拜主人坐祭酒啐酒上養以親嘏主人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養答拜上養興出戶主人送乃退○送不拜以佐食賤也以上序養之事

儀禮易讀卷之十六終

儀禮易讀卷之十七

山陰馬駉德濬輯　同學 蕭士鈞鼎升 宋灝又梁 參校

有司徹第十七此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乃上大夫既祭儐尸于堂之禮若下大夫祭畢禮尸于室中無別行儐尸于堂之事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

上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爲祝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也　攝整頓也燅溫也
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　侑必用異姓廣敬也

有司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又埽堂爲儐尸新之也司宮攝酒乃燅尸俎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殺于初也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東方北面北上○以上序徹饌及溫尸俎之事○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南面告戒曰請子爲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當與尸更入主人事尸之敬也司宮筵尸于

尸北面執臣道也儐尸尸與
主人出迎主人尊也門主人出迎及揖至皆用賓禮所以爲儐尸而尸尊卑矣
舉者不與禮殺也
凡三匕每鼎一匕四俎爲尸侑主人主婦

戶西南面又筵侑席于西序東面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統于賓主人出迎尸宗人爲擯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讓之相揖乃讓升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皆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統于其席也主人于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以上序迎尸侑升堂拜至及侑之事○乃舉鼎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正祭時于阼階下西面北上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之佐

雍人合執之二俎乃益送之俎注云其脅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疏云匕湆者無肉之汁肉湆者無汁之肉　並升也疏匕匕柄有刻飾者有汁無汁爲異

璩者巾反

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豕鼎西亦西縮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以上序雍人陳匕俎入陳于廟門之事○主人降將受宰所授之几以授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以二手橫執几揖尸升主人升尸侑升復位各復東楹東西之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推拂几者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以二手受于主人之二手閒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主人于東楹東北面拜送几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侑亦拜者從尸也○以上序主人授尸几之事○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于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于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醓醢昌本醓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主婦興親取二籩于房其實麷蕡熬

當外列麷餅也

所升十二俎尸羊俎一也羊肉湆二也豕脀湆三也侑羊俎四也豕俎五也主人羊俎六也羊肉湆七也豕脀八也主婦羊俎九也尸侑主人三者皆有魚俎共爲十二尸侑主人主婦載羊體之四俎皆爲正俎其餘八俎乃雍人所設送往設者故有八其實止二俎也　臑序略下者折分之以爲肉湆俎也　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爲尸加也

亦右體之亦監本誤作載今依通解改正

切肺亦祭肺互言之耳　豕左肩折折分爲長兄弟俎也無羊湆下尸也豕又祭肺無嚌肺不備禮

主人俎無體遠下尸也以肺代之肺尊也加羊肉湆而有[illegible]亦[illegible]侑用肩主人用臂下之也[illegible]注云[illegible]則侑俎無[illegible]文也

主婦有胥而無豕體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無祭肺有嚌肺亦下侑也膚在豈肺上用羊豕之體名同相亞也

實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二籩其實白熬稻黑熬黍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入房○以上序主婦獻尸之事○乃升牲體于俎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此尸正俎載已即當設之豆南者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雍人所設在南之俎自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耳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雍人所設在北之一俎此與上羊肉湆並是尸加俎用雍人所設二俎西之俎侑正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一俎侑之加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此俎與尸之豕俎同亦用雍人所設者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司士所設豕鼎西之一俎此主人正俎其下二俎皆加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此俎與尸之湆俎同豕脀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此俎亦與尸之豕俎同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司士所設魚鼎西之一俎

膴祭魚臘可用為祭者

卒已也謂已載尸羊俎也　賓長上賓也　此節從上文獻尸下有五事上主人獻酒于尸并主婦設籩豆是其一也此有長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匕湆三也司馬羞羊肉湆四也次賓羞羊燔尸乃卒爵五也

挑讀如或舂或抌之抌挑長柄可以抒物于器中者此二匕皆有淺升狀如飯㮯

若是者謂執匕俎之儀無從也

授匕之授當作挼讀為㨎濟也明此乃湆肉加俎先抴其汁而嘗之所味故也

張云羊湆俎當字與下卒載俎俎字皆衍文

司士枇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魚三俎皆用尸之家俎盛送之○以上序升十二俎之事○卒升尸羊俎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閒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盛湆俎次賓受之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尸興左執爵右取羊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右手授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以肺末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羊肉湆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右受燔揳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燔俎以

此節有三事主人獻尸并主婦薦籩豆一也司馬羞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三也　主人不洗者以爵自尸者來也　入獻侑者以侑後不專階也

此節有五事尸酢主人將主婦亦設籩豆一也賓長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匕湆三也司馬羞羊肉湆四也次賓羞羊燔主人乃卒爵五也特牲主人故與尸同

降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以上序獻俎于尸之事○主人酌獻侑侑于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于房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于侑之右○以上序主人獻侑之事○尸受侑爵以酢主人降洗侑亦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宮設主人席于東序西面主人于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于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授主婦

不與受設爵于篚之西北（錯）賓在筵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主人）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羊）虛俎以降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羊）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答拜）于西

此下有四節主婦獻尸一也獻侑二也致爵于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

此主婦亞獻一節之內從獻有五事主婦薦獻設兩鉶一也又設糗腶脩二也次賓羞豕匕湆三也司士羞豕脀四也次賓羞豕燔尸乃卒爵五也

糗糗餌也　腶脩擣肉之脯

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答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以上序主人受尸酢之事）。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戶外）東（婦贊者入房）以授主婦主婦洗爵于房中出實爵于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之

敖云祭糗脩之祭當如下文作取字之誤也

敖云挹當依今文作扱

如羊匕湆禮當如主人獻尸條增也

席北西面尸坐左執爵（右）取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羊）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尸）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亞獻尸之事）。以上序主婦。主（婦）受爵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于）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糗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右）取糗脩兼祭于豆

此節有三事主婦獻侑設糗脩一也司士羞豕脀二也次賓羞豕燔侑乃卒爵三也

此節有五事主婦致爵於設二鉶一也又設糗脩二也豕匕湆三也豕脀四也豕燔主人卒爵五也

張云其當作共

此節從酢有三事婦贊者設豆籩一也司馬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主婦卒爵三也

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右）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虛）俎以降侑興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以上序主婦獻侑之事）。主（婦）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其異者）嘗鉶之（後）不拜（以酒是已物不告旨也）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受爵。（以上序主婦致爵于主人之事）。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將酢主婦）主人

爵三也　此尸酢主婦必待致爵后者欲主人使先受也

主婦設席者婦也

今文立于上有南面二字

婦人贊者乃宗婦之少者

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之西南侯尸洗尸易爵于篚盥洗爵主人揖尸侑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之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于西楹西北面立侯尸酢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麷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麷于菹西蕡在麷南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于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以上序尸酢主婦之事。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于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以上序賓長三獻尸爵未舉之事。主人降洗觶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主人實觶酬尸于東楹東北面坐奠爵

房中之羞內羞也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皆穀物也屬陰故在右庶羞則羊臐豕膮皆有胾醢皆牲物也屬陽故在左

張云執爵之爵當作薦

次上賓設一人為衆賓長

辯獻乃薦脀之也亦宰夫薦司士脀不如注首舉之辭文省耳乃以明之不

拜尸于西楹西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主人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以上序主人酬尸及設羞之事。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于門東北面皆答壹拜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宰夫薦司士設俎皆從于西序端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擩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之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衆賓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衆賓以次升受爵不拜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篚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衆賓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

此節亦有五事：主婦獻尸一也，尸酢主婦二也，主婦獻祝三也，獻上佐食四也，獻下佐食五也。張云賓尸者方其正祭時主婦獻尸，于宗婦從之，此有婦有婦以不賓尸故初設耳

主人獻尸祝及佐食之事。○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主人之北拜送爵。尸左執爵，右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擩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脯俎。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于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主婦卒爵，拜，尸答拜。主婦獻祝，其酌如儐。祝拜，坐受爵。主婦于主人之北答拜。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右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祝卒爵，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以上主婦亞獻尸祝佐食之事。○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于戶西北面答拜。爵止。尸以三獻禮成，欲均神惠于室中，是以奠而待之。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于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乃設席于主人筵之南立。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

此節凡有十爵：賓長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尸酢賓長四也，賓獻祝五也，又獻上佐食六也，又獻下佐食七也，賓致爵于主人八也，又致爵于主婦九也，賓受主人酢十也。自主婦酌致主人以下之禮，儐尸皆行于堂，不儐尸皆行于室

自酢不更爵，禮殺也

作止爵，乃祭酒，遂卒之

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左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一。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醋，自于戶內北面拜。主人答拜。主婦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乃作前所止之爵。賓獻，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賓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賓又獻祝及二佐食。賓洗，致爵于主人。主人于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又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在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主婦于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于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受醋于主人，于戶西北面拜，主

北堂中房以北。主婦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內賓自北東面南上

敖云此祭肺之肺乃嚌羊肺也，曰祭者誤衍耳

特牲與神別尊故堂下旅酬無算爵並行下大夫堂下與神共尊故唯行無算爵

入答拜賓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以上序賓長獻尸祝佐食之事○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脀皆如儐禮卒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以上序主人獻衆賓兄弟於房中內賓下及私人之事○次賓長獻于尸尸酢次賓長又獻祝致爵于主人主婦受主人酢次賓長以爵降奠于篚。以上序次賓長獻尸。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以上序堂下以下之事

爵

特牲禮無算爵畢佐食卽獻尸命祭徹俎陽厭少牢儐尸則佐食不獻尸遂徹儐尸於尸出徹俎今不儐尸則亦無算爵終佐食獻尸與特牲同但先徹俎後命祭與儐尸異

敎云徹阼薦俎亦佐食爲之

衆賓及兄弟無算爵之事○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不及主人禮殺也○以上序佐食爲加爵獻尸及祝之事○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之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之主人作薦俎敦設于東序下乃養如儐。以上序告利成及餕餘之事○卒養有司官徹饋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無玄酒司宮埽豆間

主人自前降立于阼階東後不見主人之事疑有闕文

不使有司徹者下大夫之禮有司餞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也

之祭埋之西階東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婦人乃徹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徹室中之饌。以上序徹陽厭及禮終之事

儀禮易讀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駉撰駉字德淳山陰人是編刻於乾隆乙亥於經文諸句之中略添虛字聯絡之以疏通大意又仿高頭講章之式彙諸說於上方大約以鄭注賈疏爲主而兼採元敖繼公集說明郝敬集解及近時張爾岐句讀諸書間亦參以已意

讀禮問一卷

〔清〕吳肅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禮問一卷》提要

讀禮問題辭

古之爲喪禮也華而繁其華也蓋其誠也其繁也所以節其過也今之爲喪禮也僞焉耳華焉耳僞則不誠何哉乎其儀之華乎而尚虞其或過乎曰古禮其不可復與曰古者之禮聖人制之士大夫庶人莫之紊也今之禮無所別矣易制諸曰制諸俗制諸佛與泣之聲不能勝梵唄之聲寘寘爾淋淋爾且南與北不相爲謀貧與富不能相及夫何古禮之復之有曰今不有律乎曰律所制者時之有久暫也與服之

有等殺也餘則未之及已律所不及俗斯制之矣佛斯制之矣亦烏得而禁之曰子之于斯問也則謂之何曰吾讀禮蓋亦疑之而不敢問也而吳子問之不啻吾之問之也曰子之疑其盡同于吳子之疑乎曰同亦間有不同者魂帛之不可廢也殯于兩楹之間也斯則我未之善也曰吳子之所未及者子尚有所疑與曰有之喪之二十有五月而畢也予壹不知夫孔子之所謂三年之喪者其果二十有五月乎抑必三期乎烏能就吳子而問之也悳新安張潮題

新安 張潮山來 輯

讀禮問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同里沈泌方鄰校

先王之制禮也。賢者俯而就之。不敢過也。不肖者勉而企之。不敢不至也。嗚呼。孤肅公不肖之尤者耳。始先子之喪。予目疾且昏。筋骸無所視遊而爽事。縱縱爾。騐騐爾。仰附之身附之棺者。靡或悔也。而能無憒於禮歟。而辦于節歟。昔有問乃稍取家禮讀之。又反覆儀禮曲禮諸篇。蓋悚然汗下。憫然而歎曰。大矣哉。聖人之教之嚴也。而且悉也。無論予之貧不肖。即世之賢卿衆。何能自致於斯乎。既或不能無萬一之疑。疑則擬之以意。臆則不能以嘿。爰劄以記也。夫於禮之曲以盡大而嚴者。曾不克身之。而顧於制之不釋於意者。而喋喋乎筆與舌之間。豈聖人之果有遺議乎

亦予之不肖不足以測識其微歟。抑亦今古之殊。不相爲謀耶。孟修吳子。賢者也。行古之道者也。予師姑山氏。名儒而衡量乎古今者也。予將俟服闋。持以往問焉。且存以俟夫議禮之君子云。苟以余之不肖不能三年之喪。而徒喋喋乎往古之摘。予豈敢乎哉。副墨之若干條。爰及夫所聞見於將之爲者附著焉。雖然。篤行君子。毋乃以其詞而終病夫堊之餘檀弓之里暗也歟。

初死之後升其屋而皋 某 呼 者三。蓋反諸幽也。然不虞戲乎。制余絞設蔞翣爲使人弗惡也。含而楔齒用角柶則不虞惡乎

初死而復弟爲尸祭而讀假古神明之道也。行之以誠。今則贼

沐而浴也。上 窳也 殯西階而坎也。掘肆 陳尸 男女同異姓之各位坐也。靈牀几之設也。雖好禮者莫之承也。貧者寢與之不周。帷堂之弗蔽。矣。奉假而朝禰廟。其可行於今之世乎。且毀廟乎。故曰禮從宜。使從俗。

喪繼母如母禮歟曰禮也何居曰情義俱斯爲禮在穉之失恃也無母而有母其義則爲人後者均也雖然養之恒不勝其虐之也且教之褻而情之難也母少而子壯者多矣賤而繼者亦多矣噫奚養哉是制禮者所不及料也夫非其母而母之父在則然也非其構而構之抑亦人父者過哉或曰繼母期可也或曰不比於養母慈母而可乎先王之重其服夫固貴之以母之道者也

古齊斬之殊也母則殺父矣世叔母之母乎世叔父

也何於孔子曰伯母叔母疏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由文矣哉由文矣哉噫可味也已孟亦殺世叔母而大功可乎抑殺繼母慈母養母而齊衰可乎今制皆斬衰抑衆加服義服而悉齊之可乎加服如嫡孫承重義服如子爲繼母婦爲姑是也三年之不齊如今制何也今制三年喪無齊衰者○殺去聲齊音咨

婦於舅姑義服也雖然謂正服也可義云乎哉婦於舅姑猶臣於君儀禮不杖期爲耳吾弗敢知也子柳之妻之喪叔皮也衣衰而繆絰子柳使之繐衰而環絰嗚呼是毋乃偷三年齊抑可也今則斬叔仲皮子柳父也其妻衣衰繆絰叔仲衍教之繐衰而環絰檀弓記之以志譏也○按家禮舅斬衰三年姑則齊今制皆斬夫爲人後者儀禮不言爲舅姑向服今從夫服亦從於重又不言本生舅姑服獨戴禮小記本生舅姑大功宋禮因之今制亦如之

甚矣古者之重爲後也父母至爲之三年也不亦久乎斬不已厚乎庶子之子爲祖後則不喪其父之母也謂父何哉嗚呼不已薄乎

記曰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噫如以恩母愛子也倍父矣其劬勞什佰弗啻矣

是故父母之喪之齊也庶子之喪其母也皆情與義之弗容已也故吾夫子大聖人也伯魚之出母死而聽之喪

古庶子之爲父後者爲母緦噫忍歟妾爲君之長子三年今制期衆子期爲其子亦期曾不得食報其所生也歟夫服茲獨無報者歟

禮杖以輔病故童子婦人弗杖也婦爲其夫之庶母杖父沒而爲其妻也杖是亦不可以已乎古之庶母其子緦今則他子婦也而爲之杖

繼父之朞必已與彼兩無大功之親焉有則否亦曰有代我而厚者歟姑姊妹女子子嫁而無主及反在室也亦然先王任卹之誼其無窮也哉故曰無所歸於我殯

吳子曰姑姊妹女子子不得正服也久矣或問何故曰殤則降嫁則降蓋未有十九年而不嫁者矣雖然許嫁非殤而服之者亦罕矣雖然則功之衰服之者亦盡罕矣

服有疏戚無外外是以兄弟之子猶子也其子婦猶

婦也頎在嫂叔則遠之在姪婦則進之乎衛南子曰或易而小功可乎孫婦之服也猶戚也若以報則孫婦爲其夫之祖固大功也毋亦無外之微制歟及考之儀禮昆弟子婦果小功

或曰嗟乎吾未見朞而及除者矣吾未見緦功而素縞者矣亡壹不知大緦功之禮文而弁絰乎哉盍去諸曰否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或曰有是哉古之迂也必緦小功之備羔裘玄冠國幾無人乎生其無時乎將不勝其服而服之矣曰古之族也寡今之族也繁雖然君子行之故禮惟童子不緦故小功不稅曾子以爲譏按禮問喪篇曰當室緦言爲父後者童子猶緦也逆服爲稅按小記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然則古人之喪無不稅者其不稅者以父既已服之則已可以無稅也而降服反稅者何蓋既已降矣又不稅則愈薄而情絕矣故古人必稅之者忠厚之道也

有古降而今殺之者父母爲嫡子妾爲君長子是也有古殺而今降者子爲母婦爲舅姑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兄弟之妻從兄弟之妻是也今則是古則非也繼也養也慈也三母之易齊而斬不幾以母乎非

古母也君子傷母之不得有其子也今則非古則是也昆弟子婦儀禮本小功今制期此亦古殺而今隆似古爲是也

同母與父之昆弟子夏子游一以爲齊衰一以爲大功其開制之佚乎今制小功是矣家禮謂正服何哉義之也可

時有久近斯其服有精粗是故遞其縷之升緣斬而差之十有五焉三月也齊與緦異五月也齊小功異而今焉月計耳又期弗及大布縷之莫差也時使然也哉惟斬之著乎身也可一望而知

葬而虞三虞而卒哭明日乃祔蓋祭之始而禮之虔也先王念所以棲之者也今猶有行焉者乎我未之見也郊而題主反輒祔僭亦甚矣佛事之必修七與祭之必祀數數焉吾如俗何哉吾如俗何哉

尸則已戚重則已苑易之魂帛所求其親而憑依之者有以哉若之何廢之

吳子旋母之服之不得視父也問于孟修孟修曰詎服耳在父在爲母期吳子曰何居曰家無二尊禮也聖人之經也齊之後王之變禮也吳子曰夫子不聖人乎三年之懐不貳母於父也雖加一日愈於已且惡乎其不可以加諸不袒不可爲悅也傷哉雖然伯魚之喪出母孰使之諗可推也已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父母之喪之齊也明高帝始也嗚呼仁至而義盡矣非聖人其孰與於斯雖然未嘗已一之特齊斬殊也

或曰唐武后先之矣以崇母道也雖然孰謂古之爲是而後王之爲非耶 按史洪武八年孫貴妃薨詔議服制禮官以古說進帝不可曰父母均也於是學士宋濂尚書牛諒考古論母喪者四十二人言當三年者二十八人高帝曰此可以議人情矣乃定制 因作孝慈錄

孟修曰有喪者不祭故出母無服夫子之不尼伯魚已爲祭主故也衛南子曰父在不祭獨伯魚也哉

儀禮貴貴之書也故天子諸侯絕旁期卿大夫服其親之貴與已若者而降其不已若者周道也今天子而下皆士矣何也非世族也貴貴則尊宗尊宗則重後故義數詳也吾訊之沈師亦云

喪慈母如母而孔子之答子游曰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魯昭公喪其慈母而有司執之儀禮非周公之書乎何以云志曰父命之三年父不命之小功亦何與有夫子之言矯耶先儒傳曰慈有二爲國君者傳之爲大夫士養之當時弗之殊矣子游之疑而問也宜 按庶母之慈己者服小功又一慈母也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期皇姑也者夫所生母也以別於女君也故曰皇姑夫諸侯沒公子爲其母大功無存沒而公子之妻必期也者亦何從屬之殊耶

傳曰曾祖父母何以齊衰三月也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雖然時不已加乎謂

夫不敢以卑服服至尊也彼祖父母不妻服也哉五月之齊衰今制不亦善乎而備之也

古總衰七月今損之古五月無齊衰今益之三年之衰今有斬而無齊

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不亦可乎今制則亡矣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變也今之不哀公也寡矣

易三月而五月者曾祖也易大功而期者冢婦也易小功而大功者衆婦也易緦而小功者甥與舅之相

爲也皆益之而善者庶子爲嫡母之昆弟緦今益之小功蓋庶子猶子也引而進之也儀禮之不復於今也時哉宜哉

儀禮爲舅緦而爲從母小功也姨重舅乎婦不爲夫之兄弟而爲其兄弟之妻小功娣姒重嫂叔乎抑婦人固親其侶乎故夫之姊妹亦小功

子之喪殺冢於衆矣婦之喪進冢於衆婦顧隆焉今制也或曰大功可也古長子三年今期年冢婦不爲舅姑後則舅姑爲之小功

問斂曰附無悔曰小斂之衣十九稱布絞具矣曰不已被乎大斂三十稱不丘陵乎棺其受之哉曰古大斂之絞益之今大斂結之今也儉吾從今

饋奠有脯醢無黍稷朔而後黍虞而後饍傳曰卽吉也夫必吉而後食歟始死不疑餒歟

里大夫之喪其親有直情而徑行者其治具也不中其作佛事也罷罷秋秋然日以致齋也街南氏觀之而曰有是哉禮則功之我則戕之禮則親之而我則仇之歟噫予惡乎知目睫之不賢於曾參孝己也遠哉

不作佛事人皆曰已忍夫孝子而死其親而無資冥福乎地下哉人皆曰已儉儉與忍人子所不欲居也舍其禮而俗是殉夫親吾親也而以殉俗乎禮道則不然故曰知者觀其理焉強者觀其志焉君子之事其親也曰誠與義

始死而奠既虞而祭今或非之備矣時祭以七一七至七七且慨焉是亦不可以已乎七佛也煞巫也始死也日而干支數之曰煞以某日返也夫魂氣則無非之矣而期返乎哉

古營宅也筮今也青烏者相之古卜葬也龜今也陰
陽者擇之古以決疑今以惑古以愧藏今以市
吾聞之石岡曰葬其弗能毋暴也青烏者教之矣蓋
其愼也愼斯惑惑斯綏綏斯怠怠斯暴也人子之愼
也乃以爲暴其親也歟噫
予友孟修之執親之喪也倚廬寢由冠絰弗去於身
酒肉弗著於齒非省母履弗涉於庭三年而弗懈也
或曰安之乎吳子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
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志焉其孟修乎先石岡而

後吾未之見也及其母死也亦然
東里之父死而憾東里子俯冠而縭伍俯焉膜而唄
或訝之東里子曰鄉也吾懟吾父而弗忍也吾是以
憾街南子聞之曰異哉彼西竺之鬼靈不其福諸
世有貧不能喪者而街南子弔之方貸而爲佛也供
街南子曰盡已諸誨之禮里人譁之其人曰稽和先
生非孔氏之徒歟禮所自出也而子頑怪我爲
予惡夫殯之啟而不哭也訓諱也讀儀禮曰啟之昕
外內不哭意其愼也俗以爲竊棺俚哉予惡夫徒役

者之厚貲於主人也利之也讀禮雜記曰小歛大歛
皆辯同徧拜又并椰拜工彼固援禮以矜人也夫
孟修憂居而吳子唁之俯而慚汗浹於頯坐焉踖跛
若有失也孟修怪之吳子曰吁吾愧君吾愧君吾獨
非人子哉孟修曰子何愧哉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
能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子貧故借我且我
微壯子若弟吾行也乎哉
孟修之爲喪冠古也弟巾以時製吳子曰甚哉古之
不通於人也而兄弟異殯其父於庭之西吳子曰殯

於西階其謂是乎亦胡爲其不可於兩楹之間也
劉子稱生喪其父而疏食祥而未嘗宿於內也吳子
善之三年之喪之不衰也久矣或問何以不廬吳子
曰貧不能廬也心喪以自致也乎禮者之禮焉貧弗
能廬也君子是以有慕乎孟修也
里人有母死而未其殯者問之醫也醫則何爲爾曰
去殯凶飾也疾者諱之噫不亦重所諱而輕所凶乎
哉
張谷受曰昔者吾父喪而適其升出而俯獨溜過之

曰何哉今日者于之不服也于愕而不答獨溺曰首
麻経齋也君子之於三年也若駒之馳隙者然而忍
以時閱乎予蓋眯然其言也以迄於今矣子曰旨哉
浮屠子也而知禮之本
嗚呼吾先子之艾耆遺事者六及寢疾諭肅公兄弟
而申之曰我死則無廢斯言也識之二十年矣吾亂
命也歟哉肅公跽以請曰毋厚斂貧也不樂不梵禮
也速葬古也收問不銘旌何也先子不答少間曰肅
公爾知之乎余先代之庠士也今民矣民故無可敬

而識為者而識庠士乎代何稱毋乃今慰乎敢問不
詠言何也先子曰吾生而無要聲於人也而死以為
親戚文哉非古也轎而張之夫何居
喪而鼓吹自吾從祖父某公始也洎吾父而去之去
佛事自吾世父巨源始也石岡公禁之而後之人數
之吾世父與吾父行之世世薦子孫毋變可也
先大父之喪兄奈園也不酒肉者數月不及於賓宴
者則縞冠示滿而除之慨然也君子有感夫石岡公
遺風焉

苑之北鄙及淳之民多殯焉而不成服者問何故曰
無以齋也無以為喪賓讌也或旬焉或再三旬焉齋
必後乃喪是謂與浮屠同家讌乃酬是之謂死慶
北野氏死主人壇且醮其里之老曰非故也其惟佛
事乎北野子曰父嘗受真人籙矣吾聞真人之徒曰
死則急以醮而資之冥於是醮七日乃懺懺七日受
賓市里咸曰仁孝哉靡遺矣其家之旅輟耒而蕪其
田北野氏于是乎餒
某富家翁死浮屠之請得而懺者二族也皆貧其比

問以進其不得則退而爭街南氏曰惟恐不傷人獨
夫人也哉
劉有女將嫁而死其婿吳子之弟子也問于吳子曰
喪乎吳子曰許嫁非殤喪之也可曰婿有服乎曰我
未之前聞也抑聞之曾子問妻女有吉日而女死如
之何孔子曰婿衰服而弔既葬而除之禮也
或與于喪賓之讌者伶徒也主人醉之酒而徵之歌
于虞氏弔焉宿于鄰聲徹垣而聽翼日就賓坐子虞
呼童子浮大白而酌主人曰爾歌諸又酌其子曰爾

歌諸主人曰噫妻之喪而可以歌乎子虞曰惟妻之喪而後可以歌也母之喪而可以歌乎子虞曰惟母之喪而後可以歌也主人曰何哉可得聞歟曰於傳有之昔者莊周其妻死鼓其盆而歌而不聞人之歌之也故曰惟喪妻者而後可以歌也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而不聞人之歌之也故曰惟喪母者而後可歌也今使若爲莊周而若子爲原壤不亦可乎主人赧然曰命之矣婦客之歌是乎罪也夫是乎罪也夫

始山之衍子曰孝承斯跪而狂其父死三年倚廬君子以爲難

徐抑公之妻賢而死而其母也疾抑公不敢有戚容發其事而養其母其子首麻侍輙麾之

君子居喪讀喪禮喪而後讀悔不已多乎毋寧豫諸哉父師之授經也乙喪禮弗授謂試弗題也不曰親喪所自盡乎夫青紫之亟于父母如此哉雖然父師命之矣

麻祖州之殉義也賤妾龔貞而無子請于君之嫡長子而慈其季子及死也族義而悯之問喪于吳子吳子曰禮不喪父妾而况祖妾乎諸子奚喪雖然禮于慈母養母也三年喪龔之慈季而養之也久矣三年喪其亦可乎或曰不幾其以孫禰乎吳子曰禮無禰而恩有養衆命之期君子謂龔無子而有孫

或曰季之于龔孫之也斯名順服之期斯該尚不亦善夫吳子曰是兩失之也三年之喪謂夫情之不可以已也側慈與養而非母也趙之娶韓之嫂亦如是而已矣惡在乎孫之以非分而紐恩也且也無父妾

承曰龔不嘗有殤子乎曰如其承也亦三年

或問喪之宴且樂也何始乎曰考之國史其蒙古氏遺風歟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請禁之矣宏治時主事陳江請禁之矣皆詔行之而迄于今沿之嗚呼禮之教而習之難反也賢聖之君三百年政教而卒無以易蒙古之遺也可痛夫

或問醮喪卒不可革乎曰王者無如何矣朔日之上食也姻婭之奠饋也皆隆其儀而寧或委諸而以貧儉乎然則君子安之乎曰否孟修之邪于人則必竟

是日也遠酒肉不亦善夫不亦善夫夫子之未嘗飽哭則不歌也而奚能禁人

喪富人死往往重幣速貴賓謂榮吾親也賓亦利往弔姜貞毅之寓喪也獨否君子以爲介

貞毅卒于喪非佛事也姻黨皆怪之萃聚而噪伯子勉中曰禮也姻黨曰不以天下儉其親禮之本也吾辱與先君子游而奚忍點勉中曰先命也力持之或以爲矯君子曰強哉矯

姜學在曰吾萊之助喪者吾惡之吳子曰何也夫助

喪古也曰吾惡夫一人之喪而衆人之變也齋祀賓筵鼓樂之各司其事也即各共其費會其隆殺而以力差給之主人非與也吳子曰與哉親喪自盡也若之何其覆人之家以自冢乎送死而他人代我未之前聞或曰粵俗亦爾

跋

吳街南微君著書等身皆已次第行世而此帙文筆峭折古雋絕類檀弓即議論亦皆純正誠可寶也心齋張潮

讀禮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有詩問已著錄是書取禮家喪服之制意所未喻者辨之又雜論俗禮之不合於古者共六十五條間有可採而師心之處爲多

余少從學于俞澍川先生之門先生好講禮課讀取婚喪祭葬之禮進諸生而考論焉余故於古禮同異頗能識其一二已丑元旦供奉我高曾祖考之像於中堂余以年老力衰命兒孫脩歲事余則侍坐於祖像之側自朝至夕清心對越者三晝夜取禮經儀禮家禮諸書讀之愾焉僾焉如我祖我宗之耳提面命焉夫禮經凡四十九篇而專言喪禮者十有三檀弓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其他曲禮王制禮器玉藻大傳少儀諸篇亦多言及喪禮焉儀禮凡十七篇而專言喪禮者四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服禮其他特牲饋食少牢聘禮諸篇亦多言及喪禮焉孟子曰惟送死足以當大事甚矣古人之於喪禮如此其重且詳也夏商以前其制不可考矣周禮儀禮為周公攝政六年所制原情酌理至精至密可謂大備自是而後漢有石渠閣之議晉雖崇清談尚老莊而論喪服之儒獨多亦獨詳唐太宗命魏徵令狐德棻等議貞觀律而定服制蕭嵩奉元宗勅而脩開元禮至宋徽宗命續脩新儀而有政和禮司馬溫公撰書儀考亭朱子定家禮皆頒諸天下而行之當世者也其他許敬宗李義府上顯慶新禮劉岳刪定書儀聶崇義集三禮圖劉溫叟撰開寶通禮歐陽脩纂太常因革禮諸儒著述又不一家自漢迄今千八百餘年雖代有損益亦不過小過不及之間獨至明太祖受命而興改制度定禮樂因革更易秩然一變然洪武初年詔儒臣采朱子家禮為大明令一書父斬衰母齊衰報如其服庶母緦三殤降等大略皆存古制自洪武七年皇貴妃孫氏薨上震悼命羣臣議喪禮譔孝慈錄而親為序古禮盡易更制母服斬同父減報服草殤禮并罷齊衰三年重者入斬輕者入期後脩會典一如孝慈錄而無所增損海內士大夫莫不兢〻由之至於今不易然三殤之禮廢而親〻長〻之道闕為長子與衆子等嫡子為庶母杖而期而正體之誼乖庶子之為所生斬也慈母養母之皆斬也嫁母出母之並杖也而尊〻貴〻之序失昔我夫子生周之世

為周之民嘗論樂而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安在生今之世不可論今之禮而況於易世乎於是將服制之古有今無古無今有古重今輕古輕今重者一一詳考而條錄焉與諸儒之論議可采者悉取而折衷焉其間有不能無疑而欲商者為臆說以附之復為雜問篇以發明之著喪服制考一編以質之習禮者夫

清興以來七十餘年矣

聖天子文謨武烈超越千古而喪服大禮猶因明制昔漢至武帝太初元年亦有天下七十餘年乃始議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及今理學儒臣有意釐而正之以成一代禮制之盛乎則是編不無少助云時

康熙四十八年歲在屠維赤奮若元宵後一日秀水後學朱建子辰始氏自序

喪服制考目卷上

秀水後學朱建子辰始氏輯

長男丕武謹校

卷之一

斬衰三年之服一十七條

子為父
子為母
子婦為舅
子婦為姑
女子在室為父母
女子適人被出而反為父母
子為繼母
子為慈母
子為養母
庶子為生母
庶子婦為夫生母
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
嫡孫父卒為祖父母承重
嫡孫父祖卒為曾高祖父母承重
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承重
妻為夫
妾為家長

斬衰三年之古有今無者五條

諸侯為天子
臣民為國君
父在為祖
諸侯女嫁於大夫為父
天子女嫁於諸侯為父

斬衰三年之古重今輕者一條

父為長子

斬衰三年之古輕今重者八條

齊衰三年之古有今無者五條

子為母
子為慈母
庶子為所生母
子婦為舅姑
子為繼母
子為養母
庶子為君母
女在室及反在室為母
庶子為祖庶母後者
天子女嫁於諸侯為母
妾為君之嫡子為祖後者
庶子父卒為所生母
諸侯女嫁於大夫為母

卷之二

齊衰杖期之服五條

夫為妻
嫡子衆子之妻為夫之庶母
嫡子衆子為庶母
為嫁母出母
嫡孫父卒祖在為祖母

齊衰杖期之古輕今重者三條

父在為母
嫡子衆子之妻為夫之庶母
嫡子衆子為庶母

齊衰杖期之古重今輕者一條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

卷之三

齊衰不杖期之服二十八條

祖為嫡孫
母為嫡長子
父為嫡長子
舅姑為嫡長子婦
為衆子
繼母為長子衆子
嫁繼母
為伯叔母
為女子子之在室者
子者
伯叔父為兄弟之子及女
孫為祖父母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
出嫁女為本宗父母
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
姪女
女在室者
妾為家長之正妻
妾為其所生子
為同居繼父兩無大功以
父母為子之為人後者
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為改
為伯叔父
為姑姊妹之在室者
為姑姊妹之出嫁而無夫與
為兄弟
在室者
孫女為祖父母
出嫁女為兄弟之為人後者
子為兄弟姊妹及姪與在室
婦為夫兄弟之子及兄弟之
妾為家長父母
妾為君之長子
妾為君之衆子
上親者

齊衰不杖期之古有今無者九條

繼母改嫁為前夫之子從己者
妾為其父母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
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
大夫為祖父母嫡孫為士者
為夫之君
庶子之子為父生母
為王后
嫁母出母為其子

齊衰不杖期之古無今有者一條

妾為家長父母

齊衰不杖期之古輕今重者三條

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為衆子
為嫡婦

齊衰不杖期之古重今輕者一條

為兄弟之女子子適人者

卷之四

齊衰五月之服二條

曾孫為曾祖父母

曾孫女為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之服四條

元孫為高祖父母

為不同居繼父

親者

元孫女為高祖父母

為同居繼父兩有大功以上

齊衰三月之古有今無者八條

寄公為所寓

為舊君及舊君之母妻

君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

大夫為宗子

母

庶人為國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

畿內之民為天子

母妻

為人後者為所後高曾祖父

齊衰三月之古無今有者二條

為高祖父母

元孫女為高祖父母

喪服制考目卷下

秀水後學朱建子辰始氏輯

長男玉武煌校

卷之五

大功九月之服二十七條

為姑之出嫁者

為女之出嫁者

為從兄弟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兄弟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姑之在室者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姊妹之在室者

為姊妹之出嫁者

為兄弟女之出嫁者

為從姊妹之在室者

為兄弟之子為人後者

祖父為孫女之在室者

祖母為衆孫

為兄弟之子婦

婦為夫之伯叔父母

婦為夫兄弟之女出嫁者

為人後者之妻為本生舅姑

出嫁女為本宗伯叔父母

出嫁女為本宗姑之在室者

出嫁女為本宗兄弟

祖父為衆孫

祖母為嫡孫

為衆子婦

婦為夫之祖父母

婦為夫兄弟之子婦

出嫁女為本宗姊妹之在室者

出嫁女為本宗兄弟之子

出嫁女為本宗兄弟之女之在室者

大功九月之古有今無者八條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
叔父母姑姊妹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
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
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
出母為女子子適人者
為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大功九月之古輕今重者二條

父母為庶婦
婦為兄弟之子婦

大功九月殤服之古有今革者十條

大功七月殤服之古有今革者十條

卷之六

小功五月之服三十條

為伯叔祖父
為從祖祖姑之在室者
為堂伯叔母
為再從兄弟
為從姊妹之出嫁者
為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為從兄弟之女在室者
祖父為嫡孫婦
為母之兄弟
為姊妹之子
婦為夫之姊妹
婦為夫兄弟之妻

為伯叔祖母
為堂伯叔父
為從祖姑之在室者
為再從姊妹之在室者
為兄弟之孫
為從兄弟之子
為兄弟之妻
為小祖父母
為母之姊妹
婦為夫之姑
婦為夫之兄弟
婦為夫兄弟之孫

婦為夫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婦為夫從兄弟之子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姑姊妹之出嫁者
出嫁女為本宗從兄弟
婦為夫從兄弟之女在室者
出嫁女為本宗從姊妹之在室者

小功五月之古有今無者六條

祖為孫女之出嫁者
母出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為人後者為所後之外祖父母
為人後者為本生從兄弟
出嫁女為本宗兄弟姪之為人後者

小功五月之古無今有者四條

為兄弟之妻
出嫁女為本宗從兄弟
為夫之兄弟
出嫁女為本宗從姊妹之在室者

小功五月之古輕今重者四條

為姊妹之子
嫡婦不為舅姑後者
為甥
子為庶母慈己者

小功五月殤服之古有今革者一十八條

卷之七

緦麻三月之服六十一條

為族曾祖父母
為族祖父母
為族曾祖姑之在室者
為族祖姑之在室者

為族父母
為族兄弟
祖父為衆孫婦
祖母為衆孫婦
高祖父母為元孫
為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
為再從兄弟之子
為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為堂姑之出嫁者
為兄弟孫之妻
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
為同堂兄弟之子妻
為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為外孫
為妻之父母
為姑之子

為族姑之在室者
為族姊妹之在室者
祖母為嫡孫婦
曾祖父母為曾孫
為兄弟之曾孫
為再從兄弟之女在室者
為從祖祖姑之出嫁者
為再從姊妹之出嫁者
為同堂兄弟之妻
為同堂兄弟之孫
為乳母
為壻
為甥之子

為兩姨兄弟姊妹
婦為夫曾祖父母
婦為夫同堂伯叔父母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妻
婦為夫祖姑之在室者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女出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孫
室者
婦為夫再從兄弟之子
者
婦為夫兄弟孫之妻
婦為夫兄弟之曾孫女
出嫁女為本宗從祖祖姑之在室者
出嫁女為本宗從祖姑之在室者
出嫁女為本宗堂伯叔父母
出嫁女為本宗堂兄弟之子

婦為夫高祖父母
婦為夫伯叔祖父母
婦為夫同堂兄弟
婦為夫同堂姊妹
婦為夫堂姑之在室者
嫁者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孫女在
婦為夫同堂兄弟子之妻
婦為夫再從兄弟之女在室
婦為夫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婦為夫兄弟之曾孫
出嫁女為本宗伯叔祖父母

出嫁女為本宗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出嫁女為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出嫁女為本宗再從兄弟姊妹

緦麻三月之古有今無者一十二條

為貴臣貴妾
為甥之婦
為君母之兄弟
婦為夫之外祖父母
出嫁女為本宗姊妹之子婦
為同爨
改葬

為外孫之婦
為舅母
為人後者為本生外祖父母
婦為夫之母舅母姨
為朋友

緦麻三月之古無今有者二十四條

為從兄弟之妻
婦為夫之從兄弟及妻
姑之在室者
出嫁者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女出
出嫁女為本宗伯叔祖父母
出嫁女為本宗從祖祖姑之在室者
出嫁女為本宗從祖姑之在室者
為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婦為夫曾祖父母
婦為夫再從兄弟之女在
為兄弟之曾孫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孫
婦為夫兄弟之曾孫女
婦為夫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為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婦為夫之從祖祖姑及從祖之
出嫁女為本宗同堂姊妹之
為堂兄弟之女出嫁者
嫁者
母
之在室者
在室者
婦為夫高祖父母
婦為夫再從兄弟之子
室者
為同堂兄弟之孫
為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
婦為夫同堂姊妹

喪服制考卷一

秀水後學朱建子辰始氏輯
長男 王武 謹校

斬衰三年

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衰之為言催也斬不緝也服痛甚之義衣裳皆用極粗生麻布兩傍下際皆不絻縪衰衣過胯足以掩裳其縫向外皆有負版用麻方八寸綴于領下垂之當心有衰又用麻長六寸廣四寸綴于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兩掖之下有衽垂之向下以掩裳之旁際裳制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今人但加衰于麻布袍之上而裳制廢冠制比衰裳麻稍細頂用三梁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餘絻垂下為纓結于頤下今世俗于冠兩旁耳處垂兩綿帶不知何禮或亦塞聰之意麻在首在腰皆曰絰首絰從額圍之以繩為纓腰絰圍于腰兩頭結之各存二三尺散垂之其交結處綴細繩繫之絞帶用麻繩一條畧小于絰繫于腰在絰之下杖制為父苴杖苴黎黑色竹也表至痛悴色父為子之天竹圓象天貫四時不變子為父哀痛亦經寒暑而不變也為母削杖削桐為之桐同也心同乎父也削之上圓下方取母象于地也所以用杖者為主也又孝子哭泣無數病不能起杖而後起也其杖齊心者杖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也屨言菅屨者菅惡也以菅草為屨或用極粗麻為之以上服制皆儀禮所謂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是也又按古禮斬杖用竹齊杖用桐父斬母齊今制父母俱服斬冠裳之制並同而惟杖不改父竹母桐猶存古制也婦人斬衰用極粗生麻布為大袖如今短衫而寬大其長至膝用極粗生麻布六幅為裙其長拖地以稍粗麻布為蓋頭凡三幅用略細麻布一條為頭須長八寸用以束髮而出其餘于後俱不緝邊用麻為腰絰制如男子繫于大袖之上削竹為釵麻布為鞋不杖喪服傳曰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三年之喪期而小祥不計閏凡十三月再期而大祥不計閏凡二十五月易禫服中月而禫中月間一月也不計閏凡二十七月始釋服

子為父 正服

古禮為父斬衰三年古禮謂儀禮註疏及周禮禮記唐律同貞觀十四年太宗觀律詔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議定喪服制開元禮為父正服斬衰三年開元二十年中書令蕭嵩等奉勅改修五禮為父正服斬衰三年分正服加服義服降服號開元禮頒行天下宋政和禮徽宗政和三年續修五禮新儀亦分正服加服義服降服號政和禮司馬溫公書儀朱子家禮分正服加服義服降服大明集禮分正服加服義服降服大明令並同明孝慈錄會典即洪武七年所定孝慈錄修入會典增母子為父母斬衰三年今　大清律同

白虎通曰父矩也以度教子也爾雅曰父為考考成也言有成德也　傳曰父至尊也賈公彥疏曰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極故為父斬也　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疏曰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而制禮之節文飾表章也群謂五服之親也因此

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
貴謂天子諸侯賤謂士庶人其節分明不可損益故曰無易
之道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稱情而立文所
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
痛飾也疏曰鉅大也創小易差創大難愈人子喪親傷腎壞
肝其痛既甚其差亦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
至痛極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
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疏曰復
生除喪而反生者之事也孝子於二十五月哀思猶未已而
喪服以是斷割若不斷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之
禮何有限節故聖人裁斷以二十五月也　方慤曰其生也父
母有三年之愛於其子及其沒也子有三年之喪以報之愛
情也三年之喪文也故曰稱情而立文禮以情為本以文為
飾故曰因以飾羣羣莊子所謂人羣是也服君與父皆斬衰
三年由父而降則殺焉所以別親疏之節也由君而降亦殺
焉所以別貴賤之節也親與貴者不可易而損之疏與賤
者不可易而益之故曰弗可損益無易之道也送死之禮
有已復生之事有節則不以死傷生也

子為母　正服

古禮父在為母齊衰杖期父卒則為母齊衰三年唐律
同開元禮不分父在父卒為母正服齊衰三年上元元年從武后請已定此制宋政和禮溫公書儀竝同朱子家禮子為母正
服齊衰三年父之庶子為其母同為父後則降明集禮明令竝同會典
革齊衰三年改子為母同于父斬衰三年庶子為嫡母同今律
同

爾雅曰母為妣廣雅曰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妣媲也言媲
匹于父也傳曰為母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
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曰家無二尊父在
母屈也子于父母本尊而言私尊者非直子于父為至尊
妻于夫亦至尊子于母為尊夫于妻不尊據子而言故言
私尊也　朱子曰父在為母期非是薄于母以尊在父不
可復尊母亦須心喪三年父雖為妻期而除服然必三年

乃娶通達子心喪之志故也　敖繼公曰父在為母期父
卒則三年云則者對父在而立文也　又曰喪妻者必三
年然後娶禮當然耳非必專為達子心喪之志所以終配
合之志也若惟主達子志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其可以不
俟三年而娶乎　唐上元元年皇后武氏上表曰子之于
母慈愛特深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
服許之　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準禮父在為母
一周（唐國諱基故以期為周）除靈三年心喪太后請同父歿之服三
年雖則權衡有紊彝倫乞仍舊章庶叶通禮下詔詳議刑
部郎中田再思議曰父在為母三年當高宗御極之辰中
宮獻書之日諸臣參議謂可施行著之為令已逾二紀何
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服乎
周制之不行於今者多矣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
其母乎豈不痛心履冰又上疏曰上元中武太后雖請同
父歿之服初亦未行垂拱年間始編入格革命之後俗乃
遍行臣頻請仍舊諸司所議同異相參臣竊見新修之格

猶依垂拱之為至有祖父母安存在堂子孫之妻亾歿凡
筵亦立再周甚無為也據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家無二尊所以父在為
母服周避二尊也且言伯叔母姑姊妹雖亦期服豈有延
杖之制三年心喪之禮乎況武太后陰儲篡謀故升齊抗
斬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以婦陵夫之患左散騎常侍
元沖亦謂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
齊周謂之尊厭而禮殺斯制也羲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
周孔所同尊也今若舍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有傷名教
矣請依古為當自是衆議皆不決　開元七年元宗下詔
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為傳乃孔門所受與
其改作不如師古凡諸服紀一依舊制於是卿士之家為
母之服各有不同有從古禮者有依上元制者　開元二
十年中書令蕭嵩等改修五禮請依上元勅父在為母齊
衰三年跣開元禮頒行天下遂為定典　後德宗皇后崩
太子及舒王將行三年服制柳冕請依魏晉故事穆質言

遵三年之制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太輕惟行古禮期年為得禮之中德宗不報　宋寶元二年王恪上言父母相繼而亡迄通持五十四月之服仁宗許之　熙寧七年神宗命諸臣參酌舊例定為新式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服三年　明太祖洪武七年九月皇貴妃孫氏薨上震悼詔儒臣定服制禮部尚書牛諒等皆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期若庶母則無服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乃勅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得乎人心之所安即為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其言宜服三年者二十八人言宜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今觀願服三年者加倍於願服期年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為定典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仍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為書〻成賜名孝慈録上親為之序頒行天下使知遵守　顧炎武曰

洪武七年雖定為母斬衰三年之制而孝慈皇后之喪次年正月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淺色常服則尊厭之禮未嘗不用惟二十七月之内不聽樂不婚嫁不赴舉不服官此所謂心喪則百世不改矣　又日知録曰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家無二尊而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為妻綱父為子綱此可以破學者之疑而息紛紜之說矣　父在為母雖降為期而心喪之實未嘗不三年也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假令娶於三年之内將使為之子者何服以見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明呂柟曰天子事天地無降殺孝子事父母無厚薄母且為長子三年而子不三年其母豈不顛倒乎堯典曰如喪考妣三載周公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孔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高皇帝之均為父母三年也順天理而達人情也

建子膽說曰父母敵體義難相厭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

衰期年低昂實甚况母氏劬勞有加於父明太祖定均服
之制而人子之心始安呂氏之言誠至言也昔亦嘗質之
俞漸川先生矣先生曰父母一體均服允宜但均加斬衰
實無分別應仍服齊衰而父在亦終三年如開元禮可也
不可以為創於武氏而以人廢言也

子婦為舅 義服

子婦為姑 義服

古禮婦為舅姑齊衰不杖期唐律同開元禮婦為舅姑
義服齊衰不杖期宋太祖依後 其夫為高祖曾祖後者其妻從服一如舅姑
唐劉岳所定制婦為舅斬衰三年姑齊衰三年 夫為曾祖高祖
後其妻從服亦如之 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會典改姑同
於舅婦為舅姑 即公婆 斬衰三年今律子為父母斬衰三
年子之妻同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既曰尊如父而
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　傳曰為舅姑何以
期也從服也言既得體其子為親故從重服也　馬融曰
從夫而為之服也從服降一等故夫服三年婦期服也
王志長曰婦為舅姑期非輕舅姑也重斬也男子非父不
天父在則母降矣女子非夫不天從夫則父母降矣何也
無二天也無二天故無二斬也或曰婦體夫何以期也曰
婦之尊舅姑也以舅姑之子為天也舅姑死而服斬是二
其天也故不敢也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
軍蕭據狀稱姪女子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
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詔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
李巖議曰謹按大唐開元禮五服制度婦與舅姑及女子
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稽其禮意實有其由蓋婦
人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從其夫
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不二斬也夫父母之喪尚止周
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且服者報也雖有加等不甚相懸
故舅姑為婦大功九月以早除也婦為舅姑齊衰周年以
尊加也宜如周禮也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太常卿劉岳
奉勑删定唐宰相鄭餘慶書儀定婦為舅斬衰三年為姑

齊衰三年　宋太祖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上言儀禮諸書載婦為舅姑服周近代時俗多用重服後唐劉岳書儀請之斬衰三年但書儀不足以為國典請勅定其制右僕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奏議曰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婦為舅姑期年至後唐始定三年之喪在理為當況五服制度前代增益甚多按唐會典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為五月嫡子服大功增為期衆子服小功增為大功父在為母期高宗增為三年婦為夫之姨舅無服元宗令從夫服又增姨舅同服緦麻及堂姨舅袒免至今遵行況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處苫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禮本況婦為夫三年於舅姑止期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不可以為萬世法望自今婦為舅姑三年其斬齊一從其夫詔從之遂為定制然子夏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服素纖衣以俟夫之終喪豈有被綺紈之禮也　明洪武七年太祖定喪服制婦為姑加斬衰三年同於舅　二程全書曰古者婦服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而已不可獨無服也　許弇曰為舅姑何以期也從服也猶之為君也三年妻從而期也故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者姑也由今之制過也昔者先君子曰舅姑而三年也則必其於父母而亦三年後可也以為二斬可是三斬四斬無不可也必其於夫之祖父母期亦可也而何以大功也

女子在室為父母　正服

古禮女子子在室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唐律同開元禮同分屬正服宋政和禮統於子為父條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已許嫁亦如之會典增母同於父女在室為父母正服斬衰三年今律同

鄭元註曰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者關已許嫁疏曰關通也通已許嫁而未行者女子子十五許嫁而笄與丈夫二十而冠同則同成人矣既成人亦得為父

服斬也　傳曰布總箭笄髽衰三年註曰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其與男子同者絰帶杖屨也　顧炎武日知錄曰女子子許嫁而行遭父之喪亦服三年內則曰有故二十三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

女子適人被出而反在室者為父母　正服

古禮女子子嫁反在室者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唐律無開元禮反而父歿服如在室女未虞以前亦如之小祥之後不復服宋政和禮書儀無家禮女在室及嫁反在室者為父正服斬衰三年為母正服齊衰三年明集禮女子適人被出於父喪期年內出者為父斬衰三年於母喪期年內出者為母齊衰三年會典加母斬同於父女嫁反在室（謂已嫁被出歸在父母家者）為父母正服斬衰三年今律同

鄭註曰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

小記曰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疏曰女出嫁為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被夫遣歸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已絕夫族故其情更隆於父母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被遣其期服已除則止不服也未練而反則期者謂先有喪為夫所出今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仍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歸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命已還則猶遂三年乃除不可中道而除也

王肅曰恐已嫁而反與在室不同故明之　敖繼公曰女子反在父之室明其見出於父存之日故喪父與未嫁者同則為母以下亦如之

子為繼母　義服

古禮繼母如母齊衰三年唐律無開元禮為繼母加服齊衰三年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明集禮並義服齊衰三年會典子為繼母斬衰三年今律子為繼母斬衰三年子之妻同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也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

啟殊也註曰因猶親也疏曰繼續己母喪之如母故云如母但父卒之後如母明父在如母可知以見生事死事一皆如己母也故服齊衰三年也繼母出無服　齊東野語曰何自然何佾子其母姚氏死自然即出繼何修後佾再娶周氏及自然中司日周氏死自然以不逮事申請合解官中心喪否下禮官議以為母無親繼之別合宜解官朝廷不以為然復下給舍臺諫議太學生朱九成等各上臺諫書言當留官然終以禮律不載無所折衷自然解官後數日書庫官方庭堅於隋書劉子翊傳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母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時為侍御史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按期者自以本生非殊親與繼也又曰親繼既等心喪不殊又曰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則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命又曰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汙於風俗事奏竟從子翊之議禮官具白於廟堂議乃定　通典晉　束晳問有婦人再嫁為人繼母而亡前家人取母柩去父與之去其繼子之服宜何如步熊曰當為服期宋庾蔚之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若服以為妻則子亦應服之如母若父與之去而不服之則子宜依繼母出不服也

子為慈母 義服

古禮慈母如母齊衰三年唐律無開元禮為慈母加服齊衰三年 妾無子妾子無母父命為母子 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為慈母義服齊衰三年明集禮同 謂庶子無母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 會典子為慈母 母卒父命他妾養己者 斬衰三年子婦從夫服今律同

慈母謂己所生之母死父命他妾撫養者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為子命子曰汝以為母

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命
也故喪服記曰慈母如母疏曰如母者生禮死事皆如己
母也註曰若父不命則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禮君子子
為庶母慈己者小功蓋為庶母本緦麻而以慈己故加一
等小功也生養之終其身者非內則終孝子之身乃終慈
母之身而已明三年之後不復如是故小記曰慈母不世
祭不世祭者謂子祭而孫不祭亦見輕之義也貴父命者
一非骨肉之屬二非配父之尊但惟貴父之命故也　小
記曰為慈母之父母無服疏曰慈母父雖命為母子本非
骨月故慈母之子不為慈母之父母服著恩所不及也
傾炎武日知錄曰慈母者何子幼而母死養于父妾父妾
拊為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然必待父命者此又先
王嚴父而不自專之義父命妾曰汝以為子謂憐其無母
視之如子撫之育之非立以為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為慈
母後則未可信也　徐乾學曰慈母者非謂母死絕乳使
他妾乳之即為慈母也即妾子年已稍長父命之為母子
則成母子矣故曰貴父命也觀小記為慈母後之語蓋命
之為後非但命之養己若但命之養己則自有庶母慈己
及乳母二條豈必等之于親母而行三年之服乎況小記
更有為祖庶母一語足證其與慈己庶母迥別矣乃家禮
于慈母條下謂庶子無母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會典
於慈母條下謂母卒父命他妾養己者彼于文義皆不全
似與古所謂庶母慈己者無異又何以有三年小功之別
乎不知父之命妾命子正是命之為後喪服此章必與小
記參看文義始明不然則混而為一矣　南史齊安陸王
子敬武帝第五子也先是子敬所生母早亡帝命貴妃范
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
議孫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期年服從之　又
司馬筠傳安成國太妃陳氏薨安成王秀始興王憺並以
慈母表請解職帝詔羣臣議〻各不一武帝曰禮言慈母
凡有三等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
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妾

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愛撫育有如己母但嫡妻之子妾
無為母之義而恩深義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
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乎三年之慈母也其
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
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亦無其服矣內則
云擇于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
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
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
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為保母斯不可也
子游所問喪慈母禮與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
故夫子答以非禮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　不辨
三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註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
於是籌等請依古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歿為父妾所養服
小功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　是子按此則今慈母之服
混定三年更加以斬似不可不商也
子為養母　義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太祖開寶元年制收養遺棄
三歲小兒為養母服齊衰三年政和禮書儀無家禮令
制為養母齊衰三年 謂自幼過房與人 元典章為養母齊衰三
年明集禮無會典子為養母斬衰三年 自幼過房與人 今律同
養母謂養同宗或他人之子自三歲以下本生父母不能
顧復而為之過繼收養者此其恩同親母故宋太祖開寶
元年制齊衰三年之服明洪武七年改斬衰然明太祖甚
嚴立異姓為嗣以亂宗族之制但許三歲以下異姓小兒
為所生父母遺棄方得收養為子即從其姓終身不許復
本姓　魏書馮熙父邈西郡公坐事誅熙生于長安為姚
氏魏母所養熙事魏母孝謹魏母卒熙水漿不入口三日
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
衰期年　顧湄悶錄曰養母之服不見於經蓋古無異
姓相養之理有之自宋開寶禮始載入齊衰三年而元典
章因之明孝慈錄加為斬衰三年而見于史者後魏馮熙
表求依趙氏之孤為所養姚氏魏母持服詔聽服齊衰期

年想其時未有定制而以義起者也通典晉賀僑妻于氏表所引漢秦嘉早亡妻徐淑乞子而養淑亡朝廷錄所養子繼秦氏祀吳周逸本左氏子為周所養卒不復本姓然並不載制服之文夫乳哺撫育恩同天地寧有不為服之理斬衰之制理亦宜乎

庶子為生母 正服

庶子婦為夫生母 義服

古禮大夫之庶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士之庶子父在為其母齊衰杖期父卒皆為其母齊衰三年若庶子為父後者貴賤皆為其母緦麻三月唐律無開元禮庶子若無嫡母及嫡母卒則為所生母申服三年其外祖父母舅從母俱不服宋政和禮書儀並同然皆無正文統于子為母內家禮庶子為其母齊衰三年父在同為父後則降緦麻其母之兄弟姊妹無服明集禮同會典加斬衰三年為父後者亦如之庶子之妻為夫之所生母從夫服今律同

鄭註慈母如母章曰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期矣父卒則皆得申也疏曰大夫尊妾子為父厭降為母大功士卑無厭降故服期父卒則大夫與士之妾子皆得申三年也　晉解遂問司徒蔡謨曰庶子喪所生而嫡母尚存服制如何謨曰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濤生母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在堂疑不得持三年服問范宣、曰按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春秋傳大夫有側室士有貳宗皆斯之謂是以庶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遂其情徑載承父命之慈母猶且三年況親所生乎嫡母雖貴然厭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不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也　羅處臣原子曰或問大明令載妾子為其母期註云謂嫡母在堂者夫嫡母在降而服期但不知嫡母所厭在父存時耶抑在父歿之後原子曰婦人雖貴無厭降之義夫妾子服母援其父存亡為制耳不繫于嫡母也記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註曰公子厭于父也為母不得申權制此

服不伸其恩也又曰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註曰父在厭也此庶子之厭于父載諸經傳可考也未見有為嫡母所厭之文也禮大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士則期鄭元曰父卒皆得申此亦據父而言也父卒則申可見父歿之後雖有嫡母亦得三年也夫父至尊也故可以厭子父所不服子不敢服父所不降子不敢降則妾子之為母期蓋據父在言也父歿則三年矣子之不厭于嫡母何也婦人無專制之義也嫁則從夫夫死從子又何厭之有夫孫為祖母後者祖父卒則服三年不得以其皇姑在而為祖母期也為長子斬者父歿則斬不得以母在而不斬也夫以母姑之尊尚不能厭于子婦而況嫡之于妾乎曰然則宋儒註王子有母喪早謂厭于嫡母其非與曰此宋儒之誤也夫王子諸侯之妾子也諸侯于妾無服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其傳為請則其父在可知也父在已厭于父矣而何必世曰禮妾服嫡期而嫡于妾無服謂嫡有常尊也若是則嫡庶之分不幾于無別乎曰非是之謂也夫妾之服嫡從夫也嫡若報之則重降之、則近于嫌故不服不得以不服之故而遂行厭降之制也且有嫡庶之名其分未嘗不正人何為其無別也侍妾之禮降殺于嫡自其夫施之可也豈有母子天性之愛而孝子忍于以妾視其母哉曰嫡母在堂既得為其母三年矣其喪次則如之何曰禮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妾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遂之可也若同室則不敢當中位避正嫡也　呂柟曰庶子所生母者何曰由父視之有妻妾由子視之知其母不敢知其妾也生身之恩莫大而不三年人子之心何安況今徒母慈母養母皆三年而獨生母不三年夫父命妾慈已者比于父之妾生已者輕重何如生母無服雖聖人之制亦可改也　喪服傳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何以緦也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于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疏曰一體者父子一體也私親者妾母不得體君不得為正親也有死于宮中者宮中之人有死即廢祭蓋祭吉禮不欲聞

以凶人故從是臣僕死亦三月不舉祭此庶子所以為母服緦不敢申私親之服以廢尊者之祭也　敖繼公曰妾子為父後不服妾母蓋與嫡子同也有死于宮中三月不舉祭吉凶不並行周是以服緦言非若是則不敢服也蓋子之于母情雖無窮然禮所不許情亦不能遂令周三月不舉祭乃得畧申其服耳然何以不齊衰三月也尊者之服不敢用于妾母也　疏曰此為無冢嫡惟有妾子父死妾子承後為其母緦也　郝敬曰按嫡庶之分嚴已然母以子貴理亦至公豈得謂為私親又以宮中有死者況于生我尤非情之所安　通典宋庾蔚之曰庶子為後為所生服緦此禮之正近有為三年失之甚也按晉樂安王所生母喪議者謂應小功孝武詔令大功乃合餘尊之義但餘尊之厭不言為後者也即令猶皆三年　吳肅公曰古庶子之為父後者為母緦噫忍矣妾為君之長子三年家子期為其子亦期曾不得食報其所生何茲服之獨無報與　宋史真宗時樞密使王欽若言秘書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嫡母尚在望特免持服命禮官詳議震當解官服心喪三年　又神宗詔御史臺劾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追服所生母喪御史臺言定未嘗請解官止以父老乞還侍養宜依禮制追服時王安石庇定擢為太子中允而言者得罷免　庶子婦為夫之生母古禮服期服問篇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疏曰皇姑公子之生母也父在妾子為其母練冠父歿妾子得為其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夫之父存歿為夫之生母服期大練冠是輕妻期服是重故曰有從輕而重也皇君也賤妾不得並嫡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故加一皇字明非女君而自其子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洪武七年改子為所生母斬衰三年婦從服律但言所生子服其母斬而不及其婦婦從夫者也　呂柟曰庶子之妻為夫之生母何服曰從夫也夫之父母婦之舅姑也夫之生母猶夫姑也故曰男子免于堂婦人髽于室婦從夫也

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　義服

古禮為人後者斬衰三年為所後者之妻齊衰三年唐律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斬衰三年（為父所後祖承重者亦如之）母同開元禮為人後者為所後父義服斬衰三年（受重故三年為所後祖亦如之凡為人後者不以嫡子也）母同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會典改母同于父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斬衰三年為人後者之婦從夫服今律同

闕為所後之父五字者以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公羊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馬融曰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敖繼公曰重宗廟之屬尊服謂斬衰　傳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疏曰同宗則可為之後以大宗子當收聚族人非同宗則不可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若別宗同姓亦不可以收族故也　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疏曰支子可者以他家嫡子自為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闕故嫡子不得後他人而取支子敖繼公曰必支子者以其不繼祖禰也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顧炎武日知錄曰此因為人後而推言之所後者有七等之親當皆如禮而為之服也所後者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日知錄與賈疏不同疏言昆弟為妻之昆弟是舅昆弟之子為妻之昆弟之子是內兄弟皆若親子而為之服故敖繼公曰此恐為人後者或略於所後之妻黨故備言之以見妻黨之服且如此則于所後者之親服益可知矣然而顧說為是

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而已止有一嫡子則將絕父祀以後大宗乎抑當延父祀而聽大宗之無後乎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寧絕父祀以後大宗聞人通漢曰大宗有絕子不可絕其父宣帝制曰戴聖議是也　通典魏劉德問為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為人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不以

長子為後則大宗絶後則違禮將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子之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晋有人問于許猛曰為人後時有昆弟後昆弟亡而本宗無後可以歸宗為主否猛曰喪服傳曰支子可後大宗嫡子不得後大宗以大宗雖重猶不得奪人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子不絶父之後本宗無嗣義亦可以歸宗歸宗而本生父母猶在三年喪中服三年之服若三年已過哀戚久除將制重服而復追服乎抑竟已乎曰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日月已過哀戚久除而復追重服非稱情之義矣況三年之喪再期之喪也而本生父已服過降期之服矣為父不過再期今又追服再期之服是三期矣豈禮也哉博士曹述議曰父子之道人子之至情也為人後而降服期不得已也既已歸宗不為所後父服斬矣于本生父又以服過期而不服是為人子終身無為父三年之服也非所以重父子之道也張湛以許議為是諸儒聚議終無所據而不決　范寧問于孔德澤曰為人後而所後之父自生子歸宗本家而所後之父卒其子當何服德澤曰世人似以為無服矣然繼母嘗為母子矣再嫁為之服期可以此推服宋庾蔚之云嘗為父子愛敬無加豈可以歸宗而便同疏族方之繼母再嫁于情為安

　明丘濬曰古人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後之而不及小宗我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絶則不立後蓋古禮也親藩且然況庶民乎按大明令及律雖許同宗立嗣然皆謂其生前自立而無死後追立之文蓋以興滅繼絶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之後不可使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今庶人之家若生前能擇相應之人自幼鞠養者從其自便既死之後告爭承繼者無非利其財產若死者係軍匠籍雖勒之使繼彼肯從哉今宜敕禮官定制若前代名人之後及今之大名顯宦以宗法為主先求繼禰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次繼高祖之宗四宗俱無人然後及疏遠若其人生前或養同宗之子世系雖遠而昭穆不失序不必更改以鞠育有恩心已相孚也又

凡為人後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已孤之子不許所以然者既為人後則稱其所生為伯叔不忝父命而輒稱已父母為伯叔可乎是貪利而忘親也如此則倫序既明而爭訟亦息矣　漢諸葛亮先無子以兄瑾之子喬為子喬字仲慎及亮生子瞻以喬為嫡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黜喬蓋以兄弟之子猶子也喬卒之後諸葛恪在吳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乃遣喬子攀還以嗣瑾祀　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以弟之子伊為子祜薨伊亡服重服祜妻表聞于朝伊辭曰伯生時養伊〻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直權議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于是晉武帝下詔從之　宋胡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弟之子也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為己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百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悉能成誦遂為名儒及貴顯不為本生母持服為右正言章夏所劾會丞相秦檜亡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百萬言蓋有為而作非徒區〻評論也故其論漢宣帝皇考廟哀帝立定陶王後晉出帝封敘儒為宋王諸事皆持論太過也　鄭寶曰人之子而子于人遂為之子尊父命也父歿則母命之父母歿矣伯叔絕嗣將不得子之乎請于君〻命猶父命也民之微何以請于君請于令長猶請于君也　呂柟曰夫為人後妻從夫服何也曰從夫也夫之父母妻之舅姑也夫在此則此妻也夫在彼則彼妻也故曰男子免于堂婦人髽于室從夫也

嫡孫父卒為祖父母承重加服

嫡孫父祖卒為曾高祖父母承重加服

古禮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〻衰三年孫為祖母承重齊衰三年唐律孫為祖後承重斬衰三年謂當為祖後者嫡孫承重祖卒為祖母齊衰三年開元禮嫡孫為祖加服斬衰三年謂承重者為高祖曾祖後亦如之為祖後者祖卒為祖母齊衰三年為曾高祖後者為曾高祖母亦如之宋政和禮書儀並同家禮嫡

孫父卒為祖為高曾祖後承重者加服斬衰三年嫡孫父卒為祖母若高曾祖母承重加服齊衰三年明集禮同會典改祖母同祖斬嫡孫為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斬衰三年父故嫡孫為祖承重服斬若父祖俱亡而子孫為曾高祖者同孫
婦從夫服今律同
傳曰父卒為祖後者服斬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疏曰祖父卒者謂嫡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也事〻得申如父卒為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為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為祖期年今父亡後祖母歿則為祖母三年也傳上與商曰禮貴嫡重正其為後者皆服三年夫人倫之道有本焉重本所以重正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是以宗絕而繼之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尊服〻之故三年也　呂坤四禮疑曰三年之喪曰重〻無兩承死者無嫡長子則嫡長孫承之無嫡長孫則嫡次孫承之無嫡則以庶長孫承之死者有庶子則嫡孫亦承庶長孫雖無父有嫡孫在則亦不承　宋史新編神宗熙寧八年六月禮院請為祖承重者依封爵令於是禮房詳定周禮封爵嫡子死雖有諸子猶令嫡孫傳重至於商禮則嫡子死立衆子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未嘗封建國邑則嫡孫喪祖不宜純用周禮若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若傳襲封爵雖有衆子猶嫡孫承重于是詔下禮官立法自今承重者嫡子死無衆子者嫡孫承重無嫡孫嫡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襲封爵自依禮令雖有衆子猶嫡孫承襲
高宗紹興元年四月昭慈太后孟氏崩詔朕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　宋政和禮凡夫為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從夫斬新儀曰夫為祖曾高祖後者其妻從服亦如之
明王志長曰父歿為祖父服斬之制不見于斬衰三年章祖父歿為祖母衰齊三年亦不見于齊衰三年章何也大禮同可推而知也喪服莫重于斬三年父乃施于長子此非報服也為宗廟之重也父為祖而斬其長子則長子為

父而斬其祖故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乎上又乃將所傳
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而長子于父歿必
斬其祖父明矣喪服之所以不可無傳也　明呂柟曰父
卒嫡孫為祖父母承重祖卒為曾高祖父母承重者何曰父
祖孫一體也祖喪其子孫喪其父也祖無子何以有孫：
無祖何以有父也父亡于祖之下孫承于子之下矣故祖
卒曾祖曾孫猶父子也曾祖卒高祖元孫猶父子也是以
承重三年也　晉萬蔣問于范宣曰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
可得傳祖重否宣曰禮為祖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則通之
矣無後猶取繼況現有孫而不承之耶庶孫之異于嫡者
但以不為之三年祖不為之期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嫡
孫無後次孫之後持重何不可也　或問繼祖母之服明唐
順之曰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
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為重也禮曰為人後者三年解之
者曰為人後者受重于人受重者必以尊服〻之也禮曰
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解之者曰為祖後者受重于祖受

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為人後者以旁支後其大宗為祖
後者以嫡孫後其祖父雖本末親疎不同而所以必三年
者皆以為後之故為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禮固有為
曾祖後者為高祖後者為曾祖後者謂若父與祖或以疾廢
與先曾祖而死者也為高祖後者謂若父與祖與曾祖或以
疾廢與先高祖而死者也為曾祖後則為曾祖斬為高祖後
則為高祖斬若以代父為說則是父之所齊期者我代為之
斬父之所齊衰五月者我代為之斬此其本末倒置甚矣
故為曾祖斬謂之代祖也可為高祖斬謂之代曾祖也可
若世俗所謂代父相沿為服舛鄙之言也又禮為祖後者
服斬不言服祖母何服非略之也蓋發明於為人後者章
中矣曰為人後者為所後之妻若子以旁枝後其族人猶
服其所後之妻若子況以嫡孫後其祖而不以妻若子之服
服其祖母者乎由此言之為其祖加服云者自為受重也
非為父也為其祖母加服云者自為祖也亦非為父也此
祖服也禮曰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也為祖而服其

繼祖母豈論其有出無出乎且謂之繼則是不論其有出無出而為之服者周非其所出亡必為繼母服不以有出無出而隆殺之也何獨疑於繼祖母焉夫有出而加服無出而降服此古之所以制媵妾之等非所以施之於嫡也禮已之妾嫡子之妾不敢以無出降而況於祖母乎　矣任臣曾祖在不為祖承重說曰承重之義何居乎蓋人倫之道有本為重本所以重正也重正所以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故繼高曾祖、父而為後者皆曰承重古亦亦謂之持重承重者服斬衰三年傳曰父卒為祖後者斬是也由是為高曾祖後者亡服斬稱承重元孫承重曾孫今有曾祖在而祖卒乃亡父之長子承重則嫌於無曾祖不承重則同於有父禮無明文議論不一愚斷之曰承重者所以繼宗而受重於祖也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受重之孫吉則主祭統家凶則統喪居位其服斬而承重非謂承父三年之服也要以見重統所傳也今曾祖在則重無所受當從祖父卒而後為祖母者三年之例明乎祖在而孫不得為祖母後重猶在祖故也雖然祖亦有繼禰與庶祖之不同大祖為繼禰之人則異日曾祖死而曾孫為其後假令今為承重之孫後復為承重之曾孫一人而兩持重於曾祖、父殊與禮相乖若祖為曾祖支子則異日自有為曾祖後者而我祖為五世則遷之小宗久矣忍懟然而不為之服斬乎則為後於庶祖似未可以曾祖在而厭之也　周制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後漢荊州牧劉表曰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為祖母三年以為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為祖服期父亡之後為祖母不得踰祖也晉吳商駁之曰假使子為人後為本生父服期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後母亡可以不得踰父而不服三年乎又從祖、父先亡已為小功而已後為從父後人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已先為祖父小功今為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多不可具記不得踰夫之說無據者也　晉劉智曰嫡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為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

于祖曾父卒則祖當為己服期故為祖母之服本期而亦
不得不為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
三年特為此發也　又釋疑曰高曾祖母與祖母俱存其
卑者先亡則當厭屈否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大人究春秋
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曰妾隨夫而成尊始不厭婦〻
人不主祭先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于服重也　朱子語
類曰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齊衰三年　二程全書曰
州從事有既孤而遺祖母喪者身為嫡孫不行承重先生
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
縉紳始習為常　顧炎武曰嫡孫承重之服小記曰祖父
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是知祖父尚存雖當為祖母承
重亦降為期也以父在為母推之也
附不為生祖母承重諸說姚翼家規通俗編曰按承重者
主宗廟之祭也庶孫不為祖後不得加斬于生祖母雖無
嫡孫而庶孫承重亦不能及于生祖母蓋庶子服生母斬
為其生育之恩與父均也非謂其與父共承宗廟也何為

而及于生祖母乎至于庶孫繼祖即不得服生祖母則宋
庾蔚之〻言本朝典法無考只守齊衰不杖期之本服為
是　王廷相曰大禮重嫡而卑庶為其傳先祖之正體主
宗廟之灌鬯也故曰承重父歿為祖母服斬三年考之儀
禮喪服經傳原無正文惟小戴喪服小　記有祖父
卒為祖母後者三年之文此嫡孫承重祖母之所本也蓋
父在則孫不得為祖斬故曰有嫡子無嫡孫以其有子主
喪則孫不得承重而斬也惟父歿孫始得斬而主喪也且
禮父在厭其母故齊期父卒始得為母申而齊衰三年是
以承重者祖亦厭其祖母歿而後衰三年矣故小記云然
夫承重者于祖嫡母尚俟其祖父歿而後盡其私如此況
庶孫既不為祖後則已無受重可傳安得為祖父服斬祖
父尚不服斬安得加斬于祖庶母乎此理之常無足異者
喪服傳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而除之此庶
子之母厭于嫡母而不得服也故孟子有王子請數月之
喪之文夫庶子為母服數月之喪尚不可得況庶孫為祖

庶母承重于此不可行也昭然矣宋庾蔚之曰父為庶子不承重于祖其孫得為祖庶母期若父承重則庶孫之長即繼祖父之正體不得服祖庶母此古昔之禮重嫡卑庶其可考者如此若夫今時之制則尤顯明孝慈錄云庶子為所生母斬衰三年孫為祖父母及父所生庶母一同皆齊衰不杖期其曰嫡孫承重者謂嫡祖母也祖庶母孫雖承重亦不斬矣何也主于正體故母庶子服斬三年者為生育之恩與父均也故今之制特為加隆非承重之例也庶孫既非承父之重自當齊衰不杖期守其本服乃禮也父殁而叱之承重之服是乖禮而犯義矣可乎哉晋殷仲侃曰祖父在而祖母殁則父服厭期祖父後亡則父服三年其孫之服則一定而不變是知孫之于祖是有正服不以父服為升降也由是言之庶孫雖父殁不得加服于祖庶母必然矣況今大明會典所載如大明令孝慈錄大明律大明集禮及諸禮儀書並無庶孫為祖庶母加服之文夫何以越制遂情而欲孫為之于祖庶母孫承重不得在服斬之列其孫不承重亦不得為之加服古今禮文所同然者如此故曰貴嫡所以重本也重本所以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也先王之制禮嚴矣大矣而私情豈得以干其義乎時陳子微問庶孫承重故廷相答其書如此崇紹炳亦主庶孫不為生祖母承重其說曰今有庶孫既孤而其生祖母歿或欲令持重吳志伊以為非禮客未達乃為之說曰承重者非謂父有三年之喪未及持而死故令其子代終也按律凡嫡孫父卒為祖父母承重服斬衰三年若為曾高祖父母承重亦同祖在為祖母止服杖期夫稱嫡孫則不及衆孫雖嫡次猶無重可承況庶子其云為祖母者蓋正室非指妾也原承重之義統于所尊則祖在而祖母且不服斬矣況側室敢並嫡哉然則有重可承雖遠不廢如曾高之服斬是也無重可承雖近不舉如嫡次孫之不為祖父持重是也且古禮庶子為後不得服其母今律于所生許終三年喪始于孝慈錄而其後因之豈可緣是而并責其孫以代子持重耶或曰無嫡則庶長承宗其于生祖母柰何余謂庶

長承宗猶之嫡孫所重原屬祖正宗不得假于私親也故魯僖公崇祀妾母春秋書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子崇母妾為非禮孫又何重可承哉或又曰母以子貴家以世長承宗夫安得外其母漢薄太后于景帝二年崩帝率群臣為持重晉安帝之喪皇太后李亦然是皆生祖母然在當時實過情之禮如殷茂庾蔚之輩不能無駁議矣若士大夫家自當以時制為準或有庶長為後又已貴而封其本生且正嫡先喪差免逼嫡欲援母以子貴之例倘可禮由義起乎然非律意也猶俟君子定識焉或又曰子斷以律謂庶孫不當承生母重固已然引律則生祖母并不載宜何服將已之乎余謂既稱生祖母則當以祖母之服服之蓋律既許其子以終三年未有不許其孫以服期者但條例于子也詳于孫也略故斬衰三年既言子為父母又言庶子為所生母齊衰不杖期但言孫為祖父母不復更言生祖母可以概之耳天下豈有庶母死嫡子尚為杖期其親孫乃恝然無服而佳以祖免從事與凡讀律者要知比類如庶母之下但言所生子服斬而不及其婦、從夫者也子從父者也婦以夫推孫以子推倘父以為母而子不以為祖母可乎然則庶孫無重可承而為之服期何疑焉或問曾孫為曾祖後曾孫之母猶存則承重者在孫婦抑在曾孫婦乎曰禮為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從所尊也由是推之則曾孫為後者其母尚存曾孫婦自不得傳重而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晉虞喜嘗論之孫之婦服今特廣推其說

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承重 義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並統于為人後下為所後祖父義服斬衰三年為所後祖母義服齊衰三年家禮為所後者承其祖義服斬衰三年明集禮同會典增祖母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承重斬衰三年為人後者之孫婦從夫服今律同

妻為夫義服

古禮妻為夫斬衰三年唐律同開元禮妻為夫義服斬

衰三年夫尊而親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會典妻

妾為夫斬衰三年今律同

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註曰夫之言丈夫也傳曰夫至尊也疏曰妻者齊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妻之尊卑與夫齊也然夫妻雖體敵齊等而婦人在家天父出嫁天夫又有三從之義故其尊同于君父服斬亦同于君父也 小記曰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註曰姑不厭婦疏曰舅主嫡婦喪則厭嫡子使不杖今有姑主子喪恐姑為主則上厭婦故明之以夫是移天之重姑在婦雖不為主而杖也　隋書鄖國公王誼之子奉孝尚蘭陵公主奉孝卒期年王誼上表請公主除服越國公楊素劾誼曰喪服為不易之道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今儀同王奉孝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釋服竊以公主雖貴猶在移天之義而及期釋服在禮未詳誼爵位已崇而輕禮易喪致婦于無義君從而不正恐傷風化請付法司推科公主乃終斬衰三年之服

妾為家長義服

古禮妾為君斬衰三年唐律同開元禮妾為君義服斬衰三年妾謂夫為君宋政和禮書儀家禮並同明集禮妾為主斬衰三年會典低于妻、妾為夫斬衰三年今律妾為家長斬衰三年

妾為君傳曰君至尊也疏曰妾不敢名壻為夫雖得接見于夫而不得敵體于夫故加以尊名、之為君是以報斬同乎人君也又曰妾稱夫為君貴賤皆同雖士亦並者士不合名君至于妾之尊夫與臣無異故雖士妾亦稱士為君也

建于臆說愚聞之俞漸川先生曰妾為君服斬三年古今皆同而獨君為妾則無服按小記大夫為貴妾士為有子妾皆緦麻三月無子則已況今嫡子衆子皆為庶母服期而君為妾則無服似遺漏宜為有子之妾補服夫妾何以有貴以有子為貴也又按古者卿大夫娶妻姪娣皆為媵妾故喪服註曰貴妾姪娣也又明郝敬曰貴妾、之變稱

頒託者家國皆有之也

斬衰三年之古有今無者

諸侯為天子

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疏曰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為天所命子養萬民　檀弓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周禮司服曰凡喪為天王斬衰王昭禹曰天王有父道故諸臣服斬衰以王為天也自漢文帝行以日易月之制三十六日郡國吏民咸釋服唐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釋服至唐元宗始變天子喪二十七日天下吏民三日釋服故自唐而宋而明至今並不載服　宋史臣為君服有三等大臣加竹杖入局治事並不易服士庶于本家素服三日而除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祔畢乃許嫁娶　明天順八年翰林院編脩張元禎上疏請行三年喪不報時英宗初崩憲宗居憂也

臣民為國君

君兼諸侯以及卿大夫之有地者曲禮曰于其國曰君註曰國采地與采地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　坊記曰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註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不尊故與父服同示民不疑于君之尊也

此古禮自漢而唐而宋而明至今俱無

父在為祖

謂父有廢疾不能執喪子代父執祖父母之喪斬衰三年見註疏及楊復儀禮圖說　自漢而唐而宋而明至今並無　愚按徐乾學之言曰此古禮專為天子諸侯而言而士庶之家父有廢疾不能執喪而子代父執祖父母喪者均宜服此禮

天子女嫁于諸侯為父　已嫁不降

諸侯女嫁于大夫為父　已嫁不降

此二條見註疏自漢而唐而宋而明至今皆無　儀禮註疏曰天子之女嫁于諸侯．諸侯之女嫁于大夫為夫斬仍為父母不降

斬衰三年之古重今輕者

父為長子

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將代己為宗廟主故為嫡長子三年也漢唐宋並同明會典改齊衰不杖期今制因之

斬衰三年之古輕今重者

子為母

自古禮至明集禮皆齊衰三年明會典改同父斬衰妻從服今同

子為繼母

子為慈母

自古禮至宋政和禮皆為繼母及慈母加服齊衰三年家禮明集禮並義服齊衰三年明會典並改斬衰妻從服今同

子為養母

自古禮至開元禮俱無宋開寶間制為養母服齊衰三年明會典改斬衰妻從服今同

庶子為所生母

古禮齊衰杖期開元禮嫡母卒申服三年宋政和禮書儀並同朱子家禮明集禮加齊衰三年會典改同嫡母斬衰妻從服今同

庶子為君母

君母嫡母也自古禮至明集禮皆齊衰三年會典改斬衰妻從服今同

子婦為舅姑

古禮齊衰不杖期宋加齊衰三年明會典改斬衰今同

女在室及反在室為母

自古禮至明集禮皆齊衰三年會典改斬衰今同

齊衰三年之古有今革者

自古禮至大明集禮皆有此服制洪武七年撰孝慈錄革其改斬改期者分註各條之下其古之齊衰三年而今無者詳列於後

庶子為祖庶母後者見喪服小記　庶子父卒為所生母

天子女嫁於諸侯為母　已嫁不降

諸侯女嫁於大夫為母
妻為君之嫡子為祖後者

已嫁不降二條見註疏

喪服制考卷二

秀水後學朱建子辰始氏輯
長男玉武謹校

齊衰杖期 齊衰古曰疏衰疏粗也斬三升不得以粗名齊四升乃始稱疏少殺于斬也經云斬衰三升正三升半義總衰四升半衰齊四升降五升正六升義大功七升降八升正九升義小功十升降十一升正十二升義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蓋服有正有義有降有加故同一衰而分四等也儀禮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是也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用次等粗生麻布凡衣裳旁及下際皆緝也餘同斬衰杖以桐木疏屨以疏草為屨不杖用麻屨紋帶自齊以下俱布為之婦人之齊衰同斬衰惟麻布稍細緝邊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為父存母亡及妻及長子皆禫十五月始釋服其他期小祥即除服

夫為妻義服

古禮妻齊衰杖期唐律同開元禮夫為妻義服齊衰杖期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父母在不杖

內則曰聘則為妻註曰妻之為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也　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釋曰至親者妻既移天齊體與己同奉宗廟為萬世之主故云至親所以

為妻年月杖禫俱父在為母同也　陳銓曰大至尊故服同于父妻至親故服同于母則大之服妻亦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所謂有禫杖之期也　父又母在不杖　喪服記曰大夫之嫡子為妻不杖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疏曰父之所不降者嫡子之妻是父不降嫡婦也子亦不敢降者謂不敢至大功與庶子同也父在為妻不杖者父于嫡子之婦為喪主故嫡子不敢伸而杖也　雜記曰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疏曰舅不主庶婦之喪而為嫡婦為喪主父為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為婦杖父沒母在雖得杖而不得稽顙此尋常拜賓之法也稽顙以頭觸地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但父沒母在猶杖于父有他人以物贈己其情既重則謝此贈之人時為拜得稽顙也　方慤曰父母在則為妻不杖不稽顙為尊者厭不敢盡禮于私喪也母在父沒則為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並于拜贈之時亦稽顙焉凡以別于父在也

陸佃曰嫡子為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即位可也　禮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　禮雜記曰宗子母在為妻禫疏曰宗子為百世不遷之宗也父在嫡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得杖則得禫矣凡嫡子皆然嫌宗子尊或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以見宗子尚然其餘嫡子母在為妻禫可知　張子曰喪之有禫何也所以致厚也三年之喪其禫者所以欲占及三年也齊衰之喪禫者所以欲占及二年也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為妻禫以其不承重不敢致厚于妻子也庶子在父之宮則為其母不禫以厭降也宗子而為其妻禫以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嫡士其庶子異宮皆為母禫矣　建于按古禮母殺于父今自唐加母服齊衰三年明更改斬而父母之服並重則今為妻服必父母俱沒方杖父母俱存方不杖一存一沒猶未敢杖也　後漢荀爽以時人多不行妻服為正以徑典浴頌有改者　唐書杜悰尚岐陽公主公主薨已一年而

悰不入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珏曰比駙馬都尉皆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未入謝帝矍然始下詔杖而期著于令 酉陽雜俎父在嫡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彼以父服〻我〻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

嫡子衆子為庶母 義服

嫡子衆子之妻為夫之庶母 義服

古禮士為庶母緦麻三月唐律為庶母 父妾之有子者 緦麻三月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會典改齊衰杖期嫡子婦衆子婦皆從夫服令律同

禮喪服記曰士為庶母緦麻三月疏曰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庶人無妾則無庶母故為庶母言士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馬融曰以有母名為之服緦也 敖繼公曰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者以庶母之服緦而大夫以上無緦服故也大夫以上于其有親者且降之絶之則此之無服宜矣 唐高宗顯慶二年脩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曰庶母古禮緦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即己之昆弟為之不杖齊衰而已異之無服同氣之內吉凶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故典為服緦麻制從之 姜氏秘史洪武七年九月孫貴妃薨無子止生四女太祖命周王橚主其喪服慈母之服命儒臣更定服制十一月朔書成賜名孝慈錄孝慈錄嫡子衆子為庶母齊衰杖期太子當服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蓋諸侯絶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厭于嫡母不得申其私故權為此制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為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為天子臣雖不肖忝居嫡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為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上必欲太子服之太子終不奉詔上大怒頓取劍太子走上逐之羣臣震讋皆不知所為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注曰陛下之于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為之心動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之事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也因持衰服之

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上怒解擲劍于地曰老桂爾今
日竟能和朕父子者矣　羅虞臣原子曰或問大明令大
明集禮皆曰爲庶母緦孝慈錄則曰嫡子衆子與其妻爲
大之庶母各杖期三書皆時王制而不同若此將何適從
原子曰士爲妾母緦古禮也古者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庶人無妾故無其制今庶人既得立妾則其服必同于士
然孝慈錄載之杖期條何也以父妾母之名也妾爲夫之
嫡子爲祖後者齊衰三年爲衆子期而子乃報之緦不亦
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已之昆弟則相爲服期今也於其母
緦於其子（子則）母之間輕重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故子之
服庶母當以孝慈錄爲準曰然則服緦之制可廢乎曰何
可廢也衆子爲妾母杖期不以父存殁得爲之服也若長
子爲父後爲宗廟主夫喪則不祭乃以父妾之賤而廢尊
者之祭可乎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爲不祭故也母子
尚不敢以私廢祭況父妾乎則長子爲父後者決無服庶
母杖期之理也夫庶子爲父後猶爲其所生母緦以此明

之則嫡子之不爲庶母期可知也若父在服之可也謂已
未代父祭也然則爲父後者服之如何曰禮君子〻爲庶
母慈己者小功鄭元曰此大夫公子嫡妻之子也言君子
子則父在也父在故以慈己加小功父卒則緦今長子爲
父後獨不可以此推乎是故父在與衆子同服期父殁則
緦此禮義之至中者也亦於時王之制得相發明矣　呂
枏喪禮疑問曰今嫡子衆子暨其妻爲庶母者何曰貴父
之妾也貴父之妾比于世母叔母矣故期也古者重嫡子
父母之所三年者也以其繼體傳重也故古者雖庶子爲
父後者爲其母緦故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然爲緦
則已輕爲期則已重爲緦已輕況無服乎爲期已重況嫡
子乎大夫嫡子小功可也衆子大功士以下衆子期可也
嫡子大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同衆子若爲天子後者
無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晉武帝之太子猶然行之也
呂坤四禮疑庶母之有子杖期矣無子無服乎且母之名
生于父不生于子若云無服是爲庶母服者兄弟之故非

父之故也及考諸禮家所載庶母期而不分有子無子蓋父妾爲長子衆子期不分有子無子則長子衆子與父妾安得不爲之服豈宜有子無子乎且服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惟夫與嫡妻不與妾報服猶云名分稱尊諸子不尊于父妾父妾爲之期而諸子不報有是理乎　有子稱庶母無子何稱禮云士爲其貴妾緦又云攝女君者不爲女君之母家服玆非庶母乎又云士不名長妾長妾衆之長也玆非庶母乎若以有子稱庶母則所謂貴妾長妾而無子將何稱乎　姚翼家規曰嘗疑律中八母圖註謂父有子妾而他無子妾竟如路人乎以問沈符卿符卿曰庶母之服非自父推也由庶子服嫡母斬而報之也無子者不必報故無服

建子臆說當明太祖改爲庶母杖期之時爲貴妃推恩獨執己見雖以太子之親幾于盡劍羣臣又孰敢以古禮議乎獨是古禮爲祖父母不杖爲世叔父不杖爲昆弟不杖惟父在爲母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嫡子于父卒爲妻衆子爲妻則杖耳一旦以緦服而驟加至杖期不太重乎況杖者爲主也主庶母之喪者自有所生之子矣即無子如孫貴妃而以周王爲之主矣嫡子衆子又何必杖此杖之斷斷不宜也若羅呂諸儒之議衆子爲庶母期可也嫡子于父在時分庶母之有子無子而爲之服期功之服可也至父歿而嫡子代爲宗廟主則以祭祀爲重不可以庶母之喪而廢祖禰之祭斷宜從古禮之緦庶不違古亦不背今也又昔聞之俞漸川先生曰禮言父有子妾爲庶母子兼男女言故世俗不服生女之庶母者非禮也觀服制女子之服皆與男子同則男子女子有何分別若父妾無子則不得以庶母稱矣此今律也

爲嫁母出母　降服

古禮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而無嫁母服唐律爲嫁母出母齊衰杖期報報謂母服其子〻同爲父後則無服開元禮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皆降服齊衰杖期報父卒爲父後者爲嫁母無服母猶服之宋政和禮同爲生已者若爲父後則不服母猶服之書儀同家禮

子為出母嫁母降服齊衰杖期明集禮同會典為出母嫁母降服齊衰杖期(謂親生母因父卒改嫁及父在被出者皆齊衰杖期 今律同)(子婦不言從夫服)

子思之母死于衛(注伯魚卒其妻改嫁于衛庶氏)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謂嫁母與廟絕也)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他室　疏曰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元云齊衰期年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蜀譙周音表準並言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為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絕族者女子嫁來承奉宗廟與族相連假令嫁與出則與族絕)(謂父族與母族相絕而不親也)　漢石渠閣議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太傅蕭望之曰當服期為父後則不服韋元成曰父歿母無改嫁之義王者不為無義制禮若服期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上不養舅姑中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明子無貶母之義元成議是也　石渠議又問夫死妻穉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元成曰與出妻子同服期或又議以為子無絕母應三年也　唐元宗天寶六載正月赦文詔曰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自今天下嫁母出母亡並終服三年　唐八座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嫁為父後者不服不敢以私親廢祭祀也惟素服居堊室心喪三年免役官亦心喪之母子無絕道也　通禮五服制度凡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及為祖後祖在為祖母雖期而除服仍心喪三年　宋史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改嫁韓氏後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之理請得以恩封之及母死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凡有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中行祭為非禮　宋仁宗景祐二年祠部員外郎郭稹幼孤母邊氏更嫁後邊卒稹解官行服詔禮官宋祁及兩制御史臺集議議凡子為父後無人可奉祭祀者為出母嫁母服齊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仍申心喪如諸子非為父後者為

出母嫁母齊衰杖期亦解官申心喪心喪三年皆二十五月詔凡為出母嫁母不拘子為父後之條並聽解官以申心喪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朔制子為改嫁母服喪三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期願終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節難踰定制以從私情詔從之

喪服小記曰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釋曰不言與父為體而言與尊者為一體者嫡子正體于上將所重傳相承父祖以上俱是尊者故不言父也但事宗廟祭祀者不敢聞見凶人故雜記云有死于宮中三月不祭況有服而可祭乎是以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已與母無親子獨親之故云私親也　雷次宗曰不直言為出母嫌他出子亦為之服惟親生子乃為之服也蓋子無出母之義故從夫而言出妻之子也　應鏞曰祭吉禮也喪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禮而子無絶母之理若為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為重故寧奪母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出婦既得罪于宗廟則其為服亦無望于前夫之家矣　陳澔曰出母為父所棄而為他姓之母死則有他姓之子服之蓋居喪不祭若亡他姓之母而廢己宗廟之祭豈禮也哉然雖不服猶以心喪自居為母子之恩也非為父後者期而不禫

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陳澔曰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則于禮無服期可已矣而猶哭夫子所以嘆其甚也　顧炎武曰伯魚之期而猶哭是父在為母之制而必以為出母者非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張子曰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于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黙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為我未至于聖人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處權子思自以為不敢處權惟循理而已
或問朱子道隆道汙之說曰以文意觀之道隆者古人為出母無服迨德下衰有為出母制服者夫子之聽伯魚喪出母隨時之義也若子思之意則以為我不能效先君子之所為從古者無服之義也故儀禮出妻之子為母齊衰杖期疑是後世沿情而制　陳澔曰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為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期而猶哭夫子所以言其甚此賢者過之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為問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為對謂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為之隆殺也惟聖人能于道之所當加隆者則從而隆之于道之所當降殺者則從而殺之汙猶殺也是于

先王之禮有所斟酌而隨時隆殺以從于中道也我則安能如是哉但為我妻則白當為母服今不為我妻則白為父後而不當服矣子思是欲守常禮而不欲如伯魚之加隆也　吳肅公曰孔氏之喪出母說者謂伯魚之過子思難于正父之失而為道隆道汙之荅竊以為不然伯魚即失夫子何以聽之是聖人家庭之間相與護其非也然則儀禮周公之書也而越之乎竊以為春秋之世周禮之數者多矣其至者聖人守之其未盡善者亦徵有損益焉出母之喪情之所不容恝執禮而強使恝焉非情也則亦非禮也是以伯魚行之而夫子姑聽之所謂聖人之大也亦聖人之微也子思則自計其　道之不足以及此故已之子思之嚴也亦賢聖之分也各行其是而已　後漢鄭元荅趙商問曰繼母而為父所出無服晉河內從事史庾遺議曰夫禮緣人情而為之制雖以義督親實以恩斷義按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于所生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若父在繼母為父出則不服

矣繼母徒以配父有母之尊親撫養己故喪之如母及其
出也既不終養育之恩又棄為母之尊又不從而見育則
不服宜矣　晉束晳問嫡子為出母無服出母為子有何
服步熊荅曰但為父後故不服耳若母為之服仍期衰準
正論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喪者不祭也亡以出故不得
不降安有母子至親而無服乎釋服而祭可也　晉賀循
曰父在為母厭尊故屈為期出母亡服期不減者以本既
降義無再厭也父在為母既已杖矣若父在母出亡宜重
降應在不杖條今在杖條明不再降杖者必居廬居廬者
必禫　晉劉閭之問徐邈庶子服出嫡母否邈曰経言出
妻之子為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　唐中宗神龍元年五
月韋后表請天下為出母制服三年優詔許之　宋張永
德父穎先娶馬氏生永德馬為穎所出繼娶劉氏永德知
鄧州於州廨作二堂左居劉氏右居馬氏不敢以出母加
于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母妻皆入得
謁劉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劉卒馬始得入謁太宗乃

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　呂坤曰禮疑曰出母而嫁而
相絕也出母不嫁為父守也夫死而嫁忘我父也繼母而
嫁情又遠矣而皆杖期不無等乎制禮者宜等焉　出母
不嫁其情可憫杖期可也嫁者自應少殺期而杖不太學
乎　邵寶曰繼母以父重嫁母以父輕出母以父絕以義
制恩而服之隆殺從之禮也　古禮出妻之子為母齊衰
杖期不曰出母而曰出妻則父在可知矣父尚曰妻則未
嫁可知矣故制服竟與不出之妻同許其杖許其居廬許
其禫見母之生時未絕於父故父於妻死之後亦不忍終
絕其妻仁之至義之盡也若父臨死而反其母則他日猶
然齊衰三年也何可與嫁母同也故嫁母無服（婦犯七出者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竊盜六妬忌七惡疾天子諸侯之妻無子不出惟六出）
建子聽說士君子之家不幸而有出母嫁母之事為人子
者實有難言之隱非其親生可以無服苟為親生子而恝
然無服豈不傷心故古人分父之存歿而為之喪與不喪
又分嫡子衆子而為之喪與不喪喪則齊衰杖期不喪則

心喪三年此真合乎情禮之至無可議也若子思之所謂道隆道汙智未足以知聖人亦不必强為解也獨是古今諸儒論子為二母服制如此之詳而於二母之子婦不言從夫服豈以嫁母不能守節出母得罪於父皆無立身之範可以訓婦故於子婦不言服歟則又聖人制服之微意而不必以言示也

嫡孫父卒祖在為祖母 正服

古禮祖父在嫡孫為祖母齊衰杖期唐律無開元禮為祖後者祖在為祖母正服齊衰杖期為曾祖高祖後者亦如之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嫡孫父卒祖在為祖母正服齊衰杖期明集禮同會典改斬衰三年今律仍復齊衰杖期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註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

建子聽說古禮祖在為祖母杖期亦如父在為母杖期也明會典父在為母改斬衰三年故嫡孫父卒祖在亦為祖母改服斬衰三年而今律父在為母從明制祖在為祖母仍遵古禮似獨重母而遺祖母恐不可不商也

齊衰杖期之古輕今重者

父在為母

父母之恩等也為母期者由父在父至尊子不敢伸為母屈至期也

此古禮自唐加齊衰三年明會典改斬衰今因之

為庶母

自古禮而漢而唐而宋皆緦麻三月明會典改齊衰杖期今因之

嫡子衆子之妻為夫之庶母

自古禮而漢而唐而宋皆從夫服緦明會典改從夫服齊衰杖期今因之

齊衰杖期之古重今輕者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

自古禮至明會典皆齊衰杖期今律改不杖期

喪服制考卷三

秀水後學朱建子辰始氏輯

長男玉武謹校

齊衰不杖期（服制與杖期同但不杖布用粗生麻布之次等）

祖為嫡孫 加服

古禮為嫡孫齊衰不杖期唐律同開元禮為嫡孫加服齊衰不杖期（有嫡子則無嫡孫凡為後承嫡者雖曾孫玄孫與孫同）宋政和禮書儀並同家禮為嫡孫及曾元孫當為後者加服齊衰不杖期明令明集禮同孝慈録會典祖為嫡孫齊衰不杖期今律同

爾雅曰子之子為孫疏曰孫順也言順於祖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嫡也有嫡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

註曰嫡子死則立嫡孫是嫡孫將上為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為庶孫耳孫婦亦如之嫡婦在亦為庶孫之婦耳

敖繼公曰祖於孫宜降於子一等而大功此期者亦異其為嫡加隆焉耳非不降之謂也有嫡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者謂嫡不可二也　郝敬曰嫡子早死立嫡子之嫡子繼宗曰嫡孫死則祖為之期祖為孫大功常也以其體加隆焉若使嫡子在等孫也無嫡庶之異也　萬斯大曰祖為嫡孫不杖期傳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此言嫡子在則長孫與庶孫同祖為之大功長孫之婦亦與庶孫婦同祖為之緦也古人子雖多惟立長子一人為後曰嫡子嫡子在則嫡子之長子未即為嫡孫必嫡子亡始立為嫡孫以為祖後下文云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是也嫡子在既不立嫡孫則嫡子之長子婦亦不得為嫡孫婦蓋夫庶亦庶夫嫡亦嫡婦人從夫之義也鄭註乃謂嫡婦在則亦為庶孫之婦是不夫之從而以姑為主豈禮也哉

父為嫡長子 加服

古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唐律同開元禮父為長子加服斬衰三年宋政和禮同書儀父為嫡長子（亦謂當為後者）斬衰三年家禮父為嫡子當為後者加服斬衰三年明令

明集禮同孝慈録會典改父母為嫡長子及衆子齊衰不杖期今律父母為嫡長子及嫡長子之妻及衆子及女在室及子為人後者齊衰不杖期

傳曰為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註曰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繼祖禰之正體嫡嫡相承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而傳重於下也庶子長子弟也庶子賤不得隨父服嫡兄三年以已不為父後故言不繼祖也　小記曰為父母長子稽顙註曰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賓服輕者先拜賓而後稽顙父母尊也長子正體也故皆從重也則長子之重等於父母也　又曰嫡長子死父為之居喪次於中門之外衆子則否　雜記曰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註曰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得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已位耳　古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疏曰不言嫡子通上下也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子立之亦名長子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也　南史齊文惠太子甍有司奏請御服期時皆從斬服三年也　呂柟曰古者父母為嫡長子三年為衆子不杖期夫異之以三年則已尊同之於衆子則已卑夫衆子同於兄弟之子而已矣其可并嫡長子而亦同兄弟之子耶今典為長子婦期為衆子婦大功必為長子杖期為衆子不杖期可也乃為長子亦不杖期乎　建子聽說歷觀古禮為長子三年為尊祖也故特重也今改為期即不能如古禮三年亦應杖期古禮舅於嫡婦為喪主故父母在嫡子不敢為妻杖父於嫡婦且為喪主而於嫡子反不可為喪主而杖乎齊衰不杖期無乃太輕況與衆子無別且與猶子亦無別則禮所云正體傳重之謂何也

母為嫡長子　加服

古禮母為長子齊衰三年唐律母為嫡子齊衰三年開元禮母為長子加服齊衰三年宋政和禮同（謂父服斬衰者）書儀同家禮母為嫡子當為後者加服齊衰三年明令明集

禮同孝慈錄會典改齊衰不杖期今律父母為嫡長子

齊衰不杖期

疏曰子為母齊衰母為子不得過於子之為已故亦齊衰也若然長子衆子之為母父在期年若夫在而為長子直亦不得過於子之為已而服期乎蓋子為母有降屈之義父母為長子本為先祖之正體無厭降之義故不得以父在屈至期明母為長子不問夫之在不在而必齊衰三年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註曰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也　雷次宗曰父之重長以居正嫡之倩當為先祖之主故也母亦以此義而加崇焉夫父之服長以其仰述祖禰堂構斯荷母亦以其承夫嗣業三從是寄父尚不以大夫之嚴降祖禰之主母亦安敢以婦人之尊降所天之嫡故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以父況母明無嫌也　婦人不杖而母為長子削杖喪服記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註曰婦人受重於他族故夫與長子則稽顙其餘謂父母也降服移天其禮殺矣

舅姑為嫡長子婦 義服

古禮舅姑為嫡婦大功九月唐律加齊衰不杖期開元禮父母為其子之應三年者然後為其婦義服齊衰不杖期宋政和禮書儀並同家禮分舅為嫡婦姑為嫡婦二條皆義服齊衰不杖期明令明集禮同孝慈錄會典父母為長子婦齊衰不杖期今律父母為嫡長子之妻齊衰不杖期

儀禮疏曰其婦從夫而服舅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婦大功降一等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嫡也謂父母為嫡長子三年今為嫡婦不降一等服期者長子本為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婦直是嫡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止加於庶婦一等大功也　小記曰嫡婦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註曰不為後者以其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故舅姑以庶婦小功之服服之也　唐貞觀十四年太宗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

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於是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奏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期上從之秘書監顏師古奏曰舅姑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勤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己子之妻反有減降以類而言未爲允愜今請冢婦期服衆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均平更無室啟矣　吳肅公曰子之喪殺冢於衆矣婦之喪進冢於衆婦頗降爲令制也或曰大功可也

爲衆子　正服

古禮士爲衆子齊衰不杖期大夫爲庶子大功唐律同開元禮爲衆子正服齊衰不杖期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妻之子宋政和禮書儀並同家禮爲衆子及女在室與嫁而無夫與子者正服齊衰不杖期明令明集禮爲衆子男齊衰不杖期孝慈録會典增嫡長子父母爲嫡長子及衆子齊衰不杖期今律同今律註女在室同繼母爲長子衆子同

喪服註曰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妻子也除長子嫡外皆爲衆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大夫則謂之庶子敖繼公曰衆子即庶子也對長子立文故曰衆子庶則對嫡之稱實則一爾父母爲衆子期以尊加之也妻爲妾之子亦期凡嫡而非長父母爲之與衆子同　孝慈録答問曰凡庶生雖長亦依衆子例服期　晉有人問劉智曰今有狂癡之子不識菽麥不能步行起止年過二十而死者禮無爲廢疾降殺之文父仍以正服〻之乎抑比之無服之殤而不爲之服乎智曰無服之殤未至成人因斯不服以漸至於成人順其理者也至於廢疾仁人深痛不忍不服故禮無降殺之文不得同殤例也　宋庾蔚之曰廢疾而亡獨加慇悼豈可準之殤篤其愛者以病彌可悲矣薄其恩者以病則宜棄矣立禮者深見其情杜而不言則無降之理略可知矣

父母爲子之爲人後者　正服

古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言父母爲其子之爲人後

者亦報以齊衰不杖期也唐開元禮同分層正服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令明集禮會典並同孝慈録無此條今律父母為嫡長子及嫡長子之妻及衆子及女在室及子為人後者並齊衰不杖期

建子聰說愚按為人後者為其本生親屬服皆降一等故於父母猶降為期而獨本生父母為為人後之子不降而仍報以期何也蓋重大宗抑本生故以往來相報之法行之況子為人後即與兄弟為子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不杖期已之衆子其服亦不杖期也又何所用其降故不降也

繼母為長子衆子 義服

古禮繼母如母統於母為長子齊衰三年為衆子齊衰不杖期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竝同家禮繼母為長子義服齊衰三年為衆子義服齊衰不杖期明令明集禮同會孝慈録典父母為嫡長子及衆子齊衰不杖期今律繼母為長子衆子並齊衰不杖期

建子聰說洪武七年撰孝慈録令為會典婦為姑為繼姑為夫之君母生母及夫承重為夫之祖母並斬衰罷一切母及繼母為長子齊衰三年之服均服期夫衆子何可與長子同似宜為長子稍議加也

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為改嫁繼母 義服

古禮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齊衰杖期報嫁母服經無明文既謂繼母嫁從為之服則親母可知唐律無開元禮從繼母嫁為改嫁繼母義服齊衰杖期若繼母出則不服若繼母出嫁子從而寄育則服不從則不服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義服齊衰杖期子為父後則為嫁母出母及繼母嫁俱無服明令明集禮父卒嫡繼養慈四母歸宗為之服齊衰杖期若改嫁從之者亦為之服齊衰杖期報服亦同孝慈録會典父卒繼母改嫁而已從之者齊衰杖期今律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與人為改嫁繼母服齊衰不杖期律圖註謂父死繼母再嫁他人已隨去者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註曰嘗為母子貴終其恩也 疏曰父卒繼母嫁者見此母為父已服斬衰三年之恩故子

為之一期以申其恩從為之服者為本是路人暫與父配
合父卒還嫁便是路人人子仍服一期故生從為之文也、
報者子念母服父之恩母念子服己之恩兩相報服而無
降殺也　馬融曰繼母為己父服斬衰三年喪禮畢嫁後
夫重成母道故隨為之服繼母不終己父三年之喪則不
服也　王肅曰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
敖繼公曰父卒而繼母不嫁則為之三年從之嫁則期所
以異內外也報者以其服服之〻名謂出妻於其子與其
繼母皆報也　雷次宗曰凡言報者繼母服亦如此　郝
敬曰此條當以繼母嫁為句從為句蓋父死子幼從繼母
嫁是始終相依也母喪則子為期子喪母亦以期報之傳
疑從嫁之繼母何以同服蓋生相依死相棄是無終也生依
之死服之所以貴終〻其為母子之義也　宋庾蔚之曰
母子至親本無絕道出母得罪於父猶追服期若父卒母
嫁而反不服是子絕其母矣豈天理耶宜與出母同制
房景先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興蕉鞠

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違義棄節作嫡異門為鬼他族母道
不全何恩終之有宜齊服追哭於野次苟存降重不亦過
乎　萬斯大曰身從繼母改嫁而為繼母服期傳曰貴終
也王肅曰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此說是
也鄭元謂嘗為母子貴終其恩則是因未嫁前有母子之
恩而服之非從嫁後而為之服也崔凱因鄭說而推之曰
此服為庶子耳為父後者不服也夫上文出妻之子為母
非為父後者皆齊衰杖期此無論從嫁與非從如一所以
然者傳所謂母子無絕道然不可語於繼母繼母不嫁則
母子也嫁則路人矣奚服之有奚為父後與非為父後之
有惟是父卒子孤幼無依不得已從繼母往嫁繼母亦不
之棄而保抱攜持則其母子之恩無異於親母如是而不
為服則母子之情為不終而心亦抱愧彼繼父同居者猶
齊衰三月亦惟以恩之不可忘也繼母雖非親母其撫育
之恩獨可忘乎況身為父後而從繼母往是不能自立必
不能如常禮而行為父後之事矣其服自不容無設也果

能如禮而行為父後之事則克自樹立而不從繼母往矣不從又奚服哉　顧炎武日知錄曰父卒繼母嫁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往嫁也母之義已絕於父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故不可不為之服報者母報之也而相為服也　附馮善家禮集說曰或問世俗稱三父曰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從繼母嫁父諸本皆然今律圖無從繼母嫁父何也曰從繼母蓋謂父死繼母再嫁而已從之者則服杖期乃為母服也諸本皆書從繼母嫁俱無父字請詳觀之世皆不考概補從繼母嫁父非也曰然則從繼母嫁父何服曰無服或自幼育己同居者難概論無服或謂當同繼父服未知可否

為伯叔父 正服

為伯叔母 義服

古禮為世父母叔父母齊衰不杖期唐律同開元禮為世叔父正服齊衰不杖期世叔母義服齊衰不杖期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令明集禮並同孝慈錄會典姪為伯叔父母即伯：母：叔：嬸：齊衰不杖期今律同註謂父之親兄弟及父親兄弟之妻也

爾雅曰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疏曰繼世以嫡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故曰世父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疏曰雖非至尊既與至尊為一體故服期也　陳銓曰至尊父也所謂昆弟一體也　馬融曰與父一體故不降而服期　傳曰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疏曰以名服者二母本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則生母名既有母名則當隨世叔父而服之故云以名服也　禮大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言父之兄弟猶父也故謂伯叔為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也　黃乾行曰伯叔母入配其分尊姑姊妹出適其分卑故先王制服為伯叔母齊衰期姑姊妹大功此以義制服尊：之義也然以情言自異姓而入其情輕姑姊妹同氣由骨肉而出其情重故於喪伯叔母踊不絕地服雖重而哀不至於喪姑姊妹踊絕於地

服雖輕而哀至此以情居喪親〻之仁也　吳肅公曰古齊斬之殊也母則殺父矣世叔母之埒乎世叔父也何居孔子曰伯叔母之期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由文矣哉由文矣哉噫可味也已盡亦殺世叔母而大功可乎（雙足跳躍曰踊以手擊胸曰擗）　北史文門愛山陽人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相與標其孝義

為姑姊妹之在室者　正服

為為女子子之在室者　正服

為姑姊妹女子子出嫁而無夫與子者　正服

古禮為衆子齊衰不杖期女子子在室者亦如之唐律同古禮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齊衰不杖期姑姊妹報唐律無開元禮為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適人無主者正服齊衰不杖期報（無主無祭主謂無夫與子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宋政和禮書儀並同家禮為在室之姑姊妹及嫁而無夫與子者為女在室與嫁而無夫與子者並正服齊衰不杖期明令明集禮同孝慈錄會典為姑及姊妹在室者父母為女在室者並齊衰不杖期適雖人而無夫與子者同今律女之在室者齊衰不杖期律圖姑姊妹並在室期年出嫁大功又載凡姑姊妹女及孫女在室或已嫁被出而歸服並與男子同出嫁而無夫與子者為兄弟姊妹及姪皆不杖期

爾雅曰父之姊妹為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孝慈錄問答曰姑者故也言尊如故也姊咨也以其先生言可咨問也說文曰妹者女弟也又謂之媦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也何以期也為其無祭主也　喪服不杖期章曰世父母叔父母註云為姑在室亦如之昆弟註曰為姊妹在室亦如之　黃幹曰姪之為姑兄弟之為姊妹其服如此則在室姑之為姪在室姊妹之為兄弟其服當與男子同可知也　又曰在室女子子為父母及其餘親其服並與男子同故父母之為在室女子〻其服亦與男子同也　敖繼公曰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死而無祭主

尤可哀憐故加一等大功之服乃得加一等者以其本服如是也　又曰為姑姊妹女子子出適者降為大功今以其無主乃加於降服一等而為之期其姑姊妹於昆弟姪亦不容不以其所服者服之云報者服期之義生於己而不在彼故也女子子適人者為父母自當期固不必言報矣然父母為己加一等而已於父母不復加者其亦婦人不能二斬也與　雷次宗曰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今無祭主是無子無夫而無受我而厚之者也既無受我之厚則我不降其本服蓋哀發於無主而服反於天倫也

為兄弟　正服

古禮昆弟齊衰不杖期唐律同開元禮為兄弟正服齊衰不杖期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令明集禮孝慈錄會典及今律並為己之親兄弟齊衰不杖期

爾雅曰男子先生曰兄後生為弟　廣雅曰兄況也況於父又謂之弟弟悌也言順乎兄也　雷次宗曰經於伯叔父下無姑文於昆弟下無姊妹文於衆子下無女子子文者以未成人則為殤已成人則出嫁故不專見而建子以為在室則姑如伯叔姊妹如昆弟女子子如衆子故亦不必專見也　宋真宗西祀回次河中召种司諫放欲邀之至京時放持兄喪於家辭曰臣幼父亡賴伯氏鞠育頗持三年之喪以報其德乞終其制上許之　宋仁宗皇祐四年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幼孤鞠於兄嫂已為嫂持服兄喪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為言上曰近世蓋有匿親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亦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特從其請候服闋日進一階

伯叔父為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正服

古禮昆弟之子齊衰不杖期唐律同開元禮為兄弟之子正服齊衰不杖期女在室亦如之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令明集禮孝慈錄會典為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齊衰不杖期（即姪男及姪女）今律為己親兄弟及親兄弟之子女在室者齊衰不杖期（註姪女在室期年出嫁大功）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疏曰此兩相為服而不言報者引同已子也　檀弓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疏曰已子服期今昆弟之子亦期是牽引進之同於已子也已子服期昆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　陳淳曰已子與兄弟之子以已視之若有親疎以父母視之已與兄弟均為父母之子也已子與兄弟之子均為父母之孫故已視兄弟之子謂之猶子其服均為期不容以私意有所輕重此引而進之者也　顧湄曰今人稱兄弟之子有稱猶子者當本諸此然而失其義矣此言人為兄弟之子喪服猶已之子期只是記禮者之辞豈可遂為親屬之定名古人於兄弟之子直稱父子漢疏廣謂兄子受曰官成名立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蔡邕與叔父質為程璜所陷邕自陳曰如臣父子欲相傷陷自晉以來始有叔姪之稱亦無稱猶子者　建子按古禮唐律兄弟之女子子不分適人與在室同不杖期者亦猶是引而進之之意也開元禮始分出嫁大功

孫為祖父母　正服

古禮祖父母齊衰不杖期唐律同開元禮為祖父母正服齊衰不杖期（父所生庶母亦同惟為祖後則不服）宋政和禮書儀並同家禮為祖父母正服齊衰不杖期（庶子之子為父之母而為祖後則不服謂父是庶出者已若承祖後則不為父所生母服）明令明集禮同（明令註父所生庶母同）孝慈錄會典孫為祖父母齊衰不杖期今律同

爾雅曰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註曰加王者尊之也　傳曰祖父母何以期也至尊也疏曰祖為孫止大功孫為祖何以期祖至尊故為孫降大功似父母於子降期也　儀禮大夫為祖父母嫡孫為士者期大夫以尊降旁親惟不敢降其祖與嫡故服期也不降祖與嫡則降餘親可知矣　王志長曰按父在為母期猶心喪三年父必三年然後娶上達下也子孫為大父母期而父喪未終縞冠元武下達上也先王制禮盡乎人情之至者也　或有問於汪琬曰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繼祖母豈無服乎曰否吉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蓋繼祖母與祖庶母

不同繼祖母之殁也祔於廟而祖庶母不祔夫祔廟之主為孫者方歲時享祀而可無服乎故曰言祖母而繼祖母統其中矣　或又問祖庶母宜何服琬曰其祖免乎禮大功以上為庶母無服何況祖庶母然今律為庶母期矣而亦無祖庶母服何與曰疏也無恩也斯則為之袒免可也

吳肅公曰甚矣古人之重為後也為父母三年不亦久乎斬不亦厚乎庶子之子為祖後則不喪其父之母也謂父何哉嗚呼不已薄乎

建子臆說古禮士為庶母緦而庶祖母之服禮無明文唐開元禮則附註於為祖父母條惟宋開寶禮有為父所生庶母齊衰不杖期及家禮於為祖父母下有庶子之子為父之母而為祖後則不服一條令嫡子衆子既為庶母杖期矣則為祖庶母亦應補服不獨庶子之子為生祖母宜服期也乃明令為祖父母條亦註父所生庶母同而太祖勅撰孝慈錄改服制詳詳加厚於庶母而不及祖庶母何也今亦因之無服似可商也

孫女為祖父母　正服

古禮女子子為祖父母齊衰不杖期唐律女孫為祖父母齊衰不杖期出嫁亦不降開元禮女孫為祖父母正服齊衰不杖期雖適人不降宋政和禮書儀家禮皆附於子條明令明集禮孝慈錄會典並同今律孫為祖父母齊衰不杖期孫女在室出嫁同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釋曰祖父母正期也已嫁之女子可降旁親不可降正期故不敢降祖父母也　疏曰經直云女子子無出嫁文似在室傳云不敢是雖嫁而不敢降似已嫁經傳互言正見在室出嫁同不降也　馬融曰經不言女孫而言女子子者婦質者親親故繫父言之出入服同故不言在室出嫁也　敖繼公曰女子適人不降其祖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　降服

古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不杖期報唐律無開元禮同凡為人後者本親降一等其妻又降一等宋政和禮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降服齊衰不杖期父母為其子之為人後者亦如之為書儀同家禮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降服齊衰不杖期明令明集禮同孝慈録會典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本生父母齊衰不杖期令律同律圖註父母報服同

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䟽曰此謂其子已後於人反來為父母服其服不杖期者欲以厚於所後薄於本親故深抑之以見父母尚降明其餘之皆降也 敖繼公曰言其以别於所後者也父母為支子服率降於為已者一等此支子出為人後為其父母期其父母亦報之以期而不服降者以其既為所後者之子統不可二故不敢以正尊加之而報之也 傳曰父母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也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 䟽曰按小記云别子為祖繼别為大宗若魯桓公嫡夫人文姜生太子同立為君次子慶父叔牙季友此三子謂之别子别子云者皆以臣道事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太子有别又與後世為始故稱别子也大宗有一小宗有四大宗一者别子之子嫡者為諸弟來宗之即謂之大宗自此以下嫡嫡相承謂之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有四者謂大宗之後生者謂别子之弟小記註曰别子之世長子兄弟宗之第二以下長者親弟來宗之為繼禰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昆弟從父昆弟亦來宗之為繼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從祖昆弟來宗之為繼曾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親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從曾祖昆弟來宗之為繼高祖小宗也更一世絶服不復來事以彼自事五服内繼高祖以下者也四者皆是小宗則家〻皆有兄弟相事長者之小宗雖家〻盡有小宗仍世事繼高祖以下之小宗也云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按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絶故知後大宗也降其小宗者此則繼為人後為父母父母尚降明餘皆降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明宗子尊統領族人有族食族燕序齒

族人之事收族者謂別親踈序昭穆也是以大宗須後不可絕也嫡子不得後大宗者以其自當主家事并承重祭祀之事故也　敖繼公曰為父固當斬衰然父不可二斬不並行既為所後之父斬則於所生之父不得不降而為期蓋一重則一輕理宜然也大宗者繼別子之後者也小宗者凡庶子之長子嫡孫之屬皆是也此為大宗子矣乃復謂所生之家為小宗者以其本為支子故也持猶主也尊之統為尊者之統也小宗者族人之所尊而大宗又統乎小宗故言尊之統而收族人故族人不得不為之立後也　後周書柳慶傳慶為其第四叔父後及遭本生父憂議者謂不宜服重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以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終三年喪邵寶曰此以情言也而禮則不然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以不能追服而陰服於所生不亦二乎蓋降服而心喪焉可也　宋史中丞何溶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溶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呂祖儉遺書宰相曰禮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為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官何觀焉閻若璩曰伯母服期溶本生繼母亦服期溶欲服伯母服者以伯母不申心喪不解官耳溶意不肯解官祖儉以不孝剌之得其情矣　朱子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期年有父母之稱漢議引此為證欲稱皇考當時雖以眾人爭之得止而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為其父母別無稱呼只得如此也　又曰且如今人為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繼父母斬衰三年以禮(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有存亡繼絕之道又不容不安今法為所生父母心喪三年此意甚善　呂柟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者何曰重我生也雖後於人生身之恩不可忘也然則何以不斬子夏曰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故漢唐宋間由藩王入承大統於其父母猶稱皇考皇妣者其亦不講於大宗也哉　汪德輔曰或謂為人後者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而使之無二是未考於禮也蓋父母之降(服)明所後之重而已非遂以為當變其親也親不變而名可易乎名不可易

則期服雖除心喪三年禮不可變也而謂輒以絕其親乎不絕其親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在以禮義名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此其名之見於經未嘗易也經既不易則凡為人後者生曰本親父母沒曰考妣禮之正也　張懋修談叢曰胡廣本姓黃父母以午日子棄之江後父得而養之遂不持本生父母服

出嫁女為本宗父母降服

古禮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齊衰不杖期唐律女子適人者為父母齊衰不杖期喪服小記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開元禮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降服齊衰不杖期宋政和禮女適人者為父母降服齊衰不杖期所降之服未滿被出者不降服已除被出者而本服未除者不服凡女適人應降之服未除已除被出者準此書儀家禮明令明集禮並同孝慈錄會典出嫁女為父母齊衰不杖期今律女出嫁為本宗父母齊衰不杖期

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二斬也婦人不二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二斬者猶曰不二天也婦人不能二尊也註曰從者從其教令也女子子在家為父斬出嫁為夫斬惟一無二也婦人有三從所從即為之斬夫死從子而不為之斬者子為母齊衰母為子不得過齊衰也　敖繼公曰從者順其所為而不違之所謂以順為正者也天者取其尊大之義人所尊大者無如天故以為比

出嫁女為兄弟之為父後者加服

古禮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齊衰不杖期唐律同開元禮女子子適人者為兄弟之為父後者加服齊衰不杖期出嫁猶不降為父後者婦人有歸宗之義故不自絕其族類　宋政和禮書儀同家禮女適人為其兄弟之當為父後者加服齊衰不杖期明令明集禮孝慈錄會典今律並同

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

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釋曰若父母在嫁女自當歸寧父母何須歸宗明之父母已卒故歸宗於為父後之家不自絕於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家也敖繼公曰歸宗者所歸之宗也婦人雖外成然終不可忘其所由生故以本宗為歸宗也歸云者若曰婦人或不安於夫家必以此為歸也其於為父後者特重以其為宗子也以私親言之故曰小宗其昆弟雖繼別猶謂之小所以別於大家之宗也

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為兄弟姊妹及姪與在室姪女 正服

古禮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為姑姊妹報服齊衰不杖期唐律無開元禮為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正服齊衰不杖期無主無祭主謂無夫與子人所哀憐不忍降之宋政和禮為姑姊妹及適人無祭主者齊衰不杖期婦人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亦齊衰不杖期書儀同家禮女在室者為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正服齊衰不杖期其適人而無夫與子者同姊妹即嫁相為服亦齊衰不杖期明令明集禮同孝慈錄會典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姊妹及姪與姪女在室者齊衰不杖期今律同

疏曰姑對姪姊妹對兄弟出嫁為姪與兄弟大功姪與兄弟亦為之大功今還相與為期故須言報服也 逵子按女出嫁者為其本宗服皆降一等惟為祖父母及高曾祖父母不降為兄弟之為父後及無夫與子為兄弟姊妹與兄弟之子女俱不降 又按喪服疏曰姊妹女子子在室不見亦不發傳者亦如姑在室不見也又大功章見姑姊妹女子子嫁大功明此在室可知故略之也 又姊妹出嫁相為服惟家禮有屬正服

婦為夫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 義服

古禮為夫之昆弟之子齊衰不杖期唐律同開元禮夫之兄弟之子義服齊衰不杖期男女同 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令明集禮並同孝慈錄會典婦人為夫親兄弟之

子及女之在室者齊衰不杖期今律同註夫姪期年夫姪女在室期年出嫁大功

喪服記曰夫之昆弟之子註曰男女皆是疏曰禮弓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世叔母為之亦如己子服期也男女皆是者據女在室與出嫁與二母相為服同期與大功故於中兼男女也　敖繼公曰此世母叔母之服夫姪男也其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釋曰世叔父為姪不言報至此言之何也二父本是父之一體又引同己子不得言報世叔母與姪本是路人為配二父而有母名為之服期二母亦為之還服期故言報也　陳銓曰從於人者宜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期者報之也

妾為家長父母義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皆無朱子家禮妾為君之父母義服齊衰不杖期明令明集禮孝慈錄俱無

明律妾為家長父母齊衰不杖期今律同

建子臆說家長父母亦猶舅姑也家長且為之服斬衰三年矣女君亦從而服齊衰不杖期今改同斬衰三年矣為家長之妾安可不從而服而自古禮至唐宋皆不為制服諸儒亦無有議及者何與家禮從而補之明律因之今律因之自是為萬古不易之典矣然愚又有說焉古禮婦為舅姑齊衰不杖期故家禮之補妾亦不杖期今婦既改為斬衰三年則妾亦應加服三年觀妾為君之長子古禮三年今改為期則此服何不可改況妻從夫妾從妻妻妾皆從夫一室之內家長女君皆木釋重服而獨妾即吉ゝ凶各殊可乎又妾為君之祖父母自古及今竟不制服似亦應補古禮臣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皆不杖期臣妾一也何獨遺祖父母況妾為君之長子衆子且有三年期年之服而為君之祖父母無服可乎似應亦從女君而為之服大功也

妾為家長之正妻義服

古禮妾為女君齊衰不杖期唐律同開元禮妾為嫡妻義服齊衰不杖期嫡妻不為妾服宋政和禮書儀並同家禮妾

為女君義服齊衰不杖期謂夫之正室明令明集禮孝慈錄
會典並同今律妾為家長之正妻齊衰不杖期
女君嫡妻也妻與夫敵體妾不敢敵夫接事嫡妻有臣事君之義故稱嫡妻為女君也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註曰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疏曰婦之服舅姑期故云等但並后匹嫡傾覆之階故抑之雖或姪娣使如婦之事舅姑也云報之則重降之則嫌者還報以期無尊卑降殺則太重若降之大功小功則似舅姑為嫡婦庶婦之嫌故女君為妾無服也　雷次宗曰今抑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於妾不得同姑之降婦不降則應報所以不報者欲申聖人抑妾之旨若復報之則並后之誠意無所徵故報之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使無服無重嫌之責也　郝敬曰按禮鄭謂女君於妾無服非也既云妾事女君如婦事舅姑則女君視妾如舅姑之視婦可知舅姑於嫡婦大功庶婦則小功女君於妾亦然　敖繼公曰古人之妾大概姪娣故妾於女君亦有親者或大功或小功或緦麻皆不敢服而必服期尊女君也女君於妾不著其服者親疎不同其服亦異若無親而為貴妾服緦若有親則宜就所應服之服而以出嫁降一等服妾可也　萬斯大曰傳曰服貴妾緦夫妻何以貴也以有子也故小記曰士妾有子為之緦無子則已鄭指服之者為君是也獨是妾為女君係謂女君於妾無服恐以為未然夫妾為君斬為女君期服已重矣傳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文不及君亦以妾之服君〻之服妾已見於前後獨女君服妾無文故此條舉婦之事舅姑以例妾之事女君俾讀者即舅姑之於婦還以例女君之於妾也故縱不得如嫡婦大功庶婦小、功降而緦焉宜也縱不能凡妾皆為之服從夫之為貴妾緦焉亦宜也鄭謂報之則重報之誠重也降之則嫌降之果何嫌乎疏云並后匹嫡傾覆之階故抑之夫惟君之志淫也故匹嫡之漸生豈因女君之服不服哉若謂嫌於舅姑之為婦則傳已明言與事舅姑等矣此義不明而後世

於有子妾惟嫡子衆子為服期而君與女君皆不為之服
此則註疏之失也
妾為君之長子 義服
古禮妾為君之長子齊衰三年唐律同開元禮妾為君
長子義服齊衰三年 與嫡妻同不敢輕服夫之正統也 宋政和禮同書
儀無家禮妾為君之長子義服齊衰不杖期明集禮妾
為主之長子齊衰不杖期會典草齊衰三年服改妾為
主之長子及衆子及所生子並齊衰不杖期今律妾為
家長長子齊衰不杖期
喪服小記曰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註曰女君為長子
三年妾亦同服三年從女君服也又曰不敢以恩輕：服
君之正統也 疏曰妾得同乎女君為長子三年也妾之
異乎女君自為其子期也
妾為其所生子 正服
古禮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皆齊衰不杖期唐律無開
元禮妾為其子正服齊衰不杖期宋政和禮書儀家禮
明集禮並同會典妾為主之長子及衆子及所生子並
齊衰不杖期今律同 妾為己子不杖期諸律俱同但
無公妾大夫妾之分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釋曰女君與
君一體故惟為長子三年其餘衆子君降大功女君亦從
君而降妾不得體君故不得從於女君以尊降其子而君
亦不厭妾故得自為其子伸遂而服期也 敖繼公曰公
與大夫於其子有以正服：之者有以尊降之若絕之者
其妻與夫為一體而從之故不問己子與妾子其為服若
不服亦然妾於君之子亦從乎其君而為之其為服若不
服皆與女君同惟為其子得遂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
體君故也蓋母之與子本有期服初非因君而有之故不
得體君則此服無從君之義是以得遂也 雷次公曰夫
人與君同體以尊降其子也公子與君同體以厭降其親
也妾無夫人之尊故不敢降其子無公子之厭故得遂其
親也而事隣於體迹幾於不遂故以得不體得遂為言也

妾為君之衆子 義服

古禮大夫妾為君之衆子大功九月士妾為君之衆子齊衰不杖期唐律同開元禮妾為君之庶子義服齊衰不杖期宋政和禮書儀家禮並同明集禮妾為主之衆子義服齊衰不杖期會典并入己所生子條妾為主之長子及衆子及所生子齊衰不杖期今律同

建子按自古禮至唐宋妾為君之長子三年大夫妾為君之衆子大功士妾為君之衆子期年已所生之子則公妾以及士妾皆期至明洪武七年撰孝慈錄始混而一之總為期年會典因之今律亦因之也

為同居繼父兩無大功以上親者 義服

古禮繼父同居者齊衰不杖期唐律無開元禮為繼父同居者義服齊衰不杖期（謂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是謂繼父同居）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繼父同居父子兩無大功之親者義服齊衰不杖期明集禮同會典為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齊衰不杖期（謂繼父無子孫伯叔兄弟已身亦無伯叔兄弟之類）今律同（律圖註兩無大功親謂繼父無子已身亦無伯叔兄弟之類）

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　疏曰子家無大功之內親繼父家亦無大功之內親繼父以財貨為此子築宮廟使此子四時祭祀不絕三者皆具即為同居子為之期恩深故也三者若闕一事則為異居假令前三者皆具後或繼父有子即是繼父有大功內親亦為異居矣如此則為之齊衰三月而已若初與母往繼父家時或繼父有大功內親或已有大功內親或繼父不為己築宮廟三者一事闕雖同在繼父家亦名不同居繼父全不服之矣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以其中門外有己宗廟則知此在大門外築之也隨母嫁得有廟者必非正廟但是鬼神所居即曰廟　註曰妻穉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以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神不

享非族之祭也妻不敢與焉者恩雖至親族已絕矣故言妻不言母以見為他人之妻不合祭已之父也夫不可二也　敖繼公曰傳之言若此則是子於繼父本無服特以三者具且同居故為此服若先同居後異居則降而三月是又於三者之外以居之同異為恩之深淺而定服之輕重也然則三者或闕其一雖同居亦無服矣　郝敬曰夫死妻稚子幼無親與子再適人非得已也子稱其人為同居繼父非泛然同居也設使子有大功之親則不得依他人為父使其人有大功之親則亦不得養他人為子或私其財貨不與同利易其宗姓使不得自奉其先祀或私其妻預欲絕之使鬼神不享有一於此則恩誼薄烏得稱父必是數者兼備又獨父孤子終身相依如此真繼父矣然後可為齊衰期年若三者備始同居而後異居則但可為齊衰三月若初未嘗同居於前數者無一焉路人耳三月不可況期年乎　喪服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註曰恩服也以恩之深淺而為之服也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昔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則服齊衰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　疏曰異居之道有三一曰昔同今異二曰今雖共居而財計各別三曰繼父更有子便為異居云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此子娶婦而有子亦為異居也　汪琬曰孤子隨母更嫁而所嫁者為之築宮廟使之祀其先此其子為大宗之世嫡與抑支子與苟其為大宗嫡子也則家必有廟何事更築在禮禰無廟則與祖同廟為繼父者何必代為之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宗法而既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為重有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顛連而入繼父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築廟者苟其為支子也則雖爵為大夫士猶當祭於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況幼孤乎為繼父者分之財可也遺之居室什物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為之築廟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亦無大功云〻小記又言家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則是繼父無

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以妻之前子為子乎語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宜禁之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可乎嘗考春秋崔杼娶東郭姜〻以其孤棠無咎入卒兆大亂於齊蓋同居之禍如此後世宜以為鑒不可以禮文藉口也嗟乎三代惟儀禮最古然其說猶有難信者況乎大小戴禮半為漢儒所附會哉善乎傅元之言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顧炎武日知錄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假令夫死婦少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為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其從母嫁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至於成人此子於若人不得不稱為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為之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齊衰三月為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貨財為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為之辭　朱董祥經史辨疑曰母可繼父不可繼母有八父可有二乎按喪服傳繼父同居不同居之父蓋與寄公為所寓之義服一例後儒誤解註為三父八母後復作圖以表之舉世從之使繼諸人者無父為之繼者滅其祖先絕其禋祀此豈聖人之制哉儀禮所謂夫死妻穉云云蓋無大功之親則無族從母適人則無家無族無家則宗祀廢所適之人以其財為之築廟使得祭祀則有存亡繼絕之恩故謂之繼父猶　諸侯失國寓於他國謂之寄公則為所寓者之君服齊衰士庶之失家猶諸侯之失國也則為所適者服齊衰非以為父子也父子兄弟之服皆報而禮無為繼子之服且無繼子之名其不為父子曉然矣至妻不敢與則彼此之宗不亂況為父子乎若曰異姓可為父子則儀禮初無是說也夫父子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父受之祖異姓為之是廢天倫而忘祖父矣春秋鄫子取莒女為夫人魯襄公六年鄫子立莒子為後孔子書曰莒子滅鄫穀梁子曰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異姓為父子滅人宗祀黃歇不韋之奸計聖人制

禮豈有此哉故曰後儒之誤解也傳元謂父無可繼之理真不惑於俗者也　建子按夫死不嫁終身不二此貞婦之守志人情所難亦有嫁者亦有携其子以嫁而有繼父者聖人不以情之所難者概責之人故亦許之為制嫁母之服又制繼父之服而分同居與不同居也

齊衰不杖期之古有今無者

繼母改嫁為前夫之子從已者

古禮從繼母嫁為繼母齊衰杖期繼母報所從之子齊衰不杖期唐開律元禮無宋政和禮繼母嫁為前夫之子從已者義服衰齊不杖期書儀無家禮同政和禮明集禮無會典同家禮今律無

建子聽說古禮父卒繼母改嫁而已從之者為母服杖期母報子不杖期今律改子為母不杖期則母之報子亦應改降一等而竟削之也

妾為其父母

古禮公妾及士妾為其父母齊衰不杖期唐律無開元禮妾為其父母降服齊衰不杖期凡妾為私親如衆人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明集禮會典並同今律無　儀禮曰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註曰嫌厭降之也私兄弟是其族親也父母之外其親族皆無服也　呂枏曰妾為其父母者何曰妻妾於君則有貴賤矣於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舉國君以及士則凡為妾皆為父母期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故從服降一等期也妻則小君也服母之義故期也為君矣而何以有父祖之喪謂始封之君或繼體而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者也　此古禮漢晉六朝猶行之自唐而宋而明至今俱無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

註曰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為者凡六命夫六命婦也六命夫者世父一也叔父二也子三也昆四也弟五也昆弟之

子六也六命婦者世母一也叔母二也姑三也姊四也妹五也女子子六也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惟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郝敬曰大夫之子厭於父凡旁期以下不得自遂父所降子不得不降至於父所不降子安敢降也世父叔父世叔父之子兄弟兄弟之子六者皆言男子之為大夫者也世母叔母姑姊妹女子子六者皆言婦人之為命婦與無後者也大夫於旁期降於此無降故大夫子亦皆為期然則何不直言大夫言大夫子蓋子之世叔父即父之昆弟也其世叔父之子即父之昆弟子也其昆弟即父之衆子也其姑即父之姊妹也其姊妹即父之女子子也其倫同其為服可互見也禮為世叔父母昆弟昆弟子皆期大夫降為大功而死者皆大夫貴敵則皆從期其世叔父母之子已為從兄弟大功常也在父為昆弟之子以彼為大夫父既為期矣子之昆弟子貴者不降又可降父之昆弟子貴者乎故亦為期父為衆子期已昆弟即父衆子以彼其貴父且不降子兄弟同者又可降乎此傳所謂男子之為大夫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其婦人之為命婦者世母叔母見前父之姊妹曰姑女兄曰姊女弟曰妹與已所生女子四婦者適人死為大功常也大夫降為小功以彼為命婦貴敵則仍大功又以其無後加隆為期大夫姑姊妹女子如此大夫子於姑姊妹女子亦然此傳所謂婦人之為大夫妻者父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無祭主謂無親生子凡服人而人以其服反服之曰報世叔父母與子昆弟昆弟子姑姊妹皆以此服報之爵同親同無後同則其當降不降加等同也惟女子既適人者於父母不杖期定禮不論貴賤有後無後不在報例　萬斯大曰古喪服之最可疑者莫如此大夫之子一條夫大夫降其期親於情於理已不順猶曰周人貴貴大夫爵尊而降至大夫之子彼有何

貲乃亦盡降其期親乎夫人倫本於天爵位由於君、命有時而予奪則爵位之得失因之今日為大夫則概從降服他日不為大夫則當從正服後日再為大夫則又從降服以天屬至親而盡以爵為隆殺更以死者之爵為隆殺豈果先王之禮乎記曰禮不下庶人今若此則是禮不上大夫矣而可乎吾謂此必非先王之禮所以難為解即欲强為之解亦必大夫之嫡子而非大夫之衆子也何以知之雜記言大夫之嫡子服大夫之服蓋以嫡子隨服而祭有衆莫行養之禮故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若夫衆子則固士也身為士而可上擬大夫之禮乎試舉一端折之如為兄弟本期也今以大夫之子而降為大功夫已為大夫之子則兄弟亦大夫之子也何為而降之凡尊同則不降禮之常法也今尊同矣又何為而亦降之且已以兄弟為大夫而加其服彼兄弟之為大夫者亦從而報之則是為大夫之兄弟反為為士之兄弟服期矣由前言之已以以卑而加尊者之服由後言之已以尊而亦不降卑者之服一則不必降而降一則可降而不降何其顛倒之甚也惟言乎嫡子則其說略可通耳　此古禮自漢而唐而宋而明至今律俱無　古有今無之服而此條文多難解故諸儒之論並錄之以備参考

大夫為祖父母嫡孫為士者

疏曰大夫以尊降其旁親而不降祖與嫡者尊祖重嫡自尊者始也故不敢降也　此言祖父嫡孫之為士也乃合祖母言之所謂妻從夫爵者也　此古禮自漢而唐而宋而明至今律俱無

為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馬融曰從服者以夫為君斬衰三年妻從夫降一等故服期也　此古禮自漢而唐而宋而明至今律俱無

為王后

曲禮曰天子有后疏云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嗣也　周禮春官司服曰凡喪為王后齊衰註曰王后小

君也凡喪者畿外諸侯畿內公卿大夫皆為王后齊衰不杖期也服母之義也　此古禮自漢至今皆以日易月建子按明太祖高皇后成祖文皇后羣臣皆服二十七日高皇后崩於洪武十五年文皇后崩於永樂五年為太祖成祖所厭故不得終服然斬衰二十七日素服百日始服黙衣皇太子親王皇孫及女未嘗不三年也故典曰熟布冠九襵或七襵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及皇孫女熟布蓋頭則喪高皇后既練之服也可知其三年矣君臣皆衰服二十七日皇帝成服三日聽政內命婦四品以上衰服入臨三日又素服二十四日外命婦素服二十七日聽選諸官以下皆素服二十七日在內哭臨順天府在外哭臨衙門皆三日天下軍民男女素服十有三日自正統七年喪誠孝皇太后始也

庶子之子為父生母

古禮無唐開元禮為祖父母正服齊衰不杖期註父所生庶母亦同惟為祖後則不服宋開寶禮增父所生庶母齊衰不杖期書儀無家禮庶子之子為父之母齊衰不杖期而為祖後則不服明令註於祖父母條會典及今律俱無

嫁母出母為其子

古禮唐律開元禮皆無宋政和禮嫁母出母為其子降服齊衰不杖期書儀無家禮嫁母出母為其子子雖為父後猶服齊衰不杖期明集禮會典同今律無　東坡曰父卒而母嫁與父在而母出則母與吾父有絕義矣故子為之降服杖期然母之於子則義不絕也故仍報子以不杖期

齊衰不杖期之古無今有者

妾為家長父母

古禮唐律宋政和禮書儀皆無朱子家禮妾為君之父母義服齊衰不杖期明令明集禮俱無明律妾為家長父母齊衰不杖期今律同

齊衰不杖期之古輕今重者

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皇姑夫之生母也今斬衰三年

為嫡婦
古禮舅姑為嫡婦大功九月唐律加齊衰不杖期自宋而
明及今律並同
為衆子
古禮諸侯絶旁期為衆子無服大夫降一等為衆子大功
九月開元禮加齊衰不杖期自宋而明及今律並同
齊衰不杖期之古重今輕者
為兄弟之女子子適人者
古禮唐律並兄弟之女子子不分適人與在室同不杖期
自開元禮以至今律兄弟之女子子適人者皆降服大功
九月

喪服制考卷四

秀水後學朱建子辰始氏輯
長男丕武謹校

齊衰五月
曾孫為曾祖父母（古禮無唐世始增服制俱同不杖期正服）
古禮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唐律同開元禮為曾祖父母
改正服齊衰五月宋政和禮同（女子適人者同）書儀家禮明集
禮會典今律並同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帝曰
喪禮有親重而服輕者皆許奏聞於是侍中魏徵禮部侍
郎令狐德棻等奏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今請增為齊
衰五月詔從之　呂柟曰五月者小功之服也何以不歸
之小功曰為尊者服不敢以卑者之服服之也故稱齊衰
尊祖也古無齊衰五月今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者何曰
尊祖也期嫌於祖則已重齊衰三月嫌於高祖則已輕故
齊衰五月蓋以古者齊衰三月非所以達曾孫之志也

汪琬曰閻清陳氏曰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於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月數恩殺也此禮所謂上殺服嫡子三年庶子期嫡孫期庶孫大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元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亦如之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禮所謂下殺也又按鶴山雅言經止說曾祖以下至曾孫無高祖至元孫之文若有高祖之稱則漢惠不應名其父為高祖矣以此知記皆漢儒曲說也況存中亦云由祖而上皆曾祖由孫而下皆曾孫雖百世可也如此則亦不應加也

閻若璩曰孝惠嗣立至太上皇廟與羣臣上其父廟號曰太祖謚曰高皇帝史記始謂為高祖班氏作漢書即正之曰高帝紀何得誣孝惠鶴山既誤於前鈍翁復誤於後駁出以為讀書承謬者之戒

逹子臆說按古禮為父母皆服三年而衰則有斬有齊者以母雖尊不敢等於父也而期年之喪則皆齊衰以所服之親雖有輕重厚薄之不同然皆一體之親不過視父母稍間情同服亦同也至高曾祖父母乃一本相承至尊至重尤不可以常論第以年遠不得不差故以五月三月之數為降而其衰制不為降所以明不敢以功緦之服服至尊也故喪服條例云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為尊而重之也故高曾祖父母之喪宜稱齊服曾孫齊服元孫否則同於小功緦麻之服矣豈所以重一本之尊哉

曾孫女為曾祖父母 正服

古禮女子子在室及嫁者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唐律同開元禮改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正服齊衰五月宋政和禮書儀並同附於曾孫條家禮女為曾祖父母正服齊衰五月雖適人不降明集禮同會典附於曾孫下女雖適人不降今律同

唐元宗開元二十年九月中書令蕭嵩與學士王仲丘等條定五禮書成名開元禮增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

母齊衰五月　呂枏曰曾孫女雖適人而與在室同不降者何也明不可無祖也祖不可降也且曾孫女已出嫁而遇服曾祖亦天下難得之事也而何必降也余壬寅生長子玉武癸卯生長女允端辛酉允端年十九出適海鹽孫氏癸亥秋九月余祖中憲公卒允端抱外元孫而歸持外高祖服

齊衰三月

元孫為高祖父母 正服

古禮唐律無開元禮增為高祖父母加服齊衰三月重其衰尊々也減其日月恩殺也宋政和禮同女適人者亦齊衰三月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會典同女雖適人不降今律同

沈括曰子討論雷鄭之學闕固多其間高祖元孫一事尤為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三月曾孫緦麻三月而無高祖元孫服先儒皆以為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則必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于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也　顧炎武日知錄曰禮記祭法言嫡子嫡孫嫡曾孫嫡元孫嫡來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亦曰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元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然宗廟之中並無此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某註謂諸侯事五廟也于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聵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義取于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爾雅元孫之子來孫來孫之子雲孫雲孫之子仍孫仍孫之子昆孫也

元孫女為高祖父母 正服

古禮唐律無開元禮增女子子在室及嫁者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宋政和禮同附於元孫為高祖父母條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郝敬曰按女子嫁者為其父母降一等不降其祖與高曾祖何也蓋尊服自期以下止於齊衰三月其自大功以下則服至尊者不用焉傳曰不敢以兄弟之服々至尊也故父母之三年可降而為期祖之齊衰期不可降々則大功矣

高曾祖之齊衰五月三月不可降〻則無服矣故齊衰三月者古人濟尊服之窮而通其變不可以復降也故居尊服之終也元孫女之不降猶夫曾孫女之於曾祖也蓋元孫女而遇服高祖尤古今所難得悪乎而可降也（余長子王武於辛酉年生孫女癸亥九月余祖卒持高祖服）

為不同居繼父（義服）

古禮繼父不同居者齊衰三月唐律無開元禮為繼父不同居者義服齊衰三月（謂先同今異繼父有子及有大功之親雖同居住亦為異居原不同居者無服）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為先同居今不同居之繼父齊衰三月（原不同居者不服）明集禮同會典為繼父先同居今不同居者齊衰三月今律同（今律圖註先曾與繼父同居今不同居齊衰三月自來不曾隨母與繼父同居無服）

吕坤曰萬物一本母百可也父可二乎伯父叔父仲父季父謂伯叔仲季於我父也一本而同行者也猶嫡於父而諸之外父外祖父同尊而異姓者也雖稱曰父而外之父歿矣可繼乎母緣父有父不緣母有也儀禮有繼父聖人名之乎謬矣設母三嫁三從將三繼父乎始終不同居則無服無服而父之可乎曰當何以稱曰從母所嫁曰姨夫姑所嫁曰姑夫尊我故因我而名之爾母之再嫁即稱母夫厚矣親不忘母尊不忘父不亦可乎

杜氏通典唐慶曆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慶書問太子文學徐堅曰女子年幼早孤其母貧不能守携以適人為後夫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後夫亡可制繼父服否人間此例甚多至於服紀有何差等前代通儒若何議論堅答曰儀禮喪服經繼父同居齊衰期年謂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貨財為之築宮廟使歲祀焉者也未嘗同居則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於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大儒達禮更無異文惟傅元著書以為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禮焚書後俗儒妄造也衰準亦以為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豈可醜貌以他人繼哉然藐爾窮孤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養之人因託得存其

繼嗣在生也實賴以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
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傳表
之賦不可為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變制緦麻詳諸
經典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隨
母適人寄養他門所適慈愛情均滕下長而出嫁始不同
居此則笄總之儀無不畢備與築宮立廟無異焉蓋有繼
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為繼父服齊衰
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女子子適人者服
繼父與不居者服同則出嫁女為母後夫服宜齊衰三月
也方慶深以為善

為同居繼父兩有大功以上親者義服

古禮同居繼父兩有大功以上親者齊衰三月唐律無
開元禮宋政和禮並同統於不同居繼父條書儀無家
禮為同居繼父有子及已有大功以上親者義服齊衰
三月明集禮同會典為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
親者齊衰三月今律同今律圖註兩有大功以上親謂繼父有子孫自已亦有伯叔兄

齊衰三月之古有今無者第之類

寄公為所寓

寄公失地之君也寓亦寄也為所寄之國君服齊衰三月
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葬又服之
既葬而除之　此庶人為國君之服也寄公以客在主國
得主君之恩故報主君與民同也　此古禮自漢而唐而
宋而明至今俱無

庶人為國君

不言民而言庶人合在官之府史胥徒而言也天子畿內
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此古禮自唐而宋而明至今俱無

為舊君及舊君之母妻

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
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舊君舊蒙恩深雖
退歸田野不忘舊德故服之也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疾
而致仕者也為小君服者庶人為國君無小君臣則恩深

於民也　此古禮自漢至魏晉梁齊皆有舊君之服自開元禮至今律並無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

在外待放已去者古人臣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公羊傳曰君臣有離合之義諫爭必從是有義則合三諫不從是無義則離也　敖繼公曰大夫於舊君恩深故雖去國而於己服之外妻子又為之服也去國且若是則在國可知大夫在位與其長子俱為君服斬妻服朞朞去位則皆為之齊衰三月也又為君之母妻服若去國則不服其母妻矣　此古禮自漢而唐而宋而明至今俱無

畿內之民為天子

註詳庶人為國君　此古禮自開元禮至今律並無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

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言丈夫婦人者謂同宗男子女子皆為大宗子并宗子母妻齊衰三月也

此古禮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俱無家禮有族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衰齊三月明集禮會典今律俱無

大夫為宗子

傳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釋云大夫尊旁親皆降一等惟尊祖故敬宗是以獨不降宗子故云不敢降其宗也餘親則降矣宗子既不降則宗子母妻不降可知　此古禮自唐而宋而明至今律俱無

為人後者為所後高曾祖父母

無

齊衰三月之古無今有者

為高祖父母

古禮無唐開元禮增自唐而宋而明至今律俱同

元孫女為高祖父母

在室出嫁同不降　古禮無唐開元禮增自唐而宋而明至今律俱同

秀水後學朱建子辰始氏輯
長男 玉 武 謹校

大功九月 大功者以布之用功粗大而名之也斬齊皆不言布與功者哀痛之極未可以吉布大功為服漸輕可以吉矣服用粗熟布無冒版辟領餘制同齊衰冠制三辟積向右以布為武纓制同齊衰首絰以無子麻為之腰絰以熟麻布為之餘制同齊衰紋帶以布布為之絕纓以細麻絕武麻布為之

為姑之出嫁者 降服

為姊妹之出嫁者 降服

為女之出嫁者 降服

為兄弟女之出嫁者 降服

古禮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大功九月唐律同開元禮增兄弟之女為姑姊妹適人者降服大功九月報為女子子適人者降服大功九月 出嫁者而女各出不再降而男各為人後者亦如之 為兄弟之女適人者降服大功九月報宋政和禮同書儀為女姑姊妹兄弟之女適人者大功九月家禮為姑姊妹及兄弟女適人者及女適人者降服大功九月明集禮同會典為姑及姊妹兄弟之女出嫁者為女之出嫁者大功九月今律為姑及姊妹之已出嫁者 姑謂父之親姊妹姊妹謂已之親姊妹也 為女及姪女之已出嫁者 女謂已所生之女姪女謂兄弟之所生之女也 大功九月

傳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何以大功也出也。註曰出者出嫁也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疏曰此等本並是期服以出嫁降一等而服大功也 敖繼公曰以女子之出嫁者必降其本親之服一等故本親之為其服亦必降也 黃乾行曰天下之情無兼厚之理於彼厚則於此殺此所以未嫁則服重以未有所受情之厚而恩重也既嫁則服殺而輕以既有所受情之殺而恩漸輕也是以義斷恩而酌其中也 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註曰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則期故未嫁時為之厚出嫁後為之薄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為之薄 禮雜記孔子曰世叔母齊衰踊不絕地姑姊妹大功踊絕於地

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鄭元曰伯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一則服重而情輕一則服輕而情重知此意者孔子美其能用禮蓋姑姊妹之大功以出嫁從期降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吳萃曰聖人以中道抑人之情非惡其過厚懼其不可繼也蓋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為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車垓曰在室兄弟之女本不杖期今既嫁則為他家婦矣故為之降服大功也

為從兄弟　正服

為從姊妹之在室者　正服

古禮從父昆弟大功九月唐律同開元禮為從父兄弟正服大功九月（令謂之同堂兄弟姊妹在室者同）宋政和禮書儀竝同家禮為從父昆弟及姊妹之在室者（謂堂兄弟姊妹）正服大功九月明集禮為同堂兄弟同堂姊妹之在室者大功九月會典今律並同（今律註同堂兄弟姊妹即伯叔父母之子女也）

爾雅曰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昆弟註曰從父而別也　喪服記曰從父昆弟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疏曰親昆弟期此從父昆弟降一等謂之從者世叔父與祖為一體又與己父為一體緣親以致服故云從也　敖繼公曰世叔父之子謂之從父昆弟者言此親從父而別也從祖之義亦然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兄弟　降服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姑之在室者　降服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姊妹之在室者　降服

為兄弟之子為人後者　降服

古禮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九月唐律增姑姊妹為人後者為其兄弟姑姊妹大功九月（凡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大功以下各降一等）開元禮為人後者為其兄弟降服大功九月為其姑姊妹在室者亦如之報宋政和禮為人後者為兄弟姑姊妹大功九月增姑姊妹兄弟為兄弟之子之為人後者亦如之（即報服）書儀同家禮為人後者為其本

生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為兄弟之子為人後者降服大功九月增為本生伯叔父母亦如之明集禮為人後者為其兄弟姑姊妹在室者大功九月無本生伯叔父母及兄弟之子為人後者會典為人後者為其兄弟姑姊妹在室者為兄弟之子為人後者大功九月無為本生伯叔父母今律同 註既為人後則於本生親屬服皆降一等

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既曰為人後者於昆弟降一等若然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 車垓曰姑姊妹在室本不杖期今既為人後則以所後之宗為重矣故皆降服大功也 顧炎武曰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為大功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為大功也兄弟之孫報之亦降一等自小功降而為緦也或有問曰禮為人後者為其本生服降一等其為本生伯叔父母宜何服而禮無明文將何比附乎許子大辛曰宜服小功禮為伯叔父母齊衰期年從伯叔父母小功五月齊衰降則小功也俞漸川先生曰禮無明文事有比附為叔父之長殤大功九月中殤大功七月出嫁女為伯叔父母大功九月為人後者比於嫁女為伯叔父母降一等比於叔父之長殤不亦可乎若曰小功是降二等矣許子又曰如伯叔無大功之服何曰豈惟伯叔為其父豈有齊衰期年之服乎哉伯叔無服大功者正也服大功者降也且降服之制重於正服禮無明文而從其重者庶有合乎故為本生伯叔父母服宜大功九月也

逵子臆說本生伯叔父母與本生之在室姑有何異伯叔父母與在室之姑皆正服齊衰期年以為人後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此一定之理而自古禮至今律並無惟朱子家禮載為本生伯叔父母降服大功九月故漸川先生謂宜服大功而何許子以為小功乎兄弟之子猶子也既為人後則服降一等故從期而降大功也

丕武謹按今律圖載為人後者為本生親屬服皆降一等是可知為本生伯叔父固大功也為其本生兄弟之子亦大功也且推廣其義并可知為伯叔父之為人後者為兄

弟之為人後者皆大功也而人每以律無明文輒生疑議如果拘牵律文則名例大功九月止載為人後者為其兄豈兄降而弟不降哉蓋兄弟同也以支子可以為人後則為人後者自必有兄兄尚降服弟可知矣固得因兄以該其弟耳則姑伯叔父亦同也姑既降服伯叔父可知矣似亦可因姑以該伯叔父母也其自唐至今諸書俱載本生姑而本生伯叔父母止一見於家禮者豈以姑有出嫁更降一條故獨加詳耶亦猶今律詳載姊妹而言兄略弟之意耶出嫁姑與為人後之伯叔父又同也出嫁姑既降服為人後之伯叔父亦可知矣似可因出嫁之姑例為人後之伯叔父也宋天聖間黃價有叔為僧死而禮官議比外繼者降服大功則宋不已有是制乎若為兄弟之子為人後者律既載有明文則為人後者之為兄弟之子亦當降服大功九月又可以類推也至兄弟之為人後者雖向無明文而出嫁姊妹與為人後之兄弟則又同也出嫁之姊妹降服為人後之兄弟可知矣按記曰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開元禮為人後者為其兄弟降服大功九月為其姑姊妹在室者亦如之報夫曰報者是為兄弟之為人後者亦大功九月矣乃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今律皆載為兄弟之子為人後者無為兄弟之為人後者何與復按政和禮為人後者為兄弟姑姊妹大功九月又增姑姊妹兄弟為兄弟之子為人後者亦如之註即報服夫姑之報服兄弟之子也姊妹兄弟之報服即兄弟矣何止云兄弟之子遂抹兄弟耶豈政和一誤而後之講禮者遂相踵而誤耶故竊謂為人後者為本生伯叔父及為本生兄弟之子并為兄弟及伯叔父之為人後者四者皆期親似俱應降一等服大功九月者也是正律註所謂既為人後於本生親屬皆降一等也用敢贅附鄙意以俟議禮者之採擇焉

祖父為衆孫 正服

祖父為孫女之在室者 正服

祖母為嫡孫 義服

祖母為衆孫 義服

古禮為庶孫大功九月唐律同開元禮為庶孫正服大功九月孫女在室亦如之宋政和禮為眾孫大功九月男女同書儀同家禮為眾孫男及孫女之在室者大功九月明集禮會典並同今律祖為眾孫正服大功九月孫女在室同祖母為眾孫及嫡孫義服大功九月

儀禮喪服註曰庶孫男女皆是註曰庶孫從父而服祖期故祖從子而服孫大功降一等也男女皆是者謂女孫在室與男孫同也　敖繼公曰孫言庶者對嫡立文也孫於祖父母本服大功以其至尊故加隆而為之期祖父母於庶孫以尊加之故不報而以本服服之也

武謹按今律無祖母為女孫制服之文竊謂祖父既不以分尊而略其孫女孫女又不以出嫁而降其祖父母為祖母者豈竟無服耶其殆統於眾孫而省其文與

為眾子婦　義服

為兄弟子之婦　義服

古禮父母為庶婦小功五月唐律加眾子婦同兄弟之子婦大功九月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會典父母為眾子婦及兄弟子之婦俱義服大功九月今律父母為眾子婦伯叔父母為姪婦皆大功九月註姪婦兄弟子之妻也

庶婦庶子之妻即眾子婦也儀禮為庶婦小功註曰夫將不受重者釋曰舅姑於支庶子之婦小功夫將不受重者謂嫡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為傳重則舅姑於不傳重之嫡婦及不傳重之庶婦皆殺而服小功也　小記曰嫡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註曰謂夫有疾廢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則降其婦之服同庶婦之服而小功也　郝敬曰禮舅姑為嫡婦大功為庶婦小功不為後謂嫡婦無子而其舅先死是不為舅後則姑為之降服小功殺之也郭註謂嫡子有廢疾他故及死無子不承重者若是何獨殺於其婦乎　徐駿五服集證曰或問父母為養子婦宜何服答曰養子之妻若死服同眾子婦之服也

兄弟子之婦姪婦也禮大傳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

婦道也言兄弟之子猶子也故謂之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故爲之服大功亦以子婦視之引而進之者也　舊唐書貞觀十四年太宗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帝曰喪禮情有重而服輕者咸許奏聞於是侍中魏徵侍郎令狐德棻奏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之婦同爲大功從之　儀禮經傳通解續問曰魏徵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先師朱文公曰禮經嚴嫡故儀禮嫡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嫡婦爲期乃正得嚴嫡之義升庶婦爲大功亦未害於隆殺之差也前此未喻乃深譏其兄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爲倒置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也幸更詳之朱子又曰徵奏云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之婦同服大功儀禮無兄弟子婦之文不知何據以爲大功而重於庶婦也竊謂徵意必以衆子與兄弟之子皆期而其婦之親疏倒置如此使同爲一等之服耳亦未見其倒置之罪也

婦爲夫之祖父母　義服

婦爲夫之伯叔父母　義服

婦爲夫兄弟子之婦　義服

古禮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大功九月　唐律同開元禮爲夫之祖父母爲夫之伯叔父母義服大功九月報　報即伯叔父母之報服姪婦亦大功也　宋政和禮同増爲夫兄弟子之婦亦義服大功九月書儀同三條合爲一家禮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子婦　謂姪婦　義服大功九月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記曰祖父母世叔父母皆夫之期妻從夫而爲之服故降一等而服大功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疏云從服者從夫之期服而服大功也　車垓曰政和禮增爲夫兄弟之子婦者婦人既爲夫兄弟之子服不杖期矣則宜爲其妻服大功也此則俗所謂伯叔母爲孫婦服也

逮子聽說夫為祖父母世叔父母皆期故婦降一等而大功而今制婦為舅姑三年為舅姑之父母乃僅大功不徵嫌議禮之猶疏乎且亦將為祖父母之服從夫而期可乎繼慈養生諸母無不妻同夫服而獨於此降一等況以祖父母之尊而下同於夫兄弟之子婦夫兄弟之出嫁女均服大功不幾無等乎故愚以為不可不商也

婦為夫兄弟之女出嫁者 義服

古禮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功九月 註婦人子猶言女子子 唐律無開元禮為夫之兄弟女適人者義服大功九月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為夫兄弟女之適人者義服大功九月明集禮無會典婦人為夫兄弟女之嫁人者大功九月今律同

儀禮喪服章曰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功九月註曰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嫁見恩疎也　註曰此謂世叔母為姪女子服也在室期出嫁大功女者在室之名是親也婦者事人之稱是見疎也　陳銓曰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此是二人皆服大功先儒皆以婦人子為一人而不知夫昆弟之子婦復見於此語也　按此條若依諸說是一人若依陳說是二人參考文義及前後服制當以陳說為是但儀禮無夫昆弟之子婦別文而何以云復見於此也

為人後者之妻為本生舅姑 義服

古禮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九月唐律無開元禮為人後者其妻為本生舅姑義服大功九月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夫為人後其妻為夫本生父母義服大功九月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喪服小記曰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以不二降 黃乾行曰子婦為父母舅姑皆三年今以為人後者不二斬故子則降期婦則降大功蓋恩隆於所後則於本生父母舅姑亦反殺故也　汪琬曰或問禮為舅姑齊衰期故為本生舅姑大功今律文既易期為三年斬矣而獨於夫之本

生如故其降等不太甚與曰不然也兄弟之子服伯叔父
母期則為人後者服本生父母如之兄弟子之婦服夫之
諸父諸母大功則夫為人後者服夫本生亦如之此固相
準而制服者也律文未嘗與禮異也何降等太甚之有
建子臆說汪先生之言是矣然古禮子為父母三年子婦
為舅姑齊衰不杖期故夫為人後妻為舅姑大功從期降
也今既改婦服舅姑從夫服亦同三年斬矣則夫為人後
降服齊期婦亦應從夫降期而仍舊降服大功大功之降
為期降也今已從夫服斬矣而不從夫降期可乎似亦不
可不商也

出嫁女為本宗伯叔父母 降服

出嫁女為本宗姑之在室者 降服

出嫁女為本宗兄弟 降服

出嫁女為本宗姊妹之在室者 降服

出嫁女為本兄弟之子 降服

出嫁女為本宗兄弟之女之在室者 降服

古禮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大功九月姪丈夫婦人
報服大功唐律女適人者為伯叔父兄弟姪大功九月無
伯叔母姑姊妹及兄弟之女開元禮無宋政和禮女適
人者為伯叔父伯叔母姑姊妹兄弟及兄弟之子降服
大功九月增伯叔母姑姊妹仍無兄弟之女書儀女適
人者為伯叔父母兄弟姪大功九月餘無家禮女適人
者為伯叔父母姑姊妹衆兄弟及衆兄弟之子兄弟之
女在室者降服大功九月明集禮女適人者為兄弟姪
降服大功九月姑姊妹及姪女在室同 為伯叔父降服大功九月
報服同 無伯叔母會典女出嫁為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
本宗伯叔父母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俱降
服大功九月今律同

儀禮疏曰女子出嫁欲使厚於夫氏故為本親降一等是
其常故無傳也 註曰昆弟曰云衆者對為父後者立文也
父在則諸兄弟之服同為大功父歿乃為〻父後者之兄
弟服期也 姪丈夫婦人報註云為姪男女服同 爾雅

曰女子謂弟弟之子為姪傳曰姪者何也謂我姑者我謂之姪既曰姪之名惟對姑稱若對世叔父惟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名姪也又曰姪兼男女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者婦人嫁出謂姪男為丈夫姪女為婦皆所以見長大之稱也姪為出嫁姑大功姑為姪亦大功故曰報也馬融曰適人降其昆弟故大功也嫁姑為嫁姪服也俱出也 車垓曰女在室於伯叔父母姑姊妹本皆不杖期親也既已適人則所重在夫家矣故於此數親皆降服大功也

建子謹按今律出嫁女為本宗服圖祖姑堂姑堂姊妹俱分註在室出嫁而姑姊妹姪女俱止註大功無在室出嫁之文故名例亦止一見於大功非若祖姑等之見於在室之服再見於出嫁之服也意以三者皆期服至親故獨依兩女各出不再降之義耶然律文有在室者三字今姑因之以俟考云

大功九月之古有今無者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

此八者皆期服以大夫與士有異爵故降大功也 此古禮自唐開元禮而宋而明至今律俱無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此古禮自唐開元禮而宋而明至今律俱無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

註曰皆者言其互相為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為士降在小功 此古禮自唐開元禮而宋而明至今律俱無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此條經傳鄭元疑為錯簡牽强誤註後儒遂多紛紜愈解愈晦得萬氏之解

而文義昭然徐氏復為考定文句而益顯故雖古有今無之服將二公之說全錄之以備讀經者叅考　萬斯大曰此條言大夫之妾當服大功者在君之家則有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在私家則有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經傳甚明鄭元不從舊讀分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自為一條復挨齊衰三月章女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之例析女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別為一條而以傳文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為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之傳謂文爛在下如其言則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非大夫之妾故又謂傳文妾自服其私親為不辭非經誣傳莫此為甚今為通考前後經文以正之大凡妾為君黨之服皆從乎女君父母為衆子及女子、未嫁者本期大夫則降而大功故此條上有大夫為子之文（鄭謂子為庶子是也包子：未嫁者父母同服）女父母為女子、嫁者本大功大夫則降而小功（小功章有大夫為女子子適士者）嫁於大夫則尊同不降故此條下有大夫大夫之妻為女子、嫁於大夫者之文妾從女君故為此三人（指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皆服大功之服也夫大夫庶子父為之大功妾亦從而大功此理易明不煩詞說故傳無釋辭傳特恐人之疑於女子、嫁者同於未嫁者故特著之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明其本服大功大夫宜降小功因尊同而不降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明本期而以尊降且明惟成人故大功否則當為殤服也（大夫為女子子長殤小功）恐人之疑於大夫及妻降而妾不當降也故復註之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明為從服也更恐人疑於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亦為君家之服也故又著之曰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明其亦服大功故得以類相從也辭明義顯有何可疑而乃謂之為文爛謂之為不辭也哉　徐乾學曰此條依舊讀理明辭達而鄭氏必欲更之後之人皆欲附鄭至於詆子夏之傳可乎今為考定文句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為一句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為一句下傳文則自傳曰至得與女君同為一段釋前一句自下言為

世父母至服其私親也為一段釋後一句鄭以前讀法原是如此今不過復經傳之舊文耳至若女子逆降之說尤為無理從來論女子之服但有已嫁未嫁之分豈有已許嫁未許嫁之別乃謂恐妨二十而嫁之期故減其服制此則背理亂常不可不為辨正　又朱子旣以傳文為不誤鄭氏所改為牽强是矣乃因門人之問又謂當從鄭註何其見之不定也若謂女子於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明文則未嫁者與男子同其已嫁者降一等經傳言此不知凡幾何賴此處言之而後顯且未嫁者寧可與已嫁者之服同論乎而乃信鄭賈逆降之說非也　此古禮自唐開元禮而宋而明至今律俱無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馬融曰此四人者各為其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大功嫁則降一等今嫁於大夫則其尊同故不復降而仍大功也嫁於士則小功矣　此古禮自唐開元禮而宋而明至今律俱無

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馬融曰君諸侯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已無服矣况出嫁乎而嫁於國君則尊與已同故服大功也　此古禮自唐開元禮而宋而明至今律俱無

出母為女子子適人者 女報同

古禮唐律無開元禮增服大功宋政和禮出母為女適人者降服大功九月女適人者為出母亦如之書儀家禮及明集禮會典今律俱無 家禮圖內有之

為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儀禮喪服無正文檀弓子游答公叔木之問以為大功子夏答狄儀之問以為齊衰然皆疑詞至唐開元禮始增為同母異父兄弟姊妹義服小功五月宋政和禮改為正服小功五月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並同今律無　鄭䟽曰同母異父兄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親者屬大功

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按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為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為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以為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元說是也

張載曰同居異父之昆弟服齊衰則於親兄弟之服同是知母不知父也如此無分別禽獸之道也或謂大功亦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　游酢曰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為法今禮家為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所為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為母齊衰一年出母則不為服後世既為出母制服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為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母服三年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徧給也母統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妻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為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為之大功此皆從世俗之失失之：原其來寖遠後世不考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方慤曰禮繼父同居服期則其子以大功相為服乃其稱也而子夏以魯人之事告狄儀使行齊衰不亦甚乎　吳澄曰子夏固失矣子游亦未為得也張子酌今人情以為可服小功游氏準古禮制以為不當有服後之知禮者詳焉按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王肅乃云其子降繼父齊衰一等故服大功是以繼父齊衰之服為期服也張融既駁其非矣方氏又襲其誤以為繼父服期何哉　晉淳于睿曰游夏文學之俊習於禮者也一曰大功一曰齊衰期非無

服可知也繼父無親立廟祭祀尚為之期以比夫共胞豈
有絶道而欲絶之謂其無親據繼父同居異居有輕重同
母昆弟蓋亦宜矣異居大功同居有相長養之恩服齊衰
似亦近人情矣　徐咸西園雜記曰方太常鵬云同母異
父昆弟之服子夏以為齊衰比之親兄弟是不知有父也
子游曰其大功乎近之矣游氏以為無服比之途人是不
知有母也横渠曰其小功乎得之矣余謂凡為服者雖緦
麻之輕亦必有所繫屬然後為服若同母異父之昆弟其
母既與父絶所生子即與途人無異諺所謂有稱呼無服
制者何以小功為哉游氏之說得之矣
建子臆說昔聞之俞漸川先生曰從母之子亦服緦麻同
母異父之昆弟比之從母之子有間矣安可無服横渠小功
之說為當而今制無服議禮者想亦同游氏及西園雜記之
見而然乎然愚反復思之則以今制為當同母異父昆弟
自應無服也何也與從母之子雖有間而情又各不相同
也故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則魯人之前固未有人行此

服可知也

大功九月之古輕今重者

父母為庶婦

古禮小功唐貞觀加大功自宋而明至今律皆同大功九月

婦為夫兄弟之子婦

古禮無服唐加大功今律同

大功九月殤服之古有今革者

建子按三殤之服制始儀禮自漢晉而下而唐而宋而元無不因之不廢明太祖初年定大明令及大明集禮亦仍其制自洪武七年撰孝慈録盡革三殤之服於是會典仍之而不載

本朝大清律文因之而不增此今日之所以不知有殤服也茍遇此喪既不用成人之服乃竟安於無服實有所不忍也　汪琬曰殤服似不可廢明孝慈録與明律所以不載者以有大明令並行故也今律文既仍孝慈録遂不及增

入士大夫行服時或應以明令參酌知禮者詳之　傳曰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鄭敬曰以日易月應服七月者哀傷不過七日應服九月者哀傷不過九日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　喪服傳曰其長殤皆九月中殤七月　又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蓋長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中殤則無定其在大功之殤則中從上而降一等在小功之殤則中從下而降二等降二等者固與小功之服同其降一等者不可即與大功之服同故特設七月以處之是故禮無七月之服惟殤有之殤之中又惟中殤有之也

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　開元禮曰殤者未成人而死可哀傷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哭之以日易月服期者哭之十三日大功九日小功五日緦麻三日　朱子家禮曰凡為殤服以次降一等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　大明會典曰古禮有三殤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長殤中殤降正服一等下殤降長殤中殤一等即生三月至七歲者為無服之殤其已娶已嫁則服之如成人具載大明令今省

子女子之長殤

叔父之長殤

姑姊妹之長殤

昆弟之長殤

婦為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

嫡孫之長殤

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嫡曾孫嫡元孫之長殤亦同

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之長殤

公為嫡子之長殤

疏曰公君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不降嫡殤者重嫡也天子亦如之

大夫為嫡子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之長殤 補

大功七月殤服之古有今革者

子女子之中殤

叔父之中殤

姑姊妹之中殤

昆弟之中殤

婦為夫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中殤

嫡孫之中殤

公為嫡子之中殤

大夫為嫡子之中殤

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之中殤

昆弟之子女子之中殤 補

喪服制考卷六

秀水後學朱建子辰始氏輯

長男丕武謹校

小功五月 小功者言布之用功細小也服用稍粗熟布制同大功首絰用蔴腰絰用布

為伯叔祖父 正服

為伯叔祖母 義服

為從祖祖姑之在室者 正服

為堂伯叔父 正服

為堂伯叔母 義服

為從祖姑之在室者 正服

古禮為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小功五月報唐律同開元禮為從祖祖父正服小功五月報 祖之兄弟也 為從祖祖母義服小功五月報 祖之兄弟妻也 為從祖父正服小功五月報 父之同堂兄弟也 為從祖母義服小功五月報 父之同堂兄弟妻也 宋政和禮書儀並同家禮增祖姑母堂姑母為從祖祖父及從祖祖姑之在室者正服小功五月 即伯叔祖父祖姑母也 為從祖

祖母義服小功五月即伯祖母叔祖母也為從祖父及從祖姑之在室者正服小功五月即堂伯父堂叔父堂姑母也為從祖母義服小功五月即堂伯母堂叔母也明集禮同會典為伯叔祖父母謂祖之親兄弟及妻即伯公伯婆叔公叔婆也及從祖祖姑之在室者謂祖之親姊妹即姑婆也為同堂伯叔父母謂父之伯叔兄弟及妻也及堂姑之在室者謂父之伯叔姊妹也小功五月今律同

爾雅曰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祖母父之從父昆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父昆弟之妻為從祖母 馬融曰從祖祖父母者曾祖之子祖之昆弟也正服小功從祖父母者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報者恩施欲見兩相為服故云報也 朱子曰唐時所添服制有差異處如親伯叔期堂伯叔宜是大功乃使降為小功不知何意 萬斯大曰父之兄弟期則祖之兄弟宜大功乃降至小功者亦猶祖父期而曾祖父直降至三月也五服惟兄弟遞降一等而其他則否者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不然則服及五世矣

建子臆說按從祖祖父母服儀禮本是小功並非起于唐但唐世于諸服俱為增添而獨此條竟未議及朱子以為宜大功其說亦未始不當是可商也

為再從兄弟正服

為再從姊妹之在室者正服

古禮從祖昆弟小功五月唐律無聞元禮為從祖兄弟正服小功五月再從兄弟也宋政和禮同書儀增姑姊妹為從祖兄弟姑姊妹小功五月家禮為從祖兄弟及姊妹之在室者正服小功五月即再從兄弟姊妹明集禮同會典為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謂同曾祖兄弟姊妹即父伯叔兄弟之子女也小功五月今律同

馬融曰謂曾祖孫也於己為再從昆弟同出曾祖故言從祖昆弟正服小功也 陳銓曰從祖父之子同出曾祖也 湛若水曰何以小功也其祖與吾之祖同出一人之身也

為從姊妹之出嫁者降服

古禮從父姊妹小功五月唐律無開元禮為從父姊妹
適人者降服小功五月同堂姊妹也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
禮為從父姊妹之適人者降服小功五月同報服明集禮
同會典為同堂姊妹之嫁者謂同祖伯叔姊妹小功五月今律
同
喪服註曰從父姊妹父之兄弟之女也疏曰從父姊妹在
家大功出適小功也馬融曰伯叔父之女也　湛若水曰
父兄弟之女何以小功也從父而推也　通典晉季嵩曰
有娶同堂姊之女為妻妻母亡不制妻母服猶制堂姊服
嘗謂三綱之義不可得而無服以內外姊妹為婦則絕其
本服服絕而情重宜減堂姊之服月數而服妻母之服也
為兄弟之孫　正服
為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正服
古禮為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小功五月報報者彼此
均服故不言而可互見至宋政和禮始分載為兄弟之
孫正服小功五月書儀同家禮為兄弟之孫及女之在
室者即姪孫姪孫女正服小功五月明集禮同會典為兄弟之
孫及兄弟之孫女在室者小功五月今律同
為從兄弟之子　正服
為從兄弟之女在室者　正服
古禮為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小功五月報報則彼此
均服故不言而可互見至宋政和禮始分載為同堂兄
弟之子正服小功五月書儀同家禮為從父兄弟之子
即堂姪正服小功三月明集禮為同堂兄弟之子為同堂
兄弟之女在室者謂堂姪即同祖伯叔兄弟之子堂姪女即同祖伯叔兄弟之女　正服
小功五月會典今律同
為兄弟之妻　義服
古禮無唐律增為兄弟妻小功五月開元禮嫂叔報義
服小功五月宋政和禮為兄弟妻義服小功五月書儀
家禮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爾雅曰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　檀弓曰嫂叔
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又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

倡踊　疏曰兄弟相為服期今降一等應大功今乃使之無服是推使踈遠也何乎叔云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尊卑不異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　喪奔章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故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者嫂叔無服而娣姒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嫂及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倡先也　大傳曰從服有六有從有服而無服者如兄有服而嫂無服弟有服而弟婦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又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陳澔曰屬聯也父之兄弟為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于昭穆為宜弟之妻不可謂之為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為母以奈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皆不可也　舊唐書貞觀十四年太宗因脩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太宗曰同爨尚有緦而嫂叔無服未為得宜集學士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于是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議曰臣聞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厚薄稱情以立文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于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于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向因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爰命秋宗更詳攷正臣等奉遵明旨詳叅厥中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制曰可同時顔師古議亦同　開元七年

八月元宗下勅諸服紀一依古喪禮及蕭嵩等修開元禮仍定為小功五月　唐韓愈三歲而孤兄會又卒嫂鄭氏鞠育之鄭卒愈為服期以報之　張子全書曰韓退之以孤孤養於嫂故加服期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以嫂養為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于嫂更無處可養若為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持齊衰或告以非先王之禮遂除之惟持心喪亦不復應舉人以為得體　程氏遺書曰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記曰推而遠之此說不是叔與嫂遠嫌叔與嫂何嫌之有古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伯父叔父父之屬故伯叔母之服與伯叔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故兄弟之子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與弟婦此叔嫂所以無服于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妻死而已恝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而衰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尚不相舂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戚乎又云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朱子語類曰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為制服答曰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有鞠養恩義心自住不得如何無服真卿曰當如同爨緦今法從小功　呂柟曰婦人為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何以皆小功曰婦人之道恩重于內義輕于外陰陽之義也陰不可以兼外也故丈夫為兄弟期年為兄弟之妻小功婦人則于期年者降于小功者不降也

祖父為嫡孫婦義服

古禮為嫡婦大功為庶婦小功為庶孫婦緦麻則嫡孫婦宜小功而經無正文殆脫闕至唐開元禮增為嫡孫之婦義服小功五月（曾孫玄孫為後者其婦如嫡孫之婦服）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為嫡孫及曾玄孫之當為後者之婦義服小功五月其姑在否明集禮為嫡孫之婦小功五月會

與同令作改祖為嫡孫之婦小功五月

建子臆說嫡孫婦者非長孫婦也嫡子若在長孫與庶孫同傳所謂有嫡子者無嫡孫故長孫婦與庶孫婦同祖父為之服緦麻必嫡子亡無後立長孫為嫡孫以為祖後承重若所立之孫或孫婦先祖而亡則祖服孫不杖期孫婦小功五月否則長孫婦亦同庶孫婦服緦而已蓋大庶亦庶夫婦亦嫡是婦人從夫之義而鄭元乃謂嫡子之婦尚在則是婦亦為庶孫婦不可謂嫡孫婦是不夫之從而以姑為主矣豈禮意哉

為外祖父母 正服

古禮為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唐律同開元禮為外祖父母正服小功五月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令律並同 令律註即外公外婆

爾雅曰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馬融曰母之父母本服緦以其所至尊加服小功故曰以尊加　敖繼公曰尊云者為其為母之父母也子之從其母而服母黨者當降於其母二等母為父母期子為外祖父母小功宜也非以尊加也　呂柟曰為外祖父母何曰母之父母也雖欲期年而不可得也故為之小功然則何以不大功曰外親之服皆緦麻也雖小功也為尊加也舊唐書禮儀志曰開元二十三年藉田禮畢下制曰服紀之制或有未通禮官學士議奏太常卿韋縚奏曰謹按儀喪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並是情親而服屬踈者也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踈恩絕不相為服親舅母來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如竊以古意猶有未暢且為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踈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同儕親既無別服宜齊等請為舅加小功五月堂姨舅踈降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無制服之文並望加至袒免臣聞禮以飾情服從義制望付尚書省集議務從折衷永為典則於是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禮教之設本為正

家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議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在倫序是以内有齊斬外服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脩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國命再移于外族禮亡徵兆儻或然與開元初補闕盧履冰進論喪服輕重勑令僉議于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至開元八年特降別勑一依古禮事符故實人知向方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為萬代程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歿則盡其哀戚緣情制服考事立言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為五服百王不易之制也謹按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緦麻鄭元謂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依本服緦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別也姨舅伯叔則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于外氏聖人之心良有以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于祖禰繫姓族而親其子孫近則別其賢愚遠則異于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于本族不可同貫明矣　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為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于服紀之内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狥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並以上出于祖其服不得過于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緦麻以其出于高祖其服不得過于高祖也堂舅姨既出于外曾祖若為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則外

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
均棄親而錄踈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聖
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然本于公者薄其私存其大者
畧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
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臣雖未達不知其可請依儀
禮為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按儀禮曰外服皆緦
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為小功其為舅緦
鄭文貞公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說今之所加豈
異前旨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堂
舅堂姨舅母並升為袒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如以外祖
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于外孫乎如外孫為報服大
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淺乎倘必如是深所不便伏
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謂增加恩見以為不可又
戶部郎中楊伯成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並同是議上又
手勅侍臣等曰朕以為親姨舅既服小功則舅母于舅有
三年之服〻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

降于舅也宜服緦麻堂姨舅古今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
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元註禮記云同爨緦若比堂姨
舅于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緦是〻不
隔于堂姨舅也若以所服不得過本而須為外曾祖父母
及外伯叔祖父母制服〻何傷乎是皆親〻敦本之意卿等
更熟詳之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
等奏曰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外甥既為舅母制服舅母還
合報之夫外甥既為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甥
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廣所引者漸踈微臣愚蒙猶有
未達元宗又手制答曰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殺之制禮
無明文此皆自身率親用為制服所有存抑盡是推恩朕
情有未安故令詳議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卿等以為
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報服之制所引甚踈且姨舅者屬從
之至近也以親言之則〻姑伯之匹敵也豈有所引者踈
而降所親者服又婦從夫者也夫以姨舅大既有服從夫
而服由是睦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就卿等宜熟

詳之耀卿等奏曰陛下體至仁之德推廣恩之道將弘引
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臣等按大唐新禮親舅
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
不欲參于本宗慎于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
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于物
情自我作則羣儒風議徒有稽滯並望準制施行詔從之
建子臆說愚嘗謂外祖父母、舅母姨為母之至尊至親
情特重而稱祖服僅小功心頗未安及閱唐開元諸臣之
議而始釋然當時君臣互相辨論一至于此古云無輕議
禮信乎禮之不可輕議也故將開元諸議備錄以見一時
之制又如此

丕武謹按崔沔議有云伯叔父母本服大功考諸經傳從
無此文豈斯時別有禮書足據耶當俟博洽者之考訂焉

為母之兄弟 正服

為母之姊妹 正服

古禮從母丈夫婦人小功五月報舅緦麻三月唐律加
舅服為舅為從母（母之姊妹）小功五月開元禮為舅及從母
丈夫婦人（母之兄弟姊妹）正服小功五月報宋政和禮為舅為
從母正服小功五月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會典為母
之兄弟姊妹（即舅、姨、）正服小功五月報服亦如之今律
同

爾雅曰母之晜弟為舅母之姊妹為從母疏曰母之姊妹
與母一體從于己母而有此名故曰從母母之姊妹之男
女與從母兩相為服故曰報也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
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註曰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
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疏曰以名加者以有母名故加至
小功外親以本非骨肉情疏故聖人制禮無過緦也 舅
何以緦從服也疏曰舅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秦
風送我舅氏曰至渭陽是也從服者從于母而服之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因脩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太宗曰
舅之于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為得宜集學者詳
議于是魏徵令狐德棻顏師古等議曰舅之與姨雖為同

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姓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典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甥舅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為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徇名責實未達所宜謹按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制可之　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請減母服為朞制下百官議并議舅服刑部郎中田再思議曰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酺訟舅之冤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焉舅同姨服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今欲貶舅崇姨輒為刊復實用有疑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曰姨為從母之名即母之女黨加于舅服有理存焉並請依古為當自是百寮竟不決至開元七年八月勅諸服紀一依儀禮喪服之制仍降為緦麻三月　開元二十三年下制議服韋縚請加舅小功韋述楊仲昌裴耀卿等各有議元宗再下制乃定小功之服許于為外祖父母條下　朱子荅姨舅殊服之問云姨舅親同而服異殊不可曉禮傳但言從母以名加然舅亦有父名胡為獨輕來諭以為從母乃母之姑姊妹而為媵者恐亦未然蓋媵而有子自得庶母之服況媵數有等差不應一女適人而一家之姑姊妹皆從之也且禮又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嫁于他人者矣若從媵者小功則不知不從者又當服何服凡此皆難以強通後之王者為之變而通之亦不可以為過也

為姊妹之子　正服

古禮甥緦麻三月　唐律同唐顯慶禮為甥加小功五月

開元禮為甥（即姊妹之子）正服小功五月　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會典為姊妹之子（即甥）外小功五月今律同

爾雅曰謂我舅者我謂之甥也　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疏曰報之者甥既服舅以緦舅亦為甥服緦也馬融曰甥從其母而服己緦故報之　敖繼公曰亦丈夫婦人同

唐書禮儀志曰高宗顯慶二年九月脩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曰依古喪服甥為舅緦舅報甥亦同此制貞觀中八座

議舅服同姨小功而令律疏舅報甥猶緦謹按旁尊之服
禮無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為從母五月從母報
甥小功甥為舅緦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為舅同
從母之服則舅宜從甥同從母之報脩禮疏人不知禮意
舅報甥服尚止緦麻于例不通禮須改正今請脩改律疏
舅報甥亦小功制曰可

婦為夫之姑 義服

婦為夫之姊妹 義服

婦為夫之兄弟 義服

婦為夫兄弟之妻 義服

古禮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小功五月報唐律增夫之兄
弟為夫之姑姊妹為娣姒婦為夫之兄弟俱小功五月
報開元禮為夫之姑姊妹在室及適人者為娣姒婦俱
義服小功五月報無為夫之兄弟宋政和禮為夫之姑
姊妹在室適人同為娣姒婦兄弟之妻相名也為夫之兄弟小功五
月書儀同家禮為夫之兄弟為夫之姑姊姑適人者不降為

兄弟之妻俗所謂妯娌也義服小功五月明集禮同會典為夫
之姑及夫之姊妹在室出嫁同為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
小功五月今律同
爾雅曰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又曰夫之兄為
兄公夫之弟為叔 又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
娣註曰同出謂俱嫁一夫也 夫之姑謂舅之親姊妹也
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出嫁者因恩輕略故從降也 疏
曰夫之姑姊妹夫皆為之期妻降一等應在室大功出嫁
小功因恩殊略故在室出嫁同降小功也 傳曰娣姒婦
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註曰娣
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
婦為姒婦今相呼先後亦云妯娌也疏曰據二婦立稱謂
年小者為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為姒故云姒
長是其年長也 禮曰從服有六有從無服而有服者妻
為夫之昆弟無服而為娣姒則有服是從無服而有服也
馬融曰妻為夫之姊妹姑也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

也長稱自相為服不言長者婦人無所專以夫為長幼不
自以年齒也妻雖小猶隨夫為長也先娣後姒者明其尊
敵也報者姑報姪婦也言婦者廟見成婦乃相為服也

婦為夫兄弟之孫義服

婦為夫兄弟之孫女在室者義服

古禮為從祖〻父母從祖父母小功五月報〻者彼此
均服故不言而可互見至宋政和禮始分載為夫兄弟
之孫義服小功五月書儀同家禮為夫兄弟之孫及女
之在室者即夫之姪孫姪孫女義服小功五月明集禮為夫兄弟
之孫小功五月無為夫兄弟之孫女在室者會典為夫
兄弟之孫及夫兄弟之孫女在室者小功五月今律同

婦為夫從兄弟之子義服

婦為夫從兄弟之女在室者義服

古禮為從祖〻父母從祖父母小功五月報〻者彼此
均服故不言而可互見至宋政和禮始分載為夫同堂兄
弟之子義服小功五月書儀同家禮為夫從兄弟之子
及女之在室者即夫之堂姪堂姪女義服小功五月明集禮為夫
同堂兄弟之子義服小功五月無為夫同堂兄弟之女
在室者會典為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夫同堂兄弟之女
在室者小功五月今律同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姑姊妹之出嫁者降服

古禮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五月唐律無聞
凡禮增姑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之適人者降服小功
五月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姑
姊妹之適人者降服小功五月同報服明集禮會典同今
律為人後者為其姑及姊妹出嫁者小功五月
馬融曰姊妹在室者齊衰期適人者大功以為大宗後疏
之降二等故小功也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 陳
銓曰累降也姑不見者同可知也猶為人後者為昆弟而
不載伯父同降不嫌也 敖繼公曰經于為人後者惟見
其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是于本服降一等者止
于此艱耳所以然者以其與己為一體也然則自此之外

凡小宗之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疎為服不在此數矣此姊妹之屬不言報者文也記曰為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　湛若水曰姊妹期也何以小功也以為人後降也以適人又降也

出嫁女為本宗從兄弟　降服

出嫁女為本宗從姊妹之在室者　降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女適人者為從父兄弟降服小功五月書儀無家禮女適人者為從父之兄弟降服小功五月明集禮會典無今律增從姊妹女出嫁為本宗堂兄弟及堂姊妹之在室者小功五月

建子按古禮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小功五月報姊妹之報是為本宗兄弟之妻也姑之報是為本宗兄弟子之妻也皆小功五月也宋政和禮女在室及適人者為兄弟姪之妻義服小功五月謂兄弟之妻及兄弟子之妻也　家禮女為兄弟姪之妻義服小功五月已適人者亦不降明會典女在室及出嫁或已嫁被出而歸服嫂及弟婦姪婦並與男子同皆小功五月至今律出嫁女為本宗服圖不載兄弟之妻及兄弟子之妻而治律者遂謂無服矣頗不考婦為夫之姑姊妹律在室出嫁同小功五月乎其情均其分等義安可以不報故不敢妄議為今律所無而識於此以俟考也

小功五月之古有今無者

祖為孫女之出嫁者　降服

古禮孫女適人者小功五月唐律無開元禮為孫女適人者降服小功五月宋政和禮同明集禮會典並同今律無

儀禮疏曰女孫在室與男孫同服大功故出適降一等小功也

建子聽說今律文載祖為衆孫及孫女之在室者大功九月則為孫女出嫁者似宜仍舊而不可省也況在室大功出嫁降一等小功可遂無服乎

丕武謹按曾孫女元孫女俱不以出嫁而降高曾祖父母服則高曾祖父母豈遂無服乎自古及今雖不載似亦應議禮者所當及也縱出嫁者降而無服其在室者寧不可等

之男孫子

母出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義服

古禮服問章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不為其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不為繼母之黨服註曰雖外親亦無二統　陳澔曰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生是子之母而被出者也則繼母死仍服出母之黨矣　汪琬曰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為親而不言服何以無服也曰禮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也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禮從服者所從歿則已前母既歿如之何其有從服與　此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並同今律無

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義服

喪服章為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五月註曰君母父之嫡妻庶子之嫡母也從母君母之姊妹也疏曰此謂妻子為嫡母之父母姊妹一如嫡妻子之為外祖父母從母服小功也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疏曰不敢不從服者言無情實但畏敬耳君母不在者或出或死也　敖繼公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者以其配父尊之也君母不在則不服者列於己之外親也此庶子雖服其君母之父母姊妹彼於此子則不服也蓋庶子於君母之故不得不服其親而彼之視庶子實非外孫與姊妹之子故略而不服　晉車胤問臧燾曰妾子既服先嫡母之黨又服繼嫡母之黨否燾曰庶子以賤不敢不從服既服前嫡母黨後嫡母黨義不可異又問徐藻藻曰庶子若及事先嫡母則服先嫡母黨若不及事先嫡母則服後嫡母黨外服無二也

此古禮唐律無開元禮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從母義服小功五月嫡母卒則不服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義服小功五月嫡母死則不服明集禮會典並同今律無

建子聽說古禮庶子為父後者不得為其生母之黨服而

小功之條亦僅載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及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後世遂將生母之黨直削之如路人為父母者坐庶子之婦而立庶子之母以為得體使妾子視生母如草芥視生母黨同奴隸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子生于是母而以其名位之卑遂忘乎母之所自可乎明太祖于子之生母加服至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皆為庶母齊衰杖期其加厚于妾也如此之過而獨于妾之父母兄弟姊妹竟若路人豈得為情理之正夫妾之父母兄弟姊妹嫡子視之如路人猶之可也身為妾所生而亦視之如路人何以慰母氏之心乎或嫡母猶可言而妾母之黨不稍為之制服也

為人後者為所後之外祖父母義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皆無家禮為人後者為所後之外祖父母義服小功五月明集禮會典今律並無

為人後者為本生從兄弟降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皆無宋政和禮為人後者為其從父兄弟降服小功五月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今律並無

建子按從兄弟本服大功今為人後應降一等服小功而自古禮至今律皆不載惟宋政和禮有之何也豈今律統于本生親屬皆降一等之註而不另立文耶

出嫁女為本宗兄弟姪之為人後者降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皆無宋政和禮女適人者為其兄弟姪之為人後者降服小功五月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今律並無

小功五月之古無今有者

為兄弟之妻

為夫之昆弟

唐貞觀並制小功服自宋而明至今律皆同小功五月

出嫁女為本宗從兄弟

宋政和禮制降服小功家禮明集禮今律並同

出嫁女為本宗從姊妹之在室者

自古及明俱無今律增小功五月

小功五月之古輕今重者

為姊妹之子

甥為舅

古禮並緦麻三月唐加小功今律同

嫡婦不為舅姑後者

古禮同庶婦小功唐貞觀加不杖期不降自宋而明至今律皆同不杖期

子為庶母慈己者

自古禮至明集禮皆小功明會典改杖期統於庶母條今律因之亦齊衰杖期

小功五月殤服之古有今革者

叔父之下殤

嫡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為子之下殤

疏云以上八人皆是成人期并長殤中殤大功故下殤小功也　馬融曰本皆周服下殤降二等故小功也

為同堂兄弟姊妹之長殤

為衆孫及孫女之長殤

為兄弟之子及女子子之下殤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及從昆弟之長殤

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之長殤

疏云此五者為人後者本服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

婦為夫之叔父長殤

婦為夫兄弟之子及女子子之下殤

陳銓曰妻為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與夫同

出嫁姑為姪之長殤

出嫁女為兄弟子之長殤

為從兄弟姊妹之長殤

以上皆自古禮而唐而宋而明集禮並小功五月至明會典革今律因之革

大夫庶子為嫡昆弟之下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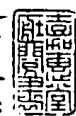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

以上古禮皆小功五月而唐而宋而明俱無今律亦因之無

喪服制考卷七

秀水後學朱建子辰始氏輯

長男丕武謹校

緦麻三月 緦絲也鍛治其縷細如絲也衣用極細熟布此五服之最輕者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為絰帶故曰緦麻冠以熟絹為之

為族曾祖父母 正服

為族曾祖姑之在室者 正服

古禮族曾祖父母緦麻三月唐律增族曾祖姊妹為曾祖之兄弟姊妹及曾祖兄弟之妻緦麻三月開元禮為族曾祖父 謂曾祖之兄弟曾孫女出嫁則無服 族曾祖母 謂曾祖兄弟之妻 族曾祖姑之在室者 謂曾祖姊妹 緦麻三月報宋政和禮書儀並同書儀族曾祖姑附於曾祖兄弟條家禮為族曾祖父及曾祖姑之在室者 即曾伯祖曾叔祖曾祖姑出嫁者無服下同 正服緦麻三月為族曾祖母 即曾伯祖母曾叔祖母 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律圖族曾祖父母謂曾祖之兄弟及妻即太伯公太伯婆太叔公太叔婆緦麻三月族曾祖姑謂曾祖之姊妹即太姑婆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爾雅曰父之從祖祖父為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為族曾王母　疏曰此即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族曾祖父母者己之曾祖親兄弟也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名為四緦麻四緦麻與己同出高祖自己而上至高祖為四世旁亦四世皆有服至緦而盡也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以其親盡恐相踈故以族言也　楊復曰春秋傳曰同族於禰廟杜預曰謂高祖以下也　敖繼公曰以從父從祖者差之則此乃從曾祖之親也變稱族者明親盡於此也凡有親者皆曰族記曰三族之不虞是也又曰族曾祖父者高祖之子己之從曾祖也

為族祖父母　正服

為族祖姑之在室者　正服

古禮族祖父母緦麻三月唐律增祖之從姊妹為祖之從父兄弟姊妹及從祖父兄弟之妻緦麻三月開元禮為族祖父（祖之同堂兄弟孫女出嫁則無服）族祖母（祖同堂兄弟之妻）族祖姑之在室者（祖之再從姊妹）緦麻三月報宋政和禮書儀並同書儀族祖姑附於祖之從父兄弟條家禮為族祖父及族祖姑之在室者（即堂伯祖堂叔祖堂祖姑）正服緦麻三月為族祖母（即堂伯叔祖母）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同會典為族伯叔祖父母（謂祖之同堂兄弟及妻即堂伯公伯婆叔公叔婆）及族祖姑之在室者（即祖之堂姊妹）緦麻三月今律同（律圖族伯叔祖父母謂祖之同堂兄弟及妻即公之伯叔兄弟緦麻三月族祖姑謂祖之同堂姊妹即公之伯叔姊妹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爾雅曰祖之從父昆弟為族祖父祖之從父昆弟之妻為族祖母　馬融曰族伯叔祖父者高祖之孫族曾伯叔祖父之子也　車垓曰族祖姑者祖之堂姊妹也己為祖之親姊妹小功五月則宜為堂姊妹緦麻三月也　徐駿曰祖之同堂姊妹謂之族祖姑出嫁則無服

為族父母　正服

為族姑之在室者　正服

古禮族父母緦麻三月唐律增父之再從姊妹為父再從兄弟姊妹及父再從兄弟之妻緦麻三月開元禮為族父正服緦麻三月報（父之再從兄弟再從兄弟之女出嫁則無服）為族母

義服緦麻三月報（父再從兄弟之妻）宋政和禮書儀並同家禮
為族父族姑之在室者（即再從伯父叔父姑母）為族母（即再從伯母叔母）
正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無會典為族父母緦麻三月（謂父之再從兄弟同曾祖者即族伯〻姆〻叔〻嬸〻）無族姑今律為族伯叔父母
為族姑之在室者緦麻三月（律圖族伯叔父母謂父之再從兄弟及妻即父同曾祖兄弟緦麻三月族姑謂父之再從姊妹即父同曾祖姊妹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爾雅曰父之從祖晜弟為族父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為族
母　疏曰族父者父之從祖昆弟也乃高祖之曾孫族祖
父之子也　馬融曰族父從祖昆弟之親也亦出於高祖
者也　車垓曰族姑者乃吾父之再從姊妹即吾高祖之
曾孫女也與吾同出於高祖故宜為族姑服緦麻三月也
徐駿曰父之再從姊妹謂之族姑出嫁則無服
建子臆說愚按族曾祖姑即族曾伯叔祖父之姊妹也族
祖姑即族伯叔祖父之姊妹也族姑即族伯叔父之姊妹
也故此三者於前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三條內
足以包之矣皆可推詳參看而得也猶齊衰不杖期章言
世叔父而不言姑言兄弟而不言姊妹言衆子而不言女
子子此皆經之省文而使學者之互見耳
為族兄弟（正服）
為族姊妹之在室者（正服）
古禮族昆弟緦麻三月唐律為三從兄弟緦麻三月開
元禮為族兄弟正服緦麻三月增族姊妹（三從兄弟三從姊妹出嫁則無服）宋政和禮同書儀為三從兄弟緦麻三月無三從
姊妹家禮為族兄弟及姊妹之在室者正服緦麻三月
（即三從兄弟姊妹）明集禮為族兄弟緦麻三月無族姊妹會典
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緦麻三月（謂三從兄弟姊妹同高祖者）今
律同（律圖族兄弟謂三從兄弟即己同高祖兄弟緦麻三月族兄弟妻無服族姊妹謂三從姊妹即己同高祖姊妹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爾雅曰族父之子為族晜弟　疏曰族昆弟者己之三從兄
弟也乃高祖之元孫族父之子也　車垓曰族姊妹者己
之三從姊妹與己同高祖者也故宜為服緦麻也　徐駿
曰族姊妹者即曾祖親兄弟之曾孫女己之三從姊妹同

出於高祖者也出嫁則無服

祖父為衆孫婦 義服

祖母為嫡孫婦 義服

祖母為衆孫婦 義服

古禮庶孫之婦緦麻三月唐律同開元禮為衆孫之婦義服緦麻三月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會典無今律祖為衆孫婦緦麻三月祖母為嫡孫衆孫婦亦緦麻三月

儀禮疏曰以嫡子之婦大功庶子之婦小功嫡孫之婦小功故庶孫之婦緦麻是其差等也 馬融曰祖父母為嫡孫之婦小功庶孫婦降一等故服緦也 敖繼公曰庶孫之婦緦則嫡孫之婦小功也而小功章不見之者文脫耳夫之祖父母於庶孫之婦本服當小功以別於嫡孫之婦故亦降一等而緦也

曾祖父母為曾孫 正服

高祖父母為元孫 正服

古禮曾孫緦麻三月唐律為曾孫緦麻三月元孫緦麻三月婦皆無服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並同今律曾祖父母為曾孫緦麻三月曾孫婦無服元孫同

爾雅曰孫之子為曾孫註曰曾猶重也 敖繼公曰此曾祖為之服也以本服之差言之為子期為孫大功則為曾孫亦宜小功而乃緦者以曾孫為己齊衰三月故已亦為之緦服三月蓋不可以過於其為己之月數也不分嫡庶者以其卑遠略之且不可使庶者竟無服也 車垓曰曾祖父母為曾孫服緦麻而高祖父母為元孫亦同若當承重者則服不杖期

建子聰說為曾孫三月為元孫亦三月以曾孫服曾祖齊衰三月曾祖之服不可反過於為己之月數也今唐制為曾祖齊衰五月為高祖齊衰三月後世因之則為曾孫之服亦宜加五月而使為子期為孫大功為曾孫小功為元孫緦麻以次而殺不亦可乎

為兄弟之曾孫 正服

為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 正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為兄弟之曾孫正服緦麻三月即為族曾伯叔祖父母報服也書儀無家禮為兄弟之曾孫正服緦麻三月明集禮增兄弟之曾孫女為兄弟之曾孫及兄弟曾孫女之在室者緦麻三月會典同今律同

車垓曰兄弟之曾孫姪孫之子也已為姪孫小功矣則宜為其子緦麻也

為再從兄弟之子 正服

為再從兄弟之女在室者 正服

古禮從祖昆弟之子緦麻三月 族父母為之服 唐律開元禮無宋政和禮增再從兄弟之女在室者為再從兄弟之子正服緦麻三月 女出嫁則不服 書儀無家禮為從祖兄弟之子及女之在室者 即再從姪 正服緦麻三月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律圖再從姪謂再從兄弟之子即已同曾祖兄弟之子緦麻三月再從姪婦無服再從姪女謂再從兄弟之女即已同曾祖兄弟之女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喪服緦麻章從祖昆弟之子註曰族父母為之服 疏曰從祖昆弟之子者再從兄弟之子族父母為之服者據彼來呼己為族父母為之服緦也 敖繼公曰為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族昆弟皆緦其族昆弟同相為服矣此條則族父報服也然則族曾祖父於昆弟之曾孫族祖父於從父昆弟之孫以其為旁親卑者之輕服故略之而不報與又曰經但見族父為此服註兼言族母者足經意也婦人為夫黨之卑屬皆與夫同也 顧炎武曰族父為從祖昆弟之子服則族曾祖必為昆弟之曾孫服族祖父必為從父昆弟之孫服非略之而不報直文闕而不具也

為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降服

古禮唐律無開元禮為兄弟之孫女適人者降服緦麻三月報宋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為兄弟之孫女出嫁者降服緦麻三月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車垓曰兄弟之孫女者已之親姪孫女也伯叔祖父於姪

孫女本小功既適人則為降服緦麻也

為從祖祖姑之出嫁者 降服

為堂姑之出嫁者 降服

為再從姊妹之出嫁者 降服

古禮父之姑從祖姑姊妹適人者緦麻三月報 父之姑謂從祖祖姑即祖父之姊妹從祖姑謂堂姑即父之伯叔姊妹姊妹謂己之再從姊妹即父之伯叔兄弟之女 唐律無開元禮為從祖祖姑適人者 祖之姊妹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 父之同堂姊妹己之再從姊妹 及降服緦麻三月報宋政和禮同

書儀無家禮為從祖祖姑及從祖姑之出嫁者 即祖姑母及堂姑母 為從祖之姊妹出嫁者降服緦麻三月明集禮同會典為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及從祖姊妹之出嫁者 從祖祖姑謂祖之親姊妹從祖姑父之同堂姊妹從祖姊妹己身之再從姊妹 緦麻三月今律圍從祖祖姑堂姑再從姊妹出嫁者並緦麻三月

喪服父之姑爾雅曰王父之姊妹為王姑 註曰歸孫為祖父之姊妹疏曰爾雅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謂姪之子為歸孫也 敖繼公曰此從祖之親乃緦者以其為祖父之姊妹於屬為尊故但據已適人者言之其意與姑為姪者同也 昔聞之俞漸川先生曰已之姑出嫁降服大功則父之姑出嫁宜降小功而乃降至於緦麻者猶夫已之伯叔父其服期年而父之伯叔父其服僅小功也 喪服從祖姑姊妹爾雅曰父之從父姊妹為祖從姑 馬融曰從祖姑姊妹於已再從在室皆小功適人降一等故緦麻也 車垓服制通釋曰從祖姑者父之堂姊妹已之堂姑也從祖姊妹者己之再從姊妹與己同曾祖者也在室則皆為小功親既適人則為降服緦麻也 湛若水曰從祖姑父之從也姊妹己之再從也何以緦也以出適降也親則小功也

建子按從祖姑者從祖之女子已為從姑也從祖姊妹者從祖之孫女於已為再從姊妹也其在室本服小功以出嫁降一等故皆緦也

為兄弟孫之妻 義服

古禮見夫之諸祖父母緦麻三月報宋政和禮為兄弟

孫之婦義服緦麻三月書儀無家禮為兄弟孫之婦(即姪孫婦)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車垓曰兄弟之孫親姪孫也己為親姪孫服小功則宜為其妻服緦麻也

為同堂兄弟之妻 義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並無家禮增為從兄弟之妻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為同堂兄弟之妻義服緦麻三月(報服同)會典無今律為同堂兄弟之妻緦麻三月

建子按同堂兄弟之妻即從兄弟婦己同祖伯叔兄弟之妻也古禮親兄弟之妻且無服而況於從兄弟之妻乎此其制始於朱子家禮而今因之者也

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 降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增為同堂兄弟之女適人者降服緦麻三月書儀無家禮為從父兄弟之女出嫁者降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無會典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緦麻三月今律同(律註同堂兄弟之女即堂姪女同祖伯叔兄弟之女也出嫁緦麻)

車垓曰家禮從父昆弟之女者即堂兄弟之女己之堂姪女也在室則為小功親既適人則為降服緦麻也

為同堂兄弟之子妻 義服

古禮見夫之諸祖父母緦麻三月報唐律為從父兄弟子之婦緦麻三月開元禮無宋政和禮為同堂兄弟子之婦義服緦麻三月書儀同家禮為從父兄弟子之婦(即堂姪婦)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律註即堂姪之妻)

為同堂兄弟之孫 正服

為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正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為同堂兄弟之孫正服緦麻三月書儀無家禮增堂姪孫女為從父兄弟之孫及女之在室者(即堂姪孫堂姪孫女)正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為堂同兄弟之孫正服緦麻三月(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同)會典同(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今律同(律圖堂姪孫謂同祖伯叔兄弟之孫緦麻三月堂姪孫婦無服堂姪孫女)

謂同祖伯叔兄弟之孫女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車垓曰從父兄弟之孫即堂兄弟之孫也已為堂兄弟之子小功矣則宜為其孫緦麻也

為外孫 正服

古禮外孫緦麻三月唐律同開元禮為外孫正服緦麻三月女子子之男女宋政和禮書儀家禮為外孫正服緦麻三月女之子男女同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外孫女同

爾雅曰女子子之子為外孫疏曰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

外孫 敖繼公曰此服亦男女同外孫為外祖父母小功不報之者以其為外家之正尊與 呂柟曰為外孫何曰報也視己之孫則降三等矣 車垓曰外孫者女所生之子也外孫為外祖服小功而外祖為外孫止服緦麻也夫外孫為外祖服小功者由母而推之也故重而外祖為外孫服緦麻者由女而推之也故輕 湛若水曰外孫何以緦也外也外也

為乳母 義服

古禮為乳母緦麻三月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為乳母義服緦麻三月即嬭母今律同律圖

註謂父妾乳哺者即嬭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曰以名服者有母名即為之服緦也 馬融曰士為乳母服以其乳養於己有母名

敖繼公曰鄭註乳母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則士之妻自養其子若有故或使賤者代食之故謂之乳母其妻子亦然若於大夫之子則慈母之外又有乳母內則曰大夫之子有食母鄭氏以為即此乳母是也大夫之子父殁乃為之服 漢石渠閣議問曰大夫降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夫人皆不降乳母 晉袁準曰保母者當為保姆春秋宋伯姬侍姆是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者得稱且保傳婦人輔相婢之貴者耳而為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使公之庶子為母無服而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記者集以為禮非聖人之制也 賀循曰為乳母緦三月士與大夫皆

同不以尊卑降以有功而服之故也梁氏曰服乳母緦者謂母死莫養親取乳活之者故服之報功也　呂坤四禮疑曰喪服圖註之誤世莫敢更則儒者之咎也如慈母註云謂所生之母死父命他妾撫育者斬衰三年乳母註云謂父妾乳哺者即稱母緦麻父妾乳哺不可謂慈乎慈母撫育更重於乳哺乎何服制之懸殊且所生之母死父有幾妾而適值有乳之妾乎此乳母者蓋傭他人之婦乳哺三年恩亦如母故以母呼之昔韓昌黎穉東坡於乳母皆葬而為之銘為之緦若云父妾謬甚矣近世穢夫往往通於乳母甚者留之為妾則父妾之藉口也圖註之誤亦至此乎　徐乾學曰子為慈母三年為乳母三月其服制相去懸絕矣及考會典及律文之註其說無甚異可以謂之乳母者亦可以謂之慈母使人何所適從乎蓋於慈母係不用儀禮正文止云父命他妾養已者於乳母係儀禮本不言父妾則反添為父妾乳哺者夫父妾乳哺與他妾養已有異乎無異乎而制服懸絕至此也總由不依禮文而以意為增損遂致混淆如此呂氏之辨可謂當矣

為妻之父母　義服

古禮妻之父母緦麻三月唐律同開元禮為妻之父母義服緦麻三月 從妻之服 宋政和禮為妻之父母義服緦麻三月 妻亡別娶同即生妻身之母雖改嫁被出亦如之 書儀同家禮同 妻亡而別娶亦同即妻之生母雖嫁猶服 明集禮同 報服同 會典今律並同

爾雅曰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　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　傳曰何以緦也從服也註曰從於妻而服之也　敖繼公曰從期服而緦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　小記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註曰世子天子諸侯之嫡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為妻故親之也應鏞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上不敢擬於尊者儲副韜潛而未有君道也　服問曰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註妻齊衰而夫緦麻齊衰重也緦麻輕也是從重而輕也有

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註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不從妻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為壻 義服

古禮為壻緦麻三月唐律同開元禮為壻義服緦麻三月女子子之夫報宋政和禮書儀家禮並同明集禮無會典為壻緦麻三月今律同

爾雅曰女子子之夫為壻說文曰壻者女之夫也從士從胥聞一知十胥者有才知之稱故女之夫為壻也　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疏曰報之者壻既從妻而服妻之父母妻之父母亦報之以緦也　車垓曰說文云壻者女之夫也婦翁為壻義服緦麻而壻與婦翁服亦同也或謂翁壻相與情分似不薄而服制若是之輕何也蓋先王制服惟本宗為重於異姓則輕翁之與壻本異姓也況一以妻而親一以女而親又其相聚之日少而相遠之日多服由是而推宜乎其緦也或者又謂舅甥亦異姓而服則小功何也蓋舅之服由母而推甥之服由姊妹而推故其重加於翁壻一等耳

為姑之子 正服

古禮姑之子緦麻三月唐律同開元禮為姑之子外兄弟姊妹正服緦麻三月宋政和禮書儀同家禮為外兄弟即姑之子正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為姑之子緦麻三月會典今律並同律註謂之表兄弟即父姊妹之子

傳曰姑之子外兄弟也何以緦報之也　疏曰外兄弟者姑是內人以出外而生故也姑舅之子兩相為服故云報之也　車垓曰已於姑之子女所謂外兄弟姊妹者也已為其母服大功而為其子則服緦麻也夫為出嫁姑服大功由吾父之同氣也故重於姑之子女服緦麻者由其父之異姓也故輕　呂柟曰為舅之子姑之子母姨之子者何曰從父母也是故從父則及其表兄弟從母則及其內兄弟舅姨母兄弟之在內者也姑父兄弟之在外者也

為舅之子 正服

古禮舅之子緦麻三月唐律同開元禮為舅之子內兄弟姊妹正服緦麻三月宋政和禮書儀同家禮為內兄弟即舅之子正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為舅之子緦麻三月會典令律並同律註謂姑舅兄弟即母兄弟之子

傳曰舅之子內兄弟也何以緦從服也　疏曰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從服者亦是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為舅既言從服其子相施亦不得言報也　程子曰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卻為姑之子服既與姑之子服姑之子須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車垓曰已與舅之子女所謂內兄弟姊妹者也已為舅服小功矣則宜為其子服緦麻也夫內兄弟與外兄弟皆服緦麻者親同服亦同也然姑則父之姊妹也舅則母之兄弟也其親亦同而服乃不同者何也蓋姑之服由父之同氣推之也故重舅之服由母之異姓推之也故輕　敖繼公曰此與姑之子相為皆男女同也子為母黨服止於外祖父母從母舅舅之子從母之子耳其餘則無服也外祖父母舅與母為一體至親也故從服舅之子與從母昆弟則以其為尊者至親之子而在兄弟之列不可以無服故或以從服或以名服也

建子按舅本外而以母為內其子即為內兄弟姑本內而以嫁為外其子即為外兄弟也

為兩姨兄弟姊妹正服

古禮從母昆弟緦麻三月唐律為從母之子緦麻三月開元禮為從母兄弟姊妹今謂姨兄弟姊妹正服緦麻三月宋政和禮同書儀為從母之子緦麻三月家禮為從母兄弟姊妹即兩姨子正服緦麻三月明集禮同會典為兩姨兄弟緦麻三月今律同律註兩姨兄弟即母姊妹之子

爾雅曰從母之男子為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疏曰以名服者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也　馬融曰姊妹子相為服也以從母有母名以子有昆弟名　敖

繼公曰從母姊妹亦存焉外親之婦人在室適人同又曰名謂昆弟之名母於姊妹之子小功子無所從也惟以名服之從母以名加此以名服子於母黨其情蓋可見矣然則有可從而不從者所以遠別於父族與

婦為夫高祖父母 義服

古禮不言高祖父母唐開元禮始制元孫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元孫婦為夫高祖父母義服緦麻三月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婦為夫曾祖父母 義服

古禮曾孫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唐開元禮改曾孫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曾孫婦為夫曾祖父母義服緦麻三月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萬斯大曰禮有夫之諸祖父母條反無夫之曾祖父母條殊為闕典然諸祖父母既有服則曾祖父母豈有無服之理乎此可推而知也

建子臆說儀禮不言高祖而但為曾祖齊衰三月故妻從夫服亦止三月今唐制增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加曾祖父母齊衰五月則妻亦宜從服而加五月使曾孫婦為夫之曾祖父母五月元孫婦為夫之高祖父母三月庶曾元不相混而何以仍皆緦麻三月也至夫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妻既從服矣乃不服衰齊而服緦麻者蓋從服宜降一等而三月之服無可降故月數妻同乎夫而三月服式則夫齊衰而妻用緦亦以寓降之之意也 又按五服論布斬衰三升總衰四升半大功八升小功緦麻十升十一升由父三年而下遞漸增以為輕重高曾祖父母為一本正尊故重其衰麻以明尊減其月數以為殺若妻則正從輕矣故傳言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服至尊蓋所云小功者非指小功五月之期乃指小功衰裳之服以小功布衰乃兄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故用齊衰之服也

婦為夫伯叔祖父母 義服

婦為夫同堂伯叔父母 義服

古禮夫之諸祖父母緦麻三月報 夫之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夫之所為服

（小功者則妻為之緦）唐律為夫之從祖祖父母（祖之兄弟及妻）緦麻三月
開元禮為夫之從祖祖父母（夫之祖兄弟及其妻）為夫之從祖父
母（夫之父同堂兄弟及妻）義服緦麻三月報宋政和禮同書儀無
家禮為夫之從祖祖父母（即夫之堂伯叔祖父母）為夫之從祖父
母（即夫之堂伯叔父母）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馬融曰妻為夫之諸祖父母服所服者四其報者二曾祖
正小功故妻服緦不報也從祖：父旁尊故報也　敖繼
公曰夫之所為服小功者則妻為之緦若於夫之祖父母
之行而服此者惟其從祖：父母耳似不必言諸然則此
經所指者其夫之從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與　萬斯大
曰馬氏謂夫之諸祖父母所服者四所報者二而不明指
其人何也愚按所服者四謂曾祖父母也從祖祖父母也
從祖父母也外祖父母也所報者二謂從祖：父母也從
祖父母也
建子按經所謂諸祖父母者即小功章之從祖ヽ父母從
祖父母也夫為之服小功妻降一等故從服緦麻也

婦為夫同堂兄弟（義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皆無家禮為夫之從
父兄弟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無會典為夫堂兄弟緦
麻三月今律同
建子臆說堂兄弟即夫之同祖伯叔兄弟也按古禮親叔
兄公且無服而況於從叔從兄公乎此其制始於朱子家
禮而今因之者也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妻（義服）
古禮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緦麻三月唐律開元禮宋
政和禮書儀並同家禮為夫從父兄弟之妻（即夫堂兄弟之妻）
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同會典為夫同堂兄弟及妻緦
麻三月今律同
疏曰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同堂娣姒也降於親娣姒一等
故緦麻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
焉　註曰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　疏曰發問者以本
路人夫又不服之今相為服故問之以大功有同室同財

之義故云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婦為夫同堂姊妹 義服

古禮無唐律為夫之從姊妹緦麻三月在室適人同開元禮為夫之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者義服緦麻三月宋政和禮書儀同家禮為夫之從父姊妹義服緦麻三月適人者不降即夫之堂姊妹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

車垓曰夫之從父姊妹者即夫之同堂姊妹也夫為之服大功則妻以堂娣而服緦麻雖適人不降也

婦為夫祖姑之在室者 義服

婦為夫堂姑之在室者 義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皆無家禮為夫之從祖ゝ姑及從祖姑之在室者義服緦麻三月 明集禮無會典為夫之從祖ゝ姑及從祖姑之在室者緦麻三月從祖ゝ姑是夫之姑姿從祖姑是夫之堂姑今律同律圖夫祖姑即夫之姑姿在室緦麻出嫁無服夫堂姑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 義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為夫從父兄弟之女適人者義服緦麻三月書儀無家禮為夫從父兄弟女出嫁者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無會典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緦麻三月今律同

車垓曰此夫同堂兄弟之女也在室本小功今適人則為降服緦麻也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孫 義服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義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為夫同堂兄弟之孫義服緦麻三月書儀無家禮為夫從兄弟之孫即夫之堂姪孫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同會典增孫女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孫及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者緦麻三月今律同

婦為夫同堂兄弟子之妻 義服

古禮見夫之諸祖父母緦麻三月報唐律為夫之從父兄弟子之婦緦麻三月開元禮無宋政和禮為夫同堂兄弟子之婦義服緦麻三月書儀同家禮無明集禮婦為

夫同堂兄弟子之婦義服緦麻三月會典今律並同律註夫同堂兄弟子之妻謂夫伯叔兄弟之子之妻即堂姪婦也緦麻三月

婦為夫再從兄弟之子義服

婦為夫再從兄弟之女在室者義服

古禮唐律俱無開元禮為夫之從祖兄弟之子義服緦麻三月宋政和禮為夫再從兄弟之子義服緦麻三月女適人則不服書儀無家禮為夫從祖兄弟之子即夫之再從姪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為夫再從兄弟之子緦麻三月男女同會典今律並同律圖夫再從姪緦麻三月其為夫再從兄弟則無服也夫再從姪女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徐駿曰此夫再從兄弟之子謂之再從姪服緦麻三月報之也女在室者亦同

婦為夫兄弟之孫女出嫁者義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為夫兄弟之孫女適人者義服緦麻三月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俱無今律婦為夫兄弟之孫女出嫁者緦麻三月

車垓曰伯叔祖母為在室姪孫女本小功今既適人則降服緦麻也

婦為夫兄弟孫之妻義服

古禮見大之諸祖父母緦麻三月報宋政和禮為夫兄弟孫之婦義服緦麻三月書儀無家禮為夫兄弟孫之婦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會典今律並同今律註即姪孫之妻

婦為夫兄弟之曾孫義服

婦為夫兄弟之曾孫女義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為夫兄弟之曾孫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增曾孫女為夫兄弟之曾孫為夫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義服緦麻三月會典同今律婦為兄弟之曾孫緦麻三月女同

建子按兄弟之曾孫女在室緦麻出嫁則無服矣而況於婦之從服乎今律之不註在室者說者謂以與夫同也

出嫁女為本宗伯叔祖父母降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女適人者為從祖祖

父母降服緦麻三月書儀無家禮女出嫁為從祖父母降服緦麻三月（即伯叔祖父母）明集禮無會典女出嫁為從祖祖父母（即伯公伯婆叔公叔婆）緦麻三月今律女出嫁為本宗伯叔祖父母緦麻三月

卑垓曰此祖之親兄弟在室則小功今既適人降服緦麻也

出嫁女為本宗從祖祖姑之在室者（降服）

出嫁女為本宗從祖姑之在室者（降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女適人者為從祖々姑降服緦麻三月書儀無家禮女出嫁為從祖々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即堂祖姑及堂姑）降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無會典女出嫁為本宗從祖々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從祖々姑即姑婆祖姑即堂姑）緦麻三月今律同（律國祖姊妹即姑婆在室緦麻出嫁無服父堂姊妹謂同祖伯叔姊妹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出嫁女為本宗堂伯叔父母（降服）

古禮唐律無開元禮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祖父母（謂同堂伯叔父）母降服緦麻三月報宋政和禮女適人者為從祖父（謂父之同堂兄弟）降服緦麻三月女適人者為從祖母（謂父同堂兄弟之妻）義服緦麻三月書儀無家禮女出嫁為從父母（即堂伯叔父母）降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無會典女出嫁為本宗從祖父母（即堂伯堂叔）緦麻三月今律女出嫁為本宗再從伯叔父母緦麻三月（律國父堂兄弟即父之伯叔兄弟）

卑垓曰從祖父者父之堂兄弟已之堂伯叔也本小功之親今既適人則降服緦麻也

出嫁女為本宗堂兄弟之子（降服）

出嫁女為本宗堂兄弟之女在室者（降服）

古禮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緦麻三月報宋政和禮女適人者為同堂兄弟之子降服緦麻三月書儀無家禮女出嫁為從父兄弟之子女（即堂姪堂姪女）降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無會典女出嫁為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即堂姪堂姪女）緦麻三月今律女出嫁為本宗堂兄弟之子女在室者同

車垓曰此從父兄弟之子女與己同祖者也在室則小功今旣適人則降服緦麻也

出嫁女為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降服

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俱無家禮女出嫁為從父姊妹出嫁（即堂姊妹）降服緦麻三月明集禮無會典制緦麻三月今律出嫁女為本宗降服同堂姊妹即同祖伯叔姊妹在室小功出嫁緦麻

出嫁女為本宗再從兄弟姊妹 降服

古禮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緦麻三月報宋政和禮女適人者為從祖兄弟姊妹降服緦麻三月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及今律並無

車垓曰宋政和禮女適人者為從祖兄弟姊妹此即再從兄弟姊妹是與己同曾祖者也在室皆小功今旣適人則降服緦麻也

建子聽說愚按從祖兄弟姊妹即上文從祖姑姊妹之報服也其古今俱無而僅載之宋政和禮者或以為統於儀禮從祖姊妹適人之文內可以互見故無正文乎否則再從兄弟姊妹並非疎遠而可以無服乎愚故將出嫁女為本宗再從兄弟姊妹服緦之條借附於末以質之知禮者

緦麻三月之古有今無者

為貴臣貴妾

註曰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 敖繼公曰此亦士為之服也貴臣室老也貴妾長妾也 此服似大夫同之 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 陳銓曰天子貴臣三公貴妾三夫人諸侯貴臣卿大夫貴妾姪娣大夫貴臣室老士貴妾亦姪娣也 郝敬曰貴臣貴妾凡臣妾之受顧託者家國皆有之 古禮緦麻三月自唐而宋而明至今律俱無

為外孫之婦

謂己女所生之子妻也 車垓曰外祖為外孫服緦麻矣而為外孫婦亦服緦麻者亦引而進之之義也 古禮及唐無自宋政和禮家禮明集禮會典皆緦麻三月今律無

為甥之婦

謂己姊妹所生之子妻也　古禮無自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家禮明集禮會典皆緦麻三月今律無

為舅母

謂母兄弟之妻也　古禮無唐開元二十三年元宗命禮官學士詳議諸服紀太子賓客崔沔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録事參軍劉秩議各不同帝手勅議舅母服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等皆執奏帝又手詔敦諭再三於是耀卿等奉詔制舅母服緦麻三月（詳見外祖父母條）自唐開元至宋初皆同宋仁宗天聖五年學士孫奭請兩制詳定服制因削舅母服自是而政和禮家禮明集禮會典今律俱無

為君母之兄弟

馬融曰妾子為嫡妻之昆弟服緦君母歿則不服也　古禮緦麻自唐開元禮而宋而明至今律並統於甥為舅服内

為人後者為本生外祖父母

車垓曰人子於母之父母本小功今既為人後則為之降服緦麻也　古禮無自唐開元禮制宋政和禮家禮明集禮會典並緦麻三月今律無

婦為夫之外祖父母

此夫母之父母也夫為外祖父母小功妻從夫降一等故緦麻也　自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並緦麻三月今律無

婦為夫之母舅母姨

此夫母之兄弟姊妹也夫為舅從母小功妻從夫降一等故緦麻也　自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家禮明會典並緦麻三月今律無

出嫁女為本宗姊妹之子婦

自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家禮明集禮並緦麻三月會典及今律俱無

為同爨

檀弓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註曰以同居而食生緦之親可也　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孫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為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如何得此稱既言從母與舅故知是甥為二夫人者為之服也　朱子語類曰黃文蔚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妻之族二妻之父妻之母粗看似乎雜亂無紀仔細看皆有意義存焉　又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為服這恰似難曉往往是外甥在舅家見得舅母與姨夫相為服其本來無服故異之也
吳澄曰禮為從母服小功五月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為舅服緦麻三月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養之恩故一為從母之夫服一為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者相為服然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為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張子之言是註疏非也　郝敬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一人則妻姊妹之子也幼依母姨夫家一人則夫之外甥也幼依母舅家同居恩養如父母故一人為其母姨夫服一人為其舅母服故曰相為服此檀經所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因引或人之語以明之　顧炎武曰同爨緦指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非謂他人之同爨者皆服緦也乃唐太宗欲加嫂叔之服首以同爨尚服緦為言則竟是凡同爨者皆服緦矣豈當日記禮之意乎至家禮所載為同爨則又非專指姨夫舅母蓋同爨比同居其情誼更為親厚苟遇死喪其人舉家哀絰而我獨吉服與之相處於心安乎為之服緦其亦可也　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俱無家禮為同爨義服緦麻三月明集禮會

典令律並無

為朋友

禮釋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喪服記曰朋友麻檀弓曰
居則絰出則否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絰
帶　自唐而宋俱無家禮為朋友義服緦麻三月明太祖
初年定大明令制朋友服緦三月洪武七年撰孝慈録罷
此服會典及今律俱無

改葬

喪服記曰改葬緦註曰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
故改葬也服緦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必服緦
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孔叢子曰司
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
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則弔服緦麻
漢戴德曰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　馬融曰棺有弛壞故
制改葬事已而除不必三月惟三年者服緦期以下無服
陳鑠問趙商曰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為乎
三月商曰經云改葬緦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緦無因
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　魏王肅曰本有三年之
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待有三年之限也
晉衰準曰喪無再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月數是再
服也道遠則過之可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緦大
功以上可也　晉成帝咸和四年太尉庾亮改葬服齋衰
咸康三年司空何充改葬亦服齊衰蔡謨以為改葬宜斬
衰禮言緦者謂緦親以上皆反服也　范汪與江惇書曰
孝子重覩靈櫬哀慟擗踊何以緦服臨至親之喪三月而
除此乃儀禮數字了無首尾令人有疑孫放改葬其祖放
開壙服斬衰一門反服從行者待柩至以衰絰迎于郊二
月事畢放父四月除服放兄弟二月除服　大明集禮改
葬之日內外諸親皆至各就次主人服緦麻服諸親皆素
服既葬行虞祭禮畢主人以下出就別次釋緦麻服素服
而還　虞氏家記潭母太夫人薨宜都府君即世五十九
年改殯修搆宅兆靈柩住而不前羣從咸以喪事有往無

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既定而洪水出壞棺
椁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然後葬此則上聖
之遺令載在編籍遂奉遷神柩權停幕屋使子孫展哀晨
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使送喪禮儀悉備而後合
葬於舊壙

緦麻三月之古無今有者

為從兄弟之妻

為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婦為夫之從兄弟及妻

婦為夫之從祖：姑及從祖姑之在室者

出嫁女為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俱無家禮制自明及今
律皆因之

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

出嫁女為本宗伯叔祖父母

出嫁女為本宗從祖：姑之在室者

出嫁女為本宗從祖姑之在室者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制家禮明會典今律並
因之

為兄弟之孫女在嫁者

婦為夫高祖父母

婦為夫曾祖父母

婦為夫再從兄弟之子

婦為夫再從兄弟之女在室者

出嫁女為本宗堂伯叔父母

古禮唐律無開元禮制自宋而明今律並因之

為兄弟之曾孫

為同堂兄弟之孫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孫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制家禮明集禮會典及
今律並因之

為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
婦為夫兄弟之曾孫女
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家禮俱無明集禮制會典同今律因之
婦為夫同堂姊妹
古禮無唐律制自唐而宋而明及今律因之
婦為夫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制今律因之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古禮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俱無明會典制今律因之
婦為夫兄弟之曾孫
古禮唐律開元禮俱無宋政和禮制明集禮會典今律因之

緦麻三月之古輕今重者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今斬衰三年
士為庶母大夫以上無服
今杖期

緦麻三月殤服之古有今革者
庶孫之中殤下殤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下殤
從父姊妹之中殤下殤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母舅母姨之長殤唐制
婦為夫叔父之中殤下殤
婦為夫姑姊妹之長殤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兄弟之中殤下殤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姑姊妹之中殤下殤

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從父兄弟之長殤

出嫁女為本宗兄弟子之中殤

緦衰七月之古有今無者 緦布衰裳十一升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

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註曰接猶會也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古者天子七月而葬故緦衰七月也葬已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故 自漢唐至今皆無

祖免 祖謂袒去上服偏脫一袖免以尺布括髮交繞于額也乃喪服之極輕者凡同五世祖族屬在緦麻緦服之外者皆為祖免親遇喪葬則素冠白衣細麻腰有勒帛而無大帶

堂姨舅

古無唐開元二十三年制為堂舅堂姨祖免服宋仁宗天聖五年學士孫奭詳定服制削之自是政和禮後至今律俱無

朋友皆在他邦歸則已

朋友同在他國而死者每至可祖之節則為之祖而免為死者無主也歸至家則自有主故止而不為祖免也 此古禮自唐宋明至今皆無

心喪三年

為師

按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門弟子皆絰而出廬場三年然後歸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公子為其母

此古禮今斬衰三年

練冠葛絰帶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公子為其妻

此古禮今期年

錫衰弁絰、

君為卿大夫

此古禮自漢而唐而宋而明以至今律皆無

卿大夫相為

此古禮自漢而唐而宋而明以至今律皆無

喪服制考卷八

秀水後學朱建子辰始氏輯

長男丕武謹校

雜問篇

問五服

五服者何五服而各分正義加降之服者何曰五服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斬衰一等斬衰三年是也齊衰五等齊衰三年齊衰杖期齊衰不杖期齊衰五月齊衰三月是也今齊衰三年革大功二等大功九月大功七月是也今大功七月革小功一等小功五月是也緦麻一等緦麻三月是也親親尊尊長長之道也所謂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蓋由己而上有父由己而下有子因此三者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為五也由祖以親曾祖高祖由孫以親曾孫元孫是以五為九也由父而上殺至高祖由子而下殺至元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為親兄弟則期同祖為一從兄弟則大功同曾祖為再從兄弟則小功同高祖為三

從兄弟則緦是旁殺也高祖外無服故曰親畢也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四世共承高祖而服盡若五世則共承高祖之父而無服矣而先王不忍遽絶之也為袒免之禮焉五服之中各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四等唐開元禮始分之正服者於情於分皆當為之服而不可已如子為父母服斬之類是也義服者親雖異於所生而其分同則以義為之服如婦為舅姑服斬之類是也加服者本非其所服而禮主於進故自輕以從重如嫡孫為祖父母承重服斬之類是也降服者情不可殺而分有所制故自重以從輕如女子已嫁為父母降服期之類是也故禮言降服重於正服也非正服輕而降服重也情從重禮從輕聖人之制為降服也非得已也勢也

問服術

先王制服至精至密而禮經所謂服術何也曰大傳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親親者父母為首次妻子世叔父也尊尊者君為首次公卿大夫也名者若世叔母兄嫂弟婦子婦之屬也出入者女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亦為出也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三殤也從服者即下文六等是也大傳曰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黨夫從妻而服妻之黨是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徒從也如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如兄有服而嫂無服弟有服而弟婦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為君所厭不得為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為夫之兄弟無服而娣姒則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則三月是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則三月是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母練冠輕矣而公子之妻為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故細讀大傳二條而五服之輕重至精至密詳矣備矣

問期喪

期年之喪小祥即除服乎曰否期喪重服也有有禫之期有不禫之期有禫之期則父在為母也為妻也禮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始釋服小記曰為父母妻長子禫言為父存母亡及妻及長子皆禫十五月釋服其他期則小祥即除服也凡喪服皆法乎天道故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本之五世親疏之分而制其等也三年之喪期而小祥不計閏凡十三月第一忌日也祥祭名謂之祥者以漸從吉之義再期而大祥不計閏凡二十五月第二忌日也易禫服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月間一月也禫亦祭名謂澹澹然平安之意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始釋服

問變除

喪服年月之異固詳矣而禮所謂服之重者有變有除何以謂之變除也曰親喪至痛日月甚長而衰麻之麤不可以久故每因吉祭而為變除之節禮未葬之前有奠無祭葬之日以虞易奠謂之喪祭三虞之後卒哭有祭祔有祭小祥有祭大祥有祭禫有祭皆謂之吉祭小記云祭不為除喪然變除必因乎祭蓋先王制禮雖曰親喪至痛而所以節哀順變必使之由漸而之輕故哭踊亦皆有節以為不如是賢者無由俯而就不肖者無所跂而及此禮之所以可傳而可久也內哀既當以漸殺外服自宜以漸輕故始死三日不食既殯始食粥既葬始疏食小祥食菜果大祥而食醯醬乾肉禫而飲醴酒此飲食之以漸而加也始死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塊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小祥堊室倚廬者于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為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也柱楣者先時倚木于墻以為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堊塗也堊室之壁令白稍致其飾也大祥復寢室此居處之以漸而安也何獨衣服不然孔子曰戚容稱其服言內心之哀視外以為節此服之所以有變除也是則服之變除與哀情相終始矣然變者不遽除而除者不更變故變有受而除無受夫變則變矣除則除矣而何以謂之有受無受也曰孝子於喪服當變之時有不忍遽變之心若人授之而勉強以受之者故曰受

也詳考其制喪冠為父六升（升音登一升八十縷）既卒哭受七升為母七升既卒哭受八升小祥而易為練冠（間傳小祥練冠練者練熟素布也）大祥而更易為縞（縞生絹也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間傳曰大祥素縞）禫而更易為纖（間傳曰禫而纖黑經白緯曰纖也）此冠之變也喪衰為父三升既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為母四升既卒哭受以成布七升（布幅廣二尺二寸三升四升稀疏未成布六升七升乃成布故謂之成布也）練後易衰雖不見於經然雜記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註疏謂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衰同故曰功衰也又曰練後去負版釋辟領衰又傳註云大祥除衰杖此衰之變也三日授子杖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大祥斷而棄之於隱此杖之變也初喪承衰之衣於經無所考然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則未期之不練不緣可知故大祥而始變其麻衣（見間傳）禫後始變而素端黃裳乃服元青之衣此衣之變也若夫首經腰經父喪以苴麻母喪以牡麻男子婦人所同也而卒哭後男子以葛經變腰麻婦人以葛經變首麻盖男子重首婦人重腰輕者變而重者不變故至練男子除首經而腰葛猶存婦人除腰經而首葛不去小記所謂易服者先輕者除服者先重者此也又初喪腰經散垂至三日絞之惟五十者不散垂又絞帶父麻母布此經之變也至於屨父喪初以菅母喪以藨蒯卒哭後父與母同而練後皆易以麻檀弓所謂練繩屨無絇者此也此屨之變也合而觀之冠也衰也杖也衣也男子之腰經也婦人之首經也屨也則變而不遷除者也男子之首經也婦人之腰經也則除而不更變者也喪服之有變有除蓋如此此則有為經之所已詳者亦有為經之所未詳者閒取戴記中之可見者以析衷之而世俗不知變除之義於撤靈祔廟之時焚毁凶服即易吉服頃刻之間忽而哀麻忽而綺繡甚至稱觴娛客賓主歡欣絕無古孝子變而不忍變除而不忍除之情豈不戾禮之甚而滔滔皆是謂之何哉

問三父

服圖之所謂三父者何曰古人原有三父之說一曰嫡父二曰嗣父三曰繼父嫡父無待於言嗣父者期親伯叔無後而

身為之嗣即禮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是也繼父者子生而幼離襁褓而身受異姓之鞠育者即諺所謂螟蛉子是也嗣父不以三年懷抱為恩而以猶子承嗣接祀其義重繼父不以承祀宗祧為義而以三年撫育顧復其恩重故古者並報以三年之服而於本生父母反降為期明太祖立制惟許三歲以下小兒受異姓收養者從其姓而不許立異姓為嗣以亂宗族故不為繼父定三年之重服但因元典章圖而開出三父一曰同居繼父二曰不同居繼父三曰從繼母嫁同居中又復分為二等一則兩無大功以上親者為服齊衰期年一則兩有大功以上親者為服齊衰三月（兩無大功以上親兩有大功以上親俱詳上卷期年三月章）不同居亦分為二等一則先曾同居者有齊衰三月之服一則從來不同居者無服而從繼母嫁則亦以為繼父而為之服齊衰杖期但聞古有從繼父姓而服繼父三年之服者今以不許異姓承嗣之故去之不聞古有從繼母嫁而亦服所嫁之人杖期者今以隨母而受恩養之故存之此則古今之有同有異者也然元典章圖曰從繼母嫁人夫明律圖則曰從繼母嫁今律因之則為繼母為繼父究未嘗明言其所服之何人也

問八母

服圖之所謂八母者何曰八母之名元人始圖之而八母之服元與今各異八母云者一曰嫡母二曰繼母三曰養母四曰慈母五曰嫁母六曰出母七曰庶母八曰乳母夫嫡母繼母與父同服三年古今皆然惟古者為母齊衰別父斬衰而今制同斬古者父歿方為母服三年而今制即於父在日亦服三年此明太祖之創制使孝子罔極之悲盡於父亦盡於母也何名乎養母謂親生母雖在而自從過繼之母鞠育撫養者何名乎慈母謂親生母已歿而父命他妾代為教育撫恤者養母古尚有服慈母孔子以為無服而今制均為二母服斬衰三年此明太祖推孔子三年之愛之言而曲伸人子反哺之至情然而失之過者也嫁母未必得罪於父而義則與廟絕出母既已見棄於父而節又虧適此正孔子所以止伯魚之哭而子思所以禁子上之喪者也今乃均服齊衰杖

期此亦明太祖從人子傷心不得已之中進出一段劬勞罔極至情而定此服愚亦嘗虛懷體察而思古之孝子遇嚚酷之繼母猶且烝烝乂不格姦不格姦者言不敢格父母之姦恐傷父母之心也惟烝烝自進於義久而久之不期格而自格矣故君子讀母氏聖善莫慰母心之詩未嘗不悲其遇而哀其情為嫁出兩母杖期豈得為過然愚於出母又不能無辨出母得罪于父而被出尚能守節不嫁則義雖與廟絕而情未絕倘又再嫁不亦情義兩絕乎故人子之情無已而禮有限父母畢竟以父為重古禮為父後者無服似正今制不分嫡子衆子不分父在父歿而皆杖期非也若宋制為父後者為嫁出兩母心喪三年此則合乎情禮之至者也庶母者父妾之有子者也在所生之子則謂之生母以別于嫡母古者父在嫡母尚不得終三年之喪而況生母生母不但厭於夫君亦厭于女君此正王子求為數月之喪而不可得者而忽加以三年之斬且云雖嫡母在堂亦服其非禮明甚然生育頋復之恩比之養母慈母寔更不同太祖因孫貴妃無子命周王以為慈母欲重慈母之服不得不重生母養母之服慈母養母之服尚如此其重而生母之服豈可反輕此三母之所以並制為三年斬也然母而曰庶亦惟父之側室足以當之若婢妾豈得與乎側室亞於正室是以父之嫡子衆子為之齊衰杖期若婢之有子者但名婢妾不名庶母則惟所生之子為之斬衰三年嫡子衆子不為之齊衰杖期矣此服圖中雖未開載而於封典中載之誥封之例凢母之屬於婢妾者與妻之屬于再醮者同科俱不許受封其所以不載於服圖者從父母論固謂之婢妾從所生之子論亦謂之庶母故以庶母攝婢妾也今士大夫諱言出自婢妾正以婢母不得受封故以生母二字混之不詳其為父婢為父妾不知朝廷之典正以斬衰三年盡人子之私情又以婢妾再醮不許誥封重國家之名器此不可不知亦不可不辨也至乳母亦居八母之一嘗細考儀禮註疏及通典諸議並無父妾乳哺之文而鄭註乳母條則云為父妾乳哺者明會典與今律亦遂皆旁註曰為父妾乳哺者夫嬰孩之待乳也得之則生乳

母乳哺之恩與慈母養已之恩有何分别乃同一父妾也一則三年一則三月使人疑服制之太懸讀乳母註曰父妾乳哺讀慈母註曰父命他妾養已乳哺之養豈非養乎乳哺之養豈輕於飲食之養乎而何以恩同服不同也善乎吕坤之言曰乳母實係僱他人之婦乳哺三年恩亦不小故為之緦非父妾也然則今之致疑于慈母乳母之相混而不明晰者實由鄭註多添父妾二字而後人因之而不正其失之故也

緦之三父八母之圖非古禮也出於元之典章元人考禮不精圖多難解元有天下幾及百年而喪制一無可攷惟於典章一編之内列圖凡六三父八母其一也謹按元原圖三父一曰同居繼父齊衰不杖期謂子無大功之親從母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二曰不同居繼父齊衰三月謂先同今異居者元不同居則無服三曰從繼母嫁人夫齊衰杖期謂繼母嫁而子從之有者若不從或繼母出無服夫儀禮杖期章有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一條蓋所服者繼母也非所嫁之人也自唐迄宋因而不改而元典章圖改為從繼母嫁人夫遂與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稱為三父明太祖制律仍用其圖而删去夫字究之圖雖存而律文及會典但有父卒已從繼母往為改嫁繼母服杖期又繼母改嫁為前夫之子報服不杖期並無為繼母改嫁之繼父服圖存而文無三百年来竟無有議及之者而意逆以為隨母而往亦受其恩養之故混混不明言何也今

本朝大清律因而不改圖中亦僅列從繼母嫁四字旁釋曰父死繼母再嫁他人隨去者齊衰杖期不明言為父為母若云從繼母嫁父則明太祖之嚴明諸臣之集議何以特删去父字也若云從繼母嫁即為繼母服則是父去其一而為二母增其一而為九矣何以仍曰三父八母也不可解也此則制禮者所當明以示天下而使天下曉然遵行者也至其八母一曰嫡母齊衰三年謂妾生子稱父正室二曰繼母齊衰三年謂父再娶母同親母三曰養母齊衰三年謂養同宗及遺棄子同親母四曰慈母齊衰三年謂妾無子妾子無母父命之為子五曰嫁母齊衰杖期謂父亡母改嫁適人者母為子乃齊衰不杖期六曰出母齊衰杖期謂父在

而離棄被出者母為子乃齊衰不杖期七曰乳母緦麻三月謂小年乳哺已者八曰庶母緦麻三月謂妾所生子喚曰庶母夫嫡繼養慈四母古皆齊衰三年元典章圖因之而明太祖改為斬嫁出兩母古禮有服有不服而元典章圖定為齊衰杖期明太祖亦因之獨是庶母典章圖列於乳母之下而服止緦夫庶母在古禮亦有期服大功之條明太祖更為所生子斬嫡子衆子杖期而元制止緦豈元人嫡庶之分尤嚴耶且旁釋曰妾所生子喚曰庶母則此緦麻之服乃妾子所自服而嫡子衆子無服矣庶母之稱亦妾子所自稱而嫡子衆子無此稱矣不可解也愚故曰元之典章元人考禮不精圖多難解此類是也好學深思之士將三父八母服圖稍釐而正之則不失古人親ゝ尊ゝ之制矣

按明太祖定制庶子貴妾母可封然不得于嫡母存日受封妻當與嫡母同封然不得先生母而受封至於父母之例不許受封者許子以已及妻應得之恩命移封（謂父祖曾祖若犯十惡及姦盜者不許封母及祖母等或係再醮或係婢妾或出自倡優者並不許封著為例）於父母妻之例得受封者不以前母前妻之贈而廢繼母繼妻之封一體並得封贈

問本生祖父母服

孫為人後為其本生祖父母何服而古今服制俱不言何也曰為人後者於本生俱降一等而於祖父母獨不降亦同諸孫之齊衰不杖期也何以知之女適人者為祖父母不降是以知為人後者之亦不降也何以不降窮乎無可降也何窮乎無可降期之降宜大功今伯叔父母昆弟俱期矣而祖父母反降為大功是輕于伯叔父母昆弟也可乎故曰窮乎無可降也且為世叔父母後則祖父母猶是祖父母也又何必降乎況祖父母為服中正統之期最尊最重古者天子諸侯絶旁期大夫降獨于祖父母之期不絶亦不降豈為人後者而獨降最尊也

問降出嫁女服

孫為人後不降本生祖父母固矣而父母為出嫁女子何以降曰以其有受我而厚之者也謂其自有子與夫為之服重

服也故為出嫁女子降也此服制之所以於女子之雖出適
　而無夫與子者亦不降也
　　問為父後不為庶子母服
庶子之母亦母也而古禮子為父後則無服何也曰為父後
者與祖為體祖尊妾賤與尊者為體而復申賤者之恩是忘
祖也故無服也國君無子而以支庶繼統亦為人後也即不
為祖服期矣蓋繼統之君與先君為體父祖之於先君臣也
雖嗣君不敢以先君之臣〻其親而亦不敢降先君之尊以
尊其私故於父母且不得遂何況於祖也
　問嫡孫主喪
父母之喪長子為主長子先歿而有次子則父母之喪次子
主之乎長孫主之乎曰長孫檀弓公儀仲子之喪舍孫立子
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蓋古人於子無問多寡為父
後者止嫡長一人是謂嫡子父老則傳重父歿為喪主嫡子
死父報以斬衰三年而以嫡孫為後嫡孫既為祖後則凡嫡
子之事皆嫡孫承之故祖歿服斬與子為父同此承重之義
也夫祖非無衆子而必以嫡孫為後則知所謂正體之重庶
子不得傳之矣庶子不得傳重則為喪主者非嫡孫而誰大
傳曰庶子不祭曲禮曰支子不祭支子不祭是不得傳重也
不得傳重而得為喪主乎使庶子而可為喪主則嫡孫可無
承重矣使嫡孫而不為喪主則所謂承重者為何矣或曰設
庶子富貴而必欲讓嫡姪主喪恐于世俗難行曰今天下喪
禮廢壞獨嫡孫承重律例載之通俗行之稍存古人為後之
意使又為富貴所壓富貴可行于家庭乎如必不分嫡庶恃
尊蔑禮何以庶子之富貴者先父而死其子不為祖承重乎
則庶子無所重而重在嫡孫無疑也雖以叔父之尊不得壓
嫡姪斷〻然也故凡祭享祝辭行禮儀制答謝名刺必主嫡
孫而附以庶子庶存古禮之什一于千百耳設或嫡孫又先
祖而死則如之何曰今制不有曾元孫承重者乎謂之承重
則無論曾與元服斬與孫之承重同服同則為喪主亦無不
同次子烏得而為之主若次子為喪主必長子無子或嫡孫
又無子乃不得已而為之古禮為無子孫者以兄弟為主無

兄弟以族人為主無族以東西隣或前後隣或里尹主之蓋喪有無後無無主此聖人推極其變而為之制若言常禮則嫡子嫡孫嫡曾孫嫡元孫之為喪主乃一定之理不可得而移易者也

問曾祖在嫡孫主祖喪

父先亡而祖後歿嫡孫承重以主喪固不可得而移易矣使祖歿時而曾祖尚在則祖之喪孫仍承重而為主乎抑曾祖為喪主乎曰古禮之所謂重以祭祀為重也承重者父歿無祭主而身承父為喪主故謂之承重也曾祖尚在則其重猶在曾祖之身然古人七十曰老而傳何以謂之傳也喪服父為長子斬傳曰正體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則所謂老而傳傳重也有傳而後有承經言傳重後人制為承重其義一也可互見也老而傳重者重在祖身祖立其長子為嫡子是重傳於子而子承其重矣長子歿而立長孫為嫡孫是重傳於孫而孫承其重矣孫承其重則孫主其喪矣況記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又曰七十惟衰麻在身而飲酒食肉處於內此言執親喪也親喪且然矧子喪乎業為人曾祖而有曾孫其老且衰可知矣故嫡子既歿而孫為祖後乃代其父為喪主且代其祖以承祭祀之重無論曾祖歿而當服斬以為主即曾祖存而亦當服斬以為主無所嫌也且記不云乎父不主庶子之喪使祖而為曾祖之嫡子也行禮名次則曾祖列于前承重列於次可也喪事一皆承重主之使祖而為曾祖之庶子也行禮名刺但以承重為主而不必列曾祖此禮之無嫌無疑者也

問主妻喪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歿長子為主則凡衆子而有妻喪一皆長兄主之乎曰否禮奔喪篇曰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歿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父在而子有妻喪則父主之統于尊也父歿雖兄弟同居各主其妻子之喪夫同居猶然則異居可知是父歿之後兄弟有妻喪兄弟各自為主而不必以長兄為主也

問妾母喪

婢妾所生之子既貴顯矣而婢妾死禮君為妾無服不可為
喪主子又不敢自為喪主弔者臨門則如之何曰世無有婢妾
死而受弔者父必辭弔子則立几筵于私室辭尊長及貴客
之弔而受三黨中卑幼之弔可也雖卑幼既已受弔矣得無
嫌于自為喪主乎曰孔子尚不禁伯魚之喪出母而況生母
之未嘗為父出者乎既可立几筵于私室豈不可於私室受
弔但不居喪主之名不受弔者之名刺而已設來客必用名
刺不得不荅之則書袒免生某頓首率男治喪哀子某泣血
稽顙拜可也至銘旌宜何如書曰庶母則書某官某人側室
某氏之柩婢母不得書父之側室以混妾但宜書某官生母
某氏之柩則情禮兩得也昔宗寳文卿問朱子曰子之所
生母死神主宜何如稱朱子曰妣者媲也惟正室母得稱先
妣生母神主宜題亡母所以別嫡母也其訃狀庶母婢母俱
不得書卒于正寢正寢中堂之別稱也書卒於内寢可矣亦
書袒免生某頓首率男治喪哀子某泣血稽顙拜或止具名
而不用袒免二字亦可至諸母歿於父歿之後惟嫡母繼母
停柩中堂生母及諸側室母俱在貳室無貳室則停於室之
右隅嫡子於父側室臨其喪而拜之如拜嫂之禮若婢母不
臨其喪婢母所生之子貴顯為子加禮亦臨其喪但長揖而
不頓首若同在庶子之列則生時雖不以母事而歿則皆以
猶子之禮自處拜之如伯母叔母或厭於嫡母而禮從于殺
然嫡母亦不可禁庶子之拜奠諸母也

問神主書奉祀

凡神主之位必註奉祀者於旁夫在妻亡有子妻之神主便
可書孝男某奉祀否曰不可此當以朱子之說為正朱子之
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蓋夫在妻亡雖以神
主祔於考妣之祠然猶未正廟位必待夫亡合祔而後自成
一廟之主乃得旁註孝男某奉祀夫在安得遽書其子神位
書先室不必註奉祀可也若父在書亡媳祖在書亡孫媳或
有父在而子先歿者可註孫男奉祀否曰不然亦如夫在妻
亡之例必待祖歿而後可書孫奉祀也余元配李氏歿於丙
辰之夏時余祖中憲公年八十有三親書神主亡冢孫媳李

氏而旁不列余長男丕武奉祀也又親書訃狀冢孫媳李氏以疾卒於正寢平日賢孝傷哉云云余祖端毅莊重不輕許與李氏克盡婦道得堂上歡心特筆加賢孝一語此又禮以義起也

問書神主

神主之設從古制之今之制度書法與古同乎曰亦大同而小異矣白虎通曰所以用神主者神無依憑孝子所以繼心也作主之法用梓木或栗木為之取法于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一尺二寸象十二月上為圜首首之下剡為二一居前粉面一居後陷中陷中書官爵姓名及生卒年月日時葬地某向粉面父書顯考某官某號府君神主母書顯妣某封某氏神主右旁書孝子某奉祀無官者書顯考處士某號府君妻稱先室子稱亡男不用旁書奉祀之名其旁親或伯叔或兄弟或子姪凡尊於己者稱先卑于己者稱亡己尊為主祀己卑為奉祀神主奉祀祇宜長子署名無長子則長孫署名概列衆子非禮也又按古禮於高曾祖考之上俱加皇字元大德年間禁止民間用皇字詔天下改皇考皇祖考為顯考顯祖考至今因之如加贈官銜及易世則用禿筆滌去而更書之外改中不改也

問題神主

今世俗題神主必請貴顯者此古禮乎曰非古禮也古者必於葬後題主蓋形歸于土而後神依于木禮所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是也今世俗于舉殯時題于家非禮也題主之人家禮惟命子弟之善書者於墓所葬事一畢吉服題之乃世尚虛文多請尊貴者雖亦榮親之意然而不必也如必欲延賓但于親友中擇有德者題之可也　祠后土亦必請親友一人吉服代祠蓋祖考將葬形魄依托於此土故設祭以安之而孝子凶服在身不可以交於神明故親友代祠也

問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治喪及應試

身為人後而本生父母歿近例已許引告治喪矣既許引告治喪亦可受弔于為人後之室否曰古禮之不可復於今日者此類是也儀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哭謂弔生哭死故與

生者死者皆相識則既弔而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識生者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是何必向死者之位而行弔奠之禮觀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可見師生尚爾況於所生之父母乎然近世非喪主不受弔非向死者之靈位不行弔於是本生父母之喪以不弔為常矣使有人焉執弔生之說向為人後之家而弔其本生父母人且以為怪此古禮之不能復也從俗可也獨是既仕者得引告求歸以伸心喪三年之例而未仕者乃於服中應舉於心安乎程叔子看詳學制云士人遭祖父母喪不得應舉朱子曰伊川此言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為士者當如此則本生父母之喪亦可以此推之矣但今世躁進成風尚有匿父母之喪以應舉者更有聞父母之喪而興援巧飾不肯丁艱者而可以法令外之禮教繩人哉是在人子之自盡其心而已果以至情相懇朝廷方以孝治天下督學主司未有不嘉許也然余考宋史舊制期喪百日內方值應試而士人冒哀寘籍奔走京師赴試者科罪天禧四年學士晁迥上言請自今遭尸幼期喪聽令應舉則尊長期喪之不應舉可知矣又天聖七年興化軍進士黃價赴舉有叔為僧死疑所服禮官言檢會勅文有期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為叔父齊衰期年外繼者降服大功價叔為僧合比外繼降期之制則期喪不應試宋朝已有令甲而朱子謂法令無明文豈南渡之後載籍遺亡而遂不遵行耶又問近世居喪者終七之後答人名刺書制生答弔容書孤子哀子或書期服生若為人後而於本生父母其名刺宜何如書也曰答弔容書降服子居常答答人書降服生此至當之禮也

問非父母喪不應舉赴選

然則守禮不應舉不赴選不獨三年之喪為然乎曰古人皆如此而今不行矣後漢光祿主事戴封遭伯父喪去官太常丞譙元以弟服去職晉嵇紹為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桓沖舉王薈補江州刺史時薈遭兄邵喪將葬辭不赴官魏李岳居期之喪周年不許婢過前役使南宋王景文為司徒左長史坐婢墓開不臨赴劾免官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

藥容往見之鄉黨不齒沉滯終身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舉孝廉中正姜鈫博士韓光議以旌有期喪之戚猥當貢舉應貶黜除名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衆詔許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尚書左丞傅咸奏其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男祭酒顏含居叔父喪而嫁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而今日請客奏樂並為長史周顗司直劉隗等三十餘人劾奏罷黜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為妻中正張輔彈劾貶預官周伯仁有姊喪飲酒至醉三日大損物望㨿晉世風俗頹敗禮教陵夷而法度之士正色引經小有違失輒相舉正如此宋劉炳與弟煥皆官侍從並以親喪不葬坐奪職罷官當徽宗時而清議猶如此內殿崇班鄭從易母兄俱亡嶺外歲餘訃聞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為念經時無安否之問以至年餘不知存亡耶此真名教之罪人勒令除名不准復用歷觀數事皆近世流俗之所易犯而縉紳士大夫之所相習以為當然者不知古之謹嚴一至此也故歷舉之而為非三年之喪而不應舉不赴選之問　按

本朝大清律載凡聞父母及夫之喪匿不舉哀者杖六十徒一年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參預筵宴者杖八十若聞期親尊長喪匿不舉哀者亦杖八十若期親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者杖六十若官吏父母死應丁憂不丁憂者杖一百罷職後不敍若喪制未終冒哀從仕者杖八十罷職

問為人後

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古有之而禮必以支子為後何也曰此專為大宗言也蓋惟大宗得祭始祖始祖功德最盛其廟百世不祧大宗無子而不立後則始祖不祭始祖不祭則一族之皆皆不知尊祖敬宗矣故先王制禮使得立小宗之支子為後以承其祀傳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言大宗子當收聚族人故必同宗之人乃可為後若別宗同姓則不可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何言乎支子可也蓋大宗為尊之統故視小宗之嫡子猶然同是庶若取小宗之

嫡子為後則其嫡子固自為小宗之繼宗當家承祀以收歛
其五服之親豈可闕乎闕則必將更立其庶以為嫡在大宗
用嫡用庶俱不免為立庶而徒亂小宗嫡庶之常經君子不
奪人之宗亦不可廢己之宗故必以支子為可也所以又曰嫡
子不得後大宗也其言支子何支子第二以下衆子也不言
庶子而言支子何庶子妾子之稱若言庶子似惟妾子得後
人嫡妻之子即不得後人故變庶言支取支條之義不限妾
子與妻子自長子以下可以次為人後也至小宗支庶之無
子者雖古禮不得立後然恐絕嗣廢祀而為之立繼亦不失
孝子慈孫之意其制宜將昭穆相應之人立以為後仍以宗
法為定先求繼禰小宗謂親兄弟之次子以下次求繼祖之
宗謂從兄弟之次子以下次求繼曾祖之宗謂再從兄弟之
次子以下次求繼高祖之宗謂三從兄弟之次子以下四宗
俱無人然後及於疎遠之族世系雖遠而昭穆不失其序自
無不各安其分矣然妾惟一子亦不可出繼蓋妾主不祔廟
而祀於其子之私室若止一子而出繼將誰為之主祭乎應

繼者又必上承本生父母之命方可出繼所以然者為人之
子則將稱其所生父母為伯叔父母矣不承父命而輒稱己
之父母為伯叔可乎此晉羊伊所以不服羊祜為人後之服
而鼓椎不以為非亦以其未奉父命也故古者非大宗不立
後非支子不後人族人亦不輕為人後惟其序所應立分莫
可辭乃不得不為之後也世降禮廢立後者不分宗庶為後
者惟視家資貧則當後者亦避富則非後者亦爭且不知何
人忽倡為以長繼長與絕幼不絕長之說明背聖經濟其私
欲又其甚者一子而兩後于人一後而兩子並立獨子而甘
為人後無子而預立待生更巧為愛繼應繼之名以成其貪
鄙滅禮之事至於鬩墻搆訟無所不至獨不知孔子射于矍
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子路執弓矢而延曰僨軍之將亡國之
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按與為
人後之與字先儒以為干也與為人後有所利而干求也又
曰與為人後者忘親而貪利故不使與於射也由是觀之為
人後者當列不幸之科矣而可搆訟相爭乎至未亡人但樺

贅壻是徒知有其女而不顧夫之無後或抱養他姓之子是恐滅其夫之祀而亂其宗皆不可也所當禁也

問為本生父母服

為人後為所後父母斬衰三年為本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禮則然矣古尚有為本生心喪三年之制今心喪之不復行也久矣心終不安宜當何如曰營私爭繼者不必言矣重本明禮之士若為人後則當以嗣父之存歿出嗣之遲蚤為本生之服之隆殺若本生父母歿於嗣父生存之日則為本生不杖期若本生父母歿於嗣父已歿之後則為本生亦服三年身未離乎襁褓而即為人後撫養終身則為本生不杖期身已成立而因倫敘應繼乃為人後則為本生亦服三年此則合乎天理之正而出於人情之安者也故曰當以嗣父之存歿出嗣之遲蚤為本生之服之隆殺也

問稱孤哀

父亡稱孤母亡稱哀父母俱亡稱孤哀此古禮欤曰非古禮也然相沿已久不可變也意亦合禮從之可也何也禮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故哀子哀孫乃人子於喪中之自稱不分父母其孤子為議禮者之所指而非人子自稱也蓋父母之變哀摧於心故曰哀而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言孤則哀亦在其中矣故雖六十七十之子而居喪亦稱孤以年雖老而孺慕之心不異幼也然則孤哀本無分乃分父孤母哀不知起於何時而書儀會典皆然從之可也使執古禮人子於喪中不分父母俱稱哀之說而於父亡母存之日忽自稱哀以訃於人豈不大駭以為死其母耶故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俱喪稱孤哀子承重孫稱孤哀孫自溫公書儀以來已通行之無可議也獨是夫婦為三綱之一而夫婦以元配為重故太廟之制一帝一后封贈錫典先必元配而後繼室今有元配先歿而父再娶及其歿也繼母在堂訃狀喪帖乃稱孤子而不列哀字竟若未嘗有元配者元配之子厭於繼母而不敢言繼母之子徒知尊其母而不知其違禮蔑義也實甚

憶建子少時王父中憲公謂建子曰昔歲壬午汝曾祖司寇公薨於家時余官貴陽聞訃余以繼母趙淑人在堂治所出帖稱孤而不敢列哀字迨至奔喪歸里乃見家中訃狀喪帖槩稱孤哀則諸弟奉繼母趙淑人之命也余不禁感慟而拜謝焉建子於敬聆之下捻知我曾王母趙淑人之賢明達禮謙退可風有如是也再建子外姑項孺人爲外舅李孝廉森若公繼室孝廉歿元配仲孺人生一子項孺人生丈夫子五將刊喪帖而項孺人於悲痛之際猶惓惓回詰其訃帖之所稱諸子以孤子對孺人乃瞿然曰我来汝家爲繼室嗣汝前母也茲豈可以我故而忘其前母耶宜稱孤哀爲正諸子唯唯遵命焉余妻爲孺人所出是時余亦在坐深服孺人之知禮而賛成之訃狀嗣出一時賢士大夫莫不翕然稱善自此遂相率以爲法且復書一行於帖曰奉繼母命稱孤哀可謂母子兩盡其道而向来不奉前母之風不崇朝而丕變欻然猶有不知大體者乃亦妄贅一語於帖曰繼母在堂不敢稱哀雖自以爲尊奉其母而適陷其母於非義而不自覺也哀哉故凡繼母在而父歿不可不稱孤哀若不稱孤哀是忘元配之母矣稱孤哀者洵合乎禮也在所當遵者也

問爲妻杖

爲妻杖父母在則不杖何也曰父在父爲主雖妻之喪子不敢爲主也且杖以扶病也父母在此身爲父母之身亦不敢病也故不杖也

問三年喪中復遭期喪

士大夫於三年喪中復遭期功之喪可暫釋斬衰而易齊衰否曰此禮已著禮經雜記中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昔曾擇之嘗問朱子曰三年之喪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服不當改輕服不知何如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朱子之荅亦以雜記之文爲據然則臨期喪而不易重服是忘期喪之親也非人情之所安也惟卒事乃反初服則重者無失其爲重輕者無失

其為輕也矣故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
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
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問喪中廢祭亦可易服以祭

祭用吉服禮也三年之喪竟廢祭乎抑易服而祭乎曰此義
已著之戴記曾子問中古者三年之喪吉禮俱廢四仲之正
祭吉祭也吉祭必行旅酬之事旅酬尊飲純乎古禮居重喪
而可行乎惟小祥主人練冠以祭而不旅酬旅酬必待大祥
之祭方舉其廢四仲正祭可知矣然祖廟何可三年不祭祀
乎練冠可以祭考亦可以祭祖今不能悉遵四仲正祭而行
俗節之祭或不妨以墨衰從事何也愚嘗考朱夫子之荅曾
光祖書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
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旅酬飲福非居喪所可
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不旅酬也以是而
推古人居喪斷未有以凶服舉吉祭者又古禮父在為母服
期故母喪不敢以期年外之凶服侍父則父喪安敢以三年
內之凶服享祖朱子之墨衰行俗祭可謂酌古今而用其中
矣今既均父母之服則母喪小祥之後父雖易吉而子之凶
服未除也是居母喪者既許以凶服侍未亡之父則居父喪
者豈不許其以凶服享已亡之祖即本朱子俗節之祭而或
墨衰或不墨衰亦不悖於禮也至主祭者有期功之喪其祭
當用何服曰據禮緦不祭而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
其所以絕且降者正為凶服之不可以祭也今按大功以下
喪非屬卑幼即係外戚服降情殺士大夫亦不必拘緦不祭
之文而廢四仲正祭素服從事可也至若期喪又當分二等
居尊長之期以素服加齊衰之外即如墨衰之遺制居卑幼
之期可去衰易素服此則降墨衰一等矣喪正室從墨衰例
喪庶叔從素服例可也此亦酌古今而用中者也

問父在母亡小祥後祭主

古者父在為母期年故子為母之服即夫為妻之服母喪小
祥座徹父子俱釋服小祥以後之祭父為祭主無疑矣今制
子為母同父斬衰三年則小祥後父已釋服而母座未徹小

祥後之祭夫以吉服而主祭于靈座前不便子又不可以喪服主祭將如之何曰朱夫子已言之矣昔有問於朱子曰子為母大祥及小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何如朱子曰今制几筵必三年而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後夫已釋服則凡諸祭夫宜素服以祭如弔喪忌日之服可也以子主祭非禮也況凡妻之喪夫自為主而豈以子為喪主而主祭乎

問復

始死升屋三呼古所謂復今不行矣此何禮也必當行乎曰此不可不行者也何也冀其返也古者於氣將絕時廢床寢地遣人持死者平日所服之衣左執領右執腰升屋之脊招呼曰皐某復皐長聲也男子稱名或字婦人稱姓氏或行第如是者凡三次大明集禮止令人執衣呼于室而不升堂蓋古人通神明之理知魂離於魄茫茫遊行而無所至止故升高而呼以冀其或返憶余年二十三歲大病孟夏五日氣將絕亦無他苦惟此身如負千鈞之物又若從小隙中挨擠而出如是者久之忽然魂離其身矣但覺此身甚輕緩步徐行回顧我身僵臥于床父母妻子奴婢惶惶奔走無不悉見惟語言一無所聞余亦自念豈竟死乎然亦無可如何隨步而行未幾出戶至庭中矣兩足如在雲水中虛浮不定漸漸離地俄而升屋脊矣既升之後尤覺飄飄然如御風而行一望曠濶若醒若迷前此家間情狀不復記憶矣如此者甚久不知何故忽然仍返屋脊下望庭中畓如深淵此時果有人升屋叫呼則此身有所憑藉而可醒乃知古人之復實有理也然身輕如葉冉冉而墜自下而上極難自上而下極易一下庭中僅如二三歲小兒緩步入室此時身軀若在地則魂俯而合極易乃知古人廢床寢地又至有理也入室一望見僵臥于牀若意此即余耶欲急行而前其如行不能急又兼床高魂小思與軀體相合其難仍若負千鈞之物仍若從小隙中挨擠而入又久之倏而相合大汗如雨甦矣則升屋三呼廢牀寢地之必不可不行也不知古聖人何以格物至此也即集禮之不呼於屋脊而呼於室中亦無益也

問女子未嫁持夫服殉夫節

女子未嫁而以死殉所許之夫為所許之夫持服合于禮否

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聞喪而持服宜也持服以待葬〻而除服除服後聽父母之命可也何言乎可以死可以無死也既已許字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二者義也故曰可以死也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未醮命也而以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況女子子者非他父母之子也雖許嫁而未之嫁焉固父母之子也在家從父安得而即從夫乎夫婦者非人女子之所自得為也故無死之道也禮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況許配而未嫁者乎未廟見而死尚不可即其墓未出嫁而生又可即其室乎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則女聞壻歿衰服往弔而歸父母之室仍衰服以待葬既葬即除服此則禮之正也服除之後男娶女嫁從父母可也

問葬

古人三月而葬今人有服除而未葬者矣服除未葬則服除之後平日即吉而於臨葬時衰麻如古改葬服緦之制可乎曰不可改葬者既葬矣不得已而又改焉者也竟未之葬者何得以此為比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非獨辨其等殺亦量其財力也今制不問品官士庶俱以三月為葬期最得情理之安蓋三月之內無地者可以擇地有地者可以筮日乃有惑于形家之言更或惜費而忽緩至于服除不葬忘哀即吉豈不逆情滅理禮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曰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母妻于夫承重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絰也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服麻至月數足而即除然必收藏以俟送葬然則親歿而未葬則人子之喪事為未終雖十年五年而衰絰不得去身也奈何此禮之不行于今也司教化之權者講求古禮嚴不葬不除服之制凡親未安葬者雖服闋不得釋凶服不得銓除不得

廬墓不得婚嫁不得與吉事違者罪同匿喪如是而又淹親柩者或庶乎其知警也今按

本朝大清律載凡有尊卑喪之家必須依禮定限三月安葬若惑於風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若棄毀死屍又有本律其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從卑幼並減二等若亡歿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若無遺言及非遠方者從棄毀律唐太常博士呂才曰古之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今乃擇年月日時相墓地擴穴以為子孫窮達壽殀皆因卜葬所致夫古禮天子諸侯大夫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也又春秋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是古人不擇日也又古人皆葬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古人不擇地也至若親歿遠方火焚其柩收骨歸葬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殮而藏之若殘毀他人之親屍在律猶嚴況子孫而可燬親之屍何異加炮烙之慘刑此不孝之大者也

問擇地

古無風水之說而朱夫子乃諄諄於擇吉壤則葬地必宜擇乎曰葬者藏也子孫所以藏祖考之遺體而可不慎以擇之乎程子曰擇地必審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又須避村落遠井窑即是美地苟或擇之不慎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地風螻蟻之屬集其內使先人之形神不安則子孫亦有死亡滅絕之患故必當相其土色之光潤草木之榮茂又原其脉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秉地中之生氣以養歿者之遺體俾長溫煖而不朽腐則歿者安而生者亦安蓋父祖子孫本屬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此自然之理也若徒惑形家之言而欲借祖考之遺體以圖子孫之富貴此其立心已非而至於經年累月以求吉地不安葬其父母可乎況吉地不可以智巧勢力得孝子但存方寸地以待天命之自至而已

問墳制

昔孔子封防墓崇高四尺而今富貴之家往往過於高大亦

合禮乎曰墳塋葬地載之令甲不可過也
本朝喪葬諸禮大概悉因明制按明集禮臣民塋地一品九十步二品八十步三品七十步四品六十步五品五十步六品四十步七品三十步八品以下二十步庶民止九步穿心十八步皆從塋心各數至邊其墳一品高一丈八尺圍墻高九尺二品一丈六尺圍墻高八尺三品一丈四尺圍墻七尺四品一丈二尺圍墻六尺五品一丈圍墻四尺六品八尺七品以下不得過六尺士庶人四尺其碑石一品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濶三尺四寸龜趺高三尺六寸石人二石馬二石虎二石羊二石望柱二二品石碑蓋用麒麟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濶三尺二寸龜趺高三尺三寸石人二石虎二石馬二石羊二石望柱二三品石碑蓋用天祿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濶三尺龜趺高三尺二寸石虎二石馬二石羊二石望柱二四品石碑圓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濶二尺八寸方趺高三尺石虎二石馬二石望柱二五品石碑圓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濶二尺六寸方趺高二尺八寸石馬二石羊二石望柱二六品石碑圓首高二尺碑身高六尺濶二尺四寸方趺高一尺六寸七品石碑圓首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濶二尺二寸方趺高一尺二寸庶人止用壙誌壙誌者即誌石也用石二片相向埋於壙前數尺淺埋之上刻先考某府君諱某字某某姓出某支居某地葬某山某向孝子某謹誌母亦如之稱先妣若無子而夫誌稱亡妻某年月日時歸我凡幾年如貧不能立誌石則用堅大方磚依式硃書用錐畫文上蓋以磚而埋之所以防發掘令人易見也又造壙不宜大從來墳墓遭發掘者由壙中太寬濶也若壙狹小便難於着手何由得而發掘乎此又不可不知也

問銘旌

然則銘旌亦有制乎曰有銘旌古禮也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按明集禮銘旌以絳帛為之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四品五品八尺六品以下

七尺庶人六尺以白粉書其官某號某公之柩妣則書某封某母某氏夫人或安人之柩無官則書處士某公母某氏孺人置於靈座之右葬則覆於棺上今乃不考典制竟有長至丈餘者又列頭者之名題贈於後非禮也至有書待贈二字尤為無據或出於他人之所稱猶可若人子而自題焉豈可令識者見乎

問人子遠客聞訃

人子遠客而聞父母之訃其禮何如曰禮經奔喪章言之已詳矣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境哭盡哀哭避朝市望其國境哭至家入門哭盡哀括髮袒衣擗踊反位此人子不及見親之殯每哭必盡哀擗踊也遂行者易服即行也道中哀至即哭不以夜行者避患難也哭避市朝者城邑喧繁之處恐驚衆也謹其州境縣境其鄉其家皆哭至家入門擗踊盡哀括髮袒衣一如初喪之儀也奔喪至家入門即詣靈柩前哭拜盡哀并拜謝視含殮尊長親友披髮跣足三日不食成服守制如常儀若未得行則於客舍為位而哭三日成服哀絰不離身朝夕享奠如儀至家若既葬據家禮宜先往墓哭拜然禮云骨肉已歸於土而神氣無所不至則至家即先哭拜靈座次日往墓哭拜盡哀而後返喪次守制可也若除喪而後歸則即日至墓哭盡哀括髮擗踊廬墓終年歸而除服自非君命有大不得已事奪情墨衰視事則可如為人子而自狥名利聞訃不行至除喪而後歸此其良心已滅絶亦不必與之言禮矣

問父母客死返喪

親客死於外而返喪以歸其禮何如曰凡客死於外子孫不在側親友主喪子孫奔赴死所擇日舉柩還鄉發引登舟設靈座置銘旌朝夕奠如儀陸行途次遇食時上食將至家前一二日豫遣報知在家之人急於離家十里之處設幄具奠以待親屬男女迎於幄次設奠哭盡哀柩行俱步從至家若尊長由中門而入安柩於中堂餘由便門入各安於所居而行居喪諸禮或家在郭內門禁不容柩入城則設次於郭外便

安之處或墳堂之可居以守制行禮者俟喪禮畢而安葬如無門禁而但拘俗忌使父母尊長於生時出入居處之所死後即不容其居處出入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至或孝子有病不能奔喪于死所而親友送喪而歸為人子者則扶病預待於百里之外柩至徒跣哭踊如始聞喪儀隨柩而歸不得如親屬之僅迎于十里之外也

問廟制

家廟之制古有定規今日之制同乎異乎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嫡士二廟官師一廟廟各自為一室主各奠於其室所謂同堂異室也朱子家禮圖凡士大夫祭高曾祖考四代其位次以右為上從右而左明太祖初年既建四親廟於金陵即以此禮達乎天下凡品官俱許祀四代庶人祀二代封典止及於曾祖祀典兼及於高祖至嘉靖中世宗復許庶人亦得追祀始祖則可及五代矣明初浦江義門鄭氏祠堂圖以第四世祖有大功德立以為不祧之祖居中位而分高曾祖考於左右皆南向鄭氏在明太祖嚴明之世最稱醇謹而廟制如此乃知古制雖有定額而時王亦未嘗不曲體人情以使之各得自盡其心也且夫天下一統朝廷即古之天王也而三公九卿即古之諸侯也其餘品官即古之卿大夫也故士大夫不可僭用天子之禮而爵尊位高者咸得比於諸侯余先考明經公於壬申年祔廟贈少保東山公為建子五世祖宜祧而贈少保公實我家功德最盛之祖建子於是建一新龕於中位奉贈少保公為世世不祧之祖而分高曾祖考於左右一如鄭氏祠堂之式非敢僭也我祖宗爵居一品亦可竊比古之小國諸侯且適合乎雖庶人亦得追祀始祖之典也至廟制之規畫載之家禮有志遵古者可考求而得也

問祭祀

祭吉禮也而有凶有吉何也曰祭有二有吉祭有凶祭禫以前之祭祭於靈座者凶祭也統於喪禮禫以後之祭祭於祠堂者吉祭也統於祭禮凶中之吉則虞祭禫祭是也吉中之凶則忌日之祭是也明制本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之禮

而裁為品官家廟享祀儀士大夫得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于四仲月卜日以祭而庶人但奉祖父母父母二代之祀而能脩禮者大概亦可畧同于品官祭必用仲月〻必擇或丁或亥二日並于孟月下旬卜之古人用筮今以环珓之一俯一仰為憑取便也將祭先期齋戒三日飲酒不至亂食肉不茹葷正古人之齋法也不弔喪不聽樂不處內凡凶穢之事皆不與正古人之戒法也但古人七日戒三日齋而今並以三日亦簡矣齋戒之次日乃陳設則主祭者率子弟及執事者洒掃洗拭設四親及祔食者之位而陳祭具焉陳設之次日乃省饌則主祭者率眾子弟省牲莅殺主婦率眾婦女滌濯祭器以待行事焉省饌之明日乃行事則主祭偕主婦設酒炊饌于正寢之東階率與祭者詣祠堂序立堦下請神主出就正寢然後降階復位行參神之禮則主祭以下叙立立定俱拜乃行降神之禮則主祭升詣香案前斟酒灌茅俯伏而興再拜乃降復位行進饌之禮則主婦從主祭進飯及羹于四親之位前争諸子弟與諸婦女分進祔位乃降復位行酌獻之禮則主祭奉盥盞跪進高曾祖考前祭茅畢俯伏興少退立執事者炙肝以進祝者取板跪讀祝文主祭再拜退詣諸位獻祝如初是為初獻之禮亞獻則以主婦終獻則以兄弟之長或長子並如初獻而不讀祝兄弟衆子男則分獻各位之祔享者三獻畢又有侑食之禮則主祭執注斟酒主婦扱匙正筯再拜復位然後主祭以下皆出序立寢門之外祝者有門掩門無門降簾是曰闔門即古之所謂厭也然後祝聲三噫咳乃啟門主祭以下皆入奉茶分進于正位之前是曰啟門奉茶既畢乃受胙祝者以神命錫主祭者酒饌主祭俯伏而興再拜跪受先嘗之旁及諸與祭者乃對祝告成降與在位者皆再拜是為受胙之禮胙既受然後再拜辭神乃納主於櫝奉歸祠堂然後主婦監徹酒饌是之謂徹然後設席以燕宗人徧及微賤是之謂餕此品官享家廟之始終條理也乃明太祖本之儀禮而又參酌乎家禮為此制比之古禮可謂繁簡得中然猶非世祿之家及故家之行宗法者不能一〻遵行也蓋儀禮中少牢特牲二禮俱屬大宗嫡

子事古者惟宗子承祧得祀継別之祖禰于家廟餘皆祔食
四時之祭徧集族人助祭而享胙焉大明集禮之所指主祭
主婦即古之宗子宗婦所指祔食于四親之諸位神主即古
之支子不祭而祭於宗子之家也今宗法久廢士大夫之家
有不能立家廟者何暇考求古之祭禮即有家廟而無宗法
亦不能聯族人之心乃民間一奠父母則諸子分靈座而家
設之終七之後不復會哭于一堂而況禫後之吉祭乎即品
官家亦鮮克舉四仲月之祭大概從民間歲時俗祭節之享
祀或加以忌日之祭而已明太祖雖定此制原未嘗槩責之
貧士大夫故祠堂之制度雖定而又慮家貧地窄者不能為
三間則止為一間亦可不能為一間則于廳事之東亦可祠
堂既可以家貧地窄而從宜則享祀豈不可以家貧族渙而
從省乎或者於仲月取黃曆之宜祀日則隔月之三旬可無
卜家廟之籩豆素具則陳設省饌行事之三日可合并古有
祝史今無祝史則取板讀祝及闔門啟門之禮似可裁古有
公尸今無公尸則飲福受胙及對祝告成之禮似可省古有
旁祔之主今無旁祔之主則衆子弟衆婦女之咸集似可節
古有助祭支婦今無助祭支婦則主婦率衆婦之分獻似可
已惟齋戒之誠不可無而進饌酌獻之儀不可廢然世俗多
以丈夫獨自主祭而主婦或不入廟斯誠違禮之大而亦難
于固執蓋宗法既不明家廟又不立則粢盛不從廟廚中出
而從家廚中出非主婦其誰司之權于俗禮中審其便宜或
者於侑食辭神之際主婦出而拈香補拜因修扱匙正筯之
儀即隨主祭者辭神而徹饌焉亦可也此請主出廟祭祀之
禮倘廟制寬敞可供高祖及諸祖考昭穆之位而又無祔位
者則神主不必出廟請主納主之禮皆可省而四仲月之祭
亦惟富貴者可行士大夫力不能舉則從民間俗節亦無害
蓋民間原有夏至之祭可當古之夏祀冬至之祭可當古之
冬蒸惟春秋仲月無祭而清明之墓祭亦可以當春禴中元之
俗祭亦可以當秋嘗也又加以除日元旦之設供三日生忌
之祭與夫朔望朝參時新薦新祭不欲踈亦不可謂踈矣若
午節之祭此非古禮而我家獨行者蓋是日合族中之伯叔

昆弟子姪飲蒲觴于中堂先祭祀而後飲福若受祖宗之胙而行餕禮焉亦不可謂非禮也此我祖宗所以行之至今不廢也總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則孝子順孫之大端不可不極其致也而更有一節古人宗重血祭故有省牲莅殺瘞毛血之禮而今俗與古俗不同古者雖有市脯而無屠牛屠羊屠豕之專肆故有祭祀大典必用牲殺今既有屠肆則不宰牲而買牲以祭亦何害也

問祭品

卿大夫祠堂正祭與士庶人寢祭品物豊儉宜何如曰古人祭品原不過豊按禮諸侯不過七牢大夫不過五牢士不過三牢正祭猶然而況俗節之享乎又按朱子家規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大祭請出木主供正寢每位用四味俗節止就家廟每位用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又謂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自虞以後方謂之祭以此而推古人之祭不但俗節從儉正祭亦不過豊也今世俗奢侈宴客或至數十品而獨儉于祭可乎酌古今之制而行俗節之祭五爵之殽三獻之酒亦不可少正不必泥朱子二味之享也

問預置棺

父母年老宜製後事而恐觸忌諱則如之何曰禮王制曰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此言人漸老則漸近死期當預為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也棺不易成故歲制衣服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曰時制衣服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脩無所事于制作但每日脩理之或恐不完整也絞紟衾冒四者皆布為之其物易成故死而乃制也古禮之預為制辦如此恐其一旦不測倉卒之變難措置縱能成事亦多苟且取具木既非良漆亦不固或遇暑月遂至穢惡外聞孝子事親之心烏可以恐觸忌諱為辭而不先事為備哉至於吝財惜費故為遲緩或兄弟相較彼此推延明知事不可已日復一日以致變出不測物惡價倍貽無窮之悔此真不孝之大者故雖力甚不足寧勿急急于雜務而必先加厚于此也且

古禮國君即位即為椑歲一漆之國君之貴尚不以此為諱而預脩之而士庶人反以此為諱乎

問親喪三十六月

三年之喪古人有三十六月之說何如曰李彭山說理會編曰三年之喪禮家以為二十七月而終此必衰世之制短喪之漸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豈有二十七月即可免喪之禮況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喪不止於二十七月矣又按魯文公二年書丁丑作僖公主公羊註云禮練主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故十九月作練主是春秋時已有此議漢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服喪以三十六日者以三年之喪故也所謂以日易月也唐書儒林傳有王元感者亦著論三年必三十六月因深詆禮儒之非云然自古至今二十七月而忽為此議不幾亂聖人之制乎而其言則可存也

問宰我問短喪

周公儀禮喪制獨詳禮經所載論喪獨密古禮之重莫重于喪而三年之喪則重之尤重者宰我從學聖門豈不知之而忽發期已久矣之問何也曰孔門學者心有所疑即發為問絕無一毫矯情飾語不若今人之恥于問難寧終身疑而不明或私執一見自以為是不復就正有道宰我以身體驗喪當小祥之後天地已一周矣四時已代謝矣哀思漸衰而猶衰絰倚杖何用此矯情飾貌為故發此問若使今人則衰冠麻絰赴宴內宿恬然不以為意雖終身居喪有何難焉又其甚者素服以理朝政色衣而坐公堂或與援上旨或買囑民留奪情喪心甘為禽獸故宰我緣人情而問期喪實賢于今人之違天理而飾終喪也然其言則何可為訓也故夫子責其不仁而動以三年免懷之至情也

制服圖考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建子撰建子字辰起秀水人朱彞尊之從子也是編集歷代喪服禮制每條下分古有今無古無今有古重今輕古輕今重四目後爲雜問篇凡三十九條所引經傳禮書及諸家文集頗稱該洽然斬衰之喪有三十四條而所引僅三十一條如政和禮所載夫爲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從夫之喪及孝慈錄所載爲人後者爲所後祖母之喪皆古今異制而建子未及詳載又齊衰杖期如儀禮所載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大功九月如通典所載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服儀亦古今異制當一例詳辨者亦皆脫略則考核尚未甚密也

檀弓批點二卷

〔宋〕謝枋得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明萬曆閔齊伋刻朱墨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批點檀弓二卷》提要

刻檀弓

或曰檀弓多附會非孔氏之徒之書也篇中有仲梁子蓋七國人嘗讀春秋傳魯定之五年傳載仲梁懷豈亦七國人耶其不得執是而謂是書也出於七國後明矣書詩尚矣醇則不能無疵是以仲尼刪定焉茲固成於泣麟後筆削所未逮焉者惡得而盡雅馴哉然則我與若亦既其文而已矣若夫經簡而賅自徹而

達峻如懸崖峭石捷於足電流
先自是古今第一偉觀也楊
用脩氏謂非扛千斛龍文鉉
力未許語此豈虛言哉有宋
謝疊山先生舊有批點全篇
行於世邇爲坊刻竄易幷經

文蔑焉之非本來矣頃從從
弟子京所見謝高泉先生所
校本蓋舊本也兹有用脩附
注援引淹博足備參稽目彙
注疏集注集說諸書去其繁
而存其要以著於簡端而品

題則仍謝之舊先生丁宋之
季高儀勁節昭昭天壤間斯
眞能讀檀弓者安在其不雅
馴哉
皇明萬曆丙辰穐九月剞劂
告成彫鏤既極人工爲之一

笑

吳興後學閔齊伋

檀弓

上篇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

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

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

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

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

舜三妃娥皇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言合葬之事古人所無自周公始乎

用修云素樂疾也

亦暇從新來思易簀就就度闕所論也與

叔嫂無服娣姒小功故子思哭嫂妻倡踊而已隨之中禮哭妻之弟亦然無服猶且爲位則小功可知矣

之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
周公蓋祔。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吾今日其庶幾乎。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
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
然。（水下注之聚處爲委巷 無很可卑委巷猶云俗巷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
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
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韓退之云以情貴情

說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爲之服

損代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
乎。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
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
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
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
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
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
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
爲薑桂之謂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
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
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
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

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
蓋寢疾七日而沒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
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
隅殷士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
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
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
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
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
陪其後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易墓非古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
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
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
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

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
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
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
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
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

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

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絰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

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
也或曰同爨緦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
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
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
爲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

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
我而厚之者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
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
子北面而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
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

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
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
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
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
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
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
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

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
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
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
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
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
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
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

不曰自伏滿始者
以粟人前已為之
外姊兩輕重之分

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
欲速貧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
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
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
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
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
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
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
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
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
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
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謂斷削外內也

士喪禮小斂之
奠設於尸東以
為怕生於東未
忍死其親也

滅子蒲名或云
滅德之義

沽與氏謂卽沽
酒之沽以非自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
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
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
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
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
父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

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
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
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封者復土以閉壙之名不及書定復仍此以其不傳於王而[illegible]如[illegible]作[illegible]許極冷[illegible]人世說頗此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旣曰明器

矣而又實之

妙在既曰而又字

司徒家臣旅下士時有餘使下士歸還於四方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為小居喪尤不狀則[illegible]恐義則消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樹而和適之說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周官冢人用爵等為封土之度此其樹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封以為觀美也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

新板用繩約板納土板中土與板平斬所約板繩更置其上如此者三而積之封築已成見夫子之志能從簡約也

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婦人不葛帶

有薦新如朔奠

旣葬各以其服除

生時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象之

池視重霤

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父兄命赴者。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

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孔子惡野哭者。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君於士有賜帟。

檀弓

下篇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内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

說如字

節哀者念父母生已不敢以死傷生

隱痛也

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檀弓　二十五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

重亦木爲之始死作重以依神殷既作主猶懸於廟不忍棄也周既作主即徹重而埋於門外之道左不敢瀆也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

檀弓　二十六

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愨吾從周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旣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旣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檀弓　三十七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

檀弓　三十八

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旣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

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

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

師與有無名乎。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

檀弓　三十二

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

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

檀弓　三十三

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

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

過祀則下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

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孺子𩠐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

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
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
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
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
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
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
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
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
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
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
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
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

而后舉爵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
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
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
之善頌善禱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
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
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
埋之以帷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
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
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
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
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

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

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幷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

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尩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

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萬曆丙辰秋吳興後學閔齊伋遇五父識

檀弓 四十三

批點檀弓二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謝枋得撰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寳祐四年進士宋末爲江東制置使臨安破後卽弋陽起義兵兵潰後遁迹浦城元福建行省魏天佑迫脅送燕京遂絕食而卒事迹具宋史忠義傳是編莫知所自來明萬歷丙辰烏程閔齊伋始以朱墨板刻之齊伋序稱得謝高泉所校舊本亦不言謝本出誰氏書中圈點甚密而評則但標章法句法等字似孫鑛等評書之法不類宋人體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軌範依託爲之又題楊升庵附註而與愼檀弓叢訓復不相同據齊伋序稱彙註疏集註集說諸書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於篇端則齊伋之所加非愼原註也葢明季刊本名實舛互往往如斯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

〔元〕吴澄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提要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元 崇仁吳 澄伯清著

夫七十二候呂不韋載于呂氏春秋漢儒入于禮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于曆欲民皆知以驗氣序然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況陳澔之註多爲謬說而康成穎達亦有訛處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解并說文埤雅等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然後并將二十四氣什之于稾以俟博識者鑑焉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于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于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然氣溫故解凍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密藏之蟲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遂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冰故曰負

雨(去聲)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

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爲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知報本歲始而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鴈北（月令漢書作鴻鴈北）鴈知時之鳥熱歸塞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鴈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爲泰故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

震震爲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桃始華（呂氏春秋作桃李華）桃果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鶊黃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龜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曰黃鳥齊人謂之摶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鵹黑而黃又名鵹黃諺曰黃栗留黃鶯鶯兒皆一種也鷹化爲鳩鷹鷙鳥也鴿鶻之屬鳩即令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口啄尙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癡而化故名曰鴫鳩王制曰鳩化爲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爲鳩春時也以生育肅殺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如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鴙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間二氣而已方氏曰陽生于子終于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夜無長短云元鳥至元

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爲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値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歷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電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陰電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歷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

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
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
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于山岡子大
而有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
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一
枝生十二葉閏則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
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爲白桐也田鼠化爲鴽音如按
爾雅註曰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好
在田中食粟豆謂之田鼠本草素問曰鴽鶉也似鴿

而小爾雅釋鳥鴽鴾母郭註鵪也青州人呼爲鴾母
鮑氏曰鼠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爲鴽蓋陰爲陽
所化也虹始見去聲虹虹蜺也詩所謂蝃蝀俗讀去聲
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爲雲薄漏日
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噀日自劍視之則暈爲
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
天地淫氣也虹爲雄色赤白蜺爲雌色青白然二字
皆從蟲說文曰似蝃蝀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
水其首如驢恐天地閒亦有此種物也但虹氣似之

借名也
穀雨去聲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于水
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
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在上
聲雨下之雨在去聲也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
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漂歷解曰萍陽物靜以承
陽也鳴鳩拂其羽鳩即鷹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
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蓋當三月之
時趨農急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稱

布穀戴勝降于桑戴勝一名戴鵀爾雅註曰頭上有
勝毛此時恆在于桑蓋蠶將生之候矣言降者重之
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
螻蟈鳴螻蟈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
是也一名螻蛄一名石鼠一名螜音斛各地方言之不
同也淮南子曰螻蟈鳴邱蚓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
夏小正三月螜則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
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泅不能渡谷穴不能覆身走

不能先入故說文稱鼫爲五技之鼠古今註又以螻名鼫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爲臭蟲陸德明鄭康成以爲蛙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卽地龍也一名曲蟺歷解曰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王瓜生圖經云王瓜處處有之生平野田宅及牆垣葉似栝樓烏藥圓無丫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鴉瓜今藥中所用也禮記鄭元註曰卽萆挈本草作菝葜陶隱居以辨其謬謂菝葜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自有

本條先儒當時如不檢書而謾言者可笑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滿苦菜秀埤雅以茶爲苦菜毛詩曰誰謂荼苦荼卽茶也故韻令茶註本作荼是也鮑氏曰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此苦菜宜言英也蔡邕月令以謂苦蕒菜非靡草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草葶藶之屬禮記註曰草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强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麥秋至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

芒種上聲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去聲矣螳螂生螳螂草蟲也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殺蟲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蟲以前二足如斧也尙名不一各隨其地而稱之深秋生子于林木間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鵙局音始鳴鵙百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注曰博勞惡聲之鳥蓋梟類也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五月鳴其聲鵙鵙然故以之立名似俗稱濁溫故埤

雅禽經註云伯勞不能翺翔直飛而已毛詩曰七月鳴鵙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無聲諸書以爲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特註疏以爲蝦蟆蓋蛙屬之舌尖向內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其此時正鳴不知失者也易通卦驗亦名爲蝦蟆無聲若以五月正鳴殊不知初旬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曰螳螂鵙皆陰類感微陰而或生或鳴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聲也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于此皆假大

而至極也鹿角解音駭鹿形小山獸也屬陽角支向前與黃牛一同麋形大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與水牛一同夏至一陰生感陰氣而鹿角解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陰之極也蜩音調始鳴月令註疏作蟬始鳴蜩蟬之大而黑色者蜣螂脫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知了是也按蟬乃總名鳴于夏者曰蜩即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者是也蓋蟪蛄夏蟬故不知春秋鳴于秋者曰寒蜩即楚辭所謂寒螿也故風土記曰蟪蛄鳴朝寒

螿鳴夕令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稱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而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月中為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至至極也溫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音悉蟀音率居壁一名蛬音拱一名蜻蛚即今之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在野而鬬鷹始摯禮記作鷹乃學習

摯搏擊也應氏曰殺氣未肅鷙猛之鳥始習于擊迎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腐草為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為明也毛詩曰熠燿宵行另一種也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土潤溽音辱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俗稱齷齪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揫也物于此而揫斂也涼風至禮記作盲風至西方凄清之風曰涼風溫變而涼氣始肅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蟬鳴寒蟬爾雅曰寒螿蟬小而青紫者馬氏曰物生于暑者其聲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義禽也秋令屬金五行為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為之者也不

摯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又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淮南子作候鴈來鴻大鴈小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元鳥歸元鳥解見前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羣鳥養羞淮南子作羣鳥翔三八以上爲眾三獸以上爲羣羣眾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羮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解見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也蟄蟲坏音培戶淘瓦之泥曰坏細泥也按禮記註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鴻鴈來賓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通書作來濱濱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爲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爲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爲蛤蓋寒風嚴肅多入于海變之爲蛤此飛物化爲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黃華草木皆華于陽獨菊華于陰故言有桃桐之華皆不言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爲霜矣周語曰駟見而隕霜豺祭獸月令作豺乃祭獸戮禽祭獸以獸而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草木黃落色黃而搖落也蟄蟲咸俯淮南子作俛咸皆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肅凜蟲皆垂頭而不食矣

立冬十月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于堅也地始凍土氣凝寒未至于拆雉入大水爲蜃雉野雞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註蜃爲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記之註曰蛟屬埤雅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又嘗聞海旁蜃氣成樓垣章龜經曰蜃大者爲車輪島嶼月閒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

知此爲蛤明矣況爾雅翼引周禮諸家辯蜃爲蛤甚
明禮記之註以謂雉由于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爲蜃
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腹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
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而識之不若本
草章龜經爲是卽一物耳大水淮也晉語曰雉入于
淮爲蜃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爲寒氣所薄故凝而爲雪小者未
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
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

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
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爲
冬也
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鶡鳴不鳴禽
經曰鶡毅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鬬死方休古人取
爲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埤雅云黃黑色
故名爲鶡據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
方言似雞冬無毛晝夜鳴卽寒號蟲陳澔與方氏亦
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既鳴何爲不鳴耶丹鉛餘錄
作鳫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鳱鴠詩註作渴旦虎始交
虎猛獸故本草曰能避惡魅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
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蠡實卽馬薤也鄭康
成蔡邕高誘皆云馬薤況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
爲刷與本草同但陳澔註爲香草附和者卽以爲零
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于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
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角解
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

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鴈北鄉(去聲)
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鴈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
飛之至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鵲始巢
喜鵲也鵲巢之門每向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
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爲巢知所向也雉雊(音姤)
雉文明之禽陽鳥也雊雌雄之同鳴也感于陽而後
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解見前雞乳育也馬氏曰雞木畜麗于

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之鳥乃鷹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也水澤腹堅陳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通行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以七十二候分屬於二十四氣各訓釋其所以然考禮記月令本無七十二候之說逸周書時訓解乃以五日爲一候澄作禮記纂言亦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義然不聞更有此書其說以經文所記多指北方非南方之所習見乃博考說文埤雅諸書兼訪之於農牧著爲此編然考證名物罕所發明又既以螻蟈爲土狗又載鼫鼠五技之說自相矛盾既以虹爲日映雨氣又引虹首如驢之說兼采雜書亦乖解經之法疑託名也

檀弓叢訓二卷

〔明〕楊慎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姚安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檀弓叢訓二卷》提要

檀弓叢訓序　檀

楊子用脩居滇敷文析理祺將發晦時罔埒
含手吾翁少司徒所綴宋疊山謝氏點勘檀
弓以似予則曰茲錄奇矣所病遺耳害錦摘
擘惡惡可乃移楷舊章罔逸尤曰茲集前詁
如康成之簡穎達之明奚弗取諸之集說之
襍奚弗汰澄之纂言發揮旁通奚故而廢弗
也乃搴稂擬英以為叢訓讀者歎焉謂茲訓
也裨於道與文也大矣哉顧甫甫嘖嘖乃依
法深類温温緌緌非形諜成光忽忽然操縵
而逆寡者也豈諸子之偏豈異端之蕩豈狂
夫之疎豈藻人之麗豈曲士之拘豈談客之
虛茲道也奚弗道茲文也奚弗文且也其中
如曾子之易簀也子思之不喪出母也季札
之葬子也記者之文與說者之解訛聖賢之
志荒矣乃釐正之楊子之訓於是乎有補於

道且也不通乎文未見其為明乎理也檀弓之孤行之意奚弗是耶亦猶解在林鬳齋於周禮獨取考工記也楊子之訓於是乎有補於文也已予豈不知乎陋儒之言也曰吾志於道而已何以文為則是宋人語録可以替六經矣文何由而昭乎道道何由而昭乎文哉乃姚安太守柳濵吴君安寧二守有蓮張君鹺司王峯李君謂茲弗可弗梓乃九工圖之

工之費由奉之出乃讐校書墨則張應極含重其傳也道而文重其訓也文而道弗可弗序

嘉靖丙申夏四月一日永昌張含序

檀弓叢訓卷上

附謝疊山批點 批見注後 點見文傍

檀弓上

孔頴達曰檀姓弓名今山陽有檀姓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黄東發曰古者死他邦無親則朋友為之袒免仲子舍嫡孫立庶子檀弓識其父兄不能正猶無親也故為之服以示其親而問焉伯子為其親隱故謂行古道以武王微子為證然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礼也孔子曰立孫據周礼○慎按趨而就子服伯子于門右趨自賓位趨也礼賓位之法随主人而變小歛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賓亦吊于西階下小歛之後尸出堂廡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賓于東階下吊也檀弓之來當在小歛前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初于西階下行識吊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右因伯子而發問焉

附謝疊山批

後不重書 夫仲子上古之道也 疊一句法 仲子舍上而立其子 此一句包適子死不立適孫為後在其中 何居 只是何也与夜如何其義同何也則方何居則圓 我未之前聞也 辭婉本是我前未之聞倒字法 仲子舍其孫上何也 只一句問省文 仲子上道也 有文王微子故事可法故敢出此一句再提醒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此是古文法使人悟其意 否立孫 兩句只三字省幾多言語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廬陵胡氏曰無隱謂不匿情有方謂有常職○孔氏曰事師無犯同親之恩無隱同君之義○鄭氏曰親以恩為制君以義為制師以恩義之間為制 事親事君事師犯隱有無致方心只七箇字安頓得好省幾多言語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孔氏曰武子云合葬之礼非古法從周公以來始有至今未改我成寢之

時謂此冢是周公以前不須合葬故夷平之以為寢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于防同又按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阿盆成适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与此同也聽將喪入葬是許其大哭是細○張子曰自伯禽至于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冢此必是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也○愼按張子之說新矣然合此文觀之則武子非古之云未有改之云許大許細之云皆無謂矣當如舊解乃与文協也 成寢營地宅成寢廟也詳經文舊說入此二字多少省文 吾許止其細此一句合舊有味 命之哭三字下得好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鄭氏曰子上子思之子名白其母出礼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爾汙猶殺也○孔氏曰道猶礼也○方氏曰父在而服出母期此從礼之隆也父沒而為後不服此從礼之殺也○吳澄曰伯魚父在故得為出母服子思雖是父与祖俱沒然亦得為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為出母服者盖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礼昔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門人但見常礼父在當服出母而子上不服故疑而問子思不以其子已主祖与曾祖之祭不可服出母答門人但推尊聖祖之于礼或隆或汙無不得宜而自謙抑已之不能及為伋妻者為白母不為伋妻者不為白母此主祭為後者之正服也言此俾門人深思詳察而自知之伋則安能之語与論語我則不暇之語相類同未記礼者已不悟故以不喪出門自子思始貶之而後之注

礼者馬氏則謂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既薄矣又從而為之辭而石林葉氏長樂陳氏方氏張子皆有貶辭甚矣其不知言而輕于非議聖賢也或曰子思不自代兄主祭而使其子繼之何也曰以已代兄無尊者命是自奪宗也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非奪宗者也曰何以知子思之有兄曰子思哭嫂則有兄明矣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此一句包出母在其中不喪字法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鄭氏曰頹順也先拜賓順于事也此殷之喪拜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此周之喪拜重者尚哀減自期如殷可○長樂陳氏曰拜而後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後拜先致哀也○吳澄曰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為三一曰拜先跪兩膝着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于地其首懸空但与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

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首与凡經傳記单言拜字者此
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着
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
首兩膝着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地在手之前首下
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
最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
此之頓首其首猶下故下衡二字特于稽首言之稽顙是即
稽首以其為凶礼故易首為顙以別于吉礼云尔凡喪之再
拜者先作空手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顙九拜
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手一拜
則曰稽顙而后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末世重
喪之拜亦如輕喪故夫子正之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
從二字与論語所言吾從 顙乎止至也 以顙乎稽其順以顙
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乎贊其至此贊美之
辭如易彖大矣哉如論語大哉堯之為君也加一句 吾從其
贊曰巍巍乎民無能名焉又加一句贊曰蕩蕩乎

至者 此一句下得好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
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
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廣安游氏曰古者墓而不墳坎其中而斂其上使人弗見而巳
孔子欲盡從今之禮則非達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脩
則心亦有所不安故泫然流涕而言之○方希古曰取乎古
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毋之棺骴然暴于人
而不脩何取乎古也信如其言安足以為聖其誣孔子甚矣
謂孔子五父之僃亦然 今丘也弗識也 只是周行四方之人下字法 東西南北四字便奇異三首文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
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長樂陳氏曰哭于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自視猶
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進使者而問故 六字省文多 醢之矣遂
命覆醢 六字省文多 辭婉而悲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于朋友期可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章法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章法 喪三年以
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

日不樂 誠謂心實慨惻信謂物實周緻之猶至也有悔謂有遺憾也○孔氏曰棺中物必三日之期量度棺外物多三
月之賒思忖見宜植 方氏曰喪三年而極死者之形雖亡生者之心終其身而弗忘 凡附於身者
止焉耳矣 亦凡附於身者四字包幾多事 勿之有悔焉耳矣 七字婉而嚴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
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父音甫慎舌作半刃
又山陰陸氏讀如字 聊則留反又作鄹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鄭氏曰不相不歌助衰不緌武飾
不巷歌 是錯對句法 塩鉄論云舂不相杵巷不歌謠便不如此妙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
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
葬無服之殤鄭氏曰有虞氏上陶始不用薪也○何氏曰堲周冶土為甎四周于冢○牆柳衣也翣蒻也言後王
之制漸文○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為上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
不為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
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
牲用騂鄭氏曰夏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昏時亦黑此大事為喪事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用玄黑類也殷以建丑

之月為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騵騮馬白腹
騂赤類○長樂陳氏曰祭義云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故子路與祭質明而行事則大事用日
出者祭以朝之質明也歛亦如之故曰大事歛用日出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
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
也穆公魯哀公曾孫曾子名申曾參之子鳴聲曰哭無聲曰泣為母齊為父斬厚曰饘希曰粥幕覆棺縿縿也父母之喪貴
賤不殊所以自天子達若布幕用布而已縿幕則有於以參之者兼言魯衛欲其以文質自參酌而用之也
之哀止天子達只達字包至庭人三字在其中布幕止魯也今人注文必曰衛用布縿

縿縿使拙一例帪衛也魯也使精神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
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
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子之言也以至於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
以為恭世子也左傳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

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國語云人謂申生非子
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必歸于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
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夫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
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
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穀梁云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
子曰吾君以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
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慎按此節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非有扛千斛龍文鼎筆
力未易及此左傳國語及穀梁皆載此事並觀之優劣自見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左傳或謂

大全曰了辭君必辨焉不如此一句文簡而健 君安止之心也 左傳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

有罪君老吾又不樂七句不及此十一字辭簡而有包括妙在安字傷字 君謂我止行如之 左傳君實

不察彼也名也以出入誰納我不如此三句精明 申生有罪止圖吾君 此六句見孝子忠臣之用

心雖無罪而死愛君憂國猶不忘仁矣哉 伯氏苟止受賜而死 此二句可憐想狐突在當時有才知

有德望可以扶顛持危故申生忽此以勉其出此一句言語不多情義懇惻○吳澄曰子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

者過之之事屈原過乎忠忠而過者也申生過乎孝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乎中庸此心則純是天理之公略無人欲

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為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為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

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

善也 朝祥莫歌子路笑其太速非人行三年喪者希故孔子抑子路以善彼人然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

之云所爭日月又非多但踰後月禫而後歌即善惜其不少俟也 朝祥莫歌 四字首文 由爾責止

久矣夫 此四句見聖人之恕 又多乎哉踰月則善也 此二句婉而嚴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

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

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

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乘丘之戰在魯莊公八年○敗績作二子之奮死敵實二子之勇豈以上之賤而廢

其守之善莊公以義起而誄之非過後世因之不改則非矣記其始○長樂陳氏曰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未卜末縣

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

也春秋書敗宋師于乘丘敗在宋不在莊公于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蓋莊公敗于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于二人既死

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誄姑述其始而已○東萊呂氏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當時只是馬驚耳不

預軍之勝負也(慎曰比說非也軍戰無常形或有始敗而終勝者如秦晉韓原之戰晉將禽穆公以食馬者赴敵而反

禽晉懷公乘丘之事正符韓原宋師之敗豈非因縣卜二子赴敵之故耶釋文因春秋所書與記不同遂去績字而東萊

過信之且馬驚敗績不成文始敗績而終取勝春秋止記其終而已兩無妨於義也○吳澄曰誄如今之祭文銘表以為

誄非也 馬驚止授綏 四句十字包括幾多字 末之卜也 四字責之簡而嚴 圉人止

在白肉 此十字包括幾多意馬之驚軍之敗縣之無罪而死至此而明 非其罪也遂誄之 發莊

之悔過悼亡旌善只此七字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

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

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

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

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吳澄曰考之于礼寢簣之制未聞有貴賤之殊但貧者素質富者華美爾曾子見之簣其華睆故曰大夫之簣與其意非欲曾子易之也使曾子不易此簣而終亦可故子春元申皆不欲其易而曾子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曰蓋礼制雖無僭戾然不若終于常時所寢簡素者之得其正也古之君子當臨終之際其謹有加于平時平時夜則在燕寢將終則必遷于正寢平時亦有女侍將終則一切屏去而不使死于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所賜華美之簣至終則必易之而但用常時所寢素質之簣也諸儒舊説並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于大夫之簣此誤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簣四字之意也儻大夫之簣與士之簣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曾子用之寢矣于將死而猶不易其于礼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襲舊説是曾子自安于非礼而不知子春隨師于非礼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 語曾子竟以非礼而終也是曾子子春曾元曾申之見皆不及一童子也彼童

檀弓上　十

子何知焉不過驚訝其簣之華美而已陳氏所謂童子以非礼而發問曾元知其非礼而不忍易其説皆非是○慎按孔子聞孺子之歌而悟自取之理曾子因童子之言而悟考終之正皆聖賢聲入心通有感而應也童孺豈賢于孔曾乎

寢疾 寢字須安頓第一句後説床説簣從此起 病 疾革曰病 坐於床下 坐於足 於字指曾子

瞿然 形容驚起之狀巧 曾子然止元起易簣 曾子病華比四句語簡意明先將垂沒之言精神不亂如此 正 只一字省文 升菴批華而睆至元起易簣一節童子驚訝之狀與曾元曾申掩護之情幷曾子虛懷而不失其正之事千載如在目前左氏且走僵况漢以下文人乎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

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吳澄曰充充滿悶填塞之意有窮如行而途窮前無可去之地瞿瞿目視不定之貌求謂索物如失物索之而不得也皇皇徬徨無依之貌如望人之來而不至慨者慨嘆日月之速廓者寂廓情意不樂也

始死既殯既葬練祥五事三變句法 充充如有窮瞿瞿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慨然廓然 五事三變句法字法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雖用兵臨弔之際未有不用礼者也惟其以礼相與則兩軍交戰殺人要有所止故死者之家喪弔之礼猶得行于其間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而不以矢臺鮐以前未嘗無戰死而相弔者得弔以衰而不以髽復以矢弔以髽則升陘臺鮐必是殺人之甚自是而遂以為常則耳失之矣

檀弓上　十一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鄭氏曰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誨教爾汝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孔氏曰妻之姑夫之母也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期之髽稍輕毋得太高太廣如斬衰之髽也既教以作髽又教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數以用榛木為笄其長一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按喪服吉笄長一尺二寸齊衰之笄皆長一尺降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夫子稍蓋以疑之喪服傳斬衰總長六寸此齊衰總長八寸以二寸為差也

誨之髽 不言問只言誨亦省文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孔氏曰依礼禫祭暫縣樂而不作至二十八月乃作樂依礼禫祭後吉祭始復寢當御人禫祭之後則作樂未吉祭而[illegible]

悅懼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作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于礼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加于人一等不謂加于礼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吳氏曰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声也不成声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旬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暫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方氏曰以絲為屨之約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于既祥失于早矣既祥之屨如之何曰徹約既祥之纓如之何曰用以有子聖門高弟而失礼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焉 慎按三章一聯為義獻子過有子不及記者舉孔子于中以明祥礼之中制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慈湖楊氏曰畏死于兵厭死于巖墻溺死于水非不弔也不忍為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于匡則亦不可弔乎屈原之死亦不可弔乎而先儒謂之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所不安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吳澄曰伯魚于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子路于嫁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而于礼不可故夫子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廣安游氏曰天下之礼苟徇其情之過而為礼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之情而為礼則原壤宰予不可以為訓故礼者通乎賢不肖而為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比及也丘狐窟穴也首以首向之也○礼樂皆重本五世反葬重本也故引礼樂為證又引古人遺言謂狐死亦正向丘窟而枕其首是亦不忘本而古人舉以明仁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嘻其甚也句嘆其甚意在言外不言伯魚不當哭尸一 誰與哭者倒句法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舜葬蒼梧 三妃未從未祔之葬也謂祔葬自周始然舜卒于鳴條蒼梧時在要荒之外事未必然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所考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礼死浴于適室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學業誦口習○孔氏曰廢業悲哀忘哀也誦其已熟者稍而可也 慎按業樂簴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鄭氏曰申祥子張子太史公傳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廣安游氏曰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之以學于周公觀子張曾子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于孔子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人□父病飲食不離寢近□□閣上人之始死以礼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就以閣上所餘脯醢為奠 山陰陸氏曰閣其餘者弃其更生若有待焉爾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嫂叔無服娣姒小功故子思之哭嫂其妻倡踊而已随之申祥之哭妻之昆弟言思亦然言無服之喪猶且為位以明小功之不為位者非也然哭妻之昆弟礼以子為主非以妻倡踊○吳澄曰水下流之聚處為委言至此窮盡無復可去委巷猶云窮巷委巷之人見小聞寡無所知識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縮從也衡横也古尚質冠之吉凶相似而惟縮縫之同今尚文冠之吉凶相反而有衡縫之異言衡縫而縱以喪冠非古之衡縫之為喪冠 長樂黄氏曰古礼喪冠直縫吉冠横縫而衰世喪冠亦皆横縫失礼無別故嘆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曾子言已執喪以疾時人之不然子思以曾子為難繼故以礼抑之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韓退之云以情責情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先代以束帛乘馬而行礼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代之誠故孔子謂徒使我不誠于伯高夫礼所以制忠信也 江陵項氏曰攝代也孔氏之賻贈未至冉有為之代出束帛乘馬也冉子蓋厚于恩而不謹于礼者如以其加眾立乘子華之母亦此類本其長于治財而又樂施故于師友如此而夫子皆以礼折之以為此亂信而継富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廟祖父所在兄弟父祖之遺體故哭于廟父之同志于廟門外由父推之也寢我所安師成我者以故哭于寢朋友于寢門外由師推之也所知者泛交故哭于野子高親非兄弟非師友情又不止于所知原其由于貢而來見故以義起而哭于子貢之家使子貢為之主且教以為爾而哭者拜之為伯高而哭者勿拜異于喪之正主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滋謂香味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以謂薑桂之謂記者釋曾子之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道莫尊于師恩莫隆于親子夏退老使民疑于夫子是不尊于師而尊于己也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其明是不隆于親而隆于子也曾子數子夏三罪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為嫌子夏安受其責至于謝過服罪此所以為友道之盛○吳氏曰疑當讀如擬謂比擬于夫子也後篇疑于君疑于臣易傳陰疑于陽必戰韓非子配有疑妻之妾孽有疑適之子廷有疑相之臣臣有疑主之寵莊子用志不分乃疑于神並作此音○方希古曰孔門曾子最少子夏曾子之父執友也名而數之非曾子事也傳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褻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曾子之言懇而謙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氏曰大故謂喪憂

孔氏曰大故非獨喪也兼寇戎災禍之憂○晝陽夜陰陽動陰靜故晝必居外夜必居內惟居喪廬中門之外晝夜在外惟致齊不接外物與寢疾晝夜居內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子皋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而無聲涕如血出未嘗見齒言不笑君子以為難言人不能然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衰喪服也物指布之精粗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當猶應也謂人服衰而心貌無哀戚之實與衰服之物不相應過偏也不邊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大功雖輕亦不可着衰服而服勤勞之事謂勞役服也

檀弓上　十六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惡去聲小子行之孔氏曰若是舊所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今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者子貢不欲說驂夫子謂既為出涕豈得虛然汝小子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也然顏回子哭之慟比出涕為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以比顏回但舊館情疏乎恩待我須有賵賻顏回則師徒之恩乃是常事顏回之死必以物與之矣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椁故夫子抑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一哀是主人出涕是夫子一句兩事文之妙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鄭氏曰慕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在彼不知親與己俱還否也虞虞祭以安神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程子曰受祥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于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吳澄曰顏淵之死已兩朞孔子每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日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故記者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實孔子不為散哀而彈琴也程子說是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

檀弓上　十七

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鄭氏曰喪尚右右陰也○張子曰拱而尚右又手以右手在上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吳澄曰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于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為歌辭以悲其死凡以哲人為稱又以泰山梁木為比若它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為此歌辭則可聖人自為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妄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為之欲表明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鄭氏曰無服師之礼故疑所服[illegible]以夫子施于門人者還以報之定為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鄭氏曰志謂章識牆柳衣牆之障柩如垣牆障家翣以布衣木如攝與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是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廣充幅長尋曰旐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礼尊之○孔氏曰攝是漢時之翣恐人不識翣體故以今之攝吳澄曰飾棺二字目下三者牆一也置翣二也設披三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公明儀子張弟子褚覆棺以幄蟻結畫文如蟻足往來交錯○以丹質布為褚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為蟻結此殷士葬之飾子張學于孔子效殷礼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

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草干盾不反兵而鬭者身常帶兵魁猶首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父母之仇常若居喪誓不俱生無所往不執兵昆弟之仇銜君命則不鬭從父昆弟之仇則陪從其主人情有重輕也然意不此亂世之事記者傳聞之言欲知孔門言行當主論語

為魁 換字法妙 主人能 省文法妙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 雖出外亦首絰門人于孔子然也皆常礼惟群居則絰出外則否舉常礼以明聖門之加厚也

易墓非古也鄭氏曰易謂芟治草木○孔氏曰墓謂塋旁之地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下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主哀祭主敬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應氏曰曾子雖紿說以釋主人之過從者之心終有未安故又問諸子游聖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礼之非自見出祖謂主人也予者親之之辭多矣乎者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礼雖不可寡亦豈可多乎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方氏曰夫夫上語辭下丈夫之夫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進

於復樂也子游亦儘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埶与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礼必兩相告豈有私指示于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曾子有子言游輩一時行礼猶有不同蓋時已礼壞樂崩至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鄭氏曰二者雖情異善其俱順礼○孔氏曰此言子夏子張按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疑當以傳為正盖子夏喪親無異而子騫至孝孔子所稱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司寇惠子衛將軍文子也彌牟惠子之兄惠叔蘭也虎者彌牟之適子○惠子廢適立庶子子游故為重服以感之惠子不悟而辭又趨臣位以深感之惠子始悟而扶適子復位子游乃趨而復客位○馬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唯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為袒免檀弓之免子游之麻絰皆非

仲子即者也而其服有過焉以爲仲子之舍孫惠子之立庶
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
而不可得故重爲之服所以視其親言唯親則有可正之恩
就臣之位所以視其臣言唯臣則有可正之義○孔氏曰衞
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文
子之簡子瑕瑕生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吳澄曰
文子名木今曰彌牟者彌牟二字反切則爲木彼實稱爲木
而聘者若曰彌牟猶爾之爲而已而止諸之爲之于之乎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主人指將軍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既除喪而遠人來弔文子之子深衣練冠用玄服之變待于廟受弔而不迎賓本無此禮以義起而爲之禮中于禮之變 亡於禮者之禮也 禮經不載自我作始故曰云云此句韓子所謂橫空排硬語妥帖力排奡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絰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朱子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甫仲某甫三字到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吳澄曰冠而字必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宰我言游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仲弓季路之類者皆是而益尊則下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孔叔南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字下又加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之稱殷道也 學者行之 謂學于孔子者皆行殷禮也孔子殷之後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方氏曰不家于喪恥因喪之利而起家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方氏曰軍師以勝爲功或敗焉是無決勝之策也爲之謀者可偷生其身乎邦邑以安爲本或危焉是無計安之術也爲之謀者可苟存其位乎軍師既敗難以復勝故死其身邦邑雖危猶可復安故亡其位而已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吳澄曰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爲豫定其所葬狗其意實譏非之所謂巽與之言也 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諫止之辭婉而嚴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過哀難繼故聖人制爲哭踊之節 孺子泣 言如嬰兒之失母哭無休也三字形容且盡且肖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武叔出戶而始袒括不知禮也子游謂其知禮蓋反言以譏之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卜古註云當爲僕師長也指太僕也 按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朱子云後世僕射官名以此義也或以射音夜誤矣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于從母之家孤穉恩養有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為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為服恐曰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礼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張子義是注疏非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縱縱戒其遽而放之辭也折折戒其緩而約之辭也浅躐也止容止之止詳緩之意也騷騷太疾鼎鼎太舒猶猶疾舒之中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不忍死其親故以具非倉卒可為者不得已而具一二日可為者弗預為之具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句法亦三章法

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嫁後薄欲一其心于厚之者唐通典載魏徵議請嫂叔小功五月服制可程氏曰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助哀戚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客之徒不敢發喪于人詣曾子使反哭于舘而弔之者舘人使辦之如己有然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之往也謂送死也竹籩簋之屬古注味當作沬沬靧也謂洗面盂謂瓦盆不可洗面也愚按瓦陶器也不成味不可盛飲食也恐不必改字無簨虡不懸也橫曰簨植曰虡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

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貧朽非人情所欲孔子之言特為二子而發爾有子乃能以中都与荊之事驗之可謂知言矣○方希古曰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于棺槨非為不朽也為厲葬也欲富而贈且趨以求利于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為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若謬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馬氏曰孟子云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以有畏而哭之能無為乎縣子語君非引君以當道志于仁者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明器祭器各用亦三代之所兼用非獨周兼用之也故曾子重言其不然示民無知之語尤非所以訓故又專言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

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登曰子夏固失矣子游亦未為得也按礼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不曰自狄儀始者以魯人前已為之也此辨兩輕重之分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方希古曰礼者君子恒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于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為行否子思賢者其為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于道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瑣縣子名降者降服周礼已貴則降賤者之服古謂殷時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滕伯文殷時滕君名文滕伯文為諸侯而服其叔父皆齊衰殷不降服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外內易謂斲削外內使之平易此后木述縣子之言以屬其子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仲梁子魯人○人死斯惡之矣未設飾而帷堂防人之惡也記者併存梁子之說以傳疑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

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士喪禮小斂之奠設于尸東以萬物生于東未忍死其親也襲而在西方魯末世失禮也大斂奠于堂乃有席始死之奠未暇備禮曾子以為斂斯席亦非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綌粗葛繐布之細而疏者〓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為衰以繐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故曰非古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滅者子蒲名或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絶之義呼而哭之子皐高柴也哭呼名非禮子皐非之乃改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相贊禮者也沽略也方氏謂即沽酒之沽以非自致故訓略也孝子悲迷禮須贊相杜橋居母喪無之故謂其于禮為略

檀弓上 廿八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始死即易上吉服而已特喪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還猶疾也齊言多寡之齊還便也言已斂即葬縣棺謂不設碑繂手縣而下之封者僕土以閉塞之名不必改為窆字富而有者毋得過禮貧而亡者斂其首足不令露見即葬之此有無之齊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士賁人名襲謂斂死者以衣汰自矜也○子游之言合禮而縣子譏其汰者以其不附先王下

尊辭許諾如禮出于己

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升菴云機鋒極令嘗人世說多類此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神明之器當虛既曰明上實之妙在既曰而又字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其家臣旅下士布泉布○賻布有餘使下士歸還于四方賻于家夫喪者未若班諸兄弟之貧者為善故聖人止以為可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以利冒死曰賵○古者奠而不讀周則既奠又讀焉故曾子非之以為再告古禮祖而讀賵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檀弓上 廿九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不食之地謂不可耕墾者○死且不忍妨人則生之愛人可知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喪雖輕未有居之而樂者子夏失問夫子是以不荅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生于我館死于我殯朋友始終之義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

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此言古始非周礼也。方氏曰：壤言封土以為墳，樹言種木以為表。○馬氏曰：周官冢人用爵等為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為觀美也。而國子高非之，亦異于礼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言若聖人葬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常人何異，而子觀之。若堂形四方而高，若坊形旁殺而長，坊堤也。若覆夏屋形旁廣而卑，覆謂次屋，夏屋謂門廡也。若斧形旁殺兩上而長，俗名又謂之馬鬣封，功殺易而虧愈難矣。三斬板作墳法也。安板兩邊用繩約板，令直納土板中，築土令與板平，斬所約板繩，更置其上而再築。一日之功如此者三，而墳之封築已成。○此子夏既告燕以人之葬聖人，子何觀，復述聖人言葬之說以告之。見事惟從簡，而門人不過從夫子之志，此亦荅其來觀之意也

婦人不葛帶。葬後卒哭變麻易葛帶，婦人質，所重在要，帶故不易，用葛帶至期竟除之

有薦新，如朔奠。薦時物之新，如月朔之奠重之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礼三月而葬，若三月之服，應除者不待主人卒哭

池視重霤。池者柳車之池，重霤者屋之承霤，以木為之，承霤入木中，又從木中霤于地，故名重霤。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死將柳車亦象之，于車覆蠶中之下，幡帷之上，織竹為之，衣以青布，承蠶中，名池。天子四面，諸侯三，大夫前後二，士唯前一，各視生時之重霤

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椑，櫬也。親尸者。歲一漆，示如未成，藏焉，惡見人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復，招魂也。楔齒，用角柶柱其齒，使含時不閉。綴足，用几綴其足，使履得直。飯，含也。設飾，襲斂也。五者並作于帷堂之時。已而，父兄使人往赴告于人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復，始死而招其魂也。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大寢，始祖大祖之寢；小祖，高祖以下之廟；大祖，始祖大祖之廟。復必于寢廟，人死必反本故也。庫門，生時所出入也。四郊，魂氣無所不之也。人君礼備，故復處多，皆他日所嘗有事之地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剝猶倮也。喪祭必巾覆之，下倮露者謂祭肉，易受塵垢，脯醢則否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既殯旬，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與材木與明器之類，為辦備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朝奠象朝時之食，夕奠象夕時之食。逮日者，及日未沒。○或謂日出日入，陽陰之交，于此求之，庶幾享之，其說太鑿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使，古說謂出使，而告反。馬氏謂哭者聲也，聲為陽，所以能使魂氣之反。方氏謂哭者所以求其反，哭之無時，欲使死者必知其反而已。未知孰是。然古說於經文不甚協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袂末也。裼之可也。此明小祥後外仍用衰，衰內有練中衣，練中衣內有陽衣，陽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家有殯則于弔喪不輕往緦最輕也兄弟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鄰最近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謂非兄弟又非疏外乃平生識知往來之人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舊恩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後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四重者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革各厚三寸共六寸比為一重杝棺者椑棺也為一重屬棺大棺皆梓為之屬一重大棺一重凡四重皆周帀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棺束者古無釘用皮束合之為固也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二行也衡三者衡橫也橫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兩頭廣中央小謂鑿棺邊及兩頭

合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也柏椁以端者積柏材作椁並葺端頭從下壘上木頭相向作四阿也長六尺者其木每段長六尺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不以樂食爵弁即韋弁其色如爵絰衍字也天子至尊服麻不加于采紂衣即緇衣○此言諸侯薨于國天子遙哭之為之食不舉樂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菆叢菆塗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輴喪車也龍輴者畫龍于輴車之轅也以椁者題湊叢木而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菆四面為椁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斧衣從椁上入覆于棺故云加斧于椁上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天子之殯如此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同姓異姓庶姓各相從為位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下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左傳所錄有屛余一人之語今記脩之如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厭冠喪冠舉舉樂○師敗失地以喪禮處之

孔子惡野哭者哭非其地謂之野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人謂以物遺人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士卑最後入言諸臣畢入乃俱踊大祥而縞冠是月禫祭踰月樂作

君於士有賜帟帟小幕以承塵士惟恩賜乃得有

凡壹百貳拾貳條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皆下于成人也車謂遣車載遣奠祭牲送亡者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謂得自通于君者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宮殯宮朝謂柩朝廟而將廢之時次待賓客次舍○君于大夫將窆而弔孝子攀號君命引其柩使行奪孝子之情使出窆也如是者三而君退或弔于朝廟之時及弔于次舍皆然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五十始衰不徒行遠弔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季武子強僭知君畏之入其門者皆說齊衰蟜固不說衰而問其疾且謂著衰入大夫之門此道將亡矣武子不得已佯善之表明也謂斯道之微惟君子能表明之○長樂陳氏曰蟜固衰服問疾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曾點以歌臨喪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子產未死國人歌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況欲其死乎季孫之死知與不知皆為盡哀況樂其死乎季孫生不為人所愛死不為人所哀失人心可知斯道也將亡矣將字下得有輕重當時向他大夫門猶有著凶服者故曰將亡將者未絶之辭○斯道也將亡矣是倒句法若順之當云士唯公門說齊衰斯道也將亡矣○不亦善乎亦是倒句法若順之當云君子表微不亦善乎然不倒則無頓挫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大夫弔于士士當殯斂之事則辭以告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鄭氏曰哀樂不同曰婦人無外事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方氏曰車索曰引柩索曰紼引唯在路用之下壙執紼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

人曰臨孔氏曰公弔臣喪須往拜謝若無主後友朋同州里及喪家典舍之皆可往拜弔者曰助執事謝者曰辱降臨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鄭氏曰遇凡民之喪於路亦弔之君于民有父母恩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孔氏曰避嫡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適室正寢也來者來弔者也○妻之兄弟子之舅也子于舅服緦麻使欲為主夫即其子之父對妻而言故曰夫其入門右者以辟為主之處示無二主也哭則鄰里聞者來弔故使人立門外告以哭之由君狎熟者來則使入与俱哭父在哭于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也非為父後哭于別室別于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

徃弔之遠兄弟謂異國而居者也哭于側室遠嫌宮也哭于門内之右不居主位亦為之變也凡皆不得而往哭故也

若同國則往哭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或人以曾子于子張無服而非之曾子荅以我非弔乃以朋友哀痛而哭之耳愚按齊衰者曾子為母服非為弔子張而服也往哭者朋友哀痛之情特就因其服而往非特以此服行弔礼也諸家乃以曾子之言為文過夫曾子乃以魯輔于礼文之末未必盡合然曾子于子張之死也乃用情于或人之荅也乃言情曾子豈文過者哉

我弔也與哉与聞之也与用語助字法同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主居右而擯相者由左子游如左是

知礼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穀即告告者以喪告也二或曰傳誤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此文互見左傳國語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与張老歌哭句法同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張逸荅陳鏗曰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亦或避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猶生也始而生之者親

也■哀之至喪之正也節哀者念父母生已不敢以死傷生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復者招始死之䰟有禱祠之心冀其復也復者北面而呼北為陰幽求諸鬼神之義冀其復從幽而還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稽顙首觸地無容隱痛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死者飯之不忍虛其口不用飲食之道而用米与貝用其美者也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

銘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

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凡銘所以為名明旌謂之銘以死者書名焉死者無形貌可以識別故書之于旗以表之旗即銘旌愛之故録其名敬之故無所不盡其道也重亦木為之如木主重設于始死之時有柩而又設之重故謂之重主立于既虞之後有廟而又立之主故謂之主殷既作主猶聯綴其重以懸于廟不忍棄也周既作主即徹重而埋于門外之道左不敢瀆也奠祭悉用素器以表哀素之心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

之心也此言祭祀未必神之來饗惟當盡齊敬之心然恐非所以訓孔子曰祭如在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

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撫心為辟跳足為踊男踊女辟哀痛之至也一踊三跳士則三踊此有筭數為之節文恐其毀滅性也袒去其衣担髮投其冠變其常也慍閟而至辟踊又哀之變也去華飾變其常也去飾而至于袒括髮又去飾之甚也袒而復襲又以節哀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

葬厭冠麻絰居喪之礼也至于葬則以弁易厭冠以葛易麻絰者喪致哀親之也葬則有敬心焉喪事遠以神明待之也周之弁猶殷之冔皆象祭冠以易喪冠而葬也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歠歠粥也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三者皆大夫之家也貴為其哀劇而病也故親喪三日之後君命食之者使歠粥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

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

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此言既葬而反哭也主人升堂求諸其親行礼之處主婦入室求諸其親所饋食之處今而不復見其親其痛于是為甚下是乎弔之殷甫葬而即弔于壙則已質慤周待其反哭而後弔于家孔子從之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上之字訓往下之字語助之幽之故也二之字不同文章假借相形之妙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

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

以虞易奠贈以幣送死而壙也宿猶戒也舍釋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

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

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期而後神之人情也○滙澤陳氏曰孔子善殷以其不欲遽畀其親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

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桃鬼所惡茢苕帚也掃不祥戈所以刺○清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作礼

也周之末造也君臣之義非虛也寄社稷寄宗廟寄人民焉尔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棄生而厚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死也施之于人者不變于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于記有之宜若礼然曰否是固周末之記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朝謂將葬以柩朝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句法 章法 明器備而不可用芻靈似而不為人後世明器改而用生者之器芻靈改而用木偶之人故流而至乎用生人殉死者以葬孔子推其漸而哀之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戎首謂為他國上兵來攻伐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季昭子久笑然 君若君喪不食粥舍曰不能而為之詞 毋乃止乎哉 長句法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歛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弔必候主人改服乃絰 聞之也與 四字三字助語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七个五个謂以牲體折為七段五段遣車七乘五乘以牲段折而分載之一个一乘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儉于己可也大夫遣車五乘晏子之父晏桓子大夫也葬之遣車止一乘儉于其親不可也曾子以晏子恭敬為知礼則是以晏子之儉為知礼則非宜乎為有若之所難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國昭子齊大夫子孔子噫不寤聲毋禁止辭斯此也沾爾者沾沾然之類率爾而專輒為之也國昭子不聽子張東鄉西鄉之說而自主皆西鄉之說故先之曰毋謂我之喪而率然自專之也礼分賓主而男女皆西鄉者賓主之礼也○礼重男女之別雖在喪紀

莫不各正其位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因嘗行之而國昭子徒為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失礼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穆伯于敬姜夫也喪止晝哭文伯于敬姜子也喪晝夜哭孔子以為知礼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朋友諸臣不出涕而內人皆哭失聲則平日所好可見故其母敬姜不哭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暫時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者康子從子母以康子失礼命徹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壹猶獨也微猶少也微情謂節哭踊以故興物謂立衰絰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 子之訾也 結得斷絕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太宰嚭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舊本云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鄱陽洪氏曰按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礼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澄按洪氏正千載之訛今從其說兩易二人之名又有太宰嚭三字舊本在曰古之侵伐者之上今移在曰反爾地之上而孔疏凡用二人之名者亦皆為之兩易則文義協順矣○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祀神位有室樹者厲疫病行人太宰官名也二毛鬢髮班白者正言殺厲重人歸爾師與有無名乎 與乎皆疑辭不直許之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慨憾貌息謂心與形俱息此論孝子哀殺有漸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時君無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陳騤曰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疎旨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艷敢奮飛于前乎如此章之事左氏云臣在子卯謂之疾曰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檀弓止十七字而盡之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班言上下之次制言多寡之節 凶饑歲凶人饑省文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外菴云沐浴佩玉凡四用而不厭其複使後人為之則曰五人皆從之石祁子不從如此豈不減省索然無味矣史記多此等文法○陳子宏曰文字有不容于不多之者史記平原君使楚毛遂請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又傳魯仲連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又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也洪容齋批云此等重沓熟複如駿馬下注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波天下之至文也若以今人減字法律之則平原君當減云先生處勝之門下亦久矣而左右無所稱述是所無有頗留魯仲連當減云吾觀處圍城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先生之玉貌獨不然若如此則不特文字薾然不足道且不見得當時反覆抵拒毛遂及諄諄然稱先生而遵崇仲連等氣象此則不容于不多之者也又曰文字有少而多之者孟子口之于味一段若減云耳目口鼻之于声色臭味則意味便不條暢退之獲麟云有聖人者出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若以減字法減之當云有聖人出必能知麟之非不祥也然必須重麟字而衍作一句則冷語婉變且飽滿充壯而有餘味又如石鼎聯句叙言道士彌明聯句譏侯劉二子應口輒發愈出愈奇二子營度終日卒不能奇只足以兩三句挽他自或至深改頭換面衍作一篇使當時只說數句括了則如何形容得二子被窘困之狀又如老泉礼論云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而聖人者必使之拜其君必使之拜其父必使之拜其兄若減之云彼為吾君父兄而聖人者必使之

拜其君父兄使接不得是皆有不容不多之者若論作文而但以減字為工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子車陳大夫子亢之弟孔子弟子下謂地下宰即家大夫○子亢度非可以口舌爭故使二人身自為殉二人懼而自止西門豹止嫁河伯事略類此人能以人之痛癢反而切諸身則害人之事息矣得已則吾欲已二已字妙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黃東發云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以其所以葬葬之至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居者從者皆不可無獻公出奔而歸將獨私從者柳莊諫而止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

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當祭而告疾急則失之遽不釋服而往襚則近乎褻獻公為之君子不以為非者恐其有尊賢之心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陳乾昔之子不從父之亂命不陷父于不義記者善之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卿卒不當繹今猶繹而但去其樂之有聲者故曰非禮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

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魯有初初謂故事也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王制視諸侯視伯視子男是也豐大也按礼廟庭有碑今用大木為碑穿鑿碑中之木令空于此空間着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繂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繞訖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也天子六繂四碑有一碑兩紼者故上下重着鹿盧上言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前後用力深也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椁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于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于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于椁之中于此之時用紼繂也三家言視桓楹不云碑但如大楹不以碑形故兩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按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立表木即

今之楹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綍謂之桓也臨川王氏曰言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見了侈上僭成俗人不復以僭為非矣吳澄曰嘗猶試也得字絕句自快足為得有虧歉為病上二句責般謂爾以人之母試巧則爾工人之心豈不快足而自得下二句明季孫謂以其母以視爾之巧者彼孝子之心其有虧歉而病者矣二者字下有乎字疑惑之辭而下皆言也噫嘻嘆聲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郎之戰公叔禺人遇避寇而入保者因言徭役使人病困賦稅責人煩重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于理不可既言之遂與鄰重汪踦赴齊師而死于理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敵欲勿殤而以成人之喪治之問于仲尼仲尼言其可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方氏曰行故曰贈居故曰處哭墓展墓所以存愛行者之禮也式墓下祀所以存敬居者之禮也黄氏曰互相問交相輔如此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

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方氏曰手弓謂以手執之猶公羊傳所謂手劍也○長樂陳氏曰從君之大義而忘己之不忍君子之所不為行己之不忍而廢君之命君子之所不敢楚工尹商陽追吳師而射之每斃一人則揜其目其所不忍仁也不廢君命義也禮者仁義而已孔子所以謂之有禮也大夫于廟則坐于燕則與故其貴重士于朝則立于燕則不與其貴輕商陽所殺止于三者姑以成禮而已然則朝坐燕與為商陽者如之何曰必陳善以閑邪引君以當道有所不戰戰之所以止戰有所不殺殺之所以止殺庸有不義之舉哉商陽以楚為不義而不去何也君子去處有道廢興有命天下皆齊也陳文子去齊孔子不以為仁天下皆魯也栁下惠不去魯孟子不以為非聖天下皆楚也則商陽不去楚君子豈以為非禮哉子手弓而可省字法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諸侯請含者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吳澄曰其時晋霸厲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盖出于霸令也

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襄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長樂陳氏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臣之事臨荆人秦王丞趙王以鼓瑟而有擊缶之辱亦其類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嘗[illegible]

惠伯之叔父名懿伯故猶有怨忌嘗為防備今敬叔使于滕
惠伯為介既及滕郊是由滕之主人平日防備不復在已故
忌其報仇見殺而不敢入惠伯遂開釋之謂今奉君命政令
不報叔父私仇敬叔乃敢入此一節明不以私廢公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塗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法曾子因蕢尚失礼而證以杞梁之妻知礼

孺子䵚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䵚魯哀公之少子撥以撥發榆汁洒于道使輴車滑而易行者也三臣魯三家孟孫叔孫季孫輴殯車天子畫龍于轅為龍輴諸侯不畫龍止稱輴幬覆也天子之殯以菆木為椁設幬之諸侯無椁設幬而已榆沈者榆木名沈即瀋蓋汁也水浸榆白皮汁哀公欲設撥有若以為三家之設為比類柳以三家之設為非蓋天子諸侯之殯以輴車之重也故為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輴則無用沈無沈則無用發三臣既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取礼之不中者故顏柳戒哀公之勿學也○陸佃曰榆性堅忍周礼巾車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轂是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傳言哀公文過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申祥請償民之禾是也子皋恃為邑長而謂犯民之禾無傷非也子皋未必然或記者傳聞耳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

季氏曰立于其朝矣命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食則獻使焉則不以君寳焉而不臣之也寳之故有獻而無賜王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已有獻賜之礼也長樂陳氏曰寳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為之服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已語辭古法始已為句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二名不偏諱礼文也其下記者釋辭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長樂陳氏曰兵法曰若不勝取過在已周官大司馬師不功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已也此記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己也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而哭師而哭蓋其遺礼與東司馬若告喪也不載櫜韔不忘戰也雖然義則動不義則止此君若舟彼[illegible]

真膝以十父
相縣若斗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新宮火魯成公二年

新宮宣公之廟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本注疏本皆作子貢以家語證之子貢是也

進諸本並誤○方氏曰虎之害人機阱檻穽能制之深宮固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機焉無可逃之地焉此泰

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其政之無苛也楊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与此同意

壹之為言獨也壹不知夫喪之痛也之壹舊注壹者決定之辭非 而哀二字文如綴旒 苛政猛於虎也 柳子厚捕蛇者說本此一句而行為一篇檀弓之文真冊頭哉

魯人有周豐者也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不可者周豐辭君以尊見乎也我其已夫若哀公重強變賢也墟毀滅無後之地○墟墓宗廟社稷無情于感民而民哀敬殷誓周會有心于制民而民畔疑周豐欲哀公循信敬以感民而已○黃東發曰禹嘗誓師誓非始于殷禹會塗山會非始于周周豐此言概舉世變耳所謂殷人周人亦謂末殷晚周耳 周豐也者 人名下著也者二字豈不曰上加而字替豐詭異退之滕王閣記效之 而曰 字又新異又精彩 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 長句法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鄭氏曰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喪不慮居無後也 若直云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豈不簡省必提起喪不慮居毀不危身二句為頭然後逐句辯其義不惟見上二句為古語又且文字

有層疊有照應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句 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句 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臨川王氏曰先王之制為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哀戚不可不称是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方氏曰坎深不至泉則不至于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于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于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于太高左為

陽故祖之以變吉右為陰故還焉以示凶孔子始言其習終
言其合習存乎學合存乎行始聞其學礼故曰習終見其能
行礼故曰合夫骨肉之歸復于上魂氣之無所不之是人情
之所哀者然季子之號止于三則哀為不足矣○吳澄曰按
莊子書載秦失吊老聃之事以其三號而出為簡略于哀詳
此記文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為句謂圍繞其封丘以行
而且號哭者三兩字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記其號哭之聲
數也足行口哭二事兼并圍繞之行既止而後號哭之聲亦
止非謂但哭三聲也荆國王氏以此為哀不足蓋誤分一句
作兩句讀遂誤解且號者三与莊子書之三號同也況季子
于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亦經旬日或經半月或經兩
旬遅速莫考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
其哭不止一次矣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哭也惡得以此
而議其哀之不足哉荆國天質偏厚慈愛篤至賢者過之而
不合乎中屬其長子雱死悲戚不堪力辭相位以已方人而
議季子季子情礼兩得無可議也方氏守王氏學亦襲其誤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
王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
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
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
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但致命
以含王授主人徐君僭王其臣容居欲
親含邾考公故邾之有司拒之謂臣行臣礼君行
君礼未聞雜之者容居執迷猶自守其僭王之說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
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嫁母也庶氏所嫁之家也嫁母与廟絕
子思初哭于廟非也聞過而改哭于他室是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
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
人
賀瑒曰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
哀傷也○黄東發曰天子棺椁未必待遠取諸百祀不至而
廢其祀刎其人亦恐記者言之過未必不至豈神之罪而廢
其祀雖人之罪亦何至于死苟其行此民將不勝憂豈所謂
死無害于
人者耶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
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
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黄氏曰曾子之言乃舉世千
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
豈在于斯乎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後食豈若不屈其操不受
其辱身雖一死而義存千古乎不然作記之人從而載之使
千載而下施小恵者不敢矜傲竊幸苟生之人脇肩諂笑之
輩聞其志則心寒股栗知所愧恥豈不盛哉○廬陵胡氏曰
今人之急于食祿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
矣○吳澄曰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曾子之言君子
之中餓者之操
賢者之過也■
微與
微無也無若
此言其過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
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

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黄東發曰春秋時惟邾無執逆之事故定公聞其事而驚既自引咎又極言大逆無道宜盡除其迹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文子趙武也孔氏曰張老因美而譏之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為善禱○吳幼清曰從之深為輪楠之廣為言輪以殺廣也奐謂室之華麗与煥乎有文章之煥通○方氏曰發謂以礼落成楚子成章華之臺願与諸侯落之蓋發与落皆有始意九京即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廬陵胡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為獻恐非或趙武謚獻文耳當考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敝帷蓋埋犬馬各隨其大小無蓋用席以義起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脩容更衣飾也黄東發曰始為閽人所拒及既脩容不惟閽人下之避之卿大夫避位君亦降等而揖此明礼容之不可不飾○升菴曰此狀也子張氏之賤儒蓋為之非參乎賜也之氣象也朱子語錄云入到人家馬房做了模樣進去出來又做甚嘴臉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憐敵莫抗段熲裹一人之瘡而羌頌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豈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下木廢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苻堅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莫敢當信矣 雖微晉而已 微無也不惟晉而已雖天下亦不能當也漢書微將軍計不欲首句法同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言魯君臣忘哀之速皆不行三年喪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原壤在喪而歌從者見其無礼止夫子毋為治椁夫子答不聞以全故舊之恩貍首班然興下句女手卷然或以班然指椁文卷然指孔子手繆悠○方希古曰周公曰故舊無大

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天下之大故宜莫甚于母死而歌此而不棄焉乎棄以是為聖人之量吾不知也

夫子為之過之也 而過之接得妙檀弓獨擅此妙也文未有如云無不之也而遂行請見之而曰不可壹以重有憂者而曰然而字本是虛字却作過接有力用形神俱妙尤鍊亦道也○也者而三字在中連用語助豈尋常文筆可到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

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孔氏曰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謀身者多獨善己遺棄故舊隨武子弘廣周備既能利君又能不亡其身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友○方氏曰武子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智果夫處父矣有謀身之知又有不遺友之仁果乎舅犯矣

死者止歸 嬔下評論先生乎故嬔其辭多少曲折泯妙 其舅犯乎 是叔譽問辭上省叔譽曰三字 我則隨武子乎 是趙文答辭省文子曰三字是恐文字為姓氏所隔失其流暢也 晉人謂文子為知人 此一句在中結上生下乃扛千斛鼎之金鉉也謂文子為知人正是○先其所取于前知其所舉于後也此非一句成折奬矣○檀弓之文載晉事尤妙如中生事知悼子卒□□□□晉獻文子成室事及此節

皆妙絕今古超文人蹊徑之外宋人謂春秋戰國之世楚多文人如倚相觀射父屈原之流然豈知晉之文人尤高乎楚文□深雄奔放有伯國之氣晉之文出中肆隱乃有先王之風矣 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雖賤不遺雖眾不謬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陸氏云據子柳乃叔皮之師其妻乃皮之妻妻為失叔仲皮衣斬衰而繆絰而叔仲衍以昔姊妹請以其妻為兄繐衰而環絰凡言其妻嘗為語姊妹之服繐衰小功之服然禮于人之姑姊妹有服于夫之兄弟無服□□之請非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皐之風者悍夫悌故兄弟不為衰而今為之衰也仲尼用而無飲羊鬻妻之民楊朱相而有藏驕者之效風化之機係于人焉蠶績范冠之謠雖以戲夫民之□服者不出于誠心亦以喜子皐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也 蠶則績止為之衰 此民謠也此興似大東之詩又以龍尾羊衰隱語連辭言蟹自有匡非為蠶則績蟬自有緌非為范則冠成人自畏子皐為之衰非為兄則死也三則字有精神雋

解

贊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

吾惡乎用吾情 禮親喪三日不食子春強勉至五日以非真情而悔之不欺也曾子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而不悔者非勉強故也 吾悔之 止吾情三句之中連用五吾字纍纍如貫珠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陳氏曰先王之于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呈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諸神者則以為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尫與巫豈不惑哉

而問然 鄭注然猶焉也陸注問所以然鄭說新陸說深 短句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孔氏曰衛之合葬以物隔兩棺之間猶生時男女隔居處也魯人則合并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凡玖拾貳條上下總貳百壹拾肆條

凡玖拾貳條　上下總貳百壹拾肆條

此本圈批前俱有至季武章起止有圈而無批前亦有不盡然者至于所以然之意俱有去取不可曉者今雖少為增補而卒亦草草也

弘治十五年壬戌五月二十三日永昌張志淳

嘉靖丙申夏六月姚安府刊送寧州書院

檀弓叢訓敘錄

楊慎曰醫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須以檀弓斠諸明高赤徳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指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指或中或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與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盖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穎達之詞備或即

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盖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黄呉補緝臚列亦各繹述者之心工已陳騤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澔乎昌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叢焉於二家昭其甄藻脩辭之階循焉蘗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筌悉乎子休之子玄至於扃搜蟲蠹累味集琢何遠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檀弓叢訓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人正德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諫大禮謫戍滇中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本前有慎自序後有永昌張含跋蓋慎在滇中採鄭孔賀陸黃吳諸家注義以補陳澔集說所未備然如胡寅以檀弓爲曾子門人與子思同纂修論說魏了翁又斷爲子游門人此書既單行何得於著書之人畧而不敘但引孔疏數言無所訂正又言思爲子游之子注復遺之至大夫遣車五乘與周官典命之文不合者亦未置一語蓋邊地無書姑以黙勘遺日原不足以言詁經也

禮記明音二卷

〔明〕王覺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明音二卷》提要

禮記明音上

江陰遺民王覺編

序

駮愽 易夫聲 識借音寸合口請而寸自開口讀[illegible]

疏去聲 復浮去聲 易不可易之易如字 有又 罹音離正作罹俗作罹

煨威 燼徐刃反去聲無上聲 衍音演又音硯从水不从彡 繹亦 臆抑

幾平聲 縕與縕同用上去二聲 筍嗣 匯音悔又音潰 澔音浩亦同用上聲

曲禮上

委偉 篇偏 編邊 毋音無 儼音琰嚴字亦與炎同聲讀音作炎

冠去聲从冖从元从寸冂音冒覆也冠有法制故从寸取其在首故从[illegible]元

近此近字該論語音去聲 敖去聲與傲同用 傲 長上聲

從縱 樂洛 屬燭 溢逸 狎匣 惡愛而知其惡之惡如字

施散施之施去聲 徙洗 難去聲註同 很痕上聲正作彳从良若从犬很當从音顏今混用作狠戾字寫誤也

分去聲 少去聲 夫符 齊音齋註同 父劉原父之父

訊信 刪音山凡冊旁本作冊俗作冊又作冊誤 使去聲 夫符

疏或作踈 嫌協平聲 別鱉 上上聲 爲爲親爲疏之爲俱如字

女君之爲去聲下同 期音基與朞同用堅溪反若渠宜反音朞爲期約之義 喪孔子之喪喪字讀平聲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之喪字讀去聲正作喪

斂去聲 裼錫

襲習 說悅 處上聲 躁竈 踰音于从亼音集中从舟令作月从巜音畎
非从刀也正作俞 好去聲 遠去聲 行去聲下同 食嗣 見現 朝
音潮此駛遥反若之遥反讀若鼂 泣音利與莅同用 禱音島旁从示 皿
冥上聲 摶尊上聲 離去聲下同 猩音生音星 不 夫符 麀幽 鳶
有本刊此字作鵶鵶之鵶韻書皆無 慧惠 牝音頻上聲音臏 別彆 施去聲
汴同 夫符 販播去聲 好去聲下同 懾詹入聲音輒 怯謙入聲 分
去聲 冠去聲 耆音其俗作耆 耄音帽與旄耗同用義異者分押 悼導 期
其 頎寄 長上聲 與去聲 令平聲 惛昏 知去聲下同 處

上聲 馮同用 跢去聲後凡此跡曰放此 長上聲下與注俱同 經文 操平聲
清清去聲 省星上聲 儕音柴不與注俱同 夫符 僚聊 弟其稱
弟之弟去聲與悌同用乃人計反若上聲方是兄弟之弟乃待禮反今況讀去聲 行
否去聲 夫符 告音穀告歸注中告讀去聲 違 省星上聲 恒正音韻 行
但經書胡登反當亦作班須如班白之斑以劾叶平聲讀 斑 與班須般不可重用有
可通用也若班列之班與班文頒賜之類皆分押正作辨 長註上聲下同亦同 與 差
廁平聲 少去聲 與音豫去聲 棖音橙宅平聲 闐言孽入聲此字音集
說音業業乃合口字恐非 食嗣 槩居大反則讀若蓋丘蓋反讀慨去聲若 行

子行之行音杭 訾紫與䛗同用 爲去聲 卒村入聲音猝 詭音慚俗作
譊詭 詻音額白不从㚔 从 嬌 爲去聲 仇音求中無一點九字 純
音準註與下節同 𥿋音正作𥿋 誑欺兄反 衣去聲 見現 長上聲
註同再下長者俱同 節 攜與携同用正作攜 捧 辟僻 咡二 脅
音協與脇同用若以威相恐之義又與愶同用 力 從去聲下節與註同 上上聲
再下節同 鄉呼皆去聲註同 背佩 駭諧上聲 道道教道人之去聲
屨據 聞去聲下同 并去聲 奉捧 扃音駉涓榮反俗作扃 闔合 踖
迹 摳寇平聲 唯委上聲 諾囊入聲 複複下之複作複而有本該

刻作 音福 疒 滴 用 躐濞入聲與踏蹋同用與榻不同音 躐廉入聲音獵
齊咨 閾域 櫽權入聲音櫽正作檃 復本音復就西階之復作𧍸入聲字義返也行故
道也皆入聲則此義同 拾音涉本又與涉同作𧍸音攝入聲 級急 上上聲
下帷正韻音韋帷乃圍障也幃與幃不同用 同 薄與帷薄之薄箔簾不
用 翔祥 幔音饅去聲音漫 卷袞 肱國平聲音觥 跪葵上聲與揆同
音無去聲 後放此 爲去聲 長上聲下同 糞奮 帚周上聲音肘 箕箕
袂 寐迷去聲與謎同用 拘音溝音俱 又 鄉去聲下二節俱同 扱音吸歃入
聲 穢猥去聲 少去聲 埽與掃同用上聲 拚與糞叁同用義異分押 飲

上聲箸音佇與筯同用匕音比此字撒過者作匕音化亦同用遝貪入聲音塔非
絮處上聲刺戚亨音亨同用醢海寠集說其羽反讀巨上聲而去聲
亦收音處梜兼入聲音夾飪壬上聲與餁餘同用濡音如乾干嘬欽去
聲音螢徹轍齊音賚與齏齏整古字通用相去聲長少皆去聲下俱同
醻焦去聲音醧與去聲下同食音嗣下同核音劾恒入聲恒乃胡登反古韻
可叶弃與棄同用溉蓋爲去聲佑去聲滌迪萑丸餕俊重
汲顆之重卑字平聲爲本爲長者之爲去聲下同再亦節亦同惟自爲之爲及爲貴之
爲俱如字浹類夾川音副集說普逼反讀若僻正韻直音逼絺浯綌鄉入

聲亭隙累力果反韻經轉註音㸚㸚作禍上聲蔕音帝與蔕用用正作蔕齕
瘦入聲音殺覆去聲聲同斷上聲下同啖淡夫上聲惰集說徒禾反各
韻查不出止有直音篇云又音馱馱音平聲註同刳與哂有同用開口讀詈音利
从囚从言復復故之復如字養去聲樂洛飫於去聲音瘀酣音蚶合口
讀爲去聲下註同重平聲潦老鼈邉入聲今人俗作鱉韻無惟五音海
篇收涸鶴易去聲佛符勿反讀如字畜凶入聲音旭捩列喙音誨
俗作彖綏芮平聲讀若蕤賓之蕤上上聲下同冑音宙下从月月音冒與冒
于之曽不同彼从月鎧愷兠斗平聲正作兜鍪侔易去聲拄音主與柱

同用杜亦上聲橾平聲下俱同袂迷去聲與寐謎同音不可讀如妹俘敷
契器量去聲下同扎音札出家語別鱉儲除孰俗作熟義者分
押齊音賫詳前膾規去聲予與釆菜遺音謂下節注同筋斤
弛始拊撫悅稅還旋辟還辟之辟音闢辟拜之辟音避剡鹽上
聲音琰差廁平聲離去聲鄉去聲拊撫環還令平聲鐏存去
聲又鑽上聲音纂子音結此鉤子戟之子廣韻作鉤釨戟也古無釨字以子通用正
作子矛謀戟音棘亦作戟鐓隊鋋善平聲音蟬應平聲拭識
齧言入聲音噬誓繢會覆去聲下同掬菊瀝歷墜槌去

聲苞亻苴蛆簞單平聲笥正韻音俟韻會音四操平聲使去聲
注同下二節亦同藉音謝藉訓薦也且草稠曰薦藉器義亦合貯音柱上聲今混
去聲遺謂巳巳受命之巳音以使使人於君之所使如字下使者反之使去
聲朝潮識博聞強識之識音志行杏去聲易去聲下同處上聲要
平聲散上聲齊音齋下節與註俱同爲爲尸下之之爲去聲禮亢抗馮
古作憑同用俛亦與同用俯樂此不樂不弔之樂字或有音如字者與他經不
樂義不同但註云樂則散哀則動對哀而言恐該音洛瘠音寂若音積者非隧
遂羸音雷正作羸幾平聲創音窓與瘡同用瘍羊勝升衰催

下節喪字亦同分去聲重平聲袗音軫口讀合見現苞註云讀爲藨蒸音
苞藨二字作瓢上聲音殍扱插厭从正韻當音葉揃快齊咨衰催
下節同號平聲踴勇纚正韻與從同音詳前翣杉入聲音歃旣扱
犧素養去聲篠條盛成少去聲斂去聲粥育衣去聲庇
秘竟古境同用下同爲去聲下同壇善鄉去聲緣音註同緹低
幭明入聲音覓與㓕不同韻髦毛蚤音早此處義與爪同用翦亦與剪同
用說如字去上聲屏廢覆去聲幦音覓與幭同用剔聽入聲
惕鬣音獵口讀合爲去聲處上聲見現勞去聲還音旋下同辟

禮記明音　十一

音闕下同稽音啓作稽正見相見之見與詩中見其卿大夫之見皆如字下見國
君之見仍音現再下節亦同音現但相見之見又如字爲去聲麛迷卵上
蒐搜縣音玄下同樂音岳如字食嗣去上聲稽啓告
告之告勞去聲註中勞苦之勞如字難去聲壝偉上聲朝潮
盻軫畦奚假遐令平聲行杏去聲下俱同重平聲据音據此該
同嬪頻大音泰下同臆益長上聲註與下節同相去聲采音菜
用下朝潮見現牟謀依上聲註則依立之依平聲而見音現註同
同但天子見諸侯覲僅宁音柱上聲朝音潮註俱同但春朝之朝如字
侯之見如字

摯志屏門屏之屏音丙大泰治去聲卻音隙此處同用比避涖
利盛音成下同敦對歃音杉入聲見音現下節註同適音擊與嫡亦同
用重平聲甍轟瞢音墨平聲音盲見音現下節註同誄音壘與同用
使使人之使上聲使於諸侯及使者之使去聲濟上聲蹌鏘音搶平聲僬
焦音去聲見音現節註同數朔爾堅上聲同用繆穆
陪裴使去聲註同重平聲傒奚上聲與傒同用集韻燬毀夫符
逢音龐與逢字不同趨其趨之趨去聲號平聲儗音以正韻長上下三聲
節同數如數地之數數之上聲車數之數仍上聲蜃音辰上聲蛤

禮記明音　十二

音鴿口讀合采菜畜音蓄註中畜之畜音旭霤音溜去聲復音浮去聲
墠擅輒詹入聲俗作輙煬音樣从易字躋音齎平聲索色滌
敕少去聲下同大大牢之大音泰適的攝音歙苦入聲別鱉冠
去聲殺去聲鬣音廉入聲音獵腯音屯入聲音突頳音盈上聲音郢疏踈
兔从兔字加一點俗作兎專敷槀考乾干度音鐸下同燥噪
鮮仙脡聽上聲音挺餒內上聲餧同用溉蓋泲濟上聲俗作沛
薌香黏聶平聲與黏拈字同音粱音良从米與从木者不同萁基
莖音行音莖又楶咨盛成韭音九正作韭鹺音座平聲音嵯

音霞與段字不同量平聲中衆樞正作匱降如字漬音自別用音恣

澌斯重平聲復復反本非之復浮去聲歛去聲比秘漸尖難

去聲碎壁媲音與譬同正作媲嬪頻折哲天音杳上聲橫去聲

長上聲上上聲下節同拾兼入聲音夾綏妥朝音潮再下四節俱同

敖傲肆異貯柱上聲又音主便平聲匏袍秸問入聲音戛稱

去聲摯至咆唱匹木秬巨上聲和去聲下同見現信伸

行杭覓符鶩木繁盤鞅央上聲音快韝溝棋矩榛

擲平聲音蹀煅端去聲音鍛該與服脩之義同王篇音許穌反者與此不同此久段

十二

音斷凡諧段音者从之彼从叚省凡諧叚音者从之乾干并去聲見現傳

去聲庋偈平聲音乾正作庋埽掃去聲與掃同用灑曬伉抗儷麗媵

盈去聲

檀弓上

免音問註同舍上聲下節同居姬難同音袒但爲去聲

下故爲之爲如字繞遶髻計適音的下同歛去聲腈卮上聲音脂

行音演中从三點水夫符擬正韻音以長上聲下同大泰復浮去

聲下同養去聲下與註同推退平聲幾平聲阿於何反處上聲衰

音偕與綏同用喪若喪父之喪去聲葬臧去聲字从茻从死从一死在茻中一其

中所以薦之茻音莽居難文去聲虛上聲下同家音塚亦同用仮急

爲爲出母之爲去聲下爲母同爲父後爲我妻之爲俱平聲齊咨衰催期

音基同揆葵上聲殺去聲下同稽啓顙隊平聲與隤同用頎懇

喪如字觸充入聲易去聲識志塋榮域役壟隴同用三

去聲泫玄上聲圮痞使去聲下同醯海覆福悝魁難

去聲爲去聲下苟爲之爲如字期基歛去聲衾音欽作衾樂正洛

少去聲父甫衢渠慎讀爲引去聲耶鄒曼萬父甫引

偁輤音千去聲音茜翣衫入聲音歃正作翣紇痕入聲音齕勝平聲灘

十三

音雍平聲俗作癰疽苴瘠寂環還相去聲見去聲緌芮平聲或

作頤音宜作頤正去上聲堲音即音稷原衣去聲輗與碑同用垣

裳黼府黻拂長上聲歛去聲下同俗作驪離翰去聲讀如

字騵元騂思營反韻成音星與辛不同辛在上平而騂在下平齊咨饘

斾音飽同縿綃覆去聲重平聲蓋音子合下蓋言志之蓋行同蓋見現

字不同傳去聲突屯入聲與揬同用少去聲難去聲稽啓傳音什與傳

傳字上頭从叀从叀訣厥謚事傳去聲莫慕夫巳夫矣夫

俱音乘去聲縣玄貫奔父甫隊隧誄音壘上聲中衆

遠去聲註同縶執羈獻蹇上聲爲去聲處上聲觸音充入聲
復無復澄容之復去聲飯上聲別彆識若依式志反讀若試重平聲下節
俱同肂四桱齊平長長終幅之長去聲夫符綴拙暨寄
齊齋辟闢跳平聲音迢去聲音糶俱通用慍去聲音醞俗作慍去
上聲下同恚惠㝵許歔穿入聲與歔同用爲去聲食音嗣下食養去聲
疏飯食疏食兩句上食字俱又音嗣讀如字至饋食之食長上聲相去聲
註同欄音你示旁从冠去聲稽谷復浮去聲封音窆節同懲丁
幾首註去聲同著灼少去聲舍釋令平聲爲去聲離去聲斂

禮記附音　二十

去聲下同翊潮瞶諷遣去聲隮音齎同用與并去聲間去聲下同條
比秘賖音奢作賖正刻列惡去聲同難去聲辟闢若
帝周上聲音肘俗作幬爲去聲被音弗此不同被从衣者與被同被字从示與祓同
一用友旁俗作友友無點爲朋友之友字朝音潮下同離去聲下節註同告二
谷處上聲訣決遠去聲斂上從去聲節註同殉音徇去聲
穀平聲設翎楚平聲音初俑勇兵去聲爲去聲註同與平聲隊墜
見現齊咨衰催悼戇爲去聲捴潛入瘠寂夫符
食我則食食上食如字下食音嗣強上聲六上斂上聲下去聲同與平聲

中衆遺去聲節俱同下乘去聲節俱同下焉煙少去聲下同脛平去
聲臂正韻集成俱音閑臑平聲音儒又音輭骼格糈音諝去聲同
鄉去聲下節同下與毋之毋曰毋斯去聲音經收此字四韻沾音擔
覞叶去聲讀方是更平聲中衆涕經音恥里反讀若體韻有他計反讀若替
夫音符節俱同再見音現節如字下從去聲踊音勇作踴亦去上聲
號平聲企器殺去聲下同爲去聲衰催睹音堵俗作與上聲讀
去聲韻無陶逃咏詠猶搖辟音闢四字下巳上同用樂音洛同疏
恚惠倏音東云倏歘靈寶經間之歘而歘亦篇敎許勿反音勿反

禮記附音　二十一

颺想同用亦斷音端去聲惡去聲下同倍音佩節同絞下爻蔓
音柳經有韻翣音歃彩入聲爲去聲節同脯甫醢海遣去聲
食嗣舍上聲刺音次七亦反从束从朿之束亦同音棘誤訾疵復
浮去聲去上聲還旋竟境大泰語去使去聲夫音扶夫之夫差
音符差初加反又音與平聲俱同矜京俘孚慨與慨同欵去聲下同
音悵唱復去聲讙歡知去聲悼導貴快飲去聲四節俱同
同惟爲一之飲讀如字瑩音英與嫈同彪補反尤呼之呼呼而進之去聲
曩上聲同音與樂之樂音岳比音秘下同飲燕飲之飲如字

爲爲一飲一食之爲去聲匕比共供與去聲爭去聲解志盥
音管又音灌傳去聲後凡經傳之義皆同蒯快戍音庶此字有不同戍从人
荷戈戌亥之戌从一从戊斧戉之戉从戈从乚乚音厥難去聲蟄執駘苔
適的殉音旬去聲音徇亢剛養去聲註與下二節同啜與歠同用菽
叔還旋稱去聲見現從去聲下同羈音雞上从西者是俗字靮
的鞚空去聲音控爲去聲大泰革音亟而亟亦音戢稽啓穟
遂縣玄券音勸下从刀不从力乾音干下同屬燭繹亦去上聲
註同籥藥彤容斂去聲俗作斂般班封窆夫符繂律

空使之空於空間着鹿盧之空字上讀如字下音去聲着音灼作著正強上強
聲語去聲度鐸禺遇重重鄰重之音重童踦紀斂去聲難去聲
下同塞僃入聲行杏去聲尚去聲處上聲爲去聲下同易去聲省
星上聲下同射音石下同鼓暢朝音潮俱同註與去聲稱去聲塞
僧入聲易去聲齊咨盾純上聲若趙盾人名則音屯上聲參倉含反桑
同乘去聲將去聲桓宣含去聲朝潮強上聲爲之爲爲去聲懿伯
用聲註從去聲註同傳傳言之傳亦去聲使遣使之使去聲下正使同使之
同使處上聲賁快辟闢畫獲奪兌華去聲且疽隧墜

朝潮贛吞撥鉢輴春幬導揄于沇音審又叶平聲別用
俗作沇中音衆註同學如字少去聲覆去聲漉森入聲正作漉爲爲輴
之重也爲字去聲爲揄沇以滑之之爲平聲下爲揄沇故設撥之爲仍去聲下節爲之齊
衰及爲妾亦同見現齊音咨下同衰音催下同與平聲文去聲節註同
期基長上聲爲成人爲衰之爲去聲節同不爲舊君亦同使去聲註同
斂去聲舍上聲橐高韔音暢與韔同用還旋處上聲重平聲註同
苛韻俱音何五音集韻有又音呵識志合止該平聲卒村音猝入聲摯
至夫符墟古文作虛而歔字韻止音噓亦名懟音却作懟亦解佳買

反讀皆上聲若他處胡買反則讀若蟹強上聲爲去聲下同註俱如字稱去聲
長上聲羸音盈俗作羸深去聲斂去聲封既葬而封之封如字廣去聲
揜掩同用隱印還音旋韻亦有音環者號平聲衣去聲天上聲愍
泯處上聲稱去聲郲朱婁音慮平聲音萋含去聲下同斂去聲下同
上以上之上上聲易去聲註同譎厥長上聲大泰齊咨衰音催
下同爲去聲繐音歲音惠又朝潮刎文上聲音吻重平聲幾祈
黔平聲音今儉猶俗作黔食爲食之食如字而食之之則則音嗣袂迷去聲音謎
輯集貿茂奉上聲與平聲斂去聲僨敗褰堅上聲音謇叟

去聲俗作喪 邾朱 婁閭 瞿屨 斷端去聲音鍛 壞音怪正作壞
洿烏 豬俗作猪亦作豬 與喚 要腰 京原 稽啓 困窘 頸
畜景音旭凶入聲 爲去聲下同 封窆 予上聲 乘去聲 塹籤去聲音
栗 闇昏 爲去聲 內納 廄救 鄉去聲 辟音避節下 霤溜
造糙 悚聳 行德行之行去聲下如字 覘諂平聲音襜 說悅 闃
音窺門中況曰闃 扶服音蒲伏借作匍匐字用 治去聲 邶佩 長上聲
爲去聲 般奔音班 秋 父甫 與不與虞之與去聲 貍離 卷拳 從
去聲 脛形 去 復浮去聲 數上聲 踞據 中去聲 見音現下可見之

禮記明音　廿四

見如字 處上聲下同 治去聲下同 與去聲 賦泥去聲 從去聲 令平聲
處上聲 父甫 弁柄 植治去聲 知去聲 爲去聲 射亦 要平聲
治去聲 知知也之知去聲 勝平聲 吶軟入聲音爇 屬燭 鍵乾 學
效 衣音咨古韻有此字 衰音催下節同 與 繆鳩 總歲 爲去聲
著音灼下同 齊咨 好去聲 令平聲 范上聲去聲 無 緌芮平聲音蕤
盛成 爲去聲下同 喙音誨俗作喙 惡烏 縣玄 雨去聲與下節註
同 冢蓬入聲下同 音 尪汪 與平聲 爲去聲註同 喪喪君之喪去聲
六符

[illegible]令平聲 與去聲 朝音潮下節註同 下與 隰習 袞茂 采去聲
差下節同 廁平聲 分去聲 食音嗣下同 墝敲 倍佩 掇端入聲 傅
正韻通音富又別用音富 殺去聲下同 頫同眺音耀 朝潮 行杭
閑音閑下節同 并去聲下節註同 肦音班亦有同用 臆益 累上聲 朝
音潮再下節註用 與去聲 圻音祈與畿同用 并去聲 要平聲下節註同 共
音恭註同 需須 易去聲 長上聲下同 卒尊入聲亦作倅 甸殺 采菜
綏音雖音須誤 書 傳 要平聲 參叅 傳傳其伍之傳音富 監爲三監之
監去聲註監者同監於方伯之監平聲註監臨同 朝音潮下註同 下與 卷袞

禮記明音　廿五

著音灼下同 驚鷩 朝潮 行杏 去 勝平聲 畜音旭凶入聲 屏
丙 剔詰藝同音 刖月 髭音坤詳孟子離婁上 積守積之積音恣 量去聲
與去聲 比避 朝潮 守去聲下巡守俱同但註巡所守之守如字 載上聲
有又 覲近去聲 柴音柴同用祭天之義大抵柴音叶豸平聲而才叶在平聲
召趙去聲 大泰 買嫁 好去聲與註同 下惡去聲註同 辟僻 長
上聲 當去聲 守巡守下同 絀黜 紊問 有十有一月 有之有去聲 [illegible]
格 禰音你从示 造音糙下同 朝音潮節同 下 柷音觸乃昌六反而祝音燭
乃之六反 鼗陶 椎音垂與槌同用 撞音牀又去聲 令平聲 使去聲 [illegible]

㪉鉞音月从戉不从戊巠剄斫音灼與斮同用瓚才贊反殘去聲邑亦與
唱釀仰去聲秬音巨巨亦上聲芬分辟壁頖音判亦與泮同用
造糙禡罵訊信馘國爲爲乾豆以下三爲字去聲註爲此三者亦
同乾干腊昔殄田上聲綏芮平聲要平聲獺鞹入聲音闥
豺柴罻音蔚經尉同用麛音迷卵鸞上聲殀杳夭襖覆
福堰偃上去二聲空音孔亦通用下同人姓不可通笱苟斷此斷殺之
斷恐該上聲原經音鍛杪藐上聲音秒耗蒿去聲當去聲仂勒屬
燭紼拂輴春溢逸殺降殺之殺去聲數上聲縣玄封窆人

禮記明音　廿六

縣封之封音窆下不封之封如字爲不爲兩止之爲去聲繂律見現大
音泰下同適音的中从商不从啇下同杓藥樀第鮮上聲饔邕餼
戲墟區見現傳去聲重平聲句溝殺去聲植特袷咸入
聲音洽與袷字不同袷从衣音夾與去聲朝音潮下同爲去聲下同更平聲
少去聲繭堅上聲音蹇見現冠去聲藉謝廛纏平聲从广从里从
八从土夫夫圭田之夫音符粥育度執度度地二度字上如字下音鐸
沮疽去聲食音嗣註亦食同下之食如字少去聲齊去聲和去聲偕
除夫符強強上聲相左右皆去聲推推移之推音吹衣去聲

下同涅年入聲从氵从日从土不从工拇母和去聲鞮低譯亦別
鷩逖剔幐騰重平聲朝音潮下節註同度鐸參音叅倉含反慘
平聲樂洛守去聲憾含去聲傅去聲絀出與黜同用亦見現帥
音率下節俱同朝潮與去聲中衆長上聲幾平聲屏丙悛詮筌
同音選去聲下同潁盈上聲與穎穎不同量去聲并去聲截前入聲
泥去聲大音泰下同適的造糙長上聲帥率屏音丙註同燹
朋入聲音匐从人棘聲韻會从火誤易去聲下同比避任壬平聲合口讀朝
潮別鷩陳音陣古通用殄田上聲行杏去聲羸與裸同用擐

禮記明音　廿七

患辟闢刺次斷端去聲音鍛下與下節註同訊信冣恒入聲與
劾核同音論倫當去聲量去聲別鷩氾與泛同用合口讀俗寫混氾
比妣爲去聲下同又依註作宥侀刑析昔更平聲行
杏去聲註中所行之行則如字偃偃上聲音堰詰乞文文過之文去聲文飾
之文平聲復浮去聲爲去聲粥育下與下節同勺灼中音衆下與
下節同令令司關者之令平聲禁戒之令令字去聲易去聲大大史之大音泰
後大史同惡去聲齊音齊下三節俱同相去聲會規去聲與檜儈繪劊等字
同音治去聲當去聲勞去聲爲去聲下同斷鍛更平聲食嗣舍

釋朝潮使去聲食音嗣下同註內禮食共食燕食讀如字下註用般之食仿
音嗣再後節同亨食之食同殺去聲粻張少去聲處上聲如字下庋癸
絞爻紟琴聲去衾音欽作衾正易去聲下同辨扳聲去斂去聲
下同頳音稱平聲殺去聲下同朝潮從去聲守去聲養以天子尊養老
者之義則養讀如字朝音潮下同與去聲下同齊齋衰催勝升收
讀如字尋音許尸又下經文同朝音潮下註同韓畢焉昔齊咨
衰催期基夫符采菜令平聲少少而無父之少去聲矜音鰥
餼戲杍音批宁匕聲瘠音跛播聲上躃壁斷段誅朱

禮記明音　丈

食嗣疏去聲施施之去聲鎛音博與鎛字同鎛从專音團不爲爲遠
別之爲去聲遠去聲別彼列反任之平聲擔也註中任之任該去聲并去聲
者其乘去聲好去聲微音吽韻會明引東南謂之微塞西北謂之微在去聲下
縈音營正作縈分去聲裘茂感宗聲入縮春聲入漸尖斷短
去上聲下疏註同剩盛占去聲下同閒音閑已明四書下同在
幾祈采菜分去聲朝潮食音嗣下同俱倍佩監爲三監監
於諸侯之國上監字爲爲朝之朝音潮註同齊齋
去聲下監字平聲爲去聲朝註同
冠註去聲少去聲食嗣長上聲別音鱉註同量去聲渝音于正作

渝夫符儗以推退平聲
月令孟春參森正正月之正凡正去聲娵音諏訾貲宿音秀
共星韻音夙者同下見現皞豪上聲正作暤句勾芒亡平
一字以文義分押去聲註同重平聲中眾族輳擅扇聲蟄沉入
神名又別少節音避俗呼斷端去聲
用音注皮比避鼻加入聲韻無上衣字疏以達及
脾聲合讀上上聲載戴旂其衣去聲傳去聲鏤閭音漏乃劒別名
口聲讀平王下同去聲畜音嗅休正作畜去聲相當去聲大泰句
疏平聲先去聲齊齋帥率還旋朝潮相去聲當去聲大泰句

禮記明音　九

芒音見宿音秀又離去聲貸忒耒類耜似上帥
音前推下退同平聲勞去聲爲去聲乘去聲下同衣去聲下同粢咨
平盛成與去聲下同上上聲上騰之術遂相去聲陂反隰習
殖承聲入道導畯俊種上聲牝頻上聲从匕之匕音牘覆福
夭襖麛迷卵上聲骼格胔同音漬恣戮六斷短殀
表平聲莠有潦老摯至種上聲鷙至種先種之種去聲苙種
上聲仲春弧胡宿秀降項平聲中律中夾鍾之中音眾華花
復浮去聲下復如字又音福之復鴽如蜃辰上聲音腎戴戴衣上衣去

蚤少去聲摧罪平聲令平聲召邵戊茂省星上聲囹零

圄語去上聲桎質梏谷掠亮圜音環又與圓同用羑有

械諧去聲捶追上聲祺音悔从示不从衣帥率嬪頻韣獨

乳去聲袚音拂正作祓此从示別用有从衣者契音胥从刀从丰从大丰音害

嫄元飲去聲娠身先去聲量去聲註同甬勇概音蓊與槩同用

斛洪入聲觿許上聲錘垂差扁平聲少舍少上聲舍去聲闔合

漉鹿陂碑鮮音獻借與同用先去聲帥率長上聲更平聲大

大牢之大音泰掠亮螾明

季春

胃謂宿音秀下同中律中姑洗之中音衆洗先上聲華花鴛如見現鵪庵載戴衣上聲

字去聲鞠音菊通用鮪古偉爲去聲罅蝦去聲泄屑句勾

施平去二聲通押上上聲行循行之行去聲障帳塞僧入聲罝嗟

罘浮騶伊膃瘞去聲同音與鍒委猥去聲音積罟古啗音淡與啖噉同

用从自不从𦣻植治遴吝舉同音紝壬平聲繻亦音壬槌垂齊

齊鄉去聲覲去聲省音生上聲箴與針鍼同用爲去聲共供

繅騷令平聲量去聲筋音斤與筋字不同幹干上聲與笴亦同用長

上聲監平聲號去聲悖佩液亦帥率累雷牡母孳茲

中衆難音那平聲與儺亦通用磔責攘壤佚逸毆音區正作歐

殹見現縮春入聲訛譌同用疫役沈平聲與沉同用

孟夏

婺務沈沉顓專項凶入聲音旭徵音止正作徵中

上中音衆下中音仲斷端去聲音鍜長上聲陘刑螻樓蟈國

依註照下莪字音跋海篇菝跋蓺海篇音恰

音必韻成音闢又音畢遇恐恰字

合口讀可疑古韻菰字下註曰莪葜草名即

金毛狗脊也鄭玄註月令以王瓜爲萆葜誤

矣王瓜乃瓜蔓也古字瓜蔓作菰仰夫

蔓緣菰字相同而誤也菰亦音恰釀聲駜

留載戴旃其衣上衣字去聲叔叔長上聲先去聲齊齋音

帥率還旋說悅酎紂當去聲註同長繼長之長有本音上聲考

董仲舒傳曰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可證壞怪絺笞行杏去聲下

節爲去聲再下同節註同勞去聲疏治場與塲同用與場从易

塲从易畜與蓄同用音亦該音觸靡音糜平聲本作靡正韻云月令作靡爲

去斷端去聲音鍜長上聲爲去聲爲均之爲下同至以桑齊齊均

聲之齊去聲亦讀平聲亦通恐少去聲重平聲醲濃數朔蚤音早正作蚤

仲夏

亢剛鶉純徵止中衆雞芮平聲鵙扃入聲與鴂同

用正韻作鴂蚚析蝦音遐與鰕各出蟇麻載戴衣上衣字去聲

朋灰上聲易去聲邈莫訛臥平聲復浮去聲數朔
少去聲中衆射亦爵與雀同用蛤鴿鞠亦作菊華花同
用載戴衣上衣字去聲盛成凝韻會音迎吹去聲爲去聲註爲
歲絲之爲如字并去聲相去聲下同穰穰窕苑悝窺并去聲陳
去聲下節註同殳殊乘去聲騶鄒旐兆上聲屏丙搢晉扑
朴種上聲并去聲乘乘者之乘平聲行杭背佩夏音假與檟榎用
用挾此當音夾墐近聲去塞聲僔八趣促當供養三字皆去
聲索色窖教鼽音求从力不从九嚏音帝正作嚔竟境坼

策解與懈同該音戒
孟冬
析音見現中衆腎辰上聲少
去聲長上聲斷端去聲音鍛輟跋蜃辰上聲音腎見現雊溝去
聲蓮音蚖稅蟂韻會與梟同音不同用梟乃不孝鳥蟂乃獺屬害魚者此義恐
該从梟驪離載戴衣上衣字去聲閎宏奄音掩又音淹宄
去聲齊齋帥率還旋爲去聲釁欣去聲正作釁筴龜筴之筴宜音
策註同鋖音宙作鋖該阿平聲省星上聲幾平聲衣去聲上上聲
塞僧入聲行去聲積恣歛去聲坏培鍵經音蹇韻作乾上聲竟
境塞要塞之塞音賽下塞徯徑之塞僧入聲徯音奚與蹊同用亦同音衰

僱歛去聲致音緻亦同用但韻皆音治去聲當去聲長上聲究音救从穴
从九俗寫作宄若从宀从九則爲姦宄字音鬼詰乞勞去聲蜡作閱月
見現上上聲復浮去聲
季冬
辟壁中律中之中音衆坼策
鶡曷載戴衣上衣字去聲陳陣沮疽上聲見現奄淹
重平聲長上聲鞦秋酋酒平聲音啾又音囚秫術麴曲糵言入
聲學音湛尖熾痴去聲音熾齊去聲監平聲貸二長上聲中
音衆下同鏬鰕去聲爲去聲積恣詰乞歛去聲數叟道導
惡去聲齊齋處上聲去上聲耆嗜挺庭上聲音鋌麋靡平聲

解蟹去上聲氛紛雨去聲汁執瓠去聲癘音例又音癩亦同用
季冬
婺務氐低枵囂中衆鄉去聲雊溝去聲音遘乳
去聲載戴衣上衣字去聲難音那平聲與儺亦通用註同磔責長
上聲隼荀上聲音筍句勾芒音亡神名若別用音茫爲去聲下同令
平聲種上聲耒音類又音壘耜似上聲度鐸揉音柔又上去二聲
斲捉鎡茲吹去聲復浮去聲共供燎料見現析昔
爨音竄正作爨幾平聲更平聲復浮去聲下復其故處之復如字宿秀
匝聲入齎作迹帀亦共共飭國典之共讀如字下以共皇天及共寢廟共山林名

川之共俱音供更平聲差音又下註大小之等差差字廁平聲豢患夭襖
差欽去聲音瘥亦同用潦老
曾子問
大大祝之大音泰下節俱同裨皮著音灼本作箸今文作著俗
寫作着三去聲下同但下節三日之三如字少去聲奉上聲衰音催下同
從去聲下同見音現下註見徧之見同稽啓朝音潮下俱同牲制
弛音始正作弛集韻又作陁軷跋轢歷纍雷殯賓朝朝廟之朝
音朝遺去聲為去聲下同語去聲養去聲冠去聲下與下節同惟加冠之冠
與喪冠之冠如字上無一點齊音咨下俱同衰音催下俱同埽去聲下節

同處上聲下二處字讀如字大泰見現著灼長上聲復去聲
與去聲下與祭與奠及下節與於祭與於饋奠俱同為相為之為去聲下助為亦
同說脫衰催相去聲取帀取之取經音上聲是守前說而弗取其請成
婚之義使使者之名之使去聲襢亶上聲迎去聲下同褖彖去聲展
音戰與襢同用更平聲註同為去聲下同期音基下同齊音咨註同衰
音催註同復去聲下同離相離之離去聲取去聲見音現註與下節同盥
灌非肺朝潮齊音咨下節同衰音催下同期朞處上聲取
去聲與平聲亟器齊音齋下齊車俱同鄉去聲稽上聲守去聲袷

洽聃韻會音貪正韻音耽為去聲從去聲舍每舍之舍去聲喪喪[illegible]母之
喪平聲下節喪其母之喪去聲至欲喪之喪與下喪慈之之喪仍平聲與平聲為
去聲下同至君為之服庶子為天子為王者之為又俱平聲下為其母之為又俱去聲
少去聲遺遺後世之遺平聲適音的下同厭音壓下節註厭勝同見現
幾廢去幾之幾上聲下俱同大音泰下節同衣註衣青衣赤平去二聲俱通
戟棘矛謀楯盾同用純上聲飯上聲註俱同下亦同侑又酭寅去
聲音侑酢昨殺去聲下同見現比音秘原經音畀蓋畀亦音秘帥
率齊衰音咨催下俱同見現長上聲下同殺去聲下同為去聲更

平聲見現食飼樂洛造讀若痟為為至痛之為去聲餘如字好
去聲斷短為為親襲[illegible]之為去聲適音的下俱同惟往適君所之適如字復
浮去聲下同相去聲長上聲下節同適適妻之適音的為去聲下同齊
衰音咨催誄音壘與讄同用累上聲行杏去聲柙闔從去聲下同
共供衰催非肺斂去聲免音問下同著音灼下俱同衰催
麄瓢上聲音殍從柩從外來之從如字引寅去聲音佩下節同封音窆下節
同從從柩之從去聲垣音亘字當作亙中从舟與亘不同亘音宣但埴字亦當作
埴括官入聲音聒跣鮮上聲為某為介子之為去聲少去聲下同取

不厭祭之厭讀若饜亦同用 假服 緌經音蕤規反讀若灰 與平聲 隋灰
飲上聲 女音汝下同 稽啓 見現 爲去聲下不爲陽厭之爲如字 謖
音速此尸謖字該依此寫考从平聲足以謖聞該音小从言从叟𤼵聲 壇檀 適的
少去聲 祔備 所祈 適的 脊積 共供 引去聲 垣音胤亘
詳前 不否 聃貪 夫音符下同 數速 朝潮 舍去聲如字 使去聲
莫古暮字 痁閃平聲 見星見之見音現再下節註同 爲去聲 使去聲
下同 堲即 繫計 棺棺斂之棺則平聲下棺去聲舉棺斂衣棺載棺又去用
聲 斂去聲節同 適下的 長上聲 遣去聲 佚逸 齊咨 衰催

舍去聲 齊齋 辟辟開行人辟辟音闢 辟無辟也之辟俱音避 與平聲下與
下節同 喪喪親之喪去聲 離去聲 爲有爲爲之也爲上爲字云聲 難去聲
文王世子 朝音潮註內朝夕之朝如字 衣去聲 豎音樹俗作竪非 上聲
莫去聲古暮字 行去聲 上上聲 諸囊入聲 帥率 說脫 養去聲
飯音返下同 間乃間之間讀若姦 空去聲下同 瘳抽 女音汝下同 齔
音襯韻皆从齒从七七音化說文與文字考正俱从七似與諧聲義合 好去聲 泣
利 胙與胙肉之胙同音 相去聲 抗音康去聲亢 令平聲 長上聲註同
撻音闥 灘入聲 衍音硯中从水不从彡 處上聲 愆牽 學九學以下及下

節學字皆音效註中升於學及大學之學如字 籥藥 選宣去聲 循紘上聲
捍汗 難去聲 句鉤 戟棘 翟笛 緌蕤上聲亦上聲音痔 凝
逆平聲古作冰 大泰 相去聲 任壬平聲 旄毛 大泰 學秋學之學礼之
學如字下學舞之學仍音效 播音波去聲 說字說 劣 學入 間如字
函音含合口讀 參正 慘平聲 錯倉入聲 學凡學之學音效
註學禮及下節立學皆如字 遠去聲 選去聲 大泰 興音釁同用 儐作通
擯 殺去聲 懌亦 慝忒 說音悅下同 少去聲下同 行去聲 長上聲
處上聲下節註同 稱去聲 治去聲下節同 易去聲 攝苫入聲合口讀 于

迂 相去聲下同 爲爲國之爲上去聲 令平聲 長上聲下節俱同 荷上聲 學
故學之學音效下二學同 治去聲 行杏 去 更平聲 相去聲下同 弟去聲
長上聲下節註同 倅翠 朝音潮下節同 下與 見音現下節註同 處上聲
餕俊 長上聲下同 觶至 鉶刑 適的 少去聲 朝音潮下同 復
浮去聲下同 爲去聲下同 衰音催下同 殺去聲 令平聲 齊咨 禰讀當
作桃 桃挑 齊齋 大泰 朝潮 適的 冠 取俱去聲 練去連
聲 爲去聲 免音問註同 賵俸 賻附 承音贈作同用借 含去聲 見
現 纖經音箴古韻明註此句有此音 剸轉 告鞠 縣音玄下同 爲去聲

朝潮令平聲讞言入聲音孽又音彥辟音闢下同爲去聲註不爲之爲及爲位俱如字訊信朝音潮下同殺去聲禰同前作祧冠取皆去聲去高如臣字治去聲鄉去聲間去聲爲去聲遠去聲斷鍛度鐸當去聲斷短昕欣更平聲註同下老更同省星上聲註同醴禮味誦養孝養之養去聲長上聲下節註同樂以樂之樂音洛下註如字頌誦別鱉大泰帥率相去聲長上聲閱鈌與豫攘穰養孝養之養去聲兌悅省星上聲令平聲說悅豎樹上聲觀貫朝文王朝王季日三之朝音潮下朝夕之朝如字上上聲齊音齋註同養去聲

衣衣齊玄之衣去聲著灼饌雛莚反上聲雛戀反去聲兩韻俱與譔撰同音

禮運

間間有格言之間觀下文云大同小康之說非夫子之言是間或有格言之意該去聲與去聲蜡乍觀去聲喟窺去聲韻會音蕢逮代見現睹與覩同用夫與夫之夫音符選去聲睫敉長上聲矜借與鰥同用分去聲惡去聲下同弃與棄同用爲去聲竊切奧襖去聲捐音員正作貯展呂與紵字同音上聲今俗讀去聲如道理之道忠厚之厚等字俱該上聲者多今亦讀爲去聲雖難強變姑揭於此以示幼學擅膳惡去聲塞僧入聲爲二爲已之爲俱去聲知去聲註同選去聲埶與勢同用去上聲殃

秋涿捉施去聲復浮去聲夫音符下同相去聲鼠即鼠字傳寫之誤遰傳平聲斆音效亦同用註同冠去聲朝潮復浮去聲杞起論平聲下俱同夫符燔煩捭百汙蛙抔蒲侯反與裒掊同用蕢塊去聲音喟桴音浮此訓爲擊鼓椎也論語乘桴浮于海音孚則訓爲筏也亦有擘百檗同音析錫掘羣入聲盛平聲掬菊摶音團从專與摶字不同摶从專椎垂號平聲飯上聲苴疽知去聲首去聲鄉去聲令平聲復浮去聲含去聲遣去聲窟坤入聲與堀塪通用橧增茹汝衣去聲累上聲去上聲并去聲炮庖亨烹炙音隻

已詳四書酪洛型形笵范範同用俱音上聲正韻明註禮記作范鑄註和去聲鑊黃入聲音穫涷音練从柬不从東醆與盞通用粢齊去聲古韻收此字有醍體瑕音假下節同祜戶上聲註中福祜有本是福祐乎恐是蓋祐訓爲福若是福祜則是福福之義也未敢必齊去聲下註同但以齊上下之齊如字盎烏浪反以惡字叶上去二聲沈俗作沉滓子爲去聲下同見現別鱉長上聲餕俊越活疏平聲冪覓衣去聲澣緩亨烹簠府簋鬼鉶刑祇音其與示同用盎浴昊浩上聲稷即粢咨量平聲盛音成下俱同爓徐廉反與撏燖爕同用

去聲註同撕莭放上聲下同摭隻爲去聲期基胞音包音抛又
翟笛長上聲武無醵據鎟等字同音與平聲註中不與之與如字爛
尋掃同音慭却感宗入聲音蹴頖判惡音呼出韻繆池駝繫
計呼虖去聲下同滌笛散上聲齊音齋下同相去聲註同溫
蘊醞同音註同藉去聲朝音潮註同樂音岳如字註以樂之之樂音洛擗闢
踊音勇作踴正愜謙入聲音篋莞官簟甜上聲合口讀槀高上聲音上
鵗穌禾間入音戛鐶還中衆稈干上聲音趕秸與鞂同用朝
朔夕之朝音潮放上聲蠆尾蟄沉入聲見現雩于朝春朝之朝

如字朝日之朝音潮莫暮夫扶假格治去聲註同守去聲禪音膳
从亦不从衣著長入聲俗作着緯謂翿壽獻音莎註同縣玄分去聲
去聲復浮去晝音晝下同樂樂小成所自成之樂音樂註三樂成同治去聲
註同知知其人之知上知字如字下知字去聲溼丑愿忒瑗院睿
銳大大廟之大音泰從去聲下節註同齊去聲下同見現屬燭閒
去聲定丁去聲音訂道去聲盛盛訪音蒲正韻引爲句在下繹
亦興平聲腊昔內納見肆音陔該同陔與
袷洽少去聲麋靡平聲朝音潮下節註同斂去聲和甘受和之和

聲王去聲傳去聲槩蓋闇與暗亦同用跛正韻音彼與韻會音賁
去聲
縰冠去聲大音泰下同孕經音餘證反作孕去聲又上平羊進反作
負去牝頻上聲音牝不可過即比字半邊牡毋慭却嫄原繁
聲爓經音潛韻別出與燖挦搫同用見現腶端去聲音鍛朝音潮下與
下節註俱同祼音灌與祼體之祼不同彼从衣此从示大註大牢之大音泰
重平聲註同禘音綸韻經古韻俱收而綸該音藥下同食音嗣下與註同奇
以文義奇偶對言該音雞褻音薛正作褻旦音神韻經收有見音現下節註同

肆音肆夏之肆該讀如字易去聲註同闋音缺不同用斂去聲闔音合
就合口讀別鱉和有音去聲者誤禮運言金次之此言鍾次之義同示和則該讀
如字參叅燎音了又音料朝音潮下同再下節亦同炬巨上聲覲
敵使去聲從大夫從之從去聲下從君俱如字別鱉橫去聲斷鍛
酖沉去聲合口讀僖禧父甫般班依倚朝音潮再下節朝服同
縣音玄註同錫音陽與錫字不同此从易錫从易繻如字屏丙好去聲
剌戚緣硯脅音協作脇亦采音菜下同恪康入聲寓遇鄉
去聲稽音啓正作𥡴註同辟避爲去聲裼傷朝音潮註同衣去聲

兵弧胡齊音齋註同居如字處上聲朝此朝市之朝如字……
去聲壝遺偉環此字韻俱音還喪去聲誠音戒亦同用此封社之誠考白虎通
日古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故誠之霤音溜留去聲爲去聲下節
同單冊乘去聲盛音成註同爲爲焚之爲去聲鹽艶見現蒐
搜閱悅數上聲舍上聲守去聲復浮去聲掃去聲騂正韻思營
反韻成直音星爲去聲大泰汜非汜字與泛同用埽與掃同用去聲洒
音驪與灑同用去聲剗鏟令平聲上令之令如字璪藻有又旂祈
見現滌笛別音鱉註中別選之別如字蜡乍耆其索音色註同

齎音色與穡同種上聲下同郵尤啜拙畯俊貓與猫同用音描
又音茅爲去聲下同坊防隄與堤同用洩音屑曳字無一點毋無
圮痞螟銘藪叟榛臻殺去聲歛與吹同用豳音賓正作豳
勞去聲使去聲下二節註同俘敷好去聲華花種上聲註所種之
種去聲蔴稞惡去聲令平聲移去聲韻經作以豉反屬燭樂音洛
下同勞去聲積恣菹音菹酢菜爲菹苞苴字只作苴茆與茅同用食饋食
之食音嗣孰古與孰同用酳音胤寅去聲蠃音羅與螺同用盛成耆
嗜卷袞好去聲樂音洛下同處上聲莞官越活鞂音間入聲

戛琢篆上聲幾祈乘去聲烜喧上聲鏤音漏詳前幾祈稱
去聲見現奇音雞从大从可俗作奇彛音宜正作彝卣由罍雷
見現掃去聲斷短冠冠義始冠冠而與註冠禮初冠冠一及下冠於阼冠
而始冠冠於房俱去聲餘皆讀如字大泰齊齋緌芮平聲音蕤頍窺上
聲音跬復浮去聲繢回去聲與繪同用適的稱去聲毋音謀古韻
收有追堆應平聲椎垂冔經音詡亦音許詡憮呼覆去聲辟
壁要平聲冠大夫冠禮之冠去聲下與下節同殺去聲適的長上聲
行賢行之行杏去聲上上聲夫音符下夫之夫如字死取去聲遠去聲

別音鱉下節并註俱同腆天上聲音醜行杏去聲迎去聲先去聲下與
下節俱同惟先之先如字摯至道道倡道之道去聲殺去聲帥音率下同
知去聲迎去聲齊齋卒俊入聲與啐捽同音餕俊食嗣號平聲
間無間顯幽之間去聲幾平聲擣島和去聲別鱉焫軟入聲亦作爇
正作焫羶音馨義同薌音香義同膋聊孰即古熟字鉶刑索色
祊崩遠遠人之遠去聲遠者之遠如字與平聲膟律離去聲幾平聲
下同倞諒肵祈相去聲嘏假齊去聲下俱同燔煩涗稅
著潔著之著讀著註隋正韻音灰又別用音妥泲濟上聲正作泲緹提

沈與沈同用 稽音啓下同 相去聲 肆腥肆之肆音別 膾壬上聲音稔 斝音假俗作斝 妥拖上聲 暇假 覆去聲 爲去聲 和去聲下註同 醆盞 獻音莎莎音梭 挲音梭本作抄 差廁平聲 澤讀爲醳醳音亦 辟音米借與弭同用 遠去聲 齊齋

禮記明音上

同邑後學吳大器
孔[illegible]中校正

禮記明音下

江陰遺民王覺編輯

內則

治掌邦治之治去聲下治國之治則平聲 説悅 盥音貫又音管 漱叟去聲音嗽 櫛瑧入聲音櫛 縰經音所買反韻成收作灑上聲正韻韻會俱又音徙與纚同 笄雞 髦毛 緌芮平聲音蕤 韠畢 搢音薦亦音晉 滌笛 髻音計與紒同用 鬌朵 著音灼下同 頷含上聲音菡 漬恣 韍弗 繫計 紛音分與帉同用 帨稅 礪厲 觿經作戶圭反該音携 燧遂 令平聲 玦决 捍旱 遰音逝別用與迢遰之遰同 著灼

彄寇平聲音摳 偪逼 脛形去聲 膝悉 著灼同音斫 綦音忌下同 絇劬 見現 旋去聲 易去聲 綴後紉箴請補綴綴字音拙此亦該音拙但音贅者義亦同 衣衣紳之衣平聲 箴音針義同 纊曠 縏盤 袠陳入聲與帙袟同用 衿琴去聲音噤 爲去聲 燠郁 苛何 癢養 搔音騷俗作搔 少去聲 奉音捧下同 槃與盤同用 長上聲 溫醞愠同音 藉去聲 摩磨平聲 饘氈 酏移 芼帽 菽叔 蕡焚 粱从米不與从木者同 秫述 飴怡 堇音謹俗作菫 荁丸 枌焚 免問 薨考 滫脩上聲 瀡雖上聲音髓 膏以膏之之膏音告 餳情 乾干 泔甘

几案之几爲去聲下同乳上去聲鼈俗作鱉廣韻註有㲉曉去聲撰上
聲上音撰上柤或作樝正作樝攢鑽平聲上从兟扶几从贊者皆然筋俗作丁
膜莫鮻餒斮音灼與斫同用又別出與捉同音拭式蝨音蝨與䗍
同用令平聲脜由泠音零本作鈴毳吹入聲踝竈腺騷
飄上聲音剽嘶西䁯接般班漏樓脛形去聲鴞正韻音鴞
胖判鴇保奧郁肶音琵但此處訓與髀肶亦與似有訛況肶當作朏也
髀通用若曰髀肶何義愚恐是肶胵二字鳥藏也胵音鴟軒音憲下同辟璧宛
苑漬恣食嗣差廁平聲庋音癸音貴又坫店腊昔食

嗣粻章絞爻衿琴去聲音噤朝音潮下同從珍從之從去聲與上聲
去聲下同齊齋上上聲衰催昪許見現樂音洛下同處上聲
養忠養之養去聲註養志亦同上上聲有又惇敦行杏去聲下同
要平聲下同淳準平聲諄下同熬遨音沃屋毋模食嗣炮
庖將音牂亦當作牂而牂音臧刲奎刳枯萑音丸从艸隹聲別又有从
廾字頭者作萑鳥類也廣韻茝蒩謹芹乾干擘百去上聲皴
㞋搔傜上聲與滫同用溲搜上聲酏移鑊黃入聲音獲去上聲
下藏與臟同用堇亦音芹與堇同用別用去聲唈莫和下去聲
同

成擣島胲𩠐揗遮上聲去上聲下同孰與熟亦同漬經自韻去
會音字正湛尖期基醷倚斷短灑麗上聲盬聲去
韻音恣乾音干下同濡如去上聲糝此思感反亦合韻詳見本篇前分去聲下同
食音嗣節註同下二骨聊幪蒙燋音焦毛居正日焦字下四點本从火
俗於焦旁又加火乃後人妄加耳今不敢改間間雜之間去聲下同間字則
糔平聲脩上䐶觸酏此處音與餰同用饘亦與饘同用閽昏
搋移枷架縣懸楎揮篋音謙入聲筍音經與韻會音四正韻
音侯𧙕獨少去聲長上聲節下同見音現下節俱同下與間去聲與

去聲齊齋漱叟平聲澣緩衿琴去聲縢盈去聲娣第見
現姆茂復浮去聲齊音齋下節同弧胡帨稅接如字大去
音泰下節俱同朝潮射之射天地四方入聲食音嗣俱同下少去聲
惡去聲處上聲鬌朶䮑雛見音現節同下漱平聲鄉向楣
媒囟音信當作囟其字即古文窓字囪大泰少去聲相去聲帥率
咳孩還旋辯音徧下同食嗣養去聲長上聲藏去聲朝潮音
註同鄉去聲椽湍音彖去聲見音現下節俱同下與適的帥率處
上欬平聲齊齋見音現四節同下適音的下同朝潮重平聲合

聲音劫从衣與袷祭之袷不同袷从示音狹緣硯廣音誑去聲光著音灼
下朝音潮下同節註同純音準下同覆去聲稱去聲衣衣士不衣之衣去聲
織志間去聲俱同註振上聲騈與騙同用襌音冊从衣旁與樿字不同
示襌从涀覒纊曠縕音氳上聲縕絅頃褶牒著貯字亦作
著以綿纊衣之謂論語註縕臬著也與此義同音入聲誤縕朝音潮下節與註俱同省
星上聲獮鮮上聲衣去聲下節同其錦衣爲衣有衣之衣俱如字斂去聲
見現褎與袖同用靡迷豻岸絞爻見音現下節註同斂去聲
塞僧入聲須鬚多字如鮫交遠去聲見現說音脫下同免問

揞薦朝音潮下同荼舒大大音泰廟之殺去聲節俱同再下爲
去聲下同畫獲造糙去上聲上上聲辟讀爲紕紕音皮下俱同緣
音現下俱同正作縿繂音律第四節繂字同緶便平聲緝七處上聲并
柄韠畢要音腰節註同下稱去聲去上聲辟皮音亦繚了上
上聲肆肆擁勇圜員殺去聲節註同挫佐音廣去聲下同著音灼
下同韍音拂亦作芾正作韍去上聲下同衣去聲韎妹韐鴿芾音拂
本作市市中一豎直下詩經作芾篆作市與市井字不同市篆作市尤見明白縕溫
幽憂上聲黝通用下同韡輝揄搖屈闕翬音灰作翬正褘音再節

褘衣之褘䄠正韻音戰經韻經音鞠有張戰反褖音彖湍去聲齊咨
音移俗作順袷音兼入聲切卿向任此任宜去聲領含上聲正作領
使使使之使下使字夫聲召趙去聲朝潮間去聲見士若見於大夫
之見音現再下節註同其見面之見則如字徵音止下同中音衆下節同與
齊慈還音旋下同辟僻鑣表平聲音標探貪朝潮去上聲
再下節玉不去身之去讀如字蹙宗入聲蹴通用顚綏受觿奚齊齋
縝爭繫音計俗作繫蠙便平聲璸黃純音緇通用綦其璂
軟玟音民與珉同用縕溫緣音硯註同見音現下節同絇劬爲

去聲下二節註同著灼令平聲免問長上聲飯返飧孫施
去聲少去聲勝平聲操所操之操該讀平聲宜先去聲㦸慈使去聲
洩屑焉煙舍上聲朝潮稽音啓下節同再覆去聲葷重葪
列去上聲下同造糙爲去聲復浮去聲從去聲塞僧入聲唯
偉齊劑召趙去聲圈勸平聲與孟子桮棬之棬同用盛成巵支
匜移閑言入聲音臬根音宅平聲音橙豎樹上去二聲楔音屑又音
憂閾域躡聶黏入聲音聶圈此圈字舉遠反讀權上聲豚屯上聲月音盾
齊咨循旬曳裔剡炎上聲音琰稱去聲蹜春入聲音縮

根離去聲惕音傷又音餉从易與惕字不同惕从易乃叶聽入聲齊齊之齊齊齊
如字濟䒢上聲齊齊遬之齊音齋遬速瓔正韻音葵當作嫈弛矢
睇第嘁淵聲入咳慨去聲聲予上聲見現語告語之語去聲論
平聲鼻雷音顛田瞿經與韻會音屨正韻音椇羸音雷俗作羸儽敗
詻額瑩縈聲去澈纏入聲音轍辨貶謅與諂同用疑逆顛
田揚陽休虛去聲同用與煦古韻收相去聲處上聲守去聲屏音丙
註同適的孼本該言入聲若五葛反則讀爲顏入聲顏氏刋繆云孼者庶孼也既
非嫡子故自云孼不當言枿枿者斷而復生
豈人子之所宜稱乎鄭註孼當爲枿聲之誤

也愚意只如孟子孤臣孽子之意傳專去聲音轉使去聲註同賓擯
明堂位朝音潮下節註同依倚鄉去聲見現采去聲註中采取
之采讀上聲當去聲重平聲塞賽朝音潮下節同相去聲註同量
去聲辟壁使去聲傳去聲阜浮上聲乘去聲註所乘之乘如字載
戴韣獨有又論平聲閟秘并去聲夫符大泰犧與莎
梭同鼉雷音盛成卣由瓚正韻才贊反作殘去聲經與韻會才旱反
又在翰韻篹酸上聲琖與盞同用散去聲梡緩嶡同鱖貴音裼析錫
同音任壬大音泰大廟同盾后純上聲亦作楯著灼見音現下節註同

卷袞褘輝袒但翣去聲下同追堆珈加約藥省星上
聲註同蜡乍朝音潮下節同斂去聲獮鮮上聲見現復音福
註復有之復音浮去聲重平聲註同檐與簷同用刮關入聲鄉去聲牕
俗作窓好去聲乘去聲綏芮平聲音蕤杠正韻音岡會廣韻音江駱
落蕃煩閒去聲騂思營反在下平庚韻韻成直音星著長入聲犧
莎梭同音覞音現后餘見例畢音嫁又上聲作畢正作畢俗畫音畫俱同後
勺常入聲與杓同用俗作勺蕢當音塊桴音浮又音敷別葦偉籥藥
韗音運又音楦乃萱去聲凷與塊同用斲音捉正作斵拊撫搏博

揩間入聲與戛通用穅與糠同用音康頖音判與泮同用盛成幪蒙
辟壁父甫縣玄媧音戈又音瓜簨音筍與筍同用簴巨上
聲見現句此無句之句以義推之凡地名神名人姓皆音勾爲亦同翣衫入
聲音歃虡與簴同用挂與掛同用敦對璉連上聲而輦亦同音少去聲
盛成椇矩見現橈鬧枳紙跗附楬憩入聲劫韻會又音
作犧獻莎畫音畫下同韍拂臆益億同音綏芮平聲綢叨見
音現下同爻上聲下同躋齏庢音汪正作庭
喪服小記衰音催下節以後俱同爲去聲註同免音問後俱同去

更平聲適的爲爲之小功及爲適婦爲廢婦之爲俱去聲

大傳

問去聲裸音灌从示旁不从衣若从衣者音躶省上聲祫咸入聲音洽从示从衣者音夾別見現逡荀去蓀音濬王去聲下大王之王以下皆如字大泰亶丹上聲音癉父甫爲去聲相去聲繆穆別音驚殺去聲與去聲紕音批檀弓讀若繆避義各不同繆靡紛文行杏去聲辟僻賙周舛音喘上聲治去聲量去聲徽音灰作徽俗別音驚下三節同稱去聲下同逞上聲下同治平聲如字分去聲下同屬其夫屬乎之屬音燭下同從去聲下節註同祖但免問殺去聲別音驚下節同

蹕冊繫計綴音贅錐去聲食嗣長上聲爲去聲下俱同但爲輕之爲如字期音碁下同厭音厭下同娣第姒似上聲差廁平聲衰音催下同應平聲爲去聲下節同齊咨期碁長上聲見去聲下節註同別音驚下同爲皆爲之齊衰之爲去聲齊咨衰催適音的下與下節同爲爲其士大夫之爲去聲註與下節註亦同但爲君者兩爲士爲大夫爲宗五箇爲字俱平聲移去聲從去聲下同施異中音衆下同樂音洛註同數亦逾音于平聲大泰

少儀

少去聲下同見現適音敵之適皆如字下三節亟器荐前去聲音賤與薦同用但薦別又音箭數朔比妣令平聲貝輩從朝潮賈架歛去聲爲去聲賵風去聲賻音附从尃貝不从專令平聲闔合說脫長上聲推退平聲亟器好惡皆去聲辟僻暴蓬入聲音僕度鐸訾咨行杏去聲下同氾音泛別用又平聲从巳巳乃胡感反與从巳者不同氾音似上聲水名埽去聲下如字拚糞鬣獵擖葉筮誓逝同音與平聲下同爲去聲下同長上聲見音現註亦同下見則面及註見巳不見俱如字植音特同用亦行杭畫橫入聲音獲楅碧更平聲下同并去聲洗勝則洗而以請之洗音先上聲擢床入

聲音濁兕音似上聲觥平聲詩亦作觵音肱飲去聲乘去聲拖駝上聲髀覔散上聲覆去聲苓靈復浮去聲朝潮跂器數亦趨與趨同用平聲還旋莫暮著灼見現量去聲下與註同爲去聲下同遠去聲度鐸勝升睍詣平聲音襺訕山去聲音疝謟與諂同用相去聲更平聲逃與迯同用弛矢拔盤入聲音跋起背佩遠去聲行杏去聲復去聲處上聲中衆訾咨五美字皆讀爲儀然昔如本字亦可通朝潮濟上聲齊齊齊之齊讀如字皇舊音往讀如字方匪非長上聲下俱同以筴對龜而言與策同用見

下同好去聲下同惡去聲易去聲註同鞉音逃亦作鞀椌腔楬愒入
聲與鶡同用壎喧篪音池从虒虒音斯諸聲若从虎虎該音虎百丈高大竹也
酳音寅去聲酉音佾長上聲楯純上聲與盾同用見現朝潮鏗坑硜
同音橫音誆下同磬上聲下同但聽磬聲之磬則音慶別驚難去聲處
上聲爲去聲凄音妻从冫者通用劌貴去上聲夫符濫上聲音淡
韻會明註此句畜蓄觸同音畜衆之畜讀若旭擥與攬同藍上聲斂去聲
鼙皮將去聲囂音梟曉平聲俗作嚻非契氣颺揚夫符令
平聲液亦逮待憲音軒古音篇收輊至治去聲再下節同唯偉

萇長夫音符下與下節俱同遲遲之遲而又久上遲字有音去聲者語去聲
綴音拙下節以後俱同嶷逆復浮去聲下節復綴之復讀如字分分夾而進
之分去聲註同行杭女汝反讀爲及薊計行杏去聲弛始
復浮去聲下同衅音釁欣去聲將上去聲建乾上聲與註中鍵字同音槀
高射左射貍首之射音石下同貍離騶鄒裨皮搢薦賁奔
說脫朝潮穿去聲下穿札之穿如字鎧愷見現去上聲再下
節同食嗣更平聲大泰弟悌夫符見現語去聲易天聲
下二節同子音慈韻經收諒音良韻經收樂生則樂之音下與下節亦

其涉禮樂之義則如字研音延俗作研去上聲間去聲中中禮之中音衆
報如字樂則樂之樂音洛與註內欣愛而樂同强強上聲蹙宗入聲音廟
莫暮齊齊莊之齊音齋下正齊如字治治亂則以相之治平聲相去聲
幾平聲易去聲殺去聲沮疽上聲從怱夫符樂夫樂者樂之樂如
字及註中樂律同其餘經註俱音洛耐音能下同道雅頌之聲以道之之道音導
瘠寂肉柔去聲音猱徵止迪笛殺去聲長上聲下同比避
調去聲詘屈綴拙要平聲行行列之行音杭夫音符節同下儕
柴贛亦與貢通用好去聲斷端去聲下節同興去聲趣去聲識

音下同屢音慮韻收去聲無上聲隊墜折哲中音衆下同句劬
纍雷說悅思去聲復浮去聲

雜記上

乘去聲註中自乘之乘平聲綏芮平聲音蕤去上聲輤千去
聲音茜裧諂平聲與襜同用複去聲下同爲去聲說音脫下節同拆
拆去裳帷之折該作拆音策旧本是拆字乘去聲綏蕤輲船遄同音與輇同用
遠去聲葦偉長上聲適音的下二節適字音敵實音至下同古音收有
爲爲討之爲去聲惡音惡入去二聲朝音潮下同墍音激作墍正塈戲
衰音崔下後節同爲去聲下二節同但爲大夫之爲俱如字適音的下節註同

齊咨 行杭 長上聲 爲去聲下節同 蕤平聲下同 緌同用 與 朝音潮
下節同 筮音誓同逝 純准 緣硯 遺去聲下同 相去聲 褒包 見
現 朝潮 稅音彖去聲同古韻收 下揄音搖註同 緣硯 畫音畫後同
褘灰 展戰 褖去聲 襌音丹從衣 奇雜 襢音戰與展去聲同用
適的 揄音搖許同 屬燭 衣去聲 上上聲下同 間去聲 幷
去聲 援院 大泰 傳去聲 爲去聲註俱同 下節 長上聲 見現 衰
音催下節同下 與 齊音咨後齋亦同 下著灼 適音的下 上上聲 數
日數之數讀如字 斂去聲 適的 爲去聲下同 上上聲 適之適見送漢

者之適讀如字 爲去聲 殺去聲 與豫 著灼 衰音催下同 爲去聲下節
同 長上聲 厭下厭 譜音譜下節同 適音的下同 幷夫聲 爲之乃爲爲
去聲 屬音燭下同 別 著猶著也之著讀長入聲 襴音詹入聲 聲譜
繅早 上上聲 散上聲 朝音潮下節同 衰音催下同 襴指同音 去上聲 易
去聲 見音現下同 遺去聲俱同 下章去聲 糕張 乘去聲下同 少
去聲 衰音催下同 差平聲 太泰 委讀上聲 卷音捲下同 迎去聲
同 少去聲 楋菊 批音匕遍同 長上聲下同 鑊音黃入聲穫 率
律 著灼 尉鬱 鮒武 笛 衡音杭韻經字收有 見諫 明

平聲 盛音成下同 桁杭 皮癸 折音哲韻會明註實見
下 重平聲 見現 斂去聲下同 辯偏 它他同用 妥平聲與本字 寨
復浮去聲 朝潮 稅音彖去聲 衵音染平聲 斂去聲 著音上聲 貯
禮韻貯字亦作著 緣硯 稱去聲下同 刺音次此處可通
以綿裝衣之謂 間居間之間讀若艱 斂自此以後凡大斂小
用異 使去聲 見現 齊齋 重重加之
分押 卷衮 朝音潮註同 見現 重平聲 率
斂字俱去聲 鋪平聲 絞爻 給音琴去聲 廣去聲 長去聲
律 去上聲下節註同 稽音啓下 使遣使之使 長上聲
相去聲下與下三節俱同 三節俱同 去聲下同

含去聲下同 朝音潮節同 下著灼 要腰 復浮去 賵諷 乘
去聲 輈周 使使客使所使之使使去聲 其役 從去聲 爲爲死者爲爲
聲 助主人之 繂去聲 稽音啓 含去聲下同 下節亦同 再 屬燭
爲去聲 相去聲下同 紼弗 使去聲註同 拾音笈入聲 拊 更平聲 銷
臨如字 絞爻 給琴去聲 斂去聲下同 馮憑 重平聲 見現 燎
平聲下同
料 引音寅 佩去聲

雜記下 頍音頃與䋮同用說文引詩作衣錦䋮衣 要腰 著音灼下同
與去聲下節同 下與 濯濁 滌笛 齊咨 衰催 見現 傳去聲

爲去聲與去聲嚌劑啐翠長上聲下同相去聲下同瘠寂瘂
去聲下同勝升齊咨中衆爲去聲少去聲解音戒與懈通用期
基見現論平聲憔樵悴罪去聲堊惡見音現註同爲去聲
疏平聲衰音催下同齊音咨下同期朞長上聲殺去聲見發見顔色
之見音現下節如字瞿與懼同用爲去聲下同朝潮著張入聲音灼下與下
節註同綅纖斂去聲下同更平聲更爲踊與不更爲之成踊之更去聲爲
去聲下同少去聲下同大泰植特并去聲爲去聲下同輠華上聲音
踝又何上聲音楇玉篇又有胡罪反作囮上聲與經同衰催飯上聲下同含

去聲下同爲去聲下節同與覆去聲下同令平聲斂去聲見現衣
以衣衣尸下衣字去聲著灼見現惡去聲夫音符下同遺去聲與
平聲下節同卷捲重平聲爲去聲遺去聲下節俱同予上聲稽音啓
下同衰音催下節同期音朞再下節同疏去聲下同從從父之從去聲食
君食之友食之二食字音嗣殺去聲縣玄剡鹽上聲音琰衰音催下節
註同著灼期音朞再下節同齊咨爲去聲下同與去聲再下節同斂
去聲下節同衰音催註同傳去聲爲去聲下節註同齊咨期音朞下同
相去聲下同下節相趨相揖相問相見俱平聲封窆遺去聲從去聲下同

綍弗爲去聲下節同食人食之之食音嗣衰音催註同酪洛食
食食之食下音嗣殤羊創與瘡同用平聲勝升免問垣音亘而亘
正作亘著灼比避上上聲衰音催註與下節註同摯贄辟避
齊音咨下節註同期朞復浮去聲依倚從去聲爲去聲下同冠
去聲下同下節亦同註中加冠之冠該加字三去聲下同見現取去聲下同
期朞衰音催註同抉迷去聲音謎著灼與去聲註同聞問辟
闢爲去聲下同屏上聲并去聲著音註下節著衰經之著仍音灼衰音催
下與下節同菲肺齊咨離去聲下同相去聲下同飯上聲含去聲

再下節同笄音卞笥屬上上聲使遣使之使去聲下節同見現比秘畀
同音下同爲去聲銜音咸中从金俗作缶褓保引寅去聲音僞朝潮
輁音拱又音窮鏤漏紘横弘紘同音坫店梲拙屏丙栱拱
畫畫偪逼少去聲爲去聲期朞遂去聲行無其行之行杏去聲
註同駑奴大泰少去聲復浮去聲蜡乍樂音洛下與下節註同
見現惡去聲憊敗治去聲正正月之正讀去聲經書皆放此蔑音滅
字从首从戌監本从廾从戌誤爲外宗爲君夫人之爲去聲下二節俱同從去聲
下同但從爲夫從其夫二從如字衰音催下同齊音咨下同期朞上上聲

辟僻與內亂不與之與去聲辟避難去聲殺去聲晝晝行杭
斆欣去聲亦作斆令文作斆純音之與緇同用拭飾刲奎衈二鄉
去聲下同朝潮蔚尉去聲樂洛豭加比畀秘同音使自此以後
使者使臣之使俱去聲使使臣上使字上聲
及註中使從巳來亦使有司之使俱上聲
齎齍共供盛成肖去聲下同辟避重平聲少去聲下同食
食我疏食之食俱音嗣飧食音孫詳滕文公上强强上聲徵征音
俗作徵卷音捲下同見音現下同復浮上去鬈拳為為之著笄之為
去聲註為未許嫁之為亦去聲著灼去上聲鬌朵紒與髻同用少去聲

處上聲長去聲廣去聲會劊繪膾同音下同會作說去聲紕毘皮同音純
隹紃旬𢧵拂縫去聲緣硯條音叨俗作絛見現
喪大記
埽去聲與掃同用縣系玄去上聲首去聲屬燭纊曠
復浮去聲為為其不能自屈伸之為去聲朝潮惡去聲適的處
上聲簨筍虡巨上聲朝潮卷衮屈門赬稱平聲襢戰
稅彖號平聲註同褘灰揄遙見現斂去聲乘去聲見現
衣衣尸之衣去聲斂去聲冓音髯作袡正先去聲覆去聲去上聲緣
音硯正作緣跳羅跳同音離去聲首去聲斂去聲下節同下與為去聲

下與下節俱同跣先上聲扱插拊撫使去聲著音灼下同馮憑
說脫髺同括音袒奉捧要平聲去上聲相去聲適的氾泛
免問拾笈要音腰下同斂去聲下後俱同同卷捲更平聲縣
音玄下同斗音拘俗作斢為去聲炬巨上聲鄉去聲稽啟衰催
為去聲下與下節俱同竟音境下同輯音集下同去上聲下與下節俱同適
的斂去聲拄主并去聲斷短適的憮呼斂去聲去上聲
楔屑柶四綴拙覆去聲下同為去聲含去聲下同令平聲下與
下節註同著灼辟壁戾同捩音列說脫繘雲入聲音聿沃屋

枓主上挋震盛成醮斬去聲去上聲乾干差剉平聲音搓
垼役重平聲鬲音歷正作鬲扉廢濡乃亂反作煖去聲各韻考有煗
宇音義同古需旁作耎多濯巢去聲音棹潘潘汁之潘讀若盤與瀊同用縣
玄令平聲撋音軟平聲造音糙下同併丙襢音展又戰者義同音
第滓子同音含去聲盛音成下第三節同去上聲斂去聲溢逸莫
暮食疏食之食音嗣下同與下節疏食俱同長上聲篹酸上聲與筭同音筭有上
去二聲乾干圩此字韻書俱無止大明律收作圩字之圩若是圬字則該音烏
與杇同塗鏝器也期音朞下同食跣食之食音嗣後節同君食友食之之食同為

下同樂音洛下同節同 音現後見顏色之見同 間傳俱去聲下與 比
秘昇同音 衰 催 辟 避 去聲後凡斂字俱同 絞 音爻下節同 下 與 稱
去聲註與下節同 紟 襟琴 下 聲音節同 從 縱平下同 聲 朝 音潮註同 辟
會韻音與同與擘通 互 用 紞 眈上合口聲讀 識 志 別 鱉 複 音福下同 褶
牒同者俱同 稱 去聲後義 著 灼 裌 夾 襌 丹 著 衣之著之有音柱 著
上聲 詘 屈 紵 宁聲 上 卷 捲 爲 去聲 間 去聲 易 去聲 大 之大音大 大胥
音泰註大祝同 胥 音祝俱同 下 絞 之結綾不紐音攪 復 浮下同 去聲 易
去聲 與 之去與聲註謂與如字 爲 去聲 惡 去聲 殺 去聲俱同 下 綴 此綴

傍之綴恐還讀若贅 稹 平聲稱 裁 音在 會韻 爲 去聲 覆 去聲下同 鋪 平聲
下同 絞 音爻俱同 後 紟 襟琴去聲後俱同 憑 音憑節俱同下 後 見 現
稽 啓 姪 迭 從 以從之從宜去聲 長 上聲下同 奉 捧 拘 俱 令
平聲 苫 攝平聲 枕 去聲 甴 與塊同用 檀 展 柱 主 殺 去聲 適 的 令 平聲
辟 避 要 腰 堊 堊至之室至之至烏故反 惡 去聲下既 詳祥註騶 令 平聲
下同 復 音復哭之浮去聲復 間 傳 俱去聲 期 音朞下同 爲 去聲與下 節下
同註亦同但爲父後之之凡弟及家 辰 齊 咨 衰
孫有地之大夫爲公之爲俱如字
音催同 殺 去聲 采 菜 上 上聲 適 的 期 基 喪 喪 去聲卑之 爲

去聲下與下節同 稽 音啓下 先 先君而入之先去聲 背 佩 相 去聲
著 灼 免 問 散 上聲下同 稽 音啓下同 道 去聲下同 使 去聲 復 浮 去
聲 屬 音燭下同 椑 俾 重 平聲 裏 里 鐕 音簪平聲 著 長入聲
縫 音奉後節註同 二 見 現 鬈 舜 綠 音角經韻收 盛 音成下與下節
註同 輴 春 欑 才官反不同用 檮 音壽導同用 覆 去聲下同 殣 四 種
上聲下同 腊 昔 爓 與炒同用 令 平聲 蚍 皮 蜉 音浮大蟻也 蚍 蜉 晝
音畫後字皆同 此 衣 去聲 挂 與掛同用 黼 甫 黻 音弗作黻 正 覆 去聲
下節註同 緣 硯 行 音杭下同 背 佩 褚 杵 僞 帷 齊 如字 衣 去聲

行 音杭下同 翣 音歃 入聲 跳 耀 著 長入聲 披 秘賁同音下節同
緌 音蕤平聲 綴 贅 揄 搖 絞 爻 輴 春 綍 音拂與紼同用無音
字者 褓 保 輴 船 國 船 比 與畀同音 秘 輇 與軟輲同 平聲音 堧
見 音現下同 封 窆 引 音胤註同 咸 緘 譁 音花 別韻音驊 背 佩 祝
綢 緌 武 盛 成
祭法 嚳 酷 顓 專 頊 音勗 入聲 鯀 衮 契 屑 嫄 原 大
泰 句 勾 芒 亡 上 自虞以上之上音上聲 燔 煩 瘞 翳意同音 辟
星 燎 料 圜 圓 并 去聲 少 去聲 相 祖 近 音迎 字書經音 巳上二 襍

析宗如字下同雩于見現這甗音彥音杇五戩音滅說文
勞月無精也熤因析哲更平聲註同分去聲當去聲桃挑殺
去聲逅音第正作邂遘亦作遴共供夫符歆吸平聲合戶讀適的長
上聲上會沮以上之上上聲後以上同爲去聲下節俱同大泰盛成
適音的下節俱同傳去聲下同歃上聲見音現後三節同夫符捍音旱
與𢍰共用此字同共音恭後昊音家上聲當去聲下同樿音騰从示守
去聲鄣章殛棘塞聲僧入共恭歛去聲契屑長上聲去
上聲菑音災作菑正夰棄俗作夫符

禮記明音下 三三

祭義數音朔下同榕音榆下同愴音創瘠去聲怵出惕聽入聲音
別樂無樂以迎來之樂樂音洛有樂音洛註義同杓藥食嗣那
儺數亦奕亦齊下同音齊散上聲處上聲樂去聲爲去聲僾
愛見音現註見親見之見如字還旋愾開去聲音慨僾聲夫音符
下節養去聲見現祇音支聲不收韻上鄉去聲下同作昨盎
同以惡叶上相去聲下同齊註齊齊乎之齊如字盎齊之齊去聲與平聲
去二聲
樂音洛下同宛苑趨音促下同數朔贛貢濟上聲夫音符下同
光荒上聲惚忽嘗去聲食嗣比昇秘同音齊齋屬音燭後屬

𥴦勝音升後同胜弗勝同與平聲下與神明交之與如字見現殺去聲
令平聲詘屈齊齊敬齊之齊如字教傚復浮去聲爲去聲奉捧
恪康入聲長上聲下節同爲去聲下俱同王去聲註中王者王霸之王王
如字弟悌渾上聲分去聲錯措從去聲封奎脺律膂聊
燗與燖同有燖溫之燖用中奉上聲紖寅去聲孕同音係繫計見
現闇暗勾鉤別音鱉下同巡如字分去聲復浮去聲去上聲
奇其行杏去聲下同治去聲註同令平聲吸音歆入聲齊齋
甕避陰去聲焄熏悽音聳或作慄此字从束黔音儉平聲䵒正作黔

禮記明音下 三三

復浮去聲桃挑別鱉朝如字擅如字見澗見間二字當合
爲一俠甲觝武食嗣闇去聲藉寂紘橫宏同音酪洛齊
洛盛成齊齋翦潮牷全見現斦欣奉捧種上聲
註同食嗣乾音干下同惡去聲選冊奉捧繭堅上聲與音于
下同褘揮少去聲菸如穆去聲下同运音欣音肸入聲繅騷推
退平去上聲易去聲下同于諒二字經收有音慈良樂樂生則樂之
聲樂音洛下同窒徵入聲樂記無而見現養
不樂則樂亦同天下窒号五字
去聲下與平聲先去聲參曾子名字子輿該
下節註同與下同參讀爲參乘之參但

又曰論語音森 處上聲 陳去聲與敶字同用俗作陣 裁與災同用 亨烹 養
養也之養如字下曰養養可能也又該去聲 遺音謂去聲 樂洛 夫音符下節
同 強強上聲 塞僧入聲 溥如字 横字亦如 放上聲下與註同 斷
短 為去聲 惡去聲下節同 施去聲 養去聲下讀如字 節 嘉有本作喜
孟子有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小學亦是喜懼相對本經多有刻作嘉
字 數上聲下同 瘳抽 頃窺上聲跬通用 音 先去聲 捷潛入聲 與
去聲 幾平聲 亢去聲音抗 治去聲 朝音潮下與註同 為去聲 併丙 錯
入聲 辟避 弟 數去聲下節同 少去聲下節亦同 又 長上聲同再下 下

禮記明音下 卅四

節同 差廁平下同 聲 行鴈行之行音杭 廋音搜與蒐同用 朝音潮節同 下
放上聲 食音嗣節同 下 更平聲下節同 下 大音泰節同 下 養去聲註同
分去聲 酳寅去聲 長上聲下節同 少去聲 大音泰註同 守去聲 竟
境 朝潮 比避 長上聲 卷袞 知去聲 斷端去聲鍛註同 音 處
上聲 齊齋 詘屈 陶 復如字浮去聲註同 思去聲 省星上註同 聲
慊謙入音怯 聲 鄉去聲
祭統 夫符 怵黜 見現 長上聲 為去聲 養去聲下節同 畜
經音敕六反該讀者觸下同 遐霞 行杏去聲 取去聲 夫夫祭也者之夫

音符下如字 長上聲 蜩條 蚳遲 共音供下同 純緇 齊音咨下同
盛音成下同 齊音齋下齊之為言致齊者也及下與下節齊字俱音齋但齊也齊不 散
齊及下文三日以齊之之齊俱讀如字 者音嗜下同 訖音吉又欣入聲 音
散其志之散去聲下散齊之散則上聲下節亦同 先去聲 大音泰下同 純緇
褘揮 祼音灌从示不从衣正作祼 紖陳上聲 從去聲下同 涚稅 嚌
劑 藁槁鎬同音 藉謝 齊去聲下同 泲音濟正作泲 上聲 食嗣 樂
音洛下同 竟音境下與後三節同 夫音符節同 下 道道之以禮之道音導下聖之
之道上聲 餕俊 施去聲節同 下 謖音速不當依音縮 進音餕古音畧收

禮記明音下 卅五

此字 別彆 見現 盛成 重平聲 夫夫則尺大人之夫音符下同 與平聲
下同 節 長上聲 惡去聲 度鐸 絜賢入聲音頡 夫音符後三節同 見
音現俱同 下 殺去聲 別彆 長上聲 為去聲 枋崩 馮音憑下同 別
音彆節同 下 間去聲 索色 見現 行杭 瑤音遙作瑶 俗 散上聲
長上聲下同 朝朝踐之朝音昭 食音嗣下食畢食訖之食如字 幷去聲 夫
符 別彆 長上聲 大音泰節同 下 殺去聲 當去聲 鄉去聲 稽啓
舍釋 卷袞 褘揮 校效 鐙登 別彆 見現 央秧 齊
去聲 祔附 髀比上聲 重平聲 奇雞 為去聲 長上聲註同 少去聲

夫音符下節同昇秋燀運[illegible]翟狄竟境約

艾刈藝同音斷端去聲音煅夫節同衍下竟境與去聲見

現譔傳去聲又與撰同用又纚縮比避夫符知去聲悝讀若窺假

格左右並去聲下布字亦同節難去聲射亦削快聵外正

韻音爲去聲寘音至作寘俗放上聲衎侃鉏與鋤同用者嗜

辟經音避而避不與懈同音依解韻音戒方同詳此義讀若戒予上聲女汝稽

啓辟壁比避夫符見現

經解易易良之易俱去聲下如字屬音燭下同比音避下同好去聲亡

禮記明音

無嘗去聲夫符索此思索之索音色今人或讀如字非耗好去聲蠹

姤數亦易易素之易音異素問朝潮遽上聲下同說悅去

上聲王去聲縣玄園亦與圜同用易音異下同朝音潮節同處

上聲長上聲要平聲離去聲長上聲節同別彆夫符坊

下同音防壞怪去上聲辟僻倍音佩與背同用行杏去遠去聲

饕與饕同用朝潮緯謂

哀公問長上聲別彆數朔彊強上聲冠去聲下同鏤漏

諏音鄹奏平聲腊音昔幾祈遽上聲見現好去聲厭去聲敖

傲午去聲與迕同用當去聲行杏去稱去聲愀上聲悄同用與

別音彆下節註同迎去聲下節同舍上聲與平聲分去聲惡去聲好

篡言音焉煙併去聲與平聲朝潮汙烏與平聲下同妃

去聲妃以及妃之妃疑該音配愾音欣入聲音迄大泰迎去聲冠去聲爲不爲

人所偁之爲去聲下同下節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之爲如字樂音洛下同分

聲去夫符於烏惷音春又與戇同用志如字踧宗入聲蹙同用與

辟避幾平聲下同

仲尼燕居女音汝下同語去聲中音衆下與註同趨疽去聲下同

禮記明音

便平聲下同鮮上聲食音嗣節同夫音符下節註同并去聲作幷正

惡好字皆如長上聲歛去聲渾上聲去上聲下同見現處上聲

長上聲朝潮量去聲註同錯醋殺去聲榱催檐與簷同用櫨

顱並音盧合鴿覆去聲庇秘圜與圓同用別用音環鼐柰鼐

兹奇雞疪挑槩音蓋與槩同用鉉音玄上聲中衆亨烹

閎宏奄音掩又音淹懾音詹入聲處上聲節同下朝音潮下與

下節同治邦治之治去聲相去聲與平聲倀昌錯措長上聲別

彆量去聲先去聲協叶女音汝下同語去聲縣玄闋缺中

音衆下同還旋齊慈朝潮更平聲論平聲繆靡幼反從忽

與平聲下同夫夫夔之夫音符語去聲女汝錯措復浮去聲綴

樂之行而樂之樂音洛夫符大泰朝潮行杭治去聲相

處去聲所處之處上聲見現長上聲下節同矇音蒙从目旁與从日月旁

舍不上同聲爲去聲

孔子閒居

弟悌夫符洞音迥啓上聲樂凱樂也之樂音洛

易異治去聲幾平聲樂哀樂之樂音洛塞僧入聲註同復浮去聲

泥去聲刺次好去聲惡惡惡之惡上聲惡字去聲樂則樂之樂音洛下樂

君樂民之樂亦樂其樂五樂字俱音洛其基宥又遠此該棣第同音別用

匍音蒲代匐音朋入聲音蔔昊音豪上聲音皞邶佩爲去聲屬服屬

種上聲之屬音熟施下同音異畜音凶入聲音旭聞音問註同艾刈同音藝

援平聲塞僧入聲樂洛勞去聲下同覆去聲齊湯齊之齊如字下日

齊之齊音躋假格祇音脂从示不从衣彼从衣者別用契屑覬寄

耆嗜眹光眹之眹號之眹字从目旁而古人自辨之通則从月旁月即古肉字今

通寫眹若月旁眹字直忍反作陳上聲開口讀月旁眹字作沉上聲呈稔反合口讀俗混

之爲去聲下同竦聳榦與幹同用蓋枝幹本作榦後人改从木經史原刊定

者不可強改難去聲聞去聲下同大泰蹶字同音瘚愧貴禪音膳从示

不从衣累上聲

坊記

坊音防辟譬坊音防一俱同篇內此音疊出後不再音與平聲長

熾上聲音熾去聲分去聲覬寄覦俞塞僧入聲羨延去聲欲

慊音謙上聲也音嗛乘去聲下節同畜旭好去聲下同樂洛幾

荼上聲音途徐鉉曰此即今之荼字俗又作茶篆無茶字螫釋行杏去聲

來夫符別音鱉下節同與朝潮相去聲盡音渴古韻韻經

惡俱收下同去聲遠去聲惡讓而受惡之惡讀如字朝音潮註同上上聲

背音佩與背同用畜音旭作勗詩號平聲嬀圭令平聲爲去聲呼

控去聲空去聲技妓怍非行言行之行去聲施去聲下同註中將施

之施如字詢同荀音恂芻楚音初平聲蕘饒挹音入聲音邑長上聲

氓同萌音盲履依詩作體讀度鐸鎬音豪上聲音昊協音嫌入聲音叶

猷猶女汝於烏乎呼大泰論平聲見現說悅瘉

庚衣衣聲註其衣不可上衣字去同衣亦不可衣養去聲辟壁忝音添上聲合

口讀別鱉畜旭樂洛長上聲朝潮爲爲親爲神二爲字去聲

去聲非匪食嗣掄藥銂刑齊齋醍體卒俊入聲

齊去聲下同長上聲茨慈飯上聲斂去聲下同壙曠上聲見現
齊奚齊之齊如字長上聲穫黃入聲音鑊菑緇畬余行賤行之行
去聲遺音謂下節俱如字斂去聲穧劑葑封蔓萬菁精莖
音行又音英并去聲長上聲偕皆夫符別音鱉下節同下與取
去聲下節同下與蓺與藝同用從宗行去聲去上聲大泰見音現
冉下節同論平聲後凡論語同繆穆註與去聲辟去聲註同遠去聲註與
同下節好去聲下同見音現下節同迎去聲註同

表記

見德見於儀表之見音現爲爲穆王之爲去聲處上聲中衆

見現易易服之易讀如字樂洛朝潮辟避遠去聲處上聲
下同行去聲爲有爲之爲而爲之爲六字去聲儳音暫卩讀合撿有从才手
旁者正合撿束之義今通作檢胖盤齊齋見現告音谷下同腆天上
聲音覸驚木易去聲揭音結作大泰辟壁好去聲註同
惡去聲註同但無知者利仁同強上聲下節同
惡惡之惡如字斷端去聲又音鍛憯與慘同用怛音妲入聲單
渾上聲粹音歲又音遂
強上聲強起詒通作貽義與分押數數世之數上聲閱月遺
遺之以人才之遺音謂勝升夫符度音鐸註同鮮上聲節同下行
景行行止上行字去聲亦同好去聲下節同鄉去聲下同
冉下節制行之行亦通孳茲牽閑入聲俗作易音異下同夫符問
移讀爲稱去聲跂音器與企同用懈戒行杏去聲註同衰
稱去聲見現鶘胡盛成絜賢入聲音頡庇秘
施異與于聿雲入聲蔓萬樂洛易異覬寄行杏去
聲下處上聲下同分去聲強平聲說音悅註同樂音洛註同佚
同難去聲與去聲易異遠去聲下同惷春喬驕施
逸音試註刑罰之辟闢治去聲亢抗漓離復浮去聲下
施施乃如字

節註同強強上聲遠去聲斂去聲勝音升下勝之勝去聲二不要平聲
契音屑下書契之契去聲楫接與去聲爲天下得人爲之爲去聲幾
平聲耤憑藉之藉音謝幡翻說悅燕平聲幾平聲畜觸朝潮
稱去聲分去聲節註同再下共供女汝長上聲謟諂爲去聲
下爲同爲異之爲俱如字朝音潮下同隰習語去聲易音異下同遠去聲
陳陣強強上聲分去聲竟境要平聲辟避難去聲朝潮
處上聲好去聲姜詩作彊彊音姜賁詩作奔賁音奔行則行之行杏去聲
遠萬餤談讒慚譽平聲衣去聲食嗣說稅蜉浮蝣

現更平聲相去聲下節同冠平聲斂去聲下同數上聲下同期音朞
下同免音問下二節同爲去聲下節註同相去聲下同袒於又哭免
袒於三哭免經二相字紓註衍文上以上聲後同稅退見現著灼
殺去聲免音問下節同要腰相去聲下同爲去聲爲私事之爲下爲之爲
出送賓之爲同并去聲亟棘差平聲廁使去聲爲去聲拾及長
上聲註同從去聲免問稅退爲去聲
闕雞笄斯上二字古之昔從與纚同上聲已跣先上聲扱
插惻測怛單入聲音如臂反讀去聲上聲音屢乾干糜平靡

禮記明音下　四十四

聲飲去聲食嗣夫符繪增去上聲號平聲斂去聲濊門上
聲殷隱壞怪辟音闢下節同踊平聲離去聲上上聲喪去聲
復浮去聲下節同再彷旁徨皇悵唱愴創愾開音慨去聲
壙曠上聲處上聲枕去聲斂去聲下同爲爲之之爲斷上聲斷決端入
聲音鍛爲三日爲之爲如字免音問下節同與通入聲禿無髮曰禿人註
下从人偏旁儿同人奇字傴於上聲跛波上聲稽啟爲與下節去聲註
同去上聲下同著灼爲爲孤子爲喪主爲成人之爲俱如字苴疽喪
去聲註同羸雷辟避處如字遽據

問傳去聲傳日同後凡爲去聲節以註同俱同下厭音壓後同期
音基皆同後齊音咨衰音催後俱同以從從從去聲母之爲之爲公子之妻之并
爲學如應平聲著音灼後俱同上上聲凡以上下節俱不註同再音後并
去聲糾音九正作糾斷音短節同下免音問後俱同以去上聲下同爲
去聲后同其文義該平聲考易辨稅音退後同要腰長上聲後同見現
遠去聲大音泰節同下適音的下二節同註與乘去聲斂去聲并去聲
衣去聲免無免經之免如字下同朝潮稅音脫註同傳去聲節同下
辜與罪同用該上聲今混讀去聲列如字

禮記明音下　四十五

閒如字傳去聲衰音催後俱同以昇現齊音咨後俱同以枲洗偯
依上聲音哀從忽唯偉與去聲溢逸莫暮食音嗣下節食疏
同下不食飲食及下節不食食菜果食乾肉之食皆如字期音朞後同中如字乾
干間去聲枕去聲稅脫堊惡苄下處上聲見現柱主
去上聲下節同朝潮爲去聲去上聲註同重平聲縓詮去聲緣
音硯作緣正要音腰以下同註著灼差平聲廁糾九合鴿見
現爲去聲下同纖與前緣字同用音銛紕皮著音灼下同朝音潮下同
緣硯間更間一月之間去聲要音腰後亦俱同下同以著音灼以下同後

亦同空去聲長上聲

三年問

稱去聲下同別彆創瘡窓同音衰催枕去聲斷端去聲鍛期音朞後俱同數上聲問去聲下同空去聲喪去聲號平聲蹢直擲同音躅逐踟馳躕廚啁周噍啾知去聲夫音符下與下與節同平聲下焉夫焉能相與之焉使倍之焉使弗及下焉音煙節同也讀爲去聲節同跂器下斷端去聲鍛下同更平聲音應平聲如字殺去聲註同間平聲如字夫音符下同

深衣

見現衽音稔壬上聲要音腰下註與註俱同縫去聲註中合縫

覆縫俱平聲朝音潮下與下節註同純準著音灼下同屬音燭下同齊咨格各肘音帚用上聲袂音沬去聲詘屈厭音壓下同髀俾比同脅音協與脇同用腋亦殺去聲袪區稱去聲率律辟皮有又袷音洽涉入聲頰踝華上聲齊音咨節同跟根下縫去聲下同緝音輯侵入聲相去聲中衆朝諸侯朝朝服下漸字音潮後凡朝服朝祭亦同音迎去聲處上聲下同大泰純音準下同績回去聲音緣音硯註同廣去聲註同見現說

逢奉上聲下同哨俏峭同音樂音洛下樂之樂如字重以盛成兕

似上聲跂廣韻玉篇俱音其正般音盤下同還音旋下同辟音避下同度鐸上西階上上聲之扶矢長五扶後七扶九扶之扶俱同音膚廣扶廣四寸之扶廣廣去聲註亦同但名爲馬比上聲避飲去聲註同爲爲去聲爲入取筭以爲馬三馬爲成三馬之勝二爲三足爲勝偶之爲俱如字爲更平聲節註同再下遞音第三足爲三馬之勝若寫作數數之數如字讀去聲其與迭遞同用薄也表其勝之數字貍離號則音悌訓爲讀去聲如數字數間去聲大泰數數疏數之數音朔長上聲拾音箱笈入聲數之請數上聲純音全下同古奇下同音雞別彼列反此別而取之之聲轉註收下同別疑亦音鱉令平聲下與節註同飲去聲下猶飲蒙賜之飲二飲讀如字下飲畢之飲同養

去聲爲請爲勝者之爲去聲下節同樂洛長去聲頸景去聲毋其皮之去聲見現幠呼敖音傲下同倩佩長上聲冠去聲使如字上聲屬註中相屬之屬音燭稺治去聲韠皮

儒行

與于少去聲衣去聲衣上衣字去聲逢掖之衣掖亦長上聲冠章甫之冠上冠字去聲袂同謎寐用襌音冊从衣不从示見現胡平韶聲音行去聲杏數上聲下同更平聲強上聲強上卒猝入聲同用襜相去聲賈價閒開從忽易去聲下二節同粥燭中中註內於中之音澄處上聲齊音齋註同難去聲註同行去聲懲成積咨

去聲畜音旭下同見現爲去聲遠論該去聲則經文近字亦該去聲樂
好去聲俱劫兼入聲音頰本从力亦作刼沮疽上聲更平聲鷙至
攫誑入聲音矍斷短譽與悆同用爲去聲下同折哲見現浸
褸去聲音寖漬恣怖布難去聲勝升當去聲詎巨叶上去二聲
處上聲下二節同潺孱數上聲註同好去聲謈利冑音宙下从月
音帽彼冑子之冑下从月月即肉字更平聲鎧愷兕正作兕鬬平聲鍪謀
楯盾純上聲與楯同用差與蒯平聲環還堵賭箄音必亦作篳窬
音豆亦與窬通用牖音酉該上聲無去聲并去聲註同垣園更平聲著

灼揩揩上聲木口駭反援觀下節舉賢援能之援音平聲則此亦該平聲比避
信申思去聲中衆否妣塞僧入聲離去聲復浮去聲辟
音避下同援平聲累上聲難去聲好去聲惡去聲樂洛澡早翹
音橋亦作招同此音借用治去聲沮疽上聲行杏去聲處上聲砥紙
鍿之刓元玩平聲紫與槩同用好上聲度鐸樂洛行杏去
聲處上聲孫去聲樂洛見現行去聲下同數上聲隕音允俗作
隕穫黃入聲音鑊詘屈恩寬去聲涸亦同用與累去聲長上聲安
如詬后溝去聲音姤字行杏去聲註同歉謙上聲音慊爲去聲下同重

干聲複福要平聲
冠去聲**義**冠去聲下同但實指冠爲冠之冠如字傳去聲長上聲下同冠
去聲篇內此字多有不再音度法欲其可度即可度之義讀如字夫音符下同爲
爲成人敬也之爲去聲下同適音的下節註同見音現下同下成人見也之見讀
如字長上聲下節註同齊音齋下同少去聲行杏去聲下同與于擅
膳迎去聲下之迎如字拜迎朝潮
昏義賓臂易異好去聲夫符迎去聲下同但拜迎之迎讀如字
先去聲卺音謹作巹原酳寅去聲音胤瓠互奇羈別音鱉下同

夫符冠去聲朝潮見音現下同笄音頍韻會云婦贄棗脩者段端去
聲音鍛正文作段借與腶字通用相去聲筥舉葦偉衣去聲盛成
四四木胖判更平聲下同更酌酒以酬姑之更去聲見現冠去聲爲
爲家婦之爲去聲當去聲委穢積恣藏去聲別鱉先去聲耄
冒婉淵上聲音苑娩晚嬪頻治去聲下同但後治陰德之治平聲
數上聲下其數三而倍之之數以下讀如字適音責下同見音現下同爲去聲
下同衰音催下同齊咨去上聲背佩
鄉飲酒義比避索色屬燭蜡借作飲飲國中賢者之飲去

禮記明音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覺撰覺江陰人江南通志作武進人嘉靖辛丑進士書末有南京禮部郎中巴郡劉起宗跋稱溝東王子溝東蓋其別號也是書大抵據陳澔集說專標字音因書而及其義因聲而及其形其所引諸書刪節詳略初無體例亦間有不著出典者雖於訂正俗讀不爲無功要亦鄉塾課蒙之本而已

禮記集說辨疑一卷

〔明〕戴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華察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集說辨疑一卷》提要

禮記集說辨疑

長洲戴　冠　章甫

曲禮

安安而能遷

朱子曰雖安安而能徙義愚謂安安者平居無事隨所安而安也一遇事變即當隨時處中遷改其素若仍安於所安則有所溺何以能合義乎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可謂安安一爲女樂所沮則託膰肉不至而去是能遷也

雖負販者必有尊也

負販以力行貨於道路者不必如集說分爲兩事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陳氏曰常語易及則避諱爲難愚意不以隱疾亦爲其非美稱耳不爲常語易及也觀士冠禮三加祝辭如壽考維祺介爾景福等語則古人待子之意可見矣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側偏側也心有所憂不敢當席危坐而爲容也專獨也有喪之席服有輕重或苫或素與平時之重席不同故獨坐一席而不敢與人共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陳氏謂君過宗廟而式則大夫下車云云愚謂君大夫過宗廟皆當下不當式故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豈直撫式而已乎此盖言上下相遇於途尊者欲下未下而撫式以爲容

故卑者下之以加敬也

招摇在上急繕其怒

招摇者招颭摇動之貌與史記招摇市過之之義同盖行師必以旗幟爲先左右前後之旗各隨其方色招摇於行陳之上作士氣以敵愾也謂招摇爲北斗七星者非是

檀弓

孔子惡野哭者

野謂鄙野而無節文非在野之謂也墓多在野外送葬省墓安得無野哭况孔子亦有所知吾哭諸野之言乎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妻之兄弟非爲其父之後者則已雖無父亦當哭諸異室不當哭諸適室而疑於無别又不當哭於妻室而疑於父在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

内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有殯時哭有常位若即於常位而哭所聞之喪則嫌於無别而不專矣故哭於側室哭於門内之右以示其哀之有在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陳氏曰禫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愚謂禫祭以前人或俱在父母服中故有異尸異几之禮若入於廟則女無用尸

之禮矣是何也男女各異而稱爲夫婦醜然同坐而受飲食此何等禮也其曰某妃配者亦祝辭云以某妣配某考合饗云爾非男女共尸也觀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之詞亦止是祖考之尸所傳未嘗及妣則妣不用尸明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

望望引領瞻眺之貌若作往而不顧則與下文旨意不貫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而去其有聲之籥此說爲是

般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疏非集說是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疏與左傳註皆非集說是况檀弓多言喪禮則忌是忌日無疑也

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

撥必非是紼若紼則常人之柩皆有哀公何爲問之此必天子諸侯所用之禮非所宜施於孺子䵣者故哀公疑不敢用而問之也方氏謂以手撥揄沈而灑於道爲設撥者近之

然恐揄汁或有器盛之或有器播灑之葬而陳此二器爲設撥未可知也

王制

民無菜色

菜色言民饑則色病如菜耳非謂食菜則色病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此言君臣凡有上下尊卑之分者皆是蓋獄

訟之間有父子相隱之情有君臣相諱之義聽訟者當原之而不窮其情立之而不乖其義權其輕重以即天倫也原父子之情如今世親族得相容隱律之類立君臣之義如奴婢告家長比同自首律之類集說謂刑亂國用重典爲立君臣之義則與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之解不倫於經文以權之三字亦無意味

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又再也黃東發曰三又者審之又三也愚謂今之死刑三覆奏亦古之遺法鄭氏謂又當作宥者非是周禮一宥再宥三宥之說漢儒傅會也經文止是又字其義甚明若曲宥有罪之人而啓其倖脫之詞則舞文弄法之姦與而優柔不斷之禍成矣何以謂之王制哉

曾子問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云云

壻免喪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壻不許猶之可也下云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若謂女家不許壻然後别娶則尤乖繆不通矣此禮殆不可曉

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

君子乃知禮之君子通上下而言蓋謂爲君知禮必許人臣致事終喪而不忍奪人親親之心爲臣知禮必欲致事終喪而人不可奪其親親之孝此與雜記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同意集說謂君子指人君則於

亦字有礙矣

文王世子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經文既曰必有合也又曰凡大合樂則合是合樂無疑矣謂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者非是

禮器

燔柴於奥夫奥者老婦之祭也

陳氏引周禮實柴祀日月星辰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信如此說則實柴之祭宜專於大火之神矣安得兼日月而言也況此經文但云燔柴不云實柴又何必牽合為說乎要之弗綦不過見古人有燔柴之禮故不知而誤用之於奧耳非謂祭火神而燔柴也

郊特牲

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凡祭必用牡牲況祭上帝乎牲之牝者雖童弗用況孕者乎記禮者之言若此陋矣

內則

鷄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

容臭即今婦人之香囊容納香物於中者庾氏云臭物可以脩飾形容者非是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古注云善兄弟為友娣姒猶兄弟也故亦曰友石梁王氏謂友當作敢然直作友亦通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

敵耦者相抗齊等之謂即下文並行並命並坐之類劉氏分任均勞之說非也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此申說上文不敢敵耦之意若介婦平日事冢婦之禮自應如此何待言哉蓋舅姑不命冢婦而命介婦非私愛必以其能也婦人挾才能而恃寵愛者多陵慢踰節故教之以禮如此上言冢婦承舅姑之命不可以尊而凌

卑此言介婦承舅姑之命不可以下而抗上

衣不帛襦袴

襦袴下體之服帛貴物也童子未至成人故襦袴不可以帛製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況下體之賤服乎古注謂太温恐傷陰氣者非是

玉藻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君未有命言雖賜之而未有使之乘服之命也上下文義相屬舊注自作一義說者甚無謂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端行弁行端謂玄端弁謂爵弁皮弁容各稱其服此說爲是若以弁行爲急行則與疾趨則欲發之意同而與下文執龜玉之說不類矣

大傳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此言子孫用恩愛自父母等而上之以至於高祖則恩愛漸輕而服亦爲之輕故名之曰輕以禮制恩曰義服盡於高祖自高祖以上則無服是以義斷制之也以此斷制之義從高祖有服之親順推而下至於父母則恩愛漸重而服亦爲之重故名之曰重是則親親之恩漸遠則漸輕漸近則漸重一輕一重乃人道自然之理也疏說其義漸輕以下謬甚

少儀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其未有燭是宜有燭而未設之時蓋將昏之頃也此時而有後至之客則主人歷舉在席之人以詔之恐其昏而不能徧識也若瞽與

席而道相之亦然凡爲主人必親執燭抱燋以敬客客起而辭謝不敢當禮然後主人以燭燋授人方主人執燭之時辭讓歌詩之事皆不暇爲必俟以燭授人之後而可爲也若曰以暮夜而畧此三事則賓主辭讓之禮行於晝而不行於暮矣豈古人燭不見跋厭厭夜飮之意乎授人句絶執燭二字當屬下文

喪大記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内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大夫士蓋諸侯公族之仕於朝與夫人有恭功之服者或大夫士之母妻與夫人有私親者故夫人得往弔之然主人出迎見馬首而先入夫人既出主人送於門外而不拜盡事上之敬而不敢與夫人交禮所以嚴男女之辨也夫人自以世子道引而又視世子而踊其以禮自防亦至矣聖人制禮之合人情而曲中其節也若是哉疏謂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其說未盡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王氏謂此禮不可從朱子亦云禮壙中用生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引蟲蟻非所以為亡者慮久遠也愚謂古禮之不宜於今者不特此而已若楔齒飯含等禮亦不可從蓋齒既楔開則頷骨冷強不可復合又以濕米實于口中徒益尸之腐殯耳此雖人子不忍死其親之意然能於沐襲殮葬之類而盡心焉則此雖不用可也

祭義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禴有樂而嘗無樂

春雨露既濡天地有發生氣象孝子履之因念其親而如將見之亦若萬物秉天地之氣而復生也霜露既降天地有肅殺閉藏氣象孝子履之因悲其親之隨物澌盡而生意不復也蓋樂由陽來故春夏之祭用樂者是迎父母與生氣俱來而如將見之秋冬之祭則無樂者是送父母與生氣俱往而哀其不復

此君子所以合諸天道也春夏爲伸爲來秋冬爲屈爲往陰陽之理鬼神之德也鄭氏謂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非是吳澄曰春夏陰陽之出故樂以迎其來秋冬陰陽之入故哀以送其往是以禘有樂而嘗無樂

表記

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

口譽者以甘言說人而無實心即下文所謂口惠而實不至者也若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則言出於心而非以口譽人者矣民安得不興起於誠信乎集說謂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於本意不切

緇衣

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易事者好惡章志而平易近民也易知者民自作愿而心無反側也若如呂氏說則偏狹矣

卷終

禮記集說辨疑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戴冠撰冠字章甫長洲人以選貢授紹興府訓導是書所論凡曲禮六條檀弓九條王制三條曾子問二條文王世子一條禮器一條郊特牲一條內則五條玉藻二條大傳一條少儀一條喪大記二條祭義一條表記一條緇衣一條蓋未竟之書也嘉靖丁未陸粲刊冠所作濯纓亭筆記附載於末然筆記爲雜說而此書究爲經解今仍析爲二各著錄焉

禮記集註三十卷

〔明〕徐師曾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集註三十卷》提要

禮記集註序

夫禮者天地聖人之心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聖人仰觀俯察出其益然以生者制爲禮教以理天下是故以立父子以正君臣以别夫婦以序長幼以惇朋友此五者禮之大經也然儀文不備則人之情易於流放而禮之爲用有時而窮於是稽其儀物辯其制度定其典章有王朝官師之序有宗廟朝聘之儀有冠昏喪祭之度有

鄉射燕饗之節其威儀文章至
纖至悉要皆以吾之心而參天
地之心彌綸統貫無有滲漏嗚
呼斯禮也非周公其孰能修之
周道既衰禮教大壞孔子有周
公之聖而無其位而其願學周

禮之心固遑遑也當是時魯爲
周公之後周禮尚存孔子急急
然講而定之如有用我執此以
往此其志也遭秦煨燼典籍蕩
棄厥後高堂氏始傳儀禮十七
篇蓋周禮之遺也至小戴氏復

傳記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中
間微辭奧義多孔門諸人相與
發明程氏所摘學庸二章直與
虞廷精一之旨同功他如王制
月令明堂等篇雖出漢儒撰記
然至于今猶得循其言考其事

而因以窺見周公制禮設官之
本意其功亦不得而廢也世以
周官儀禮禮記列爲三禮予謂
周公立六官定禮制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即周禮也今可考見
者特十七篇耳禮記最後出體

裁錯雜故謂之記後之儒者不能深曉並稱三禮失其旨矣宋大儒朱子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吳幼清氏因著纂言說者或有取焉而孰知其脫漏殘缺無可復見聖人全經惜哉

今制令博士弟子專業禮記而周官儀禮悉置弗述豈非欲其紬繹傳記以求見天地聖人之心歟顧今所習皆本先儒陳澔集說嘗考其旨歸多沿襲舊聞拘泥註疏其於天地聖人之心殆亦有未至焉同年姑蘇徐魯菴氏由給舍謝病家居十六七年閉戶讀書其於聖人六經要義與夫藝文雜纂博極考究號稱該洽今所訂禮記集註其所發明皆能㮣括天地聖人之常心

學者仍味其言則古所謂三千三百不必索器數考殘缺其於禮之爲經爲曲亦庶幾思過半矣因爲叙其大都如此時萬曆乙亥季秋朔日吉郡宋儀望望之甫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廵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永豐宋儀刊
直隸蘇州府同知南海周裔登
劉介齡
吳江縣知縣南城王一言同閱
縣丞寧番周治幽
典寧張家喻督刊
儒學教諭星子吳希尹
訓導武平石美中
南城羅汝貞
南京工部虞衡淸吏司主事同邑葉可成校正

禮記集註序

古昔聖王迭興人文漸著各有禮樂以致太平蓋至有虞氏而始詳歷夏及商猶尚忠質至周而又加詳意其時禮樂皆有全經而散逸不傳今所存者唯周禮儀禮而已若夫禮記則四代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在焉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相與共錄而成書雖王制月令作自秦漢要亦不可少者孝武時河間獻王德得其書而上之孝成詔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厥後戴德既删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删爲四十六篇後漢馬融傳其學乃附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其餘歸諸大戴禮故今之禮記戴聖馬融之所定也後儒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似矣曾竊以爲此書蓋二禮之傳不特傳儀禮也何則周禮者周之官制也六官各有所職而大要以五禮爲主故舍曰官而曰禮儀禮者周之禮制也五禮但揭其綱而行之以儀節爲目故不專曰禮而

篆曰儀由是言之則儀禮者爲周禮而作也彼其竝稱爲三禮者固云誤矣而謂專傳儀禮無乃有遺論乎今考此書之於二禮有釋其義者如祭義冠義問喪等篇又如曲禮朝覲聘問之類則釋儀禮至於遇會誓盟之類則釋周禮也又如文王世子所記庶子是釋周禮諸子之類今不能悉舉讀者當自考有補其闕者如曾子問奔喪雜記喪大記如投壺諸篇又如曲禮所記天子諸侯后夫人卿大夫生死祭享祭品稱名明堂位所記朝位皆義所記天子諸侯教婦之類有引其全文者如內則所引竝周禮全文有文同而指異者如喪大記多引儀禮二喪禮正文而所指則自天子而下會子問載子游

問喪慈母如母本儀禮文而孔子所答則異之類有略相似而增損者如少儀言語之美與周禮六儀略同然損其三而增其一之類有因其文而推廣之者如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章是因儀禮子嫁反在父室一爲父三年之文而推言之之類有解其未明者如喪服小記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諸篇有不相合者如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與儀禮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不合又如喪服四制言父服以恩制與儀禮喪服傳言至尊者稍異之類有雜記四代之禮者有專記周人之禮者有美其得禮者如檀弓所記孟獻子禫文子除喪待弔之類有譏其失

禮者如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子路姊喪弗除之類有記其非古者如檀弓喪冠反吉及易墓之類有記禮之所廢者如郊特牲夷王廢覲禮之類有記禮之始變者如曲禮士誄檀弓帷殯之類有記其僭禮者如檀弓設撥來含禮運醆斝尸君之類有專言禮者如禮運篇有兼言樂者如禮器郊特牲樂記仲尼燕居所言之類有別記錄而無關於禮者如學記緇衣儒行大學諸篇中庸除追王達孝禮樂三重外其餘皆是要之傳周禮者固傳周禮其傳儀禮者亦所以傳周禮也彼異代之制可備損益記錄之附可資禮學皆二禮之羽

翼也顧其間或出後儒之傅會不免有倍盭者存讀者但當闕其疑刊其謬以禮樂之本治其身心以器數之文博其理趣則由此書以達二禮谿如矣然非通其文義終莫能入此註疏所以不可廢也鄭氏而下亡慮五十餘家舛謬雖多切當時有是在擇之而已宋有陳可大氏集諸說之大成爲世所宗厥功不細惜其取舍失衷章句錯雜殊不滿乎識者之意曾末學寡陋潛心三十餘年輒不自

量稍爲刪改參以愚得命曰集註使讀者暢通大旨而因以求先王象天地制禮樂之心或未必無少助也朊蒙斯竟序而藏之以俟君子隆慶六年歲在壬申五月二十四日吳江徐師曾序

禮記篇目

傳少並去聲

禮記篇目畢

冠去聲 朝音潮 還讀曰旋 後凡言冠昏朝聘者倣此不復出 裼音錫從衣

禮記卷之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曲禮上第一

曲。委曲也。謂禮之微文末節也。此古禮經之篇名。蓋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篇。後人以編簡多。故分爲上下。檀弓雜記倣此。凡百三十九章。黃叔陽曰。冠。昏。喪。祭。朝。聘。射。鄉。禮之全體也。而其行之。則在乎升降揖揚進退周還裼襲。言動服器之間。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微文不謹。則全體不行。是以先王教人。每謹於微。而以曲禮爲之首篇。張子曰。物我兩盡。自曲禮入

更平聲　夫音扶　溥上聲　當去聲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音無。

毋。禁止辭。儼。矜莊貌。若。如也。思。計慮也。人有所思。則貌必儼然。故以爲喻。安者。不輕發。定者。不安更。辭。言語也。○曲禮一篇。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又爲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毋不敬。謂心身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上毋不敬一語。統而言之。無所不該。而又及言貌者。以其所關尤切也。能是三者。則明通公溥。而於天下之道。知之無不盡。處之無不當矣。以此臨民。民其有不安者乎。論語言君子脩己以敬而安百姓。即此意也。范淳夫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黃叔陽曰。歷觀載籍。治亂興亡。其要唯在敬肆之間。然後知安民之語。不我欺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敖與傲同。長丁丈反。從與縱同。樂音洛。○敖者。矜己慢物之謂。欲者。飲食男女

之欲。樂如飲酒作樂。凡快心之事皆是。○長敖則喪德。從欲則敗度。志滿則人離。樂極則生悲。四者皆人情所有。而不可過。故約之使合於中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狎。習熟也。心服曰畏。憎。惡也。安安者。安其所安也。孔氏曰。上安指心。下安指處。○狎而能敬。雖熟而敬不弛也。畏而能愛。敬而情亦親也。雖愛而知惡。小過則規。大過則絕。不溺愛也。憎而知善。一言不廢。寸長必錄。不偏惡也。雖積財而能散施。不務自封而吝出也。雖安而能徙義。不固自便而憚改也。六者皆中道。唯賢者能之。蓋由上敬功深。故察理精而物不能滯。充養熟而情無所溺耳。入曲禮者以此為法。可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毋音無。下章同。難去聲。很胡懇反。分扶問反。○很。爭也。分。謂己之所當得者。或讀如字。謂分財也。○臨財亦有當得者。苟得則傷義。臨難亦有當免者。苟免則害道。鬭很非禮。且有忘身及親之禍。義利不明。必有分外求得之心。故皆戒之。既言毋苟得。又言毋求多。蓋記者重言之。以致丁寧之意耳。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質。成也。謂成說也。直如孟子不直則道不見之直。勿。亦禁止辭。有。謂有其質也。○凡人決疑。有偏心者。多執己見而不復思。有忌心者。懼形己短而不肯從。故戒處疑事[illegible]好說成說。但當盡言求正。而勿自有之。蓋天下事理。本非一人意見所能盡。況於疑事。尤不可執己見者乎。既曰毋質。又曰勿有。丁寧之意至深切矣。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卽此意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夫音扶。後凡言若夫者倣此。不

復出。齊讀曰齋。○若夫二字衍文。蓋記者節取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文。而失於刪去也。○尸以象神。坐必端莊。故坐法雖不為尸。亦當如尸之坐也。齊以交神。居必莊敬。故立法雖不致齋。亦當如齋之時也。此二者。主敬之目也。

○禮從宜。使從俗。

使。上聲。○使。奉命出使也。○禮。時為大。故禮從宜。入國問俗。故使從俗。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夫音扶。後凡言夫禮者倣此。不復出。別音鼈。○黃衣陽曰。此原禮之用也。蓋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故其用所以定人親疏之情。世近者其情則從而隆。世遠者其情疏。則從而殺也。禮因事而為之權衡。故其用所以決人之嫌疑之事。辯其分於幾微。則民無嫌。析其理之可否。則民無疑也。人之出入無常。故位有同異。禮則所以別之。如一本之本同出而異。則損而使殺。殊宗本異。入而同。則益而加隆是也。事之從違難定。故理有是非。禮則所以明之。如其文非其義是。則明其為是而當因。其文是其義非。則明其為非而當革是也。夫親疏定則有制情之本。禮之仁也。嫌疑決則有應事之權。禮之義也。同異別則人倫明。禮之禮也。是非明則庶物察。禮之智也。其功於人如此。豈可斯須去身哉。○孔氏曰。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為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若妾為女君期。女君為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為得禮。曾子襲裘而弔為失禮是也。嫌疑同異是非之類在禮甚衆。今姑各舉一事為證。愚按疏義如此。而集說引之不詳。遂使讀者謂此章專

行亦上聲後凡言行者倣此

爲喪禮而發誤矣○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說讀曰悅○辭費多其辭說也○黃叔陽曰禮以養人正大之心故守其常度不妄從然以養心之正禮以養人簡易之心故辭達則已不多言說以增煩躁之病陳可大曰求說則已非況妄言之乎○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好去聲○踰越也節分限也○黃叔陽曰禮以養人莊敬純實之誠故不踰節而爲脩上之行不侵侮而爲長傲之事不好狎而爲相褻之態○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行去聲後凡言善行者倣此不復出○鄭氏曰言道言合於道也質實也禮爲之文飾耳○君子學禮不必區區於繁文末節之間唯在脩身以踐言則言行相顧慥慥爲實而可謂之善行矣如是則行脩言道而忠信在我三千三百

不復出

衆而措之可以極規模之大盡節目之詳豈非學禮之質哉樂記人以中正無邪爲言其理一也○楊氏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朱子曰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似○黃叔陽曰正己者然後能正天下任己者未有能直人故禮聞取於人必待君求而後出也不聞取人必不枉道以徇人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禮聞求學童蒙求我也不聞往教匪我求童蒙也蓋君子之於天下達則以行道爲心窮則以傳道爲責世之治亂道之游明皆由於此故不可不自重也嗚呼出授受之間當細故哉○朱子曰取於人者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求學往教即其事也集說用之似亦有理弟恐非記者兩述所聞之意耳更詳之○

殺色介反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人所共由之理謂之道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四者皆當以敬爲本禮者敬而已矣故主敬以爲入門而收斂檢束以成其始以成其終以爲實地而優游涵養以成其終成己之資於禮也固出於禮者性命之禮之成體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命而所謂禮之成者出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矣故又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黃叔陽曰率之以身使傚之之謂教諭之以言而使循之之謂訓二者皆所以正民俗也然必齊之以禮則制度明品節定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而教訓可徧行矣苟爲

無禮則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雖有教訓焉能備乎此教民之資於禮也分爭辯訟非禮不決朱氏曰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使曲直不淆訟形於言而有是非辯訟使是非不亂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禮則不能決此以治民之資於禮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上下所包者廣官民僚屬在在有之朝廷上下義非禮則尊者卑賤者位貴而君臣上下不定矣家庭上恩非禮則倫理不明情義不篤若父子兄弟不定矣此正大倫之資於禮也宦學事師非禮不親鄭氏曰宦仕也○仕與學皆有師將以明道也然必有禮分崇隆師者則師弟子無學道之誠而師亦無傳道之教矣安能相親愛乎此事師之資於禮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朝音潮

撙子本反 上上聲 讓通同

涖治乎聲○鄭氏曰班次也涖臨也陳可大曰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旅上左右之局涖官府之事行治教之法非禮則上不敬而下玩之欲其令行禁止不可行矣故曰威嚴不行此治衆之資於禮也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陳可大曰禱以求為意祠以文為主祭以養為事祀以安為道皆所以供給鬼神也非禮則心不誠貌不莊鬼神其肯享乎此事神之資於禮也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撙祖本反○陳可大曰是以承上文七節而言撙其抑也○黃叔陽曰斂容正色肅然端莊之外著以為恭閑邪存一淵然微妙之中存以為敬長抑自居確守持盈之戒以為撙斂約不放常適中正之規以為節卑以自牧揉無欲上人之心以為退推以與人讓不居其有之念以為讓此六者即上所謂禮也君子務此則無往非道德仁義之周流而教民以至事神各得其宜矣○此章言禮為衆事之綱

反 幾平聲 後凡言幾者倣此不復出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離去聲猩音生夫音扶後凡言夫者倣此不復出麀音憂○陳可大曰鸚鵡鳥名出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人面豕身出交趾封谿等處○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聚猶共也禽獸之牝者曰麀父子共一麀也○黃叔陽曰人之血氣嗜欲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所與者獨言耳然鸚鵡猩猩亦作人言而卒不得列於人類者以其無人禮也人而無禮則口雖能言而心固禽獸矣又何以異於鸚鵡猩猩也哉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人而無禮則亦無所不至矣

長丁丈反後言長者倣此不復出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別音鼈○黃叔陽曰承上言聖人作而在位憫人之淪於禽獸也制冠昏喪祭鄉射聘之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則父子親君臣義長幼序男女別有文信而知自別於禽獸矣此人道所由以立也上文舉父子聚麀雖以明昏禮之不可無而餘禮亦在其中矣○此章原禮之所由始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大音泰施去聲○此言禮之所由備也三皇五帝之世風淳俗朴以德相先故其民貴以德及人而不思其報三王之世淳朴漸開以禮相與故其

大去聲 見 朝 音

民務施而亦務報蓋禮至三王而備而禮之所尚則在往來故往而不來則在人為非禮而吾之往亦不可責來而不往則在我為非禮而彼之施有時而德此禮之所以必尚往來而施報為當務也張氏曰人之情大抵施之不見報則懈惟大上貴德已通之而已其次務施報故緣人情而為往來之禮也○馬氏曰獻必有酢酢必有酬此往來之禮見於燕飲也主人出迎則客固辭客就東之營則上人固辭此往來之禮見於階接也聘之三年者報必與服之期者報亦知之此往來之禮見於喪紀也○方氏曰禮而務報視人上己尊矣乃有往而不來來而不往者民俗之厚薄相去為何如哉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禮之有無安危所係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皆然此禮之所以不可不學也

○夫禮者自卑

七十杖於朝。人君愛賢，不聽其去，則必待以殊禮，故以几杖賜之，使自安適也。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此下三節皆蒙上文言不得謝而言。行役在本國而巡行役事也。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適四方，遠聘異國也。安車，小車也。古者四馬大車立乘，一馬小車坐乘。○方氏曰：行役在公外事也，而以婦人，欲其雖在外而如在內也，況在私乎？適四方在遠也勞事也，而乘安車，欲其身服勞而不失其逸也，況在國乎？此亦待以非常之禮也。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呂氏曰：老夫，長老者之稱。○黃叔陽曰：人臣立朝，常能勉強矜持於筮仕之初，而不免驕縱於人君眷留優寵之後，此君臣所以鮮終也。故老臣以為戒，於他國則自稱老夫，明其君愛貴之故，而臣老猶在朝耳；於本國則稱名，在父母之邦，嫌以尊者自居也。此二者皆謙退遜恭順之道，而不敢有驕心也。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越國而問，謂他國越境而來問也。制者，本國之故事。○古人謂獻黃髮，重答元老，為其賢而多聞也。故有越國來問之禮，則舉王朝所頒先君所行之典以答之，未嘗自出己見。此執禮守法之節，而不敢有安心也。○黃叔陽曰：此章記大夫賢老之禮，可見眷留優待在人君為使臣以禮，始終全節在人臣為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愈久而情愈親，此古治之所以盛也。後世君恃其位而草艾其臣，臣竊其權而要挾其君，欲治如古，得乎？○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丁丈反，後凡言長者倣此，不復出。操，平聲。○謀於長者，謂往就長者而謀議所為也。操，執也。從，就也。○此記事長者之禮。凡謀事於長者，必執優老之具以就之，非謂長者所無也，弟子之役當如是耳。長者有問，試之也，必謝不敏，不從命而後對。若不辭讓，則無謙虛之心，非事長之禮也。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曰：非曰能之，願學焉。皆辭讓之言也。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凊，七性反，從仌。省，音醒。○定，安也。晨，旦也。省，問也。醜，同類也。夷，平等也。○以一歲寒暑之候言之，則冬溫以致其煖，如溫被之類；夏凊以致其涼，如扇枕之類。以一日興寢之期言之，則昏定以安其衽席，晨省以問其安否。四者所以養體也。一朝之忿忘其身，則害及其親，故在醜夷儕輩，爭端易起之中，唯當壹於遜讓而不與之爭，所以養志也。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

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夫，音扶。其弟之弟與悌同。○言為人子，謂父在時也。不及車馬，謂不敢受車馬也。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閭，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同官曰僚，同志曰執。交遊，泛言遠近之往來者。○張氏曰：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受服則已備有車馬尊貴之禮，貌備矣。今至於三命而猶不及車馬者，蓋不敢以貴富加於其父兄宗族也。此非有愛敬之實者不能，故謂其孝，又見弟以至交遊各以所見稱之，亦可以見孝為百行之原，故能悅親，則可信友而獲上治民，一以貫之矣。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行，去聲。○陳可大曰：父之執，父同志

惡烏路反

之友也謂之命之也不敢者敬之同於父也○方氏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父之執乎故其見之也於進退之節不敢專則一舉足而不忘親可知於對問之節不敢專則一出言而不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孰過於是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夫音扶告音谷○告啓也反還也面猶見也必言面者欲省顏色也常猶方也○出則告之欲親知其所在之方也反則告歸欲親知其所往將亦省顏色安否也遊有常所身有常業不他往恐貽親之憂也心不外用恐遺親之志也

恒言不稱老。恒音有正○陳可大曰平常言語之間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身為過矣不稱老欲安父母之心而不忘感動之也本作恒一解則以老自稱古人與衣娛戲者以此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長並丁丈反○倍加一倍也○年倍於我事以父禮隨行也長我十年事以兄禮為行之也長我五年則肩隨之並行而差退也

差音雌 處上聲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羣居會聚之處也○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五人會則推長者一人坐於異席特尊之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主當也室西南隅為奧中道道路中央中門棖闑之中也○奧與中席皆尊者之所居故居必別室坐必偏席也中道中門皆尊者之所出故行必近左右立必倚棖闑也此言自卑以尊其親也

近去聲

食饗不為槩。食音似後凡言食饗者倣此不復出○食饗謂宴賓奉祭之類槩量也量饌具之多

少也○食饗之具當順親心不敢自為限量也

祭祀不為尸。尸以象神若父上祭而子為尸是使父北面而事之子所不安故不為也夫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

夫音扶 行去聲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之○陳士賢曰親雖未言亦聽之唯恐言而不及聞也親雖未動亦視之唯恐動而不及見也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訾音紫○訾毀也登高則有隕墜之虞臨深則有陷溺之虞不登不臨以全身也苟訾則近於讒苟笑則近於諂不訾不笑以全行也

近去聲 行去聲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闇與張氏同○陳本連上章更端之辭事也闇之事以孝子二字於闇中也登猶行也危謂危處也○服闇者行於闇中人所不見之地危者險道也陳氏曰孝子忘親且貽不令之名皆辱親之事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陳士賢曰死謂患難相死○黃叔陽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高者輕死是有忘親之心故不許友以死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卑者重財是有離親之志故不有私財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純音准下同○孔氏曰冠純冠飾也衣純深衣領緣也○父母存而純素則嫌於喪非孝也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幼而無父曰孤當室謂為父後者○陳士賢曰孤子當室雖除喪猶純素加隆也衆子則否

○幼子常視毋誑。毋音無誑古況反○視與示同誑欺也幼子之性本無不誠然得於偽則為惡步而為善難示毋誑然後可使不滋而真純可全矣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衣去聲童子未成

人之稱。衣，倚著也。裘，皮服。裳，下服。○童子體熱，衣裘則太溫，恐傷陰陽之和也。又應給役，衣裳則不便，恐妨習勞之事也。故童子繼衣孺袴，年二十乃衣裘裳。立必正向一方，立容德也。聽不傾耳以聽，頭容直也。防其外以養其中，欲其敬以直內，而無偏邪之患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對，去聲。與，依同。辟讀曰僻。咡音二。○提攜，牽行也。負，任在背。負劍者，長者負小兒於背，如負劍也。史記左右謂奉手以上負劍，即其隘也。辟，偏也。咡，口旁也。詔，告語也。與之言也。劉氏謂詔之者，負小兒而回頭就口旁語之，言則童子如負長者然。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於脅下，則如帶劍然。一字自為一義。又童子反負長者，非也。陳氏又謂負劍即帶劍者，亦非。蓋負劍挾帶劍不同。史記註可按也。○長者就童子而提攜以行，則兩手捧其手，所以承長者之意也。或負童子於背，傾頭就其口旁而詔語之，則掩口而對，不使氣觸長者，皆敬也。蓋自幼稚而禮教已行矣。少而習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去聲，下同。○從，隨行也。先生，師也。年德俱高，又能教道人者。越，踰也。遭，逢也。道，即路也。趨，疾走也。禮無二敬，從先生而不越路與人言，不敢分其敬也。正立拱手，不敢斥非，不敢引避，恐有教令也。與言則對，承其命也。不與言則退，不敢隨行，承其意也。此路中前道之儀。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上，上聲。鄉讀曰嚮。○長者但以年稱，與先生不同。土高曰丘，大阜曰陵。鄉長者所視，恐承問，可即所見以對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呼，去聲。○陳本連上章，今依張氏析之。以其言登城之儀，不蒙從長者而言也。指，恐惑見也。呼，號叫也，恐駭聞也。

○將適舍，求毋固。

毋音無，下並同。○適，往也。舍，館也。雖往就主人之館，不苟也。固，必也。有所求，然其有無當順主人之意，苟執而堅欲得之，則非為客之道矣。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上，上聲。後凡言上者倣此，不復出。聞並去聲。○上堂，升主人之堂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者即席則脫屨，不以屨踐席，故客皆脫屨於戶外，唯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

聲徹於外曰聞。○將上堂，則先揚聲警欬之聲，欲使內人知之也。戶外有二屨，則戶內當有一屨，為三人矣。言聞於外而後敢入，不聞則必有密謀，故不入也。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下，去聲。奉與捧同。扃，古熒反。○入戶，入主人之戶也。雙曰門，單曰戶。視下，不舉目也。扃，門關之木也。闔，閉也。遂，闔盡也。入戶之時，舉以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有所視瞻，而不迴轉。此三句與上節皆不欲干人之私也。其事雖微，皆為禮之要。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蓋以禮制形，為用以制心為本。心術不正，則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致嚴如此。開闔如前者，不違主人之意也。恐有後入，故闔而不盡，嫌於拒人之來也。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

蹵古踏字
橛求月反

隅必慎唯諾。踖音迹摳若侯反唯音委○踖躐也蹴躐也摳提揭也隅席角也唯諾皆應辭○不踐他人之屨不蹴他人之席欲便於坐故摳衣欲示其讓故趨隅此即席之儀也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無往而非敬也○此章記為客之禮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閾音業○闑門橛也閾門限即今之檻也○此記人臣敬君之禮鄭氏曰大門兩旁之木為棖中間兩扉相合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曰闑東西兩扉君出入則皆由左出以東扉為左入以西扉為左若大夫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為右入以闑東為右避君出入處也舊說不敢以賓敵主者非不踐閾所以致恪也○戴氏曰此禮行於本國若適他國聘享則不然少儀曰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言凡者通貴賤而言每門謂自大門至寢門也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士庶人一門讓於客欲客先入也寢門最內門也肅猶俯也固辭再辭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肅謂肅拜揖也俯手以揖之也○每門讓者敬客也客辭不先入故主人揖客而先入以導之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復如字○凡門南向入則東為右而西為左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客降等者等列卑於主人也就主人之階不敢當客禮也主人固辭不敢當客之讓已

也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讀曰涉上竝上聲後凡言以上皆倣此不復出○登升也級階等也讓登欲客先升也客不敢當則主人先而客從之亦以導客也其涉階之級則兩足前後相合又步步相繼而上皆不躐等也先右先左各順入門之左右以相向為敬客也○張子曰此等事皆敬事自至如此非有心安排而然也○此章記賓主之禮戴氏曰盛哉先王之禮也洋洋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其端則起於辭遜之心而已今觀送迎之際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為主人者不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為客者不勝其惓縮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退不避不迫使人起敬起慕豈有忿戾不平之氣哉

上聲後亦倣此不復出
勝平聲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帷幔也薄簾也趨疾行也武足跡也行而張拱曰翔○凡見尊者以趨為敬然亦有不必趨者帷薄之外無人趨則許也行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能容步也有不敢趨者執玉之重或恐失墜也執玉須慎不論堂之上下皆不趨也堂上不趨故足跡相接堂下可趨故足自為跡不相躡也堂中不翔地尤迫也

○竝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肱臂也授以物與人也授立授物於立者授坐授物於坐者立與坐皆謂尊者也不立謂跪也○橫肱則妨並坐者非敬也授立而跪則受者須俯授坐而立則受者須仰皆以傾人亦非敬也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

埽斂灑並去聲

塞音色

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同。鄉讀曰嚮。扱讀曰吸。○糞與拚同。埽除穢也。埽席前曰糞。袂袖也。拘障也。退卻行也。扱斂取也。此記灑埽之禮。初往時則置帚於箕上。使得兩手舉箕。而無惰慢之容也。當埽時則一手執帚。一袖障帚。卻步而行。且埽且遷。不使塵及長者。將斂時則以箕自向吸取其穢。不以箕向長者。皆敬也。○黃叔暘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埽應對。即道德性命之理。徹上徹下者也。自小學之教不行。而此理之晦塞久矣。雖子游身在聖門。且以爲末事。尚何望於後世哉。

○奉席如橋衡。奉與捧同。橋如字。○賓至主人布席。則弟子奉席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鄉讀曰嚮。○席坐席也。衽臥席也。趾足也。○陳可大曰。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皆欲順尊者之所安也。孔氏曰。坐爲陽。面亦陽。臥爲陰。足亦陰。故請面請趾。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鄉音同上。後凡言南鄉北鄉東鄉西鄉者倣此。不復出。○此布平常之席也。凡坐席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向在陽則坐在陰。陰道尚右。向在陰則坐在陽。陽道尚左。南向者右在西。北向者左在西。故皆以西爲上。東向者右在南。西向者左在南。故皆以南爲上。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函容也。○此布講說之席也。古者飲食燕享。則賓位在室外牖前。列之筵南向而不相對。今非飲食之客。則爲講說之容可知矣。所布兩席中間相去可容一丈。相對而坐。便於問答也。張氏曰。古者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其布席遠近。間三席。故席間函丈。

主人跪正

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重平聲。後凡言重席者倣此。不復出。○撫以手按止之也。○此與下節皆當講說之容。而言賓主之禮也。主人敬客。故跪而正席。客不敢當。則跪撫席而辭以答之。客敬主人。故徹重席。主人欲伸敬。則不聽其徹而固辭。以答之。主人敬客。不敢先坐。故俟客踐席將坐。然後坐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舉。言也。○坐定則言。故於言語之客。敬主人。不敢先言。必俟主人有問而後對焉。主人以客自外至。當先有所問也。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毋並音無。章內並同。齊讀曰齊。音咨。蹶音厥。○即就也。怍愧也。失容則可愧矣。齊衣下縫也。撥發揚貌。蹶足動貌。○方其未坐。則詳緩恭謹。毋使有失而生愧容。兩手摳衣。使去地尺。而免躡躓。及其既坐。則整疊前衽。毋使撥開。斂膝安坐。毋使蹶動。此賓主自致其敬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策篇簡也。坐跪也。遷移也。越跨之而過也。○承上言即席之時。若遇師長諸物。或當己前。則跪而遷移之。戒慎不得踰越。所以廣敬也。○呂氏曰。物猶加敬。人可知矣。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盡並與儳通。儳音湛。○虛坐。空坐。不飲食也。安。不搖動也。虛坐食坐皆然。執猶守也。[illegible]顏見於面。爲長者即先生也。不及者。言一事未竟。未及他事也。儳參互不齊之貌。○凡坐各有法。虛坐則盡後。不敢近前。示無求於前也。玉藻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則俎豆在前。故盡前。不敢退後。恐汙席也。玉藻去席尺是也。坐容動搖頷

和去聲　參音驂

色變，異乘先生之未久而變言，皆非敬長之禮也。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勦，初交反。○說音率一身而言，聽長者之言也。勦，擊也。雷同者，雷發聲，則物同應之，故取以為喻。則，法也。古昔，以詩書之類。○如述詩書之說，先王以人言，如稱堯舜之類。○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聞人之言而附和之，則掠美于人，不可為也。法則古昔之格言，稱述先王之實事，則言有依據，而非勦說雷同矣。○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陳可大曰：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參雜先生之言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請業者求當習之事，如詩書禮樂之類。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如顏淵問仁，子路問政之類。有請必起，致敬也。敬師所以敬道也。父召無諾，先生召

空去聲　更平聲　客見之見如字

無諾，唯而起。唯，音委。○呂氏曰：諾者，許而未行也。陳詩翁曰：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先言父召，以明事師如事父也。父以恩，師以道，故其敬同也。○此章記弟子事師之禮。○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所尊敬，謂有爵有德有齒之人。無餘席，謂已與尊者席相近，則坐於席端，不使有空餘之席也。同等與已無尊卑者。○欲審應對，故坐無餘席，不為私敬，故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陳可大曰：燭至而起，以時之變也；食至而起，以禮之行也；上客至而起，以其非同等也。○燭不見跋。○見，音現。跋，音鈸。○見者，示見之意。跋，本也。○陳可大曰：古者未有蠟燭，但以火炬照夜，將盡則更之，而藏其所餘之殘本，不使客見，恐客見之，以夜深主倦，欲辭退也。○尊客之前不叱狗。

慮以至賤駭尊者之聽，且嫌叱客也。○讓食不唾。唾，吐臥反。嫌惡主人之饌也。○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撰，士免反。莫，讀曰暮。○君子有德之稱。欠可欠也。意闌則欠，以舒氣；體疲則伸，以舒體。撰，具也。欲起行，故撰杖屨。視日，謂日影。○或欠或伸，或撰杖屨，或視日蚤，四者皆厭倦之容，故請退以息之。○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更，平聲。○陳士賢曰：謂更端者，更易事端而問也。起，所以致敬。○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間，如字。屏，音丙。○間，隙也。復，白也。言欲得間隙以白事也。屏，退隱也。○少間有復，則機事之密者也。故居左則屏於左，居右則屏於右，侍其言畢而出。侍焉，不敢干其私也。○毋側聽，毋噭應，毋

邪與斜通

淫視，毋怠荒。○毋並音無。章內並同。噭與叫同。側耳以聽，非恭敬也。高急以應，非和平也。目容宜端，毋流動邪盼也。身容宜檢，毋惰慢縱肆也。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倨，音句。跛，音祕。○遊，行也。倨，傲慢也。跛，偏任一足也。箕，舉兩足如箕舌也。寢，臥也。伏，覆也。○行當恭謹，立當整齊，坐必斂足，寢不如尸。○皆敬也。斂髮毋髢，髢，音替。○孔氏曰：髢，髲也。垂如髲也。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也。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袒，音但。從衣。褰，音牽。○免，脫也。袒，露臂也。褰，揭也。○免冠以自便，袒衣以息倦，褰裳以取涼，皆不敬也。○此章記持身之禮。○游氏曰：禮者，內以正人之心，而外以正其游行、視聽、坐立、臥起、衣冠之際，此所以

近，去聲。　爲，去聲。

止邪於未形，而求以弭亂之道也。○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上，上聲。○解，脫也。屨有綦，故解而脫之。此言初至解屨之法，蓋屨不敢上堂，必解而後升，階瀆尊也。解屨不敢當階，必置諸偏處，謂始後也。若長者在室，則屨得上堂矣。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屏，并音。○此暫退取屨之法。侍於長者，已成有事，暫退而長者不送，則就屨所在處，跪而取之。旣取，必屏於側，亦不當階，敬也。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鄉，讀曰嚮。○遷，移也。納，著也。○而屨二字，總下文遷屨納屨之法言。禮畢退去，而長者送之，則當面長者而著之，恐背尊也。將屨之時，則跪舉屨而移之前，欲便著也。方屨之時，則不跪而俯身納之，亦便著也。二者皆而屨之事。孔氏曰：跪則足向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跪左納右，跪右納左。○此章記侍長者解屨取屨之禮。黃叔陽曰：屨之爲物甚微，而解屨取屨事亦甚小。古人致謹如此，敬長之心，誠一舉足而不敢忘矣，孝弟之風，安得不行於天下哉。○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離，如字。毋，音無。參，音驂。○方氏曰：兩相麗謂之離，三相雜謂參。○見兩人並坐或並立，恐有密謀，不得輒往參。○頃爲干人私也。若見兩人並立，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得輒當其中間而出，恐散其列也。不云離坐者，路中非安坐之地也。○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椸，音移。枷，與架同。櫛，則瑟反。○不雜坐，男在堂，女子在房也。椸枷，皆置衣服之器。巾以浣潔，櫛以理髮。不親授，須而後取也。○嫂叔不通問，諸母不

遠，去聲。

漱裳。漱，平聲。○陳可大曰：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諸母，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裳賤服，不使漱裳，所以遠別，亦敬父之道也。○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陳可大曰：梱，閫同，門限也。內外有限，故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許嫁，年十五時也。纓制未聞，蓋以五采爲之，與幼所佩香纓不同。大故，大事也，如喪疾災變之類。門，女子居室之門也。○許嫁繫纓，示有所繫屬，以著識於夫氏，起其事義也。至是以成人禮之，故遠之於閨內之別室，非有大故，男子不入其門也。○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重言子者，男子女子。女子子，爲己子。若只言女子，疑於泛稱，故加子字，以明其爲子也。尊言兄弟者，遠同等之嫌耳。姪父尊卑禮殊，不必嫌也。○父子不同席。古者一席坐四人。此言父子偶共一處而坐，雖止二人，必各坐一席，尊卑之等異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行媒，謂媒氏之往來。名，謂男女之名。幣，幣帛，謂聘禮也。○黃叔陽曰：昏禮納采而後問名，故非行媒不相知名。納吉而後納徵，故受幣而後相親受。○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齊，讀曰齋。食，音似。後凡言齊戒酒食者倣此，不復出。別，音鼈。○日月，娶婦之期也。媒氏書之以告於君，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凡判妻者皆書之，是也。告於官，即告於君也。鬼神，謂先祖。僚，同官者。友，同志者。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馬氏曰：明而尊者莫如君，書

日月以告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爲酒食以命之。所以備禮而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取並與娶同。後凡言取妻者倣此不復出。○鄭氏曰。爲其近禽獸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取於賤者。世無繫本。故不知其姓。必卜其姓之同否。不同則吉。同則凶也。○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音現。○有見。才德著見也。若非以好德之故。則雖避好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曰。使者致辭也。某子。賀者名也。下文兩某字。皆使者名也。子。稱取妻者。客。鄉黨僚友之屬。羞。進也。○呂氏曰。昏禮

不賀。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遣問不可發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其曰賀者。記者仍俗稱耳。○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此因上章言賀。而所及老者也。禮無財不可以爲悅。而財非貧者所能辦。禮必強有力者行之。而強非老者所能勉。故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則財力不足。非禮之咎也。是以君子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亦不責人之所不能行。○呂氏曰。此外又有法之所不得爲者。疾而不能行者。臨難而不得已者。土地之所不有者。君子亦不責也。凡此皆禮之變也。○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國。國號也。如周晉之類。日月。謂日月二字。又甲乙丙丁之類。隱疾。謂疾之隱者。如黑臀黑肱之類。山川。山名川名。如泰岱江漢之類。○周道以諱事神。故常語易及而難諱者。皆不以名子。若以國。則廢名。以日月。則廢時。以隱疾。則廢形。以山川。則廢主。不可不慎其始也。然則名子者。當何如。曰。申繻對魯桓公曰。名有五。名生爲信。德命爲義。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嗚呼。盡之矣。又曰。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以官。則廢職。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此可以補曲禮之闕。○男女異長。長丁丈反。○長謂伯仲叔季之序。名各自爲序。不相干雜。亦有別之義也。○男子二十冠而字。冠去聲。二十則成人矣。故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承上言既冠而字。則人皆諱其名矣。然亦有當稱名者。蓋家無二長。雖妣不敢抗之。故子在父前。無長幼皆名。而不稱伯仲。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國無二上。雖父不可抗之。

故臣在君前。無貴賤尊卑皆名。而不稱爵位。不敢致私敬於其所尊貴也。○孔氏曰。春秋鄢陵之戰。晉厲公陷于淖。欒書欲載公。其子鍼曰。書退。此於君前名其父也。女子許嫁。笄而字。笄音基。○笄。簪也。以許嫁爲成人。故字之。陳可大曰。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渿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胾側吏反。食居之食音嗣。炙音柘。處並上聲。渿音喬。朐音劬。○肉帶骨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食。飯也。肉腥而切之爲膾。火灼曰炙。醯醋也。醬。各有所宜。渿。烝蔥也。漿。酒類。漢儀載漿。米汁相載也。脩亦脯也。肉薄折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脩。置。設也。朐末。脯脩之朐末也。中

食羹之食音似下同　掌音丈　食上執食之食並如字

佃曰。胊邊際曰末。○說食之法。以陰陽分左右。且取便食也。殽骨剛。故居左。胾肉柔。故居右。飯燥爲陽。故居左。羹濕爲陰。故居右。必言居人左右者。食以食羹爲主。故近在殽胾之內。膾炙異饌。故遠在殽胾之外。醯醬亦食之主。故在殽胾之內。食羹之外。葱渫加豆。故處末。在醯醬之左。或酒或漿。但設一品。則處右。謂在羹之右也。若兼設。則左酒右漿。又自不可食竟所須。在於胊脩。胊脩處酒左。以燥爲陽也。又分左右。則左胊右末。食脯脩者先末。右手取際。掌之便也。○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食音嗣。○降等。謂卑於主人也。執。持也。飯爲食上。故特執之。興。起也。○卑者不可當客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辭於主人。主人見客起辭。則亦起而致辭於客。客從辭而止。乃復坐就食也。主人延客祭。祭食。祭

盛音成去上聲　飡音孫　酳音胤　要平聲

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延。導之也。古人飲食。每品各出少許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恐食徹失。○卑者不敢先祭。祭必待主人導之。而後己從之也。凡祭食之禮。先進者先祭。後進者後祭。各以殽之次序而祭之徧也。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飯音反。辨與徧通。下同。○鄭氏曰。三飯。三飡也。○禮。食先食正饌。三飡而告飽。須勸乃更食。故三飯竟而主人乃導客食胾也。自胾以後。皆爲加豆。故三飡前未食胾。食胾之後。乃可徧食殽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孔氏曰。虛口。謂食竟而飲酒漿蕩口也。用酒曰酳。以演膏其氣爲義。用漿曰漱。以潔清爲義。○主人食殽未徧。則客雖已徧。而不敢輒先虛口也。此下脫後率食一簡。○此章言卑者就食之儀。若敵客。則不必然。夫禮要於中而已矣。○

少去聲　食音似　摶大官　飯扶晚反　爲去聲　及下同　易音異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孔氏曰。饋。進饌也。○侍長者而爲客。非自爲客也。故雖少無說食興辭之禮。但視主人之施而答之耳。○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共食者。所食非一品。共飯。則止飯而已。澤。汗也。古之飯者以手。○禮以讓爲本。以不惡於人爲敬。其共食而欲爲飽。非讓道也。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並音無。章內並同。摶音團。放飯之飯音反。○放肆也。○陳士賢曰。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也。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歠。長歠。飲無節也。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咤陟嫁反。齧魚列反。○咤以舌作聲也。反。還之器中也。固獲。堅欲得之也。○毋

惡烏路反　並去聲　歠平聲　和去聲　後凡言和者不　歠復出　惡烏路　又

咤毋齧。皆惡其聲之聞也。毋反魚肉。爲已歷口。人所穢也。毋投狗骨。不敢賤主人之饌也。毋固獲嫌。爭食也。毋揚飯。飯黍毋以箸。下飯音反。箸音住。○飯黍當待其冷。若以手散其熱氣。則嫌於欲食之急矣。飯黍當用匕。以箸非便也。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嚃音塔。刺七迹反。亨讀曰烹。窶音巨。○口取曰嚃。嚃羹之嚃。將羹之有菜者。絮謂羹無味而就器調和也。刺猶別也。歠詳味之也。醢。肉醬也。醢宜鹹。歠之。以其味淡也。窶貧不能爲禮也。○羹自有菜。宜用箸。不可以口嚃食之。毋歠醢。皆惡貪味也。毋刺齒嫌不謹也。客或有絮羹者。則主人以不能烹煮爲辭。有歠醢者。則以貧窶乏味爲辭。蓋主人不當正客之失。故但遜謝而已。濡肉

齗音 治並平音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乾音干。嘬，楚怪反。炙音柘。○濡，溼也。濡肉，殽胾之類。決，斷也。乾肉，脯脩之類。一舉而併食曰嘬。○濡肉以齒斷之，乾肉以手治之，各有宜也。炙宜細齧，嘬之，是貪食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齊讀曰齏。相去聲後。凡言相者做此，不復出。○張氏曰：此錯簡，當在前章客不虛口之下。卒食，食竟也。自，從也。前，席前也。齊，醬屬。相者，主家贊助進食之人也。○客跪親徹，所以答其親饋之禮。主人起辭，不聽親徹，然後客坐。交敬也。此謂降等之客，若敵者不親徹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少並去聲。後凡言少者做此，不復出。釂音醮。○尊，酒尊也。尊所，陳尊之所也。辭，止之也。反。還也。舉，持爵而飲也。飲盡爵曰釂。○此言侍長者飲酒之儀。食竟宜飲酒，故次上章。酒進不敢直受，故禮有拜受。受酒不敢直飲，故禮有侍酬。受爵則聽於長者，飲酒則後於長者，皆敬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賤謂僮僕之屬。○此因上章而并記之。蓋辭而後受者，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長之道也。蓋承酒食而言，推之凡賜，皆當如是。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核，戶革反。○鄭氏曰：木實曰果。○懷其核者，敬君賜，不敢棄於地也。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溉音槩。○御食，侍食。○餘，君所食之餘也。溉，滌也。寫，傳也。○君賜餘，若陶梓之器可溉者，即食之。其餘如

重平聲　為去聲

惟竹之器不可溉者，則傳於他器而食之。不欲口澤之瀆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餕音俊。○餕者，食餘之名。祭，祭先也。○此承上章賜餘而言。蓋受君之賜，當熟以祭。唯是餕餘，則不祭，成賤也。雖父亦不以祭子，夫亦不以祭妻，況先祖乎。蓋君雖當尊，而祭亦當重也。忠孝兩盡之道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御，侍食也。同，謂與長者同御也。貳，益物也。如易貳用缶之貳。謂重殽膳也。偶坐，配長者而坐也。○此又言少者侍長之禮。陳士賢曰：侍食不辭貳，偶坐不辭席，皆以主人敬長者，不為己設，非己之所敢辭也。一說貳或食，或偶坐，有盛饌，皆不辭。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梜音頰。○梜，箸也。○此食羹之儀。羹之無菜者，汁而已，直歠之可也。事之小者，猶各求其所宜，先王之教至矣。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為並去聲。副讀曰劈。絺音笞。華音話。綌音隙。累與倮同。疐與蒂同。齕音紇。○削，刊去皮也。副，析也。巾，覆也。絺，細葛也。華，中裂也。今人謂半破為華開。蓋本於此。綌，麤葛也。必巾之者，恐汗之也。不以絺綌當暑者，取其涼也。累，露也。讀如裸裎之裸。不巾之覆也。疐，去疐也。蓋人在官者為府史之屬也。齕，齧也。大夫以上皆有司者。有司為之也。士庶人則自為之也。○黃叔暘曰：此節，古之公族，刑人致曲之禮，所以嚴上下之辨也。天子諸侯副之，削瓜之禮，所以備隆也。諸侯則降天子，四析以橫，兩端則但華之，刊皮中裂，橫斷而四析用絺也。大夫視諸侯，又殺其一，則刊皮，中裂，橫斷而不裂之。

此不復出　下大夫之下夫音扶　易音異　見音現詈去聲

不中也。士視大夫，又殺以兩，則不中裂，橫斷但去蒂而已。橫斷無文，以庶人則推之而知其當然也。禮不下庶人，則使自斟酌，不橫斷也。夫以一瓜之微，其殺如此，庶人其有不食侯食者乎。臣下其有王食者乎。嗚呼，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曲禮之教微矣。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冠去聲，後凡言冠者放此，不復出。惰如字。詈音利。○櫛，梳髮也。翔，張拱也。惰，怠也。御，用也。變味，食品多也。貌，面色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詈，大罵也。復故，復常也。○此言子事親疾之禮。不櫛，不爲飾也。不翔，不爲容也。不惰，或人謂疾或已迎醫，言之必詳而不敢惰也。不御琴瑟，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貌，憂不在飲食也。不矧不詈，不大笑甚怒，亦爲忘憂也。疾止則憂散，故復故。○陳壽翁曰：此中人之制，孝子疏節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翔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不矧而已。武王不視，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不特不變味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憂，謂親疾或他禍患。側，偏也。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

有喪者專席而坐。專，獨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雨水謂之潦。降，下也。凡言獻者，皆下施於上之辭。○張氏曰：水潦降時，魚鼈易孕，故不取[illegible]也。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佛與拂同。畜音旭。○佛，捩也。首，喙也。畜，畜養也。○初獲之鳥，拂其喙，傷人，故佛之。畜養之鳥，其性馴狎，故勿佛。

獻車馬者執策綏。策，馬杖也。綏，以上車之繩也。○車馬不可以上堂，故但

亦爲之爲去聲　飯扶晚反　雨下也之下並去聲　捩音列　上上聲後凡言上車者

倣此不復出　易音異　券音勸

執策綏而呈之。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

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甲，鎧也，被於身者。胄，兜鍪也，戴於首者。上獨言甲者，舉甲以該胄。○首，頭也。末，謂下。○甲大胄小，小者易舉，故執以呈之。杖末拄地，或有不淨，故執以自向。

獻民虜者操右袂。操平聲，章內並同。○民虜，征伐所俘獲之人口也。操亦執也。右手有力，操其右袂，所以防異心也。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量平聲。○粟，粱稻之屬。契，券之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必言右者，右者先書爲尊也。米，粟之已脫者。若數也。量，器名，如今之斗斛也。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書之，互文也。又米可卽食爲急，故言量；粟可久儲爲緩，故云書。書比量爲緩也。○粟米皆重，貨難舉，故但執契量以呈之。

獻孰食者操醬齊。孰熟通。齊讀爲劑。○孔氏曰：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如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類。

獻田宅者操書致。書致，謂詳書其版圖丈尺多寡之數，而致之於人也。田宅爲土，不可動，故言書。又言致。一說：致，至也。書致，謂書田宅所至者，今契開四至是也。○按古者田宅皆屬於公。雖采地亦不得而自有。春秋譏以祊易許者此也。此云可獻，其必漢儒之言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遺去聲。弣音撫。帨音稅。還讀曰旋。上辟讀曰闢，後凡言還辟者倣此，不復出。下辟讀曰避。○使之在上曰尚。簫，弓下頭也。剡之差斜似簫，故名簫。拄地不淨，故自執之。弣，中央把處也。帨，佩巾也。拜，受也。辟，開也，謂避其所立之處。○弓體角內而筋外，故張弓而遺，則筋在

齊音劑　采音菜後凡言采地者倣此不復出　差音蚩　辟去聲下同

上。弛弓而遺。則角在上。皆取其勢之順也。主人在左。故客右手執簫。左手承弣。以弣者授人。所以致敬也。身俯磬折。則帨垂。尊卑垂帨。言授受間。皆以垂帨爲節也。若主人拜。則客逡巡離開以避之。蓋此時弓尚在客手。不可答拜。故不欲當主人之拜已也。此客授弓之儀也。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竝。然後受。鄉讀曰嚮。○自受。不使人受也。由。從也。由客之左。以右讓客也。下。客左手之下也。接下承弣者。是時客方承弣。不能容手。故先以左手接下。俟客放手而後承弣。次以右手執簫也。鄉與客竝。主客竝立而俱向南。然後受也。若賓主與等。則接受與向此主人受弓之儀也。邵氏曰。前此數者。皆重於弓矣。然皆不著其儀。獨此必謹焉者。蓋弓有觀德之具也。於此不謹。則與時執弓挾矢。文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矣。此聖人所深慮也。

進劍者左首。進。亦獻也。孔氏曰。必言進者。自授人時而言也。下倣此。首。劍拊環也。客在右。主人在左。劍首爲尊。以尊與主人也。假令對授。則亦左首。首尊。左亦尊爲宜也。

令平聲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鐏。在困反。○孔氏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爲鉤也。向主人曰前。自向曰後。○鐏在尾而鈍。刃當頭而利。不以刃授。似傷人欲也。不

進矛戟者前其鐓。戟。從軟從戈。今作戟。省。鐓。音隊。○孔氏曰。矛如鋋而三廉。戟兩邊皆安橫刃。鐓。矛戟柄尾平底如鐓也。○以平向人。亦敬也。此戟亦應竝授。今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竝授則左右也。

進几杖者拂之。孔氏曰。拂。去塵埃。爲當馮執也。前云執末。此云拂之。亦互文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亦獻也。言效者。取呈見爲義。○馬羊豢畜獸。而易制。故右手牽之。取其便也。

效犬者左牽之。犬好齧。故左手牽之。而以右手防禦也。又按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與此不同。蓋此爲充食之犬。彼爲田犬畜犬。若翁烏之類。故不須防也。

執禽者左首。○禽。執贄也。相見禮。以羔。大夫以鴈。士以雉。人以鶩。工商以雞。主人在左。故執禽皆橫捧而以首授主人。首。尊也。

飾羔鴈者以繢。繢。音會。○顧覆之也。羔下也。繢亦作繪。畫也。蓋布爲兵氣。○此承上文而言。卿大夫執羔鴈。則以畫布覆之。貴者之儀也。然此謂天子之大夫。若諸侯之大夫。則但用布而不繢。見士相見禮。

受珠玉者以掬。兩手曰掬。○珠玉重寶。受之宜慎。故開匣而以兩手共承之。恐墜落也。

受弓劍者以袂。以衣袂承接之。不露手以爲敬也。按前言受弓接下承弣。又似不以袂者。豈前專受弓。而此兼受弓劍歟。張氏曰。弓疑刃字之誤。

飲玉爵者弗揮。揮。振去餘瀝也。弗揮。恐失墜也。

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簞。音單。笥。音似。使。去聲。○苞。裹也。苴。藉也。皆謂魚肉果實之類。圓曰簞。以盛飯食。方曰笥。以盛衣裳。皆竹器也。問者。因問而以物遺之也。○上言獻授之。此言爲之儀也。使者操持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即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之儀容。則臨時不至失禮而稱其爲使矣。○此章記贈遺授受之禮。

○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爲使竝去聲。後凡言使者倣此。不復出。○君言即所受之命也。○聘禮曰。既受命。遂行。舍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命也。此出使受命之儀。其不敢辱君命可知矣。

君言至則

上上聲

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陳上賢曰。出謂出門。辱言俯辱君命之臨也。○至則拜迎，歸則拜送，非拜使者也，敬君命之至。在家受命之儀則，其能奉君命而敬之可知矣。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上使亦去聲。朝音潮。○下大夫畢。後凡言朝服下堂者倣此，不復出。○反，還也。臣有事而遣使請命於君，其往則朝服而遣之，以貴服臨賤人，敬也。其反則下堂而受之，始以己命往，終以君命歸，當敬也。此言朝服，則上文拜辱拜送及下堂受命者，朝服可知。此自請君命之儀，庶乎至誠足以感動，而下情上通矣。○此章記臣敬君命之禮。[illegible]氏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羣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解，盖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序舉敬君命之說為尤詳。

夫音扶　重平聲

夫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動化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識音志。○識，記也。敦，厚也。○曰：多聞多識而居之以謙，故之所以進於明也。敦行善事而加之以不怠，行之所以日進於誠也。如此則聖智兼全，體用成備，不謂之君子而何？○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行去聲如字　好去聲　易音異

歡謂好於我者，盡也。忠謂盡心於我。○不過望於人，則己欲易足，而人情不患於難繼，乃所以全其歡與忠也。○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

大音泰

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君子謂祭主也。抱孫，即曾子問所謂孫幼則使人抱之者也。王父大父，謂祖也。尸，神象也。○此引古禮經文而釋之。孫與祖昭穆同，故可為尸；子與父昭穆異，故不可為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下並去聲。乘音盛。○陳本連上章，今析之。為君尸者，君所筮以為尸者也。大夫士言見，君言知者，蓋君或不盡識，以告然後知也。下，下車也。式與軾同，車前橫木。憑之以禮人者。憑式謂之式，猶執扶謂之扶也。乘，乘車也。几，尊者所憑以為安也。在式上。○散齊之日，大夫士遇君尸於道，則下。尸知其為尸，則自下，皆示敬也。此待尸之禮也。君下，則尸式。廟門之外，尸尊未全，不敢亢禮而答之。示謙也。答則下。乘必以几。示尊也。此為尸之禮也。○齊者不樂不弔。齊讀曰齋。樂如字。舊音洛者非。○此言致齊之禮。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以致精明之德，故不作樂，不弔喪，不以哀樂貳其心也。○方氏曰：致齊則不樂不哀，至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齊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為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內志為主。唯能防外物之樂，故能盡內志而樂神之來；唯能防外物之哀，故能盡內志而哀神之往。齊之不哀不樂，乃所以致祭之哀樂也。○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不當門隧。方氏曰。經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為，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為，其實一也。毀瘠形，謂身羸瘦而骨露見也。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門隧，門之中道也。○

見音現

聽平聲

先王制禮，教民無以死傷生。故毀瘠形視聽衰，則禁之。所以防賢者之過也。事死如事生。故由阼階當門隧，則禁之。所以全不忍死親之心也。○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創與瘡通。瘍音羊。勝平聲。○瘍，痍也。勝，當也。○不沐浴飲酒食肉，喪禮也。然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皆以權制者也。故疾止復初。若不調攝，使疾甚，以至毀死，而不勝喪，則下不足以傳後，而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而比於不孝矣。必言此者，原其本心，實非不孝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衰與縗同。後凡言衰麻者倣此，不復出。處上聲。○致，盡其極也。○毀

禮記集註卷一　曲禮上　三十六

始上聲又衰之衰並如字

衰麻，不飲酒食肉，處於外，喪禮也。然五十始衰，則不極毀。六十又衰，則不可毀。七十愈衰，則但衰麻而已，飲酒食肉，處於內，無異平日可也。張氏曰：此亦慮不勝喪也。○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數上聲，下並同。生，謂禮之施於生者。與，猶數也。來日，謂將來之日。死，謂禮之施於死者。往日，謂死之第二日也。死，謂禮之施於死者。往日，謂死之本日。○死者日襲，則生者日忘，故聖人念之，而制此禮。如三日成服，杖，食，生者之事也，則自死之明日數之，名雖三日，而實第四日也。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則自死之日數之，不多一日也。聖人察於人情之故，而致意於一日二日之間，其意深矣。以此教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悲夫。夫音扶。○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者，問其大故，禮之恤乎外也。傷者，悼其淪亡。

近並去聲，下章同

情之痛於中也。既知生又知死，固可並行傷弔之禮矣。若但知生，則弔而不傷，恐其近於僞也。但知死，則傷而不弔，恐其近於諂也。○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賻音附。費音廢。遺去聲。○以貨財助喪事曰賻。人，行人也。館，延而舍之也。○徒問而不能，亦近於僞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此言賜與之禮。賜者君子，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故不曰來取。與者小人，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

厭與饜同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紼音弗。○壟者，墓之高處。紼，引柩索也。○不登壟，以致敬也。必執紼，不爲容，且致力也。○臨喪不笑。臨人之喪，宜有哀色，故不笑。

禮記集註卷一　曲禮上　三十七

○揖人必違其位。違，離去也。位，謂己之位。禮以變爲敬，故出位而揖。○望柩不歌，入臨不翔。柩音舊。臨去聲。○不歌，哀不爲樂也。不翔，哭不爲容也。○當食不歎。陳本連上章，今析爲二。○當食忘憂，非歎所也。○春秋傳：曹太子射姑來朝，享之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庾氏曰：伯終生此見當食臨樂之不宜歎也。○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相去聲。○下二句陳本連上章，今析以屬於此。五家爲鄰。歌以助舂曰相，謂以音聲相勸也。不相，亦不歌之義也。二十五家爲里。巷，里中也。不巷歌，不歌於巷也。○適墓不歌，哭日不歌。哭日，弔哭之日也。○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辟讀曰避。○陳可大曰：不

期音基 殺色介反　[illegible]適丁歷反 有從不復出　令上聲

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故不諱至卒哭後則服已受變神靈遷廟當以鬼神事之稱名恐感動孝子之心故諱也嫌名偏名皆人所難避者故不諱○馬氏曰始死而諱是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諱是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也聖人知其然故將葬則有賜謚易名之禮有卒哭則有舍舊從新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鬼事於此始也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禮不下庶人故及事父母聞祖之諱則諱之亦恐觸祀而動父心也否則不必諱矣若適士以上有廟事祖者仍諱之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臣在君所則有國諱而不諱已祖父之名家臣在大夫之所亦有國諱并諱大夫先君之名言有公諱則無私諱可知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臨文臨政之文若今之公移也○一則恐惑學者一則恐誤承用故皆不諱廟中不諱有事於廟中所用如祝嘏辭說皆不以尊避卑故曰不諱若有事於曾祖則諱高祖有事於禰則諱祖以上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夫人君之妻也質對也婦己之妻也夫人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之名○臣對君言不諱夫人之所諱尊無二上也婦家之諱但於婦宮中不言若宮門之外則不諱也諱至期而絕大功小功恩輕服殺故不諱○此章記諱禮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竟與境通○竟界首也國城中也○馬氏曰問禁慮得罪於君也問俗慮得罪於衆也問諱慮得罪於主人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

守與狩同　樂音洛　[illegible]　與豫之與同 與如字 [illegible]

日外事如征伐巡守朝聘盟會之類內事如冠昏喪祭之類甲丙戊庚壬為剛乙丁己辛癸為柔○外事屬剛內事屬柔故各順其義而卜日以行之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旬十日也喪事葬與二祥也吉事亦謂祭祀冠昏之類○凡天子諸侯大夫士欲行內外事而卜筮吉日若用日在十日之外曰欲用遠某日在十日之內則曰欲用近某日此主人告卜筮者之辭也喪事孝子所不忍故先遠日不吉而后及近日吉事人情所樂故先近日不吉而后及遠日此卜筮用日先後之序也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為去聲○曰命辭也為日為吉日而卜筮也假因也託也爾汝也指龜筮也有常言其吉凶常可憑信也襲因也○卜用龜則命龜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筮用蓍則命蓍曰為日假爾泰筮有常曰泰者尊之之辭曰有常者敬信之辭也又言卜筮者一不吉則至再再不吉則至三三終不吉則止而不行戒其瀆也卜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筮筮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卜戒其褻也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皆非禮也

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筴與策同與去聲踐如字○筴蓍也時日四時之日也與與豫同猶與二獸名猶玃屬豫象屬進退多疑

人之多疑者似之○後事而疑者猶也先事而疑者豫也踐履也○信時日者卜筮而得吉日則信而用之不敢以也敬鬼神者擇吉而祭以致敬於鬼神也畏法令者趨吉避凶不觸刑禁也舊說指龜筮爲鬼神是自欲人施敬又謂人君自畏法令則與本文使民二字相戾今皆不敢從也二物皆可用而未決者謂之嫌疑二事皆可行而未定者謂之猶與如建都某地可都某地亦可都此嫌疑也如行師或曰可戰或曰不可戰此猶與也卜筮則無不決不定矣故曰引古語以結之疑而筮之則人不以爲非得吉日而行事則人必踐之皆言尊信而不敢慢也易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卽此意也單言筮則卜可知舊說褻而不信卜而弗踐是爲不誠恐亦非本旨也○此章記卜筮之禮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君車君所乘之車也駕駕馬也

監平聲 省音醒 令平聲 去上聲 驂音參

僕指御車者○僕御監駕執策前立則駕者無敢不謹也

已駕僕展軨效駕 軨音零○展省視也軨轄頭轄也效白也○駕馬已畢則展視車轄令徧蓋車行由軨轄敝則車覆故不敢忽也視畢則入而效白於君言車駕竟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 上上聲○奮振也由從也上升也貳綏副綏也○僕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以去塵從右升車取副綏跪而乘之必從右者君位在左避君虛位也必取貳綏者君用正綏僕不敢用也必跪乘者君在車則僕立而御時君猶未出未敢依倚而立故跪乘也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轡索也馭車馬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二轡繫於軾前其外二轡及兩服馬四轡通六轡在手右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三轡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驅之者試驅而行之○恐車有未安也五步而立者驅而馳馬以行五步卽止而倚立以待君出也

令平聲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 辟讀曰闢○君出就車則僕并轡置右手中以左手取正綏授君令登車也并轡使授綏也知右手者不并策也於是車行則左右辟除行人使避君也

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騶與驟通○騶小疾也大門君最外門此時方出至大門也撫按止也回首曰顧車右勇士也車上君居左僕在中勇士在右故謂勇士爲車右也渠亦溝也步車右下車步行也○君門之內車右未敢升車既至大門將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撫僕手使騶車而顧命車右上車也門閭溝渠必步者

下亦並去聲 爲人之爲並去聲

一則君子不誣十室故君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亦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者車行由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否方有反後凡言則否者倣此不復出拘與鉤同○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僕人爲人御車也拘取也○御爲六藝之一無貴賤皆爲之故凡爲人僕者必以正綏授人其受綏者若僕人降等則直受之而不辭若非降等則辭之而不受然降等雖所當受則猶撫僕之手如不欲其親授然若非降等既不敢當其授則自從下拘之皆僕致其敬主致其謙也

○客車不入大門 陳本併下二章爲一節今析之○車不入門敬主人也

緤音[illegible] 靮音的

朝音潮後凡言朝位者倣此不復出 迓平聲

○婦人不立乘婦人坐乘從安逸也○犬馬不上於堂上上聲○陳可大曰犬馬充庭實故不上堂賤畜也凡以犬馬獻人則執緤靮而已以馬合幣則執圭而已奉馬而覲則授人而已皆不上堂之謂也○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下去聲○發句言故乃衆篇雜辭未又删也君子謂人君也人太老則髮自白而黃下下車也卿位卿之朝位也○陳可大曰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敬大臣也禮君出則過卿位而下車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入國不馳入里必式陳本連上章今析之國國都也馳疾驅也二十五家爲里○不馳恐傷人也必式恐里中有賢人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讀曰迓○御迓也○君有召命雖賤人將之大夫士必自出迎尊君命也

空去聲下並同

遠去聲 嫌音[illegible]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爲去聲蓌子臥反○介甲也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蓌不成禮故不使拜○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乘車之乘音盛○祥猶吉也祥車葬時魂車以平生所乘爲之鬼神尚吉故稱祥車也曠空也乘車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自乘其一餘四路皆從行則臣乘之也○車上君在左祥車空左以擬神凶禮也乘君副車不敢空左不以凶道擬君也然又不敢安於君位故恒憑式按此亦大槩言之耳若革路則君位在中○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後並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進謂前也○凡車僕在中乘者在左進左手者背婦人以遠嫌進右手者向君以爲敬既

倣此不復出

行去聲 乘音盛

乘音盛

御不得恒式故但俯身以致敬也○國君不乘奇車奇音基○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不乘奇車所以遏邪僻之念而崇中正之行也○一說奇猶單也謂必有驂乘也更詳之○車上不廣欬不妄指欬開代反○陳本連上章今析之廣弘大也欬聲欬也○不廣欬慮聲容之駭人聽不妄指慮手容之駭人視皆敬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巂音巂上從少俗從山井○立謂立於車上也視直視也巂規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顧回視也轂車輞所湊也立欲平故視五巂之地而不可遠式欲俯故視駕馬之尾而不可高敬身儀也馬氏既爲此說而又自謂目儀相矛盾矣頭不過轂猶

埽去聲

傳去聲後凡言左傳者倣此不復出

首儀也○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彗與篲同音遂卹勿音速沒○策彗鄭氏以爲竹帚取竹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朱子以爲策之彗若今鞭末韋帶也今按鄭說切於義而不便於用朱說便於用而不切於義然以擁彗之理推之竊恐鄭說爲優卹勿搔摩也騶驅馬也軌車轍也○入國不馳故但以策彗搔摩馬體以驅之使塵不飛揚出軌外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下並去聲齊讀曰齋○此文有誤當從熊氏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下下車也齊牛祭祀之牛也公門君門也路君車也路馬駕路之馬也○下宗廟敬先也卿位且下況宗廟乎式齊牛敬神也黃髮且式況犧牲乎左傳曰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

調，平聲。數，並上聲。

敢授綏。左必式乘路馬亦謂乘車也必言馬者路必駕馬乃可行也○臣乘君車不敢褻慢故必朝服而乘之不敢枕馬故載韇策而不施君升車僕授綏臣則自挽而升不敢同君也既在車左則必式以示敬不敢當尊也

步路馬必中道陳本道下節今析之步非謂行步而調習之也中道路之中也○步馬必由中道戒卑褻防傾跌也

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蹙與蹴同踐踏也芻飼馬草也誅責也齒謂以齒數其年也馬氏曰察馬力以年數馬年以齒○二者皆有責戒慢君物也

禮記卷之一

毋，並音無。髀，音陛。脇，音脅。

上，上聲。綏讀曰妥。下爲字，如字。

爲拘之爲，如字。

勝，平聲。

禮記卷之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曲禮下第二 凡六十七章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奉與捧同○帶謂深衣之帶所謂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是也古人常服深衣○器宜有仰手奉持者以當心爲則有宜併提挈者以當帶爲則取其適高下之中也此言平常執器之儀以起下文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上上聲綏讀曰妥○執持也器如圭璋之屬上高也衡平也即上當心之謂也綏下也○承上言若爲天子執器則上於心爲諸侯則與心平爲大夫則下於心爲

士則提之當帶由是言之則當心者奉之則平衡是也上衡則不以當心爲拘矣當帶者提之則提之是也綏之則不以當帶爲拘矣蓋爵愈卑則手愈下此公庭執器高卑之等也皆敬謹之意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主謂君也禮大夫稱主此所謂主則通指天子諸侯大夫凡爲主者而言也克勝也○主器甚輕執之宜克唯敬存於中恭形於外故有若不克者爾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操平聲曳以制反字無點○陳本曳踵以上連上章立則以下自爲一節今依張氏正之操亦執也璧王以也幣束帛以淋璧者圭執以聘者璧執以享者主器多此舉其重爾尚上也尚左手謂又

拽音與曳同　俛音免　朝亦音潮下同後凡言視朝者倣此不復出

手執器而以左手在上也。曳與拽同。引也。踵足跟也。車輪曳踵。謂引踵緣地如車輪。卽上不舉足也。與玉藻圈豚行不舉足不同。磬樂器。其形折。故曰磬折。倚附於身也。委置也。謂置於地也。○凡執主器與主器之重者。手容則尚左。尊左也。足容則舉前曳踵。防傾跌也。身容則曲如磬折。小俛也。又言臣主異等。臣當視其主之高下而倍致其恭。故主微俛而佩倚。則臣小俛而佩垂。主小俛而佩垂。則臣大俛而佩委。不可拘垂佩之常也。按右者君臣視朝。皆立以終事。則其立節皆當如此。不拚執五以飢者爲然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藉音謝。裼音錫。從衣。○玉。圭璧也。藉。薦也。以束帛居玉下而薦之也。裼。露也。襲。掩也。古人之衣。近體則有袍襗之屬。其外則夏葛冬裘。裘葛之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服。如深衣皮弁服之屬是也。開而見出其裘葛。謂裼。若掩而不開。則謂之襲。○享禮。璧加束帛之上。是玉有藉也。則裼而執之。以文爲敬。聘禮。圭以特達。不加束帛。是玉無藉也。則襲而執之。以質爲敬。此聘賓衣服之儀。欲其與玉相稱也。主君受玉亦然。若聘夫人。用琮則裼。用璋則襲。

見音現　媵以證反　從去聲　分扶問反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姪音佚。相去聲。長丁丈反。○不名。不以名呼之也。卿老。上卿也。世婦。兩媵。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者也。世臣。父在時老臣也。王制大夫不世爵。此言有世臣者。子賢則襲父爵也。姪。妻之兄女。娣。妻之妹。皆從妻爲妾者也。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應氏曰。國之卿老。家之世臣。士之家相。尊卑不同。而輔贊則一。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外之有所統也。內助之賢而舊者。如世婦。如姪娣。如長妾。雖其分不敵於女君。然其貴實隆於諸御之而不名。所以示內之有所統也。如此則受其敬者。莫不竭忠而盡心。觀其敬者。莫不知畏而禀命矣。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余小子。天子之子未除喪之稱。嗣子某。諸侯之子未除喪之稱。世子。君之適子也。○陳可大曰。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子。避嗣天子之稱也。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不敢自稱嗣子某。避嗣諸侯之稱也。諸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亦避尊也。今按。不敢與世子同名。謂常禮也。若名之在世子前。則世子爲君。亦不避。故穀梁傳曰。衛齊惡。衛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黃叔暘曰。上章見人君不敢僻於臣妾。此章見人臣不敢同於君父。上下一於恭敬而已矣。

適讀曰嫡　爲去聲 [illegible] 者倣此不復出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某。士名也。負。擔也。負薪之憂。言病不能負薪也。○范氏曰。射者男子之事。古人進德脩業。此其一端。是以人人能之。而不能者以爲恥。故君使之射而偶人。未習則不可以 [illegible] 致謙卑之節也。[illegible] 曰疾。是欺君矣。是文過矣。不能之罪小。欺君之罪大。不能之失小。文過之失大。此豈禮之所與哉。意古者先王養人廉恥之心。而制其禮如此耳。施之於今。當以實對可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與衆人侍。而君子有問。禮當顧左右以致讓。望顏色以致敬。不然則非禮矣。子路率爾而對。夫子哂之。爲其失此禮也。一說。祇謂顧自已。亦通。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

長音丈　文並去聲凡言文後者倣此不復出　爲去聲

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求猶務也變俗謂變故國之俗也○卿大夫士有去本國而往居他國者其行禮不可變其故國之俗祭祀喪服哭泣皆如其故當謹修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蓋去國非君子之得已故其禮當如此○舉此三者喪祭從先禮之大者餘如冠昏之類可知○孔氏曰衛公居喪用殷禮康叔封于殷墟用夏政此其禮也與臣子同不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朝音潮○陳可大曰去本國雖已三世而舊君猶仕其族人

於朝以承祖祀君不棄其後也其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君未絕其好也兄弟宗族猶存則必有宗子之後冠昏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若去國三世爵無仕官之列出入與舊君不相聞其君久其義已絕若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前此未忍變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雖去國踰久猶如此厚之至也○君子已孤不更名更平聲○孔氏曰無父曰孤不論老幼也○名者始生三月父所命也父沒而改之是棄父之命矣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為去聲○呂氏曰諡者上所賜也父爵卑不當諡乃以己爵當諡而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矣非所以敬其親也○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謂父母之喪讀者

讀其書非肄業也復常除服之後也樂章弦歌之詩也○呂氏曰當是時不加是事不以禮事其親者也張氏曰君子之學講於平時而此云然者習其所有事也○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陳本連上章今依張氏析之○呂氏曰吉凶之事不相干哀樂之情不可貳公私之事不相雜故喪凶事不言樂祭吉事不言凶公所不言私事○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振書拂去書上之塵也書文書簿領也端整也筴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曰側○人臣以職事事君每事當豫故承行之臣至君前而始振端其書上達之官至君前而龜筴有倒有側之狀皆不敬其職業而慢上者故有罰○方氏曰此皆小過而罰之疑若不已甚然以群臣之衆而奉一人之尊不可不若

見音現　[illegible]　朝音潮

齊讀曰咨　衰與縗同　後凡言厭者倣此　[illegible]　辟讀曰擗　[illegible]

謹也抑亦以防其漸歟○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重平聲袗音軫從衣○袗單也公門君門也○龜筴嫌問國之吉凶也几杖嫌以高年自尊也席以坐臥蓋以蔽雨日嫌褻安也衣冠皆素嫌凶服也袗絺綌見體嫌褻也故皆不可以入公門然此謂常禮耳若龜人筮人掌卜筮尸柩以几至廟門八十杖於朝則龜筴几杖亦有時而得入也○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苞白表反扱讀曰插厭與壓通後凡言厭冠者倣此不復出○苞讀曰藨以藨蒯之草為齊衰之屨也扱衽者親始死孝子徒跣扱上衽插之於帶也厭伏也吉冠有纚有梁喪冠無之故厭帖然也○此皆凶服甚於重素故亦不可以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衰與縗同○方板也書方

褻音泄 後去聲下章同 盛音成易並音 興 粥音育 造音皂

者。條錄送死物件於方板之上也。褻。五服之褻也。凶器。若棺椁牆翣明器之屬。○臣妾死於宮中。君亦許其殯而成喪。則此諸物。亦有入公門之時。然必先告乃得將入也。○**公事不私議。**黃叔陽曰。嫌擅權也。○馬氏曰。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季氏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君子謂有位之人。○宗廟所以奉先。故先營之。廐養馬。庫藏物。所以備用。故次之。居室安身而已。君子不急求安。故後之。○**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造音皂。養去聲。○家。謂大夫有家者也。祭器。總言之。犧賦。犧牲賦於民。故曰犧賦。此亦謂盛犧牲之器。即祭器中事。但比尊罍等物爲輕且易耳。養器。即王制

所言燕器也。○祭器有輕重難易。敬先當先其重且難者。祭器是也。次及其輕且易者。犧賦是也。後養器。不急於自奉也。○**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田祿。采地所入之祿也。諸侯之大夫。非四命則無田祿。然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豈王朝上士三命。亦有田歟。一云。田謂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此說與後章士寓祭器相合。但恐於爵等無別耳。故陳可大以爲圭田不輕賜。亦似有功德則賜圭瓚之類。理或然也。姑闕以俟知者。設。陳也。謂造而陳之也。○張氏曰。無田則薦。故不設祭器。有田則祭。必設祭器。而猶先爲祭服也。○**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粥與鬻同。衣去聲。○陳本連上章。今依張氏析之。粥。賣也。丘。墓也。丘木。所以蔽

爲去聲 去上聲 絇音句 鬣音獵 治並平聲

宅兆者。○貧粥祭器則辱先。衣祭服則褻先。爲宮室而斬丘木則忘先。君子寧其身之困。居之陋。而不忍爲此者。孝敬之至也。○**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竟與境通。下同。○踰。越也。寓。寄託也。○張氏曰。去國失田祿則不祭。故不抱祭器而行。然猶不敢輕委於人。故各以其所而託之也。愚謂祭器大夫寓於士則褻先。士寓於大夫則擬上。○馬氏曰。微子抱祭器而之周。何也。君子爲己不重。爲人不輕。抱君之祭器可也。抱己之祭器不可也。○**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

月而復服。壇音善。鄉讀曰嚮。緣去聲。鞮音低。簚音覓。蚤與爪通。鬋與剪同。說如字。○壇位。除地爲位也。鄉國。向本國也。徹緣。去衣冠之采。緣而純素也。鞮屨。革屨無絇飾者。素簚之素。謂白狗皮也。簚。車覆闌也。儀禮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髦馬。不剪剔馬之髦鬣以爲飾也。蚤。治手足爪也。鬋。剔治鬢髮也。祭食。食盛饌則祭先代爲食之人也。不說人以無罪。雖遺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也。御。侍寢宿也。三月。天道小變之節。○爲壇而哭。衣裳冠屨以素。冀焉不飾。不髮不治。皆不祭。內不御。皆心喪之禮也。凡此皆爲去父母之邦。遠君上。棄宗廟。去墳墓。失祿位。捐親戚。一宗之大變也。故以凶喪之禮自處焉。必待三月而後復其常服也。然就其中言之。則不說人以無罪。尤爲忠厚之至。孔子以微罪行是也。樂毅亦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此猶有古意焉。後世若南山種豆之詩

好去聲　解上聲　與去聲　辟去聲　分扶問反下倣　分雖之分並同

則與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意。相去遠矣。此君臣之好。所以解。克有終也。○游氏曰。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戰勝。一也。凶災。二也。去國。三也。非特自處。人亦以凶禮弔之。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見音現。勞去聲。稽音啓。後凡言稽首者倣此。不復出。○國君。所聘之主君也。勞。慰勞也。○大夫士出聘他國。見於主君。行聘享私覿禮。既拜矣。若君問勞其道路之勤苦。則旋轉辭辟。不敢當勞也。再拜稽首。拜君勞也。此辟以拜為敬也。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聘賓而至主國大門外。若主君迎而先拜之。則還辟不敢當拜也。不敢答拜。嫌與君抗賓主之禮也。此以不拜為敬也。○黃叔陽曰。以上施於君者。蓋君雖為主人。由吾君推之。有君道焉。吾雖為賓。由吾分推之。有臣道焉。故為

此禮。以存君臣之義。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黃叔陽曰。聘於他國。雖大夫為賓。而見主國之士。或士為介。而見主國之大夫。或主國之士。而見賓。或主國之大夫。而見介。貴賤雖不敵矣。然主人敬客。則先拜客。雖以主之大夫。而拜客之士。可也。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雖以客之大夫。而拜主人之士。亦可也。此以先拜為敬也。此施於臣者。蓋大夫視士。分雖貴。然對君而言。則均為臣。微也。士視大夫。分雖賤。然以國而言。則唯論賓主。而無分於貴賤也。同國則否。○此章記聘拜之儀。○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見音現。○見國君。即上章大夫士見於國君也。○禮尚往來。故凡拜必答。唯弔喪。則賓不答主人之拜謝。以為助執喪役而來。非行

[illegible]音洛　朝音潮

賓主之禮也。大夫士見聘國之君。君若迎拜。則不敢答拜。以己雖為賓。猶不敢與主君抗也。二者之外。則無不答拜者。舊說。士見本國之君。君不答拜。則與下節君於士不答拜意同。不敢從。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見於之見。竝音現。○此以本國言之。初為大夫而見於君。則君拜辱者。示不敢臣也。初為士而見於大夫。則大夫拜辱者。示不得臣也。初為大夫士。而與同國之大夫士相見。則主人拜辱者。示不敢當先施也。此後朝見。則各有常禮矣。○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陳可大曰。君於士。雖不答拜。然不以施之他國之士者。以其非己之臣也。

蒐音搜　中與仲通見上 [illegible]

大夫答賤臣之拜。避國君之禮也。男女相答拜也。陳可大曰。男女嫌疑之避。亦多端矣。然拜而相答。所以為禮。豈以行禮為嫌哉。○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麛音迷。卵力管反。兩旁有點。○國君。天子諸侯也。春田。蒐也。澤廣。故曰圍。羣聚。故曰掩。麛。獸子之通名。卵。鳥卵也。○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其時鳥獸字乳。但搜取其不字者。故不圍澤。羣聚則鳥獸多。而有孕者在其中。故不掩羣。獸子鳥卵。方向生育。故不取。三者皆因其分之尊卑。而定其取之之限。制以義而廢其仁也。○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縣與懸通。下章同。○年。亦歲也。登。成也。禮食殺牲。則祭肯

併與竝同。治平聲。　去上聲，下章同。　知去聲。治平聲，後凡言治者倣此，不復出。

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馳道，人君驅馳車馬之路。除，掃治也。縣，樂鍾磬之屬也。梁，穀類。加食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爲加。○此記恤災之禮。不祭肺，不殺牲爲盛饌也。馬不食穀，不奪民食也。馳道不除，不加用民力也。祭事不縣，不作樂也。不食粱，不食也。不樂，去琴瑟也。皆自貶損以憂民也。後世減膳徹樂，往往有之，然徒文焉已爾，如禮何。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故，謂災變喪疾之類。徹，亦去也。○玉與金石絲弦之聲，能和人心，知血氣，使放心邪氣不得加接，所謂致樂治心，而一日不可闕者。故必有故而後徹也。然必分言之者，玉以比德爲上，故言君。縣樂次之，故言大夫。琴瑟又次之，故言士。尊者舉其貴，卑者舉其賤，亦互見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

勞苦之勞，如字。

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言他日者，偶因便而致問也。安取彼，猶言何所得彼物也。○此言獻物，而居出疆之前，疑謂在國而兼出疆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告音谷。勞去聲。○疆，界也。請，請於君也。○人臣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公事不越境，杜朋黨之原，爲懷二心之漸也。故大夫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獻必告，言獻則告可知，言告則獻不獻皆可，互相備也。上章言士有獻，即獻之證也。君若慰勞其道路之勞苦，詢問其遊歷之所至，則必先拜而后對，急謝見問之寵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

處上聲。般音班。父音甫。　也亦上聲，後凡言處變者倣此，不復出。　爲上之爲，去聲。

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國君去國，如太王去邠之類。止，慰留之也。奈何，猶言如何也。社，祭五土之神。稷，祭五穀之神。以其均能養人也。大夫士去國，或以道去君，如孔孟於鄒魯之類，或遭國危疑，如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宮室，季友力不能支，去魯奔齊，以俟時之期，或天命已去，人心已絶，國亡無日，臣子圖存宗祀，如微子去紂之類。衆，兵衆也。君命曰制。○此記處變之禮。諸侯迫於强暴而去國，其臣民止之，則曰奈何去社稷，以其爲土地神人之主也。大夫士去國，其家臣以屬其吏，撫戚朋友止之，則曰奈何去宗廟墳墓，以其爲先世魂魄之所依也。或言宗廟，或言墳墓，互文也。此皆致其怒懟慘怛之情，下爲上之義也。止而不能，則聽其去。然此乃權制耳。若以正經言之，則諸侯當守社稷，國滅則死之，而弗去。大夫討罪

治竝平聲。　幾平聲，後凡言萬幾者倣此。

禦敵，軍敗，則死之，而弗去。士受命居官，臨難則死之，而弗去。此上自守之義也。孟子所謂擇於斯二者，以此。按此雖以經權並言，然觀止之之辭，則守經之義居多。當其事者，勿以去爲禮之所許，而不求苟免可也。他如孔孟微子，又當別論。記者不能備也。方氏曰：國君曰死社稷，而大夫士不曰死宗廟墳墓，何也？蓋止其去者，存乎私情；死其事者，止乎公義也。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朝音潮。後凡言朝諸侯者倣此。○此不復出。○予，我也。予，余古今通用。○黃叔陽曰：自天子之臨御萬國，而君天下也，則臣民通稱之曰天子。蓋天不能以自治，乃以民物之責，授之君。君不可以苟治，必以繼天之事，任諸已。猶子能事父，而後爲克肖也。此見大君上有所承，當以天道正乎已也。自其總理萬幾，而朝諸侯，分職事，授政令，任有功也。

做此不復出予與余同與與通

則自稱曰予一人，蓋禮樂名物歸於一統，此見罷予一裁於一心，非臣下所得而干也。大君下有所統，當以王道正乎人也。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陳可大曰：踐，履也。阼，主階也。宗廟之事為內，郊社之事為外，曰祝辭也。○踐主階而臨祭祀，內祭則稱孝王某，追孝繼孝，事亡如存者後王之心也，故以孝為事親之辭；外祭則稱嗣王某，德厚流光，以世作神上者，後王之任也，故以嗣為事神之辭也。此皆畿內之祭也。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畛音軫。○臨諸侯，謂巡狩至其國也。畛，接也。以祭接鬼神，若祖畛之祠接也。一說，畛通作畛，告也。甫，字也。畿外之神，亞於畿內，故不稱名而稱字。甫者，丈夫之美稱也。○天子巡狩臨諸侯，而使祝史畛於其方之鬼神，則祝辭曰有天王某甫，言有者，天子適諸侯，非其常，蓋有時也。繫王於天，言為天之子也。施甫於字，言為臣民宗主，以德師人。丈夫之出類者也。此五方之祭也，以上皆生時之稱。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假讀曰遐。○復者，人死則形神離，古人持死者之衣，升屋北面呼名，招魂令復。體魄則降，所生也。告喪，赴告侯國也。假者，遠邈之義。措，猶置也。方其始死，則鑿木為重以依神，既虞而埋之，乃別作主也。○其崩，史書策辭則曰天王崩，上隆下也。死復必稱名，唯王呼曰天子復，臣不名君也。告喪於諸侯曰天王登假，言升遐而遠也。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曰帝，同於天神也。按周王無稱帝者，此或夏殷之禮歟。此死後之稱。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子卽位三年除喪而後稱一王。其在三年之內，則自稱予小子，未敢稱予一人。其未踰年，則稱名，或不幸而卽死，則亦稱名。此皆不忍忘先王也。此孔氏說與鄭註不同，此為有理，今從之。吳氏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于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此章記天子所稱謂之禮。

先分后分夫人分後定此不復出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嬪音頻。○夫婦人倫之本，宮闈王化之基，故立六宮以正之。有后，后，君也。躬至尊以君天下也。明此則內寵不竝后，而母儀天下之本立矣。后之言後也，分為後於天子也。明此則陰不亢陽，而天地之分定矣。有夫人，夫之言扶也，以德扶助於王也。其位二，其數三。無職，坐而論婦禮，當一夕。有世婦，婦之言服也，以服事人也。以其貴，故加世言之，非春官之世婦也。其位四，其數二十七。

其職祭祀賓客喪紀，當三夕。有嬪，嬪者，婦人之美稱，言可賓敬也。其位三，其數九，其職婦學之法，當三夕。有妻，妻之言齊也，進御於王，暫亦齊同，所謂御妻也。其位五，其數八十一，當九夕。有妾，妾之言接也，得接見於君也。其位六，其數未聞。君子不苟於色，有德則充之，無則闕也。昏義曰：天子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正謂此也。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大音泰，後凡言大宰、大史、大祝者放此，不復出。○大宰，卽天官冢宰也，以其所職於王則曰大，以其總百官則曰冢，宗以下皆其屬也。上典，主也；下典，法也。○天子之六大，其職莫大於法天，天官者，所以奉若天道也。六大之職，莫重於法天職，故先之。大宰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無所不統者也。大宗未詳。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以逆治正。

治平聲　衷去聲　卝礦同

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皆其職也。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撵。以事神治覲者也。大士亦未詳。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八命。以觀吉凶。以詔救政者也。此六大之所司。非周禮之六典。今不可考。闕之可也。或獨舉大宰所司治教禮政刑事之六典。而不及五大。亦未可知。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五衆者。五官之中。自大大以至府史胥徒。皆是。○承上言大官既建矣。而地與四時。亦不可以無官。故立五官。司徒地官。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司馬夏官。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司空冬官。掌事典。以富邦國。司士掌羣臣之版。萬民之數。以詔王治。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司寇秋官。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典司五衆者。各帥其屬也。然周禮有宗伯。而此獨闕。又序司空於司馬司寇之上。司士春官之屬。而列於其間。皆不可曉。蓋由周禮得於秦火之餘。禮記出於漢儒之口。故不合者多。莫能析衷也。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能盡人之性。則可以盡物之性。故立六府焉。府者藏物之所也。司土。土均也。典司土物。司木。山虞林衡。山師也。典司木物。司水。川衡。澤虞。川師也。典司水物。司草。草人。稻人也。典司草物。司器。卝人也。典司器物。司貨。卝人也。典司貨物。各致其物。以聚於六府。乃司徒之屬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既有物。必有工人治之。乃適於用。故立六工。土工。摶埴之工二。陶人。旊人也。典制土材。金工。攻金之工六。築氏。冶氏。鳧氏。栗氏。段氏。桃氏也。典制金材。石工。刮摩之工五。玉人。楖人。雕人。磬人。矢人也。典制石材。木工。攻木之工七。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也。典制木材。獸工。攻皮之工五。函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也。典制獸材。草工。設色之工四。畫。繢。鍾氏。筐人。㡛氏也。典制草材。此司空之屬也。○此章記官制

長丁丈反

○五官致貢。曰享。

五官與上章不同。張氏陳氏以爲公侯伯子男以下文五官之長。考之良是。邦國所供。謂之貢。○天子建萬國。封諸侯。於是五等諸侯。各以時致方物于天子。曰享者。下奉上之義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長丁丈反。下同。○五等諸侯之中。擇其功德懋著者二人。兼三公而爲方伯。

治平聲　見音現　下二節並同　下去聲　後凡做此　復出不音

伯即長也。周禮九命爲伯是也。身在王朝而分主畿外諸侯。各有所主之方。不相侵越。此所謂陝以東旦主之。陝以西奭主之是也。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其所治之方也。二伯見於天子。其擯者之辭。曰天子之吏。從卑賤之稱。尊君也。天子稱之。若同姓則曰伯父。之如父。尊若君也。異姓則曰伯舅。親之如甥黨。皆從尊稱。下賢也。二伯自稱於九州及四夷之諸侯。則曰天子之老。繫老於天子。尊也。老成之臣賢也。言此以威遠國。非僭也。王畿之內有采地焉。二伯之私土也。自稱於私土之外曰公。若曰但可爲八命之三公而已。不敢當九命之伯謂也。自稱於私土之內曰君。言采地內皆吾臣民。以章王朝封邑之寵禮也。此王朝之伯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

穀反後凡穀

國曰君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天下九州天於每州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加之一命使主一州內之列國是謂九州之長諸侯七命加一則八命矣入天子之國而來凡則擯者之辭曰牧取牧養下民之義也天子冊之降言叔者以其上統於二伯尊卑之等異也不改父舅者以其下統乎一州觀之之意同也自稱於國之外曰侯若曰但可爲七命之侯而已不敢當八命之牧謙也自稱於國之內曰君亦言國內皆臣民以示王朝封國之意禮也此九州之伯也此下脫庶方小侯一節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穀善也王老亦言天子之老臣也○四夷之君見於天子雖大擯辭曰子不得擬中夏示外之之義也與國內臣民言曰不穀謙也與國外他夷狄言曰

言覆載者倣此不復出

依也之依如字

王老威遠國也○黃叔陽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故四夷有來王者亦賓之內中國而外夷狄者王道之用故四夷雖大者亦卑之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張氏曰此錯簡當在上節之上今從之庶衆也謂附庸之國○此亦中夏之君之小者入天子之國曰其人不稱爵卑之也如春秋稱莒人邾人是也於外曰子稱爵也自稱曰孤孤者無德獨立之稱謙辭也○此章記諸侯之制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與扆同音以見音現後凡言見天子音倣此不復出宁珍呂反朝音潮○扆之爲言依也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繡爲斧文廟堂之上牖東戶西設扆

屏並音丙

分扶問反

朝亦並音潮後凡朝會宗切者倣此不復出

於其間天子負之南面而立以對諸侯也宁之爲言竚也在門屏之間門路門也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宁居其間天子視朝竚立以待諸侯之至也○秋主肅殺天地之義氣也先王順天之道而以義制諸侯故天子當依南面而立諸侯向依北面而見其覲與享皆受於廟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名曰覲言勤於王事也春以生發天地之仁氣也先王順天之道而以仁接諸侯故天子當宁南面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見受摯於朝受享於廟所以治上下之情也其名曰朝言來見之早也不言宗遇者夏宗依春冬遇依秋也此天子待諸侯之禮覲禮今存朝宗遇禮皆亡項氏曰覲以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於內而一其向朝以行禮則與等秩辯儀物盛朝會之禮以示衆庶故君於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

殺色介反造音糙

凡音昇

盟莅音成敦音對

地曰會卻與隙同○諸侯於鄰國未及期日而相見於邂逅之地其禮曰遇遇者草次之辭禮宜從殺近者爲主遠者爲賓明雖造次亦有恭肅之心也若及期日而相見於間隙之地其名曰會會者正見之辭禮宜從隆陳其擯介脩其燕享明及閑服脩致詳之事也上不言地下不言期互見也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諸侯比年使大夫問於諸侯其禮曰聘聘者問也聘以圭璋享以束帛相存問以伸其信也此平常以禮相與杜其爭亂之端也

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涖臨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塗口旁謂之歃血而讀書置牲坎中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也○凡有國故而以言語相要約爲信其禮曰誓誓者以言爲主也猶懼其不至則涖牲而

要平聲朝音潮後凡言朝覲者倣此不復出 別音鼈 殺色介反

要之於神其禮曰盟盟者以神為主也此有變時以禮相命同竭匡國之忠也此謂國相待之禮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皆亡○此章記朝覲遇會聘誓盟之禮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適讀曰嫡後凡言適子者倣此不復出○諸侯謂五等諸侯上某國名下某人名也○諸侯見天子擯者之辭曰臣某侯某稱臣稱國稱爵稱名恪守侯度也自稱於民曰寡人謙乏君德也若在喪服擯者告賓之辭曰適子孤稱適別於庶也稱孤無父也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黃叔陽曰內事稱孝不殺於天子者孝親之心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外事稱曾孫不敢

為去聲 見音現後凡言見某篇者倣此不復出 朝音潮見音現

同於天子者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明已之有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敢專也其死史書之辭曰薨幽晦之義降於天子言崩也復者之辭曰某甫復稱字降於天子稱爵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句 言謚曰類○下見亦音現類肖似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天子也將葬為親請謚亦曰類言類先君之善而稱之不敢誣也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使人之使如字餘皆去聲○繫老於君尊也此惟上大夫可稱見玉藻○此章記諸侯稱謂之禮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濟上聲蹌音蹡僬音醮○黃叔陽曰此記敘見之容天子天下之所尊恭不顯而天下平故其容深遠諸侯有國亮采有

數音朔 見音現後凡言見某某者倣此不復出

邦以蕃王朝故其容尊顯大夫有家明習國體以法相守故其容美盛上以事人文質彬彬威儀不忒故其容舒整禮不下庶人故趨走促數而已先王制禮隨分而異其容其化遠哉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張氏曰妃與配同孺之言屬也屬於夫不專制也妻言齊體也餘已見第三十二章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上章五者通於天下然上常得以兼乎下故雖天子有妻下不得以兼乎上故雖公侯亦自夫人始不得立后也諸侯一娶九女以一人正者為夫人姪娣二人為世婦娶一國而二國媵之二媵及姪娣凡六人為妾若妾則不在九女之數所以正名分杜亂源也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

見音現

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下去聲後凡言以下者倣此不復出○陳本首句連上節小君上下分兩節今正之○畿內諸侯之夫人因助祭於王后或因獻繭之類得見於天子則自稱曰老婦稱老所以任事稱婦所以事人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稱於他國之諸侯曰寡小君從君為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謙未成人也世婦以下降於夫人故自稱婢子婢之言卑也○應氏曰夫人年高可稱老婦若始嫁者宜如何稱蓋亦曰婦而配以卑小之名耳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謂自稱其名也此節與上下文不相蒙疑錯簡也張氏曰子於父母謂言大人以下於其父母也更詳之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

重並平聲　比音畀　櫟音立　隗音危又上聲　單音善　句音蓋

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五等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擯辭曰某國之士蓋天子上七三命中上再命下士一命在列國唯公國一孤四命其餘卿大夫從三命而下與王之國士同命數也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某名也諸侯爲天子之臣已又爲諸侯之臣是重臣也擯者稱之於他國曰子子者有爲之稱春秋齊高子來盟是也張氏曰按前章云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則此曰寡君之老使者七字當爲衍文直謂於本國自稱曰某某亦名對君之辭也（）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親黨比也親惡猶言黨惡○此泛記史策書法不指春秋蓋禮非獨行於魯或在孔子之前皆未可知也天子無外故不書出諸侯貴故不生名然天子諸侯惡則君子不親黨而書出生名以譏之蓋萬世之公非一人可私黨也故諸侯失地則不義滅同姓則不仁所謂惡也雖生亦皆名之言諸侯則天子可知矣○陳氏曰春秋書法有不盡然者蓋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愚按春秋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初襄王以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隗氏爲后太叔帶通焉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書出譏自取也若昭二十二年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皆不書出何也初景王太子壽卒猛與句皆其母弟景王寵愛庶子朝欲立之未果而王崩諸子爭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尋以入于王城猛卒句立是爲敬王居于狄泉猛與句皆當立者也故不書出此莫非出居

燕平聲髡音坤　牂音戕　難去聲　爲夔並去聲　惡烏路反下並同　朝音潮之惡之惡如字

而事有異同也諸侯失地春秋書名者十五桓六年寔來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及入于櫟十六年衛侯朔奔齊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莒庚輿來奔胡子髡沈子逞滅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定四年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十四年楚子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十年邾子益來奔是也然有不名者如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避齊難而不與爭也莊九年齊滅譚譚子奔莒僖五年楚滅弦弦子奔黃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已無取滅之道不幸而爲楚逆所加也僖二十六年楚滅夔以夔子歸守禮見滅非其罪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怨成公以罪晉文也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甯殖逐之也僖五年晉人執虞公虞之紐於晉久矣不足責且不與晉滅也滅同姓而春秋書名者一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衛惡齊遷怒于邢且行詭計也然亦有不名者僖五年晉人執虞公虞自貪以及身也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狄楚也襄五年齊侯滅萊狄萊也此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也嗚呼通於此說者可與學春秋矣又春秋諸侯歸國而書名者七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已亡也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拒王命也僖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惡殺叔武也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惡殺公子瑕也襄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于衛讒不悔過也昭十三年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亡國再世而復且不與楚封也朝魯而書名者四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惡黨弑君之惡也莊五年郳黎來來朝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夷狄之附庸也此可以補曲禮之闕○爲人臣之禮不顯諫

暴音曝

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顯明也。聽猶從也。逃猶去也。○有過必諫人臣之職也。諫而不聽不欲暴君之過也。誠至於三可謂盡言矣。而不聽則逃之。君臣主義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也。○陳氏曰。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蘧逢之於夏。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爲守。以義爲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平聲。○父子主恩。無可去之理。故以至情感動之。必至見聽而後已也。○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黃叔陽曰。飲藥則必先嘗。用醫則必慎擇。臣子之愛君父。無所不用其心也。呂氏曰。醫三世。則治人多。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

道去聲 分扶問反

後服之。謹疾之道也。○方氏曰。經之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者。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叔陽又曰。臣子之於君父。諫過不同者。主恩主義分不同也。侍藥則同者。愛君愛親心則同也。○儗人必於其倫。儗音擬。○儗比也。倫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褻也。○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張氏曰。年當作子。以少儀及下文考之可見。下節同。問之。謙退不敢質言也。若如也。說文干字從反入從一。以數入之謂之干。乃未定之詞也。○天子之尊。既不敢言年齒。又不敢言才能。故但以服衣長短對之。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長丁丈反。後並同。○爲國

治平聲

以禮莫重於祭。故以宗廟社稷之事言之。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張氏曰。御治也。謂治家事也。○大夫有家。故以能御未能御答之。舊說御車恐不切。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孔氏曰。謁請也。典謁主賓客告請之事。○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陳可大曰。負薪者庶人力役之事。愚按少儀云。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幼曰能負薪。與此不同。○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數上聲。○不問天子者。奉上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不須問也。舉其地之廣狹。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山澤所出。如魚鹽蜃蛤金玉錫石之類。以此爲對。明受之

斂去聲。後凡言聚斂者放此。不復出。

天子傳之先君。非聚斂所致也。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宰邑宰也。有宰則有采地矣。食力謂食民賦稅之力。衣服祭服也。假借也。以此爲對。明有功德得賜田祿以供祭祀也。問士之富。以車數對。上士三命得賜車馬。以車數對則君賜也。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數上聲。畜音旭。○張氏曰。畜謂雞豚狗彘之畜。○庶人受田有定制。唯畜牧之多寡存乎人。數以對。明勤牧也。○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神爲焉。故冬至祭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又春迎氣於東。祭太皞句芒。夏迎氣于南。

句音鉤 芒音亡

祭炎帝祝融秋迎氣於西祭少皞蓐收冬迎氣於北祭顓頊玄冥又祭天下之名山大川其祭有四迎氣之始以狸祭山林以沈祭川澤一也郊天之日嶽鎮海瀆居二等山林川澤居三等二也大雩祭山川三也歲終大蜡合祭山川四也又祭五祀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陽始出則設主於戶內以祀戶竈司炊爨火也夏令爇大則設主於竈陘以祀竈中霤以奧四隅一室之中也季夏居一歲之中則設主於牖以祀中霤門牖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陰始凝則設主於門之左樞以祀門行主往來冬陰往則設主於軷上以祀行祀門戶以其司出入也祀竈以其司飲食也祀中霤以其司居處也祀行以其司道路也凡是數者之祭歲必徧舉諸侯有國一國之神爲焉既不得祭天地又但各祭其所居之方降於祭四方也祭境內之山川降於祭天下之山川也五祀則與天子同亦歲徧大夫有家一家之神爲焉歲徧五祀不得祭方與山川也士祭祖禰不得祭五祀也位有尊卑故祭有遠近分定故也今按周禮大神大示即天地也五嶽四望山林川澤五祀即山川五祀也獨以五帝爲四方又祭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社稷又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又祭法天子七祀加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又士喪禮禱于五祀與此皆不相合夫祭法固爲不經而周禮亦復不一其皆後人紛紛之說何足怪哉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淫泛濫也○廢之莫敢舉如巳毀之宗廟遷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巳脩之壇埒而輒毀巳正

之昭穆而輒變也廢者而舉之不正也舉者而廢之虞也淫祀有二一則正神法不得祭而祭之犯分也一則不正之神而祭之諂也是皆濫於事神神必不享故曰無福○呂氏曰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郊禘祀文王季氏旅泰山僭也魯祀爰居諂也皆爲淫祀也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索音色○色純曰犧索求也○天子諸侯之牛皆牧於養牲之官公羊傳所謂牲必在滌三月者是也天子取其毛色之純諸侯降於天子則但取肥腯而不必其純也大夫臨用求之不得在滌士以羊豕不得用牛祭此謂天子之大夫士耳若諸侯之大夫則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則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支子庶子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子有二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祖禰族人兄弟皆宗之所宗乎宗子者皆支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或在外則支子得攝猶必告于宗子然後祭不敢自專也然亦殺禮不旅不假不厭祭不配不歸肉○呂氏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尊者之祭非卑者所敢尸也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程子曰支子雖不祭亦當齊戒以致其誠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立宗子則當依此禮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祭之爲愈也朱子曰程子此言謂兄弟

乾音干 度音鐸下並同 脯音甫

盛音成後凡言粢盛者放此不復出 尺占反

與君而相近者爾若相去遠者則但不立主每祭設位以綴標記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〇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羮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鬣音獵腯音突○陳本分八節今併之言凡祭則貴賤皆然元頭也一元猶今言一頭武足迹也鬣領毛也豚小豕也腯者充滿之貌翰長也凡貴肉皆謂之羮○禽獸以肥為美牛肥則迹大豕肥則鬣剛豚無所稱但曰腯肥而已羊肥則毛細而柔弱雞肥則鳴聲長犬肥則可為羮以獻雉肥則足趾開遠兎肥則目開而視明一說翰羽也雞鼓翰以鳴故曰翰音雉醜趾間無幕其足疏故曰疏趾兎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槀音考脡音挺○陳本分三節今併之尹正也槀乾也商度也脡直也○魚腊以得宜為美故脯欲專割方正乾魚則商度其燥溼之宜鮮魚不餒敗則挺然而直以上十一物卽周禮所謂牲號也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水玄酒也滌溉濯也酒醴酒也酒醴皆有清有糟未沸者為糟既沸者為清酌甚酌也○水酒以潔清為美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薌音鄉萁音基粢音咨○陳本分四節今併之黍秫今之糯米也薌與香同粱穀之強者有黃白二種稷粟也祭祀之飯謂之粢盛蔬義與疏同○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美黍熟則氣息香而黏聚不散故曰薌合粱之莖葉亦香故曰薌萁稷粢明則足以交神故曰明粢稻苗疏則茂盛嘉美故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

禮記集註卷二 曲禮下 二十一

鹽音豔 中並去聲 薨平聲下章同 見音現後凡言見者放此不復出

下去聲下節同 漸音尖 難去聲 妣音比 行去聲後凡言

鹹鹺鹺才何反○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豐茂也本根也大鹹曰鹺○韭鹽以豐厚為美本盛則韭肥味厚曰鹹鹺以上八物卽周禮所謂齍號也玉曰嘉玉幣曰量幣量如字○陳本分兩節今併之量謂中其廣狹長短之度也○玉以無瑕為美幣以中制為美此二物卽周禮所謂幣號也○孔氏曰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若不具則各舉所有故經備載其名○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崩薨重出解見前章卒終竟也死澌也消盡無餘之謂○大夫有德有位死則事已終矣士無方有祿而不終故曰不祿庶人無德無名與身俱盡故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柩音舊○此下三章陳本並連上章今依鄭本張氏析之在牀者人將死遷于地以其初生在地今下復其初冀得脫死重生氣絕而後反於牀也尸陳也柩久也○死未殯斂形體獨陳故曰尸既斂在棺欲其不變故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降如字漬音自○降落也四足獸也漬漸漬也○鳥乃飛翔之物降而下則死矣獸乃能動之物腐敗俱潰則死矣○死寇曰兵呂氏曰兵者死於寇難之稱此下一脫簡壽考○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辟音璧○王大也皇美也舊說謂以君之稱尊之是教僭也亦悖於禮矣考成也妣媲也嬪法也妻所法式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故各加以美稱也後世天子稱皇王稱王於是始有禁矣○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父死曰考言成其德

禮記集註卷二 曲禮下 二十二

衎行者 獻此不 復出

横去聲 夭上聲

少去聲

行也。母死曰妣。言嬪美於考也。妻死曰嬪。言賓敬於夫也。○孔氏曰。易言有子考无咎。書言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書又云嬪于虞。詩大明云曰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皆非死而後稱。蓋古者通稱。後世乃異之耳。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折音哲。○陳本連上節。今析之。呂氏以爲錯簡。當在死寇曰兵之下。今當從之。壽考。老也。短折。橫夭而死也。祿。穀也。謂所食之穀也。與章首不祿之祿不同。○老死曰卒。謂終其事也。少死曰不祿。謂不終其所食也。上文大夫士以位之尊卑言。此以數之脩短言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上上聲。下同。袷音劫。從衣。下去聲。下同。綏讀曰妥。○天子視。謂視天子也。下倣此。袷。朝服祭服之曲領也。國君。諸侯也。綏

上下除 上毋下 毋上面 下帶與 經同除 皆加字 毋下并 無下節 同殺 介反 色

欹音 欺

頫下之貌。衡。平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當在袷之下。帶之上。上毋過袷。下毋過帶也。視國君得視面之下。袷之上。視大夫得平視其面。蓋爵愈卑則視愈高也。視士得旁及左右五步之間。鄭氏謂游目是也。雖殺於大夫。然終不得上面下帶也。故下文詳言之。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敖與傲同。○傾欹側也。○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人矣。故凡視皆不得上面。以致謙也。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故凡視皆不得下帶。嫌有憂也。視流則容側。知其邪存於心矣。故凡旁視毋過五步。以閑邪也。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此君子之所慎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肄音異。朝並音潮。下二章並同。後凡言在朝者倣此。不復

藏去聲

朝亦並音潮後凡言正朝輟朝者倣此不復出

出。○肄。習也。○張氏曰。大夫服官政。士容有未能。故君命大夫與士肄也。黃叔陽曰。在官則專言版圖文書。在府則專言寶藏貨賄。在庫則專言車甲兵刃。在朝則專言紀綱法度。主一無適。懼分心也。

○朝言不及犬馬。陳可大曰。犬馬微賤。不當言之於朝。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異猶他也。固。野陋也。○人臣之視或能勉強於正朝之時。而多輕忽於輟朝之際。故輟朝而顧。由其異事異慮在於心中。故不覺愆儀之形諸外也。是以君子謂之固。而深戒之。則自正朝以至輟朝。始終一於敬矣。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朝廷之上。唯當言禮。若前所謂婦女犬馬。則非所當言矣。其問人以禮。非禮則不問。其對人以禮。非禮則不對。此二者言禮之目也。

壇音善 掃稱並 去聲

和並去 釀

匹音木 介平聲 後凡言 治國者 以此不 復出上 上聲下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饗今本作享。饒。豐也。○此記天子祭天地之禮。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牲用犢。酒用玄。器用陶匏。席用藁秸。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爲貴焉。故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匹當音木。○摯與贄同。摯物以爲相見之禮也。鬯釀黑黍爲酒曰秬鬯。和以鬱金之草。則曰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而已。圭。命圭也。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此不言璧。舉圭以該璧也。羔。小羊也。匹讀曰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天子無客禮。以摯見神用鬯。芬香條暢。明德惟馨也。諸侯朝覲于天子則執圭。精白承休。端方治國。如玉之爲器也。卿執羔。同寅協恭。持廉守貞。若羊之羣不失類。皮毛潔素也。大夫執鴈。進退以時。上下有

大摯[illegible]讀曰鶩分扶問反後凡言安分者倣此不復出繁音盤

宗。如鴈之賓鄉知時飛有行列也。士執雉。其耿介有文也。庶人執匹。取其安分不遷也。自卿而下。凡見上及敵者。皆用之。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陳本連上節。今析之。纓。繫纓卽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箭也。○童子未成人。不敢當賓主。或見師友。則以摯奠委于地而退避。不言所執。意束脩也。或在野外。或在軍中。無物可持爲摯。則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而用之可也。一說野外以纓。軍中以拾。矢。亦無所據。更詳之。

乾音干　見音現

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椇音矩。○椇。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石李。榛。似栗而小。肉薄析曰脯。殺而加薑桂鍛治之曰脩。脯形方正。脩形稍長。○婦人無外事。唯初嫁見舅姑。用此六物爲摯。以告虔。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也。按春秋傳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是時去古未遠。故廷臣往往有達禮者。○此章記摯禮。

別並音鱉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埽灑竝去聲。後凡言埽灑埽灑或灑埽灑掃者倣此。不復出。○此昏禮問名之荅辭。按士昏禮。問名。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請以備數而擇之。則此備云者。卽備某數而擇之也。故納女名於天子者。曰請以備百姓之數而擇之。天子娶后妃以下百二十人。謙遜其賤者也。納女名於國君者。曰請以備酒漿之數而擇之。於大夫者。曰請以備埽灑之數而擇之。二者皆卑賤之事。亦謙辭也。唯天子諸侯大夫之昏禮亡。而鄭玄遂云爲不親迎。故自致敎。

處上聲　爲迎並去聲

不亦謬乎

禮記卷之二

袒音但。免亦音問。適讀曰嫡。後凡言祖免、適孫者倣此，不復出。

爲去聲。下師居仲同。重平聲。

禮記卷之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檀弓上第三

檀姓，弓名，魯人之善於禮者。首章稱其人，故以名篇。又篇內多稱子游，疑是其門人所記。而漢儒附會之失，獨此篇爲多。然其文章委曲條暢，繁簡得宜，可爲後世作家之祖。讀者擇其發禮而合義者用之，其餘置而不講可也。凡百二十三章。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免音問。舍上聲，下並同。居音姬，後章同。○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大夫也。免，服名，即袒免也。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何居，猶言何故，怪之之辭也。未之前聞，猶言前此未之聞也。子服氏，伯子字，仲子兄，亦魯大夫也。○公儀仲子之適子已早死矣，而有孫在焉。至是仲子死，遺命舍適孫而立庶子爲後，非禮也。其友檀弓免而弔，重其服以譏之也。蓋免本五世之服，若朋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服之。今檀弓既非仲子五世之親，仲子又非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乃爲之免，蓋欲以服非所服之服，以譏立非所立之意爾。既曰何居，又曰未之前聞，重致其疑怪之辭也。此時未小斂，主人未居阼階下，猶在西階下受弔，故弓弔畢，就子服伯子於門右而問之也。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

長丁丈反。適竝讀曰嫡。

少去聲。

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腯音困。夫音扶。否方有反。○曰弓問也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古道指文王微子二事而言。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衍，微子之弟微仲也。○伯子爲仲子諱，故設疑辭以答之。文王舍長子而立仲子，微子舍適孫而立庶弟衍，蓋以賢而不以適也。孔子以仲子之庶子未必賢，故不以爲然，而謂當立適孫。蓋適則一，一則不爭；庶則衆，衆則必爭。故立適者萬世常行之道。必其適不肖，然後不得已而立賢。否則未有不召亂者，不可以文王微子所嘗行而槩行之也。○此章記重適之禮。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養竝去聲。○隱，微諫也。犯，犯顏也。就養，就而養之也。方即所謂左右也。服勤，服行勤勞之事也。至死，猶言終身自少至老死而後已也。與則致死焉之死不同。致，謂盡其誠。方喪，謂比於親喪也。○父子主恩，故事之當一於恩，諫則有隱而無犯；養則左右而無方，服勤則至死而不倦，喪則致哀而自盡也。君臣主義，故事之當一於義，諫則有犯而無隱，養則隨分而盡職，服勤則亦至死而不倦，喪則比親而三年也。師生以道相與，在恩義兼盡之間，故事之各有所同。諫必不見拒，無犯同於親也。過則當疑問，無隱同於君也。就養無方同於親也。服勤至死同於君親也。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

辟婢亦並上

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以義並恩也張子曰師恩有不同故服無定體此古人所以不制師服也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夙或作宿寢正寢也大謂合葬細謂哭○杜氏之先有墓在武子成寢之地及喪而成寢則葬處在西階之下至是杜氏有喪從外來欲合葬請於武子武子已許之矣但入宮不敢哭嫌哭於他人之寢也於是武子言合葬非古昔之法從周公制禮始有之至今未改我初意此墓乃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故夷之今既在周公制禮之後則當許其合葬矣既

許其合葬而不許其哭則於義無取於是命之哭蓋矯僞以文過也劉氏曰寢者所以安其家也寢其家於人之家上人心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也寢其先於人之階下子心安乎武子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杜氏不請改葬而請合葬不孝也皆非禮也方氏曰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豈有喪人之墓以成寢者哉而武子乃有是事者由周官之法壞故也黃枝陽曰不仁不孝之事何取於經制之可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子思之子名白其母子思出妻也爲之服曰喪門人子思之門人也子思孔子孫名伋先君子謂孔鯉字伯魚子思父也隆盛也汙猶殺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不當服者而伯魚乃喪出母則賢者之過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止欲行此禮耳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門則子思難乎爲言故以伯魚無所失道而隨道降從已則不能爲對蓋鄉權辭以答問而終不失其正也黃叔陽曰此章斷出漢儒附會之文意當時欲明不喪出母之禮而無其事故借聖人之家以明之而不知其自陷於無根之罪也聖人禮義之宗閨門有家之本豈有不慎於始而三世出妻之理

爲之之爲去聲下禮行同明爲喪殺後介反拔此言杖期所杖朝隆殺者依此不復出斷音鍛

傳去聲

乎按孔子年十九娶宋幷官氏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子而字之曰伯魚至六十六而夫人幷官氏卒傳記之可考者昭然如此豈有出妻之事乎此與後伯魚母死章並當刪去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稽音啓後凡言稽顙者倣此不後出○拜拜賓也稽顙以頭觸地也拜而后稽顙謂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也稽顙而后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叩地卻交手如常也頎順貌頎與懇同○此記內拜之禮拜而后稽顙先加禮於人而后盡哀於已爲得其序故曰順稽顙而后拜哀常在於親而敬皆施於人爲極自盡故曰至喪致乎哀而止彼從其至若徒順於外而於親反行不至則是以薄待其親非

輤音倩 翣音箑

毋亦不告之。其後毋卒，不殯於家而殯於五父之衢，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為葬，然觀其引，則飾棺以輴，而不以柳翣，則是殯引而非葬引矣。聊曼父之毋素與孔子母相善，怪其殯母於外，故因問而知父墓在防，然後得奉母以合葬也。○陳可大曰：顏氏之死，孔子年二十四矣，豈有終毋之世不求父葬所在，至毋既殯而猶不加者乎？且毋死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又豈有封墓方反而隨即崩壞者乎？故此章與前防墓章皆當刪去。司馬貞曰：不知其墓，不的知父窆處，非謂不知其坐地也。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重出，音義並見曲禮上篇。

○喪冠不緌。緌音蕤。○冠必有笄以貫之，又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曰緌，蓋冠飾也。喪家不文，故去飾。

去上聲 見音現後凡言見者倣此不復出去藏猶扶又反 惡烏路反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

周人牆置翣。堲音稷。翣音箑。○堲者，火之餘燼也。牆翣詳見後。但彼兼在路入椁者言，此則專指入椁者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而已。有虞氏始為瓦棺，剖分其圓而合之，復為圓以藏尸升也。夏后氏冶土為方，輓而四周於棺之坎，謂之堲周。既有瓦棺，又用輓坎，稍為備矣。然皆陶冶之器，出於土，者及其久也，必復於土，不能無使土覩膚，故殷人易瓦棺以木棺，易堲周以木槨，則木足以漆土。而深慮長思，未有易此者也。然猶質而未文，故周人飾之以牆與翣焉。牆以障柩，猶牆垣之障家也。翣以蔽柩，猶羽翼之蔽物也。皆以盡孝子之心，使人無惡於死者而已。至此則質文兼備，而後世無以加矣。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長丁丈反。後凡言長殤者倣此，不復出。○未成人而死曰殤。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周人兼用三代之禮，死者愈少，則禮愈殺也。

殺色介反 少上聲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斂並去聲。驪音離。騵音元。○大事，喪事也。戎事，兵事也。馬深黑色曰驪。白色曰翰。赤而黑鬣尾白腹曰騵。玄，黑類。騂，赤色。○夏建寅，物生色黑，故皆尚黑。斂用昏，昏時亦黑也。殷建丑，物芽色白，故皆尚白。日中時亦白也。周人建子，物萌色赤，故皆尚

赤。日出時亦赤也。三代所尚，不過隨時損益，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已，非若後世五德相勝之說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齊讀曰齋，音咨。饘音旃。繆與綃同，音消。○穆公，魯君，名顯。曾子，名申，參之子也。有聲曰哭，無聲曰泣。厚曰饘，稀曰粥。幕所以覆殯棺者。繆，縑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君當勉而行之。若幕則天子以繆，諸侯以布。衛用布幕，是守諸侯之分也；魯用繆幕，是僭天子之禮也。在君擇而用之。獨舉幕言，他可知矣。夫以曾子一言而臣子痛親之良心、尊君之大義，靡不兼盡，其得

覆敷救反 分扶問反 大音泰

其父師者遠矣哉一說周飾棺士布荒布帷揆此則大夫以上皆不用布衛所存者殷禮故所布之質魯所存者周禮故用緣之文史詳之○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重平聲後凡言重耳者倣此不復出蓋讀曰盍下同驪音離○晉獻公名佹諸盍何不也○初晉獻公烝於武公之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後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謀以歸太子上曲沃已而譖之公許殺太子而立奚齊及是使太子祭齊姜歸胙姬毒而獻之太子奔新城自縊此蓋出奔將縊之時重耳使言己志於公也蓋君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己志有諫以明事幾言而不

入。則至於熟。熟而不已。則至於號。號重耳之言是也。而世子曰不可。公非姬居不安食不飽。我若自理。公必誅姬。姬死之後。公不復樂。是我傷公之心也。此始而不從重耳之言。其進不能自明而以姑息之愛陷親於不義者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曰重耳言也之往也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一說吾何行謂無所適也如之謂從君意也更詳之○重耳又勸世子奔他國以避難蓋亦而將至於見殺國有義以過之一以全父子恩一以存宗社之奇重耳之言是也而世又曰不可天下無無父之國則弒君之賊必無所容故[illegible]理以拒之而不知已實非弒昔也此終而不從重耳之言其殆恐不能逵瑕而以徵汚之故陷親於不義者歟使

平聲　樂音洛　難去聲下同　平聲

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少難並去聲○辭猶將去而告別也蓋與之永訣也狐突申生之傅伯氏狐突別氏也蓋狐是總氏伯仲是兄弟之字字則別爲氏也子指奚齊賜猶惠也○初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嘗諫止之曰與其危身以速罪不若致孝而安民申生不能從及是將死乃使人辭狐突而謂不念伯氏之言也然非死不足以自明故又言不敢愛死也是時狐突謝病在晉都故言君老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則國事將去苟出而圖吾君則尚有所託受惠多矣遂自經而死夫申生之言行如此但可爲恭而已於孝則未之有也謚法敬順事上曰恭○愚觀申生辭狐突之言死猶惓惓以宗社託伯氏至今讀之可爲流涕獨惜其不學故知經而不知權耳然視衛輒拒父而爭國楚商臣弒君而篡位豈可同年而語哉論者責其可言而不言可逃而不逃嘗矣全謂志其躬之不闕而且卿國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且謹再拜之末儀則是欲悻悻怨望利其國亡而後已爾其責於人無乃已甚乎○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莫讀曰暮已大夫夫之夫

夫音扶　為去聲　喪去聲

期音基　禫徒感反

見音現後凡言月六篇者倣此不復出

乘中並去聲

哉音扶。○稱魯人，不知其姓名也。朝祥旦行祥祭之禮也。喪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此謂大祥，喪至此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禫，則喪服畢矣。○陳可大曰：朝祥莫歌，本非正禮。夫子特以禮教哀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猶為可怨，故柳子路之笑，然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曰：此去可歌之日，又宜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為善矣。謂禫則可歌也。蓋聖人於此，雖不責人以備禮，亦未嘗許人以變禮也。○孔氏曰：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琴自外作，歌由中出故也。愚謂祥日鼓琴，終為非禮。說見本篇。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乘音盛。縣音玄。賁音奔。父音甫。隊讀曰墜。圉音語。○莊公名同。戰在公之十年。乘丘，魯地。縣、卜皆氏。賁父、國皆名。右，車右也。大崩曰敗績。佐車，副車也。綏，升車索也。公隊車，而佐車授之綏以升，是升佐中也。張氏曰：末，無也。卜，謂卜筮之卜，非指卜國也。古者御右必皆卜吉而後使，春秋傳所謂卜右慶鄭吉者是也。末之卜，猶言無用卜也。雋說微哉。卜國者非。君於臣不稱氏。圉人，養馬之官。白肉，股裏肉也。誄之，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也。○此章記謚禮之變。公以卜吉使賁父御而敗績，故言無所用卜。賁父以敗績由於馬驚而引罪，遂赴鬭而死。及浴馬，見馬為流矢所中，乃知非賁父之罪，遂誄之。禮，生無爵，死無謚。周

畫音畫字

制命士雖有爵而無謚。今謚賁父，變周制矣。故記之。○又，非賁父罪而遂謂末卜，亦失言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睆音緩。簀音責。與並平聲。瞿音句，下章同。呼讀曰吁。○陳本分執燭以上為一節，今分易簀以上為一節。疾甚曰病。樂正，姓；子春，名，曾子弟子。元、申，皆曾子子也。童子疑亦弟子之少者。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貌。簀，簟也。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嘆而噓氣之聲。曰童子再言也。季孫，魯大夫季孫氏也。元起易簀，亦曾子言也。○童子知禮，以曾子未嘗為大夫，不當以大夫之簀，故以為問，而曾子然之也。朱子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

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革讀曰亟，音棘，後凡言病革者倣此，不復出。○革，急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斃，死也。○曾子以曾元為細人，則子春之止童子，亦細人之見爾。○此章記曾子考終之事。朱子曰：曾子當疾病，不可以變

絇音句　識音志　紕音次　否方有反

一等矣禫徒感反縣與懸通比音畀○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除服祭名取澹憺然平安之意○喪至此二十七月也縣而不樂者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加猶過也○[illegible]喪外除餘哀未忘於內禮之正也時人不能而獻子獨能行之故孔子稱之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組音祖○絲屨屨有絲絇者組纓以五采之組為冠纓也○黃叔陽曰此當為疑經然自漢以下未有疑又此者姑識以俟考遇謂此決非孔子之事直當刪去為是蓋記者徒見喪服四制有祥之日鼓素琴之語深信其所傳聞而記之不知其與前章踰月則吉之言自相背戾也十日而成笙歌必十日之前習之此與朝祥莫歌猶五十步之與百步而孔子行之豈不為子路所笑乎○此係大節不可不辨鄭玄知其非禮而曲為之說李氏不求其實而名之為中何其繆哉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今用絲組譏其早也此事有無雖不可知然有子能知孝弟為仁之本恐亦不至是也○此章記聖賢除喪仰古之節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厭與壓通○此記不弔之禮以為死於非命者底丈夫不自經於溝瀆故畏死不弔君子不立巖牆之下故厭死不弔孝子舟而不游故溺死不弔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懼若與其衣冠之類死有所懲則死而不弔之類是也蓋禮樂行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愧恥而不麗於過惡此其為道尊而不迸亦後世所不能及也○黃叔陽曰雖云不弔然於其中又須論其死之正否情之親

鎬音皡　首向之　首如字下其首同

疏不可執一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行道之人途中之凡人也子路有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故孔子教之言先王制禮自有中道若論人情則行路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特以禮不可過故抑而就之爾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大音泰比音畀下樂音洛首去聲○營丘齊地周鎬京也丘狐所窟也首向之曰首○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樂其所自生二句本樂記文記者引之殊非本旨蓋借以為祖考者人之所自生即所謂本也樂以象成而樂其所自生禮以反本而不忘其初今之反葬即禮樂之義也狐雖微獸亦以丘為窟藏之地至死猶正其首以向丘蓋樂生反本出於性中之仁在物且然況仁人孝子乎今之反葬即仁之德也周禮家人有族葬之制正以此爾○孔氏曰周公封魯其子孫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君陳在周世守其采地春秋周公是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期音基與平聲嘻音希○此章

復扶又反治下聲北讀曰背
適讀曰嫡後凡言適室者效此不復出
行去聲

當削說見前章○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蒼梧地名三妃娥皇女英癸比也從就之而葬也祔合也以後喪合前喪而葬之即所謂從也○此章記合葬之制舜時無之至周公而始有也○吳氏曰世傳舜南巡征三苗死於蒼梧因葬焉以今論之舜既倦勤不當復有南巡之事舜攝位時已竄三苗於三危及禹治水時三苗已丕敘矣舜爲天子苗之餘氏頑不即功乃分北之自是無三苗之患則末年又不當有征苗之事矣蔡氏曰史記言舜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曾子之喪浴於爨室黃叔陽曰此不經之語不辯自明削之可也士喪禮浴於適室○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朱子曰業謂簨簴上

一片板蓋指樂也周禮有司業正謂司樂也稱或曰者未定之辭誦口習也○黃叔陽曰古人禮樂不去身唯居喪然後廢樂陳壽翁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樂律詩歌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則大功以上不可誦矣大功以下不廢業矣舉一而其餘可推○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語去聲幾平聲後凡言庶幾者放此不復出○申祥子張子也○此章記子張考終之言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德行無稱與形氣泯滅澌盡而已故曰死言庶幾者蓋以生平持身唯恐有不盡之道今至將沒幸其得以盡道而終即曾子知免之意也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平生恐懼之意正學者所當用力也○黃叔陽曰許衡以仕元之故戒子孫勿請諡勿立碑萬世而下有遺憾

庋古毀字反音几

焉君子可不爲善後之計哉○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與平聲○閣架橙之屬所以庋置飲食者即今人所謂閣板也○喪禮復後以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當死者之肩使神有所依也當此之時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所未忍易其舊故但以閣上所餘之物爲奠也按王制云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此指貴者言之若無閣者以生時所食之餘亦可○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倡與唱同○位者哭泣之位親疏序列而哭也委曲也委巷猶言陋巷蓋細民居於陋巷不見禮儀而鄙朴無節文故然小功不爲位爲曲巷中之禮也婦人謂已妻或兄弟之妻也倡先也足跳曰踊言思子游

差音雌
爲嫂爲娣爲妻爲其之爲並去聲
辟讀曰衰音堅後凡言

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親有遠近服有輕重不可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爲之位所以序親疏恩紀之差也周衰典籍多失時有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譏之記者因引子思申祥二事以明上意吳氏曰禮於嫂及妻之昆弟皆無服子思申祥哭無服之親猶且爲位況小功有服而可不爲位乎爲嫂無服而其妻爲娣姒婦則有服爲妻之昆弟無服而其妻爲其昆弟則有服故子思之哭嫂申祥之哭妻昆弟皆使其妻有服者倡踊于前而已隨哭于後也馬氏曰記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則婦人不當倡踊明矣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非禮也愚謂記者引之特取其類抑或申祥時未有子而使妻倡踊歟○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衡與橫通○古謂殷以前縮直也今

辟積音倣此不復出幅音偪

謂周時。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辟少而質。是爲縮縫。順緯爲辟積。則辟多而文。是爲衡縫。○此章記冠制之變。張氏曰。古者冠縫無等。故吉凶之冠皆直縫。至周吉冠之縫各隨命數。故橫縫。唯喪冠無等。則仍直縫。是與吉冠相反。而非古也。愚謂此言反吉之非古。非言直縫之非古也。此周人尚文之一端也。○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跂音棄。○曾子執親喪七日不食。此賢者過之也。是以子思正之曰。先王之制諸禮也。承天之道。治人之情。中焉止矣。賢知者

治平聲 知去聲

過之。則抑之使俯而就中。愚不肖者不及。則引之使跂而及於中。此制禮之意也。其在喪禮。則三日不食。又恐其病不能起。制爲杖以輔之。既盡其哀痛慘怛之情。又防其傷生滅性之忠。此人道之所以爲至。而過與不及者之所當共由也。今也七日。則是徇無已之情。而非可傳可繼之道。其不率天下之人而禍孝者幾希矣。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且猶悔之。況七日乎。○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讀曰稅。音退。○過制追服曰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此記小功不宜稅服。曾子疑之。非也。禮大功以上稅。小功以下不稅。曾子每事過於厚。故言據禮小功不稅。則再從兄弟相離遠者。聞喪恒晚。將終無服。而可乎。言不可也。葉氏曰。小功不稅。此謂以義斷恩。而曾子以終無服疑焉。蓋察於恩不察於

爲去聲

從離並去聲 斷音段

父音甫 後凡原父者倣此不復出 夫音扶下同

義。信乎禮之難知也。孔氏曰。此謂正服小功也。若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見小記。○劉原父曰。唐韓愈嘗弔於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小功不稅也。韓子疑之。作書以問李翱書。夫服者。先王所以著其文也。小功不稅。謂其文至於是而止也。韓子著其文之疑。與曾子之疑一也。二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旨。而疑其說。皆非也。然彼人之爲亦非也。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矣。其言又曰。降而無服者麻。今曰不稅。是降而無服也。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乘音盛。○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攝。代也。非借貸之貸。十箇爲束。今

免音問

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也。將。奉也。徒。空也。○伯高死於衛。孔子居魯。將使使者弔而賻之。是將使者未至。冉子在衛。代具賵賻之物而將之。蓋徒知以物行禮。而不知聖人之心。則於其誠。不於其物也。故孔子聞而切責之。○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句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惡音烏。夫音扶。爲爾之爲去聲。○告死曰赴。與訃同。

上使如字 賻音附 賵音諷

惡平聲
稱去聲

惡乎猶言於何諸語辭廟祖廟也寢正寢也已太也夫猶言夫人指伯高也賜子貢名也○兄弟出於祖內親也故哭諸廟父友聯於父外親也故哭諸廟門外師以成德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仁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皆重之也泛交之人不及朋友故哭諸野蔬之也此常禮也今伯高於我過於所知而不及師友於野則太疏於寢則太重此常禮所無者要當以義起爾故因其由賜而見遂哭諸賜氏且使爲之主明恩之所由也既而又教以拜賓之禮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情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情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聖人酌哭泣之位審拜賓之禮其慎如此所以爲禮義之宗主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喪有疾居喪而遇疾也滋益也○以其有疾不嗜酒肉故以草木益之薑草類桂木類此曾子引禮書而釋之抑或曾子之言而記者釋之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

華去聲
與上聲下章同長丁丈反後凡言師長者倣此不復出

居亦已久矣而喪喪明喪爾明之喪並去聲女並讀曰汝洙音殊罪與之與平聲離去聲索昔各反○明目精也以哭甚故喪明洙泗[illegible]二水名西河魏地自龍門至華陰子夏之所居也疑女於夫子者子夏不能推尊夫子使人疑子夏無異於夫子也未有聞居喪無異稱也羣朋友也索散也○方氏曰子夏不尊其師而尊乎己不隆於親而堅於子猶以爲無罪故曾子怒之由離羣故索居久不視久則離有罪而不自知矣○游氏曰曾子之責子夏辨其名文其人若父師然不以爲嫌子夏安受其責亦不以爲怪此古之君子所以交相成也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至於朋友之間則但相諫以色辭相安於姑息而已其視古道不亦大相遠哉○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

宎音杳
易去聲 [illegible] 齊側皆反下章同[illegible]

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夫音扶齊讀曰齋後凡言致齊者倣此不復出○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大故謂有喪也致齊居內非在房闥之中蓋亦端居深處於室奧之內耳○夜居於內順陰而静安其身也晝而居內似有疾矣晝居於外順陽而動勤於事也夜而居外以有喪矣有大故則哀不敢就安故夜亦居外齊恐散志疾須就安故晝夜居內蓋居有常有變若此三者而反其常則啓人之嫌而弔問之矣不可不愼也○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見音現○子皐孔子弟子名柴無聲出涕曰泣血人中笑則見齒○子羔篤於愛親且能持之三年之久信非人所易能也然儀禮喪服篇曰居倚廬哭晝夜無時

惡讀曰 惡下同 大葬之 夫音扶

不知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以爲不可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則此所爲夫子必有不安於心者況赤禮樂之士豈肯爲之其葬子張說者又謂厚孔子所以尊道儉子張所以撫時夫葬周人而用殷禮何謂趣時又有謂儉子張以救文勝之弊者何獨於孔子反益其弊乎其爲附會不攻自破不必以爲疑經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苫尸占反枕去聲朝音潮後凡言市朝者放此不復出○仇讎也怨耦曰仇干盾也建國之制後市前朝禮兵器不得入中門若大詢衆庶在皐門之內或在野外或在都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故兵得入也不反兵謂必赴鬪無退志也○方氏曰寢苫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戎事自防不仕不服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與不共戴天同義市朝非戰鬪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則無所往而不鬪矣由其恩之至重故報之如此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使從並去聲○昆兄也從父昆弟謂從父及從兄弟也魁首也主人親子弟也能謂能報復也陪猶助也○方氏曰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事亦恥與之相遇也銜君命而使遇之不鬪不敢以私讎妨公事也由其恩殺於父母也然由禮言交游之讎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之仇而不及交游者蓋交游之讎猶

投也 介 反

治平聲 爲去聲

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從父昆弟且不爲魁則交游可知矣又由禮言兄弟之讎不反兵此言遇之不鬪者後據不仕者言之耳○此章論親疏報仇之法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此章當闕今姑依文解之而辨其非言孔子之喪門人皆絰而出所以隆師也若論常禮羣居則絰出則免絰今絰而出加於常禮故知其隆師也然前章既云若喪父而無服則不絰可知矣若謂弔服加麻之環絰此特出於一時耳弟子羣居則令守孝之謂非來弔也豈得加麻乎鄭註以羣居爲朋友尤爲不遜蓋羣居對出而言非謂朋友也鄭氏既爲此說疏家遂云弔服不得稱服以解前章無服之義不亦誤乎

○易墓非古也

易音異○張氏曰易治也致飾之意○此章記義起之禮墓者祖宗體魄所藏爲之致飾

雖非古禮而子孫愛親之心自不能已也孔氏以古者墓而不墳爲不易墓更詳之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與者比並之辭禮謂禮文不專指財物○禮有本有文哀敬本也禮文也本文相稱固爲盡善然與其本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不足而本有餘也此矯世救弊之辭蓋寧儉寧戚之意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句填池句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

上[illegible]中[illegible]後[illegible]皆倣此不復出

既虞朝一哭夕一哭自殯十日五日哭無時是喪因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喪之殺而禮之正也子皐執喪過乎中制故記者不曰孝不曰中禮而但以爲難也

傳去聲同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衰竝與縗同當去聲齊讀曰齋音咨後凡言齊衰者倣此不復出○當猶稱也物皆心貌哀戚之實不邊坐謂偏坐也古者一席容四人則皆邊坐若得坐一席則不倚於一邊矣○哀戚者喪禮之實衰者外飾之容若但服衰於身而無哀戚之實不如無衰此甚言無物之不可如與其易也寧戚之意非謂無物而遂可廢衰也不以邊坐即曲禮所謂專席而坐恐分心也不以服勤即王制所謂三月不從政恐分力也凡此皆求當物而已言齊衰則斬可知言大功則期可知○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竝讀曰脫鄉讀曰嚮惡烏路反夫音扶○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旁馬曰驂騑孔子自謂也從隨也一哀出涕情之厚也宜有賻物從之以表其情乃成禮也○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

既平聲否方有反反[illegible]言[illegible]者倣此不復出

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識竝音志○虞祭名葬之日日中而虞○黃叔暘曰送親柩往葬則知生時父母出外兒隨後攀號不忍其去也葬畢迎親之神而反不知神來與否疑其猶在彼所也此皆不死其親之至情所以爲善也子貢以爲知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虞祭以安神是知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也夫子中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所以深善其得禮意而欲人決之也蓋喪禮以哀戚爲本祭祀爲末子貢且不能知況他人乎○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陳可大曰彈琴而后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程子曰受肉彈琴恐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當不樂以全哀使其哀已忘又何必彈琴吳氏曰意者孔子此日彈琴適當受肉之後食肉之先門人不悟故記之云爾○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拱而尚右叉手而以右手在上也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消搖與逍遙同放上聲○作起也負手曳

[illegible]

宿也填池並如字推通回反從去聲後此言從者倣此不復出與平聲下同夫音扶○張氏曰負夏衛地祖祖奠也塡[illegible]也池柳車之池也禮柩載說乃飾柩說池[illegible]旁而爲行是也反還也將柩已在庭令反之於所遷聞也降猶退也降婦人者使之避也行禮行弔禮也且者且行而未定之詞宿宿也○負夏人有喪曾子弔之適當主人祖奠旣設柩車載說而設池矣主人榮曾子之來欲受其弔乃反柩於所柩之問如啓殯待降退婦人而后行弔禮從者見之疑其非禮故以爲問而曾子答之云然蓋以祖之爲言且也旣謂之且未是實行何爲不可反宿乎此始爲遷就之辭決非曾子之語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飯含並去聲　肂音肆

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斂音[illegible]斂並去聲後凡言小斂大斂者倣此不復出○飯含也以米及貝實尸口中也斂收斂其尸也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以衣衾之多寡爲小大也阼東階主人之位也殯掘肂于西階之上置棺其中而塗之也客位卽西階也卽就也進卽謂卽遠也多勝也○陳可大曰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問於子游而子游以正對也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曾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事之有無雖不可知然抑曾子而伸子游意必子游門人所記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

去上聲　著音灼

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夫夫並音扶○襲裼二義詳見曲禮上篇○夫夫猶言此丈夫指子游也○此章當爲最經亦若上章之意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羔裘玄冠緇衣素裳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謂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掩其上服加環絰於冠武若朋友又加帶此謂襲裘帶絰而弔也子游弔時尚意主人未小斂故裼曾子則但知喪事當從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故襲曾子見子游之裼以爲非禮乃指而示人曰夫夫習禮何爲裼也及入門主人既小斂子游乃趨出襲裘帶絰

夫音扶

而入是子游之始裼雖若非禮而欲行於未變服之前則未可以爲非也曾子之襲雖爲得禮而偶合於縱又服之後則不可謂知禮也於是曾子始知已過而善子游夫二子雖同弔而行或有先後不得議所宜服固矣然曾子旣見子游之失胡不明言以相正乃私指以示人子游既知曾子之非亦胡不以告乃至趨出易服以暴其過哉二子聖門高第決不至此若夫知禮與否乃其小節不暇論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見並音現予並與與彈和並如字○

喪皆謂父母之喪。見諱見於孔子。喪服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也如此。故二子除喪而見孔子。所以各守之琴也。子夏過者也。知約以禮。故曰不敢過。子張不及者也。知引而至於禮。故曰不敢不至。皆欲求止乎中。蓋學問之力也。按家語。則此子夏當為子騫。子張當為子夏。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為並去聲。下並同。衰與縗同。○惠子。衛人。惠叔蘭也。麻吉服十五升布也。牡麻。雄麻也。弔服之絰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絰。則與齊衰絰同矣。文子。惠子兄。彌牟其名也。游。文游也。辭。辭其服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以譏之。亦檀弓免公儀仲子之意也。禮。朋友。著弔服。加緦麻帶絰。今用麻衰。則輕於弔服。用牡麻絰。則同於齊衰。欲其悟也。文子不悟。既謝其辱。文又止其為服。而子游不欲明言。故但曰禮而已。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諸臣。喪家臣也。又辭。辭其立於臣位也。再請曰固。虎。適子名。大夫之客位在門內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內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向。○子游弔惠子。當在客位。欲以示譏。故退就臣位。文子不悟。而又辭。及固請。乃覺其譏。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復禮之正也。○陳壽翁曰。子游檀弓之事同。而子游終於無言。適子卒能復位。則以文子之賢為之兄也。然子游之知禮。未必不始於檀弓。此檀弓之所以為賢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亡與無通。中。去聲。○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用緇布冠。此云練冠。則深衣緣之以麻者也。主已入廟。故待于廟而不迎。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時哀已盡。故但垂涕洟而已。庶幾。近辭。動。舉也。中。謂當於禮之變節。○陳壽翁曰。喪已除而弔。如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垂涕洟。非哭非不哭之哀也。文子於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稱之。蓋始死至練祥。來弔禮皆有文。禪後來弔。則禮文所未有者。文子處之如此。是庶幾能行乎無禮文之禮也。動能中節。則禮雖無文。可以義起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冠去聲。○字曰伯某甫。亦稱伯仲。如伯牛。仲弓。叔肸。友之類。但伯仲等字在上。至五十。乃去某而專稱伯仲。則伯仲字在下。如單伯。管仲。叔。南季之類也。○人幼則呼名。卑也。冠而字。敬其成人也。五十有爵。但稱伯仲。尊尊也。死而稱諡。章德也。凡此皆以使人尊人。而亦使自稱其尊。此周道之所以為大備也。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

特為之為如字。免音問。著音灼。練去聲。當去聲。處上聲。下同。

軷音大　朝音潮後凡言朝　見音現　將平聲

于大門殷道也繇音挑○陳本分及葬以下遶下句自為一節今正之中霤室中也宗宗廟也躐踐也行行神之壇也行神壇位在廟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當所毀宗之外古者生人出行則為壇以略告神告畢以車轢壇上而出使道中安隱如在壇也令柩向毀宗處出亦如之故言躐行也○人死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得溫氣而直可著屨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則毀廟門西發之殯喪行壇而出至大門也學者行之結上文方氏曰周尚文禮之所由備也生以文為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周道焉殷尚質禮之所由本也死以質為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殷道焉此記者之意也愚按周禮浴用盤不掘霤也綴足用燕几不毀竈也殯於正寢至葬

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躐行也既為周人當行周禮何謂行殷禮哉○此章記二代生死之禮○經者實也此簡舊本在上章周道也之下張氏移在此而自為一章今從之凡麻在首在要總名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吳氏曰為絰者以內有哀戚之實故其表見於外如此○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旣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粥並與鬻通○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子柳弟也具喪事應用之器物也何以哉

夫音扶　治平聲　為之為並去聲

問何以為具乎謂無其財也粥賣也布錢以其通流如泉則曰錢以其偏布天下則布其實一也不家於喪不因喪事而成家班與須同分也○方氏曰無財不可以為悅豈宜粥人之母以葬其親乎無田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夫請粥庶母以治葬則其貧可知矣而不家於喪之言雖然不易古人之操蓋如此○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張氏曰亡家亡也○此記人臣臨難之節軍師以勝為功為之謀而敗則人死者衆矣己欲偷生得乎邦邑以安為本為之謀而危則將亡矣己欲苟存得乎言人臣不可輕謀而見危則當授命也○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

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從去聲樂並音洛瑗于願反○文子名拔伯玉名瑗皆衛大夫瑕丘地名從行在後請前則欲前行以去之也○此記伯玉救過之事文子欲奪人之美地以葬是徇己之樂而忘人之害也故伯玉請前示不欲與聞其事可謂長於風諭者矣一說請前言先欲得之亦風辭也詳之○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弁地名孺子泣者其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傳謂由己以傳於後繼謂使人有繼於前凡禮皆然○孔氏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與此不同何也蓋曾子之言謂始死之時

袒去並上聲 髮纖亦去聲 長丁丈反下並同

孔子此言謂襲斂之後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張氏曰武叔魯大夫名州仇舉者舉尸之人也下出戶字衍馮氏改上戶字爲尸者非袒去衣也投冠去冠也括髮以麻束髮也○禮小斂於戶內卒斂主人將奉尸侇于堂故袒括髮今舉者出戶則小斂卒矣武叔乃袒且投其冠而括髮與禮相合故子游以爲知禮舊說謂失禮節而反言以嗤之蓋即馮氏改戶爲尸之誤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扶君君疾右扶之也上當作僕聲相近而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日贊正服位者師其長也○此章記扶疾遷尸之人古者之制婦官序於內僕人射人舉職於外故君有疾而扶之則僕人之長扶右射人之長扶左及薨而舉之則僕人之長舉右射人之長舉左嬪御閽豎不得與焉是以外廷之人知其疾則共知其疾薨則共治其喪使先君得正其終嗣君得正其始職此故也後世此禮不行往往篡弒廢立邪謀既定於內而外廷大臣尚未知覺卒之事幾危迫俛首聽命其爲國家禍患寧有既乎吁此禮之所以有益於人國也

興去聲 治平聲 幾平聲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從去聲夫人之夫音扶爲去聲○從母母之姊妹也其夫即今之姨夫也舅母之兄弟其妻即今之舅母也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相爲服者甥服而姨夫舅母報之也○此章記義起之服禮爲從母服小功而其夫則無服爲舅服緦而其妻則無服時有甥在從母家及舅家或從母之夫舅之妻死而甥爲之服或甥死而從母之夫舅之妻爲之服禮文不著是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蓋孤釋恩養真如父母之於子則不可謂無情故爲之服緦未爲失也舊說謂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則既無同爨之理又有避嫌之義非經旨矣○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

未爲之爲並如字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縱上聲折讀曰提○縱縱遽而不過之貌折折止而不怠之貌遽疾也陵躐也止安舒也怠惰也騷騷太疾貌野野人言鄙陋也鼎鼎太舒貌小人言其形體寬慢不自嚴敬也猶猶威儀適中之貌○此章記行禮之容節喪事促迫欲疾於趨事而已故雖遽不可陵節吉事和緩欲行之安舒而已故雖止而不可怠此之謂縱縱折折也若騷騷而一於遽則無節而爲野人鼎鼎而一於止則怠而爲小人此縱縱折折之流弊也唯若君子盛德之至動容周還中禮故能猶猶而得疾舒之中此學禮者所當法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張氏曰喪具恥具者嫌過爲身後慮也唯不可俟具者則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若紞紟衾冒之類一二日可辦者則不豫爲之所也舊說以人子言似與具字義不協

紞音[illegible] 紟[illegible] 二音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

門□□夫已去兄之長並音扶應平聲下同去擧後凡言傳者服此不欲出下衡辟扶大分不同及之問之爲爲知字

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推通回反遠去聲○此章記喪服之義儀禮喪服篇曰兄弟之子期大已子服期則兄弟之子應降大功而今亦服期者猶己之子恩在所親故引而進之也喪服傳曰嫂叔無服夫兄弟相爲服期其妻亦應服大功而今無服者親非骨肉分無尊卑義在可嫌故推而遠之也姑姊妹在室不杖期出適降服大功而從薄者蓋以其夫受之而爲服杖期以厚之則於本宗宜降一等不爲薄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應氏曰食上疑脫孔子字○義與論語同○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

縣與懸通下同

焉其徒門弟子也○謂父喪而出哭嫌發喪於他人之館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故曾子使反哭於爾次不以爲嫌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故曾子北面而弔以賓禮自居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知去聲味當讀亡曷反簨音筍虡音巨○之猶於也致極也竹瓦木皆器也味當作沬簨虡縣鐘磬之格也橫曰簨植曰虡○此論明器之義劉氏曰人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若極以生者之禮待之

衣去聲

有知組知之知並如字下知此同

是無[illegible]理之爲不知故皆不可行是以先王制明器以送之竹器則無縢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麤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沫木器則樸而不成其雕斲之文琴瑟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簨虡不可擊也凡此皆備物而不可用既不致死亦不致生而以有知無知之間待之仁之至知之盡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豈知此哉○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

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喪爲並去聲下並同○問喪當作聞喪仕而失位曰喪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有爲之爲如字朝音潮○陳本南宮之上連上節其下自爲一節今正之陳可大曰桓司馬即桓魋也靡侈也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

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陳可大曰制於中都謂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椁之法度也四寸五寸厚薄之度也荆禹貢州名楚立國之本號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耳○此章盖本家語而附會之也按家語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家語所記止此本無有子曾子往來之辭及以事考之定公十四年孔子失魯司寇遂適衛適陳還衛適宋初無之荆之事至哀公六年自楚反衛蓋閒七八年矣又以生言之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椁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驕且葬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爲也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固以爲民制孔子又何取乎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繆與穆通縣音玄下縣氏同後凡言縣子者倣此不復出竟與境通焉音煙○陳本分今之以下爲下文今分弗哭以上屬上文莊子齊大夫名伯繆公即穆公縣子魯大夫名瑣脩脯也十脡爲束問遺也交政中國謂大夫專上盟會與國君知交接不特來聘之問而已○古者人臣無外交故大夫死不赴於他國而他國之君亦無哭之之禮春秋[illegible]發故莊子死而赴於魯也是時齊強魯弱不攻略其赴故召縣子而問之縣子因舉古禮及今時之變以明哭與弗哭之所由也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愛而哭之謂哀死而哭情不能已哭其所當哭也畏而哭之則哭死而非其情特勢不得已爾哭所不當哭也哭非所當哭之人於非所當哭之廟於是哭諸縣氏以禮自縣子而起也此與前章哭於賜氏同意但彼爲義之所在此爲勢之所迫有不同耳○馬氏曰縣子此語非引君以當道志仁者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

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夫益音扶。○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示民疑者，謂示民疑死於有知無知之間也。○仲憲言夏后氏欲示民以死者之無知，故以明器之不堪用者送之；殷人欲示民以死者之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周人不以爲有知，亦不以爲無知，故兼而用之也。曾子以三代用器不同，蓋由異尚之故，非知仲憲所云，故重言以示之。夫以用明器爲示民無知，是以明器爲異器也；以用祭器爲示民有知，是以祭器爲人器也。則夫古人之爲明器者，何爲然以異者且歎乎？竊舉夏言，就其甚者爾。各使時人二器，唯大夫以上用之。士但明器，遇亦未嘗皆兼也。○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爲去聲。○木當作朱，春秋作戍。衛人公叔文子之子。狄儀，人姓名。齊衰，期年也。○禮爲同父毋之兄弟期，則同母異父者當降而爲大功。爲同居繼父期，則其子相爲服，亦當降而爲大功。此義起之服也，然禮經無文，故子游以疑辭答之。而子夏特舉魯人齊衰之服以爲對，則過於厚而非禮矣。狄儀聞子夏之言，遂服齊衰，故記者言令人皆服齊衰，由狄儀之問也。不言自狄儀始者，魯人先已行之也。○吳氏曰：張子以令人情以爲可服小功，游氏準古禮制以爲不當有服，後之知禮者許焉。○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

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蓋讀曰盍。○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故死於衛。柳若，衛人。禮謂制之所得爲，財謂力之所能爲，時謂勢之所可行。在子思則如張氏所謂分殊與父絶，是無其財也。○黃叔陽曰：伯魚之妻，上事孔子，下有子思，決無夫死改嫁之事，且觀[illegible]極在喪大事，雖有非有，亦當致慎，豈謂子思而有是言哉？○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爲並去聲。○瑣，縣子名。降，降服也。上下，猶言尊卑。滕，殷時國名，伯爵，文其名也。二叔父不同，上謂滕伯之叔父，下謂滕伯是叔父也。○周制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所以貴貴也。夏商以前未有貴貴之禮，則上下各以其親屬爲服而不降，故滕伯雖爲諸侯，而爲孟虎齊衰，則虎爲滕伯之叔父，此上服以親而不降也；又爲孟皮齊衰，則滕伯爲皮之叔父，此下服以親而不降也。又引此二事以爲證。○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夫音扶。易音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革之後。易，治也。○此章記后木命子之辭，言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子事親，啻是無所用其力，一有不謹，則他日不可復追。此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是以此貫節親，必外內易治，不使少有後日之悔，此當深思之大者，故特舉而言之。縣子此言可爲萬世

人子喪親之法矣然此乃人子所當自盡非父母鞠育者而后亦乃曰我死則亦然則過爲身後之慮矣此即前章所謂喪具恥具者君子豈爲之哉○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設飾謂斂也仲梁子魯人夫婦方亂謂哭位未定也○二子各釋小斂之義而言有是非方氏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若是則帷堂之禮爲死者爾豈爲生者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失禮意矣○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斂斯以下記者之言也斂謂大斂對

小斂而言或斂上脫大字○禮既小斂侇尸於堂設奠於尸東以東有生氣未忍死其親也至大斂既將始有席設於西室之奠謂神之也按此則子游之言爲是曾子之言爲非記者既兩存之而又言大斂斯有席設於西方彼謂小斂之奠在西方者乃魯人行禮末世之失非其舊也○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衰與縗同繐音歲○葛之麤而卻者曰綌布之細而疎者曰繐衰上服裳下服此章記喪服之變方氏曰古者五服皆以麻爲之但有升數若以綌爲衰以繐爲裳則徒取其輕凉而已非古制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蓋子蒲之名子皐即高柴也○古者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故以野哉言之○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沽去聲○張氏曰沽當作姑謂苟且也○孝子荒迷故喪必有相杜橋母死宮中不立相則其所行豈能一一中禮哉時人譏其苟且宜矣○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上記夫子之言下記夫子之事弔必變服所以哀死然此當在小斂之後大斂之前若謂始死即易之以羔裘而弔非矣讀者詳之○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稱去聲亡竝與無通惡音烏齊與劑同毋音無斂去聲還讀曰旋後凡言還葬者倣此不復出縣與懸通封讀曰窆彼驗反○喪具送終之儀

物也惡乎齊問何以爲厚薄之齊量也毋過禮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還之爲言便也還葬謂斂畢即葬不殯而待月日之期也封下柩也縣棺而封謂以手懸繩而下之不設碑綍也○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賁音奔○司士官名或官或氏未可知也賁司士名也斂以衣曰襲汰張氏以爲大字之誤是也叔氏子游之字也專獨也○禮始死遷於地復而不生則襲於牀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司士之請子游之諾禮也故縣子聞而稱之以禮許人則不苟從於俗然非自達於禮者不能也舊說謂議子游矜大專輒許當者非夫司士之請已合禮矣而不應之則將何以爲辭況此篇所記多稱子游不應於此何與之也○宋襄公葬其

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宋襄公。名茲父。○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今用醯醢太多。是并鬼器而實之矣。故曾子譏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司徒。官名。獻子家臣也。旅。下士。司徒之屬也。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見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歸。猶遺也。四布。四方之布也。布。即泉也。云賻布之用。可肯僅可而有所卒章之辭。送終之用。既可有餘。其家司徒掌之。意使旅歸還四方賻布。時人皆承之。家獨不然。故大夫之奔其廉而可。然子固不可啓此天下家喪之心。亦不可也。天下君子之恤喪之禮。孔子可之。以其賢於家於喪者。而己必如子柳班諸兄之貧者。然後於喪爲盡善也。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賵音諷。○車馬曰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士喪禮。祖奠畢。公賵賓賵。入告於宮。奠於柩前。而受之。又書其人名與所賵之物於方板。次日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當前束。西面而讀之。若欲神一一知之也。蓋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故曾子以爲再告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遺如字。○陳木分兩齊今殯之。成子高。齊七國伯高父也。慶遺。子高之宗臣也。入謂入臥內。請謂請問其治命也。大病。死也。葬之之所謂不耕墾之土也。方氏曰。子高之愛人可知矣。觀公叔文子欲瑕丘而欲葬。則子高之所得不亦多乎。○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上聲。後凡言居處者倣此。不復出。所音供。○陳可大曰。問當作聞。字之誤也。或當如字。則君喪下當有如之何。夫子曰。六字。蓋上文之謂君之妻也。衎將和適之貌。○此章記喪小君之禮。小君義重而恩輕。唯其義重。故皆服齊衰不杖期。謂其恩輕。故惻隱不至。而容貌和適也。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黃長陽曰。此章當爲設辭。蓋倣魯論而爲之辭也。夫朋友既死而無所歸曰於我殯。可也。若賓客方至而無所館。則義當館而館之。何必像擬其死。而曰於我乎殯。哉。此雖厚道。然非人情。不可信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國子高。即成子高也。國。其氏也。○子高以人死可惡。故備飾以衣衾棺椁。無非欲其深藏而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壞。樹之以表。標識之。所以深不欲其人之知。是故其言如此。然古者在牀曰尸。在棺曰柩。不在於坎。斂。在坎。然後封之。封之度。與其樹數。故觀其封與其樹。則知其爵位之等。又按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高下之數命之。多寡。所以表其後世之識。非以爲美觀也。孔子之葬。所不廢。而子高非之。封之崇四尺。○孔

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

語去聲

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燕與竝平聲。○陳可大曰。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然子夏之意以爲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葬聖人。則未必然。故語之曰。子以爲聖人之葬人乎。乃人之葬聖人也。又何觀焉。蓋謙辭也。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坊音坊。覆敷救反。鬣音獵。○封。築土爲墳也。坊。堤也。夏屋。夏時之屋。兩下而無四阿者也。尚。庶幾也。乎哉。疑辭。○陳可大曰。孔子旣葬。門人曰。昔者夫子有言。吾見封之有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有若坊者。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有若覆夏屋者。旁廣而卑也。有若斧者。上狹如刃也。此四者封土之形也。然自覆夏屋以上皆用力多而難成。唯若斧者儉而易爲。吾從若斧者而已。又言若斧。即今之馬鬣封之謂。蓋馬鬣之上其肉薄。而封形似之。此夫子平日之言也。於是門人言今封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即封畢矣。庶幾能行夫子之志而不遲也。其法側板於坎之兩旁。用繩約板。乃納土於內而築之。土與板平。則斬餘約板之繩。而升此板於所築土之上。又實土於其中而築之也。此板者三而墳成矣。故云三斬板而已封也。

殺色介反　易音異　斷音短

○婦人不葛帶陳可大曰。禮。男子婦人首經要帶皆用牡麻。至卒哭。則男子以葛易麻帶。而首經不易。婦人則以葛易麻經。而要帶不易。故曰婦人不葛帶。輕首重要故也。詳見問傳。然此謂婦人皆齊

斬之服者如此。若大功以下至卒哭。則竝變爲葛。與男子同。○有薦新如朔奠朔奠者。月朔之朝奠也。未葬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奠而已。但朔時奠謂之殷奠。其禮視大斂。故獨舉之。○言得時新之時。或五穀新熟而薦之。則牲饌豐備。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從事。一如朔奠之儀也。○旣葬各以其服除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則視重而當變麻者變之。總麻而服滿者除之。不視主人也。

衣去聲　覆敷救反

○池視重霤重平聲。○池者。柳車之池。織竹爲之。其形如籠。衣以青布。設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重霤。屋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屋簷。水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云重霤。即今之水溝也。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亦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唯前後二。士唯一。在前。○生時屋有重霤。故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爲池。其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椑音僻。○君。諸侯也。椑。杝棺也。謂之椑者。漆之堅強。甓甓然也。○國君體尊。物備。不諱少長。即位之時。即造爲親尸之棺。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之。不欲令人見也。一說。藏物於中。不欲空虛。嫌急有待也。言諸侯。則天子可知。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楔音屑。綴音拙。飯音反。○復。招魂呼復也。飯。含也。設飾。襲斂也。帷堂。堂上設帷也。○始死。持衣招魂。招而不復。則用角柶拄尸之齒。令開。使飯含時不閉也。又用燕几綴尸之兩足。令直。使着屨時不辟戾也。又用米貝實於口中。又陳新衣而斂。又設帷於堂上。凡此六事。一時竝起。故云竝作也。即喪大記所謂復而後行死事也。

○父兄命赴者告喪於有恩識者。謂之赴。父兄

雖去聲　夫音扶汚去聲烏路反覆熱殺反

命之此大夫以上之禮也上則孝子自命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此所謂君與前章不同兼天子諸侯而言也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也祖祖廟也小祖天子諸侯高祖以下之廟大祖天子始祀諸侯太祖之廟也庫門郭門也天子曰皐門諸侯曰庫門○馬氏曰寢所居處之地祖所有事之地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嘗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蓋魂氣之往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人君禮備故復處多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與並平聲○剝倮露也奠謂脯醢祭肉謂牲肉二與字皆疑辭○記者言喪之祭品不可倮露者為奠與抑為祭肉與大祭肉不巾則塵蠅汚之脯醢不惡塵埃可無巾覆則不剝者乃祭肉而非奠也然此亦據室內者而言若既夕禮朝廟先後奠設於堂上雖脯醢亦巾也一宿剝剝牲為俎也奠用脯醢而非祭肉故不剝

治平聲暴與曝通乾音干　期並音基還音旋　必告之告音谷　著音灼下同上夫去聲袪讀曰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材椁材也明器亦謂明器之材○殯後十日當治葬具故取椁與明器之材分布而暴乾之言當豫備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陳可大曰逮日及日之未落也○張氏曰不以幽陰死其親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使如字○使者受君之任使也三年之喪期不使期後則使之反還也○此皆以小祥後言哀至則哭故曰哭無時若君有事使之反必祭告使親之神靈知其已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言反則出可知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縓音詮緣去聲要與腰通後凡言要絰者倣此不復出瑱音殿衡與

袪後之言辭皆衰儀此不緝出衰縗績同下同喪古袖字去上聲殺色介反衰凡言衰殺者倣此不復出

橫通袪音區○陳本分四節今以其皆蒙練文而言故併之練小祥也以其着練冠衣練衣故名曰練練衣以精熟之布為之三年之喪斬齊止服不可變但以練為中衣而以黃為其裏使承衰而已又以淺絳色為中衣領及衰緣要帶用葛屨用麻其頭無飾瑱充耳也初喪哀甚則耳無聞故去之小祥後哀殺則能有聞矣故為角瑱以充之鹿裘以白鹿之皮為表也袪裘口也亦謂緣也袪裘上又加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無袪今小祥稍飾故廣之又長之又袪之袂袪以為飾故又裼之以漸向吉也按此文明小祥時外自褻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麑裘麑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陳可大曰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然於兄弟則恩義存焉故雖緦麻兄弟之異居而遠

為並去聲殺色介反　椑音僻

者亦當往哭其喪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方氏曰緦最服之輕者猶必往況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不為之降故也鄰最居之近者猶不往況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不得不為之殺故也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馮氏曰所識猶言所知也死者吾之知識則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居我皆當弔之所以成其往來之情義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重平聲兕音似杝音移○水牛野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棺二並合被各厚三寸此為一重杝木亦耐濕故次於革即前章所謂椑也厚四寸此為二重梓棺二一為屬棺在杝棺之外厚六寸此為三重一為大棺在屬棺之外厚八寸此為四重四者皆周言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也

介音芥 下介紹同 賓平聲　綏與緩同 今平聲　盡古書字 去上聲　覆並救反 數

唯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天子之下。上公三重。無水華。諸侯再重。無二華。大夫一重。無他。士不重。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衡與橫通。古者棺不用釘。唯以皮條束合之。直束二道。橫束三道。衽。小要也。旋木為之。兩頭大。中央小。其形如衣之合縫處。故謂之衽。棺與蓋之際。鑿為坎形。而以衽連合之。各隨衡縮。每束用其一也。

柏椁以端長六尺。長音丈。○端。首也。○天子柏椁。用柏木之頭為之。取其堅也。其長六尺。以容藏器也。蓋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此章記天子棺椁之制。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紂音緇。○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爵弁。弁色赤而微黑。如爵也。爵與雀同。經字衍文。紂衣。絲衣也。本士之祭服。○諸侯薨赴於天子。天子遙哭之。不見尸柩。故不服緦衰弔服。而服爵弁紂衣也。或曰。天子不自哭。但令有司哭之。其說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

為之。不以樂食。為去聲。○此蒙天子哭諸侯而言。乃記者之辭。非或人之語也。不以樂食。食不舉樂。○此章記天子哀諸侯之禮。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菆與欑通。輴音春。○菆。叢也。菆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龍於轅也。龍輴亦在殯中。非脫去輴車而殯棺也。以椁者。謂此叢木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加斧于椁上。此時椁蓋猶開。故以斧衣從椁上入覆於棺也。畢。盡也。屋。謂覆菆之屋。○常人之喪。葬乃用椁。唯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一似椁然。又加斧于椁上。加畢乃屋其上。而盡塗之。其位尊。故其禮隆也。

○唯天子之

行並去聲

喪有別姓而哭。別音鱉。○姓有同姓。異姓。庶姓。故別之。○庶姓。謂與天子無親者。○陳可大曰。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若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為位以哭。不序爵而序親疏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相去聲。父音甫。○哀公名蔣。孔丘皆臣之辭。遺留以與之也。耆老指孔子也。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陳可大曰。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以為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故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也。此與左傳不同。彼為史官之辭。此則記者所脩之辭也。豈刪其僭而撮其要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

坐去聲　遺去聲

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大音泰。後凡言大廟者倣此不復出。○張氏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大縣邑。厭冠。喪冠也。說見曲禮下篇。殺牲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君舉之間。疑衍不字。后土。社也。○此記失地之禮。哭於大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也。不舉。君自貶損也。君臣各任其責也。或曰。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朘削也。

○孔子惡野哭者。惡烏路反。○張氏曰。哭不為位曰野。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人。以物遺人也。○此言人子之禮。未仕則無祿。故內不可專家財。外不可私恩惠。以稅人。其或情有所不得已。義有所不可免。則稟尊者之命而行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備皆也。○此記國喪哭踊之節。凡長羣臣朝夕即位哭踊。然踊以

著音灼 期音基

羣視爲節故必羣臣皆入而後可爲位以行之士卑其入恒在後士畢入則無不入者矣故以爲節○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大祥也縞縞冠也大祥日著之徙月後一月也樂作樂也○此記除喪之禮又期而大祥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禫二十七月也此云是月禫不知何謂○君於士有賜帟帟音亦○賜恩賜也帟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之喪幕人供帟士賤無供之者又不得自爲故君於士之喪有賜帟也言賜則不告有可知

禮記卷之三

見音現 遣並去聲 適讀曰嫡 後凡言適者倣此 見上篇 此不復音 殺色介反

禮記卷之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檀弓下第四 凡九十二章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適並讀曰嫡乘並音盛君謂國君通王等諸侯及大夫有采地者而言長殤見上篇車遣車也葬祖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其牲體分折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車形甚小故置之棺內四隅不容大爲之也公專指諸侯也下章同○黃叔暘曰此記送殤遣車之禮殊尊卑辨適庶也尊卑殊則國體正適庶辨則家道嚴矣不言中下殤者中殤從長殤下殤則長殤三乘者殺其二一乘者無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長丁丈反○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官有長貳此以長言則不及貳也如長缺則貳代之○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朝音潮○宮殯宮也出謂柩行也○大夫將葬君往弔於殯宮弔畢柩出孝子號慕攀轅君命引之奪其情也引者三步即止雖承君命不忍遽奪孝子之情也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凡移九步柩車送行君即退去然君來弔參差早晚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柩朝廟之時或已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皆當如上儀也張氏曰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引之亦通○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始衰之年不必以筋

力爲禮也。張氏曰。此下脫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一簡。婦人無外事。故亦不越疆而弔人。

〇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蟜音嬌。說竝讀曰脫。見音現。〇季武子。即季孫夙也。蟜姓。固名。魯士也。曾點字晳。曾子父。〇陳可大曰。武子寢疾。蟜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凶服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說凶服。唯君門乃說之耳。此禮將亡。我之凶服以來。欲以教此將亡之禮也。武子善之。故言失禮之顯著者。人皆可知。若微細者。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政。人所尊畏。固之爲此。據禮而行。正欲易時人之觀瞻。武子雖憾。不得而罪之也。若曾點之倚門而歌。則非禮矣。此

其狂之一端歟。記者竝言之。蓋善固之存禮。識點之廢禮也。

〇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事謂殯斂之事。辭猶告也。〇士於大夫弔。當下堂迎之。故其當事而至。則以事告也。

〇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樂如字。〇陳本連上章。今析之。張氏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八字錯簡。當在五十無車簡下。〇不樂不飲酒食肉。皆爲餘哀未忘也。

〇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引與紖同。後凡言執引者倣此。不復出。壙音曠。〇引紼皆索名。車曰引。取長遠之義。柩曰紼。取撥舉之義。〇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執引。然用人貴賤有數。數足則餘人從柩散行。至下棺窆時。則皆執紼。不限人數。皆示助之以力也。

〇喪。公

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臨如字。〇稱寡君者。擯者臨之辭。〇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言必有拜賓者。況君弔乎。故君弔臣喪。而喪家若無主後。則以次疏親拜之。若又無疏親。則朋友或同州同里典舍之人皆可拜之。君弔致辭曰。寡君承助喪事。示君雖尊。亦爲死事來也。主人拜君致辭曰。君屈尊降臨臣某之喪。示臣分卑。謝君臨之重也。

〇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大夫士皆親臨弔。若小臣及庶人。禮不應弔。而葬君偶遇之於路。則必使人弔之。亦示君民一體之義也。

〇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大夫之喪。適子主之。受弔拜賓。其事也。若適子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得受弔。嫌奪適也。

〇妻之昆弟爲父後

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適讀曰嫡。免音問。後凡言袒免者倣此。不復出。〇爲父後之父。謂妻父也。適室。正寢也。夫者。對妻而言。即哭妻兄弟之人。命子爲主之父也。父在之父。謂夫之父。妻之舅。子之祖也。〇此論妻兄弟之妻而未往弔時禮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夫哭之於適室。然已無服。而子爲甥。甥爲舅緦服。已不爲主。而命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盡爲主之禮也。子爲主在東階下。故夫入門右北面而哭。示無二主也。使人立於門外。以來弔者告。若弔人與此死者曾相狎習。則入哭。其哭。明不狎者不入也。若以之作則。不敢以私親之喪

別，彼列反。爲，去聲。相，去聲，下並同。作告之告，音谷。下，去聲。

下弟者故但哭於妻之室而不於適室也若妻之昆弟不爲父後則哭於異室別於適也制一禮而親疏輕重適庶之辨無不悉備此先王所以不可及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遠兄弟謂己弟之在異國者側室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哭于側室欲其遠於殯宮嫌哭殯也于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同國則往以其不甚遠也然則上篇所謂雖緦必往者亦謂同國者耳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與平聲○曾子與子張有同道之恩故雖有母喪不釋服而往哭之非弔也或人疑其爲弔故曰我弔也與哉言非弔也

然夫子嘗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既聞此矣而以母喪哭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君名寧哀公子也擯贊相禮事者○此記喪事詔禮之位異於吉也禮擯者之位詔辭自右尊詔也相喪由左尊君也蓋立者尊右故也時人以傳詔由右而相喪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爲並去聲○穀當作告聲相同而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魯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王姬乃其舅之妻也天子女下嫁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卒則

以爲，爲之，並如字。難，去聲。喪，亦如字。

天子無服而主嫁之爲之服如內女唯嫁於王者之後則天子服之○魯莊公二年王姬卒齊來赴告于魯魯莊公爲之服大功禮也或人以爲此王姬由魯而嫁故爲之服出嫁姊妹大功之服此說是也其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爲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爲大功則非矣按禮於舅之妻無服而此爲之服者重王命非爲舅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喪去聲後並同○穆亦作繆古字通用秦穆公名任好晉獻公之壻也重耳獻公次子寡人聞之使者傳穆公之言也恒於斯言常在此死生

交代之際也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孺稱也孺子指重耳○晉獻公卒驪姬之子奚齊立申生之傅里克殺之其娣之子卓立克又殺之是時晉國無君而重耳避難于狄故穆公使公子縶弔之且勸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觀此則秦人已有納之之志矣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說如字○舅犯重耳舅狐偃字子犯喪人猶言亡人仁愛也謂何猶言何等大事也說解也誰能解說我爲無罪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

縶音蟄

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與去聲。客謂使者告謂穆公惠弔亡臣重耳謝其來弔也不得與於哭泣之哀言出亡在外不得居喪次也以爲君憂者致君憂處我子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惠弔之義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遠去聲夫並音扶遠去聲○騷當作縶公子縶秦大夫字也見國語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遠反國之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枝當時公子夷吾亦亡在梁穆公亦使人弔之夷

禮記集註卷四　檀弓下　六

吾私於使者許賂秦以求入穆公納之於是夷吾立是爲惠公夫穆公數服重耳之仁是其本心之明也其卒貪利而立夷吾則物欲蔽之爾然舅犯之教重耳皆霸者假仁之事使有誠心則後來功業豈止如此而已哉○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敬姜齊女穆伯之妻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古禮喪在殯朝夕哭必褰開其帷敬姜早寡常晝哭乃以避嫌而不褰帷後人遂因之也○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君子指制禮者始猶生也○喪禮至哀而君子制禮以節之也蓋順其哀戚之情以漸而殺也君子以念生之者故制此禮苟過於哀而不知變則以死傷生毀而滅性是不念生之者矣○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

復主之復扶又反復又爲之爲去聲　呼去聲

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復招魂也望反諸幽望其自幽而反也○孝子於親固有愛道又其死也猶復以冀其復生則愛之道於是爲盡矣方疾病時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爲之復則禱祠之心猶有存焉幽者鬼神之道望反諸幽以鬼神求之也北者幽陰之方北面而呼自幽求之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解見上篇○拜與稽顙均爲哀戚之至痛而就中言之則稽顙爲甚故孔子從稽顙而后拜者○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飯音反○陳可大曰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非明飲食之道但用美潔之物以實之爾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

禮記集註卷四　檀弓下　七

知去聲　柩音究

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別音鼈識音志○銘以緇帛爲之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總長三尺銘曰某氏某之柩男子稱名婦人稱姓與伯仲○愛之而不敢遺故爲旌以盡送死之道○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並平聲綴音拙○重木長三尺始死作之以依神○謂之重者未葬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方氏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然以依神則有主道焉殷雖作主猶綴重以懸於所殯之廟不忍棄之所以致其愛

爲去聲

而質也周既作主遂徹重而埋於土不敢褻之所以致其敬而文也馬氏曰毀徹重於廟必親盡而毀除之不若周徹重神明依於一也○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讀曰齋○自始死至葬時之祭謂之奠奠用素器以喪未久哀心特甚不尚飾也自虞至練祥之祭謂之祭不用素器以喪漸久敬心加隆欲自盡也然其盡禮而斷以文豈爲死者眞能來饗而然哉亦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辟讀曰擗後凡言辟踊者倣此不復出○撫心爲辟跳躍爲踊筭數也天子八日九踊諸侯六日七踊大夫四日五踊士三日三踊每一踊三

恚於避人　聽平聲

跳三踊九跳爲一節○跳踊乃哀痛之極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筭以爲之準節也方氏曰此本節義而兼言文者有節則文無節則質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去並上聲○孔氏曰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悲慍恚藏哀情之變也失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失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唯袒而括髮又去飾中之最甚者也理應常袒何以有袒有襲時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音許○弁以素絹爲之制如爵弁弁冔皆祭冠也○服冠麻絰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親已之幽有神道焉故以弁易冠以

長丁丈反　勝平聲　食音似後凡言食者倣此不復出

葛易麻不次絶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又引二代之禮以證之見弁之爲周制也○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爲去聲食音似○歠歠粥也主人死者之子主婦死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食食飲也○凡喪始死二日以後未殯以前皆當歠粥故大夫之喪歠粥者主人主婦室老三人此禮也君慮此三人哀痛病困而不勝喪則命食疏飯此恩也思者所以適禮之變其餘子姓及士喪君告不命又既殯旣食則皆不待命○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養去聲○堂室廟中之堂室也所作謂平生祭祀冠昏行禮之處所養謂饋食供養之處○牢变而歸反哭於祖禰之廟先祖後禰主人升堂反於親所行禮之處也主婦入室反於親

復扶又反

所供養之處也○朱子曰知此則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乃見繼志述事之事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陳可大曰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爲甚也下三句卽申上二句之意賓弔畢而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封讀曰窆下章同○已太也慤質也○陳可大曰殷禮窆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於廟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蓋親之在上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兼盡所以欲從周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

也之幽之故也。苦去聲。○北方國之北也。衛背葬則北首之幽總也。釋

北方二義北首。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張氏曰宿速古文作

延致以祭，葬男尸則以男，女尸則以女，尸中祭之於殯

行之至以祭，葬用男尸，尸主祭人。先歸而宿虞尸，戒

用此至城門之外，公使宰夫吏之，主人既窆，虞主祭之

人之尸於旁。有司以此事告於有司，既窆之後，既葬而歸，事之

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

虞几，所以依神也。筵，坐神席也。敷陳曰筵。鋪

虞謂几筵。舍奠，置奠也。釋奠，置此祭也。○或曰有司

者或佐主人也。孝子先反而祝，言為上人舍奠於各有所以禮司

也。○神為親之託，別於墓。此也，祭墓之有司會奠以禮

於日中將虞，祭周人於此出而葬。故日有司反即虞

然墓有遠近，恐不可如此拘也。

禮記集註卷四　檀弓下　十一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

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

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離去聲。○陳本是一日以下，連下為一節，今析而歸

各附之。奠，喪奠也。○虞，弗忍其神一日無所歸，故

不待明日而後虞。未葬以前，奠而不祭，但

故酒陳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漸趨於吉也。

卒哭之祭，喪祭也。虞祭也。明日，卒哭之次日也。

祔之為言附也。祖父，祖也。○三虞卒哭，既畢之明

日行卒哭祭，言無時之哭，自此而止，唯存朝

夕哭也。其祝辭曰哀薦成事。祭以吉為成也。

前此三虞，皆曰哀薦虞事，而已。祔于祖父者，

孫與祖昭穆同也。然此據士禮而言，若天子

則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

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其

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句

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比音畀。○變，易也。吉祭，亦常

謂卒哭之祭也。比，及也。○接，連也，謂虞祭也。故卒

未無所歸，以卒祭於祔也。接，連也。謂卒哭用是日

久葬，而即祔其祭告於小。禮注：虞者，少牢

也自虞以往至於祔，卒用剛日。期而小祥，亦用

後虞之日連祭，而為止也。蓋卒哭之日是虞

日在三虞後，而祔則以卒哭之明日，葬用再虞

更日三虞。此後必遇剛日，故葬已日必於是

日也，接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歸也。

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服殺，人至此而後祔，以其期而練小

速矣。孔子善殷，以不急於祔其親也。○君臨

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

禮記集註卷四　檀弓下　十二

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惡烏路反。難如

字。○桃性辟惡，鬼神畏之。茢，苕帚也，可埽不

祥。張氏曰：喪有下，疑脫一惡字。○臣喪未襲

之前，君往臨之，則使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

戈，蓋為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

祓之也。臨生者則唯以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茢，

是異於生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

哉。然人之死，所以不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

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然此乃天子之禮，若

諸侯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

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

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音潮。離去

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奉柩以

朝祖，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也。○陳可大曰：

從去聲

悲哀離居室，永卽泉壤，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卽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尚文，事亡若存，故殯於寢，及葬而後朝廟也。○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陳可大曰。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從葬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殉，從也。以人從死曰殉。○此亦孔子之言。非殷之用祭器也。用祭器謂近於用人。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其曰以下五句，亦孔子之言，承上而起下也。塗車，以泥為車也。芻靈，束草為人，以為從衛也。又言孔子者，更端之辭，或非一日之言也。俑，木偶人也。設機而能踊跳，故名曰俑。用人，卽用殉也。○言謂之明器者，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芻靈備物而不可用，皆明器之類也。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自惟殯至此十六章，皆釋喪禮之義，當別為喪義一篇，如冠昏聘燕之例。

惡烏路反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為去聲。與平聲。隊讀曰墜。毋與無通。○為舊君服，見儀禮齊衰章。隊諸淵，言置之死

樂音洛

地也。戎首，為寇亂之首也。○陳壽翁曰。義起於情之所及，而不起於情之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而不生於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為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為禮，而禮所以行義。人臣去國，有為舊君服者，有不為舊君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古者進人以禮，進之以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退之以勢之不得已也。今也引之唯恐其不高，則若加諸膝；擠之唯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服與不服，所以異也。穆公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而欲責今之臣行古之禮，不亦誤歟。應氏曰。此與孟子告齊宣王語之略相類。其曰戎首，卽所謂視君如寇讎也。蓋世衰君暴，多虐其臣，故以上下感應之理警其君，若君子之自處與所以教人，則不容如是之薄也。○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為君之為去聲。毋與無通。夫音扶。末食音似。○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悼公，魯君，見上篇。季昭子，季康子之曾孫，名強。孟敬子，孟武伯之子，名捷。三臣，并叔孫氏而言也。居，處也。謂不能善處公室也。食，飯也。○敬子初言食粥是也。又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四方皆知之矣。若勉強食粥而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真情而為此瘠乎，不若達禮而食食也。應氏曰。季子之問，猶有君子補過之心焉。孟氏之對，可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

中去聲

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
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與平聲○司徒以官爲氏敬子公子許之後
也○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絰子
夏絰而往弔非也子游之弔在改服之後乃
出加絰而反哭之則中於禮矣即曾子襲裘
而弔之義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
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
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
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遣去聲後凡言遣車者做此不復出乘並音盛
焉知之焉音煙○陳氏分兩節今併之晏子
齊大夫名嬰字平仲遣車解見本篇个包也

還音旋臑奴刀反骼音格

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牲體視牢
具○禮以恭敬爲本曾子稱晏子爲知禮以
其有恭敬也有若則譏其儉故言狐裘貴在
輕新乃三十年而不易是儉於己也遣車一
乘是儉其親也禮窆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
子窆訖即還是儉於賓也因言遣車之數各
視牲具每一牲取三體前脛折取臂臑後脛
折取骼諸侯大六皆太半三牲九體諸侯分
爲二十一段大夫一分爲十五段每三段爲一
包每遣車一乘載一包故諸侯七包用車七
乘大夫五包用車五乘及葬埋之晏
子當用五乘而僅用一乘不知禮也
曾子曰
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
儉則示之以禮
此曾子取晏子之言以齊國之無道而以盈爲恥以齊國
之奢而欲示之以儉則晏子之所爲乃所以
救時非不知禮也然以末句觀之則曾子亦

相亦去聲後凡言相禮者做此不復出

非以晏子爲盡善蓋禮奢寧儉之意耳○此
章論晏子之事陳可大曰曾子主權有子主
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
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
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相去聲○國昭子齊大夫
夫子孔子也○昭子葬母以子張相禮故問
之喪禮主家男子西向則男賓從之婦人東
向則女賓從之男賓在衆主
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
曰噫毋曰我喪
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
男子皆西鄉
毋音無斯如字沾讀曰覘敕廉
反○斯此也沾覘也言人於此
覘視也爾指子張也○陳可大曰昭子聞子
張之言歎息而止之言我爲大夫齊之顯家

更平聲 會音膾 別音鼈 歎音視

今行喪禮人必於此觀視當有所更改以示
人豈宜一循俗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爲
賓主自爲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與男子
同居主位而西向焉則女賓與男賓同居賓
位而東向不言可知矣○此章記昭子失禮
之事方氏曰禮之辯嫌疑重於男女之際雜
在喪紀憂遽之中亦必各正其位焉故自始
死以至於葬男子位東婦人位西凡以辯陰
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
行之矣而昭子徒爲賓主之辯曾無男女之
別則其失禮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
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穆伯魯大夫名靖敬姜之夫也文伯
穆伯子名歜○此下三簡雖皆記敬姜之賢
而各自爲一章方氏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
遠嫌之道當然爾穆伯之於敬姜夫也故居
其喪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之於敬姜

從上衣並去聲　號並平聲

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褅於厚。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夫音扶。○斯，此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曾見之禮，故言就公室。諸臣，家臣也。內人，妻妾也。行哭，行哭泣之禮也。猶與無曠燕官之曠同，謂虛其禮而不行也。○陳可大曰：以爲賢人，必知禮矣。故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蓋信其賢而知禮也。至死而後發其曠禮，乃歎恨之。愚按上章言晝夜哭，此章言不哭，自相矛盾，不知何謂。○季康子之母死，陳

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見音現。○季康子，魯大夫，名肥。敬姜，康子之從祖母也。不飾，謂不嚴褻衣也。四方之賓，嚴如舅姑，不可以褻衣見也。○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夫竝音扶。去上聲。○慕，號慕也。壹者，專一之義，猶常也。踊，謂踊節。斯，此也。○有子見孺子號慕父母而踊者，故言喪禮有踊節，我常不知其何爲而然，久欲去之。今見孺子慕者，孝子之情，情在於斯，其事即是，何必爲踊節乎。其當去明矣。有子之意，蓋欲直情徑行，而不知可傳可繼之禮也。陳氏謂哀情在踊，亦

殺色介反下同　故爲之爲去聲　樂並音洛

如孺子之慕，細味之，恐非有子欲去踊之意也。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微，猶殺也。興，起也。物，謂禮文，即末節絞衾至虞祭之類。○上文有子之言，一主於情，故子游以禮正之。言先王制禮，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爲哭踊之節以殺之；慮不肖者之不及乎情也，故爲之興起禮文之物，使睹物思哀以跂之也。二者皆酌人情而爲之也。若直肆己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是乃戎狄之道耳。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若孺子之慕，得無直情徑行者乎。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辟讀

曰擗。○喜者，外境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鬱陶意。詩曰：其樂陶陶。咏，謳歌也。猶當作搖，謂身動搖也。慍者，外境違心之謂。戚，憂也。歎，吟息也。辟，撫心也。踊，跳也。○此與下節，亦子游之言。孫氏曰：此節有脫字，當作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此因論踊而并及舞蹈。自喜至蹈，自悲至踊，皆六變，所謂孺子慕者之直情也。品節於斯，是之爲禮，所謂微情者也。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

爲近之為知字

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知去聲下同蕢音快飲斯飲之之飲並去聲○知悼子晉大夫荀盈也盈亦作罃平公晉侯彪也師曠樂師名曠也李調人姓名侍與君飲也鼓鍾作樂也杜蕢亦人姓名春秋傳作屠蒯蒯為宰夫凡三酌者既罰二子又自罰也平蹤也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呼飲並去聲樂如字○曩曏也開啓

發也樂作樂也在堂在殯也詔告也○陳可大曰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諫諍開發於我是以不與爾言及三酌之後不言而出必有意存焉故問爾之飲曠何說也蕢言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死謂之疾日君不舉樂若卿大夫卒葬重於疾日是大於子卯也罰其不告之罪是以飲曠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飲調飲之之飲並去聲為去聲○陳可大曰言調為近習之臣曾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共讀曰供與去聲飲之之飲去聲○非猶不也○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其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事是侵

洗特林反　觶與觶通出音畀與飲並去聲

官矣故自罰也觀蕢此舉其殆賢者而陸沈於下位者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飲去聲觶音志毋音無○揚觶舉觶於君也盥洗而後舉致潔敬也○陳可大曰平公自知其過既命蕢以飲已又欲以此爵為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言此觶乃昔者杜蕢所舉也○此章言君於臣喪之禮陳壽翁曰先王制為喪之禮於服則衰絰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賻比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以至與斂作乎莫不盡禮無飲酒鼓鍾之事此杜蕢所以譏也然非杜蕢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蕢之善於百千萬年

之久君臣相成亦可謂難得者矣此與春秋傳文不同然其意則一也○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戍音庶難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文子衛大夫名拔春秋傳作發君靈公也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此其時也易代也死則諱其名故為謚以代之夫子指文子昭公二

好去聲

歸與餽通

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此衛國之難也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典而修舉之也○按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修先後則忠在前論小大則貞爲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三字爲謚而章首爲冊文者文足以兼之也○胡氏曰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其君賑窮而私爲粥不可也以死衛君於經傳不見據子鰌規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欲葬瑕丘恐不能脩班制觀孔子特取其薦家臣而曰可以爲文則知此章之爲虛譽矣○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

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適音的

創並與瘡同否方有反

駘音苔○駘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也沐浴佩玉致齊潔也兆吉兆也兆有吉凶卜者以求吉爲主故以兆言吉也○凡立庶者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駘仲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爲後者卜人但知齋潔以命龜而不知居喪無沐浴佩玉之禮故其言如此○方氏曰曲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爲之龜之獨兆於祁子其眞有知也哉陳壽翁曰六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蓋溺利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遂也卑禮不謀利者人謀所與而鬼謀之所從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亢音剛養並去聲下章同○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子車齊大夫定謂已議定所殉之人也下謂僕童婢之屬子亢子車弟卽孔子弟子子禽也宰卽家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宰也○子車在衛得疾家人不得致其養故欲殉葬子亢若但言非禮恐未便能止之故姑順之而但以當養者爲當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

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要平聲

斂如字稱去聲○禮謂喪葬之禮生曰養死曰禮則知養亦以禮也菽大豆也熬豆而食曰啜菽啜菽不若稻粱之甘飲水不若酒醴之美養言孝者主盡歡而言也還葬說見上篇○陳壽翁曰養在志不在物葬在誠不在物知此則富者不足矜貧者不足傷要在自盡而已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從亦並去聲靮音的毋與無通○獻公名衎班

夫音扶

邑。謂分邑以賞之也。羈所以絡馬。靮所以牽馬。○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林父。甯惠子殖。食。二子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公使子鮮與甯殖子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喜以父言攻孫氏而納公。復歸于衛。夫行者執君之羈靮。居者守君之社稷。勞逸雖殊。功則一也。獻公反國。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則是私於從己之暱。而忘保國之大。此柳莊所以誅也。臧武仲曰。衛公之亦有太叔儀以守。有毋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陳壽翁曰。是昭王之賞從亡。而及於居羊說。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臧者。衛獻公之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異。皆徇於私而不知公。廞於近而不知遠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革讀曰亟音棘

縣音玄。毋音無。○張氏曰。必告之下。疑有闕文。大抵謂莊死而公當祭之意。以衣服贈死者曰襚。裘、縣潘。二邑名。萬子孫。謂莊之後世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柳莊之疾。獻公嘗命其家曰。若當疾革之時。我雖在祭。亦必入告。及其死也。果當公行事之際。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襚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當祭而告。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乾音干屬音燭。○屬如周禮屬民讀法之屬。猶合也。衆也。尊己。子名。屬兄弟而命子。欲其從也。二婢妾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去上聲。○仲遂。魯莊公子東門襄仲也。為魯卿。生而賜氏。故不稱公子遂而稱仲遂。垂。齊地。名。猶者可已之辭。繹者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禮以享尸也。以其尋繹昨日之祭。故謂之繹。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殷謂之肜。周謂之繹。萬者舞之總名。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文舞也。萬入去籥。言萬舞皆入。唯去籥而已。○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又文武二舞皆入。而但去其有聲者。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故聖人以為非禮。方氏曰。祭禮為吉。卿卒為凶。然正祭不可廢也。故卿卒不繹而已。

肜音容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般音班從丹俗從舟非封讀曰窆。○公輸氏。若。般。二人名。般即孟子所稱公輸子之巧者是也。機封。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繂也。○康子毋死。公輸若與族人般為之治棺。而般巧匠。故當若方與小斂之時。般請其時用機。而康子將從之也。公有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夫音扶。○首三句陳本錄上節。

令依此不復出　繫音計　下去聲

令爾於此。公肩假。名。初。謂故事。公室。指魯君。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豐碑。謂用木爲大碑二。各空其中而入鹿盧。於是以紼繫棺繞繞於鹿盧。既訖。人各背碑負紼。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也。楹。柱也。與立爲桓以楹代碑而法如之。○般言不可機封魯國自有初始舊禮當從者。下二句即所謂魯有初者也。今按豐碑天子之制。公室視之。則諸侯僭天子矣。桓楹諸侯之制。三家視之。則大夫僭諸侯矣。夫葬雖不可機封。求不可僭制。以是爲魯之初。可乎。假之言非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句 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句 則病者乎。噫。弗果從。嘗試也。豈不得。猶言何不得也。病。心有所不足也。○言不爾以他人之母試巧。則何不自以己母試巧乎。今不以己母試巧。則於爾心亦有所慚而不爲乎。蓋使反求諸心以已

度入聲　傳亦並去聲　數去聲

度人。而知其不可也。言畢而傷數其譬之者深矣。○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禺音遇。爲去聲。踦音紀。○張氏曰。戰上疑有闕文。郎。魯近邑。春秋傳作郊。禺人。傳作務人。昭公子公爲也。息。休息也。傳作泣。使。役使也。病。疲憊也。任。賦稅也。君子謂卿大夫也。重。當依傳作童。蓋字之誤也。汪踦。童子姓名也。○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于郎。禺人遇魯人之避齊師而負杖走入城

長丁丈反　難去聲　凡言死難死長者倣此後不出　行去聲　相爲並去聲　髫音條　齔音寸　夫音扶

保者倦而息于塗。乃歎曰。徭役雖煩。賦斂雖重。猶當有親上死長之心。今吾不能以此責國人矣。若得上人恤心禦寇。猶可爲國。今君子不能畫策。士不能死此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既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踦。皆往鬭而死於敵。魯人以踦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以爲可也。○黃叔陽曰。郎之戰。曲在魯而直在齊。是時三家栖魯。係不能相吾以義。以絕其端。又不能爲君之敵以紓國難。故魯人欲原汪踦。而孔子與之。所以深責三家也。若論中庸之道。則踦以髫齔之齡。無干戈之責。輕身赴敵。正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夫豈禮之所與哉。故曰。不亦可乎。聖人之詞如此。良有深意。○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

易音異　故爲之爲並去聲

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處上聲下去聲。○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丘壟之無主。則必有返國之期矣。展。猶省也。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處。猶安也。墓。謂他家墳墓。祀。謂神位有屋樹者。二者人所易忽。能式能下。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黃叔陽曰。哭墓展墓。所以存愛於吾親。行者之道也。故爲去本國者言之。式墓下祀。所以主敬以安其居者之道也。故爲留本國者言之。古人離別之情。於是爲至矣。○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 手弓。句 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

朝竝音潮後凡言燕朝者倣此不復出　塞音色　與去聲　為去聲

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射竝音石韔音暢朝音潮與去聲○工尹楚官名商陽其姓名也棄疾楚公子名楚滅陳以其地封之故稱陳後立為平王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子手弓而可使之執弓也手弓商陽因其言而執弓在手也子射諸使之射也斃之因其言而斃也蓋仁也韔弓以弓衣韜弓也又及再及吳師也謂之再告之以執弓也揜目不忍見也此朝及燕皆謂在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唯燕朝在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是朝不坐也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而無席是燕不與也尚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令殺三人亦可塞責而反命矣○此章當

為疑經考諸左傳楚子伐徐無追吳師之事當時與事者但有工尹路而無商陽且味其辭若有懟君而不肯盡力然者况非人臣之禮孔子何取焉闕之可也○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含去聲○桓當作宣宣公名廬卒于魯成公十三年○含以明友之道襲斂者之事諸侯請在會者為之含而曹人乃使之襲諸侯從之皆不知禮也○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朝音潮強巨兩反○襄公魯君名午荊楚也魯僖公元年則改稱楚今仍稱荊者從舊便也康王名昭○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康王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敢違於是以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又楚人覺之而悔已無

已音紀　邪于遮反夫音扶句音鉤會音膾　使從竝去聲後凡言副使奉使

及矣然以中國之君受制外夷見留踰年其辱已甚曾謂區區拂柩之報足以雪其恥哉○陳壽翁曰荊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君之禮臨荊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鄰秦王屈趙王以缶而有鼓瑟之辱夫差留句踐於會稽而有姑蘇之恥亦此類也○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為懿之為去聲○成公名原卒在魯昭公之三年使魯君使也子者男子之通稱叔氏敬謚子叔敬叔名弓魯桓公七世孫也進書奉君弔書也子服氏惠謚伯字名椒又名湫桓公六世孫也介副使也懿伯子家羈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也忌

者倣此不復出　否方有反　傳亦去聲　以為之為去聲工使之使亦去聲下同使同後已言正使者倣此不復出　邪竝以遮反下

忌日也政謂公事○劉氏曰敬叔奉使弔於滕適及滕郊而遇懿伯之忌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惠伯以禮曉之曰此國之政公事也不可以叔父之私忌而不將敬叔從之遂入此說可通但未知然否按左傳註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也此疏云敬叔嘗殺懿伯為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閒釋之此惠伯之知禮也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彼註言禮依為之避況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以禮之不當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殺已而難之則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為之副不恤其相仇以棄命害事亦非善覺也且叔弓為正使得仇怨為介而不請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常以仇敵備之而往反然魯滕之路亦難言也使救果欲報仇則其言雖善矣知非誘我邪而遂入又非通論也歟若傳云

及郊遇懿伯之忌。若謂怨忌，當待及郊而後遇郊。此當爲字，雖與遇字有異，然皆先言及郊，則其義亦無大異矣。以上二說，斷不可從。如以前說爲不然，則闕之可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蕢音快。辟讀曰闢。畫音獲。○陳本分曾子曰至下文之哀爲一節，今正之。哀公，魯君。蕢尚，人姓名。遇諸道，柩行在道也。辟路，畫宮，謂除闢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也。杞梁，齊臣。左傳作杞殖。

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

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莊公名光。襲者，輕兵掩其不備而攻之也。莒國名。奪，左傳作隧，狹路也。或作兌。肆，陳尸也。妻妾執，妻妾見執也。○此言梁妻知禮之事，以實上文。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周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遇莒子，莒子賂之。二人不肯，皆以戰死。故妻迎其柩而非公使人弔之。其妻辭，乃弔諸其室。夫弔人於道路之間，禮苟從簡，非苟從便。君子固不以加於人，亦不可受之於人。此蕢尚所以不如杞梁之妻也。

○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䵣音吞。撥音鉢。輴音春。幬音道。榆音于。沈音審。中去聲。學如字。○孺子䵣，哀公少子。䵣，其名也。哀公，魯君。撥，謂以手撥榆沈而灑之於道也。設撥，設置撥榆沈之人也。三臣，三家也。顏柳，人姓名。輴，殯車也。天子畫龍於輴，故謂之龍輴。幬，覆也。椁幬，菆木爲椁形而覆幬其上，前言加斧于椁上是也。諸侯輴而設幬，則有輴而無龍，有幬而非椁也。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澀滯也。中，謂中用。○天子諸侯之殯，雖輴幬不同，然皆用幬以設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用散也，以設撥以發之。無輴則無所用沈，無沈則無所用撥矣。有若以爲可者，意謂三臣猶設，況君之子乎。顏柳則言三臣無輴而徒設撥，是竊禮之不中實用者也，君豈可學之乎。竊意三臣設撥，蓋欲僣用輴而未敢驟用耳。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爲竝去聲。與平聲。○悼公、哀公皆魯君。悼公之母，哀公妾也。以妻我，以爲我妻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緦。哀公因有若之譏，遂文其過，言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此女爲我妻，故不得不服耳。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長，丁丈反。○子皋，即高柴也。犯，躐而傷之也。庚，償也。子皋時爲成宰，故曰邑長。蓋孟氏之私邑也。○子皋之賢歷

夫音扶

豈可紀。然孔子嘗謂之愚。此事有無雖不可知。然曰不罪不棄。則以犯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然出於誠心。非文飾之辭也。夫買道而難繼。於理固不可。犯禾而不止。於心終不安。故黃叔陽以為疑經。闕之可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使為去聲。○違去也。○此記賓師之禮。方氏曰。仕而未有祿。言賓之而弗臣。若孟子之在齊是也。唯其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但曰告。而曰寡君。獻為貢而上之辭。寡則自謙之辭也。以其有賓主之道。而無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為服也。然曰違。則在其國時同服之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筵席也。○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故不立尸。既葬而虞。則親形已藏。始用祭禮。故立尸以象神也。大斂之奠。有筵無几。及此虞祭。始設几。與筵相配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已語辭。○卒哭而諱死者之名。則事生之事至此而畢。事鬼之事自此而始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舍上聲。○宰夫宰名。故謂高祖之父當祧者之名。新謂新死者之名也。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皐門。○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金口木舌之鐸。以命令于宮也。其令之之辭曰。舍故而諱新。蓋諱多則難避。五世親盡。可不諱也。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二名。二字為名也。偏諱。止諱一字也。○方氏曰。夫子曰。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若此類。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則言徵不稱在也。○此章記避諱之禮。

為去聲　處上聲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櫜音高。韔音暢。○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以喪禮處之也。凡告喪曰赴。赴車告敗亦曰赴。車與素服同義。櫜甲衣。韔弓衣。○兵敗而哭者。以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辱祖命也。必于庫門之外者。以其近廟也。兵法所謂告不勝。取近在己是也。赴告之車。甲不入櫜。弓不入韔。以示再用。不忘戰也。然亦當視其之何如。若焚車破釜沈船。寘膽于戈相尋。則皆於禮矣。

沈持林反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先人之室。謂宗廟也。故曰引春秋文。或云曰字疑衍。新宮。魯宣公廟也。神主初入。故稱新宮。○新廟火而哭。哀神靈之不安也。春秋書成三年。新

宮火。三日哭。正與此禮相合。按胡康侯曰。神主未遷謂之新宮。則不當哭。春秋書之。譏也。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又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此曰火。春秋曰災。不知何謂。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過平聲。重去聲。識音志。○壹者。決定之辭。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陳可大曰。聞其哭。式而聽之。與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之意同。聖人敬心之所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方氏曰。虎之害人也。機罟檻穽

與舍竝上聲 夫音扶

所能制之政則無可制之撼矣深宮固門所能逃之政則無可逃之地矣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與揚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愚謂柳宗元捕蛇說蓋出於此夫以泰山之側而有斯事則魯人之政可知矣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

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要平聲 樂音洛

摯音至夫音扶解佳買反○周豐人姓名已止也歎已之不得用賢也舊居曰墟毀滅無後之地也畔與叛同會盟也涖臨也固結以誓盟要結也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屈已見之然一辭卽止非樂善不倦者也人君於墟墓之間而自盡其哀未施哀於民也然而民莫不哀在社稷宗廟之中而自盡其敬未施敬於民也然而民莫不敬此無他民有秉彝可以德化其心至神可以誠感也皆殷周之誓會本欲感民之敬信也民反畔而疑焉由無忠信禮義誠慤之心以涖之耳雖以誓會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此可見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乎人君鑒此亦誠之於思而已矣按禹誓征苗之師天爲塗山之會則誓會前此已有之此云殷周始者非謂誓始於殷會始於周謂誓而民畔會而民疑則自殷周始耳○

稱去聲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爲竝去聲○此防賢者過禮之失厚葬以盡情孝也然必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處哀毀以病親亦孝也然必有節不可過爲哀毀而致有亡身之危所以然者何哉蓋家毀則宗廟不能以獨存上無以奉祖考矣身亡則無子以送終且不能延宗祀矣是欲爲孝而反陷於不孝此非禮之禮不可不察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長丁丈反後凡言長子者倣此不復出○季子

吳公子名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死下疑脫其歛以時服五字嬴博齊二邑名時季子奉命使齊而有私喪不敢將柩以歸故葬於齊地

使去聲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淺深之深如字 衣去聲

深歛竝去聲封竝如字廣隱竝去聲還讀曰環號平聲○不至於泉謂得淺深之宜也其歛以時服句當在上節長子死下蓋錯簡也時服謂死時之寒暑所衣也袁必其月故言時服封築土爲墳也橫曰廣直曰輪隱據也謂手可據也右還其封

乎去聲　縱平聲　處上聲　稱去聲　歸與饋通

且號者三。謂呼號而三環其封也。命謂造化流行生死萬物者。之。適也。言魂氣無不之者。其欲其依已以歸也。再言所以深致其意。○其堀坎。不及泉。其封則下之。縱横僅足以揜坎。上之崇高。纔至於可隱。皆儉約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骨肉資坤而成。死則復反于土。漸與土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故曰命也。若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于天氣之中。無所不之。此恐傷離訣之至情。言骨肉雖不相近。而猶與其魂之相依也。季子如此。不唯適旅葬之節。而又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喜之也。然為疑辭而不為決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不直曰季子之於禮也合矣。而必加其乎二字。使人由辭以得意也。讀者詳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

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含。賓讀曰閒。含並去聲。○邾婁解見上篇。容居使者名。弔含且含也。曰以下。容居致辭也。坐跪也。跪含。親含也。稱侯者。徐君僭王自擬天子。而以考公為侯也。王[illegible]物。進侯王言進侯氏以王也。其使容居以含者。容居求行含禮也。○鄭氏曰。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使大夫則歸含。今使容居親含。非禮也。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並音異。○有司。邾國之有司也。易。簡易也。于。迂也。廣遠意。○徐君自比天子。而使大夫敵諸侯。故有司拒之。言諸侯之辱來邾國者。人臣來而其事簡易。則行人臣簡易之禮。人君來而其事廣大。則行人君廣大之禮。今人臣來而欲行人君之禮。是易于則雜矣。我國未嘗有此也。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濟。渡也。容居蓋徐公族。故稱因斯言。指坐含稱侯王之言。魯鈍也。○容居荅言。事君者不敢忘其君。我奉命如此。而不能行。是忘吾君也。為人子孫。當守先世之訓。亦不敢遺吾祖。先君駒王濟河而西討。驕上廣大。凡使人弔含於他國。皆用此言。今自我而不用。是遺吾祖也。又自言我乃魯鈍之人。非矯詐。不告是以不敢忘吾祖。欲祢人之信其言也。言不忘祖。則不忘君可知矣。○陳可大曰。此弁記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司之終不能正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

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故不得哭之於廟。他室。異室也。辭巳在前。削之可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長丁丈反。○祝。太祝商祝也。官長。大夫士也。以上之服。謂杖服。國中男女。謂畿內之民及庶人在官者。天下。謂諸侯之大夫也。以上之服。謂衰服。○喪禮。絰帶衣衰杖屨通謂之服。此所謂服有二。為杖服衰服是也。杖以扶病。祝佐含斂。力勞而先病。故先杖。言祝先。則子可知矣。官長視祝。則為祝子則輕。故五日而扶。義以飾衰。國中男女服齊衰三月而除也。待七日。諸侯殯後。當下成服而後服也。天下為王繐衰深。非而除。然言三日者。既以思之重輕。

繐音歲　喪與復同　下並同　後言喪服者放此不復出　令殺為並去聲

重平辞

爲先後。亦以赴之早晚爲節量也。又按喪服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者。崔氏謂四制言邑宰之士。此言朝廷之士是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音吻○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斬伐也。○吳氏曰。設此詞以令之。見王喪之重。[illegible]後拔木以爲之[illegible]此[illegible]云位而爲棺[illegible]既崩[illegible]而[illegible]棺其陳可大曰。天子之棺四重。而椁周[illegible]以多木爲哉。畿內百縣之祀。其大可用言悉斬而毀之。無乃太多乎。畿內之大計固不之矣。奚獨於祠祀斬之乎。[illegible]其[illegible]刎其人。又何法之峻乎。禮制若此。未詳其說。一云。必命虞人致。不不用命者。然後國有常刑。虞人非一。未必盡命之也。愚謂此說雖似有理。然終於百祀二字不通。闕之可也。○此章記天子喪服棺椁之制。

喪夫詳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爲食而食奉食之食並音似。輯音集。貿音茂。奉與捧同。與平聲。○黔敖人姓名。陳可大曰。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閔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謝。謝過也。微。猶言細故末節。與音餘。辭〻。吳氏曰。餓者之操。賢者之過。曾子之言。君子之中也。○胡氏曰。今之丐者之急於嗟食也嗟

貜俱縛反 且音疽

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也。○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婁讀曰閭。瞿音句。斷音鍛。洿音烏。豬音誅。○定公。名貜且。瞿然。驚怪之貌。在官者。諸臣也。在宮者。家人也。宮。請本亦作官。因上文相涉而誤也。洿。窊也。豬當作瀦。水聚之名。兩曰字前引罪。後斷獄也。或曰。下曰字疑衍。○陳可大曰。天下之惡。莫大於弑逆。是以人皆得而誅之。無赦之之理。唯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耳。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乃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不飲酒。以示貶損。亦前引罪之義也。黃叔陽曰。陳氏此註。即鄭氏子孫皆得殺之之意而小變其說。但恐叔姪兄弟相殺無已時耳。若加陸農師同府同宮之人。亦皆坐罪。是罰濫刑。且壞室洿宮與後世參夷之法無異。皆不可通。當爲疑經。姑識以俟知者。

識音志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要與腰通。○獻文晉卿趙武諡也。後稱文子。文足以該之。猶前貞惠文子之偁稱文也。鄭氏謂晉君獻賀。恐不可從。蓋仕未有

禄者君有饋焉曰獻除皆稱賜趙武世將下
得言獻也發發禮往賀也張老亦晉大夫輪
轃集貌言如車輪之轃集也奐與煥同鮮明
貌歌祭祀作樂也虞大夫祭無樂春秋時或
有之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
宗族也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先
大夫文子父祖也京當作原九原地名晉卿
大夫墓地所在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
求福以自輔也○此記成室頌
禱之事張老善頌文子善禱
○仲尼之畜
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
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
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畜音旭爲並去聲封
讀曰窆予與與通毋音無○蓋車蓋也陷謂
沒於土○陳可大曰狗馬皆有力於人故特

示恩
也
○路馬死埋之以帷記者因上章而并
記國君埋馬之法
君之乘馬死以帷埋之不用敝帷也
魯昭公乘馬斃而死以帷裹之是也○季孫
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
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
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
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
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
矣閽音昏爲去聲弗內之內與納同鄉讀曰
嚮辟並讀曰避○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季
孫魯大夫名斯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上人
矣辟之避去而縱之入也內霤門屋後簷也

辟去聲　造音糙　邪[illegible]下並同

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
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今見公特降
故辟位而少近東也行者遠循言感動之大
也○此章當爲疑經君方弔喪二子既非卿
大夫不從則當俟君退而後入且弔歸毋之
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閫者拒而後俯
容盡飾也既至而閫人諱或當再請於閫苦
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咸儀悱動之以求
入邪又馬廐非脩容之地入廐俯容何其不
自重邪且其將二子同至何獨子貢先入乃
弁會子於外使後入邪其入而君大夫敬之
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如創見其容
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
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乎子之德行不足以行
遠唯區區一時之外飾乃足以
行遠邪其見陋矣削之可也
○陽門之介
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

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
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
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
天下其孰能當之覘勅廉反說讀曰悅扶服
與匍匐同○陳本分兩節
今併之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衛者
司城官名卽司空也宋避武公諱故改司空
爲司城子罕樂喜也嚴公之後覘窺視也詩
邶風谷風之篇扶服致力之義救助也微無
也○此章記覘國之事孔子善之以其識治
體也引詩而言自宋觀之雖以子罕得人心
可細管要而已若論其極則天下之大亦孰
先當甚言人心之足恃也卽仁不可爲衆之
莒○陳壽翁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
抗段頻裹一人之瘡而西羌頓乎然則子罕

邶音佩　頻音[illegible]

去上聲

爲莊去 弑張音 狂父忌 甫不與 之與夫 矣

哭一介夫而民說其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湖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堤下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敢當者信矣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絰葛絰也麻麻絰也皆謂要帶○此章記廢禮之由禮爲父爲君皆斬衰三年莊公爲子般所弑而慶父作亂其子閔公啓方時年八歲禍亂懼迫弑罪即除凶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不與衰與卒哭之祭故羣臣卒哭亦除而不以麻絰入庫門也方氏曰君以葬爲節臣以卒哭爲節君先除而後臣敢除也然皆不能二年則失禮甚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卷音權過平聲毋失之毋並與無同○沐治也卷與拳同好貌已謂止而不與之交也○原壤母卒夫子助之治椁壤登已治之椁木而言久矣我之不託興於詠歌之音也如貍首之斑然言木文之華彩也如執女手之拳然言木質之潤滑也壤之廢敗禮法甚矣夫子佯爲不聞而過去以避之蓋欲正其失不可但已故且付之不聞也從者見之謂當絕交夫子則言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之道向得與之和睦矣我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故之道尚得與之往來言原壤之不當

與去聲

上見音現

捨音泥 復扶又反

令平聲否方有反後凡言賢否者倣此不復出

懼音闍射亦夜二音

絕也○葉氏曰孔子於原壤略其喪歌所以全故舊之恩責其夷俟所以盡朋友之義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趙文子卿晉獻文子趙武也叔譽叔向也羊舌大夫之孫名肸九原見前章作起也謂復生也歸猶從也○陳可大曰言卿大夫之死而葬於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於衆大夫誰從乎文子設爲此言蓋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父音甫并知並去聲○處父晉襄公之傅行所行也并者兼衆事於己也植者剛強自立之意沒終也○處父專權剛愎卒爲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其身是無明哲保身之知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舅犯見前章○叔譽又稱子犯可歸文子言子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授璧以辭必得文公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之誓而後入蓋爲他日高爵重祿之計而不顧其君之安危是不仁也陳壽翁曰懷利者有已懷仁者有君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隨武子士會也字季初食于隨後改于范此文子自言也左傳稱武子言於晉國無隱情是利其君也又稱其家事治是不忘其身而謀之也襄公卒世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武使士伯士會迎襄公庶弟公子雍于秦將立之已乃背二子而立夷皐秦

從去聲

爲去聲

少難並去聲長丁丈反已言以

屬音燭 知去聲

人納雍至刎首戰歿二子共斧秦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人問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以見焉及歸晉遂不見刎首地名也卽此委曲以全君與友亦不遺友之一端也凡人利君者或忘其身謀身者或遺其友故相屬而言之利其君不遺其友仁也不忘其身而謀之知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勝平聲吶下音藝屬與囑通○陳本分兩節今併之中身也讀如儀禮鄉射記弓二寸以爲侯中之中退然謙卑怯弱之貌吶吶聲低而語緩也如不出其口猶云似不能言者管關鍵之鑰也鍵卽今之鎖庫以藏物以管爲閉之限故曰管庫管庫賤職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

行去聲 幾平聲 相去聲

○此因上文文子之言而并記其行也其身甚謙其言甚謹其舉賢甚衆雖有舉用之恩於其人而生不與之交利死不以其子託之廉潔之至也蓋亦幾於隨武子矣○陳壽翁曰文子其身退然如不勝衣而其所爲足以勝大事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而其所舉足以盡衆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餘家衆而難辯文子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謬豈非長於知人哉愚按蕭魚之會文子盟鄭自而鄭不復背晉者四十年則信賢矣然觀會宋先楚之事則中國不競而霸業墮觀朝不謀夕之語則年未及艾而偷惰形觀醫和視疾之言則君淫致疾而相道失蓋其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以學故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學音效衰並與縗同繆音樛總音歲○叔仲氏皮名魯叔孫氏之族也學教也謂以禮教之也子柳皮子也其妻子柳妻也魯鈍也衣當作齊其字壞滅而存衣字故誤也繆絞也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首絰皆然衍皮弟也總衰小功之縗而四升半之衰也環絰一股弔服之首絰也曠此也指總衰環絰未無也○叔仲皮嘗教其子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禮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婦人猶知爲舅齋衰而繆絰衍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乃告子柳使易總衰環絰因言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服人不吾禁今亦當然蓋徒知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而不知總環非齊衰之制也子柳從之雖受教於父反不若愚婦人之所爲也

爲舅之爲去聲下同好去聲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爲衰之爲並去聲衰並與縗同緌音綏○成魯邑名孟氏所食采地也匡與筐同背殼似匡也范蜂也蜂頭有物似冠蟬蜩也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蠶能績絲必匡以貯之然蟹有匡非爲蠶之績也爲背而已范首有冠必緌以飾之然蟬之有緌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已猶之兄死必爲服衰然成人之衰非爲兄之死也爲子皐而已此成人之謠也○應氏曰仲尼相而無飲羊羅莫之民揚紿相而有減騎省樂之效此謠雖曰蠶民之服衰者不出於誠心實以喜子皐之孝行足以化不友不悌之俗也○

蜩音條 爲並去聲 相並去聲 省音 行去聲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

吾毋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惡音烏○子春見上篇○張氏曰三日不食禮也子春既悔其過而猶言情之所至如此所謂賢者過之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雨去聲下竝同暴與曝通不竝同尪音汪毋與無通下同與平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穆公魯君見上篇然之言焉也暴曬也尪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暴之冀天哀之而雨也奚若何如也蓋虐之事非所以感天故言不可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陳本亦分兩節今併之巫女巫以舞降神而祈雨者也於以求之猶言於此求之也已疏言太迂闊也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爲去聲○徙移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古者建國前朝後市國有大喪則庶人要成爲之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旱而徙市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以其求之已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按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是歲也饑而不害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而謂徙市爲可則亦疏矣○陳許翁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

兩如字　易音亦　省音星　行去聲

祭以雩禮以牲璧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尪與巫豈不惑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夫音扶○祔合葬也○此言魯衛祔葬之得失古者叢木爲椁一椁而兩棺共之衛人以別物隔判故曰離周人不用物隔故曰合夫婦之道生則同室死則同椁故善魯制後世椁用全木不合衆材故無大椁則但同穴而已

禮記卷之四

阡讀曰 陌　惡烏路　夫上聲　令平聲　傳去聲　當去聲　稱去聲

禮記卷之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illegible]集註

王制第五

徐氏曰三代立國紀綱制度較若畫一雖有僻王而維持者不亂享國長久職此故也周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而井田之制壞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而班爵祿之制不詳至秦開阡陌制郡縣古法掃地盡矣然其書幸有存者故漢文令博士諸生雜取傳記作爲此篇其書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雖與周官孟子少異然先王良法美意賴以有傳文帝之功於是爲大矣

凡五十九章

王者之制祿爵　陳本連下二句爲一節今以其爲一篇之綱領故獨揭之

○黃叔陽曰王者身有仁義衆所歸往存諸中者公平正大有繼王之心而尚賢崇功之本立發諸外者文理密察有純王之政而詔德顯庸之典明其崇功顯庸也太宰祿以馭其富大司徒以庸制祿而王實主之或多或專必當其功則受祿者各自懋功以承之矣其尚賢詔德也太宰爵以馭其貴大司徒以賢制爵而王實主之或尊或卑必稱其德則受爵者各自懋德以報之矣陳壽翁曰周官凡言爵祿皆先爵而後祿此先祿而後爵者蓋田不分不可以制祿祿不制不可以定爵先王量財以制用視祿以制爵然後無有餘不足之患故爵祿者班爵祿之序也祿爵者制爵祿之序也

公侯伯子男

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

下士凡五等　陳本上二句連上文爲一節諸侯以下自爲一節今併之諸侯

殺色介反　下同　[illegible]　去聲

卽上五等之爵擧中而言故通曰侯也上大夫卿上大夫曰卿也○此言制爵之法公平正直以無爲爲德者公也斥侯于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德足以長人者伯也足以養人者子也足以安人者男也凡此五等制君之爵以漸而殺所以差其德而尊君民上以爲其國之表則也上大夫卿爲卿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也下大夫知足以貌人者也士才足以任事者也才大者爲上士稱亞者爲中士借稱者爲下士凡此五等制臣之爵亦以漸而殺以左右其君奉天子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同一位又言君一位凡六等與此不同愚謂天子制禮君與臣與則王制爲長不言王朝之臣者此自王者制爵言不及天子故分略其臣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

與去聲

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田卽地也不能猶不足也合會也不合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此下言制祿之法天子畿內之田四方各千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萬里也以供服用以祿百官必千里而後足且示本大而末細居重以馭輕故[illegible]隆也畿外諸侯之田公侯四方各百里以閒方之法計之蓋萬里也伯四方各七十里以開方之法計之七七四十九蓋四百九十里也子男四方各五十里以開方之法計之五五二十五蓋二百五十里也下此受田四三十里者則朝聘不得自會於王割而其功勞則附以達焉名曰附庸蓋亦謂子男之國也以供服用以祿百官亦於是乎取之隨其爵之崇卑以漸而殺無有餘亦無不足此所以爲均平也與孟子同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

采音菜。後凡言采邑者倣此。不復出。
相去聲。下同。復扶又反。遄音傳。更平聲。

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視。比也。元士。上士也。○此言畿內王臣之田。皆謂所食之采邑也。天子三公。視外公侯之百里。卿視外伯之七十里。大夫視外子男之五十里。元士視外附庸之四十里。或三十里。爵同故也。與孟子不同。徐氏曰。分田之法。所以內必視外者。何也。蓋先王之制。出則爲列國之君。入則爲王朝之臣。故畢公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于周。周公居東。復相成王。山甫徂齊。式遄其歸。蓋使出入均勞。內外一體。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遠近若一也。是以雖更東遷之後。而鄭武公猶入爲周司徒。鄭莊公猶入爲平王卿士。維持羣國。垂八百年。其法美矣。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分扶問反。食竝音似。差音雌。○農田。農夫之田。百畝。一夫所受之數也。分。謂分所當受者。孟子作糞。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也。○此制庶人在官者之祿。先言農田。以農爲準也。蓋祿出於田之所入。而數則起於農夫之百畝。府史胥徒身既在官。不得親耕以爲養。故制祿以給俯仰之費。而視農之上下以爲差也。蓋先王之制井田也。一夫受田百畝。然工力之勤惰不同。而其田之肥瘠隨之以異。故其所入大率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則隨其事之高下。而以此五者爲差。多不得過食九人。少不得下食五人也。與孟子同。

養去聲。率音律。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

殺竝色介反。

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此言大國也。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方氏曰。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其祿多寡同於大國可知。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淺。苟亦爲之殺。則臣之所得不能自給。此所以多寡同異也。此上二節與孟子同。○此章記班祿爵之制。○

覜音眺。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鄭氏曰。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竝會之序也。次國卑於大國。故其上卿當大國之中卿。而遞降一等。小國又卑於次國。故其上卿當大國之下卿。而遞降二等。今按此簡出左傳成公三年臧孫叔之言。漢儒采以入此篇。而不知其與前相戾也。考諸周禮治官之屬。卿一人。即上大夫也。中大夫二人。即中卿也。下大夫四人。即下卿也。而此篇首章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則雖中大夫亦無矣。蓋降於天子也。此節乃有三卿三大夫。則反加其三而爲八。豈不謬哉。此爲疑經。闕之可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此錯簡。當在後章小國上士七十二人之下。蓋其所言三國之制皆自上士而止。故又言此以足之。非謂覜聘之士可空國而出也。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天子及三等之國。其中士皆三倍於上士。下士皆三倍於中士也。必言居其上者。上士在中士之上。中士又在下士之上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

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有讀曰又下並同閒音閑○此畿外之制也九州幷王畿而言然其制有三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夏制也冀豫雝幽營揚兗荊徐此爾雅之九州商制也揚荊豫青兗雍冀幽幷此職方之九州周制也此章多主周制每州建公國三十侯國六十伯國百有二十總之爲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諸侯所得專而有之故不以封建此諸國之外又有餘地若封人附於大國者謂之附庸其未封人者謂之閒田其餘八州建國稱是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朌讀曰班與頒通○周制王畿千里分爲百縣故曰縣內○此畿內之制也其國皆爲采地受祿而已與八州所建不同孔氏曰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朌賜之義故云不以朌○朱子曰此上二節恐是諸儒臆度如此其實不然建國必四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苟如其法非唯施之當今行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析難曉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黃叔陽曰按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封侯以方四百里則六侯封伯以方三百里則七伯封子以方二百里則

二十五子封男以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與此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與去聲○此結上文王畿九十三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總一千六百八十國合之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以上所兼至五十里而止元士附庸者不能五十里故不在此數中○此章言封建之法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共讀曰供○共官謂供給官府文書之具足用之需也御謂凡天子之服用○此言畿內田稅所給百里之內去王城五十里四面相距則自里也官府所用其用輕故取百里近地所出者供之欲其易給無勞也千里之內去王城五十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天子所御其用重故取千里遠地所出者供之欲其難致有節也

方氏曰百里之內非不以爲御也要之以共官爲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耳○黃叔陽曰考諸周禮以九賦斂財賄則是取諸千里之外也又大宰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調度安能一一如此分別乎且百里共官必至匱乏千里爲御日流奢侈豈先王之制乎○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長並丁丈反帥所類反卒讀曰倅○陳氏連下節令析之繫屬也連連接也卒卒然也帥正伯皆長也○此畿外方伯之制也王畿之內近而易制王畿之外遠而難服若無紀綱

去上聲

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馬氏曰周官所謂設其參即三卿也傅其伍即下大夫五人也陳其殷即上士二十七人也徐氏曰國之大者宜專其命而反命於天子國之小者宜自上出而反命於其君蓋聖人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也此下脫前其有中士下士一簡○此章言設官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監上去聲下平聲○三監官名監者臨而督察之也○方伯既屬於天子之老二人矣人慮其或肆於外而二人之遠不及聞也於是使王朝大夫爲三監之官以監於其國焉監臨其地督察其政則方伯之勢雖尊而民不受制其權雖重而挾不受敵矣不使卿者見王命之爲尊雖大夫得以制方伯且其職卑又虞人之蹟其後而不敢肆也其

更並平聲 爲去聲

爲作之爲去聲

制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必三人者蓋一人則勢孤而不能偏察二人或見偏而有所異同故必三人使更相贊助更相可否而不爲彼之所制所欺也先王控制之意其周密如此周官所謂立其監是也○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內諸侯公卿大夫士也以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故亦通稱爲諸侯一說內諸侯謂諸侯仕於王朝者祿謂食畿內采地不世襲更詳之○此言世祿世爵之制王畿千里之內諸侯輔佐王化必選賢而用之故世祿而不世官不以私愛害公選也王畿千里之外諸侯統脈王朝推有功而封之故世爵而不但其祿不以天下爲已私也及周之衰武氏仍叔皆世其官則內諸侯祿之制壞矣侵伐遷滅相尋不已則外諸侯嗣之制又壞矣此春秋之所爲作也○葉氏曰內雖以世祿爲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雖以世

相泥並去聲

卷從之 卷音袞

鷩音鼈

予與通

爵爲主而不賢者亦止於世祿然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爲諸侯是亦有得嗣者其子孫有惡則滅之是亦有不得祿者諸侯有德或以入相是亦有得祿者通變神化不泥於一此先王之法所以盡善也○制句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卷讀曰袞袞繡龍龍首卷然故俗作卷字此文從俗○此篇皆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愈重故特云制也三公八命服鷩冕衰有功德加一命爲九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同得服九旒九章之衮冕服與命同此定制也若不加命而但加服者其出特恩之賜則服與命不同非定制也周禮所謂予以故其幸也王者之後及上公助大國之公皆九命不得有過者爵以此爲極尊命以九爲極隆也○按衮冕天子十二旒繅十二就上公九旒繅九就衮衣天子十二章其龍一升一降上公九章但有降龍無升龍鷩冕上公八旒繅八就諸公七旒繅七就

毳音脆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侯伯七命服鷩冕子男五命服毳冕然前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此以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者彼以地言此以命言也大國之卿謂上卿中卿也小國之卿即上大夫也諸侯無中大夫故獨言下不及次國者以大小二國互明之也大國之卿三命則次國再命可知大國下卿再命則次國下卿一命可知卿命則其大夫皆同○此章言立于命服之制黃叔陽曰其言侍命與周禮司宗伯大夫命則其侯周禮公之孤四命下大夫命小國之卿與大等次國之大夫皆再命小國大夫與大國次國之士皆

任平聲下同　行去聲　遠去聲　斷音鍛　[illegible]音旨　辟婢亦反　剕音費　又　髡音坤　積音恣

命一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任平聲○陳本連下節令析之材猶材質任猶勝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有官民材之法其法先即其六德六行六藝而考評之所謂論也論之則優劣辨矣由是退其劣者而使其優者試之以事將以驗其材也能勝其事則材與可用矣於是爵以一命之位周虞一命受爵是也有爵則有祿於是養之以祿此其詳也於遴選漸以登庸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也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朝音潮○黃叔陽曰朝者士之所會爵人於朝以見爵雖出於君而實則成材者士之所共非一人之私喜也市者衆之所集刑人於市以見刑雖獨斷於君而實則有罪者衆之所

共棄非一人之私怒也皆公之至也○孔氏曰此皆殷制若周爵人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諸侯因嘗祭之日有爵者刑於甸師氏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句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屛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畜音旭屛音丙○畜亦養也屛放去也所之所當往之地也○上言大辟之罪此言墨劓剕宮而不死者則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弗與言亦棄之之意也其當流者則屛之四裔量其罪之重輕以定地之遠近賦役之政不及示不以民伍待之也不授以田不畀其爵示不故欲其生也然此亦必殷制若周禮則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此章言爵祿刑人之制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

殺色介反後凡言殺者倣此不復出　行去聲　數音朔　所守之守如字　復扶又反　以見並音現

一大聘。五年一朝。比音畀後凡言比年者倣此不復出朝音潮○比年每歲也○諸侯受封在外而致臣節於天子則每年使大夫一小聘其禮殺三年使卿一大聘其禮隆五年一親朝其禮加隆陳壽翁曰聘所以通好朝所以述職通好不欲疏故比年一小聘述職不欲數故五年一朝

○天子五年一巡守。守與狩同後凡言巡守者倣此不復出○天子建極在內而宣上德於諸侯則五年一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黃叔陽曰此與上章虞制也校舜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天子復巡守與此相合若周制則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十二歲天子巡守殷國與此

不同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東嶽泰山也宗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稱尊也柴本作柴今通用謂燔燎以祭天而告至也望謂設表望而祀之不至其地也覲見也諸侯東方之諸侯也○此下皆承巡守而言春主東方而東巡守順天時也必以仲月者用其中也先柴望尊神也次見諸侯正君臣也神人之序也又次就見高年示民致孝貴賤之序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大音泰後凡言大師者倣此不復出賈與價通好並去聲惡烏路反後凡言好惡者倣此不復出辟讀曰僻○大師樂官之長詩者民俗歌謠之辭也○又次命大師采錄民間之

長丁丈

惡如字　先去聲　更平聲

詩以觀風俗之美惡。行知政令之得失。又次命司市納物賈之數。以觀好惡之奢質。而知長幸之邪正。若民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辟。此修物所以貴。用物所以賤。而上人不能敘材以先之。其咎有所不免矣。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典禮掌禮之官。律法律也。以下文言樂。故不可以律呂附之。度曰制度。亦與虞書不同。蓋彼與量衡而言。則當為丈尺之度。此對禮樂衣服而言。自當為制度之度也。○又次命典禮考其時之節氣早晚。月之弦望晦朔。定其日之甲乙先後。同其五刑之律。吉凶軍賓嘉之禮。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之樂。宮室車旗之制度。衣服尊卑貴賤之等殺。蓋正朔頒於王朝。懼有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而無所懲也。故考之定之。所以奉天道也。王制出於王朝。懼有變亂成法紛更舊典者而無所懲也。故同之。所以明王制也。如其時月日於天道有差。律禮樂制度衣服於王制有異。則非正矣。故又正之。使協於一也。以上兩節言考察之法。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絀與黜通。○陳本分析節令併之神祇謂羣祀。非指天神地祇也。○諸侯外祭則有山川神祇。若廢其祭祀而不舉。是謂慢神而不敬。內祭則有宗廟。若紊昭穆之次。失祭祀之不時。是謂忘先而不孝。山川者地之望也。故削地。爵者祖宗之所傳也。故絀爵。各從其類也。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畔與叛通。○革亦變也。○變禮易樂是不從王。故竄其君於遠方。革制度衣服是為畔王。

華去聲　殺色介反　必告之告音谷

故聲其君之罪而致戮。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應氏曰。律者爵命之等。○黃叔陽曰。善民之風俗。齊民之好惡。奉天道而時月日之皆順。達王制而律禮樂制度衣服之皆同。外則敬於山川神祇。內則孝於宗廟。此為賢君為治或而有功德於民者也。故益其土地。加其爵命。以示勸焉。以上三節言賞罰之法。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有讀曰又。假讀曰格。○南嶽衡山也。西嶽華山也。北嶽恒山也。假至也。特一牛也。禰考也。○巡守各以時至其方。然有異地而無異政。故皆如其禮也。至於北則事畢矣。故歸而告至於祖禰之廟。各用特牛。殺於時祭。禮從簡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造並音糙。○類宜造皆祭名。○天子將出巡守。則類乎上帝。謂之類者。其禮有類於正祭也。宜乎社。言其義宜有事也。造乎禰。言造而告之。象生時之出必告也。不言祖者。舉禰以該祖也。歸假祖則出必造祖可知。若諸侯將出。亦宜乎社造乎禰。但不得類乎上帝。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朝音潮。○當天子無巡守之事。而諸侯朝宗覲遇與之相見。總名曰朝。其時諸侯所有事者考禮正刑一德是已。蓋禮以考民本有定制。必預考正之。使無違背。刑以弼教。本有定律。必頒公平之。使無偏枉乖爭。事上無貳爾心。乃臣

令平聲　分扶問反　芳音　施去聲

之德必顓專一之使無二三若此者正以尊于天子耳蓋禮者天子之制刑者天子之法德者事君之本令考正一之於平日而述之於朝則見王者之令徧於遐方而政非多門其權攬於一統而尊無二上敢有自專自肆而懷二心者乎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柷音祝鼗音桃○諸侯公與侯一也柷鼗皆樂器柷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之謂使者執此以致命也○五等諸侯有功德則天子賜之以樂所以示賞也然全樂之器不可以備舉尊卑之分不可以無別柷節一曲之始其事寬公侯地廣而澤可遠施者似之故執柷鼗節一唱之終其事狹伯子男地近而澤不及遠者似之故執鼗舉一器則他器從之矣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鈇莝斫刀也鉞大斧也又名揚○八命作牧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於當州之內然猶未敢殺也九命為二伯賜鈇鉞然後得專誅殺於一方曰殺則專征可知矣未賜不敢征殺見權之在天子也

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圭瓚酌鬯之爵也以圭為柄以黃金為勺鬯釀秬黍為酒芬香條鬯於上下也○祭必用鬯灌地以降神必賜圭瓚然後得自為鬯若未賜圭瓚則降神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於天子而已張氏曰資鬯於天子者用璋瓚半圭曰璋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故立諸侯即命之教

未有立而不命教者非如樂器弓矢鈇鉞圭瓚次第而賜也必待命者教必資於天子所以一道德也諸侯選士由內以升于外故小學在內大學在外若天子選士由外以升于內則大學在內小學在外

為天之　為去聲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辟音璧頖與泮同○陳本連上章今依張氏析之禮註云辟明也雍或作廱和也周文王建學始名辟廱及武王有天下遂定以為天子之學名也頖之為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詩註云辟壁通廱澤也天子大射行禮之處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頖之為言半也諸侯頖射之宮東西南有水而北無形如半璧故曰頖宮二註不同孔氏以為禮言其義詩言其形則此專上義為是○此言大學之名尊卑有等天子明和於上而天下化之故名辟雝諸侯為天子班教令於國中而使人率之故名頖宮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造音遡禡音罵○類宜造義見上禡師祭名祭始造軍法者成謂謀之已定者○天子奉天討以正有罪故謂之征造乎禰又受命於祖者禰親故祭以告之祖尊則但稟命而已舊說以受命於祖為卜於廟師固有卜但恐未必於廟也受成定之謀在於學者蓋有文事必有武備之意也

見音現　後見上者此不復出　造之始音皂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訊音信馘音國○出征執罪人而旋師則釋菜奠帛於先聖先師凡生而當問訊者死而割左耳者各具多寡之數以告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也詩曰在泮獻馘在泮獻功是也不言愷樂獻於社略也○此章言天子出征始終之禮黃鉞陽同師出以禮則折衝禦侮之謀豫定而無僨敗之虞師旋以禮則祥

殺音試 膘音眺

以鳥之 殺如字 下爲上 爲中殺 下中射 下同射 音削下 音行 同閑 閑閉 被衛 音先後 道去聲

功伐善之意不形而有謙恭之美三代之師如時雨凡以禮而已矣○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爲去聲乾音干○田獵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田也必言田者獵在田也又爲田除害也三田即下三者之用井謂三時之田也公羊氏謂夏不田蓋夏制也長加執是乾以腊之以爲豆實也庖廚也○天下諸侯焦征作出行喪凶之事則每歲三田所謂三田者古者獲禽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以供祭祀所以奉神也達右耳本者爲中殺以待賓客所以奉人也射左髀達于右髃爲下殺以充庖廚所以奉巳也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巳故其序如此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暴殄也○無事不田則無以供祭

惡烏路反 泥去聲 邪于遮反 要平聲

祀賓客且專以天下養一人矣故爲不敬田不以禮則上下無節盡物而取之矣故爲暴天物由此言之君固不可不田田尤不可無禮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陳本逆上節今析之合圍四面圍之也掩羣者掩襲而舉羣取之也○天子田皆得圍但不合而取之不合圍不掩羣皆惡盡物也熊氏泥曲禮謂國君春田不圍澤餘皆圍圍亦不合又謂大夫不掩羣則此諸侯當是畿內諸侯爲天子之大夫者按此篇與他書不合者甚衆何必區區求合於曲禮邪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下並去聲○殺獲也獲所驅之禽獸也綏當作緌旌旗之屬也下偃作之也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於田之地逆者要迎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張氏曰田獵之禮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天子殺抗大綏諸侯殺抗小綏而獸禽於其下故既殺則獵止而下之也

其下之下如字 空去聲下同笱音苟 鷙音至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罻音尉麛音迷卵力管反夭上聲覆音福○虞人澤虞也梁絕水取魚者堰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周禮註云水堰是也月令仲春鷹化爲鳩此言鳩化爲鷹必仲秋也罻羅皆捕鳥之網草曰零木曰落昆明也凡蟲得陽而生得陰而藏故謂之昆蟲麛獸子之通稱殀斷殺之也夭禽獸之稚者○正月獺祭魚虞人乃入澤以梁取魚蓋春爲陽中魚乘

易去聲

陽而上於時取之則力不勞而類不盡矣九月豺祭獸百姓乃田獵蓋秋爲陰中獸由陰而鷙於時取之則時不逆而類亦不盡矣八月鳩化爲鷹乃設罻羅十月草木零落乃入山林九月末候昆蟲蟄故自孟冬至孟春皆得以火田凡此亦順肅殺之氣而不戕其生也不取獸之子不取鳥之卵不殺獸之孕者不殺禽獸之稚者不覆鳥巢而盡取之此又通言之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杪音眇○杪末也五穀黍稷稻麥菽也國用以下用字即指國用言其所制之用如下所云也首末全曰通○冢宰無所不統況財利之際其情易溺而四海之富其欲易縱尤不可不加之意故制國用焉必於

量音亮　當去聲　費音秘分扶問反下節並同　齊音齋輴音春　夫音扶衣去聲

歲終穀稅皆入之府然後制來歲一年之用其制用之法王畿千里山陵原隰一地利之有小大而穀之多寡不同必計其地之所出而酌量之凶旱水溢歲不同必稔計其天時之有豐歉而穀之盈縮不同必視其年之所獲而等之差之自一歲至三十年則爲其歲年既久而豐耗中可定矣必視三十年之通而總計之量今歲之所入爲來歲之所出多不過禮少則殺禮也蓋每歲所入均爲四用其三而餘其一毋年餘一則三年餘三又足一年之用矣三十年餘三十又足十年之用一矣鄭氏以九年言之蓋除三十年內閏月當一歲也王肅云二十七年則有九年之餘言三十者舉成數耳二說未知孰是然以經文九年之蓄推之竊恐鄭說爲優

祭用數之仂仂音勒○仂餘也謂歲計制用之餘鄭氏以爲什一是也○國用以喪祭爲大故特舉以爲言計一歲經費之數用其什分之一以

祭祀蓋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其數多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祭而誠至則忘哀若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故有喪者以三年不祭也下二句當爲疑經若謂不敢以卑廢尊則宗廟亦是尊者何爲獨祭天地社稷乎未葬以前常爲紼於輴車以備火災今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越喪紼而行事也夫喪在殯宮無可致齊又安可釋喪而求祭服乎縱天地社稷之祀不可廢則使大宗伯攝可也喪用三年之仂者總計三年經費之數各用其什分之一蓋送死大事又喪三年而除故其數尤多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陳可大曰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所謂以美沒禮也○申上文用仂之意言喪祭之用當視其仂之多寡若仂多而用少則其失殘敗而不整故曰暴是以天下儉其親也仂少而用多則其失汎濫而沒禮之故曰浩是以不義道其親也皆非禮也蓋禮之厚薄與年爲上下若豐年而加於仂之外爲奢故豐年當用豐年之仂而不奢則無浩之失矣凶年而略於仂之內爲儉故凶年當用凶年之仂而不儉則無暴之失矣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正謂此也上言喪祭下獨言祭者言祭則喪可知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陳可大曰飢而

有二之有讀曰又　爲去聲　樂侑之樂音洛

食菜則色病故云菜色殺牲盛饌曰舉凡單言舉則樂在其中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黃叔陽曰此又因上文三十年之通而推之言非獨制於上蓋通臣庶而爲之計也故三十年之通之法不行則預備之計不立而國無九年之蓄是財不匱也故曰不足又不足則無六年之蓄是用迫而民不聊生也故曰急又急則無三年之蓄是民散而國將亡也故曰國非其國由此言之則立國必先養人養人必先足食足食必先儲蓄是以先王務廣儲蓄於天下使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計之則餘十年之食矣豈唯樂歲終身飽而已哉雖凶旱水溢民皆足食而無菜色焉然後天子食日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然此特指水旱之小者而言故周禮又云大荒則不舉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

斂去聲 易音異 復扶又反 下去聲 下音戶 期音基

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死而斂於棺乃殯天子至庶人日數不同者以送終禮物尊者多而難備卑者少而易備故也然必以三日爲制者人子不忍死其親猶冀其復生也三日而不生則不生矣皆殯而藏棺於土爲殯其月數亦不同者以天子七月同軌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故也按喪大記曰士二日而殯左傳曰士踰月而葬外姻至與此不同疑此謂士庶人與大夫同誤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陳本連上章今依張氏析之。三年之喪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貴不敵親也若期喪則親不敵貴故諸侯絕大夫降○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縣與懸通上封讀曰窆爲去聲○上雖無碑猶

爲封之爲並如字 辟[illegible]之爲去聲 分扶問反

有二綍庶人則縣繩而下之不得用綍也葬不爲雨止以禮儀少也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自士以上則冢人以爵等爲封丘之度與其樹數○喪不貳事陳本連上章今亦依張氏析之。此禮自庶人達於天子皆然檀弓下篇載仲尼曰王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是天子不貳事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朱子云言君薨則諸侯亦然是諸侯不貳事也曾子問載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若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是卿大夫上不貳事也皆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非也舊說引以明士以上有貳事誤矣○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喪之衣衾棺槨皆從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祭之牲牢器幣皆從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盡其情中庸言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與此意同○支子不祭說見曲禮下篇○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大音泰○天子初受命之主諸侯始封之君大夫始爲大夫者皆謂之大祖○此言廟制天子有天下立七廟左三昭以祭高祖之祖及高祖祖右三穆以祭曾祖之祖及曾祖禰中爲大祖合之爲七廟諸侯有國立五廟左二昭以祭高祖祖右二穆以祭曾祖禰中爲大祖合之爲五廟大夫有家立三廟左一昭以祭祖右一穆以祭禰中爲大祖合之爲三廟侯國

下去聲 爲去聲 鮮上聲

中下士唯一廟以祭禰自天子至此皆降殺以兩禮不下庶人故不得立廟但薦於正寢蓋報本反始心雖無窮而尊卑貴賤禮則有限仁之至義之盡也陳壽翁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先王於死者常以生禮待之由士而上生而異宮死則爲之立廟庶人生非異宮死則祭於寢而已按下言大夫士無田則薦而此於庶人乃曰祭於寢者蓋亦謂薦也○孔氏曰陵祭法云適士二廟則知天子之中下士諸侯之上士皆二廟此不言者略也抑亦以上下文可推而知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音藥○承上章言天子諸侯之廟制雖不同而祭名則一礿者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僅取成禮而已禘者次第也具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不忘親也秋名嘗者新穀

先去聲　霤音溜

烝而嘗不致牲也。烝衆也。冬名烝者物成者衆。嘗盡物也。此蓋夏殷之名。若周則春曰祠。夏曰禴。禴與礿通。而以禘爲五年之大祭。此下脫天子犆礿至烝祫三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張氏曰。因國之在其地。謂先代故地。而我因以爲國也。〇此言外祭之制。天子者天地之主也。故冬至祭天。夏至祭地。諸侯者守土之主也。故社以祭土神。稷以祭穀神。大夫者一家之主也。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然曲禮天子亦祭五祀。諸侯亦祭五祀。而此云爾者。上得以兼乎下。

華去聲

下不得以僭乎上也。然天子不特祭天地。又祭名山大川。以其能成變化。資財用。故報之也。其祭之之禮。則泰。衡。華。恒。嵩。五山至高。總曰五嶽。卽所謂名山也。其禮視三公。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饗禮九獻。簋十二。豆四十。今祭五嶽之禮如之也。江。河。淮。濟。四川至大。總曰四瀆。卽所謂大川也。其禮視諸侯。侯伯饔餼七牢。饗禮七獻。簋八。簠亦十二。豆三十二。今祭四瀆之禮如之也。此卽曲禮所謂方祀。有功必祭。仁之至也。行祭有等。義之盡也。天子所都及諸侯所封之國。多因先代之故墟。其先王先公。嘗有功德於民。今不幸而無主後。則祭之。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而不爲屈。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而不爲僭也。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與特同。祫音押。〇張氏曰。自此至烝祫三簡。當在前章曰烝之下。今誤在此。犆。謂各祭其廟也。祫。合也。其禮有二。

與並去聲　省音眚　夫音扶

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此所謂祫則時祭之祫也。〇黃叔陽曰。此下三節承上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名雖同。而犆祫則異也。天子礿犆者。方春發生萬物未備。故省而從犆也。禘嘗烝則皆祫者。物以漸而成。見天時之成。若享以漸而豐。昭民力之普存。故歲三祫也。夫犆禮輕則歲一行之。祫禮重則三時用之。此天子之制獨隆也。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黃叔陽曰。諸侯內崇五廟。外護侯度。故於宗廟之祭各有所闕。而不能全。蓋南方諸侯春礿畢而夏來朝。則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禘畢而秋來朝。則闕嘗祭。北方諸侯秋嘗畢而冬來朝。則闕烝祭。東方諸侯冬烝畢而春來朝。則闕礿祭。重王事也。諸侯礿犆。句禘一犆一祫。句嘗

閒去聲　畜音旭

祫。句烝祫。礿犆與犆礿非有異也。變文而已。嘗祫烝祫與祫嘗祫烝亦然。一犆一祫者。今年犆則明年祫。又明年又犆。不如天子皆祫也。〇諸侯礿犆。而嘗烝皆祫。與天子同。禘一犆一祫。與天子異。避王尊也。然一犆一祫必於禘者。夏物猶未成。或秋冬之盛。且其成或未可必。故可犆可祫也。〇黃叔陽曰。顓祀有國之重典也。急王事而有闕。禘祭三時之始事也。避王尊而有間。諸侯視天子降殺以兩。於孝享之中。寓尊王之意。亦仁之至。義之盡也。〇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少去聲。後凡言少牢者倣此。不復出。〇牢圈也。牲畜於圈。故曰牢。牛羊豕爲大牢。羊豕爲少牢。〇承上章言天子諸侯雖得均祭社稷。而用牲不同。〇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

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卵力管反。○陳本連上章，今依張氏析之。○大夫士有功德而賜圭田者則祭。祭物祭器祭服皆具故也。其無功德而未賜者則薦。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蓋祭有常日，薦無常時。祭必卜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但以時物。此祭與薦之異也。下言庶人所薦之物，則士可知。薦物有卵，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繭栗，如繭如栗也。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為膚，四指也。○牲以純而未散者為上，故祭天地之牛用犢，宗廟用角握，此內心之敬也。若賓客之用，則取其肥大者，此外心之敬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無故謂非祭祀冠昏賓客之類。珍謂八珍，內則所稱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漬、熬、肝膋是也。○黃叔陽曰：行禮宜豐，自奉宜薄，故非禮事則不殺牲，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陳可大曰：庶羞不踰牲者。妍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為庶羞也。○黃叔陽曰：自奉宜薄，事神宜厚，故庶羞、燕衣與寢不得過祭牲、祭服與廟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造音皂。○陳可大曰：此節舊在庶人耆老不徒食之後，今考其序當移在此。○大夫有田祿，故祭器不假，言必造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言先造也。唯不可假，故當先造。此即曲禮下篇之意。○此

上十五章皆記春官所掌吉凶之禮。○古者句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藉音謝。○陳本分四節，今併之。○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自公田以至不請，皆古制也。公田則但借民力以助耕，而不稅其私田，所以厚農也。市則但賦其市地之廛，以抑末，而不征其貨，所以厚商也。關則但察異言異服之人，以防姦，而不征其稅，所以厚旅也。林麓川澤則但戒以時入，而不禁其采取，所以厚民也。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夫如字。粥與鬻通。○陳本分三節，今併之。夫，張氏曰：餘夫也。圭，潔也。里，居也。粥，賣也。○餘夫者業外之田，圭田者祿外之田，故皆不稅，所以厚野人君子也。興作則豐年但役三日，

所以安民也。田里公家所授，禁不得粥，則生者不相兼并，而民無憾於養生矣。家墓各以族葬，禁不得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矣。○此章泛言王政。陳壽翁曰：藉也，廛也，譏也，時入也，夫也，圭田也，用民力也，義也，而不稅，不征，不禁，無征，不過三日，仁也。須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事在於義，則輔之以仁；非在於仁，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為良法也。黃叔陽曰：按周禮司門、關、市、廛皆有征。山林川澤虞衡皆有厲禁，均入用民力旬三日，與此皆不同，故鄭氏謂古者為殷時，理或然也。○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下度音鐸。沮將慮反。○司空，冬官也。度，丈尺也。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事即制邑居民之事。制邑必興役與從，必任民力。○黃叔陽曰：司空以丈尺之法度

相去聲　否方有反　後凡言宜否者放此　不役出　奇衺音邪　衺斜差　寒性火　煖音扶

地里廣輪之數。爲之邑井城郭廬舍以居民。而其法有二。一則察之乎天時。蓋地有山川沮澤。則氣有燥濕寒煖。必揆其已至之時。而逆其方來之氣。以相度其宜否也。一則察乎地勢。蓋地有遠近。則勢有奇衺盈縮。當量夫至近之處。以及乎至遠之區。而建立其規模也。夫天時察則宜否見矣。地勢察則規模定矣。於此乃興制邑之事。而任民力以爲之。周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正謂此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上食音似。○此承上文任力而言。寬恤之事。蓋力出於下。食出於上。以下益上。則不足。以上益下。則有餘。故使民。雖壯者亦任以老者之事。所以寬其力。所謂事衆其中也。雖老者亦食以壯者之食。所以豐其稍。所謂施從其厚也。言凡使民。則不特興事任力可知矣。**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

食出之食音似　以下食同　施去聲

強巨兩反　相左右去聲　後凡言情相者放此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異齊之齊。和。並去聲。○張氏曰。材質性也。齊與劑同。○此下五節。皆言君民之事。而此一節則以中國言也。凡居民材者。當隨其材質而居之。天氣地勢。所在不同。如西北多寒。東南多煖。高者必燥。卑者必濕。蓋山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其制既異。故有寒煖燥濕。而民生其間者。其俗亦異也。以性情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以飲食則有酸苦辛鹹甘。以出入則有水陸舟車。以衣服則有氈裘絺綌。四者所謂異俗也。此天地自然之制。雖聖王不能使之強同者也。惟脩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政刑之政。而不易其俗與宜爾。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也。舊說儲積民材以備用者。非。**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推通回反。○孔氏曰。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謂中國四夷也。○此因中國而及四夷也。馬氏曰。五方之民。以氣稟之不齊。稟習俗之異尚。是以其性各隨氣稟之昏明。習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焉。鄭氏謂地氣使之然是也。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而已矣。**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衣並去聲。○雕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趾足也。交趾。足拇指相向也。皮謂禽獸之皮。羽鳥羽。毛獸毛也。○此申上文有性不可推移之意。

亦脩中國之異俗異齊也。無絲麻。故衣皮羽毛。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和去聲。○此言中國與四夷雖異。然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此資生者各自充足而不同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鞮音低。鞮戎屨名。○五方風土各異。則言語不通。而其志不能以自達。好惡殊別。則嗜欲不同。而其欲不能以自通。苟慕義而來。不可不達其志。通其欲也。故先王設官以掌之。東方曰寄。寄者寓也。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也。南方曰象。象者像也。如以意倣像其形似而通之也。

治平聲

西方曰狄鞮。狄、猶逖也。鞮、猶復也。遠復其事。以知其言意之所在、而通之也。北方曰譯。譯、釋也。猶言謄也。謂以彼此言語相謄釋而通之也。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則通謂之譯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度、音鐸。參、音驂。○張氏曰、邑國邑也。舊說井邑者恐非。參者、互爲經緯錯綜之謂。○此又申言中國居民之事。凡居民者、必量地之多少以制國邑。居度地之廣狹以定民居。地也、邑也、民也、雖若分而爲三、實則合而爲一也。故地與邑與民居必參相得而後可。若制邑不因地、則治之者或近而病於促迫、或遠而病於疏曠。居民不因邑、則耕之者或廣而地有遺利、或狹而民有遺力。皆爲不相得矣。○自章首至此、言司空之職。按周禮度地居民、乃司徒。象胥屬司寇。蓋漢儒承習之訛也。宋儒改度地居

民屬司空、是矣。而以象胥屬宗伯、竊恐未然。今當以此爲正。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樂、音洛。○事、農事也。上、不止謂君。凡在上者皆是。○承上言度地居民、則旣無曠之土。每夫受田、故亦無游惰之民。爲之難、故食之有節。爲之疾、故事以其時。如此則養生喪死無憾、而民咸安其居矣。由是有恆產而有恆心、衣食足而知禮節。上有事而樂爲之趨、上有功而勸爲之赴。尊其君而不忍後、親其上而不忍離。從善之心油然生矣。乃立鄉學以教民、而興其賢能也。結上文以起下章。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

見音現　先去聲　去上聲見亦音現後凡言見下　文者做此不復出　中去聲

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絀與黜通。○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淫、放蕩也。逮、及也。上、與尚通。○此承上章興學而言。司徒掌六鄉之政教。以民氣質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脩六禮以節之。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焉。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也、於是明七教以興之、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爲恐其游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使知禁戒而不致放肆。恐其習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使學術歸一、而不敢異向。教法如此、可謂詳矣。然不可不以身先之也。故老吾老以爲孝矣、又必合鄉之耆老而養之、所以推極吾心之孝。而使民興孝也。幼吾幼以爲慈矣、又必合鄉之孤獨而恤之、所以逮及人之不足、而使民不倍也。身教如此、可謂至矣。然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又不可無勸懲也。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尊崇其德、所以示勸也。叛教者簡出之、

以絀退其惡、所以示懲也。詳見下文。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帥並與率通。下並同。朝、音潮。與、去聲。○鄉、謂畿內六鄉。此閭族黨州鄉也。在遠郊之內。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帥、循也。耆老、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朝、猶會也。庠、鄉學名。元日、正月朔日也。鄉、鄉飲酒也。○自此至不齒、皆言簡不肖以絀惡之事。入鄉學一年之終、大司徒命鄉大夫簡鄉學之不帥教者以告。乃合鄉老會于庠。以二年元日行鄉射禮。中而有功者居上。以尊道藝。所以使不帥教者知志正體直之爲德、而反求諸己也。又行鄉飲酒禮。老而尚長者居上、以尊高年。所以使不帥教者知長幼尊卑之爲禮、而啓其良心也。大司徒於此時帥國之俊士有德行道藝者

質氣弱飲醴事矣不孝教者見俊士之榮慕之而自勵也不變命國之右
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
教者移之右如初禮又教之第三年終考校而不變則命左右對移
以易其識循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如初禮者四年元日鄉大夫又
復習射習鄉而使之觀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
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屏音丙遠方
謂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又教之第五年終
考校而又不變則移之郊學在鄉之界之外稍
遠也六年元日鄉大夫又習射飲禮如初又
教之第七年終考校而又不變則移之遂學
在遠郊之外又遠也八年元日遂大夫又習
射飲禮如初至九年終考校而又不變是終

不變矣乃屏棄遠方終身不齒然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四不變重絕人之意也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
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選並去聲○學國學也○自此至造士皆
言上賢以崇德之事三年大比之期司徒命鄉大夫論鄉學中才德之秀出乎等夷者而
升之於司徒其名曰選士言可選而用也司徒於選士之中又論其才德之秀出乎等夷
者而升之於國學其名曰俊士言才過千人也此進之以漸也○或曰選士之不得升於
學者何以處之黃叔暘曰或復教之鄉學或如劉氏謂用之為鄉遂之吏也升於
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
造士造音皂下同○不征不給其繇役也造成也○既為選士則不給役於鄉大夫

夫音扶　長丁丈反下同後凡言長者倣此不復出

而備給於司徒及為俊士則并免司徒之役矣○二者皆名曰造士蓋造士者俊士之別名
自其有成而言也夫才德之運歷多起於肄業之不專人材之成就常由於長育之有法
不征則俗務無以雜其念而日就其德於高明庶事無以分其心而日進其才於光大此
優之以禮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
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樂正
官名即下文所謂大樂正周禮所謂大司樂乃樂官之長中大夫二人司徒之屬主教國
子者也崇尚也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四者乃入道之路故言術也四教謂以四者教
人也○此言國學教人之法也入道之途有四則崇尚之時教之業有四則植立之詩以
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以和心志此四術也禮樂有度數聲容之習故教之

道政之道去聲

宜於春秋詩書則誦讀而已故教之宜於冬夏此四教也按文王世子言春誦夏絃與此
不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子之大並音
泰○後凡言大子者倣此不復出造音糙○此言國學所教之人也王之大子王子眾子公侯之
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鄉學所升選士而為俊士者皆造而受教焉王后而下眾子不
得與庶人非俊選不得與貴賤之別也然造學雖有貴賤而入學則論年齒長者雖賤必
在前少者雖貴必在後蓋禮義相先之地不容不以孝弟為重也將出學小
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
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

去上聲

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屏音丙。

○小胥大胥皆樂官之屬。小樂正即樂師。鄭氏曰。此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是也。論者或以爲過。則陳壽翁曰。先王公於教化。而不私其子。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蹈於中和之域哉。黃叔陽曰。伊尹放太甲於桐三年。古人師保之任。且如此。況王大子不帥教。而王屏之乎。至於俊選。亦未必其皆賢。則鄭說未爲過也。不舉。減膳去樂也。棘急也。寄寓也。○此言國學簡不肖之事。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將出學之期也。則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公卿大夫元士皆入學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臨視。使習禮以化之。又不變。是終不

亟音急

變矣。於是王三日不舉。自貶自責。而後屏之遠方。重棄賢者子孫也。然屏之西戎曰棘。欲其遷善之亟也。屏之東夷曰寄。言寄寓之暫也。爲此名者。蓋國子皆世族之親。與庶人疏賊者異。故於絕之之中。而致望之之意。以示不忍終棄也。必終身不變。而後不齒焉。仁之至義之盡也。○或曰。賊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豈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者。何也。陳氏曰。先王以衆庶之家爲易治。世祿之家爲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造音皂。

○此總言上賢崇德之事。鄉學之選士。不征於鄉曰造士。俊士之在國學。及王子。公卿大夫

勝平聲

元士之適子。德業既成。亦曰造士。於是大樂正總論此造士中之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言可進受爵祿。於王所也。蓋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主之。○此章言司徒之職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任平聲。

○官材。可爲六官之爵之材。質也。前言民材。此言官材者。司徒主教。司馬主爵。故也。○王以樂正所論進士之狀。授之司馬。司馬乃更辨論其入官之材。序其賢之優劣。以告于王。王定其論。各署所長。如長於禮樂者。署擬於禮官。樂官之類。論既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能勝其官。然後命之以爵。既有爵位。然後養之以祿。此官人之序也。劉氏曰。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

任平聲　夫音扶　辟音闢　參去聲

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命爲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矣。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方氏曰。廢其事。謂居大夫之位。而不能任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貶之於始。而又貶之於終也。死以士禮葬之。則不特貶之於生。而又貶之於死也。夫終身不仕。則與民同耳。然猶以士禮葬之者。以嘗爲大夫也。上不及公卿。下不及士。舉中以該之也。舊說以貶國殄民悖常亂俗爲廢事。則雖致辟可也。豈特終身不仕而已哉。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謂師旅之役。○國有征發。大司馬之事也。然命大司徒教士卒以車甲之事。蓋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此章言司馬之職。方氏曰。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有發

則司徒教士以車甲，是聯事而通之也。○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股肱，決射御。此臝與裸同○凡藝皆謂之技，此所謂技專指射御而言也。臝袒衣而出其股肱也○技人無德，但論其力。其適四方而事君於外，則裸其股肱以決射御之優劣，蓋取其力以為武衛也。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此所謂技，兼祝史射御醫卜百工而言。重言射御者，因五者而並列之也。祝作辭以事神，史執書以事神，百工如土工木工之類。凡此皆謂賤役之賤人，非周禮大祝大史射人、大馭、醫師、卜師之官也。齒，列也。仕於家謂執技為家臣者。黃叔陽以為仕於家者非技

也，因不齒而類言之爾。此說非也。信如其說，則季路冉有將不得與士齒乎。謬亦甚矣○技人執技以事君於內者，不貳事，欲其無貳習也；不移官，欲其有常守也；出鄉不與士齒，以其賤，不得與執德者齒長幼也。其執技以仕於大夫之家者亦然。然必出鄉乃爾者，蓋尚齒且有族人親戚，不忍卑之故也○此章言待技人之禮。黃叔陽曰：[illegible]德則[illegible]藝而[illegible]分林無德則稱伐而[illegible]藝人可不脩德哉。○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辟音闢。刺音次○辟，法也。以曲直言於公為訟，訟不決，係於囹圄為獄。先言獄者，係獄而相訟也。聽者，聽彼之辭而察其理之是非曲直，斷其罪之有無輕重也。刺，殺也。旨，意也。張氏曰當作指，察也。呂刑所謂惟貌有稽，無簡不聽是也。更詳之○司寇當正定刑書

明斷罪法，使刑不差忒，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然聽之而罪有當殺者，未遽殺也，於是有三刺之法焉：一問其可殺於卿大夫士，二問其可殺於府史胥徒，三問其可殺於內外之民。周禮所謂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者是也。三刺之而旨意實迹皆當重典，固可殺矣。若但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難於聽斷。於是又有附從之法焉。附入之罪則從輕，若曰據法汝當論某重罪，而今入某輕罪，蓋罪疑惟輕，故亦以恕，恐失入而太嚴也。赦原之罪則從重，若曰據法汝當論某重罪，而今并赦汝，蓋寧失不經，故亦以嚴，恐失出而輕犯也。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論平聲。○制，斷也，非言初制也。五刑，墨、劓、宮、刖、殺也。即，就也。論當作倫，即下文父子君臣之屬。郵與尤同，過也，謂斷人罪過也。罰謂行刑也。麗，附也。事謂所犯之事○言斷刑者，必即五倫以

權之。蓋刑以弼教，故以天倫為重也。其施郵罰，必與彼所犯相附麗，使輕重得宜，而無失出失入之疵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別音鼈。氾與泛同。比如字○比，附也○此中上節之意。法莫先於明倫，尤莫善於變通。故事涉於父子，則當原其親，親者可矜，忍親者不可恕也。事涉於君臣，則當立其義，傷義者可罪，全義者不可罪也。此二者欲使有無輕重各得其平，故曰以權之也。上文天論通五倫而言，此特舉其大者以該之爾。然事體有似重而實輕者，有似輕而實重者，據

當去聲　易去聲　辟並音闢　狴音陛

事則不得其當故必以意而論之人情有似淺而實深者有似深而實淺者忽畧則枉其實故必以深而測之此二者欲使輕重淺深各得其辨故曰以別之也然人有罪貌而未易知者必竭吾聰明而察之於辭色之間又有異感而不能達者必致吾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此二者欲使奸不能隱懦不見窒而各輸其情故曰以盡之也如此而無一可疑刑之可也若為疑獄則當況然訊於衆人衆人告疑則當赦而不罪然亦不在赦之必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於小辟在大辟辟則其於大辟以成其獄上文所謂故從重者此也蓋疑而必成其罪者欲戒彼之無再犯義也成而必赦之者尤懼我之殺不辜仁也○黃叔陽曰原父子之親如匡章以責善見遂孟子不以為不孝證父攘羊孔子不以為直是也又如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

說讀曰悅　勝平聲　咺音喧　夫音扶　難去聲

不說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立君臣之義如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春秋以為弒君湯武放伐伊尹遷桐皆不失為聖人是也又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奔楚元咺奉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入殺叔武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晉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襄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意論輕重之序如許世子止不嘗藥其事雖輕然致君父於死則重此似輕而實重者也如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相桓公其事若重

與去聲　傳去聲

然子糾之爭立非義管仲縱死如自經於溝瀆則輕此似重而實輕者也慎測淺然之量如太叔段之數而莊公伐之其情若淺然莊公平日奠心積慮成之於殺則深此似淺而實深者也深人有要後妻者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罪相欲當以大逆曰禮經毋如毋是殺弑也其情若深然孔季彥曰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出其妻氏傳曰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飾凡人耳且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毋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殺毋而論為逆也此似深而實淺者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

治平聲　朝音潮　要平聲　夫音扶

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參音驂○成獄辭者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也史掌文書者司寇之吏也正謂鄉士棘木王外朝左右之所樹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又當作宥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謂行刑之時王欲以此三者寬其罪也○承上文言獄之無疑者其辭成矣於是史書之以告於鄉士鄉士聽之具其死刑之罪而要之則辭又成矣於是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則辭又成矣於是告於王王又慮夫一官專聽不能無私也乃命三公參聽之而辭又成矣至此而無異議是謂至公宜可以制刑矣然猶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凡在君為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作刑罰輕無赦。

馬氏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當刑必刑雖輕不赦所以使

人難犯也。言輕無赦。則重可知。張氏曰。上云附從輕。赦從重。蓋彼以行法言。而此以立法言也。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侀音刑。○此承上言立法之嚴。而君子當致其愼也。言刑之爲言何也。先取具犯者之辭。猶人之侀體也。侀之爲言。又何也。辭既具。則成刑。猶人之體既具。則成人也。是故其辭一成。則刑必加而不可變。君子安得不盡心於論斷之時。而使貽悔於無及哉。所謂盡心者。即前凡制五刑兩節是也。○陳壽翁曰。無赦。則民不犯罪。盡心。則吏不濫刑。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行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者也。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所謂變亂成法者也。左道。邪道。如巫蠱祝詛是也。此五者。皆足以亂政。淫聲。如鄭衛之屬。異服。詭異之服。奇技。機變之技。如偃師舞木之類。奇器。淫巧之器。如鏤金雕漆之類。堅者。人不能攻。辯者。人不能屈。如白馬非馬之類。學非。非正道也。博者。涉獵甚廣。難於窮詰也。順。張氏曰。順理也。舊說順非爲文過。與上不類。不敢從。澤。滑也。其言滑澤無疑滯也。鬼神時日卜筮。先王所不廢。此云假者。藉此以妄談禍福。惑人心。以求財利耳。此十一者。皆足以疑衆。○亂政者一。疑衆者三。此四誅者。獲則殺之。不復審聽。爲其爲害甚。而罪易明也。以上皆刑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

過。司寇掌邦禁。其屬有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禁殺。禁暴之官。凡執此禁者。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雖過失不赦。若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之乎。○黃叔暘曰。作刑罰者。輕不赦。執禁者不赦過。所以使民重犯法而自還罪也。由此觀之。則三代以前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可矜。如虞書眚災肆赦。周禮幼弱老耄蠢愚是也。或以其罪可疑。如此章衆疑赦之是也。蓋因時制變。隨事用情。初未嘗合羣有罪而一槩含釋之也。後或赦之。猶曰赦從重。又曰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其慮深矣。後世教既不行。刑務肆赦。何以詰姦究而安良善哉。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粥並與鬻通。後並同。○金璋。以金飾璋也。

考工記曰。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是也。粥賣也。戎器。軍器也。○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敬也。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中並去聲。後並同。○用器。人生日用之器也。數。升縷多寡之數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姦色。間雜不正之色也。○陳可大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決也。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陳可大曰。此所以禁民之不儉也。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陳可大曰。此所

易音異 下節同　令平聲　相去聲　當去聲 否方有反 帥與率通

以禁民之不仁也。同。此上十四事。皆所以齊其衆而使風俗之同也。凡禁亦多端矣。而獨舉司市之禁為言者。蓋貨賄泉布。皆聚於市財易溺人。亂所由生。故禁之詳而且先也。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關。境上門也。舉關則郊門城門亦在其中矣。周禮司徒之屬。有司關司門。皆其職之大略也。衣服易見。故曰禁。言語難知。故曰識。○先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市以禁之。然不識其出入。則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令司關者執此禁以譏察之。其有邪不勢不法不儉不仁者。即舉其貨。罰其人也。且兼禁外國之服與非先王之法服者。識外國之言與非先王之法言者。則作異服以疑衆言僞而辯者。皆不容矣。蓋禁之甚詳。而防之甚周也。以上皆禁也。○此章言司寇之職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惡烏路反。○大史。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奉進也。諱。謂死者之名。惡。猶忌也。謂死者之日諫。猶教詔也。○大史典歷代禮儀之籍而正其事。故國有大事。則執簡策一、以記載所當行之事。周禮所謂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事以詔王。是也。一以奉所當避之諱惡。周禮所謂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是也。此并言於大史者。以小史佐大史也。合而進於天子。天子齊戒以受其所教詔。重禮事也。不言大宗伯者。大宗伯體貌尊。唯詔相大禮於臨時耳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會音貴。○司會冢宰之屬。中大夫二人。成。計要也。質。平也。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承上言六官分職。各脩其屬。固足以為治矣。然考課之典不嚴。則廢置之權不立。故有歲終

與去聲 令平聲　蜡音乍　朝音潮

質成之法。而冢宰總之。司會贊之也。司會掌邦治之財用會計。及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也。故歲將終。則以百官一歲之計要質於天子。而先之冢宰。冢宰齊戒以受其質。重其事也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大樂正已見上。大司寇。說文也。市。司市也。下大夫二人○司會贊冢宰。無所不統。故三官各以其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也。大樂正掌教。屬於司徒。故先之司徒。司市掌市。屬於司空。故先之司空。是矣。唯大司寇與大司馬同為六卿。職異政殊。安得與為三官。從司馬而質之。按周禮。小司寇歲終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乃命其屬入會致事。無司寇先質成於司馬之文。其為誤字無疑矣。六官闕司寇。未詳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

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勞去聲。○此亦誤文。當云。百官以其成質於冢宰。冢宰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天子還報其平於下。則百官齊戒以受之。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至此。則廢置之典行。而正官之事畢矣。然後休養老者。蜡祭勞農。而行仁民之政。量今歲之所入。以待來歲之所出。而行節財之政。見以朝無曠官。民安其上。而財不匱也。○此章言六官質成之制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食音似。○陳本分五節。今併之。凡養老者。言凡歷代養老之禮。如下文所云。燕

安養之。牲用狗。一獻。既畢坐而飲酒。行之於
寢。是純用恩而禮則未備也。饗之爲言向也。
夏后氏尚禮。故用饗禮以敬。向之。體薦而不
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數畢
而止。行之於廟。是純用敬而恩則未洽也。食
者以飯爲主。殷人用食禮。有飯有殽。雖設酒
而不飲。亦行於廟。蓋酌乎虞夏之間。故設酒
不飲。象饗也。以飯爲主。象燕也。然質素無文。
而恩敬俱未伸矣。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
之。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以養陽氣也。
秋冬則用殷之食。以養陰氣也。○劉原父
曰。以養禮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
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
諸侯。陳氏曰。鄉。鄉學也。國。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達於諸侯。天子養老之禮。諸侯

通得行之。無降殺也。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
九十使人受。坐。跪也。瞽。無目者。以拜君命之禮同。故并及之。○孔氏曰。此承
上言七十養於大學矣。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
之。其受君命之時。禮須再拜。今老不能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
數而已。瞽人拜命。亦當如此。矜不成人。故恕之也。至於九十。則又不必親拜。使人代受。年
彌高。則禮彌殺也。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
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粻。音張。離去聲。○粻。糧也。異粻。不與少壯者同也。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
膳。食之善者。亦有副貳。不使闕乏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言寢處之所恒有庋閣

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求衆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可也。此老者養生之禮。六十
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
衾冒。死而后制。絞音爻。紟琴禁二音。○人漸老則漸近死期。當豫爲送終
之備。而視其難易以爲緩急也。棺不易成。故歲制。其他衣物若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時
制。若易得者則一月可辦。故月制。至九十則脩衣皆具。無事制作。但每日脩理之。恐或有
不完。整也。絞。所以收束衣服以爲堅急者。紟。單被。紟與衾。所用以斂者。冒。所以韜尸者。制如
直囊。下曰殺。韜足而上。上曰質。韜首而下。齊于手。此四物者。死而后制。以其一日
二日而可爲也。者若干形爲也。然六十歲制。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卽位爲椑。不待六十也。
此老者送死之禮。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

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陳本連下節。今析之。○非肉不飽。非帛不煖。故先王有衣帛食肉之政。非人不煖。故孝子
有以身溫被之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
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
就其室。以珍從。朝音潮。下同。從去聲。○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九
十。指有爵者。就而問之。異禮也。以珍味從。致尊養也。七十不俟朝。八十
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大夫七十而致事者。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
揖卽退。不待朝事畢也。告。問也。存。猶溫存之存。非存否之存。君每月使人致膳以存問也。
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此養國老之禮。五十不從力政。六

勝平聲

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並去聲。齊，讀曰齋。○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從政，謂行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有所加之謂也。○此養庶老之禮。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爵，命爲大夫也。不親學，以其不能備弟子之禮也。致政，以其不能勝職任之勞也。或有死喪，唯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曲禮言唯衰麻在身，與此同義。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陳本分四節，今併之。國老，謂卿大夫致事者。庶老，士及庶人之老也。虞曰庠。庠者，養也。夏曰序。序者，射也。殷曰學。學者，覺也。周曰膠。膠者，飾也。覺民所以反其質，飾物所以致其文。○陳可大曰：行養老之禮必於學者，以其爲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大學。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皆小學。周希聖曰：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尊，必於大學；庶老卑，必於小學者，義也。周小學在西郊，與夏同，而與虞殷異。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冔，音許。○陳本亦分四節，今併之。皇、收、冔、冕，皆冠名。然其制度詳悉，則皆不可考矣。深衣，白布衣也。燕衣，黑色。凡天子燕服，即諸侯朝服，而燕亦用之。縞衣，亦謂白布深衣也。玄衣，即緇衣也。六入爲玄，七入爲緇。祭言冠，養言衣，互文也。○陳可大曰：夏后氏尚黑，衣裳皆黑。殷尚白，衣裳皆白。周兼用之，故玄衣而素裳。

衰音崔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陳可大曰：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故三王行養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使無不得其養也。一說，引年謂校其年齒，以爲差也，亦通。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期，音基。○不從政，即前言不從力政也。但前以老者言，此以老者之子孫言。廢，本作癈。張氏曰：將徙於諸侯，謂大夫采邑之民，將徙於諸侯之國也。自諸侯來徙家，謂從於諸侯者，來徙於所徙大夫之邑也。愚謂三月、期年，疑國繁家簡之故，非如舊說欲令人貪慕而誘之也。○方氏曰：人莫哀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

令平聲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少，去聲。矜，讀曰鰥。○劉熙曰：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獨，鹿鹿無所依也。矜，愁悒不能寢，如魚目恒不閉也。寡，倮然單獨也。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

費音秘　見音現下並同

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皆有常餼以養之也。句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瘖音音。跛彼我反。躃音壁。斷音段。食音似。○瘖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躃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者身體短小。此六類者雖爲廢疾，然各有一技之能，未至如前所謂非人弗養者，故不須一一人不從政以養之，但以其所能之技供百工之役，遂因其器能而以其所宜得之餼廩食之，則上無妄費而下得聊生矣。此亦先王恤窮之仁術也。○此章泛言仁政。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方氏曰：央，適當也。○此遠別之道見於道路者也。地道尊右，故男右而女左。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父之齒，年與父等者，隨行，隨其後也。兄之齒，年與兄等者，鴈行，竝行而稍後也。朋友年相若者。踰，越也。不相踰，彼此不相踰越，言竝行而齊也。○此敬長之道見於道路者也。齒猶父兄者且然，則於其父兄可知矣。

任平聲　行去聲

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去聲。○任以肩背。并，已獨任之也。分，析而二之也。此皆謂少壯者。斑白，老人頭半白黑也。提挈以手。不提挈，少壯者代之也。○此任道孝弟之行見於道路者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謂士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徒，空也。不徒行，則有車；不徒食，則有肉。○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黃叔陽曰：不徒行，則尊德之教見於道路矣；不徒食，則養老之教見於飲食矣。言道路，則出而在外皆王化矣；言飲食，則入而在內皆王化矣。○此章言王道之成，蓋王制一篇之教也，故以是終焉。

傳去聲後凡傳文倣此者不復出

○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上百字衍文。鄭本無百字，今本有之，誤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正與此同。**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十萬曰億。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也。九萬億畝，其數有誤，當作九千億畝，或九萬萬畝。○此章言井田之制，當爲制農田百畝及天子之田方千里兩節之傳文。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

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此章言地里之界，當爲千里之內曰采一節之傳文。以南北言之，自衡山至於南河，冀州之域也；自南河至於江，豫州之域也；自江至於衡山，荊州之域也。以東西言之，自東河至於東海，青州之域也；自東河至於西河，兗州之域也；自西河至於流沙，雍州之域也。千里而近者，朝貢常數；千里而遙者，朝貢常疏。此分服治內之法也。四方各有有餘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四夷也。此分服治外之法也。天子治內詳，則諸侯貢服而朝廷尊；治外略，則四夷來王而百姓寧。先王順天下之勢而御之，故其致治

[illegible]

分扶問反 漸首尖

之隆不可及也後世忽近謀而勤遠略率耗海內亦異於先王矣○應氏曰海有四偏舉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爲限者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長而西北縮此云不盡而禹貢乃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者蓋特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斷音短去上聲○方氏曰高而藏者曰山大而平者曰陵木所積曰林林所附曰麓○方三千里當作方九千里則

畝數方與下文合若三分去一其餘五十四萬億畝也若三千里字無誤則八十萬億一萬億字有誤蓋方千里者既爲田九千億畝則方三千里者當爲田八萬一千億畝方百里者三分去一既爲餘田六十億畝則方三千里者當爲餘田五萬四千億畝二說皆通必有一誤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東田未詳○此記今之田里與古長短廣狹之不同也疏義集說所笇皆與本文不應姑闕之○此章總言井田畝步之數○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

占去聲下並同

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陳本分四節今併之○此與下節言畿外八州之制蓋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其外八州州各方千里畫爲百區區方百里是爲方百里者以開方之法推之合萬里也萬里之地以封公侯方百里之國三十占地方三千里尚餘方七千里是方百里者七十也此下則以再倍開方之法言之一州畫爲百區區方千里是合十萬里也伯七十里之國開方四百九十里則是一區建七十里之國二尚餘二十里故六十國

占地二十九區四十里也餘地四區之六子男五十里之國開方二百五十里則是一區建五十里之國四故百二十國占地三十區也餘地十區之六此說上下相合儘爲可通但百里所占之地及三等所餘之地則以百里開方者言七十五十里所占之地則以千里開方者言爲可疑耳讀者宜更詳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

去上聲
分扶問反

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陳本以圖隔爲四段。今法之。此言畿內一州之制。百里。亦以開方百里者言。七十里。五十里。亦以開方千里者言。○此章言九州封國之制。當爲凡四海之內九州兩節之傳文。陳可大曰。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地之分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食並音似後並同。○此言大國制祿食人之數。張氏曰。下士田百畝。故其入可食九人。餘自此推之。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此言次國之數。大夫與大國同。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二千四百四十人此言小國之數。大夫亦與大國同。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次國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故其祿同。降於天子所命也。○此章言制祿多寡之法。當爲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兩節之傳文。○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

殺色介反
齊側皆反
別音鼈下兩節並同

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下監平聲。○諸侯之國諸侯爲方伯者也。諸侯之卿。大國之卿也。方伯。八州之方伯也。○此言三監祿爵之制。當爲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一章之傳文。天子之大夫。其祿本視子男。今殺而視諸侯之卿者。量地所出也。其爵本五命。今加七命而視次國之君者。重其爲監也。祿不取於王朝。而取於方伯之地者。欲便於取給也。○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爲去聲。朝音潮。後凡言朝天子者倣此不復出。○湯沐之邑。即春秋傳所謂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齊戒以見君也。取其邑之所入以供費。其數視元士。此唯方伯有之。其餘諸侯則否。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之世子。但得世國。而不得世爵。天子之大夫不得世爵。而但得世祿。蓋先王之待臣下。其使之任[illegible]。必以德。無德則不使。其爵之以命數。必以[illegible]。無功則不爵。此所以皆不世爵也。故諸侯世子。同世國矣。然必請命於天子。天子考其無過。賜之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若天未賜爵。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而已。至於諸侯之大夫。不惟不得世爵。且又不得世祿。此待內臣外臣之別也。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此章言內外爵祿之制。當爲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之傳文。黃叔陽曰。方伯之湯沐邑。大夫不世爵。使以

冠亦去聲後凡言冠昏者倣此不復出易音異　數音朔　分扶問反

爵。爵以功。所謂內諸侯祿也。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所謂外諸侯嗣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冠去聲。後凡言冠昏者倣此不復出。○黃叔暘曰。凡人氣質之性。昏明不齊。或無以自成。故為冠禮以責成人。節其性之昏。使成德也。男女之性。易流於淫。或遂以無別。故為昏禮以成配匹。節其性之流。使有別也。哀死追養。所以孝親。然人之性有太過不及。故為喪祭之禮。以定其遠近之期。多寡之數。疏數之節。隆殺之宜。節其性之太過不及也。養老尊賢。所以致敬。然人性有簡而不文。或煩而無節者。故為鄉飲酒士相見之禮。以正其坐立之序。長幼之分。迎送之節。揖讓之儀。節其性之太質太文也。故曰修六禮以節民性。今存者士冠。士昏。士喪。特牲。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禮。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長丁丈反。後凡言長幼者倣此不復出。○陳本連下節。今析之。○黃叔暘曰。教父子以與慈孝之德而使親。教兄弟以與友恭之德而使睦。教夫婦以與倡隨之德而使別。教君臣以與仁敬之德而使義。教長幼以與愛敬之德而使序。教朋友以與德義之德而使信。教賓客以與謙恭之德而使讓。故曰明七教以興民德。

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別音鱉。○陳可大曰。飲食衣服。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故居八政之首。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黃叔暘曰。飲食衣服有制。以防口體之淫。事為異別有制。以防習尚之淫。度量數制有制。以防財利之淫。故曰齊八政以防淫。○此章當為司徒六禮七教八政之傳文。

禮記卷之五

復扶又反

禮記卷之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月令第六

陳可大曰。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秦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爲此篇。凡十三章。或曰。不韋巨奸。而其書乃得與六經並傳。可乎。黃叔陽曰。王者奉若天道。莫先於敬授人時。故舜齊七政。周用五紀。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況不韋之時。去古未遠。傳聞有在。典籍未焚。得採取焉。故其爲書雖成於諸儒。而實撫歷代之遺文。紀於巨奸。而實備帝王之善制。使後世人主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承天之治可復見矣。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如此篇者。正孔子所不廢也。其傳也奚疑。

長丁丈反　見音現下並同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孟。長也。春之爲言蠢也。物生動貌。孟春之月。夏正歲首建寅之月也。日。日與月所會之辰也。獨稱日者。陽以成歲爲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爲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中。謂中於南方也。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故每月之內。有或見乎昏而中者。有或見乎旦而中者。先昏而後旦者。順陰陽之義也。參者。西方白虎之第七宿。尾者。東方蒼龍之第六宿也。正月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然亦大略而言。蓋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當昏旦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不能正候昏旦。故但舉其大略耳。○方氏曰。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爲主。此以月爲主。故詳略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

重平聲　比音畀爲平聲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大音泰。下節同。句音鉤。芒音亡。篇內並同。○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春於四時屬木。甲乙。木干也。大皥。伏羲氏。木德之君。句芒。少皥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以時祀之。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中去聲。篇內並同。蔟音湊。○鱗龍蛇之屬。木之屬也。東方七宿爲蒼龍。其類爲鱗。故其蟲鱗。音者樂器之聲。單出曰聲。雜比曰音。五音角爲木。故調樂於春。以角爲主。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

奇音基　重平聲後凡言重陰者放此不復出

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大蔟。寅律。長八寸。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其數八。在口者爲味。味生於形。木形曲直。曲直作酸。通於鼻者爲臭。臭生於氣。物從木化。則其氣羶。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初爲陽出之始。故其祀戶。其祀之義。則與門同。以人所出入也。脾土臟。祭先脾者。木所勝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上上聲。○此記寅月之候。東風能散重陰之氣。故解凍。振動也。蟲之藏者起而振也。卽夏小正所謂啓蟄也。魚潛深淵至是冰解而上躍。所謂魚陟負冰也。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故先以祭也。鴻鴈性畏寒。秋南春北來。謂自南而北。以氣將煖。故反其居所。謂候鴈北也。按五日爲候。月有六候。而此篇有止紀五候者。何不足五候者。不知何謂。今大統曆是月取後草木萌動以足之。

天

少並去聲後此言少陽者倣此不復出 處上聲 治平聲 王去聲

子居青陽左个個音箇篇內左个右个並同○明堂太廟在東之中者曰青陽四面旁室謂之个青陽左个東北室也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卽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居之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此與下節言順時氣之事方氏曰青陽

者少陽之稱也春爲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太廟謂之太廟者以其大饗於此也左个右个處其兩傍左个以其介於左也右个以其介於右也故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餘月倣此而推馬氏曰王者嚮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篇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爲太廟左右个以配十二月爲太室以配中央非古也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倉並與蒼通載與戴通上衣去聲篇內並同○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者春言鸞則夏秋冬皆鸞可知路有五色而此不言青者於夏言朱冬言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互見也倉深青色馬八尺以上爲龍服玉冠冕之飾及所佩之衡璜也春從木色有青有倉故車旂衣服皆用之也麥以金王而生

王同 畜音旭 傳去聲 朝音潮下同後凡言朝祭者倣此不復出六種之種上聲在[illegible]日又驛育留 饗音享

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兌爲羊亦當屬金而鄭云火畜正月尚寒故食之以安性皆不可曉蓋鄭本洪範五行傳言之然陰陽多塗不可一定故今於四時所食及[illegible]麥雜[illegible]黍之類皆略之以俟知者疏達者刻鏤之器春主發散疏則散達則發也○馬氏曰古者天子以木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革路卽戎以木路田而此篇曰春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凡十有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駑朝祭毛之軍旅物之而此篇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騮中央駕黃騮秋駕白駱冬駕鐵驪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太常象天太旂象春太赤象夏太白象秋太麾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旞其遊車則載旌而此篇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天帝以大裘饗先王以衮

饗先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希羣小祀以玄六服與章皆玄衣纁裳而此篇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搢則大圭執則鎮圭冕旒弁之璪皆五采佩之衡璜琚瑀皆白玉而此篇曰春服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而此篇曰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食方圓多少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不可易也而此篇曰春疏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圜以閎秋廉以深冬閎以奄非古也按周人以王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倣其色豈後儒因是以意行而爲此說乎抑或不韋特以是作秦制而後不果用乎竊意先王順時

奉天必有其道豈敝敝於車旂服器之間爲哉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先去聲齊讀曰齋帥與率還讀曰旋朝音潮篇內並同相施並去聲毋音無篇內並同當去聲爲去聲○是月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蓋節氣有早晚如立春早則在前年十二月之末晚則在是月之中也大史日官天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者謁告也盛德天地生育之德也齊者致齊三日爲將祭也迎導其氣之至也於東郊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也君臣皆往重其事也迎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土行之氣皆自外至故迎之於郊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還謂還自郊反謂反於朝也德貴乎宜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天子迎春而歸順生育之氣敷和煦之仁故賞公卿大夫於朝而錫之路車乘黃彤弓矢袞衣服袞冕之類也然仁雖急於親賢而恩尤貴於逮下故於賞臣之後又命相臣布此善教之德和此時禁之令行其慶以休善人施其惠以恤窮人必使下及兆民無一夫之不獲可也然又恐有司廢閣而不行故有慶賜遂行之戒言毋壅閼怠惰令人君有優恤之名而無其實細民有饑寒之苦而不獲濟也又恐有司奉行苟應虛文而不務核實故又有毋有不當之戒言勿施非其人也蓋行慶於善人而及者未必善善者未必及施惠於窮人而恤者未必窮窮者未必恤皆不當也不及德令者德令懸之旬日觀覽自偏唯慶惠常壅而易私故重以爲戒耳

乘去聲 閼讀曰遏今平聲 易去聲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宿音夙離去聲貸讀曰忒○典有六治教禮政刑事是也法有八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是也天運也日者循星以進退月者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也此五者皆天文也司其行者占候其躔次也守其次曰宿去其次曰離宿與離所謂行也經紀者行止進退遲速之度數也初者曆家推步之舊法以此爲占候之常也○王政久則或有紛更怠弛之弊天文久則或有失紀亂常之愆孟春一歲之始萬事維新故命大史守奉而司之也周禮大史掌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蓋典法之書藏於大史邦國官府之吏有爭其舊典是非者必就大史考之其與所藏不合者則治之以刑所謂守典奉法也天與日月星辰之行或止或行不可差其躔次其行止之或進或退或遲或速又不可失其度數必以始初曆象推步之法以爲今歲占候之常周禮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者是也夫典法有守有奉則紀正於下而人道立天文有司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此歲首之所急也

更平聲 治平聲 夫音扶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

差音雌 勞於之 勞如字 齊並去

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參音驂籍音席推並吐回反大音泰後凡言大寢者倣此不復出勞去聲○元善也元日上辛也祈穀于上帝謂郊祭天而配以后稷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載猶秉也耒耜耕器也措置也張氏曰保介蓋農官之副御侍也呂紀參字在于字上言以天子參于保介之御間同其事也舊說三人曰參保介車右也御御車之人謂載耒耜于車中也其詳之帝籍籍田千畝也以其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爲郊廟之典籍故曰籍或云取蹈籍之義或云籍作藉取假借之義未知孰是推者執耒而進之也三五九者以貴賤爲遞勞之差也呂紀九推上有大夫二字九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羣臣皆侍以其勞於耕故勞之也士賤不與耕故亦不與勞酒之賜○黃叔陽曰此言重農之事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下去聲上上聲術讀曰遂相去聲阪音反隰音習道與導同○田舍田畯也舍居也積土爲界曰封疆審端審而正之也步道曰徑容牛馬行者溝洫曰遂蕭瀆水者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相視也土之高者曰丘平而可陵曰陵陂而不平曰阪水之所行曰險廣而平者曰原下而濕者曰隰既曰土又曰地土者地之體地者土之名故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殖生也所宜所殖如高宜黍下宜稻之類謂所宜殖

畯音俊 步道之 道如字 高者地 遂上之 上如字 陂音秘 下而之 下如字 有讀 又曰

上下如字下並同

也上曰農事以人言之下曰田事以地言之人事與然後地事飭也準平也○此以言勸農之事天在上而其氣降地在下而其氣升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爲泰故其時草木萌芽莫不發動此可耕之候而農事興矣故王統命羣臣宜布農事以授之時又特命田畯出舍東郊以督其耕事封疆之有損壞則脩葺之徑遂有廣狹則審端之所以正經界備旱潦也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上地下地之五穀有宜否以教道民則田畯躬親教之田事既飭則此三者須如準平繩直之可循凡所耕者先定之法耘收斂皆有定序而農民無一歲之疑矣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此下四節言命樂正入學教國子以樂也習舞之事舞雲門大卷黃帝之樂也大咸堯樂也大磬舜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

娛音續 吉與部 同漢音

武王樂也又周禮樂師教小舞有帗舞羽舞皇舞干舞人之六舞大胥正舞位序舞者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旄人掌教舞散樂夷樂籥師掌教舞羽籥籥師掌教干舞師掌教兵帗羽皇四舞以供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祀凡野舞皆教之此獨舉樂正者總其綱也張氏曰是月習舞仲春習舞習樂皆以季春大合樂也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脩祭典凡一年之當祭者皆舉而列之若今奏祭祀之典也但今不於正月耳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孟春始生之時故命祀之仁鬼神也犧牲毋用牝恐傷其生育仁禽獸也禁止伐木以盛德在木仁草木也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夭上聲麛音迷卵力管反骼音

蕃蕃音 弟

胔音漬後凡言胔者倣此不復出

蜡音乍觀與皆同

格。胔音漬。○巢，鳥巢也。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也。麛，獸子之通稱。卵不言殺者，蒙上言之省文也。亦仁鳥獸也。不聚大衆以興兵，不置城郭以役民，恐奪農時也。仁萬民也。死者之枯骨曰骼，則命掩之，皆所以尚仁。肉尚在者曰胔，則命埋之。仁死者也。按古者冢人以掌公墓之地，有墓大夫以掌邦墓之地，則附葬族葬，各有其所，宜無露骼暴胔可掩埋之矣。而先王猶有是令，何也？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事亦難齊。或客死他鄉而倒無所歸，或前代墳冢而久或發露，不能保其必無也。故又有蜡氏掌除骴，蓋不必有斃有骴而掩埋之令不發，仁之至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稱，舉也。既曰兵，又曰戎者，兵以

好去聲斷音短

器言，戎以事言也。○此申上文毋聚大衆之意。言不唯妨農而又違天地人之經也。當生德之盛時，而舉殺伐之危事，則逆天矣。故有天殃。若不得已而禦寇猶之可也，不可自為兵端。蓋天道地理人紀，皆以好生為重，若兵自我始，則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紊亂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固宜。所以甚言其不可也。馬氏曰：道可由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絕，紀可叙而不可亂。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雨水之雨去聲，篇內並同。猋音標。莠音有。摯音至。種上聲。○陳本分五節，今併之。夏秋冬令皆謂三時孟月之令也。以同為孟月，氣情相

雨少之雨如字長丁丈反凡言孩者倣此不復出上上聲

先種之種如字

中去聲

通。故迭相乘以為應也。令，謂政令。言人君於孟春之月而行孟夏之政令，則感召各徵如下所云也。後皆倣此。自上而下曰雨。雨水不時，以陽氣早至，故雨少也。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亦早也。國時有恐，火訛相驚。盛陽之氣所迫也。此皆巳火之氣所泄也。暴風從下上謂之猋。總至，同時至也。藜莠蓬蒿，秋始高大者也。此皆中金之氣所傷也。草傷折也。與摯讀驚蟲之義同。或曰：摯即至也。百穀唯稷先種，故云首種。入，收成而入於倉廩也。春寒傷其種，故不入。此皆亥水之氣所淫也。○黃叔陽曰：四時之令，分而言之，雖有對時青物之異，合而言之，亦有相通互發之機如此。篇云：反某令，則有某應。是四時各專其政而不可相通，其限於時而發明多矣。洪範論休咎，柔配五行，孔子作春秋，不著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也。若必著之，一有不中，其不怠且玩乎。

○仲春之月，日

降胡江反

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中也。仲春，建卯之月也。奎宿在戌，降婁之次也。孔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蓋其月宿在井斗。井三十三度，斗二十六度，體廣不可的指，唯弧當井十六度，建當斗十度，故特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也。然此以節氣言，不以中氣言。

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餘與正月同。但春月祀戶，恐非月月而祀之也。後倣此。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始華之始音試。華，古花字。篇內並同。○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鸝黃也。鳩，布穀也。化者，反歸舊形之

復化之復，扶又反。鼉音皆

折音哲

召音邵。爲音僞

杻音丑。治平聲。荷上聲。

之謂鷹。鷹，陰類。鳩，陽類。仲春生育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變則喙柔而不鷙。王制言鳩化爲鷹，則秋時也。是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也。凡不再復本形者，皆不言化，如鼉化爲蛤之類是也。今以雨水爲正月中，不以爲候，又以下文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合爲六候。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大廟，東室之中室也。餘與正月同。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少去聲。省音醒。囹音零。圄音語。去上聲。桎音質。掠音亮。○陳本分三節，今併之。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安，不摧折也。存，恤問也。元日，善日也。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召誥用戊日。民社，民各成羣置社也。命民爲社，所以爲民所禱也。省，視察也。囹，牢也。圄，止也。囹圄，秦獄名。夏曰鈞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去，除也。在足曰桎，今之械也。在手曰梏，今之杻也。肆，縱也。掠，笞箠也。肆掠，謂大施捶治也。止獄訟，謂使息爭也。○此言愛物仁恩祭社恤刑之事。安萌芽，則草木至微，皆荷生成之德矣。養幼少、存諸孤，則稚子無告，皆蒙長育之恩矣。命民祭社，則敬土與農矣。省囹圄，去桎梏，則惠及罪人矣。以至捶撻之微，戒毋輕用，獄訟之求，蔽使自息，則刑清訟止矣。凡此皆順陽和之時，以行禁令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禖音梅。嬪音頻。韣，瀆、蜀二音。○玄鳥，燕也。

爲，去聲。下所爲同。

飲去聲。下同。

燕爲乳育而來，故以其至爲祠禖祈嗣之候。高禖，先媒之神也。高者，尊之之稱。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而言也。御，侍也，侍奉禮事也。禮，使太祝酌酒以飲之也。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弓韣，弓衣也。弓矢者，男子之祥，以射爲男子之所有事也。○此言祈嗣之禮。蓋大君爲天地宗子，其後嗣，則宗社生靈繫焉。故立郊禖，謂祭帝于郊，而以先禖配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順天時，感物類而行之。天子親往，重其事也。后妃帥九嬪以助祭，從其類也。祭畢，乃飲嘗御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帶以弓韣，示以能受之資也。授弓矢于高禖之前，而使北面受之，兆禎祥也。此生民玄鳥之詩所爲作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陳本分兩節，今併之。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

差音雌。後節同。陽長之長、陰長之長，並丁丈反。見音現。後凡言發見者倣此。不復出。

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晝夜各五十刻，而無短長之差。若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發，倚出也。雷者陽，故當陽氣漸盛之月，而聲光發見也。咸，皆也。戶，穴也。孟春未必皆動，至此則皆穿穴而出也。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先，去聲。○陳本亦分兩節，今併之。先雷三日，舊說謂春分前三日，今當爲春分後三日。奮鐸也。容止，猶言動靜，謂房室之事也。不可指斥浮褻，故微其辭。○此承上文雷乃發聲而行令也。人不知敬畏天威，恐有淫慢褻瀆者，故令之。若有不戒，夫婦交接，則所生之子，形體損缺，而父母亦有凶災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甬音勇。概與槩同。○

稱竝去 甬俗作桶

同齊其長短小大之制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鈞曰衡。均同，平其輕重之差也。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爲石。角，較也，其同與也。甬，斛也，斗甬即量也。正，矯其欺枉也。稱錘曰權，擬執以平量器者。○此承上文日夜分而行令也。日夜分，則天道平矣，故行令者亦皆平其所當平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少舍，暫息也。雙扉曰闔，單扉曰扇。蓋冬塗之，而至此脩之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廟以接神，寢以藏衣冠也。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大事，謂兵戎大工之事。○此乘耕事少間而令之也。閤扇，人所居；寢廟，神所居。脩閤扇而繼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事而慢於神也。闔扇寢廟事小，故可爲之。若大事，則爲日久而妨農矣，故戒毋作。○吳氏曰：耕者皆庶人，不當有廟。或疑是大夫士家，因農事之少間而資其力以葺其家歟。然當春爲此，雖工役省易，亦不知其合於古制否也。

省音眚 易音異 否方有反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漉音鹿 陂音碑 ○漉，滲撈取之也。澤障曰陂，停水曰池。焚山林，謂火田也。此三禁者，恐傷生意，皆順陽以養物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作獻，聲之誤也。羔，小羊也。○古者十二月日在虛，則藏冰以節地中陽氣之盛。至此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開冰以節地上陽氣之盛，蓋輔相調燮之一事也。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

調平聲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陳本分兩節，今併之。上丁，是月上旬之丁也。必用丁者，以丁火文明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故以芹藻之類行釋菜禮，以告先師也。君臣皆往視之，重其事也。仲丁，中旬之丁也。習樂，和其聲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更平聲。○以季春將騰合牝牡，故祈禱小祀不用犧牲。稍重者用圭璧，所輕者則以皮幣更易之。若大典禮，如祀高禖，則仍用太牢，非不用也。然此雖云愛物之仁，其流之弊將至以物爲犧拌，恐非古禮也。張氏曰：皮亦剝獸爲之，故以圭璧更皮幣。更詳之。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掠音亮 ○陳本分三節，今併之。多雨，故大水。水氣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感金氣而然也。此皆酉金之

少去聲

氣所傷也。陽氣不勝，故麥不熟。民多相掠，亦以陽不勝陰也。此皆子水之氣所淫也。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蟲螟，煖氣所生。螟食苗心，夏火爲心，故其害以類應也。此皆午火之氣所泄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季，少也。季春，建辰之月也。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也。七星，星也，其星亦七，故曰七星，南方朱雀之第四宿也。牽牛，北方玄武之第二宿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洗音跣 ○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鴽音如 虹洪絳二音 見音現 萍音平 ○此記辰月之候。桐，梧桐也。枝濡毳而又

空中。氣成而後華也。田鼠，頸鼠害稼者。駕，鶉鵪之屬。田鼠化爲鴽，則陰類之隱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螮蝀謂之虹，陰氣所成者。陽方得中，陰莫能下。至辰則陽已過中，故陰就交於陽，成質而虹見也。萍，水中浮萍也。萍始生陰物，浮以承陽也。今取後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以足之。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右个，東之南室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與菊同。鞠衣，衣色如鞠華之黃也。一云鞠與麴同，衣色如麴塵之黃也。二說不同，然其爲黃色則一也。故鄭註以爲黃桑之服，象桑葉始生之色也。薦謂薦之於神坐。先帝，先代始蠶之君也。○此行祈蠶之禮。陳壽翁曰：將耕也，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

鮪音畏。○舟牧，掌王舟之官。覆舟以視表，反舟以視裏。覆反必至於五，所以詳視其罅漏傾側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曰備，則無所不具也。告舟備具于天子者，以見精粗無不至也。鮪，魚名，王鮪也，似鱣，長鼻，口在頷下，體無鱗甲。魚品多矣，薦必以鮪者，以其特大而先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示親漁也。因薦鮪，并祈麥實。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句音鉤。振與賑通。○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句，屈生者；萌，直生者。內，聚之於內也。賜予也。長無謂之貧窮，振貧也；暫無謂之乏絕。周濟其不足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天道之運，舉若無形也，而難知。然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則品物之生，其貨有象而可見矣。人君承天意以從事，豈可吝嗇閉藏其恩澤哉！必當順時須布施行其德惠也。然所謂德惠責非天于家賜而人益之，在內則命有司發倉廩，以濟天下之飢，開府庫以濟天下之寒，在外則勉諸侯聘聞望之士，車馬幣帛以致其來，禮才德之賢，忠信重祿以致其敬。凡此皆不內之謂也。然內曰民，外曰士，互文也。又內曰則天下，則不特王畿爲然，外而侯國之遠，賢士之微，莫不禮聘，則近在王畿者又可知矣。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上上聲。道達之道與導同。塞音色。罝音嗟。罘音浮。畢與單同。翳音曀。餧音畏。○陳本亦分兩節，今併之。時雨，應時之雨也。隄，大防也。道，小徑也。罝罘皆捕獸之罟。雜網皆捕鳥之罟。小網長柄謂之畢，用以掩兔，以其似畢星之形而名之也。翳，射者用以自隱也。餧，啗之也。藥，毒藥也。以毒藥殺獸也。天子九門：路、應、雉、車、皁、城、近郊、遠郊、關也。○司空掌邦土，凡水利田獵之政皆屬焉，故命之。方春物生，雖需雨澤之時，然或過淫，則總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故當循行在內之國邑，周視在外之原野，以察其利所當與患所當除之處。於是脩利隄防，以畜水障水。道逵溝瀆以受水，道水開通道路，使隄防溝瀆

之上可通往來必毋有障塞不通者而後已。此豫備水災之術也。方春孚乳非田獵之時，故凡田獵之具如罝罘羅網畢翳餧藥七者皆禁不得出九門，則在近郊之內無所用矣。此仁及鳥獸之禁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植直吏反。籧音擧。○野虞，周官之山虞也。以其亦主在野之事，故又曰野虞。鳴鳩，桑鳩也。拂羽，雌雄飛鳴以翼相拂也。戴勝，織紝之鳥，頭有毛花成勝，一名戴鵀。鵀即頭上勝也。此時常在桑間，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槌也，所以架曲與籧筐者。籧與筐同，圓曰籧，方曰筐。○此下三節言王后親蠶之事。命野虞毋伐桑柘，將蠶，恐其乏食也。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將生之候也。曲植籧筐四者，養蠶之器也。此將蠶之事。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

帥與率　遠先去　蠶氣與　鍼同俗　作針繅　平聲

長丁丈反

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觀去聲。省音青。○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觀，容觀也。使，使令也。○后妃齊戒，致誠敬也。親東鄉躬桑，帥先天下也。禁止婦女不得爲容觀之飾，又減省其箴線縫製之事，以勸其盡心力於蠶，懼有所妨也。此方蠶之事。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共讀曰供。○登，成也。分繭，分布於衆婦也。效，獻也。○有繭則蠶事成矣，乃分繭於衆婦使繅之。稱其絲之多寡，以爲功之上下而勸戒之。於以共祭享之服，毋有敢惰者，敬之至也。此蠶畢之事。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工師，百工之長，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者，藏

造音皂　令平聲　下注同　合音閤

貯下文諸物之舍。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量，張氏謂所容藏是也。幹，諸器所用之木材也。良，善也。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監平聲。○監工，課章程者。號，亦令也。悖，逆也。諸物造作各有其時，如爲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類。淫巧，過於巧也。○此時百工皆各理治其作之事，監工臨之，每日號令，必以二事爲戒：其一不得悖逆時序以造作器物，使不堅固；其二不得過爲奇巧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黃叔陽曰：孟春既命樂正入學習舞矣，仲春上丁又命習舞釋菜矣，仲丁又命習樂矣，此又大合樂，則聲容皆備，歌舞相成，蓋

帥與率　遠見行　現後凡　言見前　篇者倣　此不復　出

繫音計　中去聲

因陽氣之盛而風化天下也。至此則樂之爲教，不特國子民俊而已。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累平聲。○累與繫同。遊牝，即周禮所謂通淫也。牧，牧地也。駒，馬之小者。犢，牛之小者。○此言牧師之職。兵以馬爲急，故先王之政甚詳。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于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凡中犧牲之用以及駒犢，皆書其數，將以備攷多寡，供祭祀，驗生育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與儺通。磔音責。○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用狂夫四人爲之，以其陽炎有餘，能勝陰慝也。九門見前節。磔牲剖之，磔攘除禍也。一說祭風曰磔，以能散除也，亦通。必於九門者，欲塗惡之出也。春氣

易音異　少去聲後凡言少陰者皆放此不出

春陽之氣也○四時之氣伏慝則為疫癘故命方相氏掌𧝍衆戲劇以逐國中之疫又命九門磔狌以禳禍於四方之神此二者蓋恐陰慝作於春末則春氣不得其終故為此以畢之所以全陽氣也聖人於陰陽每致扶抑之意蓋如此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沈持林反○陳本分三節今併之冬氣寒凝寒氣時發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大恐水訛相驚也此丑上之氣所應也疾疫亢陽之氣襲人也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高者尤易被旱故山陵不得收成此未土之氣所應也天多沈陰少陰之氣也淫雨霖雨也雨三日以上為霖陽為暘陰為雨故淫雨蚤降金氣動故兵革並起此戊土之氣所應也

沈持林反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孟夏之為言假也假大也夏建巳之月也畢宿在申實沈之次也翼南方朱雀之第六宿婺女北方玄武之第三宿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陳本分兩節今併之丙丁火干也炎帝大庭氏即神農赤精之君也祝融顓頊氏之子名黎火官之臣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

徵音止中呂之中與仲通○羽飛鳥之類火之屬也南方七宿為朱雀其類為羽故其蟲羽徵音亦屬火中呂巳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數七火炎上作苦物以火作其氣為焦

其祀竈祭先肺

竈者火所用事故祀於夏肺金臟火所勝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菝蒲八反　葜五八反

蟈音國○此記巳月之候螻蟈蛙也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萆挈本草作菝葜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苦菜荼也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秀吐華也此下脫後靡草死麥秋至二句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騮音留○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明堂左个南之東室也色深者為朱淺者為赤騮馬名粗猶大也用器高大象物之盛長也

長丁丈反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

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否方有反

說讀曰悅○立春言諸侯而此不言者或在或否不可必同故略之也於南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在南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行賞謂內臣即立春賞公卿大夫于朝也封諸侯謂外臣公侯伯子男也慶賜與立春同無不欣說以其當也

朝音潮　當去聲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為相並去聲　贊附　音宙

大尉之大音泰桀與傑通長如字下同當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樂師周官名習禮合樂為將飲酎也大尉秦官名主五兵以相國者贊者引而升之也桀俊以才言遂謂使得行其志也賢良以德言舉者選而用之

勞於之勞如字

也長大以力言王制云執技論力是也曰贄曰遂曰舉皆有爵祿以及之故又言行爵必當有德之位出祿必當有功之位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墮音灰○此言仁草木重農蠶之事草木之長者繼之而使益長高者增之而使益高毋有壞墮即繼長增高之事也土功築城郭也大衆兵也二者皆妨農蠶故禁之伐大樹則傷條達之氣故亦在所禁即毋壞墮之類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絺音笞○絺葛之細者○方氏曰絺涼可以禦暑孟夏者暑之始也故言始絺裘溫可以禦寒孟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爲勞並去聲○民即農也農民勞於農事故勞以勸之使其毋失農時也

爲去聲後節同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農本地官之職故命之縣鄙指鄉遂之外野人之所居也都者君子所居○陳可大曰勉其作于田野之內禁其休息于都邑之間皆恐其失農時也○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內官也故循行縣鄙以在內故曰循以在外故曰出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此言夏苗之事夏獵曰苗爲驅獸之害禾苗耳與三時之大獵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登升之於場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畜音旭○聚藥爲供醫事也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特以蕃廡之時可採者多故言之也靡草以下二句錯簡當在苦菜秀之下靡草薺也以其枝葉靡細故名靡草陰類陽盛則死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月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

復扶又反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斷音鍛○此恤刑之事是月天氣始炎將至大暑恐罪人之繫於圜土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刑之薄者即結斷之不久繫也罪之小者即決遣之不收繫也繫之輕者即縱出之不復繫也令時有熱害即其制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也收繭稅者外命婦養蠶亦用北國近郊之公桑則其繭當悉輸於公今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但按近郊什一之稅而亦稅其繭之什一餘則得自入以供造祭服也以桑爲均者受桑多則稅繭多少則稅亦少皆以桑爲均齊也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婦之老少也如一皆斂什一也給猶供也郊廟之服天子祭服也○季春言蠶事既登要其終而言此則正終求時也故后妃於內命婦則受其悉輸之繭於外命婦則稅其繭之什一以桑爲均不以人爲別也此二者皆以給郊廟之服無敢私用敬之至也

造音皂下節同老少之少去聲後凡言老少者倣此不復出季平聲

別音鷩

重平聲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音宙○酎之爲言醇也重醲之酒名之曰酎取稠醲之義也禮樂即樂師所習合者○此言燕會之禮春而造酒至此始成故設燕飲酎而用禮樂也方氏曰凡燕必用禮樂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數音朔○陳本分三節今併之苦雨與詩

堡音保
王與旺同

言甘雨相反。雨多而人苦之也。苦雨數來。陰氣之所召也。雨固能滋五穀。苦則反傷。故言不滋也。四鄙。四面邊鄙之邑也。保與堡同。小城也。入保。入而依以為安。避侵掠也。此申金之氣所泄也。草木蚤枯。感肅殺之氣也。大水敗城郭。冬德王也。此亥水之氣所傷也。蝗之為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木盛。故蟲之為災者。特殘其末而已。格。至也。春於方為東。東方主風。故暴風來格。春氣盛於末。故草秀而不成。此寅木之氣所淫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亢剛抗二音。○仲夏建午之月也。東井在未。鶉首之次也。亢。東方蒼龍之第二宿也。危。北方玄武之第五宿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

斫父音岐甫
長亦丁丈反

先肺。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鵙古役反。○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螂一名斫父。蟲之有斧者也。一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鵙亦作鶪。博勞也。二物皆陰類。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也。反舌。百舌鳥也。以能反覆其舌而為百鳥語。故名。反舌之鳥音感陽中而鳴。故至是感微陰而無聲也。此下脫鹿角解至木堇榮四句。今曆以小暑為六月節。不以為候。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大廟。南之中室也。餘與四月同。養壯佼。佼音攪。○壯謂容體頎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擇此類而養之。助長氣也。此頎細之事。或非專一月所為。

遂音篴字
令平聲

故不以是月起之。後命漁師澤人倣此。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鍾磬柷敔。鞀音桃。鞞音皮。調平聲。竽音于。篪音池。柷音觸。敔音語。○鞀與鞉同。即鼗也。鞞所以裨助鼓節者。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或七絃。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五絃。管如篴而小。長尺闊寸。六孔。併兩而吹之者也。簫參差也。編小竹管為之。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也。羽翟羽也。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篪與箎同。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簧者笙竽管之舌。蓋管中之金薄鍱也。鍾當作鐘。柷如漆桶。中有椎。連底撞之。令左右擊。以合樂之始。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節樂之終。○此與下節言雩祀之禮。是

操平聲
和如字
治平聲

月陽氣盛而常旱。將舉雩祭。故先命樂師謹備樂器。自鞀而下十九物。皆是也。鞀鞞鼓三者。皆革音。脩理其敝。使可擊也。琴瑟二者皆絲音。簫管二者。皆竹音。均平其聲。使可鼓與吹也。干戚戈羽四者。皆舞器。執則操持而習學也。竽笙篪三者。皆有簧。匏音也。調者調和以待吹也。鍾金音。磬石音。柷敔二者。皆木音。飭者。謹治以待用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為去聲辟音璧。○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為民祈祀者。為民祈雨。故祀也。山。名山也。川。大川也。百源。衆水所出之本源也。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亦其義也。盛樂。鞉以下十九物皆作也。百縣。畿內之邑也。周制王畿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上

句音鉤　殺色介反

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也。百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元士也。如古者句龍后稷之類。穀。百穀也。所該者廣。不止如季春爲麥祈實也。○樂既備。則祭可舉矣。然祭必由卑以達尊。故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以其能興雲雨也。然後天子親大雩于上帝。用盛樂。以神莫尊於天也。必由尊以及廣。故又命百縣祀百辟卿士之生有益於民者。以其死必有益於民也。凡此皆爲民祈穀實。所以重民天而培國本也。此天子之禮。在侯國亦有舞雩但殺於天子爾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陳可大曰。鄭本農乃登黍在是月也之上。誤文也。令用登麥穀例正之。雛。雞。非小鳥也。以上食薦與雞而知之。羞。進也。含桃。櫻桃。果之先熟者。○此言薦黍之事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艾與刈同。暴與曝通。索音色。○陳本分五節。令併之。暴布。曝之於日也。門。城門也。二十五家爲閭。索。搜索商旅匿稅之物也。○此言時禁之事。藍色青。毋艾藍以染。恐勝赤也。灰呂紀作炭。毋燒炭。不伐薪也。禁暴布。不以陰功之小者。干盛陽也。門閭毋閉。一以順時氣之宣通。一以使暑氣之宣散也。關市毋索。當盛大之際。行寬大之令也。挺重囚益其食挺者。拔出而寬緩之也。○此言寬恤刑之事。重囚禁繫嚴密。當炎蒸之時。特從寬假。且益其食。不以有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處上聲　踶與蹄同　趣此句反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別音鼈。縶音執。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季春游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別其羣而處之。又恐騰躍之駒。踶齧而傷其妊。故拘縶之。班馬政。如周禮校人以辨其屬。馬質以掌其量。趣馬以簡其節。巫馬以掌其疾。牧師以掌其地。廋人以掌其閑。圉人以掌其養。皆是

廋音搜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至。猶極也。○此與下節言順時以定陰氣也。夏至日長之極也。陽既極。則陰生。故其時爲陰陽爭。陽主生。陰主死。故其時爲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處上聲。和去聲。耆與嗜通。○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處。猶居也。晏。安也。定。靜之謂。安。陰道靜。故曰晏陰。○內而燕處。則齊戒其心。掩蔽其身。愼動毋躁。聲色毋御。滋味毋致。耆欲必節。以定其心氣。外而涖官。則靜止其事。不施刑罰。若此者。正以天地之氣順則和。和則致祥。乖則逆。逆則生咎。故謹於內外。皆以正定晏陰而至於成。不使

微陰侵身而生疾。侵陽而生災也。蓋陰柔初生。未至成就。而遽以動作之事。逆其安靜之性。則陰氣虧傷而生咎。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爲咎矣。此順時致和之道也。此言毋躁。而仲冬不言毋躁者。以暑爲躁。寒爲靜。故於暑時特戒之也。或曰。聖人扶陽抑陰。則安靜以養微陽可也。今乃安靜以定微陰何歟。曰。天地不能純陽而無陰。人身亦然。此陰陽之所以當交養也

別音鼈　蜩音條

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木堇榮解音蟹。堇音謹。○此錯簡。當在反舌無聲之下。解。脫也。鹿以陽爲體。以陰爲末。角。末也。故應陰而解。蜩。陰類。感陰氣而始鳴。半夏。藥草。以其居夏之半而生。故名。木堇。舜花。如葵。王蒸也。別於堇草。故以木言之。榮者。枯之反也。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落。今六條蟬作蜩。而無木堇榮一句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

王如與旺同

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眺視也處亦居也積土曰臺有木曰榭○夏爲火王之時南爲火王之方於王之時而又用於火王之方則陽氣太盛而爲微陰之害矣故戒之居高明遠眺望皆順陽明之時也山陵臺榭可高明眺望之所也

雹音包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雹音薄螣音特○陳本分三節今併之以陰包陽故雹凍傷穀冬爲閉塞故道路不通陰賊氣感故暴兵來至此子水之氣所傷也春主生生日長則熟日晚故五穀晚熟螣蟲之食苗葉者百螣言多也春氣盛於木故蟲食葉晚熟而螣起故其國饑此卯木之氣所淫也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皆秋之氣賊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故相薄而衆成疾此酉金之氣所泄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夏建未之月也柳宿在午鶉火之次也火大火心星東方蒼龍之第五宿也奎西方白虎之第一宿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鍾未律長六寸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前此兩月皆溫風至此月而始極也呂紀誤作涼風蟋蟀促織也生於土中此時羽翼稍成未能遠飛故但居其穴之壁至七月乃能遠飛而在

攫俱縛反搏音博

野也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攫搏迎殺氣之微也即夏小正所謂鷹始摯也今用小正語腐草得暑濕之氣故變而爲螢其蟲有光則離明之極也今取後土潤溽暑大雨時行以足之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南之西室也

易音異下同種上聲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鼉音駝○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命上當有是月也三字蛟龍屬無角言伐者以其能交首尾束物有兵衛不易攻取也鼉似蜥蜴長丈餘龜有六種其元龜可寶靈龜用可卜故言登以尊之按周禮云秋獻龜魚又云凡取龜用秋時今書於此月者蓋周之八月即夏之六月也黿大鼈也鼉黿言取易而賤之也蓋之小

者曰葦蒲葦之屬生於澤中而可爲用器故曰材葦此時柔韌可取故命納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令平聲共讀曰供爲去聲○四監秦官疑即周禮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秩常也芻草也養牲之芻各有常數故曰秩芻咸出其力謂出力以刈芻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曰神遠而尊之也宗廟社稷內事也故曰靈近而親之也爲民祈福亦秦制也周人郊禘大祭祀不言祈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

識音志。畫音獲。字下同。旜音氈。毳音脆。絺音笞。隼音筍。旟音余。旐音兆。旞音遂。

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貸讀曰忒。舊音貳者非。別音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指染人也。五色未用曰采。已用曰色。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皆祭服所用。法故。謂之事也。黑黃倉赤。皆方色。旗章所用。不言白者。白不待染也。質良。質正良善也。旗旌旂之屬。章。章識畫象。以別名位也。等給之給當作級。貴賤等級之度。兼祭服旗章而言。在祭服。則如司服所掌。王祀天帝大裘無章。享先王服袞衣。自龍而下。衣五章。裳四章。享先公服鷩衣。自華蟲而下。衣三章。裳四章。祀四望山川服毳衣。自宗彝而下。衣三章。裳二章。祭社稷五祀。服絺衣。自粉米而下。衣一章。裳二章。祭羣小祀。服玄衣。衣無文。裳唯黻而已。公自袞衣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衣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衣而下。如侯伯之服。孤自絺衣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玄衣而下。如孤之服。是也。在旗章。則如司常所掌。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通帛爲旜。孤卿建之。雜帛爲物。大夫士建之。熊虎爲旗。師都建之。鳥隼爲旟。州里建之。龜蛇爲旐。縣鄙建之。全羽爲旞。道車載之。析羽爲旌。斿車載之。皆畫其象。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是也。○文明之時。當染文明之色。故命染人染采黼黻文章。必用法故而不得差忒。黑黃倉赤。必求質良。而不敢詐僞。祭服旗章之等。皆以此別之。所以防僭亂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

長丁丈反。王與旺同。乾音干。覆扶又反。

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木之生也。方盛於夏。故山虞入山巡行。禁其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搖者。振而蕩之之謂。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舉大事。則動散長養之氣矣。神農。土神也。季夏屬中央土。土王用事之時。主成農事。若出大事之號令以豫驚民。使民廢已事而待上之期會。則妨神農之事矣。言不唯不可舉。亦不可發令也。東井主水。在未。故未月爲水潦盛昌之月。百穀被其澤而向於成。凡神農將主持其功也。苟舉大事以妨之。則逆神農天。而天必罰之。故有天殃也。蓋神者。天之功用。逆神則逆天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薙音替。疆其兩反。○溽。濕也。薙。芟也。燒薙。燒所薙之草也。糞美。互文。田疇。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難耕而其土磊碨者。○季夏土尤用事。土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大雨亦應之而時行。皆東井之所主也。除草之法。先芟薙之。俟其乾而燒之。大雨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是利以殺草也。日曝水沸。其熱如湯。則草之燒爛者。可以糞田疇。美土疆。不唯殺草。而又有用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鮮平聲。欬與咳同。隰音習。隼音筍。鷙與摯同。○陳本分五節。今併之。鮮落。謂生熟不勻也。國多

令上聲

風欬與孟夏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曰勝受疾而欬嗽也。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春主發散。故民皆遷徙。此皆辰土之氣所應也。金生水。故高下皆被水害而禾稼不熟。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故狂孕多敗。此皆戌土之氣所應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當暑而寒。是不時也。鷙擊也。鷹隼待秋而擊。今感殺害之氣。故蚤鷙於夏也。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此皆丑土之氣所應也。

〇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王與旺同

倮音裸。霤音溜。〇陳本分九節。今併之。土寄王於四時之季月。各十八日。季夏居一歲之中。又當火金子母之際。故特揭土令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戊己屬土。十干之中也。黃帝軒轅氏。黃精之君也。句龍初爲后土。後祀以爲社。后土官闕。則祝融以火官兼之。此土官之臣也。倮露也。露見不隱藏也。人受土沖和之氣。以生其類爲倮。故其蟲倮。言蟲之者倮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鄭氏謂虎豹之屬恒淺毛。故曰倮。愚謂虎豹既爲毛類。而又以爲倮。恐未必然。宮音屬土。又爲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月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始。土爲四行之根本。猶黃鍾之宮聲爲餘音之根本也。此非謂候氣以土無候氣之法也。五者土之生數也。四時皆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土以生爲本。水火金木無不得是以生也。土之成形。可以稼穡。稼穡作甘。物以土化則氣香。古者未有宮室。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霤之。後因名室中爲中霤。土居五行之中央。故其神亦在室之中央也。季夏土氣始盛。故祀之。祭先心。青心居中

句音鉤　見音現　長丁丈反　復讀曰複

君之象。又火生土也。張氏曰。心當作胃。土所勝也。更詳之。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大室之大亦音泰。圜音圓。閎音宏。〇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者。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閎者。寬廣之義。外圜。象土之周旋於四時。中閎。象土之容物也。

〇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見音現

秋之爲言。揫也。物揫斂也。孟秋。建申之月也。翼宿在巳。鶉尾之次也。建星說見仲春。七月節建當斗四度。畢西方白虎之第五宿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少去聲。後凡言少皞者倣此。不復出。〇秋於四時屬金。庚辛金干也。少皞金天氏。白精之君也。蓐收少皞氏之子該。金官之臣也。毛蟲狐貉之屬。西方七宿爲白虎。其類爲毛。故其蟲毛。商音屬金。夷則申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地四生金。九變成之。故數九。金從革作辛。物以金化。則其氣腥。門閫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爲陰入之時。故祀門。肝木藏。金所勝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此記申月之候。涼風至。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陰乘陽也。寒蟬。寒螿也。似蟬而小。色青赤。初痏。得風露乃鳴。戮。殺鳥也。與季秋戮禽之戮同。鷙先祭鳥。而始行殺以食。感肅殺之氣也。經記時候。不言政事。集說非也。今尖用始行戮。而以後天地始肅禾乃登足之。

去上聲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

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陳本分四節今併之總章左个西之南室也戎路兵車也白馬黑鬣曰駱廉稜角也深者收藏之意象氣之烈而斂也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軍帥之帥所類反將去聲帥與軍帥同後凡言將帥者倣此不復出詰其吉反○於

將物之將如字下將振同

夫音扶

西郊者秋主申酉戌其位在西也迎秋西郊祭白帝少皞也軍帥三軍之帥謂諸將也武人環人之屬有勇力者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簡練簡擇而練習之也有功將帥有已試之功者也詰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即所謂不義也順服也○賞軍帥武人於朝順時令將振武也乃命將帥選兵士厲兵器簡擇士中之桀俊者而以兵器練習之此閱武也如此則兵可用矣於是任有功之將以征不義之國任之而專不置疑不中制也暴慢之君謂之不義征之所以詰誅之也此非窮兵黷武正以明吾之所好在義所惡在不義耳夫所好明則彼知慕義而來所惡明則彼知畏威而化乃順彼遠方之道也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

治平聲下與下節並同

務搏執脩猶申明也繕治也務猶事也搏戮也執拘也○此與下節言制刑之事刑律之書古所有者則脩明之囹圄禁人之室則繕治之桎梏禁人之器則凡備之姦在人心者止之止而曰禁則非慢令也邪露於外者罪之罪而曰慎則非濫刑也又其姦邪之大者則務搏執之凡此皆順天之義也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創與瘡同折音哲上斷音段下斷音鍛○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理治獄之官即今之大理也瞻亦視也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筋骨有損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即王制所謂斷者也不偏之謂端得宜之謂平戮殺也有罪謂死罪刑謂罪之不至死者如傷創折斷之類即文王世子所云死罪刑罪也○承上文而言先王於用刑之中又

夫音扶

存恤刑之意故命理官如下所云也傷者瞻之而已傷之甚者爲創則察之察詳於瞻也折者視之而已折之甚者爲斷則審之審詳於視也用刑而致有傷創折斷所以致其義恤刑而命瞻察視審所以致其仁也夫人之肢體孰不欲全聖人之於人亦孰不欲其全必不得已而後置之傷創折斷爾然則決獄訟者豈可苟哉故先王於方決之初以端平爲戒決之而端平則罪定矣於是有罪者戮之當刑者嚴斷之亦不姑息所以然者蓋天地始肅當因時致刑不可使陽道常贏而無所止也周子所謂不止則過焉是也此張氏說比舊說爲長今從之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墻補城郭坊音防塞音色坏與培通○穀

謂稷也。不曰稷而曰穀者，以稷爲穀之長也。秋氣收斂，故命官以順之。隄防以卩，皆收斂之事也。備水潦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此皆以其違收斂之令，故禁之也。然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不知古者嘗祭乃有出田邑之制，故鄭氏謂禁封諸侯及割地爲失其義，是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大音泰，復扶又反。○陳本分四節，今併之。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介蟲，如稻蟹之類。介蟲敗穀，戎兵乃來，皆以陰大勝而主殺故也。此皆亥水之氣所泄也。陽亢，故致旱。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今行春令，故陽氣復還。五穀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今陽復還，故五穀無實也。此皆寅木之氣所損也。火王於南方，故多火災。火氣熱，熱極生寒，故寒熱不節。民感寒熱之氣，故多瘧疾。此皆巳火之氣所傷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音咨，觿音攜。○仲秋，建酉之月也。角在辰，壽星之次也。牽牛，北方玄武之第二宿也。觜觿，西方白虎之第六宿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此記酉月之候。盲者，閉晴之稱。當建酉闔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閶闔者以此。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南也。不言南鄉，非其居也。玄鳥至以陽中，歸以陰中，春來而秋去也。養猶蓄也。羞，美食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今曆無盲風至一句，而取後之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水始涸以足之。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大廟，酉之中室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授者，特授之也。几杖，禮重，以賜國老，非庶人之老可與。言授、行者，偏賜之也。糜即粥也。○時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糜粥飲食所以養其體，皆養之之

具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官名。具，具而飭之；飭，正之也。上曰衣，下曰裳。山、龍、華蟲、火、宗彝五者爲文；藻、米、黼、黻四者爲繡。有恒，有常制也。常亦恒也。○此言正服之事。因時將寒，而豫爲之備也。自文繡言至循其故，皆具飭衣裳之命詞也。以祭服言之，繪於衣，繡於裳，有定制也。小而玄衣之一章，大而袞衣之九章，是制有小大也。衣取諸乾而被於上體者長，裳取諸坤而垂於下體者短，是度有長短也。以諸服言，雖無文繡，然制之上下，度之長短，亦有制量，當循舊法，不得更爲新異也。先言祭服且詳者，尊神也。戴於首者爲冠，繫於身者爲帶，皆有常制，因造衣而併作之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

傳去聲 辟音闢 斷音鍛 尨莫江反 夫音扶

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當並去聲。下同。橈音鬧。○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刑止有五。而云百刑者。據此罪言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是也。刑之所加。不止斬殺。所命止此者。以大辟尤重故也。枉橈皆屈曲之意。人負屈而我曲法以斷之也。先王奉天刑。必欲當。有司或枉橈焉。是逆天也。故有天殃。言反者。殃不在罪人。而在有司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比音畀。中去聲。○宰。以宰牲為事者。祝。以祝神為事者。宰牲將以祝神也。故循行犧牲。必命是二官焉。全者。色純而不雜。若外祭毀事用尨。則非所謂全也。具者。體完而無傷。若鼷鼠食郊牛角。則非所謂具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得養則肥。失養則瘠。○季秋饗帝及嘗。故豫命宰祝循行犧牲。而視其全具與否。按其芻豢而瞻其或肥或瘠。察其物色而比類。以用之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不違其類也。量其體之小大。視其角之長短。皆中法度而可用也。夫全具。一也。肥瘠。二也。物色。三也。小大。四也。長短。五也。五者備而且當。則上帝其歆饗之矣。況羣神乎。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難與儺通。○陳可大曰。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以此除過時之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則秋之涼氣通達。故云以達秋氣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窖音教。囷區倫反。○圜曰竇。方曰窖。皆穿地為之。竇窖囷倉四者。皆斂藏之具。○農事畢。故可以興土功。城郭都邑。工之作於上者。竇窖囷倉。工之作於下者。

見音現 塞音色 長丁丈反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趣讀曰促。畜音蓄。積音恣。○陳可大曰。孟秋已有收斂之命矣。至此又趣之。以時不可緩故也。菜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以為多積聚。凡可為歲備者。無不貯儲也。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種去聲。○陳可大曰。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坏與培通。涸音鶴。○日夜分。解見仲春。張氏曰。陰盛陽衰。不能相薄。故雷始收聲。陳可大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

治平聲下同 易之易貿易之易 如字 易事同下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甬音勇。○鈞三十斤之稱也。餘與仲春同。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音異。○張氏曰。易。治也。賄。財也。○此言通商之事。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秋物既成。可通貿易。故治關市以來商旅。使居貨者藏於廛。行貨者出於途。以納貨賄。而便民用。所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者也。由是近則四方。遠則鄉。莫不來至。而財不匱矣。有財則有用。有用則事成。是以上不乏用。而百事皆遂也。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大事。如上功徭役。合諸侯舉兵衆之事。皆不可悖天地陰陽之大數。蓋天時有

長丁丈反後凡言生長放此不復出

生長肅殺之殊。政令有慶賞刑罰之異。必順時令。而謹依其類以行之。則不逆大數矣。此一篇之綱領。故每月之中。皆有此意。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復扶又反。數音朔。○陳本分二節。今併之。秋雨。謂成物之雨也。成物之雨不降。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木生火。故火訛相驚。此皆卯木之氣所應也。陽亢。故旱。氣燠。故蟄蟲不藏。陽盛。故五穀不生。此皆午火之氣所傷也。風災數起。此風殺物也。收聲之雷。先時而動。以從陽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此皆子水之氣所泄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季秋。建戌之月也。房宿在卯。大火之次也。虛。北方玄武之第四宿也。柳。南方朱雀之第三宿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射音亦。○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爵與雀同。鞠與菊同。華古花字。○此記戌月之候。候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如先登者爲主。人從之以登者爲客也。爵。陽物。大水。海也。蛤。陰物。爵爲蛤。陽爲陰所化也。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鞠獨言有者。萬物皆華於陽。鞠獨華於陰也。鞠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金有五色。而黃爲貴。故鞠以黃爲正也。禽者鳥獸之

陽爲之爲去聲

去上聲

總名。祭獸而後殺禽以食也。今去戮禽二字。而以後草木黃落蟄蟲咸俯足之。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右个。酉之北室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申嚴號令。順嚴凝之氣也。承下文二命而言。此命百官之貴賤。專務收斂諸物於內。以會合天地閉藏之令。無有宣出以悖之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祗音止。○要。歲要也。○農事備收。則五穀皆入矣。於是租賦之入者。舉其數之豐耗以制國用。藉田之收者。藏其穀於神倉以供粢盛。此

者。人事神之大禮。皆不可苟。故必謹其事而祗焉。一其心而敬焉。各致其心身之力而飭焉。必命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掌耕耨王藉。亦隸於天官故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此言息民之事。霜降則時寒。作者不便。器亦不堅。故百工皆休也。又以寒氣凝冱而至。民力或不能勝。故命入室以避之。詩言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皆謂是也。此乃冬月之事。而記之於季秋者。蓋先期而命之也。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去聲。○此言習樂之事。吹主樂器而言。春夏重舞。秋冬重吹。張氏曰。習吹以季冬大合吹故也。鄭註爲將饗帝者非。豈有是月饗帝。而即於是月習吹者乎。

是月也。大饗帝。句 嘗。句 犧牲告備于

[illegible]

爲去聲

縣音懸　來才上　并下同　焉音煙　相去聲　下並同　王去聲　悝音奎　獮音洗　陳去聲

天子季秋成物之時故大饗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以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也此周制也又以嘗秋享先王亦以成秋物新成而可嘗也饗嘗皆用犧牲仲秋已命宰祝視全具至此則先告備而後用以祭也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爲來之爲去聲○此言頒制之事天子總命諸侯使各頒制於其國之百縣所謂制者一則受來歲之朔日一則受來歲稅貢之法也稅以田穀有輕有重貢以方物名有所產並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上之用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耳此秦制也蓋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則是月爲歲終故頒此二制若古者則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周禮則以正月之吉始和縣於象魏皆不於是月也或曰是時秦未并天下焉得諸侯百縣而命之劉氏曰不韋相秦十餘年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多有與禮經不合者又按昭襄王時封魏冉爲穰侯公子市爲宛侯公子悝爲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者事久矣不韋作相時巳滅東周君六國削甚秦已得天下太半故其立制欲如此也其後從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天下之制而其書亦無用爾孰謂此節非秦制乎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五戎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此馬政與仲夏條不同○此下三節言秋獮之事陰殺之時可以獵矣乃因田獵而教之以戰陳之事蓋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

夏讀曰檟

而習是習殺人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田獵而教之明非好兵爲田獵也以習五戎習其開弓發矢之法主作擊刺之方戰必以律故也以班馬政類其色之同異力之强弱兵重於馬故也此二者皆教之之事也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載與戴通旐音兆屏音丙○僕戎僕也周禮中大夫二人掌御戎車者七騶謂趣馬主駕說者天子六馬種戎齊道田駑各一騶主之人有總主者合之爲七也旌旐謂司常所掌九旗之名常旂旜物旗旟旐旞旌也獨言旌旐者舉二者以該之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門外蔽也司徒掌邦教誓者搢插也扑夏楚二物也○未田之日命僕與七騶皆駕六馬載九旂馬與旗皆在車之物而有尊卑之等軍法以尊君就上爲先故駕載既畢授車下乘者而以馬旗綴其等也軍行以整齊嚴肅爲尚故又整其行列向背而陳設于軍門之屏外也是時軍皆南向故司徒搢扑于帶北面誓之曰無干軍無自後射欲其不犯令也必搢扑而誓之者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周禮仲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鄭註以有司爲大司徒蓋本於此悉謂大司徒不可謂之有司而搢扑誓衆恐亦非大司徒之職則此三字必有誤文姑讀以俟知者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厲飾謂御戎服也○方田之時天子戎服親用弓矢以殺禽獸將以供祭也天子殺則羣臣以次而殺而習戎兵班馬政之事皆於是乎行焉則獵竟矣乃命典祀之官祭此所獲之禽於四方之神以報成百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者是也蓋鳥獸皆涵生氣若無故而殺之是

好爲並去聲　沈持林反　墐音覲　索音色　分扶問反　應平聲　爲去聲

暴天物而作禽荒也故因祭祀而殺之明非好田獵爲祭祀也○李氏曰先王之田外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其順動蓋如此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因殺氣而伐之又以爲禦寒之備順時令也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墐音覲○俯垂頭也內穴之深處也呂紀作穴墐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陽氣稍沈在下故垂頭向下以隨陽氣又塗塞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也乃趣獄刑毋留有罪趣讀曰促○有罪即決亦順時令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當供養並去聲○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謂索之使還也供養謂膳服之具○祿秩有分若不應得而恩命濫賜者則收之供養有等若不宜用而侈僭踰制者亦收之皆順秋令之嚴肅也○黃

叔陽曰政令嚴肅固當因時然祿秩濫恩供養僭踰雖一日不可假借若必待時而收豈非失政哉先王重爵祿之典明貴賤之等自無此失縱或有之亦必隨即脩改以正紀綱記者之說恐未然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張氏曰稻水生而色白者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鼽音求嚏音帝竟與境通篇內同解讀曰懈○陳本分五節今倂之水潦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而冬實窖之所藏爲水所侵而殃敗也鼽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皆肺疾也夏火克金故受是疾此皆未土之氣所應也盜

紓緩之　解音懈　見音現　爲去聲　下去聲　下同　上聲　音色

賊陰類盜賊多故邊竟不寧寒重故地坼此皆丑土之氣所應也春氣煖故煖風來至氣寒則縮栗煖則解緩故民氣解惰少陽動作故兵興而不得止息此皆辰土之氣所應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冬之爲言終也萬物終藏也孟冬建亥之月也尾宿在辰析木之次也危北方玄武之第五宿也七星見季春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冬於四時屬水壬癸水干也顓頊高陽氏黑精之君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爲水官之臣介甲也黿鼈之屬水物也北方七宿爲玄武玄武龜蛇也龜爲介類故其蟲介羽音屬水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故數六水潤下作鹹物以水化水受惡穢則有朽腐之氣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三時皆祭先所勝則冬當先心以中央故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張氏曰行當作井水所用事故冬祀井腎當作心水所勝也更詳之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蜃音腎見音現○此記亥月之候雉陽物大水淮也大蛤曰蜃陰物雉爲蜃陽爲陰所化也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純陰而無陽故氣不交而虹伏今以後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足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陳本分四節今倂之玄堂左个北之西室也玄淺而黑深猶赤淺而朱深也鐵驪鐵色之馬也

冬主受藏故器閉以奄閉者中寬而能受奄者上窄而能藏也是月也以立
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
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
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

爲去聲

孤寡不言諸侯義與夏同死事爲國事而死者孤寡即死事者之妻子也○於北郊
冬主亥子也其位在北也迎冬北郊祭黑帝
顓頊也因殺氣之盛而感死事之臣故以財
祿恤其後也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句占兆句審

繇音宙

卦吉凶筴與策同○釁者殺牲取血以塗之所以神其用也筴蓍也蓍亦釁也占
兆龜之繇文如王兆原兆瓦兆是也卦吉凶
易之象辭如連山歸藏周易是也○此言卜

筮之事既釁龜筴又占三兆審三易豫明其
理以待用也兆不言吉凶者辭之略也按周
禮龜人上春釁龜秦以建亥爲歲首故於十月行之是察阿黨則罪句

斷音短

無有掩蔽阿音窩○此言決刑之事古者斷決死刑皆於孟冬純陰之月順殺
令也若獄吏有阿私黨比脫漏罪人者則是

比音畀 省音醒

正省察其人而并罪之使無有掩蔽也蓋天
討有罪不容姑息苟一失此不刑則一陽復生
而不可刑又將延禁一年矣故季秋既令毋
留獄刑而於此又申是察之令蓋不以姑息爲仁也是月也天子始裘

見音現 衣去聲

說見孟夏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月乃衣之也命有司曰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上上聲下去聲塞音
色○此下三節皆言閉藏之事不交則不通
不通則閉塞此冬之所由成也然有命辭而

無其事蓋欲使人閉門戶塞窗牖也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
行積聚無有不斂藏去聲積音恣○申嚴仲秋積聚之令也蓋藏謂府庫囷倉之類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
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坏與培通鍵音蹇籥
與鑰同塞上音賽下音色徯音奚○陳本分
兩節今併之坏補其缺薄處也鍵須也閉
鎖筒也管籥鎖匙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關
境上門也梁橋也徯徑野獸往來之路○孔
氏曰城郭欲其牢厚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
故言戒鍵閉或有破壞故言修管籥不可妄
開故言慎封疆理當險阻故言固邊竟防擬
盜賊故言備要塞理宜牢固故言完關梁禁
禦姦非故言謹徯徑細小徑路故言塞陸氏
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修鍵閉而管籥不慎

固封疆而邊竟不備完要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皆無益也飭喪紀辯衣
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句厚

分扶問反下並同

薄之度貴賤之等級衣裳謂襲斂之衣裳不兼生者之服塋呂紀作
營塋域也丘壟封土也○此言送終之事喪
者人所自盡孰不欲致美以爲悅然窮人之
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而過分貧者歉而不
足將不安其性命之情矣先王以冬爲歲之
終猶喪爲人之終故於其時而飭正喪事之
紀律也所謂紀者衣裳有多寡則辯之棺槨
有厚薄塋域有大小丘壟有高卑則審之是

差音雌

數者莫不有厚薄之度而各視其人之貴賤
以爲差如衣衾之多也棺槨之厚也塋之大
也丘壟之高也是其度主乎從隆則以施
於等級之貴者非以美沒禮分當然也衣衾
之寡也棺槨之薄也塋之小也丘壟之卑也

殺色介反

治平聲

易音異　造音皂　令平聲

是其度主薄而從殺，財以施於等級之賤者，非以薄爲道，亦分當然也。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致讀曰緻。當去聲。○效，獻也。度，法也。程，式也。淫巧，指諸器而言。致，謂功力密緻也。勒，刻也。刻名於器，以考工人之誠僞也。行猶治也。窮其情者，究詰其詐僞之情也。○此言考工之事。霜降而百工休，至此則器皆成矣。故命工師獻百工之功，陳設祭器而以法式按之也。祭器尊，故特舉之以該諸器。毋作淫巧以蕩上心，不得有加於法式之外也。唯取其合法式，而功又緻者爲上。若但如法而功不緻，則其器易壞，非上品也。凡器造成，必令工人自刻其名於器，彼不淫巧而

功緻者之謂誠。或淫巧而功又不緻，及雖不淫巧而功不緻者，皆謂不當。不當則與誠反而爲僞矣。故治其罪，窮其情，以懲之。此工之所以信度也。方氏曰：毋作淫巧以蕩上心，最是要處。故季春因其作而戒之，此因其成而又戒之也。是月也，大飲烝。此言燕臣之事。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烝，烝升也。升牲體於俎上也。方氏曰：孟夏飲酎用禮樂，則飲烝從可知矣。一說因烝祭而與群臣大爲燕飲。按此篇無因祭燕飲之事。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勞去聲。○此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周正建子故也。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門，國門也。閭，里門也。與五祀之門不同。臘，祭名。

蜡音乍　將如字

於上之上如字

臘之爲言獵也。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也。○此周之蜡祭也。或言祈，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也。農勞於三時，至此勞之，使休息。即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爲仲冬將大閱，故先簡習之。方氏曰：武言其道，則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則習之使熟；力以相抵，則角之以見勝負。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冬水涸，可以收賦。故命澤虞漁人，汝收水泉池澤之賦，取其足以供祭祀賓客膳羞斯已矣。苟或取侵削民，則以爲天子取怨于下。蓋侵削則利歸于汝，害及于民，怨在于上。有如此者，必罪無赦。皆戒之之辭也。孟冬行春令，

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上，上聲。復，扶又反。○陳本分三節，今併之。孟春東風解凍，故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而地氣漏泄於上也。春生發散，故民多流亡。此皆寅木之氣所泄也。日出而風爲暴。暴風不寒，皆盛陽之氣所作也。不寒，故蟄蟲復出。此皆巳火之氣所發也。霜不時，寒氣遲也。小兵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摯斂之所致也。此皆申金之氣所淫也。○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辟讀曰壁。○仲冬，建子之月也。斗在丑，星紀之次也。東壁，北方玄武之第七宿也。軫，南方朱雀之第七宿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

蓋藏之藏去聲　庾上聲　夫音扶

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子律長九寸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坼音拆鶡音曷○此記子月之候。壯，盛也。凍甚則上坼。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鶡旦感微陽之生而得其所求，故不鳴。虎，陰物，而感陽，故交。此下脫芸始生至水泉動五句。今曆無此節首二句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大廟，北之中室也飭死事。飭，戒誓之也。○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有必死之志也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沮上聲喪如字。○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蓋，藏也。固，堅也。而，猶其也。沮者，壞散之義。房，房室也。喪，死也。隨以喪，因疾而死也。暢者，條達之意。○此言閉藏之令。作土事則民不得休息。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故皆禁之，使不固其閉也。夫天地之閉氣，猶房室之藏人也。若閉不固，則地氣因破壞而宣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由是則害及於物而諸蟄皆死，害及於民而疾疫死喪矣。張氏曰：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以固而閉，則生意條達矣，故以暢月名之。愚按：先王之政，徒杠輿梁于芋乘室聚衆大閉，皆於是月爲之，則此爲呂氏之書，將爲秦制無疑矣。是月也。命奄尹

長丁丈反　下節同

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重平聲省音眚奄與閹同。以其精氣奄閉，故名閹人。尹，正也。奄尹，羣奄之長也。門，宮門。閭，宮中之巷也。重閉，內外皆閉也。淫，謂女功之過巧者。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妃嬪之嬖幸者。○此言內政也。冬時閉藏，故命奄尹申嚴宮中之政令。所謂宮令者，遠而門閭則審察之，近而房室則謹慎之。二者皆有外內門戶，則重閉之。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靜也。禁作淫巧之物，恐蕩心也。其所禁之婦人雖貴戚近習，亦皆禁之，法行自近也。此亦秦制。若周禮則宮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爲之。宮正、宮伯、宮人以上士、中士爲之，而又統於冢宰，非若後世之專用奄豎也。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

漬音恣　中去聲　造七到反　和去聲　盛音成　令平聲

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酋音[illegible]秫音述麴音曲湛音尖火齊之齊去聲監平聲貸讀曰忒○大酋，酒官之長也。秫稻，酒材也。湛，漬也。熾，炊也。物，事也。○此言酒政也。酒以供祭祀賓客，其用爲重，故於既穫之後，而命大酋釀之也。秫稻必多寡中度，以麴蘖必制造及時，則可釀矣。由是漬之以水，炊之以火，必潔而不汙。和以水泉，必香而無穢。盛以陶器，必良而不滲漏，則就釀矣。又須以煖氣溫和之，然煖氣過盛則傷熱，煖氣衰歇則傷寒，皆能致敗。故自始釀至成熟，晝夜溫養，如煉藥之有火候，不疾不徐，所謂火齊必得也。酒工兼用以上六事，而大酋監之，勿令違其法式也。此亦秦制，若周人則名酒正，不名大酋。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

物去聲 節同

井泉。陳可大曰。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爲民祈而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積音恣。畜音旭。○方氏曰。孟冬旣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情游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爲之詰焉。亦宜矣。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道與導同。○蔬食。謂草根木實之可食者。○弛禁而罪侵奪。仁義兼盡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

爲去聲

陰陽之所定。處去 並上聲 耆與嗜通。○陳本此分兩節。今併之。蕩。振動也。○此言順時以定陽氣也。冬至日短之極。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亦爭。而萬物之生機。於此乎動矣。君子爲陽之微也。齊戒其心。掩蔽其身。二者。皆欲身之寧也。去聲色。則不特止而已。禁耆欲。則不特節而已。外則養其形而無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悖。三者皆欲事之靜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爭而未定。故安靜以待之也。視仲夏尤謹者。養陽尤重於養陰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解音蟹。○此錯簡。當在虎始交之下。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芸似邪蒿。荔挺似蒲而小。皆香草。故感陽氣而生出也。結猶屈也。蚯蚓感正陽之氣而後出。陽凝故尚結也。解脫也。麋鹿翁水獸也。以陰爲體。以陽爲來。故感陽生而角解。水者。天一之陽所生。仲秋陽氣衰。則水

音皂　空去聲　竇音豆 門音ㄙ交 反塞音色 竝

始涸。至此一陽生。故水泉動。而向之枯涸者。漸滋發也。今曆無芸始生一句。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大曰竹。小曰箭。○陰盛則材成。故伐而取之。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去上聲。○陳可大曰。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焉之事。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愚謂與季秋收祿秩供養者同。亦不待此時而後罷去也。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吳氏曰。闕謂門中閒空闕處。人所由以出入者也。廷謂門內外閒曠之地。無室廬處也。門謂各家寢廟之門。閭謂民閒里巷之門。塗闕廷者。畚土以塡補其地之凹陷。塗門閭則與塡以窒塞其門之罅隙也。囹圄四面皆有牆垣。築者補其壞也。此皆閉塞掩藏之事。竊疑末句乃古文註釋。而傳寫者誤以爲正文也。

雅 兩之 州 如字 下爲 去聲 並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雨去聲。汁音執。○陳本分七節。今併之。火氣乘之。故來年主旱。氛。妖氣也。煖氣所蒸爲氛霧。冥冥。暗昧之貌。陰不能固陽。故雷發聲。此皆午火之氣所克也。雪無水。雜雨而下。如物之有汁。故曰汁。嚴凝之氣未固也。瓜瓠柔脆。爲金所傷。故不成。金氣盛。故有大兵。甚於孟冬也。凡皆酉金之氣所淫也。木盛故蝗蟲爲敗。敗甚於災也。災者祥之對。以氣之兆言。敗者成之對。以事之迹言。孟夏爲陽。故言其氣。仲冬爲陰。故言其事。各以類也。水泉咸竭。以感發散之氣也。疥癘。虛陽所作也。此皆卯木之氣所泄也。○季冬之

枵音梟　畜並音旭　隼音筍

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季冬建丑之月也。女在子。玄枵之次也。婁。西方白虎之第二宿也。氐。東方蒼龍之第三宿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大呂丑律。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雊音姤。乳去聲。○此記丑月之候。鴈北鄉。順陽之復而向其居也。與孟春鴻鴈來同。鵲善巢。向太陰所建而歲更之。今歲將改。故始巢也。雉。火畜。感於陽而後有聲。故雊。雞。木畜。麗於陽而後有形。故乳。此下脫征鳥厲疾一句。今曆以水澤腹堅足之。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右个。北之東室也。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難與儺通。磔音責。○出猶作也。○季春唯國難。仲秋唯天子難。此則自天子以及庶人皆難。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月建丑。丑爲牛。以土作之。土能制水。故以此畢送寒氣也。此驟除之終事也。三時皆難。獨夏不難者。陽盛之時。陰憊不能作故也。征鳥厲疾。此錯簡。當在雞乳之下。○陳可大曰。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厲疾者。猛厲而迅疾也。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也。四時迎氣。嘗祭之矣。此則歲終而又祭之也。天之神祇。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是

爲並去聲。下同　聯屬之屬音燭。治平聲。

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張氏曰。此時魚性定。故命漁師始漁。而天子親之也。陳可大曰。獵而親殺。爲奉祭也。漁而親往。爲薦先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腹猶內也。入謂納而藏之也。○此言藏冰之事。重陰之氣。極於是月。故冰方盛。蓋冰初凝。唯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也。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而冰入于凌陰。此非特爲備暑之用。乃節宣陰陽之道也。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種上聲。○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耕必有耦。所以聯屬其民也。田器在耒耜之外。如鎡基之屬。凡治田所用者皆是也。○冰入之後。大寒將退。故令典農之官告民。使出其所藏五穀之種。

度音鐸　間去聲　見音現　還復之復扶又

計度其耦耕之事。耒耜曰脩。田器曰具。互文也。此皆豫備東作之事也。○方氏曰。冰之入也。爲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爲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吹去聲。○此言合族之事。命樂師於王大合族人燕飲於太寢之時。作季秋上丁所習之吹。間歲一行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共讀曰供。○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謂有常數也。大而可析者謂之薪。小而并束者謂之柴。薪燎。炊爨牲黍。及庭燎之用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幾更並平聲。○陳可大曰。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還次玄枵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至此窮盡。還復

會于玄枵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回于天也。數，天之度數也。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爲正終，故云幾於終也。歲且更始者，所謂終則有始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此下三節，皆承上文更始而言。而，汝也。○此重農之事。在上者當專壹汝農民之事，毋以徭役使之，言不可奪其時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此勤政之事。國之六典則飭正之，四時之令則議論之。此二者皆以待來歲之宜也。蓋國典雖有常，而來歲之變或不一；時令雖有序，而來歲之差或不齊，則各有所宜也。飭典所以待其變於不窮，論令所以防其差而不亂。則紀正於下而人道定，歲周於上

而天道明矣。○黃叔陽曰：孟春一歲之始，則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季冬一歲之終，又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先王憂勤惕厲，慎始敬終之心，蓋如此。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共並讀曰供。○陳本分四節，今併之。次諸侯之列，謂次序侯國之大小也。歷，亦次也。○此言重祭之事。皇天上帝社稷之犧牲則賦之異姓之諸侯，所取者廣，尊之也。寢廟之犧牲出自天子，其芻豢則賦之同姓之邦，取之於親，親之也。山林名川之犧牲則賦之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所取者雖多且賤也。然總而言之，三者之共，皆出於民力。今皆賦之，正使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祀。左傳所謂昭民力之普存者是也。先王之祀如此，可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夭，上聲。固，與痼同。○陳本分五節，今併之。蚤，讀早也。白露應秋而降，介蟲應金而妖。民畏介蟲爲兵兆，故入保。此皆戊土之氣所應也。胎，未生者。夭，方生者。生氣早至，故不充其性而多傷也。

固疾，謂久而不瘥，亦以不充其性也。此皆辰土之氣所應也。命，名也。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曰逆。夏時水潦盛昌，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也。冬者雪之府，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皆盛陽爍之也。此皆未土之氣所應也。

禮記卷之六

省音醒　處上聲下同中去聲　語難並去聲　當去聲

禮記卷之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曾子問第七 凡二十九章應氏曰曾子以篤實之資爲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不廣旁搜博考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知天下之義理無書而事物亦日新而無窮多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若不素講而倅然遇之則處之或未究其精微應之必不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孔子孔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使千載之下遇變事而知權亦如處經事而知宜也其後眞積力久孔子語以一貫隨聲響答略無留難其見益高矣黃叔陽曰此篇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也近世經生以其多言喪禮不以試士遂置而不講豈不悖哉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裨音皮毋音無三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君薨謂殯中也卿大夫士上當有衆主人三字以下文推之而知其然也攝主上卿代君主國政即攝爲喪主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自衮衣而下皆爲裨服裨冕裨衣而著冕若大夫爲祝則絺冕士爲祝則玄冕皆裨冕也執持也束帛即下文所謂幣也等階之級也辨噫歆之聲也噫者歎恨之聲歆者欲其歆饗之義也某母夫人之氏也衆主人君之公族也房中婦人也○君薨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人之所樂吉凶異道不得相干然有同時而至者所以有義起之禮而非聖人不能制也篇內問答大宰類此君喪同姓異姓之臣朝夕哭位皆在東階下至是將告子生於殯殯在西階故皆從攝主北面位於西階之南欲就殯也大祝接神故服裨冕之祭服以變於凶獨言大祝則餘皆喪服可知執束帛以幣告神也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者階下則太遠堂上則太近故酌其中以爲位也命毋哭將告神宜靜也祝聲三警動神聽也告曰夫人某氏之子生敢告告辭也大祝告畢乃升堂奠前所執之束帛于殯東几上遂哭哭竟而降階於是同姓異姓之臣以及房中之婦人皆哭但哭而不踊盡一哀而止哀之節也告事既畢反就東階下舊位遂朝奠如常儀不以生者而廢死者之養也小宰升堂舉幣埋於兩階之間既用之以禮神不敢褻也此告子生之禮也

著音灼　樂音洛　奉去聲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

為去聲　三度之三如字　為去聲　下亦為同　殺色介反

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大宗之大亦音泰下同少去聲奉與捧同衰並與縗同子從人從之從並去聲聲三之三去聲下並同見音現○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三月名之乃見於君此三日遂名之者為無士後也如初位位於西階之南如初告子生之位次也大宰命名之官大宗主宗廟之官少師主教子之官奉子以衰以衰服承藉而捧之也宰即大宰宗人即大宗門賓宮之門也下某子名蓋大宰所擬者執事即大宰大宗也子皆指奉子者踊三者三凡踊以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也奠初祖而令襲也五祀山川上當有社稷宗廟四字亦以下文推之而知其然也○子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先入哭位在西階南北面為

將告名見子故近殯也大宰大宗大祝皆於門外服裨冕祭服將接神也少師奉子以衰子雖幼亦若衰服也祝主接神故先少師奉子故次之大宰大宗詔贊君事故又次之行之序也不言從階上者子自為主也入門則衆主人卿大夫士先在門內哭者止亦為將告神宜靜也子升自西階不敢當先君主人之位循生時升降不由阼階也於時大祝大宰大宗亦升不言略也殯前北面對殯而就臣子之位也祝立于殯東南隅次於子也大宰大宗又在其東不言亦略也祝聲三警動神驚也告曰夫人某氏之子名某從執事敢見告辭也不用幣殺也子拜稽顙哭致哀也不踊不袒未即哭位也祝宰宗人哭于堂上衆主人卿大夫士哭于西階下皆踊各致哀也然後祝宰宗人降自西階及衆主人卿大夫士皆號東階反朝夕哭位而袒不言少師奉子者自祝以下皆從子也皆袒子與諸臣

喪去聲　見音現下同　為去聲下並同朝亦音潮後凡言受朝

皆袒也子踊房中亦踊者前此子不踊則房中亦不踊至是子踊故房中亦踊也子踊而襲衰杖成其為子之禮也朝奠而後出不以生者而廢死者之奠也至是則禮成矣於是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羣神將繼體而為君也此告名見子之禮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禰廟名禮況葬而虞既虞卒哭卒哭而祔故得稱禰名于禰因見禰而立其名也及字衍文山川上下疑闕五祀二字○子生三日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猶君存三日卜士負子也三月而名于禰猶君存而名之卒其常也以名徧告羣神將繼體也此節所言甚略然云大宰從大祝則無擬上可知言三

月則與三日有異至於哭踊袒襲升降由西階之類恐亦不同他如從告從見之人裨冕束帛之禮所告之辭衰杖之服命告之官祝史之職當不異於上文也○此章言喪中子生之禮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朝音潮後凡言視朝者倣此不復出○適天子謂述職也奠幣而告之也祖不言奠禰不言告互文也冕亦謂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諸侯視朝皆用玄冠緇衣素裳今用裨冕者為天子將受朝於廟中故諸侯務致其敬而以冕服視朝也視朝焉將出而飭正朝政也宗

者脫此不復出　軷音跋　轢音歷　分扶問反下節同　爲先之爲去聲　朝音潮下朝王同後凡言相朝朝王者倣此不復出　夫音扶　還讀曰旋

廟祖禰以上之廟也五官五大夫也命之付之以國事也祖之祭道路之神曰道亦謂之軷於城外委土爲山形伏牲其上祭告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其神曰纍其牲用羊與五祀之行神及喪禮毀宗躐行之行不同牲當作制長一丈八尺爲側幣諸侯不當用牲也○諸侯將朝天子其分嚴故其禮詳親告于祖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又祭祖而後出此幽以質諸神不敢無事而出也見而視朝聽政命國家五官使脩職事而後行此明以戒於人不可廢事而居也又其言偏告羣祀近者就告遠者望告以五日爲期所以然者爲先告廟載遷主矣若久留不行則非禮也告行用幣告至亦用幣皆如告奠祖禰之禮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

出五廟之五當作宗因下五官而誤也○諸侯相朝其分同故其禮畧告禰而已祖廟則命祝史以告也朝服視朝而已不用見也告所過山川而已不徧告境內之山川也凡此殺禮不敢並於朝王也○舊說上文祝史告宗廟亦告祖禰正因此節五廟字而遷就也愚謂既親告奠又命祝史再告不已瀆乎又以朝服爲皮弁服蓋以諸侯相聘用皮弁服則相朝亦當用之天子以皮弁服視朝故此亦謂之朝服夫諸侯朝天子聘固用皮弁然視朝之時恐不當豫服如朝王禮則用常朝服亦可況以天子之朝服而諸侯用之不已僭乎故皆不敢從也

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朝音潮○陳本連上節今析之此通上兩節而言以其有親告祖禰之文而知之也諸侯適天子及自相見而還必親告至或命祝史告至皆如行時告祖禰者亦告于祖禰但告禰者亦但告禰告社稷宗廟山川者亦告社稷宗廟山川告宗廟及所過山川者亦告宗廟及所過山川也既郭而入以久不在國欲飭政也吳氏[illegible]自節反亦如之爲即此節之意既於祖禰二字不通又前文略而後文詳非記者措辭之法也○此章記諸侯出行之禮以朝王相朝爲隆殺也乃孔子平日之言記者因上章偏告社稷宗廟而繫之於此非因曾子問而答也○

爲毋之爲去聲下爲父同遣去聲　養去聲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句行葬不哀次句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張氏曰輕重以服言反葬謂輕者既葬而反也奠謂奠於重者辭猶告也○此言並喪先後之禮小記所言蓋本於此並有喪謂父母若親同者今姑以父母明之家無二主雖父不得與父並故同時而喪其葬也先母而後父其虞奠也先父而後母此禮也其禮之詳則自啓母殯之後及葬柩欲出之前獨爲母設啓殯朝廟祖遣四奠而不奠父行葬之時柩車出大門即行不以悲哀不忍之故暫停於大門外右平生待賓客之次爲父喪在殯壓於重者也葬母畢而反即於父殯設奠告殯以啓期既啓遂脩葬父之事所謂葬先輕而後重也母雖先葬不虞必待葬父畢而後同虞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是也所謂奠先重而後輕也蓋葬乃奪情其禮宜緩故後重奠爲奉養其禮宜先故先重皆以尊父也故又以禮也結之他如祖父母及世叔兄弟皆當以此推之舊說殯當

三並去聲　屬音燭

為賓今按既夕禮祝聲三啓三明有告殯之禮不改可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章上無所承下無所屬孔氏以為記者失問理之或然也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為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上以承祭祀下以統族人禮之不可缺故雖七十無主婦也然亦深明必當有之意耳非謂七十而猶可娶也讀者不以辭害意乃為得之○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埽並去聲下節並同○冠者謂賓及贊非當冠之子也內外謂門內門外醴謂設醴以饗子也

廢上聲　令更並平聲去上聲

○曾子問有將冠子者賓贊已及門而與主人揖讓以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何以處之孔子言所問之喪若在大門之內則冠禮當廢而不行以其禮行之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在大門之外喪與冠子者異居則冠禮可從行而不廢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但當三加而止不設醴以禮新冠之人而向所設醴子醴賓之饌悉令徹去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潔淨更新乃即位而哭若賓贊未至而聞喪則雖在門外亦廢冠禮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

喪冠之冠如字

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見音現○如將至而冠孔子言也除喪不改冠乎曾子問也酌酒而無酬酢曰醮三加三醮其禮輕冠畢而酌醴於客位曰醴其禮重孔子又言如將冠子未及冠之吉日而有齊衰大小功之喪則因所服之喪服而加以喪冠曾子因問因喪而冠則他日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言諸侯及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於大廟中賜以冕服弁服受者榮君之賜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此之時雖有冠之醮無冠之醴由是觀之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若已孤之子除喪而冠則冠畢埽地而祭禰祭畢而見伯叔父然後設饌以饗賓贊冠禮所謂醴賓者是也○張氏曰冠為嘉事之重者唯因喪而冠及諸侯大夫賜冠於天子孤子

夫音扶

冠則禮殺餘不得輕廢也○此章言冠禮遭喪之節而其事有三將行冠而聞齊衰大功之喪一也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二也父沒而冠三也然此當為疑經夫外喪冠而不醴是矣即於是徹饌埽地為位而哭可乎且門外之喪甚近獨不可即其家而哭之乎冠者吉禮之始因喪服而冠不可也未及期有喪而廢可也況齊衰期年耳大小功九月五月耳待除而後冠未為遲也何必因喪而冠乎冠禮三加而醮冠畢而醴若諸侯大夫服賜服不云三加安得有醮而無醴乎竊意二句有誤當云有冠醴無冠醮庶或可通蓋不論其禮之輕重求其實可也且三加彌尊安得謂醮輕乎○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

長丁丈反，下並同。復扶又反。飲於鴆反。去聲。

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主人所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主人自飲者，導賓使飲也。賓受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昭公名稠。孝公亦魯君，名稱，昭公之九世祖也。○此章言喪祭簡略之事。曾子問祭而不行也。旅酬之禮何爲然。孔子答言，唯小祥練祭爲然也。蓋虞祭之時，主人、主婦酳尸，尸酢主人、主婦，皆奉爵。主人、主婦獻祝及佐食，祝及佐食奉爵。賓三獻尸，尸奉爵。禮畢，鄭氏所謂虞不致爵是也。至小祥漸吉，主人練服而祭，但加獻禮而不旅酬。故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奠之而不飲，亦後與酬爵於賓，賓弗舉，即止。此禮也。昔魯昭公練而旅酬，

則過於薄。失此禮矣。至於大祥，吉，當加旅酬禮，但不得如饋食禮之無筭爵耳。而孝公大祥亦止奠酬而弗舉，則過於厚，亦失禮也。方氏曰：昭公未可爲而爲之，則於禮爲不及；孝公可以爲而不爲，則於禮爲過。故皆以爲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去聲，章內此同。衰與縗同，後凡言斬衰者倣此，不復出。爲，去聲，章內並同。○饋奠，奠於殯也。不以

否方有反。夫音扶。

之以已通，太也。○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意以斬齊服重，決不可爲人助奠；大功稍輕，或可與也。孔子不悟其問意，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與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爲之，此禮也。是據所爲服者言之也。夫有服之人，可爲所服者奠，則知不可爲他人矣。曾子執已問意，不悟答言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太輕已之服而重於爲人乎。孔子答言此非爲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爲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則使斬衰者奠；大夫之喪，則使兄弟之服齊衰者奠。此二者或但有公喪，或既有私喪而又遇公喪者，皆可以君重而親輕。大夫尊而親卑也。若士唯朔奠，雖不如大夫之朔望殷奠，然其禮亦盛，執事者多。既無天子諸侯大夫義服之衆，則但使朋友緦服或無服者行之。朋友不足，則取爲死者

正服大功以下之人充之。又不足，則反取爲死者服大功以上之人充之。自疏而親，雖不得已而用齊衰，亦無嫌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祭，謂虞與卒哭之祭。不斬衰者不與祭，言與祭者皆斬衰也。○曾子又疑小功之服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之祭。孔子答以有服之人但可爲所爲服者祭，則知小功亦不可爲他人祭矣。以上兩節皆不答其問意。蓋曾子之意謂已有服而與他人奠祭，孔子之意則謂即爲

否方有反

所服者奠祭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張氏曰。相識有喪服。謂有所識朋友之緦服也。舊註。相識有祭而已有服。竊恐語意不倫。不敢從。○曾子既知小功不可與他人之祭。又以相識之服至輕。或可與也。孔子答言已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蓋祭而誠至。則忘哀。誠不至。則如不祭。故雖緦不行。言緦則緦以上可知矣。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說讀曰脫。衰與縗同。相去聲。後凡言擯相者倣此。不復出。○廢猶除也。○曾子又問新除喪服之後。可與他人饋奠否。意以有服既不可與奠祭。而除服或可與。吉祭決不可與。而

可為不為為得之為竝如字

饋奠或可與也。孔子答言方脫衰而卽與奠。忘哀太速。非禮也。擯相事輕。或可為耳。吳氏曰。可者。略許而不深許之辭。不若并擯相亦不為之為得也。今酌人情禮意。緦功既除。可與人祭。齊斬則俟自行吉祭後而與。可也。以上兩節。方答其問意。○此章言喪服助祭之事。黃叔陽曰。此見曾子之學。若顏子則不然矣。然其用心誠確。故詳審不息。而卒有豁然貫通之處。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此其證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

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取如字。○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吉日。親迎之吉期也。二某字。上是壻父之名。下是使者之名也。不得嗣為兄弟。言繼此不得為夫婦也。不曰夫婦而曰兄弟者。謙未成昏且以同等有兄弟之義也。弗取者。弗取其請也。○此節決非孔子之言。直當刪去而無疑者。今姑依文釋而辯之。女之父母死。則壻使人弔。若壻之父母死。則女家亦使人弔。其之名。彼是父喪。則此稱父名。彼是母喪。則此稱母名。若父母先亡。或在他所。則稱伯父伯母。如無伯父母。則稱叔父母可知。壻雖已葬其親。而喪期尚遠。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時

夫音扶　為去聲

則使人致命。使之別嫁。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於他人。禮也。此上無可疑者。唯謂及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其請。而后此女嫁於他族。禮也。女之父母死。亦使伯父致命使別娶。男家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昏。女家不許。壻乃別娶。此為不通。夫有父母之喪而不娶不嫁。孝也。除喪而嫁娶。禮也。且議之昏而至納幣請期。則夫婦之倫定已久矣。乃為有喪而改易。可乎。壻除喪而別娶。非義也。女除喪而改適。非貞也。若謂恐其失時。又何以弗敢嫁娶為禮乎。遲之三年而后嫁娶。則既失時矣。曷若舊議之為便乎。人情事理。皆有未安。刪之可也。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

分扶問反　處上聲　期音基下同　為並去聲

父母死，則女反。迎去聲，後凡言親迎者倣此，不復出。○改服，更其嫁服也。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士妻褖衣，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邃者曰深衣，男女同制。布深衣，縿之以布者也。縞，生白絹。總，束髮也。此婦人初喪未成服之服也。婦喪，奔舅姑之喪也。不言婿奔，可知也。女反，奔父母之喪也。○婿父母死，則女改服以奔喪，雖未成婚，而婦之分已定也。女父死，則女改服而反其家，不可奪喪而成昏也。皆以教孝也。不言此後所處，意者女在婿家，若今童婦，除喪而後成昏也。女反時，亦服布深衣縞總而期，蓋女子在室為父三年，父卒亦為母三年，已嫁則期。今在塗，則非在室，故服期，亦除喪而成昏。既如

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復扶又反。○張氏曰：初謂親迎未終之禮。○此亦曾子問也。婿親迎，女未至，而婿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男不入門，改親迎之服，而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入門，改嫁服，而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即位而哭。言廢昏禮而成服也。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女不反，其改服即位，與男家同。然此特謂齊衰大功之喪爾，若小功緦麻，則不廢昏禮，昏畢乃哭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昏，更為昏禮乎。孔子答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乎。然此亦謂四時常祭耳，若禘祫大祭，過時猶追也。黃叔暘曰：此亦可疑。夫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視舅姑與廟，孰為輕重，豈有

夫音扶　見音現　下並同

舍上聲　供音恭

舍成昏見舅姑與廟之重，而遂改服即位以哭其輕喪者乎。且除喪不復昏，則將苟合而已乎，終廢見舅姑與廟之禮而已乎。恐亦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離去聲。取與娶同，後凡言取婦者倣此，不復出。見音現，下章並同。○此章有四義：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一也。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二也。古人取婦，次日見舅姑，三月見祖廟，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至三月得於舅姑，方可見祖廟。祝辭告祔稱曰某氏來婦，三也。若舅沒，上入禰廟，則於三月擇日祭見，以成婦供養盥饋之義，四也。言禰則姑可知。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

出　朝音潮　為去聲　期音基　處上聲

三月乃奠菜是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婿不杖，不非，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菲與屝同，音肺。○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婿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神主不得祔祖姑之廟也。婿雖為服齊衰期，而不杖，不草屨，不別處哀次。歸葬于女氏之黨。凡四者，皆示以未成婦也。若女之父母，則自降服大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夫死，女亦斬衰而弔，以嘗請期，故亦斬而弔，義之重也。以未成昏，故既葬而皆除，恩之輕也。○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

適註音的　狄音翮　齊車之齊讀曰齋　夫音扶

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與平聲。○孤喪主也。主神主也。○喪有孤。哀之所主也。二孤則莫適爲主。廟有主。神之所依也。二主則莫適爲依。皆非禮也。而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以爲問。孔子答言上天之照萬物者唯一日。下土之君萬邦者唯一王。祫嘗之所尊唯一太祖。禘祭之所尊唯一始祖所自出之帝。郊之所尊唯一上帝。社之所尊唯一后土。未有與之同爲上者。二孤二主。我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亟音器。○齊桓公名小白。亟數也。○古禮師行。必載遷廟之主于齊車。示有所尊奉也。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故有二主。夫作僞主。則誣其祖爲不仁。藏諸廟。則二其祖爲不義。不特非禮而已。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靈公先桓子一年卒。則此當作出公。出公名輒。靈公孫也。季桓子。季孫斯也。客。即出公也。康子。桓子子也。○小記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故衛君弔桓子。而哀公爲主。以拜禮也。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諭而正之。遂至循襲爲常也。不言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且緩其辭以存忠厚之意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讀曰齋。凡言齊車者倣此。不復出。○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示有敬之心。故名齊車。又名公輔。當作祧。○張氏曰。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示不敢專也。然必以遷廟主者。蓋七廟無虛主。而遷主無廟。其尊在三昭三穆之上。故載之以行。當言天子。則諸侯可知。言巡守。則師行可知。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陳本連下至其廟爲一節。今析之。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常時未有虛而無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三事。乃虛而無主耳。禮也。若師行而盡載以行。則廟有虛主。而嫌於此三事矣。此所以爲失禮也。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從去聲。○君去以下。陳本又分兩節。今悉併於上。老聃。疑即老子。姓李。名耳。聃。其謚也。周守藏室之史。四廟。據諸侯而言。蹕。止行者。

藏去聲

爲去聲

也。此引老聃之言以申上三事。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爲凶事而聚集也。卒哭成事。改題而后各反其廟。此即天子崩諸侯薨爲無主。一也。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此即去其國爲無主。二也。諸侯祫祭於祖。則迎高曾祖禰入太祖之廟。主出入即蹕止行人。不敢瀆也。言諸侯則天子可知。此即祫祭於祖爲無主。三也。重言老聃云。聖人之論禮有據而不自專蓋如此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王去聲下同

舍並去聲。○天子初立未及八世。諸侯受封未及六世。皆無遷主。故曾子問若無遷主則載何主而行。孔子答言主命。蓋以神命爲神主也。曾子未達。故孔子又言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之廟。遂奉幣玉以出。謂奉神主之命也。師行日三十里爲一舍。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奉以告廟。而埋於兩階之間。蓋重其命如神主也。○吳氏曰。夏以前天子皆無遷主。唯商祖契。周祖稷。故湯武初王皆有遷主。若諸侯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太廟。則告大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禰。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則有遷主矣。八世遷主不一。則但以高祖父新者行

齊音齋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

期音基

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喪如字。與平聲。○此子游所問而附於此篇也。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慈母有二。其一謂有服者。儀禮大夫士之子喪慈母如母。謂大夫妾子大功。士妾子期。與己母同也。其一謂無服者。內則天子諸侯之子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是也。子游所問主儀禮之慈母。而孔子所答則主內則之慈母也。故下文舉國君之事以證之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少喪竝去聲。喪之以下之喪爲遺竝如字。○良善也。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諸侯者爲其母緦。若適母在則練冠。故昭公引此以喪慈母。此喪慈母之由也

爲其之爲去聲。適讀曰嫡。後凡言適母者倣此。不復出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見音現。○旅衆也。色衣之色也。○日食則廢觀禮而

厭與壓通　別音鼈　更平聲

從救日。色以其方。謂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也。兵以其方。謂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日食是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與兵以厭勝之也。大廟火。則廢觀禮而從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者。不關此義也。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大廟。主國之大廟也。后。天子之妻也。天子崩。后喪。皆謂赴至也。夫人。亦主國之夫人也。○方氏曰。旅見者。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少。相見者。敵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此輕重之別也。愚謂五事。無可疑矣。獨日食之變。可以預推。何不更日而至中廢乎。是則可疑也。○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

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天子崩。則無祭主。故廢。后崩亦廢者。重敵體也。此下脫後第三節。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此所謂祭。承上文嘗禘郊社五祀而言。張氏曰。接祭。謂使人接之以終事也。陳可大曰。接。捷也。速疾之義。二說未知孰是。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飯音反。後同。酳音胤。○此錯簡。當在首節之下。天子崩。未殯。不

殺色介反。下節同　夫音扶　舍上聲

祭五祀。殯訖乃祭。然其祭也。迎尸入。坐。尸三飯則止。祝不勸侑以足十五飯之數。攝主不酳酒以酳尸。尸亦不酢主人。及獻祝與佐食以下諸事也。自啓殯至于反哭。亦不祭五祀。葬後乃祭。然其祭也。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酢主人。又獻祝。祝飲畢而止。無獻佐食以下事。蓋比殯後之祭稍隆。而視常時之祭則殺也。五祀不行。則嘗禘郊社可知矣。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音畀。帥與率通。○比。及也。帥。循也。奉帥天子。謂諸侯既殯及葬後。而祭社稷或五祀。亦如天子殯後葬後。祭五祀之儀也。○黃叔陽曰。此與上文。皆有可疑。夫天子崩。諸侯於天子崩

君薨。皆凶變之至大者也。臣子服斬衰三年。凶事之至大者也。社稷五祀之祭。特吉禮之輕者爾。今舍其至大而行其所輕。何歟。且天子崩。君薨。既殯而即祭。但殺其禮。至既葬而漸加。抑又何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先儒已有疑之者矣。而況於五祀乎。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

見音現 長註丁丈反爲去聲 更平聲 應平聲 語去聲

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此言大夫宗廟之祭也。其廢者九。位卑則多也。天子崩，一也。后之喪，二也。君薨，三也。夫人之喪，四也。君之大廟火，五也。日食，六也。三年之喪，七也。門內齊衰，八也。門內大功，九也。若門外之喪，自齊衰以下，皆行而不廢。其齊衰之祭，則迎尸入坐祭尸三飯而止。不侑至十一飯也。不酳不酢說見上文。其大功之祭，則酳酢而止，無獻祝以下諸事。小功緦麻之祭，則俱畢室中之事而止。蓋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故此祭但止主人主婦及賓獻尸祝佐食三人，則止無致爵之事。服漸輕則禮漸備也。若平常之祭，十一飯畢，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次賓長獻尸，三爵而止。尸得賓長獻爵則止

不舉，而奠其爵于薦之左。執事者爲主人設席于戶內，主婦酌爵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以酌，而酢執爵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爵以酌而致於主婦。主婦之席在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而更爵自酌以酢，此所謂致爵也。致爵之後，尸乃舉爵。此經文但言室中之事而已矣。則不致爵也。以上皆答大夫廢祭之問。孔子見曾子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言士卑於大夫，故其禮異於大夫者，外喪雖緦不祭。若所祭之祖禰，於死者無服，如母之兄弟姊妹及妻之父母，已雖有緦，則亦祭也。是大夫廢祭者九，而士加小功緦爲十一也。〇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

殺色介反 夫音扶 衰與縗同 好去聲 斷音段爲去聲

哭，不亦虛乎。練，小祥也。羣旅，皆衆也。〇三年之喪，既練之後，亦漸殺矣。然猶不同羣而立，與衆而行，懼及他事而忘哀也。而況弔哭於人乎。夫君子行禮於外，豈徒然哉。凡以文飾其情之存於中者而已。當其吉也，情主於敬，則冠冕文彩以飾之。當其凶也，情主於哀，則苴衰杖絰以飾之。皆非虛僞而無情實者。是乃所謂禮也。若三年之喪而弔哭於人，哀則忘親，不哀則周人。是彼此皆虛而無情實也。陳可大曰：曾子既聞此言矣。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往哭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歟。〇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張氏曰：私喪，親喪也。殷祭，謂宗

廟之盛祭。〇親喪除服，必有祥禫之祭。曾子以有君服，不可以祭，故問除之如何。孔子答言君重於親，恩以義斷。凡有君服在身，而遭親喪者，尚不敢爲親制服。況可行除喪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弗除也。必君服除而后行宗廟之殷祭爾。謂不復行除喪之祭也。鄭註：君服除而后行二祥祭，則與下節相戾。然亦自知其不通，故以適子追祭，支子不追祭爲言。愚以經無明文，故不敢從，讀者詳之。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舉，行也。過時弗舉，泛指諸禮而言。勿猶弗也。祭謂祥禫之祭。與第八章指

稅去聲　脫讀曰　殯音賓

治平聲

時祭者不同。○張氏曰。曾子因孔子殷祭之言。以不復有祥禫之祭。故又問如此。孔子荅言先王制禮。各以其時。若已過時。則不追舉。如除喪不改冠。昏不反初。小功不稅。時不祭。不補之類。皆是。乃禮制之本然也。今此弗除父母之喪者。非弗能弗除也。恐其踰禮制而不敢也。再言過時不祭。爲禮。以明弗除之爲可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否方有反。後竝同。○此殷事。與上章殷祭不同。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孔氏曰。君殯既殯。君所無事。父母新喪。可以致隆。故歸居于家。以治之。若君喪有殷事。則適君所。其他朝夕則不往哭也。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家有殷事。則歸。朝夕否。此雖不言。可以類推

曰。

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啓。啓殯也。○君殯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歸哭父母。復往送君之葬。鄭氏曰。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孔氏曰。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室老。家相之長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盧氏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而後往殯君。若臨君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

相去聲長丁丈反適丁歷反後凡言適妻皆倣此不出

爲竝去聲

累竝上聲　行竝去聲

分扶問反下竝同　操平聲

當去聲

歸殯父母也。殯畢。反于君所。家有殷事。則暫歸。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既不得歸。則朝夕之奠不親涖矣。然禮不可廢。故使人攝之。大夫尊。則室老攝。士卑。則子孫攝。此二句。但承朝夕否而言。若上條有殷事而之君所。則亦當使人攝也。內子爲夫之君。如爲舅姑服齊衰。故君有殷事。亦之君所。言亦者。謂亦同於夫也。夫言朝夕否。朝夕不歸家也。婦言朝夕否。朝夕不之君所也。此其所不同也。孔氏曰。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此章言君親竝喪之禮。蓋就臣子忠孝而酌其中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誄音壘。長丁丈反。○此言諡法。誄之爲言累也。累列平生實行以爲諡。若今之行狀也。誄之將以作諡。故言誄則該諡矣。古者生無

爵。死無諡。諡當由尊者成。一則以分之所在。不可借操榮辱之柄。一則以情之所在。恐其涉於虛美之私也。故禮賤不得誄貴。幼不得誄長。所以嚴其分而防其情也。唯天子至尊無二。故讀誄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胡氏所謂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者是也。自天子之外。則雖諸侯。亦必請於天子。天子使太史賜之諡。無自相誄之禮。數者且然。況於賤幼者乎。此禮行。則名分正而美惡當矣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椑音辟。從竝去聲。共讀曰供。衰與縗同。後

渝音標 空去聲 著音灼 下並同 散上聲

凡言疏衰者倣此不復出菲與屝同免音問○戒。渝。備也。指衣衾外服用之物。親身棺曰椑。舉椑。則衣衾可知矣。其。具也。子。主人也。麻弁。布弁也。絰。布弁之上加環絰也。疏。衰。齊衰也。菲。草屨也。闕。毀也。入之時。毀宮門西邊牆其處空缺。故謂之闕。非門閾之闕也。一節。猶言一體。○此言君喪外歸之禮。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爲三年之戒備。恐未得即返也。君於是以親身之棺隨行。慮或死於外也。若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答言喪自外入。其禮有二。若大斂而歸。則其國有司。其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也。主人之以待即成服也。此時主人在路。首著麻弁絰。身著疏衰。足著菲。而手持杖。以棺柩未安。不忍成服也。入自闕。則其於生也。升自西階適殯所也。若小斂而歸。則主人首不麻弁絰。唯著免布。身不疏衰。唯著布深衣。以尚未大斂。欲漸成服也。入自門。待以生禮也。升自阼階適

大斂也。此不特君薨爲然。大夫及士卒于外而入者。禮皆如之。無異制也。按此章首言其殯服。而小斂下。不言其大斂服。可類推也。若鄭氏云。行遠不可無飾。故子免而從柩。然則大斂後。獨非行遠乎。倘可以無飾乎。○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引與紖同。封。讀曰窆。下並同。○遂。送君柩。下棺。即歸。不待嗣君之返而後返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陳可大曰。遂。送親柩。既窆之後。改服而往者。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曾子問曰。宗子爲

從去聲 免音問 下並同 堩音亘 著音灼 去上聲 扱讀曰插

爲大不 爲之爲 並去聲

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爲介之爲去聲。○上牲。少牢也。士特牲。大夫少牢。孝子。即宗子也。介。副也。介子。即庶子也。○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歲時有事。則庶子以上牲就宗子之家而祭焉。祭以宗子爲主。故其祝辭如此也。不曰庶子而曰介子者。庶乃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其祭祖考皆然。若宗子爲庶人。禮亦如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

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假讀曰嘏。綏讀曰墮。音灰。○于陳本作於。○此以下。因上問而廣陳之也。陳可大曰。介子非當主祭者。故謂之攝主。其禮略於宗子者有六焉。此五者與下不歸肉是也。若以祭禮先後之次言之。當云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祭。今倒言之者。舊說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亦或記者之誤歟。今依次釋之。不配者。祭禮初。行尸未入之時。祝告神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如姜氏子氏之類。今攝主不敢備禮。但言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綏當從儀禮作隋。隋。減毀之名也。尸與主人俱有隋祭。主人減黍稷牢肉而祭于豆間。尸則取菹及黍稷肺而祭于豆間。所謂隋祭也。今尸自隋祭。主人是攝主。故不隋祭也。假者。福慶之辭。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畢。命祝假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

歸與饋通 隋與墮通 嘏古反 酳音胤

女並讀曰汝　爲去聲　謖音縮起也

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今亦以避正主。故不假也。不旅。不旅酬也。詳見前章。厭者。饜飫之義。謂神之歆享也。厭有陰有陽。陰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爲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在室奧陰靜之處。故曰陰厭。陽厭者。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禮之意。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皆庶幾其享之而厭飫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歸與饋通。○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奠於俎南。而不舉之以酬兄弟。此即上文不旅之事。而重言之者。上文乃主人之事。此則賓之事也。宗子主祭。則歸俎肉於助祭之賓。今攝主。故不歸肉也。非但祭不備禮。其

初筵賓而告之之辭。亦有不同。云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稱宗兄者。對弟而言。稱宗弟者。對兄而言。稱宗子者。對祖父之列。或子孫之列而言。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家。宗子之家也。已。止也。以。用也。若。順也。首。猶先也。誣。妄也。○宗子有爵

殺色介反下並同適並讀曰嫡

而去國。庶子無爵而居。亦可祭者。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也。但其禮與有爵者不同。蓋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而不祭矣。若有罪去國。則廟雖存。庶子亦不得就之以行禮。但當望墓爲壇以時致祭。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宗子之家。其祝辭但稱子某。而不稱孝子某。非有爵者稱介子某之比也。庶子之身死。則稱名之禮。於是而止。明其子爲庶子之適子。祭稱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也。義也。今之祭者。不以此義爲先。而率意行之。祇見其誣而已。按子游以下數語。恐非孔子之言。乃記者引之以爲證耳。方氏曰。庶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祭。而又殺焉。敬宗之意。貴貴之宜。兩盡之矣。○此章言重宗之禮。乃支子不祭之變禮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

少去聲後凡言幼少者倣此不復出

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曾子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時必當有尸乎。若不立尸而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陽厭。則尸既起。皆無尸也。孔子言祭成人而死者。必有尸。以成人威儀具備。須立尸以象之也。尸必以孫。以孫昭穆之位同也。取於同姓。亦謂孫之等列也。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有成人之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者之喪而無尸。則是以殤待之矣。今按祭成人[illegible]既有尸而又厭。祭殤則但有厭而無尸。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

復扶又反

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肵音祈。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復加孔子曰。蓋便答而復言也。鄭氏曰。祔當作備。言祭。卒哭後祔與除服。及終祭者之身之祭皆是。○陳可大曰。此承上文祭殤必厭而言。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陰者。有厭於陽明者。蓋宗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凡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彙之也。曾子不悟其旨。乃問云。祭殤之禮。略而不備。何以爲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孔子言宗子死於殤年。無爲人父之道。故庶子不得爲之後。然族人有與爲兄弟而主其祭者。其禮有

殺色介反下同　爲去聲　養去聲

隆有殺。蓋祭殤本用特豚。今以宗子。故卒哭以後之祭。皆用特牲。此致其隆也。凡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以無尸。故不舉。凡尸食之餘。歸之肵俎。肵者。敬也。以此俎爲敬尸而設。故謂之肵俎。今亦以無尸。故無肵俎。太古無酒。以水行禮。後王重古。祭則設之。今殤不備。故無玄酒。常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戶外。則祝東面告利成。利猶養也。謂供養之禮已成也。告畢。導尸以出。今亦以無尸。故不告利成。此四者。皆致其殺也。是謂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奧陰暗之處厭之也。其他庶殤。及庶子之無子孫者。若是宗子之大功以內之親。則於宗子家祖廟中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戶之明白處。其酒尊則設于東房。皆爲顯明。是謂陽厭也。張氏曰。室以奧爲尊。故宗子之殤厭於陰。凡殤與無後者厭於陽也。愚按。祭成人則兩厭皆備。祭殤則各舉一厭。文與祭成人之厭不同。士虞禮有

陽厭。少牢饋食禮有陰厭。可考也。○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

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引與紼同。堩音亘。不與否通。方有反。從去聲。夫益音扶。數讀曰速。使去聲。莫讀曰暮。痁尸占反。○堩道路也。巷黨名。明反。光復常也。舍奠者。諸侯載主而行。故晚止舍而設奠於行主也。痁病也。○曾子問柩在途而日食。則有變常禮而且止乎。且不變常禮而遂行乎。孔子述老聃之言以答之。柩北向而出。故以道東爲右。凡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止柩就道右。則行人交相左。以日食不行凶禮也。止哭以聽日食之變動。必待日光復常而后行。老聃以爲此禮也。孔子言柩行不可反。實於

速葬今不知食止之遲速豈若遂行之君哉老聃又言諸侯之朝王與大夫之奉使皆見日而行逮日而止防患之道也唯柩亦然若見星而行者獨罪人及奔親喪者爾使日食而既安知其不見星乎皆聃之中恐有姦慝故以不行爲禮也君子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豈可不待明反而后行乎今按日食有常度可推而知愼之於始則無此慮矣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爲使並去聲○始死而招魂曰復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然私館公館其義難明故孔子善其問而答之也凡主國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凡公家所造之館及雖私家但有君命使舍者皆曰公館

殺色介反　造音皁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八歲至十一歲爲下殤土周塈周也說見檀弓上篇輿機設機爲輿也機者輿尸之具以木爲之狀如牀而無足以繩橫直維繫之往往就所葬之園也邇近也○周初葬下殤之禮不用棺不就墓但以塈周葬于園之中其往也不用車載但以衣斂尸置之尸牀衆手舁之以往以路近故也曾子見世之葬下殤者皆就墓故問與機而往唯路近者可耳若墓遠而不用棺不用車以若不可當如之何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中下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遣車者亦不輿機而葬也

繫音計　斂去聲　適讀曰嫡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句衣棺自史佚始也佚音逸召音邵棺斂並去聲下衣棺並同○史史官佚其名也墓遠不葬于園也棺斂以棺斂尸也言豈不可者言何爲不可也舊註以豈爲句絶者非衣棺者既斂衣又斂以棺也○吳氏曰孔子引老聃所言史佚之事以答蓋史佚實葬下殤之子於墓而其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宮中則如成人而載以喪車不舁機也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故言不敢於是召公

以棺之棺如字下同以衣之衣如字曾音層

爲史佚問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蓋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舁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此未有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以後葬下殤而墓遠者用棺衣之棺之自史佚始前此則衣而已不棺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張氏曰尸皆取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則取同姓之卿大夫有爵者謂之公尸○卿大夫將爲公尸已受君命而齊戒越宿矣而門內有齊衰之喪則出舍於公館以待行事事畢然後歸哭不敢以私凶干公吉也

爲去聲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下去聲○弁爵弁士服也冕大

辟讀曰闢

夫服也。○此因上章而言救尸爲尸之禮。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爲君尸而弁冕者，以君之先世或有爲大夫士者，故尸亦當弁或冕也。出而卿大夫士遇之，則下車。尸式以答之。又有先驅辟除行人。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辟讀曰避。與竝平聲，下竝同。○辟，辭辟也。初，有司謂始於有司遣之也。致事，還其職位於君也。君子二字直貫下文，兼君臣而言也。○在君使之，則爲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教人孝也。在臣從之，則爲自奪其喪親之心。非所以爲孝也。此二者皆君子所不爲也。

惡烏路反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上爲去聲。○伯禽，周公子，封于魯。時居母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人居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是亦不可以已乎。乃欲自附於伯禽，非吾之所知也。孔子深惡而絶之，宜矣。○此章言奪情之非禮。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八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周文王昌也。以其善於世子之禮，可爲後法，故舉以名篇。凡十一章。

朝夕之朝如字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否方有反。後凡言安否者倣此，不復出。莫讀曰暮。○內豎，內庭之小臣。御，直日也。○世子朝親，朝夕二次而已。文

王以爲未足以盡事親之心，故加其一。聖人之行，過人而得中也。方氏曰：內則言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昧爽而朝。今雞初鳴而至寢門，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

行去聲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時也。履，蹈地也。心有所懼，故憂形於色。急於侍親，故履不能正。○此上兩節言問安之禮。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上上聲。下去聲。○陳本連上節，今析之。在，察也。寒煖之節，飲食有當寒當煖之宜，如飯宜溫，羹宜熱之類。食下，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食之多寡也。末，無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

爲去聲

空隙並去

朝音潮 今爲之爲去聲下同 大集注反 離去聲 數音朔

也○此節言視膳之禮察寒煖恐失宜或致生疾也問所膳恐不如常而有疾也未有原爲其失飪與味惡也待諸然後退不敢急於就安也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帥與率通說讀曰脫養去聲飯並音反有二之有讀曰又間如字○帥循也十日曰旬間猶瘳也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謂病瘳爲間也○此因文王而及武王之事道以中庸爲至文王事親可謂至矣苟有加焉則非可傳可繼之道此武王之所以爲建孝也平時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說今爲親疾雖步不離故不敢說冠帶以自適其視不滿容者與矣人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飢

飽今爲親疾志不在食故一飯再飯唯親之視不敢私適其欲其視嘗饌寡則不能飽者異矣蓋視文王雖不敢有加而視常人則有加也○陳壽翁曰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女並讀曰汝○陳可大曰文王疾瘳之後武王乃得安寢故問其有何夢武王對云夢天帝言與我九齡文王又問以九齡爲何祥也

夫音扶

朝音潮 冠去聲 別音彆

武王對以西方九國君終有之而文王以爲非也古者謂年爲齡言天氣一周也齒亦謂之齡言人壽視齒也夫數之修短稟氣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其說誤矣不足深辯刪之可也○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相去聲治平聲○涖阼臨阼也必言阼者主人立於阼階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故謂繼體之君臨朝行事爲涖阼也踐履也以位臨之曰涖以足履之曰踐輕重之別也抗舉也○武王崩成王幼雖已涖阼爲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故周公以冢宰相助踐

長亦丁丈反

於學之學如字句音鉤

復其臨阼之事而治天下也世子於家則子於位則臣於齒則幼知爲子然後能爲父知爲臣然後能爲君知爲幼然後能爲長成王未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既不能治天下而業已涖阼又不可以世子待之故使伯禽抗行世子事親事君事長之法非僭也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長其善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忍也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以救其失也成王允迪厥德豈偶然哉末句衍文或曰伯禽所行乃文王所行諸侯世子之禮非王世子之禮也更詳之○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學並音效下同○學教也士即王制所謂司徒論俊選而升於學之士也干盾也捍兵之器戈句子戟也羽翟羽也籥笛屬四物皆舞者所執東序夏學名○世子位阼則有主治之責選士入

相去聲　夫音扶下同　參音驂　學如字　調平聲

官。則有輔治之任。教之皆不可以不時。故曰時各有所教。一之則使之習有常而不廢。非一則使之志有定而無分心也。干戈爲武舞。欲發揚蹈厲。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羽籥爲文舞。欲完靜斂藏。故於陰氣凝收之時教之。示安靜也。皆於太學。有定處也。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四者皆樂官之屬也。贊。佐助也。胥。即大胥也。南。張氏曰。二南也。以鼓節之。曰故南。○此承上文而言。干戈羽舞也。故各以其官教之。此教者爲士。貨者爲輔也。夫於亦多矣。而必先樂舞者。何也。古之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以和神人者。樂與舞存焉爾。故使世子及士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歌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於誠明。志氣趨於聖智。孚友形於中。舞蹈動於外。遜於五品。無入而不自得矣。然教舞之時。大胥歌二南之詩而擊鼓以節之。蓋二南者。脩身正家之要於皆歌之。則舞以樂爲節。樂以舞爲成。而風化遠矣。舊註云。南。南夷之樂。今按周禮。掌教夷樂乃旄人之職。亦無胥鼓之之事。且初教世子。而即從以夷樂。雖曰以示服遠。得無亂雅之漸乎。恐不可從。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如字。○誦。口誦樂歌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詔亦教也。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有天下。兼立前三代之學也。○亦承上言。春夏不特教干戈。春誦詩。夏調弦。則皆大師詔之於瞽宗。因陽用事而教之以聲也。必於瞽宗者。瞽宗。樂之祖也。秋冬不特教羽籥也。秋學禮。則典禮者詔之。亦於瞽宗。禮樂一道也。冬讀書。則典書者詔之於上庠。書始於唐虞也。此因陰用事而教之以事也。按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此教世子者。有不同歟。

語去聲　爲去聲下並同　更平聲　離去聲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祭。謂行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之禮也。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謂行祭。及養老。鄉飲。鄉射。大射。燕射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之中。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學音效。○戚。斧也。舉干戚以該樂舞也。上言祭。此不言祭者。樂舞爲祭而設也。語說。即上合語之說。命乞言。即上養老乞言也。大司成。即周禮大司樂。掌國學之政者也。不曰大司樂而更稱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士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舊說謂師氏。更詳之。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爲講論而詳說之也。○王氏曰。此又承上言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小樂正教其事矣。然非教者爲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矣。故大樂正授以篇章之數。而大司成爲之論說於東序也。王氏曰。授數。猶未離乎業也。至論說始可以言成矣。集說。謂論說此受教者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恐未必然。

○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問如字。○此言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弟子布席。與大司成遠近。可容三席。所謂函丈者也。如此。則遠不至於不相近。不至於太逼。故可以問也。問終則卻就後席。

參音驂

脩背負牆壁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其間事之時尊者有教而已若未達則必待其言畢然後問之若陳列未竟則不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皆敬也○此章言太學教世子及士之法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學指弦誦干戈之類官張氏曰當作夏蓋字之誤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歐陽氏所謂學官四時之祭有樂無尸者也主於行禮非以報功故略也先師謂前代明習此事之師也弦誦禮書各有師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也四時之教常事耳故不及先聖不用幣立學事重故上及先聖反其始也奠必用幣加其禮也天子視學亦然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

下如字

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朱子曰以下合樂考之則有合當爲合樂國故謂喪紀凶札之類○諸侯釋奠必合樂若有國故則但釋奠而不合樂然此合樂非大合也唯天子視學之時乃大合樂而遂養老後言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者以此○葉氏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重道合樂以教崇德養老以教致孝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句遠之句於成均句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去聲○語論辯也郊小學也以其在郊故謂之郊進者自外而入內舉者自下而升上揚者自隱

復扶又反 使命之使去聲 而下之下如字近去聲

而之顯互文也曲藝謂小小技能若醫卜之屬誓戒也又語後次復論也等輩類也序優劣之次也成均五帝太學之名尊亦爵也尊在堂上者曰上尊○此言小學論士之法先王論士下郊賢者錄之才者收之其法如下文所云也士以德行爲上論而得此則進用之所謂取賢也其次長於政事而德未必備者亦舉用之以任庶職又其次長於言語而事未必優者亦薦揚之以備使命所謂斂才也又其次則一曲之藝雖不卽使論亦皆戒之使習其業以待後次再語之時而考之其考之也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取者卽於同等之中拔而進之而其進之也又以所能之高下爲先後以猶在郊故謂之郊人明非俊選之比也藝成而下非君上所宜近故疏遠之然天子飲酒於成均之學宮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勸焉凡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今郊人雖賤

而酌上尊所以榮之也黃叔陽曰於此見先王立賢無方而不求備於人曲成不遺而又明正其等此人才之所以盛也陳壽翁曰曲藝皆誓謂之郊人法也有一乃進取於上尊恩也恩與法並行而不偏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興當作釁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隙也器禮樂之器也其下授器則專指舞器如干戈羽籥之類釋菜祭之尤略者歐陽氏所謂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者是也儐禮賓也東序夏學也諸侯有功德者亦得立異代之學語合語也○此章言立學器成而釋菜之禮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制作既成塗釁已畢所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釋奠合樂則舞舞則授舞者以

喩音裕注凡言喩上並者倣此不復出

治平聲

所執之器。釋菜視釋奠尤簡。故不舞。不舞則
不授器。然此於虞庠行之。虞庠在西。東序在
東。釋菜禮畢。乃從虞庠而退儐禮其賓於東
序之中。一獻。謂無酬酢之類。無介。謂無傳命
之助。無語。謂無合語之禮。於禮亦可也。蓋告
器將用。其事本輕。故禮之行於神者既簡。則
其行於人者。不得不簡也。○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
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
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
文。章首三字。陳本屬上章。今依張氏移置於此。蓋總言教世子。而下詳三王周公教之
之法也。方氏曰。兩相合謂之交。兩相維謂之錯。鄭氏曰。中。心中也。懌。悅懌也。○黃叔陽曰。
此以正道教世子也。樂主於和。所以治其邪慝。諸其性情。感人心之和而脩其內也。禮主

於敬。所以正其容體。齊其顏色。治人身之散
而脩其外也。此禮樂之分也。及其脩之之久。
則樂雖脩內。然心和則身亦和。是交錯於禮
也。禮雖脩外。然身敬則心亦敬。是交錯於樂
也。有諸中。必形諸外。脩之至此。則成矣。是以
天機自動。生意油然。不待勉强而自然悅懌
也。以接人則恭。以持己則敬。恭敬而未嘗不溫
敬而未嘗不文。文深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文
之氣象。此皆所謂發形於外者。乃禮樂之合
也。蓋禮之和。即爲樂。樂之節。即爲禮。故其交
錯發形之妙如此。禮樂之教人矣。此執禮之
官。大小樂正。大師。大胥。籥師。籥師丞之職。所
由設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
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
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喩之。太傅在

長丁丈反下同

相去聲

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喩
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喩諸德者也。
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
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
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少行並去聲。後凡言德行者倣此不
復出。○養者。涵育薰陶。長而成之也。審喩者。詳審言之。使通曉也。前後。以行步言。出入。以
居處言。愼其身。使之謹守其身也。輔。相也。翼。助也。記。古書也。疑義未詳。蓋有疑即問之意
也。四輔。師保疑丞也。一云。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輔。吳氏曰。虞有四輔。周有三公。周之
師。即虞之丞。周之傅。即虞之輔弼。夏商或同。不可考。記者總虞夏商周言之。故曰。設四輔

易以豉反下節同

及三公。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不
言傅。疑丞不言輔弼。省文也。唯其人以上。皆
記文。語。言也。語使能也一句。記者釋之之辭。
○黃叔陽曰。此以正人教世子也。道莫大於
人倫。官莫重於保傅。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
而使其自化。欲其知人倫也。太傅以身教。故
審父子君臣之道於身以示之。使有所觀法
也。少傅以言教。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
而詳審曉喩之。使明其義理也。此所謂養之
也。故行步。則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居處則入
有保。出有師。是其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出入
起居。莫不有教。故其教易喩而德易成也。謂
之曰成。則父子君臣之道。身有之矣。蓋天下
無事外之德。如教以事親長之事。而喩諸孝
弟之德。教以爲君臣之事。而喩諸仁敬之德。
此師之教於外者。尊而嚴。故出必有師也。天
下總身外之道。如愼其耳目之視聽。以輔翼
其聰明。而歸其耳目於道。愼其口體之言動

以輔翼其敬義而歸其口體於道此保之輔於內者親而密故入必有保也然不慎於擇人則或有邪佞雜於其間將使正人不安其位而正道因以廢矣故記之所言蓋言此衆官必擇能其職者乃使之苟非其人則寧闕而不備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承上言教以禮樂輔以保傅則世子爲君子矣君子曰德是德成也德成則可以立教而威儀可法無敢慢易故教尊教尊則可刑於官而臣工信度無有頗僻故官正官正則可推於民而上行下效各協於極故國治夫君人之道三者足以盡之今既能然則自爲世子而君道固已備矣故曰君之謂也他日涖阼惡有不克負荷者乎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治平聲于讀曰迂○前言抗踐阼而治此言攝政踐阼而治其義一也蓋涖阼與踐阼已自不同不必如舊說謂記者之失也迂曲也○抗世子法於伯禽非自教其子蓋示法以教成王也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是迂曲其事也人臣殺身而有益於君猶且爲之況迂身無殺身之難善其君尤有益之大者乎周公優爲之也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令平聲○此言周公迂身善君之故蓋治人之則取諸吾身必能以孝事父而知爲子然後能推其慈而知爲父必能以忠事君而知爲臣然後能推其仁而知爲君必能以弟事長而知爲幼然後能推其惠而知使人故教世子使知爲子爲臣爲幼之義者以此也成王幼而失父以爲君則尚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而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上無君父可事而無爲子之處如此而不委曲以教之則將終於不知矣何以爲人君父而使人哉此所以必抗世子法於伯禽而後能善其君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陳本連上節今析之○此言世子當教之故吳氏曰凡天下之爲人父者於其子惟有父之親而已無君之尊也凡天下之爲人君者於其臣唯有君之尊而已無父之親也唯君之於世子既有父之親又有君之尊然後能兼天下尊親二者而有之非他人之爲父爲君者比也彼但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者猶不可不教其子況兼有之者其養世子可不慎乎所當明禮樂擇保傅而不敢忽慢簡略也舊說有父之親盡親道以教之也有君之尊盡尊道以教之也然後能保有天下恐於文理不切且兼字之義難通不敢從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長並丁丈

易音異 少去聲

反後凡言長長者倣此不復出學並音效○物猶事也一物謂齒讓也三善父子君臣長幼也齒序齒也下言齒讓即謂序齒相讓也○此唯在學受業時爲然若朝會飲食則仍以位爲尊卑也君我君臨乎我也著者知之明父子長幼親屬易知惟君臣以義合故言著也不言兄在而言長長者世子無兄也斯謂之臣者世子於君號曰君臣然異於義合故云謂之臣也得者謂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無所失也語古語也司上也業詩書之屬樂正司業即前章所言大樂正授數也父師司成即太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也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此言教世子齒讓之美世子在學與後選序齒國人觀之其不知禮者疑而發問其知禮者從而曉之曰父在之時恒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是其禮當如此也其二其三皆此意父子言消天性自然也君臣言義以

義相合也長幼言節有等級也故父在以下又解上文父在君在之義言世子雖他日爲君然自今日言之則君父尚在猶爲臣子豈可輒以君父自處哉故當守臣子之節行此齒讓所以尊君親親是教之以父子君臣長幼之倫也世子由此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得而無失則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國安得而不治哉故引古語以證之元良即道得之謂以貞即國治之謂也周公踐阼此四字衍文○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弟與悌同後凡言弟者倣此不復出子愛之子讀曰慈○庶子官名周禮作諸子主正公族教國子者也睦者和於族友者和於弟子者慈於子愛者慈於幼○上言天子諸侯之世子教已備矣其餘若天子之子弟與異姓之有功德者皆封爲諸侯諸侯之子弟有功德而爲本國之公卿大夫士者謂之公族其公卿大夫士之子謂之國子亦將有分理之責故使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交乎孝則以睦友恤乎下則以子愛所以然者何也父子主恩非孝與子愛則其義不明而天性之親既矣公族不可得而正也故教以孝使子知事父教以子愛使父知慈子所以明父子之義也長幼有序非弟與睦友則其序不明而天序之倫失矣公族亦不可得而正也故教以弟使幼知事長教以睦友使長知字幼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庶子之正於公族其綱如此詳見下文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朝並音潮後凡言內朝外朝者倣此不復出○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其指公族也內朝燕朝外

治之之治平聲下治之同　與去聲　長丁丈反下並同與上聲

[illegible]也。以齒下。脫庶子治之至不除父兄一節。司士。官名。爲。猶治也。○自此至哭之凡九節。皆詳正公族之禮。而此一節。則言朝禮也。其朝于公。謂或朝于內。或朝于外也。在路寢之庭。謂之內朝。時唯公族在。而異姓之臣不與焉。則立於西方而面向東。尊者在北。以次而南。其序各以昭穆論長幼而不論官。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居下也。在路寢門外。謂之外朝。時則同姓異姓之臣皆在。故以官之高卑爲序。不論齒也。司士爲之者。司士掌羣臣之版。及正朝儀之位。故主外朝。若內朝。則庶子治之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陳本亦分兩節。今併之。宗人。典禮之官。大夫以上爲爵。官。庶官也。登。自堂下而升堂上也。餕。食尸之餘也。獻者。酌而獻尸也。受爵者。受尸所舉奠爵而飲之也。上嗣。適子之長者。○此言祭禮也。公族在宗廟之中。其位如外朝。以官不以齒也。宗人授百官以執事。或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也。或隨其官之職掌。尊者供大事。卑者供小事也。至於升堂食餕飲獻酬受爵。則宗人使嗣子爲之。雖同姓之長。兄弟異姓之長。賓皆不得與也。舊說以此爲士禮。而借言之。不加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以大夫近君而避之也。士賤不嫌與君同。則此非君禮而何。何謂借言也。又按特牲禮。祝酌奠于鉶南。俟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舉鉶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再拜。尸執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奠爵。洗而酌之。入獻尸。尸拜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筭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餕。所謂登餕也。三者之

復扶又反　爲去聲　別音鱉長丁丈反　與並去聲

序。受爵在先。獻次之。餕在後。今逆言之者。蓋以登餕爲重歟。**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治平聲。○此錯簡。當在其朝于公條以齒之下。言公族內朝之禮。庶子治之。對司士爲之而言也。凡有爵者會聚。則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族序齒。惟內朝則雖三命。而其位次不敢踰越無爵之父兄而居上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公。君也。大事。喪事也。主人。喪主也。○此言喪禮。亦庶子治之也。臣爲君。皆斬衰。然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服。以此爲序。麤者在前。精者在後也。不但公喪如此。雖公族之喪亦然。是以五服輕重別精麤也。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亦必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爲喪主也。此一句。但蒙公族之喪。若嗣君。則不待言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族食。與族人燕食。飲族燕也。世降者。族有親疏。隨世降殺也。○此言燕禮。亦庶子治之也。公與族人燕食。則以異姓一人爲賓。不以賓禮外族人。親親也。以膳宰爲主人。與賓抗禮酬酢。不敢以主人待君。尊君也。君與父兄則以齒序。篤親親之道也。然族人與燕者。各隨世而降一等。有與有不與者。如齊衰三年四會。大功則三會。小功則再會。緦麻則一會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此言軍禮也。禰當作祧。君出行軍。則奉遷主載於齊車。謂之公祧。庶子在軍。則守此齊車之行主。**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

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公宮，親廟室。宮以廟言，室以居言。皆所謂公宮也。正室，張氏曰：嗣君居適室者。舊說謂公族爲卿大夫士者之適子。恐非。以與後言君臣之道不合故也。○此言親觀會同之事，君以此等事出疆，則庶子以公族之不從行，及無職守者，守於公宮。如下文諸父以下是也。正室則以守太祖之廟，君之伯父叔父則以守高曾祖之貴宮貴室，君之諸子諸孫則以守禰廟之下宮，及燕寢之下室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冠去聲。後同。相爲之爲去聲。免並音問。賵

音諷。賻音附。承讀曰贈。含上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諸侯五廟，除始封之君爲太祖，百世不遷。其餘，每一易世而一遷毀，前遷也。太祖之廟雖不毀，而子孫之出於太祖者，亦以五世親盡爲斷，故總言祖廟未毀也。告喪曰赴。練，小祥也。祥，大祥也。弔免，五世親盡袒免，六世往弔而已。有司，即庶子也。賵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此外又有襚也。襚以衣服。四者皆謂之贈。或曰承當作襚。○此言冠昏喪禮，亦庶子治之也。五世之孫，親屬未絶，不以貴賤之異而忘吉凶之問，故冠取練祥皆告也。族有死喪，其相爲也，則六世以往者宜弔，五世者宜袒免。四世而緦服已窮矣。或免或弔，以漸而疏也。若當弔而不弔，當免而不免，皆爲廢禮，故有司罰之，所以肅禮教也。言此則緦麻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矣。賵賻贈含，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若廢正禮，恐亦當有罰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

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纖音殲。剸音轉。讞獻現孽三音。辟並音闢。爲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死罪，大辟也。磬，縊殺之，如懸磬，不加刀也。甸人，掌郊野之官。刑罪，墨劓剕，小辟也。纖

者，以鍼刺之，墨刑也。剸者，以刀割之，劓刑也。告讀曰鞫。盡也。即漢書言鞫獄。推審罪狀，令無餘蘊，然後讀其所犯罪狀之書而刑之也。獄成，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其情實也。讞，議也。張氏曰：公曰宥之下，脫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十字。在辟，言有法而不可宥也。朱子曰：素服之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于異姓之廟五字。並當補之。殺牲盛饌曰舉。變，變其常也。倫，謂親疏之等服也。天子諸侯絶旁親。○此言刑也。君於族人，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示之以廟朝喪服燕食守宮告赴弔免之禮，待之盡矣。而猶犯焉，則隨之以刑，可也，義也。然死罪者縊之，刑罪者鞫之，皆于甸人，非若百姓之刑于市也。且無宮刑，不絶其類。又獄成，猶三宥而後致刑。臨刑又使人追之，必無及乃已。既刑，則素服居外，不御正寢，不聽樂，不羞常膳，爲之變其常禮，一依親疏之等，示惻怛也。皆義中之仁也。然

分扶問反　先後並去聲

不爲弔服，但爲位於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又仁中之義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陳本自此至讓道達矣爲一節，今从之。體貌猶言尊敬也。○此以下覆解前條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以見制禮之意。而此一節則解朝禮也。公族有服屬之親，與異姓不同，故進之于內以視之，此公族之所以有內朝也。蓋古制父爲昭則子爲穆，父爲穆則子爲昭，各以世列。若論爵則昭穆紊而父子不明，故惟序齒，則昭與昭齒，諸子不得進而與諸父齊班；穆與穆齒，諸父不得退而與諸子並列。是所以明父子之倫也，此內朝之所以序齒也。朝廷莫如爵，以辨分爲體貌。若以族人咸在而朝序齒，則貴居下，賤反居上，而賢者不尊。故惟序官，則異姓得以先族人，不以疏遠而見屈；公族或後於異姓，不以親近而常伸。是所以禮貌異姓之臣也，此外朝之所以序官也。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此解祭禮也。先王之時，以德制爵，德之尊者其爵必尊，故以爵爲位，使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此宗廟所以加外朝之位，而宗人授事以爵，亦在其中矣。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然唯賢者能任事，故授事以官，乃所以尊賢也。尸象祖者也，上嗣繼祖者也。登餕受爵與尸獻酬，皆重禮也。舉重大之禮，屬繼祖之人，乃所以尊祖也。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

此解喪禮也。服之輕重，本於屬之親疏。若論長幼而不以服之輕重爲序，則疏者在前，親者在後，是奪人之親矣。唯序輕重，則重者得致情於所親，乃爲不奪人之親也。

先去聲　汪去聲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殺色介反。○此解燕禮也。君與非諸父兄可得而並，今降其尊而與父兄齒，則上不敢並於諸父，而孝道達；次不敢並於諸兄，而弟道達矣。此皆所以親親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也。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

禰當作祧。○此解軍禮也。行主在車，而庶子守之者，或慮損壞，或防傾跌，或恐點汙，乃孝愛之至也。

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解朝覲會同之禮也。嗣君爲公族所宗，故又曰宗室。稱守大廟，示與臣同，所以尊宗，而君臣之道著矣。貴室貴，以父兄守之；下室賤，以子弟守之。則尊不偪下，下不陵上，而讓道達矣。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

臨如字。○此解冠昏喪禮也。親未絕則不敢忘，故雖庶人而冠昏喪告也。然親未絕而遠在庶人之列者，以其無能故賤之，不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若其人賢，則雖親盡亦必貴之矣。族人有喪，君必敬謹其弔臨賻賵之禮者，是乃和睦友愛族人之道也。張氏曰：此下脫公族之罪一簡。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鄉讀曰嚮。○陳本連上節，今析之。方者，道之所在也。○此結上文而又其效，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先齊

稱去聲

其家。先王設庶子之官。而教之之詳如此。特
患所任非人。曠官而不治耳。若庶子者。賢而
稱職。事無不治。則孝弟睦友子愛之道大行
父子長幼之倫各正。而邦國之觀法於家者
各有次第而不亂矣。既有次第。則衆知鄉
方。而各盡其道。各正其倫矣。於國乎何有。公
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
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
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
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
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為遠近大辟○張氏曰此錯簡。當在族友之道
也下。古者庶子之上。正術。循言常法。體。一體
也。隱者。隱僻無人之處。指甸人也。與。猶許也。

斷音鍛　度音鐸　斷音段

公族。不止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忝。玷辱
也。翦。割截也。樂下疑脫不舉二字。抑或舉中
有樂。而以樂該之歟。○此解刑也。公族之有
罪者。雖親必刑。而不以干犯有司之正法者
以同無二法。當與百姓一體斷決也。其刑于
甸人而不于市者。不許國人見之而謀度吾
兄弟之過惡也。弗弔。弗為服。雖哭而于異
姓之廟。為其忝祖。故遠之也。然猶素服居外
不聽樂。而私喪之者。以骨肉之親。雖陷刑戮。
無斷絶之理也。受宮刑。則絶生理。故不以及
公族。不忍翦截其生生之類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
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
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昕音欣。大初
也。昕。旦明。日將出也。凡物以初為大。末為小。
故謂初明為大昕也。鼓。擊鼓也。徵。召也。有司。

五方有反

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
○天子視學于虞庠。其日初明。學中擊鼓以
徵召學士。所以警動衆聽。使早至也。及天子
至。則命有司行事。舉禮。釋奠。釋奠既畢。乃復
命于天子也。天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
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更平聲。後凡言五更者倣此。不復出
○始立學也。養老也。先老。先世之為三
老五更者。蓋有功德而祀於學者也。與者更
事之人也。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或
云。更當作叟。三老二人。五更五人。象三辰
五星。未知是否。○天子始立學而養老。則於
視學之明日。適東序。先釋奠於先老。遂設老
者之席位。若非始養老。則無釋奠先老之禮矣。適饌省醴。養老之珍
具。遂發咏焉。退。句脩之以孝養也。省音醒。咏與詠同。下

更平聲。後凡言叟者放此。不出[illegible]

養去聲。章內孝養同。○陳可大曰。設席位。
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羞
之具。省畢。出迎三老五更及羣老。將入門。遂
作樂。登歌發咏以延進之。就位于西階之下。
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爵之。是脩行孝養
之道也。王制所謂養耆老以致孝是也。反登
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反。就席也。登歌。升
堂而歌也。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也。清廟。
詩周頌篇名。語。旅語也。言。即語也。德音。指清
廟之歌辭也。○老更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
東面。至是始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
廟之詩。以樂之。歌畢。旅酬。老更乃談說善道
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然其語。非褻辭也。以
明父子君臣長幼之大倫。其歌。非淫聲也。以
集清廟詩中所咏文王德音之極致。凡此皆

夫音扶

禮之大者，明其非末節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黃叔陽曰：承上言不徒登歌而已。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此文王樂，以宣文治之聲者也。廷中舞大武之舞，此武王樂，以動武功之容者也。於此時而會衆學士，以有事於養老，則樂之所感，足以通達人心之神明，而廣其良知；興起人心之德性，而充其良能。又不徒語言而已。禮畢，天子升自阼階，而正位乎南面；老更降自西階，而正位乎北面。是正君臣之位也。畿內諸侯，爵之尊者，列於前；鄉遂羣吏，爵之卑者，列於後。是正貴賤之等也。夫君臣之位正，則人知尊君；貴賤之位正，則人知貴貴；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

還讀曰旋與上啟

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闋音闕。○闋，終也。反，還也。幼字衍文。○此時畿內之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使其反國，各養其老，如于此東序之禮，是其終仁恩徧及于天下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當音說，後凡言兌命者倣此，不復出。○兌，當作說。說命，商書篇名。○此結上文，虞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養老，亦皆記序前代之事也。人道以孝弟爲

長並丁丈反　兌如字

大。今養老于東序，祭先老，設席位，則不獨親其親，而及人之親，亦孝也；不獨長其長，而及人之長，亦弟也。是謀慮此孝弟之大道而行之也。適饌省醴，是愛之而不忘敬也。親迎發咏，是行之必以禮也。退而獻醻，是脩之以孝養也。既歌而語，又奏舞，正上下，是紀之以義也。命反養老，是終之以仁也。舉養老之一事，而衆皆知其六德之備焉，以其慎終如始也。終之仁，本於始之大愛，舉終始以該其中，如此則衆安得不曉喻乎孝弟也。其引說命，乃斷章取義，因終始二字，又因養老行於學也。○此章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以其爲教世子之先務，故特舉之。

斷音短，後凡言斷章者倣此，不復出。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

朝日之朝音潮　觀去聲

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世子之記，古者教世子之禮篇也。其篇多亡，僅存此三節，故小戴以溷篇末。且以見文武爲世子之異於常人也。文王朝日三，此唯朝夕而已。文王行不能正履，此唯不充其儀觀之美而已。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上，上聲。下，去聲。齊讀曰齋。養，去聲。○羞，品味也。羞必知所進，請所上之羞，必問而知親所食之多寡也。命膳宰，即篇首末有原之命也。齋玄，齋時所著玄冠玄端服也。膳宰之饌，

著[illegible]灼

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

行五丟幷後凡十制行者放此不復出

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飫嘗之嘗，子所試也。嘗饌之嘗，親所食也。善，猶善飯之善。言多也。武王亦一亦再，此唯不能飽而已。○方氏曰：文武之所爲，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豈一以文武之道責於人哉。故錄此於篇末，使後人可跂而及也。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禮運第九

黃叔陽曰：運，謂氣運，以所值之會而言也。氣運在人，則爲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爲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爲符應；禮樂陰陽，相爲表裏。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此篇大意不過如此。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中有格言，頗入情激，似非漢儒所及。獨篇首大同小康之說，乃謂禮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是即老莊之遺意，豈孔子之言哉。讀者擇焉可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於之與，去聲。蜡音乍。觀，去聲。喟，去媿反。○蜡，祭名，詳見郊特牲篇。賓，異姓之臣助祭者也。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于上，以示人者。喟，嘆聲。言，姓；偃，名，字子游，孔子弟子也。英，俊選之尤者。○子游問發嘆之故。孔子言太古無爲之化，與三代賢臣得時行道之盛，皆不及見，然竊有志於三代之英，故不能無望於魯而發嘆也。黃叔陽曰：孔子於此二者，皆未逮矣，而獨有志於英賢，何哉？世有升降，政由俗革，雖聖人不能不與時推移也。若欲冋情文兼備之風，以反太古無爲之世，則非人情矣。但人亡政息，故不能不惓惓於魯爾。大道之行也，天下

惟通可反

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選去聲長丁丈反矜讀曰鰥分扶問反惡烏路反下同弃與棄同為己之為去聲○為公不以天下自私也與猶及也分猶職也貨財貨也閉塞也興起也取非其有謂之盜何間而發謂之竊絕理謂之亂毀則謂之賊賊下疑有闕字或而字衍文外戶戶從外闔也○此下兩節

蓋漢儒因孔子之言而附會其說也今姑依文解之大道之行之世不以天下私其子孫但選賢者與能者而授之如堯舜之禪授是也當時在下之人所講習者忠信所脩為者和睦不獨自親其親自子其子而推以及人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者皆有所養男各得其所業之職無游民也女各歸於良奧之家無失時也天生財貨本以資用若弃而不收則惡之但得收貯足矣不必私藏我家也為事用力本欲圖成若不肯出力則惡之得其成事足矣不必獨營已事也風俗如此是以機巧姦邪之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滅而不起暮夜無虞於戶設於外且不關閉但障風塵而已時則無事於禮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

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為己之為去聲下同知選並去聲埶與勢同去上聲○孔子生乎三代之末故稱今也隱者廢而不明也天下為家以天下為私家之物即所謂三王家天下也上以天下為家故下亦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貨力為

己也貨為己必欲藏於家力為己必欲成己事也大人天子諸侯也父子相傳為世兄弟相傳為及以世及為禮即天下為家也城內城郭外城溝池城之塹也以為固自各守衛也禮義謂禮之義也詳見後章紀綱紀也此三句皆因天下為家而然禮之所由起也篤厚也制度宮室車旗衣服飲食之類各有等差故以禮義設之田者所耕之產里者所居之宅各有多寡故以禮義立之賢賢之也猶崇重也勇有力者知有謀者皆有高下故以禮義賢之功功之也猶封賞也以為己屬言有功於我功有大小故以禮義功之此八者皆禮義為紀之事風俗如此故姦邪之謀由此而作兵爭之事由此而起此禮之不可以已也其下兩言由此則指禮而言自不同也六君子者生當其時由禮而為三代中之英選正以其能謹於禮也著皆明也考成也刑法則也謹禮以行此五事示民為常法故民

與音預　相竝去聲

戴之而能興也其後世及之君并禮不由則雖在埶位亦必廢之而衆以爲殃民矣此見有禮則興無禮則亡可謂小小安康之世非復大同之舊矣○此言三代之英之事黄叔陽曰前古質而已矣聖人迭興而禮制始傳今謂大道隱而後有禮義其說非矣且與賢與子天也豈帝王所能爲乎皋陶陳謨惇典庸禮夔典樂夷竹秩宗何嘗不謹於禮乎舜相堯禹揖舜是皆選於帝世者使其時有湯文武成周公者出將不與之同選乎何待大道隱而後得選也有不出此在埶者去意謂大同之世無去君之事也何帝摯以荒淫見廢諸侯遂尊堯爲天子乎且謂其時尚未有禮則君臣以下皆可以不正乎決非先聖格言削之可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復扶又反下同治平聲後凡言治人者倣此不復出相殽竝去聲朝音潮後凡言朝聘者倣此不復出○詩鄘風相鼠之篇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禮支體也胡何也遄速也殽通作效法也鬼神謂變化之往來屈伸者非祭祀之鬼神也○謂禮則興廢禮則亡故子游之而復問禮之若是其急也孔子原禮之所由起故言天秩有禮先王制禮以承之禮之體也人情易縱先王制禮以治之禮之用也故失之則滅天理窮人欲而死期將至得之

惡烏路反　易音異

則天道全人情治而可保其生引詩以證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可知矣是故夫禮以下又詳言之禮無過不及之差是本天之節文也其有上下之等是效地之高卑也其有變通之妙是列鬼神之變化也此三者理也所謂承天之道也達於喪祭所以篤父子也達於射御所以序長幼也達於冠昏所以明男女也達於朝聘所以正君臣也此八者事也所謂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道明人情治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此一篇之大指

治字之同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

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與平聲○之適也杞夏之後徵證也夏時書名即今夏小正也見大戴禮宋殷之後坤乾亦書名即周禮所言歸藏也商易首坤次乾象萬物之歸藏於地也今亡○子游欲盡聞古禮故願孔子極言之孔子言我欲觀夏殷之禮故之杞宋以求之意其彼守先代之舊典也而文獻不足無可徵驗但於杞得夏時之書於宋得坤乾之易耳坤乾論陰陽之義理夏時著氣候之等列吾觀二代唯此二書而已若其禮則非二書所能載也豈得極言之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燔音煩捭音百汙烏花反抔音掊蕢讀曰塊桴音浮○禮謂後世聖人所制之禮也初指上古中古時也燔黍以黍米加於燒

盛音成

石之上，燔之使熟。無釜甑也。捭豚，擘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無鼎鑊也。汙尊，掘地為汙坎以盛水，抔飲，以手掬而飲之。無尊罍也。蕢桴，摶土塊為擊鼓之椎。土鼓，築土為鼓。無革木也。○此下六節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而此以養生言之也。聖人制禮有鼎飪以為食，有尊罍以為飲，有聲樂以為脩，其備如此。然其初始於上古飲食之時，而其所謂飲食皆燔黍捭豚而已，汙尊抔飲而已，蕢桴土鼓而已。雖簡陋如此，然其真實無偽之心，已可交於神明矣，而況於人乎。後聖得其意而制禮以飾之，此禮之所以始於飲食也。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號平聲。飯音反

禮記集說卷九　禮運　六

含去聲，下同。後凡言飯含者皆放此，不復出

孰與熟通。知、首並去聲。○升屋而號者，以魂氣之在上也。皋者，引聲之言。某，死者之名也。復，招魂而復合於體魄也。飯，含也。腥，生稻米也。生米亦有腥氣，故謂之腥，今俗言生腥氣是也。苴，包也。孰，熟肉也。苴孰，謂遣奠也。○此以送死言之。聖人於人之始死也，則有復禮。復而不生，則不生矣，然後有飯含。飯腥，用上古之未火化也。及葬有遣奠苴熟，用中古之火化也。夫升屋而號告，望其復於天也。飯腥而苴熟，斂而藏諸地也。所以然者，蓋親之形體精魄屬陰，死則降而在下，不忍其無歸，故藏之。知識魂氣屬陽，死則升而之上，不忍其遽絕，故望之也。死者之頭向北，異於生者之居向南，今既不復生，則當以死事之矣。凡此送死之禮，非後聖以私意制之，皆從古初人心所自有之哀戚爾。雖增其文而不外於實，雖異其迹而不易其意也。

夫音扶　斂去聲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

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橧音曾

累上聲

茹音汝。衣去聲。○營窟，營累其土以為窟穴也。地高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為窠也。橧，聚薪柴以為巢居也。茹其毛者，以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而并食之也。鳥曰羽，獸曰皮。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合音閤。炮音庖。亨讀曰烹。炙音隻。酪音洛

夫上聲　并去聲

治平聲。○上言未有火化，專主飲食，此言脩火之利，則宮室飲食衣服皆在其中矣。范，與

禮記集說卷九　禮運　七

和去聲　湅音煉

範同。范金，為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為陶器也。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鑊曰亨，貫穿而置之火上曰炙。酪，醋也。治，湅染之類。朔，亦初也。○上世未有火化，非無火也，特未能脩之以利人爾。後聖作而脩其利，則為臺榭宮室牖戶者，得火以范金合土，可代巢穴而居矣；為醴酪者，得火以炮燔亨炙，可代血毛而食矣；為布帛者，得火以治其麻絲，可代羽皮而衣矣。今世承用，明可以養生送死，幽可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初。後聖之所脩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

沈持林反為並去聲

長丁丈反

是謂承天之祜醆音盞粢當音劑醍音體嘏音假祜音戶○玄酒水也以其色黑故謂之玄在室崇古醫之質也醴醆以下四者即周禮五齊中之目也醴即醴齊酒之一宿者滓汁相成而一體也醆即盎齊酒成而翁翁然蔥白色也二者用之朝踐粢當作齊粢醍即醍齊酒成而紅赤色也此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酒成而滓沈也此用之尸卒食三獻祝祝為主人告神之辭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上神天神也祜福也○酒齊所設之處不同或在室北或在室稍南而近戶或在堂上或在堂下蓋重古而略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為序也犧牲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也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鐘鼓堂下之樂各列之也祝以孝告祖考嘏以慈告子孫各依其職也於以降天神及先祖言禮物之備以事神也又君不迎尸正君臣也北面事尸明子事父篤父子也主人獻長兄弟及眾兄弟酬兄弟也獻與餕各有次序而無遺缺齊上下也君在阼夫人在東房授受不襲處酢必易爵夫婦有所也言禮教之肅以治人也行禮如此則神格鬼享豈不承上天之福祜乎○黃叔暘曰此節所陳皆廟祭之禮而曰以降上神殊不可曉或云郊祀則非廟祭或云明堂則不祖配似皆難通唯孔氏云上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此說可通然終於本文與字意不協今但謂記者之雜文如下章越席疏布可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

齍音咨

造音皂

爓徐廉反以湯瀹肉也稾並殽殽反

著音灼

長並丁丈反從並去聲

別並音鼈下同

盛音成下並同

和去聲嘏讀曰稱文說曰汝

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孰與熟通越音活冪音密衣去聲澣音緩莫讀曰漠亨讀曰烹鉶音刑○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如昊天上帝是也二曰鬼號如皇祖伯某之類是也三曰祇號如后土地祇是也四曰牲號如牛曰一元大武之類是也五曰齍號如稷曰明粢之類是也六曰幣號如幣曰量幣是也作其祝號者造為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此為宗廟之祭則專指鬼牲齍幣之號也玄酒以祭但設而祭已實不酌也薦其血毛謂殺牲之時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血告幽毛告全也腥生肉也腥其俎謂以生肉載之於俎而進於尸前也朝踐用之殽骨體也孰其殽者以湯爓熟之也饋食用之越草名蒲屬所謂席用稾秸者也疏麤也冪覆尊也用麤布以覆尊也越席疏布唯祭天用之記者雜陳於此耳若其澣帛謂所著之祭服以湅湅之帛制之也醴醆以獻者朝踐薦血腥時用醴饋食薦熟時用醆也燔燔肉炙炙肝也薦其燔炙者主人獻尸賓長以燔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炙從也君與夫人交獻者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也合亨者先所薦腥殽尚未為熟物至是人更合而亨煮之使可食也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所不載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故總言合亨也體因其異體而別之也體其犬豕牛羊者隨其牲之大小亨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祭末饗燕之象俎用以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也簠內圓外方盛稻粱者簋外圓內方盛黍稷者竹曰籩薦果核者木曰豆薦菹醢者鉶如鼎而小以盛和羹故曰鉶羹孝告如稱孝子孝孫之謂慈告如稱嘏汝孝孫之謂祥善也○作其祝號則可祭矣祭玄酒薦血毛腥俎三者法上

夫音扶

古之禮也。孰，殺。越席，布冪。衣帛，醴醆，薦燔炙，交獻。七者法中古之禮，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而求以契合於冥漠之中也。合亨，體別，實器，祝嘏，四者用當世之禮，欲其大善也。夫泰上世之禮物，而不及後世，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不及上世，則無本。合此以祭，則文質備而大成矣。此周禮之所以為盛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舍，上聲。契，音薛。○此節之首，家語有「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十三字。厲王，名胡，夷王子。幽王，名宮涅，宣王子，厲王孫也。傷，猶壞也。○厲王遭奔彘之亂，周

中為並去聲　何為之為去聲　分扶問反　曾音層

禮廢墜。宣王中興，雖復之而未盡復也。繼以幽王，為犬戎所殺，而廢墜益甚。是周道之盛，幽厲傷之也。魯，周公之國，一變可以至道者，欲興周道，舍魯何往？是宜其秉周禮，而今乃有郊禘二祭，則非禮矣。成王非所賜而賜之，伯禽非所受而受之，是周公之道，周子孫亦皆僭而衰之也。此其所以可哀也。又言杞宋亦皆諸侯之國，所以得郊者，禹乃三代之盛王，而杞為其後；契乃殷之始祖，而宋為其後。天命雖易，王澤尚存，周天子賓之而弗臣，是以得世守天子所行之事以奉其祀，不為僭也。若魯非王者之後，無天子之事可守，何為而郊哉？故周公制禮，唯天子得祭天于圜丘，祭地于方澤。若諸侯則但社祭土神，稷祭穀神而已。君臣之分，凛然有不可踰者，曾謂諸侯而可僭天子之禮哉？言不宜郊，則禘可知矣。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常，常事。古，古制也。假，亦當

分扶問反　下分守同　言分守者做此不復出　治平聲

作嘏，古字通用。家語作嘉。○祭禮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也。貴賤通得行之。自始至終，皆不敢變易其常道與其古制，則誠敬盡於守常而幽可格神，分守嚴於從古而明不踰節，其福大矣。故謂之大福。此得禮之驗也。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辭說，謂祝辭嘏辭也。藏者，習而記之，非藏於其家也。周禮宗伯，有都宗人、家宗人。祝，有太祝、小祝。巫，有司巫、男巫、女巫。史，有太史、小史。幽，暗昧也。○祝嘏辭說，掌其事者，宗祝巫史也。治其禮，明其義，以詔之者，大宗伯也。若大宗伯不能詔之，而但使宗祝巫史習記其辭，則非禮矣。是謂幽國。言君與大臣昏昧於禮，無以昭明政治也。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斝音假。○醆，夏爵。斝，殷爵。及，猶獻也。尸君，君之尸也。○張氏曰：天子宗廟，得兼用先代之爵以獻尸。

橫去聲　後凡言強橫者倣此不復出　易音異

其餘列國，當用時王之器。今諸侯亦用醆斝以獻尸，則用此爵之君，乃僭上之君也。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冕，祭服之冠。弁，皮弁也。卿大夫稱家。○祭服有等，臣無藏甲。今為大夫而以冕弁兵革藏於私家，其強橫可知。是謂脅君者，言國有如是之大夫，則其君乃見脅於強臣之君也。黃叔陽曰：脅君之臣，其罪易見；君而見脅，其惡甚矣。此記者於大夫之僭禮，姑置其強橫而深罪其君之見脅也。春秋於君出奔，則書名，蓋即此意。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蔣氏曰：六命賜官，以制甚嚴，而大夫具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有常典，而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皆僭也。尊卑同等，非亂國而何？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

分扶問反　為去聲下同　朝音潮

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音基衰與縗同朝音潮後凡言入朝者倣此不復出○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陳可大曰人臣有三年之喪或新昏則一期之內君不使之所以恤人情也言新昏者因喪而及之也○黃叔暘曰公臣家僕之不同稱禮也故與家僕雜居齊列為非禮三年之喪與新昏者期不使禮也故以衰裳入朝為非禮無吉凶之辨無貴賤之分是皆君無節制與臣共有此國罪在君也竊謂諸侯僭天子本欲以強國也而不知旋為大夫所僭適以弱國大夫視公朝如私家朮欲制諸侯也而不知旋為家僕所制卒與雜居齊齒則亦何所利而然哉○自祝嘏至此六節皆言失

禮之弊以見禮之不可不由也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處上聲采音菜○黃叔暘曰人之處子孫上承先祖之祀下綿本支之世為之父者不忍有以處之況天子諸侯大夫乎故先王之世天子之元子繼世有天下支庶之有功德者封之為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是有功以處之也諸侯之適子繼世有國支庶之無功德者下同編氓其有功德者則命為卿大夫賜之采地是以國中之地處之也大夫雖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以采入之祿是以采地處之也謂之制度者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制度一定安有僭越如上文所言者哉按先王制度不止此一事則餘可推矣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

惡烏路反　難去聲　操幾並平聲　斷音段　易去聲　當去聲　殺色界反　下放此

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舍館舍也○諸侯敬天子故以宗廟舍之天子不敢慢人之先故使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各盡其禮而已若天子不以禮籍入則是壞法度亂紀綱而禍自上作矣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所以憫艱恤患表厚下之情也非此而往是戲謔也以上二節又言失禮之弊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

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別並音鱉治平聲疵音慈○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接賓以禮曰儐接鬼神亦然故皆謂之儐也制度如禮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倍違上行私也竊盜也肅峻急也俗敝人無廉恥風俗敗壞也列序也疵病也○承上言得禮者二而大瑕隨之失禮者七而禍亦隨之則是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人君所當操持而勿失者也彼物有二而相似者為嫌至難別也唯禮能別其是非而不亂幾方形而未著者為微至難明也唯禮能定其邪正而不昧鬼神至幽而難感唯禮則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享為能賓接之也制度至煩而難一唯禮則禮樂叙而上下明冠服制而等威辨為能考正之也仁主愛義主斷未易當也唯禮則仁有授義有等別而用之各當其宜也夫嫌疑鬼神制度仁義皆

夫音扶

政之所在，而君身所由以安危者也。今既有以別之、明之、儐之、考之，是乃所以治政而安君也。此所以爲大柄也。若失此禮，則政不正而君位危矣。由是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爲君者峻法以繩下，爲民者輕犯而無恥。由是法失其常，禮失其序矣。禮既失序，則士不脩職，刑肅俗敝，則民不歸心，其何能國。故以班國結之。信乎禮爲大柄，君器臣竊也。○自天子有田至此四節，言禮之得失，係國之存亡，而歸重於君也。

故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夫音扶。殽竝音效。○藏猶安也。吳氏曰：殽以降命，當作殽于地以降命。命降于社，當作命降于郊之謂本天，降于社之謂殽地。蓋闕文也。命，出政之命令也。社，祭后土也。○此言政正君安，由能法天以庸禮也。蓋政不正則君位危，是政之正者，乃人君所以藏身之固也。夫先王之政，非私意小智爲之也，必本天地自然之節文以降命於下。故因祭天而降命曰本天之政，因祭社而降命曰殽地之政，是因高卑之理而定貴賤也。因祭祖廟而降命曰仁義之政，是因恩慕之心、親疏之殺而行仁義也。因祭山川而降命曰興作之政，是因山川出材而備物立器以資民用也。因祭五祀而降命曰制度之政，是因宮室之制而考正制度以爲民防也。此四者，即殽天降命之目，政之所由正，而君身之所以安也。黃叔暘曰：降命必於此四者何也。四者，禮之所在。先王有事於此，此而感於心，故其發於政者如此。故聖人參於

殺色介反

要平聲　爲樂之樂如字

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參音驂。治政之治平聲。處上聲。樂音洛。○參者，竝立而爲三也。竝，比竝也。○此因上論政而要其極，推其本也。聖人道化參天地，事功竝鬼神者，非他也，以能治政而已。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質具而有秩序之至也。此天地鬼神之理之所存也。由是處其所存以爲禮，而序生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氣行而不乖，和之至也。此天地鬼神之所樂也。由是玩其所樂以爲樂，而民治焉。所謂治政者如此。然其本則在正身焉爾。蓋天生時以作事，地生財則以養人。人則父生之，生以傳類；師教之，教以成德。事各有司，功各有屬。天不能兼乎地，父不能兼乎師。如此，唯聖人作，其身克正，故能用天之道，因地之利，養之爲父，教之爲師，用是四者，而自立於無過之地也。苟不正身，則四者皆廢，惡能若是之無過哉。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明竝讀曰則。養竝去聲。治平聲。分扶問反。○則，倣傚也。達謂達於下。○此承上正用而言。蓋君能正身脩德，則建極於上，而爲臣民所則傚，所

惡音烏

好去聲下同　夫音扶惡並烏路反　爲此之爲去聲

奉養所服事矣非則人養人事人者也若使反以則人則其身不正而非立於無過之地反以養人則其勢不足而難供億兆之養反以事人則以尊事卑而失其大賓之位矣此君之所以非則人養人事人也唯君爲所則故百姓從上所好以自治其身唯君爲所養故百姓各供賦役以自安其生唯君爲所事故百姓竭忠盡職以自榮其身禮教通達於下而名分不踰如此故人皆慕守義而死恥不義而生也夫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惟聖人正身以率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故其效驗至於此也竊意君爲所則固矣然有善當從有諫當聽亦未嘗不則人也君爲所養固當從已欲當節民勞當悔亦未嘗不養人也君爲所事固矣然大賢當師次賢當友亦未嘗不事人也故先儒王氏以爲非孔子之言蓋爲此爾○自故政至此三節因上禮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而言

易音異下並同　舍上聲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去聲去並上聲○失猶棄也○此言用人之道也有知謀者易流於欺詐故用人之知當棄其詐而不責也有剛勇者易至於暴怒故用人之勇當棄其怒而不責也有仁愛者易流於貪欲故用人之仁當棄其貪而不責也蓋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也○朱子曰凡人剛强者多廉介仁主於愛愛而無義以制之則事事皆愛故其失爲貪也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患患難也宗廟謂君之宗廟變當作辯辯猶正也○此言死難之道也與所禮同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同義君守國之社稷亡則死之義之宜也大夫衛君之宗廟亡則死之道之正也○張氏曰此上兩節與上下文不相蒙蓋錯簡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耐古能字辟讀曰闢惡烏路反下弟與悌同長丁丈反去舍並上聲治平

別音[illegible]　度音鐸　樂音洛

聲○辟開也愛與欲相似然愛者泛愛欲則有意於必得此其別也人義者人之義也利患此慈讓者爭奪之反故倂言之○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爲一家若家人父子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爲一人如腹心手足然其效大矣此豈私意臆度所能爲哉蓋天下中國之離合繫乎人情故必先知其情由是開闢義路而使之由明達其利與患之所在而使之趨避然後能爲一家一人而不離也人情有七出於良能天下中國所固有之本情也氣拘物蔽易流於邪故有待於聖人之知而治之人義有十經綸各當天下中國所共由之達道也行著習察下民弗能故有待於聖人之辟之信者不欺之謂睦者不乖之謂講而脩之有生存之樂天下中國之所同利也昧者不知則棄而不爲故有待於聖人之啓之爭必相奪奪必相殺有死亡之苦天下中國之所同患也昧者不知則冒爲之而不顧

故有待於聖人之達之。凡此數者非禮不能
蓋有禮以治之。則人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
則人患由此而起。此
禮之所以爲急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
大端也。惡並烏路反。○莫非欲也。欲之甚曰
大欲。莫非惡也。惡之甚曰大惡。人心
雖有七情。然總而言之。不過欲惡二者而已。
喜愛。欲之屬也。怒哀懼。惡之屬也。故以二者
爲大端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
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度音鐸 惡
惡其可惡所惡而惡之惡並烏路反
如字。見音現。舍上聲。○欲其所可欲。惡其所
可惡。則爲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爲
惡。然皆藏於心而不見其色。則深情厚貌者
不能窮其情義之何如。故又以禮窮之。蓋七
情中節。十義純熟。則衆動無不合禮。若七情
中去聲 治平聲
乖僻。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治情以
禮。窮情亦以禮也。○自故聖人耐以至此三
節。因上文治人之情而言。黃叔陽曰。參於天
地一節及此三節以下。皆非
漢儒所能及。蓋中庸之屬也 故人者。其天地
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指德
實理而言。交。指變合而言。會。指凝合而言。○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柢。此天地之實理。而爲人生之本也。理
一而已。然動而爲陽。陽變而爲右交乎陰。靜而
生陰。陰合而左交乎陽。如環無端。此實理之
流行爲二氣。而爲人生之機也。由是二氣凝
聚。則陰靈爲鬼。合而左交。而與陽凝聚。陽靈
爲神。變而右交。而與陰凝聚。渾融無閒。此實
理之凝成。而人於是乎生矣。形生而四肢百
骸無有偏塞。五行之質之秀也。神發而聰明
閒去聲 塞音色

知去聲
知。無有駁雜。五行之氣之秀也。此實理之
全具。而人之所以靈於物也。此語最粹。周子
太極圖說。
蓋本於此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
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
而盈。三五而闕 竅苦弔反。播上聲。○竅。孔也。
播。布也。生。生明也。○人得理
氣以有生。必資物用以爲養。故此又言生物
之本。天者陽氣所積。固位乎上矣。然成象爲
日星。而其光下垂。則其氣未始不降也。地者
陰氣所積。固位乎下矣。然成形爲山川。而其
竅上通。則其氣未始不騰也。天地相交如此。
由是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而播之於春。地二
生火。天七成之。而播之於夏。天五生土。地十
成之。而播之於中央。地四生金。天九成之。而
播之於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播之於冬。
此五行之運。一天地陰陽之所爲也。夫五行
下垂之下去聲 上通之上上聲 夫音扶
者。質具於地。氣行於天。必和而後能生物。然
欲驗其和。觀諸月而已。蓋月借日以爲光。月
之盈虧。由於日之遠近。故五行之氣和。則日
行有常軌。日行有常軌。則月明有定期。朔與
日相合。無光也。越三日而明始生。八日而光
始半。至於十五。方與日遠而全受其光。故盈
無有望而不盈之朏也。望與日遠。無虧也。越
三日而明漸虧。八日而魄始半。至於三十。又
與日近而不受其光。故闕無有晦
而不闕之朒也。唯和。則物生矣 五行之動
朏吐了反 朒音忸
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還讀
曰旋。章內並同。○動。運也。竭。盡也。言其終
本者。始也。○承上言五行之運。由木而火而
金而水。上無不在。疑於無終矣。然春木王而
夏火來竭之。夏火王而秋金來竭之。秋金王
而冬水來竭之。此盛而彼衰。是迭相竭也。此
五行各循其序。動靜不同時。生成不同方。天
王與旺同 下並同

下分扶問反

幾平聲

數音朔。下並同。蔟音湊。洗音四。射音亦。中音仲。適後凡言太蔟姑洗無射中呂者做此不復出

長上聲

地陰陽之分。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五行之播。唯土寄王。餘各專乎一時。則謂之四時。唯土居中央。餘各專乎三月。則謂之十二月。疑於無終矣。然春木之王。乃夏火之本。夏火之王。乃秋金之本。秋金之王。乃冬水之本。此衰則彼盛。是還相爲本也。此五行互爲其根。動靜無二機。生成無二理。天地陰陽之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使運而有窮。造化不幾於息乎。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此言樂亦以陰陽五行之所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黃鍾子。大蔟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爲六律。合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中呂巳。夾鍾卯。之六呂。爲十二管。謂之管者。陽律陰律。乃十二月候氣之管也。還相爲宮者。十二管皆可爲宮。其序則黃鍾一。林鍾二。大蔟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中呂十二也。宮始於黃鍾。則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也。宮終於中呂。則上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大蔟爲羽。下生南呂爲角也。其餘皆然。多不能述。今姑據其要而言之。五聲稱宮商角徵羽者。以重濁次濁中次清輕清爲序也。還宮稱徵商羽角者。以上生下生爲序也。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五聲之正也。其還宮。則十二管皆可隨類以爲五聲。不復循九聲之正矣。前言還宮之序。乃律呂相生之序。非十二月之序也。以十二月之序言之。則黃鍾子。大呂丑。大蔟寅。夾鍾卯。姑洗辰。中呂巳。蕤賓午。林鍾未。夷則申。南呂酉。無射戌。應鍾亥。各爲宮以應其氣也。自林鍾未至應鍾亥。在子午之東。皆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午。在子午之西。皆上生。其長短之數。則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如黃鍾長九寸。下生林鍾長六寸。林鍾長六寸。上生大蔟長八寸也。其生皆隔八位。十二管周則成六十聲。又加以變宮變徵。則成八十四聲。而樂備矣。

春衣以下四衣並去聲

知去聲　帥所類反

鱉音鼈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和去聲。○此以味言。亦陰陽五行之所爲也。酸苦辛鹹甘爲五味。加滑爲六和。是爲十二月之食。還相爲質者。春多酸。木味爲質。夏多苦。火味爲質。秋多辛。金味爲質。冬多鹹。水味爲質。餘味皆用。又左滑甘。但以時之所宜爲主耳。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此以色言。亦陰陽五行之所爲也。青赤黃白黑爲五色。幷天玄爲六章。是爲十二月之衣。還相爲質者。春衣青。木爲質。夏衣赤。火爲質。秋衣白。金爲質。冬衣黑。水爲質。餘色皆用。但以其時之象爲主耳。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別音鱉。○此結上文。言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爲仁禮義知之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也。是人之性。即天地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形。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也。是人之形。即五行之端也。食五味以養其口。別五聲以養其耳。被五色以章其身。備此三者。亦五行之秀。人之所由以生養者也。於此見天地生物之獨厚於人。爲至貴。獨靈於物。所當盡性踐形。節欲以無負天地生養之意可也。

故聖人作則。句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

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畜音旭○則典法也柄把柄也紀紀綱也量分限也徒如徒侶之相依也考成也奧猶主也春秋傳云國有奧主是也由所從來也○聖人作爲典則以立致治之常經示子孫之世守非自私用智而爲之也必以天地自然之理爲根本得其理則天下事物皆不能外矣故事可舉也以陰陽剛明柔暗之理爲端緒則凡剛明而屬陽者情之善也柔暗而屬陰者情之惡也可得而睹矣此二者作則之大要也四時各有當爲之事猶權柄也執此柄以教民如春命田畯督耕夏命野虞勸農之類是也如此則天下之人各相勸勉而乘時赴事矣日星之運行可以測天時之早晚以之爲紀如日中星鳥當東作日永星火當南訛之類是也如此則晝有所參夜有所考一歲之事可詳列以示民矣每歲十二月各有當爲之分限以此爲量則所爲之事各得其時旣事功滋長如樹藝也此三者重農之則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皆鬼神之理之所在也以之爲依而徵以降命如前章殽地諸政是也諸政既立則可守之悠久而不失矣五行之氣周而復始以之爲質各順其令如前五聲五味五色之類是也五行循環而不窮則凡事亦終而復始矣禮必有義人事之儀則也今用禮義如成器而無一事之敢忽則事行有成後節言脩禮以達義是也

參音騐　長丁丈反下同　復扶又反

治去聲

治人之情不使邪僻害正性譬若治田不使稊稗害嘉穀則人知向方有所宗主如居宅之有奧也後言人情者聖王之田正詳此句之意此四者凡事之則也四者既盡則爲法備矣宜有休徵以應之故終之以四靈爲畜其長既來則其屬畢至故飲食之需有所從來也○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至此八節因上文而言制作之本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鮪音偉淰音審獝音橘狘音越○陳可大曰鮪魚之大者故特言之淰羣隊驚散之貌獝驚飛也狘驚走也○此承上四靈爲畜而言麟禮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三靈物既至故其類從之雖見人亦不驚散飛走矣此飲食所以有由也龜能前知可決吉凶故不失人情之正不言介蟲類應者以其爲決疑之寶非可以飲食例之也陳壽翁曰不淰不獝不狘未必實然誘君脩德而云爾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瘞音縊繒音鄫○瘞埋也繒幣帛也宣揚也辭說即祝嘏之辭也○此言祭法之善乃作則之一端也禮莫重於祭故特言之未祭之前定期於卜筮而不敢專陳列祭祀當行之禮而不敢忽行祭之時埋幣賂神以將誠敬宜揚祝嘏以告慈孝此四者所謂設制度也如此則國有典禮後王可以世守官有所治作協作御其數序有其賸稱情立文而非空行禮得其序自始至終而無違越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

治平聲　稱去聲　度[illegible]　行[illegible]

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句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宗，宗人也。祝，太祝也。三公，師保傅也。獨言三老，以該五更也。巫，主事臨者。史，書言動者。卜，太卜。筮，筮人。瞽，樂官。侑，四輔也。○上言制禮之事，此言達禮之事。禮不達則分不定，先王憂之，故達之如下所云也。天高在上，其尊無對，故祭帝於郊，親行臣禮以事之，所以定其位之尊也。由是天下知人君之尊侔天，而尊君之禮達矣。地出財貨以利民用，故祀社於國，親執灌獻以報之，所以表其利之溥也。由是天下知食貨之所自出，而報本之禮達矣。仁之實，事親是也。有事於祖廟，所以本吾心之仁，而推以祀之。由是天下知仁爲吾性之固有，而親親之禮達矣。有事於山川，以其能產材木，而盡吾爲主之道以賓之。由是天下知山川之出材，而興作之禮達矣。有事於五祀，以其各有所司，而本其事爲之功，以報之。由是天下知制度然於官室，而制度之禮達矣。五者皆以祭言，亦以其重也。然祭祀雖重，但行於一時，不若成化之地，可垂於永久，爲尤重也。故宗廟爲禮法之地，則宗祝在焉，贊相奉承，而仁孝之禮達矣。朝廷爲四方之儀則，三公在焉，輔道保傅，而上下之禮達矣。學者教化之源，則老更在焉，敬養役孝，紀義終仁，而人倫之禮達矣。二者猶官以明教也，然必正身以爲之本。故巫在王前，以鬼神之事告；史在王後，以三皇五帝之事告。卜筮者以吉凶諫，瞽矇以歌詩諷。輔侑以威儀善道諫。皆在王之左右。王居其中，此心何所爲哉？不過欲其前後左右相與夾持而匡救之，以守至正而已。此人君以禮自防，而示教於天下也。○王氏曰：巫史臨方用。卜筮有事方用，謂常在左右，非也。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藏，去聲。○吳氏曰：孝慈服焉下，闕禮行於山川而報功德焉十字。○此言祭祀福應，以見禮義之備也。帝者百神之主，祭帝於郊而天帝既格，則百神各受其職，而風雨節，寒暑時矣。祀社於國而后土既格，則地不愛寶，物無遺利，而百貨可極矣。祖廟之祭祀以孝告，嚴以慈告，故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也。山川之祭，報其生材，故天下皆知功德之當報也。五祀之祭，制度所始，故天下皆正法則，無敢僭險也。先王精神感格，其效如此。○此親之可見先王之祭非虛文也。以其事而言，報德酬功，因其當然之理而爲之脩飾。凡祭之動得其宜矣。以其文而言，謹始慎終，合其自然之序，而爲之府藏，無一禮而不在其中矣。吳氏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禮也。定天位，列地利，本仁，儐鬼神，本事，義也。禮必有義，二者不相離。然行其禮不知其義者有之，未有不知其義而能其禮者也。○自故先王秉蓍龜至此三節，又因列於鬼神而申言之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大音泰。○極大曰大，未分曰一

下去聲　差音雌

降下也。官，主也。天，指天地以下四者而言。大一，則四者之原也。○此言禮本於造化也。大一者，數之始也。理氣渾淪，二儀未判，萬物未生，故謂之大一。聖人之禮實本於此。蓋自大一之分也，上者為天，下者為地，高卑定矣。其轉也，靜者為陰，動者為陽，慘舒異矣。其變為四時，有錯行之運。其列為鬼神，有生成之功。大一之妙如此，而禮於是乎肇矣。聖人者出，窮神知化，默識心通，由是制禮而降之，謂之命。令皆主於法天而為之也。貴賤上下之等，是法天地之高卑也。吉凶刑賞之事，是法陰陽之舒慘也。議月久近之差，是法四時之變也。報本反始之情，是法鬼神之列也。何莫而非本於大一者哉。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

朝音潮　先後並去聲

昏、喪、祭、射、御、朝、聘。分，扶問反。○協，合也。居人，猶言在人。養，當作義。○此總括前數節之義，又言其切於人而究其所以行也。本於天，與前同。動而之地，即從地也。列而之事，即五祀所以本事而定制度也。變而從時，年有四時，如春耕夏耘，春朝夏宗，春祠夏禴之類，與時偕行，不先不後，亦即四時以為柄也。協於分藝，歲有十二月，如葬禮則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喪服則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之類，久近相令，無過無不及，亦即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之意也。此二句皆法變而為四時也。凡此五者，即上所謂官於天者也。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人事當然之義，故其在人則天理當循，定分當守，制度當遵，時月當節，皆義也。然其行之必以貨財為資，無財不可以為悅也。以勞力為用，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以辭讓為資，從文不足以為禮也。以飲食為具，無飲食則情不洽也。此四者禮之緯也。冠以責成，昏以著代，喪以送終，祭以追遠，射以觀德，御以執役，朝以相見，聘以通問。此八者禮之經也。其為人義，豈外是哉。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喪去聲。去，上聲。○上大端，猶言本根節目之大者。下大端，則大端中之事也。會，總會也。束，聯束也。竇，孔穴之通出入者。○此言禮義關人之成敗也。講信脩睦以待人，固肌筋以正己，二者必以禮義，否則偏妄不誠，安肆日偷矣。明則養生送死，幽則祭祀鬼神，二者

上知去聲　易並音異下節同

亦以禮義，否則生死不安，鬼神不享矣。達天道而悖庸之，順人情而節文之，二者亦以禮義，否則昧天道、拂人情矣。所謂人之大端者如此。然非聖人聰明睿知，能知其為大端，而不可以已，故待人正己，事幽明，通天人，各得其宜，而致藏身之固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之故耳。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人以禮而成德，猶酒以麴蘖而成味。然麴蘖有厚薄，則酒味有醇醨，而可久易壞亦因之。君子厚於禮而藏身固，猶酒之厚於麴蘖，其味醇而可久也。小人薄於禮而禍敗至，猶酒之薄於麴蘖，其味醨而易壞也。○黃叔陽曰：人品不同，大約有此四等。不已於禮者，聖人也。厚於禮者，君子也。薄於禮者，小人也。失其禮者，下愚也。○自是故夫禮至此四節，又申言聖人制作之本。

故聖王

操平聲下同　度上聲　中去聲　治亦平聲下與下併並同　長丁丈反　去上聲　浹音協　從七容反

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陳本分五節，今脩之。脩者，講明之意。○義者禮之意也，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義之文也，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聖王皆講明之，欲何為哉？蓋以人情易流而難制，無以治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唯採義之要以施禮之序，則求其所以然而禮之體明，行其所當然而義之實著，然後七情所發各中其節，是所以治人之情也。由是觀之，則人情乃聖王之田，而聖王即治田之農矣。禮有儀文，如曲禮、內則、少儀所記者，使其蕭而習之，則情有檢防而不蕩，職猶以末其耕墾而不至荒蕪也。既習其事，又必敷陳其義，使知其所以然而極其理，擾長其善端。○脩耕墾之後，種以嘉穀，而萌芽漸生也。既明其義，又必加學問思辨之功，使不惑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猶苗生之後，耘去其草，而獨存其苗也。然事雖萬殊，理唯一本，學既講矣，又必本人心之仁以聚之於一，使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則心德全而一以貫之矣，猶穀之熟而斂之也。然此特利仁之事耳，非安仁也，又必宣布樂之聲容，使之詠歌舞蹈，以陶養德性，浹融渣滓，則和順道德而造於從容自然之域矣，猶既穫之後，安坐以食而熙嗥自如也。禮義二者，治情之綱；自禮至樂五者，治情始終條理之目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實，定制也。○此下三節，承脩禮、陳義、本仁而言。然禮言義，義言仁，仁言義，又見其相須也。以禮言之，緣義而立其文，乃義之定制也。事有偶合諸義而合

處上聲　別音鱉　好去聲

當為者，則雖先王未有此禮，吾可酌之於義而創為之，此見禮未制則義在禮先，隨時制宜而為之權度；禮既制則義在禮內，一定不易，而始有定制耳。此禮所以為義之實，而治情者必脩禮以耕也。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分扶問反。○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以義言之，事之處於外者，多變而不窮，義則為之分限，不使混而無別，所謂事之宜也；心之發於內者，隨感而無方，義則為之品節，不使偏而不中，所謂心之制也。義之為義如此，人能合藝之分而事皆得宜，明仁之節而發皆得中，則得義矣。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強。所謂陳義以種者，此也。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以仁言之，親親、仁民、愛物，各因親疏自然之等而施之，是義者仁之發，而仁為其本矣；齊家、治國、平

天下，各因推行有漸之序而施之，是順者仁之用，而仁為其體矣。人能因其等，循其序，而得仁，則內全乎尊爵，外足以長人，故尊。所謂本仁以聚者，此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

治平聲，後凡言治國者倣此，不復出。○陳可大曰：此反譬以申明前段之意，其功不可缺，而其序不可亂。知此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

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肥者充盛而無不足之意。四體。四肢也。膚革。皆皮也。革外薄皮曰膚。膚內厚皮曰革。充盈。皆滿也。法。守法也。以德爲車。由仁義行也。御。行車之御也。以樂爲御。動無不和也。以禮相與。朝聘以時也。以法相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也。考。成也。以信相考。久要不忘也。以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前節至播樂以安之而止。乃明德之事。成已之功。此又並以達順。則新民之事。成物之效也。有體無用。猶食而弗肥。非全功也。故以人身之肥設譬。而言推以齊家而家肥。推以治國而國肥。推以平天下而天下肥。則隨在各足。無爲而治。故謂之大順。至此。則天下之人。但知養生送死祭祀鬼神。各得其常而已。常事之外。更無他慕。而亦莫知其然。此聖王禮教之極功也。○自故聖王至此六節。又因治人之情而申言之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苑于粉反。繆與謬通。○苑。蘊滯之意。細行。所行之小者。間。中間也。危。指苑繆等而言。○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人君所當知也。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威福并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繆矣。一顰笑之微。下之休戚係焉。一好惡之微。衆之向背係焉。此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爲之。各當於理。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鬼神來格矣。衆多謂之茂。其勢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間。上下不紊矣。兩物連接。彼此易以相干。惟順。則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至於相及矣。兩事俱動。利害易以相違。惟順。則利爲之輿。害爲之避。不至於相害矣。是以事得其理。物得其所。而爲順之至也。人君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亡之戒。而不至於危亡。不明於順。然。則苑繆諸弊並作。而危亡立至矣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殺色介反。當去聲。○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居山者以禽獸爲業。居渚者以魚鹽爲業。居中原者以五穀爲業。敝。困也。用水必時。如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及春獻鱉蜃。秋獻龜魚之類。是也。用火必時。如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之類。是也。用金必時。如卄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季春審五庫之量。金鐵爲先。是也。用木必時。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飲食必時。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之類。是也。昆蟲。螟螽之屬。凶饑。年荒穀不熟也。衣服歌謠草木之怪曰妖。禽獸蟲豸之怪曰孽。○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宜儉者不可豐。宜隆者不可殺。凡此

更，平聲　叵音頗，不可也　泊上聲　[illegible]

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故聖王推之以爲順民之政如下所云也居山居澮各因其業之便不安更從使無困敝此因地利以順之也而他無悖地理者可知矣用水火金木飲食必以其時此因天時以順之也而他無變天道者可知矣嫁娶必當其年官人必當其德用民不奪農時此因人情以順之也而他無亂人紀者可知矣唯其政以順行之故其效亦以順應之國無災民無疾無乖氣以致異也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卵力管反闚與窺同

○不愛者盡其所有而與之也天以爲神故以道言地爲富故以寶言人有欲故以情言膏露露色濃如膏也醴泉泉味甘如醴也器車銀甕丹甑之類直謂山車禮緯云山車垂鉤言自然之車不待揉治而自圓曲也馬圖馬負圖也皇與凰同棷與藪同郊棷郊之藪也宮沼宮之沼也龍之變化叵測未必宮沼有之此但極言感召之卓異耳不以辭害意可也鳥曰卵獸曰胎既不猶故可俯首而闚其卵胎也則是無故言無他故也下故字相應之辭信實理也順和氣也實有迹也咎徵既無休徵又至天不愛道則有膏露之祥地不愛寶則有醴泉器車馬圖四靈卵胎可闚之祥不及人情者疑即前章家國天下肥之謂故略之也大順之應如此而亦無其[illegible]而使之然良由聖王脩禮文於上而達其義[illegible]

夫音扶

於下體實理於身而達其和於人之故也夫順理淵微本無形象今兩間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迹可見者故指爲順之實也○自故事大積至此三節言大順之效順道至此無以加矣故以是終篇黃叔暘曰禮與義信與順一理而已故纔脩禮則義便自此而達纔體信則順便自此而達未有脩禮而不達義體信而不達順者也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禮器第十

按禮運曰：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然意猶未盡，故又撮此二字以成篇，明禮樂之不可無，猶器用之不可闕也。凡二十八章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釋，去也。回，邪也。增，益也。美質，誠之得於性者。論語所謂必有忠信，及下文所云是也。箭，篠也。筠，竹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此章言以禮成德之事。人以禮爲治身之器，則克治精密，故能大備其成久之行，合內外而無欠缺也。至於大備，則其德盛矣。蓋由禮之爲用，能消人邪僻之心，而去其所本無；增人忠信之質，而益其所本有。措諸身則正，而不失己；施諸事則達，而不失人。故其在人也，措正施行，則如竹箭之有筠；而其外和澤矣，釋回增美，則知松柏之有心；而其內貞固矣。惟此二物有筠心之大節，故通貫四時而柯葉不變。君子有禮，亦若二物之有大節，則外而疏遠者克諧，內而親近者無怨。明而人歸其仁，幽而神歆其德，亦若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此之謂大備盛德。然非禮以爲器，其何以致此哉。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言先王制禮之意。禮有根本，亦有文章。忠信爲本，有眞實無妄之心，則文從此出矣。義理爲文，有合宜得理之事，則本由是章矣。苟爲無本，則是虛文，禮不可得而立也。苟爲無文，則是徒善，禮不可得而行也。此二者之所以不可相無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設，陳也。人官，謂凡行禮執事之官。言有能，則有不能可知。物曲有利，謂物之委曲各有所利，如麴糵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笙之類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地不養，如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之類。○先王立禮，必用物以將之，用人以行之。然必因天時，設地之財，順鬼神之德，合人心之同，理萬物之宜。五者，禮之所貴也。所以然者，蓋由天時之陰陽寒燠，各有所生之物；地理之高下燥濕，各有所宜之產；人居其官，各有一定之能，而全才甚少；萬物委曲，各有一定之利，而彼此不通。是功用之出於天地，賦於人物者，皆不能強之而使同，故必合天時，設地財，合人心，理萬物，而後爲禮也。不言鬼神者，鬼神依於人，言人則見鬼神矣。苟以天所不生、地所不養之物而行禮，則逆天時，反地利，君子不以爲禮，而鬼神亦不饗之矣。如魚鼈水物也，而居山者用之；鹿豕山物也，而居澤者用之。此則地所不養而用之者，非所謂設於地財矣。故君子謂之不知禮也。

殺色介反下並同　分並扶問反　使去聲

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大音泰。後凡言大牢者倣此。不復出。○百官謂士也。皆足。言不爲不足也。不必有餘。言不爲過也。家謂卿大夫也。臺門。門之兩旁築土爲臺而起屋於其上。諸侯之禮也。○此擇辨次之也。前以士對諸侯言。後以大夫對諸侯言。以稱之義廣。故再言之也。蓋服而祭殺也。然在士。亦足以盡其心而不爲不足。犬牢而祭豊也。然在諸侯。亦不過致其孝而不爲有餘。所以然者。以諸侯之分尊。尊則宜降。上之分卑。卑則宜殺。凡以稱其分守而已。諸侯有龜以決國疑。有圭以申國信。大夫有事則買龜以卜。不寶之於平時也。爲君使則說卜。不藏之於家也。又不臺門。不問如諸侯之非國體也。所以然者。諸侯有國。則有之。大夫有家。則無之。不爲殺。亦以稱其分守而已。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有並讀曰又。重並平聲。翣音霎。○陳本分八節。今併之。廟制見王制。一廟。謂下士也。若適士。則二廟矣。天子之豆。朔食之豆數也。天子之祭。朝事饋食加豆各八。并羞豆二爲二十六。故朝食亦如之。下倣此。諸公。上公也。朝

去上聲　食亦音　以使去　亦下　使同君

事饋食各八。諸侯。侯伯子男也。朝事饋食各六。此皆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也。上大夫朝事豆八。下大夫去其二而爲六。此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也。介。副也。上介一人。餘爲衆介。牢謂大牢。天子所賜者。諸侯介牢。謂朝天子之禮。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獨曰七。舉中以言之也。大夫介牢。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禮。大夫爲君使。而來各降其君二等。此獨曰五。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也。席用有二。或祫祭。或賓。天子五重。謂祫祭所設。諸侯三重。謂相朝。大饗大夫再重。謂饗射也。天子葬時五重。謂棺椁。張氏以爲棺四重與椁而五是也。鄭注謂抗席。蓋蒙上席字而言。則太泥矣。翣見檀弓上篇。○此承上章。又推稱之一事。廟豆介牢席葬重翣。皆天子多於公。公多於諸侯。諸侯多於大夫。大夫多於士。是以多爲貴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

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朝音潮。繁並音盤。琥音虎。璜音黃。單音丹。○陳本亦分八節。今併之。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爲家。無爲賓之義。故無介。特。獨也。特牲用犢。諸侯以犢膳天子。其尊君亦如君之尊天也。灌。獻也。諸侯相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而不用籩豆。蓋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若大夫出使行聘禮。主國禮之。則既有酒。又有脯醢矣。食猶餐也。一食再食三

食謂告飽也位尊者德盛其飽以德不在食味故每一餐輒告飽須御食者勸侑乃又餐故云一食諸侯大夫則漸加矣此皆公庭讌會之食私食則否至於農工商賈自食其力者則無食數飽即自止禮不下庶人也大路殷時車名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路也繁馬腹帶也纓馬膺前之鞅也染絲而織以為罽五色一帀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纓皆以此罽為之七當作五大路乘以祭天故馬亦少飾次路共卑雜之用故就數多圭璋琢圭璋也長八寸琢圭以享王琢璋以享后二王之後所用蓋玉之貴者故不以他物儷之雖曰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不上堂是獨用也陳可大以圭璋為朝王后之玉不知諸侯朝用命圭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非圭璋也琥為虎形璜為半環之形玉之卑者爵酒器也子男享諸侯用琥璜必待送酬爵之時獻繡若獻而將之不特遣也鄭氏註酬

此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用此王及註周禮則云凡相享之王各降其瑞之一作公侯伯瑞以圭不應降用琥璜故知此禮註謂子男是也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為溫縷故單席黃叔陽乃謂此王席非鬼席而引周禮以證之然周禮王席三重祀先王酢席亦如之則非單席明矣或如陳氏謂非周制乃可通耳更詳之諸侯視朝之時於大夫則特揖之以其尊故每人一揖也於士則衆揖之以其卑故不問人數多少但一揖也若天子則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此以人數為多少非以揖數為多少也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量言容度言至宮室器皿皆有之今分屬者互相備也皿食器盤盂之屬○方氏曰宮室之量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器皿之度天

子路弓斗房骨以大稱其餘則否棺槨之厚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槨則周於棺也丘封之大周禮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皆以大為貴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散去聲甒音武陳本連上節今析○之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散觶角皆所以酌酒者五獻子男之禮也凡王享臣及其所自相享獻數各隨其命數缶壺甒皆所以尊酒者君即子男也○貴小之禮有二上[illegible]宗廟之祭禮其獻尸也主人貴以一升之爵侑食賤則以五升之散其舉而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觶主人卑則以四升之角此行酒之器因其分也[illegible]子男之享禮諸臣之尊用缶

壺缶大於壺容四石陳於門外壺容一石陳於門內君之尊用瓦甒僅容五斗則陳於堂上此列尊之法異其所也○鄭氏曰禮無賤者獻散之文禮文散亡不具也舉觶舉角士禮也天子諸侯祭禮亡矣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堂堂階也九尺以下之數皆謂堂上高於堂下也周人堂高一筵謂九尺也臺門見前章前言家不臺門則天子諸侯得為之矣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

埽去聲棜音飫○下猶低也祭天之禮至敬無文先燔柴於泰壇卻於壇下埽地致潔而設祭地又下於壇也

去上聲

廢。猶去也。禁承酒尊之器。因爲酒戒。故謂之禁。下文棜禁。皆禁也。無足曰棜。以其形似木舉而名之也。大夫用之。有足曰禁。通句足高三寸。士用之也。有足則高。無足則下。至於廢禁則又下矣。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也。

剌七迹反。斷音緞。間去聲。凡言間色者倣此。不復出。

十有之有讀曰又。○龍衮畫龍於衮衣也。天子之衣六章。或云五章。獨言龍者。飛龍在天。著其德之多也。白與黑謂之黼。黼形如斧。黑與青謂之黻。黻形兩己相背。皆刺於裳。諸侯之裳四章。獨言黼者。取其斷也。王朝之大夫裳三章。獨言黻者。取其辨也。纁赤色。衣用正色。自天子至士皆玄衣。裳用間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黼黻之多寡有無耳。

此獨言士者。士無纁繢。示其質也。冕。冠也。前低一寸二分。以其略俛。故謂之冕也。天子之冕有五。一曰衮冕。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服之。二曰鷩冕。祀先公饗射服之。三曰毳冕。祀四望山川服之。四曰絺冕。祭社稷五祀服之。五曰玄冕。祭羣小祀服之。朱綠藻者。以朱綠二色絲爲繩也。以此繩貫玉而垂於冕爲旒。藻雜而文采。色以之。故名曰藻。周用五采。此云朱綠。蓋前代之制也。天子之冕前後各十二旒。旒十二玉。謂衮冕也。諸侯自鷩冕而下。故九旒。上大夫七旒。亦服毳冕。下大夫五旒。亦服絺冕。此亦非周制。但據周冕言之耳。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

大羹之大音泰。後凡言大羹者倣此。不復出。和去聲。越音活。鼏與冪同。音密。樿音展。杓音勺。

殺所介反

○敬之至者。不以文飾爲美。如祭天服黑羔裘是也。見父之族黨。不爲折旋揖讓之容。與接外賓異也。天子所搢之大圭。不事鐫剡追殺其上。方其推而已。鄭氏所謂抒上終葵首者是也。大羹不和。大古之羹。唯用肉汁。無鹽梅之和也。祭天貴質。故殷人用素車。又用蒲席也。犧尊畫牛於尊腹。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言犧不言牛。以供祭爲主也。疏布鼏。犧尊以麤布爲覆鼏也。杓者沃盥之器。

覆芳救反

樿杓。以白理木爲杓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省音醒。殺色介反。稱去聲。

○上言禮之所貴備矣。此引孔子之言而申之以結其意。言行禮之人。不可不加省察。蓋禮之等不同。各有當然之則。不豐不殺。各出其則。此不同之謂也。必求其同。則非禮矣。安

省音醒。後凡言省察者倣此。不復出。中去聲。

夫音扶

可以不省察哉。夫孔子此言。何謂也。蓋言宜儉而豐。則以美而沒禮。非稱也。故禮以少小下素爲貴。正以稱其儉也。宜豐而殺。則以菲而廢禮。非稱也。故禮以多大高文爲貴。正以稱其豐也。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見音現

詡音許。樂音洛。後同。舊音效。非。○發猶見也。卽外心也。詡猶普徧也。○此言季秋大享明堂之禮。以多爲貴者。以其用心於外而致備物也。蓋聖人見天地之爲德。發揚昭著於兩間。如雷動風散之類。皆不可掩。生成普徧於萬物。如飛潛動植之類。皆無所遺。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其物之所成者博。其功如此。非備物何以報之。豈得不以多爲貴乎。此制禮之君子。所以以外心爲樂也。

禮之

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稱去聲，下同。○產，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致，極致也。○此言冬至圜丘郊祀之禮以少爲貴者，以其用心於內而主於存誠也。蓋聖人見天德之生物，其迹雖顯而究其極則精，其迹雖顯而究其極則微。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百物生焉者也。其德如此，尊備物何足以稱之，豈得不以少爲貴乎。此制禮之君子所以愼獨而存誠也。凡祭必誠，此云然者，對備物而言耳，非謂備物不必誠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

奉與捧同

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也。外之爲樂，卬上樂其發也。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由上文觀之，則古之聖人唯尊其在內之誠敬，則雖少物亦足以爲貴；唯樂其在外之儀物，則必多物乃可以爲美。故其制禮之少者，非故簡也，乃宜少者不可多也；其多者，非故繁也，乃宜多者不可少也。唯稱其內心外心而已。○此章因上祭祀多少之禮而推其故，亦明稱之意也。

使去聲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君子，謂大夫以上。匹士，猶云匹夫。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士與正使爲偶，猶庶人與妻爲偶也。攘，如孟子月攘一雞之攘，非其有而取之也。○此與下章亦明稱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

索音色

索牛。然大夫唯卒哭祔用之，常祭則少牢而已，稱其貴，故謂之禮。士賤，常祭特豚，遣奠及卒哭祔少牢，若用大牢則不稱矣，故謂之攘。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領音抵　上上聲　屬音燭　畫古畫字

紘音宏。梲音拙。朝音潮。○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管、晏皆齊大夫。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冠系，以組爲之，自頷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爲纓。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山節藻梲，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濫者，放溢而無所制也。大夫祭用少牢，而今用豚，儉矣。豚肩又小，不足揜豆，則愈儉矣。此但儉其隘小耳，其實有在俎不在豆也。隘者，狹陋而無所容也。○禮貴稱，不可以私意爲之隆殺。管仲以諸侯之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過於豐，其失也濫。

晏平仲以天下之故而儉其君親，則過於殺，其失也隘。不得爲而爲之，與得爲而不爲，皆不稱也。

去上聲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禮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乃衆人之紀也。紀散而不齊，則亂生矣。禮關治亂如此，可不愼乎。愼之之道維何，亦曰去其私，求其稱而已矣。

好去聲　齊讀曰齋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此引孔子之言而釋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戰則克敵，祭則受福者，豈僥倖以求勝，媚神以徼福哉。蓋得其道以致之爾。如論語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皆所謂道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樂音洛。葆

耒去聲　稱去聲

音保○君子曰記者自謂也○麾快也先時而
祭曰蚤葆猶褒也嘉事冠昏之禮也及至
也○此言祭祀之當戒者祭有常禮寧神而
已祈私福則黷而不誠祭有常時固有自
以蚤為快則煩而不敬器幣之小大長短自
有定制若以褒大為可樂則豐而不辭冠昏
賓告皆有常儀若以嘉事為可喜而多設祭
則後而瀆神繭栗握角各有宜用不必迨及
肥大若非夏麥各有
定數不以多品為美○孔子曰臧文仲安知
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
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父音甫綦音忌夫音扶盛
音成○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臧文仲魯大夫
臧孫辰也夏父弗綦人姓名為宗伯逆祀
躋僖公也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僖公立
僖公僖公者莊公之庶子閔公之庶兄也僖

公薨子文公立二年八月祫祭于太廟弗綦
典禮躋僖公於閔公之上為逆祀也奧當作
爨字之誤也火神竈爨三祭不同火神祝融
也孟夏迎氣祭之于郊有燔柴之禮竈者五
祀之一夏則祭之於竈陘而以先炊配爨即
先炊之神謂之老婦祭於宗廟後迎祭之○弗
綦逆祀是以臣先君以庶先適亂尊卑不
可之大者而文仲弗能止弗綦燔柴於爨乃誤
以爨神為火神故燔柴以祭之不知爨乃老
婦之祭但當盛食於盆盛酒於瓶而已是以
賤為貴以從為豐無知矣作亦不可
之大者而文仲又弗能正不知禮也○禮也
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
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
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

陘音刑　先君先適之先並去聲　適亦讀曰嫡　殺色介反

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
室而不由戶者當去聲○體人身也設施也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曲禮謂其中節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
遜之類○先王立禮節制大備循大身體之
全具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若人行禮
而不當則與不備同君子亦謂之不成禮矣
故禮之全體有崇重而大者有簡略而小者
有昭著而顯者有隱約而微者皆行禮者所
當守也若於大者而損之則失之隘於小者
而益之則失之隘於顯者而揜之則無章程
之辨於微者而大之則無有誠之意皆不可
也故禮之大小顯微其大綱為經禮其細目
為曲禮雖有三千三百之多然要其極致則
惟一當而已能當則經禮極規模之大曲禮
盡節文之詳而禮無不備矣故未有入
室而不由戶者豈可為人而不由禮乎君子

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
美而文而誠若誠實也若語辭○以少小下素為貴者是用心於內者也
用心於內則情之發者竭其精專心之主者
常存謙畏事之行者極其恭敬而內心無不
實矣是以小者不敢益微者不敢大而少小
下素之貴本於此矣以多大高文為貴者是
用心於外者也用心於外則度數所陳其觀
其美英華所發其禮至文而外心無不實矣
是以大者不敢損顯者不敢揜而多大高文
之貴本於此矣苟有一毫之不實如禮何○
此章言禮貴於當又本於誠○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
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
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

去上聲下同 爲毋之爲上聲期音其 分扶問反下並同 施去聲

不致也有順而摭也殺色介反撕音杉反芟上聲摭音隻○計失也撕芟也摭拾也○此言行禮者不可執一節禮運所謂禮者義之實也情切於中而文略於外故有直情徑行而不嫌其爲倨者如親始死哭踊無節是也然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是以又有曲而殺者不復以直行爲拘矣如父在爲毋期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是也謂所欲爲而理所可爲故有經常之禮一等行之而不嫌其爲同者如父毋之喪無貴賤皆三年大夫士魚俎皆十五是也然君臣有一定之分貴賤有不同之禮是以又有斷其序而討失之者不復以經常爲等矣若自天子而下毋等降殺以兩是也撕取在上之物而播施於下則上恩常流而不匱如祭俎之肉及舉臣雖賤如胞翟亦受惠是也推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則下情常遍而不壅如二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旅酬之禮皆得舉觶

長丁丈反 畫古畫字 鷩音鼈

於其長是也此恩意之所以周流也分極尊者則觀象效法而盡其文如冕服旗常之章采尊彝器皿之刻畫是也分漸卑者則雖放法而不盡其文如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自龍而下是也此名器之所以有別也有順而摭者雖拾取尊者之禮行之而不謂之僭逆蓋微文末節不必致察如君沐梁士亦沐梁又有君大夫士相同者皆是也禮之爲義各隨其宜故有此九者君子不可不知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造音皂○陳本分三節今併之張氏曰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九字當在殷因之下蓋錯簡也殷尚白素即白也夏尚黑今言青者青近於黑故變文言之耳詔告也侑勸食

舍上聲下同 要平聲

也武當作無聲相近而誤也無方非一人也亦者承上文而言○此言三代無二禮也三王迭興其禮則一上無異禮也三代之民亦共由之下無殊俗也故以所尚之色而言殷尚素夏尚青雖若不同然尚色之禮則夏造之於前殷因之於後未有舍色而不尚者以祭祀之尸而言夏尸當飲食則暫坐若不飲食則但立以俟祭事之終殷尸雖無事亦坐周亦坐尸其詔以儀節勸以飲食則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皆得詔侑故曰無方亦若不同然設尸之禮則亦夏造殷周因未有舍尸而不設者舉此二端他可知已所以然者蓋道原於天本無二致故禮原於道不容不同尚色以定民志設尸以致孝享唯此一道而已雖青素異文坐立異儀要不出乎色與尸之外而別爲一禮也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沈持林反 夫音扶

醵音據與平聲○六尸三昭三穆也合錢爲飲曰醵○陳可大曰天子七廟廟各有尸至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聚於太祖廟中太祖尸尊不與子孫爲酬酢毀廟之主又無尸設唯六尸自以昭穆行旅酬之禮謂之餕餘者錢之所斂者均則酒之所飲必均此六尸之旅酬如醵飲之均平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爓音潛孰與熟通○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蓋近則褻遠則敬也其事本多端此獨舉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於祭故也郊以祭天則薦血去人情遠矣大饗以祫祭宗廟則薦生肉去人情稍近矣三獻以祭社稷五祀則薦沈湯之肉去人情漸近矣一獻以祭羣小祀則薦熟肉近人情矣夫薦以血非近人情者而反以事天薦以熟乃近

人情者而反以事羣小祀於此見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按郊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爓熟此各言者據先設者為主也黃叔暘曰禮者稱情以立文者也而言近人情者非至何也蓋人情有二有道心之情原於性命之正者也故聖人稱情而立之文有人心之情發於形氣之私者也故聖人緣情而為之防此謂近人情者非至乃指飲食之欲人心之情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頖與泮同惡池與滹沱同繫音計○陳本分兩節今所之作如作聰明之作過意為之也上公之介九人侯伯七子男五此云七介舉中言之也已猶太也三辭三讓者賓初至大門外交擯之時有三辭之禮及入大門主君每門一讓則賓一辭凡三辭三讓而後至廟中也頖宮諸侯之學也魯郊祀以后稷配先於頖宮告后稷然後郊也惡池并州川名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三月繫者祭前三月繫牲於牢所謂帝牛必在滌也七日戒散齋也三日宿致齋也慎之至也結上祭禮一段○承上言君子行禮固不近於人情亦不過意而欲為極致之情此所以必有由始漸次為之而不徑行越序也其下所云皆由始之事以賓禮言而君相朝必有介副以通賓主之情不如此則太悤怒而

從並去聲

無禮之文矣賓必三辭主必三讓而後至廟中不如此則太迫蹙而無禮之容矣以吉禮言魯將祀上帝而先頖宮晉將祭河而先惡池齊將祭泰山而先配林非逆施也又三月繫牲七日致戒三日致齋而後祭非繁文也皆慎之至也使不先配不積誠則亦失於慤且變而非慎矣舉此二者餘可類推今按相見始於介至廟始於此辭讓祭始於先又始於誠是即所謂由始云者非如舊說由始於古後世守而行之也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相去聲溫如字○上言禮樂之始此言禮樂之輔以明行禮者必資於介也賓主相見不可急遽必有擯以告其儀樂工無目覩於行步必有相以扶其行幾而不迫和而不乖溫之至也舊讀溫曰醞承藉之義更詳之○

相見之相如字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朝音潮莞音官稾與藁同鞂音戛○陳本分三節今併之本謂心也凶事喪親之事也鸞鈴也刀鐶有鈴名曰鸞刀割肉欲中其音節故用之郊特牲所謂聲和而後斷者是也莞蒲席也簟竹席也鞂與秸同槀鞂禾稈之無穀者設設以爲郊祀之席也○此言禮有所主而易學也人有本心天所賦也禮則使人反而思之人有禮制聖所作也禮則使人僻而舉之此二者一爲生人之初一爲禮制之初反與脩是不忘其初也故喪事擗踊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愛親之本心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以其發於尊敬之本心也

中去聲　斷音短　易音異　樂之樂音洛

醆上聲 夫音扶

此二者反本之事也今世祭祀用醴酒矣而列尊反在玄酒之下今世割刀之利便於用矣乃舍不用而用鸞刀今世下莞上簟可謂安矣而郊祀之時反設稾鞂此三者脩古之事也是先王之制禮文至繁也而其意之所主則在反本脩古又至簡也夫多則惑少則得今既有主則後人行禮但以二者求之自可稱述以明其理多學以習其事而不若其難矣蓋眛其所主則畏禮文之繁而厭心生得其所主則見禮體之約而學不厭矣 ○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節謂禮之節文物猶事也○言人無節文於胸中則心無主而藻鑑昏雖見行

禮之事亦無以審其得失矣蓋無節於內是欲察物而不由禮也安能得其是非之實乎故禮者言行之本也作事不以禮則怠肆而不敬出言不以禮則躁妄而不信存乎已者尚未定而欲察物必不能矣此由無節於內而然於以見禮爲事物之極致而欲察物者所以必由禮也黃叔陽以觀人行已對言恐非記者立言之意陳可大解信爲取信於人又與上敬字義不一更詳之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朝音潮放上聲○財物如幣玉牲牢黍稷之類大事謂祭祀朝謂朝日夕謂夕月達猶通曉也○此

見音現 沈持林反 夫音扶

即祭祀而言先王制禮之意禮非財物則不行無義則妄先王制禮唯因財物以致其用之之義爾下文四者皆言用財物之有義也郊雩嘗烝此大事也郊以啓蟄雩以龍見嘗以始殺烝以閉蟄皆順天時因特牲玄玉新物衆物而致其義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朝夕也日旦出於東方月夕出於西方是放日月因荅王玄牡實柴所望而致其義也祭山林爲高也於丘陵之高瘞者行之因九牢十六豆之財物而致其義也沈祭川澤爲下也於川澤之深隱者行之因七牢十二豆之財物而致其義也夫祭有輕重皆須財物如此故當四時之降雨澤也君子知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勉勉不已也而報本之心油然生矣則安得不用財物爲禮以致其用之之義乎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

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假讀曰格○賢與能即指道德能也以其備諸已則曰賢以其列諸職則曰能置如置諸左右之置謂使之居其位也升進也中平也成也吉土王者所卜建都之地也饗亦祭也以祭之而見饗故謂之饗○此亦即祭祀而言先王行禮之驗蓋祭有財物又有執事而執事者貴得其人故將祭必擇有德者加諸上位有道者隆以醴貌有能者任以職守是謂舉賢而置之則無不能其職者矣又聚而誓戒之則無不謹其職矣於是因天以事天而郊行焉因地以事地而社行焉巡狩

至方岳之下。必因其方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致治平成之功。以告于天。其在王畿則因所都之吉土。以饗帝于南郊。此所謂因天事天者也。由是政達於天。則以和召和。而瑞物至。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而休徵應。而王道終矣。故但恭己南面。無所作為。而天下大治也。蓋然而淩者。既格則明。日近者可知巳。令按因吉土以饗帝于郊。正因天事天之事。備因名山升中之文。不出記者之誤。鄭玄既祖緯書而疏之。陳澔又從而傳會於舜典柴望之義。不知柴以告至。在諸侯未覲天子未協正同修之前。安得遍六州仲地。後世封禪之說。實起於此。可勝歎哉。

禪音擅　勝平聲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

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縣與懸通。分扶問反。○教示也。罍尊刻為雲雷之象。夏后氏之尊也。犧尊見前章。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罍尊應鼓皆在東也。天子諸侯皆有左右房。此言在房。謂西房也。大明日也。○此因諸侯時祭之禮。而見至教至德也。天道陰陽之運。雖無禮樂之形。而實示人以序和之理。是至教也。聖人禮樂之作。乃法陰陽之用。而闡其精微之蘊。是至德也。以其分而言。則廟堂之上罍尊在阼。以夫人所酌。非時王之器。卑之也。犧尊在西。以君所酌。先王之器。尊之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以縣大而倡。尊之也。應鼓在東。以應小而和。卑之也。君在阼階。以日生於

其分之分扶問反　而和之和去聲

東。從陽之分。而正夫位也。夫人在西房。以月生於西。從陰之分。而正婦位也。以其合而言則君在阼而西酌犧尊。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禮交動於堂上也。縣鼓主倡而引之於先應鼓主和而繼之於後。樂交應於堂下也。夫禮交動。則奉承而進者。一陰道之收斂。而吾敬以盡。樂交應。則迎來而樂者。一陽道之舒暢。而吾愛以竭。明誠乎幽冥。饗乎人鬼。非諧和之至哉。此天道之教。聖人之德。所以為至也。使非至教。則無以啓禮樂之端。非至德。則無以達孝享之意。和安自而生乎

而樂之樂音洛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

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樂其之樂音洛。道與導同。之知之知去聲。○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與人。猶言接人。○黃叔暘曰。萬物本乎天。為郊祀以報之。人本乎祖。為廟祀以報之。是禮反其所自生也。以文德定天下者。為韶樂以樂之。以武功定天下者。為武樂以舞之。是樂樂其所自成也。由是觀之。則先王之制禮也。節文人事。使之無過不及。而約於中。其脩樂也。導達志意。為之宣其湮鬱。而歸於平。唯其本於事與志也。故禮序樂和。則知事得其理。志得其平。而為治。禮悖樂淫。則知事失其理。志失其平。而為亂。然非君子不能知也。故蘧伯玉曰。君子之人。其心明達。故觀器物而知工之巧。言巧則拙可知已。觀發動而知人之知。言知則愚可知已。惡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者哉。其關係如此。故君子與人交接必慎

樂樂之樂並音洛　為去聲　惡音烏

儀言語之有序者，皆禮也。其合和者，皆樂也。無所不用其慎，必使事治心平而後已，豈待玉帛交錯、鍾鼓鏗鏘而後慎乎。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從並去聲，屬音燭，定音訂，道去聲，祊音崩。○陳本分四節，今併之。贊幣，贊佐執幣。脯告神殺牲之朋也。親制祭，制牲肝以祭神於室也。盎，盎齊也。親割牲，薦熟之時，親割牲體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洞洞，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僞也。勿勿，勉勉不已也。一云切切也。詔，告也。羹，肉汁也。定，熟肉也。道，言也。求，求神也。設祭於堂，謂薦腥爓時也。祊，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言祭在廟門外之西旁，因名為祊也。○此言廟祀之敬也。首句乃三段之綱領，下文皆詳言之。牽牲告殺，進血與腥以及薦熟，皆君親行之。薦盎薦酒，皆夫人親之，可謂敬矣。又及君從之人，皆有敬忠欲饗之心，何如其敬也。納牲，即親牽牲時也。血毛，即親制祭時也。羹定，即親割牲時也。三詔以求之，可謂敬矣。又懼其未得，而或於庭，或於室，或於堂，皆不同位以求之，又何如其敬也。設祭於堂，可謂敬矣。又於明之日，為祊於門外，不知神於彼乎？於此饗之乎？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又何如其敬也。所謂廟內之敬蓋如此。○一

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此因神有尊卑，而祭有隆殺也。一獻，祭羣小祀也。其神卑，故其禮質略，如薦以熟肉，獻以皮幣，服用玄冕之類。三獻，祭社稷五祀也。其神稍尊，故其禮文飾，如血腥之屬同薦，及設主於其所，迎尸於奧，服用絺冕之類。五獻，祭四望山川也。其神又尊，故其禮顯盛詳著，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用犧冕之類。七獻，祭先公也。其神益尊，故禮重心肅，洋洋乎如在之神也。先公本人鬼，今曰神之，明不敢褻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事與之與平聲，內與納同。見音現。纊音曠。○大饗，祫祭也。王事，王者之事也。三牲，牛羊豕也。魚，謂魚醢。腊，謂麋腊。內金，納侯邦所貢之金。示和，示諸侯之親附也。與衆共財，專指丹漆以下六物而言。肆夏，樂章名。肆當作陔。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奏陔夏，故知此當為陔也。○禮三年一祫，升羣廟毀廟之主，而合食於太廟之中，謂之大祭。此乃王者之事，而非諸侯以下所得僭也。故其所陳，皆有深義。三牲魚腊，此四海九州之美味，示王者得四海九州之歡心於其明也。籩豆所薦，皆四時和氣生成之物，示王者能贊天地之化育於其幽也。內金而陳之，示諸侯之和也。諸侯來朝，加璧於束帛之上，今亦陳之，示諸侯之尊王德也。

夫音扶下章同

龜列於前重其能先知也金次於龜見人情之和也丹漆絲纊竹箭亦並陳之示王者共有衆人之財也其餘蠻夷之國無常貨但貢其國之所有亦畢陳之示王者德澤遠被能致遠物也諸侯來助祭祭畢而出則歌陔夏以送之和之以樂也夫陳列盡華夷之美則備物矣奔走致諸侯之貴則盡官矣其禮重大故唯王者得行之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黃叔陽曰先王郊祀之禮極其簡素非以非廢禮也主敬無文敬之至也宗廟之祭必求備物非以美沒禮也事亡如事存仁之至也喪之擗踊哭泣非僞也哀痛慘怛中心達於面目忠之至也

斂去聲　舍上聲　要並平聲

斂以衣服非以器具全備無缺非觀美也必如是然後盡於人心而行吾愛故亦曰仁之至諸侯朝天子或自相朝皆爲賓大夫聘於天子及鄰國皆爲客凡賓客之朝聘與主君之燕享賓客皆用幣非貨取也幣以將敬理所宜然故曰義之至夫仁義人心固有之道也然禮未行則隱而不可見唯於行禮之際觀之則宗廟喪祭可以觀仁郊祀幣帛可以觀義君子欲觀仁義之道舍禮其何以哉言仁義則忠敬在其中矣○方氏曰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所亦非無仁也要之以敬爲主爾前章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非無敬也要之以仁爲主爾馬氏曰禮生於仁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何也蓋因禮行之際仁義存乎其中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和去聲○陳可大曰道猶行也道路人所共行者○此言禮待人而後行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無所不在故能受諸味之和繪事後素以白爲質故能受諸采之色以此二者況忠信乃可學禮如實有敬天之心則郊祀之禮可行實有愛親之心則喪祭之禮可行實有恭敬之心則賓客之禮可行此類是也苟無忠信則毋事虛僞之禮豈可以僞爲於外哉故禮以得忠信之人爲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毋音無○一獻羣小祀也大饗祫祭也旅亦祭名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以祈取衆之義不若南郊饗帝之專也○禮以

夫音扶

漸而大則行之亦以漸而難蓋誦詩多者雖能言然未必能行禮故不足以一獻一獻小祀也大饗則煩而難矣故一獻者未必能大饗大饗雖難然猶人鬼也旅上帝則天人道隔又難矣故大饗者未必能大旅能具知大旅亦云可矣然其禮猶簡不若大報天之尤難故大旅者未必能饗帝夫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故以毋輕議禮戒之所謂不輕議者主忠信以立其本明義理以究其義講節目以悉其文觀會通以權其變擬之而後言言之必可行是也皆但黜而不言則何難之有哉嗚呼後世議禮之家名爲聚訟豈未聞夫子之戒乎○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

與去聲

與並音麼

敬大矣。跛音祕。○陳可大曰：逮，及也。闇，昧爽以前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季氏祭家廟，未明而行事，至夕而未畢，又繼以燭。為時既久，則強力之容倦，肅敬之心怠矣。甚至跛倚以臨祭，不敬孰大焉。此泥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之文，而失其意者也。時子路雖為宰而不與祭，故有此失。

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與去聲。朝音潮。○及子路與祭，則正祭之時，事尸於室也。外人將餼至戶內，人於戶受之，而設於尸前。內外異位而相交，恐費時也。正祭之後，儐尸於堂也。堂下人送餼至階，堂上人卽階而受，以陳於尸前。上下異位而相交，亦恐質時也。是以正明行事，晏朝而畢。時不久，則敬自全，故孔子善之也。然此亦就季氏之失而姑正之耳。若君子行禮，已敬猶敬，明發悄懷，豈於室堂之事而遂慮其倦怠乎。孔子此言，殆亦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之意爾。

禮記集註卷十　禮器　二十七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郊特牲第十一

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黃叔陽曰：此篇多記祭義，而中雜冠昏兩段，宜歸之冠義昏義篇。除兩段，凡二十七章。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犢，小牛，卽特牲也。○天子祭天，諸侯膳天子，皆禮之至尊者，止用特犢。至於天子祭社稷，賜諸侯，則異而

禮記集註卷十一　郊特牲　十一

殺色介反

殺矣。乃反進而用大牢，此何義也。蓋犢牲未有牡牝之情，貴其誠慤而用之爾。若既牽則誠散矣。唯天子弗食，故不以膳；祭帝弗用，故不以郊。禮有以少為貴者，卽此可見，豈可與祭社稷、賜諸侯之禮例論哉。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三句重出，或因上章言牲而及車也。祭天之車，不尚多飾，亦以少為貴之事也。義見前篇。五就、七就不同，當以此篇為正。

見音現，後凡言見前篇者倣此，不復出。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腶音鍛。○陳本分氣臭也以上為上節，其下別為一節，今正之。臭亦氣也。諸侯為賓，謂因來朝而助祭者。灌猶獻也，周禮作祼。上公再祼，侯伯子男皆一祼。大饗謂王饗諸

劓亦音淵

侯也與上大饗不同亦非來朝而饗之也脯加薑桂曰腶脩餘已見前篇○此言祭之禮不貴味而因及於賓也郊尚血大饗尚腥三獻以爓一獻以孰其故何哉敬之至者不在褻味而貴氣臭也蓋味近人情而褻孰則味全而爓亦近之故用之於卑氣遠人情而尊血則氣全而腥亦近之故用之於尊也當此之時諸侯因朝而助祭者爲賓三獻後王使宗伯酌圭瓚以灌之用鬱鬯之酒亦貴氣臭之義也祭畢饗之于廟中亦曰大饗但用腶脩而無牢醴亦不饗味之義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此大饗謂諸侯相饗君皆謂主國之諸侯也酢主君受賓客之酢爵也三獻饗卿之禮故謂卿爲三獻猶社稷五祀之稱三獻也介大夫也專單也大夫之席本再重今爲介故降用單

分扶問反殺色介反下同使去聲

席也尊指君卑指介○此言主君專席受介酢之義也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故鄰國之君來朝主君饗之亦三重席以受賓之酢爵而不增損以兩君敵體故也若使卿來聘而大夫爲上介則專席矣主君受其酢爵亦專席焉蓋介於主君分雖爲臣禮則爲客若君不殺席而如常受之非敬客之義也故不用三重是降諸侯之尊止用專席以就大夫之卑庶在彼不失使臣之體而在我得盡爲主之心矣所謂曲而殺者也豈若兩君相敵可以直行者哉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食竝音似○饗卽春饗孤子也禘皆當作禴先代春祭宗廟之名也食卽秋食耆老也嘗秋祭宗廟也饗禮主於酒故曰飲食禮主於飯故曰食孤子謂死事者之子孫也○此言先王四時行禮有樂無樂之義也饗禴行於春皆有樂食嘗行於秋皆無樂其故何哉陰陽之義也凡飲清虛所以養陽氣也凡食體實所以養陰氣也故春禴秋嘗同爲追養春饗秋食同爲報功其義本一而食嘗獨無樂者非薄之也正以順陰陽之義爾蓋饗禴主於飲飲養陽氣義在宜暢故有樂食嘗主於食食養陰氣義在凝寂故無樂凡樂之聲宣其湮鬱發乎幽陰乃陽之爲而陰之反是以獨宜於養陽之饗禴而不用於養陰之食嘗也周氏曰考於商頌周禮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者疑此爲夏制歟今不可考闕之可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奇音基○鄭氏曰旦當作神篆字之誤也○此言鼎俎籩豆之數與實各有義也鼎自一至九其數皆奇正鼎鼎別一俎其數亦奇豆自六至二十六其數皆偶籩與豆同其數亦偶所以然者天產動物六牲之屬鼎俎盛之爲陽陽數奇故用奇地產植物九穀之屬籩豆盛之爲陰陰數偶故用偶此陰陽之義順天之道也籩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菹皆水之品也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類皆土之品也水土之品非人常食是不敢用褻味也或水或土所取不一是貴多品也所以然者神道異人既異當法褻味神以多大爲功當貴多品此交於神明之義蓋人之誠也陳可大曰鼎行十與十二者亦偶也然十鼎則陪鼎三

盛竝音成

去上聲

說讀曰悅　箎音池
夫音扶下同

正鼎七。十二鼎則陪鼎三。上鼎九。固未嘗不奇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易音異。闋音闕。○賓謂鄰國之諸侯也。大門有二，燕則寢門，饗則廟門也。燕禮賓及庭奏肆夏。饗禮今亡，想亦當然。易，和說也。卒爵，飲盡爵也。闋，終也。奠，置也。醻，醻爵也。匏，笙竽之類。竹，箎笛之類。○此言燕饗禮樂之義，而究其本也。兩君相朝而行燕饗之禮，則賓入大門之時奏肆夏。夫樂主和，而肆夏之詩詞嚴，是示和易之中有嚴敬之節也。主人獻賓，樂作，賓飲卒爵樂止；賓酢主人，樂作，主人飲卒爵樂止。盈而

復扶又反
別音鼈

能反，反則為文。此孔子所以屢歎美之也。主人復酬賓，賓奠之，此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賓主之德也。歌工在堂上，匏竹在堂下，是貴人聲之和而尊之在上也。言貴人，則知賤器矣。禮樂各得其宜如此，豈無所本哉。蓋天地之陽合同而化，主於宣達，示人以自然之樂，聖人法之而作樂，是樂由陽來。一天地之和也。天地之陰各正性命，主於收斂，示人以自然之序，聖人法之而制禮，是禮由陰作。一天地之序也。然使陰陽之逆乖，則制作之本亂，而欲禮樂之得宜，不可得已。唯聖人在上，極財成輔相之道，成參贊位育之功，由是闔闢有序，循環不窮，而陰陽和焉。陽和則萬物皆化，陰和則萬物有別，皆得其所，而禮樂興矣。施之燕饗，何不得宜之有。○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

見並音現下同
強巨兩反
數音朔

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別音鼈。參音驂。○旅，陳也。無方，非一方所貢也。土地之宜，謂六服各貢其物，如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蠻服貢貨物是也。遠邇之期，謂六服各有其期，如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蠻服六歲一見是也。鐘即金也。前篇言金，此篇言鐘者，金以材言，鐘以器言。金之為器莫重於鐘，故變文言之也。往，往而進之也。○黃叔陽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庭實所陳之幣，不止一方，然非濫取而無制也。土地之產，各有所宜，則別而取之，不強其所無；地里遠近，各有不同，則節而致之，必辨其疏數。此制貢之法也。先之以龜，貴前知也。次之以鐘金，示和見情也。故參居庭實之間。

夫音扶
好去聲

也。虎豹之皮，所以明德威，惟畏也。束帛加璧，往進此比德之王於有德之人也。大意與前篇同，而物有詳略者，前言大饗為重，此言常貢稍輕也。此陳貢之義也。夫制貢則仁義並行，陳貢則禮義兼盡。不實遠物，不盡人情，而所好尚亦與人遠矣。輿圖無外，異類咸賓，豈偶然之故哉。○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庭燎者，庭中設火炬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齊桓公名小白。趙文子，晉大夫，名武。○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侯國而用百，燎是僭天子也。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諸侯之禮也。文子大夫而奏肆夏，是僭諸侯也。陸氏曰：齊桓賢諸侯也，且僭天子，則僭諸侯可知已。文子賢大夫也，且僭諸侯，則僭大夫可知已。應氏曰：齊世辭

責夫之夫並音扶　造音皂　朝亦音潮　見音現　從去聲　下註同

仗義以服諸侯者也。乃恃強而僭庭燎以誇其尊。則何以責夫諸侯。文子輔其君以霸者也。乃窮奢而僭一肆夏以失其體。則何以責夫大夫。且濫觴於一時。而洋溢乎天下後世。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始也。故記者謹之。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朝音潮。後凡言朝覲者倣此不復出。使去聲。諸侯世相朝。無私覿禮。此言覲者。因朝而帶言之爾。私覿。以私禮見也。使聘使也。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國君朝覲於鄰國。大夫從行。而行私覿之禮於主君。非禮也。在禮。大夫執圭專使而聘。君既不在。則當私覿。所以申誠信於主君。今既

夫音扶　別音鼈　父音甫　下並同　共讀曰恭

從行。有君在上。則不敢私覿。所以致忠敬於己君。聘與朝不同也。君之庭實與己之私覿。何可並陳於諸侯之庭哉。夫為人臣者。無外國之交。凡以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為致敬也。貳君則不敬矣。此朝覲私覿之所以為非禮也。舊說庭實私覿。謂設庭實以為私覿。愿謂從君私覿。即是非禮。不必庭實私覿與君無別。而後為非禮也。一說覲當作聘。聘本當私覿。非以庭實私覿為非禮爾。今按上文兩言私覿。皆無庭實之文。何故便言非禮。以是知前說為優。而二說皆非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也。一名慶父。即共仲。一名牙。即僖叔。一名友。即成季。○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今大夫富強。專制其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強橫。必亂國家。君能殺之。是絕亂源。合於義也。由三桓始者。公子牙欲立慶父。公子友欲立子般。故友以莊公之命酖牙。其後慶父賊子般。又弒閔公啓方。於是討賊。慶父縊于莒。○陳靜翁曰。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霸者之法亦曰無專殺大夫。此云殺之為義者。就後世言之。所羽人而至於殺。亦無及矣。人君監此。盍亦謹於微哉。孔氏曰。按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強盛被殺。此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也。

殺並音試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君即天子也。夷王為懿王子。名燮。○天子無為客之禮。以其尊無對。莫敢為之主故也。其適臣。升自主階。而不為客。以其

臣不敢私有其室也。況敢為主而待君為客乎。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為朝宗之禮。不純以臣待諸侯。以其等為車逆送之節。所以明恩也。至秋萬物分辨之時。則為覲禮。純以臣待諸侯。負扆南面而不下堂。所以明義也。是以天子之德常感於下。而其勢常隆於上。至於夷王。乃於秋覲之時。亦行下堂之禮。自是以後皆踵行之。則是自卑而起諸侯之僭。自弱而起諸侯之強矣。馴至東遷。齊王室於邦君。降黍離於國風。非由此哉。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縣與懸同。鍚音陽。從昜。與錫字從易者不同。○宮縣。四面皆縣。如宮之有牆也。白牡。殷祭之正牲也。干。盾也。鍚者干背之飾。金為之。大路。殷祭天所乘之車也。○諸侯之樂。當軒縣。而今宮縣。後代諸侯常用

僭並音　兩好去　綠輔七　遊反　綠並去　解　夫諸之　夫音扶

時王之牲。而今用殷牲。諸侯當擊石磬。而今擊玉磬。諸侯雖得舞大武。不當朱干設錫冕服。而今用以舞。後代諸侯當乘時王之車。而今乘殷路。此皆天子之禮。而諸侯僭之。王室之弱可知矣。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臺門。兩旁起土爲臺。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也。旅。道也。樹。屏也。旅樹。於路中設屏以蔽內外也。坫在兩楹之間。兩君好會。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故曰反坫。繡黼。繡黼爲黼文也。舊讀繡爲綃者非。丹朱。染繒爲赤色也。繡黼爲中衣之領。丹朱爲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少長耳。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亦有中衣。但不得用繡黼爲領。丹朱爲緣耳。○此皆諸侯之禮。而大夫用之。是僭也。夫諸侯既僭天子矣。則雖欲大夫之不僭諸侯。其可得乎。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陳本連下爲一節。今析之。脅。謂見脅於大夫也。相貴以等。謂擅相尊貴以等列也。覿。見也。貨。以物言。利。以事言。○此言僭禮之由。以結上文。天子微則諸侯僭。言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也。大夫強則諸侯脅。言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強也。方周之衰。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於此相貴以等。言尚勢也。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言尚利也。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不饜。此禮之所以亂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方氏曰。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此禮也。以公廟而設於私家。是大夫祖諸侯。非禮矣。三

爲去聲

家以同出於桓公。而立桓公之廟。是由三桓始也。然推其原。則由魯立文王之廟。而三桓效尤爾。記者不言。爲魯諱也。○方氏又曰。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大夫不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舊說甚非。不足深辯。○此章皆記失禮之事。以爲世戒。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存者。命使郊天。又用天子之禮以祭其始受命之王。又得自行其正朔服色。不特封爲上公而已。禮運言杞宋之郊。是天子之事守。此其一證也。二代謂當代以前之二代。○此言天子待滅國之禮。國雖滅矣。猶尊其先世之賢。而不忍臣其後。仁之至也。然不過二代。若二代以前。則但封之而不賓。義之盡也。自古皆有此法。今姑借周言之。存夏殷二王之後。而封黃帝堯舜之後。爵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爵不及二王之隆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此言諸侯待失國之禮。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爲臣。以其嘗爲南面之君也。仁也。然不繼世。寓公死。則臣其子矣。義也。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答。猶對也。陽。卽天也。○此言君臣正位之義。君位必南鄉者。以陽位在南而對之。當思所以憲天而不敢肆也。臣位必北面者。以君位在北而對之。當思所以事君而不敢負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辟讀曰避。○稽首。首至地。拜禮之隆者。○陳可大曰。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唯家臣於大夫不稽首者。非尊重家臣也。以避國君之體也。蓋諸侯與大夫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於君矣。家臣

若又稽首於大夫，則似一國而兩君矣，故不得不避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爲去聲。○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爾，故於大夫有答拜之禮。大夫有獻於君，則使人往獻，而不身自往。君有賜於大夫，則大夫拜受於家，而不親見君之面而拜，非敢忽也，恐煩君荅拜故爾。此章言大夫齊君之禮。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禓音傷，從示從易，與裼字從衣從易者不同。○禓，強鬼之名。月令季冬大儺，所以驅逐此鬼，故又謂之禓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存者，慰安之意。室神，先祖五祀之神也。○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即此事也。恐其驚室神，使神依已而安也。

中去聲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樂謂騶虞貍首之類。何以言其難也。○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然比禮非難，而比樂爲難，故射之以樂爲節也。方射之時，一心於容節矣，何以又能聽樂之音節，而使與射容相應乎？聽樂之時，一心於音節矣，何以又能脩射之容節，而使與樂節相應乎？蓋言禮樂相得之難也。

長丁丈反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縣與懸通。○語與曲禮略同。蓋古有是言，而孔子釋之也。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此時已有射道，但未能爾。今既長而爲士矣，而猶不能，則不學之過也，安得不辭以疾乎？舊說謂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意味淺矣。

處上聲下同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齊讀曰齋。居如字。○伐，猶擊也。居，猶處也。○禮致齊三日，不樂，不弔，恐散其志慮也。

然後用之以祭，猶恐不敬。今三日之間，乃二日作樂，則是致齊一日而已，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也。方氏曰：家語記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祊音崩。朝如字。○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祊見前篇。繹於堂上接尸，祊於室內求神，皆一時事也。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陳可大曰：繹禮當在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禮當在廟門外之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當在市內近東，今乃於市內西方。凡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張氏曰：按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家廟，易朝市，故孔子云然。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隰音習

土者，五土之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土能生物，必有神以主之。墉，牆也。○此言祭社之義。社所以祭五土之神，土即地。地秉陰，是所主者陰氣也。君祭社，南面而立於北牆之下，蓋設主向北，陰位也。南面所以對越其陰，而冀其來饗也。祭用甲日，以甲爲十干之始，日故用之以祭，重神也。言社則稷在其中矣。按此云日用甲，而召誥言用戊。月令又言擇元日，未詳孰是。

召音邵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大音泰。後凡言大社者倣此，不復出。

爲去聲

喪去聲。○薄，書作亳。薄社，殷社也。○此言大社存亡之異也。大社爲羣姓而立，在中門內之右。謂之大社者，以其所祭盡天下之地，比諸侯以下侯社、州社、里社不同，故特[illegible]稱之。

豪音包

爲大社也其制壇而不屋使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蓋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所以示天地生成之氣於是乎通達亦若天子之明德而能育物也若喪國之社屋其上則天陽不入而生成之功息矣殷之薄社在周爲喪國之社於是塞其三面而開牖於北方以通陰氣則陰明而物死矣亦若天子失位而不能育物也必存亡國之社者白虎通以爲誡社是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

黃叔陽曰此言立社之意所以神明于地道也蓋地道博厚而載萬物者也天道高明而垂象於下者也地能載物故物生而財於凡民之利用厚生者皆取財於地焉天雖垂象故象成而法顯凡民之興事制器者皆取法乎天焉取法則有所敬天下仰之而不敢慢故尊天取財則有所養天下賴之而知所感故親地夫地有同天之功如此天既有郊以報之矣地可獨遺乎於是制爲社禮以教民美善其報焉所以爲神地之道也○黃直卿曰非天子不祭天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得祭社亦尊父親母之義也

夫音扶

爲立之爲如字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霤音溜爲並去聲單音丹乘音盛共讀曰供盛音成後凡言粢盛者倣此不復出○陳本分本也以上爲上節其下分三節令正之社事祭社之事也單與殫同盡也二十五家爲里單出里謂每家一人也田田獵取禽獸以祭也社田爲社而田也作起行也畢作謂萊徒皆行也四邑爲丘十六井也

下爲乘爲載並同

其盛之盛並如字

別音鱉

四丘爲乘六十四井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天子諸侯祭社用籍田之穀大夫以下無籍田則丘乘之民供之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此申上文美報之意凡祭皆有分限唯社無所不通故家以中霤爲主是卿大夫得祭也國以社爲主是天子諸侯得祭也此皆示土爲載物生財之本也他祭不能極其盛唯爲社行事則里中之家各出一人以供其事獵牲則國人皆行無留家者粢盛則丘乘之人合而供之其盛如此蓋以土者物生之本始報本故禮無不至反始放心無弗齊是庶人亦得祭也然此特論其通乎上下云循至於稱名之異品物之殊則亦未嘗無別也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

數上聲

陳去聲下同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爲去聲鹽讀曰豔○孔氏曰季春當作仲春記者之誤也今按周禮大司馬當從其說出火猶言舉火非出納之出也春田用火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誓社誓衆於社也左右坐起皆軍法也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流示之禽謂驅禽於陳前使之流動而示士卒所謂設驅逆之車是也鹽歆鹽也利即禽也流示之禽即鹽諸利也見利則趨故有失伍而犯命者若能不犯命則可使矣求服其志謂過服其貪利之心也不貪其得謂不貪下人所獲之禽也○此因社田而習軍旅也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獻禽以祭社故因社而及之君將田必先舉火以焚除草萊是出火爲焚也因而教兵則簡

賁音奔

車賦。歷卒伍而平列之。如戰陳之法。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而親誓之於社。於是教以左右坐作之節。以觀其習變之生熟焉。此講武之有法也。遂以蒐田。則流示之禽獻之以利以觀其守法之何如。凡以求服士卒之志。使不失伍。所不貪其所得之禽也。此獲牲之以禮也。唯講武有法。故以戰則克。明有以安乎人矣。唯獲牲以禮。故祭則受福。當有以得乎神矣。一舉而兩得焉。其禮之善何如哉。然必因社言之者。其義有三。人心繫於社。一也。兵衆褻於社。二也。君親誓於社。三也。有國者安得不謹兵戎。重祭祀。以安人心而衛社稷哉。此先王制禮之深意也。○此章言祭社之禮。

○天子適四方。先柴。

周制。天子十二年一巡狩。適四方諸侯之國。至於方嶽。有覲諸侯。觀民風。考正朔。一工制明賞罰。請事。然初至皆未行也。特先燔柴以告至於天。此巡狩告天之禮也。應氏曰。所適必先柴者。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嗟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者。異矣。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陳本下一句連下文。今屬於此。從其義也。日猶晝也。至猶到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者不同。○先王祭天於圜丘。必用夏正建子之月。冬至之日者。所以迎長日之至也。蓋日爲陽。夜爲陰。故陰生則夜浸長而日短。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冬至之前。日極短矣。及冬至之日。此前漸長一刻。乃一陽初動。而天地生物之心。於此可見。故以是日祭之也。郊之爲祭。情意情志。明禮明享。乃大報天之事也。然不主天而主日者。蓋以天之爲大。其德至尊。不可以一事名。其道至大。不可以一物見。故假日以爲主。雖云迎長日之至。實以大報天也。此冬至祭天之義也。○陳可大曰。朱子有言。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故

盛音成　合音閤　放與倣同爲去聲

爲壇以祀天。而以始祖配之。今按郊祀先儒之論不一。有子月寅月之異。有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圜丘爲二事。又以祭天與祈穀爲二郊。今皆不復詳辯。而以朱說爲定。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掃。去聲。○陳本連下文。一句爲兩節。今正之。兆者。圜丘之方域也。掃地。掃域中之地也。陶。瓦器。謂酒尊。匏。瓠也。謂酒爵。騂。赤色。南者。正陽之位。天以陽生萬物。日又象陽之宗。故就陽位而報之也。既燔柴於壇上。又掃壇下之地而行正祭。不設莞簟者。至敬無文。於其地之質也。盛玄酒之尊。則以陶。酌玄酒以獻。則以匏。無雕鏤金玉之飾者。象天地之性也。蓋天地之性。質而已矣。陶者。合土以爲範。燒火以爲堅。匏者。資氣於天。成形於地。皆質也。若加之以人爲。則與天地之性不相似矣。兼言地者。方氏以爲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於天也。既曰圜丘。曰泰壇矣。而又謂之郊者。以兆在南郊。故因其地而爲名也。牲用騂者。周尚赤也。用犢者。未有牡牝之情。貴誠也。此郊祭之禮。各有其義也。按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而末言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也。與此言用騂者不同。不知何謂。豈周禮所云爲青圭禮東方。以下言之。而天地不在其中數。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郊用日至。不用辛日。其用辛也。蓋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月。偶遇辛日。後之因之。遂用至後辛日。不知其非禮也。此說因張氏之說而演之。諸說紛紛。今當以此爲正。○鄭氏曰。魯唯一郊。不與天子同。蓋謂春月祈穀之郊也。故用辛。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

別音鼈

祈穀于上帝。註云。元日。上辛也。自冬至外。皆用辛日。取齊戒自新之義。故魯郊多在正月。其書四月五月者。或因牛傷。或卜不吉也。甚至九月則非時。大不敬矣。愚謂此言周禮之別。理亦可通。然非所以解此文也。讀者詳之。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陳本分三節。今併之。

卜。謂卜牲。非卜日也。冬至有定日。不須卜。作猶用也。禰宮。考廟也。澤。澤宮也。蓋寬閒之地。近水澤而爲之者。或曰。於其中以射擇士爲助祭之人。因謂之澤宮。百姓。謂同姓之臣。言百。見其多也。○卜郊牛。則先告于社稷而后行事。蓋祖遠而尊。舉事必請命焉。此命祖之義也。用龜以卜。而于禰宮。蓋禰近而親。吉凶惟其所命。此親考之義也。其日卜竟。有司聚執事于澤宮。誓其所當戒。命其所當行。王立于澤宮而親聽之者。舉大事。不可不謹。故聽命以審其所當行。如受教之義。聽誓以省其所當戒。如受諫之義也。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者。異姓之臣疏。故命之於外也。於大廟之內戒百姓者。同姓之臣親。故命之於內也。此卜郊命衆二禮之義也。

省音醒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氾與汎同。埽去聲。○

皮弁。朝服也。報。猶白也。祭報。報白時之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周禮小宗伯告時告備于王是也。氾埽。廣埽也。反道。剗道路之土而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郊內六鄉也。○行祭之日。有司告時告備于王。王服皮弁以聽之。然後易祭服而行事。此時尚未交神。必服朝服致敬以待之者。王之上有天。猶民之上有王也。故王嚴敬以尊天。所以示民嚴敬以尊王也。唯其如此。故民化之。有喪者不敢哭。不敢凶服。恐干王之吉禮也。氾埽反道。以致路之新潔。恐妨王輅之行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凡此皆所以盡其嚴上之心。初不待上之命令而然也。上行下效。豈不信哉。

剗與剷同令平聲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璪與藻同。有並讀曰又。○陳本分兩節。今併之。

皆法也。○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衮衣有日月星辰之章。是象天文也。首戴衮冕。其璪十二旒。天有十二月。是法天數也。乘木路。而無飾。朴素渾堅。是貴其質如天性也。並建旂常。旂十二旒。而畫交龍之章。常畫日月之象。是象天之月數。及龍日月也。常亦十二旒。此不言者。統於旂也。夫日月星辰也。月數也。質也。龍也。皆天所垂之象也。聖人則之於衮冕車旂如此。是雖所以報天。而亦以明天道也。蓋天道雖遠。於無形至教。實昭於有象。故以儀物則之。而天道即明於此矣。此祭禮之所在。即天道之所在也。按周禮巾車。王乘玉路以祀。而木路則以田以封蕃國。與此不同。疑此爲殷禮也。

畫並古　畫字

夫音扶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別音鼈。○

帝牛。郊天之牛。不吉。卜不吉也。稷牛。祭后稷以配天之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周人郊

謂后稷以配天三月之前使充人養二牛以爲牲至期卜吉而用之若帝牛不吉則易稷牛以爲之而別選稷牛盖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可用故以稷牛之任滌者易之若稷牛唯取具用而已不必在滌也所以然者帝爲天神遠而尊稷爲人鬼近而親故事之不同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陳本連上節今析之○黃叔暘曰此推以稷配天之義也盖萬物本乎天非天不生人本乎祖非祖不生祖與天合其功同也功同則報之亦同此稷之所以配天也由是觀之則郊之祭也不唯報物之本而人之本亦報矣不唯反物之始而人之始亦反矣乃報本反始之大者非若常祭或報本或反始而不能兼也○周希聖曰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者天考之所配者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言之則天與帝異離言之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此章言報天之禮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音乍耆音其索音色○八神以下經文爲正鄭氏生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生百種而分猫虎爲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皆非也伊耆氏或謂古天子號或謂神農或謂帝堯皆不可信唯陳氏以爲古官名者近之以其有功於耆老故後世以官爲姓至周又以其姓名官也索者求索其神也歲十二月當依楊氏謂夏正建丑之月非周正建亥之月也合聚猶云會聚乚黃叔暘曰此言蜡

下如字 去種放 上聲下 並同

之名義也天子有大蜡八神之禮謂之大蜡者對諸侯大夫之蜡而言也古有伊耆氏始爲蜡蜡之爲名求索之義也所以謂之索者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乃物成之時也天成物之功神實相之則報功之典不可或缺況有功於農爲民所天如八神者乎是以望王必求索其神而祭饗以報之也陳壽翁曰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則非特八神也所重者八神耳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種上聲畷音拙爲並去聲坊音防○陳本分三節今併之嗇並與穡

大音泰 相去聲

同先嗇神農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因神農之稱而司其職者也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農古之田畯也郵表畷者郵於表畷之處謂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亭田畯居之以督耕也禽獸即下猫虎也迎迎其神也坊是也水庸溝也或言祭或言饗或言迎互相備也事謂農事○此言八神也嗇事始於神農司於后稷故祭以先嗇爲主而以司嗇配之又祭百種之神蓋嗇非人不成非種不生故此三者皆以報其樹藝之功也農官勞於民事郵舍以居農官又并禽獸而祭之蓋報不忘恩仁也而下及禽獸則仁之至有功必報義也而下及禽獸則義之盡然自先嗇以至郵表畷人皆知其功矣至於禽獸則未必知也防又言古之君子於凡民物使之供其事而有功則必報之而不忘凡以致仁長也翁能食鼠虎能食豕皆爲田除害而有功於農故迎其神而祭之正所謂使之必報之之意

畷音餟 造音皂 下並去聲 爲去聲

泛去聲

也坊能畜水障水水庸能受水洩水能畜與受則田不苦旱能障與洩則田不苦潦皆農事之備故祭之據此則八神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可以無疑而紛紛之說不攻自破矣學者不信經而信註亦獨何哉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宅澤並叶

達各反毋與無通○宅猶安也壑坑坎也昆蟲螟蝗之屬作起也草木黃稗榛梗之類○此祝辭也言土安而無崩圮之患水歸而無泛溢之災昆蟲不作於田野之中草木不生於耕稼之土惟神之功故報之也方氏言其時事如此是也或泥毋字以為祈禱之辭不知蜡有報有祈也本不相通方報而祈非禮也況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安可謂懷來歲豐歉之憂而豫祈乎曰然則月令所謂祈來年于天宗而註以為蜡非歟曰月令出於不韋安可盡信也

禮記集註卷十一　郊特牲　二十

別音鼈下同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殺色介反○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皮弁素服皆白色別言之則服止謂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但言素服也黃義未詳或曰黃者中央土色故以為衣冠也乃田夫之所有事也或曰象草木之黃落也野夫即田夫也上兼言黃衣下止言黃冠以草服該之故也○此言蜡臘異服之義也正祭服皮弁素服者以物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素服以送之若送喪之用素也然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是為喪殺之殺以其似喪而實非喪也此見蜡之為祭報功之典偏物而無遺仁之至也行禮之服循物而不失義之盡也

勞去聲

既蜡而臘先祖五祀則服黃衣黃冠者勞以休息之也所以然者蓋野夫皆黃冠黃冠青草野之服也服其服以息其人禮也孔氏曰蜡與臘對言之則有別總言之則皆蜡也按陳壽翁曰蜡之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方氏曰皮弁素服主祭者之服也黃衣黃冠助祭者之服也二說不同愚謂玄冕總言王服以祭羣小祀羣小祀不特八蜡也子男及卿大夫之服仍玄冕而祀下皮弁則天子至士所共用蜡祭通乎上下則天子服皮弁以祭亦未可知故疑方說為長姑闕以俟知者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大羅氏官名謂之羅者以網羅為職也此下三節記蜡時之事周禮羅氏掌羅烏鳥是天子掌禽獸之官也故蜡後諸侯遣使貢禽獸者屬焉使者戴草笠而來尊此野服

禮記集註卷十一　郊特牲　二十一

使去聲　使歸之使如字　邪于遮反

以見為王驅逐而致忠敬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好並去聲○女亡國之俘也詔告也客貢使也告使者告其君也曰告辭也○羅氏受貢畢使者辭歸則致鹿與女而詔之使歸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蓋外作禽荒內作色荒未或不亡故致鹿以戒好田致女以戒好色凡以農民終歲勤動而暫有一日之息如此不可荒淫以勞民也方氏曰羅氏之戒好田是矣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故也陳可大曰鹿可歲得而亡國之女不恒有其諱未聞一云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豈每國報與之邪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重上辭○張氏曰此錯簡當在下章之肖樹植也瓜華瓜與果蓏之翁○瓜華不斂藏之種故天子自樹之貴時新也

上如字。屬音蜀。樂並音洛。相去聲。屬音燭。後凡言屬下節者倣此。不復出。醢音海。菹音沮。盛音成。

謂亦戒諸侯之辭。恐與上節文義不協。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移去聲。○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謹。猶節也。移。寬也。縱也。已。語詞。功。謂事功。非農功也。○此言侯國之蜡也。先王制八蜡之禮而頒諸方國。因以記其方之豐凶。若其國歲凶。則廢蜡禮。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謹節民財。不以祭祀傷其求食也。此記其凶而與民同其憂也。若其國歲豐。則眾蜡禮使得與諸方通祭。一則成其豐稔所可寬舒用之。亦王制所謂禮之序與年而上者。寬之義也。一則黨正屬民飲酒。縱其酣暢爲樂。如孔子所謂一日之澤者。縱之義也。此記其豐而與民同其樂也。蜡乃合聚之祭。既蜡則因其合聚而收之矣。物既收則民亦息。故不興起事功以勞之也。○此章皆言蜡祭。自黃衣而上。言報本之事。因神之相其功於幽也。自黃衣而下。言息農之事。因民之致其力於明也。幽明皆得。此蜡祭之所以爲善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章首脫天子樹瓜華一簡柬木。分籩豆以下屬下節。今分道也以上屬上節。恒。常也。恒豆。祭禮朝事饋食之豆也。菹。酢菜。素食也。水草。昌本及茆也。醢。肉醬。芋食也。陸產。醢醬之屬。二者竝盛於豆。加豆下脫之菹

[illegible]　別音鼈。共讀曰供。之樂之樂如字。盛音成。

二字。加豆。祭末酳尸之豆也。陸產。筍也。水物魚也。籩之水品。臑鮑魚鱐也。其土品。麷蕡棗栗之屬。土即陸也。籩豆前言實。此言薦。實者實之於中。薦者薦之於上也。前止言褻味。此加常者。常食則褻也。義言其所宜。道言其所由。○歷舉祭品。以明交神明之義。在誠不在味也。大意與第四章同。按天子恒豆加豆菹醢。兼用水陸。諸侯則各有所用而不得兼。故鄭氏以此爲諸侯之禮。愚謂此亦大約言之。義在交神。不在天子諸侯之別也。舊說以恒豆中之朝事爲清朝先進口食。此因醢人亦掌共王內羞。故註有此說。今考祭禮。王薦腥。后亦獻。於是薦朝事之籩豆。王薦熟。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籩豆。則祭明有朝事也。安可謂朝事爲人食而非祭乎。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耆與嗜通。卷讀曰衮。後凡言卷冕者倣此。不復出。好去聲。樂竝音洛。○卷冕。龍衮也。路車。木路也。武。大武也。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此因上籩豆而歷陳諸物之義也。下四節倣此。言先王籩豆之薦。雖可食之品。然貴而無味。不可以供耆欲之求。卷冕路車皆可陳之儀。然服器尊嚴。不可以資玩好之用。武舞以示勇壯之容。而不可以爲樂情之樂。宗廟以示威靈之居。而不可以爲安身之所。祭器可用以盛物。而不可便其利於用。此六者以其交於神明。不可同於交際之義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

烜音毀

稱去聲下同

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莞音官。越音活。稾與藁同。鞂音戛。和去聲。幾音祈。乘如字。○玄酒。以明水爲之。明水。水之取於月者。周禮司烜氏掌以鑒取明水於月。蓋取其潔也。疏布。冪也。明之。昭其潔之興也。雕刻鏤也。幾。漆飾之幾限也。安褻之甚。言甚安甚褻也。宜。猶稱也。餘並見禮器。○酒醴美矣。而反尚玄酒明水者。貴五味之本也。蓋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淡水。是水爲五味之本也。

見音現。後凡言見前者倣此。[illegible]

黼黻文繡美矣。而反尚麤布者。反女功之始也。蓋未有黼黻之初。先有麤布。是麤布爲女功之始也。莞簟安矣。而反尚蒲越稾鞂者。明其禮之異於人也。味之貴者莫如淡。大羹則以淡爲質。是不貴味也。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爲質。是不尚琢也。丹漆雕幾美矣。而反乘素車者。尊其渾樸。是不尚飾也。凡此六者。皆貴其質而已。以其交於神明。不可同於安褻之甚。必如是而后稱爾。故不用彼而用此也。方氏曰。前曰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樂備有義焉。褻則甚矣。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奇音基。○奇偶。義見前。黃目。卽黃彝也。尚彝之類。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名焉。鬱鬯也。鬱氣。鬱鬯芬芳之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曰上尊。中。中央之色也。目之精。水也。以水爲體。故其氣清。其光大也。以大爲用。故其氣明。○黃叔陽曰。酌鬱鬯之上尊。名曰黃目者。何也。黃者。中央之色。目者。氣之清明。鬱鬯之酒。酌於中而清明之氣達於外。酌祭者。精誠積於中。而禮文明於外也。按周禮司尊彝掌六彝之位。黃彝若末。四時所用之次也。此言上尊。祭時陳列之次也。

調平聲。和如字。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掃去聲。斷音短。○首句義見前。鹽雖由人煎鍊而成。實則天產自然之物。故尚之。而列於醯醢之前。此郊祭也。貴鸞刀者。貴其聲和之義也。鈴聲調和而後割斷其肉。此廟祭也。○此章中言祭物貴質之義。大意與前篇同。

齊亦讀曰齋。後凡言齋冠者倣此。不復出。[illegible]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冠義。始冠。冠而之冠。並去聲。章內並同。大音泰。齊讀曰齋。緌音甤。○冠義二字當在本篇首章之上。始冠以下與委貌一節。釋陳服之義。而此則以始加者言也。始加緇布冠。此大古之齋冠也。蓋大古之時質樸。常冠唯用白布。至祭而致齊則緇之以陰幽思也。後王重古。故始加用之。其制唯缺項。青組纓屬于缺。而無垂下之緌。其有緌者。後世之失也。故孔子曰吾未之聞。然此冠非時王之制。別有齊冠。冠畢則無用矣。壞之可也。太用之者。不忘古也。敝之者。遵時制也。按玉藻云。緇布冠繢緌。皇氏以爲諸侯位尊適盡飾之。故恐未必然。疑亦後世爲之耳。

以稱之稱去聲　毀數救反下同　要與腰同稱去聲

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著明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夏殷醮用酒每一加而一醮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醴也客位在戶牖之間喻曉也此釋冠禮節次之義○適子之冠必於阼階上東序行之明其有代父之責也蓋阼階主位也父在則父爲主父老而傳則適子爲主示當勉力以承付托之意也醮之必於客位待之如賓是加禮於有成之人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以漸而愈尊所以曉諭之使充廣志意以稱彌尊之服也冠畢而賓字之者以其成人故敬其名而不稱唯稱字也若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亦如之餘與適子同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毋追音牟堆冔音許○陳本分三節今併之委安也委貌即玄冠也章明也毋發聲之辭追猶椎也此皆先王制禮之道故皆以道言之弁爵弁也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收斂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衣裳曰皮弁服以十五升布爲之素白色也積辟積謂疊幅也○此言三代三加之冠也始加緇布冠周曰委貌安正容貌也殷曰章甫表明丈夫也夏曰毋追但以形言尚質也三加爵弁周曰弁言光大也殷曰冔言覆飾也夏曰收言收斂其髮也此三代稱名之異也其再加之冠服冠則三王共用皮弁象上古也服則共用素布而襞積其要中以爲裳稱其冠也此三代所用之同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

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冠去聲後凡言冠禮者倣此不復出造音皂殺色介反○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大夫以上爲爵即下所謂以官爵人也此不繼世末造備言末世元子適於子也○此釋儀禮有士冠禮而無大夫諸侯天子冠禮之義無大夫之冠禮而但有大夫之昏禮者蓋古者五十服官政然後爵之爲大夫若冠禮則在二十時行之未有五十而後冠者則冠時猶爲士也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接古昏三十而有室則大夫亦不當有昏禮其有之者備改娶也今士矣諸侯亦無冠禮其有冠禮者夏之末造所爲非先王之舊也豈雅諸侯雖天子之元子亦無冠禮蓋天子之元子其初亦士也天下無生而即貴之理必俟有德乃得有位故其冠但用士禮而無天子元子之冠禮也天子且然況諸侯之世子乎蓋諸侯之世子繼世得請於天子而立爲諸侯以其能法前人之賢行耳使其不賢則不得立矣故其冠亦用士禮而無諸侯世子之冠禮也然則諸侯之有冠禮非起於夏之末造而何哉諸侯且然光大夫之適子乎蓋先王之世以官爵人或爲上大夫或爲中大夫或爲下大夫皆視其德之大小而爲陞獲故士死而有謚今世之夫禮也其在古者生無大夫之爵則死不得爲謚以其德未成而無可述也故其冠用士禮而無大夫之冠禮也然謂大夫始有爵乃殷以前之禮若周制則爵及命士矣但死不謚耳今按此文錯綜讀者若於分理然大夫諸侯天子之辨井然有條古人文字多如此所以辭雖不整而味則

復扶又反　治平聲　幾平聲

有飾也。○按古者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與大夫皆用士禮，故儀禮無天子諸侯大夫之冠禮，非逸也。設不幸天子崩，太子未冠，則見而踐阼，不行冠禮，蓋已奉宗統君天下，不可復責以成人之道也。故家語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所謂因喪而冠也。蓋世子未命于天子，故不言卽位，而言主喪。而周氏不考於禮，乃謂元子世子不當用士禮，而引王藻公符左傳冠頌以補之。殊不知王藻公符左傳所云，皆後世之失，成王冠不須，如誠有之，意者周公欲王脩德，故因仍憂末之禮，而使祝雍作頌以昜之，函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逸乎？○此段本冠義篇文，今誤在此，當分爲三章，而歸諸本篇後，昏義倣此。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治平聲，後凡言治天下者倣此，不復出。○此承先王之薦以下四條而言。每條上一截所謂數也，下一截所謂義也。先王制禮，有數有義，數由義而生，義以數而行，皆不可闕者也。但禮之所以爲禮者，在義而不在數，故其所以爲尊者，以其義之可尊耳。若不明其義，而但陳玉帛俎豆多寡厚薄之數，則祝史之事而已，豈大人君子之所以爲禮者哉？故數之陳列者在外，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在中，非學則不能知，豈可責之祝史乎？如能極深研幾，以知其義，而不徒聞見之末；又能謹始慮終，以守其義，而不徒脩飾之文，則知之盡，行之至，理無不明，誠無不格，雖天子所以治天下者，亦不外是，而況凡事之小者乎？此明義之效也。四十九篇之要，皆在於此，不特祭也。○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夫音扶。取與娶同。遠去聲。別音鼈，下同。並同。○附，託也。厚，重也。腆，善也。改，他適也。○此釋取異姓及幣辭之義。天地合，然後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易傳所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者是也。父子所以傳世，故曰萬世之始，是以先王重之。其取必於異姓，所以託於遠嫌之義，而重其有別之禮也。幣以將意，必誠而不溢惡；辭以導情，必腆而不輕以瀆。此二者，所以告戒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也。蓋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欲其事人而脩德，故以是告之也。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而始進以正矣。始之以正，將以正其終也。故共牢而食，既與之同其尊卑，則終身從之，不可復改而他適矣。以不可改，故夫死不嫁。

易傳之傳去聲　行去聲　復扶又反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先並去聲。○先，倡導也。章，明也。敬章別者，行敬以明其有別也。○此釋親迎奠鴈之義，必

喪為間並去聲　鮮上聲　分扶問反　夫音扶

親迎者。男倡於女也。蓋男陽剛。以倡為義。女陰柔。以從為義也。豈唯男女。乾知始。坤從而作成之。君出令。臣從而致行之。天剛地柔。君剛臣柔。男剛女柔。其義一而已矣。必奠鴈以為摯者。以敬章別。不敢褻也。蓋男女無別。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罪多。雖父子天性。能不為淫邪所間而全其親者鮮矣。唯有別則閨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焉。室家宜而父母順。父子由是而親矣。父子親則親族上下各得其宜。而義生矣。義生則經曲隆殺皆有節文。而禮作矣。禮作則分以禮定。情以禮通。而家國天下。無一物而不得其所矣。夫親迎以明義。則關乎天地君臣之大。此義之所以當重也。執摯以章別。則致乎萬物之安。此別之所以當重也。若不執摯。是謂無別。不親迎。是謂無義。乃禽獸之道爾。可以人而同於禽獸乎。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

遠去聲　齊讀曰齋

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親之之之。上指婦。下指夫。敬。即敬章別之敬。○此釋親御授綏之義。壻親御婦車而授之綏者。所以示親愛之也。已先親之。乃所以使之親己也。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既敬而又親之。不褻不遠。先王所以得天下者。由此道也。愛及姜女。太王以之肇王迹。親迎于渭。文王以之新周邦。皆其事也。或曰。敬而親之。使得天下理數。黃叔陽曰。觀詩關雎大明思齊等篇。賢妃之助。不為少矣。記者之言。非過也。

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先去聲。帥並與率通。知去聲。○陳本連上節。今析之。大門。女家之門。先。謂壻車在前也。○此釋壻車在前之義。男車帥女。女車從男者。示夫婦之義。自出門而始也。婦人以順為正。從人者也。是以有三從之道。令之從男。正明此義之由始也。夫之為言。夫夫之美稱也。謂其有以知帥人之義。令之帥女。正明此義之由始也。古者夫義而婦聽。豈偶然哉。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鄭氏曰。陰陽謂夫婦也。主如主人主婦之主。○此釋玄冕齊戒之義。冕而親迎。且致齊戒。以事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際者。以主婦助社稷之祭。傳世為先祖之後也。可不以敬社稷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于此。大夫以上之禮。故言及社稷。若士則爵弁纁裳。無玄冕之文也。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

食並如字

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陳本連下二節。今析之。牢。俎也。○此釋共牢用器之義。共食一牲者。與夫齊體。同其尊卑也。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故爵與齒皆從夫。以尊卑同故也。器用陶匏者。陶乃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太古質朴。所尚之禮如此。故三王雖作共牢之器。而自俎以外。仍用陶匏。示不忘古。重夫婦之始也。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厥。其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私。恩也。猶今言恩私。授。與也。○此釋餕餘降階之義。昏禮之明日。饋食。食畢。婦餕舅姑之餘者。以婦新來。問我宗祀。設供之以恩而以食餘賜之也。以見姑之尊而降自賓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階者。示以[illegible]

闋去聲　呼去聲　和去聲

之爲主也男以女爲室與著代同義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

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此釋不樂不賀之義不樂者思嗣親於幽陰而感傷也若樂則陽暢而喜悅矣周禮大司徒以陰禮教親正謂昏禮也不賀者子以代父婦以代姑相承代之序則然嗣非孝子之所忍也此二義者皆所以致孝也○此章蓋義錯簡說見前章　斥（）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句用氣也

爓音潛○有虞氏以鬼神之饗在茂而不在物故其祭以用氣爲尚初以血詔神於室次則薦腥於堂又次則薦爓亦於堂以此爲祭蓋以三者皆非熟物而血純乎氣又先用之是用氣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

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陳可大曰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滌蕩者宣播之意○殷人以聲音所感無間顯幽故其祭尚聲樂當牲之未殺也先宣播其聲至於三闋然後出廟門而迎牲是樂聲之呼號所以詔告魂魄於天地之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饗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句鬱合鬯句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合並如字或音閤焫音爇羶如字舊讀爲馨者非薌音香○陳本分蕭合以下連下句自爲一節今正之○臭者氣之總名此所謂臭則香氣也灌灌地以降神也鬯秬黍酒也鬱鬱金香草也合和也蕭

下去聲　夫音扶下同　上上聲

香蒿也蕭合黍稷取蕭及膟膋合黍稷而燒之也焫燒也羶即膟膋薌即黍稷也蕭合羶薌即蕭合黍稷也○周人之祭尚臭以臭可達於陰陽也故灌地以鬯臭而其鬯也又先擣鬱汁以合之此以臭求諸陰而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然不特用鬯也酌灌以瓚而瓚以圭璋爲柄是又用玉氣也夫此灌禮行於迎牲之前是欲致鬯玉之氣於陰也以求諸陰爲未尼故又以蕭染脂合黍稷而燒之此以臭求諸陽而其臭亦達於牆屋矣夫此情薦行於堂事既畢尸將入戶祝先酌酒奠於鉶南之時是以蕭薌之氣焫於室中而後薦熟也既求諸陰又求諸陽則神無不至矣陳可大曰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時事非再焫也此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士禮也

凡祭慎諸此

此一句結上文言三代之禮各有所尚則各致其慎也慎者虞慎其氣薦血腥爓不敢亂其序也殷慎其聲先樂後

牲不敢紊其次也周慎其臭先陰後陽不敢越其節也於此見三代宗廟之祭異尚而同敬也

屬音燭　上上聲　下去聲　下並同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陳本連下文爲一節今析以屬此章○此申上文求諸陰陽之義人之生也受氣於陽陽輕清而上浮故死則魂氣歸于天受形於陰陰重濁而下凝故死則形魄歸于地然則殷周之祭尚聲臭非虛文也凡以求魂於陽求魄於陰而致其報之之義爾殷人迎牲而先作樂以聲上號于天是先求魂於陽也周人先灌而後迎牲以臭下達于地是先求魄於陰也不言虞人者虞人尚氣是亦先求諸陽也馬氏曰周人既求諸陰又求諸陽則知有虞氏之用氣非不用味也殷人先求諸陽非不求諸陰也周人先求諸陰非不求諸陽也其謂尚氣

膟音律 膋音聊

饗去聲

相直之相如字

尚辭尚臭者皆以始言而其意各有主爾○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
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
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索音色祊音崩遠人之遠去聲
與平聲○陳本述上節今析以爲此章之首
詔告也直祭正祭也主神主也直祭祝于主
一凡室事是也索求也求神而祭之也祊有二
一是正祭之日設祭於廟又求神于廟門之
內而祭之一也是祭之明日又求神于廟門之
外而釋祭之一也索祭祝于祊凡門事是也彼
此指室堂而言與禮器指堂祊之祊者不同尚庶
幾也○此釋祭於室堂及祊之義天子諸侯
之祭朝事之時祝取牲膟膋燎于爐炭而入
告神於室是祝詔於室也灌鬯之後尸坐戶

西南面是坐尸於堂也於是殺牲於廟庭而
升其首於室及薦熟正祭之時祝以祝辭告
于神主而祭之日及明日又求神而祝行祭之
于祊禮如此乎頒多者何也其心以爲神之
所在或於彼或於此堂皆未可知故室堂之
之間無不祭也或又不在室堂遠離乎人而
在廟門之內外亦未可知故祭于祊庶幾求
諸遠而或得之也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極
如此祊之爲言倞也肵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
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
也倞音諒肵音祈相去聲○倞遠也印上文求諸遠也此釋祊之義也尸未入前既之使
尊賓客設神俎以事其先矣及尸入正祭之
時主人親設肵俎蓋加敬於尸也此釋肵俎之
之義也人君嘏辭有富以福言也此釋富之
義也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

直也此釋升首之義也立祝以相者所以詔
侑於尸欲其饗此饌也此釋相之義也尸使
祝致嘏辭於主人嘏有長久之義所謂遐福
也又有廣大之義所謂景福也此釋嘏之義
也尸陳也象神而陳者也此釋尸之義也
鄭氏曰尸當訓主言神象也今訓陳非也毛
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
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
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
報陽也齊音劑下同膟音律膋音聊○陳本分道也以上屬上節以下屬下節今
正之齊五齊明水方諸所取於月者膟膋腸
間脂也燔燎之火鑒燧所取於日者○此釋
用牲之義陳可大曰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
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

也貴純者貴其表裏皆善也有血有氣乃爲
生物血由氣以滋死則氣盡而血亦枯矣故
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三者皆
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
是貴氣主也尸隋祭時以黍稷兼肺而祭正
祭時以五齊加明水而祭者肺屬金與水皆
陰物形魄歸地屬陰故以肺水報陰也詔室
之前先燒膟膋薦熟之時又燒蕭合黍稷皆
所謂膟膋燔燎也與升牲首皆陽物魂氣歸天屬陽故以燔燎牲首報陽也明水
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
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涚音稅絜讀曰潔○陳可大曰涚猶清也泲漉
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涚齊絜著潔淨而明著
也○黃叔陽曰此釋明水涚齊之義祭有明
水陳之在諸尊之先有涚齊陳之有上下之
等用是二物以祭者貴其新也以將精明之

隋與綏同

烜音毀　夫音扶

德而極感格之心也然說齊何由而新也由主人新之耳酒正以辯之司尊彝以酌之所以泲漉之者極其詳而齊無不新矣明水何由而明也由主人絜著之耳取以方諸之鑒掌以司烜之官所以絜著之者極其詳而水無不明矣此所以有貴新之義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陳本連下至無與讓也爲一節今析之陳可大曰服者服順於親也拜謂再拜○黃叔陽曰此言君祭之盡敬也祭禮至君再拜又稽首又肉袒親割此三者乃敬之至也夫拜不徒曰敬而曰敬之至者以其心之服順爾蓋拜下則兩手至地鞠躬俯伏已可見其心之服矣又且稽首而首至地則服之甚者也稽首已見其服之甚矣又且袒衣露肉而親割牲體則服之盡

者也盡者竭盡而無餘此甚爲尤甚矣舊說謂內外皆服者非果如其說則拜與稽首獨非在外者乎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陳可大曰上士二廟事祖禰中下士一廟祖禰共之故祭稱孝孫孝子孫對祖言子對禰言祭主於孝是以所祭之義爲稱也諸侯有國五廟得祭曾祖以上卿大夫有家三廟得祭曾祖不但祭祖與禰而已故稱曾孫某謂有國有家者也○黃叔陽曰按曲禮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外事曰曾孫某則此當云諸侯內祭稱孝孫孝子者以祭之義主於孝也外事稱曾孫某者以有國家由始封之君而來也愚謂此說以勝前說以內事稱孝外事不稱孝觀之尤可信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爓腍祭

治平聲

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相去聲肆音剔腍音衽○陳本腥肆以下連下爲一節今析之相詔侑於尸也嘉善也治肉日剔腍熟也○黃叔陽曰此言主人盡禮盡物之義以祭禮言主人再拜稽首其禮至矣而相者不告尸以爲讓者盡以主人自致其誠敬之心盡其嘉善之儀而無所與讓也以祭物言或以腥體或以解別或以湯爓或以腍熟而祭者非眞知神之果何所饗也主人不過自盡其敬心而假物以將之爾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斝音假妥吐火反○斝與角皆爵名天子曰斝諸侯曰角妥安坐也○此言尸祝之義尸始即席舉斝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安其坐蓋由夏禮立尸而卒祭有飲食之事而

后暫坐令使之坐恐其不安故拜以妥之也必坐尸者以尸乃神象神道至尊不可不使之坐也祝初讀祝將主人之命於神其後致嘏將神之命於主人是將命者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醆音盞獻音莎○陳本分三節令術之縮泲也泲去其滓也酌斟酌謂行酒也明酌事酒也其色清明故謂之明酌醆酒盎齊也涗亦泲也清謂清酒也汁獻謂摩滓秬鬯及鬱金之汁鬱齊也猶若也明即明酌清即清酒一物也舊謂陳久也澤讀曰醳醳者和醳醴醸之名後世謂之醳酒舊醳之酒皆酒也○此言泲酒之事凡祭朝事用醴齊醴齊濁必泲之而後可酌故用茅覆藉而泲之先用事酒以和之也饋食用盎齊盎齊差清故欲泲之則先和以清酒不用茅也灌事

去上聲　齊音劑下並同　醳音亦　覆敷救反和去聲下並同差音

雖夫音扶下同　復扶又反　別音鼈　予與與同　施去聲　遠去聲

用汁獻汁獻有香氣故欲泲之則先和以盎齊也夫齊也不同所和亦異蓋泲之之法當然若今時明清酒與醆酒泲于舊醳之酒也蓋上文所泲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復言此以曉之夫先王之爲人酒也最上鬱鬯其次五齊又次三酒尊卑同已別矣五齊卑則用三酒以和之鬱鬯尊則用五齊以和之雖微而必致其愼也○此章雜陳祭禮而釋其義

○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讀曰弭○祈求也由用也辟張氏曰除也辟音讀爲弭者非○此泛言祭禮有三例也欲祈之有乎故有祈以求之如祈年祈穀祈福祥求貞之類是也因神之有故有報以反之若秋冬報社稷之類是也之禦災捍患故用祭以除之如周禮禰欲兵報遠皐禦本則疾報者其常也所與辟皆變例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齊並讀曰齋○陰對陽言幽對明言此言齊用玄服之義齊之衣冠皆用玄者蓋以鬼神陰幽之義玄者陰幽之色齊之所思主乎陰幽故順之而用玄也唯其思之至也故三日齊而後祭必見其所祭者如思其居處笑語之類精誠之感也

禮記卷之十一

下去聲

禮記卷之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內則第十二

則法也黃叔陽曰此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故以內則名篇凡四十五章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別稱也冢宰官名降下也德德教也不曰教而曰德者指吾之所得以爲教也衆兆言多也十萬爲億十億爲兆○此言內則之所由始也后王爲天下之君師旣能脩身齊家以善其則於上矣又以爲民亦有家不可不齊故命冢宰頒降德教於兆民使民則而行之如此篇所云是也蓋三代之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後始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

事爲問矣此右今治亂之所由興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盥音 皆漱音嗽櫛側瑟反縰音灑緌音蕤韠音畢○咸皆也洗手曰盥濯口曰漱理髮曰櫛韜髮曰縰用黑繒加髮曰笄束髮而垂其餘曰總用練繒髮髻也子生三月剪其胎髮爲髻帶之於首男左女右長其冠笄則采飾之加于冠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亡則去之緌者纓之餘纓者冠之系端玄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也其冕服謂之韍在他服謂之韠紳大帶之垂者搢插也笏所以記事恐其忽忘也○德以孝爲本故首言事父母舅姑之禮自此至著其言乎冥興而具冠服也而所陳有序焉光幽漱至拂髦以縱笄

[illegible]音遰 [illegible]音頰

髮作髻說。即櫛縰笄以回髻。又以總束髮而垂餘於髻後以爲飾。然後拂去髦上之塵。加而之。而著冠。冠有緌。則垂之。有纓則結之。此上皆在首者。乃服玄端。著韠。加紳。搢笏于帶中也。此與下節皆在身者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紛音芬。帨音稅。觿音雖。玦音決。遰音逝。○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紛亦作帉。紛帨皆巾也。大巾曰紛。礪。砥石也。觿。狀如錐。以象骨爲之。玦。以玉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拾也。以皮爲之。著於左臂而拾決以利弦也。此二物。皆射者所用。管。鄭氏云。筆彄也。其制未詳。遰。刀室也。○左右佩物。以待尊者使令之用。紛帨以拭手。刀以割物。礪以礱刀。小觿以解小結。金燧以取火於日中。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也。玦以開弓。捍以韜臂。管以貯筆。遰以納刀。大觿以解大結。木燧以鑽火於木。右旁用力爲便。故佩大物也。凡取火者。晴用金燧。陰用木燧。

偪。屨著綦。偪音逼。著音灼。綦音忌。○陳本亦分兩節。今併之。偪。邪偪也。纏足至膝者。漢人謂之行縢。即今之裹腳也。屨。鞋也。著。猶結也。綦。鞋口帶也。○縛偪。納屨施綦。皆在足者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箴俗作針。纊音曠。縏音盤。衿其鴆反。○陳本分衣紳以上爲一節。以下連下首句。又爲一節。今正之。夫之父曰舅。母曰姑。笄。今之簪也。衣。玄端綃衣上服也。衣紳者。衣而加紳也。箴管。箴貯以管也。纊。綿也。施。系也。縏袠。皆囊屬。施縏袠。爲所貯線纊也。衿長小帶。纓。香

邪與斜通 紒上聲

[illegible]音[illegible]

囊也。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之。綦。纓以綦約屨也。餘與前同。○此言婦夙興而具冠服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下去聲。燠音郁。搔音騷。○適往也。所。寢室也。燠熱也。抑按也。搔。爬也。○承上言衣冠既具。可以行早朝之禮矣。故同適父母舅姑之所。既至以其所則低下其氣。怡悅其聲。問衣之燠寒。將加之也。問衣之寒。疾痛則抑按之。苛癢則搔摩之。出入則或導其前。或隨其後以扶持之。一出於敬也。此問安之禮也

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奉竝與捧同。沃音屋。溫音縕。饘音旃。酏音移。芼音冒。蕡音焚。秫音述。飴音怡。堇音謹。荁音丸。免音問。薧音考。滫音叟。瀡音髓。膏之之膏去聲。○陳本溫之以上。連上及所爲一節。以下分兩節。今正之。槃。承盥水者。沃盥。注水而下也。卒。終也。授。進也。巾所帨也。所欲。謂意所欲食者。溫。承藉也。謂以柔順之顏色承藉之意。若藻藉之承玉然。饘。厚粥也。酏。薄粥也。芼。菜羹。以菜雜肉爲羹也。蕡。大麻子。飴。餳也。堇。菜名。荁似堇而葉大。枌。榆之白者名枌。新鮮者。薧。乾者。言堇荁枌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滫。久泔也。瀡。滑也。滫之滑者曰滫瀡。乾者爲脂。肆爲膏。一云。凝者爲脂。釋者爲膏。甘之

[illegible]徐呂反 乾音干

茝音采 見音現

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視膳之禮也○陳可大曰此篇所記冠服佩用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去聲後凡言冠笄者倣此不復出朝音潮後章同○男未冠女未笄皆幼者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爲丱角童子之飾也臭謂香物若蘭茝之屬可助容飾故曰容臭以纓佩之亦恐穢臭氣觸尊者也不佩用而止佩臭者未能即事也昧也爽明也謂欲明未明之時也朝猶見也佐助也具謂膳具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但可佐長者而已○黃叔陽曰此言男女少

朝見之朝如字見並音現 埽並去聲 夫上聲

者事父母之禮雖視長者爲略然其意亦已至矣○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句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衣灑埽並去聲○內外凡僕妾之輩皆是斂收也枕簟尊者之枕簟也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灑謂灑水以斂塵埽謂埽地以去塵室堂及庭自內以及外也布設也席尊者之席也各從其事男服事於外女服事於內也孺子幼小不能供事則但優養之而已○此言一家之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慈愛也以旨甘之味

治平聲 省音醒 衽並去聲 鄉

致其愛也各從其事治其所當爲之職業也○此言貴者事親之禮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父子異宮以崇敬也一日之間晨而省則慈以旨甘以致其養日出而退則脩其職業以事其君昏而定則又慈以旨甘以致其養與命士以下之禮異矣劉執中曰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祿也○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奉故與牀同鄉讀曰嚮縣與懸通襡音獨○將坐奉席亦長者奉之也衽臥席也趾足也牀謂安坐之牀非今之臥牀也御者侍奉之人几所憑以爲安者衾被也篋以竹爲之襡韜也以布爲之○此言陳斂坐臥之禮設坐席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臥而起則執牀以與之坐舉几以與之憑席與簟則

盛並音成

收斂之衾則束而縣之枕則以篋貯之簟既斂而又以襡韜之者以簟在席上最爲親身尤當敬也自舉几以下皆御者之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近去聲敦音對卮音支匜音移○傳移也御者置此六物日有常處子婦不得輒移置他處也杖屨服御之重者也須恭敬不敢褻瀆之也牟讀爲堥土釜也以木爲器而象土釜之形也敦牟皆盛黍稷之器卮匜酒器也匜以盛水漿盥之器也食餘曰餕饌稍及也接上敦牟之文恒常也言子婦於尊者所用之器非食其餘則不敢用之所常食飲之饌非食其餘則不敢飲食之也○應氏曰凡此皆所以養其

孝心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言恒食則旨甘柔滑不有其中矣既盡也御侍也○父母俱存則朝夕恒食子婦勸勉使飽而後食其餘然必盡食其恒食之餘者不敢棄其餘也止餕其恒則旨甘柔滑留以待孺子可知若父沒母存恐母獨食而心傷也則冢子侍食侍食則不餕矣冢婦以姑老代政不暇佐餕故唯羣子婦佐餕如父在時其有珍羞則備孺子餕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是爲至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

唯音委齊讀曰齋噦於月反噫音隘嚏音帝咳音慨跛音庇睇音第唾吐臥反洟與涕通後同○唯應之速也升降以堂階言出入以門戶言遊揚也揖遊亦謂進退而前其身略俯如揖退而後其身微仰而揚也噦嘔逆聲噫飽食聲嚏噴嚏咳嗽意闕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睇邪視也唾出於口洟出於鼻○有命則應之以速對之以敬此口容之恭也進退回轉則謹而齊莊此足容之恭也噦噫嚏咳則聲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不恭唾洟則聲貌俱不恭故升降出入揖遊之頃皆不敢此又一身之恭也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撅音厥見音現下同○襲重衣也敬事如習射之類○子之於親寒則問之疾癢則抑搔之於己則寒不襲癢不搔不敢逸己之便也有敬事則露臂若以勞倦而袒裼則不敬矣因涉水則褰裳若以暑熱而撅則不敬矣近身衣衾其裏有穢故不見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漱平聲澣音緩紉女陳反綴拙贅二音燂音潛潘音靧音悔○陳本分五日以下連下文爲一節今正之不見謂刷去之不使見示於人也垢塵汙也和灰以湯漬灰如今人用灰湯也漱澣皆洗濯之事手洗曰漱足洗曰澣衣上服裳下服綻縫解也以線貫箴曰紉燂溫也洗身曰浴洗頭曰沐潘淅米汁也洗面曰靧

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少去聲長丁丈反後凡言事長者倣此不復出帥與率通○共猶皆也帥循也時是也○上言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備矣而未及事長事貴者故又言此以足之循是而行則無不至者矣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內謂女事外謂男事篚竹類坐跪也奠置也○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閫外之事男女授受不親唯祭爲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可無他嫌乃得親相授受非此二者則不得相授受矣其或不得已而相授受則女執篚使授者置諸篚中然后受之如無篚則男女皆跪授者置諸地受者取諸地而不親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

別音鼈下並同

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湢音逼○言外內則男女在其中矣湢浴室也乞求也假借也嘯蹙口出聲也指用手指畫也以用也止不行也擁猶障也○不共井而汲不共湢而浴以至寢席乞假衣裳之不通者嚴服御之別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曲禮所言同嚴言語之別也蓋容有異尼以駭人故不嘯不指夜行以燭蒙入內而言皆男子之事也出門蔽面夜亦用燭皆女子之事也由右由左見王制○此章言男女之別○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孝敬通子婦而

易音異　好去聲下同　稱去聲　夫上聲

言舊說以孝屬子以敬屬婦者非逆謂不順怠謂不勤○子而孝敬父母必愛之婦而孝敬舅姑必愛之然或挾恩恃愛則慢心易生將不自覺反傷尊者平日慈愛之心矣故以勿逆勿怠戒之所以保其終而全其恩也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飲去聲食音以耆與嗜同○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耆欲皆好也待待命也姑且也使教令也○此明勿逆勿怠之意味偶不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待尊者察己不好而改命焉然後去之任之以事已既爲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人代爲已雖不以爲勞而不欲人代然必順尊者之意且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且教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爲之此

惡烏路反　爲去聲

皆委曲以全其孝敬之心不敢直行己情也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數音朔○陳可大曰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且縱使爲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爲愛而使不事事也論語所謂愛之能勿勞乎即此意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庸用也疾惡也怒之讁責之也明言其惡而放出之之謂表○子婦若未孝敬勿庸疾怨且教之存父母之心也必不可教然后怒之怒之而又不攺然後放出之不得已也然猶爲之迴護不明言其失禮之罪示不終絕存不忍之心也○應氏曰此章前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後勉父母舅姑之

易音異

慈於子婦二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情交結而不可解矣○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下去聲說並讀曰悅復扶又反孰與熟通下怡柔皆和順之意入納也起者悚然興起之意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二十五家爲閭孰諫謂反覆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此言人子諫過之禮諫易至於犯故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欲其婉順不迫以冀父母之從也如此而不從則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說而再諫不以不入而遂止也若又不說則當籌之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人其罪重諫而使己取

怨於父母其罪輕二者之間寧可孰諫至三至四不以再諫而止也及怒而撻之至於流血可謂勞矣然猶不可但已又當不敢疾怨益起孝敬以感動之而圖孰諫也眞氏曰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一息忘哉○眞氏又曰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婢所生者若及也或也庶子庶孫庶母所出者沒身終身也○婢子庶子庶孫皆微賤而易忽者然爲父母所甚鍾愛則父母雖沒猶當終身敬之不特加愛而已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

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毋音無○由自也視比也○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雖吾所愛不使與父母所愛者敵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說讀曰悅○宜猶善也出謂出其妻○妻雖吾所甚宜苟父母不說則出雖吾所不宜苟父母以爲善事我則行夫婦之禮而沒身不衰按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爲首則父母不說固當出矣然有三不去又在所當議也父母曰善事固當留矣然果有淫妬諸惡亦將留之乎此當歸諸有過孰諫之例不可徒以從親之令爲孝也○黃叔陽曰庶孽易忽而不忽妻妾易溺而不溺凡此皆知有親而不知有己順之至也○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

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遺也令善也果謂果決爲之○此言孤子式親之善也蓋父母身後之榮辱唯視其子之善惡何如況親沒無教則易入於惡而至於辱親故記者戒之然其要在於能思而察否存乎果決親存恐亦當然此特就其重者言之爾○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陳本速上章今析之冢婦長婦也每事祭祀賓客中之條件也介婦衆婦也○此言婦事老姑之禮姑老則傳家事於冢婦然冢婦有祭祀賓客之大禮必稟於姑而後行示不敢專也若介婦則不請於姑而但請於冢婦明有統且體尊也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

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毋並音無○陳本分三節今併之使以事使之也友當作敢兩相抗爲敵兩相並爲耦命出命也○此言凡婦承命之禮舅姑以事使冢婦則冢婦既不敢怠於事又不敢恃舅姑之命而無禮於介婦若使介婦則介婦亦不敢恃舅姑之命而與冢婦相抗並行必隨行命必後出生必異列所謂毋敢敵耦者如此舊說以勞逸解敵偶者非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凡婦通冢婦介婦而言私室婦室也有事私事也○此言待命之禮婦侍舅姑不命之退不敢退婦無事行必請於舅姑而後行方氏曰舅沒冢婦唯祭祀賓客之大事則請於姑若舅存則大小皆請也○子婦無私貨無私畜

遺去聲　長丁丈反　復扶又反　從去聲

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畜音旭○陳本連上節今折之家事統於尊故不私藏財不私蓄牲不私制器不敢以物私借人不敢以物私遺人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句賜而后與之茝音采復扶又反○陳本分兩節今併之佩帨佩如箴線之類茝蘭皆香草新猶初也不得命不允已辭也乏無也故即反賜之物也○此申無私貨之意也婦有私親尊長或以飲食以下諸物賜之則已受而獻於舅姑舅姑肯受則喜如初受私親之賜若不肯

受則如更受舅姑之賜孝愛之至也然猶不敢自用必藏以待舅姑之乏而復獻之婦若將與私親兄弟則雖藏於私室亦必再請於舅姑既許然後與之方氏曰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者不敢私與故也○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孔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祇敬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徒從

舍音捨　遺去聲　分扶問反

人也舍止也寡少也約省也入所謂入宗子之家猶若也歸饋遺也上上等次次等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御而不可獻者也加高也○古者大宗百世不遷凡族之適子庶子皆敬而事之所以收族而嚴宗廟也此不唯貧賤者爲然雖仕而貴且富者亦不敢以貴富入其家所以致尊祖敬宗之心也故仕而有車徒之衆必舍於外以寡約入仕而若有功德受君器用衣服裘衾車馬之賜而於宗子之分可獻則必獻其上者而后服用其次者若分不可獻則亦不敢服用以入宗子之門凡此皆所謂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者也然不特此雖父兄宗族亦不敢以貴富加之所以謙卑而盡孝敬也宗族且然況宗子乎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齊讀曰齋○賢

夫音扶　與上聲　僨上聲　苽音孤　在米也

猶善也○又以祭言仕而富可以祭矣然祭必具二牲二牲之中擇其善者獻於宗子宗子祭時小宗夫婦皆齊戒往助祭事於宗子之家以致其敬及助祭既竟然后敢以下牲私祭祖禰夫牲則獻賢而用下祭則先公而后私蓋不敢以旁支僭正統私恩先公義也自雖貴富至此皆言祇事宗子之事處家如此則安有驕傲僭越而干其君上者乎○此章言敬大宗之禮○飯句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稰思呂反穛音捉○熟穫曰稰生穫曰穛飯之品四曰黍曰稷曰稻曰粱而黍粱別有黃白二色稷稻有稰穛二種孔氏曰此據諸侯之禮而言若天子加麥與苽爲六膳句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膷音香臐音熏

炙竹之 炙音隻 膾音軒 同奐也 行音杭 下並同

膮音曉炙音柘胾側吏反鶉音尊鷃音晏○陳本分五節今併之炙肉曰炙肉之小者醢肉醬也切肉曰胾肉之大者[illegible]肉也○膳之品二十曰膷牛臛也曰臐羊臛也曰膮豕臛也醢字衍文曰牛炙此四豆為第一行曰醢曰牛胾曰醢曰牛膾此四豆為第二行曰羊炙曰羊胾曰醢曰豕炙此四豆為第三行曰醢曰豕胾曰芥醬曰魚膾此四豆為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曰雉曰兔曰鶉曰鷃此四豆為第五行并前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

飲句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 重平聲酏音移醷音

渝○飲之品六曰重醴謂以清糟相配而併設之也醴之巳沸者為清未沸者為糟而其目有三以稻黍粱為之而各有清糟也曰酏醴釀粥以為醴即以黍為粥者是也曰漿醋

醷音億 和去聲 重亦平聲 [illegible]千遠反 乾音干 餈音咨 摻三敢反 酳音胤

水也曰水煑醷為之味薄而淡者也曰醷梅漿也曰濫以糗飯之屬和水也按此與周禮所載正同酒正四飲一曰清則此重醴之清也二曰醫則此正醴也三曰漿則此漿也四曰酏則此黍酏也漿人六飲一曰水則此水也二曰漿則此漿也三曰醴則此重醴也四曰涼則此濫也五曰醫則此醷也六曰酏則此黍酏也特所字者有雜有重耳若先儒以醫爲酏醴爲黍酏則所謂酏醴者皆如稻黍粱皆可為之何必更舉黍酏為言邪

酒句清白 曰酒之品二曰清清酒也曰白事酒昔酒皆白也

羞句糗餌粉酏

糗音朽餌音貳○羞之品四曰糗炒乾米麥也曰餌以水溲粺合而蒸之也曰粉豆屑也曰酏當作餈炊稻米爲餅以其黏故摻豆粉於其上也何氏曰餌言糗餈言粉互言以相足也此即周禮羞籩之實用以酳尸者也

食句蝸醢而苽食雉羹

和亦去聲 調亦平聲 擩之桑反 蚳蚍蜉音 汙介乎 聲乾並 音下 為脯之為上去聲

麥食脯羹雞羹句折稌犬羹兔羹句和糝不蓼

食並音嗣蝸音騾苽音孤稌音杜和去糝三敢反蓼音了○蝸與螺同蝸醢以蝸為醢也苽雕胡即今之菰米也脯羹析脯為羹也稌稻也折稌細折稻米為飯也蓼辛菜也○此言天子進飯之宜也飯之品三羹之品五以蝸醢進苽飯則以雉羹進麥飯則用脯羹雞羹進稌飯則用犬羹兔羹皆取其味之相宜也然此五羹宜以五味調和以米屑為糝不須加蓼也諸侯之飯無苽麥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

濡竝讀曰胹謂烹煮之而以汁和也苦苦荼也言胹豚者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下言實蓼皆倣此卵讀曰鯤魚子也卵醬以魚子為醬也三物用醬蓋以調和其汁爾○此言烹調之法

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腶音鍛蚳音遲卵力管反○腶脩捶肉也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麋之大者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菹也桃梅皆為菹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藤卵鹽大鹽也形如鳥卵故名○此言配食之法食腶脩者以蚳醢配之食脯羹者以兔醢配之餘倣此亦以其味相宜也孔氏曰自蝸醢至此凡二十六物蝸一也苽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脯羹五也雞羹六也折稌七也犬羹八也兔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鱉十三也腶脩十四也蚳醢十五也兔醢十六也麋膚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麋腥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凡醢醬為他物而

設者不數各自爲物但相配食者數之劉執中曰此二十六物者似皆君燕所食士庶不可得而備之然或偶有則當如此法制之亦子婦所當預知也○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食音似齊並音劑○此下三章皆周禮食醫之文方氏曰食齊黍稷稻粱之類羹齊雉兔雞犬之類醬齊醯醢菹醢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視比也○此言四時食齊之法春氣溫飯宜溫故四時食飯皆視春時而用溫也夏氣熱羹宜熱秋氣涼醬宜涼冬氣寒飲宜寒以是養老則易化而難傷矣○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和去聲調平聲○此言四時調和之法春爲木其味酸而肝屬焉多酸以養肝也夏爲火其味苦而心屬焉多苦以養心也秋爲金其味

辛而肺屬焉多辛以養肺也冬爲水其味鹹而腎屬焉多鹹以養腎也土味甘分王四時而脾屬焉調以滑以利竅也調以甘以養脾也此於補病狀衰爲宜故與方書不同蓋四時之氣各欲其強少弱則他氣乘之矣此五味之用所以爲大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稌音杜苽音孤○何氏曰食膳之用各有所宜故稌黍稷粱麥苽之食則爲以牛羊豕犬鴈魚之膳或主於相生或取其相濟蓋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也陳可大曰此與上文不同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此據老者正食而言也○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腒音渠鱐音搜臊音騷麛音迷鮮音仙○此周禮庖人之文羔豚羊豕之小者腒乾雉也鱐乾魚也犢小牛麛鹿子鮮生魚羽鴈也○此又言四時煎和膳之法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之性於夏爲燥魚鴈之性於冬爲定牛之膏香犬之膏臊雞之膏腥羊之膏羶如春時食羔豚則煎之以牛膏故云膳膏薌也餘倣此人君之養必順其節故煎和之味各有所宜○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鷃音晏蜩音條栭音而蔆音陵椇音矩楂音柤○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脯折乾肉也麕麞也軒讀曰憲謂藿葉切也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也不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也雉

兔皆有芼者爲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也爵與雀同蜩蟬也未詳其用范蜂蜜也芝如今木耳之類栭小栗也蔆芰也椇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白石李楂似梨而酢今之山查也○此言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也獸之屬凡十一以脯言之牛一鹿一田豕一麋一麕一以軒言之麋一鹿一田豕一麕一以芼言之雉一兔一禽之屬二爵一鷃一凡蟲之屬二蜩一范一果之屬十五芝一栭一蔆一椇一棗一栗一榛一柿一瓜一桃一李一梅一杏一楂一梨一調和之草木二薑一桂一凡三十二物周禮王之膳羞用百二十品此類是也今不能詳記記其略如此劉執中曰諸物皆四時之和可以膳可以乾可以藏以備老者之所欲士庶之力雖不得畢備然可通用有則備之亦子婦所以盡其孝養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

皫，亦色介反

歲，庶人耆老不徒食。此燕食，與周禮不同。謂燕居之常食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徒，猶空也。○此言燕食卑之等。惟膳為珍羞，故雖大夫亦不得徧。視上文人君之食，降殺多矣。羹胾為食之本，雖士亦不可闕，然不得或。則祀大夫又殺矣，降及庶人。雖耆老食必有肉，所以教民孝也。年未耆老，則不得食矣。此先王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薤音

藙，音毅。和，去聲。鴽，音如。釀，尼亮反。魴，音房。鱮，音序。○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芥，醬也。肥凝者為脂，釋者為膏。藙，茱名，似韭而無實。三牲，牛羊豕，皆以膾言也。藙，茱萸也，味辛，能殺

蟲。醯，醋也。和用醯，亦謂三牲也。獸，如麋鹿之類。駕，鴽也。鴽不為羹，唯烝煮而已，故不曰羹。魴、鱮，二魚名。雛，鳥之小者。薌，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陸氏曰：無蓼，與不蓼異。不蓼，不必用蓼。爾無蓼，直無蓼也。○此言用物之宜也。以膾而言，春則用葱以和之，取其暢也。秋則用芥以和之，取其辛也。以豚而言，春則用韭以和之，取其溫也。秋則用蓼以和之，亦取其辛也。或順其氣，或順其味也。和脂用葱，即上用息之意。和膏用薤，亦取發散之意。以二物稠膩，故用葱薤以散之也。三牲備大，恐有毒，蓼不足以解之，故用藙，殺其和。三牲，則用醯和羣獸，則用梅。醯、梅皆酸物，和之以此，所以收其味也。鶉、雞、鴽三物皆切，以蓼和之，故曰收釀之蓼。其烝魴鱮，燒雛，烹雉，則皆和之以香草，而無蓼，故曰薌無蓼。

○不食雛鱉，句 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

脽，音誰　為，去聲

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去，並上聲。尻，丘刀反。○雛，上聲。鱉，鱉之伏乳者。尻，脽也。脊，梁盡處。乙，魚目旁有骨如篆乙之形，於鯁人為最。或云：魚腸曰乙，魚之餒自腸始。醜，竅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此言不食之物，為不利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撰，音選。柤，與楂同。攢，音鑽。○此言治擇之名。脫之，謂剔除其筋膜也。作，謂斮也，謂削鱗也。新之，拭治以去其塵埃也。撰之，選擇以去其蟲蠹也。膽之，拭去其毛，令色青滑如膽也。攢之，鑽治其蟲與也。

治，平聲　下，並同　去，並上　膽，古今　亦，平　手，見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句 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音[illegible]

庮，由。泠，音零。毳，音脆。皫，滂表反。睫，音接。般，音班。○此周禮內饔之文。庮者，臭如朽木也。皫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鬱，腐臭也。周禮作貍。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般臂，前脛毛斑也。漏，當依周禮作螻。蛄，謂其肉如螻蛄之臭也。○牛夜鳴，則反常，其肉必腐。毛本稀泠，今長而毛端毳結，則其肉必羶。狗股裏無毛，而舉動狂躁者，其肉必臊。鳥毛羽悴而不澤，聲音嘶而悲慼者，其氣必鬱結而臭。豕昂首而上視，睫毛相交而生者，其肉必腥。馬脊毛獨黑，而臂毛有文者，其臭如螻蛄。六物若此，皆不可食。

嘶，音西　上，上聲　脾，音貴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鵠，音鳥。胖，音判。鴇，音保。奧，音郁。○雛，小鳥，㨗手一握也。舒鴈，鵝也。翠，尾肉也。鴞，鴟。二鳥名。胖，脅側薄肉也。舒鳧，鴨也。鴇，似鴈而大，無後趾。奧，脾胵也。藏於深奧之處，故曰奧。○

雖尾不盈握，則過小而形未成，故不堪食。獨此言弗食，則下九者皆可知矣。○此章又言不食之物。○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軒竝音憲，辟音璧。○此言諸食之制。凡肉腥細縷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或曰者，爲記之時無菹辟雞宛脾之制，作之者但舊有是言，記者承而用之，故備或曰以別之。其名義未聞。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記者又言上文所切膾軒，或用葱，或用薤，皆雜置之醯中以柔之。蓋肉之方切，性尚堅韌，浸漬而熟則柔軟矣。○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食音似，坫音店。○陳本分節，今併之。秩，常也。閣，以板爲之，所以庋飲食者。達者，自房而達於夾室也。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三者，豕魚腊也。一，則食而已。○此言食膳隆殺之制。凡人養生以飯爲主，羹爲飫，人所日用者也。惟天子養以天下，故無不備。自諸侯伯至於庶人，但備其有無而隨所宜，無有差等也。至膳則各有等矣。五十命爲大夫，未爲甚老，故無常膳，必待七十而後有閣，乃有常膳。言大夫，則士庶可知。天子宰庖廚遠，故其閣左夾室有五，右夾室亦有五，左右皆庋珍味，亦盛所以優尊也。公侯伯庖廚稍近，故於一房之中爲五閣，降於天子矣。大夫既卑，無嫌，故庖廚雖近，亦於夾室爲三閣，然其數則降於諸侯矣。此一句，即七十有閣之制也。士卑，雖七十不得爲閣，但於房中爲士坫，以庋食，皆謹微之意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王制五十上無凡字，九十下無者字。達之爲雝也。王制作離。致政下無凡自七十以上六字。○凡三王養老

皆引年陸氏曰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
此篇主家故先言養老皆引年○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
亦如之瞽亦如之一句
與王制不同○凡父母在子雖老
不坐此謂侍側時也按曲禮云父子不同席
則非不坐也但異席耳二說不同未知
孰是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
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

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
冕而祭玄衣而養老自凡養老至此六章除
不坐一章外並見王制
記者入錄於此非重
出也示養老之重耳○曾子曰孝子之養老
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
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
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
於人乎養老之養如字樂並音洛處上聲忠
養之養去聲○黄氏曰老指親而
言不言養親而言養老者事親固當孝敬至
於老尤當養之所謂愛日之誠也四其字亦

溫音縕 省寺醒 紞都感反 長丁丈反

皆指親而言○上二章言國君養老之禮此
章言孝子養老之禮樂其心者愉之於道怡
悅其心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無少違悖也
怡聲而問以樂其耳柔色以溫以樂其目昏
定以安其寢晨省以安其處如是而又以飲
食盡心養之然此若但終父母之身亦非孝
之至也唯大孝則終已之身故父母雖沒於
其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所謂沒身不衰
者也雖犬馬之賤苟爲所愛猶愛之況父母
所愛敬之人乎○眞氏曰晉武惑馮紞之譏
不思太后之言而疏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
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
禮經之
罪人也○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
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
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

史有乞之有讀曰又○憲法也乞求也惇史
惇厚之史謂記惇厚之德以爲史也○此
言帝王養老之禮五帝主於法其德行而已
至三王則又有乞言之禮焉蓋五帝之時風
氣未開人情淳厚故於老者聽儀容不視起居
以法其德行以飲食奉養其氣體而不乞言
其有惇厚之德可爲世法者則記之於籍以
爲惇史此所謂五帝憲也三王之時風氣漸
開人文漸著雖亦法其德行然既養後又
乞其言此之觀感於不言之中者氣味稍薄
矣然其乞言也禮亦微略初不切切以求之
是其憲德之意亦不替於五帝之舊也故老
者有惇厚之德亦記之以爲惇史
與五帝同此所謂三王有乞言也○淳熬煎
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
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淳音準毋音
模食音似○

牂音臧 墐音斤　和去聲　盛音成　令平聲

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淳亦沃也熬亦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毋象也法象淳熬而爲之也○先以陸稻爲飯煎醢加于飯上又恐味薄故更沃之以膏名之曰淳熬此八珍之一也以黍爲飯制之如上法名之曰淳毋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句炮之句塗皆乾句擘之句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炮音庖刲音奎刳音枯萑音丸苴音蛆乾音干擘音百去上聲章內並同皽音展糔與滫同溲音叟酏音移鑊戶郭反毋並音無調平聲○炮者塗燒之名若及也將當作牂牂牡羊也萑蘆葦之類苴裹也謹讀爲墐塗泥也墐塗黏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膜也糔溲與前章滫瀡同酏粥也付與傅同減皆沒也鉅通作巨大也脯片加香故云薌脯○八珍之三曰炮豚其四曰炮牂二者之名不同而制法則一故總而言之取豚若羊殺之去其五臟以棗實於其腹中裹之以編萑塗之以穀土而燒之俟塗皆乾則以手擘去其乾泥又以手擘泥不淨且肉熱故必濯手然後摩去其皽膜於是以稻米爲粉溲之爲粥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所用之膏必使沒此豚羊不欲其淺露也乃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置於其湯中其湯須少不可使沒鼎恐湯入鼎而壞脯也三日三夜不絶火令微熱以湯溫養之至食時則又以醯與醢調和之也

斷音短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脄音每捶主蘂反孰與熟通○脄夾脊肉也捶擣也餌筋腱謂筋之大者○此八珍之五也取五獸之肉必取其脄以牛爲準其四獸則與牛肉多寡相侔於是反側捶之又側捶之去其筋餌既熟取出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醯醢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漬音自湛音尖期音基醷音倚○湛亦漬也醷梅漿也○此八珍之六也取新殺之牛肉薄切之橫斷其文理漬於美酒之中自今旦至明旦而食之食則以醢及醯醷調和之也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用鹽之鹽如字

鹽去聲乾並音干○濡濕也釋潤也○此八珍之七也此肉於火上爲之故名曰熬若今之火脯也取牛肉以生擣之去其皽膜編萑以肉布於其上先佳薑之屑灑之次用鹽以鹽之待乾而后食之其施設於羊亦如牛法其施設於麋鹿麕皆如牛羊法或濡或乾唯人所欲若欲濡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若欲乾則擣而食之

此下脫一簡　肝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糝三敢反此

食音似 分扶問反 糔殺救反 食音似 和去聲 饘與餰同

錯簡當在章末節周禮醢人所掌糝食乃羞豆之第二也。取三獸之肉，多寡如一，小切之，并取稻米，稻米二分，肉一分，合爲餌而煎之。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膋音聊○膋腸間脂也。幪覆也。舉皆也。○此八珍之八也。取狗肝，印以其膋幪之，帶濕炙之，候膋皆熟而焦，然後食之，不用蓼也。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臅音觸。酏音移。○臅膏臆也。○此醢人之酏食乃羞豆之第一也。取稻米粉皆溲之，小切狼臅臆中之膏，與粉相和，而以酒酏爲餅也。一說酏當作餰，此下脫糝一節。○此章言飲食之禮，雖云王者所用，亦可倣之以養老也。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鄭氏曰：閽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夫婦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而父子無由正矣，故禮以是爲始焉。凡爲宮室，先辨外內，以中門爲界，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則外內之辨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然非閽寺以守之，則或有越禁出入者，故既深固而又守之也。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皆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句 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椸音移。枷音加，與架同。縣與懸通。楎音揮。襡音獨。少去聲。○植者曰楎，橫者曰椸。斂枕篋簟席襡者，斂枕於篋，斂簟席於襡也。器者，器重之謂。咸皆也。○吳氏曰：言外內之辨，非特男女爲然，雖夫婦亦加親者亦然；非特妻事夫爲然，雖少事長、賤事貴亦然。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別音鷩 下同

閒與並去聲。齊讀曰齋，下同。澣音浣。後去聲。○藏猶居也。閒別也。接於寢曰御。五日之御，諸侯之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若天子則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

櫛縰以下說見篇首。角字衍文。長者，謂婢妾中之長者。不在，謂歸寧。當夕，當妻之夕也。○夫婦雖無嫌，然必七十衰老而後同藏者，厚別也。將御者必齊漱澣，所以致潔敬也。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不以賤廢長幼之倫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避上僭之嫌也。○此章言夫婦之別。

見音現 上上聲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見音現。姆音茂。復扶又反。○月辰，臨十月之朔辰也。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作，動作也，謂將產也。姆，女師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以生子言之。當產則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斂戒懼。

褻也。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及子生，夫又使人日再問之。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也。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敬夫也。夫齊不入門，謂雖作亦不自問之，敬鬼神也。此皆以養其廉恥於交相愛之中，使邪僻之端無自而生也。此大夫士禮。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帨音稅。否，方有反。○弧，弓也。帨，佩巾也。負，抱也。○男子設弧，示將有事於天地四方，於門左，教以理陽道也。女子設帨，示有佩服以事人，於門右，教以理陰道也。既生之三日，始抱子向前，使人代射以示其志。女子則否。此天子至於庶人適子庶子之所同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如字，舊讀為捷者非。齊讀曰齋。射天之射，音石。食音似。○詩之為言持也。詩負，謂奉承而抱之也。食，乳養也。○此諸侯接子之禮。國君以大牢接見其子，宰夫掌其設禮之具，故子生三日將行此禮，則前期使太卜卜抱子之士，卜而吉者，則此士宿齊朝服待於寢門外，內人以子授士，士承而抱之以見於父。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向天地四方而各射之，以期其有事於遠大也。天地各一矢，并四方四矢而為六也。然後保母受而抱之。至此則見子之禮畢矣，於是宰夫以醴酒飲負子之士，且賜之束帛以酬之，皆所以重其事也。又使太卜卜士之妻、大夫之妾，卜而吉者，使之乳養其子。士卑，故言妻；

見音現，下見子同。飲去聲。

大夫稍尊，故止言妾。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承上文而言接子之禮，通於上下者也。上言三日，此言擇日者，蓋以三日之內或有所忌，如子卯之類，則當於三日之後別卜日也。唯天子之冢子以大牢，其他冢子則庶人以特豚，士以特豕，大夫以少牢。國君有國，其尊亞於天子，故亦得用天子大牢之禮。其非冢子，則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牲至特豚不可復降，故鄭氏曰庶人猶特豚。黃叔陽曰：此有二義，一以明貴賤之義，一以明適庶之分也。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異，猶別也。孺，稚也。○此人君養子之禮也。凡養孺子，別掃一室以處之。擇於衆妾及非衆妾，如傅御之屬，可為子師者，必求寬容安裕、慈愛惠順、溫和易良、恭莊敬畏、謹慎寡言、婦德全備者，使為子師，以養其德性。其次或德備而微者，使為慈母，以審其欲惡。又次或有德而未備者，使為保母，以安其起居。唯此三母同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得輒往，恐見驚動也。此國之根本，生靈休戚所係，故正其始而淑其習也。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

復扶又反。分扶問反。

留音溜 楣音眉

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鬌音朶。否方有反，後凡言否則者倣此，不復出。見音現，章內及後三章並同。漱平聲。○鬌，所留不翦者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者謂之角，即今之兩髻也。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之羈，即今之三髻也。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視，比也。具視朔食，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兩階。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楣，棟下橫木，俗謂之楣枋。○此下三節言大夫士名子之禮。鬌或男角而女羈，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亦陰陽之相類也。大夫以上特為新衣，命士以下亦皆浣衣，以致潔也。具視朔食，以示豐也。媵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

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相去聲。帥與率通。咳音孩。還讀曰旋。辯與徧通。下同。○某，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祗欽，皆敬也。帥，率先也。咳，小兒笑聲。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相贊其辭而辭曰：敢用日祗見，所以示敬也。夫對曰：敬當有以帥之。帥之者，父道也。必執右手，必作咳聲而命之名，所以示慈也。妻對曰：當記夫言以成之。成之者，母道也。名畢，妻遂左還，以子授子師。子師偏以子名告同族卑者之妻及同族尊者之妻，先卑後尊，欲名成於尊也。妻遂復夫之燕寢，前此在側室東房也。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

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藏去聲。長丁丈反，下並同。為去聲。養去聲。○史，掌圖書者。府，藏也。伯，長也。○夫出以子名告於家臣屬吏。家臣屬吏又為之徧告於同宗子姓，所以示於衆也。又以簡策書其所生之年月日及名，而藏於家之書府，欲以傳於久也。諸男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亦有史。宰亦以子名告之。閭史書為二策，如上法，一藏閭府，一上於州史。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長，亦有史。上於州長，州長命藏諸州府。然後夫入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黃叔陽曰：命名即告州閭，使藏諸府，將俟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興，皆始於是。古法如此。安有時過後

學，老壯不均，冒年冒籍，如後世之弊哉。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此諸侯名世子之禮。世子見於路寢，君與夫人皆沐浴朝服，立于阼階。世婦抱子自外而入，升自西階。君命之名，乃降階而退。不在三月之末，漸緩也。不執手，撫首咳而名之，嫌慢也。皆所以重國本也。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帥與率通。後凡言帥初者倣此，不復出。○此適子，謂世子之同母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即燕寢也。燕寢不在內，以側室在旁為尤內，故謂此為外也。○此諸侯名衆子庶子之禮。適子庶子見於燕寢，撫首與執手雖異，咳而名之則同。禮帥初，謂月末之節如前儀也。無辭，無卿大

見音現

殺色介反　分扶問反

夫士夫妻致對之辭君尊故也。按下文庶子就側室。則此言外寢者非特以撫首咳名無辭之禮同。故與適子連文爾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此泛言名子之禮。說見曲禮上篇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漱平聲齊讀曰齋。○卿大夫以下宮室之制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寢。正謂適妻寢也。初納妾時亦有禮食但殺於妻耳。禮之如始入室。言見子之後。夫與妻禮食如妾初來嫁時也。君夫與適妻也。食畢而徹。則使此生子者獨餕。不如常時與衆妾同

餕。寵異之也。○此大夫士妾生子之禮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擯者傳姆之屬。衆子。庶子同母弟也。○此又言諸侯生庶子之禮。以前與適子連文。故特詳之。此生子之妾。若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則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略。則但使有司名之。然以情愛之私而異其名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此庶人生子之禮。庶人無側室。但有寢室。及月辰。則夫出居他所以避之。然分雖殊而情則一。故側室可無。而問妻名子之禮。皆與有爵者同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父在。謂祖在也。孺子之父稱之。故曰父。○此言祖名孫之禮。家事統於尊。故父在則祖名之。而父不名。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則同其禮而無其辭。此亦別大夫以下之禮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食音似。下同。○劬。謂勞之也。○此亦以諸侯言。陳可大曰。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生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以勞其劬勞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母乳母陳可大曰也。士卑。故自養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朱子曰。旬謂十日。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

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食並如字○此適子亦與前同。循首。即撫首也。○孔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於庶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下食音似唯音委。○食。飯也。以。用也。唯俞皆應辭。鞶。帶也。革。皮也。絲。帛也。○食用右手。取其強也。此男女之所同。男應速。女應緩。男用皮。女用帛。剛柔之義也。此男女之所異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後去聲。數日之數上聲。○陳本末句連下節。今正之年淺

殺色介反　勞去聲下以勞同

少去聲

中節中鵠中度之中並去聲

也。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八年入小學之時也。○門，曰門；戶，曰戶。即，就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也。讓，謙遜也。○陳氏曰：不同席而坐，不共器而食，教之有別也。出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即席後長者，坐之讓也。飲食後長者，食之讓也。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此一節，兼男女而言。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襦音儒。肄音異。○陳氏本分兩節，今併之。外傅，教學之師。○學，猶習也。書，字體。計，筭法。襦，上衣。袴，下衣。肄，亦習也。簡，要也。諒，信也。○自此至尚左手，皆言男子之事。十年曰幼學。故就外傅而學焉。日居夜宿，皆在於外，恐其褻狎而間斷也。學六書與九數，以備用也。不以帛為襦袴，而以布為之，防其奢靡也。所行禮節，皆循初時之所教，慮其妄有改為也。朝夕所學，皆少事長之儀，欲其熟而安也。其業必請於傅，擇其簡要信實者而習之，防其驚與欺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有讀曰又。勺音酌。○樂，六樂。詩，樂章。勺，詩作酌。美武王之詩。成童，謂十五以上。象，周頌維清美文王之詩也。舞勺舞象，歌勺象之詩以為節而舞也。射，五射。御，五御。○學樂誦詩，所以養性情也。學舞，所以養血脈也。舞勺學武也。舞象學文也。文經之，武緯之，則志氣適於中和，而大人之全德可馴致矣。程子曰：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古人以此教人，所養之意如此。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冠衣並去聲

○冠，加冠也。禮，五禮也。裘，皮服。大夏，夏禹之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惇，篤也。博，廣也。○冠則成人矣，故可以學禮。冠而後服備，故衣裘帛。八年教遜讓，十年學幼儀，則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而後博學也。博學於文而不教人，恐所學未精也。內畜其德而不暴於外，切於為己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孫與遜通。○三十曰壯，可以娶妻而成立矣。於是始治受田給役之事，博學無常，所志所慕，則學之。所謂學無常師，主善為師也。遜順朋友，而視其志之所尚，所謂舍己從人，唯善是從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也。物，猶事也。謀，謂謀為。慮，謂思慮。服，謂任事。從，謂從君。致，猶還也。尚左手，叉手而以左手在上也。後尚右，反是。○四十曰強。道明德立之時也，故可出仕。以治一官之小事，仕則有事矣。於是以事物相比方，而窮其理。蓋方物出謀，以制事，則所謀當理；方物發慮，以揆物，則所慮合理。而皆不違乎物矣。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去就之義也。五十曰艾。艾，成而德尊，故可以統一官之大政。七十曰老。年邁而力衰，故當還其職事於君。拜尚左手，尊陽道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婉音晚。枲音洗。治平聲。紝音壬。組音租。紃音巡。共讀曰供。相，去聲。○婉娩，皆柔順之貌。枲，麻之有子者。紝，布帛之屬。組紃亦織也。紃，似絛。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祭祀，饗先祖也。納，進也。漿，酨水也。竹曰籩，薦果核者。

木曰豆。薦菹醢者。醃菜曰菹。肉醬曰醢。相佐也。奠薦也。自此至篇末。皆言女子之事。不出。恒居閨閣之內也。女師教以婉於言娩於容。有聽受無違悖。所以成其容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紝組紃織事也。此皆教以女工之事。以供衣服也。又使觀祭祀欲其習此禮也。非特觀之而已。且使納酒漿籩豆菹醢諸物。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敬之以祭祀之禮也。始於容德。中於女工。終於祭祀。婦人之事盡是矣。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有五之有讀曰又。○笄。簪也。婦人不冠。以笄固髻而已。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奔。趨也。○十五許嫁則笄。必待六禮備而後嫁者。妻也。妻之為言齊也。不待六禮備而從之者。妾也。妾之為言接也。尚右手。尊陰道也。○此章言教子之禮

冠去聲

禮記卷之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玉藻第十三

黃叔陽曰。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夫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威儀之言。可以定命。學者豈可視為末禮。節而忽之哉。篇中錯簡最多。鄭氏嘗更之。而陳本據以為正。然猶有未盡者。今復定注於各條之下。凡六十六章。

夫不之夫音扶　更平聲　復扶又反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有讀曰又。卷讀曰衮。○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貫玉之雜采絲繩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邃。深也。延。冕上覆也。以三十升布為之。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衮衣也。○此言天

子祭宗廟之服。首服衮冕。貫玉以藻。各十二旒。出於前後者。有穆穆深邃之延以覆其上。此冕之文也。身服衮衣。衣五章。以龍為主。裳四章。亦在其中。此衣之文也。服此以祭七廟之先王先公。對越祖考。以文為貴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朝音潮。○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方氏曰。玄端。祭服燕服之總名。玄衣而加玄冕則為祭服。玄衣而加玄冠則為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此與諸侯玄端。皆加玄冕者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此言天子朝日聽朔之服。玄冕之服。冕三旒。衣一章。裳一章。五冕之最下者也。服以事神則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就生方也。以報照臨之功也。服以治人。則月朔聽事於南門外之明堂。既就陽位。又各於其時之室。以理始日之事也。

治平聲

然此聽常月之朔耳。至於閏月，亦用玄冕，但以非月之正，故聽其朔於當方之門，闔其左扉，由右而立于其中。蓋左為陽，陽為正，月既非正，則聽之亦當避正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酏音移。○羊豕為少牢，牛羊豕為大牢。○此言天子視朝常食之服。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在五冕之外。常日服以視朝，即服以朝食，以視朝之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所食，即朝食之餘，不別改造，不欲厚於所養也。凡此朝食餕食，皆奏樂而食，以聲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常日食少牢，月朔食大牢。朔重於日，適豐儉之宜也。五飲以水為上，貴五味之本也。漿酒醴酏次之，備其養也。此皆皮弁而食之事。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幾平聲。○此玄端與上文不同，謂加玄冠者也。御瞽，侍御之樂工也。幾，察也。察樂聲之上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此言天子燕居之服。其制，玄冕緇衣素裳。食畢，服之以燕居。蓋玄者陰幽之色，於宴息為宜也。然其燕居不昵小人，不忘規戒。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善惡必書，不敢諱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御瞽察樂聲之高下，以明其政之和乖。得失畢陳，不敢隱也。豈以幽獨得肆之地而忽之乎。燕居且然，則視朝臨政可知矣。然奏樂而食，玄端以居，謂順成之年。儻若遇凶荒，則所衣者素服，所乘者素車，食不舉樂，以自貶損。此古之帝王所以身脩政治而民安也。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

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以朝之朝亦音潮，下節同。○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朝，見天子也。聽朔，告朔而聽其政也。諸侯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即玄端服也。內朝，在路門之內，亦曰燕朝。○此言諸侯祭先朝王聽朔視朝之服。玄冕以祭，取其陰幽思也。裨冕以朝，各隨其爵以辨尊卑也。聽朔稟命於君，覲禮之大者，故其服尊。受朝於內朝，禮之常者，故其服次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辨，別也。辨色，黎明時也。小寢，燕寢也。○此視朝之禮，承上文末句而言也。臣入在先，君出在後，尊卑之禮然也。此臣所以尊其君也。君退聽政於路寢，不敢釋朝服，必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朝服而服玄端。此君所以體其臣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稷食之食音似。○特牲，豕也。與魚腊共為三俎。祭，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也。周人祭肺，尊時制也。夕，夕食也。牢肉，即特牲之肉。夕非始殺，故止祭肉而不祭肺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簋盛黍稷之器也。張氏曰：夫人與君同庖一句，當在四簋之下，子卯之上。紂亡於甲子，桀亡於乙卯，謂之疾日。○諸侯既釋服矣，又朝食日中食，則又朝服而食，敬養身也。特牲三俎，朝食日中皆然，祭肺則在朝食，初殺牲時也。夕服深衣，便燕居也。祭牢肉，與於始殺也。此皆日食也。月朔則重矣，故日食特牲，今以少牢。日食三俎，今以五俎，日食二簋，今以四簋，視常而有加也。夫人從夫，故不特殺而與君同庖，示儉也。至於疾

飡食之 食音似

日。則當殺損以致戒。故常食上稻粱而稷次之。今但稷食。常膳有雞犬而菜芼之。今但菜羹也。張氏又曰。菜羹之下。脫至于八月不雨一簡。○此章記天子諸侯衣服飲食之禮。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遠去聲。○君謂諸侯也。故謂祭祀賓客。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大夫亦謂諸侯之大夫也。若天子之大夫。則有故得殺牛。庖宰殺之所斷烹飪之所。身親踐。當作翦殘壞也。○此記愛物之事。黃叔陽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殺而必親。仁也。按祭禮有射牲之文。則此弗身踐者。謂待賓客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衣去聲。造音皁。○陳本首二句錯上文。今正之。張氏曰。此錯簡當在上章菜羹之下。愚謂子卯至菜羹一句。當連此簡。自爲一節。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殺牲盛饌作樂。爲日舉。搢。插也。士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故有本者。士笏也。搢本。君插士笏也。關謂門闕。梁謂澤梁。不租。不收稅也。列當作迾。謂遮過而守之也。雖不收賦。亦禁非時採取也。造。新有製作也。車馬。造車而馬從之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此記定卜之禮不同。所以明尊卑也。卜以龜爲主。其方色與體。隨其所卜之事。各有所宜。用所謂龜也。則使卜人定之。如卜天用靈屬。卜地用繹屬也。春用果屬。夏用獵屬。秋用雷屬。冬用若屬。是也。凡卜。必先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拆。食其墨則吉。不食

果屬 同古 下同

之音與

則凶。所謂墨也。則使太史定之。既拆則吉凶之兆。有所謂體矣。所謂體也。則君自定之。如吉則體無咎。言凶則不我告猶是也。卑者視其小而易。尊者視其大而難。故以爲先後之序。按周禮有龜人。有卜人。龜人掌六龜。則定龜者其職也。此云卜人。疑以其皆主卜而槩言之爾。周禮又言君占體。史占墨。卜人占拆。豈以尊卑爲序。故不同與。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幦音覓。犆音直。朝音潮。○君下當有齊車二字。幦。覆軾之皮。犆。緣也。朝車。朝見之車也。蒙大夫而言之。此記齊車之飾。而不同。亦以明尊卑也。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緣以虎皮。羔取其潔。虎取其威。象君德之純而威也。大夫降於國君。故取其齊車以鹿安爲幦而緣以豹皮。鹿善羣。豹文炳。取其協恭而有文也。若大夫之朝車與士之齊車。亦皆鹿幦豹犆。君與大夫不同。大夫與士則同者。大夫貴。故嫌與君同。士賤。則不嫌與大夫同也。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首去聲。○戶必向明。故向明而居。生氣在東。故東首而寢。天怒可畏。故變色起坐。凡知禮者皆當如是。不但有位者也。故槩以君子言之。應氏曰。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之。君與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而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句 櫛用樿櫛。句 髮晞用象櫛。句 進禨進羞。工乃升歌。靧音海。樿音善。及禨音暨。○洗手曰盥。洗髮曰沐。洗面曰靧。晞。乾也。沐而飲酒曰禨。羞者籩豆

費數救反下同 辟音壁 卜鼓同 見音現

睎音希 下同

閒去聲 爲去聲，下節同 著音灼，下與下章並同 乾音干

之實也。工，樂工也。○日必五盥，於其間而沐，則以漸稷之水；靧則以漸粱之水。其櫛髮也，初沐，髮濕以滑，故用白木櫛。有閒，髮乾以澀，故用象齒櫛。於是進酒與羞，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焉。既充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爲新沐氣虛，故致其養也。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杅音于。連讀爲湅，音練。衣去聲。○杅，浴盤也。屨，踐也。湅，洗也。屨，著屨也。○浴用二巾者，上體貴，故拭以絺；下體賤，故拭以綌。以綌之精麤也。浴竟而出杅，則踐蒯草席上，而以湯洗足。洗竟，然後立於蒲草席上，而衣布以拭乾其身，乃著屨而進飲也。飲亦有樂，不言，蒙上文也。亦爲新浴體虛而養之也。○此章言潔身致養之事。唯天子諸侯得行之，大夫以下恐不能備也。然其言實寓脩身之法，則無貴

賤，皆當深察也。應氏曰：沐則先稷而後粱，櫛則先櫛而後象，巾則上絺而下綌，席則先蒯而後蒲。先其麤者，加以摩盪之力；後其精者，用其潤養之功也。○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句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觀去聲。朝音潮。○陳本分兩節，今併之。適，往也。公所，君所也。宿，前期也。大夫有史官，學文書者爾，非史官之比也。有地大夫用象笏。書，寫也。思，謂所思告君者。對，謂所擬對君者。命，謂君所使爲者。一說書其事於笏，思答君命也，亦通。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玉聲，佩玉之聲也。引手當胷曰揖。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煇如，積誠外發之貌。光，則發之盛也。○此記大夫將朝之禮。齊戒易寢，以澄其慮；沐浴以潔其身；史

中去聲 惡音烏 殺色介反，下並同 見音現

進象笏，書其所思所對所命者，而入告於君，既恐遺忘也。此敬之在越宿者也。至日夙興，既服朝服而習容觀，慮僭儀也。習玉聲，欲其中也。乃出與家臣揖於私朝。時則敬君之心振，心生色，德容煇如，而有章矣。及其登車，則敬君之心，由著而明，發越尤盛，而有光焉。此敬之在啓行者也。以此見君，惡有不動者乎。○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珽音脡。荼與琫同，音舒。詘與屈通。○陳本分三節，今併之。搢，插也。珽，圭名，即大圭也。以其挺然無詘，故謂之珽。荼，笏名，取舒遲之義，非命圭也。詘者，圓而殺之也。○此釋天子笏之義。珽形方正，蓋示端方正直之道於天下也。荼形首圓下方，以示上有天子，故殺其上以讓之也。大夫之笏上下皆殺，以示上讓於天子，下

讓於己君也。一笏雖微，而義各有在如此。先王制器，豈徒然哉。○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張氏曰：侍坐下，當有於君二字。黨，親黨也。○人臣燕見於君，君賜之坐，若旁有別席，則退就之以坐。若旁無別席，或君不許其退，則當引卻離坐於君親黨之下，示不敢與尊者同席也。○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句則齊豆去席尺。○陳本分三節，今併之。張氏曰：此錯簡，當在授虛爵一節之後，凡侑食一章之前，而自爲一章。登，升也。前，猶下也。凡席，升由下，降由上。孔氏陳氏之說皆非也。失節而踐曰躐。徒，空也。齊豆，謂書與食豆齊也。去席尺，謂置書豆於席前之地，與席相去一尺也。○此章記賓主坐席之法。登席當由前，若不由前，則爲躐而不敬矣。若非飲食，但講說而坐，則

盡後之盡與儘　過下同　汗並去聲

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也。曲禮虛坐盡後是也。若讀書與食。則置書之處當齊食豆。皆去席尺。一恐汙書。且便覽也。一恐汙席。且便食也。曲禮食坐盡前是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句飲而俟。

飧見往　令平聲　嗌上聲　下節同　先君之先爲並去聲

飯音反後並同。辯與偏通。○飲謂未飧之前。嚥飲以利滑喉也。不令澀噎也。○君賜臣食而以客禮待之者。敬其臣也。則臣處之。尤宜加敬。故客食先祭。今則不敢遽祭。必俟君命而後祭。客遜而食。今則不敢遜讓。先君食羞而爲嘗諸味。若爲君嘗食然。客食而告飽。今則嚥飲以俟君飧。而後飧。凡此皆不敢以客禮自居。而仍執臣禮也。此臣承君客之之禮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句飯。句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重平聲　飯飯下飯如字　去上聲

此所謂飲。乃飲而俟飯。非飲而俟飧也。知其然者。以在品嘗之前也。若謂飲而俟飧。則與下節重複矣。品猶偏也。○若君賜食。自有膳宰嘗羞。而不以客禮待之者。則臣食羞不遽食也。必俟君食而後食。其飯。飯不遽飯也。飲以俟君飯而後飯。然其食羞。又不敢直情而無序也。君命之羞。乃敢羞近者。又命之偏嘗。然後隨所欲食。苟無君命。則不敢有所選擇去取於遠近之間。嫌以君羞有美惡也。此臣處君不客之之禮也。又言凡臣侍食而偏嘗羞者。嘗遠羞必自近羞始。一順其陳列之序次第而進。無所選擇。客與不客皆然。特有先嘗待命之興耳。其敬同也。

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飯如字之　下食飯同　先後並去聲

飧音孫。殺飯之飯如字。○覆手拭諸食之。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殺粒汙諸之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侑賓。既猶畢也。○上言食之竟。此言臣侍食之禮。未覆手。猶呼是食飯未竟也。則臣不敢食而奉食以明不致先君而飽也。君既覆手而食竟。則臣又飯殘如是者三。以明侍君之飽。勸侑也。君飯既徹。則臣以飯與醬爲食之主。特執之以出而授從者。以明不敢先食。之必親也。人臣敢君慎終如始。故其後且徹。此下說君若賜之爵至授虛爵一簡。○此處當在發席尺一章。

（）凡侍

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

偞與牒同。虛涉反。○侑勸也。已太也。偞壓也。卑卑也。○此記食於人之禮。主人侑食。欲客之飽也。客乃不盡飽。首非慢也。食於人不飽。禮之謙也。客食必祭。重主人之饌也。唯水漿不祭者。非略也。以其徵物。非盛饌之比。若祭則爲太壓降卑而失之諂。矣故不祭也。欲其謙而又戒其諂。禮貴得中也。按公食大夫禮。賓祭飲漿。則漿亦有祭者。蓋臣敬君之禮。與先於敵者不同。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

陳本連下章。今析之。又當從張氏移置前章出授從者之下。而與上節不相蒙。爲是越席出席也。卒盡也。○拜君賜而祭之。卒爵不敢後。授爵不敢先。始終一於敬也。

○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洒音銑言

蜡音乍　下去聲

言音銀。碎讀曰倅。○洒，恭肅貌。言，通作誾，和悅也。已，止也。油油，自得而不失之貌。坐，跪也。○此言凡飲之禮，不蒙上賜爵而言。古人飲酒以三爵爲度，詩所謂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是也。與無筭爵不同。一爵則行受爵之禮，而色容洒如，始而敬也。二爵則誾誾而禮止不行，中而敬以和也。三爵則油油辭退，終而敬以節也。退則跪而取屨，就隱僻處納之，而其納之也，跪左足則納右屨，跪右足則納左。後言不忘其儀也。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饗野人，如蜡祭之飲是也。側，猶特也。一尊兩尊皆在旁，故于賓主兩楹之間也。一說無偶曰側，謂一尊也。更詳之。棜禁見禮器。○此言尚玄而尊之禮。不通於下也。設玄酒之尊，必在衆尊之上，重古道也。君坐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君專之也。唯饗野人，則皆以酒，酬其勞而不用玄酒，禮不下庶人也。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而不面尊，臣不敢專惠也。方氏曰：臣側尊用棜禁，則君面尊用罍可知矣。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始冠，冠而之冠，並去聲。下去聲，末節同。繢音會。緌音蕤。○陳本可也以上自爲一節，以下達下爲一節。今以其類正之。緇布冠，爲布染爲赤黑色，太古之齊冠也。朱，朱色也。組纓，織絲爲纓也。繢，采色也。緌，纓之下垂者。○凡始冠，初加緇布冠，自諸侯達於庶人皆得用之，所以存古也。然非時王之制，故冠畢無用，敝之亦可，所以從時也。若天子始冠之冠，則用玄冠，而以朱絲組爲纓。蓋玄者，天之色，朱者，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道，故視諸侯以下有加也。諸侯始冠之冠，雖仍用緇布冠，而以雜采之帛爲緌。蓋緇者地之色，繢者色之文。上不敢擬天子，故用緇；下不可同於大夫士，故繢緌。此冠禮之冠，所以責成人者，隨分而有別也。按天子諸侯無冠禮，則此所記乃後世之失也。

別音鱉　下二節並同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齊並讀曰齋。綦音其。○丹，赤色。綦，帛之蒼白艾色者。○諸侯上之齊冠，皆用玄者，以陰幽思也。然諸侯以丹絲組爲纓，尊者尚文也。士以綦絲組爲纓，卑者尚質也。此致齊之冠，所以袷鬼神者，亦隨分而有別也。

卷上聲　緣去聲下並同　爲去聲下爲父之爲同　期音基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音皮。○縞，生絹也。白經赤緯曰縞。武，冠卷也。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謂之子姓。素，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祥，大祥也。○孫爲祖期

丞

小祥以後，則服除矣。於是以縞爲冠，凶也；以玄爲武，吉也。蓋已服雖除，而父猶儼然在衰絰之中，故吉凶相半，而未敢純吉也。子爲父大祥以後，則將即吉，於是不以布爲冠，而以縞，不以采爲緌，而以素，蓋禫祭雖行，而心猶廓然有餘哀，故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也。此喪禮將吉之冠，所以仁死喪者，亦隨分而有別也。

帥與率同　屏必井反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縞冠素紕而緌長五寸者，使惰游失業之士服之。玄冠縞武，而非凶非吉者，使不帥教故屏棄之人服之，皆所以恥辱之也。

著音灼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屬音燭。○居，燕居也。屬，連也。○君子動而有爲，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故燕居之冠連屬其武，不若禮冠之臨著乃合也。此冠無分貴賤皆得服之，所謂無事則

去上聲下節同　私朝之朝亦音潮　廣音誑下同　長音悵　覆敷救反下同合音閤　重平聲

略而質也。不但身武、又不加緌。必待有事而後緌。所謂有爲則詳而文也。此居冠之別於禮冠。所以愼威儀也。○此章記冠制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

散上聲。○啓殯之後。散要絰之麻以送葬。葬畢乃絞。禮也。五十始衰。則不備禮。故不散送。欲節哀以全孝也。加髦於冠。以尊遺體。禮也。親沒。恐見髦思親。故失之。欲變禮以全孝也。

○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大帛之冠白者。魯桓公名軌。○凶服去飾。故大帛之冠不緌。紫色不正。故玄冠不紫緌。其有緌用紫。自魯桓公始。記失禮之初也。

○朝玄端。夕深衣。

朝者有事之時。故服禮服以戒褻。夕者無事之時。故服深衣以適體也。此大夫士私朝居家之服。若諸侯則以朝朝服。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袪音嘔。縫平聲。齊讀曰齋。要與腰通。肘音帚。○袪。袖口也。齊者。裳之下畔。衽。裳前後交接之處也。袂。袖之連衣者。肘。臂節也。○此深衣之制。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要之廣七尺二寸。三倍於袪。故云三袪。此要廣也。要七尺二寸。齊倍乎要。則一丈四尺四寸。此齊度也。裳之交接。則在身之兩旁。此衽制也。肘長尺二寸。袖廣二尺二寸。則倍肘而可回肘。此袂度也。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

袷音劫。緣去聲。廣音誑。○長中。皆衣名。謂長衣中衣也。繼。續也。揜。覆也。繼揜尺者。深衣之衣用布二幅。袂用布四幅。布幅廣二尺二寸。凡縫合處。每幅削其兩邊各一寸。止留二尺。衣袂之左右各布三幅。自背縫至袂口。廣六尺。若長中衣之袂口。揜覆一尺而重縫之。則自背至袂口。左右各廣五尺。此深衣減一尺也。袷。曲

純音準　著音酌　織之織衣之衣之裳並如字

領也。其廣二寸。○此言深衣非特可爲夕服而已。其以素爲純緣而著於外者。名長衣。其著於朝服祭服之內者。名中衣。其制繼袂口者。以半幅而揜其一尺。此深衣長中之所異也。袷廣二寸。袪廣尺二寸。緣廣寸半。則深衣長中之所同也。由其制法之善。故無往而不可也。然此尺寸。疑指周尺而言。若今尺。恐不當如是之寬博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

此又言中衣之法。玄冕而上。衣用帛者。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貴賤相稱。禮也。若以帛爲布之中衣。則不相稱。非禮矣。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衣去聲。織音志。○染絲而織之爲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衣裳與冠異色爲貳采。失位可也。故無君者不貳采也。孔氏曰。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玄端玄裳。

○衣正色。裳間色。

間去聲。○正色者。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間。雜也。間色者。青間黃爲綠。赤間白爲紅。黃間黑爲騮黃。白間青爲碧。黑間赤爲紫。五方之間色也。○垂綃爲衣。故於上體則用正色爲之。以其得五行之純氣。尊之也。裳幅爲之。被於下體。則用間色爲之。以其得五行相克之雜氣。卑之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振上聲。○列采。謂正色之服。各有尊卑品列也。振讀曰袗。禪也。○非列采不入公門。防其褻也。暑褻服者。非夏則禪葛不入。惡其見體而褻也。冬則表裘不入。惡其無裼衣而從簡也。襲裘不入。惡其不露裼衣而掩美也。此皆爲其不敬也。

○纊爲繭。縕爲袍。禪爲絅。帛爲褶。

纊音曠。縕音氳。禪與單同。絅苦迥反。褶音牒。○禦寒之衣。有此四者。

騮音留　禪與單同　惡烏路反下並同　見音現　爲去聲

著音着　告音谷　省音醒

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皆衣之有著者也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絅今之單衣也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今之袷衣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下朝之朝亦音潮○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朝服玄端緇衣素裳縞裳也哀公之時康子為政僭以康子[illegible]之○皮弁縞衣素裳天子服以視朝諸侯以聽朔以皮弁重於朝服聽朔重於視朝故也諸侯視朝宜易朝服今以縞則僭天子矣康子始變古制故記之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諸侯月朔當服朝服以視朝其縞衣則先服以告朔告朔禮畢然後易朝服今卽服縞以視朝非禮也張氏曰按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黃叔陽曰有綾用縞君變其冠朝服以縞臣變其服孰謂魯也而秉周禮哉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張氏曰曰上疑有闕文言有國家者禮樂刑政未合先王之道則不充盛其衣服示儉以修省也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省音醒○君國君也黼裘蓋謂狐白之裘而敝以黼裳也誓謂誓戒省謂省牲省器大裘黑羔裘也○天子郊祀則大裘被袞若諸侯但當服黼裘以誓省今服大裘則僭天子而非古禮矣然言唯君有則卿大夫不得服黼裘又可知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君衣不衣之衣並去聲○狐白裘以狐腋下之白毛皮為裘也天下無粹白之狐故此裘最為難得錦衣素錦衣也裘上之衣

重平聲下放同別音鼈　當去聲　衣虎衣狼衣之衣並去聲

曰裼衣謂之裼衣者對其外襲衣而言鄭氏所謂使可裼者是也古人之外衣由內而外先明衣次加中衣又次加裘裘外之衣尚有三重第一重曰裼衣第二重曰襲衣第三重曰正服其裼與襲之別全在第二重直領而露出裼衣者謂之裼曲領而掩蔽裼衣者謂之襲是襲衣之制有二唯所當服而服之也○言諸侯朝天子及反國告廟固用見服矣然其內衣狐白裘則以素錦為衣加其上欲其色之相稱也居君右者衣虎裘其居左者衣狼裘示威猛之衛也狐之白者少故唯君得衣之士賤不得衣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illegible]去聲　裼衣錦衣黃衣之衣並如字餘皆去聲　著音灼

○褎與袖同麛音迷豻音岸絞音爻陳本分四節今併之君子謂大夫士也狐青裘以狐之青毛皮為裘也豹褎以豹皮緣褎也綃綺屬玄綃衣以玄色之綃為衣也麛鹿子也豻胡地野犬似狐而小絞蒼黃色也一云絞疑縞字之誤羔黑羊也飾亦謂褎緣也○君子燕居衣狐青裘降於君之狐白也以豹皮飾袪褎降於純用狐也以玄綃為裼衣欲與青相稱也視朔受聘享衣麛裘視朝衣羔裘蜡祭息民衣狐裘或絞或緇或黃皆象裘色也錦衣狐裘承上狐裘黃衣而言明非諸侯則不得用錦衣為裼也前言士不衣狐白則大夫或得衣之但不裼錦耳故又著此句以明之犬羊之裘庶人所衣則不裼以裘與人俱賤不須文飾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

殺並色介反

襲音習

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見音現。○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盡飾。盡其文飾之道也。○此言裼襲之異宜也。裘之裼者。袒以見示其裼衣之美盡飾而以文爲敬也。故弔人於小斂之後。則襲而不裼。以弔主哀。不必盡飾也。在君所則裼。示盡飾以爲敬也。服之襲者。欲以揜塞其裼衣之美。不使外見。而以質爲敬也。故尸尊。無所示敬則襲。聘享執玉無藉。禮之重者則襲。執龜以卜。事之大者則襲。非此三者。是謂無事之時。乃裼而弗敢充也。按執玉有藉則裼。執龜爲享禮庭實則裼。此云然者。特主襲而言耳。非謂執玉龜無裼禮也。無事則裼。亦謂在君之所。非君所則否。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須與鬚通。○球。美玉也。魚須。鮫魚之須也。文。飾也。

也。士竹爲句。本象兩字相連。舊讀爲竹本者非。本卽前搢本之本。不當前後異同也。○天子以球玉爲笏。至貴也。諸侯以象。則雖貴而殺矣。大夫以竹爲笏。而飾以魚須。則又殺矣。士亦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若有加於大夫者。士卑。無嫌也。反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見音現。說並讀曰脫。免音問。朝音潮。有盥之有讀曰又。下章同。造音慥。○陳本分兩節。今併之。陳氏曰。諸侯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搢荼。大夫聘則執聘圭而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所謂見

朝亦音潮

爲去聲。下爲其同

強巨兩反。朝音潮。後凡言朝日者倣此。不復出

於天子無說笏也。當事。執喪事也。免。謂哭踊時也。畢猶盡也。○此言笏之用也。諸侯朝大夫聘。諸侯大射。大夫鄉射。皆禮之下可忽者。故不說笏。大廟之內。唯君當事乃說笏。若臣入大廟助祭。雖當事亦不說。其說者非禮。以簡且惜也。小功則禮可以勝情。而事不可以不記。故不說。唯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言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說之可知。凡在廟搢笏。必盥手者。爲將執事也。及有執事於朝。則不再盥。爲其已盥也。陳事於君前而用手指畫。則失容。請君所受命而不書於笏。則遺忘。故皆用笏。由是觀之。則笏者每事盡用者也。其用至廣如此。是以先王因爲之飾。如上節所云。以辯上下而致其用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色介反。去上聲。○此言笏度也。天子至士皆長二尺六寸。其中皆博三寸。是

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三寸而去其一。是上下皆廣二寸半也。殺其下者。便於搢。殺其上者。便於執而搢之也。此雖疑於無辯。然辯在上章首節。則此不必再辯也。○此上二章皆記笏制。舊注以笏與圭強合爲一。故其說難通。不知圭有用事。笏以記事。其不同一也。天子大圭以朝日。搢而不執。諸侯命圭。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及諸侯相見用之。笏則常日視朝入廟習射所用。其不同二也。周禮玉人云。大圭長三尺。雜記云。公圭九寸。侯伯七寸。此云二尺六寸。其不同三也。又云。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此云中博三寸。殺六分之一。其不同四也。諸侯命圭以玉。此云以象。其不同五也。然則圭自圭而笏自笏明矣。讀者詳之。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辟並常音皮。率音律。章內並同。

紕音俾下並同 而下之下如字 殺並色介反下節同 處上聲

○陳本分四節今併之素熟絹也帶皆謂大帶終竟也辟本作紕緣也終辟從腰後兩耳及紳盡緣之也而下闕諸侯二字垂謂兩耳及紳也耳紳相連故同謂之垂練繒也率與繂同繚緝也下謂紳之○天子以素爲帶以朱爲裏終竟此帶盡緣之○諸侯亦然但不朱裏耳大夫緣其兩耳及紳而腰後不緣以漸而殺也士視大夫所殺者三以緇爲帶不得用素一也大夫以上合帛爲之士唯單帶而緶緝其兩旁二也不得緣兩耳而唯緣其紳三也此下脫凡帶有率無箴功一簡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居士道藝處士也縞生絹也○錦帶示文縞帶示質皆謂單帶也不言率也辟則不率無辟可知按居士錦帶反若有加於士者以不率無辟爲殺也幷紐約句用組三寸長齊于帶陳本連下節今析之幷並也紐者帶之交結處即兩耳也約束也合幷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自天子至於弟子帶之紐約並用組爲之其廣三寸其垂餘之長則與紳齊此組約之無分於貴賤者也

韠去聲殺色介反去上聲

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有五之有讀曰又參讀曰三○紳帶之垂者帶下謂腰以下也韠蔽膝也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結即紐約之餘組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自腰而下爲齊也言士則其上可知唯有司欲便於趨走故殺去五寸止長二尺五寸卑賤之制與尊貴者不同也又引子游之言以證三尺之制言人長八尺腰帶之下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其二故長三尺也然不待紳如此紳與韠結皆長三尺三者皆齊無參差也然則有司之韠結蓋亦二尺五寸歟此下脫肆束及帶一簡

大夫大帶四

剌七迹反 殺色介反

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句四寸繚音了○雜帶謂以雜色爲辟也華對玄而言黃色也繚繞也○大夫帶博四寸則其上可知其辟則天子諸侯上以朱下以綠蓋朱者盛陽之正色綠者少陽之間色示體陽於上而布之於下也大夫外以玄內以黃蓋玄者天之色黃者地之色示君尊於外而臣順於中也士則內外皆緇示質也其博二寸而再繚腰一匝則亦四寸矣但不得如大夫之四寸爾前言辟而未言其所辟故此因度而及之

凡帶有率無箴功箴與鍼通○此錯簡當在下辟之下鄭氏曰凡帶有司之帶也箴功謂刺繡之功○有司單帶亦率之如士然不下殺故無箴功則殺於士矣舊說謂若無箴功恐不如鄭注之簡直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

擁之此亦錯簡當在三齊之下肆餘也當作肄字之誤也束者紐約之餘組即上所謂結也帶謂紳也勤者謂有司○大帶所餘之束與紳有司服勤勞者當其有事則斂而拚之於手或迫而走則擁而抱之於懷使無傾跌失容以全敬也若無事則垂之如常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圜與圓同殺色介反廣並音誑○爵與雀同爵韋爵色之皮也凡韠皆韋爲之獨士言韋則君大夫可知韠以下爲前上爲後正即直方也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也五寸亦謂廣也肩兩角以在兩旁如人之肩也博亦廣也○此玄

因分之分並扶問反 紫音計 見音現下並同 冠去聲

端服之韠也。韠象裳色。天子諸侯朱裳。故韠亦朱。大夫素裳。故韠亦素。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故韠以爵色之韋。此韠色之因分而異也。其形。則有圜殺直三者。天子直。四角無圜無殺也。公侯上下各殺五寸。所殺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下方而圜其上角。變於君也。士則上下直方。以其賤。不嫌與君同也。此韠形之四分而異也。其度。則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中廣五寸。肩與革帶。各廣二寸。以其繫於革帶。故并革帶言之。此韠度之無分於貴賤者也。○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縕音溫。韍音弗。幽上聲。○縕。赤黃色也。韍即韠也。幽讀曰黝。黑色也。衡。佩玉之上橫者。其平如衡。故謂之衡。葱。蒼色。如葱者也。○黃叔陽曰。此記侯臣韍佩之制。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爵位未隆。所結未見。故韍

用赤黃之韋。雜而不純。衡用黑色之玉。晦而未明也。再命。謂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爵位漸隆。其蘊微見。故韍用赤韋。與一命異。衡用黑玉。與一命同也。三命。謂公侯伯之卿。則位隆侯臣。而所蘊者發見著明矣。故韍用赤韋。衡用蒼玉。取南與東方之正色也。蓋命以漸而尊。則色以漸而顯也。○孔氏曰。三命至九命皆赤韍葱衡。非謂唯三命也。○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上褘音揮。揄音搖。屈音闕。下褘當音鞠。襢音展。褖音彖。○陳本分二節。今併之。褘。當作翬。夫人。公侯伯之妻也。揄。當作搖。與鷂通。狄。通作翟。雉也。翬鷂。皆雉名。伊洛而南。有雉素質而五色備者。曰翬。江淮而南。有雉青質而五色備者。曰鷂。君。女君。子男之妻也

別音鼈下同 朝音潮 分扶問反

命者。王后之命。屈。當作闕。周禮作闕。褘揄皆刻繒爲雉形。以五采畫之。而綴之於衣。屈狄則但刻形而不畫。故云闕也。一說。褘畫翬。故曰衣。揄屈。則直飾以翟羽。故變衣言狄。未知孰是。再命一命。與上章同。舊註專士子男之臣言者。非。再命褘衣之褘。當作鞠。鞠衣。黃桑服也。桑葉始生。色如鞠塵。故名。襢之爲言。亶也。亶誠也。周禮作展。即詩展如之人也。世婦天子有七十二人。奠。獻也。凡獻物。必先奠置于地。故謂奠爲獻。○此即周禮內司服所掌王后之六服。服皆袍制。衣裳相連而同色者也。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與丈服衣裳異色者不同。王后六服。尊得兼卑。此則別而言之。卑不得以僭尊也。綴刻繒之翬形於玄衣者。曰褘衣。王后從王祭先王。服之。綴刻繒之鷂形於青衣者。曰揄狄。夫人從公侯伯祭先公服之。綴刻雉之形於赤衣者。曰屈狄。子男妻受王后之命者。服之。此內服之行於上者也。

黃衣曰鞠。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之妻服之。白衣曰襢。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之妻服之。黑衣曰褖。子男之士之妻未命者服之。此內服之行於下者也。以此推之。則王后而下。有三夫人。得視女君服屈狄。有九嬪。得視再命服鞠衣。皆不待命。御妻視士服褖衣。不命。唯世婦上不可僭夫人九嬪之服。下不可無別於御妻。則宜服襢衣。而其得服也。必俟蠶畢獻繭之時。天子以其有功於祭服。而命之服。乃敢服之。其他若士以上。則皆從夫。得各服其命數之服。如上所言。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者也。黃叔陽曰。命婦由奠繭。則無作蠶之事。妻服從男子。則無僭分之嫌。所以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或曰。三命以上妻何服。曰。經無明文。恐亦用鞠衣。而稍加其飾。又按鄭氏周禮註云。外命婦。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與此褘衣自再命而下不同。恐當從

頷音撼 下垂之下並去聲下同 不上之上上聲 下上於上下不下同 下去亢下於同 差音雌 治平聲 下使去聲 閒去聲 見於之見音現

鄭註爲是○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讀曰齊袷音劫鄉讀曰嚮○陳可大曰齊裳下縫也身磬折則紳必垂而裳下之緝委地故足如踐之也頤頷也霤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而頤之下垂如屋霤然也垂拱亦謂身俯則手之拱者下垂也視下而聽上者視雖在下而必側面向上以聽尊者之言也袷交領也視則自帶至袷高下之則也任佐也侍必在右故聽鄉任左○黃叔陽曰侍立於君身容必俯唯俯故以紳則垂以齊則委而足如履之以順則若霤之垂以手則亦下垂而拱也耳目必端目端則視下而不上恐驕也耳端則聽上而不下恐睨也然其視下非過也而無則下不過帶上不過袷以下於帶則憂上於袷則倣也其聽上非過高而自亢侍立在右聽言向左欲其聽之審也○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節以玉爲之使者爲信於所適者也趨亦走也但比走爲差緩耳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官府及私家也○君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總之不出於三節故合云三節也急事以二節則走緩事以一節則趨雖有趨走之異其敬君命而急君事則一也在官地近屨雖脫而不遑俟屨在外地遠車未駕而不遑俟車趨與走皆然也○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尊者卿謂大夫也○士於大夫卑者有問故於大夫來詣己則不敢拜而迎之恐勞答拜也去則拜送於門外蓋以賓去不顧則不答拜可以伸其敬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

中去聲下並同 爲去聲

門外然後進而見所亦恐出迎而答拜也若大夫知其來出迎答拜則趨避之示不敢當也○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君前臣名故在君所言論或及大夫之沒者則稱諡無諡稱字或及士之沒者猶稱名敬貴賤皆所以尊君也與大夫言士則名之大夫則字之皆謂生者也若沒則字士諡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士在大夫所但諱本國及大夫先君之名尊自所仰也父亦諱大夫自已祖禰之名卑有所屈也此皆敬大夫也凡祭外神在廟中教學臨文四者雖公諱亦不諱因上言諱而及之與曲禮文雖小異而義則同曲禮言廟中不言凡祭舉親以見疏也言凡祭則廟中在其中矣而必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也教學即詩書也臨文亦與曲禮同○此章記士敬大夫之禮而并及諱禮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徵音止○君子謂士以上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佩玉比德也其聲右中徵角蓋徵爲事事道宜俯角爲民民道宜勤而右則動作之方也左中宮羽蓋宮爲君君道宜靜羽爲物物道宜積而左則無事之方也一說言左右互文也不言商者或爲西方肅殺之聲亦或以文不偶而遺之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

鏘音槍 闔去聲 韠音畢

也齊讀曰茨還竝讀曰旋中竝去聲後凡言采齊周旋中規中矩者倣此不復出辟讀曰僻○采齊卽今小雅楚茨之詩也肆夏樂章名九夏之第二章其詩卽今周頌時邁之詩也鏘玉聲鸞和皆鈴也常乘之車鸞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鸞在馬鑣行兼翔行而言自由也心雖在內外物引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此推上文玉聲之中由動容之有節也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則歌采齊之詩以爲節盍采齊曾孫所以告於先君揚於祖廟詩之和綏者也故趨之急者歌之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此行時則歌肆夏之詩以爲節盍肆夏天子所以震舞諸侯式序在位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綏者歌之此皆和之以樂也其直去而回轉也則其圜如規其直去而橫轉也則其方如矩進而前則其身略俯如折而不過於亢退而後則其身微仰如揚而不過

於卑此皆節之以禮也唯其如此然後玉聲右中徵角左中宮羽鏘然和鳴而可聽也故君子方入朝而在車既聞鸞和之聲於其耳今也行步又鳴佩玉之聲於其身無時無處而不致其養是以心中無斯須之不和不敬而非違邪僻之心無間可乘而入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朝音潮齊讀曰齋綪音爭否方有反○陳本分三節今併之君在謂爲世子也結佩之佩謂德佩卽玉也結佩者結佩之綬不使玉鳴也設佩之佩謂事佩如觿燧之屬也設佩者設爲佩用於事父之禮也居燕居謂非朝時也綪結也謂結其

上上聲 繫音計下並同 去上聲

綬而又屈上之也爵韠以爵色之皮爲韠卽前士爵韋也躋則諸侯大夫亦服之衡牙謂璜之玉其形似牙也佩玉之制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交貫於瑀上繫於珩之兩端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佩以設聲故特舉衝牙以見其益耳故節喪也○不佩玉有三世子有君在不佩玉以示謙然所謂不佩玉者非去之也結佩設佩耳左結德佩不敢比德不使有宮羽之聲右設事佩不敢忘事則自無徵角之聲故居則設事佩恐其喑也齊則結德佩戒其傲也此不佩玉之一也凡當佩玉之人遇齊時則綪結其佩而服爵韠恐有聲以散其心志也此不佩玉之二也凡束革帶者必有佩玉以繫之言飾之不可已也唯居喪哀不尚文飾故

不佩玉此不佩玉之三也有衝牙然後有聲故佩玉有衝牙所以設聲也唯有喪故玉乃去身若無故則必佩玉故君在及齊但結而不去也所以然者蓋以玉可比德無往而不脩德則亦無往而不佩玉也舊說君在謂在君所居則設佩謂不在君所則設佩如常亦通但恐兩設佩不同耳更詳之○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綦音其瓀音輭玟音民縕音溫○陳本分兩節今併之陳可大曰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玄組綬謂以玄色之組爲綬也山玄水蒼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純當作緇瑜美玉也綦雜文也瓀玟石之次玉者縕赤黃色○此承上章比德而言天子德

易音異　喪去聲　勝平聲　數上聲　廣音誑　冠去聲　為去聲　著音灼　免音問

極純粹且體天道故佩無瑕之玉及天玄之綬以比之公侯有鎮定之德長人而體陽道者也故佩厚重不遷之山玄玉南方正陽朱色之綬以比之大夫有通達之德事人而體陰道者也故佩周流無滯之水蒼玉陰幽緇色之綬以比之世子將成元良以全美且備人文以成化者也故佩瑜玉之美綦色之文以比之士德未成功未著故佩次玉之石赤黃之綬以比之○黃扶陽曰古者玉以養心所以防其邪而進之於始玉以比德所以明其盛而保之於終故其成材也易後世一切無之而所以榮惑斷喪者不可勝數故其成材也難唯能知其難而勉之則庶乎非僻不入而其德可成矣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孔子燕居佩象牙之環其廣五寸而以綦組為綬謙不佩玉德愈盛而心愈下也然非謂禮服之正佩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

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緣去聲○童子未冠之稱節禮節也錦緣以錦為緇布衣之緣也紳紐見前前言弟子縞帶則此亦縞帶而以錦為紳所紐也束髮總也朱錦朱色之錦也○張氏曰未備成人之文但為飾而已一說親在故致飾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絇音劬見音現○絇屨頭飾也事喪事也麻麻經也主人喪主也○不裘不帛恐溫傷氣凡戒奢靡也不屨絇未拘之以行戒也雖有緦親之喪不為著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父在而緦輕也無緦服故免而深衣不加麻絰聽事而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向主人以聽使令執役子之禮也凡此告以其勿不全責之以禮也從人而見也

為去聲　為施並去聲　疐音帝　近去上聲　華古花字　調平聲　為去聲

先生不敢以卑幼煩長者為禮也問喪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飯音反○先生齒德尊於已者異爵爵貴於已者後祭示饌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嘗食也此成人之禮不以童子而言

○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飧音孫○陳本連下主人至徹之皆屬上節今折之祭祭食也以飲澆飯曰飧食竟更作三飧也疏麤也○客祭盛主人之饌也而主人辭以不足祭客飧美主人之飯也而主人辭以疏皆謙也

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一室同居共事者也壹猶聚也為其事而相聚食也○醬者食味之主故主人親饋則客亦親徹尚施報也他如一

室壹食之人無分賓主則但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

○凡燕食婦人不徹鄭氏曰婦人質不備禮也○張氏曰祭祀婦人且有廢徹之禮況燕食乎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操平聲○致張氏曰極也食瓜亦祭祭始種瓜者也環橫切之圓如環向環有上下上環是蒂間謂切去蒂而以其環祭也疏作蒂則為下環操執也○食棗桃李則食其肉而不極於核食瓜則祭上環食其中而棄所操之皮皆謂不盡食以養廉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後先並去聲孰與熟通○此凡食於君子之禮果實生成之味無有不潔故後君子而食示不必嘗也火熟烹調之味恐有不潔故先嘗而食若為之嘗也皆以致敬於君子也

○有慶非君賜

爲並去

使去聲

長丁丈反

不賀大夫上賞雖有喜慶之事必是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則賀若非君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爲榮也○有憂者陳可大曰此下缺文○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凡客將食必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爲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食先胾次殽至肩乃飽而飧孔子不食肉而飧必爲季氏設饌不合禮也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故其簡禮如此○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陳本分四節今併之據按也致至也已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此臣受君賜之禮凡受國君之賜者車馬衣服既拜受於家矣明日又乘服之詣君所拜謝即下文所謂再拜也重車服也其使於王朝而受天子之賜者歸獻諸君君命之乘服乃敢乘服若君未有命則弗敢乘服敬之已君也又言拜賜之法凡拜賜者當行稽首之禮稽首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而頭與手俱至地也酒肉輕則但拜受於家而不再往拜與車服之賜不同○凡賜君子句與小人句不同日陳可大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此君賜臣之禮將之以禮曰賜賜君子以德惠之以物曰與與小人以力貴賤殊故不可同日賜與均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宰家臣之長○凡獻君者大夫尊則使宰士賤則親往義見下文皆送之老張氏謂大夫拜送其宰衆士獻或使一人親往故亦拜送之是也舊說謂在君門揖小臣時宰與士皆拜送愚按下文大夫不說

爲去聲

別音鼈

復扶又反

拜則士親拜可知又造於膳宰不言拜恐授小臣時不必拜也且詳味送之文義張說爲優今當從之此下脫大夫不親拜一簡○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葷音熏茢音列去並上聲造音糙○陳本連上節今折之膳美食也葷薑及辛菜也桃桃枝也茢苕帚也膳宰主飲食者○方氏曰膳必用葷桃茢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茢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茢去其二者葷唯桃不可去焉皆造膳宰者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已也爲去聲○張氏曰此錯簡當在上章送之之下拜拜獻也○恐君答拜故使宰非以爲泰也若士則君不答拜故親○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拜賜即上賜以車服服乘以拜賜者也○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之賜及門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報諾士則拜竟不退必待小臣報諾而後退既報又拜君之諾乃退凡此皆以君不答拜故可拜爾言此則大夫爲答拜而退可知○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上其室大夫之家下其室獻者之家也○大夫有賜於士親請士家而賜之則士既拜受於家又往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別於君賜也尊卑相等者有獻主人不在不得拜受於家則往拜於其室若在則不復往拜之矣○按陽貨瞯孔子之亡而歸之豚亦以敵禮自處耳集註謂大夫有賜於士偶誤也○凡於尊者有獻而

弗敢以聞。弗敢以聞。謂獻之致辭。不敢直達也。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輔氏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褻也。節造於膳宰之義。○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此言受賀之禮。陳可大曰。士於大夫。尊卑遠。若有慶事。不敢承受大夫之親賀。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可承受其親賀也。○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黃叔陽曰。此言人子之禮。親在。子不得自專。故已或行禮於人。則稱父備之。不敢私交也。已或受人之賜。則稱父謝之。不敢私受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此充字與服之襲也充美也義同。謂揜塞也。非國家未道。不充其服之義。○此言敬天之禮。凡禮之不盛者。則以文為敬而服不充美。唯禮之盛者。然後以質為敬而服充美焉。故祭天所衣之裘。不裼而襲。所乘之車。不制軾木。一則以誠心不尚文飾。一則以敬心不可他用也。○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唯音委。癠音劑。○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父命呼。為父命所呼也。唯諾。皆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慢。癠。病也。疏者。大略之謂。○親有召命。唯而不諾。執業則投。不待卒業也。方食則吐。不待卒食也。行步則走而不趨。不暇徐詳也。皆言趨命之急也。出有定所。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還無過時。恐愆期而遺親之憂。皆言養老之謹也。色容不盛。無暇文飾。又言侍疾之憂也。凡此亦孝子之行。但其禮疏略

人皆能之。非大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不能。猶不忍也。手澤。凡汗漬此點之類皆是。杯圈。與杯棬同。若卮匜之屬。盛酒漿之器也。口澤。口所潤也。口有氣。故又以氣言之。○此所謂大節也。事生之禮。不足為貴。唯父母沒而挾其書。執其器。則想見其人。哀痛惜悒不能讀且飲焉。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可為終身之大孝爾。豈區區疏節之可比哉。○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闑音臬。棖音橙。○君謂列國之君來朝者也。門。大門也。介。謂上介。卿為之。闑。門中央所樹短木也。大夫。中介也。棖。門兩旁之長木。所謂楔也。士。末介也。○鄰國諸侯來朝。主君迎于大門之外。賓入門。由西屏之中。上介從賓在後。稍東而亦拂闑。中介以次而西。適當賓後。亦中於棖闑之間。右不拂闑。左不拂棖。末介則極西而亦拂棖也。主饋入門之禮亦如之。但由東屏爾。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鄰國之卿大夫奉君命而來聘。亦謂之賓。主君亦迎于大門之外。其入門也。不敢中門。稍東而近闑。避國君之禮也。不敢履閾。為不恪也。行聘享。奉君之命。公事也。則由闑西。用賓禮也。私覿。私面。伸己之信。私事也。則由闑東。執臣禮也。○此章言鄰國君臣朝聘入門之禮。○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君謂天子諸侯也。接猶及也。尸。君之尸也。武。足跡也。繼武。中武。謂大夫士自行。中猶間也。徐徐行。趨疾行也。○張氏曰。尸在廟。則疑於君。故君與尸之行。皆接武。二足相躡。毋

躡於半。分皆尊。故行皆徐也。大夫漸卑。故足跡相繼。言稍速也。士極卑。故舉足閒而間容一跡。言速也。其間雖有或徐或遲之時。皆當用此行步之節也。舊說君與尸行。謂君與尸同行。大夫士亦然。審如此。則步廣者宜與尸近。安得反言相遠乎。讀者詳之。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句 不舉足。齊如流。句 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

毋音無。齊讀曰齋。○陳本分三節。今併之。移。猶變也。方氏曰。圈豚行。音義皆如字。豚性放逸。圈之則同旋而行。故以爲況。端。直也。弁。急也。銳。利也。剡剡。鋒頭發起之貌。○言行有當疾趨者。則僂頭欲發起。然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變其常度也。有當回旋行者。則足循地而不舉。足既不舉。身又俯折。故齊曳地。如水之流也。其行於席上亦

近去聲

當如此。曲禮。將即席。衣毋撥。足毋蹶。是也。有當直行者。其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頤如屋霤之垂。其進步。則如矢之直也。有當急行者。則僂頭剡剡而起。欲速故也。

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蹜音縮。○踵。足後跟也。蹜蹜。促狹之貌。○龜以決疑。玉以聘享。皆重器也。故執之者舉足之前趾而曳其後踵。蹜蹜。促狹不闊之步也。論語所謂足蹜蹜如有循。是也。輔氏曰。上言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惕從易。傷陽二音。齊如字。朝音潮。後凡言朝廷者倣此不復出。濟上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廟中朝廷不言容者。蒙上文也。○道路瞻視之所在。故其容當直而且疾。直則不回。枉而失容。疾則不舒緩而遑。情專主敬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故其容收持而服正。亦專主敬也。朝廷政事之所出。故其容濟舒而半聲

邪與斜通

張拱而安舒。兼致文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

齊讀曰齋。遬音速。○心泰則其容閑雅。此燕居之容也。有敬則其容謹飭。此見尊者之容也。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陳本分六節。今併之。重。舉步遲也。恭。高且正也。端。不邪視也。止。不妄言也。靜。不噦咳也。直。不傾顧也。肅。似不息也。張氏曰。德。言得所上而定也。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亦通。莊。矜持之貌。坐如尸。坐容當如尸之端莊也。○黃叔陽曰。此十者。言君子一身之容。皆主敬之目也。行禮平居皆當如是。

○燕居告溫溫。

張氏曰。告。謂教示人也。溫溫。所謂申申夭夭。匪懈伊教者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見並音現

容貌。見於一身。顏色。獨見於面。皆當盡其如在之誠也。此祭祀之容。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纍音縲。顛音田。後同。瞿音句。○纍纍。無所歸貌。纍舉之也。其色憂思而不舒。其視驚遽而微眡。其聲綿綿而低微。皆纍纍之目也。此居喪之容。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詻音額。○暨暨。果毅之貌。亦桀塨也。言則教令嚴飭。色則嚴厲莊肅。視則瑩徹明審。皆暨暨之目也。此軍旅之容。

塞音色　別音鼈

立容辨。句 卑毋讇。句 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句 揚休。玉色。

辨如字。毋音無。讇與諂同。○陳本分六節。今併之。顛讀如塡塞之塡。揚讀曰陽。休讀曰煦。○張氏曰。辨。卑毋讇。謂別於其下而無諂隨也。必中。頭容直也。山立

如山之巖然不搖動也。時行，當行而行也。盛氣，人當養盛其氣也。氣既充實於內，則鼻息之出，若陽氣之聚物，其來無窮矣。玉色，溫潤而栗也。方氏曰：既曰立容，又曰山立；既曰色容，又曰玉色者，蓋容，止言容而已。山玉，則容之形狀也。此言一身之容。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天子自稱於諸侯曰予一人，至尊無對，大一統也。二伯分主畿外之諸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力臣，言股肱之臣宣力四方也。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守去聲。屏音丙。○陳本亦分兩節，今併之。某土，猶云東土、西土之類。○諸侯稱於天子，在五服之內者，曰某土之守臣，言莫非王土，特為守之而已。其在五服之外者，曰某屏之臣，捍外蔽內藩屏之義也。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適讀曰嫡。○陳本分三節，今併之。○諸侯自稱於敵以下曰寡人，寡德之人，謙辭也。小國之君自稱曰孤，特立無德，亦謙也。擯者亦曰孤，從其謙也。上大夫自稱曰下臣，下等之臣，謙也。擯者曰寡君之老，係老於君，尊也。下大夫自稱其名，降於上大夫也。擯者曰寡大夫，稱寡，謙也；稱爵，尊也。諸侯之世子亦自名，謙也。擯者曰寡君之適，別於庶也。其餘公子自稱曰臣，見遠為君也。又稱曰孽，見不適也。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傳去聲。○士為家臣，自稱於所臣事之大夫，曰傳遽之臣。士賤，給其主之役使，猶驛傳之車馬供急遽之使令也。自稱於外大夫曰外私，大夫之家臣稱私人。言外，別於己所臣事者也。

大夫私事使。句 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使去聲。○陳本分三節，今併之。私事亦君事，但非正聘，故曰私事。彼賓為擯隨行之人，當謂之介，而曰擯者，在賓館則使者為主人，故亦可稱擯也。公士，公家之士也。賓讀曰擯。○大夫以君之私事而出使，以己之家臣而為擯，非正聘也，故擯辭皆降而稱己名，上下大夫皆然，輕私事也。擯辭稱名，則其名可知。若行正聘，而以公士為擯，則擯辭稱下大夫之小聘者曰寡大夫，稱上大夫之大聘者曰寡君之老，重公事也。擯辭如此，則下大夫自

名，上大夫曰下臣，亦可知矣。然所謂公士擯者，蓋大夫以正聘往鄰國，君必與之公士以為擯，禮也。非若私事之以私人擯也。又申上意。○此章言正名之禮。范仲和曰：有自稱之辭，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之辭，有擯贊傳人之辭，有於其國之辭，有於外之辭，稱謂之間各有深意，此所以名正而事成也。

禮記卷之十三

禮記卷之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朝音潮　爲去聲　相去聲　斷音鍛

明堂位第十四　明堂自古有之。位者，朝事之位也。此篇爲美周公而作。言其生則踐天子之位，建不世之功；沒則用天子之禮樂，備歷代之制。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相踐阼，非嘗自踐作也。魯之郊禘，雖誠有之，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此皆謬誤同多，而此篇尤甚。讀者當斷以大義而削之，不特爲疑經也。然其言九服之位，卻不可廢，留以施於天子，可也。

凡二章

相去聲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依與扆同。○斧依，說見曲禮下篇。○謂成王朝諸侯，周公相，可也。謂周公朝諸侯，爲天子，非也。此記者之妄，而鄭氏曲徇其意以註之，得罪於名教大矣。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重平聲　見音現　爲去聲

塞音賽。○陳本分四節，今併之。張氏曰：九采至東上十二字，當在諸男至東上十字之下。南面三階，中階在東西兩階之中。諸伯以下言國而不言位，蒙上諸侯之位也。門，即應門也。明堂無重門，但有應門耳。門東門西，門內之東西也。九采，九州之牧也。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謂之采。一說，采，事也。言各掌其州之事也。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即蠻服夷服鎮服，總謂之要服。各從其方之門之外，在西。東門之外，在南。南門之外，在西。西門之外，在北。北門之外，在西。其上皆以右爲會。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爲南而疑於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是也。四塞，要服外之夷狄，即蕃服也。世告至，即世一見也。或新天子即位，或其國君易世，皆是。此則謂新天子也。不言何在，疑亦在其方之門外，而又次於四夷也。○此皆爲成王新即位而來朝也。謂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則可，謂周公明堂之位則不可。諸侯至四塞之君，或在阼，或在西，或在門內，或在門外，皆所以明尊卑也。○

相去聲　辟音璧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相去聲。治平聲。○鬼，國名，疑即鬼方，荊楚之國。其地好鬼，故名。史記作九，聲相近而誤也。○脯鬼侯，殺之以爲脯也。頒與班同。致，還也。紂殺人以爲薦，荒無道之極也，故伐之。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篇終又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

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辭其所謂復乃復命非復政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受命惟七年者史臣敘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非言周公踐位七年也故謂周公相二王制禮樂須臾畧則可謂踐位致政則不可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乘音盛○王功曰勳事功曰勞曲阜地名地方七百里此漢儒誇辭不可信也周禮雖云諸公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止言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果如其說是

半天子之畿矣何止有車千乘邪華車兵車也魯公謂伯禽周公上公故稱公魯侯爵而伯禽稱公亦記者之誇辭也○程子曰王介甫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王氏曰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許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路史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是魯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之說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載讀曰戴韣音獨有讀曰又○陳本連上節今析之孟春周正子月也大路殷祭天所乘之木路也弧所以開張旌旗之幅者其形如弓以竹為之韣則弧之衣也旒屬於旂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為章卽天子所建之太常也○此言魯郊如天子之制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夏周正巳月魯禘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篹音纂琖古盞字散去聲梡音款嶡音蹶○陳本首句連上節又分黃目上下為兩節今正之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犧尊象象尊周王所用之尊也刻山者曰山尊刻雲雷者

曰罍尊皆夏后氏之尊也鬱尊盛鬱鬯酒之尊也黃目黃彝也灌酌鬱鬯以獻尸也玉瓚大圭以玉飾瓚而以大圭為瓚柄周器也薦祭時所薦菹醢之器也玉豆以玉飾豆也篹籩屬雕飾其柄故曰雕篹殷豆也爵行酒之器琖夏爵名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也加加爵也夫人亞獻於尸夫人獻後賓乃獻皆所謂加也散角皆周爵名以璧飾其口故皆曰璧夫人獻尸以角賓獻尸以散先言散後言角便文也梡虞俎名四足如按嶡夏俎名形如梡而加橫距於足中央○此言禘祭之牲器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昧音妹任

瞽音古見音現 覆敷救反 揄讀曰屈 斂去聲下同蜡音乍省音醒朝音潮 否方有反

平聲○陳可大曰升歌升樂工於廟之堂上而以琴瑟歌詩也清廟周頌文王之詩下堂下也管匏竹也象象武武王之詩也謂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也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衮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弁見裼衣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蓋五冕皆周制故用以舞周樂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也昧任皆樂名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廣魯於天下言周公勳業之盛廣及四夷故廣大其國之樂以示天下也○此言禘祭之樂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副首飾也副之言覆以其覆被于首而爲名也褘褘衣本王后之服亦以尊周公故得服之也其他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房夫廟之東有室也贊助也命婦有二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揚舉也廢不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謂敬服周公之德宜饗此也○此禘祭之冕服儀節也此以上言魯禘如天子之制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礿音藥省音醒蜡音乍○省省斂也舊讀爲禰者非○此言時祭大蜡如天子之禮也不言春祠者魯在東方或當朝于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此略之非謂常歲廢春祠也省斂則知八蜡之通否故遂因之而大蜡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魯無明堂有太廟則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皐諸侯三門路庫雉而魯庫門

下復之複讀又反 好去聲 杠音江 閒去聲

之制如天子之皐門雉門之制如天子之應門不大相遠也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朝音潮○此言施政如天子之制也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動衆聽魯亦如之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棁音拙復與複同音福重平聲檐與簷同鄉讀曰嚮○案本分五節今併之山節藻棁說見禮器復廟重屋也重檐下復有板檐免風雨之壞壁也刮摩也刮楹以漆石摩柱使之滑澤也達通也鄉牖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相對故云達鄉坫築土爲之在兩楹之間兩君好會獻酬飲畢則反爵于其上坫在南故亦於廟言之出尊者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也今尊在坫之南迴向外故謂之出也崇高也康安也圭圭爵禮器之重者不可不謹故爲高坫以康之使無危墜之失也舊讀爲亢者非疏屏者刻鏤於屏使之文理疏通也○此言廟飾如天子之制也馬氏曰天子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略爾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陳本分三節今併之鸞車有鸞和之車也鉤車前曲輿之車也殷曰大路輿前闊曲也故名鉤車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交龍爲旂綏作緌注旄牛尾於杠首而垂之者也虞當言綏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大白大赤皆旂名謂白色赤色之旂也此四者皆旌旗之屬也白黑相間謂之駱此馬白身而黑鬣也蕃赤

畫竝古畫字　蕢音運　凷與塊同　柷音祝　敔音語

色。此言車旗駕馬得兼前代如天子之制也。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著勺，並音灼。○陳本分六節。今併之。騂，赤色。剛，壯也。周言剛，則夏殷亦剛也。泰，瓦尊也。著者，無足而底著於地也。畫禾稼者曰斝。灌尊，卽鬱尊也。彝讀曰夷，法也。以其為餘尊之法，故稱彝。雞彝，刻畫雞形於其上也。勺，注酒器也。其柄頭刻龍形者曰龍勺，刻鏤疏通者曰疏勺。刻鳧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者曰蒲勺。○此言牲與酒

器，得兼前代，如天子之制也。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蕢讀曰塊。桴音浮。拊音撫。搏音博。○陳本分兩節。今併之。以土為鼓，未有鞄革之聲也。以凷為桴，未有斲木之利也。以葦為籥，未有截竹之聲也。伊耆氏，見郊特牲。蓋古者始制樂之官也。拊搏以韋為之，充之以穅，形如小鼓。揩與戛同。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大琴，離也。大瑟，灑也。此言樂器得兼前代，如天子之制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魯公，伯禽也。武公名敖，獻公子，伯禽之八世孫也。其室世世不毀，故曰世室。○此言世室如天子之制也。周祖文王為文世室，而魯以伯禽比之，宗武王為武世室，而魯以武公比之，皆不毀之廟

辟音壁　畫古畫字下兩節並同　盛音成

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米廩，藏粢盛米之廩也。序以習射，有先後之次，故謂之序。瞽宗，瞽矇之所宗，主樂教也。頖，半也。諸侯曰頖宮，半辟雍之制也。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與此不同。言魯立四代之學如天子也。○此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父音甫。○崇、貫、封父、越，皆國名。璜音黃。飾之器，大璜，玉也。棘，戟也。○此言魯所有之寶器、戎器，與天子同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縣與懸通。簨音筍。虡音距。

翣音箑。○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足，謂四足。楹，貫之以柱也。縣，懸於簨虡也。垂，虞工官之名。和鐘，金以示和，即郊特牲所謂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叔，即無句氏，初作磬者。離磬，以立辨。辨者，辯之音也。女媧氏作笙簧者。笙中之金葉也。橫曰簨，植曰虡，以龍形飾之，故曰龍簨虡。崇牙，刻木為之，施於簨上，以挂鐘磬，其崇如牙也。璧翣，簨上畫繒為翣，載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簨角也。○此魯所有懸樂之古器也。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敦音對。梡音款。嶡音蹶。椇音矩。楬音竭。○陳本分三節。今併之。璉、瑚、簋，皆盛黍稷之器也。梡，嶡足前俱者，足間橫木為

曲橈之形，如椇枳之枝也。房，足趺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也。橈，不飾也。㮣，讀曰獻，畫牛形也。○此皆所有在祭器也。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音弗。○韍者，祭服之蔽膝，即韠也。虞氏質，但畫兩已相背之形，故謂之韍。夏則畫之以山，殷則易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為文章。○此言蔽膝，得用四章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湅木分兩，今俗之。方氏曰，明水求於月，淡而無味。醴則漸致其味，酒則味之成者。○此言牲醴之所重，亦兼前代也。月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是周不尚酒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言設官兼四代也。輔氏曰，曾百里之國，決不能備四代之官。此皆誇辭也。以此例上，其妄可知。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綢音叨。○綏，送葬飛車所建旌旗之綏也。綢練，盛旌旗之竿以素錦也。崇牙璧翣見上。○但上施於懸樂之器，此施於旌及棺，凡有不同耳。○此言喪葬之飾得兼四代也。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總結上文。○朱氏曰，羽父弒隱公，慶父弒子般及閔公，明君臣有相弒矣。夏父躋僖公，禮之變也。三家歌雍詩，季氏舞八佾，樂之變也。僖公欲焚巫尪，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逮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也。先儒以為誣信矣。

禮記卷之十四

禮記卷之十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喪服小記第十五 吳氏曰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未備此篇所記詳於喪服又以補正經後記之所未備也以其事瑣碎故稱小記朱子曰儀禮喪服子夏作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凡七十五章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為去 斬音問下章並同○斬衰為父也為母齊衰為母不言齊衰不言斬互見也斬衰括髮也以麻為髻也以麻為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髻也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笄纚徒跣扱深衣前衽於帶將小斂乃去笄纚著素冠視斂斂訖去素冠而以麻括髮也免而以布者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蓋父喪小斂後拜賓竟即堂下位猶括髮而踊若母喪則其時不復括髮而布免以踊也○黃叔陽曰此言為父母服同而有異也為父為母括髮皆以麻恩同故也為母則小斂後免而以布殺於父也家無二尊故也○按括髮謂適子若衆子為父則免○齊衰惡笄以終喪 惡笄以榛木為之長尺所以卷髮者○婦為舅姑妾為女君皆齊衰杖期妾為君之長子齊衰三年惡笄有首中間更無變易至服竟則一并除之也若女子適人為其父母始雖惡笄至卒哭則折吉笄首而易之不終喪也○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

則免為婦人則髽 冠如字髽音撾○髽露紒也去纚而紒曰髽髽有二斬衰則麻髽齊衰則布髽○此言男女喪服首飾之別也吉時男子首有冠婦人首有笄其制已不同矣故居喪則男子免婦人髽其制亦不同也若其義則不過以此分別男女而已○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苴音疽○苴惡貌以不脩治故惡削猶斷也謂斷削之使上圓下方也○此儀禮喪服傳文斬衰惡杖而以竹為之取其圓以象天父猶天也又取其歷四時而不改猶終身之痛也齊衰之杖削其本為方而以桐木為之取其方以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同於喪父也諸說煩而鑿今以二義為正○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此言適孫承重之服 適孫喪父而為後者為祖父母皆當有三年之服然必祖父卒而后可為祖母服三年若祖父在則為祖母降期不敢同於祖父亦若父在而子為母期也若庶孫則祖父母皆期○為父母長子稽顙 句 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為並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此言居喪稽顙之禮凡有喪而賓客來弔主人拜之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服輕者先拜而後稽顙故子為父母及父母為長子皆先稽顙此以父母至尊長子正體禮當從重而不論賓客之尊卑也若大夫臨弔於士則士雖緦服至輕必先稽顙此以賓客尊禮當敬尊而不論服之輕也言雖緦則緦以上期以下可知矣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皆先稽顙其餘若父母亦不先稽顙蓋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主謂喪主

爲與並去聲　去聲　首實如字餘並去聲　上以六反　長丁丈反　理其下節並同

異姓。同宗之婦也。婦必異姓。○此言立喪主之義。爲無主後者言也。男主使同姓。雖壻不得與。女主使異姓。雖姊妹及女不得與。各從其親也。○爲父後者爲出毋無服。下爲去聲。○爲父後。父已沒也。出母。母犯七出爲父所遣者也。○此言不喪出母之禮。適子已喪父者。不爲出母服。義見後章。蓋尊祖敬宗。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也。若父在。及介子爲出母期。○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殺並色介反○黃叔陽曰。此言五服隆殺之義。親親之禮。上父下子。而已居其中。三也。然父之上有祖。子之下有孫。是以三爲五也。祖之上有曾高二祖。孫之下有曾玄二孫。是以五爲九也。此五服之屬也。故制服之法。由父以上而漸殺之。則父斬衰三年。祖齊衰期。曾祖高祖皆齊衰三月也。由子以下而漸殺之。則長子三年。庶子適孫期。庶孫大功。曾孫玄孫皆緦麻也。由親兄弟而旁殺之。則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同高祖緦麻也。如此則尊祖父於上。慈子孫於下。友兄弟於旁。而本宗之親盡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此章之首。疑脫禮不王不禘五字。蓋錯出於後也。當依王氏正之。始祖所自出無廟。但禘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又立高曾祖禰四親廟。與始祖而五也。按天子七廟。并二世室而九。豈有止立五廟之理。方氏以爲此據月祭之廟言之。理或然也。若適子有廢疾不可立。或已早世無子。而庶子立爲王者。其禮制亦然。蓋禮。庶子不祭。今既爲王。則亦得祭如適子。所重在王。不在適庶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

別於之別彼列反下並同　正適之適丁歷反下同　長丁丈反下同　附此不復出

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陳可大曰。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者。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凡此別子。於其後世自爲始祖。別子之適長子孫。世世繼別子之後。爲其族人所宗。此百世不遷之宗也。若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同父兄弟宗之。此謂繼禰者爲小宗也。小宗凡四。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是也。族人一身而事四宗。此獨云繼禰者。據初而言。初皆繼禰爲始也。自高祖至玄孫之子。凡五世。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而爲宗。必遷易。使各宗其近者。故有五世而遷之宗。謂其繼高祖者

從去聲下同復扶又反　長[illegible]之　爲去聲　易音亦

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若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宗未嘗易也。宗者。先祖之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又以見敬宗者之爲尊祖禰也。蓋敬繼別之大宗。所以尊祖。敬繼禰之小宗。所以尊禰也。陳氏曰。宗法爲諸侯之世子設。恐其後流派浸多。姓氏紛錯。易至淆亂。故於源頭處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此之謂尊祖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爲從並去聲○陳舊分四節今併之

長亦丁丈反

○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宗之意庶子非嫡祖之宗不得祭祖明繼祖之宗有所在也言禰則自祖而上可推矣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繼祖繼禰之宗則長子必非正統故輕之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有子皆謂庶子之下也庶子不得祭此二者蓋以二者皆當祔食於其祖廟之中其祖即庶子之禰也庶子不得立禰廟但祭於繼禰小宗之家已既不祭禰則不得祭此二者矣故下言不祭禰明繼禰之宗有所在也恩意如此亦自可通似不必爲舊說所拘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別音鼈○此言服制所寓之義關人道之大也有親親者有尊尊者有長長者有別男女者服制之中兼此數義人道之大盡於此矣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

傳去聲　爲并去聲　[illegible]

雖沒也服

已音以○孔氏曰從服謂徒從也大傳服術有六其一徒從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者其服有四一曰妾爲女君之黨二曰子爲母之君母謂外祖適母也三曰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曰臣爲君之黨四徒之中唯第一徒雖亡猶服自第二徒以下皆所從亡則已亡沒也已止也其一屬從屬者親屬也其服有三一曰子爲母黨二曰妻爲夫黨三曰夫爲妻黨○黃叔陽曰此明從服之制徒從者義也義有時而絕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猶服焉徒從不若屬從之重也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爲去聲○

陳可大曰姪娣從女君而嫁者曰妾其來也與女君同入則服女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君犯七出而出則此姪娣亦從之而出故女君之子死女君猶自爲服期而姪娣則不爲

[illegible]　壓下同　[illegible]

服義絕故也

禮不王不禘

王氏曰此句當在前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上錯亂在此陳可大曰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故云不王不禘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爲去聲○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將爲妻之父母緦唯天子諸侯尊故降其妻之父母無服若世子儲副韜潛未有君道不敢擬於尊者則猶爲妻之父母緦而不降也夫爲妻齊衰杖期唯大夫之適子以父在故稍降其妻之服期而不杖若世子亦以父爲主情不得伸不敢異於卑者故亦爲妻期而不杖也應氏曰服不降者非厚於外黨也自屈於卑而致其謙焉耳服不杖者非薄於伉儷也壓於所尊而避其私焉耳凡以君父在而不敢失臣子之禮也陳氏接子服以比妻服失之矣

○父爲士子爲天

殺色介反　乘去聲　乘[illegible]音　盛　鮮上聲

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陳本分兩節今併之○陳可大曰祭用生者之禮盡子道也各隨其尊卑至於尸服則或從死者或從生者皆用其卑何也蓋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爲士者其禮伸故尸服死者之服爲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爲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爲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應氏曰古之爲天子者皆積累世德而致之未有一旦崛起而在尊位者也其失天下者必有大惡自絕於天人之心否則未有不損前哲以免也故德必若舜禹而後能自匹夫驟與於萬乘必若桀紂而後忽自萬乘驟降於匹夫者諸侯與上之進退升黜雖或有之而亦已鮮矣周秦以降然後興替不常貴賤殊絕此論其

追王之王去聲

所祭所服固亦當時所施無而僅有者然先王制禮所以該括古今之變而方來之人情事物不能違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張氏曰上云尸從死者之服下云尸從生者之服自不相合皆漢儒傳誤之言不宜盡信若然則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是爲背禮何得謂之達孝乎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爲去聲期音基下章並同○陳氏曰本分三節今併之當喪當舅姑之喪也父母謂婦之父母練謂期而小祥之練服也○出言出婦內外異服之制婦當舅姑之喪而爲夫所出則即除其服恩義絕故也若被出時有父母之喪未期則服三年之服爲既與夫族絕故其情復隆於父母如在室時也既期則止而不服爲已服既除不可更爲之服也若被出而夫命之反未練則期同於出嫁之服也既練則遂其三年不可中道而除也凡此所謂以仁起禮也黃叔陽曰此記者因儀禮有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之文而推極其禮如此要之出妻重事豈有當喪而出反內無喪去及已出復反如兒戲者乎況三不去有與更三年喪一條今雖未終恐亦不可出也

衣去聲

要平聲　復扶又反　更平聲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再期斬衰也期齊衰也九月七月大功也儀禮大功章有中殤七月之文五月小功也三月緦麻也祭謂小祥之祭除喪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而易練服也○以實歷之月言之則再期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以歲時之氣言之則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也期以上以年計功緦以時計服之隆殺有此五等凡取義於人情天道而已故三年之喪一期而行小祥之祭者乃孝子因時而伸其思親之禮再期而除絰帶之服者乃生者隨時而致其漸殺之道體存乎人道順乎天又言祭與練禪同時並衰然祭以長其無窮之思非爲練而設也特以天道既變不得不爲之節爾舉一期則再期可知已舉三年則其餘可知已

殺所介反　爲之之爲如字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再祭謂練與祥也練者小祥祥者大祥除喪有二一謂除絰一謂除衰也此言後期而葬之禮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更練祥時月以抵在殯不可除服故不舉祭又是葬畢必舉練祥二祭也然此二

衰與縗同　治更並平聲

祭仍作兩次舉行不可同在一時祭以兩月則除喪亦以兩月如此月練祭除絰帶後月祥祭除衰服也既不以過時而廢禮又不以一舉而殺哀禮之盡情之至也○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爲去聲下章同○此言爲人主喪親疏之義死而無父母親兄弟則從父兄弟服大功者當主其喪已雖主喪而死者卽有妻若子爲服三年之服特妻不可爲主子幼不能爲主者則必爲舉練祥二祭以有服三年之服者在也無則不祭矣若死而無功緦之親則朋友當主其喪但於葬畢爲之虞祭祔祭而已蓋責人必以其所故同姓則要以三年而終喪朋友則期以三月而俟葬親疏之義也○應氏曰此皆爲死者無主後而慮生者不能久其事故以親疏爲節爾若盡送往撫孤之義則雖過於厚無

從才用反　爲之之爲去聲　下爲字並同　要平聲

要與腰通下並同 殺色介反

之正統也○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男服重首而輕要女服重要而輕首重者有除無變故小祥除喪則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先除重者哀宜漸殺也其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者則男子易要經婦人易首經但易輕者服宜從重也若斬衰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但服其服以哭之而反初服○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辟讀曰闢開也○廟門殯宮之門也哭謂晝夜哭無時也次倚廬也在中門之外○鬼神尚幽闇故唯朝夕哭及賓來弔時暫開廟門其餘無時之哭皆於喪次不入廟門也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復招魂以復魄也書銘書死者姓名也

於明旌也○殷以上其禮質故復與書銘皆稱名雖天子亦然婦人書銘稱姓及伯仲之次是時六世之外相與爲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則但稱其分派之氏而已至周則不然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同謂輕重同也○斬衰既虞則變麻經爲葛經其制與齊衰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齊衰既虞亦變牡麻經爲葛經其制與大功初死之麻經大小同而前章所謂要經五分而去一也故居重喪而遭輕喪者要服齊衰之麻經首服斬衰之葛經要服大功之麻經首服齊衰之葛經皆兼服之即前所謂易服者易輕者也然此謂男子耳婦人無葛經上下皆麻但殺其制而已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報皆讀曰赴急疾之義也○此言葬虞之變禮

要並與腰通 殺色介反

後去聲

士三月而葬即葬而虞既虞卒哭禮也然或有家貧若他故不得待三月而疾葬者則亦疾虞蓋虞以安神必在葬日不可後也若卒哭之祭必俟三月而后行之哀痛不忍也禮雖有變哀則同也

○父母之喪偕句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黄叔陽曰此言親喪同時之禮並有父母之喪其恩同則宜其禮同然必先葬母而後葬父以葬先輕而後重尊無二上也葬母即虞祔常禮也然先葬者不虞祔必待葬父即虞祔而後爲母虞祔以祭先重而後輕母厭於父也葬父以斬衰葬母以齊衰亦常禮也然非母之時亦服斬衰以服當從重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其孫大夫之孫庶子之子也○父爲衆子齊衰不杖期唯大夫爲庶子降服大功尊可降卑也凡父

爲並去聲下節同 厭壓通

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唯大夫庶子之子爲父服三年卑不可降尊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士死無主後者大夫雖親屬不主其喪尊故也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爲去聲○儀禮慈母如母齊衰三年記者恐人疑此文而並服其黨故明言之以其非配父之餘故但當貴父之命不可同與之恩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下爲去聲○舅姑指夫所自生者而言○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不杖期妻從夫降一等則服大功蓋恩降於所後自不得不後於所生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以少牢易特牲不敢以卑牲祭尊也然此謂祖及高祖兄弟皆無爲士者焉若有士可祔則賤不祔貴禮也故雜記云士不祔於大夫後章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

殺色介反 亡讀曰無

爲去聲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黃叔陽曰儀禮同居繼父齊衰不杖期異居繼父齊衰三月此則解同居異居之義也言儀禮有繼父不同居之文是謂先嘗同居而後異居者也以同居言其事有三子隨母嫁幼而無大功之親是子無主後一也母所改嫁之夫亦無大功之親是亦無主後二也於是繼父以其貨財爲此子築宮廟歲時使之祭其祖禰三也兼此三者其恩極深有父之道故謂之同居繼父當服齊衰期以報之也以異居言或繼父有大功之親或其後自有子皆所謂有主後也則於此子恩必不隆故雖同居亦謂之異居繼父但服齊衰三月而已若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是謂路人○哭朋友者於無服舊說異居有三者非

間去聲

門外之右南面此言哭友之位卽檀弓所言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也南面爲主以待弔賓也變於有親者也○祔葬者不筮宅陳可大曰宅謂塋壙也前人之葬已筮而吉故祔葬則不必再筮也○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亡讀曰無○諸祖父謂祖父之兄弟也諸祖姑祖父兄弟之妻也中猶間也張氏曰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指上三者舊說專指妾言者非○公孫之爲士爲大夫者不得祔於祖父之爲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尊尊也旣不得祔於諸侯則當祔於諸祖父之爲士爲大夫者尊卑同故也夫旣祔於諸祖父則其妻當祔於諸

不爲之爲去聲　分扶問反

祖姑妻從夫也妾旣祔於諸祖姑則其妾宜祔於妾祖姑降於妻也若士無諸祖父之爲士者其妻亦無士之諸祖姑大夫無諸祖父之爲大夫者其妻亦無大夫之諸祖姑妾無妾祖姑可祔則間曾祖一位而上祔於高祖昭穆同故也凡祔必以昭穆孫可以祔祖子不可以祔父欲使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必間曾祖而祔也按後章言妾母不世祭則必無祔廟之禮且大夫以上已不爲庶母服矣況祔廟乎故妾祔一句當爲疑繆不必謂爲壇以祔之如孔氏附會之說也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張氏曰諸侯不得祔於天子猶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親雖祖孫而分皆君臣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不敢卑其祖也皆所以尊尊也○此章記貴賤之祔禮○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介　爲去聲

爲去聲下章同○此亦所謂徒從者也母之適母非母所自出故殺於母之母也○宗子母在爲妻禫此宗子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宗子尊則其妻亦尊故唯父在不杖不禫若父已沒母雖存亦得爲之禫重宗婦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爲竝如字○庶母父妾也庶祖母祖妾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爲子母是謂爲慈母後者也下二句推廣上句言所謂慈母非必妾之無子者雖先嘗有子而後子死者亦可爲之後故爲庶母後亦可爲祖庶母後亦可蓋凡妾之有子者稱庶母祖庶母其無子者則稱父妾祖妾而已但爲庶母後卽後此母爲祖庶母後則後其子之受室者此爲不同耳○爲父母妻長子禫爲去聲○言當禫之喪者

殺色介反適讀曰嫡　去聲　下三爲並去聲卷上聲　衰亦與縗同分竝扶問反爲之之爲去聲

此四者然子爲父毋父毋爲長子皆三年而禫父在爲毋父毋不在爲妻皆期而禫又妻爲夫亦禫慈毋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畧耳

〇慈毋與妾毋不世祭也子祭而孫不祭殺於適也

〇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冠去聲〇後謂喪主非後嗣也〇旣冠旣笄則雖未昏嫁亦成人矣故兄弟之爲其主後者以齊衰不杖期之服服之不服殤服也若殤者本服則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此從鄭註古者小宗不立後未昏無父道陳氏之說非也

〇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喪久不葬爲有故也主喪者子於父毋妻於夫孫於祖父毋臣於君不得除衰絰恩重哀深也其餘

自期以下至緦之旁親則但以主人未葬不得變爲當服麻以足其服之月數而除不必如主人葬畢而後除也恩輕哀殺也然猶藏其服以俟送葬

〇箭笄終喪三年箭笄以箭竹爲之長尺〇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皆斬衰而箭笄卷髮以終三年此婦人之重服也惡笄次之

〇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陳本連上爲一節今析之繩屨以麻繩爲屨也〇言齊衰三月與大功九月其日月之久近衰布之疏密固不同矣然三月者分尊而恩爲輕九月者分卑而恩猶重是以先王爲之所淺深之宜而制爲絰屨則同也不同者以義制也其同者以恩制也

〇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

爲去聲　厭與壓通

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去上聲〇練小祥也日謂祥祭之日尸亦謂祥祭之尸濯濯祭器也要絰葛絰及杖繩屨小祥之服也此時已去首絰故獨言要絰不及衰冠者蓋亦用小祥之衰冠也有司謂執事者告具告白三事皆辨具也去杖爲將臨事也賓筮日筮尸之賓也視濯無賓大祥不言筮日視濯與小祥同可知〇黃叔陽曰此言二祥之禮臨事而祿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先杖而筮者敬也旣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

〇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毋不禫爲去聲下同〇妾子厭於父不敢爲其毋禫然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爾若異宮則禫

〇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

聲之入字見亦讀月適後凡言適婦者厭此不復出

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陳本分三節今倂之〇適子主父毋之喪故以杖即阼階之哭位庶子不爲主則至中門外失之所以避適也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即位不主庶子則庶孫可無避矣舅主適婦喪故適子爲妻不得杖不主庶婦則庶子爲妻可無過矣喪不可以無主故也〇陸氏曰凡言可者皆緣情姑許之辭雖不以杖即位亦可

〇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異國而適遇其卿大夫之喪則以主君之故而弔之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爲主而阼賓以其位之相敵也子不敢當主但於中庭北面哭不拜

〇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衰與

治平聲 易音亦　稱去聲　養去聲

檖同後凡言錫衰者倣此不復出免音問○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凡免之節有二大功以上爲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而止小功以下爲輕服自始死至殯而止又自啓殯復免至卒哭而止是皆以葬爲節也未喪服謂未成服也○皮弁錫衰諸侯之弔服也言必者凡弔皆然無分於內外也其弔絰主人雖已葬必免而拜之變禮以尊君也其弔速主人未成服則君亦不錫衰未純乎凶欲其稱也○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養並去聲否方有反○人有疾無近親可依而已往養之者卽有喪服必釋去之惡其凶也若有疾者死既無主後則此有親而來養者當不反前服而遂主其喪以前既釋服而養今不可反前服而

不服其服也若養者無親別有有喪服非養而親者來主其喪則不易已前喪之服以前既不釋服而養今不可釋服而爲主也然此亦謂族屬疏遠之人爾若近親服重則不可不易也又中養有疾者不喪服之義以爲必其人在父兄之列則釋服而養之若是子弟則不必釋也○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鄭氏曰女君適祖姑也○又言妾祔之禮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當祔於高祖之妾前章所言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也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而祔於適祖姑也孔氏曰妾與女君牲牢無文當下一等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也愚謂妾無祔禮說見前章況祔女君乎○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凡適婦庶婦之

適音嫡下並同　下去聲

喪皆然虞與卒哭在寢祭婦也夫在則夫爲主夫亡則子爲主祔於祖廟祭舅之母也則舅爲主尊卑異故所主不同○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攝謂攝爲喪主也○此謂大夫死無主後者前章言大夫不可之喪此章言士亦不可主大夫之喪士卑故也唯宗子尊雖爲士亦可攝大夫○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免音問○弁後兄弟自遠來奔則不免親屬尚質也若已除喪則非時亦免○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省並音眚○器從葬之明器也省減殺也○此言陳器之道有二賓客所贈以多爲榮故多陳之而禮有定數不可盡納於壙主人所具以禮爲制故省陳之而盡

不可闕則當盡納於壙二者皆合於禮故以可言言爲禮之所與也○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宮故殯宮也○此言奔喪之禮皆謂既葬而至者也兄弟親情急於禮故先之墓而後之家所知疏禮勝於情故先哭於宮而後之墓○父不爲衆子次於外爲去聲○次喪次也父居適長子之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則否降於適也○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禮爲兄弟齊衰不杖期唯與諸侯爲兄弟者斬衰三年以其爲君不可以他兄弟之輕服服之也若皆諸侯則依常服言兄弟則諸父可知註疏異國本國之說非○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澡音早詘與屈

適並音嫡　爲去聲　省去聲

既而不免及葬仍服其服以送之吉者否虞者則免以服未除也如不然虞而則之以則既滿也

去上聲著冠之著竹略反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比音畀○葬地在四郊之外葬竟而反主人以下皆冠道路不可無飾也及至郊乃去冠著免而反哭于廟禮不可廢也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殺色介反斂亦去聲

散上聲○既葬而本國之君來弔則雖不當免時而主人必免尊君也然糾其要絰不使散垂殺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凡帶未斂而垂既斂則絞既啓而又垂葬畢而又絞雖其國之君來弔主人亦免敬之同於己君也凡免主人既免則大功以上之親皆從主人而免致親親之情也○此章記免禮之節○除殤之喪者，其祭也

殺亦色介反下章並同稱去聲

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玄，玄冠玄端服也玄端黃裳不用朝服純吉之素裳又上士吉服之玄裳也朝服縞表素裳也○此言除喪降殺之服殤與虞卒哭練之變服其除服而祭用玄冠玄端以成人禫之服祭之殺成人也若除成人之喪則大祥之祭身用朝服首服縞冠不忍純吉也儀禮傳曰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免音問○此言奔喪隆殺之禮與奔喪篇大同小異彼詳而此略也奔父喪者至家即以麻括髮於殯宮之堂上袒去上衣降阼階之東而踊

去上聲

著音灼擗辟從二音

踊畢升堂掩襲所袒之衣而著要絰于序東不言弁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若奔母則初至雖括髮及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不括髮而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而加要絰也其升袒降踊襲絰與父同其不括髮與不加有絰而加免與父異殺於父也乃即位于

更平聲

阼階之東而更踊出殯宮門而就廬次則哭止三日之間凡五哭三袒五哭者初至哭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也三袒者初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自即位至此則又父母之所同也然此謂已殯而至者若在未殯之前當與在家禮同不得減殺也○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適讀曰嫡後凡言適婦者倣此不復出下爲去聲○此言姑服適婦之變禮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禮也今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受重則雖適婦不爲舅姑後

矣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言姑則舅可知

禮記卷之十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大傳第十六 傳去聲○鄭氏曰此篇記祖宗人親之大義乃人道之大者故以大傳名篇凡十五章

分扶問反下節同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祭莫大於禘尊莫尊於王雖其分之至尊故得行乎祭之至大者非諸侯以下所得而僭也蓋王者既立太廟以祀其始祖矣猶以為未盡其意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是其報本反始之心上及於無窮所以為祭之至大也○方氏曰禘一也而有數名以其非時之

間去聲

常祀則謂之間祀以其及始祖之所自出則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則謂之大祭以其備事生之有享則謂之肆獻祼皆指此禘也○朱子曰禘意最深長如人與祖考身心未相遼絕固易感格雖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至祭其始祖已闊遠矣今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

易音異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省音醒祫音洽○太祖始封之君也孔氏曰大事大勳勞也敖氏曰省察也干與也高祖四世祖也○諸侯五廟太祖百世不遷其餘二昭二穆每一易世而一遷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不及高祖故諸侯不敢禘但得升四廟及毀廟之主祫於太祖之廟而已大夫士又不敢祫必有大事見察於君乃得與祫四世及其高祖而已○孔氏曰適子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去聲下節與也與祫之與並同

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此謂支庶爲大夫者耳○愚謂干祫必漢儒之言彼見魯祭有禘由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而命之遂起此論不知魯禘非禮則大夫士之干祫豈禮所得爲乎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逡去聲追王之王去聲大音泰後凡言大王者倣此不復出父音甫○郊外曰牧牧外曰野大事謂弔伐之事事即大事也柴所告天地也奠告出師所載之行主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逡詩作駿疾也○此言武王之孝也武王誅紂於牧野順天應人天下之大事也既誅紂而退則有天下而爲王矣於

還音旋

是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設奠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告成功也既告而還周京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於祖廟惟恐後也於是又追王亶父爲大王季歷爲王季西伯昌爲文王所以必追王者蓋以祖考爲諸侯其分雖尊而其號則卑子孫爲王其分雖卑而其號則尊武王豈忍祖考以其卑號而臨之在上哉此追王之禮所以不可已也然此語乃記者之辭非追王之本意也若原其本意則孔氏所謂追王者以王迹所由興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者是也不然上祀先公獨忍其以卑臨尊乎

分並扶問反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治並平聲下章同繆與穆通別音鱉○陳可大曰治理而正之也謂以禮義理正其屬之疏戚恩之

隆殺也。昭穆謂羣昭羣穆也。竭盡也。○此先王治親之禮通乎天下者也。人道不明則百姓不親，故制禮以治之。上有祖禰之尊，則上治之所以尊其尊也。下有子孫之親，則下治之所以親其親也。旁有兄弟，則旁治之，會合之以燕饗之飲食，所以聯其情而不使之渙；次序之以班位之昭穆，所以辨其等而不使之淆。二者皆旁治昆弟之事也。以上三者皆所以分別禮義之當然，戚者隆之，疏者殺之，使無太過不及之差，則上下四旁乃齊方正，而人倫之道竭盡於此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

聽平聲與去聲。紕音皮。繆與謬通。○功，功臣也。存，察也。一得，一切有得也。足而有餘之謂贍。物，事也。紕繆，乖戾也。○此承上章而推言之。聖人聽天下，非不欲事事而治之，人人而安之也。然其所且先者五，而民事不與焉。急先務也。五事以人道為重，故治親為首。卽上章所云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端者也。由親以及功臣，故報功次之。登庸封建皆是也。由己用以及未用，故舉賢次之。欲正君而善俗也。由德以及才，故使能次之。欲飭政而立事也。然此四者或溺於私，則愛而不知其惡，故以存愛終焉。能行五者於天下，而皆得其當，則上無廢政，民各得所，而無不足且贍者矣。如五事之中有一紕繆，則廢政煩興，民不自保，欲其正命而死，得乎。於贍足言皆得，於不得死言一物，蓋數事維之而不足，一事壞之而有餘也。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別並音鼈。下二章並同。○首二句陳本屬上章，今依張氏遷此，其下又分兩節，今併之。人道卽親親以下四事。權，稱錘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典籍也。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初。服色者，衣服所尚之色也。殊，亦別也。徽與麾通，旌旗之屬。徽之號，亦隨所尚而異，如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類也。器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器。衣服，謂制度章采之別也。○王天下者，有因有革，自權以至衣服七者，制度之末，固可得與民變革，以新其耳目，定其心

志。至於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四者，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人而無此，則非人；國而無此，則不國；天地而無此，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豈可得與民變革哉。此聖王治天下所以必自人道始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治際之治平聲。夫屬之屬並音燭。○陳本亦分兩節，今併之。屬，聯也。○此因同姓以明異姓主名之禮，而正稱弟婦之失也。蓋族屬無統，則離散陵犯之事生，故父族與己同姓，則從大宗小宗而以燕飲合聚其族之親屬於宗

從去聲　夫音扶下倣同

子之家。此昭穆所由治也。故他姓之女來嫁已族者，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而稱之。如尊者為母，卑者為婦，是所主者在名也。則以此母婦之名而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則名分明。名分明而後男女有別，無淫亂賊逆之禍矣。故其夫為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其夫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為宜。若弟妻不可謂婦，猶兄妻不可謂母，以叅昭穆也。如謂弟妻為婦，則是兄妻亦可謂母矣，而可乎。言不可也。夫男婦之名行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慎乎。今世俗稱弟妻為嬸，殆未之考耳。〇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殺色介反

殺去聲　別為之別如字　從去聲　世繫之繫與系同　飲食之食如字

單與殫通。繫音計。綴音最。食音似。〇陳本亦分兩節，今併之。四世謂高祖也。庶姓，氏也。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故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為氏。春秋諸國皆然。上謂高祖以上也。戚，親也。單，盡也。綴之以食，即前所謂合族以食也。〇此以周道論同姓不可為昏之禮。同高祖之兄弟，緦麻服盡於此矣。同高祖之父者，袒免，不襲不冠，以變其吉爾，無服也。同高祖之祖者，并袒免亦無，是無親屬之名也。夫五世以後，別為氏族，而列異於上世。四從兄弟各自為宗，而恩盡於族人，疏遠甚矣。今雖周世，亦若殷人之通昏可乎。設問之辭也。記者又自答，言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正姓世繫以聯繫之，不可分別，又連綴於人以飲食之禮，不使殊異，故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為至，而人始異於禽獸者

歟。陳翁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絕。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愚謂今世繫姓綴食之禮既廢，而猶不通昏，周公之功大矣哉。

〇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術猶道也。〇孔氏曰。此言先王制服之道有六，承上章親親尊尊長長而言也。親親者，父母為首，次以妻子伯叔。尊尊者，君為首，次以公卿大夫。及高曾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兄嫂弟妻之屬，即上章所言上名者也。出入者，女子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出為人後者也。長幼者，成人與三殤也。從服，即下文從服有六也。黃叔暘曰。術雖有六，然不過恩義二者流行節制於其間而已。

〇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孔氏曰。此言從術之中別有六種。一曰屬從，其從有三。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也。二曰徒從，其從有五。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從女君而服女君之黨，庶子從君母而服君母之父母，子從母而服母之君母，是也。三曰從有服而無服，其從有二。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本有服，而厭於君母則無服。弟為兄本有服，而於嫂則無服，是也。四曰從無服而有服，其從亦有二。公子厭於君，母於外兄弟無服，而其妻則有服之。於夫之兄弟無服，而於娣姒則服之，是也。五曰從重而輕，其從亦有二。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是也。六曰從輕而重，其從一。公子厭於君母自

種上聲　為去聲下為兄為其為之並同　厭於涉反下倣同　期音基　下文下章適同

差音雌　上斷音段。下斷音短。分扶問反

爲其母練冠。輕矣。而其妻則爲之服期。是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上上聲下去聲後凡言上之下之者倣此不復出。○自猶用也。仁恩也。率循也。親謂禰也。等差也。祖兼高曾祖而言。○此申上章服術親親尊尊之義。仁主恩愛。用仁循親之等而上之至于祖。則親重而祖輕。故祖服僅以期斷。而親喪三年。此之謂親親也。義主斷割。用義循祖之分而下之至于禰。則親輕而祖重。故雖高祖三月。曾祖五月。祖期。而皆進服齊衰。此之謂尊尊也。或輕或重。皆理之宜。故曰其義然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句位也。此言族人不敢親君之義。亦前尊尊之意也。君有燕

飲之禮以親族人。而族人不敢各以其親而親君。限於位也。蓋君之位爲君。族人之位爲臣。君雖行仁以睦族。族人則當守義以尊君。不可以少有干上之心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按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尊指繼祖繼禰之小宗而言也。此言庶子不祭。而不言其所不祭。則皆不得祭也。此兼大宗及四小宗而言也。宗子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是也。明其宗者。明大宗小宗各有在也。小記分而言之。此則總而言之。隨文解義可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陳本連上節。今因上註文多。故析之。前篇言庶子不得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與此正同。○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

爲去聲。下並同　從並去聲

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爲長之爲去聲。○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衍文。此簡重出。然此小記爲詳。○此因上文而明宗法也。陳許翁曰。大宗則一。故雖五世外。猶爲之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也。小宗則有四。繼禰者。兄弟宗之。爲之期年。繼祖者。同堂宗之。爲之九月。繼曾祖者。再從宗之。爲之五月。繼高祖者。三從宗之。爲之三月。至於四從。親屬盡絶。則不爲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毁。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廟以恩立。而五世則遷。以其漸之

遷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所以有易不易之不齊也。凡此皆卿大夫之制。至於公子。則具下文。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適讀曰嫡。○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小宗大宗與上文同。公子謂君之適弟及庶兄弟。即上文別子是也。公子之公。指公子之子。公孫也。如春秋公孫茲。公孫敖之類。○此申上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公子之子未及五世。猶爲小宗。而公子之身。已自別於正體。不敢宗其君。是但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五世後雖爲大宗之祖。而今尚未爲繼禰之子。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無大宗。是謂有無宗。無

夫音扶　并去聲　邪子遮反　更平聲

小宗。是人亦莫之宗。此之謂公子。夫此公子。雖不爲宗。而宗出焉。蓋公子之庶子。有爲士爲大夫者。其適子。亦有爲士爲大夫者。庶者宗適。如公子二世之庶。宗其繼禰之適。三世之庶。宗其繼祖之適。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之適。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之適。而爲小宗。六世之庶。宗其繼別之適。而爲大宗。小宗四。大宗一。幷而爲五。而其變至於無窮。是乃公子之宗道也。舊說蓋宗鄭註而失之。按歸氏曰。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小宗者以之。若如鄭註。則是公子自相宗也。何不實謂之宗。而但曰有宗道邪。且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况曰別子爲祖。則非爲宗明矣。又謂此宗乃一時權宜之稱。與上章絕異。豈先王之制。紛更若是乎。又黃叔陽云。士宗士。大夫宗大夫。若然。則曾子問云。宗子爲士。庶子爲大

夫者。果何謂乎。○**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移去聲。○絕族。謂族之絕者。移讀曰施。旁及之義也。○此釋四從兄弟無服之義。三從兄弟同高祖。猶服緦麻。至四從則族屬既絕。無延及之服矣。所以然者。蓋以服之爲義。以其有親。故各以其屬而爲之服。若族絕則親盡。親盡則情疏。而無屬矣。其不爲服。理當然也。張氏曰。九族之外謂之絕族。無移服。言不相服也。親者屬之也。族絕。即非所屬。故無移服。更詳之。

施音異　從並去聲　爲之爲　服之爲　並去聲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中並去聲。樂音洛。斁音亦。○收不離散也。嚴猶尊也。百姓。即下庶民也。舊說百官族姓者非。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詩周頌清廟之篇。承。尊奉也。不顯。顯也。不承。承也。斁。厭也。斯語辭。○此推先王親親之效也。以仁而言。則尊祖者。始於親親。以義而言。則尊祖者終於親親。是人之道。不過親親而已。唯親則上推親之所自出而尊祖矣。唯尊祖則下推祖之所由繼而敬宗矣。唯敬宗則各收其同宗之人而收族矣。唯收族則報本反始而宗廟之禮嚴矣。既嚴宗廟。則與宗廟相爲存亡者社稷也。可不重乎。既重社稷。則相與守社稷

者。百姓也。可不愛乎。既愛百姓。則刑罰不濫而中。刑罰既中。則民有所措手足而安。民既安。則各樂其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矣。財用既足。則養生送死無憾。而百志遂矣。百志既成。則恒心常存。反朴還淳。而禮俗成矣。由是乎鬭之患息。和平之氣通。其樂可知。自親親至禮俗之刑。不顯不承之謂也。樂無斁於人之謂也。故引詩以明之。

少儀第十七

少去聲。○少。猶小也。非幼少之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稱少儀。而次於大傳之後。亦先小學而後大學之意也。凡五十三章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

見已之見如字，下罕見、亟見並同。數音朔，下同。

夫音扶

殺色介反

重並平聲

見音現

見曰朝夕，瞽曰聞名。見並音現。適讀曰敵。亟音器。○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聞，記者自聞也。君子，有德有位之稱。同如固辭之固，不獨曰願，而曰固願，慮主人不即見已，而假此指請之辭也。將命者，通賓主言語出入之人也。階者，升進之喻。主，主人也。適猶當也。罕，希也。亟，數也。瞽，無目之人也。○此篇以謙道教人，故記者首先自謙，言我嘗聞之於人，如下所云也。君子尊，故始見致辭曰某固願通聞己名於將命之人，不敢經自達於主人也。夫不曰願，而曰固願；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曰主人，而曰將命者：皆委曲以致其謙也。若直斥主人，則為不敬矣。其在敵體者，則始見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雖與見君子同，然不曰聞名，而直曰見，則稽矣。若久不相見，則雖適者亦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如見君子之辭，蓋既疏闊之久，未必肯見也。若數見於君子，則曰某固願朝夕聞名於將

命者。於敵者，則曰某固願朝夕見於將命者。若辭者求見，不問貴賤，皆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以無目不可言見也。孔氏曰：適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疏反曰聞名，何也？蓋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不嫌同也。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陳本亦分兩節，今併之。適，往也。比，方也。司徒，官名。公卿之喪司徒掌其事。又公卿亦有司徒。檀弓所記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與哀成無賓主之禮，故比適有喪者致辭曰某願比於將命者，言欲比方於執事之人也。童子未成人，則其辭云某願聽事於將命者，不敢比於成人，故但言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令也。此上皆謂敵者。若適貴者之喪，則曰某願聽役於司徒，不言將命者，以有司徒掌其事也。○此章記吉凶見人之辭。○君將適他國，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君以朝會之事將適他國，臣若有獻於君，則致辭曰致馬資於有司。蓋君體尊，備物不敢以聞，故但言致資給道路車馬之費於典物之官而已。雖於敵者，亦不直達，曰贈從行之人爾。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賈與價通。○以衣送死者曰襚。賈人識物價貴賤而主君之衣物者也。周禮玉府賈八人，疑即賈人也。進，謂進而將命也。○君有喪而臣致襚，辭曰致廢衣於賈人。稱廢衣者，不敢必君用之以斂，將廢棄之也。稱賈人者，不敢直達也。若敵者，則直以襚言矣。凡致襚於非親者，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若親者兄弟之類，則直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按士喪禮，大功

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之等，皆將命。然則此云兄弟，乃自從兄弟而止，再從、三從不即陳也。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為去聲。賵音諷。賻音附。○納，入也。甸，田也。以車馬送死者曰賵，以馬幣贈生者曰賻。大白，旗名。兵車，革路也。廟門，皆謂殯宮之門。○君有喪而臣納貨貝，辭曰納甸於有司，言所入之物，即所受之田邑所出，明非己物也。於有司，與上同義。賵則馬主於死者，故可入廟門。賻馬與幣主於生者，故不入廟門。大白兵車，雖亦為死者，然以其為田獵之具，故但陳之於外，而亦不以入也。此或以此二物來賵，亦或本國自有之也。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

費音廢

從亦去聲

斂去聲

從並去聲

馬田之為如字

讀去聲

無親受也此賻者授受之儀。來賻者既致其主之命辭。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使者不親授也。擯者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也。喪異於吉故也。○此章記吉凶送遺授受之儀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受立。受物於人之立者。授立。授物於人之立者。坐。跪也。○此泛言授受之儀。凡受人之物而授者立。以物授人而受者立。則皆不跪。恐傾其俯。故委曲以致敬禮也。然直情徑行之人。亦有不煩其立而跪者矣。然非禮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此記相禮之辭。賓始入門。主人當讓賓先入。故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謂當致辭以讓賓。恐其簡而無文也。及賓主升堂。各就席。擯者慮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言可即席而坐。不須再辭。恐其繁而無節也。皆中道也。言始入辭。則及階辭可知矣

○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說讀曰脫。長丁丈反。後凡言尊長者倣此。不復出。○闔門扇也。○此脫屨之儀。衆賓與主人入戶之時。皆須脫屨。然推排門扇而脫屨於戶內者。唯長者一人而已。餘皆脫於戶外也。若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後入之人。雖長者亦不得脫於戶內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亟音器。○亟數也。道德行也。藝伎能也。未能而欲學之謂習。既能而深造之謂善。皆兼道藝而言。○此記問人之儀。品味有偏嗜。嗜者必亟食之。故問品味者不可直斥其嗜否。而婉其詞。但曰子亟食於某乎。苟不亟食。則非所嗜可知矣。道藝有未能。能者必習而善之。故問道藝者。不可直斥其能否

推通同　从　數音朔　亟音器　造七到　否方有反

暴音壁　量平聲　告音谷

而暴其短。但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苟非所習所善。則不能亦可知矣。皆謙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度音鐸。訾音紫。○躬身也。械兵器也。大家富家也。訾毀也。重器寶器也。○言行在身之事。必欲當理。不可使疑事在身也。器械防患之具。不可度量其多寡利鈍。恐人以非心議己也。大家之富。爵之位所致。不可覬之。恐啓妄求之端也。重器之傳。他人所寶。不可訾毀之。恐起藏者之怒也。此四者皆子之所宜戒也。一說長服在躬。不知其名爲何。故必明其制度。而不可疑。更詳之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汜與泛同。埽去聲。拚音糞。鬣音獵。擖音葉。○汜廣也。拚除穢也。鬣埽地帚也。膺胷也。擖箕舌也。○汜埽外內曰埽。專埽席前曰拚。拚重於埽

也。此記埽之名也。埽席上。不得用埽地之帚。恐不潔也。執箕而拚。則以其舌自向胷前。不可持向尊者。戒不敬也。此記埽之法也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與並平聲。○問皆謂問於蓍龜。即問卜筮也。易曰問焉而以言。○此言一卜筮之法。人有疑而問於卜筮者。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至再以瀆神。即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也。將問之時。必先自謀於心。曰吾所問者果義之所當爲者歟。抑私志之所欲爲者歟。苟出於義則可問。出於志則不可問。言不當并義而問也。按書言先蔽志。此言志則否。彼謂志之公。此謂志之私也。鄭註陳說皆非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燕見之見

行音杭 面見之見亦音現

音現猶與持同○侍尊長與祖或父同行者不敢問年嫌序齒也若以燕私而見此尊長則不使擯者傳命嫌若賓主也相遇於道路尊長見己則面見之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問其所往恐卑褻也至於喪必待尊長朝夕哭時而往若非其時則不特弔亦恐煩動也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

翣音箑○陳本分兩節令併之○古者席地而坐於畫地爲便故戒之翣扇也坐跪也○侍坐於尊長不使之鼓琴瑟則不得擅鼓之亦不得無故而畫地及手以爲容揮扇以取涼皆戒不敬也若當尊長寢臥而傳命必跪而言不可直立以臨之也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洗如字擢音跳

更並平聲 飲尊之飲於鴆反

者非○陳本分三節令併之約併取也矢箭也投投壺也擁抱也角謂兕觥罰爵也擢進而取之也馬者投壺之勝筭○射禮先設楅於中庭前倚楅上二人爲耦各四矢更迭取射若卑幼侍射於尊長則一時併取四矢不敢更迭取之故曰約矢投壺之禮賓主亦各四矢皆委於地一一取而投之若卑幼則悉抱四矢不敢委地而旋取之故曰擁矢此皆不敢與尊長爲耦而相亢也射及投壺先設豐於西階上兩楹之西勝者之弟子酌酒奠面以置豐上不勝者北面就豐上取爵而飲令卑幼故已勝則不敢使人酌以置豐上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尊長勝則亦不敢取豐上之爵飲之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其待客亦如侍尊長之禮所以優賓也凡行罰者用角令飲尊長及客不敢用所但如常獻酬之爵也投壺立籌爲馬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然三馬難得故得二馬者取彼一馬以成三令卑幼及爲主雖得二馬不敢進取尊長及客之一馬以成勝也此皆委曲以全敬不復循常禮矣其曰客亦如之因尊長而及客爾○此章記侍尊長之雜儀

屬音燭過平聲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乘音盛拖音拕幦音覓散上聲○執卽下執轡也僕者御車之人也以背任物曰負良善也猶良車良材之良良綏君所執之正綏也面前也[illegible][illegible]也幦車覆闌也散猶散材之散散綏僕所持之貳綏也並行也○此記僕御君車之儀僕綏升以上皆君未升車時而先致敬也凡御必立令君未升車而車未行故坐也未坐之前則僕在車下帶劍負綏而後升劍末在左以使右抽令右帶劍以君在左嫌妨君也綏制以素爲環兩頭相疊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鄉於帶上此先理綏使就結以待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帶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良綏留以待君故僕執散綏以升此時君方出而就車僕者執轡以防馬逸然後行也此僕之通法不待御君爲者也

各上之上亦上聲還並讀曰旋復扶又反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見音現○罷讀如罷休之罷舊註疲勞者非○此記君子進退之節而因及凡退之名各有義也君子於尊長有進而請見無見而請退嫌有厭斁之心也朝廷曰退示寵榮之地道合故留而無輕進之心也燕遊曰歸示逸樂之地有節而止以爲忘反之戒也師役曰罷示軍旅之事不可持久宜存休息之念也

斁音亦 樂音洛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

著音灼　分扶問反　勝平聲　惡烏路反

雖請退可也還讀曰旋莫讀曰暮○運轉動也澤玩弄而生光澤也還者轉而正之○上章言請見不請退此言亦有當請退之時也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笏示欲揩而起也澤劍首意不在己也還屨示欲而行也問日蚤莫意欲安息也於此時而不請退則妨君子之就安故不可久留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為遠並去聲○乞求也假借也下然猶言如此也卑承事君而言○此言筮仕之法蓋未仕之前君臣之分未定而去就在我故當量其可仕則入不可則止若既仕之後則君臣之分定矣雖有不合則去之義然或不得自專將不勝其輕進之悔故不可入而後量也彼乞假於人雖一物之微亦當量其人之

禮記集註卷十六　少儀　十七

必與而后求為人從事雖一事之微亦當量其事之必濟而后行否則徒取辱招尤而已微者且然況事君之大節乎苟能量之於始則君以得臣為慶而不怨其臣以得君為幸而不獲罪於君矣彼量其不可而止者潔身全節亦何後悔之有哉范增之於項羽賈誼之於漢文皆不量而后入者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道去聲○窺視人隱處汎與人褻狎言知識之過失為戲侮之容色皆非厚重之事君子所當戒也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讇與諂同相埽並去聲更平聲○亡逃去也疾怨惡也相助也○此言事君之道君有過則進而面諫可也

非為之為去聲

退則當諱而不揚於人三諫不聽逝去之可也猶當惓惓而不生疾怨須君之悟可也不當過實而流於諂君能聽諫幸也不可自恃而至於驕君德或怠則必張大其志而助成之若政或廢則必埽蕩其敝而更新之為臣如此凡以效勞宣力於社稷而非為一身一家之故也不曰社稷之役而何哉

度音鐸下同　遠去聲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並音無拔音跋報讀曰赴○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扶報皆疾也來往猶言進退循沿也枉邪曲也測意度也○行貴以漸不可進之銳又貴有常不可退之速此二者相因之失也神不可度必敬而遠之過當速改勿所而忒之待人以誠勿先事而度之亦皆君子所當戒也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德為本故當執守而勿失藝為末但可游之以為資

禮記集註卷十六　少儀　十八

如此則可以為善士矣猶為工者既依於制器之法式又游於變通之論說豈不為良工乎

騑芳非反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毋並音無訾音紫○人之衣服成器不可訾毀其不善徒取惡於人也己之言語有疑不可自我質成當取正於人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雝雝美並如字濟上聲齊如字○匪讀曰騑○此言君子一身之容穆穆詞旨深遠也皇皇發言脩正也濟濟一致翔翔張拱貌齊齊整敕也皇皇莊盛也匪匪行而不止之貌翼翼行列整治之貌肅肅雝雝相應而齊肅也如此則眾美會而德容盛矣此章略與周禮保氏六儀同然缺其三而增其一鸞和即車

否方有反後凡言書否者倣此不復出

推通回反

喪並與屢通

馬中事。不必援以爲說可也。○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皆是。御者六藝之一。均幼而有能不能之別者。幼又有大小也。樂人之事。如周禮樂德樂語樂舞之類。正者大夫教子而正其善否也。○此與曲禮意同而辭異。國君尊故以社稷言。大夫下於君。故以教子言。士賤。故以耕與負薪言。○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

不式。介者不拜。筴與策同。○大略與曲禮上篇同。武車卽兵車也。○玉與龜筴皆重器。恐其失墜。故不趨。堂上城上地迫。不能容步。故亦皆不趨。武車尚武。不事推讓。故不式。甲在身。拜不成禮。故不拜。○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肅拜。今婦人拜也。手拜。手至地而頭在手上。如今男子拜也。○此言婦人拜低婦人以肅拜爲正。故有吉事。雖君賜之重。亦但肅拜而受之。或爲虞祭帆紹之尸而坐。其答拜時亦不手拜。而但肅拜也。若有夫與長子之喪。而爲主則揩額而不手拜。由此言之。則婦無手拜之時矣。其雖有喪而不爲主手葛絰而麻帶。婦人遭喪。卒哭後以葛絰易首之麻絰。而要之麻帶則不變。婦人重要故也。卽小記所謂易服者易輕者。取俎

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取進爲便。故就俎上取肉。及進肉於俎。皆不跪。○此章記婦人吉凶之儀。○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執虛器如執盈滿之器。入虛室如入有人之室。敬心常存也。執虛猶如執盈。見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況於有人之室而敢怠乎。君子推此器之道以任事。推入室之道以遇事。其無所失矣。○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凡祭通君臣上下而言也。天子諸侯灌及餕熟。上大夫陰厭及祭下大夫士二卒乃燕尸。皆於室中。天子諸侯朝事延尸上大夫儐尸。皆於堂上。跣。脫屨也。○此記脫屨之儀。祭禮主敬。故不跣。燕禮主歡。故跣。歡多則情不親也。○未嘗不食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也。未薦不敢先食。孝也。○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

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下竝去聲。還讀曰旋。○此御君子之僕。君子或升或下。僕者皆授之綏。其始乘之時。君子未至。則僕憑式以待之。及至止之時。君子下車而步行。則僕者乃下而還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始終一於敬也。乘貳車以下。又承始乘則式而言。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則式。尚敬故也。戎獵之副曰佐。則不式。尚武故也。言始乘雖式。然有式有不式也。○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七乘五乘三乘之乘並音盛。賈與價通。○諸侯。謂侯伯也。公與子男不在其中。蓋舉中而言也。乘馬。所乘之馬。

朔音溯

服車所乘之車也齒年也服劍所佩之劍也○七乘五乘三乘也貳車多寡之數明尊卑也有貳車則貴矣故人於其馬之老少車之新舊皆不可齒次其年歲之久近衣服劍馬不可訾議其貴直之多寡皆貴貴之道所以廣敬也按此車數與周禮無大異即周官所言凡諸侯之卿禮下其君二等者也此下大夫即子男之卿若上公當等而上之唯以命數言則不同爾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乘並音盛○陳本分兩節今併之乘壺四壺也束脩十脡脯也卑者曰賜尊者曰獻鼎肉謂肉之已解剝而升鼎者○物多則執其輕者而詳於致辭物少則直執之以將命也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

一雙以將命委其餘陳可大曰加於上雙不止一雙也委其餘陳列於門外也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緤音屑守如字靮音的○陳本分三節今併之緤紖靮牽犬牛馬之繩也犬有三種守禦宅舍曰守犬田獵所用曰田犬庖廚所烹曰食犬問讀者問也犬名若韓盧宋鵲之類食犬無名右之者以右手牽由便也臣浮囚卽出禮所須民虜也左之以左手操其右袂而右手得以制其變也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啓櫝蓋

種上聲　綏平聲

襲之加夫襓與劍焉說讀曰脫櫜音羔奉與捧同韣音獨拊音撫夫音扶襓音饒○陳本亦分三節今併之甲鎧也前之謂以他物先之也古人執贄或有先之者如左傳所云乘韋先牛十二之類是也袒開也櫜弢甲之衣也胄兜鍪也謂開櫜出甲而奉胄以將命也執蓋者蓋輕便於執也韣弓衣拊弓把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而右手執簫以將命也卽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弣也啓亦開也櫝劍匣也蓋者匣之蓋也襲卻合也夫襓劍衣也開匣以其蓋卻合於匣之底下乃加襓於匣中而以劍置襓上也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筴與

策同削音笑刺音次辟音避○脩脯也苞苴藉而苞裹之非特魚肉他物亦可苞苴以遺人也茵褥也上穎謂警枕也戈之有刃者櫝而致之也筴蓍也籥如笛而三孔下穎謂刀鐶也與警枕均有穎發之義故皆謂之穎削曲刀也拊刀把也辟偏也辟刃謂不以刃正向人也○笏也書也脩也苞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穎也杖也琴也瑟也戈也有刃者櫝也筴也籥也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捧下陰陽之義也刀則卻刃而授穎削亦卻刃而授把凡有刺刃者皆辟刃不以利者授人以致敬也○此章記賜獻雜物之儀與曲禮上篇所載義同而互有詳略讀者參考之可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此記兵刃將卒行列之儀乘兵車而出則刃向前示以刃向敵也其入則刃向後不以刃向國也左為陽生道也將軍尊

遺去聲　并去聲

言行伍者僕出不復出　僻與陝同素手昇　度音鐸　燕食之食音嗣　易音異

故其行伍尚左，方冥無覆敗之虞也。右爲陰死道也。士卒衆，故其行伍尚右，右示有必死之志也。一行列之間，而尊君親上之禮備矣。○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詡音許。○此言行禮各有所主也。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然亦未嘗不本於心也。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爲主，然亦未嘗不形於外也。喪事所以送死，故以哀痛惻怛爲主。會同所以申令，故以辭氣明盛爲主。軍旅所以禦敵，故主思險而危懼，密察而計變也。○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飯並音反。已音以。毋並音無。亟音棘。數音朔。噍音樵。○燕，燕食也。先飯者，嘗食之意。後已者，勸食之意。放飯流歠，說見曲禮上篇。小口而飯，防嗌噎也。亟疾而嚼，備見問也。數數而嚼，易至弄口爲容，故戒之。若食訖而客欲自徹器，主人辭之則止。始則敬主人之饌，終則敬主人之命也。○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僎，儀禮作遵，古字通用。○此記賓爵之儀。鄉飲酒禮，有賓，有介，有僎，有主。賓坐南向，以其東西分左右。主人酬賓之爵，賓受而奠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賓，賓受而奠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若介之爵，主人受酢之爵，僎之爵，儀禮皆不言奠處，故記者於此明之。○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膴音呼。腴音諛。○羞，進也。腴，腹下肥處也。鰭，脊也。○此記進魚之儀。擘濕魚從後起，則脇

易音異乾音干　饗食之食音嗣　相息亮反　調亦下　爲去聲

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也。冬時陽氣在下，則魚之美者在腹；夏時陽氣在上，則魚之美者在脊，故隨時右之，便於食也。祭膴者，刳魚腹下大臠以祭也。尋常燕食如此。若祭祀及饗食正禮，則不然。○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齊音劑。○凡調和鹽梅者，以右手執之，而居羹器於左，則可以右所執者調之，爲便也。○贊幣自左，詔辭自右。黃叔暘曰：此記相禮之異。古人尚右，爲君受幣，則由君之左，以幣自人來，卑也。傳君之辭命，則由君之右，以辭由君出，尊也。○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尸之僕，御尸車者。君之僕，御君車者。轂末曰軌，軾前曰范。○此記尸僕、君僕受酌之儀。酌尸之僕與君僕同，敬尸如君也。二僕在車受酌，則左手執轡，右手受爵，祭左右及范，而飲之也。○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凡羞在豆，則祭於豆間之地。俎長而橫於人之前，無隙可祭，故祭於俎內也。○君子不食圂腴。圂音患。○圂與豢同。穀食曰豢，犬豕與人同食穀，則其腸與人相似，故不忍食其腸也。○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走速於趨。成人者有走有趨，小子則走而不趨。凡飲必祭。成人者立祭坐飲，若小子則跪祭而立飲，皆不敢與尊者並禮也。○凡洗必盥。凡洗爵者必先洗手，示潔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音抵。○提猶絕也。心猶中央也。牛羊之肺，割離之，而不絕其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也。必手絕者，致敬也。言牛羊，則豕可知。○凡羞有

和去聲

湆者不以齊湆音泣齊音劑○湆太羹也太羹不和故不用鹽梅之味爲君子擇葱薤則絶其本末爲去聲○張氏曰蔥薤皆宜白故絶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喙音諱○陳本連上章今析之首牲首也喙口也○凡進首皆進口向尊者而尊者先取耳以祭也○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尊者設尊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上尊指玄酒也尊壺者設尊設壺之人也面所面尊之面○黃叔陽曰人君陳尊于東楹之西所北兩方列之酌人在尊之東其左爲南故設尊者列玄酒于酌人之左以爲上尊即玉藻所謂凡尊必尚玄酒示重古也凡尊及壺皆以其鼻向君即玉藻所謂唯君面尊示專惠也○飲酒者禨者醮者

冠去聲 爲去聲

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禨音暨○禨沐而飲酒也醮冠而飲酒也折俎折骨體於俎也步行也羞庶羞也○此記飲酒之儀折俎盛禮也爲醮之小事而有折俎則不坐不敢以小事而當盛禮也若大事而折俎或小事而無折俎則可坐矣無筭爵之禮行爵之後乃得嘗羞未行爵則不先嘗先禮而後飲食也若正羞脯醢則飲酒之前得嘗之矣○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軒音憲辟音璧○聶而切之者先大切之而後細切之也餘與內則同○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

盥古方

則坐燔音煩○此申前章折俎不坐之事言所謂不坐者非終食不坐也謂說俎取跪而祭於俎內及祭竟而反之於豆亦立而爲之也若有燒肉在俎者其取祭與反亦皆不坐然不坐者謂賓客之禮爾尸尊雖有折俎祭反皆坐也○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衣服有名則有義如衣以象天象道裳以象地象事衣正色裳間色衣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裳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之類皆是若服其衣服而不知其名義則不能顧名思義而體之於身是乃情然無知之人故謂之罔也○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句道瞽亦然道與導同○天已昏而未有燭客有後至者則主人以先在坐者告之欲其知人而致敬也其道瞽者亦然如云某在斯某在斯是也○凡飲酒爲獻主

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燋音捉○陳本連上章今析之獻主主人也君則使宰夫爲之燋未爇之炬也○凡飲酒至夜則爲獻主者執燭抱燋盡主人敬客而自謙故身親賤役而不憚其爲勞也執已燃之燭又抱未爇之燋受客欲留之心有加而無已也客北面辭然後以燭與燋授人一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讓或辭或收皆不容廢雖執燭之人不暇爲此若以授人則仍爲之○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辟音僻咡音貳○此亦事尊長之儀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又執飲食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長即所謂勿氣也若此時尊長有問則偏於口旁而對亦恐氣觸尊長也曲禮言辟咡詔之此言辟咡而對所指雖不同然其義則一也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為並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張氏曰：二膳字皆當作胙。○此記歸胙將命之辭。歸主而歸胙，曰致福，謂致其祭祀之福也。己祭不敢言福，但云致胙。祔主大祥之祭，又不敢言胙，但告以祔練之事而已。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句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使去聲。臑乃到反。犆與特同。○張氏曰：膳字亦胙字之誤。胙告，即上曰胙曰告。又兼上致福而言也。展，轉視也。以牛以羊，止用上牲

也。周人牲體尚右，右已祭，故獻左。臂臑臂節也。九箇，自肩至臑，折為九段也。七箇五箇倣此。○此記致胙之儀，承上文而言也。凡胙告於尊長，主人必親展之，以省其善否多寡，授使者而拜送之。使者反命，主人又拜，皆致敬也。以大牢祭者饋牛，以少牢祭者饋羊，但取上牲，不必備饋也。左肩臂臑，以未祭者獻也。九箇七箇五箇，隨牲之大小而為所折之多寡也。○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靡平聲。幾音祈。○陳本分兩節，今併之。靡與縻通。雕，刻畫也。幾，漆飾之沂限也。縢者，束縛之名。組縢，以組束縛之也。臨鏤，珍器皆是。以穀食馬曰秣。○此記衰國之衰，國家當師旅饑饉之後，則力窮。民無彫敝，則所乘之車，所衣之甲，所養之器，所履之屨，所駕之馬，皆貶損也。

禮記卷之十六

禮記卷之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學記第十八

此篇泛記教學之義，與大學相表裏。凡十五章。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謏音小，聞去聲。○陳本分三節，今併之。慮，思慮也。憲，法也。發慮憲，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良，亦善也。謏之為言小也。聞，聲譽也。動衆，謂舉動衆聽。就，如王就見孟子之就。就賢，猶云下賢也。體，如中庸體羣臣之體。遠，疏遠之臣也。君子，謂君也。○此言人君以務學為急也。守常法，用中材，其效僅得乎小名，然非致治之要，而欲以動衆，未能也。下賢人，體遠臣，其效雖足以動衆，然非立教之本，而欲以化民，未能也。君子如欲化民，使成美俗，則非學不可。其所學者，蓋謂大學之道，明明德、新民是已。明德則化民之本立，新民則化民之用行，美俗以成，而為治之能事畢矣，豈特謏聞動衆而已哉。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長，丁丈反。道音導。

君民，君長其民也。典，常也。○上章言教學之本，此章言教學之制。玉有質，可以為器，而不琢則不成；猶人有性，可以造道，而不學則不知。此雖凡民之事，而教之責則在於君也。是以古之王者，建立邦國以君其民，必以立教立學為先務。教以一其學之方，如後章離經辨志之類；學以定其教之地，如後章塾庠序學之類。傳說之告高宗，有曰：一念終始常在於學。此教學為先之意也。能如此，則天下皆知道之民，而君師之責塞矣。

說，讀曰悅。塾音孰。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長，丁丈反。學學，上學音效。○旨，美也。上學字當作斆。斆，即教也。○此承上章言教學而言其有得乎道也。嘉肴雖旨，不食則不知其旨；猶至道雖善，不學則不知其善。言學之不可已也。是以學人則因人之有餘而知己之不足；教人則困，無以應其求而知己之困。窮。唯知不足，然後反求諸己，而道可知；唯知困，然後勉倍進，而道益明也。由是觀之，則知學人者固以長益乎己，而教人者亦以長益乎己也。教學雖不同，其至於道一也。說命所言教人之功得學之半，即教學相長之謂也，故引以證之。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中，如字。樂，音洛。夫，音扶。說，讀曰悅。蛾，與蟻

閒去聲下同　讀音豆　合音閤下同　蚍音毗　蜉音浮

同亦作蟻○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術當作州比年每歲也中年之中與小記中一以上之中同謂間一年也離經斷絕經書之句讀也辨志辨別趣向之邪正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與同居之人相講習也博習無所不習也親師者傳習師說而親愛之也論學能辨是非取友能擇益友知類通達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卓然自立而物不能移也小成大成皆大學時事前言成俗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變其汙俗也記謂古書蛾蚍蜉也蛾子蟲之微者時術時時學習其上之術而成大垤也○此言古者立學立教之方與其教成之效也以立學言二十五家立一塾塾者熟也以戒熟為義教民之同閭巷者也以養老為義教塾之所升也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立一序序者射也以習射為義教庠之所升也皆鄉學也天子諸侯之國都各

陋音漏　行亦去聲　夫亦音扶　累上聲

立一學學者大學也教天子諸侯之元子衆子卿大夫士之適子及序所升俊選之士也以立教言每歲皆有入學之人間歲而行考校之法其考之也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如讀經而能斷句一也肄業而無能怠二也博學而不寡陋三也論學而能決是非四也知類通達五也徐察其德行之虛實如辨別志類一也樂於講習二也親愛其師三也善於取友四也強立不反五也以此考校則文行相資本末兼備能者知勸不能者知是由小成以至大成而人才出矣夫以學校之設其偏如此其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得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以其所學施諸政治則有化民易俗近說遠懷之效矣此大學教人之道所以明德新民而臻其極也引古記之言以明蛾子時術而成大垤猶學者積累而成大道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華古花字

孫與遜通下二章並同夏與檟通觀語並去聲○陳本分五節今併之菜謂芹藻之屬祭菜卽釋菜也宵之言小也肄習也三謂小雅中之三詩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也孫者脩序之意夏檟也形圓楚荊也形方禘者五年之大祭中年考校再考校則禘當小成之年五年視學再視學則禘當大成之年也觀示也大倫猶言大節官已仕者士未仕者○此言大學立教之意也古者始入大學有司先釋

樂音洛　勞去聲　令平聲　難去聲　為去聲

菜於先聖先師服用皮弁之尊祭用蘋藻之潔蓋示以尊敬道藝使立為學之誠也小雅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祭菜之時令肄習之蓋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其始使知致者之意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蓋以鼓聲警動其志使之遜順而進業也其用夏楚二物者以作教刑警其怠忽使之收斂威儀也不及五年卜禘之期則不視學以考校所以優游其志不求速成也教者時而示之而不語諸以其故欲其體認而自得於心也幼者有聽受而無問難蓋以入道有序進學有時不可躐躐其等幼者未必能問雖問未必知要也凡此七者乃大學教人之大節所以明德而新民也記言已仕而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學則先其志意之所尚教之大倫為是而已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

調平聲下同　好去聲　夫亦音扶

必有居學〇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操平聲縵音慢依興並如字樂學之樂音洛夫音扶下節同樂其之樂音洛離去聲〇陳本分而節令併之正業謂時教之業如春誦夏弦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謂退息之所學即下操縵博依雜服是也操急也縵緩也操縵雜弄以調其縵急也弦琴瑟之屬安習熟而安之也依如聲依永之依博依謂詩之清濁高下不一而足也雜服如冕弁衣裳之類古人服各有等故謂之雜服興與起而不能自已也藝即上文三者之學樂好也藏息以地言脩游以學言輔友也論語曰以友輔仁此言古人之教也四時之教必有正業退息之際又有居學所以然者蓋以學由能安而成安由時敬而入故時而教弦固也然初學之時手與弦未便相得使退而不調弄其緩急之節則其爲弦疎而不能安矣時而教詩固也然詩人之辭依於聲律使退而不習其清濁高下之節則其爲詩殆而不能安矣時而教禮固也然先王制服之義極爲繁雜使退而不者雖强之義則其爲禮莊而不能安矣夫操縵博依雜服者藝也退息之所宜蓋當也弦與詩禮者學也時教之所宜安者也唯其不與於藝是以不樂乎學略此可見居學之有闕於正業也故大學之教必使君子藏身於大學之

治平聲　樂音洛　惡烏路反

時則脩治其正業所習者專而志不分及退息於燕居之際則遊玩其居學所養者純而藝愈熟由是安其學而欲罷不能親其師而愛敬兼盡樂其友而喜得賢輔信其道而持守念固雖離師友而終不畔道也書言敬孫務時敏藏脩息遊之謂也厥脩乃來安親樂信之謂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何言及于數可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音申佔音覘數上聲佛音弗〇呻吟諷之辭也佔視也畢簡也訊問也數猶數者之數言多也佛讀曰拂隱憂貌刑成也〇此言今人之教也吟諷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使學者無紬之可尋也不顧其安躐等而進則不由其誠不使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因材而篤也教者之所施常至於悖道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徒滋乎口耳無益於身心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況居學乎故學者苦其學而不安惡其師而不親但苦其進之難不知其得之益雖終其業亦必速去之以其用工間斷固非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此教之所以不成也

〇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當如字〇豫者先事之謂當可謂適當可告之時時者不先不

長丁丈反　孫平　好去聲　樂音洛　強巨兩反

後之期也陵踰犯也節如節候之節陵節猶言躐等相觀彼此相觀也摩兩相切磋也○救人之失當禁於情欲未發之先如先示之誠以杜其僞先示之禮以防其淫是也以其有先事之防無後事之悔故謂之豫長人之善當迎其可教之幾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是也以其不失之先不失之後故謂之時施之而不踰其節優游厭飫由好而樂由立而權是也以其順乎人之所可至不強人之所不能故謂之孫人各相觀而進於善如人有善我取之我有善人取之是也以其人人相厲而並進猶兩物相摩而並精故謂之摩此四者學由教而有成教由學而見效此教之所由興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強去聲　捂勝之勝如字　語離並去聲索音各反

格音核勝平聲辟讀曰僻○陳可大曰扞拒扞也格讀如凍洛之洛咨謂如地之凍堅強難入也不勝不能承當其教也雜施即陵節也燕猶褻也○此以上文相反已發而後為之禁則欲動情勝蔓不可除將抵捂而不勝矣時過而後命之學則聰明智慮不及前時雖勤苦而難成矣陵節而施則驟而語之無緒可尋必壞亂而不脩矣獨學無友則離羣索居無所取輔是孤陋而寡聞矣由是燕私之朋乘之相與逆其師燕遊之僻因之以至廢其學此六者師誣其弟子弟子若其師教不於是而廢乎○方氏曰教之興也止於四其廢也至於六可見所由興者常少所由廢者常多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為平聲

道與導同下同強並上聲易並音異下章同○喻並與諭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知所由興則樂之知所由廢則戒之故可以為人師唯知興廢則引道於未發之先而不爭率其必進由是身心優裕不扞格而抑矣作與於當可之時而不沮抑之使退由足解幾而應不勤苦而易矣循節而施相觀而喜是皆開其從入之端而不克其自得之說由是不亂其心充廣其志而自不能已於致思矣隨教者之所施而皆有益於學者之所得如此可謂善喻故可以為師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復扶又反　造音糙

長丁丈反○以知而言聞見博而有他歧之惑是失之多也以聞見孤而無反約之地是失之寡也以行而言兼人而謂無難事是失之易也自畫而不復求進是失之止也此四失者皆原於心由其心之誇多闕厭故失之多由其心之格致故失之寡由其安之輕事用固故失之易由其心之畏難苟安故失之止必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苟不知其失之所由而徒欲救之其將能乎蓋失者善之反也救人者長善而救其失也故博學而能約知之善也多與寡皆失之矣方行而不怪行之善也易與止皆失之矣長其善使造於中正之歸救其

和去聲　夫音扶下二皆並同　間去聲　索音色

失使絕乎一偏之弊。此師之所以爲教也。然非知其心者其孰能之。○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達。通也。如樊遲

去達之達。臧。善也。如善哉言乎之善。謂能使人善之也。喻。曉也。○善於歌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人和而歎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夫善歌。藝也。猶使人繼其聲。況善教者。可不使人繼其志乎。吳氏曰。約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達臧喻。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是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故可謂之繼志也。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愚謂與孟子所言引而不發。躍如也。略同。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易音異長並丁丈反

○至學。至於學也。三王。夏商周也。并虞爲四代。○此言人君當愼於擇師也。君子教人。必先知其至學之難易。因其易而知其質之美。因其難而知其質之惡。則各隨其偏而不以一類喻之矣。能博喻。則能教人而爲師。能爲師。則能治人而爲長。能爲一官之長。則能爲一國天下之君。是師者。人君之所從學以爲君者也。能爲君者其人難得。故擇之不可不

處上聲　父音甫　樂音洛

愼。三王四代能爲君者。亦唯其能爲師而已。正此師者學爲君之謂也。記言君而推本於師。此言師而究極於君。其理一也。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陳可大曰。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師尚父授丹書於武王。王東面。師尚父西面。是也。○承上言既擇師矣。又當重之。然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乃人情所不樂爲者。故其事爲難。夫師以傳道。師嚴然後道尊。學以求道。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師之所以不

可不嚴也。故普天率土。莫非王臣。而其所不臣者有二。爲尸弗臣。以尊神也。爲師弗臣。以尊道也。蓋北面答君。居位之常也。唯大學辟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而弗臣也。既愼擇之。又嚴重之。所以學爲君。而使民知敬學者至矣。○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易音異說如字解音邂從容之

解脫之解如字

從七容反。後凡言從容者倣此，不復出。○鄭功也。感師之有功於己也。物自解脫爲解。指說以解，言相證而曉解也。叩，擊也。從容優游，不迫之意。○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故善問者似之。撞鐘者，急擊便無餘韻，必待人徐擊，了畢而鳴，則有優揚不盡之聲。故善待問者似之。夫善學善問，則盡其知行之益，是爲學者求進之道；善待問，則充其大小之量，是爲教者進人之道。故以皆善學之道結之。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語之之語竝去聲。舍，上聲。○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以此爲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爲人師。必也聽學者所問之語，而隨答之，則心得者深，必能博喩，而可以爲師矣。此言所當

幾平聲

積學以待問也。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所謂力不能問也。則迎其幾而告語之。若語之而又不知，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雖舍之亦可。此又言師當隨時而施教也。○李氏曰：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易音異下疾下皆竝同　調平聲下同　復扶又反

冶鑛難精，而裘軟易紉。故善冶之子，習見其父陶鎔金鐵以補破器，則能裁續獸皮以爲裘矣。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故善弓之子，習見其父撓强幹角以成調弓，則能撟揉柳枝以爲箕矣。凡駕車者，馬在車前。唯初駕馬駒者，反其常道，車在馬前，使駒習見大馬之牽車，則他日駕之，不復驚矣。此三者習之有漸而不躐，進學之以類而不泛求。僭學者

造音糙　徵音止　夫音扶

深造之以道也。故君子察此，可以有志於學，循其次序而期於有成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比，如字。當，竝去聲。○比，方也。醜，齊也。比物醜類，謂以事物相比方而齊其類也。當，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也。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也。五服，斬、齊衰、大小功、緦麻之親屬也。○此借物以明學與師之當務也。古之學者，比方事物而齊其類，如知五聲於鼓，五色於水，必得之而後和與明，則知五官於學，五服於師，亦必得之而後治與親也。夫身莫切於五官，親莫重於五服，然則君子可不志學而求師乎。鼓、水，物也；學、師，類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黃直卿曰：大德不但能專一官之美，言無所不宜也。大道不但拘一器之用，言無施不可也。大信如上古結繩而治，所以不約。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放伐，所以不齊矣。氏曰：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不齊者齊之本。君子察此，則可以有志於本矣。愚謂中庸言小德川流而歸諸大德敦化，亦此意也。

先後竝如字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先、後、委竝去聲。○此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河海皆川，而先王之祭有先後者，何哉？蓋水之來處曰源，其聚處曰委。以其或爲源也，故先之；或爲委也，故後之。源即本也，先王務

本之意見於祭祀者如此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禮記卷之十七

禮記卷之十八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識章志

樂記第十九 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焉漢興制氏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而河間獻王實纂述之非成於漢儒也凡三十章黃叔陽曰此篇大旨不過體用兩言而已蓋其體也法天地之陰陽本人心之和序以制禮樂故其用也貫天地之陰陽管人心之和序以成極功其貫一理也然以樂名篇而篇內多互言禮者何也蓋禮樂二者闕一不可然必先有禮而後有樂周子嘗言得其序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已

此記者之深意也

凡音現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比音畀樂如字○黃叔陽曰篇內音字所指不同有樂音之音有詩歌之音而樂音又有二有五音之音有八音之音如此章所云比音則樂音也謂之音則詩歌之音也形猶見也變謂不怡一聲也方法也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也單出曰聲綴比曰音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此言樂之所由始也樂之有音非自外至由人心之動而生也人心本靜其有動者因外物之感而然也所謂虛靈不昧感而遂通者也心既感物而動則

殺去聲　調平聲和如字

機不可遏故由中達外形於言而有聲既有聲矣則辭與意會而清濁高下之變自然而生既有變矣則成文不亂而倫序節奏之方於是乎成以至比合其音而播於八音之樂器動於文武之舞器則聲容兼備而謂之樂矣此樂之大樂始於人心終於器數如此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也故以爲首章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噍音焦殺色介反樂心之樂音洛嘽音闡○此節音聲皆指人之言也下節倣此○此申上章感物而動之意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此音而生也然其本不在音也音生於聲聲生於感是樂之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以感於物者言之凡人逆所欲則哀哀則形於聲者噍急而減小得所欲則樂樂則形於聲者寬綽而紆餘順其心則喜喜則形於聲者發揚而放散逆其心則怒怒則形於聲者高急而猛暴於所畏則敬敬則形於聲者無委曲而有分辨於所悅則愛愛則形於聲者寬和而柔輭此六者非性之本體乃感於物而后動性之發而爲情也性情之德人皆有之故其感應如此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

中去聲　長丁丈反悛音千　要平聲　焉音煙

民心而出治道也上道與導同行去聲○承上言性雖本善而情之感物不能無偏苟不慎其所感則性以情鑿而聲之所發將失其正矣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下文禮樂刑政是也蓋人之心發而爲志言而爲聲於是乎以禮道其志使心之所發必合乎理而各中其節以樂和其聲使心之所宣必順乎理而無所乖戾如是而有不能者資稟之不逮也則政以教之而一其不齊之行如是而猶有不率者長惡而不悛也則刑以罰之而防其姦軌之萌此四者之事雖不同然或以爲慎感之道或以爲慎感之輔則要其極致同歸於慎感而已此蓋以民之有心其初本同感物乃異故慎感之道所以同民之心使各得其性而吾所出之治道無遠不違乎此禮樂刑政之不可已也然非先王自慎其所感則亦焉能慎所以感民者乎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音洛思如字舊音去聲者非○此所謂音指閭巷歌謠之辭而言○大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心感於物則動於中而情出焉情不可已則宣於言而聲形焉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調也聲又不足而作爲歌謠則次序有清濁節奏有高下五聲爲曲如五色之成文而謂之音矣是音者生於人心之感物也故世治則音之形於民者安以樂由其君政事和諧感民心以安樂之道也世亂則音之形於民者怨以怒由其君政事乖戾感民心以怨怒之道也國將亡則音之形於民者哀己之窮而思得賢君由

大音泰下大章並同　還讀曰旋下同有讀曰又下有四二有八並同　可下之下去聲可上之上上聲

其君政事淫虐，使民困苦，感民心以哀思之道也。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夫音之哀樂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如此，人君可不慎所以感之者乎。○宮

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徵音止，下同。怗音覘。懘昌制反。○此所謂音，指樂中之五音而言。此五音者，八音中皆有之。舊註劉氏獨舉絲音，蓋以例其餘耳，非專指絲也。宮音亦不專指黃鍾，蓋十二律還相為宮，持以始於黃鍾，故姑就黃鍾言耳。五者，君臣民事物也。怗，敝也。懘，敗也。皆不和之貌。○律始於黃鍾之宮，得數八十有一，屬土，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以君於臣民事物為獨尊也。商生於徵之三分益一，得數七十有二，屬金，次濁，其尊亦次於宮，故為臣象。以臣之貴次於君也。角生於羽之三分益一，得數

六十有四，屬木，清濁相半，居五聲之中，上次宮商，下管徵羽，故為民象。以民上事君臣，下理事物也。徵生於宮之三分損一，得數五十有四，屬火，稍清，故為事象。以有民而後有事，事由人成也。羽生於商之三分損一，得數四十有八，屬水，最清，故為物象。以有事而後用物，物下於事也。五聲固本於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所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夫五音通於倫理如此，是以欲諧五聲，必先正倫理。而倫理之正不正，則五音之諧不諧繫焉。故必君臣民事物各得其理而不亂，則五音和諧，而不敝敗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斂去聲　貲音資　見音現　復扶又反　有並讀曰又　為去聲　喪去聲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陂音庇。○荒，猶散也。陂，傾也。臣，鄭本作官。勤，勞也。匱，乏也。五者即五音也。迭，互也。陵，越也。○此言審樂以知政也。宮亂則樂聲荒散而無統，由其君之驕恣而不能為主於上也。商亂則樂聲欹邪而不正，由其臣之壞亂而不能承君於下也。角亂則樂聲憂愁，由其政虐而民怨也。徵亂則樂聲哀慘，由其役繁而民勞也。羽亂則樂聲傾危，由其征斂無藝，貲出無經，而財用匱乏也。此各音之亂，猶未至於滅亡也。若五音皆亂，而荒陂憂哀危之畢見，則是君臣民事物互相陵越，而謂之慢也。如此，則國之滅亡近在旦夕，無復餘日矣。呼，可畏哉。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

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音畀。濮音卜。○鄭衛，二國名。其音即今鄭風衛風所載之詩也。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是鄭尤甚於衛也。比，近也。此慢字承上文謂之慢而言。桑間，疑即衛風桑中之篇，蓋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者也。濮，水名，在衛地。濮上，紂靡靡之樂也。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誣，罔也。○此即前代之音以驗亂亡之事也。鄭衛為亂世之音者，以其音之所形而知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理，近於迭相陵之慢也。桑間濮上[illegible]亡國之音者，以其音之所形，知其上無道揆而政散，下無法守而民流。政散，故民喪

其忠誠之心而誣其上。民流。故各行其淫蕩之私而不可止也。○此章言樂。通乎倫理。而關於治忽滅亡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平聲○章首音字指詩歌之音。其下六音字。則皆樂音也。倫。即上章君臣民事物也。理。即五者所具之理也。四知樂

易音異

爲去聲

字。義亦不同。有舉全體而言者。知音而不知樂。君子爲能知樂。知樂則幾於禮。是也。有舉一節而言者。審音以知樂。是也。幾。猶易可與幾之幾。謂辨析精微之極也。○聲成文。謂之音。音非外作。生於人心之感物而動也。聲容備。謂之樂。樂非外物。通乎君臣民事物之理者也。音樂之妙。知此夫豈易知者哉。今就樂中而論之。其作而爲八音者。聲也。其聲有清濁高下之調者。音也。其音合五音而成者。樂也。聲可知也。音爲難。音可知也。樂爲難。故耳有所間。雖禽獸皆能知聲。然不能知音也。心有所識。雖衆庶皆能知音。然不能知樂也。惟君子能通乎道。故能知樂。而其知樂也。審聲以知音之得失。審音以知樂之得失。審樂以知政之得失。至於知政。則太和之理會於心。粹氣之元具於身。倫理兼盡而治道備矣。然所謂倫理者。即禮也。彼不可與言音樂者。正爲其不知禮爾。能知樂則禮先樂後。幾於禮

好並去聲

而禮樂皆得矣。夫知禮而不知樂。謂之素。知樂而不知禮。謂之偏。唯禮樂皆得。則不素不偏。而謂之有德矣。蓋德之爲言得。此倫理於身之謂也。知樂幾禮。所得多矣。不謂之有德而何哉。○方氏曰。瓠巴鼓瑟。潛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

間去聲

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和去聲。○隆。猶盛也。食饗。與曲禮及末節不同。此謂祫禘之祭也。清廟。周頌篇名。朱絲練朱絲以爲絃也。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欲其聲之遲緩也。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聲也。此聲初發。一人倡。三人和。以非極美故和者少也。○此承上有德而言。聲音固所以爲樂。然樂之盛者。初不在極聲音之美。品味固所以行禮。然祭之重者。初不在極滋味之厚。故登歌清廟而鼓瑟。可謂隆矣。然其瑟朱絃疏越。聲濁而遲。其歌一倡三歎。和者甚少。則質素之中。實寓移風易俗之意。蓋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是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間。衆祫禘以祀先。可謂重矣。然尊尚玄酒俎唯生魚。羹無調和。則沖泊之中。實達報本反始之誠。蓋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是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觀此。則知先王之制禮非以

品味極口腹之欲其制樂非以聲音極耳目之欲也蓋以好惡者人道之大端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故教民節不極不致之間而求遺音遺味之妙明理欲以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爾是以禮樂行則好惡平而人道無不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

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夫音扶知者之知去聲○陳本分兩節令併之知知二字上知體也下知用也好惡誘之知指外物而言○此承上章推言好惡失平之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而靜純乎至善天命之性也及感於物而動則涉於形氣之私而性之欲者出焉於是始有善惡之分矣然其所以感物而動者蓋由人心虛靈原自有知物來而此知之然後見可欲而好形可惡而惡形此乃欲之不能無者但貴有節爾苟無存養省察之功則虛靈之知無節於內物至之知引誘於外矣然及此時而能反躬以求之猶或可制若又不能自反則人欲熾而天理滅唯情是徇其性蕩矣治以無窮之物感交於無節之好惡則是物至而人反見化於物也滅天理窮人欲好

行去聲

惡不得其平一至於此由是悖逆詐偽以爲心淫泆作亂以爲行以強脅弱以衆暴寡以知詐愚以勇苦怯疾病者不得其養無告者不得其所而大亂作矣人道安得而正乎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安樂之樂音洛別音鼈下章同○上言好惡不平人道不正凡以情欲之無節也故先王制禮樂因人之爲之品節使無過中失正之差因不徇人之情亦未始遠於人情也故五服輕重之數九

哭七哭之類是因其哀死而節之不使過而滅性不及而忍於親也制鐘鼓之器而八音咸備合干戚之舞而文武相成是因其逸樂而和之使順乎義理而不流於淫放也男昏女姻男冠女笄是因其有男女之欲而別之使不淫奔而瀆亂也有大射鄉射之禮有鄉飲酒禮有飯爲主之食禮有飲爲主之饗禮是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正之使主以仁接賓賓以義接主也此皆所謂人爲之節者也夫禮節民心使行而無過不及樂和民聲使言而無所乖戾則所以教民平好惡者既有其道矣又爲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爲之刑以防其姦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則所以教民平好惡者又有其輔矣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違悖之者則好惡平人道正而王者之治道尚有不備者哉○此章言先王制禮樂之意方氏曰前章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章言王道備則四者

爲之之爲並去 存 別去聲 易音異

之終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此言先王救禮樂之弊也樂主於和和以統人之同而流通其情意禮主於序序以辨人之異而分別其尊卑此禮樂致用之初意也惟其同故樂行而民相親親生於情合也惟其異故禮行而民相敬敬生於分定也此禮樂並行之功化也如此宜無弊之可言矣然人任其偏向之情而不原乎立制之意用樂偏勝則其弊流而無節至有忝其尊卑之等者而非復統同之和矣用禮偏勝則其弊離而不親至有拂乎彼此之情者而非復辨異之敬矣於是有救弊之道焉離則情疏爲之合其情而以和濟嚴者樂之事也流則貌褻爲之飾其貌而以節濟和者禮之事也故導民以禮而禮之義截然其不亂則貴賤有等而不流導民以樂而樂之文紀如其惘間則上下以和而不離此所謂救弊之道也然道無爲而易玩又當輔之以法故約於和敬者好之過於同異者惡之則賢否殊科而不泯矣流離一偏者暴也刑以禁之親敬得中者賢也爵以舉之則政事適均而不偏矣然法有限而難久又當先之以本故本吾心之仁以愛民而存惻怛於節文之中本吾心之義以正民而寓裁制於慈愛之內救弊之功至此可謂至矣夫禮樂以爲道則標準立政刑以爲輔則懲勸昭仁義以爲本則感化深是以民治行而無流離之弊也○應

復扶又反 夫並音扶 長亦並丁丈反

氏曰上章言王道備爲治之具也此章言民治行爲治之效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易音異

○至者無以復加之謂試亦用也怒如文武一怒之怒四海之內四字應氏以爲當在合字上今從之○此言禮樂本體之妙而及功化之盛也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此禮樂之本也樂唯由中故情意安舒無所勉強而靜禮唯自外故威儀交錯條理燦然而文此禮樂之體也樂至於靜是謂大樂以其自然故曰易禮至於文是謂大禮以其不煩故曰簡蓋雖有聲容儀節而不過一和一序以貫之此禮樂之妙也樂至卽大樂也民各得所人何怨禮至卽大禮也民各安分去何爭此禮樂之效也民無怨爭則爲君者可揖讓無爲而治天下其原由於禮樂之至故曰禮樂之謂也此禮樂之證也當此之時寇亂不起諸侯無叛既無叛亂則兵刑皆可措而不用由是百姓相安於閭里而無他患天子垂拱於朝廷而無所怒至和流流而樂道達矣所謂樂至則無怨也四海之內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以推親長之心以敬天子至序充暢而禮道行矣所謂禮至則不爭也按此章樂中禮外之說蓋自制作而言預然必有辭讀之以而後有成儀之節則

禮末始不由中出也其曰易簡則一貫之旨在其中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此言禮樂之功用也天地以陽生萬物有自然之和以陰成萬物有自然之節而人得之以生故其機相通一或失之則天地不位而萬物不育矣唯聖人以至和作大樂至節制大禮故能上感天地使無愆陽無伏陰以著生成萬物之功而與天地同其和節也唯同和則生氣流行而百物各遂其性唯同節則百物皆成而祭祀以報其功由此觀之則在聖人者有禮樂以達和節之道而上著乎幽在天地者有鬼神以運和節之用而下應乎明其實一理也特以幽明之分而異其稱

爾此禮樂之配造化也如此則四海之民感大禮之節者皆會合而相敬感大樂之和者皆齊同而相愛矣此禮樂之感人心也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綴音拙○陳本功偕以上屬上節以下屬下節今正之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域也周還行禮周曲迴旋也裼襲說見曲禮下篇及玉藻○承上言禮樂之功用其盛如此由其情文之兼至也以情言謂有經

盛並音成　見亦音現

禮曲禮其事雖殊然合而言之則一敬而已蓋敬原於天性無一事而不在也樂有五聲六律其文雖異然合而言之則一愛而已蓋愛出於天真無一物而或遺也禮樂之情同歸於愛敬如此是以明王制禮作樂事文或有變革而愛敬則相沿而不改以其為天地人心之所同也雖欲不沿其將能乎時出於天作事立禮者以之天欲與賢則堯舜有揖讓之事天欲除亂則湯武有放伐之事其事雖殊而其情則同歸於敬天也功見於民命名制樂者以之稱堯致治則名之以韶伐暴救民則名之以武其名雖異而其情則同歸於愛民也此禮樂之情同而明王所以相沿也以文言金革之聲為鐘鼓竹石之聲為管磬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此樂之器也屈伸舞者之身容俯仰舞者之頭容綴兆舞者之位舒疾舞者之節此樂之文也簠簋以盛地產俎豆以盛天產規模之品節曰制

中去聲　與去聲

度脩飾之華采曰文章此禮之器也行有升降立有上下周還以中規圓裼襲以示文質此禮之文也器本不可謂之文然對情而言則亦文而已矣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亦承上文而言創新開始曰作唯深於其情乃能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推明於其文乃能因前古之能落而修明其適閉賽墜苟非情深而文明則不能也夫禮樂之情至為微妙其文至為繁縟今能知而識之決非常人所能必也聰明睿智上達天德之聖人預悟貫通博極理致之明人而後可與此故世有明人聖人之稱正以其能述作之謂也此功用之所以大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

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別音鼈○興，作也○此言作興禮樂之本也。樂以和爲主，是卽天地之和也。禮以序爲主，是卽天地之序也。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生。天地之序，陰之節而於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聖人仰觀於天，見陽氣之和，而播諸聲音運動。不君是樂由天作也。俯察於地，見陰質之序，而制爲與則一定不易，是禮以地制也。蓋不與天地之序，則其爲禮必過制，如陰過而肅，物之成者反壞矣。不明天地之和，則其爲樂必過作，如陽過而亢，物之生者反傷矣。唯能明陰陽動靜氣質生成之所以然，然後能作禮樂而贊化育也。○劉氏曰：上章言大樂與

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章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黃叔陽曰：此章或以和序統言天地，自其理同者言也。或以禮樂分屬天地，就其所以者言也。天地理一而位殊，記者言異而意同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倫，次也。無患，猶言無相奪也。官，猶主也。質，猶本也。順，當作愼。制，節制也。越，發揚也○孔氏曰：樂主和同，故在心則論說倫次，無相侵奪，爲樂之本情。在貌則欣喜歡愛，無少乖戾，爲樂之官主。禮主中敬，故在心則

與去聲
易音異
別音鼈
探平聲

大中至正，無有邪僻，爲禮之本質。在貌則莊敬恭愼，無有傲惰，爲禮之節制。此禮樂之義也，唯聖賢君子能知之。若夫施之於器，播之於聲，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以爲禮樂，此禮樂之數爾。聖賢君子固習而通之矣，而凡民亦可與知焉。蓋禮樂有義有數，知義則數不立，無數則義不行，二者固不相離。然義則情微而難知，數則顯設而易曉，故特別而言之，亦欲人深探其本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

招與韶通
推吐回反

其唯大聖乎。辯與徧通。孰與熟通。亨讀曰烹。夫音扶。後凡言及夫者倣此，不復出。○王者受命而興，其始成王業，則作樂以象之，所以詠歌休澤而俾勿壞也。及其久而定法制，則制禮以飾之，所以昭垂典則而持其亂也。樂唯象功，故功不同而樂因之。其功大者其樂備，如舜揖讓以有天下，而韶盡美又盡善是已。若武王之舞干戚，不如韶之蓋善，非備樂矣。功不同也，禮唯飾治，故治不同而禮因之。其治辯者其禮具，如上古質愨以爲治，而郊設血，大饗腥，是已。若後王之薦熟烹，不如古之精誠，非達禮矣。治不同也，非特舜武之樂爲然。五帝迭興，其時殊矣，隨時有作，功亦不同，故少暐之大淵，顓頊之承雲，帝嚳之九招，帝堯之大章，帝舜之大韶，皆不相沿，所謂名與功偕也。非特上古後王之禮爲然，三王代作，其世異矣，與世推移，治亦不同，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皆不相

上上聲　下去聲

襲所謂事與時竝也然禮樂之本固在於治功而其用之必由於道德故奏樂而窮極則有流而忘返之憂行禮而粗略則有偏而不舉之弊凡以道德不至故禮樂不行爾及太敦厚於樂而不至於憂禮儀備具而不失之偏其惟大聖道全德備者能之以此見禮樂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長丁丈反悖如字舊音純者非別音鼈下同○神者陽之靈陽主生樂本乎陽故率神鬼者陰之靈陰主成禮本乎陰故居鬼官猶職也○高下散殊者質之具此造化自然之禮制周流同化者氣之行此造化自然之樂情皆不待聖人作之而後有也聖人特法之耳蓋萬物至春而作至夏而長乃天地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於聖人之樂萬物至秋而斂至冬而藏乃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近於聖人之禮聖人唯法其和以作樂故大樂之成以和召和是天本和而我又有以敦厚之也氣至而仰若倡率之以上從乎天之生物矣唯法其序以制禮故大禮之成以序感序是地本宜而我又有以辯別之也氣反而感若安定之以下從乎地之成物矣由是觀之則聖人之作樂非以娛耳目也其意將以敦和而贊助乎天其制禮非徒爲觀美也其意將以別宜而配合乎地故禮樂之制作旣明且備則足以栽成其道輔相其宜而

意思之思去聲　分扶問反　處上聲

天生地成各得其職矣蓋由效法本乎天地故其成功合乎天地也○朱子曰此一段意思極好其文如中庸意必子思之辭非孟子以下所能作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此言聖人制禮本於天地自然之別者如此卽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天地有尊卑之位則君臣之分定於此矣山澤有卑高之勢則自公侯以至庶人貴賤之體別於此矣陽動而陰靜而之則禮之小者大者異矣五倫之道以類而聚五禮之施以羣而分皆本於人之所受天之所賦典禮之中自然有此尊卑厚薄之等非聖人以私意作之也天有日月星辰之象則法之以爲衣服旗常之章地有高卑大小之形則法之以爲宮室器具之制由此言之則禮之有別豈非天地自然之別乎黃叔陽曰此節或先言天地而後及禮或先言禮而後言性命或專言天地而不及禮古人文字固不拘拘於對待比擬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上上聲下去聲煖讀曰烜○齊讀曰躋升也蕩播蕩也百化百物皆化也興謂樂興也○此言聖人作樂本於天地之和者如此卽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地位乎下而其氣則上躋天位乎上而其氣則下降言相交也陽動陰靜循環無端是相

傳去聲　別竝音鼈

寧也。天生地成。交致其功。是相蕩也。而於其間或鼓動之以雷霆。或奮發之以風雨。或動之以四時之錯行。或煖之以日月之代明。凡若此類。皆天地陰陽之氣所附麗以澤物者也。是以氣行不乖而百物皆化。大樂於是乎典焉。則樂之所作。乃天地自然之和也。○應氏曰。此上兩節。本易繫辭傳之文。記者引之以發明禮樂之理。非深於道者不能及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辨別也。升成也。○中上文兩節之意。言天地之所以有和者。以化不得其時則物不生也。天地之所以有別者。以男女無辨則亂成也。天地之情如此。故聖人法之以制禮樂。也。舊說乖氣致異。乃禮樂之失。與天地相關。恐與天地之情一句不切。細味之。自見。○此上言效法之所本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

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樂著之著音灼。大舊音泰。今讀如字。○極。至也。蟠。猶委也。著之爲言。處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則和序之理。充塞流行。上至於天。下委於地。而天地之間。無所不之。故分而爲陰陽。則此理與之竝行。妙而爲鬼神。則此理與之相通。星辰高遠而窮極之。山川深厚而測入之。如此則乾知大始。樂實顯此而參贊之。坤作成物。禮實居此而裁成之矣。著大始。是樂有以昭著其生物不息之功。而天道立。居成物。是禮有以昭著其成物不動之功。而地道立。即此一動而生。一靜而成。天地間之功用。不過如

與上聲下同　塞音色

此。自此之外。無餘事矣。但百姓日用而不知。故聖人昭揭以示人。於其靜而名之曰禮。欲人體其序而贊地。於其動而名之曰樂。欲人體其和而贊天。故曰聖人作樂以象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而天地官矣。○此上言成功之所合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弦古絃字。治竝平聲。後凡言治民者倣此不復出。舞行之行竝音杭。綴音拙。其行之行去聲。○五弦。五音之弦

此時尚無文武二弦也。南風。詩名。即今所傳南風之詩也。夔。舜時典樂之官也。遠。長也。○舜作琴以歌南風。此惓惓爲民之心也。夔承其意。而爲之制樂以賞諸侯。則聲容大備。不特一琴而已。所以廣舜之心也。然非濫賞。賞其有德者爾。故德盛則教道惇嚴。此勤於教民而復其性者也。五穀時熟。此勤於養民而遂其生者也。然後以樂賞之。而其賞之也。又視其德之何如。如勤於治民者。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其怠於治民者。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短。言舞則聲可知。故觀其舞之長短。則知其德之厚薄。備聞其諡之衰貶。則知其行之美惡也。當時諸侯有不觀感而脩德者乎。今按聖人制樂。不專爲賞諸侯。此特舉其中之一節而言辭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言歷代名樂之義。堯之樂曰大章。言其

爲竝去聲下同　殺色介反

卷並音權

德章明於天下也。黃帝之樂曰咸池。咸，皆也。池，施也。言其德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爲備具也。舜之樂曰招。言其德能繼紹乎堯也。禹之樂曰夏。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樂曰濩，周樂曰武。救護生民，克成武功，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人事之理極於此矣。於文德者直言其義，於武功者則獨歎之，可謂達觀時變而善言聖人之心者矣。蓋聖人之心本無不同，但其事功隨時不能無異附。前章言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而名與功偕，正謂此也。按周禮無大章而有大卷，故鄭氏謂大章或作大卷。然大卷之義與大章不同，若作大卷，則下文所云章之者無謂矣。以咸池繫於堯舜之後，則孔氏謂本黃帝樂而堯增脩之者，理或有之。吳氏直以爲堯樂，蓋因周官名堯樂爲大咸故爾。今不可考，闕之可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

分扶問反

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行，去聲。○寒暑者，一歲之分劑；風雨者，一日之氣候。教者樂之全體，事則其中一音一容之節也。教重而事輕，故以爲喩。○黃叔陽曰：天地有寒暑之運，貴乎以時，不時，如冬有愆陽，夏有伏陰之類，則民感之而多疾疫。又有風雨之候，貴乎有節，不節，如春有淒風，秋有苦雨之類，則年不登而多饑饉。人君以樂爲教，所以養民於和，是民之寒暑也。苟失其大體而不時，則反導欲而傷世。以事爲樂，所以成民之功，是民之風雨也。苟亂其細目而不節，則爲虛文而無功。樂理之切於民生如此，然則先王之作樂，豈徒然哉。以教必時，以事必節，是法天地之道以爲治於天下。

也。而樂之施於政者，無一不善而有德矣。此是下民之行象君之德，豈有傷世無功之弊乎。此先王所以法天地而成化也。○輔氏曰：行象德則如大章、韶、夏是矣。若不顧其德而求備於鐘鼓管磬之閒，則不可謂之善矣。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食音似　易音異下也易同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音扶，下章同。

樂之、哀樂並音洛，下所樂同。後凡言哀樂者倣此，樂不復出。分扶問反。○豢，養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酒，猶言設酒。流，流弊也。壹獻，士饗禮也。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三獻，士一獻。百拜，言多也。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備猶防也。綴，張氏曰：當作輟，止也。大事，喪事也。大福，吉事也。○應氏據漢志，俗下增易字，文理方足，今當從之。○此明禮樂之用同歸於正人情也。言士行饗禮，殺所豢之豕以爲酒食，其初意豈欲爲禍亂哉。而獄訟由此益繁，蓋小人乘醉相侵所致，是酒之流弊生禍也。是以先王制爲飲酒之禮，雖一獻之微，亦必百拜，故雖終日飲酒而不得至醉。蓋既用心於儀文，則不得恣情於

酒食而獄訟無由生矣是所以備酒禍也不徒百拜而已爲之酒食非所以極口腹之也殷勤款曲所以合賓主之歡也苟歡而無節則恐忘德而繼淫故於其中而作樂非以極聲音之娛也優柔平中所以象德之存於中而正其本也又於其中而行禮非以修觀視之美也莊敬退讓所以止淫之生於後而節其流也然生禍之事不獨在酒蓋人之情欲無窮不爲之備皆足致禍故有死喪之事則有凶禮以哀之有吉慶之事則有嘉禮以樂之是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使哀不至於無節而減性樂不至於忘反而肆情備禍之道至於如此可謂無餘事矣此承禮以綴淫而言也先王以一心之和達而爲天下之和固自有所樂而因是以作樂則樂者即聖人之所樂也其體既妙則其用自神故內可以善民之心而感之也深外可以移易風俗而成之也易先王安得不著之以爲教哉此承樂以象德而言也著其教如下章立之學等以下諸事皆是

〇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知去聲噍音焦殺色介反思如字舊音去聲者非嘽音闡易音異後凡言慢易者倣此不復出賁與憤同肉而救反好去聲辟讀曰僻狄

當音惕〇陳本分六節今併之陳可大曰志當作急促也微細也噍亦急也殺亦微也思憂即第三章所云哀以思也諧和也慢緩也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略節奏也康安也猛威盛貌起初也奮振迅貌末終也猛起奮末者猛盛於初起而奮振於終末也廣大也憤懣也廣賁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勁堅強也肉璧肉地也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此言肉好蓋以璧瑜樂音之圓瑩通滑也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滌蕩滌也濫泛濫也〇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物以申第二章之意也血氣者氣質之性人心也心知者義理之性道心也此二者凡民之所必有然方其未感於物則渾然在中寂然不動固無喜怒哀樂之常此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及其既感於物則此性應之而動然後心術形於聲音而喜怒哀樂有其常矣此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前章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而後發於聲音此章論樂之所成則因樂音所發之殊而知其民心所感之異如思憂者哀音之所感也康樂皆樂音之所感也剛毅者怒音之所感也肅敬者敬音之所感也慈愛者愛音之所感也淫亂者喜音之所感也先王爲樂愼其所以感人心者正爲此也然其要則在愼其所以感之之始爾

正爲之爲去聲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

中去聲下同　殺色介反　塞音色易竝音異　徵音止

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道與導同行竝去聲學音效省音部

稱去聲比音界見音現○已發爲情未發爲性稽考也密之爲言閉也怒暴怒也懾畏怯也四指陰陽剛柔四暢四者通暢也學張氏曰與毀同文采謂五聲之和應若五色之成文也繩約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也○承上言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其作樂必先養其血氣心知之性而至於紲約其喜怒哀樂之情而中其節則天下之至和在我而樂之本立矣然猶恐五音之不正也又考定其度數或三分益一而上生或三分損一而下生使各中其度也然猶恐其流於邪也又裁制其禮義其聲濁而隆者尊貴

禮記集註卷十八　大　樂記　二十四

之清而殺者卑賤之使不過其則也然猶未敢遽推以爲教也先用之於天人之間而驗其何如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此天地生氣之和也則以聲合之仁禮屬剛義智屬柔信居剛柔之間此人心五常之行也則以聲道之其合和也陽主發動失在流散令使之不散陰主幽靜失在閉塞令使之不閉其道行也剛氣易怒令使之不怒柔氣易偏令使之不懾此謂四者通暢交在於中而充積極其盛矣由是發動於外則天氣人心感而大和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無相奪倫豈有怗懘之音哉然後推以爲教學等者發之等次也則制立之使人有可循節奏者聲之作止也則增減之使人無不習文采者聲之和應也則省察之使報而成章立教如此所以繩民之德厚也蓋民德本厚而樂以繩之約其情欲以養其性爾上章所云善民心而感人深音此也宮音至大羽音至小

調平聲和如字　見如字

小大相成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鐘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終始相生比之使各得其序立教又如此所以象民之事行也蓋民行有則而樂以象之五聲得則事行善五聲亂則事行愆考其聲將以正其行爾以此化民則調和者親疏之理清濁高下者貴賤長幼之理陰陽律呂者男女之理而人倫之或得或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奧也此引古語以證之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長丁丈反樂而之樂

禮記集註卷十八　大　樂記　二十五

指樂之樂亦音洛

音洛○遂猶成也慝惡也淫過也樂指樂之極者廣大謂聲緩也狹小謂聲急也感動也條遠也暢舒也感條暢之氣謂感動天地傷其條暢之順氣也君子即先王也○上言先王之樂此言亂世之樂與上正相反也地力竭故土敝而草木不長澤梁之入無時故水煩擾而魚鼈不大逆亂陰陽故陰陽之氣衰耗而生物不得成遂此三句皆以喻世道之衰亂也世亂則上無聖君而失其性情之正矣由是不能稽其度數制以禮義而所制之禮邪慝不正所作之樂淫泆無節樂淫則其聲哀傷而外貌不莊樂極而中心不安禮慝則其制慢易簡略而至於犯節流湎逐末而至於忘本蓋由慢易故不莊由流湎故不安禮先樂後故其相爲淫慝如此由是聽之者大則容爲姦宄小則思爲貪欲大固有容而容姦則非矣小固有思而思欲則非矣上則感傷天地條暢之氣不能合生氣之和下則

遠去聲

滅敗人心平和之德。不能道五常之行。是以君子賤之。惟恐放遠之不早。豈敢推以爲教哉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倡與唱同。和去聲。後節同。分扶問反。○張氏曰。回邪曲直。猶言吉凶悔吝。蓋天下之理。正者常少。不正者常多也。○此推淫樂之由。以起下文。姦聲感人。則乖戾之氣應於中。而惡心生。其發於外。剛則強梁溢隘。柔則懦弱邪媚。其惡有象。由是淫樂如桑間濮上之類興焉。正聲感人。則平和之氣應於中。而善心生。其發於外。剛則嚴毅幹固。柔則慈愛巽順。其善有象。由是和樂如咸英

韶濩之類興焉。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其各以類應如此。逆氣回邪而曲。惡也。樂之淫者亦惡也。由逆而淫。則惡歸於惡之分限矣。順氣直善也。樂之和者亦善也。由順而和。則善歸於善之分限矣。然後萬物之理。亦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如天地失常。萬物不遂。皆淫樂之所感也。天地位。萬物育。皆和樂之所感也。端之所出於上者甚微。而應之及於物者甚大也。作樂者可不愼哉。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發。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見。象之成也有可觀。又形於樂。則盡矣。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亦異。所應者異。故其所求者亦異。所成者異。故其所與者亦異。此君子愼其所以感之者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其行之行去聲。辟讀曰僻。知去聲。○反復也。不與論語四勿之勿同義。由從也。○上章言先王乃性之之聖人。此章言君子則反之之賢人也。性之動爲情。情正則志和。故約其情之放而反歸於正。乃所以和志也。情之發有類。類善則行成。故分次善惡之類而審其從違。乃所以成行也。修身之要。二端盡之矣。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禁之使不設於身體。亦內外之交養也。此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外而耳目鼻口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之道。以行其義。義行於內外。而志和行成矣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

徵音止下同

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奮亦動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也。著。如前章著不息之著。五色謂角配青。徵配赤。宮配黃。商配白。羽配黑也。八風。八方之風。律。十二月之律也。東北曰條風。配之。從大呂大蔟。東日明庶。竹配之。從夾鍾。東南曰清明。木配之。從姑洗中呂。南曰景。絲配之。從蕤賓。西南曰

比音畀，下同　和，亦去聲

凉。土配之。從林鐘夷則。西曰閶闔。金配之。從南呂。西北曰不周。石配之。從無射應鐘。北曰廣莫。革配之。從黃鍾。度。謂律度。自一至百。言多也。數者。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是也。小大終始。卽前章小大之解。終始之序也。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中呂也。迭相爲經。卽禮運還相爲宮也。倫理也。清明也。○此言作樂之事。而及其數也。承上言能脩身則樂之本立矣。然後發以單出之聲。雜比之音。而樂於是始焉。由聲音而播之琴瑟干戚羽旄簫管。則聲容具備而樂成矣。由是昭宣盛德而發其光輝。感通陰陽而動其和。氣生成得所而著乎物理。皆於樂得之。故其聲之清明則象天。其體之廣大則象地。終於中呂之上六。始於黃鍾之初九。則象四時之迭運。聲之違續而不絕。舞之綴轉而不定。則象風雨之迴復。五音各有所配之色。相爲應和。如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八音各有所配之風。各從其律。與八節相應。而不愆其期也。六律有上生下生之度。必得乎損一益一之數。聲雖有變而度則有常也。此三句言其常而不紊也。音有小大。以法度律之。如宮音至大。必得羽而後其大者蓋明。羽音至小。必得宮而後其小者益顯。互爲依轉而相成也。律有終始。以次序比之。如終於中呂。而終則復始。始於黃鍾而始則必終。如環無端而相生也。樂有先後則聲有倡和。律有長短。則音有清濁。濁者倡則清者和之。清者倡則濁者和之。彼此更迭而爲主也。此三句言其變而不窮也。君子作樂之妙至是盡矣。故其樂之行於上下也。五典以明而無汙濁之弊。形氣交正而無昏壅怨懾之畏。務其未淳之風。易其不正之俗。天下皆安。而無一夫之便化。一物之失所。此樂之功效也。

復，扶又反　更，平聲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下五樂竝音洛。○承上言樂者非他也。卽生於人心之所樂者也。然宣化道欲。其效不同何哉。蓋由君子反情比煩則所樂者在得其道。小人不能則所樂者在得其欲。唯樂在得道。則以道制欲。故其心安泰而不至於亂。雖樂在得欲。則從欲忘道。故其心惑亂而卒無可樂。本原不同而樂因之故。其成敗如此。○擇于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唯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讀曰嚮。○方嚮道也。○承上言君子樂得其道。是能反情以和其志。養其在內之樂。而脩身之本立矣。廣樂以成其教。推其在外之樂。而治民之

道欲之欲與慾同　而樂之樂如字

用行矣。又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皆以道制欲而倫理明。形氣正。風移俗易。天下治平。卽此可以觀君子之德。始於自新。終於新民。其斯以爲至乎。不以此類成行者。輿內以見外也。張氏曰。此總結上文。又以起下文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咏與詠同。○爲僞當作僞所字之誤也。○此承上觀德而言。人心之德。乃性之端緒。德出於性也。所作之樂。乃德之英華。發以章德也。見性爲德之本。德爲樂之本。金石絲竹特其器耳。雖曰德性

之所寓而實非所重也器不止於四者樂此以該其餘所蓋人之作詩所以言其心之志也詩成而歌之所以咏其心之聲也歌之不足又從而手舞之足蹈之所以動其容也然是詩歌舞三者皆本於心然後金石絲竹以飾其聲干戚舞蹈以飾其容是樂器從之也此申上三句之意也夫樂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惟情深故文明惟氣盛故化神情深氣盛和順之積於中也文明化神英華之發於外也由是觀之則樂之爲樂可以僞爲於外乎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治平聲見竝音現拔音鉄獨樂之樂音洛好去聲○文采與前章不同此謂樂之威儀也方法也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拔如步僕拔來之拔疾也○此言樂舞之理樂者生於人心之感物而動也心動則形於言而有聲此時雖未有樂而樂之形象已見於此矣以聲而播之樂器則有文采節奏備矣可觀而不終於質素是聲之飾也君子反情和志以動其本生變成方以樂其象然後樂器從之以治其飾如此則本文具備先後有餘樂舞之理盡矣故蔡弼作則先擊鼓以警動衆聽欲其齊也舞

將作則先三舉足以示見方法習其容也一節終則再擊鼓以明其進懼其亂也既進而又終則復擊鐃以謹其退欲其飭也此治飾之事也是舞之容雖若迅速而進退中節不過於疾樂之道雖曰幽復而情意可求不隱於人此樂舞本然之妙也故君子以之爲已則和而平是備樂其志不厭其道言學而不厭也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是備樂其道不私其欲言誦人不依也情見於樂之行而見其義之立心知而體皆行其義作樂之不立矣化成於樂之終而和其德之尊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感人之本謙矣由是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淫蕩消其邪傲也唯其速於感物見其以於生民奸引古語以結之○陳可人曰非章語宋皆以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豈可謂生民之道眞大於戮伐哉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去聲樂其之樂音洛○自由也反復也義與報同始財也情亦始也謂人情之始也○直往曰施復來曰報樂有發達動盪之意一出而不可反有施道焉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反復而還於內有報道焉蓋樂生於和無待於外而樂其所自生是章著其外之德也亦如所謂樂由中出也故謂之施禮始於內雖外有文而實則還其所自始是報反其情之始而非由外來也亦如所謂禮自外作而卻本於內也故謂之報按此語最精細而說者類以粗俗之意解之甚非本旨唯朱子能會其意故思因而演之讀者玩味自當有得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

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緣去聲○孔氏曰青黑緣者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爲之緣也牛羊非一故稱羣○車服有制尊卑有等先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大輅龍旂九旒寶龜皆天子之事今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是諸侯得乘之也上公龍旂九旒是諸侯得建之也寶龜青黑緣飾是諸侯得藏之也又從之以牛羊之羣若疑於僭矣然先王之待諸侯無德不酬無功不報故以此物贈之是以諸侯亦得用天子之物也王氏曰此簡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愚按先儒謂解上章遂以此爲禮報之事夫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此明禮報可乎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易亦變也統領也同和合也辨別也管猶包也○此言禮樂之定體樂以和爲主乃情之得正而不可變者也禮以序爲主乃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唯和故統同而無所乖戾唯序故辨異而不相混淆合同異者人之情也今禮之說不外乎辨異樂之說不外乎統同是能包管乎人情也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去上聲偩音負○窮究極也本者人性之同變者氣質之異著顯也所謂微者著也經常也偩依象也應感不測爲神虛靈不昧爲明興猶升也凝聚也成也領掌也○承上言樂惟爲情之不可變故其情能窮本而知變所謂變其異而反其同也禮唯爲理之不可易故其經能著誠而去僞所謂辨其外誘以全其眞純也由是觀之則知禮樂者效法天地之情通達人心之德二者皆謂序與和也樂由陽來以降上神禮由陰作以升下神相交而不判也道以爲本而精寓於粗器以成之而粗載乎精渾合而不離也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節以別倫理以篤恩義統領而不遺也有是五者則禮樂之體備矣體備則用行故下文遂言其效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與欣同煦吁句反嫗音飫覆敷救反區與句同音鉤觡音格伏扶又反鬻與育同殰音瀆殈呼闃反○煦烝也嫗煖母也謂如母之育子也屈生曰句謂句曲而生者也角之有枝者曰觡昭蘇者蟄蟲而出如暗而得明如死而更生也嫗伏體伏而卵生也孕鬻姙孕而胎生也殰未及生而胎敗也殈裂也○聖人在天子之位謂之大人其制禮作樂各極其盛故天地將爲之昭著天地訢合以下皆言樂之所感即天地昭著之事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是天地感之而歆欣相合也陽交乎陰陰交乎陽是陰陽感之而變合相得也天以氣煦物而職覆所以鼓其出機地以形嫗物而主育所以鼓其入機由是草木之既成者茂句萌之始生者達此植物各遂其生也羽翼及羽者卵生者皆鳥也則或奮或嫗伏或不殈角觡及毛

者。胎生者皆獸也。則或生或孕鬻。或不殰。蟄蟲。蟲也。則昭蘇出動。物各遂其生也。此由樂道使然。蓋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得所。故曰樂之道歸焉耳。謂功歸於樂也。不言禮者。記者主在於樂。故特美樂功。樂功既然。則禮可知矣。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

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上二後行並去聲。○揚鉞也。干揚皆舞者所執。童者童子也。有司如周禮司几筵司尊彝籩人豆人之屬。北面位之卑也。商祝習知殷禮者。殷人尚質。喪禮以質為主。故兼用殷禮也。後尸後主人。謂在尸與主人之後也。德者人君之德。指和敬而言。藝者童子有司樂師之所習。指干揚筵席聲詩之屬。行者尸與主人之所行。指敬哀而言。事者宗祝商祝之所習。謂宗廟及喪禮也。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藝成而下。如樂師北面而弦之謂。事成而後。如宗祝後尸商祝後主人之謂。○禮樂之事。有道有器。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之聲。干揚之舞而已。以其有至和之德存於中也。此聲與容特樂之末節耳。故干揚則童者舞之於下。君不親也。禮者非謂鋪陳列器升降為禮而已。以其有至敬之德存於中也。此器與文特禮之末節耳。故有司掌之於下。君亦不親也。樂師辨乎聲詩。知黃鍾大呂弦歌者也。而至和之德或未必知。故北面而弦。不敢如君之南面也。宗祝辨宗廟之禮。而至敬之行或未必知。故居尸後。不敢先乎尸也。商祝辨喪禮。而至哀之行非其所事。故居喪主之後。不敢先主人也。蓋德成者能兼乎藝。故尊而居上。藝成者不必有德。故卑而居下。行成者前乎事。故尊而居先。事成者不必有行。故卑而居後。此見禮樂以道為本。而器特其餘。人當深探其本也。然器亦不可廢。故先王既成其德。又習其藝。是有上有下也。既脩其行。又習其事。是有先有後也。本末具舉。精粗不遺。然後可制作禮樂以示天下。此又見道器之當兼備也。

敢先之並去聲　倦平聲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音扶。下節同。治平聲。相道並去聲。下節道同。○文侯名斯。晉大夫命為諸侯者也。端冕端衣玄裳而加冕也。厭之故唯恐臥。好之故不知倦。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旅眾也。和正以諧。無姦聲也。會合也。守保守而未作也。拊節也。以韋為表。裝之以糠。亦鼓類也。以其輔相於樂。故又謂之相。堂上弦以琴瑟。則拊為之節。堂下匏以笙簧。則鼓為之節。會守拊鼓。謂弦匏笙簧之器雖多。

好去聲　間享內並同

中去聲

必會合相守待擊相及鼓然後作也文節鼓也亂者卒章之節武謂金鐃也鼓聲也爲陽故謂之文鐃聲爲陰故謂之武相即拊也訊亦治也雅亦樂器狀如漆筩中有椎乎者每上下之偏巧者無遠近之異○古樂之舞則舉之進退齊一而無參差其聲則和正以廣而不袞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而不奈方其始奏先擊鼓以警衆齊其始也及其復亂則擊鐃以飭歸正其終也慮其音之亂則有相以治之使得其理恐其舞之疾則有雅以訊之使中其節奏而不迫和而不流樂之盡善者也故其一終君子於此而語樂所語者乃道古樂之正也蓋感其情文之備傳其和敬之原而不覺數息之深議論之長也此是致樂以治心則嚴而泰和而節其身修矣次及於家則相親相敬其家齊矣推之天下則合敬同愛天下平均矣此古樂之發於外者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沈侍林反間去聲

濡音儒獶本作獶與猱同音鐃○俯曲也優俳優謂排戲之人也侏儒人短小者獶獼猴也○今樂舞容則進退俯僂行列雜亂與進旅退旅者異矣樂聲則邪滌濫沉淫不反與和正以廣者異矣舞人則俳優侏儒如獼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知父子尊卑之等淫邪如此則和敬之節蕩然無存矣作樂雖終無可言者況可與之道古哉此新樂之發也○此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發之異乃見於聲容驗於功效之間者判下文禮樂之本而言也

見音現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

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好去聲夫音扶二字章內並同後凡言夫樂者倣此不復出當並去聲疢丑刃反莫讀曰漠長丁丈反王去聲俾並音畀祉音恥施音異○凡鏗鏘之類皆爲音其應律者乃爲樂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祥亦妖也書言亳有祥大當大化均調也小者爲紀大者爲綱此云紀綱專指父子君臣而言紀則綱中之細目也詩大雅皇矣之篇貞莫然清靜也詩之德音本言王季名譽此引之以爲樂斷章取義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慶賞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徧服也俾當依詩作比謂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施延也○子夏欲言作樂之本故立音樂之說以啓之古者聖人在位因天地自然之利加撙節愛養之功故天地順而四時不忒民皆有德而五穀茂盛疾疢妖祥泯而不作此大化內綱之日民生已厚而禮教刑典矣然後作爲父子君臣之禮以爲人道之紀綱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綱也而於其中又有問答親

調平聲下同

比並音畀

刱音刱 見音現

汎與泛同

樂音洛

膳飢見職事之類不能悉舉者紀也備舉二者其餘可推故紀綱既正而親疏有序尊卑有等天下大定也此禮教大行之日民德以正而樂可作矣然後正六律以和五音理弦歌以播詩頌則能脩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而其音謂之德音德音則可以平心可以宣化明則平天下幽則感鬼神其不謂之樂乎故引詩德音以證之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趨讀曰促數讀曰速敖與傲同辟讀曰僻喬讀曰驕○溺音者淫溺之音也好濫好爲汎濫淫及非已之色也燕女

安於妻妾之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而疾速也煩煩擾不寧靜也敖僻倨肆而偏邪也○鄭音好濫由其志之淫宋音燕女由其志之溺衛音趨數由其志之煩齊音敖僻由其志之驕四者雖有淺深然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故不可用之於宗廟言鬼神厭棄而不享也○此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本之異乃始於世道之治亂成於人心之邪正者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句肅敬也雍句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聽平聲○詩周頌有瞽之篇雍詩作雝○此承上文祭祀弗用而言古樂可用於祭祀也詩之所謂肅者言乎樂音之肅敬小大得其稱終始得其序而不流于私邪也所謂雍者言乎樂音之雍和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分同而不至於乖離也敬而有和以爲之體和而有敬以爲之用是乃德音之謂

長丁丈

與上聲

樂而施之人事通身及家平均天下皆可行矣用於宗廟先祖有不聽乎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易音異○上言長居民上者帥謂臣也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孔甚也○承上言溺音之害如彼古樂之效如此則人君聽樂可不謹其所好惡哉言當好古樂而惡溺音也所以然者蓋君好臣從上行下效朝廷之上邦國之間感應甚速誠有如詩所謂誘民孔易者使好古樂固云美矣若好溺音其害寧有窮乎子夏言此所以戒文侯者至深切矣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

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椌音腔楬音劫壎與塤同篪音池○鞉與鼗同椌柷也楬敔也壎燒土爲之篪截竹爲之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旄旄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又言古樂之可用於祭者聖人勉大當大定之世然後作爲華音之鞉鼓木音之椌楬土音之壎竹音之篪此六者皆質素之聲和敬之寓也故謂之德音而樂於是乎始焉然後越之金石爲鐘磬播之絃絲爲竽瑟以和之武用干戚文用旄狄以舞之此聲容皆備而樂於是乎成矣此所以祭先王之廟先祖是聽幽可交乎神也所以當行祭之時獻酬酳酢明可交乎人也異姓來助祭者有貴賤之官序聽樂則貴序

別音彆
劇音[illegible]

乎上賤序乎下宗廟之中有得乎朝廷之宜
矣同姓咸在者有尊卑長幼之序聽樂則尊
列於前卑列於後長列於上幼列於
下今日之所行可爲後世之法矣
鐘聲鏗
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
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
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
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
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
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

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
所合之也
橫音誑濫上聲音義與檻攬擥同
畜音蓄讙音喧○陳本分五節令
併之號號令也橫充滿也聲磬之磬當作罄
字之誤也言其聲磬然清響也廉廉隅也濫
者擥聚之義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
衆者也非謂聚斂之臣也讙讙囂也彼謂樂聲
也合之契合於心也○此言聽樂之道也鐘
聲鏗然立號令之象號令嚴則士卒之氣充
氣充則戰克守固而可以立武故聽鐘聲而
思得武臣也石聲磬然立辨別之意知之明
則守之固而能致死於患難之中矣故聽磬
聲而思得死封疆之臣也絲聲哀切有廉制
裁制之意人有廉隅則欲不能誘而可以立
志故聽琴瑟之聲而思得志義之臣也竹聲
濫然立會合人心之意人心會合則能聚衆
而不渙散矣故聽笙竽簫管之聲而思得容

盛音成

民畜衆之臣也鼓鼙之聲讙[illegible]能使人心意
動作心意動作則必勇往直前可以進衆拔
聽鼓鼙之聲而思得將帥之臣也前言武臣
蓋泛言之此則專謂主將也八音舉其五而
不及匏土木者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樸
質而無輕清悠颺之韻故略之又匏以盛竹
木以擊鼓言竹革則匏木在其中矣夫樂音
各有所合之義聽者各思欲得之臣如此然
則君子之聽音豈特聽其鏗鏘而已哉良由
平日常存保守社稷之心而注思於社稷之
役故於彼所作之樂音驟聞而各有所合自不
能已於思而益致其顒望無窮之意耳若非
平日有所思而徒聽鏗鏘之音於一日豈能
有所合哉文侯聽古樂而恐臥則其平日怠
於政事可知矣無
怪乎其無所合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
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

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
曰恐不逮事也
賈音假夫音扶章內並同○
陳本分兩節令併之賓牟姓
賈名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也病猶憂
也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流連不絕之貌皆
言歌聲之長也逮及也事戎事也○陳可大
曰孔子問人武之樂先擊鼓戒備已久乃始
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不得士
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戰今欲象
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孔子又問歌聲之
長何也賈答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
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愚按孟津之
會順天應人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無不
得衆不逮事之事然武王之心則謂一日之
閒天命未絕猶爲君臣蓋易所謂不疾貞者
故猶以此爲慮也賈能知
此可謂深得聖人之心矣
發揚蹈厲之已蚤

令平聲

召音邵　繆與謬通

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陳本亦分兩節今併之坐跪也致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輊之軒○孔子又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乎賈答言象武王及時興兵之事故不可緩緩則後時矣孔子又問舞武之人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軒其左足何也賈答言非是武樂之坐意謂舞法無坐也然以下文孔子言太公之志周召之治觀之則此兩答皆非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句是也。唯如字萇音長

○淫節前淫液之意但彼謂歌聲此謂樂聲爾商者西方殺伐之聲一字自爲一義故以及字連之舊說謂貪商不成文理唯語辭萇弘周大夫○孔子又問武樂既有淫液之聲又有殺伐之聲何也賈對言此非武樂之音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音則是何樂之音乎賈答言此由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眞傳而謂爲武樂之音則是武王時殺而其志荒繆矣孔子因言我之所聞於萇弘者亦若吾子之言其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語去聲○女讀曰汝後同大音泰召音邵下同○免席避席也亂樂之卒章也○備戒已久病不得衆本賈之言孔子不以爲非故賈謙言既聞命矣謂若孔子命之也因問備戒已久同遲矣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何也孔子言作樂者或以象文德之成或以象武功之成是倣象其已成之功也今將舞之時舞者揔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之志佐武王以成武功也武舞將終則皆跪而不復致憲者以文止武象周公召公之治相武王以成文德也觀此則賈及時事非武坐兩答皆非矣今按大公有丹書之戒則是未嘗無文也周公有東征之師則是未嘗無武也此特從重者言耳又象成二字乃此章之大旨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綴音拙　嶷音屹　復扶又反　相去聲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綴音拙○成猶曲之一終也綴者南頭之初位也○此總言武舞六成之象也周都在商之西南商都在周之東北故舞位四表以爲象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武舞之始也是爲一成象武王之北出觀兵于孟津而伐商也自第二位至第三位是爲再成象已克紂而滅商也自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是爲三成象克商而南還也自北第一位至第二位是爲四成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自第二位至第三位是爲五成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而爲師召公居右而爲保也自第三位而復于南頭之初位是爲六成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奉武王爲天子也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

還讀曰旋

蚤音早下同

行音杭

進事蚤濟也。分扶問反○陳本分夾以下二句連下文今正之駟當作四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分部分也濟猶成也○此申上文之意蓋就六成之中摘出二事而細言其象也南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武王伐紂而盛兵成於中國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又夾之而前進象武事之早成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此以下皆答遲而又久之問言舞者久立於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

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下竝去聲薊音計行如字○反當作及反及商謂至紂都也一說言反商政政由舊也更詳之投者舉而徙置之辭家語史記皆作封封墓之封謂積土也使之行商容當依家語作使人行商容行猶視也商容商之賢臣紂嘗奪其官既沒武王猶使人視之而追復其位也政即王制力政之政弛謂寬其征役也倍祿祿薄者倍增之也未及下車與下車者緩急之辭其實封微子爲殷後乃成王時事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華去聲復竝扶又反衅許靳反建上聲櫜音羔○陳可大曰衅與釁同以血塗之也倒載者干戈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也名之曰建櫜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建讀曰鍵鍵鎖也櫜韜兵器之具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射竝如字賁音奔說讀曰脫○陳可大曰散軍放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

穿去聲

去上聲

弟與悌同

郊學之中也左東學右西學在東郊東學之射歌貍首之詩以爲節在西郊西學之射歌騶虞之詩以爲節也貫穿也革甲鎧也軍中不習禮故其射以爲主於穿札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爲矣裨冕見曾子問搢插也說劍解去其劍也敬謂敬其先也五教禮射以教德說劍以教文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耕籍以教敬也并下文養老以教弟則爲六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食音嗣大音泰弟與悌同夫音扶○三老五更見文王世子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冕而持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盾也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

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此結牧野以下假武脩文之事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又總結待諸侯之至及牧野之語言由待諸侯之至觀之則武功遲久既無急於伐商之心由牧野之語觀之則文德延久又有緩於待化之意其得天下之氣象也雍容其守天下之節目甚詳密武之遲而又久其義不既深乎○此章皆論大武之樂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治並平聲易並音異

傳去聲

章內並同則樂樂則之樂並音洛下節同○陳本致禮以下屬下節令正之斯須暫特也致謂研窮其理而極其至也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令當從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句乃一章之大旨致樂以下則分言之也樂由中出故治心者以樂以樂治心則無斯須不和而感化之機深矣故易直子諒固有之善心油然復生生則善端之萌自然悅豫而樂樂則心與理融寧靜不擾而安安則自得之深因無少間斷而久久則渾然天成非人所爲則天天則不可知變化無方而神唯其天則不待言而信默而成之也唯其神則不待怒而威神武而不殺也治心至此可謂至矣禮自外作故治躬者以之致禮以治躬則無斯須不順而檢制之功密矣故能端莊以持己恭敬以接人唯莊敬故色足憚而嚴肅發於外而有威治躬至此可謂至矣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

間去聲下同調平聲和如字

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此反言以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致樂之功少間則心中不調和不喜樂而內亂其神矣由是鄙吝詐偽之心乘而入之致禮之功少間則外貌不端莊不恭敬而外弛其防矣由是輕易怠慢之心乘而入之謂之入者外誘使然明非本心實有此惡也然亦謂之心者奪其本心而反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

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錯與措通○煇與輝同承順與極順異義○此推治心治躬之由而合言其效也心本至和樂者由人心之和動於內而作也故致樂以治心則以和感和而心自無不和矣此樂所以可治心也理本至順禮者由此理之順動於外而作也故致禮以治躬則以順自持而身自無不順矣此禮所以可治躬也樂極和即所謂易直子諒之心生而安久天神也禮極順即所謂莊敬而嚴威也內既極和又極順則德容表裏之盛無以加矣由是和至之顏色能消乖戾之氣至順之容貌能弭忽怠之情而民不爭不易慢也不特此爾德煇在外者也由內而動則民皆承聽而法其和以治心理在內者也發於外則民皆承順而法其順以治躬故以此自治即以此治天下夫何難哉○樂也者動於內者

夫音扶

殺色介反下音同所樂之樂音洛下快樂所樂則樂並同施去聲

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則樂之樂音洛○此因禮樂之本體而救其流弊也禮動於外以樽節退讓爲體是其所主在收斂而減殺此非人之所樂故當進而以進爲文言須前進而不止也不進則失之銷沮矣樂動於內以舒暢發越爲體是其所主在快樂而盈滿此則人之所樂故當反而以反爲文言須收斂以向裏也不反則失之流蕩矣禮施不報則輟故禮有報得其報則樂而進樂盈不反則放故樂有反得其反則止而安由是觀之則禮之報樂之反皆理之當然故曰其義一也張子云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

治平聲　樂如字　[illegible]音[illegible]

方也樂也樂必無樂樂不足樂之樂竝音洛耐古能字爲道道之之道竝與導同肉而救反○樂者本人情之所樂而作之者也此所謂樂乃中節之樂即下文所審之一所定之和非常人不正之樂也故爲人情之所不能免而欲治情者必資於樂不可斯須去身也蓋人情感物而動而有樂則必發於聲音而爲詩歌形於動靜而爲舞蹈是乃所性之良能天機之應感故曰人之道也性一定而無變及感而爲情故有變而猶未盡也至有聲音動靜則性情之變盡見而無隱藏矣故感於物則動於中而不能無樂樂於中則暢於外而不能無歌舞之形形而不爲文辭以道之則情蕩而不能無亂先王爲斯民之主以其亂爲已恥故制爲雅頌之聲詩雅陳王政之得失以致其勸戒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其成功凡以道之於禮義使其聲音足以娛樂而不至於流放其文理足以講明而不至於怠息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接於身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長丁丈反比音畀○黃叔暘曰宗廟之中有君臣上下其

倡與唱 和去 房

地以敬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敬而和敬以終事矣族長鄉里之中有長幼其地以順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順而和順以相接矣閨門之內有父子兄弟其地以親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親而和親以相與矣感人如此蓋由先王作樂以人性本一至和存焉而所應之情不一於是始有乖其本體而不和者故惟精以審其一以一而定其和則性情皆正而樂之本立矣然後比之八音以顯聲之節比之干羽以顯容之節則聲容兼舉而樂之文備矣及其節奏之合倡和清濁迭相為經屈伸俯仰各得其宜若五色之錯雜以成文采而皆不相亂則樂之和極矣由是用之閨門以合和父子而莫不和親用之宗廟以合和君臣而莫不和敬用之族長鄉里以附親至疏至衆之萬民而莫不和順其本皆原於審一定和之功故此審一定和者乃先王立樂之方也此節所言比諸上文益加密矣

好去聲後凡言好者放此不復出　詘去聲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詘與屈通要平聲行列之行音杭○聽雅聲則好善惡惡之心生聽頌聲則想慕盛德之心生是謂志意得廣內可以治心也下言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外可以治躬也至此則不但合和人倫附親萬民而已由是觀之則樂非先王之樂也天地之命令在是聲容之間無非教也而民莫敢不承聽焉中和之統紀在是性情之德不可離也而皆會於樂焉苟斯須去之則逆天地之命而敗人之德矣此豈人情所能免哉

○夫樂

樂用之樂音洛　操平聲

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儕音柴道與導同○儕類也○言樂非先王無因而作也見天下之和而喜心生焉故用樂以飾之軍旅鈇鉞非先王所樂用也見天下之無節者而怒心生焉故用軍旅鈇鉞以飾之是先王之喜怒非私喜怒也從其可喜可怒之類發而中節者也故至和所感而天下和之至節所加而暴亂無節者畏之然則先王之達禮樂於天下始於一心而通乎千萬人之心所操者約所及者廣可謂盛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

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斷音段下並同夫音扶○贛與貢同子貢孔子弟子端木賜也師乙樂師名乙四詩唯頌為正聲皆有正有變師乙所稱蓋指正者言之正風如二南豳風正大雅如文王生民二什正

釐音僖　說讀曰悅　剌音次　易音異後凡言易直者倣此不復出

小雅如鹿鳴白華彤弓諸什是也商齊之詩不傳直己直躬而行略與率性相似○黃叔陽曰人之氣稟不同故其德性亦異先王之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歌其所宜之詩所以保德也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是也寬大而不妄動柔順而不能隨乃德之盛者故宜頌頌蓋頌美先王之盛德也心體廣大而不撓於動事理疏通而不失之謳乃有德者故宜歌大雅蓋大雅乃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恭而好禮而不過儉而好禮則不陋是能洽乎人情者故宜歌小雅蓋小雅燕饗之樂歌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者也正直而又靜廉隅而能謙是能正乎性情者故宜歌風蓋風美善剌惡歸於性情之正者也直情徑行而濟之以慈愛德之剛中者也則宜歌商商音剛決故也和厚易直而濟之以能斷德之柔中者也則宜歌齊齊音柔緩故也夫有此

德而宜此歌是歌者先直己以為德而後數樂其德以保之其直己者不同故陳德者亦異此歌之所以有宜也及其久也直己陳德交相培養則性天流行其接動於己身而天地四時星辰萬物各得其宜矣然因德而取詩移四詩而保德蓋說大焉應氏曰師乙諸工而誦其所聞有非後世儒者所及蓋先王之澤未斬人多習聞聲樂之理故也愚謂子貢宜歌大雅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識誌音志○黃叔陽曰商

數音朔　夫音扶下節同

詩皆存不必言矣唯商齊失傳故特明之商者五帝所遺之音也商人識之因謂之商非商人之所作也齊倣此肆直而慈愛是有剛中之德而明乎商之音矣故臨危疑之事而數能決斷溫良而能斷是有柔中之德而明乎齊之音矣故見利能讓而不私於己夫臨事屢斷是養浩然之氣勇之德也見利而讓是得斷制之宜義之德也有勇有義非歌齊之音安能保其久而不變哉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

貢問樂

隊讀曰墜中並去聲句音鉤說讀曰悅○上謂聲之高也抗舉也下謂聲之低也隊墜也槀木枯木也倨方也舊說微曲者非句曲也端正也○黃叔陽曰此數者歌聲之妙也蓋曲謂不合諧和之節則乖乎中正無以陳德而保之矣故歌之音節必合數者然後為妙也然歌之名義長言之謂也原其初則由心感於物而說故言之言之不足以發其所說故長言之於是始有歌矣所謂歌永言也長言之而又不足以盡其所說則形於聲嗟氣嘆意味深長不覺低昂之變矣嗟嘆之而又不足則形於手舞足蹈歡說之極不知誰之所為矣歌之始終如此所以為長言也夫由長言而至舞蹈則樂自是作矣故子貢問樂意當時必有答之之辭詳及器數而不但言其義者今亡矣吁可惜哉

禮記卷之十八

禮記卷之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雜記上第二十

此篇泛記喪事之雜禮。又兼他事。故以雜記名篇。凡四十五章。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乘音盛。後同。綏音蕤。○復。招魂復魄也。道。路也。綏當作緌。旌旗之旄也。去旒而用之。○諸侯朝於天子。或自相朝會。而死於主國之館舍。則其呼復。如在本國之禮。不以在外而殺也。如死於道路。則復者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執綏以復之。升左轂。象在家之升東榮也。執綏。象在家之持衣也。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輤音倩。裧與幨同。蚩占反。○輤。柩車上覆飾。卽鼈甲也。將殯之車飾曰輤。將葬之車飾曰柳。輤象宮室中央隆高。四面漸下。以赤布爲之。裧。輤邊緣也。垂於輤之四旁。亦赤色。旣載柩。則用緇色之布爲帷如裳。以圍棺。所謂牆也。又用素錦爲小帳如屋。以覆棺上。設此飾。乃行也。若未大斂。載尸而歸。亦如之。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說讀曰脫。下同。○至殯宮之門。不徹裳帷。遂入殯宮。正柩於兩楹之間。故曰適所殯。周禮。殯於西階之上。唯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唯輤則先說於廟門之外。以其入自何宮室。不必復用象宮室之輤也。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輲音船。○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輲讀爲輇。說文。有輻曰輪。別用木爲輻也。無輻曰輇。合大木爲之也。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輇車載之。今至家而說輤。則唯尸在輇車上耳。故云載以輇車。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此云門。阼。蓋以尸歸也。○大夫士死於道。及死於館者。其復。至家說輤。入門升階適殯。皆與諸侯同。但大夫以白布爲輤。不得用赤布。士以葦席爲屋。不得用素錦。以蒲席爲裳帷。不得用緇布。此降殺之別。不以館道之隆殺。而忘其尊卑之分守也。○

此章記君大夫士死於外之禮。○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君之臣某之某死。上某。臣之名也。下某。親屬之稱。或父。或母。或妻。或長子。是也。君與夫人訃不曰薨。而曰不祿。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凶事不敢直達也。夫人大子不言敢告於執事者。蒙上文也。衆子庶子不訃。賤也。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

好去聲

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實並如字舊讀爲至者非○鄭讀曰敵謂位命之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張氏曰實者以他國傳疑使人實之也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陳可大曰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此章記君大夫士之訃辭○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堊音惡○次喪次也

墼音擊　治平聲　分扶問反　有詩曰又

公館公宮之舍也終喪禫也士有二一謂邑宰之士一謂朝廷之士廬在中門外東牆倚木爲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爲之塗以白土○此記臣居君喪之次既練之後大夫則次於公館以待終喪而後還家若邑宰之士則練而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未練之前大夫居廬言大夫則朝廷之士可知已邑宰之士則居堊室凡此皆以恩有隆殺分有親疏也士練而歸又恐廢職也○大夫爲其父毋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毋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爲其之爲並去聲○陳本士爲以下屬下文今正之○古者喪服大夫士升數不同士服斬衰之縷三升有半而成布則三升謂之麤衰斬若大夫以上則皆正三升也齊衰

別音彆　量平聲　衰與縗同

四升若大夫則五升也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呂氏曰父母之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與其服如此意必後人過爲分別之故若周公所制之舊禮豈以親之生死而論量貴賤至此哉後章言端衰無等則舊禮也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毋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毋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爲其爲之之爲並去聲○陳本連上士爲二句分三節今併之○此申上文之意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爲士得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適故也至於庶子身爲大

分扶問反　治平聲　緌去聲　下同

夫雖得服大夫之服以喪其親然其位猶與庶子之未爲大夫者相齒列蓋嫡庶之分不可以貴賤廢故也此明適庶之正禮也至謂子爵高於父毋則父毋不能主之而使其子爲之主無子則置後以主之若充其說則是舜可臣瞽瞍矣豈理也哉○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衰與縗同○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卜灼龜也宅葬地也有司治卜事之羣吏也麻衣深衣緣之以布者也布衰以三升半布爲衰其制長六寸廣四寸就綴於深衣前當胸之上也布帶以布爲帶也因喪屨因喪服之繩屨也蕤與緌同古者緇布冠無緌後代始加緌故此明言之也上占者卜龜之人也皮弁通乎上下乃天子視朝

爲去聲

之服諸侯大夫士視朔之服而用之者與神交之道也史筮人也練冠縞冠也長衣深衣緣之以素者也下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也○此記大夫因葬卜筮之服有司筮史爲卜筮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皮弁朝服重卜筮故彌吉也筮輕於卜故但朝服朝服卑於皮弁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薦進也馬駕遣車之馬也若柩車則以人不以馬篇末所謂乘人也出馬出廟門也包奠包遣奠之牲體置於遣車以送死者也讀書讀方版所書賵奠賻贈之名物也○此記柩車將行之序也設遣奠時既薦馬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此時馬在廟中及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以駕于門外然後徹者入包奠以車出置車上於是主人之史及公史取賵書於柩東西面而讀之乃行此大夫之禮與士同

治平聲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相去聲○大宗人即大宗伯相佐助禮儀也周禮大宗伯之屬有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是也小宗人即小宗伯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此記大夫喪補卜之人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兆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兆其役其廣狹固不同矣然其力有不能盡具者不能不仰之於公故君亦卿其私而使大宗人相其禮小宗人卜人治其龜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稅並讀曰褖揄與搖同下章同襢音展○陳本分三

襌並音丹 奇音基

節今併之復招魂也褒衣始命爲諸侯及朝覲時天子所褒賜之衣也冕服有五上公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爵弁服服之次於冕服者夫人公侯伯之妻也稅通作褖自揄狄至襢衣並以王漢夫人本服揄狄而此兼言稅衣者上得以兼乎下也沙通作紗素紗即今之白絹狄稅素沙謂揄狄與稅衣皆用素紗爲裏也諸侯之服禪而無裏夫人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言夫人則子男妻受后命者其以屈狄可知內子卿之適妻也鞠衣蓋始命爲內子時所賜者故亦謂之褒衣其衣亦以素沙爲裏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言下大夫則公侯伯之士之妻亦以襢衣可知子男之士之妻本以稅衣其餘如士謂其他兼用之服則自內子以下皆如士妻之稅衣也義與夫人稅衣同凡復西上蓋復者北面以求諸幽故復之人數多寡皆如命數而以

復生之復扶又反

畫古畫 于去去 殺所介反

西爲上西陰方亦求諸幽也舊說西上謂尚左左爲陽冀其復生也亦通上復一人○此記復衣之異因及復人之位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絞音交屬音燭○揄當作搖搖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此記大夫喪車之飾殺於諸侯也諸侯之柳車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雉焉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附讀曰祔後並同○孫爲大夫而死可祔於祖之爲士者重世爵之本宗故寧自屈也孫爲士不可祔於祖之爲大夫者重朝廷之命爵故不敢僭也此尊尊之義也士既不祔於祖大夫則當祔於祖大夫之昆弟爲士者若祖之昆弟無爲士者則祔於高祖之爲士者

若高祖亦爲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之爲士者皆所謂從其昭穆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當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則亦祔於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與此義同又曰士祔於大夫則易牲豈祖無昆弟及無可從昭穆者之禮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婦與妃皆謂正妻也夫所祔之妃謂夫之祖毋也於婦爲祖姑無妃謂妃尚在也無妾祖姑或祖無妾或尚在也○夫當祔於祖則妻當祔於祖姑若祖姑尚在而無可祔則亦從昭穆而祔於高祖之妃也妾祔於妾亦然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王父祖考也王母祖妣也○男子死而祔祖諸

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蓋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祝辭不言配但祭祖母不祭祖考蓋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以此推之則婦祔祖姑禮亦宜然

公子附於公子孔氏曰孫當祔祖若公子之祖爲君則公子不敢祔之但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黃叔陽曰此章記祔禮有四義一謂尊卑首節上兩句是也二謂昭穆首節下兩句及第二節無妃無妾祖姑兩句是也三謂適庶第二節婦附妾附兩句及末節是也四謂男女第三節是也以此事死亦當以此事生而人極立天下定矣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黃叔陽曰君薨未踰年矣子不敢遂有君位故其號偕稱子所以執子道以教孝也然雖未卽位改元而君位已定故諸臣待之如君所以執臣道以作忠也忠孝盡而人之大倫定矣

爲去聲下同　朞音基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練冠者練祭之冠也喪至練時有冠而無經故止言有練冠也按儀禮大功之服有二九月七月也九月爲長殤降服者九條又有降服六條正服五條正服不降者三條義服二條總二十五條七月爲中殤降服亦九條此云大功專謂降服也○言居三年之喪至期而服練冠時則所帶之麻經已易葛經矣而忽遭降服大功之喪則練經輕而大功重故以大功之麻經易去練服之葛經欲從重以致情也所謂易服者易輕者也大功無杖又練與大功皆繩屨故不易以無可易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衰與練同

爲去聲

後凡言功衰者倣此不復出○斬衰之喪練後皆受以大功之衰以其布之升數相同故云功衰此兄弟之殤謂小功及緦麻之殤也童者未成人之稱陽童庶殤也庶殤祭於室之白處故稱陽童若宗子之殤祭於奧則稱陰童矣某甫字也○言居父母之喪尚服功衰而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行禮不改服也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祝辭稱陽童某甫爲之立字而不稱其名蓋尊而神之也○此章記喪限變除之禮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散上聲○要經曰帶首經曰經○陳可大曰兄弟異居而計至惟以哭對來計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始服麻則帶經之麻皆散垂至三日而後絞之然此謂大功以上之兄弟爾小功以下不散垂未服麻而奔喪及主

殺，色介反，下並同。適亦讀曰嫡。分，扶問反。

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言聞訃未及服麻而即奔喪者，若道近至速，在未小斂之前，主人尚未成絰，則小功以下之疏者，當依主人成服之節，而相與其成之。道遠至遲，在主人成服之後，則大功以上之親者，必自終其散麻帶絰之日數，而後成服也。此章記兄弟聞訃奔喪之禮。

○主妾之喪，則自祔，句 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君不撫僕妾。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為，並去聲。○陳本分三節，今併之。此所謂妾之攝女君者也。自，猶親也。撫，謂撫其尸也。仕於家曰僕。僕妾下，疑有脫字，或是錯簡。女君已死，故稱先。○黃叔暘曰：此記攝女君之禮，隆於眾妾，而殺於正適也。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為夫人，是謂攝女君也。此攝女君之妾死，則君主其喪，非若眾妾死，君不主其喪也。祔則君自祭之，非若眾妾不自祔也。此其隆於眾妾者也。至於練祥，則皆使其子主之，而不自主其殯與祭，不於正室，而於別室，此其殺於正適者也。君不撫僕妾之尸，明於賤也，亦今則撫其尸。女君死，妾猶為其黨服，徒從也。而今則不服其黨，此又其隆於眾妾者也。唯其隆，故雖無女君，而內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所以家齊而國治也。愚謂此說深有益於人國，唯解君不撫僕妾一句，似涉附會。若以此句別為一章，則首尾貫通，無可疑矣。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重於正服，故見鄉而哭，是雖不至於望鄉，然已過於望門矣。此奔喪之禮也。

為，去聲。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適，如字。○適，往也。此適兄弟，通功緦而言。○往送兄弟之喪，而不及發引之期，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可隨主人反哭，當自獨往於墓而後反。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此送葬後期之禮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疏，謂小功緦麻之兄弟也。後無大功以上之親，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為之畢虞祔之祭。虞，則喪事成矣。此主喪之禮也。○此章記喪兄弟之禮，皆親親之義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孔氏曰：言凡者，五服悉然。○此記服中受弔之禮。凡初喪來弔，主人哭拜踊。若喪服將終，但未了畢，則非哭踊之時矣。然有始來弔者，主人亦哭拜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敬之也。

衰，並去聲。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與，去聲。○弁絰，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弔服也。大夫相弔，哭於成服之後，則首加弁絰，而身衣錫衰。若弔於未成服之時，而與其殯事，則首[illegible]絰，而身衣皮弁服。厚同列也。且未小斂，則吉服而往，不弁絰錫衰。凡後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私喪，妻子之喪也。葛，卒哭之後，以葛代麻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旁親，於緦麻兄弟無服，故以弔服之弁絰而往。若當私喪既葛之時，而遭此喪，則以弁絰易葛。不以私喪末服臨兄弟之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素裳。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

適讀曰嫡厭與壓同 殺色介反 爲並去聲 反上聲

位也。爲去聲下同。○其子，長子之子也。位，哭位也。○父爲長子杖，重適也。祖不厭孫，故其子亦得杖，但皆在位，則祖杖而孫不杖，以避尊者。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然此謂大夫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有父以主其喪者，故其禮如此。若庶子，父雖在而不主喪，以杖即位可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贈，謂人以物來贈己，助喪事也。拜，謂拜稽顙也。○父沒母存，則母不主喪，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然有當稽顙者，人以物來賻，其禮既重，則拜謝之時，亦得稽顙，皆殺於父也。若父在，則雖贈不拜。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之，往而仕也。反服，爲舊君服也。○此記舊君無服之禮。禮爲舊君服齊衰三月，謂恩義未絕，違而未仕者也。若違諸侯而仕於他國之大夫，違大夫而仕於他國之諸侯，皆不反服舊君。劉原父以爲避新君是也。既仕，則雖欲厚而不可得矣。豈有新君無故而忽服齊衰者乎。初不計新國名分之尊卑，如註疏之說也。又按儀禮，違而未仕者亦無服，唯妻長子在舊國者服。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

屬並音燭。別音鼈。繰音早。○陳本末句連下節，今析於此。右縫，謂三辟積皆向右也。左，左縫也。繰當作澡，聲之誤也。○凡冠有武有纓，吉冠纓武異材，玉藻所云縞冠玄武之類是也。喪冠則纓武共材，取一條繩爲武，而垂下爲纓，以屬於冠，所以別吉凶。吉冠不條屬也。三年小祥之冠，其條屬亦然。吉冠襵縫向左，左爲陽，吉也。喪冠則襵縫向右，右爲陰，凶也。亦所以別吉

治並平 殺去聲 並同 易音異 衰亦與縗同 粻並音長 盛 遣數數反

凶也。然小功緦麻之服輕，故縫向左而同於吉。緦服又輕，故以灰澡治之布爲纓。然但云澡纓，則冠與衰皆縷不治布可知矣。

治 大功以上散帶。

○散，上聲。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不忍即成也。若小功緦麻，初死即絞之。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句 加灰，句 錫也。

○去，上聲。八十縷爲一升。十五升而去其半，則七升半也。錫，滑易貌。○張氏曰：朝服十五升，則終幅千二百縷而精密。去半而緦，則終幅六百縷而疏。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是也。以此布加灰澡治之，則又有事其布，是爲弔服之錫衰也。○此章記喪冠帶衰之制。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次冕也。上公鷩冕，侯伯毳冕，子男絺冕是也。先路，正路也。褒衣，說見第八章。吳氏曰：冕服以襚，後路以賵。今但言襚者，包賵在其中也。○張氏曰：先路與褒衣，受於天子者也，故不以襚。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章與鄣通。粻音張。○遣車，說見檀弓下篇。一箇爲一車，具以一車載之。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於車，直持之而已。輤，車上覆飾也。粻，米糧也，謂黍稷之類。○此記遣奠包牲之禮無黍稷也。遣車多少之數，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皆用命數也。車上以葦布爲輤，四而有物以郭蔽之。入壙，則置于椁之四隅。故但有牲體而無黍稷，禮也。其有載黍稷者，有

差音雌
爲去聲

卷上聲
下並同

子以爲非禮。蓋死者不食糧。故喪奠但用脯醢。其祭牲醢。卽脯醢之義也。○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喪。凶祭也。虞以前爲凶祭。孝子哀子之類。皆祝辭所稱者。○祭以追養。故稱孝。喪以哀死。故稱哀。各以其義也。

○端衰喪車皆無等。衰與縗同。○陳本連上章。今析之。孔氏曰。端。正也。端衰。謂喪服上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而喪衣亦如之。但綴六寸之衰於胸前。故曰端衰。吉衰如玄端服也。喪車。孝子所乘之惡車也。等。等差也。○喪車二者。天子至士。制度皆同。以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觀此。則前章所云。爲父母。有士服。有大夫服者。謬矣。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蕤與緌通。○陳可大曰。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委武。冠下卷也。一物而異名。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此記冠飾之變。馬氏曰。冠以莊其首。蕤以致其飾。大白緇布二冠皆不緌者。上古尚質而不文也。至後世玄縞二冠。別爲冠卷。有蕤。而后大白緇布二冠皆有蕤。後世以文而勝質也。然唯諸侯有之。大夫士則不蕤。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按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則此大夫謂王朝之大夫。及諸侯之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其廟也。士謂王之上中下士。及公侯伯之上中士也。冠。玄冠也。○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有異。其謂士昏。可用弁。則祭於己。亦可用弁。此記禮

箴俗作針
着音灼

者之所疑也。殊不知昏禮萬世之始。視祭爲重。且行於一時。故可攝盛服而用弁。亦若諸侯之冕。而親迎也。若祭於己。則家事之常。視昏爲輕。且歲時所同。苟不與祭於公者有幾。安在其爲禮哉。如士可弁而祭於己。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己矣。故謂士弁而親迎。則可謂士弁而祭於己。則不可。○陸氏曰。據此則諸侯之大夫。玄冕而祭於公。玄冠而祭於己。諸侯之下士。冠而祭於公。端而祭於己。皆可知矣。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椈音菊。長並音仗。○暢。鬯也。椈者。柏之別名。枇通作匕。所以載牲體者。畢狀如叉。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此記暢臼杵枇畢之制。擣鬱鬯者以柏木爲臼。以梧木爲杵。柏香芳。梧潔白。故用之。舉牲體者。從鑊升於鼎。從鼎載於俎。皆用枇。枇以桑木爲之。長三尺。或五尺。主人舉肉執事者以畢助之。舉畢亦以桑木爲之。亦長三尺。其柄與末皆刊削之。畢既如此。枇亦當然。此見古人一物之不苟也。今按二器用桑。皆謂喪祭。若吉祭。則用棘。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率與繂同。但緶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也。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用。○此記襲尸大帶之制。生時帶有箴功。死則用率帶。生時之帶。諸侯以朱。大夫以綠。士以玄。今諸侯大夫加五采。士加二采。此二者皆褒於生也。然此謂天子之士。若諸侯之士。則緇帶。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重既虞而埋之。甒音武。筲音梢。衡當音杭。見間並如字。折音哲。重平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稻醴。以稻米爲醴也。甕甒皆瓦器。筲竹器。衡當作桁。以木爲之。

皮音几　荒與幠通　盛並音成　殺音杼　治平聲

所以皮甕甒筲者見棺衣所謂幠荒也間謂見之外椁之內也折承席也形如牀而無足木爲之道者三橫者五重者始死依神之主也詩見檀弓下篇○此記葬時藏物及葬後埋重之禮甕盛醯醢甒盛醴酒筲盛黍稷皆有折以皮之葬時則以實於見椁二者之間實畢然后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也遣奠時重寄於祖廟門外之東既虞則就所倚處埋之以虞則別作主無所用重也然此乃是周禮所謂周主重徹者也若殷禮則綴重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婦人從夫故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尊卑爲等無與禮也不特喪事爲然以此篇多言喪禮故就喪事爲說耳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辯與偏通○此記拜弔賓之禮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斂於棺啓殯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此時賓客至不即拜待事畢乃就堂下之位而偏拜以謝之偏拜者尊則特拜卑則泛拜然此謂賓客之常者爾若臣於君士於大夫皆輟事出拜

下去聲　復扶又反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孝子心欲見殯故當朝夕入廟門哭泣之時則褰舉殯宮之帷哭竟而後下之若既葬則無柩矣朝夕哭於室而無事於堂故不復施帷也一說無柩謂聞喪者亦通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此記載後君弔之禮君若當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之時而后來弔則君升自阼階位在柩車之東主人在車西向東而拜拜畢則就主人門右之位北面哭踊踊畢出於門外待君反而后遣奠也舊讀出待爲句者非一說設奠以告死者使知君之來弔也愚謂此說不通如死者有知豈有君來而不知者如其無知奠告何益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衣尸之衣斂並去聲　著音灼　褖稱並夫稱下稱並同　刺七迹反　爲並去聲

稅讀曰褖袡音髯○羔亦作皋子羔高柴也襲以衣尸也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則包之而已此襲斂之辨也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纊爲之著也稅衣黑衣也纁絳色帛也袡裳下緣也纁袡以絳爲袡也繭衣褻故用稅衣表之合爲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也素端衣裳並用素爲之也禮以冠名服故言皮弁爵弁玄冕此襲服非襲冠也皮弁服布衣素裳爵弁服玄衣纁裳玄冕服與爵弁同衣無文而裳刺黻○此記子羔襲衣之失大夫襲五稱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第一稱也素端一第二稱也皮弁一第三稱也爵弁一第四稱也玄冕一第五稱也卑者以卑服親身故始於繭衣裳而終於玄冕然用纁袡則是婦人之服矣故曾子譏之曰禮不襲婦服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爲使並去聲○說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公君也後皆倣此間主人與賓之中也○此記踊節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斂凡七次踊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之明日之朝三也又明日之朝四也其日既小斂五也小斂明日之朝六也明日大斂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始死一也明日襲之朝二也明日之朝及小斂四也小斂之明日大斂五也婦人居間四字衍文以末句可以該之也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始死一也小斂時二也大斂時三也爲貴者踊則

齊讀曰齋。凡言齊服者放此。不復出　重平聲。上如字　去上聲下音同

多。爲賤者踊則少。此輕重之別。係於死者也。婦人皆居間者。凡踊男子先踊。踊畢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間也。然記者又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又所云無數者謂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爲三踊之限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褎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讀曰袞。○卷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朝服。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朔者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爲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重本也。玄冕。見前章。褎衣。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榮君賜也。諸侯襲尸。用小帶以爲結束。此帶則素爲之。

而飾以朱綠之采。卽前章所云率帶諸侯五采也。申。重也。已用革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服大帶也。○君貴。以上服親身。故始於卷衣。而終於褎衣。此公襲九稱之數也。帶則有二。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絰謂首絰。環絰。一股而纏也。○此記環絰之通制。孔氏曰。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環絰。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鋪平聲。○商祝。習知殷禮者。主斂事。○陳可大曰。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主人雖先已鋪席。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而斂。蓋榮君之至。而後舉其禮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廣音誑。長音仗。○贈以物送別死者於壙中也。此記魯人贈禮之失。玄纁之廣。以二尺二寸爲幅。而今止廣尺。其長以一丈八尺爲制。而今止長二尺二寸。短狹如此。非禮也。

使去聲

○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弔者鄰國所遣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主國之孤子當襲父爵者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相

者受命。謂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爲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同等以下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下當有出字。謂降自西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此記列國遣使弔喪之禮。陳可大曰。按曲禮云。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此云主孤西而升堂。則升降皆由阼階矣。蓋彼所云。謂平常無弔賓時耳。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旣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含竝去聲。○含者。副使也。含玉形如制璧而小。坐委。跪而致之也。席。承璧之席

也。未葬以葦。既葬以蒲。斷國有蹟近世其後來致含者。含不及斂。已無用矣。姑盡其禮耳。宰上大夫也。夫字衍文。後言宰舉璧可見。凡致含者。旒者受之。然後宰取而藏之。此據少儀。孔氏以爲子親受者非朝服。吉服也。執王不廟。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旣而取之也。以東。藏於內也。○此記列國致含之禮。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

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要與腰通。○衣服曰襚。襚有五服。冕爵弁。皮弁。朝服。玄端是也。五服同時入門。然冕爲重。故居先。而襚者自執。其餘則使人執之。而襚者以其等爲受之之序也。左執領。在門外。則領向北。入門則領向西。陳說向南。非也。衣。卽冕服也。委衣于殯東。卽委于璧之席上也。衣在璧之北。襚者降。謂下堂也。受。襚者就執衣之所而受之也。凡服重者在內。輕者在外。故執爵弁服者在門內霤。執皮弁服者在中庭。執朝服者在西階。執玄端者在堂。皆自外而內。而受服者亦至其所也。襚者每委一服。則下堂而取之。受一服以升而委之也。唯玄端不下堂。其將命皆在堂上。初位。其委皆于殯東。重者在南。輕者在北。如初。皆如初。謂如拜稽顙也。致五服皆畢。襚者降自西階而

反門外之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如襚者之西面云。○此記列國致襚之禮。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乘音盛。使如字。○張氏曰。賵言上介。則含襚者。皆中下介可知。陳。可大同。車馬曰賵。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輈。車之輈轅北向也。客使。上介所役使之人也。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率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卽大路也。陳車北轅畢。賵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子拜之後。賵客卽跪而置其圭于殯東南隅。

之席上。而宰舉以東而藏於內也。按覲禮。車在西。統於賓也。賵禮。車在東。統於主人也。旣夕禮。車以西爲上。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所以不同。賵者以下舊本誤在下節之後。今依陳說移置于此。○此記列國致賵之禮。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

鄉讀曰嚮。○陳可大曰。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賵之禮也。鄉殯。立于殯之西南。而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卽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賵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之也。皆自西階升。西面跪而取之。仍自西階以降也。○此節總記將命委受之禮。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

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臨相並去聲綍讀曰紼毋並音無使臣之使去聲拾讀曰涉後凡言拾踊者倣此不復出○陳可大曰上客卽前節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使也弔含襚賵皆畢自行歸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然蓋私弔爾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今入門右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故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視猶比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於君而反命於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客皆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拜之謝其勞辱也○此記使臣私弔之禮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陸氏曰諸侯有天子之喪則雖有親喪不敢受他國之弔尊君也愚謂他國亦不當弔之言諸侯則卿大夫以下可知○此章記諸侯之喪禮最詳蓋古儀禮經文而記者錄之於此也今儀禮僅存士喪禮其餘皆亡則此可以補諸侯喪禮之缺記者之功大矣哉○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鋪並平聲斂並去聲馮並與憑同○此本喪大記大斂章文誤重在此說見本章○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此記喪禮尊卑同者有三事遷柩之夜光明達旦既夕禮所謂質明滅燭也以人引車而不用馬二也柩行於路人皆避之三也三事爲重故同

禮記卷之二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雜記下第二十一 凡七十四章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猶終也。○父喪在小祥之後大祥之前。是未沒父喪也。於此時而又遭母喪。平時固當服喪母之服。但當除父喪之時。則服其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祭。示於前喪有終也。祭畢。即反喪母之服。然此謂母喪已葬者爾。若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祥服。蓋祥祭爲吉。未葬爲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當猶在也。謂在父母喪服之中也。○諸父兄弟之喪。雖輕於父母之喪。然骨肉之恩不可忘。親愛之情不可薄。若其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則其除之。各服其除服以行禮。卒事而後反父母之喪服焉。然此謂期年大功及降服之殤爾。若小功緦麻則不除。有君喪亦不除。服問曾子問已言之矣。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顈與檾同。音褧。○顈。草名。似葛。無葛之鄉。以顈代葛。既顈。謂虞祭之後。既以葛之易要之麻絰也。○陳可大曰。言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必待後喪既受葛之後。始得爲前喪行練祥之祭。以後喪亦重故也。○此章記兩服變除之禮。各欲盡其情而不略也。

要與腰通 爲去聲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孫之祔祖。禮所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又死。亦必祔於祖。以昭穆同故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父母之喪。尚在殯宮未葬。當此時而聞在遠兄弟之喪。則哭之不於殯宮。而於他室。嫌哭殯也。哭之明日之朝。先服已本喪之服。入奠于殯宮。奠畢而出。乃脫已本喪服。服新死者未成服之服。即位而哭。其所即之位。如始聞喪哭於他室之位。亦欲各盡其情也。張氏曰。言如始即位禮。則各終當哭日數矣。○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與竝去聲。下同。○陳可大曰。視濯。監視祭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於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如未視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於君。俟告者反而后哭。父母不敢專也。哭則不與祭矣。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陳可大曰。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祭之時。既受宿戒。必與公家之祭。明未宿則不與祭也。若此死者是已同居之人。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亦以吉凶不可同處也。鄭氏曰。宿則與祭。不須視濯。出門然後釋服。不先釋服而後出門。以下喪差後於父母也。○黃叔陽曰。此章記助祭遭喪之禮。其前一節當爲疑經。禮大夫死。雖當祭必告。豈以

監平聲 處上聲下節並同

期音基 去音雎

禮記集註卷二十 雜記下

既濯之故而猶使其子與祭者乎苟從此禮則是君不以孝處其臣臣不以孝事其親而人道絕矣○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此與下章竝見曾子問此蓋重出乎作於宮作館○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下去聲○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陳可大曰父母之喪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而適有兄弟之喪則待殯訖乃祭然此死者乃是異宮之兄弟耳若是同宮則雖臣妾之卑賤亦待葬後乃祭以吉凶不可相干也況

兄弟乎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此之謂也○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散等卽燕禮所謂栗階也栗階不過二等若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等而升堂也○凡祭上人與執事者之升降皆隨所祭而不同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歷階禮也今行二祥之祭是吉祭也宜涉級聚足而反栗階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略於威儀也雖主人至昆弟虞祔之時而行父母之喪祭亦與執事者皆散等以兄弟之喪未除故也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嚌音劑啐音翠○諸侯五等諸侯也諸士上中下士也至齒爲

嚌入口爲啐卒爵爲飲○自諸侯達諸士貴賤皆然如下文所云也古者喪禮禫而始飲醴酒獨二祥之祭其獻酬酢稍與吉祭相似而與喪禮不同故小祥之祭主人正祭後受酢則嚌之衆賓兄弟祭未受獻則啐之以其時未久也大祥之祭主人啐之衆賓兄弟飲之以其久也自凶趨吉由親逮疏各有漸也然此謂受賓長之酢爾若尸酢主人雖虞亦卒爵蓋神惠爲重故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侍祭喪者相喪祭禮之人也二祭字不同上祭謂二祥之祭下祭謂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薦謂脯醢也○二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相者告賓但祭此薦物而不食之哀不忍食也若吉祭賓祭畢則食之矣其虞祔無獻賓之禮○此章記喪祭之禮○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

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稱竝去聲○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必誠必信爲敬敬足以盡禮故爲上悲痛慘怛爲哀哀足以盡情故次之哀過毀形爲瘠瘠僅足以盡容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爲下情有悲哀降殺之別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不稱則爲僞服有斬齊輕重之殊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不稱則爲野○鄭氏曰喪本尚哀此言敬爲上者疾時不能敬也張子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恣肆非所以居喪稍不敬則哀忘之矣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書策所不能載者故親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此章論居喪之善○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君子

爲去聲

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所以教孝也而君子居喪之情亦非他人所能奪者所以致孝也各得其禮而人已備矣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少去聲解讀曰懈期音基○少連見論語未詳其人三日親始死時也怠惰也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三月親未葬時也解倦也不解如哀至則哭之類不怠不解即前章所謂敬爲上也期周一年也悲哀如朝夕哭之類憂謂憂戚憔悴也○二子居喪如此不唯盡其禮而且變乎俗矣孔子之時喪禮久廢而生於夷服者獨能知禮如此故特表而出之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見音現○三年之喪謂斬衰者廬與堊室見上篇凡服斬衰者期年內居倚廬既練居堊室○居父喪者得言己事而不得爲人謀說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倚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皆恐分其哀也居堊室者非有事行禮當入見母之時則不入中門恐紊其辨也言堊室則廬可知矣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年者有三月者○凡喪父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蓋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故服輕者不得居也又大功有帷帳小功緦所有牀第○此章記喪禮言語居喪之節

()妻視叔父母句姑姊妹視兄弟句長中下殤視成人長丁丈反○視猶比也與後節視君不同言服降與而衰成輕重之等各有所比也妻杖期叔父母不杖期是叔

殺色介反下節同　爲去聲　爲之之爲並去聲　夫音扶　期音基

父母輕而妻重也則當抑之而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皆大功兄弟不杖期是兄弟重而姑姊妹輕也則當進之而視兄弟三殤之服皆降從輕是成人重而殤輕也則當進之而視成人服不可改情則可移或殺或隆各協於中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黃直卿曰外除內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外雖除而內未除哀未忘也服輕者不唯外除而內亦除哀已殺也所以不同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視猶待也君母君妻皆小君也○禮爲小君齊衰不杖期其服輕哀之有比於己之兄弟謂亦內除也然於酒肴之珍醇可以發見於顏色者則亦不飲食之也○此章記親疏哀戚之等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瞿音句○瞿瞿然驚變之貌○人子既免喪而行於道路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爲之瞿然聞人名同其親者則心爲之瞿然蓋由思親之至故見聞其近似者而以爲真也弔喪問疾其哀色戚容必有以異於無憂之人蓋由懷親之寢疾以死故見人之喪疾而神色獨變也此三者皆餘哀未志所謂外除而內未除也夫免喪之外尚然則執喪之時可知矣故唯如此之人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也其餘期親以下之喪不過循喪禮而直行之則是矣豈若親喪之難執哉○胡氏曰路隨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徐節孝父名石終身不履石近於心瞿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祥大祥也夕祥祭前一日之夕也期祭期也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祥正祥祭也故服即朝服也○此記大祥之服言祥祭之時乃主人除服之節也前期之夕預告祥期用朝服及明旦正祥祭時其服即因前夕之朝服祭畢而服縞冠素紕麻衣○孔氏曰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白經赤緯曰縞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黑經白緯曰綅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此記既祥受弔之服祥祭朝服縞冠祥訖素縞麻衣其服不同若大祥之後有來弔者雖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亦必服縞冠以受之受畢然後反

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也一說既祥當縞若有他喪雖不當縞亦必服縞以終前喪然後反他喪之服即首章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之意更詳之○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反復位也改更也既猶畢也○此記士喪受弔之禮喪禮小大斂竟主人袒而踊踊畢乃襲若士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則主人不待既事絶止其踊而出拜之拜竟反位更爲踊而始成踊踊畢乃襲初袒之衣新其事也云乃襲則知向者止踊拜大夫時未襲蓋大夫尊故敬之也若士來弔則主人畢斂事而成踊踊畢而襲乃出拜之不必反改成踊士敵故略之也○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

更平聲下同

斂亦去聲

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犆與特同○虞葬後祭名卒哭三虞後祭名成事即卒哭也以成吉事故謂之成事附祔廟也○此記上下大夫喪祭用牲之等虞比常祭故上大夫用少牢下大夫用犆牲卒哭與祔皆大祭故上大夫用大牢下大夫用少牢○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句卜葬其兄句弟曰伯子某葬虞并言者以初虞即葬之日也○此記卜葬說辭之所稱有自稱之辭子孫則曰哀子某哀孫某喪主哀也夫則曰乃夫某乃者語助辭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兄弟則曰兄某弟某有稱所爲卜者之辭卜葬其兄而弟曰伯子某某則弟所而兄曰仲子某季子某妻而夫曰妻某氏父祖而子孫曰父某甫祖某甫皆可加○古者貴賤皆

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朝音潮輠彫踝二音○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朝謂將朝也輪人作車輪之人也關穿也轂車輻之所湊者居輪之中輠迴轉也○喪之有杖所以扶病而教孝也貴賤皆得用之魯有輪人不知禮以杖穿於車轂之中而迴轉其輪邪褻甚矣武叔入朝而見之於是禁使無爵者不得杖懼其褻也此庶人廢杖之由也夫不教輪人以孝而禁人之孝是何異於懲咽而廢食者哉故輪人之失小武叔之罪大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飯音反賈音假○飯含也公羊姓賈名未詳其人○凡親喪之含大夫以上賓爲之恐尸爲賓所憎賤故以巾覆尸而鑿其當口之處使可納玉士則自爲之子不可以憎穢其親故不用鑿巾公羊賈士

夫音扶

含去聲 頷須數 敎反

也而鑿巾以飯則非矣此士用巾之由也○此章所記二事蓋欲後人原其始而反之也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冒茂見王制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后裁當作又辭之誤也○此記設冒之義冒以揜形孝子愛親之至使親尸勿爲人所惡也尸雖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人惡之矣是以襲而又設冒也○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

饗乎夫竝音扶遣去聲與平聲下章竝同卷上聲○遣遣奠也大饗燕饗也○此論遣奠包牲之義設遣奠畢又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于壙中或人疑此禮如君子食於他人之家食畢而又可包其餘以歸乎言傷廉也曾子告以大饗之禮饗畢卷斂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非賓客也今死將去送與賓客之疏者同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所以爲衰之至也重言以深愍之此義極情愚每歎之未嘗不三復流涕○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爲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問遺也敵者曰問尊者曰賜拜拜受也稽顙而后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言居喪時人有非爲其有喪而或問或賜者若三年之喪則以喪拜受之以已服重不問

遺去聲　三去聲

其非爲喪也若非三年之喪則以吉拜受之以已服輕故直答其來意也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遺三竝去聲下節遺竝同衰與縗同後凡言衰絰者倣此不復出○三辭而後受衰絰而受之明不得已而受雖受不嘗也受而薦之尊君賜也喪者不遣人人遣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遣人可也從去聲○陳本連上節今析之居三年之喪者衰絰在首不可爲禮故不遣人若從父昆弟以下則服輕又既卒哭則哀殺可以遣人矣○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暫須食飲可矣○此章記居喪受遺之禮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

斬期之喪如剡期音基○剡削也○此言居喪哀痛淺深之殊與前章妻視叔父母三句同義○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弔謂弔疏者哭謂哭親者○三年之喪雖功衰之後亦不弔人恐分哀於人而忘其親也此禮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若有五服之親喪則當往哭而其往也服彼親之服而往不服功衰欲各致其情也辭連上文亦貴賤同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期音基後同○此言齊衰杖期之喪乃父在爲母者既葬大功句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言已有大功之喪已葬而往弔他人之喪

爲去聲

喪去聲　爲並去聲

則哭畢卽退，不與主人襲斂等事也。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此言齊衰不杖期之喪，乃姪爲姑，兄弟爲姊妹之適人無主者。雖未葬，亦可出弔於人，但哭而退，不聽事。若既葬而受大功之衰，則其弔人可以待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與去聲。○小功緦麻，服之輕者也。擯相之事輕，故可與。執負之禮重，故不與。以上五節，記有喪者弔人之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封讀曰窆。○趨如論語過之必趨，左傳免胄趨風之類，以趨示敬也。○弔者與死者平日至疏，而但有相趨之敬者，則柩出廟之宮門，卽退。當有會識而相揖者，則待柩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若有往來之禮而相問遺者，則待窆畢而退。嘗執贄行相見之禮者，則待孝子反哭於家而退。朋友恩義兼重，則待虞祭。祔祭畢而后退。此一節記無喪者弔人之禮。○黃叔陽曰：我有喪而弔人之喪，則視我服之輕重而爲去留之遲速，以在我者重於彼也。我無喪而弔人之喪，則視我平日恩義之厚薄而爲去留之遲速，以情在中者貴其稱也。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從並去聲。○言弔喪者非徒隨從主人而已，所以指助此役也。故年四十以下者力壯，皆當執綍。同鄉之人五十者衰，則但從主人反哭而已，言不執綍，不久待也。然四十者非徒執綍也，又爲之實土，待土盈壙而后退。按儀禮，士喪主人拜鄉人，有謝其勤勞

稱去聲　相去聲　爲去聲

之說，隘喪優老之義，皆可見矣。○此章記弔喪送葬之禮。○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飽而忘哀二句，以對飢而廢事耳，非此節之正意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此與下章，陳本並連上章，今析之。張氏曰：不知哀者，不知哀毀之節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爲去聲。○疑死，恐其死也。○有服，句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人食之食音似。○黨謂族人及親戚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下食音似。○功衰，卽前三年之喪之功衰。言既小祥也。酪，乳漿也。無鹽酪，其飲不加鹽酪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瘍音羊。創與瘡通。○張氏曰：曰下當有居喪之禮四字，與曲禮上篇同。○身有瘍而不浴，首有創而不沐，病而不飲酒食肉，是毀過而瘠爲病，言傷生也。是不愛身，不愛身，是不愛親，故君子弗爲。況有毀而死者，則無人終父母之喪矣，雖有子，亦如無子也。○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垣。從去聲。免音問。垣音亘。○垣，道路也。行於道路，不可無飾，故從柩送葬及弔畢反哭，皆著免，非此二者，則無免於

若上聲下並同
比音畀

道路者矣言皆冠也然此謂葬之近者耳若遠者則難從抵反哭亦冠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有祭則沐浴潔飾以交神也非此四者則不沐浴爲喪也○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辟讀曰避○疏衰齊衰也摯與贄同說贄以見人也○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期音基○祥大祥政力政庶人依士禮卒哭與葬皆三月一說王制以庶人言而此則通

大夫士言亙詳之○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此記哭父母之聲哀痛之極無復音節所謂哭不偯也按此取嬰兒哭與檀弓所載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者不同蓋彼以襲斂之後言此以始死之時言也○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王父母祖父母也世父伯父也九者皆自父所稱而言○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死者之名卒哭以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上父母以下皆父之所諱者人子當父故當同父而諱之也令接父之祖父母世父叔父兄姑姊已小功以下本不當諱但以父之所諱而同諱之是矣若父之兄弟姊妹已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然亦言同諱

偯音依

別音鼈

者姑承上文而不及別耳又按此謂士禮若庶人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從去聲○陳可大曰母爲其親諱則子於一宮之中亦爲之諱妻爲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辭於妻之左右非宮中非其側則固可稱矣家無二尊也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此章記諱禮○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踊下二三並去聲○此記喪冠之禮陳可大曰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於五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喪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爲一節如是者三次乃出就次所詳見曾子問○大功之末

爲並去聲
加冠之冠如字
三並如字

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冠並去聲○末謂服之將除也卒哭謂既葬也○此記居喪冠及嫁取之禮己居大功之喪而將除則可以冠子嫁女己之父居小功之喪而將除則已可以冠子嫁女取婦若己自居小功之喪而當卒哭之後則可以自冠取妻凡此皆以服輕哀殺也然此所謂小功者謂王服之小功下若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則不可冠取以本服重服諱而情不降故也言下殤則長中可知言小功則大功可知按上章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則此大功小功之末可冠固矣小功既除下殤亦可嫁取況父小功之末則已之子緦末矣亦何不可之有唯大功之末可

取與娶同下同
長丁丈反

着音灼

以嫁子。尚有可疑。意者嫁子輕於取婦。故可爲附。○凡弁絰。其衰侈袂。衰與繐同。○此記弔衰之制。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絰。謂之弁絰。弔服也。其衰有三。錫衰、緦衰、疑衰也。此衰侈大其袂。蓋袂之小者二尺二寸。謂之端衰。大者半而益之。則三尺三寸也。○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與聞並去聲。辟音闢。○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大功將至。謂大功之親有服者將來也。辟。除也。樂不止於琴瑟。琴瑟特常御者爾。○此記有喪止樂之節。父有輕服。宮中之子不分遠近。皆不與於聞樂。況舉樂乎。父之所哀。子不敢不哀也。母有輕服。子唯聲聞於母之處不舉樂。遠則得舉也。妻有服。夫唯於妻之側不舉樂。非其側則得舉樂也。母殺於父。妻又殺於母也。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苟有大功之人將至。則爲之屏除琴瑟。以助其哀戚。若小功至。其哀本殺。則不止樂也。爲服而止樂。仁也。止而有節。義也。

袂並巳　介父下　同爲去　聲下同　屏音丙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喪必有主。若姑姊妹死而無夫無子。夫黨又無兄弟可主其喪。則使夫之族人主之。婦人外成於夫也。不族雖親。不得爲主。外父母家也。夫若又無族人。則寧以鄰家主之。無鄰家。則以閭胥里宰之倫主之。生同居。死相依可也。極言無妻黨主

衰與繐同

喪之禮也。或者謂夫黨主之。而祔祭於其祖姑。此說非也。故記者并著之。○朱子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此記吉凶不同服也。居喪以麻代紳。紳。大帶。是麻者不紳也。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是執玉不麻也。按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註謂受上君小禮。得以凶服執玉。若行聘享大事。則必吉服。正謂此也。弁絰之麻。不可加於采色衣之上。是麻不加於采也。○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此記居喪遇禁之禮。國有大祭祀而禁哭。以敬神也。爲人臣子。不奉禁。固不可。奉禁而廢奠。亦不可。當何如以處之。必止哭以盡奉公之義。而於朝夕奠時。自即阼階下之位。因仍禮節之故事而行。以盡事親之仁。則兩全而無害矣。

處上聲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偯音依。菲與屝同。○偯。委曲之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此記童子居喪之禮。以未成人。不責備也。唯爲父後者。雖幼亦杖。○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此記踊義。制服以義。伯叔母入。配伯叔父。其分尊。故服齊衰。尊之也。姑姊妹出適於人。其分卑。故服大功。降之也。然致哀以情。伯叔母自異姓而入。其情輕。故踊不離地。姑姊妹由骨肉而出。其情重。故踊必離地。其服如彼。其踊如此。人道之至文。無以加矣。能知乎此。則得禮之義。而變通化裁。不失其當。尚何禮文之不行哉。故重言以深美之。○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

分並扶問反　離並去聲　當去聲

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下二相竝去聲。○泄柳，魯人。○此記居喪相禮之失所由始也。觀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則由右相者，非禮矣。○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音反。○陳可大曰：飯，含也。貝，水物，古者以爲貨，而用之。○黃叔陽曰：此記飯含之數，依尊卑也。張氏曰：周禮天子飯含用玉，豈貝亦通用者歟。○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此記葬虞卒哭之期不同，亦依尊卑也。孔氏曰：大夫以上位尊，故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故禮數未伸。○諸侯使人弔，其次含，

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含臨竝去聲。○陳可大曰：諸侯薨，鄰國諸侯遣使來。先弔，次含，次襚，次賵，次臨，四者之禮皆於一日畢行。但其次序則如此耳。詳見上篇。○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比竝音界，爲去聲。○比，及也。○此記卿大夫士恩禮之隆殺也。○陳可大曰：按喪大記云三問，此云無筭，或恩義如師保之類乎。或三問者，君親往；無筭者，遣使乎。○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

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張氏曰：升正柩者，謂柩將行，升於車而正之也。柩有四綍，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喧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也。羽葆，聚合五采羽爲幢，其形如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塗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也。引即綍，互言之耳。茅，以白茅爲麾也。○此記諸侯大夫行喪人數之多寡。○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陳本分兩節，今併之。

旅，道也。樹，屛也。立屛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即論語樹塞門也。餘見禮器。難爲上，言僭上也；難爲下，言偪下也。○此記二子失禮之事。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未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君子以爲濫與隘。而此又謂其僭與偪也。以是知非自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禮既備，豈有失哉。○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三年之喪，謂父母之喪也。女嫁者爲父母期，此猶以本親言，故曰三年之喪也。踰封，越竟也。歸下夫人二字疑衍。闈

髽音撾　殺色介反　遠去聲

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記諸侯夫人奔喪之禮。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防其微也。若遭三年之喪則君夫人可以歸矣。其歸也用諸侯之弔禮。主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婦人從夫也。夫人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異於女賓也。主國之君立於阼階之上。不降迎也。其他如哭踊髽麻之屬皆如奔喪之禮。不以君夫人尊而有殺也。○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撫謂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生不通問。死不相撫。○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

無行言行之行並去聲　稱並去聲

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其行之行去聲。○三患言爲學之君子。五恥言爲政之君子也。弗聞則無由知。一患也。弗學則無由能。二患也。弗能則無由至。三患也。道非言不行。居位無言則道不行而尸位。一恥也。有言無行則言行不相顧。二恥也。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政不足以聚人。使之逃散。四恥也。術不足以使人。我力均於彼而彼功倍於我。五恥也。唯知患。故終至於無患。唯知恥。故終至於無恥。○方氏曰。孔子嘗謂鄙夫事君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不同。何也。鄙夫之患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爲異也。○孔子曰。凶年則乘

復扶又反

駑馬。祀以下牲。周禮校人六馬。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駑。駑馬其最下者。下牲。如常祭用犬牢者降少牢。用少牢者降特牲。用特豕者降特豚之類。○此記凶年殺禮也。張氏曰。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豈彼爲制國用之常。而此乃救荒之禮數。○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恤由未詳。哀公魯君也。○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此士喪禮所由以不廢也。今載儀禮。○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蜡音乍。樂並音洛。○蜡祭名。見郊特

惡烏路反

牲。百日喻久也。實指終歲而言。○子貢意以人之燕飲禮儀有序乃爲可樂。今蜡人醉甚如狂。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農民百日勞苦。而後有此蜡祭以休息之。乃是人君一日之恩澤。雖狂而不爲過也。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義見下文。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弦也。弛落弦也。文武文王武王也。○此孔子以弓喻民也。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力憊而怨心生。猶弓久張而不弛。則絕其力也。雖有文武之君。亦不能以爲治矣。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志逸而惡心生。猶弓久弛而不張。則失其體也。彼文武之君豈肯爲此以縱其民乎。夫唯一張之於先而使其勞苦。又一弛之於後而使其休息。則怨心不作。惡心不萌。是乃文武爲治之道也。其義之大如此。豈子貢所能知哉。○此

見音現

章記蜡察鼎氏之義○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夏正之十一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周正建午之月。夏正之五月也。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禘祭也。○郊用冬至。禘用夏正建巳之月。則周正之六月也。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此禮之當然也。獻子謂正月而郊。是矣。移禘於七月則非也。魯之郊禘已爲非禮。而又移其所祭之月。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是以記之。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爲之。蓋一時偶然耳。故七月禘。春秋不經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鄭氏曰。周制。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昭公娶吳爲同姓。不敢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其後遂以爲常。故曰自魯昭公始也。孔氏曰。按王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此言夫人命於天子。意王后無譏外之事。故譏外諸侯之夫人。亦天子命之。○此上兩章。皆記魯失禮之所由。

從去聲。下從母並同。

爲其妻之爲如字。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爲去聲。下章同。○宗。宗族也。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君夫人君與夫人也。內宗。君五服內之女也。皆謂嫁於國中者。故稱君夫人。蓋古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中大夫爲妻者。正也。諸侯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其後有之。非正也。○此記外宗爲君及夫人之服。內宗爲君斬衰。爲夫人齊衰。不敢以其戚戚君。故不敢以其親之服服至尊也。族人且然。況其族乎。故外宗爲君。夫人亦服斬齊。如內宗也。然此皆謂有服有爵者。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無爵者從爲國君。○陳可大曰。內外宗。不特如前所云。周禮言外宗之女有爵。是通卿大夫之妻而言。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亦名外宗。又言內女之有爵。則凡同姓之女。嫁於卿大夫者。亦名內宗。但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爲君不服斬而服期。則夫人亦當降也。

坝音巢

○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句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此記孔子遇災之禮。廐焚。拜鄉人之爲火來慰問者。謝其意之殷勤也。其拜之也。士一拜。大夫再拜。稱其尊卑也。周禮宗伯以弔禮哀禍災。此雖非大禍災。亦相弔之道也。聖人一言一動。無非至理如此。

辨去聲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且爲之爲去聲。下當爲同。

○上上聲。辟讀曰僻。爲之之爲並去聲。上猶進也。○此記家臣反服之始。管仲遇羣盜。簡取二人。以爲家臣。其後薦進之。使爲公家之臣。且爲之辭曰。其所與交遊者。乃邪僻之人。故相誘爲盜爾。若其人則固可任用之人也。二人既爲公臣。則不當爲管仲服矣。雖在本國。亦上篇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之禮也。桓公不忘管仲之舉賢。使爲之服。記者因言當仕於大夫。而後又爲之服者。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爾。非有新君而敢於反服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過。如論語過之必趨之過。但彼謂人在而己過之。此則謂己坐而人過之也。○此記諱君之禮。言當坐時。○或過之而稱君之諱者。則起立。所以示變也。○名有與君諱

同者則稱其字避君諱也然此皆謂適他國者若在本國則國人皆諱諸臣之名豈有與君諱同者故不敢從傳說唯以過爲失誤者亦通然避之既無恐亦不致誤犯也○

爲去聲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與去聲辟讀曰避此記卿大夫爲國之義同僚有謀亂者ク能討則討之不能則辟而不與可也若有外患如鄰國爲寇夷狄來侵則當竭力捍禦或則死之不可避也公羊傳亦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黃叔陽曰內亂不與以力所不能討者言如慶父主兵當國季子出奔是也若周公誅其兄石碏殺其子則力所能討者又一義也

與並去 所 父音甫 碏音鵲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張氏曰寸半當作半寸誤也○

此記圭藻之制作記之前別有書論說大行人之職其書名贊大行篇中有曰圭制之長五等諸侯不同其博其厚其剡及以玉爲之則同其藉玉之藻以韋衣板而畫采於其上用朱白蒼是爲三采每采畫二行是爲六等鄭氏曰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疑此章有脫字之食之間當有先字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而子羔對以當文公時也言下執事者謙辭自文至哀凡七君

衣去聲 畫並去 畫字行 音佗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純讀曰緇衈音貳鄉讀曰嚮○宗廟初成以牲血塗釁之尊神明之居也其釁之禮則祝致辭宗人請命反命宰夫攝主雍人舉牲皆爵弁玄衣纁裳用士之服也釁廟以羊雍人拭之以致潔也宗人祝之宗人與祝祝之也祝辭未聞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宰夫北面立于碑南之東其餘執事以次而西所謂東上也以宰夫攝主故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

而上之上上聲

上也既升遂當屋之中而南面刲羊血流于前正所謂釁也乃降則釁廟畢矣於是又釁廟門及東西之夾室門與夾室皆用雞各用一雞凡三雞也雞亦升屋而割之其未刲羊刲雞之時各於其屋之下先滅耳旁之毛以薦神耳主聽欲神聽之也衈畢而割雞以釁門則當門屋之中央夾室則當夾室屋之中室亦若釁廟之當中屋也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在夾室則有司向夾室而立在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而立也及既事則宗人以事畢告于宰夫乃皆退宗人反命之時君在路寢南面立于門內朝服而受之也君不入廟故服朝服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落成也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也路寢成則但考之而不釁蓋釁屋者以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若路寢則生人所居不可以

神之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豭音加。○陳可大曰：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豭豚，牡豚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不名者不釁，以不名者不足以神之也。○黄叔陽曰：此章記釁廟釁器之禮，可補儀禮之闕。又大戴禮有釁廟文，尤詳。○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比音畀。使臣之使亦去聲。○陳可大曰：出夫人，有罪

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將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社稷宗廟，而不斥言夫人之罪，厚道也。主人對言前納采時固嘗以不教辭矣。須、俟，皆待也。使者既得主人答命，乃使從已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竝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此節記諸侯出妻之禮。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

妹亦皆稱之。共讀曰供。辟讀曰避。○肖，似也。不肖，言不如人也。誅，猶罰也。兄，謂夫之兄。出妻必由尊者之命，故稱舅稱兄。無兄，而後稱夫也。然前所致者，乃夫之辭。若舅，則當云某之子某不敏；兄則云某之弟某不敏也。主人之辭，既曰某之子不肖，則某之姑妹姊當云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妹不肖，或某之妹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此節記卿大夫以下出妻之禮。○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或有不免，故存其辭於此章。然其辭氣雍容，則與後世之悻悻成訟者異矣。愚按宋桓公出其夫人，夫人歸于衛。及子襄公卽位，夫人思之，義不可往，而作河廣之詩。至今讀之，令人惻然。故出妻者尤當詳審，不可謂禮所得爲而輕爲之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

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竝去聲。食我、疏食之食竝音似。後凡言疏食者倣此，不復出。飧音孫。○少施氏，魯惠公之子施父之後。作而辭，起而辭謝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助飽實。不敢以傷吾子者，言羹疏之飯，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此記孔子美少施氏之知禮。張子曰：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以其有禮也。食於季氏則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其不知禮也。必知禮者，然後可與行禮也。○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兩如字。○昏禮納徵亦曰納幣。其所納之幣一束，束五兩者，一匹爲兩，謂從兩端卷至中，作兩箇卷子也。五匹則爲五箇兩卷，是一束有五兩也。兩五尋者，八尺爲尋，五尋四十尺也。是爲一匹，是一兩有五尋也。○婦見舅姑，句兄

復扶又反　著音灼　去上聲　處上聲

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見並音現○婦來明日見於舅姑其見舅姑之時則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之東西面以北爲上近堂尊也婦入而過其前是即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卑者禮殺也若諸父則明日各就其寢而見之尊者禮隆也○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鬈音卷○禮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今雖未許嫁而年至二十則時已過而可笄矣禮之謂以禮禮之也許嫁而笄則主婦著笄女賓禮之今未許嫁故其禮之但使婦人就其禮不備儀也既笄之後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分髮爲鬌紒以少者處之也○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長音丈廣並音誑會音膾紕音皮純音準紃音巡○韠韍也上緣曰會即頸也以其在兩肩之中總會之處故謂之會旁緣曰紕下緣曰純素生帛也紃似絛爵韋雀色之皮也○此記韠制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二尺與裳併也上廣一尺令可上接革帶也會去上五寸謂自上至下凡五寸玉藻云其頸五寸彼以廣言此以長言是頸之形方五寸也不言所以疑與紕同紕用爵韋廣六寸兩旁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留以待施純也去會與純各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用素紃則以五采施於諸縫之中按韠制又見玉藻可互用備也

韍音弗　緣去聲下並同　總會之會　令平聲　可上之上上聲

禮記卷之二十

禮記卷之二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喪大記第二十二喪死固爲大事然其禮有大小此篇所記皆喪禮之大者非若小記僅解喪服傳中曲折而已故以大記名篇按儀禮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然其間多與儀禮正文同但彼言士禮不可援以釋此學者參考之可也凡六十二章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埽去聲縣與懸通去上聲首去聲屬音燭纊音曠○病疾甚也應氏曰埽庭及堂正家之常道至此又皆埽者肅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鄭註爲賓客將來問病者非若君與大夫之病則徹去樂縣士則去琴瑟東首受生氣也北牖疑即屋漏也病者恒居北牖下古者病將死則廢牀而置於地以初生在地庶幾生氣復反而得活也及死則復舉尸而置牀上體四體也病一者不能屈伸故徹褻衣加新衣皆須人持體一人謂四體各用一人持之也張氏曰男女改服去常飾也鄭註亦以爲賓客者非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無則絕矣君子重終惡其褻故男不死婦手婦不死男手○黃叔陽曰絕氣以上生者愛親之至情也男子以下死者謹終之正道也○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

爲去聲下同　復並扶又反　去上聲　否方有反　惡烏路反

揄音搖

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適讀曰嫡。○君夫人謂諸侯夫人也下皆放此正寢稱路寢條寢稱小寢世婦大夫之妻也不曰命婦而曰世婦者以其尊卑與國君之次婦同也適如適庶之適適寢又名適室亦正寢也內子卿妻也已命未命之通稱下室燕處也寢皆謂正寢也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于正寢稍降於已命者也士之妻皆死于寢謂士與妻皆然也不言士妻而言士之妻故以皆字明之○此章言男女皆當死于正處亦所以謹終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陳可大曰復始死升屋招魂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所以升屋者狄人樂吏之賤者○死者貴則有林麓有林麓則有虞人故使虞人設梯以升屋以其能取材於林麓也若官職卑下不當有林麓者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簨簴或便於此也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卷讀曰衮屈讀曰闕狄讀曰翟赬音檉襢與展同稅讀曰褖號平聲○小臣近臣也君以卷謂上公用衮服也循其等而下之則侯伯鷩子男毳可知夫人以屈狄謂子男夫人用屈狄也循其等而上之則侯伯夫人揄狄上公夫人禕衣可知赬赤色玄赬玄衣纁裳也世婦與上章同亦謂大夫之妻也爵弁指爵弁服而言用緣衣非用弁也榮屋翼也大夫以下之屋不得

著音灼　衣尸之衣去聲

如天子諸侯之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為直頭兩頭似翼故名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于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北面求諸陰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魂自天而來一號於下冀魂自地而來一號於中冀魂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也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下司服以篋受之復者自西北榮而下也○黃叔陽曰復用小臣以其近君著朝服以奉君魂復衣用祭服之上者以交神魂皆冀魂之來依也升自東榮取生氣也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徧求之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以衣尸冀魂合於魄也降自西北榮不忍求之不得虛從所求之故道而下也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乘音盛○說見曾子問及雜記上篇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

復數救反

衣尸之衣去聲袡音髯○上節註中言衣尸謂覆尸也此言不衣尸謂襲也袡纏袡婦人之嫁服也○復衣以冀生襲斂以送死生死異義故不以復衣襲斂也袡者用以飾嫁復者用以求神人神異道故不以袡復也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此與下章陳本並連上章今析之○孔氏曰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

先哭之先如字

○唯哭先復，復而后行死事。先去聲○氣絕先哭乃復故喪死者唯哭則先於復耳其餘送死之事皆待復畢不生而后行此孝子無已之情也○此上五章皆記復禮馬氏曰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爲復復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歟亦以爲禮義之經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無所不至況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設此哉

復生之復扶又反

○始

辟去聲　殺色介反　首去聲　分扶問反

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主人，孝子男女也。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中路失母也。有聲曰哭。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衆婦也。踊者，哭之節。衆婦又輕，故哭踊。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問喪篇云辟踊是也。○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啼，婦人哭踊，又殺於上矣。言始死之哭，悲哀有深淺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正尸，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世子也。父兄，君之諸父兄弟也。姓之爲言生也。子姓，子所生者，謂衆孫也。夫人，謂君之妻。無則世子之妻也。內命

婦，子婦世婦之屬。姑姊妹，君之姑姊妹也。此子姓，與上不同，謂衆女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凡立，男子立於主人之後，女子立於夫人之後。○此諸侯之喪也。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東西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糾紛雜亂者有倫矣。主人夫人坐，從者立，或哭于堂下，或哭于堂上，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張氏曰：命夫命婦，謂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已貴而受君夫人之命者也。○此大夫士之喪也。大夫之喪，主人及來哭之命夫命婦則坐，而其他皆立者，殊其貴賤也。主人貴故也。士之喪皆坐者，等其尊卑，無所興也。士位下故也。

著並音勺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陳本連上章，今析之。○若奉之時，主人以兩手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此君大夫士之所同也。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爲並去聲。章內並同。○寄公，謂鄰國諸侯失國而寄託於諸侯者也。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出迎也。君命，以君命來弔者，非君自來也。言君命，則君來可知。不當斂則出，謂當斂則不出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也。若雜記云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者，則謂斂後也。○黃叔陽曰：若死悲哀，非所尊者

不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扱讀曰插。○徒跣者，小斂之前未著喪屨，又不可著吉屨，故徒跣也。扱衽者，扱深衣之前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降自西階，卽曲禮所謂升降不由阼階，不忍遽當主位也。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位于門西，國賓位于門東，皆北面。君于庭各向其位而拜之也。下，堂下也。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于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卽位西階下，在大夫之北，與大夫俱哭踊。亦迎也。○此申上節未盡之意。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

惡烏路反

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婦人不下堂。此言出者。謂自房而出拜於堂上也。命婦大夫之妻也。黃叔陽曰。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此章記未小斂待弔賓之禮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馮與凭同

說讀曰脫。髽音撾。奉與捧同。○小斂于戶內。故主人即位于戶內也。主婦東面。則主人西面可知。馮之踊者。馮尸而踊也。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也。髦者。幼時翦髮爲之。雖成人猶垂於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所謂親沒不髦也。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而脫髦。蓋諸侯之禮也。士殯與諸侯小斂。皆三日。髽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以麻爲要絰也。房。西房也。男子帶絰于東房。婦人帶絰于西房。不言男子者。主人拜賓而帶絰。此時猶未帶也。徹帷者。初死恐人惡之。故帷堂。小斂則有飾矣。故除帷也。此謂士禮。若諸侯大夫則俟賓出。乃徹帷。夷本作侇。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捧之也。降拜。適于下堂而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句　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句　氾拜衆賓於堂上。氾與泛同。○此申上節降拜之意。謂君小斂後而拜寄公國賓。大夫士小斂後。而拜卿大夫。皆鄉其位而

卷上聲　更平聲下同三並去聲　斛音斛　盛音成

拜之。尊之也。大夫士拜士。則在旁三拜而已。不正爵之。或卑或敵也。必三拜者。士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各一拜。故共三拜也。君之夫人。小斂後。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小斂後。於卿大夫之命婦。則特拜之。於士妻之衆賓。則氾拜之。皆於堂上。言堂上者。婦人不下堂。故不降拜也。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免音問。○主人拜賓後。即阼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此諸侯之禮若士則先踊。乃襲絰。母喪降於父。即位後免而襲絰。不括髮以麻。不踊。至大斂乃成踊也。乃奠。行小斂之奠也。此時弔者來。則掩襲裘上之禓衣。加素弁於吉冠之下卷。又加要帶首絰也。此謂有朋友之恩者。非朋友則有絰而無帶。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迭而踊也。○此章記小斂之禮。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縣並與懸通。○虞人。主山澤之官。木。薪木也。角。斛水之斗也。狄人。樂吏也。壺。漏器也。雍人。主烹飪之官。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君喪未殯。官屬代哭不絕聲。恐其不食疾倦。則以漏器分時刻使以次依時相代而哭。故狄人出壺以盛水虞人出角以斛水。冬月水凍。雍人出鼎。別貯水以爨之。而爨人出木以供爨也。此其事之序也。記者錯綜言之耳。○凡有爨者。小斂之後。未殯之前。皆有代哭之禮。故君喪將命官代哭。則先使虞人出木及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以供漏水之具。而司馬臨視其縣。欲以

分扶問反 下去聲

此節代哭者之勞也乃命官代哭大夫亦以臣代哭而不縣壺士則以親疏之屬與家人自相代哭而不以官各隨其分以為隆殺也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燭火炬也古者未有蠟燭故呼火炬為燭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未明須設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

此君大夫之禮也小斂畢下階拜賓賓出乃徹帷視士之小斂畢而即徹帷者加詳矣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此記有奔喪者之哭位小斂畢尸夷于堂故哭尸于堂上其哭位主人猶在尸東則婦人猶在尸西一如室中之位此時若有奔喪自外來者其位當在西方故婦人退北嚮南以避之所以然者阼階有事故奔者升自西階而就西方也一說欲見異於在家者未敢遽當主人之位故在西方若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與在家同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寢門殯宮之門也○此記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禮婦人於敵者固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男子於敵者固不出門若有君命而出迎於寢門外亦不哭所以然者堂以內至房婦人所有事堂以外至門男子所有事非其事處而哭與野哭同非禮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句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衣去聲

衰與縗同人為之為竝去聲竟竝與境通○此記無主及幼主攝主拜賓殯葬之禮凡喪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禮也若有男主而無女主者男主代拜女賓有女主而無男主者女主代拜男賓或于寢門內或于阼階下各從男女之拜位也前章言婦人拜于堂上謂小斂時此則謂既殯後也幼子為主不能拜則長之以衰使人抱之而人代之拜死者無後而立人為後者亦即主人也此主人若以事故在外則其家別有攝主於來弔者若有爵之賓則攝主辭謝不敢見以其尊不敢代主拜也若無爵之賓則不受其弔而攝主代之拜以其卑可以代主拜也此為後不在者若出在國竟之內則俟其還而後殯葬若在竟外則殯葬日月有期不可久待故當殯即殯當葬即葬不俟其還可也人之有後無後存乎天存乎天者不可為故喪有無後者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為故無無主者○應氏曰有爵無爵註疏指為後之人非也人之於喪也唯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為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亦不當拘為後者之貴賤但弔者至則踏其人而應之故有所辭所拜之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須賓而欲弔者之不虛厚也若如註疏則為後不在必身無爵者故於無爵者始一例拔之有爵者則一例辭之是無事於拔賓也又何以攝主為哉在禮士不士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之喪必有爵者主之矣為主者有爵而受有爵者之弔乃為相稱又何辭焉○此章記受弔之禮有常變之不同

○君之喪三日子夫

令平聲

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去並上聲下並同○子者嗣君適庶子之通稱以杖拄地曰杖舉而斂之不以拄地曰輯不持在手而置之曰去令人代執曰使人執又曰授人杖聽卜卜葬地與日也有事於尸虞與卒哭及祔之祭也君所嗣君廬次之所也○三日五日人君禮大故以親疏爲杖之遲速子大夫不言授者嫌或使之也子大夫廬于寢門外得拄杖而行至寢門入門則輯之以近尸殯也子與大夫同者

下去聲下二節並同 爲去聲下所爲同

大夫特來不隨世子而行也若隨世子則大夫輯杖子輯杖則大夫去杖故下又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也若庶子則不得持杖入寢門夫人世婦次在房中位在堂上西方在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杖亦以近尸殯故不敢自持也若有以王命來弔者嗣君對之不敢執杖尊王命也有鄰國君之命則輯杖下成君也卜及祭皆去杖敬卜與尸也大夫在君所則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若不與世子俱來而與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則同是爲君故並得杖而行也張氏曰杖所以輔病而已夫之輯之使人執之者蓋喪敬爲上哀次之故各有所爲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

長丁丈反

人杖爲並去聲○室老家臣之長大夫有君命之大夫指大夫之子也內子大夫之妻也世婦謂君之世婦命亦皆謂以其命來弔者也○三日皆杖無親疏遠近也有君命則去杖尊君也有大夫之命則輯杖下賓大夫也內子爲夫人命去杖同於君也爲世婦命授人杖在去杖與杖之間也不言使人執之卑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此世婦與上文不同謂大夫之妻也○士二日而殯下於大夫也然死與往日則於死者亦爲三日矣故男婦皆杖於君與夫人之命如大夫謂皆去杖也於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亦如大夫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

復扶又反下章同

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斷音短○凡君大夫士之庶子皆得杖而不得以杖即哭位者避適子也柩尊不可以杖對之故大夫士攢塗之後不見柩則拄杖而哭哀勝敬也啓殯之後復見柩則輯杖而哭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之門是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爲重大祥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此章記杖禮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幠音呼斂去聲去上聲楔音屑柶音四綴音拙○幠覆也○病人將死則遷於地以冀其復生及死乃舉尸而置之牀上必先時徹褻衣加新衣以死至是則覆以大斂所用之衾而去此死

著音灼 令平聲

時之新衣也尸當飯含恐其口閉故小臣楔齒用角柶也尸當著屨恐足辟戾故以燕几拘綴之令直也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說讀曰脫繘音聿枓音主挋音震○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繘汲水綆上索也喪事尚遽不暇解脫故但縈屈而執於手水從西階升盡等而授御者不上堂也御者入浴尸於戶內小臣四人舉所憮之斂衾以蔽尸而御者二人以水浴之枓杓也挋拭也盛此浴尸之水則用盆酌此沃尸之水則用枓[illegible]水

盛音成 去上聲 下二節並同

並同 乾音干

以去尸之垢則用精葛之巾拭尸而使之乾則用生時之浴衣如他日者如生時也爪足浴竟而翦尸足之爪甲也浴之餘水棄于坎中此坎則甸人取土爲竈所掘之坎也內御者婦人也○此浴尸之禮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差讀曰搓垼音役重平聲鬲音歷厞音費濡而宣反濯音棹○差猶摩也淅粱或稷之潘汁洗髮而以手搓之也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借上

潘芳元反

下往之下去聲 令平聲

也士喪禮作沐稻垼塊竈也將沐時甸人取西牆下土爲之者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鑿木置於中庭以懸物者鬲罌也受三升重鬲鬲之懸於重者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下就垼爲中煮之令溫厞屋簷也甸人爲竈畢即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厞之木以爲薪而用以爨竈煮沐汁解正寢爲廟神之也用瓦盤以貯此沐汁也挋用巾以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須與鬚同翦須謂治其須使有條理非翦而去之也濡儀禮作渜滑水經溫煮者曰濡已沐浴者曰濯濡濯皆水也○此沐尸之禮沐浴皆以御者小臣而子孫不執者褻也平生沐浴裸裎子孫不在旁也

治平聲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造音糙併音丙襢音展笫音子含去聲○君諸侯也天子夷盤夷盤者承尸之盤也諸侯大盤大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大夫亦稱夷盤遠天子無嫌也又其制小於天子造冰納冰於盤中也併並也士用瓦盤尤小故並設之無冰盛水也襢袒也笫簀也設牀而置冰盤于其下牀上去席而袒簀使冰氣得通於尸免腐壞也禮自仲春至秋皆然涼而後止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此沐浴以後襲斂以前之事○黃叔暘曰此章兩言君大夫士一也謂送死之禮無分貴賤凡以愛親之心人得自盡而已所不同者特冰之一事爾然士喪禮云上有冰用夷盤可也蓋夏月而君賜之則亦得用冰也○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

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莫讀曰暮○財穀也納財米也米由穀出故謂之財溢一手所握也握容隘必有溢於外者故曰溢米一云二十四分升之一則太少一云二十兩則太多○食之無算者謂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之但朝暮不過此二溢米爲疏食粗飯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衆士衆家臣也食粥亦謂三日後也士亦如之謂士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

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音成篹音纂乾音干○盛杯杅也篹竹筥也杯杅盛粥歠之以口故不須盥手竹筥盛飯以手取食故當盥手也乾肉味澀醴酒味薄先食飲之不敢遽御醇厚之味也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期並音基爲並去聲與如字舊讀去聲者非樂音洛下同○期之喪皆謂旁親喪也與中期字不同

三不食謂當食時三次不食是一日不食耳非三日不食也若正服期則二日不食矣見閒傳○不與人樂之不以酒肉與人共食爲歡樂也○不杖期輕故一日不食其食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既葬則食肉飲酒如常時然亦有期喪而不食肉飲酒者如父在子爲母夫爲妻雖有杖不杖之殊而情則重矣故終喪不食肉飲酒也大功九月則食飲猶期但不與人共樂耳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比音畀○陳可大曰一不食三月之喪也再不食五月之喪也世母伯母也故主舊君也大夫本稱主○此與上節皆謂大夫士也諸侯絕期喪

期音基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

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陳可大曰不成喪謂不備居喪之禮節也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君食友食之食並音似辟讀曰避○君食臣大夫食士父友食其友之子皆以尊食卑故當食之雖梁肉不避唯酒醴見於顏色則當辭耳○此章記居喪飲食之禮

見音現

○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簟竹席也○尸未飾則於戶內既飾則出於阼階阼者主人之位也席之異者殊尊卑也○小歛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

從並縱同音　析　近首並去聲　爲去聲

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音爻。有讀曰又。稱去聲。章內並同。紟琴禁二音。○絞斂竟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從者一幅，橫者三。每幅析其末爲三片，以便結束。從者在橫者之上。衾又在絞之上。凡衣裳單複具曰稱。必十九稱者，法天地之終數也。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其終數。爲斂衣之稱數。西領，衣之領在西，取其便也。北上，所以遷尸。尸在牖下，南首。紟，單被也。布爲之。吳氏謂斂衾直鋪，布衾橫鋪，以包裹斂衾。然後絞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此小斂之衣衾也。皆一衾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與大斂服有等者不同。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辟讀曰擘，音百。紞音膽。○上文縮一橫三，以布之全幅爲數也。此節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爲三片。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於直者之下，皆以布之小片爲數也。紟在絞上。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君陳衣于庭者，君衣多，陳之在庭爲榮也。天子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或五等諸侯同百稱，亦未可知也。此陳衣不必盡用。君北領，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南上，亦爲取之便也。西上南上與小斂皆北上不同者，大斂衣多故也。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絞紟如朝服，皆用十五升布也。總一幅爲三，不辟，申言縮者三也。小斂之絞一幅，故須擘而爲三。若大斂之絞，雖亦一幅，然先已裂而爲三矣，今不須再擘也。紟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單布被然。無紞，謂被頭不用紐組之頭爲識別也。大斂時先緊捲布紟，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畢，則又結束橫絞之五也。○此大斂之衣衾也。鄭氏曰：按士喪禮大斂亦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天子之士也。○

識音志　別音彆　著音灼下同　散上聲　著音潴下節下章並同　散上聲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祭服，爵弁皮弁服也。倒，衣裳顚倒也。○小斂之衣十九稱，不能悉著，但用裹尸，取其方可斂而已。故散衣有顚倒者，唯祭服尊，雖不著而不可倒也。

○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此與下章陳本並連上章，今析之。○國君富有，足具禮，故斂與陳衣悉用己衣，而不用他人之襚送者。大夫士用己衣畢，然後用襚。獨言祭服，舉衣之尊者言之也。然所用襚乃大功以上，不將命自即陳于房中者爾。若小功以下親戚之衣，但受之而不以即陳，未必盡用也。然言不即陳，則有不足可繼之陳矣。○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複音福。○複衣衾之袷而有著者也。○小斂衣少，故皆用複。

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

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褶音牒。○袷而無著曰褶。○祭服尊，故隨所有盡用之。其餘散衣，則君用褶，以衣多，褶不能容也。大夫士仍用複，以衣少，褶可容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禪與單同。稱去聲。○袍，衣有著者。以其褻，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使褻露也。衣

斂去聲下章並同　卷並與捲同　易音異

上服。裳。下服。不可有衣而無裳也。袍必有表衣必有裳。乃成一稱也。○此申稱義。張氏曰。表以其表裏上下之相稱。故謂之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

凡陳衣。通陳于序東房中。及庭而言取。謂取之以斂也。自。由也。○賈氏曰。陳衣取衣。皆用篋。升降由西階。以衣領在西。便也。雖君北領。亦西上。舊說自篋取陳。又謂取衣爲收斂者。皆非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詘與屈通。紵與苧通。○陳本連上章今析之。詘。卷也。列采。五方之正色也。紵。麻爲。○陳衣雖在篋中。亦舒而不卷。非列采則爲間色。不正。不可以送死。故不入。絺綌紵皆暑服。斂雖當暑。亦用袍。故亦不入。惟貧不備禮。或有故。始斂以時服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以取便。若小斂遷尸于堂。大斂遷尸入柩。其事易。則襲而不袒。此執事袒襲之異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大並音泰。胥並如字。舊註當爲祝者非○吳氏曰。大胥者。大祝之胥也。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周官大祝喪祝之下。各有胥四人。大祝之爵爲下大夫。喪祝之爵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涖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也。侯國之祝。當降王國卿一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亦當如王朝之數。侍猶臨也。○凡斂用六人。君之喪。大胥四人親斂衆胥二人佐之。然亦當有侍者。不言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喪。則大胥二人臨斂。衆胥四人親斂。士喪則衆胥二人臨斂。士之友四人親斂。此二斂用人之法也

○小斂

佐扶又反下同　令平聲　易音異　亦爲之爲去聲　畫古畫字　覆敷救

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祭服不倒。解見前篇以前未及大斂。故此又明之。衽。衣襟也。生時向右。以便左手解抽帶。死則向左。示不復解也。絞。束衣之帶也。生時結衣之帶。並爲屈紐令易抽解。死則畢結其絞。而不爲紐。亦爲不復解也。○此斂衣之法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

斂與爲並去聲下章斂同。○斂者大胥衆胥是也。人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死執其斂事。心則憯感而哭。然當事宜慎重。故哭於既斂之後也。若士之喪。士之友來與其喪事。則爲之斂。其情與執役者不同。故不但哭。而又爲之一不食。義隆而哀勝也

○凡斂者六人

陳本連上章今析之。○凡斂。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貴賤皆然。其人。則前章所言大胥衆胥及士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殺並色介反。綴音拙。赬音檉。裁去聲。○陳可大曰。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既襲之後。小斂之前。所用也。專言冒。則質殺皆在其中。對殺而言。則冒即質也。君質用錦。殺畫黼文。故云錦冒黼殺也。綴旁七者。縫合一頭及一邊其不縫之一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大夫士各不同者。尊卑之等也。凡冒之制。質從頭而下。其長與手齊。殺自足而上。其長三尺。此尊卑之所同也。小斂有此冒。故不用夷衾若前所云錦衾之類。則施於冒內者也。自小斂以後。衣多不可冒。乃用覆尸之衾也。裁猶

天下同制也。言夷衾與質殺之制。為去聲皆為覆冒尸形而作也。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馮與凭同，下並同。○弁絰，素弁上加環絰，未成服故也。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序端視斂處也。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指南近堂廉者。楹西，東楹之西。堂廉楹西，次於君也。父兄，謂諸父諸兄之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以上男子，皆在東，尸之東，東面。女位也。外宗見雜記下篇。房中南面[illegible]也。以上婦人，皆在西。商祝，祝習商禮者。位定，於是小臣布葦席，商祝鋪絞紟衾衣于席上，皆在阼階斂處，即下所云斂上也。其序後用者先鋪而在下，先用者後鋪而在上。士亦商祝之屬。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盥手于盤上，將遷尸而斂也。此時尸在堂，故舉而遷之于斂上也。卒斂，斂畢也。宰告，太宰告孝子以斂畢也。馮之踊者，孝子馮尸而起踊。夫人在西，亦如之，哀之至也。○此君大斂之禮。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茢音列　道與導同

君至，臨視其斂也。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而先還，入門之右，不敢為賓主禮也。北面以待君至。君臨臣喪，必有巫祝桃茢以礙凶邪。今君禮敬主人，故巫止于門外而不入也。君釋菜以禮門神，告以弔喪當入諸臣之家也。此時君猶在門外，祝代巫告，入，自阼階升堂，以道君，然後君隨之入而升堂也。即位于序端西面，居適子臨斂處也。卿大夫次於君，故即位于堂廉楹西，以近君為尊，故東上。主人亦自門右而升，立於君之北，東房之外，南面，俱欲視斂也。卿大夫北面而主人反南面者，以君為主。卿大夫在左，主人在右也。斂畢，主人自西階而降，立于堂下北面，所以待君也。君撫之者，君臣情重，方為分興，故以手按尸而與之別也。主人拜稽顙，謝

恩禮之隆也。於是君降阼階，命升主人于堂而馮尸，又命主婦馮尸，欲主人主婦各盡其情也。○此大夫大斂而君臨視之禮。黃叔陽曰：古者人君於臣之死也，即其子之位而視斂，斂畢撫尸，其恩禮一何厚也。巫不入門而使祝先之，其恭敬一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又命主婦馮之，其教孝一何切也。人臣於君之臨也，雖當喪事倥偬之際，迎而先入，撫而先降，必俟君命而後馮，馮又不敢當君之所。且於男女之別，亦不紊焉，細微曲折，無不盡禮如此。此所以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敖氏曰：周官言喪祝男巫，皆於王弔則前。然國君不得並用巫祝。其在廟門外，則巫前，入廟門則祝前，互用其一，所以下天子也。

別[illegible]　下去聲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士賤，故君不視大斂，既殯而後往。其餘禮，如鋪衾、列位、馮踊諸事，告與大夫同。若君賜大斂，則其禮亦如大夫。

伹中加主人降出三節見後章及儀禮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此記踊節有七。君大夫士所同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鋪者先在外。斂者先在上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內命婦。君之世婦也。○[illegible]子曰。姪。女[illegible][illegible]曰娣。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士亦有娣媵。則大夫有姪娣可知。○大夫內命婦皆貴。故君自撫之。以下則不撫也。室老。貴臣。姪娣。貴妾。故大夫撫之。其餘亦不撫也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馮並與凭同。下三章並同。○君大夫雖尊。而自主父母妻長子之喪。故皆

馮其尸。庶子賤。故不馮也。士賤。則於賤者亦馮之。故馮及庶子。然此庶子。謂無子者耳。若庶子自有子。則自有人馮其尸。不須父母馮矣。按禮當云馮父母。妻子。而此并云馮者通言之爾。○孔氏曰。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亦不得馮

○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陳本連上章。今析之。○此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尊者先馮。卑者後馮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奉與捧同。○撫。以手按止之而身不附也。執。以手執之也。馮。俯身而馮之也。奉。以手捧持之也。拘。以手牽止之。若不使去也。凡此皆於尸之當心胸處。○張氏曰。前言君大夫馮妻長子。士馮妻長子庶子。此又言父母於子。夫於妻。於昆弟。皆執之者。蓋馮而又執之。不忍舍也。於父母馮之而不言執者。敬之而情不敢過也。黃叔陽曰。五者。馮爲重。奉次之。拘次之。撫次之。執次之。故總謂之馮。馮奉拘施於尊者。撫執施於卑者。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蓋兼分之尊卑情之深淺而然也

○馮尸不當君所。此與下章。陳本並連上章。今析之。○張氏曰。士喪禮君撫當心。馮尸。不當君所撫處。以避尊也

○凡馮尸。興必踊。馮尸之際。哀情切極。故起必爲踊。以泄哀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苫尸占反枕去聲凷與塊同。○孔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也。不塗。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寢苫。臥茅席也。枕凷。枕土塊也

○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襢音展。○陳本連上章。今析之。宮。圍繞之也。襢。袒也。○君廬以帷障之。如宮牆然。大夫士其廬袒露不帷也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柱與拄同。音主。○陳可大曰。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爲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拄之於楣。以納日光。略寬容也。又於內刷泥塗之以避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襢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張氏曰。以。已通。止也。○庶子非喪主。故自未葬時。止於東南角隱處爲廬。不居倚廬也。云自未葬。則葬竟亦然可知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謂諸侯也。王事。天子之事也。國事。已國之事也。公事。國事也。○張氏曰。未葬。非喪事不

合上聲

分扶問反

治令並平聲　禫讀並音亘

言既葬如與人立可言王事公事而已應氏曰按曾子問云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豈有既葬而卽與人立者乎必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乃可耳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辟讀曰避○陳本連上章今析之○王政王朝之政也公政國政也弁絰素弁而加環絰弔服也仍喪絰喪服也○弁絰以便卽戎帶以異凡弔也孔氏曰國君言服王事則大夫士可知愚按曾子問云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豈有既葬政入以下諸事乎此後儒附會之說以便季世奪情之私非禮也若魯公伯禽之事又須別論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

堊音惡黝於九反○練小祥也堊白塗也堊室在中門外祥大祥也黝青黑色黝治堊室之地令黑堊更塗其壁令白也○一說黝堊室加之黝以爲飾也更詳之○練後居堊室地與壁純白表哀素之心也此時服漸輕故可謀國政家事異於既葬之不言國事家事也祥後地可黑壁可新白稍致飾以變其凶也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陳本連上節今析之禫亦謂大祥也外內中門之外內也○祥後中門外不哭禫則門內亦不哭所以內不哭者以禫可作樂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御婦人也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不同月必待吉祭而後復寢御者暫御復寢則如常時矣按間傳云既祥復寢謂大祥後復殯宮之寢與此復寢異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並期音基爲並去聲下衰亦與縗同○布衰九升布之衰也○父在爲母杖期爲妻不杖期服輕情重故皆居廬終喪不御內其餘齊衰期杖者四條不杖者二十二條大功布衰九月長殤服八條成人服十六條服情皆輕故但三月不御內詳見儀禮喪服傳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陳本連上章今析之○不居廬寢苫謂舅姑夫喪也喪父母謂婦人居父母之喪也歸歸夫家也○廬在中門外婦人次於中門之內故不居廬寢苫枕由皆居廬之事既不居廬則不寢苫矣不及凶者略也父母之喪既練則服除故歸本期服而爲出嫁降服大功九月者葬後卽歸殺於父母也

爲去聲　殺色介反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公謂上大夫有采地者也大夫士皆謂有地大夫之家臣也家臣稱其主曰公歸者歸於其所治之邑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歸士則待卒哭而歸以恩之輕重事之繁簡爲等也若國君之喪則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見雜記上篇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陳可大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庶子爲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者往居喪于適子之家既練始各歸其宮也至月朔及忌日則

又往哭于適子之家。以殯宮在適子家也。諸父兄弟期服輕。故奔哭即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次。喪次。謂殯宮也。卑者之喪。尊者不居於其次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為並去聲。下節並同。○世婦。謂君之世婦。即內命婦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大夫內命婦皆貴。故視其大斂。常禮也。加賜。則視小斂。外命婦恩輕。且涉嫌。故不視大斂。入棺而後至。無加賜也。士卑。故殯而後往。常禮也。加賜。則視大斂。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諸妻御妻也。孔氏謂姪娣及同姓女者。非。故亦自謂姪娣尊同世婦。當視小斂。妻下疑脫既殯而往四字。○內命婦貴。故夫人待之與君同。諸妻卑。故同士禮。君於大夫視大斂。於外命婦加蓋而至。夫人則皆既殯而往。於大夫避嫌。於外命婦恩輕。故與君有同異也。○此章記君夫人弔喪之等。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加蓋與殯又在後。喪事以遠往為敬。故其等如此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

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陳可大曰。君雖視大夫大斂。然或有既殯始往與士同者。則先使人告戒主人使知之。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候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于門東。北面。巫本在君之前。今止巫不入。故祝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至房戶之東。背壁向南而立。主人以君之辭喪。故於奠中北面拜而稽顙。於是君舉其所來之弔辭。祝相君之禮。辭言畢。則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承上言若此為大夫之喪。則雖當君在阼之時。主人即以所具殷奠奠於殯可也。若士喪。則主人卑。不敢留君待奠。故踊畢。則先出俟于門外。為君將去而送之也。如君使人命之反奠。乃敢反奠。是時君尚在。故大夫與士之主人奠畢。先出俟于門外。君去。拜而送之。張氏曰。此下脫大夫士若君不戒至必奠一簡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張氏曰此簡當在下兩節之後。而自為一章。○陳可大曰。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復著殯時未成服之服。而待之。謂首絰免布深衣也。雖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一則重君之來而新其禮也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

為去聲　之使之使去聲後如字

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夫人來弔。主人出迎而主婦不出迎者。婦人迎送不出門也。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于下。拜妥禮猶臣禮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行。則世子在前導其禮如祝之導。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貴如君至之禮。謂大夫則貴。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貴乃反。貴也。主婦送于門內。婦人迎送不下堂。而此至門者。為所尊變也。然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盡變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既拜。則主人不當拜也。言弔大夫士。則弔內子士妻之禮在其中矣。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後去聲○大夫君。謂大夫之為君者也。家臣以大夫為君。大夫君弔其家臣之喪。主人不迎于門外。大夫入即堂下之位。位在阼階下。西面。主人在其位之南。北面。衆主人在其位之北。南面。婦人在房中之西。東面。此時若有以本國君命。或大夫及命婦之命來弔。或鄰國卿大夫遣弔之使。則其君為主。在前。使主人倍後而同拜命及拜賓。所以然者。喪用尊者為主。然不敢如國君之專代主。故告拜也。○此處當有君於大夫疾至殯服一章。○君弔見尸柩而后踊。此與前章既殯而君往視視而踊不同。不知何謂。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乃不踊。疑或然也。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

禮記集註卷三十　喪大記　三十八

重並平聲　著音灼　合音閤　縢並音

具殷奠。君退必奠。張氏曰。此錯簡。當在前章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之下。○不戒。則不必君在而奠。君退必奠者。榮君至也。○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屬並音燭。椑音僻。○大棺在外。屬在大棺內。椑又在屬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言。○張氏曰。棺之重數。自上而下。降殺以一。天子之棺四重。故君三重。大夫二重。士不重。君裏棺用朱。句綠用雜金鐟。大夫裏棺用玄。句綠用牛骨鐟。士不綠。鐟音贊。○裏棺以繒為棺裏也。張氏曰。按鐟字。說文云。綴著物者。則綠字疑皆綴字之誤。綴者。綴繒于棺也。鐟即今漆工所用之灰屑也。君用雜金屑最為堅確。大夫用牛角屑次之。今民間用尾屑。即此鐟也。士不綴。無裏也。舊讀綠為極。以鐟為釘。皆誤也。故王氏有牛角鐟不可從之說。按古者棺不用釘。唯以皮條束合之。見檀弓上篇。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陳可大曰。蓋。蓋棺也。用漆。謂以漆塗其合縫。用衽處也。衽束解見檀弓上篇。○君大夫鬠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鬠音舜。○陳可大曰。鬠。亂髮也。爪。手足之爪甲也。綠。鄭氏曰。當作角。謂棺之四角也。生時積而不棄。今死。為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士則以物盛而埋之。○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

禮記集註卷三十　喪大記　三十九

覆敷救反下同　肂音肆　褰音騫　令平聲　蚍蜉音毗浮　衣去聲下同　重平聲　覆敷救反行去聲並下同

帷之輴音春攢音攢幬音燾○輴柩車也天子龍輴國君唯輴而已攢叢木猶載也攢至于上叢木于輴之四旁而直至棺上也畢盡也塗以泥塗之為火備也屋攢木形如屋也幬以幕覆之不為屋也攢至于西序言不田輴即以棺一面就西序之壁而攢其三面至西序而止也暨及也塗不暨于棺者君攢木廣則去棺遠大夫攢狹則去棺近所塗者僅不及于棺耳士不為攢但掘肂以容棺淺而不沒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所謂衽上也自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幬也帷之通承上而言貴賤皆有帷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惟朝夕哭乃褰帷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種並上聲○熬以火燔穀令熟也熟則香殯時置于棺旁使蚍蜉聞香而來食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也三種黍稷粱也一種黍稷也每種二筐筐同異未聞加魚與腊謂每筐加之也君以下皆同○王氏曰棺旁當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荒並與幌通齊如字翣音箑畫古畫字章內並同○陳本分八節今併之飾棺通君大夫士而言帷柳車邊障即所謂牆也以白布為之而畫以龍池者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于柳上荒邊爪端池視重霤諸侯四注與天子同而霤則降其一闕後故三池也振容如幡以青黃繒為之長丈餘而畫以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振動即雜記上篇及後節所云揄絞也荒蒙也柳車上覆即鼈

別緘去　簟　種上聲　上上聲　繫並音計

甲也列行也荒緣邊畫以黼文中央又畫火畫黻各三行也裝綿為褚偽蓋帷字之誤帷是邊牆荒是上蓋以白錦褚襯覆為星而加帷荒於其上帷荒相離故以纁帛為紐以連結之兩旁各三故六齊之為言臍也鼈甲當中形圓如車蓋者謂之齊如人之有臍也采有五色貝有五種列采連貝以為黻飾翣形如扇以木為筐衣以白布畫黼畫黻畫雲氣者各二兩角各戴圭玉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者也銅魚懸于振容之間車行則魚跳躍而上拂於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披去聲下兩節並同○陳本分兩節今併之張氏曰此節與下兩節大夫戴士戴以下數句當在章末之後而自為一章戴猶值也以其繫于柳束之紐與紐相值故謂之戴披者牽車之帛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使人牽之以防傾欹者也詳見檀弓上篇○戴以纁帛為之棺束衡三每束兩邊各屈皮為二紐三束則六紐矣今穿纁帛正值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披亦纁帛為之每戴各繫一條故亦有六也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畫帷畫為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然觀諸侯三池闕其後則此必兩邊各一也不振容即雜記上篇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也畫荒亦畫為雲氣也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綏者用五采羽作蕤綏翣之兩角也前纁後玄謂四戴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

繫音計　皇平聲　縣竝音

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揄音搖。○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揄絞翟也雜類青質五色絞青黃之繒也畫翟於絞繒在池下。大夫不揄絞而士反揄絞者賤無嫌也。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而言若通兩邊言之亦四披也。○陸氏曰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戴玉者必戴綏戴綏者未必戴玉○張氏曰上章內君纁戴大夫戴士戴以下數句當移在此○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上輴音春綍與紼同下輴當音輲比音畀○君葬用輴輴字無誤註讀為輇者非君殯用輴故葬亦用輴也綍碑竝見檀弓下篇君二碑謂桓楹也御柩羽葆及茅見雜記下篇大夫葬用輴輴字誤當依註作輇與輲同其碑制亦當與君異國車國字誤註亦為輇者非闕之可也無碑謂懸窆也功布大功之布也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竝讀曰窆引與紖同咸讀曰緘毋竝音無○封下棺也去碑人與碑相遠也引即綍也衡橫木也咸棺束也○凡用碑者下棺時以綍一頭繫棺咸以一頭繞碑間鹿盧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綍于背而漸縱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君棺三重故又以橫木貫咸縣綍平持下之防傾頓也大夫士綍貫於咸但旁縶之而已君命戒止諠譁使負引者聽鼓聲以為縱捨之節漸漸應聲而下大夫但戒止哭聲士卑不敢出命則眾哭者自相止而已○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陳可大曰天子栢椁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下遠不嫌僭也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柷音觸甒音武○柷樂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甒皆酒器壺容一石甒五斗以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此則其所容闊狹之度非以此三器藏於其內也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虞筐未詳或曰虞安也虞筐即苞筲也以安體魄故謂虞筐士不虞筐謂藏於旁也○吳氏曰君之椁有物以裏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裏椁而猶有虞筐士則并虞筐亦無矣

禮記卷之二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祭法第二十三

此篇記虞周天子以下祭祀羣神之數。然篇首禘郊祖宗。及中間七廟。壇墠。七祀。五祀之說。多有可疑。讀者正以諸經。而闕其所不能通。則善矣。凡八章

祭法。陳本連下文爲一節。今析之。○此二字。一篇之綱領。若冠義。鄉飲酒之義。皆揭篇名於首也。蓋禮而無祭。則無以報祖宗百神之功。祭而無法。則無以明親親尊尊之道。故先王既制祭禮。而又爲之法也。要之祭法之權衡。存乎仁義而已矣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嚳音酷。顓音專。頊音旭。契音薛。○禘者。五年一行之大祭。郊者。祀天于南郊。而以始祖配之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自太祖而下。擇其有功德者而世世祀之也。虞夏殷周。皆黃帝之後。顓頊。黃帝之孫。帝嚳之父也。冥。玄冥。契六世孫也。契。稷。皆嚳子也。○先王既立宗廟。則四時有常祭。三年有大祫矣。然猶謂祀止始祖。未足以盡追遠之意。於是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如周之禘嚳是也。猶謂祀止人鬼。未足以盡尊敬之道。於是祀天于郊。而以始祖配之。如周之郊稷是也。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固已隆矣。然猶謂世遠當祧。則祀止大祫。未足以盡孝享之意。於是祖有功。宗有德。而立世室以祀之。如周之祖文王。宗武王。是也。自殷以上。世次莫詳。經生用其師說推之如此。故與國語所記不同。非必有明文可據也。今不敢定其爲何如。但舜既殛鯀。則鯀爲天下之罪人。即天之所殛也。禹受天下於舜。固不得以私其父。而又升罪人以配天。天其享之乎。此必無之事也。故讀此章者。當識先王禘郊祖宗四祭之義。則可矣。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折音哲。○燔燎也。泰者。尊之之詞。泰壇。圓丘也。折。如折旋中矩之折。言方也。泰折。方丘也。騂。赤色。○積柴於泰壇。加牲玉於其上而燔之。此祭天之禮也。蓋天位乎上。故燔柴以達其氣於上。天秉陽。故燔柴以求其神於陽。天體圓。故爲泰壇以象其圓。所以報其覆生之功也。瘞埋牲幣於泰折。此祭地之禮也。蓋地位乎下。故瘞埋以達其誠於下。地秉陰。故瘞埋以求其神於陰。地體方。故爲泰折以象其方。所以報其載成之功也。牲用騂。周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按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云騂犢者。自天言之。而略於地耳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見音現。○泰昭亦壇名。時。四時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陰陽之氣。出入於地。故埋牲以祭之。四時各祭于其方。以迎氣也。相近

當從王肅本作祖迎。謂往者祖送之。來者迎逆之也。壇顯而高。從暑之陽。坎深而隱。從寒之陰。其禮若歙幽須擊土鼓之類。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而不言送。意送之亦必有其禮也。王。君也。宮。壇之營域如宮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其禮若服玄端歌大呂之類。月以夜出。以明用。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其禮若用實柴薦大圭之類。宗。尊也。星亦有明。但視日月則隱而小。故祭星之壇曰幽宗。其禮若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吁而求雨謂之雩。其禮則巳月龍見而雩。上辛季辛大雩。命黨正有事于雩禜之壇。命女巫而舞帗舞之類。皆是雩祭主旱。兼言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四坎壇者。四方各一坎一壇。以神有陰陽也。百神。謂百物之神。○四時之錯行。寒暑之往來。日月之代明。星辰之垂象。皆助成歲功者也。水旱不時。所當祈禱。百神助農。亦當報祀。他如山林川谷丘陵能興雲氣。爲風雨。見怪物者。亦皆曰神。凡此所謂百神也。天子百神之主。故當祭之。若諸侯。但得祭其境內之神而已。使其地見削奪。則彼奪者自祭之。而此不得祭矣。況天下之神乎。○此章言天地百神。及天子諸侯之祭法

歙古吹字　槱音由　帗音弗　見如字　分扶問反下有分則同　當去聲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折音哲。更平聲。○大凡者。總包人物而言。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嚳爲七代。○人物之生。分有小大。數有修短。皆天所命。及其死也。物則謂之折。言有所毀也。人則謂之鬼。言有所歸也。三者皆所命之名。歷五代而不變。名當其實。無事乎變也。但人既異世。則不得不變。故禘郊祖宗。各主其所自生。而七代有更立之人。其餘若天地日月之類。功同無疆。則自無更立之理也。然禘郊祖宗之人雖更。而其制不更。亦終歸於不變而已。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墠音善。○天下有王。則天下之地皆其地矣。然不以自私。而與天下賢聖共之。於是分其地以立制。外則建公侯伯子男之國。內則置天子之都。立卿大夫士之采邑。分封既定。又以報本追遠。人心所同。故設太廟昭穆廟及毀廟之祧。去祧之壇。去壇之墠。而祭之。然人心無窮。分則有限。乃又爲之昭穆祖考。以定其親疏之數。而祭之數有時。爲之七五三二。以定其多少之數。而位之尊卑有等。此祭法所由立也。先王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盡於此矣。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句 此制與諸經不合。今姑依此解之。天子七廟。又有一壇一墠以祭遠祧。七廟者。二昭二穆。并二祧與始祖而爲七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祧之又遠者也。考。父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以親。故此五廟皆每月一祭也。五廟之外有遠廟。則以奉昭穆遞遷之主。故曰遠廟爲祧。有二祧者。有二遠廟也。既爲遠廟。則不在月祭之例。但於四時祭之。故曰享嘗乃止。其祧之稍遠者。不得於祧廟受祭。而爲壇以祭之。其又稍

疏數之數音朔

共讀曰恭夫音扶下去聲下節同

遠者不得於壇上受祭而爲墠以祭之所謂一壇一墠也然此壇墠必須有祈禱之事則祭之無則不祭也其最遠者雖有祈禱亦不及之但泛然名之曰鬼而已○陳可大曰此章言王立七廟而以二祧足其數則五其實廟而已安在其異於諸侯也若商有三宗則五將爲四廟乎壇墠之主藏於祧而祭於壇墠猶之可也至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於大祫升毀廟之文何用乎又宗廟之制先儒講之甚詳然未有舉壇墠爲言者周公制三壇同墠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廟始於共王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制顧乃下同列國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朱子劉歆之說豈無見乎鄭註此章謂祫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愚謂去墠曰鬼則王者何以有祫乎其謬甚矣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

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陳可大曰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諸侯祖考謂始封之君也去祖爲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於太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始祖之廟而爲壇祭之也去壇爲墠則高祖之祖也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陳可大曰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然墠輕於壇今二壇而無墠者以太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壇爲鬼謂高祖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壇所禱亦不及也適

長丁丈反

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讀曰嫡後凡言適士者倣此不復出○陳可大曰適士謂諸侯之上士也天子之上中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皇考舊本誤作顯考今依鄭氏正之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陳可大曰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禰共之是謂王考雖無廟而得祭之也去王考謂曾祖以上也若有祈禱亦就廟薦之以其無壇也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陳可大曰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

傳上聲後凡言書傳者倣此不復出

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爲並去聲下章並同○羣衆也羣姓猶言兆民視百姓爲廣矣大夫以下包士庶而言○社土神有生物之功故王以下皆祭之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一人之社有衆人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在庫門內之右國社一國之社也在公宮之右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書傳不言所在崔氏以爲皆在籍田所王侯所自祭以供粢盛理或然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成聚而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即今里社是也以其爲衆特置故曰置社此衆人之社也○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戸曰竈王自爲立

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見周禮春官。文昌第四星也。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國門。城門也。國行。在國門外之西。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以其無所歸。或爲人害。故祀之也。○按五祀之文。散見經傳者非一。自天子至于士同也。今增司命泰厲。而爲王者立七祀。推而下之。遂有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等。不見他經。殊爲可疑。學者闕之可也。○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

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下並去聲。適並讀曰嫡。○方氏曰。以尊祭卑。故曰下祭。玄孫之子稱來者。以其世數遠方來而未已也。○應氏曰。德厚者流光。故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祭止於適。重在正統。不混淆也。○王氏曰。庶殤全不祭。恐非。○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音扶。菑讀曰災。章內同。○祀亦祭也。兼言單言皆可。在天曰菑。在人曰患。○陳可大曰。此五者所當祭祀也。下文可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當禪並去聲　塞音色

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棄。古棄字。○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作農官。因名曰農。能殖百穀。遂祀之。夏末周有名棄者。能繼柱業。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乃廢柱而祀棄。故後世祀及棄爲稷。稷。穀神也。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共音恭。○共工氏。在太昊神農之間。后。君也。爲君而掌土。故謂之后土。社。土神也。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陳可大曰。序星辰。知推步之法也。著衆。謂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期也。堯能賞。句均刑法。句以義終。陳可大曰。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禪位得人也。舜勤衆事而野死。陳可

大曰。巡守而崩也。王氏曰。舜死蒼梧之說。不可信。鄭氏謂因征有苗。尤不可信。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鄣音章。○陳可大曰。鄣。壅塞之也。脩者。繼其事而改正之。王氏曰。此言祀禹。非祀鯀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共讀曰供。○陳可大曰。正名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張氏曰。上古雖有百物而未有名。至是始正名以示民。使知服之以自贍也。其孫顓頊繼之。能脩其法。契爲司徒而民成。契音薛。○司徒掌敎之官。民成。民遵五敎而俗成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卽玄冥也。水死。未聞。月令冬三月。其神玄冥。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以寬除桀之虐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

與去聲

爲去聲

之菑（去上聲。菑讀曰災。○民菑，指紂而言。）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陳本首句連上節。今析於此，以其與末句皆爲結辭也。烈，業也。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自農弃至堯，自黃帝至契，法施於民者也。舜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脩鯀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虐，文武去民菑，能禦菑捍患者也。然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乃以繼天立極，道統淵源之故，不但區區粗迹，如上數者而已。記者特舉以見例耳，非此有功烈及瞻仰取財之類，則皆無益於民，故不得與祀典。○此章推廣祭法）

祭義第二十四

（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禮必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況祭又禮之大者乎。然此篇不如冠昏射燕聘鄉六篇之精密，其中二十三章，又以他事雜之，蓋不專爲祭祀作也。凡三十九章）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數並音朔。愴音創。樂以之樂音洛。○禘並當作禴，與礿同。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夏殷之祭名也。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履，踐也。悽愴，悲傷貌。濡，沾濕也。怵惕，驚動貌。見之，謂見其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祭義之深切者也，故爲此篇之首章。言祭必有時。時未至而屢祭，謂之數。祭不欲數，蓋數則事煩，煩則厭數之心生，而不敬矣。時已至而不祭，謂之疏。祭不欲疏，蓋疏則怠於事，怠則遺忘之心生，而無愛矣。是以君子之祭，不數不疏，合於天時之變更。春禴秋嘗，是已。蓋當秋之時，霜露既降，死物之府也。親之精靈流行於兩間者，亦將與物而偕往，故履霜露而有悽愴之心。此豈爲其寒哉。如將失之耳。當春之時，雨露既濡，生物之府也。親之精靈亦將與物而偕來，故履雨露而有怵惕之心。若見吾親然，則非其溫之謂矣。互言以明之也。於其來也，則歡樂以迎之。故禴有樂，於其往也，則悲哀以送之。故嘗無樂。今以邶詩考之，天子諸侯之祭，嘗亦有樂，以儀禮考之，卿大夫之祭，四時皆無樂，與此不同，未詳。）

斁音亦

更平聲

爲去聲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散上聲。齊亦並讀曰齋。後凡言散齊者倣此，不復出。樂音洛。爲去聲。○致齊，三日齊也。如心無妄思之類。於內，就齊所也。散齊，七日戒也。如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聽樂之類。於外，未就齊所也。五其字，及所爲齊者，皆指親而言。○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在後。○齊於內，所以慎其心也。齊於外，所以防其物也。故致齊之日，思其親平日居處笑語樂嗜焉。散齊之時，非不思也，但未至於精明而見耳。唯致齊三日，思之之至，足以通之，則如見其親然。此敬之致於未祭者也）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

夫亦音扶下章同　非為之為去聲

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僾音愛見如字愾音慨○陳可大曰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還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還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儆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愾然太息之聲也○張子曰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此敬之致於當祭者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夫音扶下章同養去聲○結上文言見乎其位則色不忘乎目矣聞乎其聲則聲不絕乎耳矣思其志意樂嗜則心志嗜欲不忘乎

心矣此豈可以勉為哉良由極其愛親之心故常若親之存存者即三不忘之謂也極其敬親之誠故常見親之著著者即有見有聞之謂也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自不能不敬矣夫生能敬養而死不敬享謂不辱親可也謂終身不辱不可也既能敬養又能敬享是為思終人子之身而不辱親矣○此章言祭祀之誠意○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祥善也夫日猶言此日私即謂他事對親而言為私也○言三年之喪不為不久矣而君子乃有終身之喪者何謂哉忌日之謂也非謂喪服也夫忌日不用為他事非為其不祥而避之也蓋言此日感親之死而哀痛慘怛

盎齊之齊音劑

之情於是為至故不敢盡心於私事耳此所謂終身之喪也○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鄉並讀曰嚮相並去聲齊並如字○饗謂致其來饗也帝天也怍慚愧也內有饗親之心則對尸而不怍矣奠盎設盎齊之奠也齊齊整飭貌愉愉和適貌忠者盡心之謂勿勿猶勉勉慤愛貌乎諸皆語辭猶言然也○天子祭帝人子祭親此禮之常然未必其能饗也唯聖人孝子能饗之所以然者饗帝之道在竭其忠誠心

嚮乎帝也饗親之道在致其愛敬心嚮乎親也唯其嚮之然後能饗焉則非徒尚儀文而已蓋孝子之嚮親也愛敬之心存之已豫故臨尸之際心無愧怍而祭於是乎行焉方迎牲時君出廟門親牽以入君親祭時夫人奠盎朝踐饋食時君獻尸以醴醆夫人薦饋食之豆君行禮卿大夫相之夫人行禮命婦相之斯時也凡在廟中者齊齊整肅外極其敬愉愉和順內極其愛勿勿愨到欲其饗此為獻之饌凡此皆所謂嚮親者是以臨尸不怍而致親之饗也非孝子孰能之饗親如此則饗帝可推矣○項氏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俱化者不能達也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

瞿音句 參音驂 嘗去聲

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王與之與平聲。樂竝音洛。○陳可大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欲色然。謂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將旦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詩本謂宣王永懷文武之功烈。此借以喻文王念親之勤也。張氏曰。之詩。詩字當作謂。○此即文王之事以明之。方氏曰。事死如事生。祭如在也。思死而不欲生。至痛極也。忌日必哀。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聞名心瞿也。其祀之盡心加見親之欲得所愛也。凡此諸文王念親之勤也。已祭矣。而於繹祭之日。又明發不寐。蓋既饗以致親之來。又思其去。而不返也。明日且然。況正祭之日乎。故祭之日。樂與哀參半。饗之必樂。喜其來也。已至必哀。悲其往也。此所以有當於小宛之詩也歟。○陳壽翁曰。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

○仲尼嘗。句奉薦而進。句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

夫音扶 要平聲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趨竝音促。數音朔。濟竝上聲。漆竝音切。夫竝音扶。當去聲。○陳可大曰。嘗。秋祭也。親。身自執事也。愨。專謹貌。趨趨。行步迫狹也。數。舉足頻也。自反。謂反以自脩飾也。若。猶及也。○仲尼行嘗祭。奉薦而進於尸。其親自執事之。侍以容貌。則專一而敬謹。以行其步則迫狹而頻數。此皆一於誠敬。不事威儀。正事親之道也。子貢疑焉。故待祭畢而舉夫子所嘗言濟濟漆漆者為問。蓋怪今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言濟濟者。衆盛之容。疏遠而非所以接親者也。漆漆者。專致之容。自反而脩飾於外者也。此二者。威儀有餘而誠敬不足。不可以交神明。則我之自祭。豈可有濟濟漆漆之容乎。若我嘗言濟濟漆漆者。蓋謂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今更反於室而設饋。作樂既成。主人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序禮樂。備百官。獻酬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耳。當此之時。豈有前此祭主恍惚交神之心乎。夫一人之言。或因事而異。或因人而施。不能以一端拘。要之各有所主。當於理而已。爾則我前所云濟濟漆漆者。乃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豈可執一論乎。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比音畀。治平聲。○將祭必有事。事不慮則不成。而慮之又當豫也。及祭必有物。物不具則無物。而具之又當備也。夫慮之。具之。即所謂治之也。必也清明在躬。不念餘事。唯思此祭。以治

怫間竝去聲

之，庶幾事豫物備而可祭也。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屬竝音燭。勝也與之與竝平聲。○設謂掃除及灑至也。洞洞，表裏無間之貌。屬屬，誠實無僞之貌。兩言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諭，告也。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庶者，幸而不敢必之辭；或者，疑而不敢定之辭。○承上言事豫物備，則宮室脩，牆屋設，百物備，而祭可行矣。於是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屬屬，如執物弗勝，而又恐其將失，孝敬之至也。然助祭者或有不恭，則吾之孝敬猶爲未至，又必薦其俎，序禮樂，備百官之時，凡助祭者亦皆奉承而進之，然後祝以志意諭告於神，正欲以其慌惚交乎神明，庶乎其或來饗之也。○此章言孝子祭祀之心

禮記集註卷三十三　祭義　十五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盡其慤而慤，謂盡其慤而後得爲慤也，下倣此。過，太過也；失，不及也。○黃叔陽曰：心一而已。自其專謹不放而言，謂之慤；自其誠實無僞而言，謂之信；自其主一無適言謂之敬。三者無一毫不致其極，然後成其爲心，而祭之本立矣。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爲隆殺，故又當盡其禮，使無過與不及，而

遠去聲

祭之道盡矣。又言進退之間，敬心常存，如親聆父毋之命，而若有所使然者，即前章著存之意。所謂盡其敬而敬也，舉敬則慤信在其中矣。○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詘竝與屈通。齊竝如字。敖與傲同。○鄭氏曰：而忘本之而，衍文。○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方其待事而立，則心

禮記集註卷三十三　祭義　十六

服順，身屈曲而變其常；其從事而進，則心有深愛而色愉；其奉物而薦，則心勿勿，請其欲其饗之；其少退而立，如將前進而受命；其既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自始至終一於愛敬如此。此孝子有本之祭也，故曰孝子之祭可知也。若夫立而不知變，由其心之固陋也；進而色不愉，由其心之疏遠乎親也；薦而不欲其饗，由其心之不愛乎親也；退立而不如受命，由其心之傲乎親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由其心之不思乎親也。無本而祭，所以失之。上言孝子之祭，則下皆不得爲孝可知。此言失之，則上文得之可知。此互相發之意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

冠去聲

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弟與悌同○弗勝將失通承執玉奉盈而言○陳可大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執玉奉盈弗勝將失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不失孺子之心者若夫嚴肅威重儼正謹恪乃既冠成人之道故非所以施於事親也黃叔陽曰此章總言孝子事親之道以見或生而事之或死而祭之皆此心也亦承上章敬愉而言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治平聲長並丁丈反下章並同為並去聲乎王之王並去聲弟並與悌同○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者也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有德者雖未必能盡道然亦違道不遠矣此德之所以近道也凡列爵者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然亦近於君矣下三句倣此然此五者雖均為定天下之道而貴老敬長尤重故孝極其至則可以廣愛王者以德行仁之心也弟極其至則可以達禮霸者以禮明義之事也孝弟行於一家功業昭於天下雖未能盡王霸之能事而亦近之矣父子天性也雖

分扶問反

王霸之王如字

天子之尊必以孝事父況其下者乎故人當孝親而推以貴老也兄弟天倫也雖諸侯之貴必以弟事兄況其下者乎故人當弟兄而推以敬長也天子言父諸侯言兄者天子至尊雖敬兄而族人不敢以長幼齒之故所尊者唯父而諸侯則言有兄也先王之教孝弟同人心之固有而無所改移凡以其為人道之大綱而統領乎天下國家爾○王氏曰王孝霸弟非孔子之言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錯與措通○鄭氏曰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睦則恩慈故又曰慈睦用命用長者之命令也○言人君雖無所不愛敬而愛莫切於事親敬莫先於從兄故立愛立敬自親長始而教民睦順之道即此而在蓋教睦則民與孝而貴有親教敬則民與弟而貴用命其積如此故為君者能孝以盡事親之道順以聽長者之命由是舉而錯諸天下之民以為政教則民皆有親用命矣安有梗化而不行者乎○此上兩章無闕祭義蓋錯簡也

弟與悌同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陳可大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從去聲刲音奎膟音律膋音聊爓音潛○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張氏曰穆謂君之子與荅

對也穆答君者君牽牲時世子對君其孝也君爲昭則穆答君君穆則昭答可知序次序也也序從卿大夫從幣士奉芻各以次序在牲之後也不言士者省文也麗繫也碑在廟之中庭麗于碑者謂以牽牲之紖繫于碑之孔也此迎牲時事也袒衣示有事也毛牛取牛之毛也尚耳以耳毛爲尚也取牛耳旁之毛以爲神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此殺牲時事也鸞刀所見禮器膟膋解見郊特牲取膟膋以升臭也乃退一節竟而暫退也爓祭祭腥謂祭爓肉與生肉也退朝踐禮畢而退也此薦牲時事也○輔氏曰人告郊天而有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廟而卿大夫皆序從執事非人君誠敬之至安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

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祭日謂祭之日也萬物生成皆天之功故祭帝于郊以報之是郊之祭所以大報天也然天尊而無爲可祀之以其道不可祀之以其事故以日爲之主蓋天神之顯著者莫大乎日也祀必有配故以月配之蓋月明於夜與日同其功也此制禮之深意主於報本而尊天三代之所同也夏尚黑故日沒而後祭是祭其闇也殷尚白故日正中而祭是祭其陽也周尚赤故先日欲出之初循逮及闇而祭此時日色赤是祭以朝及闇也曹說以日將落爲闇恐不應竟日之久也此行祭之時各隨所尚而爲早晚三代之所異也此日月合祭之禮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並制音鑑巡如字通作循舊讀爲沿者非○又言朝日夕月之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者蓋以壇顯象日之明坎陰象月之幽是別幽明也壇高象陽之上坎卑象陰之下是制上下也祭日於東祭月於西者蓋以東象陽之動而出於外西象陰之靜而入於內是別外內也東爲陽中之位西爲陰中之位是正其位也日象出於天地之東月明生於輪郭之西是也又因其東西也此言壇坎東西各有其義也然其所以祭之者則以陽道常饒凡屬乎陽者皆長也日則東陽之精而長陰道常乏凡屬乎陰者皆短也月則東陰之精而短雖若各有所當然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一陰一陽一長一短終始相巡周迴不息由是變合生成萬物化醇而足以致天下之和其功如此安得不祭報之乎此日月分祭之禮也

○孔氏曰日月有合祭之時郊祭天主以日配以月是也有分祭之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去上聲以治之治平聲奇音基○致者推致其極也致和爲物者物用須和而後豐也奇謂奇異邪謂邪惡微謂少也○黃拔陽曰天下之禮有五致者心報本之誠如郊報天社報地廟報祖考之類致鬼神會聚之理如齊明盛服及下章明命鬼神之類致民和睦而

齊讀同齋

財用豐足。如通工易事。農末相資之類。致義如辨上下。定民志之類。致讓。凡辭讓之節皆是。此五禮者。將何以哉。致反始者。所以使人知本之所從出。當厚報之而不忘也。致鬼神者。所以使人知鬼神之在上。實有是理。當敬事之而不忽也。致物用者。所以使人豐於財用。則知榮辱。禮節而人紀以立也。致義者。所以使人上上下下。各得其平而無悖逆也。致讓者。所以使人以禮相與。而不爭也。先王制禮之意。知此。人君苟能合此五者以治人。則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在是。是乃天下之正禮也。將見禮教大行。風移俗易。豈有異行不從治之人。亦當少矣。此因祭有致反始。致鬼神之義。而并及他事也。

上上上聲。上下去聲。行去聲。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宰我問死者之鬼神。而夫子以生者之鬼神答之。即答子路未知生焉知死之意也。盖口鼻呼吸之類。氣也。其靈處則為魂。故生時之魂氣。乃神之顯著而極其盛者。及死謂之神。特魂氣之餘爾。耳目視聽之類。體也。其聰明處則為魄。故生時之體魄。乃鬼之顯著而極其盛者。及死謂之鬼。特體魄之餘爾。此見魂魄為鬼神之所從出也。夫生則魂魄合而為人。死則魂魄分而為神為鬼。聖人制禮。合聚其已離之魂魄為鬼神者。而祭以報之。以此教民。則義理深遠。而又不墮於虛無。情義懇到。而又不離其本體。所以為極至也。

焉音煙。夫音扶。不離之離去聲。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陰去聲。焄音熏。○朱子曰。昭明露光景也。鄭氏曰。焄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貌。許氏曰。悽愴使人慘慄感傷之意。○此言死者之鬼神也。以體魄之為鬼者言之。陰精為魄。與陽氣相聚而為人。生焉。然氣有盛時。則亦有盡時。此生必有死也。死則下體漸冷。魄降而復歸於土矣。蓋陰精重濁。故降而歸土。以從陰也。此之謂鬼者。以二氣言。則陰之靈為鬼。以一氣言。則反而歸者為鬼。此見鬼者。卽生魄之餘也。以魂氣之為神者言之。陽氣為魂。附於體魄。而人生焉。死則骨肉斃壞于下蔭。而為野土矣。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于上。或為朗然昭明之氣。或為溫然焄蒿之氣。或為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此卽其初附麗於四支百骸之物。而為精靈者爾。非有他也。神之著者。以二氣言。則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此見神者。卽生魂之餘也。

浮之上上聲。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句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此精字。兼精氣而言。極之為言至也。名曰鬼神。則尊崇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以制為之極也。命猶名也。黔首。黑髮之民也。○此申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鬼者陰精之靈也。神者陽精之靈也。聖人因其精靈之不可揜者。制為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夫謂之鬼。是與天地之式物氣往而屈者同。謂之神。是與天地生物氣至而伸者同。此所以為極也。以此為民所則法。使知死者之有靈。則天下之民莫不畏其知臨之威。而無敢慢。服其為德之盛。而無敢違矣。○馮氏曰。秦稱民為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然其言則非常人可及也。

復扶又反。夫音扶。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

稱去聲

數音朔

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別音鼈○張氏曰古猶昔也始謂鬼氣之所始也所由生謂形魄之所由以生也鄭註分先祖爲古父母爲始者非自由也聽謂順教令也○此亦合鬼與神而爲至教之意聖人以尊名鬼神未稱其意故又築爲宮室而廟祀之而其爲宮室也有宗廟有祧廟以別其親而遞者爲宗其祭祧數疏而遠者爲祧其祭疏凡若此者蓋以宗祧鬼魄一脉相傳正吾身所始及由生者今爲宮室宗祧使鬼神有所接止祭祀有所憑依是乃反之於昔則追復受氣之始念之於今則不忘賦形之由聖王緣人情而制禮如此故衆人心服而聽命且速也

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

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朝羶並如字舊讀羶爲馨者非上見音現間去聲甒音武○二端旣立謂氣魄立爲鬼神也二禮朝事饋食也建者立其禮設者陳其物祭以質明行事故曰朝事又曰朝踐燔燎皆焚也羶膟膋也薌黍稷也蕭蒿也羞進也殷肝周肺虞首夏心四代之祭也見間之見易行舊合爲閒者非間雜也俠甒兩甒也鬱鬯本在祭初而言於薦羞之後者明非獨薦羞二者爲報魄初加鬱鬯亦是報也謂之加者尊之也○此詳宗廟之祭承上言鬼神之名旣立則氣魄之辨明矣於是爲朝事饋食之禮以報之其建設朝事也焚膟膋黍稷于爐炭而合之以蕭其光上見此以魂氣歸于天故燎臭以求諸陽所以報氣也其饋食也薦以黍稷進以肝肺首心雜以兩

上去聲

甒醴酒又有初祭所加之鬱鬯此以形魄歸于地故味及灌以求諸陰所以報魄也張氏曰報氣者孝子反思受氣之所始故曰教衆反始報魄者孝子不忘其形之所由生而愛之故曰教民相愛報氣所以求陽於上報魄所以求陰於下是謂上下用情唯恐求之弗得而爲祭禮之極至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陳本連下節今析之○致其敬親之心發其愛親之情所謂內盡志也竭一身之力以從祭祀之事凡儀文器物皆是又外盡力也所以然者正以親爲吾身之所始由生者故祭以報之不敢有內外之弗盡也詳見下文

是故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

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籍音藉紘音宏酪音洛齊讀曰粢盛音成後凡言齊盛者倣此不復出○籍耤田也紘冠冕之繫所以爲固也天地謂天子山川社稷先古謂諸侯先古先祖也言先祖而及天地山川社稷者以其皆用籍本田所入以祭也是指籍田○自此以下皆詳不敢弗盡之意蓋就其竭力從事而見致敬發情之至也王畿千里籍亦千畝侯國百里籍亦百畝耕必冕服重其事也耒必躬秉勤其事也此所謂竭力從事者蓋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皆取於此故曰力以爲之於此見其敬之至也慕容氏曰有天下有一國可以取安佚可以役民力而必所秉耒者以爲祭不自致非所以事神明此

比並音界　中去聲　繫音計

自盡之道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朝音潮牷音全○養獸之官如周禮牧人充人牛人之類皆中下士爲之歲時謂此歲此時當擇牲之時也皮弁素積謂皮弁布衣素裳也在天子爲視朔之服在諸侯爲視朔之服朔月月朔也巡視也方氏曰召之則未卜故曰牛巡之則既卜故曰牲孔氏曰云敬之至又云孝之至互文也○當擇牲之時獸官齊戒沐浴躬朝於天子諸侯以聽擇牲之令○凡色純之犧體完之牷可中祭牲者皆取於是既擇則君召牛而視之卜吉則繫于牢使養之在滌三月每遇朔望君皮弁素積巡視之周禮所謂展牲是也言侯則天子可知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有讀曰又昕音欣奉與捧同下種上聲食音飼○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近川便於浴種也七尺曰仞又三尺謂高一丈也棘牆置棘于牆上也外閉戶扃在外而閉則向內也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之旦也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蠶養蠶也

乾音干惡烏路反　覆並敷救反　勞去聲　別音鼈

桑采桑也戾至也風至則葉乾乃以食蠶性惡濕也○此下皆言蠶繅以爲衣服之事此則謂養蠶時也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單與殫通與並平聲褘音揮○單盡也蠶成非歲單之時而以爲歲單者自去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之時則歲周矣亦若孟夏之言麥秋也副之爲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褘褘衣也躬桑以物衣而受繭以副褘者重其成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蓋勞之也卒讀如字謂大卒也○此謂獻繭時也示于君告成功也獻繭不於君而於夫人者別內事也夫人受之以副褘者敬其將爲祭服也大率用此者謂世代雖不同而此禮多同也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良日吉日也繅繅繭爲絲也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淹則以手振之以出其緒也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即前所卜吉之人也在天子之后則布于三宮之夫人及世婦在諸侯之夫人則布于三宮世婦而已皆互舉天子諸侯而言者也○先王天子所祀先公則通天子諸侯而言也○此謂繅絲成服時也凡蠶之事夫人所謂竭力從事者亦見其敬之至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

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塞音色。餘與樂記同。○樂記慢易竝作易慢，不與作弗與，乎內作於內，乎外作諸外，無而天下塞焉五字，措作錯。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以上二章竝樂記文重出。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

分扶問反　要平聲　先如字　長丁丈反

弗辱，其下能養。養去聲，下章同。○孝有三等，以分而言也。尊親者，嚴父配天，天子之孝也。弗辱者，保其社稷宗廟祭祀，諸侯卿大夫士之孝也。能養者，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庶人之孝也。要其心，則一而已。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與竝平聲。先去聲。○陳本澔上章，今析之。公明儀，魯人，曾子弟子。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直，猶但也。○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使其心有所啓發。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使其心有所滋長。皆所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諱其親有所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君子以爲孝。若以飲食養其口體，是直養而已，安得爲孝乎。此曾子之謙辭。按孟子嘗稱其養志，正所謂先意承志諭之於道者，則其實有是孝可知已。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陳去聲。烖與災同。○行，猶奉也。交兵曰戰，制行伍曰陳。遂，成也。○莊、忠、敬、信、勇五者，皆行身以敬也。一有不敬，小則辱親，大則傷親矣。

○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

否方有反爲其之爲去聲

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亨讀曰烹孰與熟通養去聲下章竝同○薦牲曰薦穀曰嘗者嘗其旨否也薦進也願猶羨也稱願稱揚羨慕也然猶而也幸爲其父母幸也○言養不足爲孝唯立身行道使人稱慕乃可謂孝○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行遺樂竝如字○安安於敬也卒猶終也强勇也七此字皆指孝而言○

易竝音異

孝爲衆教之本猶孝經言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其曰養者特爲孝子之所行云爾故養其親易敬其親難敬其親易安於敬難安於敬易久於敬而終孝子之身尤難父母雖沒而不遺其惡名則不唯終父母之身而能終孝子之身矣自仁至强五者言天下之道皆原於孝此所以爲衆之本教也順此則致和而樂生反此則得罪而刑作人其可不務孝乎○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音扶塞音色溥如字舊讀爲

分扶問反　養竝去聲

敷者非放竝上聲○放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置者直而立之塞乎天地窮高厚也溥者敷而散之横乎四海極廣遠也施者其出無窮無朝夕悠久無疆也此孝道之本然所謂全體不息者也唯其如此是以推而至於四海無不循是以爲事親之法則也引詩以證推無不準之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斷音短○此申上章仁者仁此之意二者皆不仁之事故言非孝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證輔氏曰孝子之心兢兢業業無一息或遺無一物不體豈有非時害理之事乎○黄叔陽曰待物如此待人可知故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

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施去聲○小孝中孝猶前言其下其次亦以分而言也匱乏也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已而忘己之勞苦也○此與前章所論孝有三意同庶人思父母慈愛之恩而忘己躬耕之勞以奉養之所得爲者止於如此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乎仁而推以育民安行乎義而措以正民則功及於物善歸於親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天子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而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則孝思無窮廟祀無疆可謂不匱矣此大孝尊親之事也○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

之。此之謂禮終。惡烏路反。○陳本連上章。今析之。嘉猶喜也。小學書引此。嘉作喜。朱子曰。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其怒也。求仁者之粟。謂不耕而祭者也。張氏曰。禮終。謂以禮終事其親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

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數並上聲。瘳音抽。○瘳。愈也。無人爲大。言無如人最爲大。蓋天地之性。人爲貴也。頃。鄭氏曰。當作跬。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道。大路也。徑。小路也。舟。乘舟也。游。浮水也。先父母。謂既沒者也。殆。危也。惡言不出於口。已不以惡言加人也。忿言不反於身。則人自

不以忿言復我也。○不虧其體。以全形也。不辱其身。以全性也。故曰可謂全矣。壹舉足以下。皆言頃步不敢忘孝之事。不徑不游。思全形也。不出不反。不辱不羞。思全性也。觀子春之言。痛自克責如此。其得於曾子之教深矣。○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方氏曰。四代之所貴不同。由救弊之政異也。貴德之弊。或至於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貴爵之弊。或至於忘賤。故殷人救之以富民。三者之弊。或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所謂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是也。然所貴雖不同。而尚齒則同。未有遺年齒而

不尚者。則齒之貴於天下。歷千載而不易。蓋已久矣。所以然者。親吾親也。固在所當事。天下之親。猶吾親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亦即次乎事親。是以四代無遺年也。○黃叔暘曰。人君治天下。輔世長民莫如德。德固至重也。爵乃酬德之器。尤不可輕。一或輕之。而授非其人。則人亦莫知德之當貴矣。然其貴德隆之以爵者。正以其能富民。利用厚生以正其德也。而德莫大於仁。仁又莫大於親親。凡此皆綱常所係。不可不貴。非如正朔質文制度之末也。記者但主尚齒而言。故不覺其辭之偏重耳。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

爲之之爲去聲。朝事之朝亦音潮。易音異。

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須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弟並與悌同。章內並同。併上聲。辟讀曰避。獀與蒐同。放上聲。○陳本分六節。令併之。古者視朝之禮。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君問則席。謂在朝時君若有問。則爲之布席於堂而與之坐也。不俟朝。謂見君而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就

之。謂就其家而不敢召也。併。並也。行肩而不併。謂肩隨之而不並行也。卽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也。錯。若鴈行之差錯也。卽兄之齒鴈行也。隨。隨行。卽父之齒隨行也。不錯則隨。言必讓也。車徒。辟。言或貴而乘車。或賤而徒行。皆當避之也。任。負戴也。窮。謂鰥寡孤獨也。遺。棄也。强弱。以力言。衆寡。以人言。巷。猶閭也。四丘爲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爲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不供此役也。須。猶分也。隆。猶多也。田畢分禽。則老者獨隆也。春獵爲獀。冬獵爲狩。舉此。則夏秋可知。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朝廷。政所自出。故曰發。道路。人所共由。故曰行。州巷。委曲偏僻之所。故曰至。獀狩。閒曠之地。故曰放。軍旅。武功之處。文事易廢。故曰脩。自朝廷至軍旅。其人可謂衆矣。然皆以通達孝弟之義。故死於孝弟而不敢干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

辟讀曰

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音嗣。大音泰。下並同。養去聲。○先賢。先代有德之人也。西學。周之小學也。在西郊。祭亦稱養。所謂追養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冕而摠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鄉里有齒。言人皆知長幼之序也。由大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

大學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鄭氏曰。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陳可大曰。四學。四代之學。虞庠。夏序。殷瞽宗。周辟雍也。陸氏曰。周立四學。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則辟雍不在四學數中。未知孰是。大子齒。大子與同學者序齒也。○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句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竟與境同。○弗敢過。謂必見之也。欲言政。欲共言論政教也。○黃叔陽曰。天子適四方。先柴。然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豈有諸侯待于竟之時。而卽先見百年者乎。且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又豈有天子巡狩。而老者乃東行西行。全不退避。以

易音[illegible]

尊天子者乎。且天子至尊。而於道路。乃僕僕迂謁以見長者。雖曰敬老。亦豈貴貴之道乎。於理難通。蓋記者之失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句族有七十者。弗敢先。先去聲。壹命。謂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再命。謂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三命。謂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不齒。不與族齒也。○此黨正蜡祭黨民飲酒于序之禮也。壹命卑。故與鄉里序齒。再命稍尊。故不與鄉里齒。而但與父族齒。三命尊。故弁父族不齒而有別席之禮。然此謂坐位爾。若序進之時。則族有七十者。已雖三命。亦必後之入而不敢先。明貴者亦尚齒也。蓋既入之坐位。乃黨正所爲涖以官法。故兼存朝廷貴貴之義。未入之行步。非黨正所次。得以自盡。故但明家族老老之禮也。觀此。則平居在鄉里

宗族之中。無不序齒可知。○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陳本連上章。今析之。○禮七十致事。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入。則君先與之爲禮。而后及在位之有爵者。明尚齒也。○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長丁丈反。○薦。進也。長老。兄及師長也。成諸宗廟。於宗廟中命之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士庶人承教於父母長老。各有所尊也。故有善而各歸於其所尊。爵祿慶賞。傳諸先君。非己所得專也。故賜之必於

弟與悌同

祖廟。以此爲教。則天下之民。皆將務持謙德。無伐善施勞之心。知貴有親。得尊祖敬宗之道矣。豈非所以示順哉。此所謂順。即上章弟道之遺意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卷讀曰袞。知去聲。斷音鍛。○聖人。義文周孔也。建。立也。如中庸建諸天地之建。上易。指易書。下易。指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是易人抱龜也。易代天地鬼神以吉凶告天子。故南面。如尸代神之尊也。天子北面。以臣禮自處。致尊天事神之敬也。南面在內。北面在外。自外至內。故謂之進。伐。矜伐也。○屈伸之氣。易簡之理。所謂陰

易音異

參音驂。奇竝音基。自知知人之知。竝如字。

陽天地之情也。聖人觀變於陰陽而與之合其序。參兩於天地而與之合其德。則建之而不悖矣。由是立以爲易。陽與天數皆奇也。則畫以爲奇。陰與地數皆偶也。則畫以爲偶。而凡設卦生爻。繫辭皆在其中。此用易以筮之事也。易人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皆以敬其事而不敢忽也。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知。則其於事。若無疑矣。然猶必斷之於龜者。以吉凶悔吝。天實司之。故示人以不敢自專。以尊天也。此用龜以卜之事也。卜以吉爲善。則稱人。不吉爲過。過則稱己。所以教人之不自矜伐。且尊敬賢人也。此因尊天而并及之。亦上章示順之意也。按筮儀。筮者北面。主人西而。與儀禮同。而無筮者南面主人北面之文。則此所云。蓋張大之辭也。○以上十九章。亦非祭義。非附記。則錯簡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

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句　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句　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句　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齊讀曰齋。後凡言齊莊者倣此。不復出。治平聲。詘與屈通。語去聲。陶如字。復扶又反。省音醒。○懼不及愛。畏其不及見愛於親也。語焉而未之然。如親告語於己。而見又恐其未必然也。宿者皆出。謂助祭所戒之賓。祭畢而出也。卑靜而正。立有深思也。陶陶

遂遂。相隨行之貌。如將復入。若已去而又來也。慤善不違身。周旋升降。無非敬也。耳目不違心。所聞所見。不亂其心之所存也。結者。不可解之意。術與述同。述省。循省也。謂每事思省。○張氏曰。如懼不及愛其親。然望其來之切也。如親詔已。懼而未之然。喜其來而不可度也。如將弗見然。恐其去也。如將復入然。不欲其遽去也。夫將祭祀。與祭之日。祭之後。如此。可見孝子之至誠至善。無一息而違於身耳聞目見。無一息而亂其心。心之思慮。無一息而不在於親矣。所以然者。蓋由其天性之愛。固結於心。而不可解。是以形於色而每事思省也。此孝子事親之志。所謂心鄉乎親者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黃叔陽曰。右。陰方也。地道所尊。故建社稷於國之右方。所以神地道也。左。陽方也。人道所嚮。故建宗廟於國之左方。不忍死其親也。制禮之意深遠

禮記卷之二十二

禮記集註卷三十二　大祭義　三十八

後去聲　爲之之爲去聲　見音現

禮記卷之二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祭統第二十五

統。猶本也。指心而言。祭有法有義。皆統於心也。

凡十章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夫音扶。後凡言夫祭者倣此。不復出。○五經。吉凶軍賓嘉也。怵。心動貌。○治人之道其事甚多。然唯禮爲急。以其爲天下之大閑也。政令刑法。皆在所後矣。禮之常經。其目有

五。然唯祭爲重。以其爲人道之大端也。凶軍賓嘉。皆在其次矣。祭固將之以物。然非物自外至。乃自中而出。生於其心者也。蓋時當春秋。觸目感心。而心爲之怵然。於是奉物以爲禮而祭行焉。是心之怵者。祭之義也。唯賢者孝愛之誠。能全乎天性。故怵惕之心。時形於感觸。乃能盡祭之義爾。若衆人。雖同有是心。而存焉者寡。則雖有祭。豈能盡其義哉。○方氏曰。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

分扶問反

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長丁丈反。後凡言君長者倣此。不復出。道與導同。參音驂。爲去聲。○爲。言有所爲也。○此申賢者能盡祭義之意。祭必受福。言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而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耳。非世俗所謂吉慶之福也。必其性分之理。無一不備。而後謂之福。凡衆之動。無一不順。而後謂之備。內盡於己。心無不順也。外順於道。事無不順也。若內順而外未順。或外順而內未順。不可謂之備矣。故忠臣

事君。孝子事親。其事不同。然皆由內盡於己。則其本一也。唯其有本。是以上及外內。無所不順。而謂之備耳。唯賢者能備於未祭之先。故能致祭於既備之後。蓋其誠信忠敬之心。無所不至。則祭之本立矣。由是犧牲粢盛之奉之以物。升降酬獻之道之以禮。鐘鼓干戚。安之以樂。禴祠烝嘗參之以時。凡以明薦吾誠信忠敬而已。豈有求福之心哉。此孝子之真心所謂能祭者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養去聲。下章同。畜音勗。○畜。聚也。畜也。親死則精神散。故畜有聚而安養之義。○親亡則欲養不及。而此心之孝無由盡矣。故祭之所以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孝於無窮也。祭主於孝。然孝之爲言。畜也。聚親已散之精神而安養之也。然所謂畜者。非他也。父子之道天性也。人之大倫也。順道敘倫

數音朔

其心常在於親則能聚其精神而安養之矣是之謂畜也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行去聲○此申追養繼孝之意深愛和氣愉色婉容順也哀痛憯怛之實擗踊哭泣之儀哀也誠慤儀文敬也不疏不數時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

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取與娶同長丁丈反○王女美辭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求助之本言夫人助君非一事而祭則其本也官猶主也具謂供祭之物如下文所言是也水草芹茆之屬陸產兔鴈之屬三牲牛羊豕也八簋之實謂稻粱之屬昆蟲蜩范之屬草木榛栗之屬陰陽之物者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也然水草八簋亦陰物陸產三牲亦陽物而止謂昆蟲草木者以用至於昆蟲草木而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也

乘去聲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共並讀曰供純讀曰緇○南郊太陽之地故天子耕之東郊少陽之地故諸侯耕之北郊太陰之地婦人禮質故王后夫人同蠶之祭服皆上玄下纁故云純服卽冕服也爵偶不同耳非莫耕言非莫爲之耕也下句倣此○此以下皆言夫婦親之之事上言國君而此及天子王后者言非特國君夫婦親之也親耕親蠶欲身致誠信於神明

也唯誠信則爲有以自盡其心而謂之敬敬盡則有其誠必有其神故可交於神明而致其來格也此未祭時夫婦親之之一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

長丁丈反 間去聲

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乃齊之齊讀曰齊下致齊不齊將齊齊者齊也散齊致齊謂齊並同言齊也之齊如字下齊不齊以齊之並同書與嗜同○大事祀事也恭散人事也物卽下邪物防以防其外之來止以止共內之出物自外入故曰防欲由中出故曰止邪物猶邪事也說亦止也○黃叔陽曰慮必依道使內有所防而不齊之念不得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故必依禮使外有所防而不齊之物不得乘間抵隙於忽略之際君子之齊如此所以專致其精明之德而不雜不嚴也然非可驟而能必也散齊七日於中門之外凡慮依道動依禮者於是乎定之所以啓精明之端也致齊三日於正寢之中凡慮依道動依禮者於是乎齊之所以致精明之實也既定且齊則謂之齊矣齊則不以一毫私

離去聲 鮮去並上聲

欲自累而其德至精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其德至明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劉伯溫曰君子之所以爲德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非有大故非有恭敬則不齊而邪物無防者欲無止其不流於小人者鮮矣豈所以語君子乎大抵漢儒記禮之言純駁相雜讀者取其長而出其短可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

齊並音 紖丁涗 嚌同

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先去聲有讀曰又純讀曰緇從並去聲涗音稅齊音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而宿也宮宰守宮官也宿讀曰肅猶戒也肅重於戒也大廟始祖廟亦於外內所以蒞其位會於大廟所以聯其事圭瓚璋瓚皆祼器也以圭璋爲柄故名酌鬱鬯曰祼大宗大宗伯也禮夫人亞祼有故則大宗攝之紖繩也所以牽牲芻藁也所以稱牲宗婦謂同宗之婦盎盎齊也涗卽盎齊也盎齊酒用清酒以涗泲之故言涗又盎齊行明水故連言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也羞進也嚌嘗也謂尸所嚌嘗之肺也周祭肺故君以嘗刀割制所羞之嚌肺橫切之不使絕出奠於俎上也○上節及此節致齊於內以上此將祭時夫婦親之之二也君與夫人

皆致齊則外內之官皆精明矣然後會於大廟而行祭焉君純冕立於阼居主位也夫人加副褘之飾立於東房之中居婦位也其酌鬱卷以降神之時君執圭瓚祼尸第一君獻也夫人執璋瓚亞祼牲有故然後大宗代之第二夫人獻也及迎牲時君執紖親牽卿大夫從士執芻從夫人將薦盎齊宗婦執盎齊以從而夫人薦之及饋食時君以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行祭時夫婦親之之三也故總結之曰此之謂夫婦親之此昏禮之所以爲重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

歡樂之樂音洛

義也。樂竝音洛。竟竝與境通。後凡言竟內者倣此。不復出。○干戚。武舞也。包羽籥而言。東上。近主位也。諸侯亦稱皇尸。尊神也。言諸侯而及天子。卽第二節之意也。○黃叔陽曰。此明諸侯親在舞位之故。亦親之之事也。但不及婦爾。諸侯尊矣。然其事尸。不特備禮物以薦之。又親就舞位以綴之。其故何也。蓋事親之道。莫大於得人之懽心。一有愁怨。非所以寧神也。故天子有天下。則以廟中爲天下之象。率群臣以樂尸。示其能得天下之懽心。而與天下共樂此皇尸也。諸侯有一國。則以廟中爲四竟之象。率群臣以樂皇尸。示其能得四竟之懽心。而與竟內共樂此皇尸也。卽此觀之。則其平日脩德感人之意可見。而祖考在天之靈慰矣。親就舞位。不爲屈也。再言諸侯。則天子可知矣。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道之之道與導同。○獻禮非一。故以之屬二字該之。宿夜。武舞曲名。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卽大武之樂也。周道。猶言周禮。假於外者。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黃叔陽曰。祭禮之中。有三事爲重。重祼。以降神也。重升歌。貴人聲也。重武宿夜。象當代之成功。而前代之樂爲輕也。謂之周道者。周人之祭尚氣。清廟爲文王之詩。宿夜爲武王之樂。故以此三事爲重也。凡此三道所以假鬱鬯聲音干戚之物之在外者。以將其求神樂尸之志之在內者也。故三者以志爲本。物則隨志而爲進退焉。志輕則物亦輕而隨之以退。徒文具也。志重則物亦重而隨之以進。有其實也。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是偽也。唯禮不可以偽爲。雖聖人不可得。而況常人乎。重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外與志進退之決然耳。是以君子之祭。必身自盡其誠敬之志。而明此三重之本於內。然後假外物之禮。以奉此三重而薦諸皇尸之而此其有體有用。盡善盡矣。而爲聖人之道也。故君子之祭。以役志爲本。

非爲之爲去聲　夫音扶下節同　施竝去　謖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末。猶終也。術。猶法也。○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然不可以爲小節而不加察焉。何也。古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其始之善。斯言也。雖非爲餕而發。然重餕正所以善終。卽此意也。又曰。尸亦餕鬼神之餘。謂牲初殺。則先薦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亦餕餘也。夫以皇尸之尊。亦餕其餘。則其下可知矣。此見餕之當重也。卽此二言觀之。則餕餘之禮。卽人君施惠之法。蓋餕以施於廟中之人。惠以施於國中之人。其理同也。故觀於餕之均。則知其惠亦均。而政得矣。餕不均。則惠亦不均。而政失矣。豈可以爲祭之末而不知哉。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

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餕音縉　別音鼈　施去聲見音現竟與境通○餕亦起也尸尊故異其詞百官執事之官也進當作餕別貴賤兼君臣貴賤上下而言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爲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餕也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在其中矣○由四而六由六而八由八而百是每變而人益衆無遺缺也自上而下所以別貴賤之等等欲其辨以下繼上所以起施惠之象惠欲其均是故諸侯之禮以四簋餕正以示見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也夫廟中者竟內之象也餕既均於廟中則惠必徧於竟內矣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重平聲夫音扶○徧猶但也夫人猶言人人下流猶言下位○承上言餕與施惠之象則祭者乃人君恩澤之大者也蓋君將沛養民之大澤則惠必及下而民皆足於衣食矣但上者貴而在先下者賤而在後耳豈上自有餘而下獨不足哉故民待君惠雖非由餕而後見然事與理同則亦由餕而可見

故重言觀政以結之○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與平聲下節同○陳本連上章今析之鄭氏曰爲物猶爲禮也與物謂薦百品張氏曰順以備即前無所不順者之謂備也外內外祭內祭也崇猶尊也禮之所行爲道禮之所當行爲義道不可廢故曰盡義不可苟故曰端○此言祭爲大禮以其與物之備也然所謂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內盡於己外順於道無所不順以爲備而爲教之本也故君子外則有嚴上之祭以教民尊君內則有追養之祭以教民孝親所謂教也蓋由人君順備能明其德於上故諸臣服從而尊其君能崇事宗廟社稷故子孫順孝而孝其親是謂盡爲君爲子之道端爲君爲子之義而教於是乎生兩苟不順備其何以立教之本乎按社稷非內祭而文連宗廟者偶及之耳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惡烏路反○承上文言盡道端義非特人君爲然也君子爲臣而事君亦必以身行之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不以己之所不安於上者使

馮與凭同。別音鼈。間去聲。

下。不以己之所惡於下者事上。而教生矣。以非諸人者行諸己。則是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豈教之道哉。此見君子之教。必盡道端義。而正身以為之本。故施之不悖。求之不拂。而為順之至也。今祭之順以備。非是之謂與。方氏曰。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存乎祭。祭之本存乎順。故其言如此。○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見並音現。殺色介反。施去聲。別音鼈。章內並同。○倫。猶義也。見。猶示也。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為去聲。祊音崩。○陳可大曰。筵。席也。几。所馮以為安者。同几。則席可知。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貴乎有別。死則精氣無間。故共設一几。而無嫌也。詔。告也。○鋪筵而設同几。以依神。祝以事告尸於室中。明日又繹祭于祊門外之旁。祭禮之始終略具矣。所以為交神明之道者。蓋鬼神無形者也。今為几筵以依之。則之祝於無形。庶幾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鬼神無方者也。今於室祊而求之。則求之無方。庶幾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皆所以致精禋之感。而冀鬼神之格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

長丁丈反。下並同。　夫音扶。下倣同。先後並去聲。

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君迎牲而不迎尸。非重牲而輕尸也。所以別君臣之嫌也。蓋尸本是臣。而有君象焉。然在廟門外。則猶疑是臣。及既入廟。而後全其象君之尊也。君祭本欲盡臣子之道。然在廟門外。則猶疑是君。及既入廟。而後全其為臣子之卑也。若君出門迎尸。則嫌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迎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行音杭。○行。猶列也。所使為尸者。謂主祭者所使為尸之人。即指王父之孫也。祭者。亦謂主祭者。○孫為王父尸。取昭穆之同也。於主祭者為猶子。是子行也。子行卑。今反南面而坐。伯叔父尊。今反北面而事之。何也。蓋以猶子為尸。是象父之尊矣。伯叔父主祭。是居人子之職矣。故降己之尊而以子道自持。俯尸之卑。而以父道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此據上公九獻而言。凡獻尸。有飲者。有不飲者。如祼獻二。不飲者也。若朝踐二。饋食二。主人酳爵一。則皆飲。是合為飲五。然後君洗玉爵而獻卿也。尸又飲主婦酳爵一。長賓獻爵一。合前為飲七。然後君以瑤爵獻大夫也。尸又飲長賓加爵一。長兄弟加爵一。合前為飲九。然後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其受獻者。爵同。皆論齒。夫獻一也。而由卿而大夫而士。而羣有司。是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以明尊卑

之等也。前言貴賤。此言尊卑。無二義也。○孔氏曰。侯伯七獻。尸飲三。子男五獻。尸飲一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此以大祫言之也。昭穆。皆謂生者之昭穆。而其原則出於死者。故大祫於大廟。則惟大祖之位。東向自如。其羣廟之主。入於大廟。有居北牖下南向而爲昭者。其子孫之在昭列者。亦名曰昭。有居南牖下北向而爲穆者。其子孫之在穆列者。亦名曰穆。是祭有昭穆也。父爲昭。則子爲穆。而孫又爲昭。明父子一世。昭則二世穆。而三世又爲昭。明遠近也。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明長幼也。世近則情親。世遠則情疏。明親疏也。四者有序。則不亂矣。

故有事於大廟之時。凡子孫之爲昭穆者無不在。而亦不失其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倫。總謂之親疏之殺者。以情爲主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別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舍讀曰釋。○此以諸侯言之。國家先祖所遺爵祿。乃祖所制命於大廟。示不敢專以爲祖也。故祭之日。君當一酳尸畢。則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以賜爵祿。君道也。所命之人。北面對君。以受爵祿。臣道也。史執策書命之。臣拜受之以歸。而奠於家廟。以君命告

假讀曰格

先祖也。○孔氏曰。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校音效。鐙音登。○君阼。夫人東房。此夫婦其位也。夫人薦豆。執其中央之直者。其初執醴之人。以豆授夫人。則執其下跗。不執校也。尸酢夫人。執爵尾之柄。夫人受尸之酢。則執其下足。不執柄也。此男女授受異處也。然不特執醴及尸與夫人。所執異處。雖君夫人相授受。亦不因襲其處也。不特尸酢夫人易爵。雖君夫人相酢。亦必易爵更酌也。

更平聲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

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髀音俾。重平聲。○此以須俎言也。殷人貴髀。爲其厚也。則賤肩之薄可知。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則賤髀之隱可知。前貴於後。據周言之也。夫須俎者所以明祭必有惠於下。貴賤各有所取。足也。貴者取之而不至於重。賤者亦取之而不至於無。所以示惠之均也。故人君爲國而惠均。則能平其政而政行。政行。則民無不足而事

爲去聲下爲其同

夫音扶

成事成則萬民咸懷而功立矣然此功之立不可不知其故蓋須狙之時貴賤不遺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唯善爲政者平日有嘉惠斯民之心故因祭而沛愛養斯民之澤雖其善原有素而一時感發之助亦有不可誣者故於祭時而見政事之均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爵謂酒爵非爵祿也○旅酬之時賜助祭者之爵其於同姓則昭爲一不混於穆穆爲一不混於昭凡昭與穆各以齒相序長者受爵在先少者受爵在後其於異姓之群有司則受爵先後亦各以齒是謂長幼有序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

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旣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煇當音運胞音袍翟音狄○煇與韗同胞與庖同○祭畢皇尸有畀於煇胞翟閽者乃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乃能行此蓋由其心之明有見乎下之賴乎上其仁能充乎上之賜於下故能行之也四守至賤者也皇尸至尊

分扶問

者也分殊則易隔情疏則易忘今以至尊而不忘至賤此所以爲惠下之道也故明君在上則明仁兼至惠必逮下而竟內無凍餒之民此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方氏曰祭之有狙固以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必以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乃見其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爲異歟○陳可大曰不使刑人守門恐是周以前如此周則墨者使守門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音藥○礿者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夏物亦未成依時次第而祭也嘗者秋物成而嘗也烝者冬物成而衆也此夏殷之名若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

嘗礿禘於春夏蓋感親之與物偕來而怵惕心生是順陽義而祭也嘗烝於秋冬蓋感親之與物偕往而悽愴心生是順陰義而祭也然陽道常饒故至夏而始盛陰道常乏故至秋而即盛二氣旣盛於夏秋則二祭亦重矣故曰莫重於禘嘗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艾與刈同○此言人君政令與時偕行亦若祭之順陰陽也於禘而發爵賜服者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也仁屬乎陽故於陽盛之時行之是順陽義也於嘗而出田邑以賞功發秋政以致刑者田邑雖賞而不濫及於無功刑罰示懲而不少假於有罪義也義屬乎陰故於陰盛之時

音畀 鮮上聲

行之是順陰義也然爵服以順陽義固矣刑
賞並行而以爲順陰義者何哉古記有之曰
嘗日發公室之藏示賞也即出田邑之謂草
可艾則人君行墨刑墨於五刑爲輕故始行
刑用之苟人君未行刑則陰事未始民不敢
艾草即發秋政之謂也蓋古有是言而記者
引以爲證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
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
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
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
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
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

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
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
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
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毋矣夫音扶下二章
並同○承上言禘嘗之義不唯事親又能立
政可謂大矣即此乃治國之本不可不知也
蓋國之所以爲國君臣而已明其義以事親
者君也能其事以助君者臣也不明其義無
以率人君人不全矣不能其事無以助君爲
臣不全矣然人義何爲者也報本反始吾欲爲
之志也志患其不濟今禘嘗舉而義行則此
志遂矣義以敬祖仁以親禰吾固有之德也
德患其不發今禘嘗舉而義行則諸德達矣
唯其發德故德之根心者盛則志之感愴者

厚志之感愴者厚則義之順時者章義之順
時者章則祭之行也必敬祭敬則上行下效
而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其親矣然欲致其
敬非身親涖之不可也唯有故乃可使人攝
然雖使人而所使之人亦能致敬而使君不
失其義者由其君德盛志厚而能明於其義
之所致也德薄反是則竟內之子孫亦皆不
敬而不可爲民父毋矣即所謂不明其義君
人不全者此義之所以
爲大而爲治國之本也○夫鼎有銘銘者自
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
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
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
唯賢者能之自名即下文所言自成其名也揚亦稱也著亦明也銘者

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
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
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
也明示後世教也譔與撰同比音畀○陳可
大曰論說也譔錄也王功
曰勳事功曰勞酌謂斟酌其輕重大小不濫
美也祭器鼎彝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
揚先祖之孝名也比次也謂以己名次於先
祖之下也順謂不違於禮明示後世使子孫
效其所爲也
申上節之義○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
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
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

弗知非知之知並如字

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知去聲。○美。謂觀銘者美之也。美其所稱先祖之善。是上而先祖得矣。美其所爲自成其名。是下而已身得矣。此謂上下皆得也。又言美其所爲者。以其明足以見先祖之善。非有善而弗知也。仁足以使君上與已銘。非知而不傳也。知足以利已之次名於下。非不附青雲而無施於後世也。合此三善。乃可謂賢。賢而勿伐。又謂之恭。故君子美其所爲也

故衞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

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衞孔悝之鼎銘也。悝音恢。假讀曰格。左右難走並去聲。射音亦。耆與嗜同。後凡言耆欲者倣此。不復出。慶平聲。解讀曰懈。予與與通。女讀曰汝。辟音壁。○陳本分四節。今併之。孔悝。衞大夫。衞莊公蒯聵之甥也。公。即莊公也。周六月。夏四月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已。故褒顯其先世也。周禮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故悝雖甥。而反稱爲舅也。悝年幼。故曰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名達。成公。文公子。名鄭。立三年。爲晉所伐而奔楚。莊叔從之。故云隨難于漢陽。漢陽。楚地也。其年反國。又

爲去聲下爲孫同

以殺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射。厭也。啓。開也。右。助也。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衎。立十八年而爲孫林父甯殖所逐。出奔齊。啓右。言莊叔之餘功流於成叔。使獻公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烝鉏也。纂乃祖服。謂成叔又有功。命其纂繼爾祖舊所服行之事也。文叔。成叔曾孫。名圉。悝之父也。興。起也。舊耆欲。言其先世以愛君憂國爲耆欲也。義與以安社稷爲說略同。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也。古卿慶同音字亦同用。猶慶雲作卿雲也。若。亦次也。對。答也。揚。稱也。辟。君也。對揚至彝鼎十三字爲句。言對答揚稱用吾君殷勤重大之命。勤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彝。祿器。鼎。烹器。二器皆有銘。首尾稱言鼎者。舉重以該之也。○黄叔陽曰。按左傳無言孔達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夫蒯聵得罪於父。逃其子與之。非其君矣。孔悝助逆以

父音甫

說讀曰悅

夫音扶

爭國。受之非其人矣。其先世又無功德可稱。居之爲有愧矣。凡此皆君子之所深恥而羞稱者。乃以爲美。而引之以爲鼎銘之法。是與爭亂造端。而纂弑所由始也。其何以垂訓哉。故此節直當刪去

造音皂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勳在鼎彝。是爲國有賢臣也。故足爲國家之重。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是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是其仁不足以與之也。誣而不明不仁。可恥莫甚焉

○昔者周

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下夫辭。○旦，周公名也。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兼言康王者，豈以康王能繼之歟。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禘稱大祭，固矣，嘗時祭而亦稱大者，以用天子禮樂，比諸侯爲

大也。升歌清廟，升堂而歌維清之詩也。下而管象，下堂而奏管以舞象舞也。象者，文王之舞，文舞也。康者，褒崇之義。○此言魯國郊禘之美，蓋出於魯儒也。豈未聞孔子周公其衰之語乎。

經解第二十六

經，謂六經。解者，釋經之辭也。此篇首言六經，而其後或言德政，或言禮，不盡解經。然以經解名篇者，蓋取首節以爲名爾。凡五章。按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然猶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且其時易象春秋尚未大行，故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若非削之春秋，又出於孔子既沒之後，豈遽以此教人哉。此必後儒爲之，而托諸孔子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易良之易，並音

異。絜並讀曰潔。屬並音燭。比並音畀。○溫，和厚也。柔，婉順也。敦，篤實也。厚，端重也。詩本性情，優游諷詠，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故其教成如此也。疏，開明也。通，透徹也。知遠，知上世久遠之事也。書以道政事，而前古治亂興亡之迹在焉，故如此也。廣，心胸寬大也。博，規模宏闊也。易，平易也。良，善良也。樂同天地之和，渾然無際，純然無疵，故如此也。絜，不停汙也。靜，不妄動也。精，純一不雜也。微，藏隱不露也。易建天地陰陽之情，順性命神明之理，故如此也。恭，謙遜也。儉，節制也。貌矜曰莊，心一曰敬。禮以謹節文，乃制心檢身之道，故如此也。聯屬其策書之辭，以知是非，比合其所行之事，以知善惡，春秋以正褒貶，而事辭在焉，故如此也。此由爲國者各以一經教民，故國人因其教而各有成也。然淳厚者未必深察情僞，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沈潛思

索音色 易亦音異　覆敷救反　易音異 下並同　中去聲

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故失之賊。務爲恭儉。多亡其本而事彌文。故失之煩。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故失之亂。馬氏曰。六經之道無失也。其失之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黃氏暘曰。此章務以四字盡蓋一經之義。誠確論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參音驂 道去聲。處上聲。○道。言也。親親而仁民。愛物。仁之序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之序也。先忠信而後儀文。禮之序也。由心之制而爲事之宜。義之序也。環。指佩環。佩。指佩王。鸞和。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詩。曹風鳲鳩篇。○天子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其德高明配天而覆物。博厚配地而載物也。與日月並明而無二。以其明照臨四海之廣。而又不遺微細之事也。所以致此者。由其養之之密耳。蓋朝廷易亢之地也。與三公論仁聖禮義之序。而嘉言讜論。日陳於前。則驕肆之心無自萌矣。燕處行步。升車。易肆之地也。聽雅頌之音。有環佩之聲。有鸞和之音。而致樂之功。無所不至。則鄙詐之心無自入矣。居處。進退。易忽之時也。有禮。而前後左右。各得其人。有度。而揖之揚之。各中其則。致禮之功。無所不至。則易慢之心。無自入矣。由是德盛明生。以正百官。而百官皆盡其職。以理萬事。而萬事不失其序。所

當去聲 下並同　爲之之爲去聲 分扶問反　操平聲

謂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也。故引詩以明之。王氏曰。此段最粹。○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說讀曰悅。去上聲。王去聲。○發號施令。適當人心。而民懽說。則乖戾之氣不形。而謂之和矣。上用恩以親其下。下用情以親其上。則至愛流通。而謂之仁矣。民有所欲。不待有求而自然得之。此與利之出於誠心者。故謂之信。大災大患。天地之害也。爲之捍禦而除去之。此人君所職分之當爲。故謂之義。此四者。施於有政。霸王所操執之器也。苟有治民之意。存於中。而無治民之器施於外。是謂徒善不足以爲政。而民不被其澤矣。何以能成其治乎。按此以霸王並言。不免後儒之習。使五霸而有治民之意。則與王道爲一矣。故張氏曰。霸王當作帝王爲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縣與懸通。○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禮之喩也。輕重也。曲直也。方圜也。人情之喩也。黃氏暘曰。禮者有大中至正之道也。君子審禮以正民。民由禮者。爲誠實。不由禮者爲姦詐。不可以姦詐爲誠實矣。謂此即禮不可以誣之意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

指行之行去聲 別音鼈

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處並上聲○隆以心言崇重之也由以迹言踐行之也方猶法也美之故稱士賤之則稱民敬讓上當有禮者二字蓋闕文也敬亦指心讓亦指行此節蓋記者之言故以孔子曰別之亦可見此篇非盡出於孔子也安上者上好禮則民知向方而上亦安矣○此言禮之功用也能敬且讓則隨所處而皆宜故謂之有方之士然其機則自上發之故引孔子之言以爲證○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

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別音鼈坊音房去上聲○春曰朝秋曰覲大曰聘小曰問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坊亦作防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之禮禁之下皆倣此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

而行之行如字 夫音扶 去上聲下並同 別音鼈

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辟音僻行遠並去聲繆與謬通○苦如夫親迎而女不至及夫不答耦之類君臣之位失謂上陵下替君弱臣強非眞失位也倍畔以臣言由君臣之位失也侵陵以鄰國言由諸侯之行惡也

從遷也若如也○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覲以明上文之義即所謂亂患也道苦序失恩薄位失行惡言亂之所由生猶水之無坊而行始泛濫也及罪多獄繁倍忘敗起則亂之既泛猶水之泛濫至於奔潰壅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夫有禮則亂止而不形無禮則亂生而莫救於此可見禮之爲教化隱於至微而機械不露也蓋其止邪不待發然後禁而常於其未形之時使人日遷於恩義序別之善而莫知善之所由遷去其淫鬭倍忘陵畔之惡而莫知罪之所由遠此其所以爲微也是以先王隆之以正君臣以和諸侯以親父子以序長幼以別男女無一而不以禮也敢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哉故引易以明之○去禮則毫釐之差亂患則千里之繆也陸氏曰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詞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魯哀公也。其問有二。問禮在前。問政在後。孔子所答。與中庸答問政者相表裏。學者當合而觀之。凡二章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否方有反。別音鼈。數音朔。○陳本分兩節。今併之。稱禮曰大。尊之之辭也。何其尊。言稱揚之甚也。否。言非小人也。吾子親之之辭。民之所由生。禮爲大。蓋古語。而孔子引以發端也。下文皆詳言之。天曰神。地曰祇。此獨云神者。通言之也。婦黨曰昏。壻黨曰姻。間見曰疏。亟見曰數。此指節事辨別而言。然。如此也。○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天地。唯有禮。則郊以事天。社以事地。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而有節矣。非禮。則失於過與不及。故無以節事之也。尊卑君臣。官有上下。鄉有長幼。唯有禮則能辨其位之同異。非禮則位序皆亂。故無以辨之也。自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以及異姓之兄弟。則有昏姻之交。自遠外之長幼。而推以及游從之長幼。則有疏數之交。唯有禮。則有以別其親與交。而使各得宜。非禮則親交皆失其當。故無以別之也。凡此數者。皆民之所由生也。而一資於禮。君子以此。故尊敬之如此也。此答何其尊之問也

間去聲。見並音現。亟音器。朝音潮。皆去聲。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治平聲。幾音祈。○陳本分三節。今併之。所能。謂百姓所能爲者。會節。會合行禮之期。如葬祭冠昏。各有其時也。成事。猶言成效。雕鏤。禮器也。文章黼黻。見月令。禮服也。嗣者。繼續之義。猶孟子言繼之以規矩準繩也。順之。民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筭。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鼎俎。豕腊。喪奠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奠而安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陋幾。見郊特牲。器養器也。○承上言君子知尊敬禮。則能於禮矣。禮非强世。上之所能。亦民之所能也。然後以其所能教之。先示以行禮之期。節使之不廢。待其率教而有成效。然後治其行禮之器服。以繼續其教於無窮。又待其好禮而順上之心。然後制爲行禮之節文。而尤重於喪祭之大者。喪則有筭有奠。所以愼終也。祭則有廟有時。又有燕。以序宗族。所以追遠也。既擧其大。則餘可推。然行禮之費甚繁。無財不可以爲悅。苟非躬自節儉。則百姓不足而禮廢矣。故安居處惡衣服。卑宮室儉車器。菲飲食。取民有制。而與民同利。此古

與上聲。費音秘。

人之所以行禮者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將以發哀公之問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行去聲 稱去聲

好去聲，敖與傲同，午當並去聲。○實，貨財充實也。淫德，放蕩之行也。德有凶有吉，故淫亦謂之德也。固，如固獲之固，言必欲得之也。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迕同，午其衆，違逆衆心也。求得當欲，言但求稱其私欲也。不以其所，不問理之所在也。由前，指即安其居以下七句。由後，指好實無厭以下七句。○黄叔陽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有心於行禮者，即有心於節儉。昔之用民者以之，此禮之所以行也。故心於淫縱者，即無心於行禮，今之用民者以之，此禮之所以不行也。孔子以是告哀公，所以長善而救其失也。考之當時，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固民自盡也。多變寵，是淫德不倦，荒怠敖慢也。伐邾伐齊，是午其衆以伐有道也。所爲如此，可謂求得當欲，不以其所矣。故鼷鼠食郊牛，桓僖宮災，而莫爲禮也。孔子之言，豈欺我哉。

長丁丈反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

治平聲下同 幾平聲

愀七小反。○陳可大曰：愀然，悚動貌。作色，變色也。德猶福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人道，謂治人之道。○哀公即位以來，所爲悖戾，人道幾乎息矣。今乃有感於孔子之論禮，而以人道爲問，蓋欲改過而有心於斯民也，故孔子以爲百姓之德而將順之。政者，行事以正人之不正。治人之道，不過如此，故曰政爲大也。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分扶問反

別音鼈。○此言三綱爲爲政之本。○黄叔陽曰：政之爲正，上下一歸於正之謂也。故君身所爲者正，則民亦從之而爲正矣。是君之所爲，乃百姓之所從，不但一人之正而已。君不爲正，百姓何從，則相從於邪僻焉爾。夫婦有內外之位，以別爲主。父子有慈孝之恩，以親爲主。君臣有上下之分，以嚴爲主。此雖未及於爲政，然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衆事之小者。大者先正，則小者從而正矣。政之所謂正者如此。按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矣，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國人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遜于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非庶物也，三綱不正而已矣。爲人君者，尚其鑒諸。

惡烏路反上去聲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

與去聲

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治竝平聲。章內竝同。舍上聲。本與之與平聲。章內竝同。○陳本問辭連上節。令屬於此。無似。無所肖似。言無德也。○政在養人。故爲政以愛人爲大。愛貴有節。故治愛以禮爲大。禮主於敬。故治禮以敬爲大。敬欲其至。故敬之至者。大昏爲大。敬而至於大昏。可謂至矣。大昏既至。則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服而親自迎之。是以敬而親其婦也。已親其婦。所以使婦親已也。即易所謂交相愛也。故冕而親迎。與起敬心。欲相親也。苟不親迎而不敬焉。則已不親乎婦。婦亦不親乎已矣。是遺其親而弗愛弗敬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疏。故曰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故曰不正。推之父子君臣。皆可知已。故此冕而親迎以致愛敬之道。不徒可以爲夫婦

而又爲爲政之本也。蓋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此所以爲政本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句 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好去聲○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已重太重也。先聖。尊稱之辭。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以宗伯攝獻。是亦后夫人爲主也。○哀公不行昏禮。嬖伊私人。故疑冕而親迎爲太重也。明則以傳世。是敬婦者。敬先聖也。幽則爲祭主。是敬婦者敬鬼神也。故冕服不爲過。公曰。寡人固。句 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焉得之焉音煙○陳本公曰至少進。連上文。今以屬此。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不固焉得聞此言。言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爲問。安得聞此言乎。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略有以教我也。章內凡三云孔子遂言者。皆既答而意有未盡。又自推廣言之也。配。對也。直言。當作朝廷。○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二姓合而人道

成。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所謂繼先聖之後也。又言君能不以此禮爲太重而行之。則君供粢盛。夫人供祭服。君祼獻。夫人亞獻。內治宗廟之禮。而祖考之鬼歸於天。魄降於地者。足以配對而來格矣。會朝無怠政。后宮無盛色。出治朝廷之禮。而君臣之出命於上。受命於下者。足以立敬而嚴肅矣。是謂夫婦有別。而父子君臣各得其道也。由是推之。庶物則事物之汙陋而可恥者。足以振之。光明正大。皆爲有成之物矣。推之於國。則國體之卑辱而可恥者。足以興之。安富尊榮。常爲有道之國矣。此爲政所以必先夫婦之禮。而此禮爲政本也。○此上三節。言夫婦爲三綱之本。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

父音甫

厥妃之妃如字

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愾戲汔二音。○妃與配同。愾，猶至也。大王，古公亶父也。○言妻與子，皆卑於己者，而明王敬之，豈無其道哉。蓋妻以供粢盛，奉祭祀，親之主也，故謹大昏，明妻妾以敬之。子以綿本支，承宗祀，親之後也，故重冠禮，明適庶以敬之。至於吾身，乃親所生，猶木之有枝，而親則其本也。苟不敬身，是傷其親，猶木傷

其本，而枝條無所附而生矣。故君子凡事無不敬，而尤以敬身爲大也。然身、子、妃三者，又不特係一己之得失而已，百姓之則象存焉。吾能敬身，則民象之以敬其身，是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也。下皆倣此。行此三者，則德敎王於天下矣。昔者大王愛厥妃，而其終至於無怨曠，是敬其妃以及妃也。即此一節，其他可推。故人能如大王，則三者皆得，而國家化之，莫不順從矣。極言其效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君子以位而言。○言動二者，敬身之目也。君子在上，民所視效。言雖過，民猶以爲辭。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動雖過，民猶以爲則。則者，動之成法者也。是以君子言動不敢有過。無過，則民不待敎令之及，而自知敬恭其上。世爲天下法則矣。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此敬身之道也。○此上二節言正身，爲正夫婦之本。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此推成親本於成身也。言人之稱名，有曰君子者，非以其在君國子民之位也，以其言動盡善，能敬其身，故加以成德之名。否，則謂之小人而已。故君能敬身，則百姓歸本於其身之所自，而名之爲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非成親之名而何。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

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樂竝音洛。○陳本其身以上屬上文，公曰以下自爲一節，今正之。○此言成身之道。人與吾身本同一氣，所當愛也。故不能愛人，則失天之所賦，而不能有其身矣。既不能有其身，則不能隨處而皆安矣。由是仰愧俯怍，而不能樂天。雖有此身，徒爲血肉之軀爾，何以成其身乎。物者，實然之理也。不曰理而曰物者，理寓於物也。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故人能盡物之理，不至過違，斯能成其爲物，而成身之道在是矣。○自章首至此，皆言人道。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

於音烏
漸音尖

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已並音以。○此承上文樂天而問。言君子何貴乎天道而必樂之也。孔子言所貴者謂君子之德緝熙敬止。純亦不已。如日月之往來而不窮。此大本之立。即天道之於穆不已也。唯其不已。故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而窮變通。莫能閉止其久。此大用之行。即天道之變化無窮也。唯其能久。故漸摩浸潤。不待有所作爲。而萬物自成。此功用之妙。即天道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旣成矣。則光於四方。顯於後世。明盛不泯。此功業之著。即天道之垂象而萬古仰之也。此四者。言所貴之天道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

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惷音春。志如字。舊讀爲識者非。辟讀曰避。○陳本分兩節。今併之。惷。騃昏也。冥者。闇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記也。心。哀公自謂我心也。蹴然。變容爲肅敬貌。事天如事親。疑有脫字。當作孝子之事天也如事親。語意方備。無如後罪何。恐後過乎物而有罪也。○哀公自言資質蔽於惷愚。事理昏於冥煩。雖聞人道天道。未能也。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或可請事焉爾。孔子以君有志於善。故起敬而舉其要者對之。善事天者。謂之仁人。善事親者。謂之孝子。然非於物外有所加也。亦惟因物盡理。無少過違而已。蓋事雖不同。心則無二。故仁人之事親。以爲父母全而生之。猶天之生我也。行父母之遺體。若事天然。此不過乎物之孝也。其事天。以爲天全而賦之。猶親之生我也。全其天之所賦。若事親然。此不過乎物之仁也。是謂孝子成身。而仁道亦無不備矣。此合人道天道而總結之也。哀公問之而有意於寡過。乃言曰。寡人未聞此言。則雖過乎物。猶可諉於不知而無罪。今旣聞此言而猶過乎物。是謂怙終而有罪矣。孔子將順其美。故復對曰。人臣無福以言聽道行爲福。今君懼後罪。是言行道亦行也。豈非臣之福哉。然終不能行而至於失國。則所謂吾末如之何者。良可歎也。○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兩句非聖人不能言。張子西銘蓋出於此。

復扶又反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舊說凡一章。今分爲七節。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漫處多。未必孔子之言。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女並讀曰汝。語中並去聲。篇內女三語女並同。後凡言中禮者倣此。不復出。○縱言。泛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給。口捷也。恭不中禮而謂之給者。捷給之人。多

足子遇反

為足恭而無其實也。試於接人間體味之。自見逆悖戾爭鬬也。奪猶亂也。○失禮之弊有三。而惟給為甚。以其曲意徇物。務以悅人。有類於慈仁而實害之也。此似是而非者。故特著以示戒。鄭氏曰。感子貢也。子貢辭近於給。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食音似。○吳氏曰。先言禮乎者。設為問辭。言須用禮乎。後言禮者。設為答辭。言須用禮也。○此因上言不中禮而及三子之失也。師失之過。商失之不及。子產失之不能教。亦不及也。此皆不能裁之以禮而然。若能以禮制中。則過者俯而就。不及者跂而及。徒能養者亦能教矣。聖人善救人失如此。

治平聲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惡好並如字。與平聲。○鄭氏曰。領猶治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好。善也。然則何如。子游問也。昭穆。死者之昭穆也。饋奠。謂喪奠。非吉祭也。射。鄉射。鄉。鄉飲酒也。○子游見夫子言禮以制中。意以過與不及近於惡。而中為好。今禮以裁制其過不及而歸之中。是領惡而全好也。子游之言如此。可謂得禮意矣。故夫子然之。何如。請問其事也。仁者。愛敬惻怛之心。如鬼神。昭穆。死喪。乃吾心所欲報者。鄉黨賓客。乃吾心所欲接者。所謂仁也。然必由禮以達之。故郊社。嘗禘。饋奠。射鄉。食饗之禮。所以仁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也。仁為好。不仁為惡。禮以達之。所謂領惡全好也。觀於此言。可見仁為禮之本。禮為仁之用。人而不仁。則失其心而禮不虛行矣。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即此意也。

為我之為去聲。易音異。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承上節言郊社以祀天地。以其為萬物之所同出。人之大父母也。故報之之義為尊。嘗禘以仁昭穆。以其為吾身之所自出。吾之小天地也。故報之之禮為大。人能明此。則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推民胞物與之心。而無為我兼愛之失矣。其於治國。有不易見者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

處亦並上聲

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鄭氏曰。三族。父子孫也。閑。猶習也。○黃叔陽曰。居處有禮。如室有奧阼。席有上下之類。則長者常尊。幼者常卑。而長幼辨矣。閨門有禮。如以禮教子孫。以禮事父母之類。則上以慈愛下。下以孝事上。而三族和矣。朝廷有禮。如以九儀正邦國之位。辨貴賤之等之類。則貴者處上。賤者處下。而官爵序矣。田獵有禮。如坐起左右示之節之類。則無事之時。戎事閑矣。軍旅有禮。如左右有局。進退有度之類。則有事之際。武功成矣。陳可大曰。上文言郊社以下五禮。此又言居處以下五事。皆以明禮之無乎不在也。是故宮室得其度。何量鼎得其象。味

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禮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錯與措通下竝同○得皆謂得法於禮也度高下大小之制也象謂法象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味得其時也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所謂樂得其節也作車乘車各有其式如六等與數五路與用是也鬼神得其饗如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是也喪紀得其哀如居處衣服飲食言語聲容皆是辯說得其黨如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禮如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如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之類衆動得其宜卽指加於身而錯於前者謂小事大事無不當理也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治竝平聲倀去聲與平聲倀音昌別音鼈○卽事之治卽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故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禮倀倀無定向貌之往也別卽辨也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祖始也洽和合也言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協合也○禮者人事之儀則故就其事而治之以其事之則卽禮也苟失其則是謂無禮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凡事皆失不能倡率而和衆矣夫得禮則治失禮則亂如此治國者其可以無禮哉

先去聲　夫音扶　則治之治如字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

畎畝之中事之句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句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縣與懸通闋音闕中竝去聲還讀曰旋下而之下去聲○前言子貢退今乃言三人蓋旣

復扶又反　與去聲　見音現　夫音扶

退而復來也。知者，知其禮。事者，習其儀。聖人已者，言可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縣，樂器之縣於筍簴者也。興，作也。下管，上脫升歌清廟四字。振羽，即振鷺。清廟、武、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言禮之節有九，而其間則大饗專其四。此諸侯之事，若無與於此三人者。然其義甚大，苟能知之，則不必身爲諸侯，雖今日窮居畎畝之中而從事焉，亦能中正和平，可進於大聖人禮樂之道矣。此三人所當傾聽也。以大饗之四節言之，諸侯相朝，揖讓入門，而樂之在縣者皆作，以迎賓，一節也。揖讓升堂，主獻賓，賓作樂。賓酢主，爵樂止。賓酢上，樂又作。主卒爵，樂又止，二節也。工入升堂，弦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吹管，而迭與象武夏籥之二舞，四節也。當此之時，陳其獻賓所薦之俎，序其自始至終所行所奏之禮樂，備其執事服役之百官，行禮如此，則藹然親愛之意見於節文之中。故君子觀之，而後知其心之仁也。節前章所謂仁賓客也。以通行之五節言之，行中規之圜，一節也。還中矩之方，二節也。出門迎賓，而車上鈴聲中采齊之詩，三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相期以和敬之事天子，四節也。徹器而歌振羽，相期以永終譽，五節也。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上。五事儀節淺露，故別言於下。所謂禮有九者如此。又以大饗之義言之，入門而縣興，是金作也。金聲和，示賓主以情相接也。升歌清廟，美文王盛德之形容，示賓主以德相讓也。下而管象，美武王能大文王之事功，示賓主以事相成也。言象武，則夏籥可知。故君子之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但示以禮樂，則不言而自喻矣。蓋言之所傳者淺，禮樂之所示者深也。夫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故畎畝之中，雖無兩君相見之禮，無金奏之樂，無升歌象管夏籥之音，而其禮樂未嘗不日陳於前。知者自可見聞也，可不慎聽之哉。

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十五

禮行之行去聲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與謬通。○繆，差誤也。素，質朴也。○禮者，事得其理而不亂之謂也。樂者，物得其和而不流之謂也。君子動必以理，作必以節，言能體禮樂於身也。然有所以相成者，蓋歌詩以通禮意，不能詩，則無以理性情，通物理，而達其意矣。能不繆乎？作樂以同禮文，不能樂，則無以養和乎。君節奏而成其文矣。能不素乎？崇德以實禮行，薄於德，則無以主忠信，存仁心，而所行皆爲妄矣。能不虛乎？此三失者，虛爲大，繆次之，素又次之。欲體禮者，可不以德爲本，以詩樂爲輔哉？先言禮樂，後獨言禮者，禮先樂後。禮得其理，則樂無不節矣。○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陳本連下節，今析之。文，謂文章之顯設者。文章所以爲禮，故曰文爲。○此因上節薄德禮虛而言。簠簋俎豆之類，制度也。升降上下之期，文爲也。此皆在禮者也。必有忠信之人，然後制度文爲各得其宜，而禮行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如制度文爲何哉？○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與，平聲。夫，音扶。○子貢承前節不能樂於禮素而問，意以夔不達禮爲窮也。夫子兩言古之人，始設疑辭，而終決之也。蓋禮樂之道，相爲表裏，若達於禮而不達於樂

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十六

近平聲　復扶又反　中並去聲

則質而無文。故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和而無節。故謂之偏。夔在當時爲典樂之官。其職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故傳此名於後世。爾再言古之人以重美之。見其兼達禮樂也。按伯夷典禮。嘗讓於夔。又典直溫寬栗等教。卒成儀鳳舞獸之功。此豈不達於禮者所能哉。夫子之答。可謂婉而彰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句

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錯爽措通。○前猶昔也。○自篇首至此。夫子告三子爲政之道詳且備矣。子張未達以爲夫子之言。此於禮樂而未及乎政也。故問政。夫子曉之曰。爲政之道前者已嘗告女矣。君子既明於禮樂。則舉而施諸政事之間。即是矣。不當復有他說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復扶又反。綴音拙。樂之之樂音洛。夫音扶。大音泰。朝音潮。○子張復問。意以政事多端。若必明禮樂以錯之。則禮樂不止如前所云也。夫子告之。以爲禮樂不在煩文。而在乎實德。言中禮矣。以身踐復之。則當然之序。實有諸己。而爲禮。行中理矣。必心安樂之。則自然之和。無待於外。而爲樂。君子致力於和序二者。以君臨天下。則在禮不讓。至樂無聲。而天下太平矣。諸侯無不來朝。萬事皆從其理。百官各盡其職。此太平之象也。討

爲人之爲去聲

禮樂孰能致之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陳可大曰。目巧之室。言作室者不用規矩繩墨。但憑目力之巧而苟簡爲之也。○禮之興廢。衆之治亂係焉。此禮所以可錯於政也。先王制禮。雖目巧之室。亦有奧阼。奧以居尊。阼以居主也。席有上下。車有左右。皆所以明尊卑也。隨行。辯長幼也。序立。辯爵齒也。禮必有義如此。豈徒事於煩文哉。此言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

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辯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此言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聖帝明王之治天下。諸侯之治國。自貴賤至於外內。皆能辯之。使不敢踰越。非不煩。然皆由此禮以出也。言禮則樂可知已。三子聞此言。昭然若目不明之人所發而有見也。此記者自爲語以結之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閒居。即燕居。辭偶不同。無異義也。凡

章二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

泂音迥 樂也之樂音洛 易音異 幾平聲 爲並去聲 復扶又反 刺音次下同 去上聲

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凱與愷同弟與悌同夫音扶○詩大雅泂酌之篇凱樂也詩作豈弟易也原猶本也謂序與和也橫者廣被之意敗禍裁也四方將有禍敗之釁必先知之者以其切於憂民故能審治亂之幾而豫爲之備也○黄叔陽曰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而已推序和之道則利爲之與而體恤之者周杜禍敗之端則害爲之避而成全之者至眞如父母之愛其子矣謂之民之父母不亦宜乎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上二樂並如字塞音色○陳可大曰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至者極至而無以復加之謂五至之道分而言之則各極其盛而不同序而推之則互爲其根而不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愛民之志盛則見有功於民者美之無功於民者刺之而愛民之詩亦盛矣發於言爲詩體於身爲禮詩既盛則美者感發其善而力行之刺者懲創其惡而力去之是言而履之之禮亦盛矣禮主於序樂主於和禮

強巨兩反樂之樂死樂樂民之樂亦樂其樂並音洛 泥去聲 間去聲下並同

既盛則恩出於已而無強摩被於民而不知是行而樂之樂亦盛矣既樂其生必哀其死樂既盛則視之如傷防之恐後而哀之心亦盛矣由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所謂哀樂相生也然其初豈有所倚而後能哉五至無形雖正目視之而不可見五至無聲雖傾耳聽之而不得聞唯其志氣充塞乎天地之間爾蓋過化存神無所不被而終莫測其所由然者此所以爲五至也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

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其讀曰基逮讀曰棣○其當依詩作基始也宥寬也密靜也逮詩作棣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手行爲匍伏地爲匐○無者至微而不泥於迹之謂凡樂皆有聲而此言無聲之樂者至和以盡樂之道而無事於聲也其視徒聲以爲樂者大有間矣凡禮皆有體而此言無體之禮者至序以盡禮之道而無事於體也其視徒禮以爲禮者大有間矣凡喪皆有服而此言無服之喪者至哀以盡喪之道而無事於服也其視徒服以爲喪者大有間矣禮樂之施於平時喪則施於變故皆所謂達於禮樂之原以橫於天下者也子夏未達其意欲求其類於詩故夫子又告之曰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夙夜勤以基天命務行寬靜以安民生則至和洋溢于兩間而天下之樂莫大焉間

逑音低 舍上聲 度入聲 取舍凡 做此不常 復出 齊讀曰齋

不必鍾鼓管籥之聲而後爲樂也。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皆有常度。無一不善。不可簡擇而取舍。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天下之禮莫大焉。固不必玉帛揖讓之禮而後爲禮也。邶風谷風之篇言凡民有死喪之禍。雖非親屬。而急遽往助之。則哀痛之心最爲切至。而天下之喪莫大焉。固不必齊疏之服而後爲喪也。由三詩求之。則三無之義可識矣。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種上聲

施並音異。畜音旭。聞去聲。○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言盡於此而已乎。疑其盡於此也。君子服之之服。謂服行也。起。發也。言君子行此三無。又有五種起發其義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孔。甚也。施。延也。上。謂在上者。下。謂在下者。畜。養也。○黃叔陽曰。無聲之樂。言至和也。至和生於心。故始於氣志不違。內和而無乖戾也。內和。則外亦和而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已和。則人從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近者既從。則遠者聞之。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吾心之和。方與未艾。故以氣志既起終焉。無體之禮。言至序也。至序生於心。故始於威儀遲遲。序自內出。從容不迫也。加以恭敬。乃爲得宜。故繼之以威儀翼翼。既得其中。則人心悅服。故繼之以上下和同。人心既服。則德業日大。故繼之以日就月將。久而愈大。則德教洋溢。故以施及四海終焉。無服之喪。言至哀也。至哀生於心。故始於內恕孔悲。視人之喪。猶己之喪也。能推是心。則所及者廣。故繼之以施及四國。能哀人。則能養人。故繼之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仁德之純。發揚於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則澤被後世。故以施于孫子終焉。此節援詩句以詠歎之。所以與起其志也。故謂之五起。○程子曰。五至三無五起文字可疑。愚謂不然。五美四惡。論語亦有之矣。究其所言愛民如子之意。盎然溢於言外。非深於道者不能。讀者不可因程子之言而疑之也。

聞之之聞如字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參並音驂。勞並去聲。覆敷救反。湯齊之齊如字。日齊讀曰躋。假讀曰格。祗音支。○勞者。勤恤之意。詩。商頌長發之篇。降。生也。聖敬。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

未王既王之王並去聲　契音薛末節同　當天之當去聲　夫音扶

也。日齊，詩作日躋。躋，升也。遲遲，久也。祇，敬也。式，法也。九圍，九州之界也。○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故子夏舉以爲問。三王之未王也，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既王也，亦無以天下奉一人之意。唯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已。是奉三無私以慰勞天下者也。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三王兼之，此德之所以參天地也。引詩以證湯無私之德。詩言商自契以來，已爲天命所向，未嘗違而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至誠無息，足以當天之心也。然其昭假于天之心，遲而又遲，初無心於得天，唯上帝是敬，盡其在我而已，而帝自命之，以爲法於天下。湯雖放桀，夫何私乎。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

下降之下去聲

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教猶示也。謂以無私示人也。載猶承也。神氣，天氣也。霆，雷也。疾雷爲霆。形猶迹也。物始生曰露。○此言天地之無私也。天以氣運乎上，故觀天道者，以四時爲主。春夏之啓，秋冬之閉，而其用則爲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其有四時如此，故氣一伸而物無不生，氣一屈而物無不成。天道至公之教，由四時見之矣。地以形成乎下，故觀地道者，以載神氣爲主。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於是神氣之變化，散而爲風，薄而爲霆。風霆流行於兩間，而成形所以運造化之迹也。而庶物因之以露生。其載神氣如此，是其始也承天而生，其終也代天而成。地道至公之教，由載神氣見之矣。○方氏曰：雨露亦能生物，而此專以風霆言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爲氣之神也。

先爲之爲去聲　弛上聲下同

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耆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朕兆者，如賢才出，國將昌是也。詩大雅崧高之篇。嵩，詩作崧。山之大而高者。嶽，謂五嶽。山之尊者。峻，詩作駿。高大也。甫，甫侯。此謂宣王時人，蓋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翰，幹也。蕃，蔽也。○此言文武無私之德，本源澄澈，物不能淆，清也。本體光明，物不能蔽，明也。此無私之體也。清明之德在身，則氣之所適，志之所向，自能前知，所謂至誠如神也。此無私之用也。是以意所欲爲，如康田弔伐之事，則天必先開發其朕兆，豫生賢人以爲之輔。猶天將降時雨，而山川先爲之出雲也。詩言崧然而高聳者，五嶽也。其山峻大，上至于天。維此五嶽，降其神靈，以生申甫，皆爲周室之翰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此雖宣王之詩，然亦可借以言文武之德，蓋由其有德而後有賢才，如十亂者出焉，非無故而生也。文武無詩可證，故取類以明義。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王也之王、聞竝去聲。蹶音厥。○陳可大曰：詩大雅江漢之篇。弛猶施也。詩作矢，陳也。協，詩作洽。蹶然，喜躍貌。負牆而立者，問竟則退後，背壁而

其詩曰 例

累上聲

御音恆

立以避進問之人也。承者，奉順不失之意。○此言三王不推身有無私之德，而又有先世之德也。夏有顓頊，亦百物以明民共財。殷有契，敷五教以親睦百姓。周有后稷、太王、王季，教稼穡以積功累仁。是其先世皆有實德素著令善之聲聞也。詩本美宣王，此亦取以爲喻，言三代之先，皆有令聞者，非違道以干譽也。有明明之德，而令聞自不已耳。武王之有天下，非以武功取之也。先由太王施其文德，和協民心，以肇基王迹耳。觀於此詩，則三代無私之德益明矣。此所以參於天地而並立也。於是子夏起立，以示敬意，得聞至論而喜也。○陳氏又曰：總言三代而不及禹之事者，禹以禪，無可疑也。

禮記卷之二十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坊記第三十

坊音房。○坊與防同，水隄也。黃叔陽曰：此篇所記，皆以禮防民之義，故以名篇。凡三十九章。方氏曰：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哉？故經解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爲無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之道，固不可以不記也。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歟。其言甚有至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尚致審於斯。

合上聲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

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辟讀曰譬，與平聲。○子，孔子也。子言之與子云子曰同義。○君子以道坊民之欲，猶以隄防水之流也。然坊之爲義何也？天理人欲相爲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故以道坊民，使不至於不足也。然欲易肆而理難存。故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苟其無坊，則人欲肆而天理滅，豈止不足而已乎？此坊之不可以已也。性之德爲德，則制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爲淫，則制刑以防之而遏其流。情之嗜爲欲，則爲命之說以防之，使知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而絕其覬覦羨慕之心。此三者，即君子之道也。○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

長丁丈反易音異下同

覬音記

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慊音怯，亡讀曰無，後二章並同。○上章所言，坊民之綱也。自此至終篇，坊民之目也。張氏曰：慊，快也，足也。貴不慊於上，言不以逼上爲快足也。○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則氣歉，務爲苟得而爲盜；無德以守富，故富則氣盈，必至犯上而爲亂。凡此皆人情也。聖人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節之，使人不得爲者有限而不敢過；文之，使得爲者爲之而無不及。正所以坊其易流之情，而不至於盜與亂也。故其制富貴也，如家富不過百乘之數，所以制富而不使至於驕；如一夫受田百畝之類，所以制貧而不使至於約；如貴賤有等，衣服有別之類，所以制貴而不使其快足於上。由是富貴貧賤各得其安，而盜亂不作矣。

乘去聲　別音鱉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去聲，樂音洛，幾上聲，乘並音盛，畔與叛通。○貧而好樂，據論語，好字衍文。衆而以寧，謂家族衆盛，而不以悖亂致禍敗也。天下其幾，言此三者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也。毒，螫蟲也。引之，斷章取義，言貧賤者因貪富貴而作亂，故寧爲荼毒之行而不顧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城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家，亦謂卿大夫之家。千乘、百乘，以所出兵車多寡之數言；百雉，以城垣廣狹之度言。互相備也。○此上二章記

螫音適　行去聲

坊民貪富之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別並音鼈，下同。○事之是非或而未決者爲疑，然得禮則是非大禮則非是禮所以章明之也。心之邪正隱而不明者爲微，然合禮則正，悖禮則邪，是禮所以分別之也。此以坊民之入於非而納於邪也。故其禮自一命以至九命，而貴賤有等；自一章以至九章，而衣服有別；貴者居上，賤者居下，而朝廷有位，易傳所謂辯上下者是也。由是民志有定，皆知安分以讓其上，而無不決之疑、不明之微矣。○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

傳去聲

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去聲，盍音渴。○尊無二上，隨所在而言，所包者廣。詩，逸詩。盍旦，即月令所謂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患，猶惡也。○四者無二，皆統於一，所以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是以春秋於楚越之王書卒，而不書葬；禮於天子稱天王，而國君不稱王，皆恐民之惑於土有二王也。於大夫不稱君，而稱主，恐民之惑於國有二君也。鳥欲反晝夜之常，人情猶患之，況人欲反上下之分者乎。晝夜者，上下之象也。○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陳本連上章，今析之。○陳可大曰：篡弑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黃叔陽曰：魯桓

惡烏路反，下同　分扶問反

乘去聲 父音甫 爲去聲 行去聲

公如齊。齊襄公使公子彭生乘。桓公薨于車。則弒君于車。不必同姓也。羽父使賊弒隱公于蔿氏。則同姓之弒。不必在車也。嗚呼。人君鑒此。亦謹於微而已矣。○此上三章。記坊民上下之情。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食。祿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謂在其上也。○君子於爵。則辭貴而不辭賤。於祿。則辭富而不辭貧。豈其性與人殊哉。亦以崇義利之辨。而免爭奪之禍耳。才德薄而受祿厚。是謂食浮於人。在我者也。才德厚而受祿薄。是謂人浮於食。在人者也。在人者可使之不足。而在我者不可使有餘。故酌於二者之間。與其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求無愧於心而已。此辭富居貧之意也。言貧富。則貴賤可知。是故權輿之無餘。不害爲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爲。可不勉哉。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已音以。○觴酒豆肉。謂一觴之酒。一豆之肉也。惡。謂酒肉之惡者。齒。年也。坐下。坐下坐也。詩。小雅角弓之篇。爵。酒器也。至于已斯亡。猶言至于亡斯已也。○禮。六十以上。豆有加。所以尚齒也。故上之人。觴酒豆肉。讓而受惡。以率之。然民猶有犯齒者。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所以貴貴也。故上之人。衽席之上。讓而坐下。以率之。然民猶有犯貴者。族人不得戚君位。所以尊君也。故上之人。朝廷之位。讓而就賤。以率之。然民猶有犯君者。以此見人情之難防。而上

參音驂

之不可不讓也。詩言凡人之不善者。由其相怨。各執一偏耳。若能參彼已之曲直。則豈有相怨者乎。然其端。始於受爵之不讓。而其禍。遂至亡身而後已。可不戒哉。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先後並去聲。下二章並同。○陳李連上章。合析之。○稱人之君曰君。尊之也。自稱其君曰寡君。謙也。此貴人賤己。先人後己之一事。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偝音佩 嬀居爲

先君之先。如字。偝音佩。畜音旭。號平聲。○詩。邶風燕燕之篇。乃衛戴嬀勉

呼去聲 易音異 下同 爲去聲

其夫人莊姜。念莊公者。畜。詩作勗。勉也。此以勗爲畜。言容畜我於心而不忘也。寡人。莊姜自謂。號無告者。謂死者見偝。而其家老弱號呼而無所控訴也。○人臣死於國事。與生而有功於國者。均之當利祿也。然死者易忘。人誰念之。故君有利祿。若能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亦化於仁厚。而不偝死者矣。人臣爲國事而出亡在外。與有功而存在國內者。均之當利祿也。然亡者易忽。人誰念之。故君有利祿。若能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皆勉於忠義。而可付託以大事矣。詩言思先君。以畜寡人。是不偝死忘生之意。蓋斷章取義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人。謂有德之人。藝。即技也。○人君貴有德而不吝於功祿。則民興於讓德矣。尚有能而不吝於賜車

則民興於習藝矣。賤祿與車。非輕祿器也。特以貴德尚能。而不惜其所當與耳。上之所化如此。則非徒事空言者也。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此上二章。記坊民利祿之情。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施並去聲。○天上施者。尊上之施如天之施也。詩。大雅板之篇。先民。古之賢人。芻蕘。采薪之賤者。○人君將施政教。必參酌乎輿論之可否而後行。則政教所加。合於民心。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犯義。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而不肯從治。故亂作。信則有孚惠心而不欺乎民。讓則參諸輿論而不恃乎己。以此臨民。民得不親其上。死其長乎。引詩以明酌民言之意。此記坊民悖亂之情也。

蕘音饒　下同

下去聲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陳可大曰。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卦兆之體也。無咎言。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意。

長丁丈反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音鐸。○陳可大曰。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考。稽也。度。謀也。詩作宅。居也。正。決也。言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度鎬京而都之。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又以吉凶取決於龜。而龜亦協從。遂以龜為正云。

成定此都。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也。故引以為讓善之證。然此兩章所引詩意。義皆不甚協。○輔氏曰。民不爭始之事也。進則怨益亡。而不爭不足言矣。又進則民讓善。而亡怨不足言矣。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讀曰汝。於乎音嗚呼。○君陳。周書篇名。與今書文小異。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於乎。歎辭。是謂如此也。言臣能如此。則是良臣。而君之名亦顯也。引以證善則稱君之義。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泰。○大誓。亦周書。克。勝也。文考。文王也。引以證善則稱親之義。○此上四章。記坊民人己之情。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忘棄也。高宗。商王武丁也。今書文說命篇。讙。與歡同。悅也。言天下喜悅之也。書作雍。和也。引論語。近之。引書。義不協。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必後人為之。且孔子發言。不應段段引證如此。亦同。

說讀曰悅

懋平聲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陳可大曰。從命不忿。謂承父母命令之時。無忿戾之色。蓋

差音雌

式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忿。亦通。詩。大雅既醉之篇。匱。乏也。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也。

〇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瘉音庾。○黨。即族也。合族。與族人燕食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容貌。裕。寬容也。瘉。病也。○因睦以合遠近之族。即睦於父母之黨之事也。綽綽有裕。故能合族。若交相為瘉。豈能合族乎。然所謂族。專指父族。母則黨言之爾。

〇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上衣去聲。○執。執友也。○車於身差遠。通之無嫌。故可乘。衣於身最密。通之則褻。故不可衣。此因孝親而推廣之以及其友也。○黃叔陽曰。此上兩章。皆承前章孝子不匱而言。由父母推之而睦於其黨。又推之而敬於其執。然則君子安往而不爲孝哉。

別音鼈 下同

〇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去聲。○此與下章。陳本皆連上章。今各析之。辨。別也。○君子之養親。所以異於小人者。以敬也。不敬則亦小人之養而已。可以君子而下同於小人乎。此與論語同意。但彼以別於養犬馬言。為尤警切。

下去聲

〇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辟並音璧。○方氏曰。曲禮言父子不同席。謂所坐之席也。此言不同位。謂所立之位也。書。商書太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辟。君也。忝。辱也。○陳可大曰。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所以尊嚴之道也。引書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爲忝祖也。君父一道也。然終不相協。

樂音洛

〇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也。戲。如老萊子所為。非戲謔也。○父母在。人子不稱老。懼傷親之心。以為益老也。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厲其厚於子而薄於親也。可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戲也。可以感人而使之傷者。歎也。戲而不歎。所以致其娛而不忍傷也。慈孝之心一也。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者。私而已。

〇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丁丈反。後凡言長民者倣此。不復出。○長民。凡有位者皆是。張氏曰。朝廷二字。疑衍。○老者。人之親也。君子猶敬之而不忘。況吾之親乎。故民感之而作孝。此敬老之化也。

〇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陳本連上節。今析之。○祭祀有尸。為親之死而象其生也。宗廟有主。為神之亡而寓其存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所以示民有事於孝也。脩宗廟以嚴上。敬祀事以享尸。凡以教民追孝而已。與祭統追養繼孝同義。○此上九章。皆記事親之坊。

屏並去聲

〇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寔音成　當音實聲

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食禮之食音似。○祭器籩豆簋鉶之屬。易既濟九五爻辭。禴薄祭也。寔實也。今易文寔作實。詩大雅既醉之篇。○君子敬賓則以祭器盛物而饗之。其實器之物厚薄得中。皆當於禮。不以非而廢。美而沒。蓋重在敬而不在食也。故食禮主人親饋以敬客也。則客亦祭其饌而以敬報之。主人不親饋不敬也。則客亦不祭而以不敬報之。然不但不祭而已。苟爲無禮。食雖美終不食焉。由此觀之。則賓之饗於主人與主人之饗賓。皆在敬而不在食也。易言敬而時也。詩言德也。幽明雖殊。其貴敬而輕食則一而已。此賓禮示義利之辨也。利即食也。義即敬也。此記賓主之坊也。○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

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讀曰齋。醍音體。○七日戒散齊也。三日齊致齊也。並見禮器郊特牲祭義。承事也。趨走謂疾行以避之也。淫猶貪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衆賓飲一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也。○將祭之時。有齊戒之禮以純其志。行承奉趨走之禮以敬其尸。所以教民敬也。陳祭之時。三酒並設。而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所以示民不貪淫於味也。獻酬之時。尊者飲多。卑者飲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

長丁丈反

既祭之後。因祭祀之酒肉會宗族之昭穆而燕飲之。教民以和睦之道也。禮各有義如此。常是時。堂上與室中相近。則使在堂上者觀室中禮儀之得失而詔告之。堂下與堂上相次。則使在堂下者觀堂上禮儀之得失而詔告之。夫然則凡在廟者孰不留意於禮文乎。是以禮儀盡合於法度。笑語盡得其所宜。如詩所云也。故引詩以贊之。此記祭禮之坊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飯音反。壙上聲。賓自外而入。故每進以讓。喪自內而出。故每加以遠。由中霤而牖下。漸遠以至於墓。皆所以示遠也。殷

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所弔雖異。其示民不偝死之意則一也。詳見檀弓上篇。此以賓禮起喪禮。故下不復言賓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陳本連上章。今析之。○死者人之終。故送終爲大事。孔子從周者。以喪禮大備於周也。不止謂上弔於家一事。○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奚齊卓子皆獻公子。獻公卒。其年奚齊爲里克所殺。明年而卓子弒。○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皆不忍遽代父爲主人。所以教民追孝。不

封讀曰窆　復扶又反　爲去聲

爲去聲

遺去聲　下章同

忘其親也。未終喪，則不稱君而稱子，未敢以君位自居，所以示民不爭而與讓也。春秋記晉喪奚齊，以未沒喪而稱子；卓子以旣沒喪而稱君。是其證也。事在魯僖公九年十年。○此上三章，記喪禮之坊。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弟與悌同。○貳，副也。君子，人君之子也。二，亦當作貳。左傳卜貳圉，正謂君之貳也。○世子於父，尊則君也。故在朝則孝以事君。君在當齒讓，故在學則弟以事長兄，皆示民不敢有副貳其上之心也。故世子當君在，不謀仕，嫌欲急於爲攻也。唯君有故而代之，卜則命龜之辭稱君之貳某。其餘他事皆不得稱君貳。此不貳之證也。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凡臣民於君父，喪皆三年。蓋示民以

君義之重，而不疑於不尊也。蓋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爲重服，則民疑君不尊矣。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有，猶專也。即曲禮許友以死之謂。有上下，謂卑當統於尊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說見郊特牲。自此遺彼曰饋，自下奉上曰獻。○臣不敢有其室，不敢專其財，其心一也。○此章記忠孝之坊。其事有六，皆事君事親之道，故總結之曰：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

先於之先如字下先行先敬並同

後用之後如字

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先後並去聲。菑音緇。畬音余。賤行之行去聲。○禮之先幣帛，謂禮先於幣帛也。蹟猶孟子辭曰餽贐、聞戒之辭。無辭者，無交接之禮辭也。行情，直行己情也。弗能見，謂無辭以爲相見也。視猶觀也，納也。凡納贄者，必視其物而後納之。易无妄六二之辭。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今易文無凶字，而有則利有攸往五字。此蓋斷章取義，未必夫子之言也。○此以文除明事君之禮也。仕子相見，必先有恭敬而後用幣帛以將之。蓋以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先禮而後幣帛，欲民之仕者先敬其事

而後其食也。若先財而後禮，則民尚利；無辭而直情，則民相爭，豈可哉。故君子於人有饋遺於己者，彼無辭以爲相見之禮，則卻其饋而不視。亦先禮而後幣帛之意也。易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則有凶也。然非易本義，姑借以爲證耳。○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穧音劑。○不盡利以遺民，言上不盡取，則所以遺其民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與今詩文顛倒不

復扶又反　邶音佩　蔓音萬　菁音精

同秉，禾之束爲把者。穧，鏽而未束者。伊，語辭。言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穧鏽，矜故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爲利也。仕則不稼，祿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則不可復取魚鼈也。食時，四時之膳也。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張氏曰：如春秋傳所裹糧坐甲之柔委而不散之意，不在於利矣。言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也。凡此皆不盡利之事。詩邶風谷風之篇。葑，蔓菁。菲，似葍。皆菜名。下體，根也。詩本言夫婦，此借以爲不盡利之喻。言采葑菲者，但取其葉，不以其根之美而并取之，則德音莫違，而人皆有視上死長之心矣。所引詩意不協。○此上二章，又言坊民利祿之情。○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並別

治平聲　易音異　行去聲

音藝。下同。從音宗。告音谷。○陳可大曰：章，明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詩伐柯作析薪，而伐柯如何乃在豳風伐柯之篇，則此誤引之也。克，能也。橫從其畝，言從橫治其田畝也。自獻其身，自進其身於男子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淫欲之心，民所易流，故制禮以坊之。男女之別，民所易昏，故制禮以章之。凡此皆所以使其光明正大，而無曖昧苟合可嫌之行，爲之整齊節約，而有條然綱紀人道之正也。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故引匪媒不得、必告父母之詩以證之。自獻其身，則無乎媒幣矣。

好去聲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去上聲。○說見曲禮上篇。吳，太伯之後；魯，周公之後，皆姬姓。魯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强吳以去三桓之權，故忍取同姓以亂男女之別，於是去夫人之姓，不曰吳孟姬，而曰吳孟子，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然不知欲諱而彌彰矣。○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與穆通。○陽侯、繆侯，兩君之謚也。其國未聞，蓋同姓之國也。饗者，兩君相朝而饗也。○祭禮，夫人獻尸，是男女交爵也。然同姓諸侯相饗，則夫人亦親獻。唯異姓，則使人攝。此云非祭不交爵，謂饗異姓國君耳。其後以陽侯之事爲戒，故并同姓相饗亦廢夫人親獻之禮。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友，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音現。辟讀曰避。遠去聲。下同。○說見曲禮上篇。以下謂辟遠者，以辟嫌故遠之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色厚於德，好色厚於好德也。○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

近去聲

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好下並去聲。泆音逸。○陳本首句自爲一節。今併之。好色下疑有闕文。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色荒則紀綱弛而昏禮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因色而廢禮亂常也。餘見曲禮上篇。婦人疾，但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遠嫌也。〇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見音現。○此舅姑謂女之父母也。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承，進也。子，女也。昏禮，父母戒女無違命，無違宮事。故曰恐事之違。○婦人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故昏禮親迎之時，舅姑親進女子以授壻，恐其不知從夫之道而有違命之事也。以此坊民，婦道猶有不至而事多違者，況不敬戒以坊之乎。○此上六章皆記男女之坊

中庸第三十一

此篇之義，詳見朱子章句或問。惟尊德性、道問學二語，與陸氏所學不同，當時紛紛往復論辯，至今疑之。愚謂此特二儒各因其性之所近，以入門者如此。晚年已悔而歸一矣。況其本根節目之大，未嘗不同，則亦何必置疑於其間哉。近見學者言宗陸而斥朱，亦豈陸氏之意乎

禮記卷之二十五

見音現　參音驂

禮記卷之二十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表記第三十二

凡五十一章。黃叔暘曰：鄭氏謂此篇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蓋亦大略言之耳。篇中言仁最多，甚有至理。惟以怨報怨、義道以霸、夏道尊命、事君大言、望大利、辭欲巧數章害理，乃後儒參入之言，讀者不可以不察也。方氏曰：此篇言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略也。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孔子道不行而發思歸之歎，蓋念儀刑有本，而欲傳道於來學也。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身雖處乎隱微之地，而心則凜然若明顯之中，則存養省察之功無間斷矣。是以不待矜持而自然莊敬，不待忿厲而自然威嚴，不待言語而自然誠信。教自我立，道自我行，何必歷聘諸說而後足以行道哉。此孔子所以欲歸也。〇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失足之足，謂舉動也。甫刑，即呂刑。周書篇名也。呂侯子孫後改封甫，故稱甫刑。濟刑稱楚，穀稱商也。忌，戒也。罔，無也。躬，書作身。○脩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三者皆本於心。心有不敬，則三者皆失，而見輕於人矣。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故其接人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當言

而喜。當怒而怒。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當言而言。當默而默。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此敬身之效也。引書明言足信之事。則貌與色可知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毋音無。○陽饒見曲禮上篇及玉藻。始末恒裼恒襲曰因。○君子行禮。衣裘之間。或初裼而後襲。或初襲而後裼。未嘗因而不改。如行聘。襲而享則裼。執龜玉襲。而無事則裼。之類是也。禮者。敬而已矣。不敬則瀆。故爲此者。欲民因事異敬。不苟簡以相瀆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朝音潮。○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承之之謂。不繼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敢以此終也。○報本始。通於饗禮之行於幽者。莫重乎祭。一毫不敬。則誠意弛而不格矣。故當自始至終。竭盡其敬。不可繼之以樂而散其志也。正名分。出政令。禮之行於明者。莫嚴於朝。一事不辨。則節文紊而不治矣。故當自始至終。竭盡其辨。不可繼之以倦而簡於事也。

○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辟讀曰避。遠去聲。○呂氏曰。愼言行。則寡過。況於禍乎。篤於行。則誠著。豈能揜乎。與人恭。則人敬。豈有辱乎。○應氏曰。君子經德不違。非以正行。則其戒愼篤恭。非有爲而爲之也。豈區區於辟禍恥求不揜乎。記者之垂是言。亦以曉人知辟因辱之道耳。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音暫。○強。強立也。偷。偷惰也。安肆日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爲君子。或安肆。則入於偷也。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外莊內敬。則身心有所檢束。日強一日。而爲聖爲賢。由此漸進矣。內安外肆。則身心胥於放蕩。日偷一日。而爲愚爲不肖。由此下達矣。是以君子日日主敬。養其內以齊其外。齊其外以安其內。不以一日之暫。不檢其心。使外有錯出之容。以致內有拘迫之患也。應氏曰。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正行之行上聲並去聲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見音現。○見君。謂外臣也。若內臣常朝。不擇日月。○鬼神至幽。一毫不敬。則幽明路殊而難格矣。故以齊戒教民。恐民之不敬鬼神也。人君至一念不敬。則上下窮遠而難親矣。故以擇日月教民。恐民之不敬其君也。按玉藻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亦齊戒也。周禮。祭祀前期十日。䠶執事而卜日。遂戒。則事鬼神亦擇日也。此云然者。互相備爾。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褻狎侮慢乎人。至於有禍以死。而猶不知畏者。爲其所蔽故也。苟使知畏。則悔而改矣。何至於死哉。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毋音無。告並音谷。○易蒙卦辭。○古者賓主相接。必有請事之辭。無辭則不相接。相見。必有執贄之禮。無禮則不相見。蓋辭以通情。贄以表恭敬之心。皆欲民之不相褻也。引易以明相褻之義。瀆者。褻之甚也。然不甚矣。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此言人性之德。有關於天下也。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效。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裁制事物而人

心湛然知所畏，故曰制。禮謂之報者，蓋以交際往來，彼感此應，有不容已，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也，何利如之。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大音泰，後凡言大甲者倣此，不復出。辟音壁。○詩大雅抑之篇。讎與酬同，答也。大甲，商書篇名，與今書文小異。○德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所勸而務於施德；怨必報之以怨，然後民知所懲而不敢施怨。詩言言有得失，則必讎；德有吉凶，則必報。書言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后有德於民，而民必報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是民有德於后，而后必報之。皆其義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陳本連章，今析之。○以德報怨，雖不足懲，然能以寬自居，則猶不失為仁。至於以怨報德，則悖理逆天，其禍必至於殺身，不但不足為勸而已。○按論語云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則此二章決非孔子之言。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好去聲，後凡言好仁者倣此，不復出。惡烏路反。○不為欲善其身而自然好仁，不為畏罪其身於惡而自然惡不仁，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此之所當自盡者。若欲而好仁，畏而惡不仁，則民皆可以與能也。故君子議道，則以己之所當自盡者，故道無不盡；置法，則以民之所可與能者，故法無不行。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知者之知去聲。強巨兩反。○功以事言，情以心言，過即情也。○黃叔暘曰：此言仁有三等。夫人之為仁，功無不同，而以為有三等者，以其情之異也。故人有與仁同功者，其仁尚未可知；必其與仁同過，而後其仁可知。蓋功見乎外，或可強能，而不必其本於情；情存乎中，不可襲取，而或不幸形於過。是有功不足以觀情，而有過乃可以見情也。故人之於仁也，仁者安之，知者利之，畏罪者勉強而行之。三者同功而異情，此論仁者必當以情為本也。然情固所必論，而功亦不可廢，但當知所先後耳。故情之仁者為仁，在所當先，猶舉動之先右也；功之仁於仁者為道，在所當後，猶舉動之後左也。仁之所以當先者，以其為所具之德，即此心之在人，而為功之所從出者也。道之所以當後者，以其為所由之路，乃義理之在事物者，必情以為之本也。為仁者，仁以本之，道以行之，則情以功兼得，而推行無弊矣。苟或內有愛人之仁，而外無行仁之義，則有其情而不達之於功，是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其弊也親而不尊。或外有施仁之義，而內無愛人之仁，則有其功而不本之於情，是謂徒法不能以自行，其弊也尊而不親。由是觀之，情固當重矣，而功亦豈可偏廢哉。○愚謂齊桓之一匡，同於湯武之弔伐，是與仁同功也，而假仁不可以為仁。孔子之許君，同於周公之愛兄，是與仁同

夫音扶　見音現　當先先　古之先先　當後後　左之後後　並去聲

過也而本情皆可以爲仁論語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正謂此也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王去聲○舊本義上脫有字今依陳本據鄭氏補之○承上言道有三等卽功之所以行仁者也至者至道之極不可以有加謂安仁者也義者揆道而裁之謂利仁者也考者稽考古人之成法而行之謂强仁者也至道則以德行仁渾然情粹而可王義道則以正律人義割斷制而爲霸考道則行踐成法事不輕舉雖未至於道而亦可以無失也今按王者所爲無不義而霸者未必能合義則此所云決非孔子之言也學者詳之

斷音鍛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憯與慘同怛音妲强巨兩反芑音起數上聲○數深遠近之數也率循也資取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芑草名仕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翼輔也鄭長子下有武王烝哉四字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皇詩作遑暇也恤憂也○人之體仁不能皆至故隨其力之所至而言皆可以仁名是仁有數也義以制事本無定體故隨其用之所處而言皆可以義名是義有長短小大也故以仁言可則之事感於外而中心之憯怛形焉是視人惟我而爲愛人之仁其所發者深矣循古人爲仁之法而勉强行之是取人以爲善而爲資人之仁其所發則淺矣詩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

邶音佩

處上聲

無所事乎蓋有事於詒孫之謀而以燕安翼輔其子耳是行仁於今時澤及於後世而爲數世之仁唯其所發者深故其所及者遠也詩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更憂後事是取仁於人僅成乎己而爲終身之仁唯其所發者淺故其所及者近也仁之數如此則義之長短小大可類推矣呂氏曰此章言仁而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勝平聲夫音扶度音鐸○黃叔陽曰仁統四端兼萬善是其爲器重而舉者莫能勝也仁與人俱生相爲終始是其爲道遠而行者莫能致也唯其如此故就其舉者行者而論之則長者小大等級不同是取數多者仁也卽所謂義也夫全體不息而勉於仁者難矣君子苟盡義以度人必求其長大之極如勉仁者而後已焉則非聖人不足以當之而天下將無全人豈不難爲人哉唯以衆人望人則長短小大之中各有優劣而知其彼善於此使之勸勉以漸進於極乎夫君子之望人固當以人而學者之自責則須盡義然則爲勝重致遠之學者奈何曰弘毅而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

度入聲下同　舝音轄　易音異　夫音扶　造音糙　語去聲　監平聲

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鮮上聲鄉讀曰嚮○大雅烝民之篇輶猶輕也鮮少也儀度也圖謀也小雅車舝之篇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二止字皆語辭不足少也俛焉無他顧之意孳孳勤勉之意斃死也○中心安仁即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也是雖人所難然亦不可自諉其難也詩曰德之在人其輕如毛本易舉也然人少能舉之者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人則唯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其全德無所不足終莫能助也又曰高山則仰之景行則行之如於仁而仰之行之也夫子引此二詩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一至此哉夫鄉道而行者多中道而廢今詩之好仁如此是忘其身之既老不知將來年數之無多但俛焉日進死而后已耳豈不造於中心安仁之域哉此唯孔子足以當之觀其語子路以為人則可知矣傳說中道而廢言力絕而止恐與孔子吾弗能已及未見力有不足意異不敢從○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好去聲易音異下章同○方氏曰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人皆反此而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歟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之過於愛親孔子謂昭公知禮之過於愛君皆有辭於天下後世者也愚謂過易辭即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之意○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夫音扶鮮上聲○陳本連上章今析

遠去聲　稱去聲下同　行亦去　肖去上

之信近情當從王氏作情近信情誠實也詩大雅抑之篇○禮仁信性之德也恭儉情所以入德之門也恭者不侮人故近禮儉者不奪人故近仁誠者不作為故近信人能以敬讓之心行此三者則雖有過當不至於甚矣蓋恭則遠恥而過寡誠則賤言而人任儉則知足而易容此過之所以鮮也引詩以證恭近禮則儉信可知按此章過字與上章不同彼謂過之當有者此謂過之不常有者舊說牽合而言失之矣○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制行之行去聲下節同○上言愧人下我愧之也下言愧恥彼自愧也移讀曰稱小雅何人斯篇○上章言成己之仁此章言成人之仁也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成人之仁焉蓋責之太嚴適以重其畏難之心成之無道無以啓其從入之路此仁之所以難成也君子知之故中心安仁己雖能矣不以己之能者病人恐形人之短也夫其所好人雖不能矣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恐沮人之進也此責人之怨而使無畏難之心也其制行以立教也不制以己之所獨能而必以天下之所共能者為法使賢者勸勉不肖者愧恥必至行顧其言然後止而又制禮以節之無過不及約於仁之中也立信以結之著誠去偽致其仁之實也齊其容貌驗其仁之文也

造音糙

正其衣服稱其仁之存也廣其朋友求仁之輔而造其極也五者交持欲其表裏專一於仁而不貳志於他岐也此成人之周而使知從入之路也聖人之善教如此繼有懈怠而欲爲惡者猶不愧於人而畏於天乎故引詩以明之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

見音現

不稱其服

鵜音啼稱去聲○遂猶成也德謂得之於己行謂見之於事詩曹風候人之篇鵜鵜鶘也俗名淘河記詩作其音與記同彼記之子指小人而言○承上文容貌衣服而言欲其有德行以實之也君子服其服矣則思容貌不端服不稱也必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矣則思辭令不順容亦偽也必文之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思德行不立辭亦偽也必實之以君子之德蓋立教者雖由外以感其中而受教者必實中以稱其外若容不稱服辭不稱容德不稱辭行不稱德則君子共恥其偽矣安得不勸勉以求蒲哉衰絰有哀色端冕有敬色甲冑有不可辱之色由中達外非脩德行辭容以稱其服者不能此仁之所以成也詩言鵜常入水而食魚人則衆梁而捕魚各有分也今鵜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有濡翼之勞如人無功德而受賜服寧非君子之所恥哉

分扶問反

好去聲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義者截然方正而無偏私之謂貴賤皆當有事於天下不可使賤者獨勞而貴者常逸此絜矩之道均齊方正而謂之義也故天子親耕籍田以供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諸侯亦朝覲遇以輔事於天子矣此所謂貴賤皆有事於天下者也使天子好逸而不事天則諸侯豈肯服勤以事天子哉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

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施音異凱弟與愷悌同後章同與平聲○庇覆也君民君乎民也役猶爲也得之不得猶言獲乎上不獲乎上也自由也二是字指仁禮而言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盛貌葛藟草名藟須施移也枝曰條幹曰枚凱詩作豈讀曰愷樂也弟易也回邪也詩大雅大明之篇惟詩作維翼翼

覆敷救反

樂音洛
易音異

所爲之爲去聲　分扶問反　與去聲 覬音計

恭慎貌。昭明也。懷來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爲人臣者澤及於民而心一於君無所爲而爲善厚孰加焉仁不止於恭儉而以恭儉爲仁禮不止於信讓而以信讓爲禮事君雖貴矣以爲臣分而不自尚身雖顯矣以爲君恩而不自尊儉於位不貪位也寡於欲不慕祿也讓於賢不蔽賢也卑已故能尊人小心故能畏義此所謂庇民之大德也爲此者豈他求哉求以事君盡其在我而已使由此而得君固由是道而無驕心如不得君亦由此是道而無怨心也凡以聽受天命循此所謂不敢有君民之心也詩言萬藹之盛以與凱弟君子之德之盛求福而無邪心一有覬倖之心則子耶矣舜禹文王周公皆有庇民之大德然皆小心以事其君初無君民之心也又引詩言文王之事而餘三聖可知矣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行並去聲下章同處並上聲下去聲○壹事也張子曰惠當作悳因古德字而誤也行不一也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也過行過高之行也率循也○先王於人身死之後制爲美諡以加之所以尊顯其聲名使傳於後世也然人之行不可枚舉則惟就中節取其大者以專其惠而餘則略之豈沒人之善哉蓋行者實也諡者名也諡過其實則名浮於行而可恥矣此制諡雖以尊名爲義而賜諡則以壹惠爲宜也先王以此示人故爲之臣者不敢自大尚其事功凡以求處情實也人有過行則不率而行之凡以求處篤厚也人有善有功則彰而美之凡以求下賢人也此皆自卑而不居其名之事然實勝則善勞謙則益民自敬尊之而不敢慢矣

行之之行如字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陳本連上章今析之○后稷教民稼穡其功烈之在天下豈一人之手足所能及哉言其功之大也然其心雖欲行之浮於名故不自以爲功但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蓋論其事因一手足所爲論其功則非一手足所及也舊說衆人遵用者非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泂音迥　惡烏路反　分扶問反　治平聲　有樂之樂如字　易竝去聲　夫音扶

強如字說讀曰悅樂音洛毋讀曰無○詩大雅泂酌之篇強教者教之而強不苟且姑息也○凱之爲言強教之謂也開導其善心懲創其逸志雖人情有所不堪而不服顧也弟之爲言說安之謂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使各遂其分願而無不獲也然其義雖爲二事而其實則相竝行人情莫不欲樂樂極則荒令則有禮以制之而不使之荒治民莫善於禮禮勝則離令則有樂以合之而能使之親戒非易流於從令出於自然則不益矣孝慈事流於和令行之以敬則不和矣夫樂也孝慈也以說安之也而毋荒而敬則強教未嘗不存有禮也威莊也以強教之也而親而安則說安又未嘗不莊唯強教也則其尊可比

於父。慆說安也。則其親可比於母。人君兼之
故可爲民父母而無憮也。此唯有聖人之至
德。然後能之。苟非至德。則二者未免有偏。而
不可以言凱弟矣。其何以爲民之父母哉。此
仁之所
以難也。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
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
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
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
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下去聲
陳可大曰。○
下無能。賤其無能之子也。○上言君子之
兼乎尊親。此則言其各偏於一而不兼有者。
父之親子。親賢而下無能。故尊而不親。母之
親子。親賢而憐無能。故親而不尊。水柔則狎

而玩之。故親而不尊。火烈。則望而畏之。故尊
而不親。土近於人而有利可愛。故親而不尊。
天遠於人而有威可畏。故尊而不親。命令示
人於明而近於人。故親而不尊。鬼神相人於
幽而遠於人。故尊而不親。此人君所以貴兼
之也。竊疑此節記者因上節之語。而自以已
意參之。恐非
出於孔子也。○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

初去聲
參七南反 驕

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
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
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
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
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
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
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遠近先後並去聲
惷音春。喬讀曰驕
施去聲。○尊命者。尊重命令而不輕出也。故
下章言未瀆辭與尊神尊禮不同。○三代之
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敝。夏道以命
令爲尊。遠鬼近人。主於忠厚。先祿後威。先賞
後罰。皆忠厚愛人之意。故民雖知親其上。而
尊敬則未也。故曰親而不尊。其惷愚無知者
尊命而少開諭之敝。驕傲鄙野質朴者。事
識慈之敝。皆忠之末流也。殷人欲矯遠神之
敝。故尊鬼神。而以事神之道率民。先鬼後禮
先罰後賞。皆率民以事神之意。故民雖知尊其
君。而親愛之則無矣。故曰尊而不親。其流蕩而
不知靜定之所者。先鬼後禮之敝。務自勝以
先刑而無恥者。先罰後賞之敝也。周人欲矯
後禮之敝。故尊禮而尚施惠以爲恩。亦如夏

之。近人而忠也。欲矯後賞之敝。故其賞罰無
所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爲準。如賞因命數
刑有八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皆
是也。故親而不尊。亦與夏同。便利而多機巧。
美文辭而大言不慙。賊害而蔽於理。皆禮文
繁縟而沒其實之敝也。三代相承。各有救敝
之政。而卒不免於敝者。勢使然也。方氏曰。近
人而忠。夏周之所同也。然夏之敝喬而野。周
則文而不慙。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命
之所制者簡。周之近人。本乎尊禮。禮之所飾
者煩。其源既異。故
其流亦不同也。○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

無所先後之先並如字

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
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
矣。強巨兩反。○承上章之意而言。陳可大曰。
未瀆辭以其尊命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

惠而能散特舜之初迹耳果舜之極致則惠而能散不足言矣自尊仁畏義以至寬而有淵特舜之德廣耳果舜之道化則豈止於君子而已哉故此一章亦非孔子之言也○應氏曰自下之事上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唯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為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君子之所謂仁而下凡六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唯虞帝可以為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資憲藉也先資其言先以言為之資也拜猶今言拜官之拜謂受其命也劉氏曰拜乃後字之誤更詳之獻即書自靖自獻之義謂以身許於君而不有其身也受祿不誣言不素餐

○君子致君澤民之學已豫定於胸中矣及其出而事君則以胸中之略先發於言以為之資然後拜而自獻其身既獻則一無係累唯先資之言是行以成其信耳故授之官職是君有責於臣也既以獻其身則不敢愛身而避患欲成其信則不可偷生而食言是臣有死於其言也如此尚何素餐之咎欺君之罪哉○應氏曰畎畝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為書烈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此信亮先資之言也黃叔陽曰伊傅為上亮次之管樂又次之信又次之

說音悅後凡言說命者倣此下復出者半音下去聲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利祿也易大畜彖辭○按王氏

食音嗣

曰此非孔子之言直當刪去舊說亦知其非而曲為文飾故有立大事小事之說雖若可通然本文明言不以大言受小祿矣文之亦奚以為

為大注去声下文之同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共讀曰恭女讀曰汝○自所由以進者也小雅小明之篇穀祿也以猶與也○不下達者責難陳善而必致之高明之域也不尚辭者正己格心而不適間人之失也非其人弗自始進必以正也詩言靖共爾位不下達尚辭之意也正直是與非其人弗自之意也如此則神將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況於君乎

適讀曰嫡間去聲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讇與諂同○張氏曰疏遠而求以自通故曰讇親近而尚以自容故曰尸利○王氏曰遠而諫則讇非孔子之言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陳本連上章今析之○葉氏曰邇臣三公四輔也有所可否故守和宰冢宰天官也羣吏廢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牧伯也諸侯藩衛所自出故慮四方○春秋傳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此守和之謂也

否亦方有反去上聲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瑕之為言胡也謂猶告也○諫止其君之失但思納之無過者此人臣之所欲也暴揚其君之失使人知其有過者非人臣之所欲也詩言我有愛君之心欲諫其過胡不遂告之乎縱未即告亦藏之於心而不忘但不以

隰音習

懸音縣

語去聲

諂他人耳。此人臣愛君之心所不能自已者。故引以明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並音與遠去聲。○君子進以禮。禮主於辭遜。故難。退以義。義主於斷制。故易。由是人知自重。位必稱德。有序而不亂也。若易進難退。則雖奸人在位。吾亦安爲之黨。賢不肖混淆。而亂生矣。故君子之爲賓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其進亦難。其退亦易。所以然者。正欲遠亂於賓主之間爾。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則亂於始。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亂於終矣。小事且然。況於大節而可不遠亂乎。○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竟與境通。要平聲。○違去聲。

難音歎 並凡言 斷制名 難出不 復出預 去聲 強巨兩反下章同

也。○陸氏曰。三違而不出竟。內貪利之而外強違之。非要利而何。此難退之所以爲亂也。又明上章之意。○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周希聖曰。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尚何枉道殉人而至於失已哉。○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陳本連上章。今析之。人君御臣之柄有六。以我爲賢。則貴之富之。以我爲不肖。則賤之貧之。以我爲無罪。則生之。以我爲有罪。則殺之。君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順受而不尚爲拗避。若欲使之爲亂。從君於昏。則有義存焉。雖富貴生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迫之。而終不肯從也。○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

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辟讀曰避。難去聲。處上聲。孰與熟通。○易蠱上九爻辭。○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故在軍旅不辟難。食其食。則必任其事。故在朝廷不辭賤。此皆處其位而履其事也。若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事無緒而不治。軍旅朝廷皆亂矣。豈爲臣之義乎。故君使其臣。或以爲賢而置諸安榮之地。授以尊貴之職。此人之所謂得志也。則唯恐自滿而僨事。必慎慮而從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感恩圖報。義當然也。或以不肖。而置諸患難之衝。授以卑賤之役。此人之所謂不得志也。則不敢疾怨而僨事。必孰慮而從之。慎思於己。參謀於人。以功贖罪。亦義當然也。夫得志而事終。固無可去之理。若不得志。則雖幸而終事。亦未必能得君。但當

好去聲 參音驂 夫音扶 下章同

奉身以退。因吾保身之哲。而全君遇臣之禮。臣之忠厚者也。易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乃事終而退之義也。○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鶉音尊。賁音奔。○詩鄘風鶉之奔奔篇。姜詩作彊。賁詩作奔。姜姜賁賁。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指宣姜。君。小君也。○天子受命于天。士以上受命于君。是君者上以受命。而下以出命者也。故由其道而順天。則臣亦順之。不令而行矣。不由其道而逆天。則臣亦逆之。雖令不從矣。夫君命不逆則不可以爲君。詩言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乃以爲君乎。蓋衛宣公奪子伋之妻。是爲宣姜。及公卒而庶子頑烝之。所謂君命逆則

風行之行如字

臣有逆命也。故引以爲證。○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去聲。○呂氏曰。枝葉者。辭之文也。○言君子不可以人言辭之善而盡見其爲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故世教盛。則尚行之風行。而行有枝葉。根本厚而枝葉繁。固可盡人之善矣。若當教衰之時。則尚言之風行。而辭有枝葉。不過藻飾美說而已。豈可以爲誠然哉。君子不以辭盡人者以此。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費音廢。餤音談。○首八句。與曲禮文未同。小雅巧言之篇。盜指讒人。餤。進也。○此以交際明上文之意。三者不能。則不問。不爲虛辭也。君子接人如此。固如水之淡矣。然無後怨。而其交以全。若小人則雖力所不及。亦必問之。而甘言如醴矣。然徒問之而不能惠。必有怨尤。終不能保其交至於壞也。此所謂辭有枝葉者也。詩言讒人之言。甚爲甘美。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今辭有枝葉。雖未至於爲讒。而勢有必至者。故引是詩。憂其亂之進而深警之也。○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

[illegible]

憂矣。於我歸說。譽平聲。衣去聲。食音似。○譽者揚人之善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說讀曰稅。舍息也。○君子操爵人之柄。不徒以口譽人。而有樂善之實。則民作忠。而中心勸於善矣。然所謂不口譽者。如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而況於譽人乎。稱人之善。必賜之爵。是不以口譽人也。民其有不作忠者哉。引詩喻憂人之飢寒。則於我而衣食之。義不甚協。○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菑讀曰災。已怨之已音以。舊音紀者非。○諾。許也。已。不許也。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口惠而實不至。則人怨之而菑及其身矣。故

曾音層

子與其有輕諾之責。寧有不諾之怨。猶爲不失信也。詩言言笑以成信誓。曾不思其反覆。則今之反覆。乃始者不思之過也。吾亦無如之何。亦已而已矣。喻今之見責於人。由始不思而諾之耳。義亦不甚協。○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與平聲。○君子不以容貌僞親乎人。言必本於誠也。若情疏而貌親。是謂以色親人。欺人不見而爲不義之事。是亦穿窬之類也。○子曰。情欲信。辭欲巧。陳本連上章。今析之。黃氏曰。巧謂善其辭。先曰情欲信而後曰辭欲巧。故與巧言令色之巧不同。陳可大曰。巧當作考。言不爲無稽之言也。更詳之。○王氏曰。辭欲巧。決非孔子之言。○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

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卜筮不相襲。說見曲禮上篇。○自古明王無不事天地者。其事之犧牲。無不卜筮而用之者。蓋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凡以明有敬也。故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日月固素定而不可犯矣。至於犧牲。則不違卜筮。其卜筮又不相襲。其敬為何如哉。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大事。祭天地也。小事。凡外內之祭皆是。言筮。則卜可知。故下文言龜筮。外剛內柔。說見曲禮上篇。○申上文之義。所謂不犯日月者。郊祀天地。各有常期。不必卜筮。若其他小神無常期者。卜筮而用之。剛日柔日皆不違龜筮。豈敢犯天地之日月哉。○子曰。牲牷

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牷音全。○陳本連上章。而謂不違龜筮四字。當在齊盛之下。竊疑上下信有脫字。當如祭統所云順備之意。但不如陳說耳。禮樂齊盛。未聞卜而用之。無害乎鬼神。言來格也。無怨乎百姓。言受福也。○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易音異。○富。備也。欲儉。不祈福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迄。至也。○有恭敬之祝辭。則誠足以饗神。無求福之大欲。則心尊乎報本。故不美多品。而祀易備也。由是神格鬼享。降之以福。由身及其子孫。而有國有天下也。詩言后稷兆祀。而效業業。唯恐○一有罪悔。故祿及其子孫。而至於今也。

褻與褻同

殺色介反

處如字

褻亦音湖見如字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處上聲。○大人。謂聖人。威。畏也。守筮。猶言守龜。道。路也。宅。居也。○龜筴者。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者也。故其為器。可畏敬而不可褻玩。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唯天子至尊。則大小事皆用卜而不用筮。諸侯有守國之筮。則大小事皆用筮而不用卜。然天子亦有用筮時。如巡狩往伐。出而在途。有事則筮。明我於往內也。諸侯亦有不用筮者。蓋守筮用於本國。若在他國。則不筮。不欲人疑其吉凶之問也。諸侯亦有不卜時。蓋在他國。則卜其所居之寢室。處他故也。天子亦有不用卜時。蓋其適諸侯。則食其祖廟。君有常處。不須卜也。然此亦大略言之。以見大人之器當威敬耳。○子曰。

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雖主人敬賓。則變其常。而用祭器以燕之。此天子諸侯為主。而待來朝之賓也。是以諸侯之為賓者。守其朝見之常期。而不敢廢卜筮其貢獻之禮物。而不敢遵。凡以敬事天子及大國而已。是賓主交致其敬也。由是敬道行。而為上者不見瀆於下民。為下者不見褻於君長也。

禮記卷之二十六

禮記卷之二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好去聲下有章同

緇衣第三十三

緇衣本詩鄭風篇名。因此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語。故以名篇。劉瓛謂公孫尼子所作。蓋依倣聖賢之言爲之。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讀者詳之。凡二十五章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並音異。○上謂君長而言。下謂臣民而言。上不盡情以責下。下不匿情以事上。則刑罰清而天下治矣。然欲下之易知。則非上有易事者不能也。孔氏曰。篇名緇衣而首章不及者。欲見君明乃能好賢也

刺音次長丁丈反　還讀曰旋　畀音泌好上聲後凡言去惡肯倣此下道出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好去聲。上惡烏路反。後凡言好賢惡惡者倣此。不復出。○緇衣鄭國美桓武二公之詩。巷伯小雅刺幽王之詩。巷伯宮巷之長。時有遭讒而被宮刑者爲之。譖讒也。愿誠愨也。試用也。太雅文王之篇。儀象也。刑法也。國詩作邦。孚信也。○緇衣之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好之無已也。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欲其死之甚也。人君好賢如緇衣之篤。則人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以勸。而民自起誠心以向義。惡惡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以去惡。蓋文王之事也。故引詩言人惟取法於文王。則萬國作而信之矣。

刵音貳椓音丈交漸音尖　北音佩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夫音扶。孫與遜通。○格至也。一說正也。遯謂逃遁苟免也。子以愛之。愛之如子也。涖臨也。孫順也。甫刑解見表記。與今書文小同大異。今當依此解之。○子愛信恭。德禮之目也。親孫不倍。德禮之效也。書言三苗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刑。乃作殺戮。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五虐之刑。名之曰法。於是民相漸漬。皆爲惡德。

故舜竄之。分北之。而苗世遂絕。此虐刑之報也。蓋絕人之世者。人亦絕其世。故引以爲煩刑之戒。○王氏曰。倣論語爲此言。意便不足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去聲。○言之所感者深。故民不從令而從其所行。然好惡者。行之大端也。故又言上之好惡不可不慎。出於正。則民皆從而正。出於邪。則民皆從而邪。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

爲並去聲 易音異　夫音扶

之孚。下土之式。遂達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一人謂天子。十億曰兆。大雅下武之篇。式法也。○禹爲天子十三年。而百姓盡行仁道。當時在朝廷者。豈必皆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哉。良由得一仁君以爲民表。而天下皆化而爲仁爾。小雅言一師尹爲民具瞻。即禹爲民表之意也。書言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言武王能成王者之信。而天下皆法式之。皆即禹立而百姓以仁遂之意也。○黃叔陽曰。豈必盡仁。非孔子之言。葉氏曰。論語言王者必世而後仁。爲繼亂言之也。此言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爲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先去聲。說讀曰悅。○章明也。貞正也。詩大雅抑之篇。梏當依詩作覺。謂直大也。○好仁惡不仁。君之志也。志懸於中。故爵祿刑罰以章明之。爲善去惡。君之教也。教本於身。故正身率人以正四之。此皆尊仁之事。以此治民。所以子愛其民也。故民致力行己之善。以說其上。亦如子從父母之命也。夫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所謂上好仁也。民致行己以說其上。所謂下之爲仁爭先人也。故引詩以證之。○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僣

否方有反　見音現　行似之 行於行 行適慎 行之行 並去聲　不行之行如字

于儀。綍與紼通。危行而行之行並去聲。僣與愆同。○綸綬也。如宛轉繩。綍引棺大索也。綸大於絲。綍又大於綸。游浮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危者過高之謂。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僣詩作愆。過也。○黃叔陽曰。王者之言。始於宮闈。而作家道之齊。否判焉。達於朝廷。而政事之得失形焉。布於幾甸。而風俗之美惡著焉。宣於海厲。而生民之休戚分焉。動於天地。而兩間之災祥見焉。傳於史策。而萬世之是非明焉。其端甚微。其末甚大。是初發如絲。而出則如綸。既大如綸。而出則如綍。言小者大。大者愈大也。王言所關之大如此。則雖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欺詐以罔上者。況可以游言倡之哉。故言雖有理而時異勢殊。或不可達之於行。是謂無用之言。君子弗言也。行似有理。而過中失正。或不可言以爲法。是謂苟難之行。君子弗行也。由是民皆效之。言適於中。而不敢高於行。行適於中。而不敢高於言矣。引詩以證言行不可過之意。○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道與導同。行並去聲。話胡快反。於音烏。○道引也。禁止也。稽考議也。詩大雅抑之篇。話言也。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君子欲道民以爲善。必先講明其理。故以言。欲禁民之爲惡。必先無惡於己。故以行。言必慮其終之可至與否。恐其虛誕而不行也。行必稽其流之有敝與否。恐其偏僻而難久也。如此則言可道民。民亦謹言而無過言矣。行可禁民。民亦慎行而無過行矣。兩

稱去聲

引詩。皆謹言行之證。出話言也。威儀行也。敬止言行無一不敬也。○眞氏曰。老莊之言非不善也。其終爲游虛之害。夷惠之行非不善也。其敝有隘不恭之失。况人君乎。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忠信爲周。鄭解章取義與此詩指舊京者不同。○黃叔陽曰。衣服以稱其德之有於中。是表裏如一也。辭色之從容安於德而能久。是始終如一也。以此齊民。則由中達外。亦無二心。自始至終亦無改節。民德有不壹乎。馬氏曰。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實以君子之德也。此卽不貳有常之義。故爲萬民所望而德壹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吉當作告字之誤也。尹告。伊尹告太甲之書。今咸有一德篇是也。及。書作暨。壹書作一。詩曹風鳲鳩之篇。○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望其容貌而可知其心。臣之事君一出忠誠。故其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唯上可望而知。則君不見疑於其臣。唯下可述而志。則臣不見疑於其君。引書以證君臣相得。義爲近之。引詩以證咸有一德。義不甚協。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厚癉

作惡之惡烏路反

癉二音。共讀曰恭。好去聲。下章同。○善。鄭本作義。今從書作善。章。明也。癉。病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善者以賞章明之。惡者以刑癉病之。非作好作惡也。惟民生厚。有善無惡。故爲此以示其厚。使爲善而去惡也。由是民情一於爲善。而惡不能惑之矣。引書以明章善之義。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惡烏路反。行去聲。癉與癉同。共讀曰供。邛音窮。○儀。法也。援。引也。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戾之意。卒。盡也。癉。詩作瘇。病也。小雅巧言之篇。止共。共職事也。邛亦病也。○上人疑而示民不以信。則百姓惑於從違。下難知而事君不以忠。則君長勞於聽察。人君知疑心不可以瀆民。故章其好善以示之。使成美俗。愼其所惡以御之。使無淫行。則民曉然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矣。何惑之有。人臣知二心不可以事君。故先脩其身。使有可儀之行。恪心是務。不重適問之辭。不以君力之所不能及者而引其君。不以君智之所不能知者而煩其君。則君信其行而聽其辭。不苦其難而樂於從矣。何勞之有。引板詩以證民惑之意。引巧言以證君勞之意。

適讀曰謫。間去聲。樂音洛。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

不迪康誥，周書篇名。播，布也。不字衍文。今書無不字。迪，啓迪也。○政以正人，教以化人。皆欲使民爲善而去惡也。今政不行，教不成者，良由爵祿或加於小人，而不足以勸善；刑罰或及於君子，而不足以辱惡爾。是以上人不可以褻刑，刑必加於小人；不可以輕爵，爵必施於君子。然後民知勸懲，而政行教成矣。書言行罰者必敬以致謹，明以致察，此不褻刑之謂也。又言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此不褻刑而成政教之謂也。舉刑罰，則爵祿可知已。○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

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治平聲。比音畀。道與導同。毋並音無。葉音攝。○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劉氏曰：今祭公解，乃謀父疾，告穆王之詞，則葉字誤。臨死遺書曰顧命。嬖御人，愛妾也。莊后，適夫人之端正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端莊之士也。既言莊士，又言大夫卿士，謂莊士之爲大夫卿士者。○王者之臣大約有三：在廟堂者曰大臣，在左右者曰邇臣，在畿外者曰遠臣。此三臣者，關係不細，若大臣不見親信，則無以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而民不寧矣。此由爲君者內無誠篤之心，外無尊敬之禮，從富貴之太過而致然爾。將使大臣

祭音債。父音甫。適讀曰嫡，後凡言適夫人者倣此，不復出。

不得治其事。邇臣黨比以奪其柄，百姓何自而寧乎？故大臣不可不敬，以其爲民所瞻望之儀表也。不敬則國體輕矣。邇臣不可不慎，以其係君之好惡，而爲民善惡之所由也。不慎則民志亂矣。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怨乎不以；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疾惡其君；不使內之寵臣圖謀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不至壅蔽，而獲見知於上。葉公顧命言毋以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毋以嬖妾之寵而惡莊正之后，毋以嬖臣之讒而惡莊正之臣，卽此待三臣之義也。○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

閒去聲。惡亦烏路反，下並同。

由聖。言賢不言貴，言賤不言不肖，互見也。詩小雅正月之篇。仇仇，不一仇也。力，用力也。君陳，周書篇名。○大人於賢者，既知其善而貴之矣，而不能親之；於不肖者，既知其惡而賤之矣，而反信任之。蓋其初出於秉彝之良心，而其終則氣稟物欲蔽之也。夫親善惡惡，人心所同，故舉直錯枉則民服。今失其道，則民不服而不我親，雖有教令，亦將不從，祇以爲煩而已。詩言始而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用也。周書所言，亦卽此意。故兼引以爲不能親賢之證。○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

夫音扶，下章同。遠去聲，後凡言遠惡者倣此，不復出。

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夫音扶易並音異賁音廢閉讀曰蔽○小人細民也君子士大夫也大人天子諸侯也溺者覆沒而不能出之意德謂水德猶言水性也賁煩多也末句君子上下之通稱兼小人君子大人而言也○三者之溺雖有不同然皆在所褻狎而玩之者苟知其險而畏之則不至於溺矣故以水言且用不可缺至近於人而反溺人者以其德雖至柔而易狎而其勢則深險而難親人唯玩其易而忘其難故易以溺人而不覺也以口言言者常失之多褻者每厭其煩盡故言甚易追悔則難人雖縱其欲而忘其難故易以溺人而莫追也以民言敵於勞逸生死之欲而有論量計較之心撫之則后虐之則讎誠有可敬畏而不可侮慢者人唯玩其卑而不能敬故易以溺

人而至於敗亡也夫大可畏者每在於所褻之中如此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慎之維何兼而不游所以慎其溺於水也發必當理所以慎其溺於口也仁育義正所以慎其溺於民也然其本則在吾心而已術豈多乎哉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毋音無省並音醒逭音換吉讀曰告相去聲○毋書作無而無也字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末銜弦處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也釋發也兵書作戎天作

小去聲　說音悅　予與　與　適

孽以下與今書文小異孽災也逭逃也尹告解見前章今書亦在大甲篇舊本先作天今依書作先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忠信為周○伊尹告大甲不可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傳說告高宗曰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在笥言藏之不輕以予人也干戈省厥躬言授之於身不輕以加人也伊尹又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不及水者略之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

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好並去聲○庶民以生以上逸詩也其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成平也正詩作政雅當依書作牙君牙周書篇名資當依書作咨祁書作祁大也末句怨下脫咨字○此承上章溺於民之意而言心莊則體從而舒心肅則容從而敬心好之則身從而安行之是體之善惡一聽於心故君好之於上則民從而欲之於下亦若體之從乎心也故曰民以君為心見君當脩德以教民也體全則心與之俱全體傷則心與之俱傷是心之傷全一由於體故君為民所歸則存為

[illegible]讀曰

行之之行如字

民所叛則亡亦若心之資乎體也故曰君以民爲體見君當施仁以養民也詩言先正其言明清自國家以至庶民各得其理今曰誰秉國之成乎乃不自爲政而信任羣小終勞苦百姓也書言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引之以爲君以民亡之證 ○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行去聲下章行有之行同○下之事上身以爲本言以諭之若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之當從者二三而不壹行之於身者反常而無類何以正君而使之信從哉此事上者所以必慎於言行也舊以末二句分屬言行恐非記者之意不敢從 ○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陳本連上章今析之物事驗也格舊法也質正也志記也略約也君陳見前章師衆也虞度也今文作庶言同則繹詩曹風鳲鳩之篇也詩作兮○言有物非無實之言也行有格非踰矩之行也志者言行之所出名者言行之所成言有物行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也然其初必本於務學故多聞則質之於人擇其善者而守之守之者服膺弗失也多見而志亦質之於人擇其善者而親之親之者問學不厭也又以所守所親者深思其理而知之必精然後略而行之略行者約之以禮也如此則言有物而行有格矣引書明言有物之意引詩明行有格之意 ○子

度音鐸

禮記集說卷三十　大　緇衣　十

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能好之好去聲下二章並同鄉讀曰嚮惡烏路反○正正人也鄭云當爲匹者非毒害也鄉亦方也詩周南關雎之篇好仇善匹也○君子與正人相合故好之小人恐正人妨害己之所爲故毒之唯君子能好其正故益者友之而朋友有鄉損者惡之而其惡有方如此則凡爲正人者無問遠近皆信之而無疑惑矣引詩言君子有良善之仇以明能好其正之意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

禮記集說卷三十　大　緇衣　十一

敝音弊

威儀輕猶易也重猶難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攝猶檢也○可友者賢也可絕者惡也然賢者不必富貴不幸而貧賤者有之惡者不必貧賤或幸而富貴者有之苟不問其人之賢否但以其貧賤而輕絕之以其富貴而重絕之則是好賢不堅惡惡不明勢利之交而已詩言朋友相攝在於威儀以喻不在貧賤富貴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畱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如字○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歸本於道德則是利交而已君子必不受也詩言人之愛我者唯在示我以大道即不畱私惠之義也 ○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

召音邵　其行之行、下行、行當、於行、顧行並去聲　易音異　治平聲　傳去聲

覃曰服之無射射音亦○苟誠也轍車所憑者敝壞也葛覃詩周南篇名射詩作斁厭也○言有實於此必有徵於彼故有車則乘之而人見其軾有衣則服之而人見其敝若車不見其軾衣不見其敝則車與衣皆為虛矣人之言行亦猶是也君子可無其實哉引詩以明衣有實而服不厭之意雖曰不厭然終必見其敝也○子曰

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行從則行之行並去聲○鄭氏曰從隨也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奭周書篇名召公奭也周田觀當依書作割申勸蓋字之誤也割割也申重也勸勉也文王書作寧王○先言而後行則言當如其行而不可飾所謂言必慮其所終也先行而後言則行當如其言而不可飾所謂行顧言也言行交相為用也然言易而行難故君子寡言而力行之以成其信不使言浮於行則民亦不敢誣其善惡之名矣抑詩言玉有玷缺猶可磨治言一失終莫能救明寡言之意也小雅言信矣其君子誠哉其大成明行以成信之意也書言上帝降割罰于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明言行不飾則實有此德為大命所集也按書寧王孔註以為文王與此同疑即其命維新之謂也而蔡傳以為武王若果武王則書下接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必有缺文矣○子曰南

數音朔　復扶又反

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偵下偵當讀曰貞○陳可大曰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醫此言為卜筮乃是求古於卜筮也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兌命所引有誤當依書文易恒卦三五爻辭羞進也偵當依易作貞○無常之人變怪莫測雖前知如龜筮尚不能知其情況於人乎詩言卜筮煩數則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引以證龜筮猶不能知也兌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厭依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蓋以無恒為惡德為黷祀不可受爵而事神也易則言不可無恒之義然婦人從一而終故恒其德吉若夫子以從婦為恒則凶也

奔喪第三十四方氏曰古者男子有事於四方故或不幸而有奔喪之事此先王所以作為之禮也愚謂此篇蓋儀禮之逸經漢興後得古文於魯淹中而禮家抄合於此可謂有功於禮矣凡八章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奔喪者聞親之

未竟之竟如字
勝平聲
纚雖仕二反

喪。奔而歸也。親喪。總五服而言。使者來赴之
人也。以哭答使者。盡哀也。無辭也。問故。問
死之由也。遂行。六爲位也。日行百里者。古者
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故倍之也。不以
夜行。雖有哀戚。猶避患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
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
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竟竝與境通。辟讀曰避。○
陳本連上文。今析之。舍。止息也。見星行舍者。
侵晨冒昏。凡喪爲尤促也。未得行。若奔君
命而使。事未竟也。過國至竟哭。去時犯在今
返親亡。故有感而哭也。哭辟市朝。恐驚衆也。
○黄叔陽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
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
親之生也。勞於王事。則有不追將父母之懷
及其死也。拘於王事。則有未得奔喪之禮。其

成服而行也。有感而哭。則有不勝哀慕之情
忠孝兩盡。此〻道所以爲至也。後世此義不
行。故親存則絶裾以赴功名之會。如溫嶠之
於晉。親亡則徘徊不去。布置奸人。盤據左右之
以圖起復。如史嵩之之於宋者。
君亦何賴於此也。吁。可歎哉
至於家。入門
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
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
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
成踊送賓。皆如初。絞音交。○有賓至如初。陳
本連下節。今正之。禮。主人
入門而右。主人就東階。今入門而左。升自西
階者。以父新死。不忍遽以主人自居也。時已
殯矣。故位于殯東。在家而親死。則笄纚。小斂
畢。乃括髮。此自外至。故即括髮而袒衣也。已

殯者位在下。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
位也。凡言成踊者。每一踊有三跳。凡三踊九
跳。乃謂之成也。襲絰者。掩其袒衣而加要絰
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牆之東也。禮
既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
即絞帶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然此絞帶。即
上襲絰之絰。非象革帶之絞帶也。蓋絰之絞
帶重。象革帶之絞帶輕。若象革帶之絞帶。則
親者尚終其麻帶絰之日數。况人子乎。反位
自序東而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賓者。皆就
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反位哭踊。不言反位者
略也。賓出。又送賓于門外而反位。有賓後至
則拜賓。成踊。送賓。反
位。皆如先次之禮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
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
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

賓皆如初。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
送賓。爲去聲。○奔喪至送賓。陳本連下節。
今正之。衆主人。子孫也。出門。出殯宮之
門。將就次也。相者。相禮之人也。次。倚廬也。在
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衆小斂時也。三哭。又
明日之朝。衆大斂時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
如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未成服則大
夫以上素弁。士庶人素冠。皆深衣。非主人。謂
非父母之喪。則不爲主。下文齊衰以下是也
賓雖爲奔喪者至而來。然自有主
人。故已不拜賓送賓而主人代之也
奔喪者
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
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
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

要與腰通

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免並音問後凡言免麻免袒者倣此不復出○入自門左至于中庭北面而哭不升堂者以主人在東階之下故亦哭於下也免麻謂加免於首加絰於要也上言襲于序東此言袒于位袒襲不相因位也又哭三哭亦入門左北面如始至時丈夫婦人主人主婦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不變哭位以其非賓客也於賓客以哀變為敬於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免音問後凡言免絰者倣此不復出○奔母喪之禮大略與父喪同所異者始至襲絰于序東即加免於又哭不括髮耳然謂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乃指適子而言若庶

為去聲

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髽音撾○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闈門內東面之階非阼階也去纚大紒曰髽喪髻也東髽髽于東序而不髽于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方氏曰婦人質弱不勝事故其禮略於男子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於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與主人之在家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

去上聲　纚離徙二音　紒與髻同　更平聲

分音問

所分左右所以辯陰陽之義男女之別也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告事畢者此後非無事但之墓之事於此畢爾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冠如字○冠素委貌也歸至家也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

殺色介反

數並上聲　復扶又反　期音基　並音

別音鼈

服之日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告事畢不復哭也此既期而至者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為去聲免音問○母異於父隆殺之別也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前既言奔母喪之禮矣至此乃言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皆同也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

殺色介反

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奔喪以則西面者北方重陰以示哀之隆西方少陰以示哀之殺也言襲不言袒者有襲必有袒也齊衰重故袒以下不袒故不總言袒也歸則北面哭者在中庭故北面也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主人代拜也成踊謂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二袒字衍文前章爲父不及殯於又哭三哭不言袒不應齊衰以下乃更袒也三日成服禮有不同蓋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月日多少各異若奔在葬後三月之外則大功以上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之禮若小功緦麻則否蓋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故也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則小功亦得三日成服其緦麻者正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喪節謂三月內成踊之節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又哭盡哀謂聞喪之日問故後又哭也與下於又哭不同乃爲位爲朝夕哭位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經則此亦當於夕哭之日乃經今於聞喪之日即經者以壯者至踰其日節故可經也○此申第二節成服而後行之禮其節次如此若除

著直略反　要與腰同爲去聲殺色介反　數上聲　爲去聲

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句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東者之墓哭北面哭畢乃東即主人之位也袒經者袒而襲襲而加經也遂除即於墓除服也無變於服謂衆主人之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與之哭不踊亦謂在墓時非在家也凡此皆以時過衰殺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自齊衰以至緦麻除喪而歸之禮其異於斬衰者唯首免要麻經而不括髮耳其餘皆同然亦於墓所哭經即除接爲毋壹括髮齊衰以下不括髮皆以漸而殺也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

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此親喪謂父母之喪也與首節不同上即位爲位也下即位就哭位也前言五哭者凡三但數朝哭謂五日而五哭也此言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而五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哭謀奔喪故也卒止也卒下當有至於家入門等語蓋闕文也主人出送賓者以奔喪者非主人故喪家之上人爲之出送賓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爲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

耳。所爲位，謂喪家也。若所爲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後往，亦可。蓋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此齊衰以下未得奔喪而爲位之禮，蓋謂以私事出者也。若君命，則唯父母之喪爲位，其餘則否。○黄叔陽曰：君命不敢爲位，私事又宜遂奔，則爲位恐非所宜，蓋不可曉，當闕以俟知者。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此奔喪在道望哭之禮，以服有重輕，故哭有遠近也。言齊衰望鄉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可知。又按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與此不同，意彼亦謂齊衰而降服大功者耳。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此章記始聞喪哭所之異。廟者，神之所居，

有尊道焉，故哭父之黨於廟，推尊父之意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道焉，故哭母妻之黨於寢，推親母妻之意也。師以道爲尊，而殺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相親，而殺於母妻之黨，故於寢門外。所識非親，待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疏遠。張帷者，一哭而不爲位也。不奠者，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也。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先儒以爲異代之禮。不然，則記者所聞之誤也。○張子曰：爲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此章

記臣聞君喪未奔爲位而哭之禮。聞天子之喪，哭九日；諸侯以下，各降二等。士亦有屬吏之但哭三日。此以尊卑爲日數之差也。大夫哭其舊君及諸臣爲使而出者，皆不敢拜賓，避本國嗣君爲拜賓喪主也。與諸侯爲兄弟，謂與諸侯異姓之婚姻在異國者，雖無服，亦暫爲位而哭。凡爲位者，但於爲位之日壹袒而已，明日以往，則不袒也。雖父母之喪三袒。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爲，去聲。○凡弔所知識於葬後，則先哭于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也。皆爲之成踊，于家于墓皆踊也。從主人者，賓主拾踊，主人先而賓從之也。主人在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自外來使也。小記云：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即此禮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此章記喪主。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尊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皆各主其妻子之喪，親親也。同居且然，則異居可知。其同父母之兄弟死，則推長者爲主，不敢僭嫡也。若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自主之，不奪人喪也。知此四者，則喪之大體定矣。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陳可大曰：小功緦麻之兄弟死，而聞赴在本服月日之外，禮雖不稅，而初聞之日，亦必免袒而成踊者，以爲之親，不可不爲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嫂叔制之以義，則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

斂去聲下同免音問

纚雜徒二音去上聲爲去聲

族姑姊妹女子子在室服緦麻嫁則降在無服哭之亦爲位又於弔服而加緦之環絰○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此章記奔喪待賓之禮凡士奔喪當袒降哭之時而大夫來弔則先袒拜之成踊之後然後襲衣大夫尊不敢先成已禮也若士來弔則襲而后拜之士卑可俟成禮也言此則凡敵者皆襲後拜之矣

問喪第三十五

凡二章吳氏曰前章總論孝子居喪始終悲哀痛疾之意後章列問喪禮數袒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扱讀曰插乾音干飲去聲食音似夫音扶○親父母也雞斯當作笄纚聲之誤也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也徒空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上衽深衣前襟也爲將哭踊故扱之於帶交手謂以兩手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厚者以食○此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也雞斯以下言其禮也悲哀以下明其義也形變於外即上笄纚徒跣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即上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斂去聲篇內並同懣滿悶二音下去聲○懣心煩鬱也氣盛氣滿塞也○此既斂至葬三日以後之哀三日以下言其禮也惻怛以下明其義也初死而動尸則將斂矣啓殯而舉柩則將葬矣孝子爲親之不得復見也惻怛痛疾悲哀於是爲甚故以志則煩鬱而不安以氣則滿塞而不下無可奈何故聖人制禮使袒且踊所以運動其身體庶幾可以安節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滿塞也此哭踊無數之義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

塞音色下並同爲去聲復扶又反

殷上聲○發開也婦人不宜露體故以發胸擊心代男子之袒爵與雀同爵踊者男踊如人之跳足起而高女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心之聲也如壞牆者如牆欲崩不可支持之意故曰以下引孝經文辟拊心也送送葬也○此承上男袒而言婦人不袒之義其禮雖殊其哀一也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辟去聲

否方有反下同

上聲夷去聲復扶又反下二章並同○首
兩句陳本連上節今正之反謂反哭又日中
而虞也望望瞻望之意汲汲促急之情皇皇
彷徨之意望望汲汲猶有所待有所不逮皇
爾皇皇則無所向矣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
者不知其神之來否喪亦亡也○直言之者
丁寧也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寄其情也○黄
叔陽曰此言送喪反哭之義遷柩以葬形猶
在柩是送形而往也成壙而歸則形一往已
於地唯有情靈而已是迎精而反也一往一歸
反正孝子思親而不能留之際也故其在道
也往送之時望望汲汲如追其反而弗及則
其心如孺子之慕以親之形猶在前也反哭
之時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則其心如有所
疑以其神之來否不可知也及其既歸求而
無所得之始而入門中而升堂終而入室皆
弗得見則眞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終天
之恨他何所寓其情哉唯有哭泣辟踊盡哀

而已矣無可奈何之意也人子知此則於生
前精形俱在之時凡可以盡其情者肯有一
毫之不至乎
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
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
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
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
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悵音
唱惚音忽愾音慨微與僾同處上聲苫尸占
反枕去聲○悵望恨也愴悽愴也惚慌惚也
愾歎恨也皆失志無可奈何之貌苫草也塊
土也勤勞苦也○此反哭至終喪之情反哭
之後孝子思親不可復見故悵愴惚愾心已
絶望但志愈悲哀而已於是虞祭以安之冀

復扶又反

其神之復反此虞祭之義也哀親之在外故
不忍居於內此葬後猶居倚廬之義也哀親
之在土故不忍寢於牀此葬後寢苫枕塊之
義也唯其如此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
之心常不能忘孝子之志也此喪必三年之
義也凡此四者皆非勉強僞爲於外乃原於
天性發於至情眞實而不可已者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
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
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
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
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
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

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人爲之爲
去聲斷音鍛○衰謂望親復生之心衰也○
陳可大曰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
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
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
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
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
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免並音問下並同禿吐禄反傴委羽反跛補火
反○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免制見
於上篇禿無髮傴曲背跛足廢也○此與下

上聲

飾。皆釋免義。冠在首。至尊之服也。以對袒則褻矣。故以免代冠。此始死去冠并纚著免之義也。此禮之正也。然有不能備禮者。免者項無飾。免則露項矣。故不免。傴者形下直。袒則形褻矣。故不袒。跛者足不正。踊則足勞矣。故不踊。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皆所以為悲也。有一疾。則廢一禮。豈其情不悲哉。身有錮疾。不可備禮耳。其悲則一也。然則何以為悲。女子不踊。則擊胸傷心。男子跛而不踊。則措顙觸地。若無所容。然皆可以為哀之至矣。豈必備體哉。此禮之權也。按前言婦人爵踊。而此意謂不踊。豈指女子未嫁者歟。

未冠之冠並去聲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為去聲。下節並同。○免者。已冠之人為喪去冠而服之者也。此成人

下未冠並同

為父為禮之為並如字

必免之義也。若童子未冠。則不免矣。然儀禮喪服記曰。童子不為族人服緦麻。以幼未知疏遠之哀也。唯孤子當室則緦。以為父後承家事。當與族人為禮也。記者因言童子既不緦則當免。不可以其未冠而不免也。童子不免。禮之常也。唯當室則免矣。童子不杖。以幼哀不至病。禮之常也。唯當室則杖矣。此童子亦免之義也。其言杖者。因免而及之。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為之之為並如字

苴音疽。辟讀曰避。處如字。○苴惡貌。削斲也。詳見喪服小記。○此言杖義。問父母異杖。何也。答言竹桐雖異。然孝子之心則一也。為父苴杖。以竹為之。取其圓以象天。父猶天也。又取其屈四時而不改。終身之痛也。為母削杖。以桐為之。取其方以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同於喪父也。又言服喪三年。以杖扶病。此父母必杖之義。禮之正也。然為母杖者。對父在之時。則不敢杖。家無二尊也。堂上不杖。以父在堂而避之也。堂上不趨。以父在堂。不敢以喪事急遽動父之情也。按儀禮杖。又有爵與擔主二義。此尚未及見喪服四制。

禮記卷之二十八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服問第三十六

吳氏曰。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內喪服一章相爲蓋因問而答者也。記者但錄其答辭爾。故仍以服問名篇。凡十章。

別音蔽　期音其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傳去聲。篇內竝同。爲去聲。章內及下章竝同。○傳大傳曰。從。謂從服。即服術之六也。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君也。皇姑。公子之生母也。恐嫌女君。故加皇字以別之。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也。○庶子爲其母。諸侯在則練冠。沒則大功。皆輕服也。而其妻則不論諸侯存沒。宜服期。是從輕而重也。

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陳可大曰。妻爲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緦麻。是從重而輕也。

從去聲。下同。厭與壓通。下節同。　雖爲之爲如字。期音其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姑之子曰外兄弟。按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若夫爲外兄弟緦麻。則妻當降於無服。與此不同。故孔氏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謂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而其妻則爲之緦麻也。按禮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恐終未安。闕之可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雖爲公子之妻。猶爲其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厭於君。則降其私親。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若女君之子不降。○此章釋大傳從服之文。馬氏曰。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服術之六。從服爲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冠去聲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方氏曰。此雖非大傳之文。然亦舊傳所說。故以傳曰冠之。○此章記母黨之服。吳氏曰。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服繼母之黨。而不服己母之黨也。若己母死。而父再娶。已母祔廟。則仍服己母之黨。既服己母之黨。則無更服繼母之黨之理矣。雖外親。亦無二統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絢

喪父喪母之喪並去聲

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期音基。○三年之喪。謂父喪也。期之喪。母喪也。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必父服既除。而遭母喪。然後齊衰三年也。帶。要絰也。絰。首絰也。功衰。父喪練後之衰也。以其布七升。與降服大功同。故謂之功衰。二其字。皆指父而言。○此前喪父既練後。喪母既葬之服也。以要帶言。期喪既葬之葛。與三年之練葛同。然必帶父喪舊時之葛帶者。以父爲重也。以首絰言。三年之喪既練。則除絰。而期喪既葬尚未除。故絰期之絰。以母爲重也。以衰言。期喪既葬之衰。與三年既練之功衰亦同。然必服父喪之功衰者。亦以父爲重也。若婦人。練後麻帶既除。則絰其故葛絰。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當父練母葬之節。而又遭大功小功之喪。其大功因當服其功衰矣。然亦帶父之帶。絰母之絰。

爲去聲下齊並同　期音基　斂衣並去聲

小功雖輕然亦無變於前者皆以父母爲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本麻根也大功以上之帶不絶本小功以下則澡麻絶本唯齊衰下殤降小功者澡麻不絶本○承上言父母之服雖不爲輕而變然亦有變者蓋麻以有本爲重大功之麻不絶本重於三年之葛故得變非薄父母而厚大功也言三年之葛則期之葛在其中矣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斷音短免並音問下同去並上聲○斷絶也麻斷本謂小功也不言小功者嫌兼下殤小功也○承上言父喪既練不特爲母絰雖不斷本之小功有事於免之時亦爲之加絰蓋父喪除絰雖已從輕而新喪方重亦不可忽非薄父而厚小功也故既免則去之所重在父也凡當斂殯可絰之時必爲之絰既絰則去之自衣練服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句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吐外反下同○稅卽變易也○記者恐人不知上文免易絰之意以練冠爲可易故又言小功不易父母喪之練冠但於免時而絰其緦小功之絰耳非免不絰則練冠自如明所重恒任父母也兼言緦者恐免絰不及緦故也然不唯練冠不可易至於葛帶亦仍其初蓋緦小功斷本之麻輕故不得變大小功之重葛唯大功有本之麻重乃得變三年之重葛爾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

處上聲　從並去聲　適並音嫡下章內並同

哭之稅下殤則否長丁丈反爲去聲下章並同○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降而爲殤者也男子爲之小功婦人則長殤小功中殤緦麻筭數也月之筭謂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也麻謂無本之麻下殤則男婦皆緦○承上言緦小功不得變三年之葛矣而長中二殤亦緦小功麻既無本乃得變三年之葛以終殤服之月數而後反服其葛者豈重殤麻以厚於子而輕葛以薄其父母哉蓋以殤服質略終月卽除而無虞與卒哭之變節非若父母之喪三年日月尚長故暫變服麻以用情於子終反服葛以盡哀於父母也下殤則否情愈輕也此麻葛輕重之權也○此章記喪服變除之節黄叔暘曰此皆以前喪更遭後喪者言之凡服當從重故前喪重於後喪則不得變服此其常也然於其中又以有輕重之殊蓋古人於重服必以漸而輕以至於除若輕服則遂除之而無漸輕之節故有前喪雖重而服反輕於後喪後喪雖輕而服反重於前喪者於此無以處之則失其權衡之平矣此先王所以有變不變之制也○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君謂諸侯也夫人諸侯之夫人也外宗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及姑從母之子婦及卿大夫之妻皆是詳見雜記下篇世子諸侯之適子也○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天子至尊同於父也以義制者也夫人爲天子期如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也以夫爲君斬故從之而期也世子於天子無服嫌繼世而適父也○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卽世子也其妻爲適婦○三者皆正故雖國君之尊亦主其喪非此不主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

嫌音賢章內同　治平聲　爲之之爲如字斂去聲　別音鼈

大子如士服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皆服。如士服也。士爲國君斬。小君大子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乘音盛。○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緦。而羣臣無服。唯諸賤臣則從君服緦。蓋唯君所服而服之。不足論也。○按魯僖公立母成風爲夫人。穀梁傳曰。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正與此合。公羊謂子得爵母。左氏謂母以子貴。失之矣。○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公。卽君也。錫衰之布。以緦布而加灰治。弁絰。制如爵

弁。素爲之。加環絰其上。○孔氏曰。君爲卿大夫成服之後。錫衰以居。首則皮弁。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則亦如之。若當斂及殯。啓殯葬事。則亦錫衰而弁絰。大夫相爲亦如君之於卿大夫。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君。或以他事出。亦不服也。○黃叔暘曰。通上五章而論之。君爲天子三年。大夫之適子爲君斬。爲夫人大子期。公爲卿大夫錫衰弁絰。爲其妻亦錫衰以往。君臣之義篤矣。世子不爲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爲君斬。君所主。大子適婦。父子之親厚矣。夫人爲天子如外宗。君所主。夫人妻。大夫之適子爲夫人與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君爲卿大夫之妻不弁絰。往則服之。男女適庶之別明矣。所以三綱正家國治而天下平也。○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

辟音闢並爲去聲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並如字朝音潮。稅讀曰脫。○見人。往見於人也。傳亦謂皆記文。今見雜記下篇。○凡往見人無免絰者。不但見人。雖朝君亦然。唯入公門有稅齊衰者。然不稅絰。皆以絰重故也。君子不奪人之喪。所以教孝也。亦不可奪喪。所以存孝也。此朝君無免絰之義也。然此謂不杖齊衰耳。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辠古罪字。列如字。舊讀爲例者非。○吳氏曰。辠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剕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章爲某人等。齊衰章爲某人等之類。列。等列也。○此以刑之平。明服之平也。言辠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

五者之服。先王之制如此。凡以罪重者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情親者附於大功以上。情疏者附於小功以下。唯其等列之相似而已。所以雖多而五者足以該之。蓋得其要也

間傳第三十七

間如字。傳去聲。○鄭氏曰。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本一章。今分爲七節。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見音現。枲音徙。○斬衰服苴。苴絰與苴杖也。以有子麻爲絰。曰苴絰。以竹爲杖。曰苴

杖。苴色蒼黑，故曰惡貌。枲，牡麻也。色亦蒼而黑淺。○斬衰絰杖，竝用苴色。苴，何也。苴色惡而居喪之惡貌似之。蓋內有哀情，故外有此惡貌。如物有惡首在內，而尾末見諸外也。齊衰之貌猶輕於斬衰，故絰不用苴而用枲。其枯槁之貌亦似枲也。大功雖不如斬、齊之痛，然其容貌若有所拘止而不得發揚者，蓋亦變其常度也。小功緦麻親遠，其情疏，則雖為容於理亦可也。凡此五服，皆以哀之在心者有重輕，故其發於容體者如此。○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音依。○若，如也。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絕，似不回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委曲也。○斬衰哀重，故氣絕而不續。齊衰稍輕，故氣絕而

微續。大功又輕，故聲不質直而稍文。小功緦麻愈輕，則雖哀聲從容，亦可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唯音委。樂如字，或音洛。○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以言也。不言，不先發言於人也。不議，不泛論他事也。不及樂，不言及作樂之事也。或解為歡樂者亦通。○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

期音基　　聞去聲　　稅色介反　　去上聲

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與、斂竝去聲。莫讀曰暮。○溢，一手所握也。握容陪，必有溢於外者，故曰溢米。一云二十四分升之一，則太少。一云二十兩，則太多。疏食，粗飯也。○吳氏曰：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乃異姓之朋友，與斂其尸而感於哀情，亦廢一食者，哀也。按喪大記云：期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與此不同。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期音基。竝下二章竝同。乾音干。○中月，間一月也。醴酒味薄，乾肉味澀，先食之者，不忍遽御醇厚之

味也。○此言居父母喪哀漸殺而食漸變之節。○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苫，尸占反。枕，去聲。說讀曰脫。芐音下。○倚廬、堊室見喪大記。芐，蒲之可為席者。翦不納者，但翦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柱音主。○柱楣，謂舉倚廬之楣，使稍高明也。翦屏者，翦其戶旁兩廂屏之餘草也。○陳可大曰：自唯而不對以下，至此，皆與雜記、喪大記

喪服小記不同者，盡記者所聞之異，亦或各有其義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去上聲，下同。○陳可大曰：每一升八十縷。斬衰三升，謂正服也。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降正義皆以朝服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而用其半升為經六百縷也。事，謂治也。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者，謂先煑治其縷，而後織，織成則不洗治其布。此之謂緦麻。若有事其布，則為錫衰矣。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

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為去聲，下及下章竝同。重平聲。縓音倩。緣去聲。○五服唯斬齊大功有受者，謂有變除之節，以輕服受之也。無受則無變除之節，自始至終服是服而除矣。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而成布矣。凡葬後以冠布之升數為衰。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絰而繫葛絰，婦人去首之麻絰而著葛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絰易要之麻絰，五分去一，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前此麻絰但兩股相合而已，無三重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illegible]

要平聲。計。下音計。灼。音雖。合竝音葛。

練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縓為領緣也。染色一入謂之縓，今淺絳色也。要絰，葛絰也。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陳可大曰：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此除服先重也。居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帶，婦人則易首絰，此易服易輕也。因言除服而及易服之禮。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素縞，縞冠素紕也。白經赤緯曰纖。麻衣，十五升麻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緣也。黑經白緯曰纖。○大祥之祭，素冠縞紕，朝服。祭畢而餘哀未忘，故縞冠素紕麻衣，更反微凶之服也。禫祭玄冠朝服，祭畢首著纖

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吉祭之時，則服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包，謂兩施也。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當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之初喪，男子輕要，則繫齊衰之帶，而兼繫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則著齊衰之絰，而兼著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則獨著斬衰之絰，而不著齊衰之絰；婦人重要，則獨繫斬衰之帶，而不繫齊衰之帶，故云重者特也。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重平聲。○孔氏曰：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唯有要帶；婦人除要帶，唯有首絰，是單也。今遭大功之初喪，男子首空，則著大功之麻絰，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則繫大功之麻帶，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

著竝音灼。要與腰同。繫，音計。後竝音計。齊音咨。下章內竝同。空竝去聲。

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大功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要絰大功之葛帶是重葛也按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謂斬衰齊衰服也若大功小功亦葛帶見儀禮喪服大功章及士虞禮餞尸章註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之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其首則猶著齊衰之葛絰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若婦人則首著大功之麻絰要繫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兼服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同者前喪既葬

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麤細無異也兼服皆服後麻兼服前葛也然所謂兼服之者男子重首而輕要則服其初喪之葛絰而易後喪之麻帶婦人重要而輕首則服其初喪之葛帶而易後喪之麻絰故曰服重易輕即前節重者特輕者包也此兼服之義也按上文言兼服不及婦人此則兼男婦而言也又按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與此不同何也彼言成人之喪此言大功之長殤中殤也○此節申明上節易輕之禮

有爲之爲去聲

三年問第三十八

黃叔陽曰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馬氏曰宰我親受業於孔門將以短喪爲問則此篇疑有爲而作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稱竝去聲別音鼈創與瘡通苫尸占反枕去聲斷音鍛○情哀情也文禮文也飾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衆人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

朞竝音基　爲去聲夫音扶

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限族鉅大也復生除喪而反生者之事也○先王之制喪服自三年而下凡五等蓋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因以飾人之羣而別其所爲服者之親疏與夫服喪者之貴賤其節分明不可損益是乃所謂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當自病者觀之創鉅則爲日久痛甚則其愈遲故喪以三年稱情立文因其至痛之極而爲斬衰至枕塊等禮而飾之也非三年則無以表至痛之情此其所以不可損也然喪三年而止耳孝子當此時哀痛猶未盡思慕猶未忘而先王必以是爲斷者則以送死須有已時不當任情而無窮復生須有節限不當以死而傷生此其所以不可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

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喪去聲過平聲下章同號平聲蹢躅與躑躅同踟躕音馳廚啁噍音周啾莫知之知去聲○翔回謂鳥鳴號衆鳥獸蹢躅踟躕謂獸皆遲留不忍遽去之貌啁噍小鳥聲其聲沸迫急失其常度也頃言斯須不久之意○燕雀有知頃而後能去大鳥獸又有知故越月踰時而後能去人靈於物故至死而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

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夫並音扶人與之與平聲下節並同曾音層焉音煙○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病之害身故云患邪淫也○愚不肖者之情薄故其親朝死而夕已忘之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死不哀不如鳥獸矣至親如此疏者可知送死如此生者可知能保其不亂乎此不及之敝也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過平聲○駟駟馬也隙空隙也駟之過隙喻疾也○賢智者之情厚親二十五月之久如駟過隙之速若遂其情而不以禮節之其過則哀思之情無窮已之時矣此太過者之敝也然謂之脩飾則不亦有不情者矣故先

空去聲

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爲去聲○陳本連上節今析之焉語辭壹猶但也釋謂去其服也○承上言先王因人過與不及爲之立其中道而制爲二十五月之節限但使足以成其文章條理則除去其服矣既不容其害於邪淫而不若鳥獸亦不使其務於脩飾而至於傷生此先王制服之中道也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期並音基章內並同斷音鍛更平聲○此問三年之喪何以至期而練也答言至親以期爲斷此時宜變服也又問以期斷何義也答言期年則天地之氣已易四時之候已變兩間之物皆

更新矣先王以是之故而以人事法象之故期而練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焉爾也語助辭下焉亦語辭猶云所以也○又問既云以期斷矣何以又至三年也答言孝子加隆厚於親所以倍一期故至再期也○方氏曰言服之正雖至親皆以期而除至於倍之而再期者特加隆於父母而已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陳本連下節今析之○此問親喪三年之外又有從大功九月以下之服何也答言此等之服所以使其恩以漸而殺九月不及期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也卽上文所謂稱情以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者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

殺色介反

去上聲

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殺色介反。間如字。夫並音扶。○間。中間也。和以情言。壹以禮言。達謂通。○此明五服之義。而歸重於三年之喪也。倍期而三年之隆者也。三月五月服之殺者也。期與九月在隆殺之間者也。取法象於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三時。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無不睦。禮無不至者。其理於喪服盡之矣。若夫三年之喪。則於人道之中為文理之極至者。故謂之至隆。非期九月以下所能及也。更百王歷古今。相傳而行。不知其從何代而始也。引孔子之言。以明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深衣第三十九

此篇專記深衣之制度。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又按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衣裳相連。蓋崇私之服爾。然其被於體也深邃。其取義也深遠。故以深衣名之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毋並音無。下節並同。見音現。要與腰通。縫去聲。○深衣制同。而又有長衣麻衣中衣之名。各以所純之異而為名也。長衣純素。麻衣純布。中衣著於祭服之內者。純素。朝服純布。喪服純緣之。不得纔掩尺。此深衣則謂純采者也。青內也。續連屬也。裳之連者皆曰衽。此所謂衽。則指裳兩旁當被下者。乃前後裳相合處也。鉤覆縫。猶今言鉤鍼也。邊旁也。謂十二片之旁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分開而不相屬。唯深衣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小片。其在兩旁當腹下者。合而縫之。使前後不殊。衣圓以合縫為緝衽是也。其十二片一邊有布幅。一邊無布幅。既從其外而合縫之矣。又將有布幅邊掩無布幅邊。以其縫向內。而鉤縫其所裁之邊。衣圓以覆縫為鉤邊是也。下齊也。要縫半下者。針裁之片。其三分之一皆在上為要。三分之工皆在下為裳。是要縫半於下齊也。要七尺二寸。齊一丈四尺四寸。○深衣之作。其袤尚矣。後人失其制度。故記者先言有制度以發之。下文所言。皆其制度及義也。以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詳見下文。短毋見膚。恐其褻也。則雖約而不失於儉。長毋被土。恐其汙也。則雖費而不及奢。續衽以下兩句。皆裳制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袼音各。肘音帚。詘與屈通。厭並與壓通。髀音俾。○袼。當臂之處。袂與衣接之縫也。運。回轉也。肘。臂中節也。肘不能不出入。故袼之高下。與衣身齊。使可運轉也。袂。袖末屬於衣幅者也。自袂至袪。其長齊手。卻從手反摺回及于肘為度。髀。股上也。○袼之高下可以運肘。毋大狹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毋太短也。此袼袂寬急之中也。繫帶之所。下不厭髀骨。上不厭脅骨。唯當其間無骨之處。蓋在腹間也。觀朝祭之帶矣

純並音　準著音　枸鉤音　袷惡音　獨下向　下旁並　司復縫　之縫並　平聲下　而縫合　裁鈐縫　並同

費音廢　運去聲。下二節並同　繫音計

覆敷救反 緣去聲 殺色介反下同

近下矣此帶上下之中也凡此皆取諸身者大小長短各隨其人而不拘於尺寸也○或曰袂幅二尺二寸人身從肩至手二尺四寸則短二寸矣齊手尚不足安得有餘反詘之乎孔氏曰衣幅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餘尺一寸可從肩覆臂又以袂幅二尺二寸加之又加緣寸半除縫所殺一寸則長三尺三寸半矣故可以及肘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有並讀曰又袷音劫踝胡瓦反齊讀曰齋音咨下節同○十二幅者通一衣言之衣四幅袂二幅裳六幅也袂幅屬摺長二尺二寸從袂至袪漸殺爲尺二寸故圜也曲袷交領也以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以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則領不直垂而方矣負背縫也

繩如繩之直也踝足跟也負繩及踝謂衣之背縫與裳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也下齊裳末緣也○此申篇首以應規矩繩權衡之制十二幅以應月數仰觀於天也袂圜以應規之圜領曲相交以應矩之方負至踝皆直以應繩之直下齊前後齊平以應權衡之平此深衣之五法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

齊平之齊如字

處並上聲 夫音扶

弗費善衣之次也

治平聲費音廢○政當依易作正聖人用服者先王制服者善衣朝祭之服也○中言深衣之義蓋欲服其服者思其義也袂圜應規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也負繩之直欲其存心以正內無偏倚也領之抱方欲其制事以義外無私邪也易云直方此之謂也下齊如權衡欲其思衡之低昂由權之輕重則如心之平側由志之安危而安其志於應物之際以平其心之本體也五法之施其義如此是故聖人服之服之者非徒然也於規矩而取其無私於繩而取其直於權衡而取其平惟其義之各有所取是以先王貴之也文事釋端冕而燕處可服武事釋介冑而燕處可服雖不可以臨朝祭然贊禮而爲擯相可服雖不可以臨折衡然運籌而治軍旅可服四者之用其無不宜又如此夫五法兼備是其完也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是弗費也此服之次

於朝祭者也○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總縞以趨喪此吉凶男女同也蓋簡便之服故多用之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大音泰純並音準繢音會緣去聲廣音誑○大父母祖父母也純衣之緣也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者稱孤子純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齊也一說緣裼也即下齊也邊襟旁也○此言衣之緣也重慶純以繢備五采以爲樂也具慶純以青取少陽之色示殺於大父母也孤子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所緣者三

繢古畫字 裼音錫 重平聲 樂音洛 殺色介反

袪，袂口也。襟，旁也。下，齊也。廣各寸半。唯袷則廣二寸。

投壺第四十

此篇蓋儀禮正文。壺者，貯酒之器。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置鵠，或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行射禮而不可得，故舉燕閒之器以寄射節，亦無褻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此投壺之所由興，先王以其亦可觀德而不廢也。凡五章。

樂音洛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illegible]音收

奉，並與捧同，章內同。中，去聲，章內並同。哨，七笑反。樂賓之樂音洛。○中者，盛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歧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高一尺五寸，背有圓孔，飾以采色。士以鹿，大夫以兕，此篇乃大夫士禮，則此謂鹿中，或兕中也。謂之中者，取其中而度筭也。投壺亦射，故同射之奉中也。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皆謙辭。某，賓自稱其名。言某已受主人之賜矣。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般還，並與盤旋同。辟，並讀曰避。○拜受，謂受命，非受矢也。般還者，不敢直前，辟[illegible]也。曰辟者，告之以辟，使知其不敢當也。告猶止其拜也。不答拜，主人在阼階，賓在西階矣。送，送矢也。

復扶又反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孔氏曰：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欲賓階進，明爲偶也。賓主之席，皆南向。○此以上記賓主始請就位之儀。

差音雌　長並音丈　伏扶音夫

司射進度壺，句 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度音鐸。○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矢有長短，各隨所投之處以爲差。蓋投壺有三處：日中在室中，日晚在堂上，太晚在庭中，各就光明故也。室中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則五扶爲二尺，七扶爲二尺八寸，九扶爲三尺六寸。間以二矢半，則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去席九尺也。八筭者，人各四矢，筭如矢數，賓主各四，則八筭矣。○司射位在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南，不問矢之長短，但俱間以二矢半。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東面，手執八筭而起立，以請賓侯投。

捨音赦，下同。舍，上聲。爲正之爲，如字，下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比音畀。飲爲並去聲。○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偏也。謂不捨投也。釋，釋筭也。謂舍筭於中之兩旁也。主筭在北，賓筭在南。正爵，即勝飲不勝者之爵也。以其爲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爵竟也。馬即筭也。方其投之，則謂之筭，以計多少爲勝

二爲入並同　一爲成爲三爲六爲並如字　長丁丈反　數音朔　更平聲下同

及其釋之則謂之馬。以威武勝敵爲義。立馬表勝數也。○此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也。司射執八筭起而告于賓曰投矢於壺唯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若以末入則不爲入不釋筭也。然賓主須偕投不得以前既入而亦不待後人投而已偏投。偏投雖入亦不釋筭也。其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既行又爲勝者立馬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止得二而劣偶得一則欲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而爲三使得爲成也。或頻得三或取足三皆謂三馬既立則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此辭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間去聲。○弦琴瑟也。貍首詩篇名今亡。間者樂之節也。大師樂官之長。諾應辭也。○司射命樂工以弦歌貍首之詩以爲投壺之節。欲其與詩樂作止所間之疏數均平如一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拾音涉。○拾更迭也。如拾級聚足之拾。○主賓席皆南向。主居左賓居右。古者以右爲尊也。故司射告矢具則左告賓右告主人。凡請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有矢入壺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於地。前此東面而立釋筭則坐也。其釋筭之位賓黨於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在司射之前稍北。此以司射東南之位爲主而分其南北爲左右也。○此以上記司射之儀。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

射並音亦　令平聲　爲去聲

曰左右鈞。

數上聲。純並音全。奇並音基。○純全也。奇隻也。賢猶勝也。○投壺之禮三番而畢。司射執筭以告曰左右卒投矣。請數筭以別勝負。數筭之法二筭合爲一純。故地下取筭之時每一純則別而取之。若止一筭不滿純者遂以奇一筭告。蓋投凡三番番各四矢通十二矢。但逢雙筭者曰純逢隻筭者曰奇。純則數純奇則數奇。假令九筭則司九奇更不論四純而一奇也。今姑以賓勝明之。純則曰右賢於左若干純。奇則曰右賢於左若干奇。主勝亦然。若賓主相等無勝負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飲養並去聲。○酌謂酌酒者勝黨之弟子也。皆義未詳疑衍文也。灌猶飲也。○司射命酌者行罰爵。酌者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

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觶。手捧之而言曰蒙賜之飲。受之以禮而不怨也。勝者跪而答曰敬以此觴爲奉養。獻之以禮而不矜也。○此以上記卒投行爵之儀。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二正爵不同。前謂罰爵後謂慶爵也。請立馬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三句並司射請辭。其餘則禮家陳事之辭也。○此記行慶之儀。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曰請爲勝者立馬。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投壺與射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或一勝而立一馬。有三馬者固爲勝矣。若止二馬則取劣者之一馬足成三馬而慶之。於是司射請行

禮記卷之二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分扶問反

儒行第四十一

行去聲篇內儒行並同

○呂氏曰此篇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然謂孔子之言則非也蓋儒行一出於義理皆吾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今其言乃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儒者力爭於一日雜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而為之爾有道者不然也况孔子與上大夫言猶且誾誾至於告君乃反如此豈理也哉但其大義自不可忽學者果踐其言則亦不愧於儒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與平聲少上聲衣去聲長丁丈反上冠去聲○逢猶大也大掖謂肘掖之所寬大也章甫緇布冠也殷名章甫謂以表明丈夫也○逢掖魯衣也章甫宋冠也少居魯則衣魯之衣長居宋則冠宋之冠唯因其鄉俗而已不求異於人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處上聲　食音嗣　數上聲　乘去聲　下同　盛音平聲　夫音扶

數並上聲更平聲強如字○遽猶也物猶事也僕太僕掌擯相者更僕言久留而更代僕臣亦未能盡也席坐席也珍美器也此譬喻之辭言人身之有德猶席上之有珍也聘幣聘也舉用也取用也○席上之珍有德也夙夜強學窮理也懷忠信存誠也力行務實也聘問舉取皆言待者已不求人而待人來求也如此則其處也道全美而為有體之實學其出也致君澤民而為全有用之全才乃儒者自立其身而無所貧於人者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易音異下兩節並同粥音獨○中猶正也論語曰正其衣冠動以意言作以身言大讓如慢如千駟萬鍾不加意而忽之也小讓如偽如簞食豆羹不屑辭而辭之也大則如威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之類也小則如愧如微服過宋之類難進易退以仕止言粥粥卑謙貌曰如曰若言相似而實非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齊讀曰齋難行並去聲○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張氏曰不爭陰陽之和謂寒燠不擇已便也○中正以上敬以持己而不少怠肆也不爭恕以待人而不計近小也凡此皆所以愛死以待明時養身以行道德耳是謂先事而備豫不服辦於臨時也舊說事以不爭為愛死夫君子脩己以徵以保其身獨

非愛死之事乎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積如字。畜音旭。見音現。○祈，求也。難得，君難得而臣之也。畜，養也。○黃叔陽曰：寶忠信，存心也。立義，行已也。多文，學問也。所以自爲者德而已。非時不見，可以與也。非義不合，可以止則止也。先勞而後祿，敬其事而後其食也。所以應世者義而已。德義者，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自爲應世，一皆以之。是不遠人以爲道也。

爲去聲。下自爲同。與並上聲。勞去聲。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樂音效。好去聲。更平聲。鷙音至。攫俱縛反。搏音博。斷音短。○淹，謂浸漬之也。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獸也。攫以腳取之也。搏以翼擊之也。程，猶量也。極，猶終也。不極，言不終窮所毀也。○貨財樂好，利也，則思義而不苟取。衆暴兵戎，死也，則守死而不變節。鷙蟲當擊，不量其勇而後往，喻其勇足以已難，而無所顧慮也。引重鼎，不量其力而後爲，喻其才足以任事，而無有不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動則當理

漬音自。怖音布。爲去聲。難去聲。勝平聲。

而自不至於悔耳。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擬能應變，而自不必於豫耳。過言出於已之失，知過則改，而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得，則終不得而不毀之。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此十者，皆難爲之事，衆人不能，而儒者能之，是能獨立而興於衆也。○孔氏曰：鷙蟲攫搏不程勇者，此實搏虎之事，而得爲儒者，何也？若春秋夾谷之會，魯爲齊弱久矣，使孔子程勇而往，欲齊人之不敢輕魯，得乎？此不程勇所以爲儒也。愚按上言備豫，此言不豫者，唯其有上之備豫，然後有此之不豫，故不嫌其異也。

折音哲。見音現。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近去聲。數上聲。○淫，泛溢過侈也。溽，濃厚之滋味也。○可親以情，而不可劫以力。可近以義，而不可迫以勢。可殺其身，而不可辱其志。可殺以有命也，不可辱以有義也。不淫不溽，無慾也。無慾則剛矣。○呂氏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一句，乃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乎儒者，以見義必爲，聞過而改也。何謂可微辨，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好去聲。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處上聲。更平聲。○鄭氏曰：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以忠信存心，則人不敢欺。以禮義制

鎧音愷。鍪音牟。

事則人不敢侮甲胄干櫓可以捍患也濟則戴仁而行以兼善天下窮則抱義而處以脩善其身隨時所遇而身與道俱也且其自信甚篤雖暴政加之而不變其忠信禮義仁義固自若也非卓然有以自立者乎○呂氏曰首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求此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而有本末先後之差焉扶陽曰人非自立則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於凡人而不可以爲儒矣故儒行之中自立居二本務故也

差音叩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并去聲○孔氏曰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也宮牆垣也折方之則其宮四面各十步

而已言牆方六丈也環周迴也二尺爲版五版爲堵周旋之則其室四面各五版而已言室方一丈也篳門以荊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爲之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其狀如圭故謂之圭窬窬左傳作竇蓬戶編蓬爲戶也甕牖牖圓如甕口也一云以敗甕口爲牖也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畝宮堵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居之陋者也易衣而出并日而食食之至不足者也其貧如此宜乎出趨之間委曲還就以爲居處衣食之計矣然猶道合則就信之不疑而無患失之心不合則去安之不諂而無患得之心且其所以動與人殊而爲儒者之行也

更平聲 著音灼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

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比音畀信與伸通○稽考也楷法式也適猶言偶然也援引也上弗援在上者不引我以升也推進也下弗推在下者不舉我以進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言舉事動作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竟終也竟信其志謂志不可奪非請其志之得行也○今人與居友一鄉之善士以至友天下之善士也古人與稽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行而世爲天下法也使遇其時固所深願設或不幸而弗逢明世在上不援在下不推又有讒諂之人比周爲黨而共危之若可憤世而忘之矣然身可危而志不可奪故雖危其起居而志終不爲之少屈

中去聲 爲去聲

且未嘗一日而忘生民之患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上上聲○窮止也幽居隱處也不淫窮而不濫也上通者道達於君謂仕也仕則不困於道德之不足禮之以和爲貴和以行禮也見人忠信則美之禮之質也見人和柔則法之禮之用也毀方而瓦合者去稜角而與衆圓合也必言瓦者瓦之在陶四片相合故其形圓圓者方之反也舊說毀圓爲方則非寬裕之意矣○博學二句以脩己言也幽居二句以處世言也禮之以和三句以立禮言也慕賢二句以待人言也此儒者寬大廣裕之行也

處上聲下同 去上聲 行去聲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

累上聲　夫音扶　行亦去聲

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辟並讀曰避。稱亦舉也。君得其志，謂君用此所舉之賢，得遂其志之所欲爲也。○舉內人之賢不辟私親，舉外人之賢不辟私怨。唯程其平日之功，積累其平日之善，推以爲賢而進達之於上也。又能下不望報於所舉之人而忘其德我上，不求利於所事之君，而但欲利國家，舉賢援能，始終一於至公如此，非區區薦人者所能及也。○孔氏曰：祁奚舉其子午，舉其讎解狐，所謂不辟親怨者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去聲。○爵以所受之命言，位以所居之官言。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己則待之而同升也。遠相致，謂己得明君而仕，其友不得志，或在他國，或投遠方，則相招致也。任，猶保任之任。○聞善言則以相告，見善行則以相示，欲其進德脩業，以爲任舉之地也。居常則有爵位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其心孚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由是友在下僚，則己待之而同升；友在遠地，則己致之而同進。此交友任舉之行也。上既言舉賢援能，此又言任舉者，上以待天下之士，此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澡音早，行如字。○麤疏也，謂其君疏濶而有過也。翹，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以事君言，澡身浴德，不自汙濁，正己以立正君之本也。陳言而隱伏之，入告嘉謀而順之於外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靜而未形之時，使君日遷善遠惡而不知誰之所爲也。至於有過，則舉而明告之，然亦異言諷諫，不暴驟而失節也。以脩身言制行之高，皆出自然，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爲高；文華之多，皆所素有，不必加少以相蓋，然後成其爲多。世治則德常見重而人不我輕也；世亂則德周於身而邪不能沮也。以與人言，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己也；苟與己同而理非，則弗與矣。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己也；雖與己異而理是，則弗非矣。前言特立，官守之義居多；此加獨行，達道之義居多，此其稍異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

磨並平聲　度音鐸下同　強上聲下同

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近去聲。○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厲本作礪。砥礪，磨石也，細曰砥，粗曰礪。廉隅，陛廉側隅，稜角分辨處也。砥礪廉隅，謂與人磨礱，使稜角陗厲也。錙銖，算法云：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分國如錙銖，言君輕視其國而委任儒者也。舊說輕視君祿者非。規，謀度也。爲，作爲也。○儒者不事王侯，豈忘世哉？志切自脩而有未暇爲爾。故其守身也，謹飭而不妄動；其待人也，寬裕以有容。然雖尚寬而強毅以濟其實，不詭隨也。雖慎靜而知力行以勵其事，不徒靜也。博學知服，故近文以遠其野；強毅與人，故相勉以守其介。當此之時，雖君有分國如錙銖之輕而

尊任之者方且以為吾斯之未能信未可以事人治人而不臣不仕也此其心所謀度欲先明禮事所作為在於自修也○陳可大曰博學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威儀中度言語當理皆文章也遠於文則質勝而野然亦但避之而已不使文揜質也黃長陽曰此即漆雕開之意不然則上有分國如錙銖之君正儒者效用之日安問不臣不仕乎

中去聲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句 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樂音洛下行並去聲○合志以所向言方即向也營道以所習言術亦方也竝立爵竝相等也相下謂讓功讓位而已處其下也流言惡聲之傳播也聞之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所謗也本方以方為本也

處上聲其下之下如字

○合志則同其所向之方無不善也營道則同其所習之術必以正也此言其道之同也爵位同則樂無忌心也相下則久而不厭有避心也此言其情之協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久要不忘此又言其相信之篤也凡此皆全交於後之事然非擇交於前則不能也故又以其行言之本方以義制心也立義以義制事也儒者一身唯義與比故人之同於為義者則進而友之不同於為義者則退而避之唯其與始故能有終也

要平聲 比音畀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

其尊讓有如此者。孫與遜通施去聲○此皆以發見之盛而表其存心之仁也和厚易直根本於仁由愛而生非襲而取之也敬恪謹慎踐履乎仁若有實地非強而為之也廣大許緩仁之充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孫以接物仁之能事仁者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禮儀有節仁之發於容貌者也言談有中仁之發為文章者也歌以言志樂播聲容仁之至和所為也分人以財積而能散仁之施予如此也哀公問儒行孔子既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為說焉兼有此仁之八者而猶不敢自以為仁是尊此仁道之大讓而不居也

強巨兩反 中去聲 予與與通數上聲 八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句 常以

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詬與訽通慁音溷長丁丈反妄如字舊音亡者非詬音遘行去聲○隕如有所墜失穫如有所割刈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客氣之歉喜樂失節之貌也慁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命名也詬病猶恥辱也節之謂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不能困迫而使之違道故謂之儒乃真儒也若無儒者之行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是謂今之命儒曰妄妄非真也雖其妄故常為人所詬病也然此決非孔子之言與篇首同孔子至舍以下記者記事之詞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為病矣

樂音洛 淫平聲 為人之為去聲

爲之之爲並去聲　辟更平聲　闕傳之傳上去聲　下並同

大學第四十二按此篇錯簡頗多。程子既爲之表章定著。朱子又爲之更定補亡。其所作章句或問。至於今家傳人誦。似無遺議矣。厥後諸儒若董槐氏。葉夢鼎氏。王柏氏。皆謂傳未嘗闕。特簡編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爾。遂欲移經文知止以下二條。置於子曰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致知格物。而車氏清臣嘗爲書以辯其說之可信。至蔡清氏又欲移物有本末一條於先。次以知止一條。又次以子曰一條。而以此謂知之至也終之。尤爲近理。使朱子復生。未必不改而從之也。今錄其文於左

蔡氏考定傳文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致知格物

冠義第四十三冠去聲篇內並同。○古者男子二十而冠。故儀禮有士冠禮。而此篇則釋其義也。其文有錯出郊特牲者。當移置此。連移簡凡七章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章首當有郊特牲冠義二字。如祭法鄉飲酒之義之例。順謂順理。立猶成也。○此釋冠禮二字之義。凡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物者。豈徒血氣之軀哉。以其有禮義也。所謂禮義者。威儀倫理皆是。而始則在於威儀。故必正容體而正。齊顏色而齊。順辭令而順。則威儀不忒而禮義備矣。由是以正君臣而正。以親父子而親。以和長幼而和。則倫理克惇而禮義成矣。然非幼者所能也。必至於冠而服備成人之服。然後思文以君子之容。而容體得正。顏色得齊。辭令得順爾。至此則君臣父子長幼亦各盡其道矣。是禮義之備與立。皆從冠始。故聖王重之而制爲之禮也。○此處當有郊特牲一無大夫冠禮至死無謚一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此釋筮日筮賓之義。古人將行冠禮。必筮吉日而不苟用。又筮賢賓而不妄宿者。所以敬冠事而重禮之始。蓋國以禮爲本故也。○方氏曰。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事始爲小事。終爲大。冠爲始。故用筮。喪爲終。則用卜。○此處當有郊特牲始冠至可也一簡。又當有委貌至素積一簡。合爲一章。○故冠

上當去聲 適讀曰嫡

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此與郊特牲適子冠於阼一簡略同。然不如彼之精當。當以彼易之。而足以成人之道也一句。文意尤備。○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見並音現。冠如字。○此釋既冠見人之義。母與兄弟皆拜之者。以其成人而與之爲禮也。蓋謂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於衆子也。舊說。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北面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所謂母拜之也。是拜其脯。從尊者處來。非拜子也。總言成人而與爲禮者。若非成人。則

無由有此脯也。更詳之。於是服齊冠齊服。執雉爲摯以見君。遂以此服此摯見在朝之鄉大夫。及致仕之鄉先生。皆以成人而見也。不言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先見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

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少行並去聲。與平聲。○嘉事。嘉禮也。禮有五。吉凶軍賓嘉。冠爲嘉禮。尊也。○此承上兩章成人而言。重冠以下。又釋廟中行冠之義也。言成人者。非謂服備。與於童稚也。將責成人之禮。如爲子則孝。爲弟則弟。爲臣則忠。爲少則順也。禮之當重。在此四者。而爲人治人。皆本於此。故聖王重禮。而冠則四禮之始。嘉事之重。故又重冠也。古者重事必行之於廟中者有二義。一則尊敬重事。而不敢褻。一則自卑尊祖。而不敢專。此特遂推之爾

昏義第四十四

孔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故謂之昏禮。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也。愚按郊特牲中亦有錯簡。當取以歸於此篇。通爲九章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好去聲。○納徵亦曰納幣。筵以交神。几以安神。○周道凡同姓者雖百世而昏姻不通。故曰合二姓之好。以承祖考。以傳子孫。言所係之重也。一或不謹。則上不足以奉先。下不足以傳後。比之不慈不孝。其罪大矣。是故君子重之。而六禮所由設也。以其序言之。媒妁之言旣達。女家先許之矣。男家不敢必也。故納采擇之禮以求之。旣納采。將

拜迎之迎加字夫音扶

加之卜矣不敢必主人之女也故問女生之母名氏既告之名男卜而吉矣則納此吉卜於女氏既納吉矣則納幣以爲昏姻之證以幣聘之所以成其信而不渝也既納幣則昏姻定矣故往請成昏之期本男家所定言請者示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也凡此五禮行於親迎之前皆女家主人設筵陳几於廟中而拜迎使者於門外入門揖讓而升聽於男家之命於廟夫廟重地也行之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敬不敢慢愼不敢忽重不敢輕正不敢邪也○孔氏曰四禮皆用鴈唯不納徵無鴈以有幣也呂氏曰用鴈者以摯見之禮見之用幣者以聘士之禮聘之也天子諸侯又用玉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之迎之迎男先之先並去聲下以迎同合巹之合音閤巹音謹○酳而無酬酢曰醮執鴈有四義取其順陰陽而往來一也不再偶二也本大夫之摯而士亦用之攝盛也三也昏不用死摯故越雉而用鴈四也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巹而酳者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昏期定則可親迎矣父親以酒醮子於寢而命之迎者蓋以男秉陽剛以昫人爲德女秉陰柔以從人爲道男先往迎而後女從之示男先昫乎女也此往迎之始也子承父命

往迎之迎先昫之先並

去聲下往迎既知並同帥亦與率通

以迎女家之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壻于門外待以敵禮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而後奠鴈者蓋親受女於其父母故奠之不敢不拜以爲敬也此親迎之時也壻奠鴈畢降階出大門御婦車壻親授綏御輪三匝然後御者代之壻乘其車先俟于家之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而行共牢合巹之禮合巹所以示體親之合而不殊共牢所以示尊卑之同而不異皆所以親之而不相離也此既迎之後也

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別並音鼈○總結上兩節男女者夫婦之始夫婦者男女之終自納采以至請期敬愼重正也親迎親之也是爲禮之大體言非微文疏節也蓋敬愼重正所以成男女之別於未昏之時使正其始而不亂而后親之所以立夫婦之義於既昏之後使正其終而不離也男女既有別則素教諭養明於夫婦之道而有義矣夫婦既有義則閨門之內倫理以明恩義以篤父慈子孝而有親矣父子既有親則資父事君移孝爲忠而君臣有正矣三綱之正皆始於昏非衆禮之本而何此所以爲禮之大體也○此章釋六禮之義○此處當有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至帥人者也四節又當有共牢而食至用陶匏一節合爲一章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冠去聲○陳本連上章今析之鄉飲酒也○此因昏禮而併及之呂氏曰禮

衣去聲　盛音成　治平聲　勞去聲　復扶又反　養去聲　更並平聲

始於冠者。童子所以成人也。本於昏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重於喪祭者。人道之所終也。尊於朝聘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於射鄉者。所以合人情之權也。八者備。然後禮備。故曰禮之大體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見並音現。笲音煩。段音鍛。○陳本分兩節。今併之。質明。成昏次日正明之時也。贊。相禮之人也。笲。器名。似筥。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所以盛棗栗段脩者。段當作服。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醴婦之醴。當作禮。聲之誤也。以特豚饋。合升而分載之。左胖饋舅。右胖饋姑。厥明二字。當為衍文。按儀禮。饋饗同日。以酒食勞人曰饗。奠酬而止。明正禮成。不復舉也。此釋見及饋饗之義。俟見而必夙興沐浴。見而必以棗栗段脩為贄。秉禮而必祭脯醢及醴者。示敬事自此始。所以成為婦之禮節也。舅姑入室。婦必以特豚饋者。示供養自此始。所以明為婦之孝順也。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獻婦于西階。婦酢舅于阼階。舅飲畢。乃酬婦。更爵先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酌爵奠於薦左而不飲。於是各還寢室。則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蓋阼階者。主人之階。不佐所由。令婦由之。明姑之老而傳。婦將代為主於內也。然此謂冢婦之禮。若庶婦。則使人醮婦不饋。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

稱去聲　[illegible]

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當委並去聲。積音自。藏去聲。○室人猶言家人。當。稱也。少曰委。多曰積。國倉曰蓋。實倉曰藏。○結上文。分之則為婦禮婦順著代三者。總之則歸於重責婦順也。所謂婦順者。上則順於舅姑。中則和於室人。而後能稱於夫。此婦德也。蓋古之君子。正心脩身以齊其家。不昵於衽席燕私之好。而忘其孝弟和順之心。若為之婦者。不順不和。則雖有善。不以為衛也。絲麻布帛。能成其事。則祭服可備。而又可以無寒矣。委積蓋藏。審而守之。則粢盛可供。而又可以無飢矣。此婦功也。合此二者。則婦順備矣。唯婦德脩。則猜忌之嫌不啟。而內以和。婦功舉。則常用之需不匱。而內以理。此家之所以長久也。故聖王重以責之。而制此三者之禮也。○此處當有郊特牲厥明婦盥饋至授之室也一章。○此處當有郊特牲玄冕齊戒至致敬乎一章。○此處當有郊特牲昏禮不用樂至人之序也一章。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先去聲。芼音冒。○祖廟未毀。謂此女於此祖猶有服也。公宮。即祖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各於其所自出之祖而未毀者教之。既毀無服也。宗室。大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

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所出之醢也。魚與蘋
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為羹也。魚為俎實。蘋
藻為羹。○上章言重責婦順於正娶之時。此
章言教成婦順於未嫁之日。按儀禮但有士
昏禮。此則以天子諸侯之禮言之也。古者婦未
人先嫁三月則必教之。而教之之所祖廟未
毀則于公宮。既毀則于宗室。不論親疏皆有
教也。其教之之事則德言容功內外咸備也。
教成則設祭以告之。但用魚菜而無牲牢。非
正祭也。教之以祿如此。所以成其婦順於未
之祭之先也。既教之。又重責之。此和理長久○
之教所由出歟。觀此則士女有教可推矣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后治之治平聲○先言后者先其
家之義也。王后六宮。在天子六寢之後。亦大
寢一。小寢五。與天子同。但不曰寢而曰宮耳。
理猶治也。謂使得其條理也。六官。天地四時
之官也。有六卿而又有九卿者。蓋并三公數之
則謂之九卿也。女順即婦順也。陰德猶言陰
道。○黃叔陽曰。此由昏義推而上之。至后與
天子。以盡男女之理。一以明后妃嬪御閫一乎
天下取之尤當慎。且不但如士大夫僅關一

治平聲下所治同數上聲

家之長久而已。一以明先王所以成婦順者
其本源固自有在。又不但公宮宗室之教而
已也。后立六宮之職。自夫人而下數皆三倍
婦人從夫也。女秉陰柔。正位乎內。以從人為
德所貴在順。內治不脩則婦順不明。家不可
得而理矣。立此六宮與之共聽天下之內治
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勅。正以明章天下
之婦順。使天下之為婦者皆知其德當如是
也。亦此則內無不和而家理矣。天子立六官
之職。自公而下數亦三倍。取陽數成於三而
終於九也。男秉陽剛。正位乎外。以師人為適
所貴在教。外治不脩則男教不章。國不可得
而治矣。立此六官與之共聽天下之外治。如
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刑邦事之類。正以明
章天下之男教。使天下之為男者皆知其道
當如是也。如此則外無不和而國治矣。由是
言之。則天子之所聽者男教也。所理者陽道
也。所聽者外治也。后之所聽者女順也。所治
者陰德也。所聽者內職也。男教成俗則外
和而國治。女順成俗則內和而家理。此由於
子與后之德盛於內外。故能統正六宮表儀
六宮而然爾。故謂之盛德也。○孔氏曰。三
夫人以下。周制也。三公以下。夏制也。欲
見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對為內外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

適並讀曰謫見並音現
為並去聲下並同○

氏曰。適之爲言。責也。蕩滌其穢惡也。○反說以明上文之義。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陳本連上節。今析之。齊舊本誤作資。○又言父母相須而成之義。葉氏曰。天子以男教施天下。天下之爲子者。其道倣父也。故其孝也。天下爲父服斬衰。報父之義也。后以女順化天下。天下之爲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其孝也。天下爲之服齊衰。報母之義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按鄉飲酒之禮。所以正交接。序長幼。仁鄉黨。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之。不特三年賓賢能。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四事而已。讀者詳之。凡四章。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遠去聲。○庠。鄉學也。言庠門。則鄉大夫飲可知。若州長黨正。則言序門矣。三揖者。將進揖。當階揖。當碑揖也。盥洗揚觶者。

主人將獻賓之時。以水盥手而洗爵。既酢之後。舉觶酬賓。亦盥洗也。絜讀曰潔。拜至者。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也。拜洗者。賓拜主人洗。主人復拜賓洗也。二者亦皆答拜。拜受拜送者。賓受獻。主人受酢。賓受酬。受者送者皆拜也。二者皆不答拜。賓拜則主人少退。主人拜則賓少退。先言受。後言送者。先拜而後受。既送而後拜。是拜送在拜受之後也。拜既者。賓主獻酢酬。卒爵以至也。亦皆答拜。辨。爭辨也。○此釋自迎賓至拜卒爵之義。呂氏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至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生矣。禮行而至於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於鬭辨而免於人禍。先王制禮。豈苟爲繁文末節而已哉。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下共讀曰供。○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卿大夫也。尊。酒尊也。洗。器名。盛盥洗水者。榮。屋翼也。○承上文而言。唯尊讓絜敬。可免人禍。故聖人制鄉飲酒之禮。有道存焉。所以備人之禍也。下文所釋之義。皆道也。凡鄉人士君子之飲酒。皆設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當房戶之間。賓主之中者。示此酒雖主人所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是與賓主共之之情也。所以爲禮之所以成主人也。此設尊之義也。尊之所以尚玄酒者。地道尚左。貴其質素。故設玄酒在酒之西者。以貴其質也。此設尊之義也。羞自東房而出者。以主位在東。示主人之供於賓也。此設羞之義也。洗設東於庭。當室之東翼。亦以主位在東。示主人之自絜而以敬事賓也。此設洗之義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

長丁丈反 養去聲 數色救反

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僎音遵。○僎，古禮文皆作遵。三賓，衆賓之長也。三光，日月星也。○此釋立人之義。賓有盛德，人所則傚，猶天成象於上，人所取正也。主人陳其酒饌以敬養賓，猶地厚德載物，萬物資生也。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象陰陽之輔天地而成歲功也。三賓亦以輔賓，象三光之懸象著明，輔天而成覆幬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此釋三讓之義。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主人讓賓，至於三者，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也。蓋望後為生魄，魄生雖若可見，然必至晦前三日之朝而後見，此則明猶盛也。朔後為死魄，魄死雖若不可見，然朔後三日之夕，尚有可見者，過此則明漸盛矣。此由明讓魄則魄現，明不讓魄則魄隱，故皆以三日為斷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

斷音段 下節同

飲去聲 食音嗣 夫音扶

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二首何陳本自為一節，今併之。俎豆有數，即下文三豆四豆之類。聖，通明也。得身，得之於身也。○此釋布席之義。賓主介僎，必辯東西南北四面而坐者，象春夏秋冬四時之義也。時必有氣，亦必有位。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者，陰生於午中，而至於酉中，於時為秋。盛於西北者，陰行於酉中，而極於子中，於時為冬。此氣行，則肅殺閉藏，乃天地之尊嚴之氣也。尊嚴所以為義，義主斷制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者，陽生於子中，而至於卯中，於時為春。盛於東南者，陽行於卯中，而極於午中，於時為夏。此氣行，則發揚絪縕，萬物生長，乃天地之盛德氣也。盛德所以為仁，仁主發生也。故鄉飲之位，以賓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接人以義者也，則坐之於西北，以應義氣之盛。介以輔賓者也，則坐之於西南，以應義氣之始。所以象秋冬二時也。以主人者，飲之以酒，食之以羞，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則坐之於東南，以應仁氣之盛。僎以輔主者也，則坐之於東北，以應仁氣之始，所以象春夏二時也。所謂四面之坐，象四時者如此。夫席位有序，是賓主有事於仁義也。至於俎豆以明養老，又有當然之數焉，則禮義所在，通貫顯明而謂之聖矣。聖立而行之以敬，則合天理之節文。禮行而體乎長幼，則有倫序之實德。蓋德之為言，得此實理於身之謂也。古之學術道者，唯欲得此實理於身而已。今之鄉飲，先之以聖，將之以敬，序之以齒，凡以得身也。聖人務而行之，豈無意哉。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

先音之後如字

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嚌音劑。啐音翠。為先後並去聲。○嚌，謂以齒嚐之而未食也。啐，謂纔入口而未飲也。席末，席西頭也。席正，即席上，謂席中也。致實，即卒觶。致，盡也。實，酒也。酒為觶中之實，儀禮所謂主人取爵實之是也。必於西階上者，以向於此拜受故也。前言貴禮賤財，後言先禮後財，其義一也。○此釋升席降席之義。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之脯醢，又祭酒，此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皆於席中行之。至啐酒以成主人之禮，則於席末者，言是席之正，本不為飲食，為行敬賓之禮爾。故祭薦、祭酒、嚌肺，正行禮也，則於席中，所以貴禮。啐酒入口，近於醉矣，則於席

末，所以賤財也。然啐酒尚在席末，及卒觶所盡飲觶中之實，則又遠在西階之上者。言是席之上，亦非專為飲食，為行禮爾。故祭薦、祭酒、嚌肺，正行禮也，則於席上，所以先禮。卒觶致實，純乎財矣，則於西階，所以後財也。上先禮，則民作敬讓；上後財，則民不爭，乃化成之效也。接儀禮嚌肺在祭薦之後、祭酒之前。此先云祭酒者，欲與上祭薦為頓也。○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

長亦丁丈反下並同

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行去聲。○孝者之孝，當作教。合諸鄉射者，凡鄉射必先行飲酒之禮故也。○此釋坐立豆數之義，以席位言，六十者坐于堂上，五十者立侍于堂下，以聽政令役使之事，所以明尊長也。蓋尊卑在儀，故於坐立之不同見之也。以豆數言，每長十年而加一豆，所以明養老也。蓋耆老在物，故於豆數之不同見之也。前言俎豆有數，此獨言豆者，舉小以該大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於兄；知養老，則能入孝於親。蓋未有長人之長而不長吾之長，老人之老而不老吾之老者也。如此，則孝弟之教成，悖亂之禮息矣。然則君子之教，豈身至其家而戶曉之，日見其人而面命之哉？唯合聚之於鄉射之所，常其坐立，等其豆數，而教以鄉飲酒之禮，則民

見上之養老而孝立，見上之尊長而弟立矣。所操者約，所及者廣，此治平之要道也。接此於儀禮無所見，蓋周禮州長會民、黨正屬民之飲也。○陳可大曰：豆當從偶數，此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

操音並正殺屬音燭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句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句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易並音異後同。別音鱉。省音眚。○鄉，即鄉飲酒也。易易，甚言其易成也。速，謂即其家而召之也。眾賓，三

監平聲下同　勞去聲更平聲下並同　卷上聲

賓衆賓而言。○主人親自速賓。并往速介。而衆賓則不往速。自從賓介而求。賓介至門。主人拜之。而衆賓則不作。自入門。蓋以賓介貴而衆賓賤也。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至獻酬辭讓之節。可謂繁矣。於介則但酢主人而止主人不酬。是省於賓也。於衆賓則但升而受爵。坐而祭酒。立而飲酒。不酢主人而降。是又省於介也。蓋以賓隆而介殺。介隆而衆賓又殺也。○按儀禮。介省於賓。不止謂不酬也。又有不三揖二讓。不拜洗。主人不之作階拜送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酌授主人爵諸事。衆賓殺於介。亦不止謂不酢也。又有三賓三拜衆賓不拜之事。此特舉其一隅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

能和樂而不流也。間去聲。和樂之樂音洛。○工。鄭氏以爲樂正。學樂正則衆工可知。儀禮。工四人。大夫之制也。獻之獻歌工及笙人也。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一人。主人之吏也。司正。猶今監酒司罰者。○工入而升堂。以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笙人。獻之所以勞之也。歌與笙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其次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間歌既畢。則堂上下歌瑟及笙竝作。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蓋主人獻賓之後。不更洗而作。則泛監無節。無以揖其與。故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

復扶又反　樂之樂音洛　下去聲

更迭而作也。間歌既終之後。不合竝而作則音曲間斷。無以統其同。故堂上之歌瑟與堂下之笙。合竝而作也。如此皆竟。則衆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以告于賓而遂出。蓋樂正自是不復升堂矣。此時將旅酬。故使一人舉觶又立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恐旅酬將有懈惰失禮者也。夫歌樂以樂之於先。司正以莅之於後。則雖和樂而不至於流放矣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少去聲。長丁丈反。下同。弟與悌同。後節竝同。○沃洗。謂以枓酌水而沃洗爵也。弟長。悌於長也。遺。忘也。○旅酬之禮。賓介衆賓。固序齒矣。然此禮下逮於沃洗之人。言其相酬亦以齒也。如此。則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矣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

先去聲　治平聲　樂音洛

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說讀曰脫。朝竝如字。莫讀曰暮。○徹俎之後。降復初入之位。脫屨升席而坐。行無算爵。蓋前此皆立而行禮。至是乃坐。宜其醉而廢事矣。然飲酒之節。朝以聽政。聽政罷而後飲。是朝不廢朝也。夕以脩令。先夕而罷。猶可治事。是莫不廢夕也。賓出。主人拜送。是其品節文章。終竟中遂。無少闕失。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矣。按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必無節文終遂之事。此謂其餘鄉飲爾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

知王道之易易也。行去聲。○結上四節。體五行以修己則足以正身推五行以治人則足以安國天下之本在國故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此章釋速賓以至送賓之義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參音驂。○前言介僎象陰陽此變言日月者前以氣言此以體言辭偶不同耳方氏曰介僎既象日月三賓又象三光者蓋介僎兩而三賓三因而象三兩之數故不嫌重也。○申釋立人之義古昔聖人制此鄉飲酒之禮立之賓主象天地以經之則賓有德而當尊主盡仁而致養禮之大綱舉矣猶絲之有經而可緯也立之介僎象日月以紀之耶介輔賓而德益明僎輔主而仁益顯禮之條目張矣猶絲之有紀而可理也立之三賓象三光以參之亦以輔賓而參於經紀二者之間也如此則人備而禮行矣王道之成始於此孝弟之教行於此故曰政教之本也

重平聲　養去聲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亨讀曰烹今本作烹。○祖猶法也。○此釋亨狗東方及申洗水俱東之義亨狗以養賓也必於堂東者法陽氣之發於東方以養萬物也設洗於阼又設水罍於洗之東者法天地之東海爲水之所歸也天地之間海居東南蓋東方形耳水性流而就下東方屬木水德趨其所生故也此與前洗當東榮不同別取一義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又釋設玄酒之義大古無酒用水而已後王因謂水爲玄酒設酒尊者必有玄酒示民思禮之所由起也亦與前貴質之義微異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也長丁丈反鄉亦讀曰嚮借音佩。○愁當作揫察猶祭察嚴肅之意也。○此與下節釋席鄉之義東方之位於時爲春春之爲言萬物蠢蠢然動生之象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好生爲德一也故產萬物者於德爲聖南方之位於

好去聲

時爲夏夏之爲言萬物假大之象也生之又從而養之長之以至於假大是顯諸仁也故於德爲仁西方之位於時爲秋秋之爲言萬物揫然斂縮之象也揫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者物既生而長大不止之以義則不成必有陰以止之而不使之過乃成也故於德爲守義北方之位於時爲冬冬之爲言物在其中之象也物在其中是藏諸用也故於德爲藏天地之四德如此天子者備四時以爲德者也故立必南面則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以成生長成藏之功矣今賓必南鄉是以天子之位尊之也所謂立賓以象天者此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造音皂。○介必東鄉者介乎賓主之間若主人不敢正對賓者

然亦尊賓之義也。主人居東方者，造其飲食以敬養賓，有産萬物之象也。此雖與象地同義，然彼以地言，此以方言，所取自不同也。方氏曰：據此則介面東北明矣。然則主人面西北，賓面東南，僎面西南，皆可知。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此與下節本皆連上文，今析之。○中釋三讓之義。月成魄以三日，成時以三月，故禮有三讓，取法於月也。又增成時一義。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參音驂。○又釋三賓之義。國有三卿，所以輔諸侯而行政教也。今立三賓，亦政教之所從出，以其輔賓而參於經紀之間也。前言政教之本，兼賓主介僎三賓而言，此則專指三賓也。

禮記卷之三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註

射義第四十六

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其爲禮若緩而實急，若輕而實重。先王恐人不知其急且重也，故於鄉射以習禮樂，於燕射以致安樂，於賓射以通好，於大射以擇士。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皆不可闕也。儀禮載其儀，此篇釋其義，其文有錯出聘義者，當歸諸此篇。通七章。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此釋二射燕飲之義。諸侯選羣臣以與祭，有大射焉，必以燕禮先之者，蓋君臣之分甚嚴，而其情甚親，義當然也。燕禮所以明其義，欲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夫當君臣會射之時，而先行此禮，則人知君臣之義矣。卿大夫士會民而習禮樂，有鄉射焉，必以鄉飲酒禮先之者，蓋長者宜尊，而少者宜卑，序當然也。鄉飲酒禮所以明其義，使人出則敬長，入則從兄也。夫當長幼會射之時，而先行此禮，則人知長幼之序矣。射必先燕，燕必有義，蓋如此。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下中亦去聲，篇內並同。○此原制射

之義。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轉折之容。必中於禮，無失儀也。又必內志正而無邪，外體直而無枉。內正則持弓矢審而其巧能中，外直則持弓矢固而其力能至。然後中的而不失也。夫其中禮中的如此，必其平日立德脩行，而後能之。苟無德行，而欲勉強於一時，其將能乎。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樂並音洛。○陳可大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寡不同，而四節以盡四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以發四矢。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騶虞、采蘋、采蘩並召南篇名。貍首亡，當之後所引曾孫侯氏當之。○此釋射節詩歌之義。樂官備者，騶虞仁獸，其詩言壹發五豝五從，嘆思多得仁人以充其官也。樂時會者，貍首言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言以時會也。樂循法者，采蘋言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也。樂不失職者，采蘩言大夫能奉祭祀，是不失職也。明乎其節之志者，隨

處上聲

分而明其理也。如天子明備官，諸侯明時會之類。以不失其事者，隨分而復其事也。如天子能備官，諸侯能時會之類。既明其理，則知之明。又復其事，則行之至。以此廣業，則功成。以此崇德，則德行立。德行立，則無禍。功成，則國安。盛德孰加焉。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數音朔，下並同。○選謂選之以與祭，非選補如用之也。諸侯謂自畿外至京師者。卿大夫，王朝之臣也。士，畿內士及諸侯歲獻貢士也。○此釋大射之義。天子將祭，必慎選與祭之臣。既考其德行矣，又欲觀其禮樂之何如，故復以射選之。蓋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則射者乃其所自也。

射去聲，下同。復扶又反。

因而飾之以禮，如燕禮、鄉飲酒禮、進退周還中禮之類。飾之以樂，如騶虞、貍首之類。唯節以禮樂，故諸事之中，能盡禮樂而可數行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蓋德行之立，雖在平居進脩之時，而禮樂之比，尤可驗於持弓挾矢之際，故聖王務之以選人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

之中、之中、數行之行，並如字。比音畀。

否亦方有反其中之中如字下章備中之中並同

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比並音畀與並去聲少如字夫音扶

射宮即學宮也。比，親合也。慶，賞也。讓，責也。○此言大射之制。諸侯每歲貢士於天子，天子將祭，試之於射宮。其容體合禮，節合樂，而中也多。兼此三者，則能盡禮樂而立德行矣，乃得與祭。否則不得與也。士數與祭，則諸侯有進賢之功。故一適則慶之曰好德，再適則慶之曰賢賢，三適則慶之曰有功。士數不與祭，則諸侯無知人之哲。故一不適則讓之曰過，再不適則讓之曰傲，三不適則讓之曰誣。然不徒慶讓之而已，數有慶則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或中或否，雖在於士，而益地削地則在諸侯。是射中則得爲諸侯也，言得爲則不得爲在其中矣。唯其如此，是以諸侯之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蓋懼削地之[illegible]長並地之樂也。夫君臣既習禮樂，則必數益地矣，流亡之禍何從而至哉。按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歲一貢士。此云歲貢者，或歷代之制不同也。舊說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處上聲○詩，貍首篇中之一章也。貍首今亡。先儒因大戴投壺禮命弦者請奏貍首，後以有此詩，遂以爲貍首。今未見其必然也。稱曾孫者，同姓之諸侯也。侯氏即諸侯也。正，正爵也。具，俱也。四正具舉，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或曰：正與鵠同，的也。四正，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正也，更詳之。御，侍也。上燕，燕禮也。下燕，安也。○此載貍首之辭而釋其義。乃諸侯之燕射也。諸侯有事於射，先行燕禮，四獻皆畢乃射。此時大夫君子下及衆士，無問大小之官，無有處於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于君所也。先行燕禮而後射，於是安樂而有名譽也。詩辭如此，蓋言侯國君臣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而致安與譽，即上章所云君益地、臣與祭也。射之益於人國大矣，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其制之也，所以涵養諸侯於禮樂之中，而可無事於征伐。其務之也，所以自正其身而爲保國之具也。

安樂之樂音洛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

禮記集說卷三十　射義

將旅將射之將並如字

與亦去聲

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矍音矍相去聲賁音奮將與並去聲○矍相，地名。如堵牆，言圍繞而觀者衆也。鄉飲酒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故云射至于司馬也。延，進也。賁與僨同，覆敗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干也。與爲人後，有所利之而求也。○僨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求爲人後者志覬而貪利，故皆不使與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不如字下同處上聲○公罔，姓。裘，名。之，語助也。序，姓。點，名。揚，舉。

否方有反　比音畀　鵠古毒反

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語即於旅也語之語謂說義理也位射位也呂氏曰不在此位者疑詞蓋言在此位也朱子曰不字音否文義不通家語兩處並無不字亦非當從呂說處留止也○射畢將旅之時使二人舉觶誓衆而選賓於是公罔之裘先言曰此衆人中有能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耄老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類耄期而脩身以俟死者疑在此賓位也去留相半見其難得也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好去聲旄與耄通廑與僅同○點語視裘愈密蓋幼壯固孝弟矣今又加之以不倦耆耋同好禮矣今又加之以不變旄期至老矣猶能論道而無違誤則又不但從流俗脩身俟死而已廑有存者蓋去者多

而留者寡則益難得矣○此章記孔子司寇時行鄉射之禮也按射禮司射比三耦及戒賓皆預選以充未聞臨時選取者豈大聖人之所作爲自異於人歟是可疑也○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舍去聲○繹音亦鵠鴻鵠小鳥難中故取以爲的○黃氏曰此釋射字之義行禮於人倫也射之爲言有二義繹也舍也繹者繹己之志隨分而各尋其所當志之道也舍者止於其所之謂心平體正持

引矢審固以中己之鵠而止於道也然所謂繹己之志者父子君臣各有其道猶射之有鵠也以道視鵠是各尋其志也所謂射之中義者父子君臣各止其道猶射之中鵠也各射己之鵠是舍止之謂也此由平日有求道之心故其臨射如此然則射之爲義豈不至精而妙歟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中如字舊本連上章今析之侯者張虎熊豹麋之皮而方制之其中棲鵠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此大射制侯之義黃叔陽曰書云庶頑讒說以明之因矣然其間有如羿者恐亦不能也且使諸侯能治其國而所貢之士偶不中將行削地之罰乎不能治國而士偶數中當即賞乎意當時賞罰輕重之權衡更必有

在特以此參之耳故朱子以爲此語難信誠哉言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與並去聲絀與黜通○澤澤宮未詳所在蓋寬閒之地近水澤而爲之者士謂貢士射於澤宮者習射也射於射宮者較射也射中以下重出而文略慶言進爵則讓者絀爵可知讓言絀地則慶者益地可知互相備也○按射侯者射爲諸侯澤者所以擇士兩語恐亦穿鑿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

射如字　長丁丈反

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音石。飯音反。食音似。○桑弧，以桑木爲弓也。蓬，蒿也。一引而六矢也。矢必用六者，天地四方各一矢也。上有事，指天地四方。下有此事，指人臣之職。穀，祿也。飯食，謂乳之也。○先擇男子始生而射之義，有關於臣道也。先王於男子始生，未及卜，毋以飯食之，先以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者，以彌綸天地經紀四方，皆男子之責也。始教如此，故長而事君必先盡其責而後食其祿，即此先射而後卜毋以飯食之之謂也。或曰，赤子無知，敎可入乎。黃叔陽曰，天下之理，誠無不通。古人且有胎敎，況已生乎。此禮行，則不唯生而爲男子者知所自責，而爲父母者，亦將由懷抱而敎之矣。古之成材也多，沮易有由然哉。○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

易音异

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此釋升射及飲不勝之義。由己而不由人者，爲仁之道也。先王制射禮，寓此道焉。方其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此非求勝於人也，求正諸己而已。正而后發，猶爲仁之由己也。及射而不中，則飲，初不怨乎勝己者，反責諸己而已，猶爲仁之不由人也。唯不由人，故不怨人而自責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飮，其爭也君子。下飮並去聲。○此引孔子之言，以釋揖讓而升下而飲之義。君子敬以持己，恭以接物，故平日無爭，必於射而後有爭爾。然其將射也，出次當階，及階，凡三揖讓而後升堂以射。及既射也，揖而降，乃揖以升而飲。雍容揖遜，始終如此，無有計較勝負之心，終爲

飲去聲　飲如字

君子，而非若小人逞忿角氣之爭矣。此可以觀君子無爭之德也。按孔子之意，引射以見其無爭。記者之意，引無爭以見其有德。蓋各有所在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正與鵠同，音征。○首兩句見郊特牲。彼先言聽，主樂而言也。此先言射，主射而言也。循，猶依也。聲即所聽之樂節也，如騶虞、貍首之屬。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大射之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爵，罰酒之爵也。○此釋不敢不辭，又從

正古董字

侯中求中之義。言射者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乎。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乎。若依循樂聲而發矢，發而不失正鵠，是能射而又能聽也。此唯有德行者能之，而豈不肖所能乎。此能中之本於賢也。然其心則豈以賢自處，而以不肖待人哉。詩有之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夫祈者，求也。言求中以辭爵也。蓋酒以養老養病，已非老病而受其養，則不讓矣。故辭爵所以辭養也。此求中之心，出於讓也。按詩所爲爵，本言射者各心競，云伐以此求辭。汝意甚係暢，此則記者自〔 〕此處以己意釋詩，恐太委曲而貴辭也。〔 〕當有聘義聘射之之禮一章

侯中之中如字　夫音扶　著音磨

燕義第四十七

此篇釋儀禮燕禮之義。凡二章。按燕有四等。諸侯燕事新用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二也。卿大夫

朝音潮　樂音洛

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然此皆諸侯之禮王燕禮今亡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帥所類反　更平聲　適讀曰嫡

游卒之卒並音翠別音鷩治之之治平聲正讀曰征○庶子卽周禮諸子也下大夫二人舊屬夏官今當屬地官在王朝曰諸子在侯國曰庶子然其職則一也職主也庶衆也孔氏曰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卒讀曰倅周禮作倅副貳也戒令征役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國子卽諸侯以下至庶子之卒也車甲戰器也卒伍部隊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有司統帥也政事卽大事兵事也故以凡字統之存恤也游卒卽倅之未仕者猶言貴游子弟也○此章卽周禮諸子職文以燕禮有亂庶子與宮則執燭之文而及之也當依吳氏更次其末昔周王建官在侯國有庶子其官專主諸侯卿大夫士衆子之卒蓋國子之適爲正非庶子所主其衆多之適子爲庶爲者則庶子主之也其所掌者征役之戒令適傳之教治以父爵別其等所以明貴賤以齒正朝廷學校出立之位所以明上下也國有大禮事則率而致諸太子唯所使以習禮養德有戎事亦率而衞於太子使以軍法治之以效勞竭忠而司馬弗征蓋治之者處之以義弗征者優之以思也此二者戒令之事也又國雖有政事猶存國子之游卒而弗用使得充治以成德講習以明道春則合諸太學而教以文秋則合諸射宮而教以武於以考其藝之能否而進退之蓋用之治之者以其已成才也存之者以其未成才也此教治之事也

處上聲　治亦平聲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適讀曰敵○爾與邇同近也少進稍前也○此釋[illegible]

義按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君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面揖卿使進而近於己於是卿西面北上又揖大夫使進而近於己於是大夫仍北面皆少進而前若此者所以定諸臣之位明君尊而大夫次之也此君席所設于阼階之上西向者蓋以阼階爲主人之位君居主位亦若賓臣也此時臣在庭中君獨升就席西面特立者所以明君尊臣下莫敢爲敵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爲疑之爲去聲○宰夫主膳食之官宗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亢與抗同公孤也大國孤一人○此釋賓主之義射人請賓君命大

復扶又反

夫一人爲賓又命宰夫爲主者有賓主然後有獻酬以合歡乃飲酒之常禮也酒出於君君不自爲獻主而以宰夫爲之者君尊臣不敢以賓主之禮相亢也公卿在大夫之上不以爲賓而命大夫者以公卿之尊次於君若復爲賓則疑於君故不使爲賓所以明嫌也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君降阼階一等而揖之者所以禮賓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道民民道道之道

竝與導同○衆猶治也旅序也君舉旅於賓者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就西階而酬賓於是賓以次序酬卿大夫于西階上君先酬賓而後賓旅酬是君治此旅酬之禮於賓也君所賜爵謂酬賓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降降下西階之下也升成拜者賓降拜時君命小臣辭故未成拜又升而再拜稽首以成拜也禮無不答謂不但答賓之拜凡臣有拜君必答之如下大夫媵爵四人之拜亦皆答拜

分扶問反下並同 夫音扶 治平聲

是也○此釋君臣交拜之義可以成和寧之治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臣皆降拜升成拜者所以明臣下之禮也君答拜賓又答拜凡爲禮者所以明君上之禮也君臣相與本自有禮特就此明之爾自臣之拜觀之節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之義也自君之答拜觀之節君必報功臣以爵祿之義也君臣各盡其道則臣將盡勸而立功是以事無不治而國安君寧自禮無不答觀之節上不虛取於下之義也分田制里上明正道以道民足衣足食民因所道而有功然後君於十分之中而取其一則上之取下者有制而用足下之供上者有限而不竭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夫和與寧由報爵祿及不虛取而致之是禮其本而和寧其用也既和且寧是乃君上所以治臣下臣下所以事君上之大義也然必於臣拜君答拜交禮無不答者見之則燕禮者非以明君臣之義乎不言上

去上聲 空去聲

下者省文耳○楊氏曰按燕禮君使宰夫爲獻主以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今君舉觶於西階上以酬賓可乎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交相再拜略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註云不言君酬賓於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差音雌○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雖云隔越然皆

讓去聲

享於君束帛加璧於夫人束帛加琮○此釋
用圭璋及還圭璋之義行正聘禮則用圭璋
而非若享禮之用束帛璧琮者明聘之重禮
也蓋圭璋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乃禮器也
以禮器而行禮事是以禮爲重也言重禮則
輕財可知矣及賓將去君使人還其圭璋而
受其束帛璧琮者明主君之輕財重禮也蓋
束帛璧琮者財也以爲輕故受之圭璋者禮
也以爲重故還之是輕財而重禮也諸侯相
厲以輕財重禮則遠利而有恥故民作讓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

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積音自乘音盛○出行也
入始至也積謂餼以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
來與去皆餼三積也餼客於舍謂致饔餼於
賓之館舍也三牲備爲一牢五牢之具陳於
內者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
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槀實并
刈者也芻以食馬薪以炊爨倍禾六十車也
四物皆設于門外米在東薪從之禾在西芻
從之乘禽羣行羣匹之禽謂鴈鶩之屬也重
禮指聘禮均皆也○又釋上文致饔餼饗食
燕之義自三積以至五雙待聘賓也餼牢謂
五牢大夫三牢士太牢待羣介也壹食再饗
燕賜無數亦待聘賓也其物豐厚如此所以

合亦音似

大音扶

厚此聘禮也夫古之用財者豈能皆如此哉
獨於聘禮如此其厚者蓋禮有常數用財不
厚則不能盡禮故如此者所以求盡於禮而
不敢薄以結鄰國之好也唯其盡禮故內而
君臣外而鄰國皆以禮
相與而不相侵陵也

好去聲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

有義之謂勇敢

幾平聲乾音干莫讀曰暮
解讀曰懈有行之行並去聲下
並同○此下三節陳本合爲一節今析之聘
當作鄉○鄉射之禮所關至大其行之必半
日而后成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蓋其獻酬
之節極爲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
日莫人倦而不敢懈惰者以正君臣親父子
和長幼在鄉飲則尊長養老能入孝弟是也
在射禮則父子君臣各射其鵠是也以上三
事皆衆人所難而君子獨行之故謂之有行
之士身既有行則事得宜故有義有義則臨
敵果斷故謂之勇敢此因行禮而推其勇敢
之所由
名也

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

夫音扶

易音異

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此覆說上文而推勇敢之所由貴，乃勇敢之善者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此言勇敢之不善者，聖王有刑以誅之也。夫勇敢之善者有禮以成之，其不善者有刑以誅之，則善者多而惡者少，故民順治而國安也。又言此總結之。按上文無敵順治對言，此獨言順者，舉難以包易爾。○此章本射義文，失次在此，當歸諸本篇。○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

下去聲

有虞曰　又

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碈音民，為並去聲，與平聲，夫音扶，知去聲，劌音歲，隊音墜，讀曰堅，詘與屈通，孚尹竝如字，舊讀為浮筠者非。見音現。○碈，石之似玉者。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隊，下墜也。禮尚謙卑。叩，擊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曰：止如槀木是也。瑕，病也。瑜，其中間美者。孚，信也。尹，正也。孚尹於中，旁達於外也。白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者。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雖執圭璋，特得通達，非若璧琮之有幣也。比人有德，則無不通，亦不假物也。道者，人所共由。詩，秦風小戎之篇。貴之，貴其似君子也。○此因聘禮用玉，故引孔子論玉之德以結此篇。自仁至道，凡十有一，或言人，或言天地，皆德也。上言比德，專言之德也；下言德也，偏言之德也，總在比德之中。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黃楸陽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喪服之制，象此四者，則人道盡矣。故記者以此而終篇。凡五章。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訾音紫。○陳本連下節，今析之，則亦法也。○毀曰訾。○此明凡禮之大體，以起下文，亦以總結四十九篇之旨也。言升降進退揖讓襲乃禮之小節，若其大體，則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為往來，取陰陽以辨吉凶，順人情以為隆殺，四者禮之所由生也。彼不知者從而毀之，其亦弗思而已矣。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

著音灼

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知去聲○自此至終篇專言喪禮而此一節則四制之綱也人生則陽明故從吉死則陰暗故從凶是取則於陰陽也變通莫大乎四時喪有四制不執於一變而從宜是取法於四時也四制者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皆順人情而為之也所謂人情者有性而後有情恩有所愛取諸仁也理有所宜取諸義也節有所制取諸禮也權有所明取諸知也仁義禮知人道畢具於此矣按四制但取人情而先言陰陽四時者人之性情節天地之陰陽四時也不及天地者天地之道亦盡於陰陽四時人情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為去聲下節同○方氏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則恩之厚者莫如父故為服斬衰也愚按此義與儀禮喪服傳言至尊者稍異○孔氏曰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為之著服皆以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斷音段○揜蔽也斷絕也謂截之使絕也資猶取也用也君兼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而言○門內主恩故私恩常揜公義門外主義故公義常揜私恩凡事皆然此見君臣主義而不主恩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同生於義者也家臣為卿大夫服曰君貴貴臣為天子諸侯服曰尊尊皆義之大者也按五服皆有義服此舉重者言之耳○或

疑義主敬者也既曰恩揜義矣而又曰敬同何也曰孝經有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恩雖揜義而敬則同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期音基篇內並同喪與總同○食食粥也三月而沐謂葬後將虞祭時也士虞禮曰沐而不櫛期小祥也練以練帛為冠也毀謂瘠其身也性性命也苴衰苴麻之衰也不補雖破不補完也不培一成丘壟之後不再加益其土也祥日大祥之日也素琴無漆飾也○黃叔陽曰不以死傷生三日而食至毀不滅性之義告民有終釋喪不過三年至鼓素琴

之義也然謂祥之日鼓素琴竊恐未然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豈有祥之日即鼓素琴之理哉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治平聲為去聲○此一錯簡當依張氏移置權制者也之下自為一章則無先儒節制權制之疑矣○此言父在為母期之義大意與曾子問同言子於父母恩愛雖同而服筭有異者以家無二尊也故父在則為母齊衰期所以明無二尊之義也必父卒而后為母齊衰三年吳氏曰期而除服心喪猶三年○程子曰今制父母喪皆三年皆三年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

疑上聲

疑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終月筭庶可合古之禮全今之制杖者何也

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擔音贍 禿吐祿反。髽音撾。傴委羽反。跛補火反。○爵謂有爵者之人也。擔假也。○杖為有爵者設。蓋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以杖扶之也。爵有隆殺。則病有遲速。故隨其人而授之。有三日五日七日之不同。此為君服杖之正也。庶人無爵而亦杖者。假杖以明其為喪主也。庶子非喪主而亦杖者。授杖以扶其病也。此為親服不應杖而杖也。未成人之婦人。及幼少之男子。有應杖者而不授之杖。以幼未知哀不能病也。此為親服應杖而不杖也。天子諸侯之子。百官備。百物具。不假言而喪事自行。故許其極病。雖有杖。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無百官百物不具。須己言而后喪事乃行。故不許其極病。但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須身自執事。故不許其病。雖有杖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女禿不髽。則男禿不免。可知。夫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此處當有資 者。八也。此八者。皆以權制也。（○）於至尊也一

爲去聲 下爲君爲親竝同 應平聲 下竝同 免音問 夫音扶

章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解讀曰懈。殺竝色介反。○解亦怠也。書。尚書說命篇。諒闇書作亮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或曰。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鵪之鵪。謂倚廬也。廬用梁者。以柱楣也。○此言天子當行三年之喪也。始死。哭不絕聲。踊無筭。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絰帶。此三月不解也。既虞卒哭。猶朝夕哭。此期悲哀也。既練。不朝夕哭。然猶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恩由隆而漸殺。服因殺以制節。故以三年為斷也。古者天子皆行之。書言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蓋史臣善之也。義見下文

斷音鍛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復竝扶又反。○慈義未詳。疑衍文也。良。善也。○陸氏曰。孝常行也。今載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故也。

行去聲

○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陳本連上章。今析之。○既曰君不言矣。而又曰言不文者。何也。蓋不言者。謂死官能禮。君心以具。百物不待言而事行者也。若臣下不能如此。則必言而後行。但不文其言爾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

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
不及樂衰音委○因上不言而及之不止謂君也說見間傳○父母之
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
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此終茲三節者
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
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
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衰與縗同菅音姦此音界知去聲治平聲上弟與悌同
○衰斬齊也繩爲冠武垂下爲纓菅茅也此反也○此以父母之喪結
四制之義亦自其重者言之也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莫不執善於始者
難與不善其始也皆於終者難故能終此三節則爲仁人觀其愛而知其仁蓋非仁不足以盡愛親之道也又爲知人觀其理而知其知蓋非知不足以究居喪之理也又爲彊人觀其志而知其彊蓋非彊不足以守之也有是三者之德然後能行以正之義而禮可知其孝子弟弟貞婦者也本言孝子而兼弟弟貞婦者能爲人子能爲人弟能爲人婦之正體也能盡禮於所以爲父之正者推之蓋婦之天其夫猶子之於父也陳可大曰篇首言仁義禮知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非悖禮也孝子弟弟貞婦事父不及君臣者亦因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恩制爲四制之首也
知其之知如字下並同 之治之治如字

禮記卷之三十

禮記集註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師曾撰師曾有今文周易演義已著錄是書以陳澔集說爲未得經義故別採先儒舊訓以爲此註於鄭賈注疏間能體會然訾斥經文者不一而足如曾子問云至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師曾謂齊衰大小功待除而冠未爲遲何必因喪而冠冠禮三加而醮冠畢而醴若諸侯大夫服賜服不云三加安得有醮而無醴遂指二句爲誤當云有冠醴無冠醮蓋師曾以儀禮士冠禮之三醮一醴并爲周人一代之制故謂三醮之時各有醮冠畢而又醴今經文既無三加則弟當有醴不當有醮不知周制三加之時並無三醮待冠畢而始一醴耳其三加三醮乃殷禮故經文次在冠畢而醴之後先本朝而後前代也士冠禮鄭注賈疏甚明此經因遭喪殺禮故改冠後之一醴爲一醮自用周制師曾不

考註疏誤執殷禮故有是說蓋於三禮經義未能
融合僅隨文而生義宜其說之多誤也